



全元曲

三剧杂

中国古典精华文库

全元曲

(杂剧篇)

第三部

鳐直张千替杀妻

楔 子

（外一折云了）（正末扮张千上，开）小人是屠家张千的便是。家贫亲老，不多近远有个员外，待要结义小人做兄弟。待不从呵，时常感他恩德多；待从来，争奈家宽生受。（外上，云了）（云）哥哥，既是不嫌贫呵。

【仙吕】【赏花时】 哥哥道不敬豪门只敬礼，不羨钱财只敬德。哥哥，您兄弟有句话对哥哥题，咱便似陈雷胶漆，你兄弟至死呵不相离。

（外云了）（请老母参拜了）（结义科）（外云往直西

索钱了)(送科，下)

第一折

（旦等呵）（正末扮上坟）（末云）从哥哥往直西去早半年，今日同嫂嫂与母亲往祖坟去。

【仙吕】【点绛唇】 杨柳晴轩，海棠深院。东风转，花柳争先，忙杀莺啼燕。

【混江龙】 莎针柳线，凤城春色满娇园。红馥馥夭桃喷火，绿茸茸芳草堆烟。桃杏枝边斗蹴鞠，绿杨楼外打秋千。猛听的莺声恰恰，燕语喧喧，蝉声历历，蝶翅翩翩。不由人待把春留恋，绮罗交错，车马骈阗。

（云）嫂嫂，咱坟园到那末哩？（旦云了）

【油葫芦】 嫂嫂道坟在溪桥水那边，斟量来不甚远。恰来到杏花庄景可人怜。我则见垂杨拂岸黄金线，我则见桃落处胭脂片。嫂嫂，这路儿更小呵！不去他大路上行，则小路儿上穿。骑着匹驹骅骝难把莎茵践，正是芳草地杏花天。

(旦云了)

【天下乐】 嫂嫂，这的是留与游人醉后眠，我想来今年，今年强似去年，若不是俺哥哥赍发有甚钱。人也似好觑付，亲兄弟厮顾盼。若不是俺哥哥嫂嫂，怎着兄弟祖坟前来祭奠。

(到坟园下马，旦教参拜科)

【村里迓鼓】 青盛茂竹林松坞，早来到祖宗坟院。先挂着纸钱，躬身拜从头参见。忘不了哥哥重恩，小可张千，前生分缘。想着俺哥哥有管鲍情，关张义，聂政贤，不弃俺身微智浅。

【元和令】 到寒食不禁烟，正清明三月天。和风习习乍晴暄，罗衣初试穿。为甚么嫂嫂意留连，将言、将言不言。

（旦分付整办祭物了。旦忘人匙，发付母亲科）（旦云）待与（末云）窝的不唬杀人也！怎生嫂嫂今日说出这般这言语？

【上马娇】 嫂嫂，更道是颠，更做道贤，恰便似卖俏女婵娟。（旦云了）吃的来醉醺醺将咱来缠，眼溜溜涎。他道是休停莫俄延。

【游四门】 呀！不赌时搂抱在祭台边，这婆娘色胆大如天。恰不怕柳外人瞧见。又不是颠，往日贤，都做了鬼胡延。

【胜葫芦】 嫂嫂，休！俺哥哥往直西不到半年，

想兄弟情无思念？你看路人又不离地远。你待为非作歹，瞒心昧己，终久是不牢坚。

（旦云了）（末云）这妇人待要坏哥哥性命。

【么篇】 嫂嫂道瓦罐终须不离井边，你未醉后人在言。你气的我手儿脚儿滴修都速战。莫动，不，嫂嫂和俺哥哥是几年夫妻？（旦云）二十年夫妻。又不想同衾结发，情深义重，夫乃妇之天。

【后庭花】 你休要犯王条成罪愆，则索辨人伦依正典。不听见九烈三贞女，三从四德贤。今日个到坟园，祖宗如见。有灵魂在墓前，你狂张不怕天。胡寻思一点，留歹名百世传。

（旦云了）

【青哥儿】 嫂嫂，你是个良人、良人宅眷，不

是小末、小末行院。俺哥哥离别未团圆，这些时有甚末难见？遇着春天，花柳芳妍，粉碟翩翩，紫燕飞旋。箫管声传情素，因此上乔蹉蹉延延，亏张千难从愿。

(旦云了)(末诈许)(回家科)

【尾声】 我这一腔铁石心，不比你趁浪风尘怨。我虽是无歹心胡做，若这句我这句话合该一千，须我不得将闲话儿展。嫂嫂，你着马先行。我空说在骏马之前。嫂嫂将着紫藤鞭，催动缰辮，赚的回你家解了我冤。你倚仗着有金有钱，欺负俺哥哥无亲无眷，不曾见浪包娄养汉倒赔钱。

第二折

(旦上，云)准备酒食，等待小叔叔。(云了)(员外上。云)(回家敲门，见酒食，问科)(外见，加酒，问了)(旦支吾，云了)(外教请弟科，张千不信。外自请相见科)

【正宫】【端正好】 撇罢了腹中愁。则今打迭起心头闷，嫂嫂也从今后休恋别人。(旦云了)若是俺哥哥一一从头问，看我数说你一会无淹润。

【滚绣球】 俺哥哥恰路上受苦辛，干事忒谨勤，俺哥哥惹近远也，刚道了往来劳困，(外云了)(唱)哥哥鞍马上远路风尘。(外问了)母亲又无甚证候，咫尺有些老忘浑，托赖着俺哥哥福阴，那里有半星儿疾病缠身。(外问了)嫂嫂母亲行更加十分孝，俺嫂嫂近日

来兄弟行街崇添一倍儿亲，看我说你一会叮咛。

【倘秀才】 当日哥哥不曾见半点儿文墨，与我许多资本。哥哥请吃兄弟这一盏酒，除外别无甚顺。想哥哥山海也似恩临几时尽？且休说放钱的庞居士，更压着养剑客的孟尝君，那里有俺哥哥意分。

(外讨酒饮了)

【滚绣球】 酒行了十数巡，连饮了八九尊，(旦教劝员外酒科) 嫂嫂，你看俺哥哥不抬头呵，又兼那身困，则为你吓杀我也七世魔君。早则阳台有故人，罗帏中会雨云，不如背地里暗传芳信。(外唱曲科) 哎！你个楚襄王，百忙里唱甚末白雪阳春？(外醉睡科) 我这酒肠宽宋玉才挪动脚，(末辞科，旦拦住科) 被你这色胆如巫蛾，你则未拦住了门？唬的我无处藏身。

【倘秀才】 嫂嫂，我往常时草鞋兜不住脚根，到如今旧头巾遮不了顶门，却甚末白马红缨彩色新？恰不道壁间还有耳，窗外岂无人，你待要怎生？

【滚绣球】 我这里忙倒退，越赶得我紧，（旦云了）你是妇人家絮叨叨不嫌口困。（旦云了）这祸儿比不得你祭台边唬鬼瞒神。知他是你风魔，我沙村。嫂嫂不争你这般呵送的我有家难奔，严白里更待要燕尔新婚。（旦云了）不争二更前后成连理，俺哥哥知道呵敢九伯风魔哎吊了脊筋，好是伤情。

【倘秀才】 俺哥哥赍发我呵金与银，我今日杀兄长呵，却不知恩报恩，却不知自己贪杯惜醉人。（旦云了）我则理会庞涓刖了孙臧，几曾见张仪冻杀苏秦，好教自嗔。

【滚绣球】 这婆娘外相儿贞，就里狠，纵然面搽红粉，是一个油鬚髻吊客丧门。你须是他娶到的妻，至如今二十春，你全无半星儿情分，平白地砣可可剪草除根。这婆娘寸心毒眼千般计，不好也，却甚么一夜夫妻百夜恩，唬了我三魂。

（旦云了，要杀外科）（云）哥哥你醒也。张千出于无奈，逼得如此。兄弟想着哥哥山海似恩临，未曾报答。哥哥受兄弟四拜。

【叨叨令】 俺哥哥汤风犯雪金兰分，你兄弟酒里淘真性。我则理会得哥哥赍发张屠闲。我那里重色轻君子，那里有海棠娇江梅韵。（末持刀揪旦科）（旦云）却怎生杀我？（末云）我剪背杀你。大古里孟姜女不杀了要怎末哥？孟姜女不杀了要怎末哥？一朝马死黄金尽。

【尾声】 想着妇女餐刀刃，久已后则着送了人。自家夫主无恩情，划地恋着别人亲。这妇人坏家门，倒与别人些金银。因此上有一刀两段归了地府，我与

你的恩念哥哥挣了本。

第三折

（外扮郑州官，问成员外，解开封府了）（外扮包待制上，引问疑狱不明）（末云）人间私语，天闻若雷。行道数十里地，见座神庙，我且问玳杯咱。

【中吕】【粉蝶儿】 今得一个下下之玳，不争随顺了妖娆，闷着头自想念不合神道。一会家怨气难消，吃的来醉醺醺。 ，却不道情理难绕，受哥恩杀身难报。

【醉春风】 他不想夫妇恩重如山，待将一个亲男儿谋算了。珠英断臂去留名，似这妇人的少，少。我因此上手揽定青丝，杀坏了不中淫妇，我待学知心管鲍。

（未见母）（母云了）母亲道旦有杀人贼了。

【快活三】 杀人贼有下落，杀人贼省归着。杀人贼今日有根苗，母亲，我不说谁知道！

【朝天子】 母亲呵寿高，您儿呵不肖，不想咱人死呵天知道。母亲啼天哭地泪流交，您儿不曾将山海恩临报。我这里苦痛哮啣，捶胸高叫，母亲你指望养儿来防备老。（母亲云了）不争你儿不招，把哥哥送了，枉惹得普天下英雄笑。

【上小楼】 我这里孜孜觑了，唬的扑扑心跳。好教我战战兢兢，滴修都速，魄散魂消。是俺哥哥，坐死牢，折到了他当时容貌，我是铁石人暗伤怀抱。

【幺篇】 他那里吃一杖，则如剝一刀。我这里腹热心慌，手忙脚乱，皮战身摇。往常时那威风，那势耀，人中才貌，我这里向官人行怎生哀告。

【满庭芳】 杀人贼我招，相公把干连人放了，犯法的难饶。俺哥哥山海也似恩未报，怎肯道善与人交。那婆娘罪恶到，官人上难学，空养着家中俏。我根前欲待私情暗约，那婆娘笑里暗藏刀。

(外哭科)(包问了)(末云)小人是结义兄弟，因这妇人待一心杀害哥哥，是小人杀了。

【石榴花】 俺本是提刀屠，番做了知心交，论仁义，有谁学。俺哥哥索钱去了，离别到半载之遥，那婆娘打扮来便似女猱，全不似好人家苗条。上坟处说不尽乔为作，那里怕野外荒郊。他从早晨间缠到日头落，回来明月上花梢。

【斗鹌鹑】 我若背义忘恩，早和他私情暗约。后来俺哥哥来家，夜深吃的来醉倒。呀！婆娘待把俺哥哥所算了，被我赚得他手内刀。想俺哥哥昆仲情深，因此上把婆娘坏了。

【十二月】 便怕甚担烦受恼，判了个无处归着。俺哥哥从来软弱，几曾见犯法违条？惜不得家亲年老，好教我苦痛哮啣。

【尧民歌】 哥哥，你养侍白头娘我在死囚牢，常言道舌是斩身刀。当年祸福不相交，今日官门有着落。哥哥休焦，把这个躯好观着，是必休教俺残疾娘知道。

【耍孩儿】 我往常时看别人笞杖徒流绞，今日个轮到我绷扒吊拷。指望咱弟兄情，如陈雷胶漆有谁学，登时间瓦解冰消。当初一年结义知心友，谁想咱

半路里番腾做刎颈交？泪不住腮边落，眼见的一刀两段，知他是今日明朝？

（外云了）

【二煞】 俺哥哥恩义多，你兄弟情分少。为人本分天之道，怕你灑半碗浆水把我题名唤，提一陌钱把我咒念着烧，耳边高声叫。两只脚登着田地，他那里攀着枷稍。

【三煞】 母亲第一来残疾多，第二来年纪老。常有些不快长安乐，怕有些时截取匹整布绢，无钱时打我条孝系腰。泪不住行行落，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四煞】 哥哥，咱为兄弟非关今世亲，皆因前缘前世报。怎着我一心想哥哥思念伏侍到老，谁想半路里这妇人把哥哥折算了。不由心焦躁，因此上着命

身亡，便死呵并无悔懊。

（外云了）

【尾声】 哥哥，我死去程途多，回来的路儿少。
俺哥哥行半星儿恩义不曾报，我有七十岁的亲娘侍奉
不到老。

第四折

(未扮上)

【双调】【新水令】 从来猛虎不吃傍窝食，送的我死无葬身之地。则为知心友番做杀人贼，普天下拜义亲戚，则你口快心直，休似我忒仁义。

【夜行船】 哥哥慈悲，盛把兄弟相周急。如今谢哥哥将来的酒和食，这的长离饭永别杯，碜可可我尝酒味。

(外云了)

【雁儿落】 哥哥，万刚我不后悔，这里便死呵无招对。常学着仗义心，四海皆兄弟。

【得胜令】 我死呵记相识，你从今好将息。与我干取些穷活计，休惹人闲是非。你非。你再休贪杯，见放着傍州例。你若求妻，（云）常言道丑妇家中宝，休贪他人才精精细细，伶伶俐俐，能言快语，不中。（外云了）娶一个端方稳重的。

【落梅风】 脑背后，高声叫起，唬的我魂离体，死无葬身之地。母亲道认义来的哥哥有债回的礼，母亲也早难道养军千日。

【甜水令】 我则见街坊邻里，大的小的，啼天哭地，见了我并无一个感叹伤悲。他道不爱娘，替人偿命，生分忤逆，丑名儿万代人知。

【折桂令】 哎，母亲！早则无指望绿鬓斑衣，
母亲那里有九病十残，腰屈头低。告哥哥且慢休摧，
省可里后推前推。半霎儿午时三刻，弟兄子母别离，
哭哭啼啼，切切悲悲。百忙里地惨天昏，雾锁云迷。

【水仙子】 一灵儿相伴着野云飞，则听得脑背
后何人高叫起，是哥哥共母亲傍边立。我问你怎生来
到这里，险送了家有贤妻。杀嫂索偿命，宜镌刎颈碑，
我将好名儿万古标题。

题目 悍妇贪淫生恶计
良人好义结相知

正名 贤明待制翻疑狱
鯁直张千替杀妻

小张屠焚儿救母

楔子

（外末上，开）老夫王员外便是，家住在汴梁西北角隐贤庄居住。家中有万贯钱财。有个孩儿，唤做万宝奴，一家儿看成似神珠玉颗。我不合将人上了神灵的纸马，又将来卖与别人还愿。我卖的是草香水酒，似我这等瞒心昧己又发迹，除死无大灾。（下）（正旦上，开）老身是张屠的母亲，得了些症候，看看至死，不久身亡。叫张屠孩儿来，我想一口米汤吃。（正末上，云）自家张屠的便是，街坊每顺口叫我做小张屠。娘儿两个，开着个肉案儿。母亲自二十上守寡，经今六十二岁。不想十五日看灯回来得病，渐加沉重，想口儿米汤吃。大嫂，家中无米，将棉袄我去王员外家当去。（外旦云）这袄子是故衣，只值二升米。你将去如珍珠一般，休要作贱了。（下）（正末唱）

【仙吕】【端正好】 我则待积阴功，他则待贪财物。咱两个利名心水火不同炉，全不肯施财周济贫民苦，无半点儿慈悲处。

【么篇】 便是有那金银垛至北斗待何如？当日鲁子敬谒周瑜，郭原真访亚大。将一领新棉袄，你道是旧衣服。你二升米，看承做两斛珠。不由我心劳攘，意踌躇，好教我心忙怎语。

第一折

（正末将米二升到家，云）大嫂，这米将去，舂得熟着，与母亲煎汤吃。大嫂你怎又烦恼？母亲知道，又加了病症。你放得欢喜着，母亲也欢喜。你不知道这等孝勾当！（唱）

【仙吕】【点绛唇】 母亲病在膏肓，你孩儿仰天悲怆，添惆怅。母亲受半世孤孀，却怎生越划地无承望。

【混江龙】 别无甚倚仗，受孤孀耽疾病受凄凉。心劳意攘，腹热肠慌。忍冻饿谁怜儿命蹇，守孤贫争敢母亲忘。常则是半抄儿活计，一合儿糗粮。看看至死，不久身亡。遇不收时月，饥俭年光。母亲眼中泪不离了枕席边，你孩儿腹中愁常潜在眉尖上。都不到

一时半刻，寻思到百计千方。

【油葫芦】（云）大嫂，你学几个古人，（唱）孟氏贤达有义方，夫姓梁，常则是荆钗布袄守寒窗。为夫的，文章冠世诗书广，为妻的孝廉仁义名真响。母亲行时时亲拜复，勤勤的厮问当。便有志诚心，无半点儿虚诞。常则是朝侍奉，暮煎汤。

（云）孟光夫主是梁鸿，与他那妻无话。要我喜时，你则布袄荆钗，便是夫妇。与他夫主送饭，高高的擎着，这个便是那举案齐眉。大嫂，你省得那昏定晨省的勾当？

【天下乐】谁不待举案齐眉学孟光，怕不待开张，那里取升合粮？与人家打勤劳做生活有甚妨？怕不待时时的杀个猪，勤勤的宰个羊，觅几文邓通钱将我娘侍养。

【那吒令】 住孤村小庄，无亲族当房。若母亲
命亡，天那！谁人觑当。大嫂，你学取些贤孝心，我
有宽宏量，休学那忤逆婆娘。

【鹊踏枝】 带头面插金装，穿绫罗好衣裳，出
来的毁遍尊亲，骂遍街坊。你学那哭长城送寒衣孟姜，
休学那无廉耻盗果京娘。

(云)大嫂，你学二十四孝咱。(唱)

【寄生草】 我虽不读《论》《孟》篇，多闻孝
义章。舜子孝母天将养，郭巨埋子天恩降，孟宗哭竹
天垂象。王祥卧鱼标写在史书中，丁兰刻木图画在丹
青上。

(请太医科)(外末医云)我药用朱砂定心丸便可。

【醉扶归】 卖弄他指下明看读广，止不过《宣明论》、《瑞竹堂》。通圣散、青龙丸、白虎汤，怎莫这般药直银七两？量这个张屠户朝无夜粮。他可怒从心上一起，可见老母亲病着床。

（云）医士说，这药用一钱朱砂引子。王员外有，他要现钱，才肯与人。（正旦云）夫主，有俺父与我人一双，去换来。（末见外）（员外与假朱砂）（末问）朱砂有真假？（员外说）害你来俺除死无大灾。

【金盏儿】 朱砂面有容光，这物色淡微黄。他那里咒连天誓说道无虚诳，恨不得手拈疾病便离床。愿母亲三焦和肺腹，五脏润肝畅。可怜见俺忤逆子，则怕妨杀俺七十娘。

（末云）大嫂，这假朱砂母亲吐了，别无救母之方。俺两口望着东岳爷拜，把三岁喜孙，到三月二十八日，将纸马送孩儿焦杯内做一枝香焚了，好歹救了母亲病好。上圣有灵有圣者！

【后庭花】 我这里望东岳圣帝方，祝神明心内想。则为我生身母三熊病，许下喜孙儿做一炷香。我这里过茶汤，愿母亲通身舒畅。汗溶溶如水一江，参似冰凉。面溶溶有喜光，笑孜孜亲问当。

【青哥儿】 病可却便是平生、平生模样，往日、往日形像。常言道孝顺心是人间海上方。每日家告遍街坊，谁肯惭愧？仰告穹苍，许下明香，儿做神羊。谁想道舍死回生便离床，兀的是天将傍。

【赚煞尾】 （云）母亲疾病痊可，有何不喜。母亲病体万分安，你儿喜气三千丈。舍了我嫡亲子热血一腔，咱人有子方知不孝娘，岂不问哀哀父母情肠。我这里自参详，不由我喜笑愁忘，再不搵伤心泪两行。将孩儿焰腾腾一炉火光，碜可可一灵身丧。舍了个小冤家，一心侍奉老尊堂。

第二折

（正末扮上，开云）母亲，三月二十八将近，你儿三口儿，待往大安神州东岳庙上烧香去。说与母亲。（母亲云）你去烧香，休带喜孙去。（末云）许愿时有孙儿来，须得他同去。（母亲云）你三口儿少吃酒，疾去早来。

【越调】【斗鹤鹑】 青云天宫千重，占有峰峦万朵。明晃晃金碧琉璃，高耸耸楼台殿阁。王孙每宝马金鞍，士女每香车绮罗。正遇着春昼暄，丽日和。袅春风绿柳如烟，含夜雨桃红似火。

（旦末行路科，旦问末）怎生走了几日，到不得大安神州？（末云）兀那高山便是。

【紫花儿序】 闹清明莺声婉啭，荡花枝蝶翅踟蹰，舞东风剪尾娉娉。你看那车尘马足，作戏敲锣，聒耳笙歌，不似今年上庙的多。普天下名山一座，壮观着万里乾坤，永镇着百二山河。

（末扮王员外，云）我每一年三月二十八，去大安神州做一遭买卖。到那里卖与人的纸钱。上了神灵，我又将卖。我又有一个孩儿叫做万宝奴，我一家儿看成似神珠玉颗。行好的倒无钱，又无儿女，但我瞒心昧己，倒有钱又有儿。我看来除死无大灾。（正旦末云）俺三口儿来到三门下，宵歇一宵，明日早晨还愿。（外末上）吾是炳灵公，这位是崔府君，这位是速报司。俺三位神灵，察谁是孝子，谁是忤逆之人。今有王员外瞒心昧己，不合神道，恶祸生身。城隍奉吾神令，教那急脚李能，半夜后将王员外儿神珠玉颗抱去。明日午时，去在那火池里烧死，却把孝子张屠的喜孙儿，虚空里着扮为凡人，先送与他母亲。休教人识得是神人。（下）

【金蕉叶】 你去山门前潜躲，你去东廊下休来伴我。你向松阴中权且歇波，我入三门沉吟了几合。

【调笑令】 别无甚献贺，为救俺母亲活，上圣！教张屠无奈何。报娘恩三年乳哺恩临大，怀耽十月娘情多。弃儿救母绝嗣，我为亲娘暴虎冯河。

【金蕉叶】 恩养上谁人似我，孝名儿天地包罗。将亲娘煨干就湿都正过，四十年受苦奔波。

【调笑令】 为母亲疾病可，因此上许下他，便无子息待如何。病未可，不须我，古人言，儿女最情多。

【小桃红】 也是前生那世冤业多，积攒下六年祸，教他今生忍饥饿，受贫薄，为这人昧神造业天来大，也是他前生做作，故教他今生折剉，须是贫恨一身多。

【鬼三台】 见神灵在空中坐，鬼使是天丁六合。炳灵公府君神像恶，速报司两鬓双皤。阔剑长枪排列多，有十王地府阎罗。上圣，金鞭指引俺孩儿，舒圣手遮罗护我。

【寨儿令】 我心恍惚，面没罗。是谁人撒然惊觉我。则见圣像严恶，鬼似喽罗，排列的闹呵呵。穿红的圣体忙挪，穿青的子细评跋，穿绿的亲定夺。似白日里无差讹，元来是一枕梦南柯。

【鬼三台】 那里哭的声音大，到来日只少个殃人货。儿女是金枷玉锁，你道他悲，理当合，你来朝也似他。接孩儿那人姓甚么？万人中认的是那个？你孩儿带着金钏银镯，敢远乡了神朱玉颗。

【秃厮儿】 焰腾腾无明烈火，昏惨惨宇宙屯合。儿也！咱两个义绝恩断在这垛，人穰穰，闹呵呵，无

个收罗。

【圣药王】 寻思了半晌多，当炉不选火。一炷香天下愿心多，他那里泪似梭，则管里扯住我。报娘恩非是我风魔，火葬了小胡娑。

【尾】 两行清泪星眸中堕，我这九曲柔肠刀割。弃了个小冤家凄凉杀他，存得个老尊堂快活杀我。

第三折

（正末扮急脚上，开）小人姓李名能，州人氏。生前时曾跟磁州崔相公，相公死之后为神，封为府君，取小人做个急脚鬼。今日蒙神旨，差送孝子张屠孩儿还家。我相公的圣佑与做勾当的灵报。（诗曰）守分休贪不义财，命中合有自然来。若将巧计干求得，人不为仇天降灾。

【中吕】【粉蝶儿】 富和贫天地安排，使心计放钱举债，恼神灵天祸生灾。那一个是人上人，他则待利上取利，全不想其中毒害。便休题苦尽甘来，利名场有成有败。

【醉春风】 他则待人满眼本钱宽，全不想得临头天地窄，明晃晃刀山一齐排，无一个改，改。但有

些八难三灾。一心斋戒，把神灵抛在九霄云外。

（末云）奉炳灵公旨，送孝子张屠儿离了神州。

【迎仙客】 出神州十字街，下东岳摄魂台，奉圣帝速风早到来。积善的遇着祯祥，作恶的生下患害。哭的那厮急煎煎抹泪揉腮。张屠笑吟吟，醉里乾坤大。

（外旦上，开）老身是王员外的母亲，有孩儿。吾儿每年三月二十八日，去大安神州做一遭买卖。有人来说，不见孙子神珠玉颗。我想王员外买卖上多有不合神道，折我这孙子。好去张婆婆问个信去。（下）

【石榴花】 我这里入深村过长街，齐临临踏芳径步苍苔，见老娘娘低首泪盈腮。莫不是张屠的奶？说不沙鬓发斑白。元来是济贫拔富王员外，上东岳灭罪消灾。据着他心平心善心宽大，何须你烧香火醮钱财。

【斗鹌鹑】 贪财的本性难移，作恶的山河易改。这小的死卫生福，逢着善战。你孩儿掘着丧门遇着太岁逢着吊客，娘莫怪责。这孩儿牙落重生，你孩儿石沉大海。

（外旦云）张婆婆，这个孩儿，是这哥哥送来？（张婆婆云）正是。（迎接科）

【上小楼】 见个婆老人他那龙钟老态，恰便似这般殷勤接待。你孩儿吃的醉眼横斜，醉墨淋漓，倒在长街。这个小婴孩，我送来，你全家宁奈，你只望着大安州磕头礼拜。

【么篇】 一来是神明鉴戒，二来是天公眷爱。你孩儿为报娘恩，感动神灵，为母伤怀。你家私日日增，岁岁长，无灾无害，你一家儿否极生泰。

（外旦云）哥，你与张屠几年朋友？

【满庭芳】 俺两个深交数载，你张屠吃的前合后偃，东倒四歪。我惯曾出外偏怜客，违不过昆仲情怀。你孩儿便似病海中救出你母灾，我便是火坑中救出你儿来。他那里两手忙加额，我担着天来大利害，元来是天地巧安排。

【普天乐】 问从初，添惊怪，他道我头似土块，身似泥胎。支更在金殿中，听在这事在衙门外。牌面上书神字催香赛，拂西风满面尘埃。也不是张千李牌，也不跟州官县宰，这一场恰便似鬼使神差。

【快活三】 三门外大会垓，两廊下闹埃埃。非干运拙共财衰，则为他造恶弥天大。

【朝天子】 你那厮最歹，直恁爱财，恰待快阎王怪。你那厮损人安己惹下祸灾，(云)说与你王员外。再休放来生债。啼哭的摘胆剜心，伤情无奈，他道除

死无大灾。炳灵公圣裁，小龙王性乖，无半时摔破了你天灵盖。

【耍孩儿】 你孩儿孝廉仁义阴功大，一炷香名扬四海。忠心报母世间希，美名儿动省惊台。孝顺名标入千秋万古忠良传，与媳妇儿立一面九烈三贞贤孝牌。孝名儿人都爱，姓王的祸因恶积，姓张的福已成胎。

【二煞】 张家则待要称千秋万古名，王家则待要利增百倍财，见如今鬼神嫌街坊怪。王家是非海内忧愁深，张家安乐窝中且快哉。到二母直拜，张婆婆道与张屠，少饮无名之酒，王婆婆说与王员外，再休贪不义之财。

（小旦寻孩儿科）（末云）娘娘，那里有个神灵，在生时是包待制，死后为神，速报司是也。

【煞】 那爷爷曾抚的社稷安，补圆天地窄。穿一领紫罗袍，手秉着白象简，腰系着黄金带。那爷爷睁双怪眼乌云黑，两鬓银丝雪练白。那爷爷威风整神通大，断阴司能驱鬼使，判南衙不爱民财。

【尾声】 由你香焚满斗香，财排万斗财，归家还舍沿离寨，这早晚十谒朱门九不开。一负人烟大，止不过前山后岭，休猜做大院深宅。

(末云)张婆婆，我留下这包袱。上面有个字，交张屠看，他须认我名字。

【煞尾】 要寻处无处寻，见来时难见来。你道收藏幼子无妨碍，恰便似拾得孩儿落得摔。

第四折

（旦、末回家科）（末云）大嫂，咱到家见母亲，问孩儿，说甚的好？（旦云）只说明了不见。（离大安州，下山科）

【双调】【新水令】 泪汪汪心攘攘出城门，好教人眼睁睁有家难奔。仰天掩泪眼，低着搵啼痕。懒步红尘，倦到山村，入的宅门，愁的是母亲问。

（旦、末到家，叫门科）（母亲问）张屠，你二口儿来了，孩儿那去了？（旦、末跪下科）

【沽美酒】 迎门儿拜母亲，犹兀自醉醺醺。（云）孩儿交你哥哥者，连孙儿不见了。（唱）你似醉如呆劳梦魂，从根至本，一声声说元因。

【太平令】 想母亲病枕着床时分，你孩儿急煎煎无处安身。望东岳神祠一郡，格幼子喜孙儿，火焚在焦盆，是你那不孝的愚男生忿。

（婆婆云）你二口那里有心去烧香。你吃得醉了，丢了孩儿，我跟前说谎道焚了，亏杀李能哥哥送来。怕你两口不信，叫孩儿出来你看。喜孙出来！（旦、末惊怕，跪下）

【雁儿落】 听说罢唬了魂，说得我半晌如痴挣。母亲暗藏着腹内忧，打迭起心头闷。

【德胜令】 这喜孙儿把火自焚了身，正日午未黄昏。皆是你媳妇严贞烈，也是你歹孩儿佯孝顺。我记得神灵，昨夜梦里传芳信：这小的久已后成人，到做了凌烟阁上人。

（母亲将包袱与张屠看）（张屠认得是神急脚李能的系腰科）（旦云）元来神灵先送将孩儿来了，俺一家

儿望着大安神州东岳爷爷，将香案来。（末叫母亲云）
我想这世间人，打好歹都有报应。俺都拜谢神灵来。

【水仙子】 莫谩天地莫谩神，远在儿孙近在身。
焚儿救母行忠信，报爷娘养育恩，劝人间爷子恩情。
为父的行忠孝，为子的行孝顺，传与你万古留名。

题目 炳灵公府君神怒
速报司梦中分付

正名 王员外好赂贪财
小张屠焚儿救母

诸葛亮博望烧屯

第一折

（冲末扮刘末同关末、张飞，领卒子上）（刘末云）桑盖层层彻碧霞，织席编覆作竹涯。有人来问宗和祖，四百年前旺气家。某姓刘，名备，字玄德。大树楼桑人也。某有两个兄弟，二兄弟蒲州解良人也，姓关，名羽，字云长。三兄弟涿州范阳人也，姓张，名飞，字翼德。俺三人结义在桃园，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不求同日生，只愿当日死。俺自破黄巾贼、诛吕布之后，英雄各占一方。见今曹操据于许昌，孙权占了江东，俺权且下寨于新野。俺待举兵与曹操交锋，争奈无军师。有徐庶曾言，南阳邓州卧龙岗有一仙长，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先生。此人才欺管乐，智压孙吴。论医起死回生，论卜知凶定吉。剑挥星斗怕，书动鬼神惊。六韬三略，妙策神机。徐元

直举善荐贤，若得孔明下山，拜为军师，凭着关、张雄虎之将，如猛虎插翅。俺弟兄三人，建安十二年春月间至卧龙岗上，访防明一次不遇，当年秋九月又访孔明一次也不遇，如今是第三遭也。收拾了行装，再请诸葛先生，走一遭去。我问两个兄弟者，云长，咱弟兄三人，再请一遭去如何？（关末云）哥哥，咱弟兄三人，走一遭去。今求贤用士，如那太公隐于磻溪，似子房圯桥进履，咱屈膝于吾师，方可成就大事也。（刘末云）三兄弟，你心下可是如何？（张飞云）二位哥哥，昔日徐庶是脱身之计，量那村夫，省得甚么？三年三访，费了工夫。凭着您兄弟坐下马，手中枪，万夫不当之勇，觑那曹操，掌上观纹。不要请去。既哥哥要去，您兄弟不去。（刘末云）兄弟也，将在谋而不在勇。也有用着你那躁暴处，也有用不着你躁暴处，则依着你两个哥哥者。（张飞云）二位哥哥去，您兄弟断然不去。（刘末云）既然三兄弟不去呵，俺弟兄二人，点就军卒，留下赵云、刘封、糜竺、糜芳，您众将紧守着新野，小心在意。则今日直至卧龙岗访孔明，走一遭去。独跨苍鸾何处游，神仙多管赴瀛洲。访君不遇空回首，若的那野草闲花满地愁。（刘末同关末下）（张飞云）二位哥哥去了也。张飞也，你要寻思者，俺弟兄每曾言，一在三在，一亡三亡。两个哥哥去了也，我索走一遭去。我此一去，不请那村夫，我则是

相伴俺两个哥哥，走一遭去。俺驱马离新野，诚心谒孔明。今年又不遇，放心烧的草庵平。（下）（正末扮诸葛亮领道童上）（正末云）贫道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先生，乃琅琊阳都人也。今在襄阳城西，号曰隆中，有一冈名是卧龙冈，贫道耕锄于陇亩。近日之间，有新野太守刘备来谒两次。贫道不曾放参。可是为何？我避其烦冗。不知俺出家儿人，倒大来幽静快活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数下皇极，课传《周易》，知天理。饱养玄机，常有那尊道德参玄意。

【混江龙】 有朝一日，我出茅庐指点世人迷。凭着我剑挥星斗，我志逐风雪。圣明君稳坐九重龙凤阙，显出那大将军八面虎狼威。（云）道童，你见么？（道童云）师父，您徒弟见甚么？（正末唱）见风筛竹影，日射松穿。我恰才袖中发课，你去那门外观窥。安排着香桌，准备着烹茶，（云）道童，这一来。（道童云）师父，可是何人到此也。（正末唱）必定是关云长、张翼

德和刘备。(云)道童。(道童云)师父有何话说?(正末唱)你与我忙铺下席簟，，你与我半掩得这些扉。

(道童云)师父，您徒弟安排下香桌，烹了茶汤，铺下席簟，洒扫的干净了也。(正末云)道童，你门首觑者，看有甚么人来。(刘末同关末、张飞上)(刘末云)兄弟，可早来到也。远远的看见茅庵，将俺的军马屯在这山峪口，安营下寨。咱弟兄三人，直至茅庵中请师父去，可早来到也。二位兄弟，俺见师父去来。(张飞云)二位哥，今番第三遭，这村夫若下山去呵，我和他佛眼相看，若不下山去呵，我不道的烧了他哩。(关末云)兄弟，你休这等躁暴，俺求贤用士哩。(刘末云)兄弟，你不得躁暴，休误了大事。(刘末见道童科，云)道童，你师父庵中有么?(道童云)俺师父正在庵中盹睡哩。(张飞做揪住道童科，云)你师父在那里?(道童慌科，云)老官儿，我才不说来，师父昨日酒多了，还不曾睡醒哩。老官儿休要动手。(张飞云)这村夫到不纳房钱。则是睡。(关末云)兄弟休要躁暴。(张飞做放了道童科，云)去，我且饶你。(道童云)呸！可不是晦气。此人就是个村牛一般。(刘末云)道童，对你师父说去，有新野太守刘、关、张弟兄三人，特来拜见。(道童云)理会的。(报科，云)报的师父得知，庵门首有刘、关、张弟兄三人，来拜见师父。(正末

云) 既然一年三访，此人诚心，我必索与他相见者。道童，你请那姓刘的过来。(道童云) 理会的。(做见刘末科，云) 那个是那姓刘的老官儿？俺师父有请。(刘末云) 您二位兄弟，则在门首等者，我见了师父，着人来请您二位兄弟。(刘末做见科)(正末唱)

【醉中天】 我见他挪身起，他忙挪步上阶基。(刘末拜科，云) 师父，孤穷刘备，来两次不遇，今番是第三遭也。刘备特来相访。(正末唱) 玄德公你这般两次三番劳贵体，(刘末云) 小官特来相请也。(正末唱) 你请贫逆因何意？(刘末云) 一年三访不遇，今日得见吾师，实乃孤穷刘备之万幸也。(正末唱) 我请你个玄德公安然坐的，(刘末云) 孤穷刘备，断然不敢。(正末唱) 他口声声道是孤穷刘备，那一个孤穷的他生这般舜目尧眉？

(云) 敢问玄德公，来谒贫道，有何事务也？(刘末云) 上告师父，俺一年三顾，因宗社远远而来，不避驱驰，为汉室展转参礼。徐元直举善荐贤，告吾师屈高就下。今日得见尊颜，如拨云雾而睹青天，德助军威，挥宝剑而遣风云雷雨，全在吾师挥毫一助。师父，

你那七星剑上呼风雨，六甲书中动鬼神。九天挽得银河水，愿与三军洗战尘。师父若下山去呵，施展你黄石公《三略》法，显扬你那吕望《六韬》书。重磨俺那日月光天德，再整俺那山河壮帝居。（正末云）将军少罪，贫道本是南阳一耕夫，岂管尘世之事？只可修身养性，贫道去不的也。（刘末云）师父，好歹下山走一遭去也。（正末唱）

【油葫芦】 我则待仿学巢由洗是非，我一心待习道德。我可便喜登吕望钓鱼矶，谁待要蜗牛角上争名利？谁待要蜘蛛网内求官位？（刘末云）师父隐迹于此，不知主何意也？（正末唱）我但穿些布草衣，但吃些粗粝食。我则待日高三丈我便朦头睡，一任教乌兔走东西。

（刘末云）师父在此，好是清幽也。（正末唱）

【天下乐】 我则是除睡人间总不知，我可便其也波实，其实可便无甚智，（刘末云）师父若肯下山去

呵，同扶汉室，再立炎刘，有何不可也？（正末唱）你今日请贫道下山待出些气力。（云）贫道便下山去呵。（唱）我其实当不的寒，我可便济不的饥，便请下这个卧龙岗做甚的？

（云）玄德公，你同谁来？（刘末云）有二兄弟云长在门首。（正末云）道童，你请那二公子过来。（道童云）理会的。（做见关末科，云）那个是二公子？（关末云）小官便是。（道童云）二官人，俺师父有请。（关末云）三兄弟，你则在门首，我见师父去。（做见正末科，云）师父，俺三谒不遇尊师，今日得见，实乃云长万幸也。（正末云）不敢！不敢！好个将军也。（唱）

【金盏儿】 他生的高耸耸俊英鼻，长挽挽卧蚕眉。红馥馥面皮有似胭脂般赤，黑綦綦三绺美髯垂。这将军内藏着君子气，外显出渗人威。这将军生前为将相，他若是死后做神祇。

（张飞做见正末喝科，云）腿！来、来、来，兀那村夫，俺两个哥哥鞠躬相请，你坚意推托。依着我呵，你与我拿枪牵马，我也不要。你驱驰俺两个哥哥。

兀那村夫，你听者：则这张飞情性强，我忙捻丈八枪，你若不随哥哥去，将火来我烧了你这卧龙岗。若不是俺两个哥哥在此，我则一枪搠杀你个村夫。你无道理，无廉耻，无上下，失尊卑也。（正末唱）

【醉中天】 你道我无道理无廉耻、无上下失尊卑，你将这环眼睁圆瞅定谁？爹沙起黄髭髯，（张飞云）兀那村夫，你相我可是如何？（正末唱）你显出那五霸诸侯气力。（张飞云）不则你说，都是这般道，张飞有五霸诸侯之分。（正末唱）他不住的叫天吼地，（张飞云）谁不知我是莽张飞也。（正末唱）可不道你外名儿是莽撞张飞。

（刘末云）师父，俺弟兄三人，远远而来，好共歹要师父下山去也。（正末云）贫道断然去不的。（赵云冲上，云）腕上钢鞭能打将，匣中宝剑掣秋霜。幼年贩马为商贾，真定常山是故乡。某姓赵名云。字子龙。某文通三略，武解六韬，见在玄德公手下为将。今有玄德公弟兄三人，上卧龙岗访诸葛孔明去了，着某镇守新野。谁想甘夫人生一子，主公不知，某亲自去卧龙岗报喜去。可早来到也，不必报复，我自过去。（做

见刘末科) (刘末云) 赵云为何至此也？(赵云云) 报的主公得知，贺万千之喜，有甘夫人所生一子，赵云特来报喜。(刘末云) 兄弟，打甚么不紧，师父不肯下山去哩。既是这等，我与师父说知去。(做见正末科) (正末云) 玄德公，贫道则今日便下山去。(张飞云) 这村夫无礼；俺哥哥的面皮，到不如赵云那？(刘末云) 师父为何便下山去？(正末云) 不然，我观玄德公喜气而生，旺气而长，我所以下山去也。(刘末云) 师父，有甘夫人所生一子，有兄弟赵云来报喜信来。(正末云) 玄德公，贫道已知了也。我去则去，要说的明白。(刘末云) 师父说，小官试听者。(正末云) 曹操七十二郡，按着天时之地；孙权见居江东八十一郡，接着九数，乃地利之方。(刘末云) 师父，刘备何处安身？(正末云) 吾观玄德公，可住西蜀也。(刘末云) 西蜀乃是吾宗族刘璋所居之地，刘备争忍图之，则怕不中么？(正末云) 非图之也，自有良法取之。西川五十四州，五见四，也是个九数，是人和之地。便好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刘末云) 谢了师父者。吾师真乃是通神，喜杀孤穷霸业人。锦绣江山十万里，今日个茅庐一论定三分。(正末唱)

【尾声】 把您这孙刘曹、吴蜀魏，鼎足三分不可缺矣。曹操天时为第一，想孙权地利合宜，玄德公掌人和，稳胜磐石。先占了西蜀四千里，我对你个玄德公说知。哎！你个张将军赌气，我则见笑谈间一阵卷征旗。（同众下）

第二折

（曹操同许褚领卒子上）（曹操云）官封九锡位三公，玉带金鱼禄万钟。日服鸩酒千条计，夜卧丸枕有谁同？某姓曹，名操，字孟德，沛国谯郡人也。幼习韬略遁甲之书，曾为行军参谋之职。因某累建奇功，自破吕布之后，加某为大汉左丞相之职。颇奈刘关张弟兄三人无礼，他不受某节制，屯军在于新野，直至南卧龙冈，请下诸葛村夫来，拜为军师，要与某交战。我欲待统兵迎敌，争那俺军师管通病体在身，未曾行兵。我手下有一员上将，乃是百计张辽，唤此人来商议，有何不可。小校唤的张辽来者。（卒子云）理会的。张辽安在？（张辽上，云）三十男儿鬓未斑，好将英勇展江山。马前自有封侯剑，何用区区笔砚间。小官姓张，名辽，字文远，乃朔州马邑县人也。自习兵甲之书，深晓军阵之法。今辅佐于曹公麾下，为上将之职。正在教场中操兵练士，有丞相呼唤，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小校报复去，道有张辽来了也。（卒子云）理会的。（报科，云）喏，报的丞相得知，有张辽来了也。（曹操云）着他过来。（卒子云）理

会的。过去。(张辽做见科，云)丞相呼唤张辽，那厢使用？(曹操云)张辽，唤你来别无甚事。为因刘关张请诸葛亮下山，拜为军师，要与某交战，更待干罢。你则今日先下将战书去，看诸葛亮动静如何。小心在意，疾去早来。(张辽云)得令。奉丞相的将令，直至刘关张营内下战书，走一遭去。刘关张相请诸葛亮，下山来演武操兵将。持书呈亲往探虚实，看好歹回复曹丞相。(下)(曹操云)张辽去了也，(卒子云)去了也。(曹操云)小校，与我唤将夏侯惇来者。(卒子云)理会的。夏侯惇安在？(净扮夏侯惇上，云)帅鼓铜锣一两敲，辕门里外列英豪。三军报罢平安喏，买卖归来汗未消。某复姓夏侯，名惇，字元让，佐于曹丞相麾下为将。某文通三略，武解六韬，上的马去，番番不济，到的阵前，则是盹睡，若遇敌将，做不的本对，他轮刀便砍，慌的跳下马来膝跪。正在帐里打盹，丞相呼唤，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小校报复去，道有夏侯惇来了也。(卒子云)理会的。过去。(夏侯惇做见科)(曹操云)夏侯惇，我今要征伐新野，刘关张弟兄三人，他直至南阳，请下诸葛孔明来，拜为军师。量那村夫，何足道哉？你为前部先锋，领十万雄兵，与他弟兄三人交战，先收博望，后攻新野，则要你得胜而回。小心在意者。(夏侯惇云)得令。某奉丞相的将令，领十万人马，与刘关张相持厮杀，走一遭去。

大小三军，听吾将令，我做元帅威风胜，大小三军听将令。人人舍命要当先，把你有似爷娘敬。或升百户与千户，或做同知并县令。赏赐金银旋旋关，高官得做俸合请。若还得胜还营后，一人赏你一本《百家姓》。

(下)(曹操云)夏侯惇去了也。(卒子云)去了也。(曹操云)凭着俺人强马壮，将勇兵雄，觑刘玄德兵微将寡，一鼓而下。这一去必然平新野樊城，方趁某平生愿足。我传令莫延迟，人马朔风疾。鞭敲金镫响，齐和凯歌回。

(下)(刘末领众将上)(刘末云)某乃刘玄德是也。自从请的孔明师父下山来，众将皆喜。今日当卓午，请师父挂军师牌印。大小众将，听吾将令，军师升帐，威势偏别。阵云缭绕望空苍，杀气腾腾遮红日。列能征猛将数千员，敢勇英雄千百队。人人攒竹竿上挑红纓，个个方天戟上悬豹尾。飞鱼袋内，铁胎弓上虎筋弦；走兽壶中，插雕翎狼牙凿子箭。前排五百雁翎刀，后摆三千傍牌手。左列千队铁衣郎，右排万余金甲将。辕门列五运转光旗，中军搦顺天八封盖。八卦盖者，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东方旗青如蓝靛，上有日月星辰；西方旗雪色金色，隔天河锁南辰北斗；南方旗烈火烧天，上有十二员神将；北方旗摆似乌云，上有九曜星官；中方杏黄旗上，蛟龙戏二十八宿。俺这里军随印转行直正，罪若当刑先言定。休误在朝天子宣，莫违阍外将军令。众将皆全，

请师父挂军师牌印。这早晚师父敢待来也。（正末引道童上，云）贫道诸葛孔明是也。今日玄德公同众将在元帅府拜贫道为军师，须索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小校报复也，道有贫道至此也。（卒子云）理会的。喏，报的元帅得知，有军师来了也。（刘末云）小官同众将亲自接待去。（刘末同众做迎接科，云）早知军师来到，只合远接，接待不着，恕刘备之罪也。（正末云）不敢，不敢，量贫道有何德能，有劳玄德公用意也。（刘末云）军师请！（正末云）玄德公请！（刘末云）众将谨参。（众做拜科）（正末云）众将免礼。贫道不敢！不敢！玄德公，众将皆全了么？（刘末云）上告军师，前后将卒摆列的停当，未知如何，请师父观看一遭者。（正末云）玄德公，大小三军，摆布的好齐整也。霭霭征云笼宇宙，腾腾杀雾罩征旗。军卒有似鱼鳞砌，敢战将军雁翅齐。（唱）

【南吕】【一枝花】 我则见遮天杂彩旗，震地花腔鼓。关云长青龙偃月刀，张翼德银蟒可兀的点钢毒。齐臻臻铠甲结束，银缠杆花稍弩，兽吞金蘸斧。有五千员越岭奔彪，有百万只爬山猛虎。

【梁州】我今日坐中军七重的这围子，不辜负你那卧龙岗三谒茅庐。我可便觑寰中草寇如无物，凭着我运乾坤手段，安社稷机谋。我可便使一条妙计，更和那三卷的这天书。显神机镇住东吴，论人和可住西蜀。凭着这诸葛亮关羽张飞，怕甚么曹孟德张辽的这许褚，更和那孙仲谋鲁肃和那周瑜。（刘末云）一阵好大风也！师父，此一阵风主何凶吉也？（正末云）玄德公，此一阵风，不按和炎金朔，是一阵信风。这信风过处，无一时有人下战书来也。（刘末云）令人门首觑者，看有甚么人来。（张辽上，云）某乃张辽是也。奉曹丞相的将令，着我直至新野，下战书去，可早来到也。小校报复去，道有曹丞相手下，差一人来下战书。（卒子云）你则这里有者。喏，报的军师得知，有曹丞相差一人下战书，在于辕门首。（刘末云）恰才军师语未悬口，果然有下战书的来了也。（正末唱）无一时报复，夏侯惇铁桶般军无数。（云）着那下战书的过来。（卒子云）理会的，过去。（张辽见科）（众做喝科）（正末云）那厢来的？（张辽云）小将是曹丞相差来，下一封战书在此。（正末云）将那战书来，我试看者。（刘末云）将战书与师父看。（张辽递书科）（刘末云）师父看战书者。（正末唱）将封皮展开觑，（云）谁是张辽？（张辽云）小将便是张辽。（正末唱）哦，你是张辽下战书，（刘末云）书上可不知写着甚么哩？莫非是搦刘备出马

么？（正末云）他那里是搦您众将，（唱）他则是单搦这耕夫。

（云）小校将笔来，背批四字：“来日交战。”着那下书的回去。（刘末云）兀那张辽，军师的将令，着你回去选日交兵。（张辽云）理会的。我出的这门来，下了战书也。不敢久停久住，回俺丞相的话，走一遭去。奉命回程赴许昌，书吓刘备与关张。来朝两阵交锋处，试看相持战一场。（下）（张飞云）夏侯惇领兵来索战，众将都簇捧着他。你看俺两位哥哥，也立在他跟前。我看这村夫，怎生调兵。兀的不气杀我也！（刘末云）上告师父，今夏侯惇统领兵来索战，谁做先锋，谁做合后，师父支拨军马，众将听令也。（正末云）您众将近前来听令。（众将云）理会的。（正末云）赵云安在？（赵云云）师父呼唤小将，那厢使用？（正末云）你为先锋，领五百军引战夏侯惇，去博望城南门，与夏侯惇对敌。不要你赢，则要你输。（赵云云）小将得令。（正末唱）

【四块玉】 我这里便呼赵云，你可便休停住，则要你搵甲披袍统征夫，你可便横枪纵马为先部。赵云你便听我的言，你莫信他那个语。（云）赵云，你近

前来，可是暗的。（唱）不要你赢，则那个要输。

（云）小心在意者。（赵云云）得令。则今日领五百人马，引战夏侯惇，走一遭去。我出的这门来。（张飞云）赵云，你那里去？（赵云云）我奉师父将令，着我去博望城中引战夏侯惇去。两阵之间，则要我输，不要我赢；赢便是我罪，输便是我功。（张飞云）我道是这村夫不会行兵，那里厮杀处则要输，不要赢？赵云你过来，等我过去。（见正末科）（正末云）张飞怎的？（张飞云）我去博望城中引战；走一遭去。（正末云）张飞，你那枪快么？（张飞云）枪快。（正末云）马饱么？（张飞云）马饱。（正末云）你敢厮杀么？（张飞云）敢厮杀。（正末云）我不用你，出去。（张飞云）这村夫，兀的不气杀我也！（关末云）兄弟也，你则依着师父，你休躁暴。（张飞云）罢、罢、罢，赵云你去。（赵云云）则今日统领军马，与夏侯惇交战，走一遭去。征旗如血染，战马似蛟龙。劣缺搠搜汉，英雄胆气生。若逢征战处，务要见输赢。我掌吾师计，必定献头功。（下）（正末云）刘封安在？（刘封云）军师呼唤刘封，那厢使用？（正末云）刘封，你也领五百军，去博望城南门，一人一个簸箕，等贫道祭起风来，你那里便与我播土扬尘。（刘封云）小将得令。（正末唱）

【牧羊关】 则要你鱼鳞般排军阵，雁行般列队伍，依着我运计铺谋。我不要你战斗相持，我则要你扬尘也那播土。你休去那垓心里撞，你则向草坡早伏。(刘封云)军师，则怕不中么？(正末唱)哎，你个义子休心怕，你正是贼儿胆底虚。

(云)小心在意者。(刘封云)得令。奉军师的将令，领五百人马，去博望城外播土扬尘，走一遭去。我出的这门来。(张飞云)刘封，你那里去？(刘封云)我奉军师将令，领五百人马，去博望城外播土扬尘去也。(张飞云)像看这村夫，不会行兵，着人播土扬尘，可不眯了人眼？你过来，我见他去。(见正末，云)兀那村夫，我去播土扬尘，走一遭去。(正末云)你那抢快么？(张飞云)我枪快。(正末云)你马饱么？(张飞云)马饱。(正末云)你敢厮杀么？(张飞云)我敢厮杀。(正末云)我可不用你，出去。(张飞云)这村夫，兀的不气杀我也！(关末云)兄弟，你则依着师父，休要躁暴也。(张飞云)罢、罢、罢，刘封你去。(刘封云)则今日领五百人马，一人一个簸箕，去博望城外，播土扬尘，走一遭去。大小三军，听吾将令：到来日遮天地征云似火，枪刀明有似寒冰。仗军师神机妙策，跟着我播土扬尘。(下)(正末云)糜竺、糜芳安在？(糜竺、糜芳云)师父，唤俺二将那厢使用？(正末云)糜竺、糜芳，

你二人领五百军马，博望城外等夏侯惇入的城中，你便与我举火烧也。（糜竺、糜芳云）师父，小将得令。（正末唱）

【贺新郎】 你向那博望城多准备着火葫芦，
（云）等他入的城来，着鹿角叉住巷口，当住城门。
（唱）你与我先点着粮车，后烧着窝铺。您四下里火箭一齐去，火烧的他神嚎也那鬼哭，火烧的他马死人无。着他在火坑中丧了性命，都着他火阵内丧了残躯。（糜竺云）则怕三将军他要去么？（正末唱）你着那张将军不索阶前怒，这的是黄公《三略》法，更压着那吕望《六韬》书。

（云）小心在意者。（糜竺、糜芳云）得令。我出的这辕门来。（张飞云）您二将那里去？（糜竺云）奉军师将令，拨与俺五百人马，着俺二人举火烧屯去也。（张飞云）这村夫无理也。不着人厮杀，怎生放火烧人？你两个休去，我走一遭去。（见正末科，云）兀那村夫，来、来、来，我举火烧屯，走一遭去。（正末云）你枪快么？（张飞云）枪快。（正末云）你马饱么？（张飞云）马饱。（正末云）你敢厮杀么？（张飞云）我敢厮杀。（正末

云)我可不用你,出去。(张飞云)兀的不气杀我也!(关末云)兄弟也,你休躁暴。(张飞云)糜竺、糜芳,您去。(糜竺云)大小三军,听吾将令,三通鼓罢,拔寨起营。遮天地征人似火,枪刀明有似寒冰。仗军师神机妙策,跟着我举火烧屯。(下)(糜芳云)某奉军师将令,举火烧屯,走一遭去。奉军师将令忙差,统军校弓弩齐排。博望城屯粮积草,都与其暗暗藏埋。火炮响惊天动地,施谋略巧计安排。若拿住夏侯元让,难逃这火内之灾。(下)(正末云)二将军云长,你也领五百军,去那潺陵渡口,用沙囊土布袋,堰住那长流水,等夏侯惇军马过时提闸放水。小心在意者。(关末云)得令。(正末唱)

【隔尾】 关云长你去漏陵渡,(关末云)师父,潺陵渡怎生堰住水口?(正末唱)用土布袋把长江紧当住,水淹杀的军兵死无数。他活时节是战夫,死后做了水卒。(云)二将军云长。(关末云)有。(正末唱)你若是得胜还营,你将我来自然许。

(云)则要你干事成功者。(关末云)得令。则今日点就五百军马,至潺陵渡口提闸放水。走一遭去。我

出的这门来。(张飞云)二哥，你那里去？(关末云)兄弟，你不知道，师父的将令，着我去潺陵渡口，提闸放水，走一遭去。(张飞云)二哥，你则道波，自从请下这村夫，搬调得俺弟兄每一头放水，一头放火。二哥你休去，等我去。兀那村夫，来、来、来，潺陵渡口，我去提闸放水去。(正末云)您那枪快、马饱、敢厮杀么？(张飞云)我枪快马饱敢厮杀。(正末云)我不用你，出去。(张飞云)阿，又不用我也。(刘末云)兄弟，俺求贤用士哩。你依着师父出去。(张飞云)罢、罢、罢，二哥你去。(关末云)大小三军，听吾将令，跟着我提闸放水，走一遭去。吾师差遣汉云长。潺陵渡口古沧浪。军卒堰住河中水，片时翻做汉阳江。火烧博望似那田单阵，不弱如背水韩侯恶战场。败残军过潺陵渡，我着他军马连人水内亡，(下)(张飞云)这村夫真个不用我。众将去了，我好也要厮杀去，歹也要厮杀去。他不用我，我自过去。(见科，云)来、来、来，兀那村夫，那里有人不敢去的去处，我张飞走一遭去。(正末云)张飞，不是贫道不用你，你不为上将。(张飞云)我怎生不为上将？(正末云)我要差你出去，你也不能成功。(张飞云)我怎生不能成功？(刘末跪科，云)师父，众将都用了，张飞是一员虎将，可怎生不用他？你看小官之面，重用张飞，可也好也。(正末云)玄德公请起。张飞，我本待不用你，看玄德公

之面，不是我小觑你。我如今拨与你五百人马，到来日日当卓午，夏侯惇领一百骑败残人马，往许昌路上过。我两只手分付在你袍袖里，你拿不住他一个。（张飞云）我若拿住他一个呵，你可输些甚么？（正末云）贫道与你打个赌赛，到来日巳时未时，也是输了贫道，正日当卓午，你撞见夏侯惇人马。若是多一个少一个，也输了贫道，整整的一百骑人马，往你跟前过去，你拿不住他一个。（张飞云）我若是拿将夏侯惇来呵，你可输些甚么？（正末云）你说，你若拿将夏侯惇来，休说是夏侯惇，就是残军败将，拿将一个来，我也就当作夏侯惇，贫道就输与你这军师牌印。你若拿不将来，你可输些甚么？（张飞云）你放心，我睁着一双大眼，我拿不住那夏侯惇呵，我摆一席请你。（正末云）要配上我这军师牌印者。（张飞云）罢，我输一颗牛头。（正末云）也配不上。（张飞云）恁的呵，罢、罢、罢，我也赌着我这一颗六阳会首。则不，我的赌着，连我二位哥的头也赌着。（正末云）张飞，你要与贫道赌头争印，军政司立了军令状者。（张飞云）兀那村夫，你听者，我这一去，鞭敲金镫响，凯歌齐声唱。我输了呵，紧梆梆剪了臂膊，直挺挺舒着脖项。我本是个架海紫金梁，他不是托塔李天王。我得胜定掌军师印，我不拿住不姓张，凭着这马壮人强，我也曾鞭督邮魂飘荡，石亭驿里摔袁祥。这的是男儿当自强。（正末唱）

【红芍药】 张将军不索气长吁，也不索你大叫哎高呼。我着你吞声睿气自然伏，你休卖弄你那武艺滑熟。(云)日当卓午时候，(唱)又不是风清过二鼓，(张飞云)夏侯惇若是领着九十九个，是你输了，若一百单一个，也是你输了。(正末唱)整整的一百个军卒。他每都东歪西倒自长吁，他刚刚的整理的他那身躯。

(张飞云)我若撞不见夏侯惇呵，也是你输了。(正末唱)

【菩萨梁州】 恰待出博望得程途，刚寻着走路你跟前过去。你若是拿不住，怎的支吾？(张飞云)我也不信，我豹头环眼，倒拿不住一目的夏侯惇？(正末云)张飞，不是我小觑你。我便与你一千军马，你休道是拿那夏侯惇来，你则拿的他一个残军败将来，也输了贫道。(张飞云)咱两个赌头争印，立下军状了。我若拿将夏侯惇来呵，你可休不与我那牌印也。(正末唱)张将军，咱两个立下文书，若是你手里亲拿住，我则怕踏尽铁鞋无觅处。你若违犯了不轻恕，(张飞云)我若赢了你好呢？(正末唱)你得胜腰间挂虎符，(云)张飞你输了呵，(唱)你看我斩首权谋。

(刘末云)兄弟也，既然军师重用了你，则要你得胜成功而回者。(张飞云)大哥你放心，则今日统十八骑乌马长枪，去许昌路上擒拿夏侯惇，走一遭去。莫量张飞统战兵，豹头憨战鬼神惊。休跨曹操能征战，若论相持我绝伦。乌马偏宜狮蛮带，白袍堪衬绛红缨。试看燕人张翼德，放心我单拿去一目夏侯惇。(下)(刘末云)张飞一时间躁暴，军师神机妙策，量那曹兵到的那里，众将必然成功也。(正末云)主公放心，众将此一去，必然得胜。我料张飞不能成功也。(唱)

【尾声】 差虎彪般大将离窝峪，管取那豺狼卧道途。呼赵云计心腹，着刘封莫迟误，使关公疾快去，呼糜芳共糜竺。我将张飞好嘱咐，拨定的军兵一齐去。诸葛亮我有耳目，(刘末云)俺二兄弟提闸放水，三兄弟伏路，便不道的走了那夏侯惇哩。(正末唱)使不着您弟兄每使手足。(云)张飞你若输了呵。(唱)我着你那莽撞的残生，可着你做不的主。(同下)

第三折

（夏侯惇领卒子跚马儿上）（夏侯惇云）某乃夏侯惇是也。领十万人马，亲为大帅，与刘、关、张交战。大小三军，摆开阵势。尘土起处，刘关张人马敢待来也。（赵云领卒子跚马儿上，云）某乃赵云是也。奉军师将令，着我与夏侯惇相持厮杀，则要输，不要赢；输了是我功，赢了是我罪。前面尘土起处，敢是曹兵来也。大小三军，摆开阵势。来者何人？（夏侯惇云）你来者何人？（赵云云）某乃赵云，是你爹爹。（夏侯惇做应科，云）哎，风大不听见，再高着些。（赵云云）某乃赵云，是你爹爹。（夏侯惇做应科）哎，风大不听见，再高着些。（赵云云）某乃赵云。是你爹爹。（夏侯惇应科，云）哎！（卒子云）应的美。元帅，这个唤做骂阵，骂的恼了就厮杀。他说是你爹爹，你可再大着些压伏他。（夏侯惇云）我知道，晓的是骂阵。咱如今口强，便挣一半，我说大着降着他。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曹丞相手下大将夏侯惇。（卒子云）元帅大着些。（夏侯惇云）我知道，夏侯惇，我是你家重孙累孙。（卒子云）元帅，你怎么与他做重孙累孙，倒越小了？

(夏侯惇云)我不着你这几个弟子孩儿，也送不了我。一了说做小做小，天下着了。两家交马处，他若是一枪刺下我马来，恰待要杀。他看一看，他道：是我家重孙哩。(卒子云)他也杀了。(夏侯惇云)兀那赵云，你领多少人马，与我厮杀来？(赵云云)我领着十万人马，与你交战。(夏侯惇云)你且住者，我拣兵书看一看。他兵十万，我兵十万。兀那赵云，我不与你厮杀。(赵云云)你怎生不与我厮杀？(夏侯惇云)你的是十万。孙武子兵书曰：你兵是十万，我兵是十万，遇敌兵而不战；你强我弱，不与你厮杀。(赵云云)兀那夏侯惇，我这里十万人马，退了五万，则用五万，战你那十万人马。(夏侯惇云)我兵十万，你兵五万。你退了五万，肯退了那好兵？都是囊的懦的的老的小的瘸的跛的，则留下精壮的。孙武子兵书：挑兵而不战。(赵云云)我十万兵都不要，则我一人一骑，与你交战。(夏侯惇云)等我再看。我兵十万，他则是一人，越发不战了。(赵云云)怎生又不战？(夏侯惇云)一人舍命，万夫难当。操鼓来。(二将交战科)(夏侯惇云)花腔边鼓擂，杂彩绣旗摇。三军齐呐喊，二骑马相交。(赵云云)看了这厮的武艺，则是如此。我虚搦一枪，佯输诈败，望博望城中走、走、走。(下)(夏侯惇云)这厮走了也。他来如狼似虎，去后似犬如猫。有你走处，有我赶处。饶你走到焰魔天，随后驾云须赶上。不问

那里赶将去。(赶下)(赵云上，云)某乃赵云，佯输诈败。来到这博望城中。三军望城中南门入，北门出。俺进城去来。(下)(夏侯惇赶上，云)三军来到这博望城也，跟着我赶杀进城去来。(做入城私，云)这厮走了也。这一城都是粮草。原来都是刘关张家的粮草城池。便好道，功大者无过救驾，计毒者无过断粮。先得了他粮草城池。小校，先替我将四城门把住。(卒子云)得令。(夏侯惇云)怎生无有东门西门，则有南门北门？便替我关上城门，听我将令，咱与刘关张家整厮杀了一日，今夜晚间，都解衣卸甲。不要您提铃喝号，也不要您转箭支更。更有铺盖的打开铺盖睡，没铺盖的扯下那草来铺着睡，怕冷的钻入草垛里睡一夜，明日与他厮杀。睡去。(众做睡科)(糜竺、糜芳领卒子上)(糜竺云)某乃糜竺、糜芳是也，奉军师将令，着俺二将举火烧屯。来到这博望城下也。怎生关闭着这城也，小校立起云梯，我试望者。夏侯惇军马，兀的不睡着了也。等某先发一箭。我这里急取弓和箭，搭上风翎毛，推出弓靶去，拽损瘦龙腰。火箭如神射，火焰腾腾飘。燎折北斗柄，烧死众英豪。三军齐发箭，火起了也。俺军师府里献功那，走一遭去。(同糜芳下)(夏侯惇做睡醒科，云)哎哟！好大火，烧杀我也！三军打开城门逃性命，走、走、走。(下)(刘封领卒子上，云)某乃刘封是也。奉军师将令，着某簸土扬

尘，放樗木炮石，等待夏侯惇。这早晚敢待来也。（夏侯惇慌科，上，云）来到这博望山底下，上山走。（刘封云）夏侯惇的军马来了也。三军播土扬尘；放樗木炮石。（夏侯惇云）哎哟！又不好也，樗木炮石打将下来了。不好了，咱往潺陵渡逃命去来。（下）（刘封云）簸土扬尘，放樗木炮石，打中了曹兵也。我回军师的话，走一遭去。（下）（关末领卒子冲上，云）某乃关云长是也。奉军师将令，着某提闸放水，来到这潺陵渡口也。夏侯惇敢待来也。（夏侯惇上，云）三军走、走、走。俺来到这潺陵渡口也。昨日与刘关张家交战，整厮杀了一日，赵云败走，赶入博望城。那厮又走了，被某占了粮草城池，关了城门，浓睡一夜，来日再与他交战。准想中了诸葛懒夫之计，举火烧屯，烧杀了我一半人马。出城被他簸土扬尘，把我眯了眼，又杀了我一半人马。到的博望山下，樗木炮石，又打杀了我一半人马。俺如今领着败残军马，来到这潺陵渡口也。小军儿着一个下河去，看河里水势深浅。（卒子云）元帅，则有漫脚面的水。（夏侯惇云）既是漫脚面的水。三军一齐下河去，把您身上火烧的泡，着水泡一泡，害渴的就吃些凉水，淋洗一淋洗身上。（关末云）夏侯惇败残军马来了也。三军与我提闸放水，兀的不水淹了曹兵也。三军跟着我回军师话，走一遭去。（下）（夏侯惇云）罢了、罢了，水淹下来也。三军跟着

我摔手浮，摔手浮；狗跑儿浮，狗跑儿浮；跚水儿浮，跚水儿浮；鸭儿浮，鸭儿浮；观音浮，观音浮，上的这岸来。咱厮杀了一日一夜，刘备家军将见了，赵云、糜竺、糜芳、刘封、关大王都见了，止不曾见张飞。咱不要往华容路上去，顺着蜒蚰小道儿，望许昌路上走、走、走。（下）（张飞领卒子上，云）大小三军，摆开阵势，夏侯惇敢待来也。（夏侯惇领卒子慌上，云）三军跟着我往许昌路上逃命，走、走、走。（张飞云）来者何人？（夏侯惇云）某乃夏侯惇是也。你来者何人？（张飞云）某乃张飞是也。（夏侯惇云）好也。躲了他一日，恰好撞在他怀里。三叔，你是一员名将，你又是个知礼的人，且不要动手动脚的。听侄儿说与三叔，你要与侄儿厮杀，正是赶乏兔儿相似哩。（张飞云）怎生是赶乏兔儿？（夏侯惇云）三叔，你好歹明理也。听侄儿说。我领出十万人马来，与您赵云厮杀，赵云败走。着我赶入博望城。谁想赵云又走了。我占了您粮草城池，浓睡一夜，来日再与您交战。不想被刘封放火，烧了我一半军马。出的城来，被糜竺糜芳簸土扬尘，沙土眯杀了一半军马，有一半小军儿，还在那里擦眼哩。上的博望坡，樗木炮石，又打杀了一半人马。来到潺游陵渡口，被您二哥提闸放水，又淹杀了我一半人马。便好道军行千里，不战而自乏。你如今要拿我去呵，则是赶乏兔儿相似。如今依着我，

放走一箭之地，埋锅造饭。人吃些茶饭，马吃些草料，到明日我上的马去，与你两阵对圆，旗鼓相望。两阵之间，你若拿了我去，万代清名不朽。三叔，你是个知礼的人，您孩儿不敢自专，望三叔思之。（张飞云）兀那匹夫，你敢与我交战么？（夏侯惇云）三叔，你要拿就拿了我去罢；（张飞云）你那里有多少人马？（夏侯惇云），我还不普点军哩。小校点一点，看还有多少人马？（卒子云）一五一十，不少不多，还有一百骑人马哩。（夏侯惇云）三叔，我这里不多不少，连我则一百骑人马，你要拿就拿了去，着人骂你一世。放我一箭之地，埋锅造饭去，（张飞云）既然这等，罢、罢、罢，将你那着刀中箭的小军来权为质当。（夏侯惇云）我知道三叔张飞不肯，着我们一个着刀中箭的小军儿权为质当。您那一个来与他权为质当？（卒子云）元帅，我们与他厮杀了一日一夜，逃出命来，家中也有那一爷二娘三兄四弟，那个肯去？都不肯去。（夏侯惇云）是，说的是。三叔，俺与你厮杀了一日一夜，火烧杀了一半，簸土扬尘眯杀了一半，榴木炮石打杀了一半，水淹杀了一半。都是沙里澄金，才逃出性命来。他家中也有那一爷二娘三兄四弟五子六妹，七青八黄九紫十赤。放我一箭之地，埋锅造饭，吃饱了，两阵之间，你就拿了我去，着人便道：是张飞活拿了夏侯惇也！万代标名。你如今就要拿了我去，着人便道：夏侯惇

与赵云、糜竺、糜芳、刘封、关大王，整厮杀了一日一夜，人困马乏，张飞拿了去献功也。万代骂名不朽。你是个聪明人，三叔你思之。（张飞云）罢、罢、罢，放你一箭之地。（夏侯惇云）谢了三叔。（卒子云）元帅，我们如今可埋锅造饭。（夏侯惇云）傻厮，埋甚么锅？造甚么饭？这个是孙武子兵书曰：脱身之计。支转他推埋锅造饭，拿那折枪折弩破牌破鞍子，堆在一处。你如今更打些蒿草柴来，一层千蒿子，一层湿蒿子。打起火镰火石，烧起烟来。再砍下些柳枝来拴在马尾巴士，扬起灰尘。烟又是那草偶，灰尘又狂天的起，风又是刮。俺在上风头，他在下风头，刮下烟去则说俺真个埋锅造饭哩。顺着蚰蜒小道儿，我直走到哈密里去也。（卒子云）依着元帅，将这折枪破鞍子蒿草偶起烟来了也。（夏侯惇云）兀的烟起了也，顺着蚰蜒小道儿，走、走、走。（下）（卒子报科，云）可不早说。报的三将军得知，有夏侯惇走了也。（张飞云）怎生夏侯惇走了也？小校看多早晚时候也？（卒子云）日当卓午也。（张飞云）嗨，这军师是能也：他道日当卓午，撞见夏侯惇，领着一百骑败残人马，两只手分付到我袍袖里，说我拿不住夏侯惇，休道是夏侯惇，就是败残军卒也拿不住一个。我与他赌头争印来。果然今日撞见夏侯惇那厮，告某推埋锅造饭去，偶烟计走了也。张飞也，眼见的输了你。（罢，大丈夫睁着眼做，

合着眼受，则今日元帅府里请罪，走一遭去。则为那无徒贼子说英雄，可间张飞不见功。今日个请罪亲临元帅府，方显军帅妙算能。(下)(刘末、正末领卒子上)(刘末云)师父，如今二兄弟云长等众将与夏侯惇在博望城交战去了，凭着师父神机妙策，众将必然成功也。令人门着觑者，众将来时，报复我知道。(正末云)玄德公，不必忧心，我观战讨之气，他众将必然成功也。安排下果桌杯盘，准备庆喜，不一时有报功之将来也。(唱)

【双调】【新水令】 管教这数千员敢战的铁衣郎，则有个莽张飞他可便不伏诸葛亮。则因恶战讨，我可便懒下卧龙岗。则他这战马刀枪，多无那半个时分见明降。

(云)玄德公，咱安排下庆喜的酒者。(刘末云)小校门首觑者，众将来时，报复俺知道。(卒子云)理会的。(赵云上，云)某乃赵云是也。奉军师的将令，某佯输诈败，将夏侯惇引入博望城中，建其大功。回军师的话，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不必报复，我自过去。(见科，云)军师，赵云引战夏侯惇，引入博望城

中，成功而回也。（正末云）好将军也，一壁有者。看有那一员将军来。（糜竺，糜芳上，云）某乃糜竺、糜芳是也。举火烧屯成功也，见军师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不必报复，我自过去。（见科，云）军师，俺二举火烧屯，成功而回也。（正末云）贫道已知，且一壁有者。看有那一员将军来报功。（刘封上，云）某乃刘封是也。簸土扬尘，成了功也。见军师报功，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不必报复，我自过去。（见科，云）军师，刘封簸土扬尘，成功而回去。（正末云）且一壁有者。看有那一员将军来。（关末上，云）某乃关云长是也。提闸放水，得胜成功。军师府献功，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不必报复，某自过去。军师，某提闸放水，淹死曹兵太半，成功而回，特来报功。（正末云）您众将都成了功也，小校抬上果桌来者。（卒子云）理会的。（正末云）将酒来，二公子满饮一杯。（关末云）关某不敢，此一阵皆托赖军师妙算，大哥虎威。军师先请。（正末唱）

【风入松】 您众将军武艺委实强，（云）好将军也。（唱）更那堪状貌堂堂。舍性命便往垓心里撞，恰便似闹垓垓虎荡群羊。饮过酒今番不忘，为将帅显高

强。

（云）您众将都来全了么？（刘末云）众将皆全，则少张飞哩。（正末云）玄德公，眼见的输了贫道也。（刘末云）众将都皆成功，未知俺兄弟张飞如何。令人们首觑者，张飞来时，报复我知道。（卒子云）理会的。（张飞袒臂负荆上，云）某张飞是也。仿学春秋廉颇，袒臂负荆，军师府里请罪，走一遭去。（做见关末科，云）二哥，二哥，张飞来了也。（关末云）哎呀，哎呀，兄弟也，你怎生这个模样？俺军师如何？（张飞云）好军师，好军师！（关末云）你拿的夏侯惇安在？（张飞云）夏侯惇走了也。（关末云）怎生夏侯惇走了？兄弟，你不与军师赌头争印来，似此怎了也？（张飞云）哥哥，军师行善言者。（关末云）兄弟，你则在门首，等我报复去。（张飞云）二哥，是必劝劝儿。（关末云）你有偌多小心。（报科，云）报的军师得知，有张飞回来了也。（正末云）眼见得输了贫道也。小校，将过那军师牌印者，着他过来。（唱）

【雁儿落】 眼见的鞭敲金镫响，将凯歌齐声唱。
紧绑绑拴住臂膊，直挺挺舒着脖项。

（张飞做见科，云）军师旧话休题，饶过张飞者。
（正末唱）

【得胜令】 张飞也，你不道是架海紫金梁，他不是那托搭的李天王？得胜掌军师印，你道是不拿住不姓张。你凭着马壮人强，你道是鞭督邮魂飘荡。你曾摔袁祥，（带云）张飞你不道来那，（张飞云）我道甚么来？（正末唱）你道是，男儿当自强。

（张飞云）军师，张飞粗卤，乞望宽恕者。（正末云）张飞，夏侯惇安在？（张飞云）夏侯惇走了也。（正末云）怎生？（张飞云）走了也。（正末云）夏侯惇走了也，你与贫道不赌头争印来？更待干罢！小校那里？怒呼刀斧莫延迟，虎将登时血染衣。我未去许昌擒曹操，先看帐下斩张飞。小校斩了张飞者。（卒子云）理会的。（刘末同众将跪下科）（刘末云）众将跟某跪者。师父，张飞今日得罪，怎生看小官之面，且饶过张飞。不争杀了他呵，做的个于军不利。刘备不敢自专，乞军师尊鉴不错。（正末云）玄德公请起！若不看玄德公之面，这其间斩了张飞多时也。且放张飞起来。（刘末云）三兄弟谢了军师者。（张飞云）谢军师不斩之恩。（卒子

云)可不早说。喏，报的军师得知，夏侯惇领一百骑人马又来索战哩。(正末云)张飞，你听的么？夏侯惇又来索战哩，你敢去么？(张飞云)我敢去！我敢去！(正末云)我拨与你三千军马，与夏侯惇交战。若是赢了呵，将功折罪；若是输了呵，二罪俱罚。小心在意者。(刘末云)兄弟此一去，则要你成功，休着您哥哥落保也。(张飞云)大哥，你放心也。则今日统领本部下人马，擒拿夏侯惇，走一遭去。则我这军器丛中分外别，层层叠叠紧相接，有如枯竹根三尺，恰似乌龙尾半截。打人面貌生杀气，丢人脑盖损英杰。饶君更披三重铠，抹着鞭梢脊骨折。(下)(刘末云)军师宽恕，张飞奋勇，此一去未知输赢如何？(正末云)主公，张飞此去，必然成功也。(唱)

【鸳鸯煞尾】 今日个领三军坐金顶莲花帐，披七星锦绣云鹤氅。早定了西蜀，我便访南阳。畅道觑曹操、孙权，似浮云瘙痒。我请您玄德、关、张，威镇住曹丞相。今日个稳定家邦，史策留名后人讲。(同下)

第四折

（曹操领卒子上，云）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某乃曹操是也。颇奈诸葛亮无礼也，将夏侯惇十万雄兵，在博望城中，用水火尽皆折损，更待干罢。如今俺管通军师病体痊可了也，我已令人请来拜为军师。某与刘玄德交战，有何不可。小校门首觑者，若师父来时，报复我知道。（卒子云）理会的。（管通上，云）宝剑离匣邪魔怕，瑶琴一操鬼神惊。讲罢《黄庭》心散澹，纶巾羽扇细论文。贫道曹丞相麾下管通是也。本贯南阳邓县人也。幼年与庞德公、诸葛亮同堂学业，彼各学成文武全才。今有曹丞相，将我取到魏地，教练三军，拜为军师之职。我凭手策拨天关，立勋业无辞惮。贫道正在私宅，令人来报，有曹丞相来请，可早来到也。小校报复去，道有管通在于门首。（卒子云）理会的。喏，报的丞相得知，有军师在于门首。（曹操云）道有请。（卒子云）理会的，有请。（管通做见科，云）丞相呼唤贫道，有何事商议？（曹操云）今日请师父来，别无他事。颇奈诸葛亮无礼，将夏侯惇十万雄兵，尽皆折损。今日请师父来，就拜为军师。怎生用计，

破他弟兄三人，擒拿诸葛亮。军师主意如何？（管通云）此一桩事，丞相放心，我与诸葛亮同师故友，比及与刘、关、张交战，我先到新野，将诸葛亮一席话说说将来，同心协力，然后破刘、关、张，未为晚矣。丞相意下若何？（曹操云）此计大妙。军师，你直至新野说说诸葛去，若肯佐于某麾下，擒拿了刘、关、张弟兄三人，将师父重赏封官也。（管通云）则今日便索长行。不索驱军将，妙策旋安排，我轻轻垂下钓，着他款款上钩来。（下）（曹操云）管通师父去了也。此一去必然成功也。果然诸葛亮肯投降某麾下，我自有个主意。管通今日便登程，直至新野访卧龙。若得南阳耕种叟，擒拿刘备那三人。（下）（正末同刘末、关末、张飞、赵云、糜竺、糜芳、刘封领卒子上）（刘末云）师父，想博望烧屯这一场厮杀，多亏师父铺谋定计，众将得胜也。今日安排筵席，与师父庆喜者。（正末云）玄德公，摆列众将齐整者。我才袖占一课，今日当卓午，必有说客至此。您众将每则要您威风者。（唱）

【中吕】【粉蝶儿】 自从和曹操争锋，恰如同一场春梦。摆列着盖国英雄，一个个善相持，能挑战，

他可便超群出众。一个个都建了头功，真乃是世之梁栋。

【醉春风】 想昔日梦非熊，您今朝请卧龙。我可甚两三番懒下卧龙岗，我其实怕冗，冗。我今日当权，掌军师名项，则不如我在那半坡里养性。

(云)玄德公安排酒果，准备的齐整者。不到半时，必有说客至此。则要糜竺、糜芳在此，其余将军都承听令。赵云附耳来，可是恁的。(做打耳暗科)(赵云云)师父连主公也着回避，您众将听师父将令。糜竺、糜芳，紧守着师父，小心在意者。(正末云)是也。(刘末云)师父，连刘备也着回避，众将听师父将令。糜竺、糜芳，紧守着师父，小心在意。(赵云云)俺回避也。(同众下)(管通上，云)贫道管通是也。自离魏地，可早来到新野。小校报复去，道有一云游先生，乃是管通，特来相访。(卒子云)理会的。喏，报的军师得知，有一云游的先生管通，在于门首。(正末云)我须索接待哥哥，走一遭去。(见科，云)哥哥有请。(管通云)不敢。(正末云)哥哥，俺一向相别，拳拳在意，终日无忘。不想哥哥今日来到，实乃诸葛之万幸也。

(管通云)贤兄久别情怀，常思快快。叹美景无多，流光易迈。想音容切切于心、思大德悬悬在念。自庵中作别以来，无一时忘于左右，今日得遇尊颜，实乃贫道之万幸也。(正末云)哥哥请坐，小校抬上果桌来者。(卒子云)理会的。(正末云)将酒来。(做递酒科，云)哥哥满饮一杯。(管通云)不敢，贤兄请。(做饮酒科)(正末唱)。

【迎仙客】俺今日饮醪斝，我这里便捧金樽，(管通云)想数载旧交之情，故来探望也。(正末唱)咱须是二十年布衣间、布衣间可使旧那个弟兄。(管通云)我一径的探兄弟来。(正末唱)不知你事江东，(管通云)我佐于曹丞相麾下。(正末唱)原来你便居在那汉中。(管通云)数载不见，今日相逢也。(正末唱)不想俺今日相逢，(管通云)贫道远远而来，不辞劳惮也。(正末唱)哥哥你便来探望劳台重。

(云)将酒来，(卒子云)理会的。(正末做递酒科，云)哥哥满饮此杯。(管通云)兄弟，想你在玄德公麾下为军师，如此般峥嵘，可也不枉了也。(正末云)您兄弟自离了哥哥失学，也则是虚耽军师而已矣。(管

通云)。你休谦，你休谦。(正末云)哥哥今日既见了您兄弟，须多饮几杯。将酒来，哥哥满饮此杯。(管通云)兄弟请。(正末云)糜竺、糜芳，我这哥哥，难比其余的，可会藏机之术。您这元帅俯下，者么您甚么物件，不问你藏在何处，我这哥哥便得知道。(管通云)贤弟，此个术法，也不为能智。既然二位将军要看呵，您就在元帅府下，者么将着是何物件、放在何处，贫道便得知也。(正末云)你知道么?(糜竺、糜芳藏棋子科)(正末云)你众将军看者。(唱)

【剔银灯】 非是我厅阶前卖弄，你众将休要打哄。若猜着众将休惊恐，您试看变化的这神通。这的是真术艺，又不是说脱空，睁着眼不要转动。

【蔓菁菜】 您把两只手拳的无缝，(云)糜竺、糜芳，一边一个立地，舒出手来。(糜竺、糜芳拿棋子科)(管通云)您手中各有一件物，着贫道算。我知道了也，如何瞒的过贫道。您二人暗使机关，我通玄机妙用难量。您手搭着黑白二子，乾坤事一掌包藏。

你拿着九个黑棋子，他拿着九个白棋子。你不信，二位将军开手者。（正末唱）这棋子暗包笼，端的是用功。（管通云）您二位将军试开手者。（正末唱）死共活都只在我手心中，不洒了成何用。

（管通云）我观二将气象，也无能智。你依着栽，若见了曹公，必拜你为军师。俺丞相手下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声传宇宙，威镇诸邦。我举荐你数遭有余也。你跟着我去，你意下如何？（正末云）哥哥可也说的是。您兄弟这里有几间房舍，锁着几件物。哥哥你若相的是，您兄弟便跟哥哥去。（管通云）你这五间房内，每一间房内一件物，着贫道算。暗，暗！贫道已知也，量这的打甚么不紧。（正末云）哥哥，你相这一间房里是如何？（管通云）此房中敢是个客商之将么？（正末云）哥哥，你敢相的不是么？（管通云）开了门者。（做开门科）（赵云上，云）管通，你认得某么？（正末云）哥哥。你看这第二间房如何？（管通云）这间房内是个二姓之将？（正末云）小校开了门者。（做开门科）（刘封上，云）管通，你认的某么？（正末云）哥哥，你看这第三间房里可是如何？（管通云）此间房内，这个将军，雄如彪虎，猛若狻猊，战阵有勇之将。（正末云）哥哥，你敢相的差了也。（管通云）我相的不差，你开了门者。（正末云）小校开了门者。（做开科）（张

飞上，云）管通，其在此也。（正末云）哥哥，你相这第四间房里如何？（管通云）这间房内，这个将军神威状貌，气秉忠良，意合天心，一部神威之将。（正末云）哥哥，你敢猜不着么？（管通云）开了门者。（做开门科）（关末上，云）关某在此也。（管通云）这几个将军，生的雄威鸷勇虎将之材，他都是上将。我不认的他，姓甚名谁？兄弟，你试说。我试听者。（正末云）我一个个说与哥哥者。（管通云）他是谁？（正末唱）

【十二月】 这个是常山赵云，（管通云）这个是谁？（正末唱）这个是义子刘封。（管通云）这个是谁？（正末唱）这个是燕人翼德。（管通云）这个是谁？（正末唱）这个是勇烈关公。（管通云）贫道相的不差也。（正末唱）哎，这个能相法哥哥管通，你可也比众难同。

（云）哥哥，这四间房，哥哥都相过了。哥哥，你看这间房里如何？（管通云）我观这间房中，气象全别。你看那样云笼罩，紫气腾腾，必是贵人之相，都压着这几位将军。兄弟不信呵，开了门我试看者。（正末做怒科，云）休开门。（管通云）开了者。（正末云）休开门。（管通云）你为何不开，（正末云）哥哥，不争您

兄弟开开这门，(唱)

【尧民歌】 呀。我则怕顿开金锁走蛟龙，这几个战将有威风。您众将都是庙堂臣，凌烟阁端的是可标名。论战讨超也波群，峥嵘个个能，(刘末上，云)师父，某在此处。(正末唱)则俺这刘玄德堪知重。

(刘末云)兀的不是管通，你好无礼，你怎生下说词，着师父投降曹操？更待干罢。赵云与我拿下管通斩了者。(正末云)玄德公，看贫道一师之面，饶了他者。(刘末云)看师父之面，囚在牢中去者。(管通云)罢、罢、罢，诸葛亮是强也，诸葛妙策占星斗，谈天论地应难有。当初则说管通强。今日个强中更有强中手。(下)(刘末断出)因为那曹操奸雄，将夏侯惇拜为先锋。遇赵云佯输诈败，追赶到博望城中。着云长提闸放水，使刘封簸土扬尘。俺军师故使巧计，举火箭博望烧屯。则今日收军罢战，再不许起动刀兵。

题目 关云长提闸放水

正名 诸葛亮博望烧屯

玉清庵错送鸳鸯被

楔子

（冲末扮李府尹引从人上，诗云）白发刁骚两鬓侵，老来灰尽少年心。等闲分食天家禄，但得身安抵万金。老夫姓李，双名彦实，官居府尹之职。夫人刘氏，早年亡逝已过，所生一女，小字玉英，年长一十八岁，未曾许聘他人。如今被左司家朦胧劾奏，官里听信谗言，差金牌校尉拿我赴京问罪。嗨！朝廷上多少滥官污吏，一生享用荣华不尽。只有老夫忠勤廉正，替朝廷干事的，反倒受人弹论。公道安在！我想此一去，莫说途路遥远，便是到得京师，也还有许多费用。争奈囊底萧条，盘缠缺少，无计所出”已曾着人至玉清庵请刘道姑去了，这早晚敢待来也。（丑扮道姑上，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贫道乃玉清庵刘道姑是也，正在道堂中看经。有李府尹相公着人

相请，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不必报复，我自过去。（做见科）老相公呼唤贫姑，有何事干？（李府尹云）刘道姑，你来了也。我如今有罪赴京听勘，争奈缺少盘缠。一径请你来，不问那里，替我借十个银子与我做盘缠。老夫在家等候，你小心在意，疾去早来。（道姑云）有、有、有。刘员外家广放私债，莫说十个，二十个也有。我就去。（李府尹诗云）可怜我囊囊凄清，专望你假贷登程。（道姑诗云）刘员外金银广有，只要扣日子还得至诚。（同下）（净扮刘员外上，万）小生姓刘，双名彦明，家中颇有钱财，人皆员外称之。今日开开这解典库，看有甚么人来。（道姑上，云）此间正是刘员外门首，我自过去。员外稽首。（刘员外云）姑姑，你来我家有何事？（道姑云）我无事也不来。有本处李府尹相公要赴京去，缺少盘缠，问员外借十个银子，回来本利一并交还。（刘员外云）他家下有谁？（道姑云）他家别无亲人，止有一个小姐。（刘员外云）既是这等，我借与他十个银子。着他立一纸文书，你就做保人，着他那小姐也画个字，久后好还我债。我与你银子拿去。（道姑云）我知道。快将银子来，我回李府尹相公的话去。（下）（刘员外云）我十个银子都交付与道姑去了。我无甚事，城里城外索钱去来。（下）（李府尹上，云）我着刘道姑借钱去，这早晚怎生不见回话？好焦死人也！（道姑上，云）

我将着这银子回老相公的话去。（见科，云）老相公，我问刘员外借了十个银子，着你立一纸文书，着小姐也画一个字，我就做保人，（李府尹云）这等，绣房中请出小姐来。（道姑云）梅香，后堂请出小姐来。（梅香云）姐姐有请。（正旦扮玉英上，云）妾身是李府尹的女孩，小字玉英，年长一十八岁，未曾许聘他人。今有父亲在前堂上呼唤，不知甚事，须索见来。（见科，云）父亲，呼唤您孩儿，有何分付？（李府尹云）唤你来别无甚事。我今被左司家劾奏，着我赴京听勘。争奈缺少盘缠，央刘道姑问刘员外借了十个银子，他要立一纸文书，就是道姑做保人，着你也画一个字，久以后好要你还钱。（正旦云）父亲，我是个女孩儿家，羞答答的，那里会画字来？（李府尹云）孩儿，你依着我画一个字者。（道姑云）将笔来。小姐你画一个字。（做画字，李府尹看科，云）道姑，文书上字都画了，你将的去。（道姑云）有了文书，我拿去也。（下）（正旦云）父亲，你是必早些儿回来。（李府尹云）孩儿，你休烦恼，我岂不要早些回来？但今日之事，我的生死尚且不保。皆因我素性忠直无私，朝中无一人肯向我的。只除公道明白，或者有个生还日子，不然便当死于长安，终为怨鬼。（叹科，云）孩儿，你今年一十八岁，也不小了。终身之计，你自家做个主意，我也顾你不得。（旦云）父亲说那里话？（悲科）（唱）

【仙吕】【端正好】渭城歌，阳关恨，别离罢路践红尘。可怜见女孩儿独自个无人问。父亲也，你是必频频的稍带一纸平安信。（下）

（李府尹云）孩儿回后房中去了也。左右将马来，则今日赴京走一遭去。（诗云）别泪不胜弹，悲歌行路难。浮云能蔽日，何处是长安？（下）

第一折

(刘员外上，云)自家刘员外的便是。自从李府尹借了我十个银子，可早一年光景也，本利都无。闻知他有个小姐，生的十分标致，大有颜色。料他父亲也无钱还我，我一心要娶他做浑家可不好？我着人请刘道姑去了，这早晚敢待来也。(道姑上，云)自家刘道姑的便是。刘员外使人来请，须索走一遭去。(见科，云)员外唤我，有甚么事？(刘员外云)请你来别无他事。自从李府尹借了我十个银子，今经一年光景，不见回来，算本利该二十个银子还我，你与我讨去。(道姑云)员外再等几时，待老相公回来，还你这银子。(刘员外云)道姑，你说话只当放(道姑云)放甚么？(刘员外云)放屁！假若相公一年不来，我等一年，十年不来，我等十年？你好不晓事！我不瞒你说，你如今问他那小姐讨那银子去。有便还我，若无呵，这里也无人，我虽然叫做员外，这等年纪，我没浑家。他若肯与我做个浑家，一本一利，都不要他还。你若圆成了我呵，重重的相谢你，你可作成我一作成。(道姑云)员外甚么道理！他少你钱则少你钱，他是官宦人家小姐，怎

生与你为妻那？(刘员外云)好姑姑，我央及你替我圆成。我唱喏。(道姑云)你唱喏，我跪。(刘员外云)你跪，我磕头。你作成我罢。(道姑云)员外，你讨钱只讨钱，这桩事我不敢许你。(刘员外云)我央及你不肯。当时借银子时，是你来借，是你保人，我如今拖到官中去。那个出家人做保人？上起刑法来，我儿也，直把你打掉那下半截来。(道姑云)那个要媳妇的这等放刁？(刘员外云)姑姑，你若作成我这桩亲事，重重相谢。你好歹早些儿来回话。(下)(道姑云)你道波，我是个出家人，没来由管这等事做甚么？我待不依他，他既然说出来，敢是做出来。我将着这羞脸儿揣在怀里，直到李府尹宅中，问这桩事走一遭去。(诗云)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我道姑若不依员外，恐防日后记冤仇。(下)(正旦引梅香上，云)妾身李府尹的女孩儿。自从父亲赴京之后，可早一载有余，音信皆无。妾身每日在绣房中做些女工生活，好是烦恼人也。(梅香云)小姐，老相公去了自有回来之日，且皆烦恼。(正旦唱)

【仙吕】【点绛唇】 自从俺父亲往京师，妾身独自忧愁死。掌把着许大家私，无一个人扶侍。

【混江龙】 耽阁了二十一二，好前程不见俺称心时。每日家鬓鬓羞整，粉黛慵施。熬永夜闲描那花样子，捱长日频拈我这绣针儿。每日家重念想，再寻思，情脉脉，意孜孜，几时得效琴瑟，配雄雌，成比翼，接连枝？但得个俊男儿，恁时节才遂了我平生志。免的俺夫妻每感恨，觑的他天地无私。

（道姑上，云）说话中间，可早来到李相公家了也。梅香报复去，道有刘道姑在于门首。（梅香报科，云）小姐，有刘道姑在于门首。（正旦云）道有请。（梅香云）请进去。（见科）（道姑云）小姐稽首。（正旦唱）

【油葫芦】 甚风儿吹你个姑姑来到此？（道姑云）贫姑一径的来望小姐。（正旦云）姑姑请坐。（唱）慌忙将礼数施。（道姑云）小姐，老相公去后，你每日做甚么功课？（正旦云）我绣着一床锦被哩。（唱）自从我绣鸳鸯，几曾离了绣床时？我着这金线儿妆出鸳鸯字，我着这绿绒儿分作鸳鸯翅。你看那枝缠着花，花缠着枝。（道姑云）小姐，这是甚么主意？（正旦唱）直等的俺成就了百岁姻缘事，恁时节才添上两个眼睛儿。

（道姑云）小姐费得功夫多了。（正旦唱）

【天下乐】 则这鸳鸯被是我夫妻也那信有之，
（道姑云）小姐，你拣个好财主每好秀才每，或招或嫁，
可不好那？（正旦云）姑姑，你说他怎的！（唱）嗟也波
咨，可也甚意儿。则为我父亲家，因此上不曾理婚姻
事。说的人睡卧又不宁，害的人涕喷又不止，你着我不
明白憔悴死。

（道姑云）小姐，我想你这年纪小小的，趁如今与
人家寻一个穿衣吃饭的才是。（正旦做欲说又止科）
（道姑云）小姐，这里又无个人，我和你自家闲讲，怕
甚的来。（正旦云）我怕不有这个心事，争奈无人肯成
就俺。想起这世间男子无妻是家无主，妇人无夫是身
无主也。（道姑云）小姐，可知道你这些时憔悴了也。
（正旦唱）

【后庭花】 则我这瘦形骸削了四肢，小腰身争
了半指。宽掩过罗裙摺，全松了我这楼带儿。（带云）

我父亲呵，（唱）他一去几多时，杳没个音书来至。撇得我冷清清泪似丝，闷恹恹过日子。学刺绣一首诗，索对那两句词。空展开花样纸，摺成个筒帖儿，又不是请亲邻会酒后，只把小梅香胡乱使。

（梅香云）俺姐姐这些时，每日忧愁，睡卧不安，弄得越清减了。依着梅香，寻一个风风流流俊俊俏俏的姐夫拖带梅香，可不好也。（道姑云）说得有理，说得有理！小姐你自要做主意，休得误了青春。（正旦唱）

【柳叶儿】 你着我和谁传示？只落得清减了脸上胭脂。这姻缘知道落在何人氏？我李玉英是闺中女，你姑姑是个出家儿，可不空费你这一片神思。

（道姑云）小姐，您恰才不说来？妇人无夫是身无主。虽然老相公不在家，难道十年不回，守他十年？二十年不回，守他二十年，可不等老了人？（正旦唱）

【青哥儿】 非是我推三、推三阻四，这事情应难、应难造次，虽然道男女婚姻贵及时。我须是娇滴

滴美玉无疵，又不比败草残枝，怎好的害杀相思？只待要寻个人儿，便窰墙钻穴也无辞，这等胡行事！

（道姑云）小姐，这也不妨事。只要寻的个人儿停当。（正旦云）人儿那里？（道姑云）这个人就是当初老相公借银子的刘员外。他是名门旧族，现有百万家财，何等不好？（正旦唱）

【寄生草】 你道他是名门子，又道他富不贫。（道姑云）你老相公借他十个银子，如今该本利二十个，须要还他哩。（正旦云）待我父亲回来还他，干我甚事？（唱）他有钱财只做得钱财使，（道姑云）他道老相公借银子的文书，你也画得有字来。（正旦唱）论婚姻须不曾画个婚姻字，（道姑云）当日借银子原写着我是保人，他要拖我到官中告去。我是出家人，怎么好做借银子的保人？可不连累我，倒替你吃官司！（正旦唱）便吃官司我也拼得替你官司死。总饶他铜山百座邓通家，怎动的我琴心一曲临邛氏。

（道姑云）小姐。若真个打起官司来，出乖露丑，一发不好，（正旦叹科，云）只是我家不合借他银子，

怎么累的你。那刘员外今年多大年纪了？（道姑云），员外今年二十三岁，有多少人家与他说亲，只是没个十分中意的，因此上还不曾有娘子。（正旦云）人物如何？（道姑云）天生的一表非俗，匹配得你过。（正旦云）这等我可则依着姑姑便了。（道姑云）既是小姐肯从，今晚夜间你到我庵中，我请将刘员外来，成了这桩亲事。休道十个银子，便是一百个银子，也不说起了。（正旦云）姑姑，你将我这鸳鸯被儿去。被儿到处，便是我一世的前程。你先去，我自到你庵中来也。（做付绣被科）（道姑云）小姐，你早些儿来，休要失信。（梅香云）我梅香今夜跟小姐去，和刘员外成其夫妇，连梅香也得个出头日子。（正旦云）梅香，这等事怎么带的你去？（唱）

【赚煞】 则你那修道的玉清庵，索强如题笔的金山寺。罗帏里新婚燕尔，舒展开鸳鸯锦被儿，可着我羞答答说甚言词。这些时素质冰姿，也是我不合先接了东君第一枝。道与那多情的秀士，偷传心事，到天明是必休撇了这个女孩儿。（同梅香下）

（道姑云）我则道小姐不肯，不想当真许了这亲

事。我将这床被儿到刘员外家报个喜信，走一遭去来。
(下)

(刘员外上，云)我着刘道姑将着那文书，李府尹家小姐处说亲去了，这早晚敢待来也。(道姑上见科，云)员外，且喜且喜。小姐说今夜晚间约定在玉清庵中与你赴期，教我先将的鸳鸯被来了也。(刘员外云)果然是真，多谢了姑姑。今夜晚间若成就了这亲事，我重重的相谢你咱。(诗云)险把心机都使碎，今宵博得鸳鸯被。(道姑笑科，诗云)正是无缘对面不相逢，有缘千里能相会。(同下)

第二折

（道姑引小姑上，云）我约定刘员外今夜晚间来我庵中，与小姐完成这事。不想有施主家请我做斋，待不去呵，恐怕误了道粮。徒弟，我分付你，那鸳鸯被儿是李府尹家小姐的，今日晚间来和刘员外在此赴期。则怕小姐先来，若敲门时，便放他进来。我往施主家点照去也。（下）（丑扮小姑云）师父去了也。天色已晚，不知李家小姐几时过来，我且关上这门者。正是闭门不管窗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张。（下）（刘员外上，云）事不关心，关心者乱。天色晚了也。李小姐约定玉清庵里赴期，须索走一遭去。（杂扮巡更座上，云）自家是巡夜的。这早晚更深夜静，见一个人走将去，那厮必定是贼！拿到巡铺里吊起来，天明送到官司中去请赏。（做拿科）（刘员外云）怎生是了？天也！你看我那命波！（下）（外扮张瑞卿上，诗云）嵩岳近天都，连山入断芜。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小生姓张名瑞卿，祖居姑苏人氏。今上京取应，到此洛阳。天色已晚，寻个宵宿处。说道前面有一庵是玉清庵，可去觅一宵宿，来日早行，有何不可？我唤门咱。门里有人么？（小姑上，

云)我开开这门，刘员外你来了也？(张瑞卿云)好是奇怪。这庵中必定有私情的事，则除是这般。我来了，姑姑休要点灯。(小姑云)我且不点灯，等小姐来时，我自有个道理。这早晚敢待来也。(同下)(正旦上，云)妾身李玉英。今夜约定刘员外在玉清庵赴期。我是个女孩儿，羞答答的怎生去那？(唱)

【正宫】【端正好】 不由我意张狂，心惊乍，谁曾向街巷行踏。你深也紧避在房檐下，方信道色胆有天来大。

【滚绣球】兀的甚势沙，甚礼法，索甚么问天来买卦。莫不我与那刘员外合做浑家？他为咱，我为他，好着我放心不下。办着个志诚心，着俺这夫妇每欢洽。可是怎生黑洞洞桌面上绝了灯火，云黯黯碧天边闭了月华，倒省的人多少喧哗。

(云)可早来到庵门首也。我是唤咱，姑姑开门。
(小姑云)小姐来了也，我开开这门，小姐，你也早些

儿来波，着我遥遥的等着你。早则不是腊月，冻下我脚来。（正旦云）小姑姑，员外在那里？（小姑云）在房里等着你哩。我与你将鸳鸯被儿都铺停当了，则等你来。成就亲呵，你休忘了我者。（正旦云）定不敢忘。（小姑云）我今日成就了两个，久后你也与我寻一个好老公。（正旦唱）

【脱布衫】不索你阶直下絮絮答答，门儿外唱叫呀呀。我问你罗帏里书生有么？哎，你草庵中道童休唬。

（小姑云）员外在此等了好一会也，我又不哄你，你也行动些波，（正旦唱）

【小梁州】就把姑姑央及煞，可怜我这没照觑的娇娃。早唬的来手儿脚儿软刺答，怎抬踏，好着我便心似热油炸。

（小姑云）小姐，你休慌，我们都是知心知腹一路

的人。（正旦唱）

【么篇】我和他乍相逢难说知心话，只索羞答答手抵着门牙。（小姑云）你行动上些，员外在些等哩。（正旦唱）你将我省可里推，我可也其实怕，就着这钟声才罢，却道无事早还家。

（小姑云）我先报复去。员外，小姐来了也，你接待去咱。（张瑞卿云）真个是小姐来了也！早知小姐来了，只合远接，接待不着，勿令见罪。小姐请坐。（做背科，云）既然小姐来了，则除是这般。（回云）难得小姐真心也！（正旦云）你久后则休负了心者。（张瑞卿云）若是小生负了心呵，小姑头上生来碗大疔疮，干我甚么腿事？（正旦唱）

【伴读书】我钗了无心插，眉淡了教谁画？则我这软怯怯的柔肠好教我撇不下，汗浸浸搵温香罗帕。（云）则怕有人来么？（张瑞卿云）小姐，这早晚深夜时候，无甚么人，单只是小生在这里。（正旦唱）我正欢

娱忘了把门扎，可擦的似有人来迓。

（张瑞卿云）小姐你休慌，再无人来，不妨事。（正旦唱）

【笑和尚】 元来是珞珞画檐前敲铁马，元来是赤力力草堂中风吹画，元来是忒楞楞腾宿鸟串茶蘼架。元来是各支支声戛琅玕竹，元来是明晃晃月射小窗纱，早唬的我战钦钦把不住心头怕。

（张瑞卿云）小生久以后，若是得了官呵，金冠霞帔，驷马高车，你便是夫人县君也。（正旦云）你则休负了心者。（唱）

【倘秀才】 他大字儿将咱镇压，我恰才小胆的争些儿唬杀。哎！你个撒滞滯的先生也那，假若是有人见，若有人拿，登时间事发。

（张瑞卿云）小姐，天色将明了也。你回去罢。此

恩此情，异日必当重报。（正旦唱）

【滚绣球】刘解元你且在咱，我可是问你殢，（张瑞卿云）小生不姓刘，叫做张瑞卿。（正旦怒科）（唱）你在我根前，无那半星儿实话。（张瑞卿云）小生不敢虚言。（正旦唱）你看我恰例似浪蕊浮花。（张瑞卿云）小姐，小生实是张瑞卿。（正旦唱）他题的名姓儿别，语知儿差，空着我担个没来由牵挂，这个不识羞的汉子你是谁家？（张瑞卿云）小姐，我也不辱抹你。我若得了官呵，你便是夫人县君也。（正旦唱）我和你初相逢，君子番罢，从此后我将这庵观门儿再不踏。兀的不羞杀人不那！

（云）敢问那壁秀才，那里人氏？姓甚名谁？因何至此？（张瑞卿云）小姐，咱两上今日既然成其夫妇，还有甚么话说。小生姑苏人氏，姓张名瑞卿。为因上朝取应，路从此洛阳经过。天色昏晚，到此庵中觅一宵宿。谢天地可怜见，幸遇小姐，成就这门亲事。小姐，你可是谁家女子？通个来历，使小生日后好来迎娶。（正旦云）妾身是这本处李府尹的孩儿，小字玉英。当年我父亲被人人劾奏赴京听勘，借了刘员外十个银

如今本利该二十个。刘员外来索讨银子，有这庵中刘道姑是保人。为因我无钱还他，刘员外要去官中告这刘道姑，追拷这银子。我想来干他甚事，倒要带累他吃官司。那刘道姑又说刘员外一心要我为妻，因此上约他在这玉清庵赴期。我今夜到此等候，不想遇着秀才，成了这场亲事。既然我随顺了你，难道又去嫁他？我只专心一意等候着你便了。（张瑞卿云）元来是这等。小姐，小生也不曾娶妻哩。若到帝都阙下，但得一官半职，不敢忘了小姐的恩念，夫人县君准是你的。小生如今取应去也。小姐，你有甚么信物，与我一件，权为定礼。（正旦云）你也说的是。秀才你晓得这鸳鸯被儿么？是我亲手绣的，绣着两个交颈鸳鸯儿。你如今收了去，久后见这鸳鸯被呵，便是俺夫妻每团圆也。（张瑞卿云）多谢小姐！小生收拾了这被儿。天色渐明，你且回去，小生便索登程也。小姐，则要你坚心守志者。（正旦云）秀才，你则休负了心！得官不得官，早些儿回来。（张瑞卿云）小姐放心，小生之心，惟天可表。（正旦唱）

【黄钟尾】 从今后丹墀策试千言罢，彩笔题成

五色霞。一举鳌头占科甲，秉笏当胸当胸立朝下。乌帽官花数枝插，御宴琼林醉到家。除授为官赐敕札。夫人县君合与咱。那时我坐香车你乘马，咱两上稳稳安安兀的不快活杀。（下）

（张瑞卿云）张瑞卿也，你是睡里梦里？谁想到这庵中，成了此一桩亲事，又得了这鸳鸯被儿。若是小生得了官呵，必然完就这段姻缘，也不辜负了他十分美意。我如今不敢久停久住，上朝取应，走一遭去来。（诗云）宿契前生注，姻缘今日招。合成莺燕侣，匹配凤鸾交。（下）

（小姑上，云）谁想小姐与刘员外约在庵中，说了一夜的话，撇得我孤眠独自，不由我也不动心。我如今等不得师父回来，自做个主意，只在庵前庵后寻一个精壮男子汉去来。（诗云）刘员外做事胡为，李小姐私自偷期。我想来寻个和尚，也和他做对夫妻。（下）（刘员外上，云）甚么晦气，做这等勾当！被那巡夜歹弟子孩儿把我拿到巡铺里，一场好事不曾成的，倒吊了一夜。我着人去唤刘道姑去了，可怎生这早晚还不见来。（道姑上，云）昨夜晚间刘员外和李小姐成了亲事，今日使人请我。可早来到也，我自家过去。（见科，云）员外，你喜也！帽儿光光，今日做个新郎；

帽儿窄窄，今日做娇客。可要与贫姑换上换道服。(刘员外云)放你娘的臭屁！我几曾见他来。(道姑云)你怎的吃食讳食？你不曾见，是我见来？(刘员外云)可不屈杀人！谁曾汤着他？(道姑云)你当面立着，抬起头，张开口，吐出舌头来，你说不曾，可怎么湿湿的？(刘员外云)把我口当他的屁眼。(道姑云)我昨夜晚间，我去人家点照去了。我着徒弟等着，你怎么不曾来？(刘员外云)我走到半路，被那巡更的歹弟子孩儿，把我拦住，道我是犯夜的，拿我巡铺里去，整整吊了一夜，我委实不曾去。(道姑云)你不曾去这庵中，和小姐成了亲事的，可是谁来？员外，我昨日分付徒弟说道，等员外来时，领你贫姑房里坐着，只等小姐来时，两个成了夫妇，你不去可是那个造物低的来抢了去？(刘员外云)姑姑，既然昨夜李小姐来与别人成了亲事，左右是个破罐子了。你如今去将小姐接到我家里来，一发永远做夫妻。你若是圆成了我这件事，我依旧重重相谢你。你疾去早来。(诗云)展转自寻思，定要娶娇姿。(道姑诗云)只怕遇着巡更卒，打的屁支支。(同下)

第三折

（刘员外拿棍了同正旦上，云）这妇人好歹也！那一日我和你约定在玉清庵里赴期，我又不曾去，不知那里走将一个人来，你和他成了亲事。我且问你，比如你见我时节，难道好歹也不问一声？见说名姓不是我，你就不该随顺他了。我一口食将到口边，被那馋弟子孩儿抢去吃了。这个也罢，我如今取你到家中，我又央及你，你百般的不肯顺我，但见我说话，便低了头。你看那不得人意的嘴脸！我这等标致动静，你例随顺了我，也不辱抹了你。你真个不肯？我如今拿你跪着，看你肯也不肯！（正旦跪，做悲科，云）父亲，兀的不痛杀我也。（刘员外云）他是个女儿家，见我手里拿着这粗棍了子，先吓得怕了，也怎肯随顺我？罢！丢这辘子，小姐起来，我不打你，我斗你耍哩。（正旦起科）（刘员外云）小姐，我这嘴脸尽看的过，你便随顺我也好。你真个不肯？依旧跪者！（旦跪科）（刘员外云）这个歪刺骨！我千央有，万央及，休说道是你，便是那刘道姑，他也肯了。你还不答应我一句，不肯便肯，定要讨打吃！（正旦去）我至死也不随顺你！（刘

员外去)好产好说。罢，倒要我跑着你，再与你磕头。我的亲娘，你答应我一声，哦，真个不肯，我跪他做甚么？则除是等。你且起来。(旦起科)(刘员外云)你既然不肯随顺我，我开着这酒店，你与我管酒。有吃酒的来，你镏酒儿，打菜儿，抹卓儿，揩凳儿，伏待酒的。若伏侍的欢喜便罢，伏侍的不欢喜我把你一条腿打做两条腿！我为甚么打你？专打你这不依本分，诳骗平人，不近道理丑弟子孩儿！(下)(正旦云)我本是官宦人家小姐，何等受用快活，今日落在这里，受这般苦楚也呵！(唱)

【越调】【斗鹌鹑】 往常我在画阁兰堂，牙床翠屏，烛暗银台，香焚宝鼎，百色衣冠，诸般器皿。乍离普救寺，钻入这打酒亭。你畅好是性狠也夫人，毒心也那郑恒。

【紫花儿序】 今日远乡了君瑞，逃走红娘，单撇下个莺莺。为家私少长无短，则得忍气吞声。(带云)这也是我父亲不是。(唱)分明那白纸上教我画着

黑字儿是怎么，倒留做他家凭证。却将我宅院良人，生扭做酒店里驱丁。

（云）我在这酒店门首站着，看有甚么人来。（张瑞卿上）（诗云）去日刚携一束书，归来玉带挂金鱼，文章未必能如此，多是家门积善余。小官张瑞卿，自到京都阙下，一举状元及第，所除洛阳为量，我要打听李小姐的消耗，更改了衣服，在此私行。这是所酒店，我去买一杯酒吃咱。（入占科，云）兀那卖酒的，打二百长钱酒来。（正旦云）有酒，官人请坐，你慢慢的吃。官人，你要酒时，你唤一声，我在别阁子里就送酒来。（下）（张瑞卿云）偌大一个酒店，不见个男子汉，怎么使着一个妇人卖酒？我看这妇人生的千娇百媚，也不是个下贱的人。我如今只推要酒，唤将来问他咱。卖酒的，再打酒来。（正旦上，云）官人再要多少酒？（张瑞卿云）酒也要吃。动问小娘子，敢不是卖酒的人？（正旦云）官人怎生知道？我可知不是卖酒的哩。（张瑞卿云）我道小娘子中注模样，不是受贫的，为甚么在这酒店中替他卖酒，伏侍往来的人？你慢慢的说一遍，小生试听咱。（正旦唱）

【小桃红】则俺祖宗积世有声名，三辈儿为参政。
(张瑞卿云)哦，原来是宦家。你父亲如今那里去了？
(正旦唱)俺家君一生正直无邪佞。惹人憎，如今勾赴尚书省。
(张瑞卿云)你父亲这一向也还做官么？(正旦唱)官封左丞，告辞老病。
(张瑞卿云)如今你父亲去几时了？(正旦云)怎知他数载不回程。

(张瑞卿云)小娘子。你父亲也差了，当初则可着你嫁人，因何教你卖酒那？(正旦云)官人不嫌絮烦，听妾身再说一遍咱。(唱)

【调笑令】说着呵怎听，那泼书生，呀，盖世里全无他不志诚。
(张瑞卿云)这秀才也有好的么。(正旦云)如今这秀才家一个个害了传糟病，从今后女孩儿每休惹他这酸丁。
(张瑞卿云)元来小娘子也曾有夫主来？(正旦唱)都是些之乎者也说全成。我道来可是者么娘七代先灵。

(张瑞卿云)当初有三媒六证，花红羊酒，娶小娘子来，可怎生在这里就不来顾你？(正旦唱)

【耍三台】 当初也无红定无媒证，(张瑞卿云) 这等怎生成亲来？(正旦唱) 做的来藏头漏影，知他是今世是前生，总则我红颜薄命。真心儿待嫁刘彦明，偶然间却遇张瑞卿。(张瑞卿背云) 奇怪，道着小官的名讳。此事必然暗昧。我再问他。(回云) 当初可是谁作成你来？(正旦唱) 当是初是那撮合山的姑姑，(张瑞卿云) 小娘子可是谁那？(正旦唱) 送了这望夫石的玉英。

(张瑞卿背云) 他说的正是我，我如今一发问他咱。小娘子，当初成亲，那人姓甚名谁？他如今可往那里去了？(正旦唱)

【圣药王】 去了俺那丑生，撞着俺这短命。(张瑞卿云) 如今这酒店是甚么人的？(正旦唱) 他是个放钱举债的爱钱精。(张瑞卿云) 你可为甚么到这里？(正旦唱) 他使弊幸，使气性，无钱踏着陌儿行，推我在这陷人坑。

(张瑞卿云) 小娘子，他必然要图谋你，敢是不随顺，他这般折倒你来么？(正旦唱)

【麻郎儿】 动不动掂折我腿脰，动不动打碎我天灵。着去处依着便行，教酩酒，愿随鞭镫。

（张瑞卿云）小姐受他这般凌辱，你便随顺他也罢了。（正旦唱）

【么篇】 我可也不曾，半星也不动情，则由他法外施行。（张瑞卿云）你为何不随顺他？（正旦唱）我便死呵是张家妇名，怎肯踰刘家门径？

（张瑞卿云）哎，你元来这里这般受苦。小娘子，你便是李府尹的女孩儿玉英么？（正旦云）则我便是李府尹的女儿，你怎么认的我来？（张瑞卿云）妹子，你那时小也。我一向出去游学，将近二十年不曾回家，今日才见得你。妹子，你可为甚么在这里受那苦楚来？（正旦云）哥哥不知。当日父亲赴京去，缺少盘缠，央玉清庵刘道姑问刘员外借了十个银子，那文书上着我也画一个字儿。我父亲许久不回，本利该还二十个银子。刘员外索讨，那道姑是保人。因我无银还他，刘员外要去官中告这道姑，追拷银子。那刘员外和道姑说，要我为妻，就将这二十个银子做了财礼，我只

得约他在玉清庵赴期。当夜晚间就去，不曾遇着员外，遇着一个秀才张瑞卿，成其夫妇。那张瑞卿上朝进取功名去了，刘员外取我到家。我想来一马不背两鞍，双轮岂辘四辙？我至死也不随顺他，因此上罚我在这酒店中卖酒。哥哥，你救你妹子咱！（张瑞卿云）元来是这等。你放心，都在你哥哥身上，你与我唤出刘员外来。（正旦云）员外，你来！有我哥哥在这里。（刘员外上云）是谁唤我？（见科，云）如何受不过苦楚，不怕他不随顺我。我买欢喜团儿你吃。（正旦云）我哥哥要见你。（刘员外云）你哥哥在那里？（正旦云）则这个便是我哥哥。（刘员外云）怪道你两个厮像，两个鼻子一般般的。（张瑞卿云）则这个便是刘员外？我这妹子借了你家多少银子？（刘员外云）借了我十个银子，如今本利该还二十个银子。（张瑞卿云）二十个银子打甚么不紧？都是我替妹子还你。（刘员外云）大舅，你知么？他父亲许了我为妻来。（张瑞卿云）既是这等，准备羊酒花红，三日之后，重来娶他，才是正理。（刘员外云）若是这等，你是我的大舅子哩。这二十个银子，我也不要你还了。下次小的每安排酒来，请舅子吃三钟。（张瑞卿云）不必吃酒，妹子且跟我回家去来。（正旦云）惭愧！谁想有今日也呵！（唱）

【收尾】 俺哥哥替还了原借银十锭，两事家临危自省。第一来把俺这亲兄长好看成，第二来将俺那俊男儿奈心等。（同下）

（刘员外云）谁想是我大舅子，他是个好人。我到三日之后，安排着牵羊担酒，直至他家问亲去。那时娶到家中，难道还不随顺我哩。（诗云）准备做夫妻，宰狗田鸡。洞房花烛夜，全凭大挂槌。（下）

第四折

（张瑞卿同正旦上，云）谁想在酒店中认了妹子。我问你咱，妹子，你端的少刘员外银子也不少？（正旦唱）

【双调】【新水令】 这洛阳城刘员外他是个有钱贼，只要你还了时方才死心塌地。他促眉生巧计，开口讨便宜。总饶你泼骨顽皮，也少不得要还他本和利。

（张瑞卿云）妹子，俺父亲借他银子，须待俺父亲来还。你不肯嫁他，也由得你。（正旦唱）

【步步娇】 只为那举债文书我画的有亲笔迹，因此上被强勒为妻室。这真心儿誓不移，情愿方打千敲受他磨到底。今日留得个一身归，谢哥哥肯救我亲生

妹。

（张瑞卿云）妹子，你看些茶汤来我吃。（正旦云）理会的。（下）（张瑞卿云）我把这鸳鸯被儿铺在床上，我推吃酒去，他见这鸳鸯被自然知道了也。（做铺被科）（正旦捧茶汤上，云）哥哥吃茶咱。（张瑞卿云）妹子，我如今吃酒去也。投至我回来，你将这被卧儿铺陈下，则怕我醉了呵要歇息。你记者。（下）（正旦云）。哥哥饮酒去了也，投至得哥哥回来，我与他铺下这床铺咱。（做铺床科）（唱）

【雁儿落】 则也这行装特整齐，书舍无俗气。
瑶琴壁上悬，宝剑床头立。

【得胜令】 呀！我与你搭起绿罗衣，铺开紫藤席。
绣枕头边放，香衾手内提。索甚么疑惑，这是我绣来的鸳鸯被；可不是跷蹊，谁承望这搭儿得见你？

（云）好是奇怪，这被儿原是绣来的，是我与张瑞

卿来，可怎生得到俺哥哥手里？待他来家时，我试问他波。（张瑞卿做醉科上，云）我醉了也。妹子在那里？（正旦做扶末，云）哥哥有酒也，吃甚么茶饭？（张瑞卿云）妹子，甚么茶饭都吃不了，我醉了也。（正旦唱）

【沽美酒】 则他这酸黄齏怎的吃，粗米饭充饥，怕哥哥害渴时冰调些凉蜜水。我玉英有句话儿敢题？（张瑞卿云）妹子有话，但说不妨。（正旦唱）问的我陪着笑卖查梨。

（旦笑科）（张瑞卿云）你说便说，只管笑的？（正旦唱）

【太平令】 若问哥哥休讳，这鸳鸯被委是谁的？（张瑞卿云）是我的妹子与我的。（正旦唱）除妹子别无甚妹子，除哥哥别无甚兄弟。我玉英呵世做的所为，这里，便跪膝，则鸳鸯被要知根搭底。

（张瑞卿云）这被儿你问他怎的？（正旦云）哥哥，

这被儿原是我的来。(张瑞卿云)是便是，你认的我么？(正旦云)我不认的你。(张瑞卿云)则我便是张瑞卿！(正旦云)则被你杀我也！枉叫了你这三日哥哥！(张瑞卿云)我还你十日姐姐。我关上这门，我与你陪话咱。(饮酒科)(正旦云)张瑞卿，我今日与你相会，兀的不欢喜杀我也！(刘员外上，云)今日三日了，我到李家问亲事咱。可怎生关着这门？我踏开门来，好也！你两个做的好勾当！这个是我的老婆！(张瑞卿云)这个是我的老婆！(刘员外云)倒是你的老婆？你冒认亲兄，强赖人妻，我和你见官去来！(同下)(李府尹引张千上)(诗云)三年待罪汉西京，重许衣冠返洛城。寄语待臣休望幸，早伸冤气到长平。老夫李彦实，被左司家奏劾不实，已远远的贬窜去了。着老夫仍为河南府尹，敕赐势剑金牌，一应贪官污吏，准许先斩后闻。如今来到洛阳地面。张千，是甚么人吵闹？与我拿将过来！(张千云)理会的！拿过来！(跪科)(刘员外云)老爷可怜见，与小人做主咱。(李府尹云)兀的不是我女孩儿玉英？(正旦云)兀的不是我父亲？(李府尹云)你怎生在这里？(正旦云)父亲你去时问刘员外借了十个银子，本利该二十个银子，无的还他，他强逼我为妻。父亲与我做主咱！(李府尹云)这个是谁？(正旦云)父亲去家之后，您孩儿自许了亲事，与他为妻。(张瑞卿云)小官是张瑞卿，新除本处县尹。(刘员外

云)好也，你两个官官相为，我死也。(李府尹云)有这等事？张千，取大棒子过来，将刘员外先责四十，再送有司问罪。(张千打科)(正旦唱)

【锦上花】 这厮倚恃钱财，虚张声势。硬保强媒，把咱凌逼。重则鞭笞，轻则骂詈。难道河有澄清，人无得意。

【么篇】 当时曾受亏，今日也还席。大小荆条，先决四十。再发有司，从公拟罪。钱呵通神，法难纵你。

(李府尹云)张瑞卿和老夫同到宅中。今日是个吉日良辰，与女孩儿永远为夫妻。一面杀羊造酒，做个庆喜的筵席。(做到宅，张瑞卿同正旦拜成礼科)(正旦唱)

【清江引】 想人生百年能有几，要博个开颜日。

父子共团圆，夫妇重和会，这便是出寻常天大的喜。

（李府尹诗云）贼徒唬吓结良缘，号令沉枷在市廛。欠钱索债虽常事，倚富欺贫岂有天？新婚今朝为令尹，老夫依旧得生旋。杀羊造酒排筵宴，夫荣妻贵喜团圆。

题目 金闾客解品凤凰箫

正名 玉清庵错送鸳鸯被

金水桥陈琳抱妆盒

楔子

（冲末扮殿头官领校尉上，诗云）君起早，臣起早，来到朝门天未晓。长安多少富谊家，不识明星直到老。某乃殿头官是也。方今大宋宗皇帝，山河一统，万国来朝。主圣臣贤，民丰国富。只因天子即位以来，未有太子，以此圣心时常不乐。昨日太史官王宏奏道：夜观乾象，太子前星甚是光彩。如今时逢春季，百花盛开，正是成胎结子之候。合该着尚宝司打造金弹丸一枚，于三月十五日，天子亲到御园，向东南方打其一弹。令六宫妃嫔，各自寻觅。但有拾的金丸者，因而幸之，必得贤嗣。天子准奏。可着穿宫内使陈琳传示六宫去。令人，与我唤将陈琳来者。（校尉云）陈公安在？（正末扮陈琳上，云）小官姓陈名琳，现为宋朝一个穿宫内使。一生近贵，半世随朝。谢圣恩可怜，

赐一套蟒衣海马，系一条玉带纹犀，戴一顶金丝织成帽子。嵌的是鸦鹞石，悬一把镔铁打就刀儿，镶的是鸂鶒木。虽不曾从他鹞班豹尾，却也常接奉那凤辇龙床。今日殿头官着人相召，不知为着些甚事，须索过去见来。（做见科）（殿头官云）陈内使，我请你来，不为别事。因圣人听太史之奏，明日亲到御园打一金弹，但有妃嫔拾此弹者，到其宫中御幸，必得圣嗣。着你传示六宫，明日都往御园中寻访金弹去。其拾得者，即令奏闻，无得违误。（陈琳云）领旨。（向古门云）兀那三宫六院，妃嫔彩女等听者：明日圣驾亲到御园，打一金弹。金弹落处，有拾得者，奏献御前，圣驾即幸其宫。休得违误不便。（做回身科，云）陈琳已传旨了也。（殿头官唱）

【仙吕】【端正好】 奉皇宣，传君命，为春光堪写围屏。端的个御园中锦绣似花开盛，因此上打动这巡游兴。

【么篇】 传示那六宫人知严令，（带云）这金弹

呵，（唱）弹落处各办虔城，分头儿自去穿芳径。寻仔细，认分明，捧金弹，献彤庭，当寝夕，应前星，那其间可也永团圆万万载同欢庆。（下）

（正末云）殿头官去了也，俺自到御前承应者。正是书漏稀闻高阁报，天颜有喜近臣知。（下）

第一折

（正旦扮李美人上，诗云）柳叶参差掩画楼，晓莺啼送满宫愁。年年花落无人见，空逐春泉出御沟。妾身西宫李美人是也。今日圣人在御园中打金弹丸，着宫娥彩女辈看其所落之处，寻觅金弹。如有拾得之人，即令亲献御前，自有宠幸。眼见得各宫妃嫔，各自准备去了，妾身也只得往御园走一遭咱。（下）（末扮圣驾，二旦扮宫女执符节，二外扮内宫执拂，同殿头官上）（正末捧弹弓随科，云）圣驾已到御园了也。（驾云）你看御园中万紫千红，莺啼燕语，是好景致也呵。（正末唱）

【仙吕】【点绛唇】 往日个文武登筵，帝王设宴，在金銮殿。就着这御赐樽前，动弦管仙音院。

【混江龙】 尚兀白嫌他拘倦，向御园中别是一壶天。争些儿寂寞了梨花院宇，冷落了杨柳亭轩。想昨宵暮雨梨花娇不语，今日早春风杨柳乱飞绵。则待要驾銮舆尽日不知还，拚的个满园林到处都游遍。（做跪送弹弓科，云）这八角亭子上，正是东南方，好打金弹。（唱）弹去似晓星乍落，弓开似秋月初圆。

（驾云）寡人拿这弹弓在手，那诸禽百鸟看见，只道要打他，都也惊怕哩。（殿头官云）圣上，便好道蠢动含灵，皆有佛性。（正末唱）

【油葫芦】 忙煞垂杨啼杜鹃，扑刺刺两翅扇，又则见梨花枝上鹁鸽儿打盘旋，唬的那锦鸠儿不离醅醢串，惊的那黄莺儿绕定梧桐啜。这一个钻入叶底藏，那一个坐来枝上喘。怎么的近池塘不见了衔泥燕？恰元来都落在金水玉沟边。

（跪云）万岁爷，今日必有喜事。（驾云）寡人才今日到园中赏玩春光，你说必有喜事，这个喜从何来？（正末唱）

【天下乐】 则见一个喜鹊儿喳喳的噪过御前，俺想这灵也波禽，常好是识空便，也为甚的撇下个闹花丛不将春顾恋。背莺声花萼楼，隔燕语锦树园，他怎肯辜负了这艳阳三月天。

（驾云）你看那酴醾架上，坐着一个锦鸠儿，待寡人一弹，打下这锦鸠来者。（做打弹科）（正末唱）

【那吒令】 恰才个弓开的不掀，觑酴醾架边；弦放的不偏，正芍药阑近前；弹去的不远，在牡丹丛里面。（驾云）陈琳，你与我寻这弹子去。（正末云）理会的。（唱）这弹子，难寻见，常言道弹打三圆。

（正末做寻弹科，唱）

【鹊踏枝】 俺如今行过这海棠轩，荡散了这绿杨烟，细细的拂开了这满径苍苔，和那遍地榆钱。俺这里行一步堪图一个扇面，有丹青巧笔难传。

（云）这茫茫荡荡，一片御园中，那丸金弹知道落于何处也。（李美人云）妾身李美人，立在御园东首，不期这金丸正打到妾身边，被妾拾着。如今不敢隐藏，只得亲到御前进献去来。（正末见美人科，云）兀的不是李美人来了也。（唱）

【寄生草】 则见他娇滴滴颜如玉，薄松松鬓似蝉。眼儿呵绿澄澄溜出秋波转，眉儿呵曲弯弯画出双蛾浅，脸儿呵汗津津显出桃花片。若不是昭阳宫粉黛美人图，争认做落伽山水月观音现。

（云）李美人，你见金弹来么？（李美人云）是我拾的金弹在此，特来进御。（正末云）是真个？李美人，你可有福也。（唱）

【金盏儿】 这是你忒心坚，金弹也恰多缘。想天公好与人方便，因此上着李美人和圣上永团圆。这的是在地成连理树，入水长并头莲。早则不惊开比翼鸟，不打散锦纹鸳。

（跪云）有李美人拾的金弹，来献圣上哩。（驾云）宣他上来，（李美人做进见科）（殿头官云）看李美人好容颜，也是一个有福的，他日必生太子。（驾云）这金弹是谁拾了来？（李美人云）是妾身拾着来。（驾云）既如此，今夜就到西宫去游幸者。（李美人谢恩科）（驾引李美人手同下）（殿头官等随下）（正末云）圣驾到西宫宴尔去了。李美人，你好有福也呵。（唱）

【赚煞】 从今后则想凤楼期，休把羊车羨，今日个谢圣恩可怜。阻隔的那刘氏娘娘欢爱远，那里也独宿孤眠。似这等美缠绵，直似神仙，再不索倚定宫门听过鞦韆。李美人相逢在上苑，宋真宗别登了寝殿。本是一对儿好姻缘，（带云）若刘娘娘知道呵，（唱）他可敢生扭做了恶姻缘！（下）

第二折

（旦扮刘皇后上，云）子童乃刘皇后是也。虽无绝色，幸掌中宫。奉九重之欢，享万年之福。近日闻得西宫李美人生下一子，我想他久后在天子跟前，可不夺了我的宠爱？则除是这般。寇承御那里？（旦儿扮寇承御上，云）有。（做叩头科）（刘皇后云）寇承御，我问你，你吃的是谁的？（承御云）是娘娘的。（刘皇后云）你穿的是谁的？（承御云）是娘娘的。（刘皇后云）我东使着你，去么？（承御云）就东去。（刘皇后云）我西使着你，去么？（承御云）就西去。（刘皇后云）我不使你呢？（承御云）则守着娘娘立着。（刘皇后云）既然如此，你是我心腹之人。我有一件紧要的事，要你替我做去。（承御云）是那一件事？（刘皇后云）如今西宫李美人生下一子，你可到他宫中去，诈传万岁爷要看，诓出宫来，将那孩子或是裙刀儿刺死，或是搂带儿勒死，丢在金水桥河下。务要干成了这件事，来回我话者。（承御云）谨领懿旨。我出的这宫门，直至西宫，见李美人走一遭去来。（诗云）亲承懿旨到西宫，生死存亡掌握中。此个机关非小可，仗谁搭救小潜龙？（下）（刘皇

后云)寇承御此一去，必然与我干成这桩大事。那时教李美人失宠，发入冷宫之中，慢慢的害他性命，有何难处！（诗云）我本女菩萨，何尝不戒杀？则怕剪草带些根，萌芽依旧发。（下）（承御抱太子上，云）幸喜太子已诓出西宫了也。奉刘娘娘的懿旨，本待把裙刀将太子刺死，丢于金水桥河下。则见红光紫雾，罩定太子身上，怎敢下得手？天那！若宋朝不当乏嗣，得遇一个人来，同救太子性命，久后也显我这点忠心，可也好也。（正末抱妆盒上，云）自家陈琳的便是。万岁爷赐我这黄封妆盒，到后花园采办时新果品，去与南清宫八大王上寿。我虽是一个内官，倒比那众文武有报国的忠心也呵。（唱）

【南吕】【一枝花】 虽不比三台中玉佩臣，现掌些六院里金钗客。常则待鸡鸣宫禁启，簇捧着龙绕圣颜开。那里也将相之才，无过是随步攀君王爱，听传宣妃后差。管领他美孜孜八百胭娇，守定这艳亭亭三千粉黛。

【梁州第七】 这的是大宋朝皇宫御阙，不弱似神仙岛阆苑蓬莱。俺则见郁巍巍龙楼凤阁新修盖。端的个金钉朱户，玉砌瑶阶。祥云瑞霭，紫雾香埃。晃得咱眼也难开，定不是人力安排。一划的织锦绣翡翠帘栊，朱红漆虬楼高榻，碧琉璃碾玉亭台。上命遣差，逐朝不离丹墀侧。几曾出禁门外，便不带穿宫入殿牌，但行处谁敢嫌猜！

（做望科，云）那金水桥边，背身儿立的，好似寇承御一般。等我叫他一声。寇承御！（承御做回身见科，云）好也啰，陈公公，你来此怎么？（正末云）我奉万岁爷的命，赐我黄封妆盒，到后花园采办时新果品，与南清官八大王上寿。寇承御，你在此怎的？（承御云）我到此金水桥边闲耍戏哩。（正末云）呀，你在那里抱这小娃娃来？（承御云）那个是小娃娃，你看的他这等轻那！（正末云）你道我看轻了，他敢是太子？（承御云）不是太子是那个！（正末唱）

【隔尾】 承御也你个中宫侍女休嗔怪，非是我内使陈琳私下来。（承御云）可知你不是私来的，我在此也没甚么不明白处。（正末唱）承御也怎只把巧语花

言自遮盖，（承御云）我有甚遮盖，只是急切里想不出个计策来。（正末唱）哎，这其中有着甚的计策。承御也不是我使乖，好也啰，只要您心平时可过的海。

（承御做慌科）（正末云）承御，你慌甚么？别人家的哇哇，料在金水桥河下便了。（承御云）你道是别人家的哇哇？他是西宫李美人生的太子。（正末云）他是李美人生的太子？怎肯与你抱出宫来？（承御云）当日万岁爷听太史官之奏，三月十五日亲到御园打一金弹丸，着你传旨，教六宫妃嫔有拾的这弹者驾幸其宫。却是西宫李美人拾得，如今果生太子。这个你不记的来？你只看这太子胸前，正抱着那金弹丸哩。（正末做看科，惊云）是太子了！你只该奏上万岁爷去，你抱到这里可是为何？（承御云）为刘娘娘使那嫉妒的心肠，恐怕李美人久后夺了他的宠爱，着我诓太子出宫，把裙刀刺死，丢于金水桥河下。只见他红光紫雾罩定太子身上，明明是真命天子，以此不敢下手。我对天祷告，若宋朝不当乏嗣，遇一个忠心的人，与他同救太子性命。如今幸得撞见公公，怎生出个计策，同救这太子咱。（正末云）承御，你元来这等怕刘娘娘那？（承御云）可知怕哩。（正末云）你怕我也怕。可不道别人烦恼，不干自己。若干自己，则索回避。这个是你的勾当，我自采办果品去也。（做走科）（承御叫云）陈琳。

(正末做回科，云)你为何直呼我的名字？(承御云)我怎么不呼你的名字？我如今抱太子见刘娘娘去，他必然问我为何还是活的？我只说正待要下手，被陈琳拦住，要奏知万岁爷哩。(正末云)我的娘呵，只这一句话，可不是送了我。(承御云)你休慌，只要与你商量个计策，同救太子咱。(正末背云)待我哄他咱。(回云)承御，我有一句话可敢说么？(承御云)你但说不妨。(正末云)那刘娘娘既着你来所算这太子呵，你则是依着他做。我替你看着人，你将太子刺死，丢在金水桥河内，也是一个净办。(承御云)陈公公，此事中也不中？(正末云)有甚么不中？(承御云)这等，你替我看人去，待我下手。(正末做看科)(承御做揭开妆盒，放太子科)(正末回顾，问云)太子在那里？(承御云)丢在河里了也。(正末做左看右看科，云)怎么不见？(承御指妆盒科，云)我丢在这盒儿里了也。(正末云)中也不中？(承御云)放着我哩！若有事呵，都在我身上，你放心者。(正末做开盒看科，唱)

【牧羊关】 则索向盒中放，又不敢怀内揣，我正是杀人处钻出头来。刘娘娘你结下海样阔冤仇，陈琳也担着天来大利害。太子也你曲着腰难回转，拳着

腿怎舒开，则我这救主的空生受，太子也你可是成人不自在。

（寇承御向盒拜科，）（唱）

【隔尾】 太子也你比着那双龙紫阙争低矮，比着那五凤丹楼较匾窄，比着那一合乾坤少宽大。这的是潜龙世界，关系着皇朝后代，只愿的保护了江山万万载。

（承御云）陈公公，你不可久停久住。快把这妆盒送到八大王处，自有理会。你快去，你快去。（做回科）（正末扯住科，云）承御，有一句话，要与你说的明白。我如今怕不救太子出宫去，有一日事犯出来呵，承御，你可休指攀我。（承御云）常言道：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我是保护潜龙掌命司。我怎肯指攀你来？若昧了前言呵，天不盖，地不载，日月不照临。陈公公，你快救太子出宫去，我自回刘娘娘话去也。（下）（正末云）你道忠巨不怕死，又道是保护潜龙掌命司。这两句话似经板儿印在我心上，我则牢记者。（做看科，云）呀，寇承御去了也。（做开盒看科，云）嗨，谁想

寇承御是个三绺梳头两截穿衣女流之辈，倒有这片忠心。他把太子交付与我，回刘娘娘话去了，我也索行动些。（唱）

【牧羊关】 我抱定这妆盒子，便是揣着个愁布袋，我未到宫门早忧的我这头白。盒子里藏的是储君，我肚皮里怀的是鬼胎。虽不见公庭上遭横祸。赤紧的盒子里隐飞灾。承御也你办着个喜溶溶笑脸儿回还去，却教我将着个碜磕磕恶头儿掇过来。

（做望科，云）前面不有人来也，我且掩映在这垂杨树下咱，（刘皇后引宫女冲上，云）休将我语同他语，未必他心似我心。那寇承御这小妮子，我差他干一件心腹事去，他去了大半日才来回话，说已停当了。我心中还信不过他，如今自往金水桥河边看去。有甚么动静，便见分晓。（做见科，云）兀的垂杨那壁，不是陈琳？待我叫他一声。陈琳！（正未慌科，云）是刘娘娘叫我，死也。（唱）

【贺新郎】 则见他恶眼眼独自撞将来，太子也你在这七宝盒中，我陈琳早魂飞九霄云外。我嘱付你个小储君盒子里权宁耐，你若是分毫儿挣趂，登时间粉碎了我尸骸。则被你威逼的我身先战，死摧的我脚难抬。恰便似狗探汤不敢望前迈。才动脚如临迫命府，行一步似上摄魂台。

【隔尾】 我若是无妨碍，你可也无妨碍；我若是有患害，你可也有患害。只要得我命活，便留得你身在。（带云）那刘娘娘呵，（唱）偷觑他眼色，斟量了性格，太子也但得个尸首儿完全是大古里彩。

（做放盒见科）（刘皇后云）陈琳，你那里去？（正末云）奴婢往后花园采办时新果品来。（刘皇后云）别无甚公事么？（正末云）别无甚公事。（刘皇后云）这等，你去罢。（正末做捧盒，急走科）（刘皇后云）你且转来。（正末回，放盒跪科，云）娘娘有甚分付？（刘皇后云）这厮，我放你去，就如弩箭离弦，脚步儿可走的快，我叫你转来，就如毯上拖毛，脚步儿可这等慢，必定有些蹊跷。陈琳，我问你，东果园西果园南果园北果园都有果品，你可是那一个园里采的？那果品是何名

降？你对我从实说来。说的是，万事罢论；说的不是，我不道的饶了你哩！（正末云）娘娘停嗔息怒，听奴婢细说一遍咱。（唱）

【红芍药】 御园中百卉斗争开，另巍巍将根脚儿培栽。则为这东君惜爱降甘泽，因此上结子成胎。（刘皇后云）你在那里摘将来的？（正末唱）恰便似娘肠肚摘将下来。（刘皇后云）甚么颜色？（正末唱）天生的颜色儿红白。（刘皇后云）为何要放在这个盒儿里？（正末唱）则为他不堪日炙与风筛，特赐这黄封盒内好藏埋。

（刘皇后云）待我猜来，莫不是石榴？（正末唱）

【菩萨梁州】 石榴长在金阶，（刘皇后云）莫不是核桃？（正末唱）合逃出您宫外。（刘皇后云）莫不是梨儿？（正末唱）今宵离子后宰，（刘皇后云）莫不是李子？（正末唱）这玉皇李子苦尽甘来。也是他天然异种出群材，开时节不许游蜂采，摘时节则愿的君王戴。

(刘皇后云)李子有甚好处，万岁爷倒喜着他，待我把这树都砍坏了者。(正末唱)娘娘也偏生你意儿歹，怎忍见片片残红点碧苔，陪伴他这古木崩崖。

(刘皇后云)陈琳，那里听的你这巧言令色，则待我揭开盒儿，看个明白。果然没有夹带，我才放你出去。(正末云)这妆盒儿有甚夹带来。(唱)

【骂玉郎】 我便是苏秦般嘴巧舌头快，我这里越分说他那里越疑猜，常言道脱空到底终须败。(刘皇后云)取盒儿过来，待我揭开看波。(正末用手按盒科，云)娘娘，这盒盖开不的。上有黄封御笔，须和娘娘同到万岁爷根前面说过时，方才敢开这盒盖你看。(刘皇后云)我管甚么黄封御笔，则等我揭开看看。(正末按住科，唱)可著我怎刮划，怎刮划，要揭开，要揭开，妆盒盖！(刘皇后做怒科，云)陈琳，你不揭开盒儿我看，要我自动手么？(正末唱)

【感皇恩】 呀，见娘娘走向前唉，可不我陈琳呵这死罪应该。(刘皇后云)我只要辩个虚实，觑个真假，审个明白。(正末唱)他待要辩个虚实，觑个真假，审个明白。(寇承御慌上科，云)请娘娘回去。圣驾幸中宫，要排筵宴哩。(刘皇后云)陈琳，恰好了你。若不是驾幸中宫，我肯就放了你出去？待明日这等果品满满的装一盒儿，送到我宫里来。(并下)(正末云)知道。(唱)见承御慌传圣旨，请娘娘疾便回来。道銮舆，在寝殿，要把御筵排。

(做捧盒科)(唱)

【采茶歌】 一来是鬼神差，二来是搭救这小婴孩，谁想道滴溜溜九天飞下一纸赦书来。陈琳呵，则我似刀刃上偷全得蝼蚁命，太子也，你便似钓竿头活脱了巨鳌腮。

(云)适才被刘娘娘缠了这一会，不见太子做声，敢怕闷死了，待我打开盒盖看咱。(做跪揭看科，云)谢天地，太子方才睡觉，在盒儿里伸腰哩。(唱)

【二煞】 小储君在盒子内多宽泰，则我这泼性命从针关里透出来。我这里忙趋疾走楚王宅，荡一缕尘埃。恨不得这一座濯龙门侧，将两步为一募。（带云）我这一去见南清宫八大王呵，（唱）只要他做五颗神珠在掌上抬，我方才的放下心怀。

（云）且喜出宫了也，我大着胆行几步咱。（做走科）（唱）

【黄钟尾】 从今后跳出了九重围子连环寨，脱离子十面埋伏大会垓。走蛟龙，投大海。纵彩凤，扬天外。小储君，好惊骇。刘皇后，肯耽待？便是蛇蝎心肠，不似般恁毒害！把一个太子提起来，望着那花斑石殿阶，哎！娘娘也你拾的个孩儿，敢可也落的价摔！（下）

楔子

（外扮楚王引官校、锦衣、花帽上，诗云）封土何尝出帝城，早朝唯少静鞭声。怀中赐得黄金鍊，直使千官胆暗惊。某乃楚王赵德芳，与当今嫡亲兄弟，世人称为南清宫八大王者是也。身居王位，心在天朝。礼贤士若凤麟，远奸邪如蛇蝎。皇兄赐俺金鍊一条，专打不忠之辈。每每怀藏袖中，携之出入。以此在朝官员，见俺无不心寒胆落。今日早朝回宫，在这独角亭子闲坐，且看有甚么人来。（正末抱妆盒上，云）我陈琳救出太子，不敢投别处去，只有南清宫八大王，是他嫡亲叔父，可以收留太子，抚养成人。这里正是楚府门首。门上的，与我报复去。说有穿宫内使陈琳，奉万岁爷的命，来献时新果品与大王上寿者。（官校报科，云）报大王得知，有穿宫内使陈琳奉旨来献寿哩。（楚王云）着他过来。（官校云）着过去。（正末做入、叩头科，云）大王千岁。（楚王云）你这妆盒儿有甚么时新果品那？（正末云）万岁爷专为与大王上寿，赐出黄封妆盒，着陈琳往后花园采办果品。适遇一桩天大的事，特来报知，这果品还不曾采得。（楚

王云)是甚么事？(正末云)大王，有西宫李美人，生下太子，被刘娘娘怀嫉妒的心肠，着宫女寇承御诓太子出宫来，要将裙刀刺死，丢于金水桥河下。那寇承御因见红光紫气罩定太子身上，所以不敢下手。适撞见陈琳往后花园去，两个商量，要得同救太子，只的藏在黄封妆盒之中。出的宫来，再无别处投去，止有大王是太子嫡亲叔父，可以收留。(做开盒，跪科，云)只望大王看万岁爷面上，好生抚养长大。日后江山有托，可不是大王之功也。(楚王云)陈琳，你这等怕刘皇后那。(正末云)可知怕哩。(楚王云)你怕我也怕，我府里断不收留，你依旧拿了这盒子去。(陈琳云)大王，你差了也。(楚王云)陈琳，我怎生差了来？(正末做跪太子，唱)

【仙吕】【赏花时】 大王也，你须是一脉流传亲叔侄，怎不念万里江山托付谁？(带云)大王，你若不收呵，(唱)我则索抱太子撞街基。(楚王云)陈琳，你快住者。我是玉叶金枝，怕那刘皇后怎的？恰才我斗你耍哩。你抱太子过来，与我看波。(做接太子在手科，云)你看他生的龙颜凤目，他日必为太平天子。谢天地，我宋家有福，得此一男一女，两个忠臣，救

到我府中。校尉，快去分付宫人，只拣有乳食的，着他好生抚养太子。等他长大成人，接我宋家后代，休教辜负了这两个忠臣的一场好意。（官校抱太子下）（正末叩谢科）（唱）这一场先忧后喜，（带云）陈琳愿领这妆盒去，依旧采了果品来上寿也。（唱）也不枉了我这抱妆盒冒死出宫闱。

（楚王云）陈琳去了也。我想陈琳思量救驾，报答皇恩，已不是寻常宦宦之比。那寇承御是个宫女，一发难得。且待我收留太子，抬举他。到十年之后，慢慢的奏与皇兄知道，也不要埋没他两个的忠心。（诗云）幸宫臣肯把潜龙救，我亲叔父怎敢辞生受？待十年奏与圣人知，直教他羞杀刘皇后。（官校随下）

第三折

（驾同刘皇后引内官采女上，诗云）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一事，回首忆关雎。寡人御极以来，幸喜四海升平，八方宁靖。因乏嗣子，每切忧心。虽尝听史官之奏陈，也曾广后宫之御幸，终是宜男未效，继体无人，教寡人如何不烦恼也。（刘皇后云）天祐宋室，《螽斯》、《麟趾》之庆，当必有期。愿陛下自宽。（变王领小末扮太子、二校尉随上，云）某楚王，今日为何领着太子见我皇兄去？只因寇承御同除琳救出太子，送到我府中收养，整整抬举了十年光景，想刘皇后也难下手了。我皇兄一向为着乏嗣，眉头不曾有展放之日。我领去朝见皇兄，只待问起时节，因而说开就里，使他母子团圆，多少是好。宫官，快报复去，有赵德芳带领世子朝见。（内官报科）（楚王入见跪科，云）臣赵德芳见。（驾云）御弟免礼。（太子拜见科，云）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驾云）御弟，这是你第几个世子？（楚王云）这个是臣的幼子，是第十二个。（驾做看科，云）看他生相似龙行虎步，好生不凡。今年多大年纪了？（太子云）臣生十岁了

也。(驾云)御弟，你这世子是那个美人所出？(楚王云)本李美。(刘皇后云)且住者，今日有事忙哩，改日另行奏知万岁。贱妾置酒在椒风馆中，请饮宴去来。(做扯驾手，同下)(楚王做叹科，云)嗨！我则说的李美两个字。还不曾道出那人字来，这刘皇后就搀着皇兄饮宴去了。好狠人也！刘皇后，你左使这一片黑心肠做甚么？太子养在我宫中，已长成十岁了，我怕你还诓的去撒在金水桥河下哩！我且再看机会，奏知皇兄便了。世子，你且随我回府去来。(太子云)理会的。(并下)(刘皇后引宫女上，云)事不关心，关心者乱。十年前李美人生下一子，我着寇承御与我所算了他的。昨日楚王引着小厮来朝见，我一见了他这声音举止，与李美人好生厮似。问他年纪，又是十岁，我已是怀着一肚子疑心了。万岁问道那个美人所出，那楚王道李美——刚则说的两个字，我便扯着万岁的手，说道，且到椒风馆饮宴去。我若不如此，那楚王说出这详细来，可怎了也？我如今唤寇承御出来，则问他要这李美人所生之子，看他说甚的来。宫娥，与我唤将寇承御来者。(宫女叫云)寇承御！娘娘唤你哩。(承御上见科，云)娘娘，唤寇承御有何分付？(刘皇后云)你不跪着！(承御云)有何罪哩？(刘皇后云)寇承御，我问你，十年前李美人所生的孩子，如今在那里了？(承御云)呀，这是十年前的事，怎么冷灰里爆出火来那？

娘娘，我依着你将裙刀刺死，丢在金水桥河下了也。
(刘皇后云)既在金水桥河下，你与我去打捞他尸首来看。
(承御云)死过十年了，这尸首着我那里打捞去。
(刘皇后云)这妮子不肯说实话，不打不招。宫娥，与我唤十个内使来行杖，待我亲问这桩事咱。(宫女做唤内使上，摆科)
(刘皇后云)一壁厢准备着大棒子者。
(内使云)理会的。
(刘皇后云)兀那寇承御，你老实说来，当初那小的安在？
(承御云)委实丢在河里了。
(刘皇后云)你还说谎哩，与我打着。
(内使打科，云)一十、二十、三十。
(承御云)哎哟，打死我也。
(刘皇后云)兀那寇承御，你与我实实的招了者，你则说那小的在也不在？
(承御云)娘娘便打杀我呵，也则是丢在河里死久了也。
(刘皇后云)这妮子癞肉顽皮，倒是熬得打的。再与我着实打呀！
(内使打科，云)一十、二十、三十。
(刘皇后云)这妮子越打越不肯招。我想当日亲到金水桥看去，只见陈琳那厮，抱着个妆盒，在垂杨树下遮遮掩掩，见我来好生慌张。其时我也疑心那盒儿里必有夹带，为圣驾到中宫来，不曾揭开盒儿看的。想必陈琳那厮知些情弊。宫娥每，与我唤将陈琳来者。
(宫女叫云)陈琳安在？刘娘娘唤你哩。
(正末云)自家陈琳的便是。今有刘娘娘闭着宫门，勘问寇承御，使人来唤我，这十年前的事可发了也。刘娘娘，这事你也只该罢了，定要勘问他怎的？(唱)

【双调】【新水令】 则听得闭宫门推勘这女娇姿，多应是十年前那一场公事，赤紧的寇大人先胆寒，刘皇后你可也不心慈。不弱似吕太后当时，恰便待鸩了如意彘了戚氏。

【驻马听】 他使着这嫉妒的心儿，只待要六宫人 不生一个子。搜寻那李美人不是，大刚来一碗饭怎插两张匙？做妃嫔倒去暗通私，赏宫娥又不敢明宣赐。你道他怎为此，单则怕凤楼前引得羊车至。

（做入见叩头科，云）娘娘唤陈琳，那厢使用？（刘皇后云）兀那陈琳，今有寇承御，十年前我曾使他到金水桥河边干一件事来。今日问他，抵死不肯招，你与我行杖者。（正末云）娘娘，我陈琳手无缚鸡捉鼠之力，行不的杖。（刘皇后做怒科，云）你敢违我的懿旨么？（正末做叩头科，云）小臣情愿行杖。（做打杖科）（刘皇后云）陈琳，你拣那大棒子打着，一下子打死了他，做的个死无对证哩。（正末云）待我拣那小棒子打波。（刘皇后云）陈琳，你把小棒打他，怕他打的疼呵，指攀你下来么？（正末云）大棒子又不是，小棒子又不是，则拣中样的打便了。（做打科，云）寇承御，你快

招了者，招了者。（唱）

【沽美酒】 打的你活不活死不死，（寇承御云）我委的丢在河里了也。（正末唱）则要你一则一二则二，（做低说科，云）承御，你不道来。（唱）可不道保护潜龙掌命司。这句话入于咱耳，到今日自寻思。

（刘皇后云）陈琳，你怎么不打？这事定要还我一个下落。（正末唱）

【太平令】 非是我挑茶斡刺，则问你李美人生下的孩儿，要说个丁一卯二，不许你差三错四。你则说淹死太子、这个口词，休连累陈琳两字。

（刘皇后云）陈琳，你怎的这般打？敢怕他指攀你来那？（正末唱）

【雁儿落】 我欲待轻打呵又恐怕违了懿旨，我欲待重打呵又恐怕他吐出些瑕疵。不争我打断他口内词，只教他说不的心间事。

【得胜令】 呀，你正是闭口抹胭脂，得推辞便推辞。(承御云)打了我这许多，不似这几下的能重。待我挣起来，看是那个。(正末唱)他眼瞪瞪瞅我有十余次，我怎敢实丕丕汤着他一棍儿。(刘皇后云)陈琳，你怎么不打呀！(正末唱)娘娘也孜孜，则见他不转睛将咱视。(承御云)打杀我也。(正末唱)寇承御你休得要雌也波雌，我打你个忠臣不怕死。

(承御做看科，云)打我的元来是陈琳。陈琳，你划的也来打我那！(刘皇后云)早攀下来了也。(正末跪科，云)娘娘，那厮打得昏了，休听他胡攀乱指者。
(唱)

【川拨棹】 则见他倒在阶址，这嫩皮肤青间紫。则他这细袅袅的身子，瘦怯怯的腰肢，打得他慌张张把陈琳便指。你畅好是不三思，怎说道我根前信有之？

【七弟兄】 咱两个对词，对词，恰便似打官司，你道是藏、藏、藏，怕绝了君乏嗣。今日个指、指、指，道陈琳便是个证盟师，则你那狠、狠、狠寇承御，做了咱追魂使。（做打科）（承御云）陈琳，你一发打几下，打杀我罢。（正末唱）

【梅花酒】 呀，雪消也见死尸，打的你气咽声丝，倒着我抹泪揉眵。（承御云）陈琳，你怕甚么哩？（正末唱）我则怕连累了玉叶金枝。你常好有上稍无下稍，也不索多议论少成事。（刘皇后云）这一日你见我来，你就躲在那金水桥边垂杨树下去，可不是这太子你曾看见那？（正末跪科，云）我陈琳并不曾看见甚么太子，待我问寇承御咱。（做问科，云）寇承御，你这一日可曾遇见我陈琳么？（承御云）我不曾遇见陈琳来。（正末云）娘娘，寇承御道不曾遇见我陈琳。（刘皇后云）这

等，陈琳你再打着呀。（正末做打科）（唱）你那其间抱太子御沟边，见咱时杨柳岸，你亲自对咱家痛嗟咨。

【收江南】 呀，你则说金水桥扑通的丢下个半生半死小孩儿，（刘皇后云）陈琳，这尸首只在河里，与我打捞去来。（正末云）娘娘，可是十年了也。（唱）这些时可不喂了那游来游去活鱼儿，（刘皇后云）我也不管，只要你与我问这桩事一个明白。（正末云）这事怎了也？（唱）兀的不是个难开难解闷弓儿。娘娘也甚意儿，怎揣与我这该敲该刚罪名儿？

（承御云）娘娘，你打我怎的？（诗云）人生在世总无常，若个留名史册香。大鹏飞上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做撞阶死科，下）（正末跪，云）娘娘，那寇承御被打不过，自撞金阶死了也。（刘皇后云）那厮死了，可不好了，你做的个死无对证。叫内使们与我拿下陈琳者。（净扮内使上，云）万岁爷立着宣陈琳哩。（刘皇后云）既是万岁宣他，且着他去。待我慢慢的细审他，这妆盒有夹带没夹带，不道的便轻轻素放了他哩。（并下）（正末云）刘娘娘，你好狠也。陈琳，好险也。（唱）

【鸳鸯尾煞】 刘娘娘不索把三尺青锋赐，寇夫人他自拣一搭金阶死。枉了也审问根由，折证言词，拷打千般，供招半纸。唱道女使丫鬟煞强似男儿志，端的个忠直无私，堪图写在香馥馥汗青史。（下）

第四折

（太子扮仁宗引二宫女、四内官随上，诗云）少年寄养楚宫中，虎步龙行自不同。今日亲承高帝业，也应修举代来功。寡人宋仁宗是也。自幼收养楚王宫中，多亏叔父抬举，常时说我是妆盒儿盛着，送到楚府收养的。那宫娥寇承御、穿宫内使陈琳两个，甚是有功于我，却也不得其详。我十岁时，曾携我去朝见，父皇道是我龙行虎步，有太平天子之相。问叔父那个美人所出，叔父道，本是李美——还不曾说出个人字来，其时刘太后便邀父皇入宫饮宴去了。我回楚府来，也曾细问叔父，我叔父道再过几时，好对我说。不觉又过了十年光景，前者我父皇病重，遗命取楚王第十二子承继大统，可正是寡人。记得入宫之初，寡人去到各宫朝见，那刘太后独不容我到西宫去。元来西宫是李美人所居，敢是叔父十年前说那李美人，我就是他所生之子，未可知也。如今父皇归天，寡人即位，刘太后不得垂帘听政，一切朝中之事，无小无大，尽属寡人。查问宫女寇承御所在，说已死过多年了。今日朝罢回宫，不免唤那老宫监陈琳出来，访个详细，必

有分晓。内侍们，与我宣陈琳来者。（内官云）领旨。陈琳安在？（正末上，云）过日月好疾也。自从抱妆盒救出太子来，可早二十年了也，今日登了宝位，宣唤老臣，须索走一遭也呵。（唱）

【中吕】【粉蝶儿】 日月其除，草生合玉阶鞦韆路，那些时一个个宫样妆梳。端的是赛阳台，欺洛浦，生得来如花似玉。未知他福分何如，幸不幸总归天数。

【醉春风】 那一个刘娘娘占尽了寝殿百年欢，这一个李美人整受了冷宫中一世苦。他只道使心机断送了小潜龙，怎知道做了当朝的主，主。他不合意狠肠毒，则待要除根剪草，不肯着开花满树。

（做入见叩头科，云）万岁，呼唤陈琳，有何差遣？（仁宗云）寡人宣你来，不为别事。我常见叔父与我说，是妆盒儿盛我送楚府中寄养的，又说宫娥寇承御、穿宫内使陈琳两个，甚是有功于我，教我不要忘了他。前日我查访寇承御所在，说已死过多年了。只

有你还在，你可将上项的事，备细说与寡人听咱。（正末云）万岁爷不嫌絮烦，听奴婢试说一遍。（唱）

【石榴花】 六宫中多少女娇姝，他可也每夜盼羊车。都是那千妖百艳美人图，却元来都命犯着寡宿，注定孤独。到黄昏半掩迎风户，知他是几下里短叹长吁？这的是天教怨女伤情处，那一个不候到二更初？

【斗鹤鹑】 不承望似水如鱼，只要得尤云殢雨。陪伴他绣榻香茵，出入在华堂锦屋。你只看月色无心照索居，也别做一段的苦。空熬他漏水更长，听了些层钟的这暮鼓。

（仁宗云）且住者。陈琳，你这一翻说话，都是那六宫中盼望之情，你说他怎的？我闻得父皇在御园中怎生打金弹来，从头至尾，说与寡人听者。（正末唱）

【普天乐】想当日在御园中，先帝也可便闲行步，正遇着存风澹荡，春色荣敷。恰觑着锦鸠儿要中他，打的那金弹子无寻处。传示着众妃嫔向花丛里分头去，（带云）其时却是西宫李美人拾得这金弹来。（唱）偏是他李美人拾得在荒芜。多则是天生分福，又遇着姻缘对付，成就了《麟趾》、《关雎》。

（仁宗云）寡人正要问你这事。既是李美人拾得金弹，生下太子，如今这太子却在那里？你不可隐藏，一一的说个明白，与寡人知道。（正末跪云）万岁赦奴婢死罪，方才敢说。（仁宗云）你放心，只管说来。（正末叩头科，云）先帝当夜就驾幸西宫，那李美人果生太子，被刘……（做住科，云）奴婢不敢说。（仁宗云）有寡人哩，你但说不妨。（正末云）被刘太后起嫉妒的心肠，着宫娥寇承御诓出宫来，将裙刀刺死，丢于金水桥洞下。寇承御想道，先帝正愁乏嗣，不敢下手，一心要救太子，只是独力难加，向天祷告，要得一个人来商量计策。恰值奴婢奉先帝之命，抱妆盒到后花园采办果品，与楚王上寿去。那寇承御叫住奴婢，商量道：救太子出宫去，再无别处可投，止有楚王是亲叔父，可以收养的。现今差去到楚府上寿，岂不是个天意？就将太子安放妆盒里面。正待要走，不想刘太后又撞过来，把奴婢喝住，定要揭开盒盖看呵。奴婢

抵死将盒盖按住，则说盒上现有黄封御笔，除非亲到先帝御前，才好开看。惹的刘太后发起恼来，亲自动手。正要揭开这盒盖儿，（做举手科，云）谢天地，适值先帝驾幸中宫，刘太后忙忙的接驾去了。奴婢方才脱的这性命。好不险也！（唱）

【上小楼】 刘太后有十分狠毒，一时嫉妒。全不想万载江山，只侍使千般恶计，百样亏图。将宫女，寇承御，暗行嘱咐，把太子碇可可着他死生别路。

（仁宗云）这等说来，那太子正是寡人。可不多亏了你两个救驾之功。你还把向后的事，细说一遍。寡人试听者。（正末云）若不是万岁洪福齐天，怎能勾这等百灵咸助那。（唱）

【么篇】 一来是有洪福，二来是天祐护。俺两个设计施方，并胆同心，舍命捐躯。敢可便抱定妆盒，背却宫娥，疾行前去，不防他刘太后劈头相遇。

（仁宗云）你这妆盒既是有御赐黄封的，就也不该怕太后了。（正末跪云）奴婢见刘太后自要揭开盒盖，险些儿唬杀了也。（唱）

【十二月】 恰转过雕阑数曲，行不到百步其余。俺陈琳便有张良般伎俩，怎当那刘太后有吕氏般机谋？可搭的把咽喉来当住，唬得咱魂魄全无。

（仁宗云）那时节寡人在妆盒儿里，可是如何？（正末唱）

【尧民歌】 小储君倒也女安稳稳守着妆盒做护身符。则是我陈琳兢兢战战抱着个天大闷葫芦。那刘人后嗔嗔忿忿这等左来右占忒粗疏，急的俺志忐忑把花言巧语谩支吾。当初当也波初，俺也拚的厮挺触，（带云）则被刘太后呵，（唱）险揭开妆盒觑。

【仁宗云】 这等，你怎生送的我到楚王府里去那？（正末唱）

【耍孩儿】 俺则道这回定把机关露，敢陈琳也不知死所。元来是圣明天子百灵扶，早则去迎接鸾舆。恰便似顿开金锁飞龙子，摔破雕笼放风雏，才出的这宫门去。因此上宗祧有托，民社无虞。

（仁宗云）与你同救我的寇承御，他可怎的死了，你说与我知道波。（正末云）奴婢送太子到楚府去后，长成十岁。那楚王曾携太子入朝，刘太后看见相貌不凡，想起十年前事。勘问寇承御，要还他太子下落。那寇承御只不肯招，自撞金阶而死。可怜人也！（唱）

【二煞】 十年前曾入朝，刘太后见相貌殊，平空掇起心头怒。要问他西宫阁下儿存否，金水沟边事有无。可怜受尽多冤楚，不能彀题名丹阙，只落得埋骨黄垆。

（仁宗做堕泪科，云）那寇承御为救寡人，撞阶身死，着寡人好生悲感。只是刘太后怀嫉妒心肠，做这等逆天悖理的勾当。寡人若究起前事，又怕伤损我先帝盛德。如今姑置不理。将西宫改为合德宫，奉李美人为纯圣皇太后，寡人每日问安视膳，与太子礼节无异。楚王抚养功多，加赐庄田万顷。寇承御与他起建坟墓，封为忠烈夫人，置守冢三十家，祭田千亩。陈琳封为保定公，赐城中甲第一区，岁支俸银万两，禄米三千石，选宗族贤能者，承继其后，世奉国恩。（诗云）刘氏滔天计已穷，恐伤先帝且姑容。庄田特赐亲王府，徽号先加太后宫。白骨亡魂封典厚，苍颜老监锡恩隆。从兹永享升平福，万岁千秋共祝嵩。（正末做叩头谢科，云）愿陛下万万岁万万岁。（唱）

【尾煞】 死了的墓顶上加赠封，活着的殿阶前赐俸禄。才表得到头善恶由人做，也则为救了这万万岁当今太平主。

题目 李美人御园拾弹丸

正名 金水桥陈琳抱妆盒

关云长千里独行

楔子

（冲末曹操同张文远上，开云）幼小曾将武艺攻，驰驱四海结英雄。自从扫灭风尘息，身居宰相禄千钟。某乃曹操，字孟德，沛国谯郡人也。幼年曾为典军校尉，因破黄巾贼有功，官封都尉。后因破吕布除四寇，累建奇功，谢圣恩可怜，官拜左丞之职。某手下军有百万，将有千员。近有刘、关、张无礼，我在圣人跟前保奏过，将他加官赐赏。他今不从某调，弟兄三人私奔，暗出许都，直至徐州，杀了徐州牧车胄，夺了徐州。更待干罢。我今奏过圣人，某亲自为帅，着夏侯惇为先锋，统领十万雄兵，直至徐州，擒拿刘、关、张，走一遭去。今朝一日统戈矛，野草闲花满地愁。拿住三人必杀坏，恁时方表报冤仇。（下）（刘末同关末上）（刘末云）桑盖层层彻碧霞，织席编履作生涯。

有人来问宗和祖，四百年前王气家。某姓刘名备，字玄德。二兄弟姓关名羽，字云长。三兄弟姓张名飞，字翼德。俺三人在桃园结义，曾对天盟誓，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俺弟兄三人，自破黄巾贼之后，某在德州平原县为理。不期有这徐州太守陶谦，请将俺弟兄三人到此，三让徐州。某在此后，有淮南袁术遣纪陵军兵，颇奈吕布无礼，他将俺徐州赚了。俺军屯于小沛，后被吕布围了小沛。其着兄弟张飞打此阵去。兄弟三出小沛，至许都问曹丞相借起十万军来，破了吕布。曹丞相领俺兄弟三人，见了圣人。不想圣人知某名姓，将兄弟三人，都封官赐赏，就在许都居住。某暗想曹操奸雄之人，某因此不从他调。俺兄弟三人，暗出许都，来到徐州。有徐州刺史车胄，不顺俺兄弟，云长袭了车胄，某在这徐州镇守。今日兄弟教场中去了，小校门首觑着，看有甚么人来。（净扮张虎上，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张子房。出的齐化门，便是大黄庄。某姓字不巧，巧字不姓。打个吹盆，暗了个大甑。我是这徐州衙门将张虎的便是。我当初是这徐州太守陶谦的手将，今佐于玄德公手下。今日差某巡边境去来。谁想哨着曹丞相大势军兵，见在清风岭安营下寨，我不敢久停久住，报与玄德公知道。小校报复去，说道张虎巡边境回来见元帅。（卒子云）你则在这里。（卒子报科，云）喏。报元帅知道，有张虎巡边境

回来见元帅。(关末云)哥哥，张虎巡边境回来见哥哥，必然有甚么话说。(刘末云)叫他过来。(卒子云)理会的。叫你过去。(张虎做见刘末科，云)元帅，祸事了也。(刘末云)张虎，祸从何来？(张虎云)今曹丞相领大势军马，见在清风岭安营下寨。(刘末云)是谁那般道？(张虎石)小人亲自哨着见来。(刘末云)兄弟，我道这曹贼必不舍，今日果然领兵来，如之奈何？(关末云)哥哥，不妨事，不比在那许都，是他的地面。今日这里，他领兵前来，料想不妨。等兄弟张飞来，再做商量。(刘末云)二兄弟道的是。一壁厢叫小校去教场中请的三将军来。(卒子云)理会的。(张飞上，云)泰山顶上刀磨缺，北海波中马饮枯。男儿三十不立名，枉作堂堂大丈夫。某姓张名飞，字翼德，涿州范阳人也。某与俺两个哥哥，在桃园结义，曾对天盟誓，一在三在，一亡三亡。俺自破吕布之后，圣人加某为车骑上将军。为因曹操奸雄，俺兄弟三人，离了许都，来到这徐州镇守。今日某正在教场中，听的小校来报。说道哥哥呼唤，不知有甚事，须索见哥哥去。来到也。小校报复去。(卒子云)喏！有三将军下马也。(刘末云)叫过来。(卒子云)理会的。将军有请。(张飞云)喏，哥哥，呼唤你兄弟有何事？(刘末云)兄弟，今有曹操统领十万军兵，在清风岭安营，离徐州不远，似此如之奈何？(张飞云)哥哥，不妨事。道不的个军至将敌，

水来土堰？者么他那曹操，领多少军将来，你兄弟我和他相持厮杀去。（关末云）住、住，兄弟也，可不道将在谋而不在勇。俺如今假如多有些军兵，便可与他拒敌，俺如今兵微将少。怎生与他拒敌？（张飞云）哥哥，似起你这般说呵，俺如今不与他交锋，咱丢了徐州城，走了罢。（关末云）兄弟，不然如此说。我如今有一计。（张飞云）哥哥有何计？（关末云）咱如今分军在三处，哥哥领着三房头家小，并大小军将，守着这徐州；我领着五百校刀手，守着这下邳；兄弟你领着你那十八骑乌马长枪，守着这小沛。咱就是个阵势。（张飞云）哥哥，是个甚么职？（关末云）兄弟，唤做一字长蛇阵。假若那曹操的军兵，末围这小沛，哥哥这徐州军兵，我这下郡的军兵，都来救小沛；若围着下邳，这徐州、小沛兵，可来救这下邳；若是他围了这徐州城，我和你下邳、小沛的军兵，可来救这徐州。便比喻这徐州似个蛇身，俺这两处便如那蛇头蛇尾，似这般呵，方可与曹操拒敌。（刘末云）此计大妙。（张飞云）哥也，这计不好，是不是先折了腰。哥哥，我有一个阵。（刘末云）三兄弟，你有何阵势？（张飞云）哥哥，我这阵势唤做热奔阵。（刘末云）怎生唤做热奔阵？（张飞云）哥也，那曹操偌近远，领将军兵，来到这里，安营下寨，也正人困马乏也。我今夜晚间，领着军兵，直杀入曹营，寻着曹操杀了也。可不好？我

杀他个措手不及，这个阵势何如？（张虎云）三将军，你这个阵，不如二将军的阵势好。（张飞云）我这阵，怎生不如俺二哥的阵？（张虎云）二将军的阵，是兵书里面择出来的。三将军，兵书里面，那里有个甚么热奔阵？三将军委实不好。（张飞云）这厮无礼，我的阵势不好？小校把这厮推出去。斩讫报来。（刘末、关末做劝科，云）兄弟息怒，俺未曾与曹操交锋，先杀了一员将，也做的个于军不利也。且饶他这遭。（张飞云）我若不是两个哥哥劝了呵，我杀了这个匹夫。把那厮拿过来，洗剥了打上四十，抢出去。（张虎云）颇奈这环眼汉无礼。我好意说他，倒打了我这四十。恰才若不是玄德公劝住了呵，争些儿被这环眼汉杀了。更待干罢！你度我为仇，我如今投奔曹丞相去，将这计策都说与曹丞相，着他做小准备。拿住环眼汉杀了，那其间便是我平生愿足。（下）（关末云）兄弟，你依着我，咱分军三处好救应。（张飞云）二哥，我好也不离俺哥哥，歹也不离了哥哥。二哥，你自往下邳去，我与俺哥哥领着三房头家小，守着徐州。二哥哥，你不去罢，我和哥哥今夜晚间，领着军兵，直至曹营劫寨，走一遭去，我则杀他一个措手不及。二哥，你则去下邳城去。（刘末云）二兄弟，三兄弟也说的是。俺兄弟两个共家小在这徐州城，你去保守着下邳。（关末云）既然兄弟坚意要去，兄弟，你则小心在意者。（张飞

云)二哥，不是我不到的有失，你则守你那下邳。(关末云)哥哥与兄弟谨守徐州，关羽领着五百校刀手，往下邳去镇守去也。曹操兴师起大兵，三人各自逞英雄。张飞谨保徐州地，今朝独守下邳城。(下)(刘末云)二兄弟去了也。(张飞云)二哥去了也。哥也，咱今晚间，领着百十骑人马，偷营劫寨，走一遭去，杀他个措手不及！(刘末做唤卒子请夫人科)(正、小旦上，石)妾身甘、糜二夫人的便是。正在后堂中，有主公呼唤，不知有甚事商议，须索见主公去。(见科)(正旦云)主公，呼唤俺有何事商议？(刘云前事科)(正旦云)主公，三叔叔这计策不甚好，主公，你休要去罢。(刘末云)计已定了，不妨事。(正旦云)主公，你去则去，则要你小心在意者。(唱)

【正宫】【端正好】 我则怕他用心机，敢可兀的铺谋定计。我想这曹操是那智足奸雄，信着俺小叔莽戆多英勇。(带云)主公，哎！(唱)你则合操士马教三军明堤备破曹兵，则怕他排队伍暗伏兵，则要你得胜也把他这干戈来定。

(刘末云)这般呵，咱留下些军兵，紧守着这徐州

城，保着三房头家小，则今晚出城。大小三军，听吾将令：人人衔枚，马须勒嘴，勿得人语马嘶。则今晚晚间，偷营劫寨，走一遭去。（下）（曹未上，云）某曹操是也。今领十万雄兵，来到这里，离徐州不远，清风岭安营下寨。小校唤将张文远来。（卒子云）理会的。（张辽上，云）笔头扫出千条计，腹内包藏七字书。小官姓张名辽，字文远。幼习儒业，颇看韬略之书。先曾在吕布之下为健将，后在于曹丞相手下为参谋。今因刘、关、张弟兄三人，不从俺丞相凋，私奔暗出许都，来到这徐州，又杀了徐州刺史车胄，占了徐州。如今俺丞相统领十万雄兵，亲自为帅，与刘、关、张交锋，今日到此清风岭安营。丞相呼唤，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去。报复去，说道张辽来了也。（卒子云）理会的。喏！报的丞相知道，有张辽在辕门首。（曹未云）叫他过来。（卒子云）理会的。叫你过去。（张辽做见科，云）丞相呼唤小官有何事？（曹未云）张文远，今日俺安营在此，离徐州不远。俺如今怎生定计，擒拿刘、关、张弟兄三人？特唤你来商议。（张辽云）丞相，俺如今见领十万雄兵，那刘、关、张兵微将少。俺如今将领军兵，围了那徐州城，觑他则是一鼓而下，有何难哉？（曹未云）你传与众将军，今日少歇，到明日起营。（张辽云）理会的。小校，辕门首觑着，看有甚么人来。（张虎上，云）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自

家张虎的便是。颇奈张飞无礼，我好意的说他，倒打了我这四十，便待干罢！我如今投降曹丞相去，将他那个热奔阵，我说与曹丞相，教他做个准备，拿住这个匹夫。那其间报了冤仇，便是我平生愿足。可早来到也。（卒子云）那里来的？（张虎云）报复去，道徐州刘玄德手下小将张虎，特来投降。（卒子云）你则在这里。喏！我报的丞相知道，有徐州刘玄德手下小将张虎，见在辕门首，特来投降丞相。（曹末云）刘备手下小将来投降，必然有话说，教他过来，（卒子云）理会的。俺丞相叫你过去。（净见科）（曹末云）你是谁人？（张虎云）小将是刘玄德手下张虎，特来投降。（曹末云）你为何来投降于某？（张虎云）丞相不知，俺刘玄德听的丞相领兵前来，聚俺众将商议，有二将军言道，我摆个一字长蛇阵，分三处，刘百德守徐州，张飞守小沛，云长守下邳。若曹丞相军来呵，俺三下里军兵好救应，有张飞不肯依他。张飞言道：我摆了热奔阵。（曹末云）怎生唤做热奔阵？（张虎云）张飞言道，曹丞相军马，偌近远来到这里，人困马乏。他要今晚夜间，领兵来偷营劫寨。小将言道，三将军，你这计策，不如二将军计策，张飞怒了，要杀小将。玄德公劝了，打了我四十。小将因此上特来投降与丞相。（曹末云）张文远，那云长的计策是好。若刘备依着他呵，将军分三处，俺是难与他拒敌。（张辽石）丞相，云长的计

虽然好，若不是这张虎来说呵，今晚张飞来偷营劫寨，俺是不做准备。(曹末云)张文远，这张虎也是个孝顺的人。兀那张虎，我如今着你去古城镇守。那里面粮多草广，我教你那里受用快活去，则今日便行。(张虎云)谢了丞相。今日不敢久停久住，便索往古城镇守去也。(曹末云)张文远，今夜晚间，张飞来偷营劫寨，咱怎生做准备？(张辽云)丞相，容易。俺今夜倒下个空营，着悬羊击鼓，饿马提铃，将这十万军兵，四下里埋伏了。等张飞来入的营中，俺这里一声信炮响，四下里伏兵，尽举围上采，那其间方可拿得张飞。(曹末云)便传令与军将，都与我四下埋伏了者。我着那悬羊击鼓，饿马提铃，埋伏四面隐军兵，拿住张飞必杀坏，方显曹公智量能。(下)(刘末同张飞领卒子上)(张飞云)来到这曹营也。这厮每都熟睡着也，待咱杀入去。哥哥，不中了也，劫着个空营也。(刘末云)咱倒干戈走。(曹末领卒子上，云)大小三军围了者，休着走了刘备、张飞。(做调阵子科)(刘末、张飞做输科，慌走科)(同下)(曹末云)众将休着走了刘备、张飞，咱赶将去来。(下)(刘末慌上，云)如之奈何！我不信二兄弟之言，今日果中曹操的计也。后面曹操赶至，乱军中又不见了兄弟张飞。来到这河边，罢、罢，我做个脱壳金蝉计。我将这衣甲头盔，放在这河边，若曹兵来见了呵，则道我跳在这河里也。我

不问那里，寻兄弟张飞去也。（下）（张辽上，云）俺紧赶着刘备，又早不见了。兀的不是刘备衣甲头盔，放在河边，见俺追的近，他跳在这河里去也。将着这刘备衣甲头盔，丞相跟前献功去来。（曹末云）某差张文远赶拿刘备、张飞去了，这早晚不见来。（张辽上，云）某将这个刘备衣甲头盔，丞相跟前献功去也。报复去，道张辽回来了。（卒子云）喏，有张辽回来了也。（曹末云）着他过来。（卒子云）叫你过去。（做见科）（曹末云）张文远，刘备安在？（张辽云）丞相。张辽赶着那刘备到一河边，将他那衣甲头盔，都脱在洞边，刘备跳在河里去了。衣甲头盔，被张辽拿将来了。（曹末云）在那里？（张辽云）小校将的来。这的便是。（曹末云）正是刘备的衣甲头盔。刘备跳在河里，张飞不知所在，眼见都无了也。（张辽云）丞相，虽然这弟兄二人无了，如今还有二将军云长哩。此人寸铁入手，万夫不当之勇。（曹末云）俺如今怎生拿这云长？（张辽云）丞相，不可与他交锋，则可智取。（曹末云）怎生智取？（张辽云）丞相，如今关云长在下邳，他那家小都在徐州城中。刘备、张飞和他那些军校，都被俺杀的无了也。他那徐州城中家小，不知道无了刘备和张飞。俺厮杀了一夜，如今天明也，咱打着他的旗号，必然开门也。那其间咱把他那三房头家小，掳在营中，却去下邳城招安关云长去。这云长文武双全，他若肯降

于丞相呵，可强似得徐州。（曹末云）张文远，你说的也是。我也有心待要这云长，说此人好生英雄。咱如今领百骑人马，打着刘备旗号，去徐州城，走一遭去。
(下)

第一折

（关末上，云）某关云长是也，守着这下邳城。昨日三兄弟和哥哥，曹操营中劫寨去了。小校，城头掩着，看有甚么人来。（曹末同张辽上）（曹末云）某早晨间打着刘备旗号，赚开徐州城门，将他三房头家小，都掳在军中。俺如今去下邳城，招安关云长，走一遭去。可早来到城下也。（张辽云）兀那城上军校，报与您那关将军知道，有曹丞相在此，请你云长打话。（卒子云）喏，报的将军知道，有曹丞相领兵在城下，请将军打话。（关末上城，云）我与他打话去。丞相，你为何领兵来？（曹末云）关将军，你划的不知道哩？为你弟兄每忘恩背义，私奔来到此，我今领十万雄兵前来。夜来晚间，你那哥哥刘玄德和兄弟张飞，都被某杀了也。（关末云）我哥哥和兄弟，不道的落在你那彀中哩。（曹末云）怕你不信呵，张文远，将那刘备衣甲头盔叫过看。（张辽去）小校，将那秋千板来吊上去，你试看。（关末云）兀的真个是俺哥哥的衣甲头盔，可怎生落在他手里？（曹末云）云长，你哥哥兄弟，都被我杀了也。你若肯投我呵，圣人跟前保奏过，我教你列坐诸官之

右；你若不肯投降呵，你那三房头家小，被我都拿在营中，你徐州城也被俺占了。你不降呵，等到几时？（关末云）我不信。（曹末云）既是他不信，张文远，将他那三房头家小，领出来着他看。（张辽云）理会的。小校领过那三房头家小来。（正、小旦扮甘、糜二夫人、卒子上）（正旦云）妾身二人，是这甘糜二夫人的便是。不想玄德公与小叔叔张飞，与曹操交战，弟兄二人，不知所在。不想丞相诈打俺玄德公的旗号，赚了徐州，将俺三房头家小，都掳在曹营。今日说二叔叔云长，在下邳城与曹丞相打话，唤俺去城下，见俺二叔叔去。谁想有这场事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俺可便奔走东西，气冲两肋，心生计。恨不的插翅如飞，飞不出剑洞枪林内。

（小旦云）姐姐，玄德公信着三叔叔的计策，全不是了也。（正旦唱）

【混江龙】 谁想这徐州失利，送的俺弟兄姊妹

两分离。闪杀我也仁慈的玄德，送了我也莽撞张飞。本来也无战争平白的起战争，你正是得便宜翻做了落便宜。（小旦云）姐姐，你见么，兀的城头上不是二叔叔云长也。（正旦唱）我这里猛抬头见二叔叔在城头上立，曹丞相倚强压弱，俺如今受困遭危。

（曹末云）张文远，将他那家小簇在那城下，叫云长看。（张辽云）二将军，你见么？（关末云）真个是我三房头家小，可怎生落在曹营。嫂嫂，俺哥哥兄弟安在？（正旦云）二叔叔，自你来下邳来，当夜晚间，你哥哥和张飞去劫曹营，环想曹操得知，倒下空寨，四面围住，军兵都折了。你哥哥兄弟，不知所在。曹丞相诈打着你哥哥的旗号，赚了徐州，掳的俺到这曹营。叔叔，似这般如之奈何？（关末云）原来是这般，想兄弟那般武艺，可怎生落在他彀中。（正旦唱）

【油葫芦】 则俺这兄弟张飞谁近的，他端的有见识，使一条点钢枪敢与万人敌，他便安排着打凤捞龙计，谁着他便搜寻出劫寨偷营智。（小旦云）姐姐，玄德定计，曹操他怎生便知道来？（正旦唱）曹丞相暗地里，他可早先准备。打了个拷栳圈围在核心内，人

和马怎生走不能飞。

（关末云）嫂嫂，当初依着关羽呵，今日不道的有失也。（正旦唱）

【天下乐】 可正是船到江心补漏迟，（关末云）嫂嫂，如今曹丞相要招安我，我不降他来，则怕曹丞相伤害着你性命也。（正旦云）叔叔，俺可打甚么不紧也。（正旦唱）则这曹也波贼，恐害着你。（关末云）我想哥哥兄弟之情，我怎生归降他？（正旦唱）你若是不归降他怒从心上起。一壁厢统着士卒，一壁厢探着阵势，（云）叔叔，你若不肯投降，曹丞相将俺这三房头家小，叫声杀坏了。（唱）你那其间敢眼睁睁怎近得。

（关末云）嫂嫂，我待投降来，想俺兄弟三人，对天盟誓，一在三在，一亡三亡；我若不降来，这三房家小，见在曹营，倘若有些好歹呵，如之奈何？（张辽云）二将军你见么？你这三房头家小，都在俺曹营。你若不降呵，这三房头家小，怎生了也？（关末云）张文远，你说与你那曹丞相，他若依我三桩事，我便投降。（张辽云）二将军，你但言的事，俺丞相都依着。（关

末云)我头一桩，我虽然投降，我可不降你丞相，我是降汉不降曹；第二桩。我和俺哥哥兄弟家属，一宅分两院；第三桩，我若打听的俺哥哥兄弟信息，我便寻去，可不许您拦当。你说去。(张辽云)我知道。丞相，云长投降，叫丞相依他三桩事，他便降。(曹末云)那三桩事？(张辽云)头一桩，他降汉不降曹；第二桩，他和他嫂嫂家小一宅分两院；第三桩，他但是打听的他哥哥兄弟信息，他便去寻去。(曹末云)这期间知道他那哥哥兄弟有也无，都依的他。开了门，我和他厮见，咱。(张辽云)二将军，俺丞相都依了也。你开门和俺丞相厮见咱。(关末云)小校，开了城门。(曹末云)俺入的这城来。张文远，教他那三房头老小，与他厮见咱。(张辽云)理会的。请两个夫人与二将军厮见咱。(正、小旦做见关末打悲科)(关末云)嫂嫂，谁想今日有这场也！当初张飞依着我不去呵，无此事也。看了曹兵那般势大，兄弟是难逃也。(正旦云)想三叔他是一勇性也(唱)

【金盏儿】 刀剑一时催，弓弩似电光飞。伏兵四面一齐起，饶你有通天武艺，怎施威。骤征骠寻家计，插翅走如飞。他可甚鞭敲金镫响，人和凯歌回。

（曹末与关末相见科）（曹末云）云长，一别许久也。则今日咱便往京师，见了圣人，将你重重赐赏加官。一壁厢准备车乘，老小每上车。（关末云）嫂嫂，您上车儿先行。（正旦云）多谢叔叔。（关末云）嫂嫂，关羽不敢。（小旦云）姐姐，若不是二叔叔，俺岂有今日也。（正旦唱）

【尾声】 今日个救出我这乱军中，不枉了结义在桃园内。救了俺这姊妹残生顷刻，俺便似太山般一家儿倚靠着你。从今后照顾您这亲戚，则今后信音稀，要见他容易，则除是一枕南柯梦儿里。谁想我与玄德公厮离，俺可也是关着前世，玄德公也正是要便宜翻做落便宜。（同下）

（曹末云）云长，则今日咱同到许都，见了圣人，别有加官赐赏。咱则今日班师回程去来。（下）

第二折

(张飞上，云)某张飞是也。不想被张虎那个匹夫，走透了消息，曹操倒下了空营。四下里埋伏了军。俺整厮杀一夜到天明，混战间不见了哥哥，如是奈何？(刘末上，云)不想曹操倒下空营，将军兵折尽，乱战不见了兄弟张飞。某到徐州，不想被曹操占了徐州，可怎生是好？兀的不是兄弟？(张飞云)兀的不是哥哥？(做认哭科)(张飞云)哥哥，你在那里来？(刘末云)兄弟，我到天明得脱，撞出阵去，往徐州去。不想被曹操打着我的旗号，占了徐州也。(张飞云)似这般怎了？(刘末云)兄弟，咱去下邳，寻二兄弟云长去来。(张飞云)哥也，咱寻二哥去来。(同下)(净上，云)帅鼓铜锣一两敲，辕门里外卖花糕。乌江不是无船渡，买卖未来汗未消。某是这古城太守张虎是也。自从降了曹丞相，着某古城守镇。俺这里粮多草广，我每日饮酒快活。小校，看有甚么人来。(刘末、张飞同上，云)事有足诧，物有固然。当日俺两个到的下邳，谁想云长降了曹操。俺兄弟二人，直到河北，问太守袁绍借起军来，与曹操交锋。谁想云长刺了颜良，诛了

文丑。俺两个瞒着袁绍，私奔离了河北。兄弟，不是俺走的快呵，俺两个性命不保。（张飞云）哥也，谁想二哥不想咱桃园结义之情，今日顺了曹操。（刘末云）兄弟，俺如今往那厢去也？（张飞云）哥也，我听的前面这古城里，可是您兄弟打了四十那张虎。这厮走透消息，曹操着他古城镇守。哥也，俺如今到这古城，拿住匹夫杀坏了，可不报冤仇。（刘末云）兄弟言者当也。（张飞云）哥也，咱去来。可早来到古城也。兀那城上军校，叫你那张虎打话。（卒子云）喏，报的将军知道，城下有两个将军，叫着将军的名姓，教与他打话。（净云）甚么人来叫我的名字？这厮正是寻死，抹着阎王鼻子。在那里？（卒子云）在城下面，兀的不是。（张飞云）叫你那张虎来打话。（净做见科，云）那里走将他来？（张飞云）兀那匹夫，是你当初走透了消息，今日你可在这里，更待于罢！你快出来受死。（净云）罢、罢，事到这里也。大小三军跟我来，出城与他交战。先与我摆下个胡同阵。（卒子云）怎生是胡同阵？（净云）我常赢了他便好，若是输了呵，我便往胡同阵里走。（张飞云）张虎交马来。（做调阵子科）（净云）不中，我近不的他，走、走、走。（净下）（张飞云）这厮走了，我赶将去。（刘末云）兄弟也，量他个无名的小将，赶他做甚么。兄弟也，咱见今无处归着，这古城中粮多草广，咱在此住些时。那其间咱可往荆州，

问荆王刘表借起军来，与曹操交锋，也未为晚矣。（张飞云）可惜走了这厮，我赶上去杀了这匹夫好来。罢、罢。既哥哥说，咱入这古城去来。（同下）（曹操同张辽上，云）事有足诧，物有固然。自从云长降了某，来到这许都，我奏知圣人，封云长寿亭侯之职。某待云长非轻，我与云长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每日筵席管待。近日有河北袁绍，遣颜良、文丑为帅，领兵前来，与某交锋，被云长百万军中，刺了颜良，又诛了文丑，得胜还营。今日在此安排筵席，犒劳云长。张文远，与我请将寿亭子来。（张辽云）理会的。（关末上，云）某关云长自到许都，见了圣人，封某为寿亭侯之职。着曹丞相待某甚厚，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虽然如此，我心中则是想我那哥哥兄弟，未知有也是无。近日袁绍手下有二将，是颜良和文丑，领十万兵与曹丞相交锋。被某十万军中，刺了颜良，又诛了文丑。今日曹丞相请某赴宴，须索走一遭去。（张辽云）寿亭侯，俺丞相久等多时也。（关末云）报复一声。（张辽云）丞相，寿亭侯下马也。（曹末云）有请。（张辽云）有请。（做见科）（曹末云）呀，寿亭侯鞍马上劳神！（关末云）丞相，关羽托丞相虎威，则一阵被关羽刺了颜良，又诛了文丑也。（曹末云）今日在此安排筵宴，管待将军。左右将酒来，寿亭侯满饮一杯。（做递酒科）（关末云）丞相先请。（曹末云）慢慢的行酒，

教寿亭侯尽醉而归。(张辽云)理会的。(净上，云)杀的我那碎屁儿支支的流，我可那里近的他。若不是我走的快呵，险被他杀了。今日来到许都也，到的曹丞相府门首。把门的报与丞相，说古城镇守张虎来见丞相。(卒子做报科)(净做见科)(曹末云)张虎你为何来？(关末做认的，背云)兀的不是张虎。咳，谁想这厮降了曹操。我则推醉了，我听他说甚么。(净云)丞相着张虎在古城，不想近日间有刘玄德和张飞走将来，将我杀退了，夺了俺古城也。(关末做惊云)元来是我哥哥和兄弟。(曹末云)无也，这厮说差了。张文远，把这厮推出去斩了者。(做斩净科)(净云)好也。我正是躲了点钢枪，撞见丧门剑。(下)(关末推醉科)(曹末云)寿亭侯再饮一杯。(关末醉云)丞相，关羽酒醉了也。(曹末云)呀、呀、呀，寿亭侯是醉了也。张文远，扶着寿亭侯还宅去。(卒子做扶关末下)(张辽云)丞相，寿亭侯无酒也。(曹末云)您怎生知道？(张辽云)一头里不醉，云长一见了张虎说他玄德、张飞，云长就推沉醉。则怕此人要去寻刘玄德、张飞去。(曹末云)头里休放那厮进来也罢。张文远，你如今宜阳宅看云长一遭，看云长一个动静，你可来回话。(下)(张辽云)小官往宜阳宅看云长，走一遭去。(下)(甘、糜二夫人上，云)自从俺在徐州失散，俺二叔叔不得已，降了曹丞相，到的许都，圣人封俺二叔叔为寿亭

侯。我和二叔叔一宅分两院，俺在这宜阳宅住坐，不知玄德公如何。俺姊妹两个怎了也呵？（小旦云）姐姐，想俺二叔叔如今降了曹丞相，受了封赠。他如今一身荣显，他那肯想他那哥哥玄德公。这期间知他在那里也呵！（正旦唱）

【南吕】【一枝花】 今日个难除我腹内忧，怎解我眉间皱。我可也心怀家国恨，则我这眉锁他这个庙堂愁。我可便有信难投，眼睁睁无人救，今日个这凄凉何日休。（小旦云）当日都是三叔叔张飞的不是了也。（正旦唱）你当日逞英雄与曹操做敌头，则被他倒空营俺着他机彀。

【梁州】 则俺这姊妹淹留在许昌，则被那兄弟每失散在徐州。（小旦云）姐姐，俺想玄德公何日相见也？（正旦唱）我想这英雄玄德仁慈厚，他端的忠直慷慨，壮志难酬，豁达大度，纳谏如流。我这里扑簌簌泪满星眸，俺可便看他何日乐矣忘忧。我、我、我折倒的骨捱捱身似柴蓬，是、是、是俺可也病恹恹黄干

黑瘦，呀、呀、呀俺可使每口家绿惨红愁。怎生做个解忧？半生勤苦干生受。俺叔叔花也成蜜也就，可使地久天长怎了救？（小旦云）姐姐省烦恼。俺好歹有一日见玄德公也。（正旦唱）好教我无了无休。

（正旦云）妹子，俺这里闲攀着话，看有甚么人来。（关末上，云）欢来不似今朝，喜来那逢今日。关羽也，我恰才本无酒，我听的那厮说我哥哥兄弟在古城，我故意推醉。来到这宅中，有俺嫂嫂逐日烦恼，他则说俺哥哥兄弟不见，每日思念。谁想哥哥兄弟，如今见在古城。我如今到于嫂嫂宅中，我且不说哥哥兄弟还有哩，我则推醉，看他说甚么。报复去，道有关羽在于门首。（报复科）（正旦云）呀，既然二叔叔来了也，叔叔请坐。（关末推醉科，云）嫂嫂，关羽不必坐。好酒也，我醉了也。（正旦云）妹子，你看俺二叔叔好快活也。（关末云）我怎么不快活？我如今封官为寿亭侯，每日筵宴管待，正好受用也。（正旦云）叔叔你的是也。（唱）

【红芍药】 你道是新来加你做寿亭侯，（关末云）我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正旦唱）枉受了些

肥马轻裘。这的是你桃园结义下场头，枉了宰白马杀乌牛。（关末云）我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正旦唱）你每日吃堂食饮御酒，你全不记往日的冤仇。想着您同行同坐数年秋，到如今一笔哎都勾！

（关末云）我如今官封为寿亭侯哩。（正旦唱）

【菩萨梁州】 今日个你建节来封侯，登时间忘旧。知书的小叔，你可便枉看了些《左传》《春秋》。我这里听言说罢泪交流，弟兄今日难相守，甚日个得完就。准想你结义宾朋不到头，则他这岁月淹留。

（关末云）我将这条凳椅桌都打碎了，幔帐纱橱都扯掉了。（正旦云）叔叔烦恼了也。妹子，咱与叔叔陪话去来。（唱）

【骂玉郎】 则我这心中负屈应难受，不由我便扑簌簌泪交的流，我见他扑登忿怒难收救。他那里踢翻椅桌，攬了幔幕，紧揎起那征袍袖。

（小旦云）姐姐，二叔叔不知为何至怒也？（正旦唱）

【感皇恩】 呀，我见他并不回头，怒气难收。我这里自踌蹰，自埋怨，我这里自僂傴。您嫂嫂言语的是紧，叔叔你恼怒无休。我陪有十分笑，叔叔你千般恨，我怀着九分忧。

【采茶歌】 叔叔你早则么皱着眉头，休记冤仇，叔叔你与我停嗔息怒。寿亭侯，则你那失散了的哥哥不知道无共有，方信道知心的这相识可也到头休。

（云）妹妹，俺跪着。二叔叔，可怜见俺姊妹二人。（正旦、小旦都跪科）（关末云）嫂嫂请起。你休烦恼，你欢喜咱。（二旦云）我有甚么欢喜？（关末云）嫂嫂，你不知俺哥哥兄弟，见在古城有哩。（正旦云）叔叔，谁那般道？（关末云）嫂嫂，今日曹丞相请我赴宴。有一个张虎来说，我哥哥兄弟杀退了他，哥哥兄弟如今见在古城。我故意推醉，我特来报与嫂嫂知道。（二

旦云)是真个？(关末云)是真个。我将曹丞相赐与我的金银和这寿亭侯牌印，我都锁在宜阳宅。不分星夜，便出许都。(正旦云)是真个？惭愧也。叔叔，则今日收拾行李，便索长行。(唱)

【尾声】 则你那忠直勇烈依了你口，谁想这刘备、张飞见在有。打听的兄弟哥哥有时候，忙离了许州，盼不到地头，俺遥望着千里的这红尘路儿上走。
(下)

(关末云)如今便收拾车乘鞍马，寻我哥哥，走一遭去也。我驱驰不避路迢遥，我是个忠臣岂肯顺降曹？想着俺相随数载恩情厚，我因此上弃印封金谒故交。
(下)

第三折

（曹末上，云）我着张文远去看云长去了，怎生这早晚不见来？（张辽上，云）某乃张文远是也。奉丞相将令，去宜阳宅看云长去。不想此人将领着他那三房头老小，往古城去了也。我索报与丞相去咱。报复去，道张文远求见。（卒子云）喏！报得丞相知道，有张文远来见。（曹末云）着过来。（做见科）（曹末云）张文远，云长如何？（张辽云）关云长将丞相赐与他的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并他那寿亭侯牌印，都封在宜阳宅内，云长引三房头老小，往古城寻玄德公、张飞去了也。（曹末云）谁想云长领着他家小，往古城寻刘玄德去了。我这般相待，他不辞我去了，更待干罢。唤将九牛许褚来。（许褚上，云）马不吃草，都把来瘦了。某九牛许褚是也。今有丞相呼唤，须索走一遭。报复去，道有许褚未了也。（卒子做报科）（做见科）丞相唤许褚有甚事？（曹末云）许褚，我唤你来，别无甚事。因为关云长背了某，将领着他三房头老小，不辞我往古城去寻刘备去了。我今唤你来商议。（许褚云）丞相，俺如今领大势军兵赶上，活拿的云长来。（张辽云）丞

相，咱不可与他交锋。想云长在十万军中，刺了颜良，诛了文丑，俺如今领兵与他战，丞相也枉则损兵折将。（曹末云）似此怎生擒的云长？（张辽云）丞相，俺如今则可智取。（曹末云）你有何智量？（张辽云）我有三条妙计，丞相领兵赶上云长，则推与他送行。丞相若见云长，丞相先下马，关云长见丞相下马，他必然也下马来。若是云长下马来，叫许褚上前抱住云长，着众将下手。第二计，丞相与云长递一杯酒，酒里面下上毒药。第三计，丞相把那西川锦征袍，着许褚托在盘中。丞相赠与云长。云长见了，必然下马来穿这袍。可叫许褚向前抱住，众将下手。恁的方可擒的云长。（曹末云）张文远此计大妙，料想云长出不的这三条计也。则今日领兵十万，赶云长走一遭去。我驱兵领将逞英豪，我这三条妙计他决难逃。擒住云长必杀坏，方显曹公智量高。（下）（关末引正小旦上，云）嫂嫂，贺万千之喜，咱早则出了许都也。（正旦唱）

【中吕】【粉蝶儿】 则你那途路迢遥，趁西风斜阳古道，催几鞭行色劬劳。践红尘，登紫陌，领着些关西小校。不索辞曹，恨不的一时间古城行到。

【醉春风】 你今日弃印觅亲兄，你则待封金谒故交。独行千里探哥哥，似叔叔的少、少、少。他把你官上加官，禄上赠禄，曹丞相傲也那不傲。

（关末云）兀的后面有军马至了。（曹末同张辽、许褚上，云）兀的前面不是云长？（做唤关末科，云）寿亭侯兄弟也，且住者。（关末云）真个是丞相领兵赶来。（正旦云）叔叔，曹丞相领兵赶将来，你小心在意者。（关末云）不妨事。（正旦唱）

【红绣鞋】 曹孟德能施谋略，则要你个关云长牢把鞍桥，咱可便嘴尾相衔紧随着，暗暗的便埋着军将，明明的列着枪刀，可休似徐州城失散了。

（云）叔叔，小心在意者。（关末云）嫂嫂放心，我自知道。（曹末上见住）（做下马科，云）寿亭侯兄弟也，怎生不辞而去？（关末云）丞相勿罪，我不下马来也。（许褚云）呀，可早一条计也。（曹末云）将酒来。（许褚做斟酒科）（曹末递酒科，云）云长，既然你要去也，你下马来满饮一杯。（正旦云）叔叔，你休下马去。（关末云）嫂嫂，他与咱送路，他有甚么歹意？（正旦唱）

【快活三】 则他那饯行的意虽好，铺谋的智难逃。不妨马上接了香醪，我与你附耳低低道。

【朝天子】 我这里望着，定睛的觑了，曹丞相百万军都来到。据着他兴心主意不相饶，折算你谁知道。我见他厚礼卑辞，亲捧香醪，这里面安排下斩人刀。叔叔你暗约，则依着你嫂嫂，则怕他酒里面藏有机妙。

(关末云)难得丞相好心，丞相先饮过，关羽吃。
(曹末云)可怎了？(许褚云)丞相放心吃，我自有解毒的。(曹饮酒科)(许褚云)呀，可早两条计也。(正旦云)叔叔，我说来么。(关末云)嫂嫂的是也。(曹末云)许褚，将那饯行礼来。(正旦唱)

【上小楼】 他待使些雕心鹰爪，安排下龙韬虎略。他一个个执锐披坚，勒马横枪，举斧轮刀。他将一领锦征袍，盘内托，我可便观了容貌，他那里曲躬躬一身伏着。

（曹末云）寿亭侯，想咱弟兄厮守许多时，也无甚与你。将这一领锦征袍，送与将军，正好你披。请下马来穿袍。（关末云）嫂嫂，我如今下马的是，不下马的是？（正旦云）叔叔，你不要下马去，（关末云）我待下马去，则怕中他的计策；我不待下马去，可惜了一领锦征袍。你听者，关羽从来性粗豪，哎！你个贤达嫂嫂莫心焦。上告孟德休心困，刀尖斜挑锦征袍。（正旦唱）

【么篇】 又不向盘内取，则向刀刃上挑。险些儿惊杀许褚，荒杀曹公，唬杀张辽。他每都，紧赶着，奸雄曹操。我问你那锦征袍要也那不要？

（许褚云）我见他轻轻举起手中刀，将我登时唬一交。三条妙计都不济，好也。颠倒丢了一领锦征袍。（关末云）嫂嫂先行，我随后便赶将来也。（正旦唱）

【尾声】 袭车胄武艺能，刺颜良名分高。用尽自己心，惹的旁人笑。哎，你个奸雄曹操，到陪了西

川十样锦征袍。（下）

（关末云）感谢丞相厚意。丞相之恩，我异日必报也。（曹末云）张文远，可不活拿了关云长也。你赶上他，你道俺丞相问你要一件回奉之物，看他说甚么？（张辽云）理会的，云长且住者。（关末云）你为何来？（张辽云）俺丞相的令，问将军要一件回奉之物。（关末云）丞相的恩，我报了也，我与他刺了颜良，诛了文丑，他今日又要回奉之物，我随身无甚么值钱物件。我这一去，见了哥哥，我异日借起兵来，与您曹丞相交锋。我若拿住你曹丞相，我这大刀下饶你丞相一个死，便是回奉。张文远，你快回去，你若是再赶将来，你见我手中刀么？我将你那曹兵都杀尽，要一个寄信的也无。张文远，你听者：想着俺桃园结义兄弟情，因此上辞曹弃印与封金。久以后拿住曹公不杀坏，那其间方显云长回奉心。（下）（张辽做见曹末科）（曹末云）张文远，云长说甚么？（张辽云）小官问他要回奉之物，云长言称道，他这一去，见了那玄德公、张翼德，必然领兵来与俺相持。他要丞相呵，那青龙刀下饶丞相一个死。（曹末云）正是：使碎自己心，笑破他人口。罢，教他去。我这一回去，点就一百万大军，与刘、关、张交锋，未为晚矣。这一去将那百万军兵亲点校，驱兵领将统戈矛。拿住一人必杀坏，恁

时方表报冤仇。（下）

第四折

（蔡阳上，开）三尺龙泉万卷书，皇天生我意何如。山东宰相山西将，彼丈夫兮我丈夫。某姓蔡名阳，字仲威，关西人氏。十八般武艺无有不拈，无有不会。某身披二铠，刀重百斤，马行千里，但寸铁在手，有万夫不当之勇。某新在佐于曹丞相手下为上将。今奉丞相的令，为因关云长背了俺丞相之恩，领他家小，不辞而去，丞相差某领五百哨腿关西汉，直至古城，与云长交战斗刀，走一遭去。大小三军，听吾将令：甲马不得驰骤，金鼓不得乱鸣。不得交头接耳，不得语笑喧呼。但违令，依军令决无轻恕。霭霭征云笼宇宙，腾腾杀气阵云高。临军略展英雄手，试看今番刀对刀。（下）（刘末同张飞上，云）某刘玄德，自从兄弟张飞杀退张虎，夺了古城。这里粮多草广，俺二人权且在此停止。（张飞云）哥哥，不想二哥云长，投降曹操，全不想桃园结义之心，更待干罢。咱如今不问那里，借起军来，务要与曹交锋，雪徐州之恨。（刘末云）兄弟，争奈咱三房头老小，不知下落。又听的人说，与云长都降了曹操也。三兄弟，则怕云长听的俺

在此，他必然来也。（张飞云）哥哥，他恋着那曹操那般富贵，他岂肯来！他便来呵，我也不认他。（刘末云）看有甚么人来。（正、小旦同关末上）（关末云）嫂嫂，你欢喜咱，兀的早望见古城也。（正旦云）二叔叔，一路上煞是辛苦也。（唱）

【双调】【新水令】 你保护的俺一家儿妯娌得安康，则他弟和兄这期间别来无恙。叔叔你是那擎天白玉柱，架海的紫金梁。义勇忠良，俺今日团圆日不承望。

（关末云）我到这古城也。把门的军卒报复去，你道有关羽领着三房头老小来了也。（刘末云）兄弟也，我道他知道咱在此呵，必然来也。元来兄弟领着三房头老小来了也。（张飞云）哥，他有甚么脸儿，我与他说话。（刘末云）兄弟息怒，咱同见云长去。（做见科）（关末做下马科，云）哥哥间别无恙。（刘末云）兄弟，你怎生不想桃园结义之心，因何投降了曹操？（关末云）你兄弟无降曹之心也。（刘末云）我断然不认你。（正旦云）玄德公息怒，听妾身说一遍咱。（唱）

【殿前欢】 若不是这汉云长，则为俺这家属不得已可便诈投降。（刘末云）他受他封官来。（正旦唱）寿亭侯官职无心望，甚的他快乐的这心肠。（云）那一日与曹操饮酒，听的说主公与小叔叔在此，收拾便行。（咀）他封金印出许都，（带云）曹操赶至灞陵桥，三计要拿云长，二叔叔致怒。（唱）险唬杀那曹丞相，锦征袍便斜挑在他刀尖上。（带云）若不是二叔叔，俺三房头家小，都落在曹营。（唱）怎能勾那弟兄每完聚，也不能勾今日得这还乡。

（张飞云）嫂嫂，你替他说慌，也说不过。既然不降了曹操，怎生封你为寿亭侯？直到今日也不认你，有甚么面颜，和你厮见？（刘末云）云长，你既然不忘了俺桃园结义之心，怎生撇了俺弟兄二人，因何投降了曹操？（关末云）哥哥，您兄弟为这三房头老小，被曹操掳了，您兄弟无计所奈也。（张飞云）你既有兄弟之情呵，可怎生我共哥哥在此古城住许多时，你怎生不来寻我？（正旦云）三叔叔息怒，若不是二叔叔呵，那里取俺生命来也。（张飞云）嫂嫂，我不信他说。（正旦唱）

【川拨棹】 你那里自参详，张将军不料量。他那里说短论长，数黑论黄。断不了村沙莽撞，你心中自忖量。

（张飞云）你既降了曹操也，你有何面目见俺？（关末云）兄弟，也是我出于无奈也。（正旦唱）

【七弟兄】 他可使这厢那厢，他两个逞能强，怒忿忿豪气三千丈。他丈八矛轮动怎生当，这青龙刀举起无遮当，好着我泪两行。便有些不停当，你心下自参详，你心下自参详。

【喜江南】 呀，则你那哥哥兄弟好商量，不比你一勇性石亭驿里摔袁祥。救了俺全家老小得安康，你自便料量，息怒波兴刘灭楚汉张良。

（刘末云）三兄弟，云长也则为咱这三房头老小也。（张飞云）则请二位嫂嫂来，别的我都不认。（正、小旦做见科）（正旦云）玄德公，俺若不是云长呵，那

得俺性命来。（蔡阳上，云）某矣蔡阳，来到这古城也。众军摆开阵势者。（张飞云）你道你不顺曹操，可怎生蔡阳又领军来？（关末云）蔡阳这一来，他必来赶我来。兄弟，你不信呵，我如今斩了蔡阳，如何？（张飞云）我不信，蔡阳和你一家，你怎肯杀了他？你若是斩了蔡阳，俺便认你。（关末云）既然是这等，五百校刀手，摆开阵势者。蔡阳，你为何来？（蔡阳云）云长，为你背了丞相之恩，奉丞相命，特来擒你。（关末云）蔡阳，我与你言定，俺如今头一通鼓响，咱埋锅造饭；第二通鼓响，披衣擐甲；第三通鼓响，咱两个交锋。（蔡阳云）你去埋锅造饭去。（关末云）三军休要埋锅造饭，与我披衣擐甲者。交鼓响！（刘末云）张飞，咱看云长与蔡阳交战去来。（张飞云）哥也，怎生不交战发擂那？（关末云）叫蔡阳临阵。（蔡阳云）我不曾披挂，可怎生便索战？（做调阵子科）（关末做斩蔡阳科，云）我斩了蔡阳也。（刘末云）张飞，兀的云长不斩了蔡阳也。（张飞云）左右那里，安排筵席，请二哥来见哥哥。（关末做拜刘末科，云）您兄弟托哥哥虎威，我斩了蔡阳也。（张飞云）哥哥，不枉了真虎将也，受您兄弟几拜。（正旦云）二叔叔不枉了好将军也。（唱）

【挂玉钩】 他恰才万马千军摆下战场，则见他忙把门旗放，显出那弃印封金有智量。他怎肯扶立起曹丞相，斩了蔡阳，在杀场上。才听的挝鼓三通，可又早得胜还乡。

（张飞云）两壁厢敲马宰牛，做一个庆喜的筵席。
（关末云）哥哥，是你兄弟不是了也。（刘末云）兄弟，是您哥哥的不是了也。想兄弟您为俺三房头家小，您不得已而降曹操。你虽身居重职，你不改其志，此为仁也；你不远千里而来，被张飞与某百般发忿，兄弟你口不出怨恨之语，此为义也；你弃印封金，辞曹归汉，此为礼也；不一时立斩蔡阳，此为智也；你曾与曹操言定三事，听的某在此，你将领家小前来，不忘桃园结义之心，此为信也。据兄弟您仁义礼智信俱全，则今日敲牛宰马，做个庆喜的筵席。则为那徐州失散各分张，今日个古城欢会聚贤良。兄弟据着你智勇礼全谁可比，匹马单刀斩蔡阳。则为那妯娌贤达世间少，俺兄弟仁义果无双。俺本是扶持社稷忠良将，俺三人永保皇图帝业昌。

题目 灞陵桥曹操赐袍

正名 关云长千里独行

孟德耀举案齐眉

第一折

（外扮孟府尹同老旦王夫人领家僮上。诗云）白发刁骚两鬓侵，老来灰却少年心。不思再请皇家俸，但得身安抵万金。老夫姓孟，双名从叔，祖居汴梁扶沟县人氏。嫡亲的三口儿家属，老夫人王氏，所生一女，名曰孟光，小字德耀。老夫幼年间曾为府尹之职，因年迈告了致仕，闲居已数年矣。老夫有个同堂故友梁公弼，曾与他指腹成亲，他所生一男乃是梁鸿。不想公弼夫妻早都下世去了，如今梁鸿学成满腹文章，争奈身贫如洗，沿门题笔为生。我待将这门亲事悔了来，则道我忘却前言；我待要将女儿聘与他来，他一身也养活不过，若是俺女儿过门之后，那里受的这般苦楚？老夫人，似此如之奈何也？（夫人云）老相公也，还再做个商议。（孟云）老夫人，如今此处有个张小员外，

是巨富的财主；又有一个马良甫，是官员家舍人，久已后也是为官的。如今就请将梁鸿来，着他三人都到俺前厅上，设一酒席，管待他。放下斑竹帘儿来，请小姐在帘儿里边，看他三个人，随小姐心中自选一个，他久已后也不怨的我两口儿，你可意下如何？（夫人云）老相公主的是。（下）（孟云）下次小的每，一壁厢着人请张小员外、马舍人和梁秀才来者。若到时，报复我家知道。（家僮云）理会的。（二净扮张小员外、马舍上，张诗云）他是舍人马良甫，我是豪家张员外。一气吃瓶泥头酒，则嚼肉鲊不吃菜。自家张小员外便是，这个是我表弟马良甫。孟相公家请俺二人，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门上的报复去，道请的客来了也。（家僮报科）（孟云）道有请。（家僮云）请进去。（做见科）（张云）老酱棚，呼唤俺两人，有何说话？若有酒，快拿出来，打三钟！（孟云）二位且少待，请梁鸿去了，这早晚敢待来也。（末扮梁鸿上，诗云）三十男儿未济时，腹中晓尽万言诗。一朝若遂风雷志，敢折蟾宫第一枝！小生姓梁名鸿，字伯鸾。有父母在日，多蒙严教，学成满腹文章，未曾进取功名。俺父亲当初曾与孟府尹家指腹成亲，自从父母弃世之后，小生累次使人说亲去。他见小生一贫如洗，坚意不肯。今日使人来请，不知为何，须索走一遭去。门上人报复去，道有梁鸿来了也。（家僮报，

见科) (梁鸿云)老相公，呼唤小生，有何见谕?(孟云)请坐。下次小的每，抬上果桌来者。(家僮做抬果桌科)(孟低声分付云)一壁厢行酒，一壁厢转报绣房中，请将小姐出来。(家僮云)理会的。(正旦扮孟光领梅香上，云)妾身孟光是也，正在绣房中做针指，父亲、母亲在前厅上呼唤，不知甚事，须索见来。(梅香云)小姐，你还不知道，如今老相公见小姐成人长大，未曾招嫁，前厅上请下三个客人：一个是财主张小员外，一个是官宦家舍人马良甫，一个是穷秀才唤做甚么梁鸿。着小姐三人里面自选其偶，相招一个姐夫。小姐，你便喜欢，则是梅香苦恼。(正旦云)莫不是指腹成亲的梁秀才么?(梅香云)不知是不是。有那穷的，不似他穷的怕人。小姐，则拣那富贵的招一个，又为人，又受用。(正旦云)梅香，你说差了也。(梅香云)小姐，我可怎生说的差了?(正旦做叹科，云)梅香，你看这暮春天道，好生困人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你看这春满皇都，落花无数，飘香雨。蝶翅蜂须，犹兀自留春住。

(梅香云)小姐，这三春天气，莺慵燕懒，蝶困蜂

忙。我心中只想一觉儿睡，可是怎么说那！（正旦唱）

【混江龙】 恰离了兰堂深处，倩东风扶策我这困身躯。懒设设梳云掠月，意迟迟傅粉施朱。你道是春睡不禁啼鸟唤，我则待日长偷看古人书。（梅香云）老相公唤哩，你也梳妆打扮些儿波！（正旦唱）我这里荡香尘忙把扇儿遮，踏残红软衬着鞋儿去。再提掇绮罗衣袂，重整顿珠翠冠梳。

（梅香云）我梅香看来，小姐则不要嫁那穷秀才好。（正旦唱）

【油葫芦】 这须是五百年前天对付，（梅香云）这也只凭你自家主意，有甚么天缘在那里？（正旦唱）怎教咱自做主？（云）这三人里面，（唱）除梁鸿都是些小人儒，（梅香云）小姐，你差了也，这梁鸿穷的怕人子哩！（正旦唱）你道他现贫穷合受贫穷苦，他有文章怕没文章福？（梅香云）那文章是肚里的东西，你怎么就看的出？（正旦唱）常言道贤者自贤，愚者自愚。就似那薰莸般各别难同处，怎比你有眼却无珠？

（梅香云）世间多少穷秀才，穷了这一世，不能发迹！你要嫁他，好不颓气也！（正旦唱）

【天下乐】 哎，屈沉杀三尺龙泉万卷书，何也波如？非浪语，便道是秀才每秀而不实有矣夫！想皇天既与他十分才，也注还他一分禄，包的个上青云平步取。

（梅香报科，云）老相公，小姐来了也。（孟云）着老夫人陪小姐在帘儿里边看去，你就问他一个端的。（梅香云）理会的。（做请夫人科）（夫人云）孩儿，你帘儿里边看去，你父亲请的三位客来，一个是官员，一个是财主，一个是穷秀才，在俺厅上饮酒，任你意下招选一个。（正旦云）母亲，您孩儿只嫁那穷秀才！（夫人云）嗨，孩儿不肯嫁官员、财主，只要嫁那穷秀才。老相公，你可枉着了也。（孟云）二位舍人，蔬食薄味，管待不周，且请回宅去，后会有期。（张云）老官儿，你请俺吃酒，酒又不醉，饭又不饱，就着俺起身，也等俺家吃个拦门钟儿去。（马云）君子略尝滋味，小人吃杀不饱。他既然支调咱家回去，早气出我个四句来了。（诗云）老孟是个真夹脑，酒不醉来食不饱。

以后还有何人肯上门？看他做不的孟尝君一只脚。（同下）（孟云）他二人去了也。梁秀才，你暂且回避者。（梁鸿云）小生告退。（下）（孟云）梅香，唤小姐来，老夫亲自问他。（正旦见科）（孟云）孩儿也，这官员、财主、秀才，你可要嫁那一个？（正旦云）父亲，你孩儿只嫁那秀才！（孟云）则他便是梁鸿，每日在长街市上题笔为生的，怎比那两个是官员、财主？你嫁了他，也得受用哩。（正旦云）父亲，秀才是草里幡竿，放倒低如人，立起高如人，便嫁他也不误了孩儿也。（唱）

【村里逐鼓】 咱为人且贫且富，为官的一荣一辱。（孟云）做官的有甚么辱来？（正旦唱）他请的是皇家俸禄，又科敛军民钱物。直等待削了官职，卖了田地，散了奴仆，那时节方悔道不知止足。

（孟云）那梁鸿是个穷秀才，几能勾发达日子？你苦苦要嫁他怎的？（正旦唱）

【元和令】 你道他一介儒，消不的千钟粟。料

应来尽世里困穷途，嫁他时空受苦。有一日万言长策献銮舆，才信他是真丈夫。

（孟云）他的文章，我也见过他的。如今是这个模样，到老也不得长进了。（正旦唱）

【上马娇】 这的是时命乖，非是他文学疏。须知道天不负诗书。则看渭水边吕望将文王遇，哎，怎笑的霜雪也白头颅？

（孟云）这马家的是官宦，张家是财主，比梁鸿差得多哩！（正旦云）父亲（唱）。

【胜葫芦】 这都是荫庇骄奢泼赖徒，打扮出谎规模，睁眼苦眉捻鬓须。带包巾一顶，系环绦一付，怎知他不识字一丁无！

（孟云）那张小员外便也罢了，这马舍的官是他荷包儿里盛着的，嫁他有甚么不好？（正旦唱）

【幺篇】 哎，兀的是豹子峨冠士大夫，何必更称誉？也非我女孩儿在爷娘行敢抵触。富时节将亲偏许，贫时节把亲偏阻，可不道君子断其初！

（孟云）这妮子既然要嫁梁鸿，我如今只问他要两件宝贝，有便嫁他。（正旦云）父亲，可是那两件宝贝？（孟云）我要那带秋色羊脂玉，赛明月照夜珠。（正旦唱）

【后庭花】 他是个守青毡一腐儒，捱黄齏忍饿夫，那里取带秋色羊脂玉、赛明月照夜珠？父亲阿你坏风俗，枉了你清廉名目。你断别人家不是处，下财钱要等足，少分文不放出，敢如何违法度？

（孟云）可不道在家从父那？（正旦唱）

【柳叶儿】 我如今在家从父，枉教那穷书生一世孤独。他家寒冷落无他物，每日沿门儿题诗句。投至的攒下些须，（带云）父亲，你则想波。（唱）那秀才

少不的搜索尽者也之乎。

（孟云）我着你嫁一个官员财主，你坚意不肯，则嫁梁鸿，久已后受苦，休得怨我也。（正旦唱）

【赚煞】 他富则富，富不中我志诚心；这秀才穷则穷，穷不辱我姻缘簿。我若是合快乐不遭受苦，若是我合受苦强寻一个荣贵处，也只怕无福消除。教人道这乔男女，则是些牛马襟裾，（孟云）孩儿也，有钱的好。（正旦唱）父亲你原来不敬书生敬财主。我又不曾临邛县驾车，他义不曾升仙桥题柱，早学那卓文君拟定嫁相如！（同梅香下）

（孟云）老夫人，这事本已有约在先，况兼孩儿又执意定要嫁他，也是他的缘分了。明日是个好日辰，将梁鸿招过门罢。（夫人云）老相公主的是。（孟云）下次小的每，后花园中打扫书房干净，待梁鸿成亲之后，就着他攻书。单则梅香送饭，再休着小姐与他对面，久已后老夫自有个主意。（诗云）孩儿忒滞泥，不必再沉吟。待他得志后，方显老夫心。（同下）

第二折

（梁鸿上，云）小生梁鸿，自从老相公招过门来，七日光景也，并不曾见小姐面皮，则着梅香供茶送饭。今日若来时，我做意恼怒，着几句言语，他必然去与小姐说知。那小姐是读书的人，难道不来见我？梅香这早晚敢待来也。（正旦领梅香上，云）妾身孟光，自从俺父亲将梁秀才招赘入门，七日光景，并不曾见面。今日父亲、母亲不在家，梅香，我和你书房中探望梁秀才去来。（梅香云）小姐，老相公知道，则怕不中么。（正旦云）若知道呵，有我哩，不妨事。（梅香云）这等，我随着小姐去来。（正旦唱）

【正宫】【端正好】 又不是卓文君抚琴悲，又不是秦弄玉吹箫恨，为甚些家务事晓夜伤神。则为俺不峥嵘女婿相招进，可着我怎打叠闲愁闷。

（云）我也听的有人说我哩。（梅香云）说小姐甚的

来？（正旦唱）

【滚绣球】 人都道孟德耀有议论，梁秀才甚气愤。这其间又不是女孩儿暗传芳讯，父亲呵，你瞞人怎瞞过空里灵神？道当初许了的亲，他不曾来谢肯，因此上无主意的爹娘失信。依着他则待要别选高门，依着我宁可乱铺着云鬓为贫妇，怎肯巧画蛾眉别嫁人，燕尔新婚？

（云）可早来到书房门首也。梅香，你过去，看他说甚么？（梅香做见科，云）姐夫。（梁鸿做恼科）（梅香出门，云）小姐，姐夫不言语，他好生的恼怒，不知为何。（正旦云）待我自过去咱。（做见科，云）秀才，你过门七日，谁与你递茶送饭那？（梁鸿做不语科）（正旦云）我早猜着你了也。（唱）

【笑歌赏】 莫不是老嬷嬷欠供待的勤？莫不是小梅香有些的言词蠢？莫不是太夫人不曾与你相通问？莫不是妾身行做甚的多回避？莫不是老相公近新来有

甚么别处分？你、你、你，只管里这等不邓邓含嗔忿。

（梁鸿背叹科，云）早知如此挂人心，悔不当初莫相识。（正旦唱）

【醉春风】 你悔则悔咱须是百年恩，你恼则恼咱须是两意肯。又不曾强逼你结了婚姻，我当初将你来尽，尽。又不留五载十年，止不过三朝两门，便恁般万愁千恨！

（云）秀才，你不言语，我下跪问你咱。（做跪科，云）秀才，过门七日矣！妾间不答一言，莫非责妾之罪乎？（梁鸿云）岂不闻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我观尔非梁鸿之匹。你头戴珠翠，面施朱粉。身穿锦绣，恰似夫人一般。你试看我身上褴褛，衣服破碎，怎与你相称？依着我呵，去了衣服头面，穿戴布袄荆钗，那其间方才与你成其夫妇也。（正旦云）我则道为甚么来，这东西我已备之久矣，自今与你改换了衣服，则便了也。（梁鸿云）若改了妆，换了衣，这才是梁鸿之匹。（正旦换妆科，唱）

【石榴花】 往常时画堂娇惯数年春，锦绣四时新，凌波罗袜不生尘。(梅香云)小姐，这是个甚么打扮？你当初嫁那富贵的，可不好来？(正旦唱)暗想着当初二人调弄精神，他指望官员、财主咱须顺，岂知我甘心的则嫁寒门。(梁鸿云)似小生这等衣衫褴褛，只怕你也心困哩。(正旦唱)你是我亲男儿岂怨身贫困？(梁鸿云)小姐，你当初何不嫁那富贵的来？(正旦唱)我怎肯将颜色嫁他人？

【斗鹤鹑】 重整顿布袄荆钗，收拾起娇红腻粉。(梁鸿云)小生这几日好生伤感也。(正旦唱)你道是往日堪怜，到今日更亲。可不道一夜夫妻百夜恩？我见你便忒认真。须是在夫妇行殷勤，也要去爷娘行孝顺。

(孟暗上，云)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这小贱人无礼，瞒着老夫，引着梅香去书房中看梁鸿去了。兀的不气杀老夫也。我到那里就将他二人赶出去者。(做见科，云)好大胆的小贱人也。(正旦唱)

【上小楼】 又不是挑牙料唇，只待要寻争觅衅。
(孟云)这小贱人辱没杀老夫也。(正旦唱)我有甚的败坏风俗，羞辱爷娘，玷累家门？你将这赤的金，白的银，饕餮都尽，又道是女孩儿背槽抛粪。

(孟云)你这等大胆，在我根前，还敢回话哩(正旦唱)

【么篇】 这不是我言语村，须是你情性紧。我又不曾打骂家奴，欺负良人，抵触家尊。(孟云)小贱人将这头面衣服不穿不戴，可怎生这般打扮？(正旦唱)我收了这珠翠衣、锦绣裙，怕待饰蛾眉绿鬓，(云)父亲，我孩儿不敢说，你也想波。(唱)和他那破襦衫怎生随趁？

(孟云)兀的不气杀我也。(正旦唱)

【十二月】 父亲呵，你既然恁般发狠，怎教我不要半语支分？这秀才书读万卷，有一日笔扫千军。他须是黄阁宰臣，休猜做白屋穷民。

（孟云）我看这穷秀才，一千年不得发迹的。女生外向，怎教我不着恼？（正旦唱）

【尧民歌】 你道是儒人今世不如人，只合齑盐岁月自甘贫。直等待凤凰池上听丝纶，宫袍赐出绿罗新。青也波云，男儿一致身，父亲呵，那些时你可便休来认。

（孟云）则今日便与我赶将出去！（正旦云）父亲，多共少也与您孩儿些奁房断送波。（孟云）一文也无，你便出去！（正旦云）秀才，如今父亲将俺赶出门去，如之奈何？（梁鸿云）常言道：好男不吃婚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小姐放心，小生若出去呵，拚的觅些盘缠，便上朝求官应举去也。（正旦唱）

【耍孩儿】 你看举头日远长安近，则把这读过的经书自温。当今天子重贤臣，大开着海也似的贤门。早遂了从龙从虎风云气，稳受些滋草滋花雨露恩。这是咱逢时运，父亲呵，休错认做蚌鸣井底、鹤立鸡群。

（孟云）我观那梁鸿，则当是蓬蒿草底尘土一般。
（正旦唱）

【煞尾】 你看他是蓬蒿草底尘，我觑他是麒麟阁上人。（云）则今日辞别了父亲出去，久以后不发迹，也不见父亲之面了。（唱）须有日御帘前高捧三台印。都省里安身正一品。（同下）

（孟云）他两个去了也，我想他此一去，必定往那皋伯通家庄儿上住。那秀才犹可，俺小姐富家生长的孩儿，如何受的这般苦楚？分付管家的嬷嬷，一日送三餐茶饭去，则与小姐食用，休要与梁鸿食用，久已后老夫自有个主意，嬷嬷那里？（嬷嬷上，云）堂上一呼，阶下百诺。老身是孟老相公宅上嬷嬷的便是。老相公呼唤，须索见来。老相公呼唤老身有何分付。（孟云）我唤你来，不为别事，我今日将小姐和梁鸿两个

都赶出去了。你近前来，可是恁般。（做打耳暗科）（嬷嬷云）理会的，老相公放心，都在我身上。老相公，他两口儿此一去虽然有些儿怪你，只怕久已后谢你也是迟了。我将着这衣服、宝钞、鞍马，不敢久停久住，直到皋大公家庄儿上探望小姐，走一遭去来。（下）（孟云）嬷嬷去了也，正是眼观旌捷旗，耳听好消息。（下）

第三折

（梁鸿同正旦上，诗云）一去孟从叔，来依皋伯通。将何度朝夕，且与作佣工。小生梁鸿，自从孟老相公赶将俺两口儿出来，到这皋大公庄儿上居住，俺两口儿与人家舂米为生。小姐，你如何受的这等苦楚也？（正旦云）秀才，你怎生这般说？岂不闻夫唱妇随也呵。（唱）

【越调】【斗鹤鹑】 我本生长在仕女图中，到今日权充在佣工队里。刚备下布袄荆钗，又加着这一副苕帚簸箕。（梁鸿云）当初你不嫁我，可不好也。（正旦云）我嫁你也不为别。（唱）则为你书剑功能，因此卜甘受这糟糠气息。我避不的人笑耻，人是非。（梁鸿云）你看咱住的这房舍么。（正旦唱）住的是灰不答的茅团，铺的是干忽刺的苇席。

【紫花儿序】 恰捧着个破不刺碗内，呷了些淡不淡白粥，吃了几根儿哽支杀黄齏。（嬷嬷上云）老身是孟老相公家嬷嬷，今有小姐赶在皋大公庄儿上住，每日使梅香送饭。梅香与老相公说，有小姐高高的举案齐眉，伏侍秀才。老相公不信。今日着我送饭，就看他去。老相公暗暗的赍发他绵团袄一领，白银两锭，鞍马一副，则当是老身的，赠与他做盘缠，着他去求官。可早来到也。小姐在家么？（梁鸿云）小姐，门首有甚么人叫你哩！（正旦云）秀才，我试看去咱。（唱）若是别人来不须回避，怕只怕是俺爹妈皆知。他着你奋志夺魁，划地在这坦舂着粗粮，筛着细米。问时节怎生支对？可不空着你七步文才，只这等是一世衣食？（梁鸿下）

（嬷嬷云）小姐万福。（正旦云）我道是谁，原来是嬷嬷，往常时梅香送饭，今日着嬷嬷来。（嬷嬷云）梅香不中用，我亲自送饭来。（正旦云）我与你说话，恐怕唾津儿喷在茶饭里，有失敬夫主之礼。我高高的举案齐眉，先着俺秀才食用者。（嬷嬷云）他有甚么高官重职，你怎生这般敬他那？（正旦云）岂不闻夫乃妇之天？嬷嬷，你道的差了也。（唱）

【金蕉叶】 你道他有甚的高官重职，也须要承欢奉喜。虽不曾夫贵妻荣，我只知是男尊女卑。

（嬷嬷云）我看梁官人也是三十以外的人了，还是这般模样。几时能勾发迹也？（正旦唱）

【调笑令】 你道他发迹已无期，眼睁睁早虚过了三四十。（嬷嬷云）量他打甚不紧？（正旦唱）你道他根前还讲甚尊卑礼，常言道是夫唱妇随。为甚那男儿死了咱挂孝衣？这消不的我举案齐眉。

（嬷嬷云）他便有甚聪明智慧在那里，你这般敬他？（正旦唱）

【秃厮儿】 你道他无聪明智慧，折莫他便鲁仝愚痴，常言道嫁的鸡儿则索一处飞，与梁鸿既为妻，也波相宜。

（嬷嬷云）他每日家饭也无的吃哩！（正旦唱）

【圣药王】 折莫他从早起，到晚夕，不得口安闲饭食与充饥。虽然是运不齐，他可也志不灰。只等待桃花浪暖蛰龙飞，平地一声雷。

（嬷嬷云）我闻得梁官人替人做佣工，每日舂米为生。这碓场在那里？待我去看一看。（张小员外、马舍上，张云）自小从来好耍笑，家中广有金银钞。兄弟唤做歪厮缠，则我叫做胡厮闹。自家张小员外的便是，这个是马良甫。俺两个打听的孟光被他父亲赶将出来，在皋大公庄儿上住，与人家佣工舂米为生。俺如今故意的到他那里，调戏他一番，有何不可？（做见科，云）我道是谁，原来是孟光小姐。来，来，来，你与我舂些米儿。舂了米，糠皮儿都是你的。你与我多舂几遍儿！（正旦云）你看这厮甚么道理！兀那厮，你听者。（唱）

【鬼三台】 咱与你甚班辈？自来不相会，走将来磕牙料嘴。（张云）兄弟，你看这女人，他这般受苦，倒说咱磕牙料嘴。（正旦唱）陪着笑卖查梨，（马云）小姐，你嫁了我时，比别人不强多着哩？（正旦唱）调弄他舌巧门疾。这厮村的来恁般村性格，俺穷则穷不曾

折了志气！（张云）小姐，你当初嫁了俺呀，可不好那？（正旦唱）只管里故意干乔，（张做扯正旦衣服科，云）小姐，向前来，我和你说一句话儿咱。（正旦推科，唱）去波，你歪缠些怎的！

（张做跌出、起踢门科，云）你久以后是打莲花落的相识。（马云）咱两个去罢，你便跌了一交，也落的他亲手推这一推。俺又不曾言语，倒吃他一场花白。（诗云）我两个有钱有钞，天生来又波又俏。斗孟光不得便宜，空惹他旁人一笑。（下）（梁鸿上，云）小姐，你为甚么大惊小怪的？（正旦云）可不悔气！被那两个泼男女羞辱了一场。（唱）

【麻郎儿】 我穷则穷是秀才的妻室，你穷则穷是府尹的门楣。那些儿输与这两个泼皮，白白的可干受了一场恶气！

（梁鸿云）小姐，这样人理他则甚！（正旦唱）

【幺篇】 想起就里事体，（带云）我待和他计较来。（唱）与这嘶争甚么闲是闲非。（带云）我待不计较来。（唱）我又做不的那没羞没耻。哎哟天呵，怎生家博得个一科一第！

（嬷嬷云）既然如此，怎不教梁官人上朝进取功名去来？若得一官半职，也不受人这等羞辱。（正旦云）嬷嬷，你怕说的不是。但我三餐粥饭尚不能勾完全，这一路盘缠出在那里？不知嬷嬷平日可曾攒下的些私房？不论多少，赍发与秀才前去，此恩异时必当重报也。（唱）

【络丝娘】 但得你旨赍发到皇都帝里，我怎敢便忘了你这深恩大德？自将你一倍加增做十倍，也还表不的我相酬之意。

（嬷嬷虚下，取砌末上科，云）小姐，老身无甚么馈送，止有这绵团袄一领，白银两锭，鞍马一副。你官人此去，若得了官时，休忘了老身也。（诗云）堪叹梁鸿彻骨贫，今朝远践洛阳尘。会须金榜标名姓，始信儒冠不误人。（下）（正旦云）嬷嬷去了也，亏他送与

俺偌多东西。秀才，你则着志者！（梁鸿云）小姐放心，若到帝都阙下，小生必然为官也。（正旦唱）

【收尾】 只愿的丹墀早把千言对，施展你男儿壮气。休得要做了无名金榜不回归，空教我斜倚定柴门盼望着你。（下）

（梁鸿云）多谢嬷嬷，赍助了鞍马盘缠。则今日好日辰，上朝取应，走一遭去。（诗云）昔作五噫歌，今成万言策。谁知涤器人，即是题桥客。（下）

第四折

（孟上，云）老夫孟从叔是也，自从赶我女孩儿和梁鸿出门以来，便好道木不钻不透，人不激不发，果然那梁鸿上朝取应，一举状元及第，除授本处县令。老夫如今牵羊担酒，与孩儿庆喜，走一遭去来。（下）（梁鸿冠带引祇从上，诗云）去日曾携一束书。归束玉带挂金鱼。文章未必能如此，多是家门积善余。小官梁鸿是也，到于帝都阙下。一举状元及第，除授扶沟县县令之职。今早到任已毕。将这这驷马高车，着祇从人取夫人去了，这早晚敢待未也。（正旦引梅香祇从上，云）我孟光谁想有今日也呵！（唱）

【双调】【新水令】 疑怪这叫喳喳义鹊噪花梢，却元来得除授状元来到。若不是萤窗义史足。怎能勾虎榜姓名际？谁想今朝，天开眼自然报。

（祇从报科，云）报的相公得知，有夫人未了也。

(梁鸿出迎科，云)夫人，贺万千之喜，左右将过来。
(祇从捧砌末上科)(梁鸿云)夫人，这五花官诰、金冠霞帔，你请受了者。(正旦唱)

【沉醉东风】 我则见这一堆捧养的光闪闪金花紫诰。那一壁捧着的齐臻臻珠翠鲛绡。(梁鸿云)夫人，今日才表的你有冰清玉洁之心也。(正旦唱)你道是才表我冰清玉洁心，(梁鸿云)厮称你云锦花枝之貌。(正旦唱)又道是厮称我云锦花枝貌。我今日呵做夫人岂敢妆么？(梁鸿云)夫人，请穿上者。(正旦云)相公，我不敢穿，(梁鸿云)可是为何？(正旦唱)争奈我两次三番不待着，则怕不稳如荆钗布袄。

(梁鸿云)夫人。这是天子所赐，你可穿上，望阙谢了恩者。(正旦做穿科，唱)

【庆宣和】 元来这象简乌纱出圣朝，若是没福的也难消。只为俺读书人受过凄凉合荣耀，因此上把儒衣换了，换了。

（做同谢恩科）（张小员外、马舍上，张云）自家张小员外，这个是马良甫。县里差俺两个接新官，谁想是孟老相公家女婿梁鸿，做了本处县令。想着咱在皋大公庄儿上调戏他浑家，若与俺算起旧帐来，怎生是了？（马云）不妨事，他那里记的起？咱每大着。胆见他去。（做见跪科）（梁鸿云）这厮如何不抬头？（张云）直等到二月二哩。（梁鸿云）原来是这两个弟子孩儿，你认的我么？（张、马做慌科）（梁鸿云）您是甚么身役？（张云）俺两个是儒户。县里拣选来接待新官的。（梁鸿云）今日你接我，可是我接你？既是儒户，与我吟诗。若吟的好，便饶恕你；吟的不好，一百大毛板一个。（马云）这诗须让咱先吟。（做念科，诗云）我做秀才，冷酒热酙。一气一碗，荡的嘴歪。（梁鸿云）你看这厮胡说。左右，拿下去打呀！（做打科）（张云）我道你不济，听我吟。（诗云）我做秀才快吃饭，五经四书不曾惯。带叶青蒜嚼两根，泥头酒儿吃瓶半。（梁鸿云）一发胡说。左右，拿下去打呀！（做打科）（正旦唱）

【雁儿落】 他曾习读占圣学，枉惹的儒人笑。
今门个折将丹桂来，（梁鸿云）这厮你当初可道来。（张

云)小的不曾道甚么来。(正旦唱)可不道俺则会打莲花落！

(张云)呀！夫人，一句也不曾忘了！休和俺每一般儿见识，只是饶了俺罢。(正旦唱)

【得胜令】 俺如今行处马头高，人面上逞英豪。则俺那美玉十分俊，不似你花木瓜外看好。哎，你个儿曹，谁着你行无道？(张云)夫人可怜见，这都是旧活。休题也。(正旦云)左右那里？(唱)准备着荆条，将他扣厅阶吃顿拷。

(梁鸿云)这厮接待不周，好生无礼，发到县间去，每人杖一百。枷号一个月，打退儒户，永为农夫。(祇从云)理会的。(张云)可不是悔气，他起初要我吟诗，偏生再做不来。如今倒气出我四句来了。(诗云)他家忒煞卖弄，打的屁股能重。烧酒备下三瓶，到家自己暖痛。(同下) (嬷嬷上，云)门上人报复去，道有孟老相公家嬷嬷在于门首。(祇从做报科)(正旦云)相公，大恩人在门首，咱迎接他去来。嬷嬷请！(嬷嬷见科，云)您两口儿索是欢喜也。(正旦唱)

【乔牌儿】往常时独自焦，到今日大家乐。（带云）想在皋大公庄儿上呵。（唱）那其间头扑面糠飞绕，今日个玉玲珑金凤翘。

（嬷嬷云）小姐，你当初受那般苦楚，你可还记的么？（正旦唱）

【挂玉钩】 这的是举案齐眉有下梢，（嬷嬷云）小姐，你如今还守着旧时的节操哩？（正旦唱）你道我不改初时操。我从来贫不忧愁富不骄，怎肯败坏了闺门教？（云）嬷嬷请上，受我夫妻一拜。（唱）你昔日恩，今朝报。不是你拨散浮云，怎能勾得上青霄？

（嬷嬷云）小姐稳重，有老相公同老夫人在于门首，你接待他去咱。（正旦云）我有甚么老相公、老夫人，今日要来认我？（唱）

【甜水令】 赶离了画阁兰堂，锦襦绣褥。珠围翠绕，赶的我无处厮门着。（带云）想起那时来呵。（唱）

住的是草舍茅庵，蓬户柴门，陋巷箪瓢，我可也委实难熬。

（孟、夫人同入见，做不认科）（嬷嬷云）老相公，他坚意不认您哩。（孟云）他不认俺么？嬷嬷！如今到这其间，你不说等到几时？（嬷嬷云）告大人暂息雷霆之怒，略罢虎狼之威。当此一日，一令尊与老相公指腹成亲，不想令尊弃世。大人，你一身流落，老相公岂不要就将你招赘为婿？则怕你贪恋富贵荣华，不肯进取功名，故意的将您逐走在外。不期春榜动，选场开，老相公暗暗的着我赍发你盘缠鞍马，上朝取应去。你也看嘴验，难道我老婆子有这东西不成？你今日上则功名成就，下则夫妇团圆。我说兀的做甚？（诗云）困守寒窗数载间，一朝平步上金銮。非干贱妾能资动，则拜你那皓首苍须老泰山。（正旦云）嬷嬷。你旦不说，则被你瞒杀我也。（唱）

【折桂令】 却元来晏平仲善与人交，（梁鸿云）这本是嬷嬷赍发俺来。（正旦唱）难道他掩耳偷铃，则待要见世生苗？（云）相公，认了丈人丈母罢。（唱）俺和你夫妇商量，休教外人把俺评跋。你是个君子人个

念旧恶，想一双哀哀的父母劬劳。他虽然不采分毫，我如今怎敢轻薄。（云）父亲、母亲请上，孩儿则认便了也。（唱）且只索做小伏低，从今后啡爹爹权把俺耽饶。

（梁鸿、正旦跪科，梁云）则被你瞒杀我也，丈人。（孟云）则被你傲杀我也，女婿。（使命上，云）万里雷霆驱号令，一天星斗焕文章。小官乃天朝使命是也。奉圣人的命，因为你梁鸿甘贫守志，孟光举案齐眉，着小官亲赉此封丹诏，与他加官赐赏，须索走一遭去。可早来到县衙门首也。（见科。云）圣旨到来，梁县尹你夫妇跪听者。（梁鸿云）张千，快装香来。（同正已跪私）（使命云）我大汉孝章皇帝，正乾坤万里无尘。尚惓惓励精图治。总则要风俗还淳。喜的是义夫节妇，爱的是孝子顺孙。你梁鸿本世家子弟，能守志不厌清贫。妻孟光尤为贤达？举案处相敬如宾。若天朝不加褒赏，将何以激劝斯人。可超升本处府尹，更赐子黄金百斤。其妻父能曲成令德，亦堪称耆旧之巨。并着令题名史册，一家的望阙谢恩（众拜谢科）（正旦唱）

【鸳鸯煞】 荷君恩特降黄麻诏，谢天臣远践红

尘道。却教我一介书生，早做了极品随朝。畅道顿首
诚惶，瞻天拜表，则俺这犬马微劳，知甚日能图效。
且自快活逍遥，两口儿夫妻共谐老。

题目 梁伯鸾甘贫守志

正名 孟德耀举案齐眉

冻苏秦衣锦还乡

楔子

（冲末扮孛老同搽旦、卜儿、净苏大、大旦、二旦上）（孛老云）钱会说话，米会摇摆。无米无钱，失光落彩。老汉苏大公的便是。我在这苏家庄居住，嫡亲的六口儿家属。婆婆李氏，有两个孩儿。大的孩儿是苏梨，第二的孩儿是苏秦，有两房媳妇儿。那苏秦孩儿不肯做庄农人家生活，逐朝每日，则是要读书写字。他拜义了个哥哥，姓张名仪。他两个同堂学业，转笔抄书。他班今待要上朝进取功名去。苏梨，唤你两个兄弟出末。（苏大云）两个兄弟，父亲呼唤。（正末扮苏秦同张仪止）（正末诗云）三尺龙泉万卷书，老天生我竟何如。山东宰相山西将，彼丈夫兮我丈夫。小生姓苏名秦，字季子。这位哥哥是张仪，幼年间父母双亡，流落在我苏家庄上，和俺两个自幼凄书。学

成满腹文章，争奈功名未遂。如今七国纷争，正当招贤之际，小生待要进取功名去，不知张仪哥哥，你意下如何？（张仪云）兄弟说的是。咱两个到于莘堂，辞别了父母，便索长行也。（见苏大科）（苏大云）两个兄弟，您来了也。等我报复去。（见孛老科，云）父亲，两个兄弟来了也。（孛老云）着他过来。（苏大云）两个兄弟，您见父亲去。（正末同张仪见孛老科，云）父亲、母亲拜揖。（孛老云）孩儿免礼。（张仪云）父亲呼唤两个，有何分付？（正末云）父亲、母亲，如今七国争雄，都下招贤之榜。您孩儿禀过父亲，母亲，待和哥哥同去应举，那时节若得一官半职。回来改换家门，可不好那？（孛老云）张仪、苏秦，你两个近前来。孩儿也，俺是庄农人家，一了说，若要富，土里做；若要饶，土里刨。依着我，你两个休去，则不如做庄农的好。（卜儿云）老的也，既然他两个要去，等他自措盘缠求官去来，省的在我耳朵根边，终日“子日子日”，伊哩乌芦的这般闹炒。倒也净办。（孛老云）婆婆，你也说的是。便好道心去意难留，留下结冤仇。您既然要去，您两个早些去罢。（正末同张仪做拜科）（正末云）父亲、母亲，您孩儿若得了官呵，父亲是老评事，母亲便是老夫人，哥哥便是大宫人，嫂嫂便是大夫人，我媳妇便是夫人县君也。（苏大云）兄弟，既今日夸了大口，俺一家儿都指望着你哩。（孛老云）我记着。你

若得了官呵，我便是老评事，你母亲是老夫人，哥哥是大官人，嫂嫂是大夫人，你媳妇儿是夫人县君。你可着志者。（正末云）父亲，您孩儿留下四句诗，表我志气咱。（诗云）三寸舌为安国剑，五言诗作上天梯。青云有路终须到，金榜无名誓不归。父亲、母亲，您则放心也。（唱）

【仙吕】【赏花时】 凭着我七尺身驱八斗才，那怕他十谒朱门九不开。休想我白首闲尘埃，凭着这兵书也那战策。（孛老云）孩儿，我则记着金榜无名誓不归。（正末云）父亲、母亲，您放心也。（唱）我直着夺得一个可兀的锦标来。（下）

（张仪云）收拾琴剑书箱，上朝进取功名走一遭去也。（下）（孛老云）苏大，你两个兄弟去了也。（苏大云）都去了也。（孛老诗云）眼观旌节旗。耳听好消息。（同下）

第一折

（外扮王长者领家童上）（王长者诗云）箱内绫罗库内珍，盈仓米麦广收屯。诗酒笙歌丛里过，在城几个富豪民。小生姓王名真，字彦实，乃弘农人也。幼习儒业。颇识诗书；后从商贾，专趋什一。家中颇有资财。郭外多增田土。只因平生忠厚，敬老怜贫，人口顺都称我做王长者。近来有一秀才。姓苏名秦。此人博古知今，真乃将相之器。奈时运未遂，在此店肆中安下。我着人去请他来共话，听其谈吐，少开茅塞。家童门首觑者，这早晚苏先生敢待来也。（家童云）理会的。（正末上，云）小生苏秦是也。自离了家中，来到这秦国界土，弘农县店肆中安下，染了一场天行证候，不能进身。张仪哥哥等不的我，他先上朝取应去了。这里有一人，乃是王长者，数遍家着人来请小生。今日无甚事，须索相访走一遭去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我又不会下贱营生，特的

来上朝取应，离乡井。感的这时气天行，早是我身耽病。

【混江龙】 俺把那指尖儿掐定，整整的二十年窗下学穷经。苦了我也青灯黄卷，误了我也白马红缨。本待做人鹏鸟高抟九万里，却被这恶西风先摧折了六稍翎。端的是云霄有路难侥幸，把我在红尘中埋没，几能勾青史上标名。

(云)可早来到也。(见家童科，云)敢问哥哥，长者在家么？(家童云)俺员外在。(正末云)报复去，道有苏秦在于门首。(家童云)老员外，有苏秦在于门首。(王长者云)道有请。(家童云)请进。(做见科)(王长者云)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幸遇尊颜，实乃小生万幸。(正末云)量小生有何德能，敢劳长者如此用心也。(王长者云)敢问先生仙乡何处？因何至此？(正末云)小生洛阳人氏。(王长者云)久闻先生学成满腹文章。只合早早立身显姓，秉政临民，却还在此布衣之中，不图进取，当是为何？(正末云)长者不知，听小生慢慢的说一遍咱。(唱)

【油葫芦】 难道我不想功名只这等？（王长者云）先生莫非是盘缠缺少么？（正末唱）但得个有盘缠便进程。（王长者云）先生若肯屈节于人，必有进步之日。（正末唱）我可也心高气傲惹人憎，因此上空囊那讨一文剩，只落的孤身干受十分冷。（王长者云）时值严冬天道，雪花初霁，风力犹严，先生，你身上敢单寒么？（正末唱）昨日个风又起，今日个雪乍晴。则我这领破蓝衫刚有那一条囫囵领，那夜里不长叹到二三更。

（王长者云）可伤，可伤。我看先生必有峥嵘之日，争奈时间寂寞，目下孤寒，居于旅店之中，困在尘埃之内，闷眠坐榻，倦对寒灯。不知连宵风雪，先生也会饮酒来么？（正末唱）

【天下乐】 可正是酒冷灯昏梦不成，则我那通也波厅，通厅土坑冷，兀的不着我翻来覆去直到明。且休说冰断我肚肠，争些儿冻出我眼睛。（王长者云）如此般寂寞，先生你怎捱的这等寒苦也？（正末云）着长者便道恁的八苏秦，（唱）哎。我可甚么画堂春自生！

(王长者云)在下聊备一杯淡酒，与先生荡寒。家童抬上果桌来者。(家童云)理会的。(抬果桌上，云)老员外，果桌在此。(王长者云)将酒来。(家童云)酒到。(王长者把盏科，云)斟的满者，先生请饮一杯。(正末云)长者先请。(王长者云)先生请。(正末饮科)(王长者云)久闻先生胸藏盖世文章，腹隐安邦妙策。我想太公未遇。持钓于渭水之滨；伍相含冤，吹箫在丹阳之县。后来兴师伐纣。万万载书史留名；报恨强吴，千千古丹青画像。据先生甘贫守困，待势乘时，所谓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之物。且请开怀饮酒者。(诗云)文章锦绣满胸怀，知是天生冠世才。任使无心求富贵，终须富贵逼人来。(正末唱)

【元和令】 你道我满胸中文学精，又道我有才华会施逞。可不道黄河有日也澄清，偏则是我五星。直恁般时乖运蹇不通亨，觑功名如画饼。

(云)长者，如今街市上有等小民，他道俺秀才每穷酸饿醋，几时能勾发迹。(唱)

【上马娇】 那一个不把我欺，不把我凌，这都是冷暖世人情。直待将牙爪安排定，惊，方知道画虎恁时成。

（王长者云）肉眼愚民，不识高贤，正所谓燕雀岂知鸿鹄之志，无足怪也。（正末唱）

【后庭花】 他、他、他，沧海将升斗倾，泰山将等秤称，鳌鱼向池中养，凤凰在笼内盛。我如今眼睁睁，捱尽了十分蹭蹬。待要去做庄农，又怕误了九经；做经商，又没个本领。往前去赚入坑，往后来褪入井，两下里怎据凭，折磨俺过一生。

（王长者云）据先生怀才抱德，阔论高谈，未膺玉帛之求，且度齑盐之况。终有日时运亨通，封侯拜相，扬名六国，垂誉千秋。此乃有志者事竟成，大丈夫之所为也。先生，（诗云）你如今运不来兮命不通，寒窗经史用多功，有朝身挂黄金印，方表男儿志气雄。（正末云）长者，（唱）

【青哥儿】 也是我那前程、前程不定，百忙里揣摩、揣摩踪影，还说甚有志的从来事竟成。（王长者云）先生，我想这先贫后富的古人，有伊尹躬耕，傅说版筑，冯罐弹铗，宁戚饭牛，孙宾刖足，百里奚卖身。古人尚然如此，先生必遂其愿也。（正末唱）想当初伊尹在莘野躬耕，傅说版筑劳形，冯罐弹铗知名，宁戚扣角歌声，孙宾是趾遭刑，百里奚陪嫁秦庭。这都白古豪英，个个白衣公卿。苏秦也是书生。偏我半生飘零，一世不得峥嵘。都则为命儿里注定在前生。（带云）长者，（唱）我待和谁争竞？

（王长者云）见今六国选用贤良，先生仗胸中虎略，凭腹内龙韬，但若投于一国。必然名扬天下。在下无物相赠，有春衣一套，鞍马一副，白银两锭，与先生权为路费，望乞笑纳。（正末云）长者，小生久困穷途，遇蒙厚赠，日后倘能发迹，必当重报。（王长者云）先生何出此言？岂不闻宝剑卖与烈士，红粉赠与佳人？以先生之才，怕不进取功名，易如拾芥？但恐礼物微鲜，不足供长途之费耳。（正末唱）

【赚煞尾】 打灭了腹中饥，挣坐了身边冷。谢长者将咱厚赠，免的我流落穷途涕泪零。只今日便索长行，看鰲生，黄榜高登。博一个千万人中第一名。(王长者云)先生，此一去则要你着志者。(正末唱)我将这星辰再整，乾坤来扶定。(王长者云)先生，此一去投于何处？(正末云)小生往那里去的是，(唱)我只索占那虎狼丛卫觅前程。(下)

(王长者云)苏先生去了也。据此人贯世文才，必然显名天下。家童快些安排酒肴，待我追至十里长亭，与苏先生饯行，走一遭去来。(下)

第二折

（孛老同卜儿领大旦、二旦上）（孛老云）老汉苏大
公的便是。自从苏秦孩儿和他那哥哥张仪求官去了，
许多时光景，音信皆无，也不知他流落在那里。时遇
暮冬天气，风又大，雪又紧，十分寒冷。大的个孩儿，
他撒和头口儿去了。媳妇儿，你旋锅儿里荡下些热汤，
等苏大来家吃咱。（大旦云）理会的。（正末止，云）小
生苏秦是也。自从王长者赍发了我银两、盘费、鞍马，
不想冻天行病证又发，盘缠又使的无了，可着我往那
里去的是？我则索去家中，望父亲母亲走一遭去也呵。
（唱）

【正宫】【端正好】 叹书生，我这里便叹书生
可兀的身无济，那里也荫子封妻。则俺那一般儿求仕
的诸相识，他每都闪赚的我难回避。

【滚绣球】 想着我去家来望发迹，定道是上青云可指日。又谁知遇天行染了这场儿病疾，险些儿连性命也不得回归。我苏秦也年纪呵近三十岁，文学呵又不是没得，可怎生不能图个荣贵？却教我满头家风雪凄凄。看别人峥嵘黄阁三公位，偏则我依旧红尘一布衣，怎不伤悲？

【倘秀才】 我空走些千山万水，不得个一官也那半职，(带云)苏秦也。你不得官呵，休说那般大言波。(唱)你再休说金榜无名誓不归。我若见俺那高年父，和俺那大贤妻，(带云)苏秦，你得官来么？(唱)不俫你着我说一个甚的！

(云)我来到家门也。我待要过去来。父亲、母亲道：苏秦，你得官来么？可着我说甚的是？我待要不过去来，风又大，雪又紧，身上无衣，肚里无食，可着我往那里去的是？(唱)

【伴读书】 我待上来，终久则是他苗裔；待不

去来，便怎肯务了恩义？想着我那父母情肠别不得，可知俺三从四德妻贤慧，却不道相随百步有这徘徊意，俺爷娘便怎肯出丑的这场疾？

【笑歌赏】 我待去来，你觑我这衣衫褴褛缕缕不整齐；待不去来。则这里勿、勿、勿，风共雪相推逼；去不去三两次白猜疑。我、我、我，突磨到多半晌走到他跟底，呀、呀、呀，可怎生无一个睬我的？来、来、来，我将这羞脸儿且揣在怀儿内。

(云)事已到此，无如之奈，且自过去咱。(见科，云)父亲，您孩儿回来了也。(拜科)(孛老转身科)(正末云)母亲，您孩儿回来了也。(做拜科)(卜儿转身科)(正末云)父亲、母亲都不理我，则望着中间里拜咱。(做拜科)(孛老与卜儿同转身撞脸科)(正末云)二嫂，我来家了也。(二旦做织机科)(正末云)可怎生都不言语那？(唱)

【滚绣球】 这壁厢拜了一会，那壁厢问了一日，

可怎生无一个将咱支对？则您这一家儿端的是嫌谁？
(孛老云)嫌你，嫌你。你可怎么不做官来？(正末唱)
俺爹娘他须是老背悔，(二旦云)苏秦，你得了官来，
那个嫌你？(正末唱)妻也，你也好忒下的。(大旦云)
苏秦，你选场中及第也不曾？(正夫唱)你问我选场中
及第来不曾及第，你不看见我马头前列山行家朱衣。
(孛老云)苏秦，我问你，你当日不做庄农生活，则去
读书，要做官。你跟的张仪去了许多时光景，你如今
得了个甚么官来？(正末唱)我恰才入门来休问荣枯事，
可不道观着容颜兀的使得知？(带云)我这官职呵，
(唱)大古里是箱儿里盛只。

(孛老云)苏秦，你将官来与我们看一看也好。(正
末云)父亲、母亲，您孩儿不曾得官。(孛老云)你去
时节，夸尽大言，你说道金榜无名誓不归。你既不曾
为官，你来家做甚么？(正末云)您孩儿得了一场冻天
行病症，张仪哥哥等不的我，先上朝取应去了。您孩
儿回到家中，望父母来。(孛老云)噤声，怕猫拖了我！
你官也不曾得做，今日这般穷身泼命的，你来俺家里
做甚么？你快离了我这门！再踏着我这门呵，我决打
三百黄桑棒。你出去！你出去！(正末云)您孩儿出去
则便了也。母亲，劝一劝儿波。(卜儿云)老的，也看
我的面皮，着孩儿在家中住到来春，再着孩儿应举去，

做一个官回来罢。(孛老云)你靠后！省的甚么？(大旦云)公公，依着婆婆的说话，着叔叔过了冬呵，来春再取应去。(孛老云)你婆婆劝，我尚然不听，小孩儿家那里有你说处？靠后！(正末见大旦科，云)嫂嫂，我腹中饥馁，身上单寒，做些儿热茶饭与我吃咱。(大旦云)我有甚么茶饭在那里？(正末见二旦科，云)二嫂，你有茶饭与我吃些儿去呵。(二旦云)苏秦，你问我要茶饭吃？你是为官的人，吃堂食，饮御酒，你怎吃的这粗茶淡饭？休道是没有。便有那茶饭呵，你也吃不得的哩！(正末唱)

【朝天子】 嗨！这婆娘的见识，所为，(带云)苏秦也，今日回来，做妻子的也来讥消着。(唱)他怕道冷茶饭伤脾胃。(二旦云)苏秦，你这一去，怕不得了官也？(正末唱)你常好是立儿不觉坐儿饥，枉使会拖刀计。(二旦云)你当初去时，则要做官。到今日官在那里？(正末唱)你问我官在那里，教我说个甚的？可兀的干受了你这一肚皮腌臢气。(二旦云)休说父母怪你，我见了你也害羞哩。(正末唱)俺嫂嫂也不为炊，妻也不下机。哎哟，天那，我这里便则落的那几点儿凄惶泪。

（二旦云）苏秦，你不得官呵，当初说甚么来？（正末唱）未唱）

【四边静】 我想着那当初一日，（二旦云）可不道金榜无名誓不归？（正末云）苏秦也，你料着不得官呵，休说那般大言波。（唱）你再休说道是金榜无名誓不归。（二旦云）你这些时在那里那？（正末唱）我在那弘农县里。（二旦云）在那里做些甚么？（正末唱）无靠无依，任受尽多狼狈。罢、罢、罢！我男子汉身长七尺，宁死也做一个不着家乡的鬼。

（二旦云）苏秦，我待不与你些茶饭吃来，争奈俺那夫妻肠肚，又过不去；待与你些吃来，又怕公婆怪我。你在这门首躲着，我与你些热茶饭吃咱。（正末做吃饭科）（苏大上，云）甚么人吃我家的饭哩？（见科）（正末云）哥哥，是您兄弟苏秦来家了也。（苏大云）是苏秦回来了，你做了官么？（正末云）哥哥，您兄弟染了一场冻天行病症，不曾进取功名去。（苏大云）你不曾为官呵，着我做甚么大官人？干着我买了个唐帽在家，安了许多时。你着我那里发付？亏你不羞，你还拿我的饭碗吃。快出去！快出去！（正末出门科，云）

罢、罢、罢！我冻死、饿死再不上你门来也。（唱）

【煞尾】 盼的是冬残晓日三阳气，不信我拨尽寒垆一夜灰。我则今番到朝内，脱白襴换紫衣，两行公人左右随，一部笙歌出入围。马儿上簪簪稳坐的，当街里劬劬恁炒戚，亲爷、亲娘我也不认得。（带云）苏秦得了官也，着孩儿家来。（唱）那其间我直着你手拍着胸脯恁时节悔。（下）

（孛老云）苏大，你见你兄弟苏秦来么？（苏大云）苏秦去了也。（孛老云）孩儿，你好歹也。我一时恼怒，你就没一个劝我一劝的？我便一时间把孩儿赶将出去了，您也留他一留，怕做甚么？婆婆，你赶苏秦孩儿去。（卜儿云）老弟子孩儿！头里我劝你时，抢白的我没是处。如今孩儿去了也，大风大雪里，可着我赶他。着我那里赶他去？（卜儿做出门科，云）苏秦，你父亲着你家来。老弟子孩儿，他去的远了也。（孛老云）婆婆，孩儿真个去了也。婆婆，想着你受千辛万苦，怎生抬举他来？他今日撒了俺老两口儿去了呵。（诗云）不由我哭哭啼啼，思量起雨泪沾衣。且休说怀耽十月，只从小偎干就湿。几口气抬举他偌大，恰便似燕子衔

食。今日个捻他出去。呸！那里也孟母三移！苏大，赶你兄弟去。（苏大云）理会的。（出门叫科，云）兄弟，你且回家里来。呀，他去的远了也。（见科云）父亲，兄弟去的远了也。（学者云）哦，去的远了也。大的儿你来，可不道兄弟如同手足，手足断了再难续。你和苏秦两个指头儿般弟兄，你怎便忍的看他去了？我说与你，（诗云）共乳同胞本一身，犹如枝叶定连根。门户兴衰须并守，祖宗田产莫争分。禽逢水食犹相唤，岂可人为资财便没恩？只你那碗剩饭羹能值几？呸！早忘了脚踏头稍兄弟亲！大的个媳妇，赶你小叔叔去。（大旦云）理会的。（出门科，云）小叔叔，你回家里来罢。呀，他去的远了也。（见科云）公公，小叔叔去的远了也。（孛老云）哦，去的远了也。但凡人家不和，皆起于妯娌争长竞短，分门各户，都是您这妇人家做出来的。做哥哥的要打要骂，你只该劝你那丈夫便好，你倒走将来火上浇油！（大旦云）公公，您媳妇儿怎么敢？（孛老云）噤声！（诗云）他弟兄从来不疏，况堂上现有公姑。做哥哥的很着要打，你也去夺了碗大叫高呼。逼的他忍饥受冷，并不敢半句支吾。俺苏秦也做不的孙二，你这做嫂嫂的，呸！你可甚杨氏女杀狗劝夫！小媳妇儿，你赶你丈夫去。（二旦云）父亲，你媳妇儿不曾敢留下苏秦，他去的远了也。（孛老云）是真个去的远了也。他每都不晓事，你须是他的结发夫妻，你该

留他一留。媳妇儿，你好下的也。（诗云）做甚一家骨肉尽生嗔，都只为那不图家业恨苏秦。虽然堂上公婆亲做主，你也不合容他便出门。只今强扶鸡骨投何地，你敢巧画蛾眉别嫁人。万一将他逼去饥寒死，呸！可不道的一夜夫妻百夜恩？（卜儿云）老贼，这都是你的不是，你埋怨那别人做甚么？（词云）不是我炒炒闹闹，痛伤情捶胸跌脚。那苏秦不得官羞归故里，怎当的一家儿齐攒聒噪？做爷的道学课钱几时挣本，做媳妇的道想杀我也五花官诰。做哥的才入门便嗔便骂，做嫂嫂的又道是你发迹瓮生根驴生笄角。老贼你道再回来我决打你二百黄桑棍，可甚的叫做父慈子孝？俺一家儿努眼苦眉，只待要逼苏秦险些上吊。这早晚不知大雪里跌倒在那个墙边，教我着谁人访寻消耗？不争冻饿死了俺这卧冰的王祥，兀的不没乱杀你那太公家教！苏秦儿也，则被你痛杀我也。（同下）

第三折

（外扮张仪领陈用、张千上）（张仪诗云）龙楼凤阁九重城，新筑沙堤宰相行。我贵我荣君莫羨，十年前是一书生。下官张仪是也。自与兄弟苏秦在弘农店肆中分别之后，到于咸阳。见了秦主，献上三策，十分当意，即授小官咸阳令尹，不数月间，升迁右丞相之职。我想兄弟一别，早已三年光景，时常切切在心，未敢有忘。竟不知我兄弟可曾进取功名也，还是那流落四方。这两个孩儿，一个是陈用，一个是张千。那陈用孩儿，家私里外，都是他管理；张千跟随着下官衙门办事。时遇暮冬天道，纷纷扬扬，下着国家祥瑞。张千，门首觑者，看有甚么人来，报复我知道。（张千云）理会的。（正末上，云）小生苏秦，家中望父亲、母亲去来，不想父母将我赶出家门。听知的张仪哥哥，做了秦邦右相，我去那里图个进身，便不然也好借些盘缠，去游说各国。苏秦，你好命薄也呵。（唱）

【南吕】【一枝花】 如今那有才学的受困穷，几时得居要路为卿相？我想那耕牛无宿料，仓鼠可兀的有余粮。十载寒窗，捱不出齏盐况。怎生那风共雪缠的我慌？则他好茶饭不济饥肠，这破衣衫偏歇着我脊梁。

【梁州第七】 我要吃呵，也无那珍馐百味；要衣呵，也无那罗锦千箱。这生涯都在那长街上。我可也又无甚资本，又不会做经商。止不过腕悬着灰罐，手执着毛锥，指万物走笔成章。有那等不晓事的倒将我来吓抢，划的来着我冻剥剥靠着这卖文为活，穷滴滴守着这单瓢也那陋巷。天那，我几时能勾气昂昂博得这衣锦还乡？这厢，那厢，为功名不遂离乡党。合着眼到处里撞，走尽四秦—地方，倒陪了些琴剑书囊。

（正末做见张千科，云）哥哥拜揖。那里是张丞相的第宅？（张千云）则这个门楼便是。（正末云）哥哥，你在这里做甚么勾当？（张千云）则我便是丞相爷把门的，叫做张千。（正末云）生受哥哥，替我报复去，道有苏秦在于门首。（张千云）你是苏秦？则这里有者。（张千报科，云）禀相公得知，有苏秦在于门首。（张

仪云)是谁?(张千云)苏秦。(张仪云)他说是苏秦?(张千云)他说是苏秦。(张仪云)下官语未悬口，兄弟至此也。我接待兄弟去。(做沉吟科)(复坐云)张千，苏秦有甚鞍马步从?(张千云)无甚么鞍马步从，身上好生褴褛。(张仪云)哦，元来我兄弟还在布衣之中，则除是这般。陈用，你近前来。(打耳暗科)(陈用云)您孩儿知道。(下)(张仪云)张千，你对他说去，他不自家过来，待着老夫接待他么?(正末云)俺哥哥听的我来，这场管待也非同小可。(张千云)兀那秀才。(正末云)您丞相说甚么来?(张千云)俺丞相说来，你不自家过去，敢待着俺丞相爷接待你那!(正末云)他是我的哥哥，我是他的兄弟，我自过去，怕作甚么!(正末做见科，云)哥哥，多时不见，兄弟有一拜。(张仪云)住者，休拜。(正末云)为甚么?(张仪云)张千，将我那拜褥来。(正末云)要那拜褥怎么?(张仪云)则怕展污了你那锦绣衣服。(正末云)可早一句儿也。哥哥，受您兄弟几拜。(做拜科)(张仪云)兄弟免礼。与你分别之后，一向在于何处?(正末云)您兄弟在店肆中安下，染了一场冻天行证候，不能进身也。(张仪云)曾到家中见父母来么?(正末云)也曾回到家中望父母去来。(张仪云)，父母见了你欢喜么?(正末云)哥哥，俺父母大风雪里，将您兄弟赶将出来也。(张仪云)父母可也不是，见你这等峥嵘发达的孩儿，可怎生赶将

出来？兄弟，你这一来为何？（正末云）听知哥哥做了秦邦丞相，一径的投奔哥哥来。您兄弟有一首诗，哥哥试看咱。（张仪云）有一首诗？将来我试看咱。（正末做递诗科）（张仪做接看科）（诗云）一声雷动震云门，散作阳和天下春。池内龙腾千尺水，厅前花发几枝新。已知兄长官阶贵，曾受皇家敕赐恩。世事升沉如转盼，算来由命不由人。（张仪背云）兄弟，你将这段心思，留在那万言策上，愁甚么不坐于都堂？可来我根前献诗！兄弟，你错用了心也。（回云）兄弟，您哥哥做了秦邦右相，屈于一人之下，坐于百僚之上。你见我这正厅上安着二十四把交椅，可都是公卿每坐处。你是个白衣人坐着，外人观看不雅相。这里你也难坐。张千，打扫冰雪堂者，那里管待兄弟。（正末云）哥哥，则这里坐罢，没来由去那冰雪堂做甚么？（张仪云）兄弟也，那里正好管待你这秀才每。跟我来。（做走科）（正末做到冰雪堂冷科，云）勿、勿、勿。（张仪云）张千，开了那门者。（张千云）理会的。（做开门，冷科）（张仪云）是有些儿冷。兄弟请坐。张千，将那四面的吊窗都与我推开；将那雪都与我打扫，将来堆在四面；着几个祇从人搅动那风车者。（张千云）理会的。（做打扫雪科）（正末云）住者！（唱）

【贺新郎】 大开东阁挂起那西窗，(张仪云)兄弟，你不知您哥哥做秦邦右丞相，坐于八位之上哩。(正末唱)许来大八位里官人，可怎生无了那半盆儿火向？(张仪云)男子汉家有甚么冷？可怎生要向火？(正末唱)觑了这炎汉嘴脸何兴旺，真乃是国家栋梁，可正是画堂别是风光。将来的茶饭不准备，则我这盘缠不商量。(张仪云)张千，四下里搅动那风车者。(正末唱)可怎生风神王都聚在你这前厅上！(张仪云)兄弟，我与你拂尘咱。(正末唱)早难道洗尘斟玉斝，(张仪云)张千，唤几个歌儿舞女来伏侍兄弟咱。(正末唱)兀的是开宴出红妆。

(张仪背云)张千，你近前来，我分付你。你将两壶酒来，我吃的酒放热着，苏秦的那壶酒，去那大雪里冰一冰，再着上些雪在里面。先将那冷酒来。(张千云)理会的。(张千拿酒科，云)酒到。(张仪云)将酒来，兄弟满饮一杯。(做递酒科，云)(正末云)哥哥先饮。(张仪云)兄弟先饮。(正末唱)

【隔尾】 我喜则喜一盞琼花酿，恨则恨十分他这个冰雪般凉。(张仪云)这一杯酒，与兄弟荡寒咱。(正末唱)你待与我荡寒呵，你着那祇候人荡一荡。(张

仪云) 兄弟吃了者。(正末唱)小生咽下去怎当，冰断我这肚肠，(带云)哥哥先饮。(唱)这一盏酒推辞了多半晌。

(张仪云)兄弟，你不饮酒？小后生家腊月里吃了冷酒，开春来不害眼。兄弟，你敢冷么？(正末云)可知冷哩。(张仪云)你可不早说。张千，将我的绵团袄来。(张千递袄科，云)理会的，袄在此。(张仪做接科，云)将来，将来。兄弟，你见这绵团袄么？(正末云)你兄弟见。(张仪云)你冷么？(正末云)你兄弟冷。(张仪云)你真个冷？(正末云)你兄弟真个冷。(张仪云)你冷我也冷。(张仪做自穿袄科，云)兄弟，你肚里饥么？(正末云)可知饥哩。你兄弟还不曾吃饭。(张仪云)兄弟，你可不早说。张千，你近前来，我分付你。(背云)我的馒头粉汤蒸的热，着苏秦吃的馒头，是那二年前祭丁的冷馒头，放在他根前，粉汤里面放上些冰凌与他食用。(张千云)理会的。(做下汤科)(张仪云)兄弟也，先请些儿粉汤。(正末云)你兄弟吃。(做吃汤科，云)奇怪，可怎生粉汤里面都是些冰凌？(张仪云)兄弟，请个馒头儿者。(正末做劈开科，云)我吃这馒头咱。你兄弟敢问么？(张仪云)兄弟，你问甚么？(正末云)咱与哥哥别了几时也？(张仪云)兄弟，咱离别了三年也。(正末云)嗨。可早三年也。好硬馒

头！张仪，你是何道理！（张仪云）你不是苏秦？（正末云）你怎敢呼我的名？（张仪云）你怎敢道我的姓？（正末云）张仪，你听者。（唱）

【絮虾蟆】 只为你个同窗友做头厅相，因此上我心中自酌量。这交情非比泛常，好做十分倚仗。撇下父母在堂，远远特来相访。吟就新诗一章，诉说飘零异方。必然见我感伤，不惜于金冶装。岂知你故人名望，也不问别来无恙。放下一张饭床，上面都没摆当，冷酒冷粉冷汤，着咱如何近傍；厅般装模作样，汕笑寒酸魍魉。甚勾当，来来往往，张张狂狂，村村棒棒。（张千喝科，云）点汤！（正末唱）哎，又要你走将来，走将来便雪仁加霜，忒颓慌。（正末云）张仪！（张仪云）苏秦！（正末唱）这都是剥民脂膏养的能豪旺，腌情况，甚纪纲。只我在你行，待将些寒温活讲，（带云）抬了去者！（唱）须不是告甚么从良！

（张仪云）这厮原来酒后无德，撒酒风那！（正末云）张仪，你有甚么好文章？（张仪云）苏秦，我的文章不如你呵，怎得做秦邦丞相？张千，喝点汤！（张千云）点汤！（正末唱）

【牧羊关】 你比我文学浅，(张千云)点汤！(正末唱)我比你只命运囊，(张千云)点汤！(正末唱)你苟图些紫绶金章。(张千云)点汤！(张仪云)我则理会的见世生苗。(正末唱)赤紧的见世生苗，(张千云)点汤！(正末唱)我则理会的埋根千丈。(张千云)点汤！(张仪云)你骂大官的，得甚么罪过？(正末唱)止不过恶大官吃八十棒。(张千云)点汤！(正末唱)须不是我见小利闹一千场。(张千云)点汤！(正末唱)俺两个才厮挺、才厮挺，(张千云)点汤！(正末唱)呸！你敢也走将来喝点汤、喝点汤！

(云)点汤是逐客。我则索起身。(张千云)点汤！(正末云)我下的这厅阶来。(张千云)点汤！(正末云)我来到这门楼底下。(张千云)点汤！(正末云)这门楼底下也喝点汤？(张千云)点汤！(正末云)男子汉顶天立地，几曾受这般耻辱来！罢、罢、罢，不如就这仪门底下，解下我系腰带儿，觅一个死处。(陈用冲上。云)住、住、住，蝼蚁尚且贪生，为人怎不惜命？敢问贤士为甚么在这儿门底下寻觅自尽？(正末云)哥哥，你不知，这张仪和我是八拜交的朋友，我和他同共应举来，小生命薄，落在店肆中安下，染了一场冻天行的证候，不能进身。他如今得了官。我特地投奔他来，他将那冷酒、冷馒头羞辱我。我受不过他的气，

因此上觅一个死处。(陈用云)恁的呵。是我家丞相爷的不是了。贤上，你则这里有者，待我将的来。你看这白银二锭，春衣一套，鞍马一副，赍发贤士，权为路费，休嫌轻薄。若得官呵，莫便忘了我陈用也。(正末云)哥也，你是谎那可是真个？(陈用云)贤士，我陈用岂敢说谎？(正末云)苏秦也，知他是睡里也是梦里？(唱)

【么篇】 他赍发了我银两锭，我恰便似梦一场，着苏秦死生难忘。他是个祗候人的所为，可有那孟尝君的这度量。张仪也。你便头顶养军司库，脚踏着万年仓。说不尽宰相多荣贵，找苏秦也男儿当白强！

(正末云)哥，我拿着你这两锭白银，再过去羞那厮一场。(陈用云)好、好、好，贤上，你过去。(正末做见张仪科，云)张仪，你看。(张仪云)你不是苏秦？两个手呈拿着许多东西。莫不是那里偷将来的？(正末云)我偷了你的末？你听者，我久后得官呵，必不在你之下！(张仪云)你怎生能勾为官！我量着你一世儿不能发迹！你若能勾发迹呵，(诗云)则除是驴生笄角瓮生根，大教穷断脊梁筋。小物不堪成大用，

苏秦则是旧苏秦！快出去！快出去！（正末唱）

【黄钟尾】 罢、罢、罢！凭着我胸中豪气三千丈，笔下文才七步章。亲不亲是乡党；若今番，到举场；将万言书，见帝王；插官花，饮御觞；伞盖下，马儿上；请哥哥，再相访；我言语，个虚诞；这赆发，这觑当；两锭银，重百两，遮莫便十年呵，休想我贵人多忘。将你一个山海也似人恩人，（云）哥。你叫做陈用。（唱）我苏秦长则个今门般想。（下）

（张仪云）陈用，苏秦去了也？（陈用云）他去了也。（张仪云）陈用。他敢有些儿怪我么？久已后着他谢我也则是迟哩。（同下）

第四折

（李老同卜儿领苏大、大旦、二旦上）（李老云）老汉苏大公便是。自从将我那苏秦孩儿赶将出去，可早许多时光景，音信皆无。知他在那里？苏大孩儿，你打听你兄弟的音信，可是有也是无？（苏大云）父亲，你着我那里打听去？（张千上，云）自家张千的便是。奉苏秦元帅将令，前去苏家庄取讨锅瓮槽斲去。问人来，则这里便是苏家门首。里面有人么？（苏大云）甚么人唤门？我开开这门武看咱。哥哥，做甚么？（张千云）我奉苏元帅将令。问你要锅瓮槽斲，驿亭中使用。不要误了。（苏大云）哥哥，那苏元帅敢是苏秦么？（张千云）噤！元帅的名讳。你怎敢轻道？快些取那锅瓮槽斲出来，我要回元帅的话去也。（下）（苏大云）父亲，你欢喜咱。原木苏秦兄弟做了元帅，见在驿亭中安下里。（李老云）孩儿也。是真个么？婆婆，苏秦孩儿得了官也。俺一家牵羊担酒，直至驿亭中认苏秦孩儿去来。（卜儿云）俺同去来。（同李老、苏大、大旦、二旦下）（正末扮官人领张千上，云）某乃苏秦是也。自到赵国游说，一举成名。为某文安社稷，武

定干戈。着我历说韩、魏、燕、齐、楚五国。如今官封六国都元帅，衣锦还乡，谁想我苏秦有这一日也呵。（唱）

【双调】【新水令】 谢当今圣主重贤臣，我争些儿有家难奔。恰便似旱苗才得雨。枯树恰逢春。受尽了万革苦千辛，苏秦也常记得求官去那时分。

（孛老同卜儿领苏大、大旦、二旦上）（孛老云）老汉苏大公的便是。领着俺一家儿，直至驿亭中认孩儿去来。可早来到门首也。令人，报复去，道有元帅的老相公同母亲、哥哥、嫂嫂、夫人都在于门首。（张千云）喏。报的元帅得知，有老相公同家眷来了也。（正末云）甚么老相公？着他过来。（张千云）理会的。着过去。（孛老同众做见科。云）孩儿也，我道你不是个受贫的。（正末云）谁是你的孩儿？（孛老云）你是我的孩儿。你得了官，你怎生不回家里去？（正末云）兀那老儿，你是甚么人？（孛老云）我是你父亲。你如今得了甚么官来？（正末云）我做了六国都元帅。（孛老云）似你这等峥嵘，与我父母增多少光彩，好儿也呵！（正末唱）

【步步娇】 怎消的父亲、母亲将孩儿认。（孛老云）孩儿家去来，在驿亭中做甚么？（正末唱）我为甚馆驿里权安顿，当日个父亲行得处分，恰便似经板儿由然在心印。（孛老云）孩儿，旧话休题。（正末云）父亲你不道来？（孛老云）我道甚么来？（正末唱）我若是踏着你正堂门，我其实怕打那二百黄桑棍！

（孛老云）是老汉的不是了。（正末云）张千，都与我抢出去！（张千云）理会的。（做抢科，云）出去！（孛老云）婆婆，孩儿不肯认我父母，可怎生是了也？（张仪领陈用上，云）小官张仪是也。听知的苏秦兄弟做了六国都元帅。差人持千金来，谢弘农县主人王真。又打一封战书，要来伐我秦国。这个明明记着冰雪堂的仇恨。若待他兵马到来，那时晚矣。如今趁他衣锦还乡，在洛阳驿亭中安下，我特地探望他一遭去。说开此事，多少是好。迤迤而来，可早到了也。令人，接了马者。（做见孛老、卜儿科，云）兀的不是父亲、母亲、哥哥、嫂嫂都在这里？（孛老云）原来是张仪孩儿那。（张仪云）父亲曾过去认你孩儿来么？（孛老云）恰才俺都过去认孩儿来，他坚意不肯认俺，把俺一家儿都赶将出来了。（张仪云）父亲、母亲、哥哥、嫂嫂且放心者，待您孩儿过去，他必然认了也。（孛老云）为甚么你过去便认你？（张仪云）想着我冰雪堂那场好

管待，他怎么不认？令人。报复去，道有秦丞相张仪，来见元帅。（张千云）喏。报的元帅得知，有秦丞相张仪来了也。（正末云）你说去：他不自过来，等我接待他怎的？（张千云）奉俺元帅将令说，你不自过去，等俺元帅接待你怎的？（张仪云）他早还了我一句儿也。（见科，云）元帅，我说你不是受贫的人，多时不见，有一拜。（正末云）住者！你且休拜。（张仪云）元帅怎的？（正末云）张千，将拜褥来。（张仪云）要那拜褥做甚么？（正末云）则怕展污了你那锦绣衣服！（张仪云）他不曾忘了一句。（正末唱）

【川拨棹】 便待要献殷勤，笑吟吟叙弟昆。我那时衣不遮身，今日个驷马雕轮。公吏每忙跟，兀良肋底下插柴内忍，全不想冰雪堂无事恨。

【七弟兄】 我这里动问，你是甚人？（张仪云）我是你哥哥张仪。（正末云）我道你是谁那，（唱）元来你是那孟尝君。想蛟龙未得风雷信，定是泥蟠无日上青云，也似俺书生怎脱凄凉运！

【梅花酒】 呀，我直捱到这地分，在野店荒村，被疾病缠身，举目也无亲。只有你、你、你，张仪是故人，因此上我、我、我，千里远投奔。怕不的有黄金济我贫？岂知你倚恃着做官尊，觑朋友若遗尘，没半点话温存，讪笑的我不成人。定饿死做异乡魂，到今日也跳龙门！

（云）张仪，你不道来那？（张仪云）元帅，我道甚么来？（正末唱）

【喜江南】 呀，莫不我驴生笄角瓮生根，你觑波莫不我穷断脊梁筋，苏秦只是旧苏秦。今日个证本，想皇天也不负读书人！

（正末云）张千，与我抢出去！（张千做抢科，云）理会的。出去！（张仪云）住者！你强杀者波，则是个兵马大元帅；我歹杀者波，我是个秦国右丞相。怎么抢我出去？我这里坐不的一坐？陈用，将交床来我坐！（陈用云）交床在此。（正末云）谁是陈用？（陈用见科，云）小人便是陈用。（正末云）哥哥，你请坐，受我几拜咱。（做拜科）（唱）

【沽美酒】 我须是钱亲人不亲，(陈用云)元帅，折杀小人也。(正末唱)追富来不追贫。他是一个紫衫银带的祇候人，他倒肯怜咱困窘，赍发与雪花银。

【太平令】 赍发的我功名有准，多谢你个山海也似深恩，你便待佯推佯逊，我怎肯个瞅不问？常言道远亲近邻，不如你这对门。哥也，着小生一言难尽。

(张仪云)苏秦，你是何相待？有父亲、母亲、哥哥、嫂嫂和下官来认，你都不肯认。你做的个轻呵轻君子，重呵重小人。我歹杀者波，是秦邦右丞相；陈用强杀者波。则是个泥鞋窄袜走立公人。你是何相待也？(正末云)他是我大恩人！(张仪云)他怎生是你大恩人？(正末云)当此一日，我投奔你来，你将那冷酒、冷粉、冷馒头，羞辱我那一场。我受不的你那气，出到门楼底下觅个死处。若不是陈用救了我性命，赍发我两锭花银，今日怎能勾做官？因此上他是我的大恩人。(张仪云)原来是这等。兄弟，你认我不认我？(正末云)我不认你。(张仪云)陈用，你不说等甚么哩？(陈用云)元帅，便好道人不说不知，木不钻不透，冰不搨不寒，胆不尝不苦。我如今从头儿说破与元帅得

知。(诗云)小人一一说真情，元帅从头听事因。当初故意相轻慢，登时忿怒便离门。暗把行装齐备下，故使陈用将来假做恩。我本是泥鞋窄袜公人辈，那里取一套春衣两锭银？若不是秦邦右相瞒天智，怎能勾虎符金印到家门？(正末云)元来如此。则被你瞒杀我也，哥哥！(张仪云)则被你傲杀我也，兄弟！父亲、母亲都在门首，你因何不认他？(正末云)请父母、兄嫂、妻儿都过来。(孛老入见科，云)孩儿，兀的不欢喜杀老汉也。(正末做拜认科)(唱)

【鸳鸯煞】 想当初风尘落落谁怜悯，到今日衣冠楚楚争亲近。畅道威震诸侯，腰悬六印，也索把世态炎凉，心中暗忖：假使一朝马死黄金尽，可不的依旧苏秦，做陌路看承被人晒！

(张仪云)天下的喜事，无过父子、兄弟、夫妇团圆。杀羊造酒，做一个庆喜的筵席者。(诗云)六国纵横将相权，文才武略几人全。归来果佩黄金印，一家骨肉永团圆！

题 目 冰雪堂张仪用智

正 名 冻苏秦衣锦还乡

庞涓夜走马陵道

楔子

（冲末扮鬼谷子领道童上，诗云）前身原是谪仙人，每夸苍鸾谒上真。腹隐神机安日月，胸怀妙策定乾坤。贫道姓王名蟾，道号鬼谷先生。幼而习文，长而习武，善晓兵甲之书，能辨风云之气。不须胜败，预决兴亡。排阵处尽按天文，争锋时每驱神将。恐怕人间物色，甘从谷口逃名。在这云梦山水帘洞，扮道修行，忘其岁月。贫道有两个徒弟，一个是庞涓，一个是孙臆。此二人来到山中，寻着贫道。拜为师父。学业十年，兵书战策，无不通晓。我观此二人，孙臆是个有德有行的人，庞涓久后得地呵？此人是个短见薄识、绝恩绝义的人。他两个每每要下山去进取功名。今日是个吉日良辰，贫道都唤出来，问他志向如何，贫道自有个主意。道童，与我唤将孙臆、庞涓来者。

(道童云)二位师兄，师父有请。(正末扮孙膑同净宠涓上)(正末云)贫道孙膑，燕国人也。兄弟庞涓，乃魏国人氏。俺弟兄二人，一同天到云梦山水帘洞鬼谷先生根前学业，可早十生光景也。俺两人兵书战策，都学成了。今日师父呼唤，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去来。(宠涓云)哥哥，今日师父呼唤俺二人，你说为甚么来？自古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必然见俺二人学业成就，着俺下山。进取功名。哥哥，俺和你见师父，看着谁先下山去。(正末云)兄弟，你的本领强似您哥哥的，料必是先着你下山。咱和你见师父去。(做见科)(鬼谷云)您两个来了也。(正末云)师父。俺两个正在草庵中攻书，听的道童来唤，一径的来见师父。(鬼谷云)唤您来别无甚事。您两个相从十年，学的那兵书战策，已都成就了也。目今七国春秋，各相吞并，招贤纳士。您两个下山，进取功名，有何不可。(宠涓云)师父。您徒弟待要下山进取功名，不知师父意下如何？(鬼谷云)您两个都要下山，未知何人堪可。待我先试您两个的智谋计策，却是如何？我如今掘个三尺土坑，一个木球儿，放在这土坑里面。也不用手拿，也不用脚踢，要这木球儿自家出来。我看你两个机见咱。(庞涓云)这个也不打紧。如今这三尺土坑在山坡上，要这木球儿自家出这土坑来。我只着几个人将着锹镢，从这土坑边开通一道深沟。直到山

下，那木球自然顶着沟滚将出来。这般如何？（鬼谷云）孙子，您有甚么机见？（正末云）师父，这木球儿本是轻的。如今挑几担水来，倾在这土坑里面。待这球儿将次浮在坑边口上，徒弟再着一桶水冲将下去，那水满了。这球儿自然滚出。（鬼谷云）此计大妙。（宠涓云）偏我的不妙。（鬼谷云）住、住、住。这个也不打紧；我再看您两个智谋如何。我如今坐在洞中。也不要你扶，也不要你请，则要你赚的我自然出这洞去，你二人献计来。（宠涓云）这个倒有些难，哥哥你先道波。（正末石）师父，您徒弟无出洞之计，则有入洞之计。（鬼谷云）怎生是入洞之计？（正末去）若是师父立在洞门前，您徒弟也不扶着师父，请着师父，我着师父自然走入洞去。（鬼谷做出洞科，云）我不信。我如今立在洞门前。看你有何计策，着我入洞来？（正末云）稽首师父。这便是徒弟出洞之计。（鬼谷云）此计大妙。庞涓，你有何出洞之计？（庞涓云）徒弟也无出洞之计，则有入洞之计。（鬼谷云）恰才孙子说了。（庞涓云）偏我的计策不纳。我如今再献一计。师父，洞下一对虎斗哩。（鬼谷云）我每日伏虎哩，便斗有甚么好看？（宠涓云）既然师父不出来呵，我如今把干柴乱草堆在洞门后面，烧起烟天，抢的师父慌，看你出来不出来？（鬼谷云）好则好，有些短见。（庞涓云）不使这等短见，怎生赚的师父出来？（鬼谷云）你两个近前

来，我且观看您气色咱。我观孙子面色不如庞子。庞子，您先下山去。（庞涓云）则今日好日辰，辞别了师父，徒弟便索长行也。（鬼谷云）徒弟，你则着志者。（正末云）师父，今日兄弟下山去，您徒弟告假，要送兄弟一程。（鬼谷云）好，你送庞子去到前面杏花村，早些儿回来也。（诗云）你二人学业专精，投上国进取功名。不枉了深交契友，与庞涓送路登程。（下）（庞涓云）哥哥，想您兄弟多亏了哥哥。您兄弟若得官呵，保举哥哥同享富贵。若不如此，天厌其命，作马作牛，如羊似狗。呀，正行之际，遇着一道深涧，涧口一个独木桥儿。（背云）这个独木桥儿只怕多年朽烂了。我待要先过去来，未知这桥牢也不牢。我如今要求官应举去，倘若有些疏失可怎了？我则除是这般……（回云）哥哥，你是兄，我是弟，可不道行者让路。哥哥先行。（正末云）既然兄弟让我，待我先过桥去。（庞涓背云）且住者。我为甚着他先过去？他若踹折了那桥，跌死了他，我往那远远的绕将过去，到的做官呵，则显我一个，可不好？（回云）哥哥请先过去。（正末做过桥科云）我过的这桥。兄弟，你过来。（庞涓背云）哥哥过去了也。他头里未曾过去时，这桥还壮哩，则怕他踹损了，则除是恁的。（回云）哥哥，依着您兄弟有些儿害怕。你一只脚踹着那岸边，一只脚踹着这木头。探着身，舒着手。等兄弟过来时，你接我一接。（正末

云)我依着你。我一只脚踹着那木头。一只脚踹着这岸边，我探着身，舒着手，接你过来。(庞涓背云)如何？我为着甚么着他舒着手接我过去？倘有疏失，我握住他的手，可不我倒他也倒。(回云)哥哥，将你手来。(正末云)兄弟，兀的不是手。(做拿正末手过桥科)(庞涓云)过来了。兀的不唬杀我也。哥哥，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哥哥你回去，您兄弟若得官呵，必然保举哥哥，同享富贵。若不如此，天厌其命，作马为牛，如羊似狗。(正末云)兄弟，你休这般说，我买一壶儿酒，与兄弟饯行咱。(庞涓云)量兄弟有何德能，着哥哥如此用心也。(正末云)兄弟，满饮此杯。(庞涓云)多谢了哥哥。(正末云)兄弟此一去，则要你着意者。(唱)

【仙吕】【赏花时】 想着咱转笔抄书几度春，常则是刺股悬梁不厌勤。你今日践红尘，只愿你此去呵功名有准，早开阁画麒麟。

【么篇】 抵多少西出阳关无故人，一种离愁两

断魂。我越送越关亲，好割不断弟兄的义分，（带云）兄弟，你稳登前程。（唱）早过了五里这坐杏花村。（下）

（宠涓云）哥哥回去了也。不敢久停久住，则今日进取功名，走一遭去。（诗云）别却荒山往帝都，万言书上显机谋。一朝身挂元戎印，方表男儿大丈夫。（下）

第一折

（外扮魏公子领丑郑安平、卒子上）（魏公子诗云）始祖成周号毕公，不知何代失侯封。一自三卿分晋后，大梁惟我独称雄。某乃魏昭公太子申是也。始祖毕公，乃文王第十三子，武王之弟，分封于魏。已后失职，辅佐晋文公为卿。至周威烈王之时，与韩、赵二家日渐强盛，遂灭晋国，三分其地。今周赧王在位，天下并为七国，各据疆土。俺国新收一将，乃是庞涓。只他广多韬略，甚有英雄，直将六国诸侯驱于马下。俺封他为武阴君之职。他在父王根前举保一人，乃是他同堂故友孙臆。此人有鬼神不测之机，文武兼全之具，还胜似他一倍。若果如所说，岂非俺国大幸。现今征聘入朝，父王着某在演武场中，等待孙臆到时，与他加官赐赏。郑安平，与我请将庞涓元帅来者。（郑安平云）理会的。庞元帅，公子有请。（庞涓上，诗云）天生性子本妒忌，只为临行曾说誓，今朝举荐入朝来，且看如何另有计。某乃庞涓是也。自离了师父下山，初投齐国，因他不纳贤，却又投于魏国。后来齐公子设一大宴，请各国公子会于临淄境上。那齐公子问俺

魏公子要辟尘如意珠，俺魏公子不肯与他，那齐公子怀怒。只待魏公子还时，便差大将田忌从后赶来。魏公子差郑平安与田忌交战，不想郑安平大败，被某单枪独马冲上，则一阵活拿了田忌，驱六国公子尽皆下马。因此魏公子加某为武阴君之职，就挂了兵马大元帅之印。我想孙臆别时，曾言哥哥得官提拔兄弟，兄弟得官提拔哥哥。若亏了心呵，天厌其命，作马为牛，如羊似狗，设下这般盟誓。我如今在公子根前，保举过孙臆，见了公子，必有加官赐赏。可早来到也。小校报复去，道有庞涓在于门首。（卒子报科，云）偌，报的公子得知，有庞元帅来了也。（公子云）道有请。（卒子云）请进。（庞涓见科，云）公子，小官举保的孙臆来了也。（公子云）快着人唤将来，我自有加官赐赏。（庞涓云）小校，与我请将孙臆来者。（卒子云）孙臆安在？（正末上，云）贫道孙臆是也。自与兄弟庞涓相别，可是三年光景。幸的他不忘前言，果于魏公子根前举保贫道。今日在教场内着人相请，须索走一遭去来。（做见庞涓科）（庞涓云）哥哥来了也，我在公子根前。举荐过了，今日必当重用。咱和哥哥见公子去来。（正末云）量贫道有何德能，着兄弟如此用心也？（做见公子科）（庞涓云）公子，这便是孙臆。（公子云）只他是孙先生么？（正末云）是贫道。（公子云）有庞元帅数次荐举，说你深怀妙策，广看兵书，则今日加你为四门

都教练使。你谢了恩者。（正末做谢恩，回谢公子科，云）谢了公子也。（庞涓背云）他初下山来，又无寸箭之功，加他偌大的官职，久以后那里显我。我要对公子说来，当初可是我保举他的。则除是恁般。（见公子云）公子，俺这哥哥善能排兵布阵，今日就在教场中拨与他三千军马，着他排几个阵势，与公子看波。（公子云）元帅之言甚善。孙先生，我与你三千军马，就在此教场内，摆几个阵势，等我试看咱。（正末云）贫道领旨。（庞涓云）哥哥，你是摆阵咱。（正末做摆阵科，云）大小三军听吾将令，合行则行，合止则止，若违令者，必当斩首。（唱）

【仙吕】【点绛唇】 遮莫他盖世英雄，驱兵拥众，你可也休惊恐。若是和俺孙膑交锋，只当似掌股上婴儿弄。

【混江龙】 今日个君王选用，做个四门团练副元戎。在教场中摆开阵势，显耀神通。准备玉笼擒彩凤，安排金锁困蛟龙。暗伏着死生开杜，明列着水火

雷风。马一似苍虬恶兕，人一似黑煞天蓬。也不用提刀仗剑，也不用插箭弯弓。单听俺中军帐画面鼓咚咚，和着那忽刺刺杂彩旗摇动。早则见罩四野征云惨惨，下一天杀气濛濛。

（云）大小三军，与我摆开阵势者。（卒子摆阵科）（正末云）打阵的来。（公子云）庞元帅，你看这个阵势，唤做甚么阵势？（庞涓云）郑安平，你认的这个阵势么？（郑安平云）待我看来，这个唤做匾担阵。（庞涓云）那里有甚么匾担阵。公子，这个是一字长蛇阵。（公子云）你着甚么阵破他？（庞涓云）我有二龙戏水阵破他。（公子云）孙先生，破的是么？（正末云）破的是。（公子云）你再摆个阵势。（正末云）理会的。大小三军，与我摆开阵势。打阵的来。（公子云）庞元帅，认的这个阵势么？（庞涓云）郑安平，你再认看。（郑安平云）这个我极认的，唤做丫髻阵。（庞涓云）可知你不认的哩。公子，这个唤做天地三才阵。（公子云）你着甚么阵破他的？（庞涓云）我着四门斗底阵破他。（公子云）孙先生，破的是么？（正末云）破的是。（庞涓背云）且慢者。恰才他摆过的阵势，都是我在山中操练过的。我下山来这三年光景，则怕俺那师父别教与他甚么兵书战策。则除是恁的。（见公子科，云）公子，他恰才摆的阵势，都是我知道的。他还有好阵势，不肯摆将

出来。公子，如今着他别摆一个阵势。（公子云）孙先生，恰才你摆的阵势，都是可破的，何足为奇。你须再摆一个，若是再破了呵，必然见罪。孙先生莫怪。（正末云）理会的。兄弟也，着我摆阵，你颠倒在公子根前，下这般谰言。你既然着别摆，我如今将天书内摘一个阵势出来。这个阵是九宫八卦阵。九宫上九个天王，八卦上八个那吒。把这军马摆将过来，将一个军卒拨倒在地，将那枪刀剑戟都簇在那军卒身上。看他认得是这个阵势么。小校，与我摆阵。（做摆阵科）（正末云）公子，着那打阵的将军来认我这阵势咱。（公子云）庞元帅你认这个阵是甚么阵？（庞涓做意科，云）郑安平，你认的这阵么？（郑安平认科，云）待我数一数。元来有八座门，我认的了。元帅，这个叫做螃蟹阵。（庞涓云）呸！那里有螃蟹阵？（郑安平云）待我再认呵，哦！有一个小军被乱枪戳倒在地上，这唤做凿鳖阵。（庞涓背云）休道你认不的，我也认不的。哦！他怎么摆出这个阵势来！我待说认的，我本不认的，不知甚么阵；我待说不认的，可有公子在此，对着众将，我是个元帅，不着笑我。则除是恁的。（回云）公子，想孙子好生无礼。有阵便摆，无阵便罢，他怎生摆出个胡乱阵来，教我怎生认的？（公子云）孙臆，你有阵摆阵，无阵便罢。怎么摆个胡乱阵？却待欺瞒我么？（正末云）公子，谁这般道来？（公子云）是庞元帅道

来？（正末云）公子，教那将军来打我这阵势。他若打得开。岂不是胡乱阵？若打不开，便是一个好阵。（公子云）庞元帅、郑安平，您听的孙膑说么？教你两个打阵去。（郑安平云）哥也，你认的这个阵势，是那胡乱阵也不是？（庞涓云）兄弟，他的兵法怎么到的我根前发卖？你放心去，不妨事。（郑安平云）孙膑，我打阵来也。（正末云）大小三军，但有打阵来的，便与我执缚住者。（唱）

【油葫芦】 我这里布网张罗打大虫，谁着你将军校冲，早沙场上杀的血染马蹄红。（郑安平打阵科，云）哥也，到的这阵里面，可怎生东西南北都不省的了也？（正末云）是甚么人？快与我拿将来。（卒子拿郑安平科）（正末唱）则你那三更不应君王梦，可兀的一身枉请皇家俸。我将你捉在马前，你今日落在彀中。谁着你不明白撞入我这迷魂洞，不由我忿气欲填胸。

（郑安平云）师父可怜见，不干我事，都是庞元帅来。（正末唱）

【天下乐】可不道将在谋不在勇，哎，只你个英也波雄，枉用功，我如今捉获你对咱妆懵懂。（云）大小三军，将那厮夺下鞍马，剥去衣甲，休教走了也。（郑安平云）将我鞍马衣甲都收了，教我怎么回去见元帅？（正末唱）一壁厢扯了锦袍，一壁厢牵了玉骢，我看你怎生还本阵中？

（郑安平云）师父息怒，本不干我事，是庞元帅使我来。师父杀生不如放生，怎生饶过我来，可也好那。（正末云）可也不干你事。小校，释了缚者，抢出去。（郑安平云）还了我那鞍马衣甲来。（正末云）休与他，抢出去！（庞涓云）兄弟，你怎么这般模样？（郑安平云）元帅，都是你来。你说是胡乱阵，我刚到那里面，东南西北都不省的。又无一个人，不知怎的将我拿住了。着我哀告了他半日，将我鞍马衣甲都夺下了，将我抢出阵来。他是你好兄弟，那里是羞我，敢则是羞你哩。（庞涓云）孙膑这厮好无礼也。你便饶不过郑安平那？你这厮也不中用。（郑安平云）元帅，你休强。我到阵中就昏迷不醒，他就拿住我了。（庞涓云）郑安平，他的那兵书战策在我根前卖弄，则是担水向河里卖。我如今打阵去。我若打了那阵呵，方显出大将军八面威风。（背云）且慢者。我如今打阵去，倘或将我拿住呵怎了。则除恁的。比及我打阵，我先叫一声说庞元帅

打阵来了也。我哥哥听的我打阵。必然纵放我些，不敢拿住。（叫云）我宠元帅亲自打阵来也！（正末云）大小三军，摆的严整者。（庞涓云）操鼓来。（做入阵科，云）好是奇怪，连我也不知东南西北了也。（正末云）将那打阵将军与我拿住者。（众拿科）（正末唱）

【醉中天】 我道是谁把征骖纵，原来是兄弟将锦营冲。只我这些胡做乔为本不工，（庞涓云）哥哥饶过您兄弟咱。（正末唱）你个快打阵的怎便忙陪奉。（卒子推科）（正末云）住者。（唱）你看那小校每前推后拥，（庞涓云）兀的不唬杀我也。（正末唱）早唬的他战钦钦头疼脑痛，（云）兄弟，你不说来？（庞涓云）哥哥，我说甚么来？（正末唱）可不道大将军八面威风。

（庞涓云）兀的不羞杀我也。哥哥，想七国中惟您兄弟一人而已，六国都来进奉，则是怕兄弟。谁想哥哥神机妙策，出鬼入神。今日在阵上拿住您兄弟，着我有何面目再去驱兵领将。大丈夫宁死也不辱。罢、罢、罢，哥哥，你小心在意，扶持魏国。您兄弟纳下靴笏襴袍，收拾轮竿。钓鱼为活，永无争名夺利之心。您兄弟知罪了也。（做跪私）（正末云）兄弟，你道差了

也。（唱）

【后庭花】 我喜的是弟兄每两意同，你则待执轮竿作钓翁。哀告这掌军权的燕孙膑。（带云）兄弟请起。（唱）请起你个梦非熊的姜太公。若到那殿庭中，怎忘了弟兄的情重，（庞涓云）哥也，若公子问呵，休说哥哥好、兄弟歹，则说俺两个摆阵势是一般儿的。（正末云）兄弟，我知道了也。（唱）我对大人行会脱空。

（庞涓云）哥哥，这都是兄弟的不是了，只愿哥哥想咱旧日契交朋友。今日举荐为官，也是不忘盟誓之意。假若公子问呵，谁输谁赢，哥哥您则善言咱。（正末云）兄弟，你放心者。我和你见公子去来。（公子云）孙先生。我问你，两家摆阵势，谁输谁赢？你从头实说咱。（正末云）公子，贫道与元帅都是鬼谷先生弟子。虽同传授，各用心机。便是元帅也有不知贫道演习的去处，贫道也有不知元帅的去处，总之一般。（公子云）虽然如此，好歹岂没个赢没个输的？（正末唱）

【金盏儿】 他那里一一问行踪，俺兄弟悄悄的嘶过从。好教我意踌躇，两下里可兀的难趋奉。我待不说呵，怎生支对主人公；待说呵，我和他书窗曾最密。怎宦路个不相容。（公子云）孙先生，你怎生不言语？（正末唱）我正是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

（公子云）孙先生，你恰才摆阵时毕竟是谁输谁赢？（正末云）公子，听贫道说咱。（唱）

【赚煞尾】 我和他十载习兵法，九转能成诵，这八卦阵纵横不穷。管七国江山着君王独自统，便有六丁神我敢也驱下天宫。正方幢，招飏如风，四下里兵戈摆的没些儿缝。似这等三军簇捧。要着我二人何用？（公子云）难道你两个就没一个强弱？（正末唱）俺两个都一般的谈笑会成功。（同庞涓下）

（公子云）两个将军去也。令人将马来，待俺回父王的话去。（诗云）恰才二将争雄在战场，都一般的神机妙策没低昂，庞涓是一条擎天白玉柱。孙臆是一座架海紫金梁。（下）

楔子

（鬼谷子领道童上，诗云）暑往寒来春复秋，夕阳西下水东流。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贫道鬼谷子是也。自从庞涓到于魏国，受了武阴君之职。他举荐孙子下山，共同为官。贫道观其气色，此一去必有灾难。如今设下坛场，缚起个草人，待贫道登坛，召取诸天神将，看其休咎，便见分晓。道童，坛场设下了也不曾？（道童云）师父，坛场已完备多时了也。（鬼谷子云）真香一热，瑞雾飘飘。高升宝篆。上彻云霄。三冬法鼓，万圣来朝。恭请玉清圣境元始天尊，三省六曹，左辅右弼，南辰北斗，东极西灵。十二宫辰，二十八宿，九天游奕使者，三界直符使者，十方捷疾灵神，本山土地，当境城隍，空虚典祀，社庙威灵。闻今关召，速至坛庭。（击令牌科。云）一击天清，二击地灵，三击五雷，万神听令，再召九宫八卦部中神，十二元辰位中将。（做踏罡咒水科，云）水无正行，以咒为灵，在天为雨露，在地作泉源。一噀如霜，二噀如雪，三噀天地清净。（做取剑科，云）庚辛铸体，离火炼形，玉清教主赐来，有道真人驱使。先请五方

五帝，衔符佩剑，入吾水中。吾持此水非凡水，九龙吐出净天地，太乙池中千万年，吾今将来验凶吉，虔心启请四直功曹，神剑撇下，休错分毫。疾！道童，剑落在草人那里？（道童云）师父，剑落在草人足上。（鬼谷云）嗨，孙膑必有刖足之灾！不伤其命。想孙膑临行那日，贫道曾与他一计，教他遇难之时，脱逃性命。（诗云）孙膑机谋不可当。宠涓空使恶心肠；两个刖足之仇何日报，少不得马陵山下一身亡。（下）（庞涓同郑安平上）（庞涓云）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某庞涓想来，那孙膑无礼。是咱旧交朋友，我便有些儿差池，你就耽待不得？把俺拿在阵前，花白许多说话。怎生出的我这口气！（郑安平云）我元不济，你自做个计较。（庞涓云）则除是这般。郑安平，你去诈传着魏公子之命，说与孙膑知道：今晚三更三点，荧惑失位，着他领三百三十骑人马，都是红袍红旗，到宫门外面，连射三箭，鸣锣击鼓，呐喊摇旗。着他麾镇火星，你小心在意者。（郑安平云）理会的。领着元帅将令，与孙膑说知。走一遭去。（下）（庞涓云）郑安平去了也。这一去料那孙膑敢不依令！若是公子听的，岂不大惊？待他问我呵，我就说孙膑有反乱之心。公子必然将此人杀坏，那其间便是我平生愿足。（下）（郑安耳上，望古门道云）孙先生，奉公子的命，着你今夜晚间三更将尽，领着军卒。鸣锣击鼓，呐喊摇旗，

望王宫门首连射三箭，着你魔镇火星，小心在意者。
(下)(正末领卒子上，云)某孙膑是也。奉公子的命，领着三百三十三骑人马。到王宫门首，魔镇火星，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众军校与我鸣锣击鼓，呐喊摇旗，望着王宫门首，连射三枝火箭。呐三声喊，退了火星也。(射科)(唱)

【仙吕】【赏花时】 我如今奉敕蒙宣统士卒，则为这荧惑离宫失位所。我望帝阙近皇都连发了三枝箭羽，早没半霎儿将火星除。(下)

第二折

（魏公子领卒子上，云）某乃公子魏申。好是奇怪也，昨夜三更三点。甚么人鸣锣击鼓，呐喊摇旗？又有火箭数枝，一直射进宫内，不知何故？左右那里？与我唤将庞元帅来者。（卒子云）庞元帅安在？（庞涓上，云）适闻公子呼唤，料孙臆必然中我之计也。待公子问俺时，自有主意。（见公子科）（公子云）元帅，昨夜晚间三更时分，宫门外这般鸣锣击鼓，呐喊摇旗，射进几枝火箭来，却是为何？（庞涓云）公子，这事都是我庞涓之罪。谁想孙臆，公子加他为四门都练使。他嫌官小，因此夜晚间领着军卒鸣锣击鼓，必然有反叛之心也。（公子云）既然如此，建起法场，就着你为监斩官。将孙臆斩讫报来。（下）（庞涓云）领旨。令人，唤将郑安平来者。（郑安平上，云）元帅唤我做甚么？（庞涓云）郑安平，如今公子要杀坏孙臆，着我为监斩官。我和他是同堂故友，难以行法，我着你去监斩。就今日建起法场，若杀他呵，等我过来，有我的言语，你便下手。小心在意者。（下）（郑安平云）刀斧手那里？把住街道，与我拿将孙子来者。（刽子上，云）

理会的。（做拿正末上科）（郑安平云）孙膑，你知罪么？（正末云）我不知罪。（郑安平云）你划的不知罪？你昨夜三更时分，领着军卒，在宫门之外，鸣锣击鼓，呐喊摇旗，连射几枝火箭，明明是有反魏之心。公子的命。要将你杀坏哩。（正末云）嗨！我中他计也。似此怎了也呵？（唱）

【正宫】【端正好】 祸临头，谁人救，则我这泼残生眼见的千死千休。谁着你把箭三枝连射三更后，哎！你也合将那传令的人追究。

【滚绣球】 我可也为国愁，为国忧，为知心数年交厚，我恨不的并吞了六国诸侯。这江山和宇宙，士女共军州，都待着俺邦情受，怎知道运拙也志愿难酬。哎，孙膑也！不争你谗言谮语遭人构，直感的野草闲花满地愁。那里也正首孤丘。

（郑安平云）孙膑，你好模好样的做这等勾当，你也须自知罪过，还说甚么？你说一句钢刀豁口，觑一

觑金瓜碎首。刽子磨的刀快，只等午时三刻到来，便要杀坏了哩！（正末唱）

【倘秀才】 哎！我说一句钢刀豁口，觑一觑金瓜碎首，我可甚一旦无常万事休。我不合鸣金鼓、统戈矛，（带云）我本无罪过，怎要杀坏我也？（唱）这便的是我犯由。

（郑安平云）孙膑，你只安心儿受死，不要大惊小怪的。（正末唱）

【滚绣球】 这法场近御沟，对凤楼，（带云）冤屈也！（唱）我这里叫尽屈有谁来分割。送的我眼睁睁有国难投。强缚住我这调羹补衮的手，掩住我这衔冤负屈的口。这都是我自作自受，也不专为那人怨人仇。哀哉故国难回首。可正是烦恼皆因强出头，便死何求！

（宠涓上，云）我教郑安平代做监斩官，起建法场，杀坏孙膑。如今往法场上过，我则推不知道。摆开头

踏，慢慢的行。我是个朝中有功之人，今日敕赐与我十瓶黄封御酒，我多饮了几杯，我好快活也。（做唱科）（唱）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正末云）兀的不是宠涓过来也！我明知道他杀坏我，我着他救我咱。我临行时师父曾与我一计，若遇祸难临头。有人唱道：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你可诉出心间之事，就得不死。我如今不说，等待何时！两街百姓，我死不紧，只可惜我腹中有卷《六甲》天书。不曾传授与人。若有人救了我的性命。我情愿传写与他，决无隐讳。（宠涓惊私，云）嗨！师父好歹也！将这《六甲》天书倒传与他。传与我的天书，原来是假的。我如今独霸六国，料无对手，若再得这天书呵，还有谁人近的我？当日他摆出阵来。我不认的那个阵势，可知道他在天书里面摘下来的。我若杀了这厮，便是绝了这天书也。我自有个妙计，赚他这天书哩。（刽子云）午时三刻到了，开刀！（庞涓云）是斩谁？（刽子云）斩孙臧哩！（庞涓云）是孙臧？且留人者！（做悲云）哥哥。你为甚么来！（正末云）兄弟也，杀我的罪过，你敢知情么？（庞涓云）我若知情呵。唾是命随灯而灭。哥哥，你端的为甚么来？（正末唱）

【白鹤子】 他对着我急煎煎的忙问取。我对着他悄促促的说情由。(宠涓云)哥也。我若知情呵，唾是命随灯而灭。(正末唱)只道他含着泪苦滴滴的假慈悲，却原来指着灯砣可可的言盟咒。

(云)兄弟，你怎生救我咱？(宠涓云)哥哥，我如今公子根前说去，救的你也休喜欢，救不得也休烦恼。刽子，你且慢者。待我见了公子转来呵，另有区处。(背云)我若救了他的性命，倘若不写天书，悄悄的溜了去，我那里寻他。我如今也不要他死，也不放他走。则等着写了天书，方才处置他，未为迟也。(虚下)(复上科，云)我如今诈传公子的命，免了他项上一刀，只别了他二足。哥哥，您兄弟来了也。(正末云)兄弟，你说的如何？(宠涓云)哥哥，你兄弟一言难尽。(宠涓悲科)(正末唱)

【脱布衫】 我道你搜寻出百样机谋，翻惹下千种闲愁。则你个为昔日同堂故友，怎惜得这般勤尽心儿搭救。

【醉太平】 哎！兄弟也！可怎生问着时缄口来闭口？快与我分别一个恩仇，饶不饶即便说缘由，好着我猜不着谜头。我见他自推自跌自傴僂，迷留没乱把双眉皱。（宠涓悲科）（正末唱）只他这英雄眼里泪交流，快说波亲兄弟帅首。

（宠涓云）刽子，将孙子释了缚者。公子的命，免你项上一刀。（正末云）空教我吃这一惊，多亏了我兄弟，留的我性命在，也尽好了。（庞涓云）哥哥且休欢喜，可要刖了你二足哩。（正末唱）

【倘秀才】 我就在这法场上连忙顿首，拜谢着行仁义君王万寿，（带云）我个性命有个比喻，（唱）似钓出整鱼脱了钩。但躯命，得存留，便是老天来保佑。

（庞涓云）一壁厢家中安排着茶酒饮食，等待哥哥。（郑安平云）带挈我也喝一杯儿。（同下）（刽子云）孙先生，这里离元帅远哩。我问你，你是风魔呵是九伯？你两个冤仇太重，那个不知要杀坏你也是他，要救你也是他，要刖足也是他。庞元帅要害你性命哩！

你小心者！（正末云）噤声！（唱）

【滚绣球】 你休那里信口谗，（刽子云）我不说谎。（正末唱）则管里无了收，这言语你也合三思然后，俺兄弟怎肯道东涧东流。（带云）俺两个说誓来，（唱）他亏我似猪狗。我亏他似马牛，俺两个曾对天说咒，俺兄弟他怎肯火上浇油。俺两个胜如管鲍分金义，休猜做孙庞刎足仇，枉惹得万代名留。

（庞涓云）郑安平，公子在那里，立等回话哩。兀那刽子，你近前来，我嘱咐你：刎足之时，我着你轻着，你便重着，我说浅着，你便深着。刽子拿的铜铡来，早下手波。（刽子云）理会的。孙膑，请出你那尊足来。（庞涓云）轻着些儿。（又云）浅着些儿。（刽子刎足科）（正末云）兀的不痛杀我也！（庞涓云）将酒来，哥哥苏醒者！您兄弟备下香喷喷三盏安魂酒，你吃了便定疼也。（正末唱）

【二煞】 我饮过这香喷喷三盏儿安魂酒，则被你闪杀我也血淥淥一双脚指头。刀落处鼻痛心酸，皮开肉绽，筋骨相离，鲜血浇流。哎，可怎生神嚎鬼哭，雾惨云昏，白日为幽。耳边厢只听得半空中风吼，莫不是相天地替人愁！

（庞涓云）哥哥休骑马，则怕那秽气扑了哥哥的疮难医。郑安平。你与我将哥哥背的家去。（正末唱）

【煞尾】 兄弟，则这功名成就合成就，我得好休时便好休。养可疮海上游，洗了耳觅许由，学太公把钓钩，逐范蠡一叶舟。想荣华风内烛，富贵如水上沤，将利名一笔勾，再不向杀人场揽祸尤，白白的将性命丢。攢住眉头懒转眸，咬定牙儿且忍着。打熬着足上浸浸血水流。哎，你个行刃的哥哥，你畅好是下的手。（下）

（庞涓云）孙臆也，你如何出的我手。着令人背的我书房中去，安排茶饭，与他食用；准备文房四宝，传写天书。只待早起修了天书。我便早起杀了那厮；晚夕修了天书，我便晚夕杀了那厮。我务要将他翦草

除根，萌芽不发。为何如此说？我平日之间，两个眼里，偏嫌这等无仁无义歹弟子孩儿。（下）

第三折

（庞涓上，云）某庞涓是也。自从将孙子刖了二足，可早半年有余，抄写天书，将次完备。眼见得那厮便是死的人也。我已曾着人看去了，这早晚怎不见来回话。（卒子上，云）禀元帅得知，谁想孙膑正写天书，中间一阵风魔上来，将天书手中扯了一半，口中嚼了一半，灯上烧了一半。白日与小儿同耍，到晚来与羊犬同眠。打也不知，骂也不知，端的是个风魔了也。（庞涓笑科，云）那厮怎么瞒得我老庞。明明是不肯传授天书，故意假作风魔，我要看破他，有何难处。令人，你近前来，分付你一桩事。你一只手将着个馒头，一只手将着荷叶，包着那污秽的东西。他若诈风魔呵，便吃馒头，是真的便吃污秽。若是真风魔呵，任着他要生要死，不必收留。你小心在意者。（卒子云）理会的。（庞涓诗云）孙膑风魔假做成，只看饮食便分明。（卒子诗云）若是吃了那些污了口，随他念杀天书也不灵。（同下）（外扮卜商引祗从载茶上，云）小官乃齐国上大夫卜商是也。方今大周天下，七国春秋，是秦、齐、燕、赵、韩、楚、魏。这七国中向称强秦雄楚，

与俺全齐，俱为上国。今因魏国倚恃庞涓，每每侵伐邻邦地界。俺六国不得已，年年进贡，岁岁修盟。俺齐国今年合该进茶，却差着小官入魏。贡车五十余辆，无非上品高茶。小官近闻庞涓请将孙臆下山。本欲同扶魏国。后因孙臆排兵布阵，拿住庞涓，遂成仇恨。在公子根前谗譖他有反魏之意，绑赴法场。那孙子临刑之时，口称我死不争，可惜胸中三卷天书，无人传授。比时庞涓要得抄写天书，即免其死，刖了二足，收留在家。谁想孙子一阵风魔上来，将所写天书扯了一半，口内嚼了一半，火上烧了一半，白日里与小儿同戏，到晚来与羊犬同眠。我想这个必是假的。今日小官往魏国进茶去，在于驿亭中安歇，只待贡事少暇，悄悄地看个动静。那孙子果然真个风魔，这不必说了；若是假呵，小官用些小智术，救的他出了魏国，到俺齐邦，奏过主公，拜为军师。一者报孙子刖足之仇，二者雪六国进贡之耻，岂非是一场莫大的功绩？（诗云）我本孔门高弟子，来与齐邦作使臣。只要访得风魔孙臆出，准备后车同载渭川人。（下）（正末妆风扒上，云）休笑休笑，我和你耍子去来！这里也无人，贫道孙臆是也。自从辞别了师父下山，到于魏国。公子教俺摆阵，不想庞涓在公子根前下了谗言，将贫道刖其二足。如今佯推风疾举发，白日里与儿童作戏，到晚间共羊犬同眠。不知几时才得个出头之日也呵！（唱）

【双调】【新水令】 打独磨来到画桥四，恰便似出笼鹰剪折了我这双翼。自知毛羽短，怎敢扑天飞。我则索做哑妆痴，儿回家阁不住眼中泪。

（带云）我早知这般呵，不下山来可也好那。（唱）

【步步娇】 想当初在云梦山中把天书习，定道是取将相能容易。谁知有这日，生把俺七尺长躯打灭的无存济。哎哟！天那！甚日得遂风雷？也吐出俺这三千丈虹霓气。

（俌儿上，云）风子，你见我这个馒头么？（正末云）我正要馒头吃哩，你拿来，（正末做讨馒头，俌儿不与科）（唱）

【沉醉东风】 您几个作耍的笑嘻嘻，我这等好男儿怎和你步步相随。您几个小的每，都把馒头吃，

(俵儿云)兀那风子，你不要与我看，我不与你馒头吃。(正末唱)常言道口没尊卑。(俵儿云)兀那风子，我丢将这馒头去，你若是赶的上，就把这馒头与你吃，赶不上你吃我三拳头。(正末云)是、是、是。我赶馒头者。赶的上便吃馒头，赶不上吃你三拳。(俵儿云)我丢将馒头去也。(正末赶科)(俵儿打科)(正末唱)我赶不上馒头索忍饥，(带云)馒头不曾吃，倒吃了一顿打。(唱)嗨！这的是脚短的先生可便落的。

(卒子拿砌末上，云)奉元帅的将令，着我将这馒头和这秽污，寻孙膑去。兀的不是他。怎么有这伙小厮在这里？(做打俵儿下科)(正末唱)

【搅箏琶】 见一个狠公吏，叫一声似春雷，唬的那几个作耍顽童，都一时间潜在那里。(卒子云)兀那风子，你脚上疮疤疼痛，如今可好了么？(正末唱)起动你问我疮疾，我可也皱定双眉。(做悲科，云)我好疼哩！我好疼哩！(唱)堪悲！休则管絮絮聒聒，扯扯拽拽，痛不痛我足下须自知，索甚猜疑。

(卒子云)兀那风子，你看我这手里拿的甚么？(正

末云)是馒头。(卒子云)这个是甚么?(正末云)这个你则道我不知哩，这个是糕糜。(卒子云)你吃馒头好，吃糕糜好?(正末云)我则吃糕糜。(卒子云)你吃糕糜，要发病伤人也。(正末云)我则要吃糕糜。(唱)

【雁儿落】 我常担着空肚皮，(卒子云)你几曾见这等好茶饭来?(正末唱)好茶饭几曾道尝滋味。虽然我脚尖上有病疾，(卒子云)你休吃，则怕发了你的疮。(正末唱)我心儿里倒也无闲气。

(拿砌末做吃科)(唱)

【得胜令】 我因此上怕甚么冷糕糜，(卒子云)真个风魔了也，我回元帅的话去。(下)(正末唱)他见我吃一口走如飞。自从我做作风魔汉，受了些腌臢歹气息。非是我无知，偏要吃他这茶食。我可便明知，怕不是庞贼使见识。

(云)天色晚了，我还羊圈里歇息去也。(做扒入

圈科，云）你看我耍子去来。这早晚人都睡了，我也睡也。（做睡科）（卜商上，云）小官卜商，自到魏邦进茶已毕，见在馆驿中安下。小官看了孙子，数日不得空便，未敢接谈。今日又跟随了一日，他如今往羊圈中宿歇去了。你看天色已晚，前后无人，我直跟到这羊圈根前，吟两句诗，调发此人，看他说甚么。（诗云）美玉类顽石，珍珠污垢泥。（正末惊科，云）这言语不是我魏国的人。我再听咱。（卜商又念科）（正末答云）用手轻抹洗，万里色辉辉。（卜商云）眼见的此人不是真风魔了。我且再听他说甚么来。（正末云）这里敢有人救我也，待我作歌一首。（歌云）亭亭百尺半死松，直凌白日悬晴空。翠叶毵毵笼彩凤，高枝曲曲盘苍龙。岂无天地三光照，犹然枯槁深山中。其奈樵夫无耳目，手携巨斧相摧蹙。临崖砍倒栋梁材，析作柴薪向人鬻。终可笑兮终可笑，每日只在街头闹。浅波宁畜锦鳞鱼，知谁肯下丝纶钓。空愁望，空悲慨，举动唯嫌天地窄。若有风雷际会时，敢和蛟龙混沧海。（卜商云）此人之意，已尽露矣。我不免跳入这圈勾去。孙先生，你休大惊小怪的。我是齐国卜商，特来救拔你哩！（正末云）你莫不是子夏否？（卜商云）然也。（正末唱）

【挂玉钩】 我这里吐胆倾心说与伊，难道你不解其中意？（卜商云）先生何不跟我馆驿中去来。（正末云）你先行，我随后便到也。（卜商云）你不与我同去。可是为何？（正末唱）我则怕路上行人口胜碑，（卜商云）先生，我须不是故意来赚你的。（正末唱）咱两个都心会。（卜商云）小官此一来。专为先生，别无他干。（正末唱）既然是你为我来，须回避。且做个面北眉南，你东咱西。

（卜商做先后行到科）（卜商云）可早来到馆驿也，我关上这门。先生，你休大惊小怪的，则怕有人知道。将茶饭来，先生食用咱。（正末云）庞涓。您和我同堂学业，转笔抄书，相守十年有余，谁想如此狠毒也。（庞涓领卒子上，云）小官庞涓是也。颇奈孙臆无礼，他原来诈风魔，竟自走了也。我观将星落在馆驿里面。大小三军，将这座馆驿周围把住者。令人，与我唤出卜商那厮来。（卒子云）理会的。（卜商云）先生怎了也？有庞涓在馆驿门首，如之奈何？（正末云）你不要顾我，你则自去对付他。（做躲科）（卜商见庞涓科，云）元帅唤小官做甚么？（庞涓云）卜商，你是小国之臣，怎敢将孙臆潜藏这馆驿中！你从实的说，有也是无？（卜商云）小官从来不知甚么孙臆。（庞涓云）你道无有，我入馆驿中搜去。若搜出孙臆来呵，你的性命可也不保。

令人，将卜商拿住，休教走了。我入馆驿搜去。大小三军，与我前后仔细搜者！（卒子搜科，云）前后都无。（宠涓云）屋上瞧。（卒子云）屋上也无。（宠涓云）井里捞！（卒子云）井里也无。（宠涓云）前后都无。这厮可往那里去了？孙膑，你不在这里便罢，你若在这里，你听者：我只为那摆阵时结下的冤仇。要杀你也是我来，别了足也是我来。我若今日见你呵，将你活剝做两三截。你要活时恰似井底捞明月。我若拿住你呵，你道兄弟饶了我者。要我饶你呵，则除是九重天滴溜溜飞下一纸郊天赦来。（做再念科，云）这前后委实的是无。卜商，你敢偷出孙膑去么？（卜商云）小官要孙膑何用？（宠涓云）令人，放了卜商者。（卜商云）多谢元帅。（宠涓云）卜商，恰才我若搜了孙膑来，我不道的饶了你哩。你如今几时回去？（卜商云）小官明日便回去。（宠涓云）你往那一门去？（卜商云）我往东门去。（宠涓云）比及你来时，我先在东门等你，将你那人夫都点过，茶车里都搜过。你若带出孙膑去呵，你见么？俺这里雄兵百万，战将千员，有一日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四下里安营，八下里札寨，兵打你城池，马践你山川。卜商，那其间悔之晚矣。（下）（卜商云）兀的不唬杀我也！恰才与孙先生正吃饭哩，忽听的庞元帅下马，围了馆驿，搜寻孙膑。且喜的搜不着，不知可往那里去了。孙膑你好强也！宠涓你好狠也！嗨，卜

商，你好险也！待我叫一声：孙先生！孙先生！（正末唱）

【殿前欢】 那唤我的却为谁？（卜商云）先生，你在那里来？（正末唱）在那摘星楼上我便做筵席。安排下脱壳金蝉计，我则索躲是逃非。（卜商云）庞涓贼，你好狠也。（正末唱）这的是他下的我也下的。（卜商云）先生，庞涓又来了也。（正末唱）哎！缠杀我也天魔祟，我便似小鬼般合扑地。（卜商云）你躲时节谁知道来？（正末唱）这公事则除天知地知，（带云）庞涓。你怎知我在这里吃茶饭哩。（唱）只半合儿使碎我这心机。

（卜商云）先生，我本意要带你去，只是一件，恰才庞元帅问我几时回去。我便道明日回，往东门去。庞涓道，我先在东门上，将你那茶车搜过。若搜出来呵，可怎了也？（正末云）大夫放心，此人搜头不搜尾。若搜呵，咱着一个小军儿，打扮他的小军，飞马来报道，西门上拿住孙臆了。出的东门，你自慢慢的从大路上行。我便落荒而走。只要到的齐邦，便好领兵拿获庞涓，报我刎足之仇也。（卜商云）此计大妙！（做同

行科)(庞涓上。云)卜商,你往那里去?(卜商云)小官回齐国去也。(庞涓云)令人,与我搜这茶车者!(卒子上云)报的元帅得知,西门上拿住一个瘸先生也。(庞涓云)眼见的是孙臆了。我西门上杀那瘸先生去来。(下)(卜商云)元帅去了,先生快上马者。(正末唱)

【离亭宴带鸳鸯煞】 我仗天书扶立你东齐国，统粘兵克日西攻魏。一声喊将征尘荡起，急飕飕擗旌旗，扑冬冬操画鼓，磕擦擦驱征骑。剑摧翻嵩岳山，马饮竭黄河水。看庞涓躲到那见，我将他活剥了血淋漓的皮，生敲了支刺刺的脑。细剔了疙路踏的髓。便那郑安平斫掉了头，魏公子也屈折了腿。直杀的一个个都为肉泥，恁时节才报了我刎足的仇。雪了你贡茶的耻。(同下)

第四折

（齐公子领卒子上）（齐公子诗云）自来东土列诸侯，渤海琅邪占上游。为甚河山称十二，甘心臣魏不知羞。某乃齐公子是也，姓田名辟疆。始祖本姬姓宗亲，自陈敬仲入齐，赐姓田氏。后来田恒篡了齐国，至田和奉周天子的命，列为诸侯，世世相承。至齐康公薨而无后，立我父王。称为齐威王者是也。目今七国春秋，秦、齐、燕、赵、韩、楚、魏，俺齐国原为上国。止因魏国拜庞涓为帅，此人大有膂力，善晓兵书，每每加兵六国，莫能当敌。俺不得已与魏国年生纳贡。今生特遣大夫卜商，入魏进茶。不想，卜商暗将孙臆在茶车内带到俺国。闻得他兵法更胜似那庞涓百倍。俺如今就拜为军师，统领大势雄兵，会合各国大将，与庞涓决战。真个军师妙算，鬼神莫测。只一个添兵减灶之计，要将庞涓赚到马陵山谷，做下八面埋伏，准备擒他。看这一场，是好厮杀也。令人，与我唤各国大将前来听令者。（卒子云）理会的。诸将安在？（李牧上）（公子云）赵国大将李牧听令：拔与你青旗为号，就领本部三万人马，接应田忌，截杀庞涓，

引到马陵山下，休违误者。（李牧云）得令。（吴起上）（公子云）楚国大将吴起听令：拨与你红旗为号，就领本部三万人马，接应田忌，截杀庞涓，引到马陵山下，休违误者。（吴起云）得令。（乐毅上）（公子云）燕国大将乐毅听令，拨与你白旗为号，就领本部三万人马，接应田忌，截杀庞涓，引到马陵山下，休违误者。（乐毅云）得令。（马服子上）（公子云）韩国大将马服子听令，拨与你黄旗为号，就领本部三万人马，接应田忌，截杀庞涓，引到马陵山下，休违误者。（马服子云）得令。（王剪上）（公子云）秦国大将王剪听令，拨与你皂旗为号，就领本部三万人马，接应田忌。截杀庞涓，引到马陵山下，休违误者。（王剪云）得令。（公子诗云）领将驱兵莫避难，报仇雪恨在今番。马陵山下先埋伏，不斩庞涓誓不还。（同下）（田忌上，诗云）十万强弓伏马陵，明为减灶暗添兵。庞涓合是今朝灭，会看军中奏凯声。某乃齐国大将田忌是也。奉军师的将令，着某为先锋，会合各国大将，与庞涓相持厮杀，则要输不要赢，将庞涓引过鸿沟而来。你道军师为何着俺佯输诈败？元来军师唯恐庞涓自揣不如，心怀惧怯，未肯穷追，因此故意的设这减灶之计，使庞涓看见俺国兵马，自到魏国界上，不勾五日，已逃的逃，死的死，亡其大半，必然奋勇追杀将来。却于马陵山下，树林深处，预先埋伏强弓硬弩十万余张，

将大树一株刮去树皮，写着道：“庞涓死此树下”，六个大字。树枝之上，挂着一盏明灯。料的庞涓追到此处。必然放下灯来，看那树上所题之字。元末俺军师就以此灯为号，只看此灯一下，那埋伏的弓弩，即便一时齐发。庞涓也，则教你有翼翅飞不上云头，有指爪劈不开地面，可不似牵羊入屠户之家，一步步来寻死地。（庞涓躡马领卒子上，云）某乃庞涓是也。颇奈孙臆无礼，他跟的卜商走了。如今用孙臆为军师，田忌为先锋。攻我魏国，与某决战。不曾到的五日，早把他家人马杀其大半，量他何足道哉。兀那尘土起处，敢是田忌来也。（田忌上，云）庞涓，你岂不知，归师勿掩，穷寇勿追。你苦苦赶我做甚么？料你的本领我也不怕，我判的和你并个你死我活。放马来！（庞涓云）田忌，你是我手里败将，不早早受缚，还要强嘴哩。（做战）（田忌败走科，云）我敌他不过，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走、走、走！（各国接上战，俱败科）（庞涓云）你看那厮都杀败了也，乘势不得不赶。大小三军，跟我追将去来！（下）（正末同齐公子、各将上）（正末云）贫道孙臆是也。自到齐国，拜某为军师之职。今日聚这大小三军，在此马陵山下。只今晚要斩庞涓，报某刖足之仇。众军校摆的严整者。（齐公子云）今日要擒拿庞涓，雪俺六国之恨，皆赖军师妙计。（正末唱）

【中吕】【粉蝶儿】 打一轮皂盖轻车，按天书把三军摆设，谁识俺这阵似长蛇。端的个角生风，旗掣电，弓弯秋月。喊一声海沸山裂，管杀的他众儿郎不能相借。

(云)令人，这山下有一株大树，是甚么树？你去看来。(卒子云)有一株大树，是白杨树。(正末云)令人，与我将这白杨树砍倒了，刮去了皮。将笔砚来。(卒子云)理会的。笔砚在此。(正末唱)

【醉春风】 我将这乌龙墨恰研浓，我将这紫兔毫深蘸彻。(写科)(诗云)白杨树下白杨峪，正是庞涓合死处。今夜不斩魏人头，孙臆不还齐国去。(公子云)你看写着甚么哩？(正末唱)道不离此处斩庞涓，我亲自的写、写。一来是孙臆的计谋：二来是主公的福分，第三来单注着那人合灭。

(公子云)那庞涓是一条好汉，怕也斩不的他么？(正末唱)

【石榴花】 笑庞涓敢逞尽十分劣，逐定咱不相撇。争知这马陵道上有拦截，山崖一斗绝，树林稠叠。万张强弩齐攒射，敢立化了一堆鲜血。总便有三头六臂天生别，到其间那里好藏遮。

（公子云）那庞涓说，你是他同堂故友哩。（正末唱）

【斗鹌鹑】 俺和他同堂友至契至交，须不是被傍人厮间厮渫。俺可也为甚么相贼相残，都是他平日里自作自孽。他把切骨的冤仇死也似结，怎教俺便忘了者。俺如今拚的个不做不休，这就是至诚心为人为彻。

（庞涓云）是好一场厮杀也。来此马陵山下，天色已晚，不知齐国败兵过去多远了。大小三军。前面林子里透出一盏灯光，必有人烟去处，可跟着我赶去看来。呀！原来别无人家，是一株大树，树上挂着一个灯笼。呀！怎么树上有几行字？小校，快与我放下灯来，待我看这字写着甚么。（正末唱）

【上小楼】兀的灯焰又昏，月影又斜，则见他紧鞚征骖，左右盘旋，不得宁贴。他觑一回，望一回，肠慌腹热。怎知马和人死在今夜！

（庞涓看科，云）这树上却是四句诗，待我念来：白杨树下白杨峪，正是庞涓合死处。今夜不斩魏人头，孙臆不还齐国去。哦，元来这瘸夫到此地面，还把大言唬着我哩！（正末唱）

【么篇】他那里语未绝，俺这里箭早拽。则见他蓦涧穿林，钻天入地，急切难迭。脚趂趂，眼乜斜，恰便似酒酣时节，庞涓也休猜做杨柳岸晓风残月。

（庞涓云）此处莫不有埋伏的军马么？不中，我只索倒回干戈，领军去也。（孙臆云）庞涓，你那里去？大小三军，与我围定了峪口者。休教走了庞涓！（庞涓云）兀的不唬杀我也！高阜处说话，好似我孙臆哥哥。我是叫他一声咱。孙臆哥哥！（正末云）叫我的谁？（庞涓云）是您兄弟庞涓。（正末云）你叫我怎么？（庞涓云）多时不见哥哥，我心中好生想你也！

（正末云）你那贼，却元来也有今日哩！（唱）

【快活三】 俺把心中事明诉说，您把诗中句细披阅。大古来有甚费周折，多咱是您勾魂帖。

（庞涓云）哥哥可怜见！是您兄弟的不是了也。（正末唱）

【朝天子】 我可也不为别，是你亲曾把誓设，（庞涓云）兀的不灭了这盏灯也，（正末唱）正应着唾是命随灯灭。（庞涓做拜科，云）哥哥可怜见，只饶过您兄弟咱。（正末唱）庞涓你既做了这业又何必恁怯，枉了也参拜无休歇。哎！则你个脸儿假热，心儿似铁，忍下的眼睁睁把我双足刖。你如今死也，再休想放舍，恰便似水底捞明月。

（公子云）小校，与我拿过庞涓来者！（田忌做拿庞涓见正末跪下科）（庞涓云）哥哥。我庞涓知罪了也。可怜见我一世为人，只是饶了我罢。（正末唱）

【十二月】 他那里自推自跌，从今后义断恩绝。
(庞涓云)哥哥。咱和你是同心共胆的好朋友，饶过我者！
(正末唱)你道是同心共胆，还待要骗口张舌。我问你三回两歇，怎送的我二足双瘸？

(云)想当日在馆驿中，你不道来？(庞涓云)我道甚么来？
(正末唱)

【尧民歌】 你道是若拿住活剝做两三截，(庞涓云)哥哥，旧话休题。
(正末唱)今日个马陵道上把大冤雪。我剑锋亲把树皮揭，写着道今夜里此处斩豪杰。
伤也波嗟，我和你从今便永决，(带云)庞涓，您要不死呵，
(唱)则除是半空中飞下滴溜溜一纸郊天赦。

(公子云)军师，则管和他说到几时。先把这厮刎了双足，切下了驴头，然后将尸首分开做六段，散与六国去罢。
(孙臆云)小校，将铜斲来先刎了这厮双足者！
(庞涓云)罢、罢、罢，大丈夫睁着眼做，合着眼受。这也不必说了，只可惜那六甲天书还不曾传授。
(正末唱)

【煞尾】再言语豁了这厮口，再言语截了这厮舌。将那一颗驴头慢慢钢刀切，才把我刎足的冤仇报了也。

（斩庞涓科）（公子云）小校传下军令，着六国诸将，将庞涓尸首分为六处，各自领回本国，悬着示众。则今日就在马陵山，做个赏劳的筵席，奏凯班师。六国诸将试听者：（词云）奈庞涓擅起戈矛，生扰乱六国诸侯。自恃的英雄无敌，妒孙子假意相求。只等待下山入魏。便与他赌胜争筹。因打阵结成嫌隙，索天书百计图谋；强中手偏生犯对，讽风魔一命终留。卜大夫载回齐国，拜军师坐拥貔貅。诸国将皆来助战。喊杀处雾惨云愁。用减灶佯输诡计，引追兵直过鸿沟。伏万弩马陵山谷，题大树决斩庞头。果然得分户奏凯，还报了刎足深仇。

题目 孙膑晚下云梦山

正名 庞涓夜走马陵道

随何赚风魔蒯通

第一折

（冲末扮萧丞相领祗候上）（萧相诗云）秦府图书世不收，汉家刀笔我为优。请看约法三章在，第一功臣是酈侯。小官萧何是也，本贯丰沛人氏，辅佐汉天子有功，官拜丞相之职。小官在朝，只有一件事放心不下。俺汉家有三个大功臣，第一是韩信，第二是英布，第三是彭越。现今韩信封为齐王，英布封为九江王，彭越封为大梁王。争奈韩信军权太重，雄兵数十万，战将百余员。常言道：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那韩信元是小官举荐的，他登坛拜将，五年之间，蹙项兴刘，扶成大业。小官看来，此人不是等闲之辈，恁的一个楚霸王，尚然被他灭了，况今军权在手，倘有歹心。可不觑汉朝天下，如同翻掌！这非是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做恁的反复勾当。但是

小官举荐之人，日后有事，必然要坐罪小官身上。以此小官昼夜寻思，则除是施些小计，奏过天子，先去了此人牙爪，然后翦除了此人，才使的我永无身后之患。前日武阳侯樊哙曾与我商量此事，着小官展转疑惑不定。令人，与我请将樊哙来者。（祇候云）理会的。樊将军有请！（净扮樊哙上，诗云）踏踏鸿门多勇烈，能使项王坐上也吃跌。赏我一斗好酒一肩肉，嘛的又醉又饱整整饱了半个月。某樊哙的便是，乃沛县人也，官拜武阳侯之职。自立汉天下以来，八方平静，四海安宁。今日无甚事，想起某家元是屠户出身，不可忘其本领，正在我宅中演习我旧时手段，杀狗儿耍子。有丞相令人来请。不知甚事，须索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令人，报复去，道有樊哙下马也。（祇候报科，云）报的丞相爷得知，有樊哙到于门首。（萧相云）道有请。（祇候云）请进去。（做见科）（樊哙云）丞相呼唤我老樊，有何公事？（萧相云）樊将军，今请你来，不为别的，只为那韩信一事。当初是小官举荐他来，此人如今军权太重，诚恐日后生起歹心，如之奈何？我想许多功臣，其中只有将军是天子的至亲，必然有个休戚相关之意，故请你来商量。（樊哙云）丞相，小将当日也曾说来，韩信是淮阴一个饿夫。想鸿门会上王公有难，某立踏鸿门而入。项王见我气概威严，赐我酒一斗，生豚一肩，被俺一啖而尽，吓得项王目

瞪口呆，动弹不得，方才保的主公无事回还。后来筑坛拜将，想这个元帅准定该是我老樊的。丞相，可是你来。（萧相笑云）这也不然。（樊哙云）平白的拜了那个饿夫为帅。若拜了我呵，那里消的五年灭楚！我擒项羽如婴儿相似。今日大事已定，可也罢了。那韩信手无缚鸡之力，只淮阴市上两个少年，要他在胯下钻过去，他就钻过去了，有甚么本事在那里？这也何须老樊动手，只差一两个能干的人，唤他来可擦的一刀两段，便除了后来祸患，岂不伶俐？（萧相云）小官未敢擅便。令人，请张良来者。（樊哙云）那老子一发没甚么主张：可也罢波，着人请去。（正末扮张良上，云）小官姓张名良，字子房，乃韩国人也。祖父以来，五世为韩国之臣。只为秦始皇无道，灭了韩国。某要为韩报仇，因此从了汉王。亡秦天下，依旧立俺韩国。不想项羽又将韩国灭了，所以专意扶助汉王，追杀项羽。现今天下已定，干戈宁息。有萧丞相着人相请，不知为些甚事。须索走一遭去。想俺扶立汉朝天下，非同容易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只为那焚典坑儒，烦刑重赋，因此上人心怒。共逐秦鹿，今日早扶立的这英明

主。

【混江龙】 想我张良未遇，也则是个预知秦世避人夫。不甫能平定了刘家天下，才得做大汉司徒。我想今日封侯得这陈留邑，索强如少年逃难下邳初。我也曾劈划着黄公略法，酝酿着吕望韬书。佐高皇南征北讨，随诸将东荡西除。傍秋风将楚歌唱彻，早吹散了垓下军卒。那重瞳有千般英勇，怎出的这十面埋伏？逼得他无颜敢再向东吴，在乌江边自刎也是天之数。托赖着一人有庆，因此上四海无虞。

(云)可早来到了也。令人，报复去，道有张子房下马也。(祇候云)理会的。(报科，云)报丞相爷得知，有张子房来了也。(萧相云)道有请。(祇候云)请进。(正末做见科，云)老丞相，今日请小官来，有何事计议？(萧相云)老司徒，今请你来，不为别的，只为韩信一事。当初是我举荐他来，此人如今军权太重，诚恐日后倘有歹心，须连累我保奏之人，将何自解？故特请你来商议，怎生除的此人，才免后患？(樊哙云)我想韩信淮阴一饿夫，他有甚么功劳，甚些本事？依着我的愚见，只消差人赚将韩信到来，哈喇了就是，打甚么不紧！(正末云)樊将军，你差矣！韩信削平四

海，建立功劳，天下不知其罪。若便害了他，莫非有失民望。老丞相，你也还要三思，不可造次。（唱）

【油葫芦】 想当日共起亡秦将天下取，都是咱文共武，（带云）老丞相，你寻思咱。（唱）有那个敢和项王交马决赢输？若是那韩淮阴不肯辞西楚，只这汉高皇怕不闷死在巴蜀！因此上我张良操一纸书，你个萧丞相曾三荐举。将元戎百万坛台筑，可不道君子断其初。

（萧相云）老司徒，想韩信有甚么功劳？诛灭项羽，皆托赖天子洪福，众将威风，逼的他自刎于乌江也。（正末云）老丞相说那里话，若不是韩信呵。（唱）

【天下乐】 现如今百二山河壮帝居，他则望迁也波除，倒将他剑下诛，可不道举枉错直民不服。老夫不是厮卖弄，丞相你也须自睿付，端的是谁推翻楚项羽。

（萧相云）小官虽不才。食君之禄，须要忠君之事。如今韩信见掌三齐王印，手下雄兵十余万，战将百余员。倘有疏失，如之奈何？（樊哙云）丞相说的是。想他军权太重，若不除了他，必有后患。（正末唱）

【那吒令】 你起初时要他，便推轮捧毂；后来时怕他，慌封侯躡足；到今时忌他，便待将杀身也那灭族！他立下十大功，合请受万钟禄，恁将他百样妆诬！

（樊哙云）韩信是一饿夫，平白地着他为元帅，他有甚么功劳那？（正末云）他的功劳，你岂不知？他在九里山前，只一阵逼得项羽自刎乌江。这等大功不必说起，我别举一两件儿与你听者。（唱）

【鹊踏枝】 他、他、他击陈馀，有权术；擒夏悦，用机谋。他可使堰住淮河，夜斩龙且，将魏豹智虏，将齐王力取，论功劳今古全无！

（萧相云）想项羽乌江自刎，皆是五侯之力，不干他事。你怎么独独的说是他的功劳？（正末云）老丞相，这九里山前大会垓，难道你不见来？（唱）

【寄生草】 九里山按形势，八卦阵列士卒。亏杀俺韩元帅，自把先锋做。遣五侯赶到合休处，赚重瞳走入阴陵路。遮莫他乌骓能突数重围，怎当的乌江那日无船渡！

（云）罢、罢、罢，韩信立下如此功劳，尚然要将他杀了，何况老夫？我不如谢了天子，纳下这紫袍象简，随赤松子学道而去，可不好也！（萧相云）老司徒，你差矣。为官的吃堂食，饮御酒，多少快活！倒要弃官学道，为甚的来？（正末唱）

【金盏儿】 我从今见盈虚，识乘除。总不如隐山林弃钟鼎，倒可也无荣辱。早拜辞了龙楼凤阁，只守着我这蜗庐。我甘心儿追四皓，回首也叹三闾。（萧相云）老司徒，你见我门排画戟，户列椒图，可不好

那。（正末唱）谁待要你这门排双画戟，户列八椒图！

（樊哙云）丞相，我说道不要请他，他又不会主张。这桩事毕竟怎了也？（萧相云）樊将军且慢者，等司徒回去了再做计较。（正末云）老丞相勿罪。老夫如今就向山中修行办道去也。（唱）

【赚煞尾】 我如今跳出是非场，抹下了这功劳簿。只待要修仙辟谷，倒是俺散袒逍遥一愿足。再休提玉带金鱼，细踌躇、究竟何如，只俺可不诫前车与后车。眼见的三齐王受屈，因此上子房公归去，一任那太平天子百灵扶。（下）

（樊哙云）丞相，论小官说呵，可便差人去，则说天子要游云梦山，特取韩信还朝，权为留守。我料韩信乃贪利之人，见诏书必然入朝。那时夺了三齐王印信，将他拿下杀了，怕他有本事会飞上天去！（萧相云）此计甚妙。我来日见了天子。就差一使命诏取韩信回朝。那时妆诬他一个谋反情由，坐下十恶大罪，将他杀了，是我之愿也。（诗云）举荐登坛立汉朝，兵权太重恐难销。（樊哙诗云）定计翦除无后患，方信萧何智量高。（同下）

第二折

（外扮韩信领卒子上，诗云）一自登坛领大兵，兴刘灭项显威名。当初不解提牌职，谁助高皇定太平。某姓韩名信，淮阴下湘人也。初投项王麾下，为提牌执戟郎。后蒙萧何举荐，汉王筑起高台，拜某为帅。兴刘破楚。立下十大功劳。如今天子要游云梦山，取某还朝，权为留守。某手下蒯文通广有机谋，不免请他来商议此事。令人，请将蒯文通来者。（卒子云）蒯文通，元帅有请。（正末扮蒯文通上，云）某姓蒯名彻，字文通。今在韩元帅门下为辩士。元帅相请，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去。令人，报复去，道有蒯文通来了也。（卒子云）报的元帅得知，有蒯文通来了也。（韩信云）着他过来。（卒子云）着过去。（见科，正末云）元帅呼唤蒯彻，为着何事？（韩信云）蒯彻，请你来不为别事。有萧何遣使来，传下诏书一道。说圣人要游云梦山，宣某入朝留守。请你来商议，还是去的好？不去的好？（正末云）元帅不可去。记当日亡秦之后，楚汉争锋，专为雌雄未定，元帅威名无敌，灭楚兴刘，立起汉朝社稷，加元帅三齐王之职。见今军权在手，

古人有云：“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正此之谓也。元帅这一去，必受其祸，愿元帅思之。
(唱)

【中吕】【粉蝶儿】 当初你假镇三齐，他拜真王也非实意。不甫能定江山拱手垂衣，投至得国无争，家无讼，端的是非同容易！今日个万国来仪，见你握兵权便生疑忌。

【醉春风】 没来由平净了楚干戈，扶持了汉社稷。(韩信云)想某费了多少力气。方才灭的那西楚霸王。扶助圣人，平定天下，圣人岂有负了我的？我便走一遭去，怕做甚么！(正末唱)常言道“太平不用旧将军”，可怎生参不透这个理、理！(云)元帅，我想你立下这等大功劳，今日被他疑忌，则不如纳下朝章，趁一带青山，逍遥散诞，可不好也。(唱)你便不能卸职休官，也须要思前算后，做一个保身长计。

(韩信云)蒯彻，想某南征北讨。东荡西除，立下

十大功劳，料的圣人怎好便负了我也？（正末云）元帅，不可去。若去呵，必受其祸。（韩信云）蒯彻，你差矣！俺想圣人平日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这许多好意。难道今日便负了我？必无此理。（正末云）元帅若依我呵，万无一失。（唱）

【上小楼】 你去后多凶少吉，干这般尽忠竭力。（带云）岂不闻古人有云：（唱）威而不猛，高而不危，满而不溢。你休性执，劝不的，还待要争名夺利，（带云）若不依蒯彻之言呵，（唱）管送的你死无葬身之地。

（云）元帅，我劝你只不如学那范蠡、张良，早弃官而去，倒落的个远害全身也。（韩信云）蒯彻，你差矣。想为官的前呼后拥，衣轻乘肥，有多少荣耀。平白地可倒修行办道，餐松啖柏，革履麻绦，受这等苦来！（正末做笑科，云）元帅，你道这两个人埋名隐迹，却是为何？（唱）

【么篇】 那一个霸越的有计策，一个兴汉的好

事绩。他为甚么远着红尘，守着青山，挨着黄齏。也只是养道德，躲是非，别无主意。（带云）我今日劝你，也不为别来。（唱）我则怕你祸临头急难涌退。

（韩信云）蒯彻，我此去料无甚事，你但放心者。（正末云）元帅，不是我蒯彻阻当你，千万不可去。若不听蒯彻之言，我家有老母，即日须当拜辞元帅，回家侍养母亲去也。（韩信云）蒯彻，你放心。我见了圣人，不久也就回来，你怎便要辞了我去？（正末云）既然如此，你主意要去。令人与我将的那纸钱水饭过来。（卒子云）理会的。（卒子拿纸钱水饭当面前祭科）（正末唱）

【快活三】 我为甚的灑一碗浆饭水，烧一陌纸钱灰？则为咱行军数载不相离，曾与你刎颈为交契。

（韩信云）蒯文通，你敢风了？你怎生将纸钱水饭在我根前烧泼，可是为何？（正末唱）

【朝天子】 我说知就里。想蒯彻也无他意，趁着你在日浇奠理当宜，若死了空迎祭。（云）元帅，你比那两个人如何？（韩信云）可是那两个人？（正末唱）我想那雍齿合诛，丁公无罪。汉萧何忒下的，救他出井底，倒将他斩讫。那的也须放着傍州例。

（韩信云）蒯彻，你且回去。某只明日领了数百个军卒，入朝见圣人去来。（正末云）元帅，你若到其间，休说我蒯文通不劝你来。（唱）

【耍孩儿】 今日个萧何反问施谋智，黑洞洞不知一个的实。若将军一脚到京畿，但踏着消息儿你可也便身亏。他安排着香饵把鳌龟钓，准备着窝弓将虎豹射。咱人泰极多生否，（韩信云）圣人要游云梦山去，宣某为留守哩。（正末唱）再休想吉祥如意，多管是你恶限临逼。

（韩信云）蒯彻，你但放心者，我见了圣人，自有主意也。（正末唱）

【煞尾】 我如今、我如今难劝你、难劝你，再休想驱兵领将元戎职，少不的做个背井离乡横死鬼。
(下)

(韩信云)蒯彻去了也。想某驱兵领将，卧雪眠霜，立起这等江山，料着无事。随从的人，跟着我星夜临朝见圣人走一遭去来。(下)

第三折

（萧相领祇候上，云）小官萧何。自从与樊哙商议那韩信之事，不想差一使去，果然赚的韩信回朝，将他斩了。只是他手下有一蒯彻，闻知他屡劝韩信，不要灭楚，与俺家三分天下。近日又劝韩信不要入朝，好生无礼。本待拿将此人，一并杀坏。争奈他已自风魔了，未审虚实如何。早间奏知圣人，差一使臣智赚此人去。想来蒯彻是个辩士，别人也去不的，则除是随何，从来机谋智量，朝中无比。到那里若是真风魔便罢，若不是风魔，必然赚得将来，小官自有个区处。令人，与我请将随何来者。（祇候云）理会的。随大夫安在？丞相爷有请。（外扮随何上，诗云）曾为君王使九江，立教英布早归降。汉朝若问能言士，只有随何一个更无双。小官随何是也。有萧丞相来请，不知为着甚事，须索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令人，报复去，道有随何在于门首。（祇候云）报的丞相爷得知，有随何来了也。（萧相云）道有请。（祇候云）请进。（见科）（随何云）丞相今日唤小官来，有何事干？（萧相云）随大夫，请你来不为别事，今有韩信已被某家着人赚

的来，将他斩了。他手下有一辩士，乃蒯文通。此人与韩信最是契交，必须一并杀坏，方才剪草除根。但闻的此人已自风魔了，未审虚实，则除是你走一遭去。若赚得此人来，圣人自有加官赐赏。（随何云）丞相有命，小官不敢推辞。只今日便往齐国走一遭去也。（诗云）丞相神谋不可当，赚他韩信也身亡。（萧相诗云）虽然蒯彻多机变，且看随何做一场。（同下）（傒儿上，云）咱每看风子耍子去来。（正末妆风子上，云）着我做女婿去来，俺家里等着做筵席哩。（唱）

【越调】【斗鹌鹑】 每日点火般调和，使孟婆说合，拟着蚕姑姑为媒，待教狠妈妈嫁我。休笑我面色腌臢，形容儿猥缩。木鞋子踏做粉滥，铁单裤倒做墨褐。我将这瓦腿绷牢拴，磁头巾再裹。

【紫花序儿】 穿上这沙鱼皮袄子，系着这白象牙绦儿，提着这繖甸子包合。俺丈人是土地，姑夫是阎罗，姐姐是月里嫦娥，俺爷是显道神，俺娘是个木伴哥。（傒儿推正末跌科）（正末唱）这厮推我一个敦坐，

(俌儿云)你敢告我去么?(正末唱)告与俺那元始天尊，
(俌儿云)那个是证见?(正末唱)更和那炽盛光佛。

(俌儿云)你看这个真是风子。(正末唱)

【小桃红】 哎，你这些小儿每街上闹钁铎，则愿的碾得娘没一个。赶着我后巷前街打鬲磨，我也不是善婆婆。我将怀中干饼频频摸，我与那相识每会合，宾朋每同坐，都是些羊弟兄狗哥哥。(赶俌儿下)

(云)天色晚了也，且回羊圈中歇息咱。(做到圈中，作悲科)(云)元帅也，(唱)

【金蕉叶】 则落你好似披麻救火，蒯彻也不似那般人随风倒舵。事冗也辞身涌脱，今日个慌顿断名缰利锁。

(随何上，云)，小官随何，自到于此处，寻着煎文通。小官跟随数日，观此人形容相貌，不是个风的。

天色已晚了也，见此人往羊圈中去了，我是听他说甚么来。（正末云）碧天如水，兀的天河里星，天河外星，月色射天。不免作歌一首。（歌云）形骸土木心无奈，就中消息谁能解？忠言反作目前忧，佯狂暂躲身边害。笑韩信为元帅，伤心枉立功劳大。野兽尽时猎狗烹，敌国破后谋臣坏。觑咸阳，天一带，乾象分明见兴败。文星朗朗自高悬，武星落落今何在？（随何云）我是识破此人咱。（见科云）蒯文通，可不道你风魔了也。（正末唱）

【鬼三台】 夜深也咱独坐，谁想道人瞧破，呀，早将我这佯狂败脱。（随何云）蒯文通，你有诳君之罪。圣人宣你入朝，你不合诈妆风魔也。（正末唱）便死后待如何，我舍不的兰堂画阁，任从他利名相定夺。我死呵一任入鼎镬，你、你、你，休则管掀扬也波搬唆。

（随何云）奉萧丞相的言语，着我来请你入朝。到来日便索和俺同行也。（正末唱）

【调笑令】 他、他、他，做事儿太过，谁免的没风波，呀，常言道点点还来入旧窝。俺想着大梁王破楚功劳大，更和那九江王十分的骁果。也全亏杀俺韩元帅智量多，端的是那一个替你扫荡干戈。

【秃厮儿】 我为甚的呆邓邓把衣裳袒裸，乱蓬蓬把鬓发婆娑。白日里叫吡吡信口自嘲歌，到晚来向羊圈里且存活、消磨。

【圣药王】 你待胡扯撮、强领掇，道俺蒯文通故意作风魔。须不是我忒口多、忒意多，也只为谁人立起这山河，怎做一枕梦南柯！

【收尾】 想着他开疆展土将君王佐，这的是收园结果。当日个未央宫枉图了他，今日个汉萧何又觑着我。（下）

（随何云）蒯文通去了也。谁想此人假妆风魔，被小官聊施计策，早认破此人。到来日小官不敢久停久住，便索回丞相话去也。（诗云）则因他曾与韩侯为故友，以此上暗遣随何来辨剖。那里也恶人自有恶人磨，这的是强中更遇强中手。（下）

第四折

（萧相同樊哙领祗候上）（萧相云）小官萧何是也。自从随何去赚蒯文通，不想此人是假妆的风魔。闻知随何同他来了，只等此人来，设下油镬，将此人烹了，永除后患。樊将军，俺汉朝大臣，还有那几位未来哩？（樊哙云）丞相，有平阳侯曹参、安国侯王陵，尚未见来。（萧相云）既然他二位未来，令人，与我请将曹参、王陵来者。（祗候云）理会的。（外扮曹参、王陵上）（曹参诗云）一心坚意只扶刘，太平天子富春秋。只因汗马功劳大，封做平阳万户侯。小官曹参，乃沛县人也。这位将军是安国侯王陵，与小官自幼同里，后来同辅汉天子，拜将封侯。有萧丞相将韩信赚来斩了，今在相府聚俺众官。商议其事。令人，报复去，道有曹参、王陵来了也。（祗候云）报的丞相爷得知。有曹参、王陵在于门首。（萧相云）道有请。（见科）（曹参云）丞相。今日聚俺众官，为着何事？（萧相云）列位大人不知，那韩信已经赚的来，将他斩了。尚有辩士蒯文通，在他麾下，此人与韩信是一个人相好的，若不取他来一并杀坏了，久后必然为患。今差随何赚的

蒯文通到此。这是剪草除根，为国家万全之虑，须不走老夫故意的要残害忠良。列位大人以为如何？（众云）老丞相见的是。（萧相云）令人，与我唤将随何来者。（祇候云）理会的。（随何上，云）小官随何是也。自从见了蒯文通，谁想此人是假风魔，被我赚的他来了。丞相呼唤，须索走一遭去。令人，报复去，道有随何来了也。（祇候云）报的丞相爷得知，有随何来了也。（萧相云）道有请。（祇候云）请进，（见科）（随何云）丞相。小官赚的蒯彻来了也。（萧相云）令人，与我将蒯彻揣近前来。（祇候云）理会的。（正末云）小官蒯彻，今日到来。眼见的无那活的人也呵。（唱）

【双调】【新水令】 我想那辞朝归去汉张良，早赚的个韩元帅一时身丧。苦也波擎天白玉柱，痛也波架海紫金梁。那些个展土开疆，生扭做歹勾当。

（云）令人，报复去。道有蒯彻在于门首。（祇候报科，云）有蒯彻在于门首。（萧相云）着他过来。（祇候云）着过去。（见科）（正末假意跳油镬科）（萧相云）住！住！住！蒯文通，你为何不言不语，便往油镬中跳去？这等不怕死那！（樊哙云）此人不可问他，若问呵

必然要下说词也。（正末云）自如蒯彻有罪。岂望生乎？（萧相云）当初韩信是你教唆他来？（正末云）是蒯彻教唆他来。（萧相云）现有汉天子在上，你不肯辅佐，倒去顺那韩信。（正末云）丞相你岂不知。桀犬吠尧，尧非不仁，犬固吠非其主也。当那一日我蒯彻则知有韩信，不知有甚么汉天子。吾受韩信衣食。岂要知恩报恩乎？（萧相云）想韩信才定三齐，便请做假王以镇之。这明明有反叛之意，理当斩首。（正末云）嗨！丞相说那里话，我想汉天子所以得天下，是靠着谁来？运筹决策，多赖张良；战胜攻取，多赖俺韩元帅。如今闲的闲了，斩的斩了，岂不理当！（唱）

【驻马听】 那张良治国安邦。扶的汉主登基霸主亡。韩信他驱兵领将。直会的真龙出世假龙藏。杀得个满身鲜血卧沙场，才博的这一方金印来收掌。你、你、你，今日也理当，怕不做凤凰飞在梧桐上。

（萧相云）想当初主公起兵汉中，多亏了众位功臣，也不专靠那韩信一人之力。（正末云）我想楚汉争锋，鸿沟为界。那时节俺韩元帅投楚则楚胜，投汉则汉胜。天下之势，决于一人。我因此屡屡劝韩元帅留

下项王，决个鼎足三分之计。怎当他不信忠言，致令身遭白刃。屈死了盖世英雄，岂不可惜！丞相，只你当初也曾保举他来，成也是你，败也是你。我蒯彻做不得反面的人，惟有一死，可报韩元帅于地下。（做跳科）（萧相云）令人，且与我挡住者。（樊哙云）蒯文通，韩信说是你搬调他来，你正是个通同谋反的人，当得认罪。（萧相云）樊将军，你说的是。想他在韩信手下为辩士。正是他心腹之人。律法有云：“一人造反，九族全诛”，何况他是通同谋反的。今日便将他油锅烹了，也不为枉。（正末云）丞相，我想汉王在南郑之时，雄兵骁将，莫知其数，然没一个能敌项王者。后来得了韩信，筑起三丈高台，拜他为帅，杀得项王不渡乌江，自刎而死。如今天下太平，更要韩信做甚么？斩便斩了，不为妨害。且韩信负着十罪，丞相可也得知么？（樊哙云）你说屈杀了韩信，可又有十罪？休说十罪，则一桩罪过，也就该死无葬身之地。（萧相云）蒯文通，既是韩信有十罪，你对着这众巨宰根前，试说一遍咱。（正末云）一不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二不合击杀章邯等三秦王，取了关中之地；三不合涉西河，虏魏王豹；四不合渡井陘，杀陈馥并赵王歇；五不合擒夏悦，斩张全；六不合袭破齐历下军，击走田横；七不合夜堰淮河，斩周兰龙且二大将；八不合广武山小会垓；九不合九里山十面埋伏；十不合追项

王阴陵道上，逼他乌江自刎。这的便是韩信十罪。（萧相叹介云）此十件乃是韩信之功，怎么倒是罪来？（正末云）丞相，韩信不只十罪，更有三愚。（萧相云）又有那三愚？（正末云）韩信收燕赵破三齐，有精兵四十万，恁时不反，如今乃反，是一愚也。汉王驾出城皋，韩信在修武，统大将二百余员，雄兵八十万，恁时不反，如今乃反，是二愚也。韩信九里山前大会垓，兵权百万，皆归掌握，恁时不反，如今乃反。是三愚也。韩信负着十罪，又有此三愚，岂不自取其祸？今日油烹蒯彻，正所谓兔死狐悲，芝焚蕙叹。请丞相自思之。（萧相同众悲科）（樊哙云）这一会儿连我也伤感起来了。（正末唱）

【乔牌儿】 众公卿多感伤，诸文武尽悲怆。连那汉萧何泪滴在罗袍上，你正是死了也空念想。

【挂玉钩】 想起那韩元帅葫芦提斩在法场，将功劳簿都做招伏状。恰便似哑双倾杯反受殃，枉了这五年间把烟尘荡。才博的个三齐王。又不得终身享。

哎！谁知你这宰相厅前，倒做了闹市云阳。

（曹参云）嗨，丞相，想韩信立下如此功劳，也不当就将他杀坏了也。（萧相云）可知道韩信是屈死了的。但死者不能复生，我如今便要救他，事已无及。如之奈何？（正末做笑科，唱）

【雁儿落】 笑杀我蒯文通舌辨强，怎出的你萧丞相机谋广。要诛的便着刀下诛，要向的便把心儿向。

【得胜令】 呀，畅好是没算计的汉贤良，左使着这一片狠心肠。早知道屈死了韩元帅，何不还留他楚霸王。图甚么风光，待气昂昂端坐在中军帐；只不如守着农庄，倒也稳拍拍常为田舍郎。

（萧相云）既然韩信死了也，众位将军到来日跟着小官入朝，同见圣人，备说因由，将韩信墓顶上封还原爵，就与蒯文通加官赐赏。（正末唱）

【沽美酒】兀的不是狡兔死走狗僵，高鸟尽劲弓藏，也枉了你荐举他来这一场。把当日个筑台拜将，到今日又待要筑坟堂。

【太平令】便做有春秋祭飨，也济不得他九泉下魂魄凄凉。倒不如早将我油烹火葬，好和他死生厮傍。我可也不慌，不忙，还含笑的就亡，呀，这便算做你加官赐赏。

（外扮黄门引校尉捧冠带黄金上，云）小官黄门是也。因萧何暗地设计，斩了韩信，又要将蒯彻烹入九鼎油镬。圣人已知，着小官赦免蒯彻之罪。可早来到也。令人，报复去，有圣旨来了也。（祗候云）报的丞相爷得知，有黄门官来了也。（萧相云）道有请。（进见科）（黄门云）您众位将军俱望阙跪者，听圣人的命。（诏云）朕提三尺起丰沛，不五年间尽取诸侯王，追杀项羽，奄有天下。此非一人之能，皆韩信之力也。朕以谬听人言，将为叛逆，遂令未央钟室，冤血尚存，朕实愍焉。兹特还其封爵，令有司立墓祭祀。蒯彻本以口舌从事，与武涉同时。为主其心，吠尧何罪。甘赴鼎镬，视死如饴，诚壮士也。可免其死，仍授京兆

一官，黄金千两。呜呼，生而有功，死犹图报，言如可用，罪且不遗。庶见我国家赏罚之公。无替朕命，故敕。（正末同众谢恩科）（唱）

【鸳鸯煞】 若是汉天子早把书明降，韩元帅免受人诬罔。可不的带砺河山，盟言无恙。我蒯彻也收甚么风魔，使甚么伎俩。（还冠带科，唱）这冠带呵添不得我荣光！（还黄金科唱）这金呵铸不得他黄金像！只要你个萧丞相自去思量，怎生的屈杀了什大功臣被万民讲！

（萧相云）蒯文通，这冠带黄金是圣人赐你的，你怎生还了我？道不得个违宣抗敕么！（词云）只为那韩元帅辛苦功高，灭西楚扶立刘朝，首赐与三齐玉印，专征伐白钺黄旄。萧丞相尽忠报主，防后患设计潜消。假巡游召还留守，云阳市屈陷餐刀。今日个备陈冤枉，悔罪了汉国臣僚。圣天子亦为心动，堪怜悯鸟尽弓弦。想当初筑台拜将，忍教他死后无聊。墓顶上封还原爵，更春秋祭祀东郊。连蒯彻加官赐赏，总之是一体酬劳。显见得皇恩不滥，同瞻仰天日非遥。

题目 萧何害功臣韩信

正名 随何赚风魔蒯通

锦云堂暗定连环计

第一折

（净扮董卓领外扮李儒、李肃、卒子上，诗云）拥兵入卫立奇功，文武群臣避下风。九锡恩深犹未厌，私心不老汉朝中。某姓董名卓，字仲颖，乃陇西临洮人也。自幼为将，颇有边功。比因十常侍作乱，何进荐某入朝，遂至官封大师之职。如今又加九锡：一车马，二衣服，三乐器，四朱户，五纳陛，六虎贲，七斧钺，八弓矢，九矩鬯。出称警，入称蹕。颁曰诏，降曰制，言曰宣，语曰敕。某每入朝，但将这腰间的宝剑微露霜刃，吓的文武百官，人人失色。且莫说我手下许多谋臣战将，则这个叫做李儒，这个叫做李肃，也都勇过贲育，智赛孙吴。名马数千群，雄兵十万队。以此横行京兆，威震长安。觑夺汉家天下，直如反掌耳。止有王允那厮，多有诡计，一心常对着我，我也

常常防备他。但是他行住坐卧，我就着人跟随着，看他动静，早来通报。今日俺在太师府闲坐，有人来说，那厮出了朝门，不回私宅，径往太尉杨彪家去了。则怕他两个商量出甚么计较来，俺不免亲身直至杨彪家，觑破那厮，走一遭去。（诗云）从来此贼多奸计，教咱如何不防备。虽则人无害虎心，争奈虎有伤人意。（下）（外扮杨彪领祇从上，云）老夫姓杨名彪，字文先，弘农华阴人氏，现为殿中太尉之职。方今汉朝献帝在位，被那董卓专权，擅作威福，生杀由己。文武百官，皆凛凛不敢正目而视。因此圣人怀忧，无可奈何。便好道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若不与主上分忧，岂为臣子之道？老夫欲待乘其机会，剿灭奸雄。争奈他家奴吕布，英勇过人，一时难以下手。老夫想来，则除是司徒王允，此人足智多谋，可与共事，我如今约他来商议。早间着人请去了，不见到来。左右，门首觑着，若王司徒来时，报复俺知道。（祇从云）理会的。（正末扮王允上，云）老夫姓王名允，字子师，太原祁人也。自举孝廉以来，谢圣恩可怜，加为大司徒之职。争奈董卓弄权，将危汉室，群臣畏惧，莫敢谁何。今有太尉杨彪，令人来请，不知为着甚事，须索走一遭去。惭愧老夫年迈无能，虚叨爵禄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俺可也虚度春秋，强捱昏

昼。空生受，肥马轻裘，为甚事担消瘦。

【混江龙】 则为这汉家宇宙，好着俺两条眉锁庙廊愁。恰便似花开值雨，怎的个叶落归秋。俺只问鸳鸯班中怎容的诸盗贼，麒麟阁上是画的甚公侯。做官时都气勃勃待超前，立功处早退怯怯甘居后。若得他一人定国，也不枉万代名留。

(云)可早来到门首也。令人报复去。(祇从做报科)(杨彪云)道有请。(祇从云)请进。(做见科，正末云)太尉请老夫来，有何事商议?(杨彪云)请司徒来，别无甚事，想楚汉争雄，创立江山，四百余载，流传至俺主献帝，艰难极矣。今有董卓专权，欺压群臣，无计可奈。老夫遍观朝中，足智多谋，无如司徒者。不知怎生出个妙策，共立大功，司徒意下如何?(正末唱)

【油葫芦】 想当日楚汉兴兵争战秋。君与臣犹未剖，他也曾中分天下指鸿沟。(杨彪云)既然中分天下，怎独是我汉朝成其工业，流传四百余年，这都谁人之力也?(正末唱)这其间多亏了张子房说地谈天口，韩元帅握雾拿云手。那一个能战敌，那一个善计谋。他把千年基业扶持就，端的是分破帝王忧。

（杨彪云）如今董卓专权，威振中外。想起当日各处诸侯，勒兵百万，在于虎牢关下，不曾得他一根折箭。似此强横，如何剿除也。（正末唱）

【天下乐】 我则怕烦恼皆因强出头，想十八路诸也波侯，题起来满面羞。（杨彪云）若不是刘关张三人破吕布一阵，天下诸侯可不羞死也。（正末唱）想当日虎牢关一时难措手，到如今文官每尽拜降，武将每皆遁走，惯的那厮呵千自在百自由。

（杨彪云）今日小官奉圣人的命，请司徒来商议，怎生出个计较，擒拿董卓。（正末云）太尉，噤声。那贼臣董卓权重势大，非可容易剿灭。况他耳目布满朝端，我等计议，倘或漏泄，岂不反取其祸？（杨彪云）虽然如此，奈吾等世为汉臣，誓不与这贼并立。但有可图，拚以身命殉之，他非所惧也。（董卓领卒子冲上，云）某乃董卓是也。我今日直至杨彪家中，觑破这老贼去。令人报复去，道有董太师在于门首。（祇从做报科）报的老爷得知，有董太师来了也。（杨彪做惊科，云）果如司徒所料，董太师来了也。吾等便当出迎。（同山迎，董卓见科。云）哦，王司徒也在此。你两个这里商议些甚么哩？（杨彪云）小官与王司徒偶因朝罢相过，叙些闲话而已，并不曾商议甚的。（董

卓云)王允，你两个见我到门，似有惊骇之色，莫非要害我么?(正末云)俺等躯命皆在太师掌握，岂敢有此?(唱)

【后庭花】 没阿只你个董太师掌大权，(董卓做笑科，云)我这权元也不小。(正末唱)吕温侯为帅首。俺可也同商议，待择个好日头。(董卓云)元来你们要择个好日头，敢是商量请我吃酒么?(正末云)非也，待请太师早登大位耳。(董卓笑云)只怕孤家到不得这地位。(正末唱)见说的话相投，(董卓云)若果有此日呵，你等但说的，我便依卿所奏也。(正末唱)便是依卿所奏，(做背科，唱)只怕你这狠心肠无了休。

(董卓云)杨太尉，俺问你，从古以来，也有将平天冠让人戴的么?(杨彪云)古语有云：有道伐无道，汤放桀，武王杀纣是也。无德让有德，尧禅舜，舜禅禹是也。(董卓云)王司徒，这等看来，今日之事，亦可知矣。(正末唱)

【那吒令】 打一个虞舜帝，他承唐祚温恭自守。有一个秦始皇，他并周家强梁不久。有一个新臣君，他篡汉室狂乖出丑。(董卓云)孤家为这一事，用了多少机谋，一时不得成就，以此心中好生着恼。(正末

唱)你如今怕甚么计不成，怕甚么谋难就？便待要一勇性乱举戈矛。

（董卓云）孤家看来，朝里朝外，唯我独尊。若要举事之时，那一个敢道个不字儿的，俺就着他立生灾祸，身家难保，九族不留。（正末云）王允夜观乾象，汉家气数已尽，太师功德巍巍，当代汉而有天下也，只在这早晚了。（唱）

【鹊踏枝】 你可也强承头，大睁眸，岂不见天象璇玑，气运周流。（董卓做笑科，云）既然天象如此，只怕孤家没这福分。（正末云）元来太师不知，近日银台门内筑一高台，此非为禅授而何？（唱）早筑下高台禅授，休忘了俺两个王允、杨彪。

（董卓云）孤家要图大事，这文武重臣，顺我者为恩，逆我者为仇。岂不切切的谨记于心也？（正末唱）

【寄生草】 这本是服德非关力，你休便将恩认做仇。则愿你仗龙泉扫荡风尘垢，按龙韬补尽乾坤漏，坐龙庭稳占江山秀。（董卓云）此事只宜疾，不宜迟也。（正末唱）则愿你顺人和有麝自然香，休得要逆天心无祸谁能勾？

（董卓云）这事全仗你众公卿扶持一扶持，孤家自有重报。（杨彪云）请太师放心。略宽三五日，选得吉辰，众公卿便来奉迎也。（董卓云）太尉、司徒，孤家入朝以来，手握重兵，数百余万；勇猛之将，如吕布者非止一人。生杀废置，但凭孤口。要夺汉家天下，如探囊取物，亦有何难？既是银台门已有筑台授禅之意，俺如今且回府去，整备平天冠，等候便了。虽然如此，恐防日久变生，只是早几日的好。（诗云）观乾象汉已天亡，况孤家久握朝纲。也终防别生事故，休迟缓自取其殃。（下）（杨彪云）这匹夫好无礼也，一心要侵夺汉家天下。司徒，计将奈何？（正末唱）

【金盏儿】 我本是一重愁，翻做了两重愁，方信道是非只为多开口。（杨彪云）司徒怎生定计擒拿此贼，方可保安汉室江山。（正末唱）待教我神机妙策苦搜求，怎做的姜子牙能伐纣，张子房会兴刘？（杨彪云）小官觑司徒也不弱于先贤，只要先算计了吕布一人，那董卓便易擒矣。（正末唱）你待要剿除了董太师，甚法儿所算了吕温侯？

（杨彪云）此事全仗司徒用计。（正末做沉吟科，云）太尉，你且放心，容小官思忖来。（唱）

【赚煞】 揽这场强熬煎，自寻些闲倻傺，少不的三五夜苍颜皓首。(杨彪云)人年不满百，常怀于岁忧。司徒，我和你这烦恼何时是了也？(正末唱)那些个百岁常怀千岁忧，搜寻遍四大神州。运机筹，这功绩难收，可惜万里江山一旦休。(杨彪云)适在老贼之前，约下三五日间，便有分晓。司徒，须要早图，休得误事。(正末唱)眼见的乌飞兔走，争奈这龙争虎斗，将一个闷弓儿拽扎在我心头。(下)

(杨彪云)王允此一去，必然用计擒拿董卓，保安汉室天下。老夫悄悄的自去回圣人话便了。(诗云)汉室江山誓共扶，肯容贼子有狂图？计就月中擒玉兔，谋成日里捉金乌。(下)

第二折

（董卓、李儒、李肃、卒子上，诗云）文武朝臣没见过，银台门事竟如何？只为龙床难得坐，一夜心焦白发多。某乃董卓是也。颇奈王允等众官好生无礼，他每说早晚选定吉日，便来迎俺，登其大位。我看黄历上尽有好日子，怎么还不见来相请？令人门首觑者，若王允等众官来时，报复我知道。（卒子云）理会的。（外扮太白星官抱布上，云）世俗的人，跟贫道出家去来，我着你个个成仙，人人了道。这里也无人，贫道乃上界太白星是也。生居金地，出在庚方。鉴人间善恶无差，辨世上荣枯有准。因朝天帝回来，观见下方董卓弄权，要谋汉家天下。上苍致怒，众神不喜，故差贫道点化此人，看他省的也不省的。这是董卓门首。（做三笑科，云）董太师，你好个大志气也。（做三哭科，云）董太师，你这早晚死也。（卒子做报科，云）报太师爷，门首有个风魔的先生，望着府门大笑三声，大哭三声，打着他不去。特来报知。（董卓云）有这等事！待我亲自出去试看咱。（做见科）（太白云）呵、呵、呵，董卓，你这早晚死也。（董卓云）这个正是风僧狂

道。令人，与我拿住者！（做拿不住科）（董卓云）我自己拿这厮去。（做掷布科下）（董卓云）哎哟，打杀我也。他怎生不见了？且看打我的是甚么物件。（做取看科，云）元来是一匹布。两头两个口字，中间里有两行字，写着道：“千里草青青，卜曰十长生。”李儒，你知道么？（李儒云）太师，李儒仔细参详，不解此意。则除是蔡邕学士，他懂的。（董卓云）吾儿言者当也。李肃，与我唤将蔡邕来者。（李肃云）蔡学士安在？（外扮蔡邕上，云）小官姓蔡名邕，字伯喈，祖居陈留郡人氏，官拜学士之职。有太师相请，不知为着甚事，须索见去。（做报见科，蔡邕云）太师呼唤小官，有何见谕？（董卓云）蔡学士，我正在府中闲坐，有一个风魔的先生，望着府门哭三声，笑三声。我出去看他，被他拿一物件当头打将过来。正要着人拿他，早化一道金光不见了。如今他这物件现在于此。我不解其意，唤学士来试看咱。（蔡邕云）既如此，请借一看。（做看科，云）哦，是一匹布，可长一丈，上面有两行字：“千里草青青，卜曰十长生。”（做背科，云）这老贼当来必死在吕布之手，则除是这般。（回云）太师，据蔡邕看来，布上有两行字：“千里草青青，卜曰十长生。”“千”字下面着个“里”字，“千”字上面着个草头，可不是个“董”字？“卜”字下面着个“曰”字，“曰”字下面着个“十”字，可不是个“卓”字？

这是包藏着太师的尊讳。这是一匹布，两头两个口字，上下叠起，可不是个“吕”字？这是包藏着“吕布”二字。布可长一丈，是报太师有十全之喜，皆凭吕布英雄。此乃天意，亦人力也。（董卓做笑科，云）学士言者当也。我若成其大事，这左丞相位儿就是你坐。（蔡邕云）则怕太师忘了。（董卓云）说的是，常言道：“贵人多忘事。”就将此布你收的去，我若成其大事，拿将这布来，这左丞相就是你的了也。（蔡邕云）多谢太师，小官告退。出的这门来，我蔡邕本为父母之故，不得已投托董卓门下。如今拿这布悄悄的到王司徒府中，与他商量，走一遭去。（下）（董卓云）蔡邕去了么？兀的不欢喜杀老夫也！（诗云）凭着俺吕布孩儿，成大事今日今时。方信道人有善愿，果然是天必从之。（同众下）（正未上，云）老夫王允是也。昨日杨太尉口传密诏，着老夫定计擒拿董卓。老夫想来他权势重大，况兼吕布有万夫不当之勇。展转寻思，并无一计，怎生是好？天色晚了也，不免掩上宅门。再思想波。（蔡邕上，云）这是司徒门首。我试唤门咱。（做唤门科）（正未出看科，云）唤门的是谁？（蔡邕云）是小官蔡邕。（做见科，正未云）学士为何至此？（蔡邕云）丞相，小官无事也不来。那董太师在私宅中闲坐，忽有一个乞化先生，望着他府门大笑三声，大哭三声。太师大怒，着人拿他，被他将一物件望着太师打来，化一道金光

不见了。这就是打的那物件，司徒请看。（正末做接看科，云）原来是一匹布，布上有两行字：“千里草青青，卜曰十长生。”那草字着个“千”字“里”字，“卜”字着个“曰”字“十”字，可不是“董卓”二字？（蔡邕云）解的是。（正末做再看科，云）布上两头一个“口”字，分明是藏着“吕布”二字。但这布不长九尺，又不长一丈一尺，主何意思？这个却解不过来。（蔡邕云）有甚难解处？这布足足一丈，单主着董卓数足，早晚死也，若死必在吕布之手。（正末云）学士差矣，那吕布是董卓的养子，他如何肯杀董卓？（蔡邕云）董卓比丁建阳如何？司徒，你怎生立一人之下，坐万人之上，调和鼎鼐，燮理阴阳，但能使吕布生心，董卓不足图矣。小官不才，愿献一策，名曰“连环计”。天色已晚，小官告回。（下）（正末云）学士去了也。他说便说的好，只是这连环计将何下手？丢下一桩闷公事在俺心上，兀的不侥幸杀人也呵。（唱）

【南吕】【一枝花】急切里称不的王允心，酬不了吾皇愿，擒不到董太师，立不起汉山川。则着我算后思前，将百计搜寻遍，奈一时难布展，忧的我神思竭默默无言，愁的我魂胆丧兢兢打战。

（云）似这等忧愁，着俺何时是了也。（唱）

【梁州第七】 忧的是防祸乱似防天之坠，愁的是傍奸雄似傍虎而眠。赤紧的翻腾世事云千变。霎时间朱颜易改，皓首相缠。↑散燥的我浑如痴挣，直似风颠。恰便似闷弓儿在心下熬煎，快刀儿腹内盘旋。空着我王司徒实丕丕忠孝双持，怎当他董太师恶狠狠威权独擅，更和那吕温侯气昂昂智勇兼全。几番，告天，奈天天相隔人寰远，偏不肯行方便。可怜我一点丹心铁石坚，落的徒然。

（云）心中困倦，且到后花园消散一回咱。这是牡丹亭子上，家僮，取琴过来者。（家僮上，递琴科，云）琴在此。（正末做叹科，云）哀哉，汉室将倾，非人力可挽。不免对月弹琴，作歌一首。（做抚琴科）（歌曰）吁嗟炎汉兮末运否，奸臣弄权兮干戈起。吕布骁勇兮为爪牙，虎牢一战兮众皆靡。天子迁都兮入长安，如鸟离巢兮鱼失水。三百余年兮基业倾，二十四帝兮今已矣。老夫慷慨兮怀国仇，恨不拔剑兮梟其头。争奈年华兮值衰暮，况复朝臣兮无可谋。空承密诏兮在衣带，竟乏奇计兮能分忧。日夜踌躇兮心欲碎，临风浩叹兮泪横流。（旦儿扮貂蝉领梅香上，云）妾身貂蝉是也。自从与吕布失散，不想流落于此，幸遇司徒老爷看待如亲女一般。只是这桩心事，难以剖露。如

今月明人静，不免领着梅香，后花园中烧香走一遭去。
(梅香云)姐姐，你行动些。(正末做见，避科，唱)

【隔尾】 我则道忒楞楞宿鸟在花阴串，原来是娇滴滴佳人将竹径穿，把玉露苍苔任踏践。(梅香云)姐姐，在这芍药阑边放下香桌儿好么？(正末唱)俺掩在湖山石这边，他行到芍药阑那边，(旦儿做气喘科)(正末唱)我见他手纤纤搭扶着丁香树儿喘。

(旦儿云)梅香，将香来者。(梅香云)姐姐，请上香咱。(旦儿云)池畔分开并蒂莲，可堪间阻又经年。鹣鹣比翼难成就，一炷清香祷告天。妾身貂蝉，本吕布之妻，自从临洮府与夫主失散，妾身流落司徒府中，幸得老爷将我如亲女相待。争奈夫主吕布，不知下落。我如今在后花园中烧一炷夜香，对天祷告，愿俺夫妻每早早的完聚咱。柳影花阴月半空，兽炉香袅散清风。心间多少伤情事，尽在深深两拜中。(梅香云)我替姐姐再烧一炷香。天那，俺曾听的有人说来，道是人中吕布，女中貂蝉。不枉了一对儿好夫妻。若能得早早成双，可也拖带梅香咱。(正末唱)

【四块玉】 我则道他瘦恹恹苦病缠，却元来悄促促耽闺怨，方信道色胆从来大似天。(旦儿做泣科)

(正末唱)则见他泪痕儿界破残妆面。我可甚治家如治国，他也不能守礼似守身，都做的顾后不顾前。

(云)貂蝉，你在这里做甚么？敢如此大胆也。(梅香云)决撒了，老爷都听见了也。(旦儿云)你孩儿在此不曾说甚么，则为身子不快，特来烧香。(正末云)噤声。(唱)

【骂玉郎】 还待要花言巧语将咱骗，你恰才个焚香拜旨青天，深深顶礼亲发愿。似这等心又虔、意又坚，可则是保你身无倦？

(旦儿云)你孩儿并无别愿，见此好天良夜，一心则是拜月焚香，不曾敢说些甚么。(正末唱)

【感皇恩】 呀，你说甚么再递丝鞭，重整良缘，是谁人打散了你这锦纹鸯，分开了双飞燕，斫断了并头莲？害的你一生恨惹，则为这两下情牵。(旦儿云)你孩儿并无此言。(正末云)你还赖哩。(唱)我则问你遭间阻，经离别，是何年？

(旦儿云)你孩儿则为身子不快，因此拜月焚香，委实的并无别意。(正末唱)

【采花歌】 则你这腹中冤、口中言，声声道天公怎不把人怜。(梅香云)俺姐姐并不曾说甚么。我若说谎，就变一个哈叭狗儿。(正末云)哇。(唱)你道是吕布人中多俊雅，貂蝉世上最妖妍。

(旦儿云)你孩儿端的不曾说甚么来。(正末云)貂蝉，我听的你说“则愿夫妻每早早团圆”。那一个是你丈夫？从实的说来，若一字不实，我打死你这小贱人，决无干罢。(貂蝉跪，云)望老爷停嗔息怒，暂罢虎狼之威，听您孩儿慢慢的说来。您孩儿不是这里人，是忻州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红昌。因汉灵帝刷选宫女，将您孩儿取入宫中，掌貂蝉冠来。因此唤做貂蝉。灵帝将您孩儿赐与丁建阳，当日吕布为丁建阳养子，丁建阳却将您孩儿配与吕布为妻。后来黄巾贼作乱，俺夫妻二人阵上失散，不知吕布去向。您孩儿幸得落在老爷府中，如亲女一般看待，真个重生再养之恩，无能图报。昨日与奶奶在看街楼上，见一行步从摆着头踏过来，那赤兔马上可正是吕布。您孩儿因此上烧香祷告，要得夫妇团圆，不期被老爷听见，罪当万死。(正末云)貂蝉，此言是实么？(旦儿云)老爷，您孩儿并不敢说谎。(正末云)嗨，蔡学士，你好能也。兀的不是连环计，却在这妮子身上？(唱)

【絮虾蟆】 这是的天意随人转，也显得我忠心为国专。背地里自欣然，何须别寻空便，何须更图机变。不索共他阵面，不索和他交战。我这条妙计久远，我这条妙计长便。苍生要解倒悬，社稷从此保全。贼臣董卓弄权，端的势焰薰天。若有半点风声漏传，可不灭尽满门良贱。忧的咱，忧的咱意攘情颠，心似油煎，谁承望俺家里，搜寻出这美女婵娟。到来日开筵，向脂粉丛中倒暗暗的藏着征战。这计谋，怎脱免？（带云）貂蝉。（唱）我着你夫妻美满，永远团圆。

（云）孩儿，你若肯依着您父亲一桩事呵，我便着你夫妻每团圆也。（旦儿云）老爷休道是一桩事，就是十桩事，您孩儿也依的。但不知是那一桩事？（正末云）我想春秋时节，有个鱄诸之妻，力赞夫士，助成大功。到我朝有个王陵之母，伏剑而死，遣其子事汉，无生二心。后来俱名登史册，人人传颂。你如今肯替父亲出此一计，使我得阴图董卓，重整朝纲，便当着你夫妻们永远团圆。儿也，你休顾那胖董卓一时春点污，博一个救帝主万代姓名香。（旦儿云）父亲，我随你，要孩儿怎的？（正末云）既然这等，孩儿，你且归后堂中去。（旦儿云）理会的。欲教青史留遗迹，敢惜红颜别事人。（下）（正末云）季旅那里？（净扮季旅上，云）自家不是别人，是这王司徒堂候官季旅的便是。老爷

呼唤，不知有甚事，须索见来。（做见科，云）老爷呼唤季旅，那厢使用？（正末云）季旅，你与我一面分付掌酒宴的安排筵席伺候，一面到太师府傍温侯的私宅，请吕布来者。（季旅云）理会的。（下）（正末云）季旅去了。我料吕布必然来赴席也。若来时，我自有个主意。正是不施万丈深潭计，怎得鳌鱼上钓钩？（下）（冲末扮吕布领卒子上，诗云）人又英雄马又骁，太师亲赐赤麟袍。世人问我名和姓，曾见横行出虎牢。某姓吕名布，字奉先。在于虎牢关上，杀退十八路诸侯，威振天下，官封温侯之职。见佐董大师门下，名为养子，宠冠群臣。除了征战之外，无过是吃酒耍子。今日营中无事，且看甚么人来请我。（季旅上，云）自家季旅，奉着司徒的言语，请吕温侯走一遭去。可早来到私宅门首。门上的报复去，说有王司徒差官季旅要见。（卒子做报科）（吕布云）着他过来。（卒子云）差官进。（季旅做见科）（吕布云）季旅，你此来有甚事？（季旅云）奉司徒之命，道近日边报颇稀，特治小筵，屈温侯爷一叙。（吕布笑云）我道这老匹夫强不过。你先去，我便来也。（季旅云）我季旅就回话去，只望温侯爷早些命驾。（下）（吕布云）季旅去了也。左右，收拾鞍马，就到王允府中赴宴走一遭去来。（下）（正末引季旅、祗候上，云）老夫王允，早间着季旅请吕布去，他说就来。令人，门外觑者，若温侯来时，快报知道。

(季旅云)理会的。(吕布引卒子上，云)这是王司徒府门首了。左右，接了马者。(季旅做报科)(正末忙接科，云)早知温侯来到，只合远接，接待不及，勿令见罪。(吕布云)你是朝中老臣，怎生行这等礼？忒谦逊了，只怕不当么。(正末云)不敢，得温侯慨临，我老夫增光多矣。令人，抬上果桌来者。(做抬果桌，正末递酒科，云)奉先，请满饮此杯。(吕布云)量吕布有何德能，着老宰辅置酒张筵，如此重待，吕布何以克当？(正末唱)

【牧羊关】 想王允官衔小，才艺浅，怎当的公子登筵。(吕布云)老宰辅，你请我有何主意？(正末云)我王允也别无他意，只重奉先的威名耳。(唱)愿温侯家给千兵，愿温侯户封八县。愿温侯早掌元戎印，愿温侯早受帝王宣。愿温侯皂盖飞头上，愿温侯朱衣列马前。

(吕布做笑科，云)多谢老宰辅盛意，只怕吕布没福。(正末云)老夫幼习天文，见汉家气数尽矣。太师功德巍巍，指日之间，必登高位，只望温侯提拔王允咱。(吕布云)老宰辅，你但放心，若太师成了大事，这左丞相少不得是你做。(正末做递酒科，云)多谢，多谢，请奉先满饮此杯。(吕布云)酒忒紧了，待俺慢

慢的饮几杯。（正末云）便好道筵前无乐，不成欢乐。令人，传语后堂中，请出貂蝉小姐来者。（旦儿领梅香上科，云）父亲，呼唤您孩儿有何事？（正末云）孩儿也，吕布现在前厅上，他带了酒也，你只推不认的，与他递一杯，就歌一曲，看他说甚么。（旦儿云）理会的。（正末领旦儿见吕布科，云）小姐，把体面见了温侯者。（旦儿做拜科，云）温侯万福。（吕布忙回礼科，云）小姐免礼。（正末云）孩儿，与温侯递一杯儿酒。（旦儿云）将酒来。（梅香云）酒在此。（旦儿做送酒科，云）温侯，请满饮此杯。（吕布做接酒饮科，云）老宰铺，吕布已醉，有失礼体。酒勾了也。（正末云）奉先请宽怀畅饮，便醉也何妨。孩儿，你唱个曲儿奉温侯的酒。（旦儿唱）

【双调】【折桂令】 幼年间曾事君王，不甫能出赐英雄，得配鸳鸯。只为那半路风波，三年阻隔，两地分张。想当初避兵时于戈扰攘，到如今太平年黎庶安康。但愿美满成双，拜谢穹苍。早难道对面相逢，便划的忘了红昌。

（吕布做打认科，云）这不是貂蝉？他怎生得到这里来？（正末背云）果有此事，这厮中计了也。（唱）

【隔尾】 一个眼传情羞掩芙蓉面，一个坐不稳难登玳瑁筵。则见他佯带酒推更衣且宽转。（吕布云）老宰辅，乞恕吕布疏狂之罪。（正末唱）请温侯稳便，（吕布做呕科，云）吕布酒醉了，混践华堂，岂不得罪？（正末唱）有甚么混践。（云）奉先请坐，老夫前后执料去咱。（唱）我口儿里说话，将身躯倒退的远。（虚下）

（吕布低云）老宰辅去了也。貂蝉！（旦儿应科）（吕布云）妻也，你怎生却在这里？（旦儿云）自从俺临洮失散，流落在司徒府中，不想今日才得相见。奉先，则被你痛杀我也。（旦儿做哭、吕布掩泣科，云）貂蝉，兀的不想杀我也。（正末冲上，云）你两个说甚么哩？（吕布同旦儿跪科）（正末唱）

【哭皇天】 被我偷眼儿早瞧见，（吕布云）我吕布实是酒醉了也。（正末唱）那两个私情的忒自专。（旦儿云）您孩儿并不曾敢说甚么。（正末云）噤声。（唱）你这贱媳妇无断送，（吕布云）这都是吕布之罪，不干他事。（正末唱）你这新女婿省财钱，觑的咱浑如芥藓。俺好意的张筵置酒，你走将来卖俏行奸。畅好是厮蹉跎，厮蹉跎也波吕奉先。（吕布云）老宰辅不知，听吕布慢慢的说一遍，他本忻州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红昌。因汉灵帝选入宫中，掌貂蝉冠来，故

名貂蝉。后灵帝赐与丁建阳。当日吕布与建阳为养子，建阳将貂蝉配与吕布为妻。因黄巾贼作乱，在阵上失散，一向不知下落，元来在老宰辅处，因此吕布不胜分离之感。只望老宰辅怎生可怜见，着俺夫妻再得团圆。吕布至死也不忘大德，当效犬马之报。（正末云）我儿，你有何言？（旦儿云）委实如此，只望父亲恕罪。（正末云）既如此，温侯请起。（唱）说甚么单丝不线，我着你缺月再圆。

（云）孩儿，你自回后堂中去。（旦儿同梅香下）
（正末唱）

【乌夜啼】俺只道侯门一入如天远，（云）这个不是老夫的私宅。（吕布云）不是老宰辅私宅，可是那里？（正末唱）谁承望汉刘晨误入桃源。枉着你佳人受尽相思怨，早两个携手挨肩，共枕同眠。则待要宝骝再接紫丝鞭，怎肯教锦鸳鸯深锁黄金殿。美前程，新姻眷，一任的春风院宇，夜月庭轩。

（云）温侯，你若不说，老夫怎生得知？我寻也寻不着这门亲事，我便选吉日良辰，倒赔三千贯奁房断送，将貂蝉配与温侯为妻，你意下如何？（吕布云）多谢了老宰辅。貂蝉的父亲，便是吕布的父亲哩。此恩

必当重报也。（正末云）温侯，可则一件，则怕太师知道，见王允之罪么。（吕布云）不妨事，俺父亲知道，更是欢喜。（正末云）既然这等呵，将军，你放心，老夫到来日，再安排一个筵席，敬请太师。一来商议大事，二来就提你这门亲事，有何不可？（吕布云）太山，为您孩儿如此般用心，吕布至死也不敢忘报。酒勾了也，吕布告回。（正末云）将军勿罪。（吕布云）不敢，不敢。我出的这门来，还俺私宅去也。（诗云）偶赴侯门宴，依然逢故妻。重谐双凤侣，不似五羊皮。（下）（正末云）吕布去了也。季旅，你再到太师府中，道王允专请太师饮宴。他若不来时节，你便道王允专请太师商议大事，愿无他阻。（季旅云）理会的。（正末云）我料董卓一武夫耳，见说商议大事，必然肯来。（唱）

【黄钟尾】 到明朝安排下鸿门摆设重瞳宴，准备着打凤机关吕后筵。用心肠，使机见。这权术，要巧便。奏笙歌，列管弦。花如锦，酒似川。我更谦下，做软善。董太师，酒性颠。见红颜，决顾恋。那其间我把这美貌貂蝉伪托献。暗暗的对天说咒愿。（带云）你道我愿甚的来？（唱）则愿的早灭了贼臣，将俺那圣明来显。（同季旅、祇候下）

第三折

（董卓领祇候上，云）某董卓是也。前日太尉杨彪、司徒王允，他两个说银台门筑起一座高台，只在这三五日间，请某授禅，怎么这几时还不见回话。那杨彪老贼，元是个倔强的人。便也罢了，难道王允也来欺我？令人，门首觑者，但有众公卿来时，报复我家知道。（祇候云）理会的。（季旅上，云）自家季旅的便是，奉着俺老爷言语，着我请董太师。可早来到府门首。左右报复去，道有王司徒差官季旅在于门首。（祇候做报科）（董卓云）着他进来。（祇候云）着过去。（见科，董卓云）季旅，你来怎么？（季旅云）俺王允着季旅来请太师爷饮宴。（董卓云）季旅，我心中自有大事，要与众公卿计议，量你那一席酒打甚么紧？你回去与那王允老头儿道，我不要你那酒吃。（季旅云）太师爷。俺王允曾说来，道此酒不为他设，单请太师爷要商议大事哩。（董卓云）哦，原来要请我商议大事。季旅，你先回去，我随后便来也。（季旅云）理会的。出的府门来，不敢久停久住，回老爷的话去。（下）（董卓云）季旅去了也。令人，安排车驾，亲到王允宅上，赴宴走

一遭去。（做暗笑科，云）若是酒筵间有些好歹，就将这老匹夫结果了罢。（下）（正末领祇候上，云）老夫王允，差季旅往太师府中请董卓去了。想那老贼，这早晚敢待来也。（唱）

【正宫】【端正好】 仗才能，凭谋量，不须动阔剑长枪，无非是偎红倚翠如屏障，早摆设的都停当。

【滚绣球】 炉焚着宝篆香，酒斟着玉液浆，奏笙歌乐声嘹亮，今日个画堂中别是风光。虽然是锦绣乡，暗藏着战斗场，则争无虎贲郎将，玳筵前拥出红妆。我只待窝弓药箭擒狼虎，布网张罗打凤凰，不比寻常。

（季旅上，云）自家季旅的便是。适才请了太师。回俺老爷的话去。（做见科）（正末云）季旅，你请董太师如何？（季旅云）奉老爷的言语，去请董太师，他初意甚是不喜，见说商议大事。他的面色就转过来了。说道：“你先去，我随后便来也。”（正末云）季旅，你到门外觑者，远远的望见太师头踏，快来报复我知道。（季旅云）理会的。（董卓引李儒、李肃、卒子上，诗云）王家设宴莫猜疑，就里机关我自知。若有半声言不合，踹平宅第作污池。某乃董太师是也。今日王允请某饮酒，众将就屯军在门首者。（众应科）（季旅慌

报云)报的老爷得知，有董太师来了也。(正末云)老夫亲自接待去咱。(跪见科，云)有劳太师贵脚来踏贱地，王允不及远迎，乞恕死罪。(董卓云)王司徒，你偌大的官职，当街里跪着，外人观看，不雅，请起。(正末云)小官理当。王允早是今日请的太师赴宴，若迟三五日呵，太师登了九五之位，那时君臣名分，就如天地隔绝。再也不能展其僚采之欢。故此斗胆奉邀，只望太师勿罪。(董卓做大笑科，云)只怕老夫到不得这地位。(正末云)令人，与我抬上果卓来者。(季旅做抬果桌、正末递酒科，云)太师，请满饮此杯。(董卓云)住者，酒也要吃，话也要说的明白，你那银台门这事，准在何日？你若说的明白，我便吃。(正末科，云)禀太师，此事已有成议，不出三日矣。(董卓云)若只是三日，打甚么紧？司徒，将酒来，我吃我吃。(做接饮，正末再递科，云)请太师连饮三杯，做个定席酒。(董卓三饮科，云)我观朝中公卿，有不如意者，轻则抉其眼，割其舌；重则断其头，再重则灭其族。唯有你这老头儿礼度谦恭，言词卑逊，甚合吾意。古语有云：谦谦终吉，司徒之谓也。(正末云)谢大师抬举。(唱)

【伴读书】 见太师言分朗。教王允听明降。说道是指日当朝多兴旺，百司文武皆升赏。那其间新情

旧意休偏向，愿太师福寿无疆。

（董卓云）司徒，孤家若成了大事，管着你身居极品，位列诸侯之上。（正末唱）

【笑和尚】愿太师暮登天子堂，（董卓云）若果有这日，李肃加为甚么官？（正末唱）李肃做先锋将。（董卓云）是了。吾儿吕布，可加为甚么官？（正末唱）吕布坐金顶莲花帐。（董卓云）这个正当。（做笑科，云）司徒，你可要做甚么官？（正末唱）臣则是掌图书佐庙廊，又不曾擐甲胄战沙场，（董卓云）虽然如此，你可端的要做甚么官？（正末唱）望太师着王允做一个头厅相。

（董卓云）我道你为甚么请我，可原来则为这个官儿。打甚么紧，我若是三五日成其大事，这左丞相一定是你做。（正末做拜谢科，云）只愿太师无忘今日之言也。令人，将酒来！（季旅云）酒在此。（正末做奉酒科，云）太师，请满饮此杯。（董卓云）住者，这酒忒紧了。天气暄热，我身上有些困倦，暂且歇息咱。（做盹科）（正末云）季旅，太师带了酒也。传报后堂，着梅香伏侍貂蝉小姐出来，与太师打扇波。（季旅做唤科）（旦儿引梅香持扇上，云）父亲，唤您孩儿有何

事？(正末云)儿也，董卓现在前厅上带酒睡着了也，你与他打扇去。(旦儿云)理会的。(打扇科)(正末唱)

【滚绣球】 油掠的鬢髻儿光，粉搽的脸道儿香，画的来月眉新样，穿的是藕丝嫩新织仙裳。若是这女艳妆，劝玉觞，殷勤的满斟低唱，十指露春笋纤长。我则要削除汉帝心头病，便是你医治奸邪海上方，不索商量。

(董卓做醒科，云)呀，这般透骨的凉风，打扇的是甚么人？(做见旦儿科，云)好女子也！似此颜色，人间少有，敢则是天仙么？好女子也，好女子也。近前来，我与你同饮几杯。(旦儿做羞科)(正末背云)这老贼兀的不中计了也。(唱)

【叨叨令】 见董卓厮琅琅将酒盏躬身放，(董卓云)好美貌的女子。我府里虽有千数丫鬟，并无一个能及之者。怎么这老头儿有那等好的？(正末唱)他把那娇滴滴艳质从头相。(董卓做扯旦儿科，云)你便近着我些，有何妨碍？(正末唱)见貂蝉羞答答身子儿难亲傍，(董卓做看旦儿科，云)好女子也！(正末唱)那老贼涎邓邓的眼脑儿偷睛望。(董卓云)好女子也，你靠前些。(正末唱)这厮早则中计也波哥，早则中计

也波哥，我推个支分厨下离了筵上。

（董卓云）我看这女子，生的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好女子也呵。呀，好凉风也呵。小姐，你近前来，扇的紧着。（旦儿做摔扇科，下）（董卓做赶科，云）王允，恰才那打扇的可是谁家女子？（正末云）是王允的女孩儿，未曾许配他人哩。（董卓云）呀，原来是司徒的女孩儿。这等，你怎着他与我打扇？（正末云）古人敬客，往往出妻献子，不以为嫌，何况王允已将身许太师，岂惜一女子乎？（董卓云）司徒，我三五日间成其大事，则少这么一个好夫人。司徒，你若肯与了我呵，堪可两全其美也。（正末云）若不嫌小女残妆貌陋，愿送太师为妾。（董卓云）怎么说做妾，便做夫人，只怕老夫消受不起。（顾取玉带科，云）蒙司徒许诺，敢以玉带为聘。（正末受科，云）多谢太师。（董卓云）司徒，今日难同往日，既是你的令爱与了我做夫人，你久后就是国老皇丈哩。我就是你的女婿，女婿就是儿子，你就是我的父亲哩。父亲请坐，受你儿子两拜咱。（做拜，正末忙答拜科）（董卓云）我有一句不揣的话，敢说么？（正末云）太师有何分付？（董卓云）你既然将女孩儿许了我，他就是我家的人了。着他再出来递一杯酒，可不好那？（正末云）太师分付，敢不唯命？季旅，传语后堂，快唤貂蝉小姐出来。（旦儿上，正末云）儿也，把体面与太师递一杯酒者。（旦

儿做递酒科)(董卓笑云)夫人递酒，休道是酒，便是尿我也吃。拿大钟子来，若没大钟子，便脚盆也罢。好女子，好女子，越看越越生的好。岳丈，今日难同往日，多承款待，酒已勾了，我吃不得了。看定明日是个吉辰，就送令爱过了门罢。我则在太师府里坐下，专等岳丈送夫人来，我也备一个小小席面，管待岳丈，休得错过了佳期，使我悬望。(正末云)既然太师看得来日是个吉日良辰，老夫倒赔三千贯房奁断送，将小女送过太师府中来也。(董卓云)岳丈，我听的你对堂候官说，唤甚么刁舌小姐？恰才见他说话是好好的，舌头一些也不刁。(正末云)不是刁舌，小字唤做貂蝉。(董卓笑云)公侯带的冠是貂蝉冠，令爱小字貂蝉，这是明明该做我家夫人了。(梅香云)俺小姐如今做了太师爷夫人，太师爷戴了平天冠，俺小姐也不叫貂蝉了。(董卓云)我明日在太师府里，专等岳丈送貂蝉来过门，我告回也。(下)(正末云)董卓去了也。季旅，收拾车辆，到来日傍晚，送貂蝉小姐到太师府去来。(同下)

(董卓领李儒、李肃、祗候、女使上，云)李儒、李肃，我昨日分付你每安排筵席，可齐整了么？(李儒云)齐备多时了。(董卓云)王司徒今日送貂蝉小姐来，与我做夫人，就急的我一夜不曾睡。早准备下拜堂过

门的物件，没一些儿不停当。天色渐晚，敢待来也。
(正末领旦儿奏鼓乐上)(正末云)鼓乐响着，令人报与太师知道，有王允在于门首。(李儒做报科，云)报的太师得知，有王司徒送亲来也。(董卓云)快有请。
(做入见科)(董卓笑云)岳丈，你不失信，我说你是个好 人。如今我夫人在那里?(正末云)在车儿上哩。(董卓云)请下车来，专房，好好伏侍夫人到后堂中插戴去。(女使出，迎旦儿下)(董卓云)令人，将酒来。今日难同往日，你便是我泰山岳丈。(做递酒科，云)岳丈，请满饮此杯。(正末云)王允不敢，太师先请。(董卓云)岳丈请。(正末饮科，云)王允饮过了。(回酒科，云)请太师满饮一杯。(董卓云)将来。我饮一钟，递一钟，吃到天明也不妨。只是今晚还有些生活，容老夫改日再做筵席罢。(正末云)酒也勾了。王允告回。(下)(董卓云)岳丈勿罪。李儒，后堂中开宴，我与夫人吃交杯酒去来。(同众下)(吕布上，云)某乃吕布是也。王司徒说道，今夜送貂蝉来与我为妻。不想到府门外，细车儿、盒担、鼓乐都进去了，连王司徒也不出来，莫非这老贼敢胡做么?我则在门首等着，且待王允出来，看他说甚么。(正末上，云)那老贼回后堂中去了也。(唱)

【快活三】 见董卓带春风入后堂，(吕布做迎

科，云)老宰辅， 吕布在此等候多时也。(正末云)噤声。(唱)划的你和夜月待两厢，父子海都要帽光光。做出这乔模样。

(吕布云)老宰辅，你令爱原是吕布之妻，流落在你府中，昨日酒席上亲口许了吕布，今日可送进太师府里去了，是何道理?(正末唱)

【鲍老儿】 你这里鼓舌摇唇说短长，则俺那新媳妇在车儿上。盼不见画戟雕鞍旧日郎，咒骂杀王丞相。枉了你扬威耀武，尽忠竭节，定国安邦。偏容他鸱鸢弄舌，乌鸦展翅，强配鸾凰。

(吕布云)老司徒，你令爱端的何处?(正末云)温侯不知，昨日我请太师饮酒，提你这桩亲事，太师十分大喜，道唤媳妇出来，我看看咱。老夫不合唤出貂蝉，拜了太师四拜。谁想这老贼看见貂蝉颜色，起了那一点禽兽的肚肠。今日车儿来到府门首，他就拨着许多女使，将貂蝉邀下车儿，拥入后堂去了。温侯也，枉了你是一个大丈夫，与妻子做不的个主，要你何用?那里有做公公的将媳妇儿强纳为妾?呸!兀的不羞杀我也。(吕布云)若是老宰辅不说，我怎生得知?这老匹夫原来行这等不仁的勾当，兀的不气我杀也。(正

末唱)

【耍孩儿】 觑你个吕温侯本是英雄将，则这条方天戟有谁人抵当。也曾虎牢关外把姓名扬，吓的众诸侯胆落魂亡。你本是扶持社稷擎天柱，平定乾坤架海梁。你有仁义他无辞让，怎将那连云相府，生扭做行雨高唐？

(吕布云)董卓老匹夫，好无礼也。我吕布与貂蝉，本是绾角儿夫妻。那老匹夫既认吕布为义子，岂有这等家法？(正末云)可知道没有这等家法。(唱)

【二煞】 他敛黄金尽四方，怕没红颜满洞房？怎么禽兽般做的能淫荡。你当初把离愁泣诉华筵畔，到今日将密爱轻分半壁厢。还顾甚多恩养，便不想臣能报国，也索要夫与妻纲。

(吕布云)老宰辅且请回府去。我今夜晚间，若见了貂蝉，问他缘故，我不道的饶了那老贼哩。(正末唱)

【煞尾】 虽然是女娘家不气长，从来个做男儿当自强。若要你勃腾腾怒发三千丈，则除今夜里亲见貂蝉细细的访。(下)

（吕布云）叵奈这老贼无礼，强夺了我貂蝉。更待干罢。如今直到后堂中，寻那老贼去。（虚下）（董卓领旦儿、女使上，云）我好快活也。专房，抬上果桌来，等夫人与我递一杯酒，吃个烂醉，也好助些春兴。（旦儿做递酒、董卓连饮科，云）我再饮一杯，夫人，你也饮一杯。专房，一壁厢收拾铺陈，我与夫人歇息咱。（做睡科）（吕布上，云）这是老贼卧房前，怎生得貂蝉出来，我见一面，可也好也。（旦儿云）这老贼醉了也。我听的人说，这花园中有一个小角门儿，通着吕布的私宅，我试看咱。果然有个小角门儿。我推开这门来。（吕布云）这来的莫不是貂蝉么？待我叫他一声：貂蝉！（旦儿云）兀的不是奉先？（做见科，吕布云）兀的不是貂蝉？（旦儿云）吕布，羞杀我也。我的车儿来到你私宅门首，被太师着许多人将我邀进府中去。那里有公公纳媳妇的道理？奉先，你是个男子汉，顶天立地，噙齿戴发，与老婆做不的主，要你何用？呸！你羞么？（诗云）我是年少青春一女流，今番说与你因由。纵然掬尽西江水，呸，难洗今朝脸上羞。（吕布云）妻也，这事我尽知道了。转过这角门儿，那壁是我宅子，咱两个说话去来。（董卓做醒科，云）夫人！夫人！可怎生不见夫人？他往那里去了？（做寻科，云）呀，这小角门可怎生开着？这壁却是吾儿吕布的私宅。我试寻咱，夫人那里？（旦儿云）奉先，兀的不是老贼

来了也？(吕布云)不妨事，我躲在这影壁边，听他说甚么。着这老贼吃我一拳。(董卓云)夫人，你可怎生到吕布宅里去？莫非这畜生敢来调戏你么？(做见科，云)元来这畜生在这里。吕布，我不杀你，誓不姓董。(吕布做打董卓科，云)着打倒这老贼也。不中，我索走、走、走。(下)(董卓做倒)(旦儿忙扶起董卓科，云)哎呀，这畜生打死我也。李肃安在？(李肃上，云)太师呼唤李肃，有何分付？(董卓云)李肃，可奈吕布这畜生无礼。公然来调戏我的夫人，被我撞见，他倒把我一拳打倒在地。他走了也，你与我拿那畜生去。小心在意，疾去早来。(李肃云)得令。怎么有这等事？我如今擒拿吕布走一遭去。正是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下)(董卓云)李肃拿这畜生去了也。不怕这畜生不来。夫人，我浑身跌得疼痛，你好生扶着我回后堂中去。(旦儿云)幸得大师早来，不曾被那厮点污，太师且自保重者。(做扶下)

第四折

（李肃戎装上，诗云）太山顶上刀磨缺，北海波中马饮枯。男儿三十不遂意，枉做堂堂大丈夫。某乃白袍李肃是也。王允将貂蝉许了俺太师做夫人，谁想吕布这畜生窥见美色，公然敢来调戏。他被俺太师撞破，他倒打上一拳，逃走去了。没些尊卑，端的情理难容。如今太师着我披袍贯甲，插箭弯弓，务要擒拿吕布，以雪其恨，不免沿路尾着他马迹追赶去来。（下）（正未上，云）老夫王允，设此连环之计，未知如何也呵。（唱）

【双调】【新水令】空着我两头三面用心机，则为这汉江山有人希冀。偏生的铜壶传漏永，皓月上窗迟。彻夜徘徊，睡不到眼儿内。

（云）这早晚夜半也，可怎生无个信息来？（唱）

【驻马听】董太师燕约莺期，欢喜杀肉重千斤新女婿。吕温侯鸾孤凤只，烦恼杀情分两处旧娇妻。

貂蝉女泪珠儿滴满了凤凰杯，吕温侯怒风儿吹散了鸳鸯会。因此上自惊疑，则怕那一枝泄漏春消息。

（吕布上，云）俺吕布一拳打倒那老贼，他必然差人来拿我。俺且躲在王司徒府中，与他商议，务要杀了那老贼，夺回貂蝉，才称我平生之愿。这是司徒府门首，待我唤咱。开门来！开门来！（正末云）这唤门的好似吕布的声音，这厮敢中计也。（唱）

【步步娇】 猛听的门外人声自惭愧，若不是中了咱家计，怎这等厮琅琅连扣击？（再做听科，唱）如今夜静更阑是阿谁？忙出去问真实。（云）我开开这门，看是谁咱。（吕布云）老宰辅，是您孩儿吕布。（正末唱）则见他气丕丕的斜倚着门儿立。

（云）温侯，请入家里来说话。这早晚为何事到此？（吕布云）老宰辅，因为那老贼不仁，被吕布一拳打倒了也，特来和老宰辅说知。似这等奸臣贼子，要他何用？不若商量一个计策，使我吕布得报此仇。（正末唱）

【胡十八】 据着我王允的心，怎不替你个奉先气，枉了你厮帮助，厮扶持，普天下不似那个老无知。行这般所为，驴马的见识，这便是出气力、出气力落

来的。

（吕布做愤怒科，云）我如今一不做二不休，这老贼必死于吕布之手。（正末云）奉先，且不要发恼，再慢慢的商议波。（李肃上，云）某李肃奉太师的将令，着我擒拿吕布，一路尾着他追来。这是王允的私宅，想是他躲在这里。我试唤门咱。司徒，开门来，开门来。（吕布云）老宰辅，兀的不是李肃唤门哩，必然那老贼着他来拿我。怎生是了？（正末云）不妨事，你且躲在壁衣后面，待我开门去。（做出见科）（李肃云）王司徒是何道理，你的女孩儿送与太师，便则与太师；若与吕布，便则与吕布。怎么不明不白，着他父子每胡厮闹了一夜，被吕布一拳将太师打倒在地，半晌爬不起来。如今奉太师的命，着我领兵擒拿吕布。一路赶着，见他进你这宅子里来了。你快快献出来，休要庇护他。莫说太师了不得着恼，便是我李肃也不道的饶了你这老头儿哩。（正末云）将军息怒，我想你祖公公李通，也曾在云台门聚二十八将，渐台上诛了王莽，扶立起后汉一十二帝。到今二百余年天下，多亏了你那祖公公李通将军。你本是忠臣之后，怎生在那贼臣手下？久后担着万代臭骂，可不连你那祖公公李通忠孝之名，都沾污了？想貂蝉原是吕布之妻，董卓见他生得有些颜色，强要纳他为妾。将军，若是你的妻子董卓也强夺了，你可意下如何？（李肃云）老司徒，你

若不说，我怎得知道？原来是这老贼无耻。倒是吕布兄弟还容忍得过，若我白袍李肃呵，杀了那老贼多时也。如今吕布兄弟在那里？待我助他一臂之力，同杀那老贼去。（正末云）温侯，你此时还不出来，待要怎的？（吕布做出见拜科，云）哥哥，你兄弟险气杀了也。（李肃做扶起科，云）兄弟，原来是这老贼无礼。我助你一臂之力，同杀那老贼去。（正末云）将军既有此心，可随我同见圣人去来。（同下）

（杨彪领卒子上，云）老夫杨彪是也。只为董卓专权，谋迁汉室，着老夫昼夜踌躇，无计所出。这几日连王司徒也不见来，好是烦恼人也。（正末同吕布、李肃上，云）此间是杨太尉门首。令人，报复去，道有王司徒要见。（卒子做报，入见科）（杨彪云）司徒，这等慌慌促促而来，却是为何？（正末云）今有吕布、李肃，共肯出力擒拿董卓。老夫特来和老太尉计议。二位将军现在门外。（杨彪云）既如此，何不请进？（吕布、李肃做入见科）（杨彪云）难得二位将军有如此忠义之心。若肯扶助汉家，擒拿董卓，小官即当奏知圣人，自有加官重赏。（李肃云）告老太尉得知，俺吕布兄弟将董卓打上一拳，已做骑虎之势，不两立了，但是董卓威权太盛，满朝中那一个不是他爪牙心腹？此举若非万全，反取其祸。老太尉当与司徒作速定计，

如迅雷一发不及掩耳，方能成事。我两个无过是一勇之夫，但有出力去处，自当效命，生死不辞。（杨彪云）将军说的极是，吾与司徒已有密计了。请先到银台门下藏伏，只等宣出诏书，二位将军便一齐向前，诛讨汉贼。则莫大之功成，不朽之名立矣。（李肃同吕布先下）（杨彪云）喜得吕布与董卓有隙，岂非天败？只是银台门授禅的事，须要着人去迎请董卓入朝，还该着那一个官儿去才好？（正末云）必须蔡邕学士去，此贼才不生疑。（杨彪云）是。令人，快请蔡邕学士来者。（卒子云）蔡学士有请。（蔡邕上，诗云）自小生来好抚琴，高山流水号知音。当时不见螳螂事，错怪东君有杀心。小官蔡邕是也。杨太尉着人相请，须索走一遭去。（卒子做报科）（蔡邕见，云）二位大人召小官来，有何事也？（杨彪云）今日特奉密诏，着学士迎请董卓入朝授禅。若得赚入朝门，擒拿了董卓，学士之功，非同小可。（蔡邕云）大人放心。小官凭三寸不烂之舌，说董卓入朝，必无他阻。只要二位大人小心着意，共立大功便了。（正末云）且喜蔡学士肯去迎请董卓。吾等即当奏知圣人，颁下诏书，不可迟也。（同杨彪下）（蔡邕做行科，云）蓦过长街，转过短陌。此间是太师府门首，我索唤门咱。门里有人么？（董卓引李儒、祗候上，云）李儒，是谁唤门哩？（李儒做听科云）是学士蔡邕唤门。（董卓云）是蔡邕唤门，李儒开

了这角门儿，着他入来。（李儒云）我开开这门，学士请进。（做见科）（董卓云）蔡邕，此一来为何？（蔡邕做跪科，云）禀上太师，今日是黄道吉日，满朝众公卿都在银台门，敦请太师入朝授禅。（董卓做笑科，云）好、好、好，我也有这一日。学士，你是第一功。令人，将朝服来。（李儒做看朝服科，云）今日不可入朝。这朝服都被虫鼠咬坏了也。若入朝，必然不利。（董卓云）蔡邕，我不入朝去了。我这朝服遍身都着虫鼠咬坏，恐不中么？（蔡邕云）太师，此乃是鼎新革故，欲换袞龙袍耳。（董卓云）蔡邕，你是我心腹之人，言者当也。我到银台门内，便当换了袞龙袍，要那旧朝服何用？蔡邕说的是，李儒说的不是。令人，开了中门者。（李儒做看科，云）太师，今日不可出门，被蜘蛛罗网罩定府门内外。此一去恐遭罗网之灾。（董卓云）蔡邕，我不去了。这期间必然有甚么诈伪，故见此不吉之兆。（蔡邕云）太师，这也唤做鼎新革故。若到的银台门登了宝位，便当遮罗天下，这一座私宅也不要他了。（董卓云）学士说的是，李儒说的不是。令人，与我辆起车来。（李儒做看，云）呀，怎么驷马车折其一轮？此事大不利。太师，今日不可登车，这一去敢有去的路，无有来的路也。（蔡邕云）太师到的银台门，众公卿接着，便乘五辂之车，何止驷马？这个也唤做鼎新革故。（董卓云）学士说的是，李儒说的不

是。若敢再言，必当斩首。（李儒云）罢、罢、罢，我百般的阻当，不肯听从。你此一去必遭丧身灭族之祸，那其间休说李儒不曾谏你。（做叹科，云）你的事败，我也要这性命做甚么？就今日辞别了太师，不如撞车而死，免遭贼人之手。（做撞死科）（下）（祗候报，云）报的太师得知，有李儒撞车而死也。（董卓云）嗨，李儒撞车死了。李儒孩儿也，你好没福，你好没福。（做行科，云）蔡邕，来到朝门之外，怎么不见百官接驾？（蔡邕云）文武百官都在银台门里接待哩。（董卓云）这等，我下了车，步行进银台门去。（蔡邕云）蔡邕先去报知，领大小官员出来迎接也。（董卓云）你说的是，你说的是。（蔡邕云）我入的这门来。令人，关上门者。（下）（董卓云）可怎生蔡邕进去，将门倒关上了。此事有变，我且回去。（正末同杨彪、蔡邕领卒子上）（正末云）兀那贼臣董卓，你那里去？你知罪么？（董卓云）兀那王允，我有何罪？（正末云）蔡邕，你高高的读那诏书，贼臣听者。（蔡邕读诏书科，云）皇帝诏曰：“朕以凉德，忝嗣丕基，常陨坠是惧。往者大将军何进谋除阉宦，妄召贼臣，遂拥兵入朝，窃弄威柄。朕实悔悼于厥心。幸赖祖宗之灵，天殛其恶。可着焚尸通衢，以警中外。其余徒党，咸赦勿问。故兹诏示。”（董卓云）这事不中。只索逃命，走、走、走。（李肃领卒子上，云）兀那老贼，走那里去？吃我一枪。（董

卓云)好李肃，好李肃，你怎敢刺我？吾儿吕布安在？
(吕布冲上，云)老贼休走，吃我一戟！(吕布做刺董卓
跌倒科，云)呸，好悔气，遇这等两个孝顺儿子。一
发连夫人貂蝉也着他拿绳子来捆绑了我罢。(李肃、
吕布做绑董卓科)(杨彪云)今日诛了董卓，保安了汉
室江山，多亏了老司徒的妙计也。(正末唱)

【雁儿落】 他下的你下的，你有义他无义。人
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

(杨彪云)那董卓自谓威权在手，觑得汉家天下，
旦夕可图。岂知有这今日？(正末唱)

【得胜令】 方信道天网恢恢，业重祸相随。
他认做威福长堪假，怎知道江山不可移？今日个燃脐，
也是他自做下滔天罪。我和你扬眉，不枉了舍残生救
主危。

(杨彪云)今日此举，若非司徒定计，岂能成功？
小官即当奏知圣人，重加封赏。(正末云)托赖天子洪
福，王允何功之有？(唱)

【挂玉钩】 这都是天地神灵暗护持，因此上感

动的英雄辈。(杨彪云)我想董卓倚恃吕布，结为养子，怎么就肯归顺朝廷，共讨此贼，却是为何?(正末唱)谁承望义女貂蝉正是吕布妻，他不合相调戏。(杨彪云)这事我已尽知了。但吕布一个便要报仇，那李肃也是董卓的养子，为何都肯顺俺?(正末云)那董卓为貂蝉之故，差李肃擒拿吕布，到我府中，被我把几句忠义的说话激发他，连李肃也不忿其事。因此拔刀相助，得成大功，皆二人之力也。(唱)吕布有盖世威，李肃有冲天气。若非他归顺汉皇朝，谁与咱剿灭这奸贼?

(杨彪云)既如此，小官便当奏知圣人，叙功行赏者。(下)(蔡邕云)当日蔡邕曾说来，道这董卓必死于吕布之手。若要离间他父子，必用美女连环之计。不知老司徒可还记得否?(正末云)果然如学士所料。(唱)

【水仙子】 元来那风道人掷布本仙机，蔡学士你为谋早预知。董太师果断送在连环计，吕温侯有胆力，如今个杨太尉奏上丹墀。(杨彪上，云)你众官望阙跪者，听圣人的命。(正末同众跪科)(杨彪云)卓本关西一武骑，自恃雄豪足盖世。亲提健卒入朝来，眼底全无汉皇帝。揽权擅威行不道，纳用子妻如狗彘。

腹心牙爪尽崩离，已知此虏为天弃。即今斩首银台门，
焚尸长安正厥罪。蔡邕学士多智谋，往来其间用游说。
特加礼部侍郎衔，兼掌中书知诰制。吕布订贼建首功，
封王出镇幽燕地。其妻貂蝉亦国君，随夫之爵身荣贵。
李肃曾是卓家奴，晚能自拔来归义。可以骠骑大将军，
仍领羽林作环卫。老臣王允怀主忧，当筵巧使连环计。
是用报卿左丞相，与国同休永无替。（众谢恩科）（王
允云）臣允老矣，恐不能久在朝端，扶助主上。（唱）
愿圣主千年寿，保皇家万代基，容王允可便拂袖而归。
（众下）

题 目 银台门诈传授禅文

正 名 锦云堂暗定连环计

苏子瞻醉写赤壁赋

第一折

（冲末王安石上，诗云）黄卷青灯一腐儒。九经三史腹中居。《学而》第一须当记，养子休教不看书。小生姓王名安石，字介甫，金陵建康人氏，官拜参政之职。今因苏子瞻乃眉州眉山县人也，乃苏老泉之子，弟曰子由，妹曰子美。苏轼与某同在帝学读书，今应过举，官拜端明殿大学士。小官家中安排筵宴，管待子瞻，令人请去。子瞻见仆腰插一扇，上有诗一联。东坡因取玩之，知小官所作：“庭前昨夜西风起，吹落黄花满地金。”东坡看毕后，续两句成其一绝。他道：“秋花不比春花谢，说与诗人仔细吟。”此人不知黄州菊花谢。今夜晚间，安排筵席，请秦少游、贺方回，与苏东坡庆端明殿大学士。为何夜间排设筵席？因俺夫人闻知苏轼胸怀锦绣，口吐珠玑，有贯世之才，

未曾得遇。就今晚筵间，出家乐女子数人，内藏着夫人，与众女子一般梳妆，必要见苏轼之面，有何难哉！令人请学士去了，这早晚敢待来也。（外扮秦少游上，诗云）龙楼凤阁九重城，新筑沙堤宰相行。我贵我荣君莫羨，十年前是一书生。小官姓秦名观，字少游。自元祐初举贤良方正，东坡荐于朝，除小官太学博士。今因子瞻官拜端明殿大学士，有王安石今晚安排筵宴，请俺众官与东坡贺职，小官须索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左右人报复去，道有秦观在于门首。（祇侯报科，云）大人，有少游大人下马也。（王云）道有请。（祇云）理会的。大人有请。（见科，秦云）相公早间令人来请，不敢有违，即便赴宴。（王云）相公，因苏子瞻官拜端明殿大学士，小官今夜排设一宴，蔬食薄味，特请众位相公，贺端明殿学士之职也。（秦云）量小官有何德能，着相公如此重意。（王云）蔬食薄味，无甚管待，相公请坐。左右门首看者，若有学士来，报复我知道。（祇云）理会的。（外扮贺方回上，诗云）声名德化九天闻，良夜家家不闭门。雨后有人耕绿野，月明无犬吠荒村。小官贺方回是也。今苏子瞻官拜端明殿大学士之职，有王安石今晚安排筵宴，请俺众官与子瞻贺学士之职，今早间令人来请，小官须索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左右人报复去，道有贺方回来了也。（祇云）理会的。相公，有贺方回相公来了也。（王云）

道有请。（见科，贺云）相公早间令人来请，小官不敢有违也。（王云）今因子瞻拜为端明殿大学士之职，小官略排小酌，请众位相公为伴客。蔬食薄味，相公请坐。（秦云）相公，再有何人？（王云）别无他客，则有子瞻学士。早间令人请去，敢待来也。（正末扮苏东坡上，云）某姓苏名轼，字子瞻，道号东坡，乃西川眉州人也。幼习儒业，游学至京师。逢一友人，姓王名安石，字介甫，金陵建康人氏，与某同馆安歇。今奉圣朝举某与王介甫及第，官里看了某所作之业，深可怜悯，加为翰林学士。适来王介甫请俺夜宴，须索走一遭去。我想为人半世清贫，十载苦志，学得胸中有物，为朝廷显官，治国平天下，当所为也。想俺秀才每学就文章，扶持圣主，方显大丈夫之志也。（唱）

【仙吕】【点绛唇】 想伊每十载寒窗，平生指望，登春榜。今日便怀宝迷邦，谁肯待举直错诸枉。

【混江龙】 赤紧的斯文天丧，空将这美玉韞匱藏。你便能勾片言折狱，一语兴邦，不肯去兰省一朝登北阙，便想这茅庐三顾到南阳。毛锥乏尽，铁砚磨穿，高歌鼓腹，长笑掀髯。我则待慢登临感慨悦他这个仲宣楼，我则怕有才无命的在颜回巷，我则待养浩然袁门积雪，久以后空嗟叹得潘鬓成霜。

且休说别人，则论小官，为功名夺得国家富贵，也非同容易也呵！（唱）

【油葫芦】 且则说我远志轻离父母乡，投京师应举场，将群儒战退气昂昂，夺这翰林两字标金榜，便是那禹门三级桃花浪。那时节进表章，才能勾见帝正。将白衣脱在金阶上，便能勾披紫绶换金章。

【天下乐】 恁时节宣赐蒙恩出建章，朱也波裳，列在两厢，起蛰龙一声雷震响。会风云志四方，遂功名纸半张，也是男儿当自强。

（云）可早来到也。报复去，道有苏轼在于门首。（报科，王云）学士来了也。道有请。（见科，正末云）相公，量小官有何德能，着介甫如此重意。（王云）蔬食薄味，略表寸诚。左右将酒来，学士满饮一杯。（正末云）小官不敢。（唱）

【那吒令】 我这里自想，东坡的伎俩，怎比那东山气象，怎做的东床伴当。主人宽东阁开，直吃的曙色晓东方亮，论甚么日照东窗。

【鹊踏枝】 且休说翰林忙，暂入他绮罗乡。我则见烛摇红影，月色昏黄。（王）学士，拚了今朝沉醉，有何不可。（正末唱）拚了今宵痛赏，我却甚么检书幌

剔尽银缸。

（王把酒科）学士满饮一杯。（递酒与众科，贺云）小官想与学士布衣交游，今日子瞻官拜端明殿大学士，非同小可也。（正末云）想小官在布衣之中，志气不曾堕了。（唱）

【寄生草】 今日在编修院，往常住冰雪堂。诗魂高压山河壮，琴弹神鬼魂飘荡，剑挥星斗昏无象。我将这九经苦志二十年，养就这五陵豪气三千丈。

（秦云）想布衣之中，苦志攻习经史，今日博得金章紫绶，千钟之禄也。（唱）

【么篇】 今日有千钟禄，往常无半日粮。十年礼义勤习讲，半生盐菜贫修养，才落得金章紫绶高名望。我将这五车黄卷隐胸中，才博得一轮皂盖飞头上。

（王云）左右将酒来，与学士满饮一杯。（与众把酒科，云）便好道筵前无乐，不成欢笑。小官有家乐数人，着筵前吹弹歌舞为乐。下次小的每，与我唤出那侍妾来者。（外扮旦引众旦上，云）妾身乃王安石夫人也。今有苏子瞻官拜端明殿大学士，俺相公今夜排

设筵宴，请众官并子瞻学士。为何夜间排宴？因妾身闻知子瞻有贯世之才，妾身要见一面。筵间出家乐侍妾数人，妾身隐于侍女之中，必然见之。可早来到虚檐之下也。（见科，王云）你这十数个家乐侍女，则在于帘外，吹的吹，弹的弹，歌的歌。左右一壁厢将酒来，与学士、众位相公递一杯。（递酒，乐声响科，众看科，正末背云）此侍女中决有安石夫人。我着一个小伎俩，要赚出来。是好受用也呵。（唱）

【村里逐鼓】 玉钩高挂，绣帘低放。我则见银台的这画烛，开华宴乐声嘹亮。靠着这翠矮屏，芙蓉幔，绣帟锦帐。一个个人如玉，花如锦，酒满觞，俺这里别是个风光画堂。

（众做意科，贺云）学士，你见么？众官听其声不能睹其面，小官问学士求珠玉咱。（正末云）理会的。（秦云）左右将文房四宝来。（正末写科，云）众位相公勿罪，诗就了也。（王云）愿闻。（正末云）只闻檀板与歌讴，不见如花闭月羞。安得好风从地起，倒吹帘卷上金钩。（众笑科，王云）左右，将那绣帘卷起者。恁这十个侍女中，教一个与众相公把一杯。（旦云）理会的。（把众酒科，正末唱）

【元和令】 雕盘中霏篆香，金盏内泛琼浆。这的是主人开宴出红妆，列金钗十二行。一个个藕丝新嫩织仙裳，玉圆搓粉颈香。

（王云）一壁厢乐声响者。（正末唱）

【上马娇】 他每都宫样妆，列在两厢。知他那个是宫主共梅香，将阳春白雪齐歌唱。夜正凉，直吃的明月转回廊。

【游四门】 尚兀自绕梁音韵尚悠扬，狂客恼愁肠。（旦将罗帕藏手科，正末云）小娘子金钗坠也。（旦用手抹头上，将帕藏手科，众笑科，正末唱）报一声金钗斜坠乌云上，举手意张狂。忙，将罗帕紧遮藏。

【胜葫芦】 呀，早露出十指纤纤春笋长，他生的颜色果非常，恰便似困倚东风睡海棠。司空见惯，全胜宋玉，想象赋《高唐》。

【后庭花】 他生的脸银盘腻粉妆，口微喷兰麝香。云鬓堆鸦翅。金钗插凤凰。细端详，他生的娇容模样，料人间无处长，想蓬莱是故乡。宴蟠桃惹下罪非殃，犯天条奏玉皇。

【柳叶儿】 呀，他生在九重天上，下彩云误落在朝阳，他生的千娇百媚人中样。比花花无语，比玉玉无香，堪移在兰舍椒房。

（带酒科，云）介甫，酒勾了也。（王云）学士再饮几杯。（秦云）学士，何不作词一首。（正末云）令人将纸墨笔砚来。（王云）下次小的每，将纸墨笔砚来，放在学士跟前。（正末写科，云）揣揣写就了也。（王云）学士试表白咱。（正末云）词寄〔满庭芳〕。词曰：香霭雕盘。寒生冰箸，画堂别是风光。主人情重，开宴出红妆。膩玉圆搓素颈，藕丝嫩新织仙裳。双歌罢，虚檐转月，余韵尚悠扬。人间何处，有司空见惯，应谓寻常。坐中有狂客，恼乱愁肠。报道金钗坠也，十指露春笋纤长。亲曾见、全胜宋玉，想像赋《高唐》。（贺云）学士好高才也。（王云）将酒来，与学士再饮几杯。（正末云）小官酒勾了也。（做睡科）（旦云）相公，天色晚了也，且归后堂中去。（众云）相公，酒勾了也。（王云）众位相公，再饮几杯去。（众云）子瞻学士带酒也。夜深令人一壁厢好生看学士，俺众官告回也。左右将马来，各回私宅中去。（同下）（正末醒科，云）众位相公安在？（王云）各回私宅中去了。（正末云）众位学士去了，却才那侍妾小娘子，也回去了也。小官告回也。（王云）下次每将酒来，着学士再饮几杯。（正

末云)相公酒勾了也。(唱)

【尾声】 可惜玉山颓，尽教恁金波漾，拚了个前合后仰。终夜劳神将足下央，莫怪我酒席间言语疏狂。出雕墙，月下西厢，消洒西风将醉魂爽。恁把绛纱笼近掌，我紫丝缰款放，趁天风吹下五云乡。(下)

(王云)苏轼去了。叵耐此人无礼。某请你家宴，小官侍妾，淫词戏却，更待干罢。我到来日见了圣人说过。一者此人不知黄州菊花谢，二者趁此机会，将他贬上黄州，趁了小官之愿。天色晚了也，左右收拾果桌。我无甚事，回后堂去也。(下)

第二折

（外扮殿头官上，诗云）燮理阴阳赞圣威，经纶天地有奇才。身近玉墀新锦绣，手调金鼎旧盐梅。小官乃殿头官是也。今有苏东坡，官拜端明殿大学士之职。有安石请众官在于宅中夜宴，贺子瞻之职。酒席间王安石出侍妾数人，内有安石夫人，因要见苏东坡之面，席间把酒。不想苏子瞻带酒作〔满庭芳〕一首，戏却大臣之妻。安石奏知圣人。一者此人不知黄州菊花谢，将子瞻贬上黄州，歇马三年，着他即便起程。小官不敢久停久住，须索回圣人走一遭去。（外扮邵尧夫同秦、贺上，邵诗云）穷通造化合天机，死生寿夭预先知。八卦能推天地理，六爻搜尽鬼神疑。某姓邵名雍，字尧夫。始家衡漳。祖讳德新，父讳古，皆隐德不仕。母李氏，其继杨氏。某幼从父徙共城，晚迁河南，葬其亲于伊川，遂为河南人。娶妻王氏，得二子，伯温、仲良是也。某累蒙在朝公相荐举，授为颍川团练推官，某辞疾不赴。某幼时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学力慕高远。自希夷授于种放，种授穆伯长，伯长授于李挺之，挺之授于某。高明观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

以达乎万物之变。始至落落，蓬荜环堵，不蔽风雨，躬爨以养其父母。所居曰安乐窝，为瓮牖，读书燕居其下。接人无贵贱亲疏，言必依于孝弟忠信。今因子瞻官拜学士之职，有王安石在家庭请子瞻庆职夜宴。因席间出家乐数人，内有安石之妻。子瞻带酒作〔满庭芳〕戏之。次日安石与圣人说知，怒将子瞻贬上黄州歇马。某同众官在此十里长亭，安排酒肴，与子瞻送行。下着如此大雪，在此等候。这早晚敢待来也。（外净扮监押、家童上，云）自家是个解子，上司命着我监押着苏子瞻上黄州去。出的这城来，风又大，雪又紧，他骑着马，也不知他在前面在后头。我伴着他这家童，迎着风雪，低着头走。兀那家童小厮，恁官人在那里？（家童云）解子哥哥，俺大人骑着马在后面来也。我和你先走到这前头等俺大人。（解子云）你也说的是。疾快行动些。（家童云）走、走、走。（做倒科，解云）这小的可怎么睡在大雪里，不起来走路，却是如何？（童云）解子哥哥，这塔儿有些滑。（解子云）这厮说谎。官道上偏那塔儿滑。我试走，若不滑，我打你个弟子孩儿。（净作跌科，云）这里有些儿滑，咱打兀那条路儿上去罢。（正末骑马上，云）小官因为昨夜安石开宴，带酒作一词。不想次日安石与官里说知，将某罢职。着这般风雪又紧，不敢久停久住，则索上黄州走一遭去，不知何日回朝。只因席间言语疏狂，

谁想有今日也呵！（唱）

【南昌】【一枝花】 则为我数杯狂酒终，今日个三唱阳关后。一鞭催行色，满马载离愁。羊角风飏飏，时遇冬天候，漫漫雪不休。我如今才出皇州，可又早渐入冰壶宇宙。

【梁州】 我则见银海冻花生的这眼底，玉楼寒耸起肩头。摇鞭袖袂深藏手。风掀毡帽，雪压寒裘。雕鞍懒坐，玉辔慵兜。银妆成山岳林丘，粉填合溪涧坑沟。这雪恰便似无影月淡朦朦光照人间，这雪有如那冻流水响叮叮冰生他这岸口，这雪浑似那不香花舞翩风落枝头。自思，故友，这期间销金帐底羊羔酒，燃宝篆焚香兽。簌地毡帘下玉钩，煞强如独钓在江头。

（童云）那骑马的是俺相公，我在这里等一等咱。
（解云）也说的是。（见末科，云）老相公，俺在前头走，你骑着马又在后头，俺在后头，你又往前头去了。似这般大风大雪，寻一个村房草店，买两钟酒吃了呵，可也好。（正末云）你也说的是。（唱）

【牧羊关】 你看那瑞雪迷了前路，彤云蔽了日头，冒风寒满腹离愁。冷冻皮肤，寒侵肌肉。雪拥难行马，风紧懒抬头。我这里战兢兢把不住浑身冷，（解云）我说道若雪住了，明日行也罢。（正末唱）也是

我官差不自由。

（秦云）着从人门首看着，若学士来，报复我知道。（解云）来到这十里长亭也。老相公且下马避一避雪去。（下马见科，邵云）学士，老夫与众相公在此长亭之上久等，与学士送行。水酒三杯，权表众情。（正末云）量某有何德能也，着众相公在此等候。（唱）

【贺新郎】 我这里停骖举首猛凝眸，恁在这十里长亭，众兄等候。（贺云）将酒来，与学士饮一杯荡寒咱。（正末唱）你道是劝君更尽一杯酒，则怕酒入愁肠转更愁，（邵云）学士可愁甚么？（正末唱）这愁烦才了又在眉头。（贺云）学士，你看风雪如花飞万片，正好饮几杯。（正末唱）你道是雪花飞千万片，且饮酒两三瓯，我则为花浓酒酿，送的我无人救。（秦云）学士，异日必有相会之期。（正末唱）再谁想有花方饮酒，无月不登楼。

（贺云）学士，小官想来，你与王安石同在帝学，对寒窗十载至友，不想有今日也呵！（正末唱）

【牧羊关】 俺两个十年旧，到今日一旦休，才得志便与我话不相投。则为他家有贤妻，送了俺交绝故友。我如今苦痛分妻子，他今日谈笑可便觅封侯。

(贺云)学士，那一夜忒酒后疏狂也。(正末唱)都则为一醉三更酒，(贺云)因此一事，贬学士上黄州歇马。(正末唱)送的我孤身万里游。

(秦云)学士正授端明殿大学士，不想有今日也。(正末云)众学士言者差也。自古以来，不则小生也。(秦云)学士，自古以来，可是何人如此?学士说一遍。(正末云)学士不信，听苏轼说一遍咱。(唱)

【哭皇天】 论今日非吾犯，想前朝先早有。(贺云)学士，可是何人?(正末唱)韩吏部李翰林他今日立下傍州，他每是遭流的罪罪首。他两个文施翰墨，笔扫千军，临危世乱，势尽时休。传与俺这坏风俗歹事头，一个在潮阳路上，一个在采石渡口。

【乌夜啼】 他每都摇鞭举棹无人救，送的我眼睁睁有地难投。向山林水馆捱昏昼，一个鞭袅骅骝，一个棹拨轻舟。一个他风涛雪浪五更头，一个漫烟雾障三春后。一个漾了骸骨，一个没了尸首，二人身死，万古名留。

(邵云)左右将酒来，与学士把一杯。(末云)小官酒勾了也。敢问先生，这一去黄州，何日还朝?(邵云)学士不知，某艺祖衡漳，祖讳德新，父讳古，母李氏，

其继杨氏。某幼时从父徙共城，晚迁河南，葬其亲于伊川，遂为河南人氏。某生于祥符辛亥，雍之名，尧夫其字也。娶王氏，得其二子伯温、仲良。学士你记者。（正末云）小官知道。则是小官这一去黄州，未知何日还朝。恁二位学士休怪，小官则今日便索登程也。（唱）

【耍孩儿】 咱本是翰林风月三知友，做了个犯省部条章一罪囚。再不去东华待漏五更头，再不向国史编修。都为那靠妻偎妇的禽兽，背地里厮谗奏。送的我伏侍君王不到头，不能勾故国神游。

（秦云）学士这一去，小心在意，保重长行。（正末唱）

【二煞】 我从今后无荣无辱无官守，得净得闲得自由。蒙头衲被睡麴麴，高枕无忧。急起来辰时前后，闲访二三友。拣尽溪山好处游，倒大来优游。

（邵云）学士于路上小心在意者。（正末唱）

【尾声】 我则见樵夫荷担来山口，钓叟鸣榔返渡头。冻云垂，朔风透，送行人，酒数瓯，别离情，

诗一首，气长吁，泪暗流。我向那山掩映野人家茅店上宿。（下）

（邵云）子瞻学士去了也。此人他那里知道某玄妙，某观化一巡以知，作诗曰：生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问年几何，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独无愧。于此熙宁丁巳孟秋癸丑，必疾终于家庭。大人要某家谱，某差使臣上黄州宣命此人问，那其间方知玄妙之机也。老夫无甚事，回私宅中去。（下）（贺云）学士去了也。若到黄州，一二载之间，小官与圣人说知，必然再宣入朝，依旧还职。俺众官无甚事，左右将马来，各回私宅中去。（下）

楔子

（外引张千上，诗云）我做官人高贵，行法断案不会。若是吃的饭饱，则要打盹瞌睡。小官乃黄州刺史。自小攻书，无不通晓。讲《百家姓》“赵钱孙李”，念《千字文》“天地玄黄”。烂熟就如流水，并无一字差迟。圣人见喜，所除在此黄州，做个刺史。近闻苏东坡不知为何贬在黄州，歇马三年。此人无投托，数次来谒小官。我则常是推托，不与他相见。今日无甚事，张千门首看着。若有甚么人来，报复我知道。（张云）理会的。（正末上云）小官苏东坡是也。自到此黄州，一载有余。活计艰辛，妻子炊爨，无计可施。今有此处刺史，与小官往日有交。小官谒托，数次不遇。今有几件公事，于本处欲进举说，若依着我行呵甚好。可早来到也。报复去，道有苏东坡探望相公来。（张云）理会的。（报科，云）相公，有苏东坡在于门首。（净云）是苏东坡！此人数次打搅，你说道俺相公身子困倦，在睡哩，你且回去。（张云）理会的。俺相公说来，身子困倦，他在睡哩，你且回去。（正末云）此人好无礼也。小官数次拜谒，百般推故，是好轻觑人也。

(唱)

【仙吕】【赏花时】 我待将百姓民疾件件举，
番做了秋草人情日日疏。老夫寒儒，哎！你个无端宰
予，每日家醉卧碧纱橱。

【么篇】 却正是粪土之墙不可朽，也曾记周公
吐哺书。恁一觉梦华胥，你一个失教化的这土侣，正
是朽木可兀的不堪图。(下)

(官云)张千，苏子瞻去了也。(张云)去了也。
(官云)此人心中必然怪我也。既有圣人言语，怕他做
甚么。今无甚事，且回后堂中和夫人猜枚吃酒去也。
(下)

第三折

（黄鲁直同佛印禅师上，云）某乃黄鲁直是也，这个乃是佛印禅师。今有子瞻贬在黄州，今遇七月十五日良夜，令人置一只船儿，安排酒肴，请子瞻共俺二人夜游赤壁。令人去请子瞻来也。（禅云）鲁直，趁此风清月白，正好游赏也。（黄云）既然如此，我和你江边等候，走一遭去。（下）（外扮梢公上，嘲歌）秋风飕飕响重重，乡里阿姐嫁了个村老公。村老公立地似弯弓，存地似弹弓，立地似掬弓。头笼重，脚笼重，两管鼻涕拖一桶，污阿姐如乾抹胸。我道村野牛，村野牛，不如早死了，那竹鷓雕空占了画眉笼。阿外，阿外，自家梢公便是。今有苏东坡夜游赤壁，叫俺撑着这只船，在此等着，这早晚敢待来也。（正末同黄鲁直、佛印上，云）某苏东坡是也。自到黄州，每日与此二贤友交谈作伴，约定今月十五日夜游赤壁，走一遭去。（黄云）子瞻，你看月朗风清，云收雨霁，青山耸耸，碧永茫茫，是好景致也呵。（正末云）端的幽奇也呵。（唱）

【越调】【半鹤鹑】 我则见赤壁千寻，清江万顷。水若僧眸，山如佛顶。雨收云雾，风清月明。你看这玉露冷，银汉耿。趁着这短棹轻舟，风恬浪静。

【紫花儿序】 山明水秀，夜静更阑，会酒友诗朋。千岩风定，万籁无声。抒情，抵多少眼底风光展画屏。四野如悬镜，不是我趁浪逐波，我待要洗耳独清。

（禅云）子瞻，你看碧波如练，月满清江。携樽俎于沧波，吹洞箫于长夜，端的清幽也呵。（正末云）果好景物也呵。（唱）

【小桃红】 你看这鱼龙吹浪水云腥，月照江心静。船过冲开水中镜，橹声鸣，呀呀才过了芦花径。恰便似惊飞凤鸣，猛惊起白鹭双双并，因此上点破乱山青。

（黄云）将酒与学士把一盞，学士满饮一杯。（正末云）相公与佛印同饮一杯。（禅云）将酒来，贫僧陪学士饮一杯。学士你看，风清月白，景物希奇，堪可赏玩也。（正末云）趁此景物，正好追欢游赏也。（梢公云）佛印言的是。我也要耍子哩。（正末唱）

【金蕉叶】 人言语山鸣谷应，靠江边把扁舟缆定。山高处有仙则名，水深处有龙则灵。

（黄云）子瞻，你看山花拂鼻，江声聒耳，更幽哉也。（正末云）这山花可爱，这江声不可听也。（唱）

【调笑令】 你道是水声，响泠泠，呀，抵多少流尽年光是此声。翠巍巍一带高山静，看人间国祚丰盈。则愿的吾皇万岁社稷兴，有江山依旧青青。

（禅云）将酒来与学士再把一杯，将箫来我试品一曲咱。（黄云）学士满饮一杯。（禅做品箫科）（正末唱）

【耍三台】 将品竹才拈定，宁心听，似《箫韶》九成。（禅云）品起洞箫声。（正末云）休品。（禅云）学士为何？（正末唱）怕水底老龙惊，正风寒露冷。似引新雏紫燕花外声，怨离凰彩凤月下鸣。恰便似雁落平沙，猿啼峻岭。

【圣药王】 一枝的曲未终，韵更清，便似子规枝上月三更。低一声，高一声，似东风花外锦鸠鸣，恰便似斜月睡闻莺。

（禅云）子瞻，如此景物，何不作歌，发一笑耳？

（正末云）理会的、将笔砚来。写就了也。（黄云）学士，就表白咱。（正末云）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于是举酒乐甚，叩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浆，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酹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

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禅云）好奇哉也！正好追欢畅饮，不觉东方渐晓。学士，俺须是回去也。（正末云）不觉天晓，咱收拾回去也。（唱）

【煞】 举目看山青，侧耳听江声。隐遁养姓名，不恋恁世情。无利无名，耳根清净。一心定，不受恁是非忧宠辱惊。

【尾声】 愿忘忧乐矣乘诗兴，玩赤壁千寻浪鸣。脱离子眼前愁，思量起梦中境。（下）

（禅云）黄鲁直，子瞻去了也。咱无甚事，回寺中去。（同下）

第四折

（殿头官上，云）小官殿头官是也。因苏子瞻贬上黄州，有邵雍辞逝，圣人要此人家谱，勒立碑文，诏其子问其故不晓，则有苏子瞻知其详细。圣人命着小官差一使命，直上黄州，请他星夜回朝，复还旧职。若与邵雍立了碑文，那其间再有加官赐赏。说与使命即便去，若来时，报复我知道。小官无甚事，回圣人话，走一遭去。（下）（正末上，云）小官苏子瞻，自到黄州，已及一载。时遇春天，对此景物，好伤情也。（唱）

【双调】【新水令】 贬黄州一载受驱驰，过一日胜如一岁。魂飞梁地远，肠断楚天低。芳草烟迷，夕阳外乱山翠。

（云）自到黄州，一载之间，遇此景物，好是凄惨人也呵。（唱）

【驻马听】 春事狼藉，桃李东风蝶梦回，离愁

索系，关山夜月杜鹃啼。催促江水自奔驰，翰林风月教谁替。谩伤悲，滴不尽多少哭雄泪。

（云）家童门首看着，看有甚么人来。（童云）理会的。（使官上，云）小官天朝使命是也。今奉圣人命，上黄州请着苏子瞻入朝，着他依旧还职。可早来到也。报复去，道有天朝使命在此。（童云）理会的。（报科，云）有天朝使命在门首。（正末云）道有请。家童装香来。（使云）苏轼望阙跪着，听圣人命：因你带酒戏作〔满庭芳〕，圣人怒贬你在黄州歇马三载，今经一载也。圣人将你在前罪犯都饶了，差小官将诏命你入朝，复还旧职。谢了恩者。学士，则今日星夜还朝，便索赴阙咱。（正末云）谁想有今日也呵！使臣请坐。家童，则今日收拾了，便索长行也。（童云）理会的。（外上，云）小官乃黄州刺史。听得有天朝使命宣苏东坡。往时见他来，我不理他。今日宣他，倘记着我往时勾当，他不和我结冤？我如今将着这一壶酒，亲自到他宅上递一杯。一来送行，二来陪话。可早到也。我把这羞脸儿揣在怀里。无人报复，我自过去。（见末跪科，云）大人可怜见，小官往日公事忙，不曾探望大人。听知大人回朝，小官无甚么厚礼，着这一壶儿酒，一是与大人送行，二是陪话。望大人休题旧话。（正末云）老兄，你是何人？（刺云）大人，则我便是黄州刺史。

(使云)大人满饮一杯。(正末唱)

【搅箏琶】 则见他便慌忙跪，举手捧金杯。
(云)往日小官临门，数次拜谒，则推睡着，并不放参。
(刺云)旧话休题。(正末唱)今日见奉使重宣，他才个克己复礼。
(刺云)大人旧话休题。(正末唱)你算的个人面逐高低，降尊临卑。往常时得相逢是梦里，今日百事休题。

(刺云)大人恕免这一遭。小官不是了。(使云)子瞻，此人是个愚浊之人，不识贤士也。(正末唱)

【雁儿落】 也不是徒流感圣德，他每才知我纒纒非其罪。我则想人无再少年，元来这花有重开日。

【挂玉钩】 今日个袖得春风可便马上归，(云)天使，我自到黄州，投了个师父，他道朝野里甚事都不管。(使云)可是那个师父?(正末指刺史科，唱)学的这刺史每傍州例，除睡人间着总不知，(刺云)大人可怜见，是我的不是了。(正末唱)得与俺妻子每团圆会。夸甚么自己醒，说甚么他人醉。胡卢今后，大家休题。

(使云)子瞻，不必久停久住，俺星夜便索临朝，走一遭去。(同下)(刺云)早是有使臣劝，若非他劝，

怎生是了。既然他去矣，我无甚事，左右看马来，回衙去也。（下）

（殿头官上，云）小官殿头官是也。今奉圣人命，差使臣请子瞻去了。左右门首看者，学士来时，报复知道。（使同正末上，云）可早来到也，咱见大人去来。报复去，道有使命来了也。（报科，殿头官云）道有请。（见科，官云）苏轼来了也。（正末云）小官来也。（官云）你去时莫非怨小官么？（正末云）大人，小官此时因带酒也。小官既得罪，怎敢怨大人？（官云）苏轼望阙跪着，听圣人的命：则为你夜间戏作〔满庭芳〕，圣人怒贬你上黄州歇马三年。今日邵雍辞逝，圣人敕立碑文。问其家谱，无人知道。有邵雍子伯温，言说苏子瞻知道。圣人差使星夜请你入朝，着你复还旧职。若立了邵雍碑文，那其间再有加官赐赏。则为你夜筵间酒性疏狂，逞诗豪戏作词章。设琼肴珠帘高卷，出家乐摆列红妆。将你贬上黄州歇马，经一载受彻凄凉。则为邵尧夫身归泉世，因此上遣天臣亲赐朝章。享荣华依还旧职，掌三台位列都堂。今日个加官赐赏，一齐的拜谢吾皇。（正末云）谁想有今日也呵！（唱）

【水仙子】 则为这友人开宴出红衣，翠袖殷勤捧那个玉杯。劝君莫惜花前醉，我不合开怀饮醪醅，霎时间不记东西。惹起词中意，也是我酒后非，这的

是负罪合宜。

（官云）小官大人跟前说知，杀羊造酒，做一个庆喜的筵席。托赖着一人有德黎民乐，万载千秋仰圣皇。

题 目

王安石谗课满庭词

正 名

苏子瞻醉写赤壁赋

郑月莲秋夜云窗梦

第一折

（冲末卜儿上，云）两京诗酒客，烟花杖子头。老身姓郑，是这汴梁乐籍。止生得一个女儿，小字月莲。风流可喜，卖笑求食。郎君每见了。无有不爱的。则是孩儿一件：纸汤瓶煨着便热。如今伴着一个张均卿秀才。起初时怕不有些钱钞，如今使的无了，俺这妮子恋着不肯开交。俺这门户人家，一日无钱也过不的。如今有个贩茶客人，姓李，多有金银财物，看上俺这孩儿。昨日先送了些钱物与我，要和月莲住。只是不得摘离张秀才。我定了一计，教李官只请张秀才，教月莲相陪。酒席间买转他，必然成事。我今日无事，往邻家吃茶去。（下）（末扮张均卿上，云）小生张均卿。学成满腹文章，未得成名。近日与郑月莲相伴，深蒙相爱，誓结生死。奈小生囊篋渐消，老妈有见外之意。

今日有个李茶客，请我会酒，不知为何，须索去咱。
(净扮茶客上，云)小子姓李，江西人氏，贩了几船茶，来汴梁发卖。此处有个上厅行首郑月莲，大有颜色，我心中十分爱他。争奈他和张秀才住着，插不的手。昨日我见老妈，教我请秀才饮酒，叫月莲相陪。酒筵间用言调泛，必然成事。凭着我金银财物，定然挨了他。早来到他门首，张兄有请。(末云)老兄请小生，却是为何？(净云)客路相逢，请先生闲叙一番，也令人请郑大姐去，敢待来也。(正旦上，云)妾身郑月莲是也。自与张均卿相伴，再不与闲人往来。今日卖茶的李官，请均卿饮酒，也来请我。既有均卿，我须索走一遭去。我想这花门柳户，送旧迎新，几时是了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骄马吟鞭，舞裙歌扇，迟些儿见。席上尊前，抵多少阳关怨。

【混江龙】 则为俺歌喉宛转，觑着这陷人坑似误入武陵源。但和俺恩情一遍，不弱如流递二年。这不义门怎栽连理树，火坑中难长并头莲。眉尖传恨，眼角留情，枕边盟誓，袖里香罗，尊前心事，席上恩情，传书寄简，剪发燃香。都是俺鼻凹里蜜，待咽如何咽。郎君每买了些虚脾风月，卖了些实拍庄田。

（旦见科）（净做口眼歪斜科，云）请大姐陪张秀才，也满饮一杯。（旦云）不会饮酒。（净云）小子这般人物，大姐如何不接酒？（旦唱）

【油葫芦】 有这等夜月春风美少年，他每恶恋缠，每日价长安市上酒家眠。（净云）大姐。我多有金银钱钞哩。（旦云）你道你有钱物。（唱）有一日业风吹入悲田院，那其间行云不赴凌波殿。丽春园十遍妆，曲江池三坠鞭。恰相逢初识桃花面，都是些刀剑上恶姻缘。

（净云）论小子这等人物衣服，似小子的，也少有也。（旦云）我量你这般模样，（唱）

【天下乐】 你早卖了城南金谷园，干也波虔，怎过遣？每日价宴西楼醉归明月天。这壁厢间绮罗，那壁厢列管弦，我怕你有一日饥寒也守自然。

（净云）大姐，似俺这等做子弟的，有村的，有俏的。（旦唱）

【那吒令】 那等村的，肚皮里无一联半联；那等村的，酒席上不言语强言；那等村的，俺跟前无钱

说有钱。村的是彻胆村，动不动村筋现，甚的是品竹调弦。

（净云）小子也看的过。（旦云）噤声。（生云）小生一向深蒙大姐错爱。（旦唱）

【鹊踏枝】 你觑似这等俏生员，伴着这女婵娟。吟几首嘲咏情诗，写数幅锦字花笺。惯播弄香娇玉软，温存出痛惜轻怜。

（净云）俏的村的，可怎生说？（旦唱）

【寄生草】 你问我两件事，听俺取一句言。俏的教柳腰舞困东风软，俏的教蛾眉画出春山浅，俏的教莺喉歌送行云远。俏的教半榭土筑就楚阳台，村的教一把火烧了韩王殿。

（卜儿上，云）李官人请张秀才和俺家妮子吃酒，说了这一日，俺那妮子只是不肯。我亲自走一遭去。（生云）母亲来了，我且回避者。（下）（卜云）你说甚么哩？（旦唱）

【村里迓鼓】 恰才俺二人评论，评论这百年姻

眷。则这母亲到来，天呵不与人行方便。（卜云）你且请退张秀才，留下李官，觅些钱养家，可不好。（旦唱）待敢要蝶避了蜂，莺离了燕，着镜破了铜，簪折了玉，瓶坠了泉。张郎呵俺直恁的缘薄分浅。

（卜云）李官钱多，你只守着他罢。（旦云）他虽有钱，我不爱，我则守着那秀才。（唱）

【元和令】 洞房春口内言，阳关路眼前现。赛潘安容貌可人怜，俺秀才腹中诗欺谪仙。一春常费买花钱，我怎肯不辨个愚共贤。

（净云）你要多少钱物？我尽有。（旦唱）

【上马娇】 教那厮空拽拳，干遇仙。休想花压帽檐偏，推的个沉点点磨杆儿滴溜溜的转。畅好是颠，眼晕又头旋。

（卜云）你不依，我就把你嫁与他。（旦唱）

【游四门】 待教我片帆云影挂秋天，两岸听啼猿。吴江枫落胭脂浅，看渔火对愁眠。旋，你与我紧张筵。

【胜葫芦】 便有那天子呼来不上船，休把女熬煎。待教我冷气虚心将他顾恋，觑一觑要饭吃，搂一搂要衣穿。我与你，积攒下些口含钱。

（卜云）那里讨一文钱来？孩儿，则愿的你安乐者。
（旦唱）

【么篇】 可知，可知，你可甚只愿儿孙个个贤。月缺又重圆，人老何曾再少年！舌尖无甜唾，口内有顽涎。虔婆，我委实难使燕莺怜。

（卜云）孩儿，只留下李官人，丢开张秀才者。
（旦云）你道只守茶客，休留秀才，与孩儿心下不同。
（唱）

【后庭花】 你爱的是贩江淮茶数船，我爱的是撼乾坤诗百联，你爱的是茶引三千道，我爱的是文章数百篇。这件事便休言，咱心不愿。请点汤晏叔原，告回避白乐天，告回避白乐天。

【柳叶儿】 他便穷如范丹、原宪，甘心守断筒残编，他萤窗雪牖咱情愿。随机变，你使尽那不疼钱，也买不转我意马心猿。

（卜云）孩儿，我赶去那秀才，你嫁了李官罢。
（旦唱）

【赚煞】 赢得腹中愁，不趁心头愿，大刚来时乖命蹇。山海恩情方欲坚，被俺爱钱娘扑地掀天，坏了这好姻缘。我则索祷告青天，若到江心早挂帆，向金山那边，豫章城前面，一帆风剪碎了贩茶船。（下）

（卜云）李官放心。我好歹完备了这场事。（同下）

第二折

（末上，云）小生张均卿，一向蒙郑月莲相伴，誓托终身。争奈虔婆炎凉，小生不得已，与大姐分别。今欲上朝取应，大姐又使梅香送首饰头面，与我为路费。我若得了官时，来取大姐。则今日上朝取应，走一遭去。（下）（卜儿上，云）张秀才去了也。我使人唤那茶客去了，这早晚敢待来也。（净上，云）郑老妈使人来叫，说那秀才去了，今番好歹成了事罢。（做见科）（净云）今日您儿初进门来，备了一杯酒，请奶奶和大姐吃，休要推阻。（卜云）好好，梅香，请你姐姐来。（梅香云）姐姐有请。（正旦家常扮上，云）妾身月莲。自从那秀才去后，奶奶赶他上京去求官。我着梅香送头面首饰为盘费，上京应试。若得了官，便来取我，我也放心不下。今日那茶客置酒请俺，母亲着梅香叫我，须索走一遭去。想俺这不义之门，几时是了也呵？（唱）

【正宫】【端正好】 诗酒翠红乡，风月莺花阵，
酝酿出无边岸断梦劳魂。近新来添了眉尖恨，闪的我人远天涯近。

（云）我见那厮，想我那秀才。（唱）

【滚绣球】 据着他满腹文，那堪一品人，酒席上那些谈论，怎不教我似倩女离魂？我官身处投至得起使臣，散了客宾，早教我急煎煎心困，我则怕辜负了人约黄昏。不争我半披夜月才归院，多管是独立西风正倚门，盼杀郎君。

【倘秀才】 我为他心忙意紧，他为我行眠立盹，一样相思两断魂。间别一二日，胜似两三春，各自病损。

（做见科）（卜云）孩儿，那秀才去了，你也无指望了。（旦云）母亲，再休题那秀才。（唱）

【呆骨朵】 俺两个眉尖眼角传芳信，等盘儿上暮雨朝云。你将那铁磨杆争推，锦套头竞伸。舍了命风车转，咬着牙皮鞭趁。你有钱虽是有，俺亲的则是亲。

（卜云）李官在此，你搽些胭粉，戴些花朵，可不好？（旦云）我有甚心情也。（唱）

【脱布衫】 我如今鬓刁骚强整乌云，年纪大倦

点朱唇。面皮黄羞施朱粉，腰肢瘦湘裙不称。

【醉太平】 见如今惜花人病损，俺娘和茶客钱亲，却教我嫩橙初破酒微温，那的是眷姻。（卜云）孩儿，你命在烟花中，是这样干。你守着那秀才，你待要做夫人哩。（旦唱）如今春花已落烟花阵，夫人自有夫人分，百年谁是百年人，难寻这白头的对门。

（净云）大姐，我钱多着哩。茶也有几船，你要时，都搬来。（旦唱）

【醉太平】 冯魁是村，倒有金银；俏双生他是读书人，天教他受窘。书生曾与高人论，钱财也有无时分。书生有一日跳龙门，咱便是夫人县君。

（卜云）李官人，咱吃酒来。（旦唱）

【倘秀才】 俺娘有钱的和他佯亲乍亲，无钱的顶了前门后门，张郎也眼睁睁西出阳关无故人。也待花满眼，酒盈尊，奈时间受窘。

（净云）我的茶值钱多哩。（旦唱）

【滚绣球】 倚仗蒙山顶上春，俺只爱菱花镜里

人，敢教你有钱难奔，觑这贩茶船似风卷残云。留取那买笑的银。换取些贩茶的引。这其间又下江风顺，休恋我虚飘飘皓齿朱唇。如今这丽春园使不的冯魁俊，赤紧的平康巷时行有钞的亲，断送了多少郎君。

(云)我待寄书与俺那秀才，又不知在那里。(唱)

【叨叨令】 两行诗写不尽丹枫恨，一封书空盼杀青鸾信。三停刀砍不断黄桑棍，九稍炮打不破迷魂阵。则是为他来也么哥，为他来也么哥，空教我立斜阳盼的双眸困。

(卜云)随你，随你，我去也。(下)(净云)大姐，你喝一杯酒。(旦云)你见我亲么?(净云)我可知亲哩。(旦云)你且吃了酒者。(唱)

【滚绣球】 你若是见我亲，与我饮过这一尊，不要你滴沥喷嚏，真吃的玉山颓燕尔新婚。(净云)我吃，我吃。(连饮数杯科)(旦唱)见他轻仰了身，摘去了巾，黑娄娄有如雷震。(净醉科)(卜上，云)孩儿，你替他递几杯儿，也多得些东西。(旦唱)非是我翠袖殷勤，我教他九分酒灌十分醉。呆汉休想一夜人妻百夜恩，枉费了你精神。

（卜下）（净搂旦科）（旦放一交科）（旦唱）

【二煞】 你个谢安把我携出东山隐，我怎肯教宋玉空闲了楚岫云。你则待酒醪花浓，月圆人静。便休想瓶坠簪折，镜破钗分。玉箫对品，彩鸾同乘，鸳枕相亲。一锅水正滚，怎教灶底去了柴薪。

（净云）大姐，我醉了。（旦唱）

【煞尾】 教这厮一席风月无音信，千里关山劳梦魂。那厮使心机卖聪俊，不提防俺这一棍，教那厮醉里惊醒后昏。就里疼暗气忍。咱对梅印窗纱月一痕，风弄银台灯半昏，水侵铜壶玉漏频，香爇金炉篆烟尽，闲语闲言酒半醺。我独拥鲛绡被正温，管甚他家醉后嗔，我教那厮一任孤眠睡不稳。（下）

（净做醒科，云）大姐不见了。敢跟了小郎去了，我索寻去。（下）（卜云）这丫头也不挣钱，不如卖了罢。（净上，云）我买，我买。（卜云）他不肯嫁你，别寻一家子卖与他。（净云）你卖我不管。（下）

（外旦上，云）妾身是洛阳乐籍张妈妈是也。来到这汴梁，闻知这郑妈妈女儿月莲，因不挣钱，赌气要卖。我已着人与说，做五十两银子买做妹子。这早晚

郑妈妈敢待来也。（卜上，云）张妈妈，俺这妮子缠光棍，不挣钱。你将到家中，着意管束，不要惯了他。
（外旦云）我晓的了。（同下）

第三折

（正旦抱病上，云）妾身月莲。自从那秀才去后，那茶客要娶我，我不肯嫁他，将我卖在这洛阳张妈妈家中，依旧求食，又早半年光景。今夜是中秋，想当初共赏中秋，今日月圆人未圆。好伤感人也呵！（唱）

【中吕】【粉蝶儿】 皓月澄澄，快袁宏泛舟乘兴，便宫鸦啼尽残更。九霄中，千里外，无片云遮映。是谁家妆罢娉婷，挂长空不收冰镜？

【醉春风】 按不住情脉脉喟然声，又添个骨岩岩清瘦影。（云）好月色也！闲庭中步月散心咱。（唱）步苍苔冰透绣罗鞋，畅好是冷、冷、冷。一点离情，半年别恨，满怀愁病。

（外旦上，云）妹子，在这里做甚么哩？（旦云）我闲走来。（外旦云）我见你这病体愁闷，拿了些酒食来，与你解闷。（旦唱）

【迎仙客】 我这里忙接待，紧相迎，量妹妹有

甚德能，教姐姐好看承。姐姐索厮敬重，真然是意重人情，把月莲真个的人钦敬。

（外旦云）妹子，饮一杯酒者。（旦云）姐姐，我那里吃的下去。（外旦云）妹子，你害的是甚么症候？（旦云）姐姐，您妹子害甚？（唱）

【红绣鞋】 我害的是闲愁闲闷，害的是多绪多情，害的是眉淡远山青。害的是伤心症，害的是断肠声，害的是绣衾中一半冷。

（云）姐姐，你试猜我这病咱。（外旦云）敢是相思病？（旦唱）

【石榴花】 我恨不的把家门改换做短长亭，恨不的拆毁了豫章城。听的唱阳关歌曲脑门疼，委实的倦听，惨然凄声。往常时茶里饭里相随定，影儿般随坐随行。月窗并枕歌新令，每日价同品玉箫声。

【斗鹌鹑】 则为我暗约私期，致令得离乡背井。（外旦云）你那秀才那里去了？（旦唱）这期间戴月披星，禁寒受冷。恨则恨冯魁那个丑生，买转俺劣柳青。一壁厢稳住双生，一壁厢流递了小卿。

（外旦云）你当初则嫁那个秀才，也罢来。（旦唱）

【普天乐】不是我酒中言，心头病，临风对月，见景生情。想起我旧日情，当时行。谁承望地北天南人孤另，两下里冷冷清清。缙山月明，蓝桥水淹，楚岫云平。

（外旦云）妹子，夜深了，我房中去也。（下）（旦云）我也房中睡去罢，怎禁那几件儿助人愁闷。（唱）

【上小楼】鸳衾半拥，银屏斜凭。半窗凉月，四壁蛩声，一点寒灯。布摆下，断人肠，凄凉光景，怎生熬画堂人静。

【么篇】想起那心上人，月下情。空教我兜的鼻酸，哄的脸晕，札的心疼，欲解愁，可忘忧，无过酒兴，谁承望酒淘真性。

（旦做睡科）（生上，见科，云）大姐，我来了也。（旦云）秀才，则被你想杀我也。（唱）

【快活三】是谁人唤一声？觑绝时笑相迎。武陵溪畔俏书生，安乐否临川令？

（云）秀才，我见了你就无了病了。（唱）

【鲍老儿】 这搭儿再能见俺可憎，便医可了天样般相思病。我则道送人在长沙过了一生，今日个复对上临川令。鸾交凤友，莺期燕约，海誓山盟。

【十二月】 金钗倦整，檀口低声。云鬟半偏，星眼微睁。可搂抱在怀儿里，觑定着这短命牢成。

【尧民歌】 早忘了急煎煎情脉脉冷清清，早忘了扑簌簌泪零零，早忘了意悬悬愁戚戚闷腾腾，早忘了骨岩岩心穰穰病萦萦。多情，多情，逢志减，休学李龟王魁幸。

（末云）大姐，我去也。（下）（旦惊醒科，云）原来是一场梦。（唱）

【俏遍】 这搭儿才添欢庆，扑个空半晌痴呆诤。忽刺八梦断碧天涯，空没乱无绪无情。夜几更，画屏影里，玉漏声中，依旧的人孤另。薄设设衾寒枕冷，愁易感好梦难成。千愁万恨断肠人，怎当那半夜三更莫秋景。比及日出扶桑，月落西厢，敢折倒了人性命。

（旦哭科，云）张秀才也，你好下的也呵！（唱）

【耍孩儿】 愁烦迭万簇，凄凉有四星。别离人更做到心肠硬，怎禁苍梧落叶凋金井，银烛秋光冷画

屏。碧澄澄如悬磬，佳人有意，银汉无声。

（云）我这般烦恼，怎禁耳边几件儿聒噪人也呵！
（唱）

【四煞】 孤鸿枕畔哀，乱蛩砌下鸣，西风鹤唳秋天静。霜寒鸳帐愁无寐，云冷纱窗月半明。添愁病，惊回一堂春色，万籁秋声。

【三煞】 战西风竹叶鸣，捣秋霜砧杵清，一弄儿会把愁人并。恼人心半窗袅袅疏梅影，聒人耳万种萧萧落叶声。那堪听，檐间铁马，雨内梧声。

【二煞】 这一双眼才闭合，争奈万般事不暂停，都是谋儿误倒临川令。你莫不笙歌谢馆来金斗，风雪长安访灞陵。自古多薄命，天涯流落，海角飘零。

【尾煞】 泪漫漫不暂停，哭啼啼不住声。不争这惊回一枕云窗梦，这烦恼直哭的西楼月儿冷。（下）

（净上，云）小子李多是也。如今郑月莲被他母亲卖的洛阳张行首家中去了，我如今寻到那里，问亲去来。（卜儿上，云）李官，你须计较停当去，那妮子不肯便嫁你。（净云）洛阳府判是我叔父，到那里好歹娶了他。（卜云）好计，好计。（同下）

第四折

（孤上，云）某姓李名敬，字仲伯，见授洛阳府判，某有一女，年方十八，未曾许聘于人。今有新除洛阳县尹，是今年新进士，欲招他为婿。一壁厢安排下筵席者。（净上，云）来到洛阳叔父宅门首，我自过去。（做见科，云）叔父，受你孩儿两拜。（孤云）孩儿，你从哪里来？（净云）从汴梁来。因有个妇人，是郑月莲，您孩儿要他为妻。叔父教人说去，完成这亲事。（孤云）孩儿，我今日招婿，待事毕，明日替你成事。咱且后堂中去来。（同下）（末上，云）小生张均卿，自到京师，一举及第，所除洛阳县宰，走马赴任。但不知俺那大姐在那里？风闻的转卖与人，又无消息。如今府尹相公，招我为婿，且就这门亲事，慢慢再打听大姐音耗。左右将马来，我走一遭去。（下）（孤同夫人上，云）夫人，今日新女婿过门，安排筵席十张。差人唤唱的去，如何不见来？（正旦同外旦上，云）妾身郑月莲，今有府判相公招女婿，唤俺官身。想俺那均卿秀才，知他及第不及第？兀的不烦恼杀人也呵。（唱）

【双调】【新水令】 凭栏人空望的碧云低，隐天涯远山憔悴。江深鱼信杳，天阔雁书迟。染病耽疾，别离中过一世。

【驻马听】 幽梦初回，待教我一纸音书传信息。闲愁萦系，想当初一尊白酒话别离。不争秦台弄玉彩云低，都做了江州司马青衫湿。两下里，一般阻隔人千里。

（外旦云）妹子，你这病害了这一向，还不得好，可是甚么病？（旦云）姐姐，你不知我这病，你听我说。（唱）

【沉醉东风】 待道是风寒暑湿，其中间废寝忘食。每日家情不欢，一会家心如织，一会家似醉如痴。没理会腌臢久病疾，害的来伶仃瘦体。

（云）早来到也。咱见相公去则。（做见科）（孤云）我今日招婿，您众人在意答应者。（旦云）理会的。（末上，云）小生来到府前，须索过去则。（做见科）（孤云）状元来了也。绣房中请出小姐来者。（梅香捧贴旦上，立定）（孤云）那女乐把盏者。（旦见末，惊科）（唱）

【夜行船】 我却待翠袖殷勤捧玉杯，觑绝时半晌痴迷。我认的是实，觑得仔细，掐皮肉犹疑是梦里。

（云）张秀才，你好下的也！（末云）原来是俺大姐。你怎生到的这里来？教我怎生是好！（孤怒云）那妮子教你把盏，因何不把盏？（夫人云）这妮子觑看状元，眼去眉来，不知为甚？（旦云）相公听妾身说。（唱）

【川拨棹】 俺在那曲江池，坠鞭时曾认的。他带减腰围，我玉削香肌。做得来掀天扑地，寨儿中鼎沸起。

【七弟兄】 俺娘若听知，俺恁的，他便医治，眼前面便待把阳关闭。片时间云暗武陵溪，半霎儿水淹蓝桥驿。

（孤云）这妇人怎敢这般说？（净上，云）叔父，这个正是我的媳妇。（旦云）呀，他怎生也到这里？（唱）

【梅花酒】 呀，正撞着贩茶客，列舞筵歌席，锦帐罗帏，便待要雨约云期。当日我酒斟着金罍满，那厮人倒玉山颓。觉来时后悔，与俺娘共商议，待要我复重席。

【收江南】 趁着这下江风顺片帆归，俺好姻缘

生纽做恶离。玉箫闲杀共谁吹。从来到这里，绿窗前学画远山眉。

（孤怒云）左右公人，将大棒来，我问这妇人。
（旦唱）

【甜水令】 由你铁锁沉枷，一年四季，不离身体，你可甚花压帽檐低。我则道地北天南，锦营花阵，偎红倚翠，今日个水净鹅飞。

（孤云）新婿，你认的这妇人么？（末云）委的是小官旧室。（净云）是我的老婆。（卜儿上，云）不要争，出上钱的就嫁他。（孤云）您当初是怎生来？（旦云）相公停嗔息怒，听妾身诉说一遍。妾身姓郑，小字月莲，有这张秀才相守，许做夫妻，争奈无钱。走将这个茶官，买转俺娘，逼我嫁他。妾身坚意不肯，俺娘将秀才赶山。妾身将首饰头面，使梅香送与秀才，言定得官后来娶妾身。秀才得了盘缠，往长安应举，再无音耗。不想今日在这里相见。望相公可怜，怎生方便咱。（孤问末生云）新婿，你心中却是如何？（末云）教小官一言难尽，当初委实是夫妻来。今蒙相公恩顾，小官怎敢别言。（孤云）夫人、小姐回后堂中去。人间天上，方便第一。就着这筵席，与状元两口儿，今日完成夫

妇团圆。您意下如何？（末、旦谢科）（卜云）我便是老丈母哩。（净云）好没意思替别人挣了老婆，我也去。（下）（旦唱）

【折桂令】再休题孟母三移，你狗行狼心，短命相识。恨惹情牵，魂劳梦断，雨约云期。今日个成就了鸾欢凤喜，何消你爱钱娘唱叫扬疾。今日个共守鸳帏，半掩朱扉，我待学村里夫妻，步步相随。

（孤云）天下喜事，无过夫妇团圆。（下阕）

题 目
张秀才奋登龙虎榜

正 名
郑月莲秋夜云窗梦

风雨像生货郎旦

第一折

（外旦扮张玉娥上，云）妾身长安京兆府人氏，唤做张玉娥，是个上厅行首。如今我这在城有个员外李彦和，与我作伴，他要娶我。怎奈我身边又有一个魏邦彦，我要嫁他。听知的他近日差使出去，我已央人寻他去了，这早晚敢待来也。（净扮魏邦彦上，诗云）四肢八节刚是俏，五脏六腑却无才。村在骨中挑不出，俏从胎里带将来。自家魏邦彦的便是。这在城有个上厅行首张玉娥，我和他作伴多时，他常要嫁我。今日他使人来寻我，不知有甚事，须索见他去来。（做见科，云）大姐，你唤我做甚么？（外旦云）魏邦彦，我和你说，听知的你出去打差，如今有这李彦和要娶我。和你说的明白，一个月以里，我便嫁你；一个月以外，我便嫁别人。你可休怪我。（净云）你也说的是。

我今日去，准准一个月，我便赶回来也。我出的这门来。(外旦云)呀，可早一个月也。(净回云)你这说谎的弟子。(下)(外旦云)魏邦彦去了也，怎生不见李彦和来?(冲末扮李彦和上，诗云)耕牛无宿草，仓鼠有余粮。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自家长安人氏，姓李名英，字彦和。在城开着座解典铺。嫡亲的三口儿家属，浑家刘氏，孩儿春郎，年才七岁。有奶母张三姑，他是潭州人。在城有个上厅行首张玉娥，我和他作伴，他一心要嫁我，我一心待娶他，争奈我浑家不容。我今日到他家中走走去。(做见科，云)大姐，这几日不曾来，休怪。(外旦云)有你这样人!我倒要嫁你，你倒不来娶我?(李彦和云)也等我拣个吉日良辰，好来娶你。(外旦云)子丑寅卯，今日正好。只今日过了门罢。(李彦和云)大姐，待我回去，和大嫂说的停当。才来娶你。我如今且回我那家中去也。(下)(外旦云)我要嫁他，他倒不肯。只今日我收拾一房一卧，嫁李彦和走一遭去。(下)(正旦扮刘氏领孩儿上，云)妾身姓刘，夫主是李彦和，孩儿春郎，年才七岁，开着座解典库。俺夫主守着个匪妓张玉娥，每日不来家。我到门首望着，看他来说些甚么。(李彦和上，云)我李彦和，这几日不曾回家，有这妇人屡屡要嫁我。争奈不曾与我浑家商量。我过去见我浑家去。(做见科，云)大嫂我来家也。(正旦云)李彦和，你每

日只是贪花恋酒，不想着家私过活，几时是了也呵？
(唱)

【仙吕】【点绛唇】 你把解库存活，草堂工课，都耽阁。终日波波，白日休空过。

【混江龙】 到晚来早些来个，直至那玉壶传点二更过。(李彦和云)大嫂，你可怜见，我实不相瞒，这妇人他一心待要嫁我哩。(正旦唱)你教我可怜见，你待敢是无奈之何。你比着东晋谢安才艺浅，比着江州司马泪痕多，也只为婚姻事成抛躲。劝不醒痴迷楚子，直要娶薄幸巫娥。

(李彦和云)我好也要娶他，歹也要娶他。(正旦云)你真个要娶他？兀的不气杀我也！(唱)

【油葫芦】 气的我粉脸儿三间投汨罗，只他那情越多，把云期雨约枉争夺。你望着巫山庙满斗儿烧香火，怎知高阳台，一路上排锹鏹？休这般枕上说，都是他栽下的科。他是个万人欺千人货，你只待娶做小家婆。

【天下乐】 你正是引的狼来屋里窝，娶到家，也不和，我怎肯和他轮车儿伴宿争竞多。你不来我行呵我房儿中作念着，你来我行呵他空窗外咒骂我，

(带云)咱两个合口唱叫，(唱)你中间里图甚么？

(李彦和云)大嫂，他须不是这等人，我也不是这等人。(正旦唱)

【那吒令】 休信那黑心肠的玉娥，他每便乔趋抢取撮，休犯着黄蘗肚小么。数量着啖过，紧忙里做作，似蝎子的老婆。你便有洛阳田，平阳果，钞广银多。

【鹊踏枝】 有时节典了庄科，准了绫罗；铜斗儿家私，恰做了落叶辞柯。那其间便是你郑孔目风流结果，只落得酷寒亭刚留下一个萧娥。

(李彦和云)大嫂，那妇人生得十分大有颜色，怎教我不爱他？(正旦唱)

【寄生草】 你爱他眼弄秋波色，眉分青黛蛾。怎知道误功名是那额点芙蓉朵，陷家缘唇注樱桃颗，啜人魂舌吐丁香唾。只怕你飞花儿支散养家钱，旋风儿推转团圆磨。

(李彦和云)那里有这等说话。我如今务要娶他哩。(正旦云)你既要娶他，你娶，你娶！(外旦上。云)妾身张玉娥，收拾了一房一卧，嫁李彦和去。来到门

首，没人在这里，不免唤他一声。李彦和，李彦和。
(李彦和云)有人唤门，待我看去。(出见科，云)大姐，你真个来了也。(外旦云)你耳朵里塞着甚么？不听得我唤门来？我如今过去拜你那老婆，头一拜受礼，第二拜欠身，第三第四拜还礼。他依便依，不依呵，我便家去也。(李彦和云)你不要性急，等我过去和他说，你且在这里。(入云)大嫂，张玉娥来了也。他说来拜你，头一拜受礼，第二拜欠身，第三第四拜要还礼。你若不还他礼，他要唱叫起来，就不像体面了。(正旦云)我还他礼便罢。(外旦见科，云)姐姐请坐，受你妹子礼。李彦和，头一拜也。(李彦和云)我知道。(外旦云)这是第二拜也。(李彦和云)是大嫂欠身哩。(外旦做连拜怒科，云)甚么勾当！钉子定着他哩？怎么不还礼？(李彦和云)嗨！妇女家不学三从四德，我男子汉说了话，你也该依着我。(正旦唱)

【后庭花】 你踏踏的我忒太过，这妮子欺负的我没奈何。支使的大媳妇都随顺，偏不着小浑家先拜我，他那里闹钁铎，我去那窗儿前瞧破。那贱人俏声儿诉一和，俺这厮侧身儿搂抱着。将衫儿腮上抹，指尖儿弹泪颗。

【柳叶儿】 你道他为甚来眉峰暗锁？则要我庆新亲茶饭张罗。(云)李彦和，他那伙亲眷，我都认的。

(李彦和云)可是那几个？(正旦唱)都是些胡姑姑假姨姨厅堂上坐。待着我供玉馔，饮金波，可不道谁扶侍你姐姐哥哥？

(李彦和云)你也忒心多，大人家妇女，怎不学些好处？(正旦唱)

【金盏儿】俺这厮偏意信调唆，这弟子业口没遭磨。有情人惹起无明火，他那里精神一掇显伶俐。他那里尖着舌语刺刺，我这里掩着面笑呵呵。(外旦云)你休嘲拨着俺这花奶奶。(正旦唱)你道我嘲拨着你个花奶奶，(外旦云)我就和你厮打来。(正旦唱)我也不是个善婆婆。

(打科)(外旦做恼科，云)李彦和，你来。拈杀不成团。我和你说，你若是爱他，便休了我，若是爱我，便休了他。你若不依着呵，俺家去也。(李彦和云)二嫂，他是我儿女夫妻，你着我怎么下的！(外旦云)你不依我，还向他哩。(李彦和云)二嫂，他是我儿女夫妻，你着我怎么下的！(外旦云)这等，你放我家去罢。(李彦和云)住、住、住。你着我怎么开口说？(见正旦科，云)大嫂，二嫂说来，若是我爱你，便休了他，若是爱他，只得休了你。(正旦云)兀的不气杀

我也！（作气死科）（李彦和救科，云）大嫂，精细着。
（正旦醒科）（唱）

【赚煞】 气勃勃堵住我喉咙，骨噜噜潮上痰涎沫。气的我死没腾软瘫做一垛，拘不定精神衣怎脱，四肢沉寸步难那。若非是小孤撮，叫我一声娘呵，兀的不怨恨冲天气杀我。你没事把我救活，可也合自知其过，你守着业尸骸学庄子鼓盆歌。（死科，下）

（李彦和悲科，云）我那大嫂也！（外旦云）李彦和，你张着口号甚的？有便置，没便弃。（李彦和云）这是甚么说话！大嫂亡逝已过，便须高原选地，破木造棺，埋殡他入土。大嫂，只被你痛杀我也！（下）（外旦云）这也是我足迹儿好处，一入门先妨杀了他大老婆，何等自在，何等快活。那李彦和虽然娶了我，不知我心下只不喜他。想那魏邦彦，这些时也来家了。我如今暗地里央着人去，与他说知，这早晚敢待来也。（净上，云）自家魏邦彦的便是。前月打差便去，叵耐张玉娥无礼，投到我来家，早嫁了别人。如今又使人来寻我，不知有甚么事？我见他去，此间就是。家里有人么？（外旦出见净科，云）你来家里来。（净云）敢不中么？（外旦云）不妨事。（净云）你嫁了人唤我怎的？（外旦云）我和你有说的话。（净云）有甚么说话？（外旦

取砌末付净科，云)我虽是嫁了他，心中只是想着你。我如今收拾些金银财宝，悄地交付了你，可便先到洛河边，寻下一只小船。等着我在家点起一把火，烧了他房子，俺同他躲到洛河边，你便假做梢公，载俺上船。到的河中间，你将李彦和推在河里，把三姑和那小厮，也都勒死了，咱两个长远做夫妻，可不好那？(净云)你那是我老婆，就是我的娘哩。我先去在洛河边等你，明日早些儿来。(下)(外旦云)魏邦彦去了也。我如今不免点火去。在这房后边，放起火来。(诗云)那怕他物盛财丰，顷刻间早已成空。这一把无情毒火，岂非是没毛大虫？(下)

第二折

(李彦和同外旦慌上，云)好大火也！二嫂，怎生是好？房廊屋舍，金银钱钞，都烧的无有了。(看科，云)呀，又早延着官房了，也不知奶母张三姑，与春郎孩儿在那里？(叫科，云)三姑，三姑。(副旦扮张三姑背傣儿慌上，云)走、走、走。早是我遭丧失火，更那堪背井离乡。穿林过涧，雨骤风狂。头直上打的淋淋漓漓浑身湿，脚底下踹着滑滑擦擦滥泥浆。绿水青山望渺茫，道旁衰柳半含黄。晚来更作廉纤雨，不许愁人不断肠。(唱)

【双调】【新水令】 我只见片云寒雨暂时休，(带云)苦也！苦也！(唱)却怎生直淋到上灯时候。这风一阵一短叹，这雨一点一声愁，都在我这心头。心上事自僝僽。

(李彦和云)三姑，你行动些。(外旦云)我平生是快活的人，几曾受这般苦楚来！(副旦唱)

【步步娇】 送的我背井离乡遭灾勾，这贱才敢道辞生受。断不得哄汉子的口，都是些即世求食鬼狐犹。（外旦云）我几曾在黑地行走，教我受这般的苦也。（副旦云）你道你不曾黑地里行呵，（唱）咱如今顾不得你脸儿羞，（云）你也曾悬着名姓，靠着房门，你也曾卖嘴料舌，推天抢地，你也曾挟着毡被，挑着灯球。（唱）可也曾半夜里当祗候。

（外旦怒科，云）你怎么嘴儿舌儿的骂我？（李彦和云）三姑，你也饶他一句儿，那里便骂杀了他。（副旦唱）

【雁儿落】 只管里絮叨叨没了收，气扑扑寻敌斗。有多少家乔断案，只是骂贼禽兽。

（外旦云）难道你不听得？任凭这老乞婆臭歪刺骂我哩。（李彦和云）三姑，罢么。（副旦唱）

【得胜令】 你还待要闹啾啾，越激的我可也怒麴麴。我比你迟到蚰蜒地，你比我多登些花粉楼。冤仇，今日个落在他人彀；忧愁，只是我烧香不到头。

（李彦和云）二嫂，我走了这一夜，也略歇一歇咱。

(外旦云)也说的是。李彦和，你着三姑把我这褐袖来晒一晒。(李彦和唤副旦科，云)三姑，将这褐袖来晒一晒。(副旦云)不须晒，胡乱穿罢。(三唤科)(李彦和云)三姑，我着你晒一晒，真当不肯?(外旦怒云)你个泼弟子，我教你与我晒一晒，怎么不肯?(副旦唱)

【沽美酒】 逞末浪不即留，只管里卖风流，看他这天淡云开雨乍收。可便去寻一个宿头，觅一碗浆水饭润咱喉。

【太平令】 住了雨也晒甚娘褐袖，只愿的下雹子打你娘驴头。(外旦骂科，云)这泼妇，我打不的你那!(打科)(副旦唱)只见他百忙里眉梢一皱，公然的指尖儿把颊腮剔透。似这般左瞅，右瞅，只不如罢手，俺也须是那爷娘皮肉。

(李彦和云)来到这洛河岸边，又不知水浅水深，怎生过去?(外旦推李科)这里敢水浅?(李彦和惊云)险些儿推我一交，不落下河里去!(副旦叫云)救人!救人!(唱)

【川拨棹】 慌走到岸边头，仓卒间怎措手。风雨飕飕，地上浇油。扭颈回眸，那里寻个梢公搭救?我将他衣领揪，他忙将我腰胯抱。

（外旦又推李）（副旦扶住科）（李彦和云）三姑，我好好的走，你倒扯着我。（副旦云）你不是我呵，（唱）

【殿前欢】 这一片水悠悠，急忙里觅不出钓鱼舟。虚飘飘恩爱难成就，怕不的锦鸳鸯立化做轻鸥。他、他、他，趁西风卒未休，把你来推落在水中浮，（外旦云）他自吃醉了，这等脚高步低，立也立不住，干我甚么事，说我推他？要你来嚼舌！（副旦唱）抵多少酒淹湿春衫袖。（李彦和云）这里水浅，自过去了罢。（副旦唱）现淹的眼黄眼黑，你尚兀自东见东流。

（净扮梢公上，云）官人，娘子，我这里是摆渡的船，你每快上来。（外旦和净打手势科）（副旦云）哥哥，你休上船去。这婆娘眼脑不好，敢是他约着的汉子哩！（做扯李科）（李彦和云）你放手，不妨事。我上的这船来，自有分晓。（净推李下河）（副旦扯住净）（净勒杀副旦科）（丑扮梢公上救，喊云）拿住这杀人贼！（副旦揪住丑云）有杀人贼！（净同外旦走斗）（丑云）苦也娘子，不干我事。勒杀你的是那个梢公，他走了也。我是来救你的，你休认差了也。（副旦唱）

【水仙子】 我不见了烟花泼贱猛抬头，错摑打了别人怎罢休。春郎儿怎扯住咱襟袖？头发揪了三四

绉，（丑云）是我救娘子来。（副旦唱）听的乡谈语音滑熟。打叠了心头恨，扑散了眼下愁，哥哥也你可是行在潍州。

（冲末扮孤上，云）林下晒衣嫌日淡，池中濯足恨波浑。花根本艳公卿子，虎体鸳班将相孙。老夫完颜女直人氏，拈各千户的便是。俺因公干来到这洛河岸上，一簇人为甚么吵闹？兀的不是撑船的梢公，你怎么大惊小怪的？（丑云）大人不知，恰才一个人，把这个妇人，恰待要勒死他。恰好撞着小人，救活他性命。这个小的敢是他儿子？（孤云）他肯卖那小的么？他若肯卖呵，我买了这小的。你问他去。（丑问副旦云）兀那娘子，那边有个过路的官人，问你肯卖这小的，他要买。（副旦做沉吟科，云）我如今进退无路，领这春郎儿去，少不得饿死，不如卖与他罢。梢公，我情愿卖这小的。（孤云）兀那妇人，你那里人氏？姓甚名谁？将这生时年月，说与我听。（副旦云）长安人氏，省衙西住坐。这孩儿父亲是李彦和，我是奶母张三姑。这孩儿小名唤做春郎，年方七岁，胸前一点朱砂记。（孤云）你要多少银两？（副旦云）随大人与多少。（孤云）将一个银子来与他。（祇从取砌末与副旦，接科，云）谢了大人。怎生得个立文书的人来，可也好那。（净扮孛老上，云）老汉姓张，是张个撒古，凭说唱货郎儿

为生。来到这洛河岸上，只见一簇人，不知为何，我试看咱。（丑见孛老问科，云）老人家，你识字么？这里有个妇人，要卖这个小的，天一个写文书的人。你若识字，这文书要你写一写。（孛老云）我识字，我与他写。（见科，孤云）兀那老的。你识字替他写一纸文书波。（孛老唤副旦云）娘子，是你卖这小的？你说将来。（副旦云）长安人氏，省衙西住坐。父亲李彦和，奶母张三姑，孩儿春郎，年方七岁，胸前一点朱砂记。情愿卖与拈各千户为儿，恐后无凭，立此文书为照。（孛老云）我晓得了，依着你写。立文书人张三姑，写文书人张卜撇古。（递与孤科）（孤云）文书写的明白了也，你都画了字。兀那妇人，你孩儿卖与我了，你却往那厢去？（副旦云）我无处去。（孛老云）既然你无处去。我又无儿无女。你肯与我做个义女儿，我养活你，你意下如何？（副旦云）我情愿跟随老的去。（孤云）跟他去也好。（副旦嘱俦儿科，云）春郎儿，我嘱咐你者。（唱）

【鸳鸯尾煞】 乞与你痛亲父母行施恩厚，我扶侍义养儿使长多生受。你途路上驱驰，我村疃里淹留。畅道你父亲此地身亡，你是必牢记着这日头。大厮八做个周年，分甚么前和后。那时节遥望着西楼，与你爷烧一陌儿纸，看一卷儿经，奠一杯儿酒。

（同孛老下）（孤云）那老儿领着妇人去了。老夫也引着这孩儿抱上马，还我私宅中去来。（下）（丑哭科，云）好苦恼子也！只一个妇人，领着个小的，几乎被人勒杀。恰好撞见我，我救了他性命。他又把这个小的卖与那个官人，那个官人又将他那个小的领着去了。这等孤孤凄凄，怎教我不要伤感？（做跌倒起科，云）呸！可干我甚么事？（诗云）随他自卖男，随他自认女。我只去做梢公，不管风和雨。（下）

第三折

（孤抱病同春郎上，云）自家拈各千户的便是。自从我在那洛河边，买的这春郎孩儿，过日月好疾也，今经可早十三年光景。孩儿生的甚是聪明智慧，他骑的劣马，拽的硬弓，承袭了我这千户官职。我如今年老，耽着疾病，不能痊愈。眼见的无那活的人也。我把这一桩事，趁我精细，对孩儿说了罢。我若不与他说明，那生那世，又折罚的我无男无女也。（唤小末科，云）春郎孩儿，你近前来，我有句话与你说。（小末云）阿妈有甚话，对你孩儿说呵，怕做甚么？（孤云）你本不是我这女直人。你的那父亲是长安人，姓李名彦和。你的奶母叫做张三姑，将来卖与我为儿，你那其间方才七岁。儿也，我如今抬举的你成人长大，顶天立地，嚼齿戴发，承袭了我的官职。孩儿也，你久已后不可忘了我的恩念。（小末悲科）阿爷不说，你孩儿怎生知道。（孤云）孩儿，我一发着你明白。这个是过房你的文书。你将的去。我死后你去催趲窝脱银，就跟寻你那父亲去咱。（小末云）理会的。（孤云）我这一会儿昏沉上来，扶我到后堂中去咱。（小末扶科，

云)阿爷，精细者。(孤待云)衣绝禄尽是前缘，知命须当不怨天。从今父子分离去，再会人间甚岁年？孩儿，我顾不得你了也。(做死科)(下)(小末悲科，云)阿爷亡逝已过。高原选地，破木造棺，埋殡了阿爷。不敢久停久住，催趲窝脱银，走一遭去。父亲也，只被你痛杀我也！(下)(李彦和上，云)不听好人言，果有恓惶事。自家李彦和便是。自从那奸夫奸妇，推我在洛河里，谁想那上流头流下一块板来，我抱住那板，得渡过岸上，救了这性命，如今可早十三年光景也。春郎孩儿和张三姑，不知下落。家缘家计，都被火烧的光光了。无计可生，与这大户人家放牛，讨碗饭吃。我在这官道旁放牛。(做喝科，云)且把这牛来赶在一壁，我在这柳阴直下坐一坐，看有甚么人来。(副旦背骨殖手拿幡儿上，云)好是烦恼人也！自从在洛河边，奸夫奸妇，把哥哥推在河里，把我险些勒死，把春郎孩儿与了那拈各千户，可早十三年光景了。不知孩儿生死如何？我跟着唱货郎儿张_卜撒古老的，谢那老的，教我唱货郎儿度日，把我乡谈都改了。如今这老的亡化已过，临死时曾嘱咐我，你不忘我这恩念，把我这骨殖送的洛阳河南府去。我今背着老的骨殖，行了几日，知他几日得到也呵！(唱)

【正宫】【端正好】 口角头饿成疮，脚心里踏

成趺，行一步似火燎油煎。记的那洛河岸一似亡家犬，
拿住俺将麻绳缠。

【滚绣球】 见一个旋风儿在这榆柳园，古道边，
足律律往来打转，刮的些纸钱灰飞到跟前。是神祇，
是圣贤，你也好随时呈变，居庙堂索受香烟。可知道
今世里令史每都挝钞，和这古庙里泥神也爱钱，怎能
勾达道升仙？

【倘秀才】 沿路上身轻体健，这搭儿筋乏力软，
到庙儿外不曾撒纸钱。爷爷你厮余闰，厮哀怜，我这
老妇人咒愿。

(云)三条道儿，不知望那条道儿上去，我试问人
咱。(见李做问科，云)敢问哥哥，这个是那河南府的大
路么？(李彦和云)正是。(副旦云)三条道儿，该往
那条道儿上去？(李彦和云)你往那中间那条路上去便
是。(副旦云)生受哥哥。(李彦和做认、惊叫科，云)
张三姑！(副旦回科，云)谁叫我来？(三唤科)(李彦和
云)三姑，是我唤你来。(副旦云)你是谁？(李彦和云)
三姑，则我是李彦和。(副旦惊科，云)有鬼也！(唱)

【上小楼】 唬的我身心恍然，负急处难生机变。
我只索念会咒语，数会家亲，诵会真言。这几年，便
着把哥哥追荐，作念的个死魂灵眼前活现。

（李彦和云）我不是鬼，我是人。（副旦唱）

【么篇】 对着你咒愿，休将我顾恋。有一日拿住奸夫，撮到三姑，替你通传。非足我不意专，不意坚，搜寻不见，是早起店儿里吃羹汤不曾浇奠。

（李彦和云）三姑，我不曾死，我是人。（副旦云）你是人呵，我叫你，你应的一声高似一声；是鬼呵，一声低似一声。（叫科）李彦和哥哥！（李彦和做应科）（三唤）（做低应科）（副旦云）有鬼也！（李彦和云）我斗你耍来。（做打悲、认科）（李彦和云）三姑，我的孩儿春郎，那里去了也。（副旦云）没的饭食养活他，是我卖了也。（李彦和做悲科，云）原来是你卖了，知他如今死的活的？可不痛杀我也！你如今做甚么活计？穿的衣服，这等新鲜，全然不像个没饭吃的，你可对我说。（副旦云）我唱货郎儿为生。（李彦和做怒科云）兀的不气杀我也！我是甚么人家？我是有名的财主。谁不知道李彦和名儿？你如今唱货郎儿，可不辱没杀我也！（做跌倒）（副旦扶起科，云）休烦恼，我便辱没杀你。哥哥，你如今做甚么买卖？（李彦和云）我与人家看牛哩，不比你这唱货郎的生涯这等下贱。（副旦唱）

【十二月】 你道我生涯下贱，活计萧然。这须

是衣食所逼，名利相牵。你道我唱货郎儿辱没杀你祖先，怎比的你做财主官员。

【尧民歌】 与人家耕种洛阳田，早难道笙歌引入画堂前。趁一村桑梓一村田，早难道玉楼人醉杏花天。牵，也波牵，牵牛执着鞭，杖敲落桃花片。

（云）哥哥，你肯跟我回河南府去，凭着我说唱货郎。儿，我也养的你到老，何如？（李彦和云）罢、罢、罢，我情愿丢了这般好生意，跟的你去。（副旦云）你可辞了你那主人家去。（李彦和向古门云）主人家，我认着了一个亲眷，我如今回家去也。牛羊都交还与你，并不曾少了一只。（副旦云）跟的我去来波。（唱）

【随尾】 袄庙火，宿世缘，牵牛织女长生愿。多管为残花几片，误刘晨迷入武陵源。（同下）

第四折

（净扮馆驿子上，诗云）驿宰官衙也自荣，单被承差打灭我威风。如今不贪这等衙门坐，不如依还着我做差公。自家是个馆驿子，一应官员人等打差的，都到我这驿里安下。我在这馆驿门首等候，看有甚么人来。（小末扮春郎冠带引祇从上，云）小官李春郎的便是。自从阿爷亡逝以后，埋殡了也。小官随处催趲窝脱银两，早来到这河南府地面。左右接了马者。馆驿子，有甚么干净的房子，我歇宿一夜。（驿子云）有、有、有。头一间打扫的干干净净，请大人安歇。（小末云）你这里有甚么乐人耍笑的，唤几个来服侍我，我多有赏赐与他。（驿子云）我这里无乐人，只有姊妹两个，会说唱货郎儿，唤将来服侍大人。（小末云）便是唱货郎儿的也罢，与我唤将来。（驿子云）理会的。我出的这门来，则这里便是。唱货郎儿的在家么？（副旦同李彦和上，云）哥哥，你叫我做甚么？（驿子云）有个大人在馆驿里，唤你去说唱，多有赏钱与你哩。（李彦和云）三姑，咱和你走一遭去来。（副旦唱）

【南吕】【一枝花】 虽则是打牌儿出野村，不比那吊名儿临拘肆。与别人无伙伴，单看俺当家儿。哥哥你索寻思，锦片也排着节使，都只待奏新声舞柘枝。挥霍的是一锭锭响钞精银，摆列的是一行行朱唇侬皓齿。

【梁州第七】 正遇着美遨游融和的天气，更兼着没烦恼丰稔的年时。有谁人不想快平生志。都只待高张绣幕，都只待烂醉金卮。我本是穷乡寡妇，没甚的艳色娇姿。又不会卖风流弄粉调脂，又不会按宫商品竹弹丝。无过是赶几处沸腾腾热闹场儿，摇几下桑琅琅蛇皮鼓儿，唱几句韵悠悠信口腔儿。一诗，一词。都是些人间新近希奇事，扭捏来无诨次。倒也会动的人心谐的耳，都一般喜笑孜孜。

(驿子报云)禀大人，说唱的来了也。(小末云)着他过来。(驿子云)快过去。(做见科)(小末云)你两个敢是姊妹么？且在门首等着，唤着你便过来。(副旦云)理会的。(出科)(小末云)驿子，有甚么茶饭看些来，我食用咱。(驿子云)有、有、有。(做托肉上科，云)大人，一签烧肉，请大人食用。(小末做割肉科，云)我割着这肉吃，怕不在这里快活受用，想起我那父亲和奶母张三姑来，不由我心中不烦恼。我怎生吃的下！(李彦和做打嚏科，云)那个说我？(小末云)兀那驿

子，你唤将那姊妹两个来。（唤科）（小末云）兀那两个，将这一签儿肉出去，你两个吃了时，可来服侍我。（副旦接科，云）谢了相公。（李彦和云）妹子也，咱不要吃，包到家里去吃。（小末云）嗨！沾污了我这手也。（做拿纸揩手科，云）兀那说唱的，将这油纸拿出去丢了者。（李彦和做拾纸抖，云）理会的。我出的这门来。这张纸上，怎么写的有字？妹子，咱试看咱。（念科，云）长安人氏，省衙西住坐。父亲李彦和，奶母张三姑。孩儿春郎，年方七岁，胸前一点朱砂记，情愿卖与拈各千户为儿。恐后无凭，立此文书为照。立文书人张三姑，写文书人张悞古。妹子也，这文书说着俺一家儿，敢是你卖孩儿的文书么？（副旦云）正是。（李彦和做悲科，云）妹子也，你见这官人么？他那模样动静，好似俺孩儿春郎，争奈俺不敢去认他，可怎了也。（副旦云）哥哥你放心，张悞古那老的，为俺这一家儿这一桩事，编成二十四回说唱。他若果是春郎孩儿呵，他听了必然认我。（李彦和云）这个也好。（小末唤科，云）兀那两个，你来说唱与我听者。（副旦做排场、敲醒睡科，诗云）烈火西烧魏帝时，周郎战斗苦相持。交兵不用挥长剑，一扫英雄百万师。这话单题着诸葛亮长江举火，烧曹军八十三万，片甲不回。我如今的说唱，是单题着河南府一桩奇事。（唱）

【转调货郎儿】 也不唱韩元帅偷营劫寨，也不唱汉司马陈言献策，也不唱巫娥云雨楚阳台。也不唱梁山伯，也不唱祝英台。（小末云）你可唱甚么那？（副旦唱）只唱那娶小妇的长安李秀才。

（云）怎见的好长安？（诗云）水秀山明景色幽，地灵人杰出公侯。华夷图上分明看，绝胜寰中四百州。（小末云）这也好，你慢慢的唱来。（副旦唱）

【二转】 我只见密臻臻的朱楼高厦，碧耸耸青檐细瓦，四季里常开不断花。铜驼陌纷纷斗奢华，那王孙士女乘车马，一望绣帘高挂，都则是公侯宰相家。

（云）话说长安有一秀才，姓李名英，字彦和。嫡亲的三口儿家属，浑家刘氏，孩儿春郎，奶母张三姑。那李彦和共一娼妓，叫做张玉娥，作伴情熟，次后娶结成亲。（叹科，云）嗨！他怎知才子有心联翡翠，佳人无意结婚姻。（小末云）是唱的好，你慢慢的唱咱。（副旦唱）

【三转】 那李秀才不离了花街柳陌，占场儿贪杯好色，看上那柳眉星眼杏花腮。对面儿相挑泛，背地里暗差排。抛着他浑家不理睬，只教那媒人往来，

闲家攀划，诸般绰开，花红布摆。早将一个泼贱的烟花娶过来。

（云）那婆娘娶到家时，未经三五日，唱叫九千场。
（小末云）他娶了这小妇，怎生和他唱叫？你慢慢的唱者，我试听咱。（副旦唱）

【四转】 那婆娘舌刺刺挑茶榦刺，百枝枝花儿叶子，望空里揣与他个罪名儿，寻这等闲公事。他正是节外生枝，调三榦四，只教你大浑家吐不的咽不的这一个心头刺，减了神思，瘦了容姿，病恹恹睡损了裙儿袷。难扶策，怎动止，忽的呵冷了四肢。将一个贤会的浑家生气死。

（云）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当日无常埋葬了毕，果然道福无双至日，祸有并来时。只见这正堂上火起，刮刮咂咂，烧的好怕人也。怎见的好大火？（小末云）他将大浑家气死了，这正堂上的火从何而起？这火可也还救的么？兀那妇人，你慢慢的唱来，我试听咱。（副旦唱）

【五转】 火逼的好人家人离物散，更那堪更深夜阑，是谁将火焰山移向到长安？烧地户，燎天关，

单则把凌烟阁留他世上看。恰便似九转飞芒，老君炼丹，恰便似介子推在绵山，恰便似子房烧了连云栈，恰便似赤壁下曹兵涂炭，恰便似布牛阵举火田单，恰便似火龙麈战锦斑斓。将那房檐扯，脊梁扳。急救呵可又早连累了官房五六间。

（云）早是焚烧了家缘家计，都也罢了，怎当的连累官房，可不要去抵罪？正在惶惶之际，那妇人言道，咱与你他府他县，隐姓埋名，逃难去来。四口儿山的城门，望着东南上，慌忙而走。早是意急心慌情冗冗，又值天昏地暗雨涟涟。（小末云）火烧了房廊屋舍，家缘家计，都烧的无有了，这四口儿可往那里去？你再细细的说唱者，我多有赏钱与你。（副旦唱）

【六转】 我只见黑黯黯天涯云布，更那堪湿淋淋倾盆骤雨，早是那窄窄狭狭沟沟壑壑路崎岖。知奔向何方所。犹喜的消消洒洒、断断续续、出出律律、忽忽噜噜阴云开处，我只见霍霍闪闪电光星炷。怎禁那萧萧瑟瑟风，点点滴滴雨，送的来高高下下、凹凹凸凸一搭模糊，早做了扑扑簌簌、湿湿淅淅疏林人物。倒与他妆就了一幅昏昏惨惨潇湘水墨图。

（云）须臾之间，云开雨住。只见那晴光万里云西

去，洛河一派水东流。行至洛河岸侧，又无摆渡船只。四口儿愁做一团，苦做一块。果然道天无绝人之路，只见那东北上摇下一只船来。岂知这船不是收命的船，倒是纳命的船。原来正是奸夫与他淫妇相约，一壁附耳低言：你若算了我的男儿，我便跟随你去。（小末云）那四口儿来到洛河岸边，既是有了渡船，这命就该活了，怎么又是淫妇奸夫，预先约下，要算计这个人来？（副旦唱）

【七转】 河岸上和谁讲话，向前去亲身问他，只说道奸夫是船家。猛将咱家长喉咙掐，磕搭地揪住头发，我是个婆娘怎生救拔！也是他合亡化，扑冬的命掩黄泉下。将李春郎的父亲，只向那翻滚滚波心水淹杀。

（云）李彦和河内身亡，张三姑争忍不过。此时向前，将贼汉扯住丝绦，连叫道：“地方，有杀人贼，杀人贼！”倒被那奸夫把咱勒死。不想岸上闪过一队人马来。为头的官人，怎么打扮？（小末云）那奸夫把李彦和推在河里，那三姑和那小的可怎么了也？（副旦唱）

【八转】 据一表仪容非俗，打扮的诸余里俏簇，

绣云胸背雁衔芦。他系一条兔鹘、兔鹘，海斜皮偏宜衬连珠，都是那无瑕的荆山玉。整身躯也么哥，缯髭须也么哥，打着鬢胡。走犬飞鹰，驾着鸦鹘，恰围场过去、过去。折跑盘旋骤着龙驹，端的个疾似流星度。那行朝也么哥，恰浑如也么哥，恰浑如和番的昭君出塞图。

（云）比时小孩儿高叫道：救人咱。那官人是个行军千户，他下马询问所以，我三姑诉说前事。那官人说，既然他父母亡化了，留下这小的，不如卖与我做个义子，恩养的长立成人，与他父母报恨雪冤。他随身有文房四宝，我便写与他年月日时。（小末云）那官人救活了你的性命，你怎么就将孩儿卖与那官人去了？你可慢慢的说者。（副旦唱）

【九转】 便写与生时年纪，不曾道差了半米。未落笔花笺上泪珠垂，长吁气呵软了毛锥，恁惶泪滴满了端溪。（小末云）他去了多少时也？（副旦唱）十三年不知个信息。（小末云）那时这小的几岁了？（副旦唱）相别时恰才七岁，（小末云）如今该多少年纪也？（副旦唱）他如今刚二十。（小末云）你可晓的他在那里？（副旦唱）恰便似大海内沉石。（小末云）你记的在那里与他分别来？（副旦唱）俺在那洛河岸上两分离，知他

在江南也塞北？(小末云)你那小的有甚么记认处？(副旦唱)俺孩儿福相貌双耳过肩坠，(小末云)再有甚么记认？(副旦云)有、有、有，(唱)胸前一点朱砂记。(小末云)他祖居在何处？(副旦唱)他祖居在长安解库省衙西。(小末云)他小名唤做甚么？(副旦唱)那孩儿小名唤做春郎身姓李。

(小末云)住、住、住，你莫非是奶母张三姑么？(副旦云)则我便是张三姑。官人怎么认的老身？(小末云)你不认的我了？则我便是李春郎。(副旦云)官人莫作笑，休斗老身耍。(小末云)三姑，我非作笑。我乃李彦和之子李春郎是也。(做解胸前与看科)(副旦云)果然是春郎了也！则这个便是你父亲李彦和。(李彦和做打悲认科，云)孩儿，则被你想杀我也！不知你在那里得这发达峥嵘来？(小末云)父亲，孩儿这官，就是承袭拈各千户的。谁知有此一端异事？如今拚的弃了官职，普天下寻去，定要拿的那奸夫淫妇，报了冤仇，方称你孩儿心愿。(祇从拿净、外旦上科，云)禀爷，这两个名下，欺侵窝脱银一百多两，带累小的们比较，不知替他打了多少。如今拿他来见爷，依律处治，也与小的们销了一件未完。(小末云)律上，凡欺侵官银五十两以上者，即行处斩，这罪是决不待时的。(李彦和做认科，云)兀的不是洛河边假妆船家，推我在

水里的？(副旦云)这不是张玉娥泼妇那？(净做画符科，云)有鬼，有鬼，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祇从喝科)(外旦云)敢是拿我们到东岳庙里来，一划是鬼那？(小末云)原来正是那奸夫淫妇，今日都拿着了。左右，快将他绑起来，待我亲自斩他，也与我亡过母亲，出这口怨气。(副旦唱)

【煞尾】 我只道他州他府潜逃匿，今世今生没见期。又谁知冤家偏撞着冤家对。(净云)原来这就是李春郎，这就是张三姑。当日勒他不死，就该有今日的晦气了。(做叩头科，云)大人，可怜见，饶了我老头儿罢。这都是我少年间不晓事，做这等勾当。如今老了，一口长斋，只是念佛。不要说杀人，便是苍蝇也不敢拍杀一个。况是你一家老小现在，我当真谋杀了那一个来？可怜见，放赦了老头儿罢。(外旦云)你这叫化头，讨饶怎的？我和你开着眼做，合着眼受，不如早早死了，生则同衾，死则共穴，在黄泉底下，做一对永远夫妻，有甚么不快活？(副旦唱)你也再没的怨谁，我也断没的饶伊。(小末斩净、外旦科，下)(副旦唱)要与那亡过的娘亲现报在我眼儿里。

(李彦和云)今日个天赐俺父子重完，合当杀羊造酒，做个庆喜的筵席。孩儿，你听者。(词云)这都是

我少年间误作差为，娶匪妓当局者迷。一碗饭二匙难并，气死我儿女夫妻。泼烟花盗财放火，与奸夫背地偷期。扮船家阴图害命，整十载财散人离。又谁知苍天有眼，偏争他来早来迟。到今日冤冤相报，解愁眉顿作欢眉。喜骨肉团圆聚会，理当做庆贺筵席。

题 目
抛家失业李彦和

正 名
风雨像生货郎旦

朱砂担滴水浮沤记

楔子

（冲末扮李老同正末王文用、旦儿上）（李老诗云）急急光阴似水流，等闲白了少年头。月过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万事休。老汉是这河南府人氏，姓王，双名从道。嫡亲的三口儿家属，孩儿是王文用，这个是孩子儿的媳妇儿。俺三口儿守本分做着些营生，度其日月。孩儿也，你早间去长街市上做甚么来？（正末云）父亲。您孩儿去长街市上算了一卦，道您孩儿有一百日血光之灾，千里之外可躲。孩儿待将些小本钱，到江西南昌地面，做些买卖，一来是躲难逃灾，二来就将本求利。不知父亲意下如何？（李老云）孩儿，岂不闻古人有言：离家一里，不如屋里；又道是：打卦打卦，只会说话。你怎么信那些油嘴的话头？叹不如在家里谨慎谨慎的消灾延福倒好。（正末云）父亲，阴阳不可不

信。孩儿主意已定。装都拴就了，不如任孩儿去罢，恐怕在家里终日疑心惑志，便没灾难，也少不得生出病来。（孛老儿）既然孩儿决意要去，我也不留你了，只要你小心在意者。（正末云）则今日好日辰，您孩儿辞别了父亲，便索长行也。（旦儿云）大哥，你出路去，只是以身为本。父亲年纪高大了，是必早些回家来。若遇见便人，稍封平安信儿与我。（正末云）大嫂，你好生看觑家中，侍奉父亲，我做些买卖便回来也。（孛老云）孩儿不必忧虑，则愿你早早得利而回。（正末唱）

【仙吕】【端正好】 躲非灾，离乡故，相别罢便践程途。（旦儿云）王文用，今日分别，好生凄凉也。（正末唱）方信道人生唯有别离苦，眼看着向那海角天涯去。（下）

（孛老云）孩儿去了也。媳妇儿，没事则闭门静坐，等你丈夫回来者。（旦儿云）父亲放心，您孩儿知道。（同下）

第一折

（丑扮店小二上，云）小可是店小二。在此处开着个客店，但是南来北往，做买做卖的，都来我这店里安下。天色已晚，想是没人来了，我且关上门者。（正末上，云）自家王文用的便是。自从离了家中，直到江西南昌贩卖，利增百倍。本待要回家去，争奈未勾那一百日。打听的泗州好做买卖，我待就上泗州去。想俺这为商贾的，索是艰难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带月披星，忍寒受冷，离乡井。过于些芳草长亭，再不曾半霎儿得这脚头定。

【混江龙】 你看那人间百姓，在红尘中部要干营生，两下里行船走马，各要夺利争名。船尾分开横水绿，马蹄踏破乱山青。则他这摇鞭举棹可便也休相竞，多则为两匙儿羹粥干忙了那一世，落的这前程。

（云）天色晓了也，我在这店肆中觅个宵宿咱。小二哥，开门，开门。（店小二云）有人唤门哩，我开开这门来。（见科，云）我道谁，原来是老客。隔的两个

月不见，一发吃的好了。老客，如今未做甚么？（正末云）我来你这店里，觅一个宿，我与你二百文房钱。（店小二云）勾了，勾了。老客请进里面来。用些甚么茶饭？（正末云）茶饭都不用。你只与我点一盏灯来。（店小二云）理会的。灯在此。（正末云）小二哥，你把房钱收去，我明日五更前后，早起便行，我也不辞你了。（店小二云）哦，你明日不辞我，天明就去。既然如此，你歇息罢。我自家睡去。（下）（正末云）我关上这门。走的我身子困倦了，我歇息咱。（做睡、打梦科）（云）王文用也，甚睡儿到的我这眼里？我开开这门，我来这里，下了两遭，倒不曾细看。可怎生这里有一个小角门儿？我开开这门，元来是一所花园。是好花也。（唱）

【醉中天】 我则见牡丹花堪人赏宜人敬，可人意动人情。又则见青芍药白蔷薇红锦樱，又则见紫纹桃间着那黄花杏。（云）是好花也，我待折一朵儿咱。（唱）不由我心中自警，百般的把拿不定。（云）这所在也无人，我便折一朵儿怕做甚么？（做惊科）（唱）呀，可怎生扑簌簌枝叶凋零？

（净扮邦老闪上，做意科）（正末唱）

【后庭花】 则听的擦擦的鞋底鸣，丕丕的大步行。好教我便挖挖的牙根斗，（邦老靠正末科）（正末唱）觉一阵渗渗的身上冷。（邦老做揪住正末科）（正末唱）猛见个黑妖精，似和人寻争觅竞。这塌儿里无动静，昏惨惨月半明，莫不要亏图咱性命？骨碌碌怪眼睁，早唬的咱先直挺。

【青歌儿】 天也。好着我又不敢问他、问他名姓，早则是打了个浑身痴挣。（做杀正末，打推下）（正末做醒科，云）有杀人贼也，呸！（唱）我恰才哄的觉来忽的醒。（云）好个恶梦也。我开了这门。（唱）我才出门程，向花苑闲行。见风弄残灯，正月白三更。亲见个妖精，待把我欺凌。只一拳险送了这泼残生，天也，兀的不忧成我病。

（云）嗨，我做了这样一个不祥的梦。兀的不是头鸡叫？小二哥，你起来，收拾冢火，我去了也。（下）

（净扮店小二上，诗云）营生道路有千条，若无算计也徒劳。为甚青年便头白，一夜起来七八遭。自家是个卖酒的，在这十字坡口儿上，开张这一个小铺面，觅几文钱度日。今早起来烧的这镬锅热，挂起望子，看有甚么人来买酒吃。（正末挑担儿上，云）王文用，你也行动些儿波。（唱）

【醉扶归】 我则见那野水穿花径，村犬吠柴扃。合刺刺辘轳响，可正和着各琅琅的捣碓声，更那堪绿柳相遮映。（做见店小二科，云）这是一个小酒务儿，小二哥，有酒么？（店小二云）有酒、有酒。（正末云）小二哥，打二百文长钱的酒来。（店小二云）酒在此。你有量尽着你吃，只不要撒酒风。（正末唱）则你这醇糯酒浑如靛青。我且饮一盏消闲兴。

（云）这酒尽中用，我慢慢的饮咱。（净扮邦老上，云）行不更名，些不改姓，自家铁幡竿白正的便是。昨日多吃了几碗酒，就在那柳阴下，一觉直到天亮。猛睁开眼，只见一个小后生五短身材儿，黄白脸色儿，挑着两个沉点点的笼儿。那厮见了我便走，我就骨碌碌一个翻身，跳起来跟着他后面，急急的赶。不知怎的再赶不上。我则是多吃了那几碗黄汤，以此赶不上他。罢、罢、罢，前面有一个酒务儿，再买几碗酩他一酩。早来到这酒务里。店小二，有酒么？（店小二云）有酒。请里面坐。（邦老云）大碗里酩的酒来，将些干盐来我吃两碗，酩过我那昨日的酒来。（店小二做放酒科，云）没的干盐，有两块蒜瓣儿。（邦老云）蒜瓣儿也好。（正末云）王文用，看你那粗心波，不曾浇奠哩，我浇奠咱。（唱）

【金盏儿】 忙浇奠谢神明，凭买卖做经营，大古来贫穷富贵皆前定。(邦老云)那壁角子里有人说话。我试听他说甚么。(正末做浇奠酒科，云)一点酒入地，愿万民安乐。两点酒入地，愿五谷丰登。三点酒入地，愿好人相逢，恶人远避。(邦老拍卓科，云)兀那村弟子孩儿，那恶人恼着你甚么来?(店小二云)老叔，不要打破了我的桌子。(正末唱)我这里扭回脖颈，他那里闪双睛。(邦老云)这厮好无礼也。(正末唱)我见他忽的眉剔竖，秃的眼圆睁。唬的我腾的撒了抬盏，哄的丢了魂灵。

(正末做跪科)(邦老做扯起科，云)你小后生家不会说话，你便道好人相逢，恶人吉利。那恶人听见你这般说，他也不怪你。(店小二云)老叔，是他小后生家不会说话。(邦老打科，云)干你甚事?(正末云)哥哥教道的小人是。(邦老云)我且问尔，你做甚么买卖?(正末云)小人做个小货郎儿。(邦老云)你是个货郎儿，我也是个捻靶儿的，我和你合个伙计，一搭里做买卖去。(邦老做踢笼儿科)(正末云)哥，只是些胭脂粉儿。(邦老云)你是那里人?(正末云)小人河南府人氏。(邦老云)我和你同乡，我也是河南府人氏。(店小二云)我是陕西人氏。(邦老云)河南府那里住?(正末云)东关里红桥西大菜园便是。(邦老云)我可在这

西关里住。(店小二云)我可在南关住。(邦老打店小二科，云)谁问你哩？我问你姓甚么？(正末云)小生姓王，叫做王文用。(邦老云)我和你也同姓，我姓白。(正末云)哥，你姓白，我姓王，怎么是同姓？(邦老云)你却不知，我那老爷老娘可姓王。(店小二云)我姓郑，是郑共郑。(邦老云)你家几口儿？(正末云)小人三口儿。(店小二云)带我四口儿。(邦老云)那三口儿？(正末云)我有父亲，有浑家，带小人可不是三口。(邦老云)你多大年纪了？(正末云)小人二十五岁。(邦老云)不是我占便宜，我可三十岁。(店小二云)和我儿子同岁。(邦老云)打这村弟子孩儿。兄弟，我与你做个哥哥，你与我做个兄弟，我买酒和你吃。(正末云)哥哥不弃嫌呵，小人情愿与哥哥做个兄弟。(邦老云)店小二，打酒来。(正末云)不要哥哥买，您兄弟买。小二哥，再打二百文长钱酒来，我与哥哥递一杯酒。(店小二酹酒科，云)酒在此。(正末把盏科，云)哥哥请酒。(邦老吃酒科，云)我与你做个护臂，一搭里做买卖去，也不亏你。(正末云)哥哥，如今路途上甚是难行，恐怕您兄弟厮跟不的。(邦老云)怎么厮跟不的？(正末唱)

【四季花】哥哥你少曾出外可曾经？(邦老云)我一年三百六十日，则在外头做买卖。(正末唱)哥也我则怕沿路上歹人倖幸。(邦老云)有歹人，你敢近他

么？（正末唱）若是强贼把咱来相拦定，（邦老云）他拦定你，你待怎的？（正长唱）可恼的我恶向胆边生。（邦老云）你端的怎么近他？（正末唱）我也曾拳到处倒了碑亭，我也曾匾担打碎了天灵。（邦老拿刀子科，云）比我这透心凉。可是如何？（正末唱）哥也岂不闻道杀人来须偿命？（邦老云）你如今做甚么买卖？（正末云）哥，您兄弟本钱小，（唱）是个穷货郎下贱的营生，（邦老云）你一日走的多少路？（正末唱）抬动脚二百里还余剩。（邦老云）我可两头见日走三百里。（正末唱）这些时闪了脚腕，常只是怕误了途程。（邦老云）连我也被这脚趂儿碍事。小二哥，将个针来，烦兄弟与我挑破这趂者。（正末唱）哥则被你缠杀我也七代先灵。

（背云）我怎么做个计较，则除非恁的……（回云）哥，你吃一碗。（邦老云）将来我吃，兄弟，你也吃一碗。（正末云）您兄弟量窄，只好陪哥哥一小钟。（邦老云）兄弟，你坐着。（起身科，云）我如今过去，冷一碗，热一碗，灌的他醉了，挑的笼儿就走。（做入门科，云）兄弟，咱都是捻靶儿的，你唱一个，我吃一碗酒。（正末云）您兄弟不会唱。（店小二云）你不会唱，我替你唱。（做唱科）为才郎曾把、曾把香烧。（邦老做打科，云）谁要你唱哩？兄弟，既然你不会唱来，我唱一个，你休笑。（做唱科）哎，你个六儿啉！

(云)只吃那嗓子粗，不中听。(店小二云)恰似个牛叫。(邦老打科，云)打这弟子孩儿！兄弟，你好歹唱一个。(正末云)您兄弟不会唱。(邦老云)哎，你就唱一个何妨？(正末云)实是不会唱。(邦老怒科，云)你不唱？(正末慌科，云)哥也，我胡乱的唱一个，奉哥哥的酒。(邦老云)你唱。(正末递酒科，云)哥吃一碗酒，您兄弟今日与哥哥是初相会，就唱个〔喜秋风〕。(邦老云)你唱你唱，我便吃。(正末唱)

【喜秋风】 睡不着，添烦恼，洒芭蕉浙零零的雨儿又哨，画檐间铁马儿玎玎珰珰闹。过的这南楼呀呀的雁儿叫。(邦老假睡科)(正末云)不中，我走了罢。(邦老云)咄，你那里去？(正末唱)则被他叫的来睡不着。

(邦老背云)白正好莽也。本要冷一碗热一碗灌的那厮醉了，挑的担儿就走，谁想他倒灌的我醉了也。我如今要歇息些儿，则除是恁的……(做扯正末科)(正末云)哥也，再吃两碗。(邦老云)兄弟，我醉了也。我如今要睡一觉。(正末云)小二哥，将个枕头来。(邦老云)我枕着您这腿睡，等我醒了时，和你一搭里做买卖去。(正末云)哥要枕着你兄弟腿睡，我依着哥便是。(邦老睡科)(邦老起身，插刀子科)(店小二云)

老子也，这个人不好惹。（正末云）这贼汉枕着我这腿睡，可怎生是好？则除是恁的……小二哥，我和你两个算算酒钱。（店小二云）客官，你是个好人，只要公道算还罢。共是两番打的酒。（正末云）你也是做买卖的，我也是个做买卖的，少了你的酒钱，你不怪我。（店小二云）客官，你这一遭来，我另酩些好酒儿与你吃。（正末云）酒钱不打紧，你这酒薄。（店小二云）我这酒虽然薄，可有桩好处，刚吃到肚里就便骨碌碌的响动。（正末云）怪道我吃下去也是这般响。（店小二云）则是个酒高。（正末云）小二哥，我与你商量。（店小二云）你敢要去么？（正末云）我不去，我有些破腹，你替我一替。你不替，我就作践在这里。（店小二云）好客官，不要在这里作践，我替你。（做替科）（正末云）我还了你这酒钱。（做挑担儿科，云）我出的这门来，惭愧也。（唱）

【赚煞尾】 他觑我似炉畔弄冬凌，他觑我似碗里拿蒸饼。若不是灌的来十分酩酊，怎按住他一场火气性。我如今在虎口逃生，急腾腾，再不消停，抵多少遥指空中雁做羹。比及那贼徒酒醒，我已自家胆正，遮莫他赶将来我与你先走了两三程。（下）

（邦老醒科，云）兄弟，与你一搭儿买卖。呀，他

倒做个金蝉脱壳计去了也。打你这弟子孩儿，你怎么放了他去？(店小二云)他破了腹，要阿屎哩。(邦老云)他如今那里去了？(店小二云)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他又不知我一搭儿做买卖，我怎知他上南落北？(邦老打科，云)哇！我儿也，一拳儿好买卖在我手里，放的他走了，更待干罢！我如今赶着去，若赶的上呵，万事罢论，若赶不上呵，回来一把火烧了你这草团瓢，把你一家儿都杀了。王文用也不远哩，我不问那里，赶将去来。(下)(店小二云)可不是悔气，好没生惹这一场惊怕，我也不卖酒了，背巷里卖酸醋去也。(下)

第二折

（丑扮店小二上，诗云）别家水米和匀搅，我家水多米儿少。若到我家买酒来，虽然不醉也会饱。自家是个开店的。我这店唤做三家店，又唤做黑石头店。这两头的两个店，都是小本钱客商的下在里面，那大本大利的都在我这店里安下。今日天色将晚也，我且关上这门者。（正末挑担儿慌上，云）走、走、走。（唱）

【南吕】【一枝花】 那厮他入门来便紧瞅了咱这小本的装，则被我买下子些新糟的酒。连珠儿灌到有五六碗，他承兴饮吃到有两三瓯，尽醉方休。那好饮的也是天生就，一会儿直灌的那厮瓠子头。他和衣儿稳睡安眠，怎知我悄声儿逃席便走。

【梁州第七】 若不是我使见识一杯也那一跪，天那！可不将我这泼残生早做了千死千休！我从那早辰间直走到申时候。过了些青山隐隐，绿水悠悠。荒祠古庙，沙岸汀洲。七林林低陇高丘，急旋旋浅涧深沟。刚抹过另巍巍这座层峦，还隔着碧遥遥几重远岫，

又接上白茫茫一带平畴。巴的到绿杨渡口，早则是云迷雾锁黄昏后，我去那野店上觅一宿。这的便是东海鳌鱼脱钓钩，我可也再不回头。

（云）可早来到黑石头店也。这里有三座店。我两头不去，则去那中间店里下。那厮便赶将来，也寻不见我，就寻见我呵，我叫起来，这两头店里人也要来救我。（做见店小二科，云）小二哥，有干净房子打扫一间，我歇息咱。（店小二云）这间角子里干净，你就在这里歇息罢。（正末云）你与我点个灯来。（店小二云）灯在此。（正末云）我和你往后面走一遭去。我拽上这门，来到后面。这里墙可怎生倒了那？（店小二云）便是雨水大倒了，不曾整理。（正末云）哥也，这条路可往那里去？（店小二云）这条路往河南府去。（正末云）这条路往那里去？（店小二云）这条路往泗州去。（正末云）这条路呢？（店小二云）这个是一条总路，都去的。（正末云）我净了手也。和你说，背后有条大汉，那厮赶的我至急，怕他来时叫门呵，我有一句话央你：你只说道有上司的明文，不下单客。我明日还你两个人的房钱酒钱。（店小二云）我知道了，等他来时，我则说不下单客，回了他去，你自放心的睡。（正末云）我关上这门。我走了一日，身子有些困倦，我歇息咱。（邦老上，云）那厮这等快走，他挑着两个沉点点的笼

儿，我脚踏着脑杓子走，只赶不上。罢，天色晚了也，我往那里宿去。远远的一字摆着三座店，这处唤做三家店，中间那座店，唤做黑石头店。那厮本钱小，只在这两边店里下；若是本钱多，在这黑石头店里下。未知如何，我则唤那店小二，他便知道。（做唤门科，云）小二哥，开门来。（店小二云）甚么人唤门？（邦老云）我是个客人，天色晚了，觅一宵宿。（店小二云）上司明文，不下单客。（邦老做意科，云）兄弟每，我说在两头店里歇了罢，你说道黑石头店好，却如何？快把那驴子赶过来，依旧到两头店里歇去。（店小二云）不要去了，我开门来也。我开开这门。（邦老做入门科）（店小二云）家里来，有房子。（邦老搥店小二打科，云）你可道不下单客？（店小二云）你听差了，我这里则下单客。（邦老云）贼弟子孩儿，我问你，日头儿似落未落，有一个五短身材，黄白色脸儿小后生，挑着两个笼儿，在这里寻宿来么？（店小二云）从清晨到晚，没有一个人。（邦老云）兄弟，你输了也。（店小二云）客官，怎么是输了？（邦老云）你不知道，我和那兄弟前面打伙处，打了个赌赛。他说道他走路快，我道我走路快。到黑石头店里厮等，先到的为赢，后到的输，一个羊头，一箸饼，一坛酒。如今我先到了，可不是他输了也。（店小二云）这等你输了。他先来好几时了。我叫他去。（邦老云）你不要叫他，只说他在

那间阁子里睡？(店小二云)他在这间阁子里睡哩。(邦老云)小二哥，我央及你，你明日早起来与我做个证见。我问你谁先到来，你便道这个大汉先到来。我把那一个羊头，一箸饼，一坛酒，都与你吃。(店小二云)老叔，我爱吃的是羊舌头儿，(邦老云)我和你后面看一看。这堵墙怎么倒了来？(店小二云)这堵墙是雨水大淋倒了。(邦老云)怎么不垒起来？(店小二云)便是无钱，不曾垒的起。(邦老云)这条路往那里去？(店小二云)这条路往河南府去。(邦老云)这条路呢？(店小二云)这条路往泗州去的。(邦老云)这条路是往那里去的？(店小二云)这中间的是一条总路。(邦老云)你讨一领席子来与我，将你那锁和钥匙来。(店小二云)席子、锁和钥匙，都在这里。(邦老云)你自睡去。我拽上这门，插上这锁，你但则声，我就杀了你。(店小二云)老叔休要发怒，我自睡去便了。(下)(邦老云)且慢者，我听那厮说甚么。(正末云)我被那厮赶我这一路，多时不曾看我这东西，我剔的这灯，我是看咱。(邦老做意听科)(正末做拿朱砂科，云)一颗儿，两颗儿，三颗儿，四颗，五颗。这一头都有。我是看这一头咱。(正末做数五颗儿科，云)谢天地，十颗朱砂都有了也。我脱下衣服去歇息咱。(做睡科)(邦老云)这里不下手，那里下手！我踏开这门。且慢者，白正你寻思咱，两边店客人不曾睡哩，那厮叫将

起来，到害了我的性命。等睡到半夜前后，我慢慢的下手。(邦老睡科)(正末云)我只听的鼾睡如雷，将我惊觉来，不知是那个人?(唱)

【贺新郎】 是谁人恁般酣睡喝喽喽，莫不是梦见的贼徒，撞着的禽兽？则听的声粗气喘如雷吼，唬的我战兢兢提心在口。早难道高枕无忧，也是我常怀惧怕心，似听的这声音熟。(云)窗棂上扯下些纸来，捻一个纸灯，蘸了这油点个灯，我是看咱。(唱)我这里开房门仔细的观前后，(云)我道是谁，原来是店小二睡。(唱)那厮去房门前停死尸，精砖上枕驴头。

(云)元来打鼾的在那一边，再去看咱。(做惊科)天呵！可怎生正是那个贼汉！兀的不唬杀我也！我且吹灭这灯，不要等他看见。(唱)

【牧羊关】 我将这灯吹灭，身倒抽，唬的我浑身冷汗交流。莫是取命的阎王，杀人的领袖？唬的我呆打颧空张着口，惊急力怕抬头。恰待要睁开两个眼，可早则软塌了一对手。

(云)那厮睡着了也。我收拾往后门里走，我又恐怕惊觉那厮。嗨！慌忙里早把这灯都吹杀了，那里摸

我那行李衣服去?(唱)

【隔尾】 一领布衫我与你刚刚的扣，八答麻鞋款款的兜。我又不敢高声大咳嗽，我将这厮左瞅，右瞅。哎!天也!怎的他一阵儿昏迷稳放我走。

(云)行李衣服都摸着了也，且喜那厮正睡着哩。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唱)

【牧羊关】 只道他猛翻身，睡觉秋，且喜得眼朦胧又打鼾。他土鲁鲁嗓内涎潮，我也急煎煎心下刀抽。有如秋夜雨，一点一声愁。正待要展开脚忙移步，百忙里腿转筋甚腌证候。

(云)我可寻那缺墙儿去，我跳过这墙来。我也不往那泗州路上去，只往我的河南府去也。(下)(邦老醒，做看科，云)嗨，这厮走了也。想这一拳儿买卖，不该是我的。罢、罢、罢，黑洞洞的那里去寻他，不如回家去也。(下)

(正末扮太尉领鬼力上)(太尉诗云)未曾烧下纸钱灰，人心才动我先知。只言正直为神道，那个阳间是正直。吾神乃东岳殿前太尉是也。吾神在生之日，秉性忠直，不幸被歹人所害身亡。皇天不负吾德，加为东岳殿前太尉。今朝玉帝初回，且在庙中闲坐者。

(正末上，云)好大雨也，我待往前再走，不意遇着这大雨，待不前去，又怕那贼汉赶来，所伤了我的性命，怎生是好？哦，这里是一座庙宇，我且入的这庙来，避一避雨咱。(做放下担儿科，云)这碑子上写着道太尉爷爷庙。上圣可怜见，小人若是躲过那贼人，与爷爷重修庙宇，再立祠堂。(邦老上，云)好大雨也，那里躲雨去？一个古庙，我进里面权躲雨去。兀的不是那厮？呸！这厮可不该死也。(做扭正末科，云)兄弟，你好走也。(正末云)你也寻的好哩！(邦老云)你等我一等，慌做甚么！(背云)我试这厮的气力咱。兄弟也，我这领布衫着雨淋湿了也，你与我扭一扭，干了布衫，我和你一搭儿做买卖去。(正末云)哥，我不会扭。(邦老云)一领布衫不会扭，我便这般扭，你便那般扭，休一顺了。(正末云)哥，我理会的。(邦老云)你休扭，你则拿着我自扭。(邦老做扭科)(正末倒科)敢是你不曾吃饭那？则这些气力。来、来、来，巧言不如直道，将那红的来。(正末云)则有些胭脂，你将的去。(邦老云)我好俊脸儿，要搽胭脂？(正末云)有、有、有，敢是黄丹？(邦老云)我又不脚臭。(正末云)哥也，再没些甚么红的。(邦老云)是朱砂。(正末云)哥也，我是做小买卖儿，那得朱砂？(邦老云)你记的黑石头店里面，数一颗儿两颗儿么？(正末云)有、有、有，与哥哥一颗儿朱砂。(邦老云)你休怪，既做

相识，我也不强要你的。可是一件，我赶了你两三程地，则与我一颗儿？少！我烦你再与我一颗儿！（正末云）哥，这须是我的。（邦老云）你不与我，我就杀了你！（正末云）我便再与哥哥一颗儿朱砂。（邦老做挑担儿科，云）兄弟，我一担儿都要。（正末云）哥，怎么都要得我的？（邦老云）你敢不与我，我就杀你也。（拔刀科）（正末云）哥，我一担儿朱砂都与你，你将的去。（邦老低头，做拿笼儿科）（正末做匾担打邦老科）（邦老做回头科，云）你怎的？（正末云）连这匾担，也送与你罢。（邦老云）好个贼弟子孩儿！我出的这庙门来，我且躲着，听那厮说甚么。（正末云）那贼汉将的我这朱砂去了。我若是走到前面，告知本处官府，拿住这贼汉，才雪得我这口气。（邦老云）你听这厮的说话，怕不做出来，不如先下手为强。兄弟，我还你朱砂罢。（正末云）索是谢了哥。（邦老云）我则要你一件东西。（正末云）哥也，要甚么东西？（邦老云）我要你这颗头！（正末云）哥也，兀的不有人来了也！（邦老回头科）（正末做躲科）（邦老赶正末做揪住头发杀科）（正末云）铁幡竿白正，你今日图了我财，致了我命，在阴司告你，自有证见。（邦老云）谁是证见？（正末云）太尉爷爷便是证见。（邦老云）檐稍下杀你无证见。（正末云）这浮沔儿便是证见。（邦老云）这浮沔便怎生做的证见？你不问那里告将来，我不怕你。（正末唱）

【黄钟尾】 罢、罢、罢，我这性命呵，似半轮残月三更后，一日无常万事休。苦奔波，枉生受，有谁人，肯搭救，单只被几颗朱砂，送了我头。拚的向阎罗告究，着铁幡竿等候。遮莫你板门似手掌儿，也掩不得俺这叫屈的口。

（邦老杀正末，下科，云）一个小后生，倒使了我一身汗。我拖在这墙根底下，着这逼绰刀子搜开这墙阿，磕掉我靠倒这墙，遮了这死尸，也与你个好发送。如今两笼儿朱砂，都是我的了。一不做二不休，他说道家中有个花朵儿好媳妇，我拚的直到他家去，所算了他父亲，怕那妇人不随顺我。神道，我铁幡竿须不怕你，随你去做证见来。（下）（太尉云）颇奈铁幡竿白正无礼，在吾神庙中图了王文用之财，又致了他命，指吾神为证见。便好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若不降严霜，松柏不如蒿草。神灵若不报应，积善不如积恶。则今日领着鬼兵，擒拿铁幡竿白正，走一遭去来。（诗云）休将奸狡昧神祇，祸福如同烛影随。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下）

第三折

(李老同旦儿上)(李老云)老汉王文用的父亲。自从孩儿做买卖去了，至今不见回还。天那，我这河南人多少在外做客的，怎么再没一个顺便捎封信儿来家也？(旦儿云)父亲且自宽心，这早晚回家也不见的。(邦老上，云)某乃铁幡竿白正。自杀了王文用，连日连夜走到这河南府东关里红桥西。问人来，这是王文用家，这个门儿便是。待我唤他一声：家里有人么？(李老云)媳妇儿，门首有人叫哩，你去看咱。(旦儿云)我去看来。(见科，云)君子，你寻问谁哩？(邦老云)大嫂，你这里是王文用家么？(旦儿云)你问他怎的？(邦老云)我是他的伙计，替他寄一封书在此。(旦儿云)好也。我对俺父亲说去。(旦儿见李老科，云)父亲，有王文用同做买卖的伙计捎的信来也。(李老云)是真个？我看去。哥哥，请家里坐。(邦老云)老人家敢是王文用的父亲么？(李老云)我是他父亲。哥哥是谁？(邦老拜科，云)我是他认义的兄弟，与他一搭里做买卖，他利有百倍。他偶然跣破脚，在后边慢慢的行哩，着我先寄个信来。这个敢是哥哥的浑家，就

是我的亲嫂嫂一般。老伯，我走的饥又饥，渴又渴，你井里打些水我吃。（孛老云）我到井上打水去。（邦老云）我跟将老伯去。（孛老上井打水科，云）我打这水咱。（邦老做推孛老下井科，云）去。（孛老下）（旦儿哭科，云）我那父亲呵！兀的不痛杀我也！（邦老云）兀那妇人，不要啼哭，你丈夫是我杀了，你父亲又被我推在井里，也死了。我这一来单则为你，你与我做了浑家罢。（旦儿云）我至死也不随顺你。（邦老云）你若不随顺我，我一刀就杀了你，你自寻思咱。（旦儿云）且住者，他若杀了我呵，俺父亲与丈夫的冤仇，谁人来报？罢、罢、罢，你依的我一件事，我便随顺你。（邦老云）你且说出来，好依的我便依着你。（旦儿云）我丈夫新亡了，我若随顺了你，你也不吉利。如今待我丈夫百日之后，那其间与你成其夫妇，永远团圆，也不是迟哩。（邦老云）也罢，我则要个吉利。你一百日之后，我和你成其夫妇。我今日钱也有了，媳妇也有了，你这房子产业都是我的。凭着我一片好心，天也与我半碗饭吃。（同下）（净扮地曹引鬼力上，云）小圣地曹的便是。今日在森罗殿上对案，还有天曹不曾来哩。鬼力门首觑者，尊神来呵，报复知道。（鬼力云）理会的。（孛老上，云）老汉王文用的父亲。颇奈白正无礼，将我孩儿王文用杀了，又将我推下井里，又谋了我家媳妇为妻。老汉死于非命，今日告地

曹走一遭去。(见净做跪科，云)尊神，老汉特来告状。(净做跪科，云)老官儿，请起，请起。(孛老云)尊神是地曹判官，老汉是亡魂冤鬼，尊神请起，我是告状的。(净云)你原来是告状的，我错认了是我的姐夫。你告谁?(孛老云)老汉河南府人氏，姓王，是王从道，嫡亲的三口儿家属，有个孩儿唤做王文用，又有个媳妇儿。我孩儿因做买卖去，利增百倍，有铁幡竿白正，图了他财，又算他性命，又将老汉推在井里死了，又要了我家媳妇儿，地曹与老汉做主咱。(净云)你才说是谁推在井里?(孛老云)是铁幡竿白正推我在井里。(净云)既是他推你在井里，可怎么不打湿了衣裳?(孛老云)湿是湿的，热身子焐干了。(净云)你端的死了不曾?(孛老云)我死了。(净云)既是死了便罢，告他怎的?(孛老云)尊神，你使些神通，拿将他来折对咱。(净云)凭着我也成不的，你且这里伺候者。等天曹来呵，你告他，不争你着我去拿他，我怕他连我也杀了。(孛老云)我不曾见你这等神道。(下)

(正末扮太尉引判官、小鬼上)(正末云)吾神乃东岳太尉，掌管善恶生死文簿，到森罗殿上对案，走一遭去来。(唱)

【正宫】【端正好】 我将这带鞦来换，我把这唐巾按，舞蹁跹两袖风翻。我只见霜林飒飒秋天晚，

觉一阵冷气侵霄汉。

【滚绣球】 你道为甚么森森的透骨寒？却元来是茫茫的云雾繁，遮断著红尘无限，刚则见衰草斑斑，兀的不是地府间、黑水湾？早来到这奈河两岸，兀的不是剑树刀山？两只眼紧把冤魂来觑，一只手轻将他鬼力搯，何处也蹒跚。

【倘秀才】 摩弄的这玉带上精光灿烂，拂绰了罗襴上衣纹可便直坦，我与你登涩道七林林过曲栏。我也曾坐观十万里，日赴九千坛，我沉吟了几番。

【呆骨朵】 我将这唾津儿润破窗儿盼，（小鬼报科，云）报的尊神得知，有东岳太尉来到也。（净云）我接待尊神去。（正末唱）我探着手将小鬼揪翻。三吊脚捉腰，两个指可便掐眼。只一拳直打的他天灵烂，这一回倒做的我浑身汗。（净劝云）上圣息怒，（正末云）放手。（唱）我正待劈头毛厮扯搨，不争你攀臃膊强拆散。

（净云）鬼力，将酒过来。（鬼力云）酒到。（净做递酒科）（云）上圣满饮一杯。（正末唱）

【倘秀才】 见地曹手捧着温良玉盏，我这里忙擎起花纹象简，（净云）上圣，许久不会了也。（正末唱）我和你间别来早已数载间。绝音信，少平安，今

日得见面颜。

（净云）上圣请坐。（净拿文卷递科）（正末云）这一宗是何文卷？（净云）这一宗是个开剪截铺的。将那好段子大尺儿量进来，小尺儿卖出去。如今勾将来，左肋下打三千铜锤，右肋下打五千铁棒，还着他托生去。（鬼力云）可着他变做个甚么？（净云）可着他变个蚂蝗。（鬼力云）因何变个蚂蝗？（净云）要长也随的他，要短也随的他。（正末云）这一宗是何文卷？（净云）这一宗是个开洗糴铺的。把人的好衣服或是洗白，或是高丽复生缣丝，他着那铁熨斗都熨破了。我勾将他来，左肋下打三百铜锤，右肋下打五百铁棒，着那厮也还托生去。（鬼力云）他托生去可变个甚么？（净云）可变个铁匠。（鬼力云）因何变做铁匠？（净云）要硬也随的他，要软也随的他。（正末云）这一宗是何文卷？（净云）这一宗是个花园子，在生之日，按四季栽种树木，伤枝损叶。勾至阴间，左肋下打三十铜锤，右肋下打五十铁棒，还着他托生去。（鬼力云）他可变个甚么？（净云）直着他钟鼓司筋陡房里托生去。（鬼力云）可怎么着他在筋陡房里托生去？（净云）这边栽也由他，那边栽也由他。（正末云）这一宗是何文卷？（净云）这一宗是铁幡竿白正图财致命，杀了王文用，又将他父亲推在井里，又谋了他妻子，要了他家财。（正末云）我是看这宗文卷咱。（唱）

【伴读书】 检生死轮回案，是谁人敢把这天条扞？我奉着玉帝天符非轻慢，将是非曲直分明看。从头儿报应真希罕，这的是天数要循环。

（净云）上圣，止有这宗文卷利害。（正末唱）

【笑和尚】 你、你、你，将文卷细细挺，我、我、我，将争面轻轻按，是、是、是，小字儿叠千万。要、要、要，一行行亲过眼，便、便、便，一字字莫摧残，来、来、来，我一件件从公干。

（净云）上圣，这铁幡竿白正在世间，无般不做，无件不为，业贯将满，除天可害。（正末唱）

【醉太平】 你道他是天生就鹰鹫的羽翰，狼虎的贼心肝，这几年家作业在阳间，并没些忌惮。眼见得王文用在明晃晃刀头上遭危难，王从道在黑洞洞井底下何时旦，还将他花朵般媳妇儿只待要强奸，有这许多的罪犯。

（云）既是铁幡竿白正有这般罪犯，你可怎生不着鬼力勾将来勘问？（净云）上圣不知，我也曾几番家着

鬼力去迷那厮，争奈他十分凶恶，所以上不敢近他。
(正末云)我与你拿去。(唱)

【煞尾】 则我这硬邦邦指爪将那厮头稍来挽，粗滚滚麻绳将那厮脖项来拴。丢天灵剪子腕，着凌迟受磨难，那怕他泼顽皮绰号做铁幡竿。只消我这一对儿拦关，把那厮死狗也似拖将来我直着见了您眼。
(下)

(净云)上圣去了也，我也跟着趁打伙，捉拿白正跑一遭。(唱)

【么篇】 我将这厮琅琅铁索把那厮肩膀绑，沉点点铁棍将那厮臂膊搪。打碎天灵共眼眶，踢折蛮腰和脑浆。(做嘴脸科)(鬼力云)怎么做这个嘴脸?(净唱)把那厮直拿到酆都那边，着他慢慢的想。(同下)

第四折

（邦老同旦儿上）（邦老云）自家白正的便是。自从杀了王文用，到这里将他父亲推在井里，要了他浑家。这几日我有些神思不快，梦寐颠倒，不知是如何。大嫂，你与我安排些粥汤，我食用咱。（旦儿云）你则在这里，我熬粥汤去也。（下）（正末扮魂子上，云）自家非别，乃是王文用。被铁幡竿白正图了财致了命。争奈我阳寿未尽，今夜晚间问他索命去呵。（唱）

【双调】【新水令】 正黄昏庭院景凄凄，哎哟天那！走的我软兀刺一丝两气。浙零零的山路冷，昏惨惨的晚风吹。脚步儿刚移，一步步行到枉死地。

（做行科，云）来到这个所在，是十字坡口儿上酒店，正是我当初遇着那贼处。他见着我甚些动静，便起这点狠心？所算的我好苦也。（唱）

【沉醉东风】 若不是我失时落势，怎生的便揽祸招危。我和他这搭儿才相见，平日里又不相识。刚

道个一声儿恶人回避，早激的他恶眼眼闹是非，那里也见财起意。

（做行科，云）这个所在是黑石头店。你那贼，我既是躲着你走了，你苦死的赶我怎么？（唱）

【乔牌儿】 我既是抽身儿悄脱离，又何苦直赶上这田地？我和他又没甚杀爷娘抢道路深仇隙，可怎便舍残生做到底？

（云）我想这一晚既然要躲那贼，只该悄悄的睡罢了，还要点着灯，数这朱砂颗儿做甚么？自古道：出外做客，不要露白。可知被那贼瞧破了也。（唱）

【甜水令】 我只合紧闭房门，吹残灯火，且图安睡，怎好去一颗颗数着这东西。早被他识咱行藏，听咱声响，见咱踪迹，可不是自落的便宜。

（做行科，云）这所在是东岳太尉庙。那贼汉好狠也，我把一担儿朱砂都送了你，只要留俺的性命，你怎么还要将我杀了？我记的临死时曾指滴水浮沔为证。我如今冤魂不散，少不的和你索命。太尉爷爷，你是个掌生死的活神道，须与我屈死的王文用做主咱。

(做拜科)(唱)

【折桂令】 我忙合手顶礼神祇，现掌着死生文簿，何曾错善恶毫厘。(做再拜科，云)太尉爷爷，(唱)你怎不怜见我屈死的冤魂？放过了他行凶的泼贼，待强夺了俺无主的娇妻。我亲指着滴檐前浮沔为记，难道你坐殿上神圣无知？(做再拜科)(唱)只愿你检验轮回，速显灵威，将那厮直押送十八层地狱阿鼻，才见的你百千年天性忠直。

(做行科，云)我来到家中。看我那父亲去咱。元来冤魂幽滞，还在井底。父亲！兀的不痛杀我也！(做悲科)(唱)

【落梅风】 我只道你灵性归天上，却元来幽魂沉井底，总便是铁石人也见了心碎。我和他这冤仇结的来甚尽期，只除非各一家天地。

(云)我再看我那浑家，如今在那里？元来他随了那贼汉，正与他熬粥汤儿哩。(唱)

【沽美酒】 并不曾见烈纸钱将咱祭，倒去熬粥汤送他吃，元来你个水性婆娘易转移。干着我生受了半世，眼睁睁看你做歹人妻。

【太平令】 我痴心想望贞洁，你做事忒杀非为，铁幡竿满怀得济，王文用手稍儿着地。你这个泼贼，就里，落可便下的，白占了俺家缘家计。

（正末做扯邦老科，云）铁幡竿偿我命来！（邦老云）你是甚么人？着我偿你的命？（正末云）则我是王文用。你当日在太尉庙中，将我图财致命，又将我父亲淹死了，浑家也强占了，你如何不偿我命来？（邦老云）你说是我害你命来，可有何证见？（正末云）有、有、有，则滴水浮沤儿，便是证见。（邦老云）我平日是个吃斋把素，伸指头不咬人的人，这样勾当，我几曾干来？你说太尉庙中滴水浮沤儿是证见，你只叫那太尉来我和他对证。（太尉同鬼力上，云）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兀那铁幡竿白正，你还不认的我哩。你当日在我神庙中，滴水浮沤之下，将王文用图财致命，又淹死了他父亲，强夺了他妻室。你今日恶贯满盈，有何理说？（邦老做跪科，云）是、是、是，我杀了王文用来，望上圣可怜见我与你看经礼忏，请高僧大德超度他生天。你则饶了我罢！（正末云）你那贼也有今日哩。从来一冤报，我怎么还饶得你。（唱）

【收尾】 死生难遏我心头气，冤仇有似檐间水。哎，你个图财致命的狠心贼，也少不得做个落堑拖坑

的没头鬼。

（太尉云）铁幡竿白正，你今对吾神招证明白。兀那鬼力，将这厮押赴酆都，受诸苦恼，永为饿鬼，以报王文用之仇。你听者。（词云）则为这铁幡竿撒泼行凶，将王文用赶入庙中。既谋财又伤他命，结冤仇似海无穷。曾指定浮沔为证，到今朝运数当终。遣鬼力将他拿下，直押赴地狱重重。其屈死一双怨鬼，偿还他来世享通。才见得冤冤相报，方信道天理难容。

题 目

铁幡竿图财致命贼

正 名

朱砂担滴水浮沔记

刘千病打独角牛

第一折

（冲末、孛老儿上，云）急急光阴似水流，等闲白了少年头。月过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万事休。老汉是这深州饶阳县人氏，姓刘，是刘太公。我有个兄弟是折拆驴。我那兄弟有些膂力，前年去泰安神州争交赌筹去了，一向不曾来家。我有个孩儿，唤做吃刘千。不知怎么，这孩儿不肯做庄农生活，则待要刺枪弄棒，学拳摔交，时常里把人打伤了。我今日着他使牛耕地去，说与沙三、伴哥，跟着刘千耕地去。若使牛去便罢，他若和人厮打呵，休着我知道，我不道的饶了他。今日无甚事，老汉我自回家中去也。（下）（净扮折拆驴领快吃饭、世不饱上）（折拆驴云）路歧歧路两悠悠，不到天涯未肯休。有人学的轻巧艺，敢走南州共北州。自家折拆驴的便是。我是这深州饶阳县人氏，俺弟兄

三个，子父四人，则俺这老子最大。我为甚么唤做折拆驴？我有气力无气力，一头驴往我面前一走过去，我一只手揪住鬃，一只手揪住尾，使气力则一折，把那驴腰就折拆了，因此上就唤我做折拆驴。三月二个八日，东岳泰安神州，我和独角牛劈排定对，争交赌筹。部署扯开藤棒，被那独角牛则一拳，打了我两个牙，二年打了我四个牙。今年是第三年，唬的我不敢去了。（快吃饭云）哥，你为何就不敢去了？（折拆驴云）也与我这牙做主是阿。我在这村里，教着几个徒弟，就卖些筋骨膏药儿。这早晚香客未来全哩。等香客来了呵，擂三合，看有甚么人来。（正末同禾倭上）（禾倭云）哥哥，你看俺这庄农人家，春种夏锄秋收冬藏，春若不种秋收无望。俺做庄农的，比您这学擂的，可是如何也？（正末云）倒不如俺学擂的好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你则说春种秋收，使牛耕耨，为村叟。我和你话不相投，我则待斗智相搏手。

（禾倭云）你可受用些甚么？你吃的是甚么？（正末唱）

【混江龙】 我吃的是肥羊法酒，（禾倭云）不如

俺庄农家的茶饭倒好。（正末唱）强如您鞭丢酸枣醋溜溜。（禾佬云）依着你怎生？（正末唱）俺则说劈排定对，（禾佬云）俺可是怎生？（正末唱）您则待压靶扶箕。（禾佬云）依着你可往那里耍去？（正末唱）我去那碾麦场中打套子，煞强如您沔麻坑里可都摸泥鳅。（禾佬云）您怎生不做庄农生活，则好打擂，可是为何也？（正末唱）这的也是我专心好，我相伴的是沙三赵二，更和这伴哥王留。

（禾佬云）哥哥，你这等刺枪弄棒，争交赌筹，每日出来瞒着父亲，你可怎生支持也？（正末云）起、起、起来也。（唱）

【油葫芦】 每日介相唤相呼堆放牛，绕着他这庄背后，（禾佬云）俺可往那里耍去来。（正末唱）我可敢一直儿走到地南头，您去兀那熟耕地里可都翻筋陡，（禾佬云）你可做些甚么那？（正末唱）都不如我向花桑他兀那树下学搏手。（禾佬云）依着哥哥心，可是怎生？（正末唱）我有心待燃了香，剃了我这头。（禾佬云）哥也，你这般面黄肌瘦，怎生赢的人也？（正末唱）休笑我浑身上无那四两山鸡肉，（禾佬云）哥也你凭着些甚么武艺敌对人也，（正末唱）凭着我这一对瘦拳头。

（禾佬云）哥也，你就能跌快打，左手打三条好汉，右手打三条好汉，你也则好在俺这当村里施展，你敢往那里去？（正末唱）

【天下乐】 我可也敢走南州共北州，我可便云也波游，绕着那天下走，（禾佬云）哥也，你便走，可也不得驰名也。（正末唱）我若是不驰名我便不姓刘。（禾佬云）你父亲母亲，则怕你争交赌筹，打人惹祸，着我跟随着你哩。（正末唱）俺爷将我行也是跟，俺娘将我坐也是守，则被他每拘束的我来不自由。

（禾佬云）哥也，父亲着你使牛耕地，你便烦恼，你听的道厮打呵，你便欢喜，可是为何？（正末唱）

【那吒令】 说着他这种田呵，我三衙家抹丢；道着他这放牛呵，我十分的便抖擞；提着道是拽拳呵，美也我精神儿便有。我可便打熬成，我敢则是温习就，凭着我这武艺滑熟。

【鹊踏枝】 有一日赛口愿到神州，（禾佬云）到的那里，与俺做些甚么？（正末唱）我与你便画尊神轴，背着案拜岳朝山，撞府冲州。（禾佬云）到那里凭着你甚么那？（正末唱）凭手眼要衣食便有，（禾佬云）哥也。到的那里，你趁些甚么？（正末唱）我趁相搏到处云游。

(禾侠云)哥也，你看兀那里打擂哩，你领着我看一看去。(正末云)那里这般小打鼓儿响，咱看去来。(折拆驴云)徒弟靠前，等香客来全了擂三合。这一个有异名，唤做快吃饭，这个唤做世不饱。世不饱着拳打将去，快吃饭有拳还将来，手停手稳看相搏。(世不饱打科)(快吃饭遮科)(快吃饭、世不饱做倒科)(正末云)我上的这路台来。兀那教手，你问我这擂如何?(折拆驴做笑科，云)呵、呵、呵，倒好笑，那里走将这个后生来。他无那钱钞赏俺，他待要铺奖我。我问你这擂如何?(正末云)你这擂直屁!(折拆驴云)是有那直屁，我可不放你哩。兀那后生，你既是省的呵，恰才左军里一个，右军里一个，怎生拿，怎生跌，你敷演一遍，我试看咱(正末云)我试敷演这擂咱。(唱)

【寄生草】 这一个吐架子先缠住手，(带云)这一个展不的也。(唱)怕扣落紧刺了头。这一个撞入去往上可便鼻凹里扣，这一个着昏拳厮打住胡厮扭，你与我中间里解开分前后。麦场上禾豆您亲收，你若到兀那泰安州银碗难能勾。

(正末做脚勾净科了)(折拆驴做跌倒科，云)哎哟!哎哟!这厮好无礼也!我听他说话，他把手上头晃一晃，

脚底下则一绊，正跌着我这哈撒儿骨。兀那厮，你敢和我厮打么？（正末云）打将来。（折拆驴做打科）（正末做跌倒折拆驴打科）（世不饱云）打将来了，俺两个家去了罢。（同快吃饭下）（折拆驴云）打杀我也。徒弟每都那里去了？（正末唱）

【单雁儿】 早则倒、倒、倒了你个教头，则我这右拍手轻荡着你可早难禁受，似倒了一个糠布袋，摔翻了个肉春牛。呸！眊、眊、眊，不害你娘羞，你原来是个蜡枪头。

（正末做揪折拆驴手，跌科）（禾佬云）刘千哥哥又厮打哩，我叫老的来。父亲、父亲，哥哥又厮打哩。（孛老儿上，云）在那里厮打哩？（禾佬云）兀的不是。（孛老儿云）好也、好也。（孛老儿做打正末科，云）着你休厮打，你又惹人。小禽兽，你不听我的言语。（折拆驴云）老的休打他，打他便是打我一般，恰好都打了我了。（孛老儿云）兀的不是折拆驴兄弟？（折拆驴云）原来是哥哥。（折拆驴做拜科，云）哥哥，多时不见。（孛老儿云）兄弟，你认的这小的么？（折拆驴云）这个是谁？（孛老儿云）则他便是你侄儿刘千。（折拆驴云）恰才打我的，是侄儿刘千？我去时孩儿则这般大。（孛老儿云）刘千过来，拜你叔父来。（正末云）这个是

谁？(孝老儿云)是你叔父。(正末云)这个是叔叔？早是您侄儿不曾冲撞着叔叔也。(折拆驴云)你则这般，打出我屁来哩。哥哥，孩儿忙也是闲？(孝老儿云)孩儿忙哩。(折拆驴云)孩儿忙便罢，若闲呵，我教他几个搏手儿。(孝老儿云)且顾了你着。(折拆驴云)哥哥，你家去安排茶饭，我和侄儿便来。(孝老儿云)刘千，你和叔父同来。我先回家去也。(下)(折拆驴云)孩儿也，你这般省的呵，三月二十八日泰安神州，我和你去争交赌筹，你敢和独角牛敌对去么？(正末云)叔叔，那里有这般好搯的！我和他搯去。(折拆驴云)孩儿也，除了独角牛，再无好汉了也。(正末云)叔叔，你放心也。(唱)

【尾声】 卖弄你有楞角，无敌手，哎，你个折拆驴的叔叔免忧。你则是满口里薰豁独角牛，则今番我直着抹了那厮芒头。我生性忒搯搜，相搏罢我着他一笔都勾。我着他但题起这刘千来呵，(云)兀的不是刘千来也。(唱)我直着他扑碌碌的望风而走。(折拆驴云)你可休夸了大口也。(正末唱)你稳情取花成蜜就。(折拆驴云)你看那独角牛身凛凛，貌堂堂，你这等瘦巴巴的，则怕你近不的他也。(正末唱)你休笑我黄干黑瘦，我可敢则今番我直着顶替了那一座泰安州。(同下)

第二折

（旦儿上，云）只为儿夫身染病，发愿街头舍义浆。妾身不是别人，乃刘千的浑家是也。为俺男儿身子不快，我对天许下舍一百日义浆，舍了九十九日，则有今日一日。在此闲坐也，看有甚么人来。（独角牛同净快吃饭、世不饱上）（独角牛云）一对拳寰中第一，两只脚世上无双。自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石州马用的便是。俺家祖传三辈，是这擂家出身。俺祖公是没角牛，俺父亲是铁角牛。到我这一辈，唤做独角牛。每年三月二十八日，上东岳泰安神州争交赌筹，劈排定对，比并高低。头一年不知那里走将一个甚么折拆驴来。与我争交赌筹。部署扯开藤棒，被我则一拳，打了他两个牙；第二年那厮又走将来争交，又吃我打了他两个牙，把那厮打的丧胆亡魂。我耳消耳息，打听的深州饶阳县，有个小厮，唤做甚么吃刘千。说那小厮一对拳，似剪鞭相似。我这么个好汉，天下无对手，我则怕那厮打了我芒头，兄弟每，您跟着我寻那厮去，若是寻着他呵。众弟兄每，您着舍利拳打倒那厮，称了我平生愿足。我问人来，兀那含义浆去处

便是。兄弟每，饮马去来。（快吃饭云）理会的。牵过马来饮马。（旦儿云）兀那君子，你好不达时务，不晓事也。人吃的茶饭，可怎么将来饮马？（独角牛云）这妇人倒生的好也。□！兀那妇人，谁不晓事？你家里有甚么好男子好汉，叫他出来。（旦儿云）这人好无礼也，我唤我父亲去。（做叫科，云）父亲！（孛老儿上，云）媳妇儿也，做甚么这般大惊小怪的？唤我做甚么？（旦儿云）您孩儿正舍义浆，一伙男子汉。人吃的茶饭，他要饮马，我说他，他倒骂我。（孛老儿云）这厮好无礼也。他在那里？（旦儿云）兀那里不是？（孛老儿云）哥哥每，好不晓事也。人吃的茶饭，怎生喂头口？（独角牛云）兀那老弟子孩儿，你说谁哩？众兄弟每，与我打这老弟子孩儿。（做打倒孛老儿科）（独角牛云）我不打你，家里有甚么年纪小的后生，着他出来，我和他略擂三合。（旦儿云）好也，你打倒我父亲也。我唤我叔叔去。叔叔出来。（折拆驴在古门道云）孩儿，唤我做甚么？（旦儿云）你出来。（折拆驴云）我忙哩。（旦儿云）你做甚么忙哩？（折拆驴云）我捉虱子哩。（旦儿云）那里要紧，有人打倒我父亲也！（折拆驴云）这厮无礼也，他是盆儿罐儿？（旦儿云）怎么是盆儿、罐儿？（折拆驴云）他好歹有耳朵也。（旦儿云）假似罐儿呢？（折拆驴云）也有耳朵儿。（旦儿云）一伙人打倒我父亲也。（折拆驴上，云）这弟子孩儿合死也。过来，我打那弟子孩

儿去。(做见独角牛科)(独角牛云)那个好男子好汉，教他出来，则我便是独角牛。(拆拆驴做走科)(旦儿做拦科，云)你那里去?(折拆驴云)孩儿也，你不知道，他正是我的牙主儿。(旦儿云)他打倒俺老子，可怎生是好也?(折拆驴云)打倒你老子，干我腿事。(旦儿云)叔叔，没奈何，你救我父亲咱。(折拆驴云)孩儿也，一了说：明枪好躲，暗箭难防。我暗算他，搬将过来，则一拳打倒那厮，救你父亲，打不倒，你躲开条路，我好走。(旦儿云)你靠前。(折拆驴捱打科，云)唱喏哩。(独角牛回身打净倒科)(折拆驴云)老叔看牙，轻着些儿。(独角牛云)兄弟每也，你看打倒的是谁?(世不饱云)理会的。我试看咱。(做看科)(世不饱云)哥也，我道是谁?原来是折拆驴。(独角牛云)我若无手眼，不吃这厮打倒了，众人向前打那厮!(众做打科)(折拆驴云)娘也，打杀我也!法度利害，祸不是好惹的。(独角牛云)□腿，那厮，你要我饶你么?(折拆驴云)可知要饶哩!(独角牛云)你要我饶你，叫我十声老子。(折拆驴云)羞人化化的，怎么叫?(独角牛云)不叫，我就打杀你!(折拆驴云)老叔休打，等我叫。(做叫科)(独角牛应科了，云)兄弟每，这厮怕俺也，咱吃酒去也。(同快吃饭、世不饱下)(孛老儿云)他去了也，你起来罢。(折拆驴云)去了不曾?(孛老儿云)不妨事，你起来，他去了。(折拆驴云)这弟子孩儿好造

物，不去了，这厮烂羊头，吃我打一顿。（孛老儿云）休对孩儿说，咱家去来。（同折拆驴下）（旦儿同折拆驴扶正末上）（正末云）大嫂，你熬口粥汤去。哎哟！娘也！我好头疼也！（折拆驴云）哎哟！爷也！我好牙疼也！（正末云）叔叔，你怎么来？（折拆驴云）不曾怎么。（正末云）你看你那头上土。（折拆驴云）我不说。（正末云）你不说呵怎生？（折拆驴云）我打滚来。（正末云）你那口里血。（折拆驴云）我剔牙来。（正末云）你说也不说？（折拆驴云）我不说。（正末云）你真个不说？我则一拳，打了你那满口里牙。（折拆驴云）你则近的我这牙，孩儿也，我说则说，你休要烦恼。（正末云）我不烦恼，你说。（折拆驴云）孩儿，你那媳妇儿，为你染病，许下舍义浆。正含义浆，有那世里对头独角牛，他又调戏你媳妇，又打倒你父亲。我劝他来，又着他打了我两个牙。孩儿也，你是个男子汉，顶天立地，噙齿戴发，带眼安眉，连皮带肉，带骨连皮，你这般冤仇，怎生不报？（正末云）这厮好无礼也！（唱）

【越调】【梅花引】 将我个年老的尊堂恁厮拍，年纪小的妻儿迤逗来。好着我忿怒夯胸怀，我今日践尘埃，这厮好情理切害，不报了冤仇和姓改。

【紫花儿序】 休道是刘、刘、刘干的这和尚，便是那释迦如来，被这厮恼下莲台。（折拆驴云）孩儿

也，你身子不停当哩，将息你那证候咱。（正末唱）将我这神眉剔竖，把我这病眼来睁开。我好怨恨那个秀才，一会儿气的我浑身上津津的汗出来。（折拆驴云）孩儿也，倒是些儿好汗。（正末唱）美也觉我这身子儿轻快。（折拆驴云）孩儿也，你这般面黄肌瘦，眼嵌缩腮。两条腿恰似麻秸，十个指头有如灯草，你且将息几日去。（正末唱）你笑我脸似刀条，腿、腿、腿似麻秸。

（折拆驴云）那独角牛身凜凜，貌堂堂，身長一丈，膀阔三停，横里五尺，竖里一丈，剔留秃鬃，恰似个西瓜模样。看了你这般一搭两头无剩，腰儿小，肚儿细，吃的饱，快放矢，则怕你近不的他么？（正末唱）

【耍三台】 常言道我虎瘦呵雄心在，你可便休笑我眼嵌缩腮。你道他偌来肥胖，你道我恁来大小身材。不是我自说口、自庄主、自邀买，我是那那吒社里横祸来的非灾。则今番破题儿和他相搏，他可敢寄着一场天来大利害。

（折拆驴云）孩儿也，这擂家汉要眼睛转，拳头取胜，筋脉乱，扑手成功。眼睛不转，打人不着，筋脉

不乱，扑人不倒。则怕你近不的他也。（正末唱）

【络丝娘】 若是独角牛今番撒台，着那厮浅水鱼儿摸来。山海也似冤仇我和他劈甚么排，不是我舌尖口快。

（折拆驴云）那独角牛，你闻名不曾见面，他生的塔也似一条大汉。并桩也似两条腿，酱钵也似一对拳头，栲栳来也似一个肚子，乌盆也似一双眼睛。觑了你这般面黄肌瘦，则有老蜻腰儿的气力，扑蚂蚱的威风，听的打擂，常害头疼，你敢近不的他么？（正末唱）

【紫花儿序】 我怎肯主着面拳厮扑，和他两个厮捱，你看我倒蹬儿智厮瞒由咱摆划。俺两个硬厮并暗厮算，浓闹里休着那布束解。直打的这壁破那壁伤，碜可可嘴塌鼻歪。（折拆驴云）孩儿也，你上的那路台去，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中间里部署扯了那藤棒，擂家汉要智的擒，打的擒，肚有智，瞒过人，一狠二毒三短命，便是擂的旧家风。你怎生遮截架解，你试说一遍，我试听咱。（正末唱）看那厮拽大拳可这般出、出、出的赶来，你看我跌过脚轻轻的倒台。吐架子扒下来，嘴缝上飏飏的着我扣落拍，直打的摇着头跌着脚道好、好、好擂可这般失惊打怪。

（折拆驴云）孩儿也，你使的是上三路，下三路，中三路，可是那一路拳？你一发对我说一遍咱。（正末唱）

【尾声】 你看我，横里丢，竖里砍，往上兜，往下抛，虎口里截臂骨，扛纽羊头，枷稍坠，马前剑，扑手有那三十解。着那嘶拳起处，我搬趲过，可又则一拳打下那厮班石露台。恁时节小颯儿那妆么。（云）众人道，打、打、打了，好、好、好擂。（唱）我着他浑花儿可兀的大喝声采。（下）

（折拆驴云）一个好儿也。他的那扑手熟，他的倒是横里丢，竖里砍，往上兜，往下抛，虎口里截臂骨，扛纽羊头带蹄儿，倒卖十五贯。（唱）他道是马前剑扑手有三十解。（外呈答云）好唱也，好唱也。（折拆驴云）随邪的弟子孩儿，那里唱的好！（下）

第三折

(外扮香官领张千上)(香官云)万里雷霆驱号令，一天星斗焕文章。小官乃降香大使是也。方今圣人在位，天下太平，八方宁静，黎庶安康，端的是处处楼台闻语笑，家家院落听欢声。今日是三月二个八日，乃是东岳天齐大生仁圣帝圣诞之辰，小官奉命降香一遭。端的是人稠物穰，社火喧哗。别的社火都赛过了也，还有这一场社火，乃是那吒社，未曾酌献。张千与我唤将部署来者。(张千云)理会的。部署，相公唤你哩。(部署领打擂四人上)(部署云)依古礼斗智相搏，习老郎捕腿拿腰。赛尧年风调雨顺，许人人赌赛争交。自家部署的便是。今日是三月二十八日，是东岳圣诞之辰，俺预备社火，赛神酌献，都停当了也。有香官相公呼唤，须索见相公，走一遭去。(见科云)相公，部署来了也。(香官云)那吒社社火，停当了么?(部署云)相公，都停当了也。(香官云)今年头对是谁?(部署云)今年头对是独角牛，二年无对手了，则有今年一年哩。(香官云)若是今年无对手呵，银碗花红，表里段匹，都是他的。与我唤过独角牛来、

(部署云)理会的。唤将独角牛来者。(张千云)理会的。独角牛安在?(独角牛上,云)打遍乾坤无对手,独占那吒第一人。自家独角牛的便是。我在这泰安州东岳庙上,每年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圣诞之辰,我在这露台上,跌打相搏,争交赌筹,二年无对手了,今年是第三年也。有香官呼唤,须索走一遭去。(部署云)独角牛,香官相公唤你哩。(做见科)(香官云)你便是独角牛?(独角牛云)小人便是。(香官云)你二年无对手也,则有今年,若是再无对手呵,这银碗花红,表里段匹,就都赏你。香客还未全哩,等香客来全了时,脱剥下来搦三遭。(独角牛云)理会的。那一个好男子好汉,敢出来擂三合么?(正末同折拆驴上)(正末云)叔叔,来到了么?(折拆驴云)孩儿,来到也。那露台上便是独角牛,你看那狗骨头生的那个模样,你近的他,你便过去,你若近不的他,咱家去了罢。(正末唱)

【正宫】【端正好】 我来到这泰安州,我可便不住您兀那招商店,那厮便紧和我钉钉胶粘。把一池绿水可也浑都占,可怎生不放俺这傍人僭?

(独角牛云)那一个好汉,敢出来与我独角牛擂三台?(正末唱)

【滚绣球】 他将那名姓呼，志气来啗，他在那露台上光闪，果然是名不虚传。他可也忒自专，说大言，自夸轻健，可是他空说在骏马之前。我打这厮东头不说可在这西头说，我打这厮上口不啗下口啗，无耻无廉。

（云）哥哥，报复一声，小人是深州饶阳县人氏，姓刘，是吃刘千，特来与独角牛来厮搆。（部署做报科，云）喏！外面有个人，特来与独角年来赌搆。（香官云）着他过来。（正未做见科，云）大人，小人是深州饶阳县人氏，姓刘，是吃刘千，特来与独角牛来厮搆。（香官云）则怕你近不的他么？你可有甚么亲人？（正未云）见有我叔叔在门首。（香官云）叫你那叔叔进来。（正未云）叔叔，大人唤你哩。（折拆驴做见科，云）大人，小人是折拆驴。（香官云）你是那小的甚么人？（折拆驴云）小人是他叔叔。（香官云）你既是他叔叔，那独角牛可利害，拳头上无眼，倘若还有些高低，可如之奈何？他既要搏搆呵，你便亲手立张文书，方才放他厮搆去。（正未云）叔叔，不妨事，你则管写与他。（折拆驴做写文书科，云）大人，小人写了文书也。（香官云）你画上字。（折拆驴云）小人画了字也。（香官云）既然画了字也，您过去厮搆去。（折拆驴云）咱且在一壁者。（香官云）部署，香客来全了么？（部署云）

来全了也。(香官云)着那独角牛脱剥下，绕着露台搨三遭。(部署云)理会的。兀那独角牛，香客全了也，你脱剥下搨三遭。(独角牛做脱剥了科，云)这东壁厢，有甚么好男子好汉，出来劈排定对，争交赌筹来。(独角牛、折拆驴打科)(折拆驴躲科)(独角牛云)东壁厢无有，敢在西壁厢。这西壁厢有好男子好汉，出来与我争交赌筹来。(又打折拆驴科)(折拆驴又躲科)(独角牛云)西边厢没有，敢在东边。(折拆驴云)呸！你则认的我！(正末云)我上的这露台来，我和他搨去。(部署搨科，云)兀那小厮靠后。(折拆驴吐门户科)(部署云)你来怎的？(折拆驴云)我来喷水来。(部署云)兀那小厮，你看那独角牛，身凜凜，貌堂堂，一个好汉，恰便似烟薰了的子路，墨洒就的金刚。你这等面黄肌瘦，眼嵌缩腮，一搨两头无剩，你可到的那里，则怕你近不的他也。(正末唱)

【倘秀才】 哎，你伙看的每休将咱来指点，您可休量小人不是个驰名的这好颡，打这厮囊里盛锥自出尖。独角牛有仇冤，打这厮说大言。

(独角牛云)兀那小的，你这等一个瘦弱的身躯，要和我两争交赌筹厮打呵，你曾辞你家中父母不曾？(正末唱)

【白鹤子】 谁不道你威凛凛，谁不道我瘦恹恹。
谁不道你有能奇，谁不道我无扎垫。

（独角牛云）兀那折拆驴，这小是你侄儿？我看这小厮，面黄肌瘦，一搭两头无剩，他休说和我擂，着部署扯开藤棒，我则一拳，我就打做他一个螃蟹。（折拆驴云）你要打谭，我和你打个谭。休题那螃蟹，俺孩儿动起手来，打的他七手八脚，一迷哩横行，则怕打破你那盖。（独角牛云）我和你再打个谭，如今部署扯开藤棒，我一脚踢做你个煎饼。（折拆驴云）休题那煎饼，俺孩儿打起来，吓的你软瘫。（部署云）甚么软瘫？（折拆驴云）煎饼可不软瘫？（正末唱）

【白鹤子】 你笑我身子儿尖，可也使不着脸儿甜。本对也，可不道三角瓦儿阿可赤可兀的绊翻了人，则我这一对拳到收赢了你是个颡。

（部署云）看头合擂，左军里一个，右军里一个，不要揪住裓儿，不要拽起裤儿，手停手稳看相搏。（正末与独角牛擂科）（独角牛倒科）（折拆驴云）倒了也。（独角牛云）不倒，不倒。（折拆驴云）休题那不倒，背着糙米还家去，那个是不捣。（独角牛云）不算交。（折拆驴云）可知道不算交，把那鼻涕来沾鞋底，那的

是不算胶。（部署云）看第二合擂，左军里一个，右军里一个，休要揪住裋儿，不要拽起裤儿，手停手稳看相搏。（正末唱）

【倘秀才】 我恰才吐架子左闪来右闪，我踢了个提过脚里膝也那外膝。嘴缝上直拳并塌那厮脸，着这厮头完擂，早着拳，打这厮自专。

（部署云）独角牛，你有拳打将去，刘千，你有脚踢将去。休要揪住裋儿，不要拽起裤儿，手停手稳看相搏。（擂科）（独角牛倒科，云）我输了也。（折拆驴拿空桶做倾科，云）我着你烂羊头吃一顿。（正末唱）

【伴读书】 赢了的休谈羨，输了的难遮掩。打这厮自奖自夸自丰鉴，休想道虎嚇的咱家善。并一千合者波休想刘千喘，睬、睬、睬！使不着你那句美也那唇甜。

【笑歌赏】 看、看、看的每俺、俺、俺这完擂不甚险，您、您、您老的每休埋怨。告、告、告那部署休心倦，哥、哥、哥你水莫喷，您、您、您鼓轻撘，来、来、来、来、来、来咱休把这排场占。

（部署云）相公，刘千赢了独角牛也。（香官云）既

然刘千赢了也，将那银碗花红，表里段匹，都赏刘千，加他做深州饶阳县县令，着他走马赴任，便索长行。（折拆驴云）孩儿也，恰才还是你善哩，若是我，我腰节骨都拗折他的！咱回家去来。（正末唱）

【尾声】 打一拳有似着一剑，踢一脚浑如剁一镰。这厮人也憎鬼也嫌，无处发付那千层桦皮脸，可又早颓气了驰名第一贴。（同折拆驴下）

（香官云）刘千去了也，小官不敢久停久住。左右那里，将马来，回大人话，走一遭去。独角牛施呈威风，欲赢取羊酒花红，被刘千争交跌打，方显是天下英雄。（同下）

第四折

（李老儿上，云）欢来不似今朝，喜来那逢今日。老汉刘太公的便是。谁想刘千跟着他叔父去泰安州，与独角牛劈排定对去了。说道孩儿赢了也，先拿将花红银碗锦袄儿来。我不信，使的出山彪打听去了，这早晚敢待来也。（正末扮出山彪上，云）自家出山彪便是，跟着刘千哥哥泰安州去，俺哥哥赢了也。我先将花红银碗锦袄，去叔父跟前报个喜信去咱。（唱）

【双调】【新水令】 独角牛无对整三年，则今番赛还了他那口愿。说刘千一个展，值看官满怀钱。端的是名不虚传，看了那几合擂不曾见。

（李老儿云）出山彪孩儿来了也。你哥哥在那泰安州，与那独角牛怎生劈排定对？你说一遍，我试听咱。（正末云）父亲，俺刘千哥哥赢了也。我将着这锦袄子银碗花红，父亲跟前来报喜信来也。（李老儿云）既然你哥哥赢了独角牛也，怎生两家相搏？你试说一遍，我试听咱。（正末唱）

【夜行船】 独角牛肥膜相搏呵，吁，他则落的一声喘，可是他空说在骏马之前。他则待举意儿赢，他其心儿不善，可是他捉住鼓自开一遍。

（李老儿云）你那哥哥等开住呵，会那个在左边？那个在右边？怎生遮截架解？你说一遍，我试听咱。
（正末唱）

【川拨棹】 独角牛气冲天，他向那露台上说大言。卖弄他能拽直拳，快使横拳，你比俺刘千绝后光前。去也郑州出曹门较远，都部署将藤棒传。

（李老儿云）怎生擂鼓筛锣？呐喊摇旗？你试说一遍咱。（正末唱）

【七弟兄】 鼓儿着撒边、撒边，（云）手停手稳看相搏。（唱）你可便看，咱拳合手停，各自寻机变。一个拳沉脚重谨当先，俺哥哥身轻体健能挪展。

（李老儿云）俺刘千与独角牛怎生劈排定对？你试再说一遍，我试听咱。（正末唱）

【梅花酒】 呀！独角牛拽大拳，刘千见拳，来

到跟前，火似放过条蚕椽，出虚影到他胸前。刘千使脚去手腕上剪，他敢迤逗的到露台边，接住脚往上掀。胖身躯怎回转，膂力的是刘千。

【喜江南】滴溜扑人丛里腾的脚稍天，俺哥哥他将那浑锦袄子急忙穿，早笙歌引至庙门前。独角牛自专，则他那输了的脸儿可怜见。

（孛老儿云）既然赢了也，俺一家儿都往深州饶阳县县令之任去，到大来欢喜杀我也！俺孩儿心满意满，且休论他长我短。独角牛输与刘千，俺得了花红银碗。

题 目
般般社火上东岳

正 名
刘千病打独角牛

施仁义刘弘嫁婢

楔子

（冲末扮李逊抱病，同旦儿、春郎上）（李逊云）腹中晓尽世间事，命里不如天下人。小生姓李，名逊，字克让，祖居汴梁人氏。嫡亲的三口儿家属，浑家张氏，孩儿春郎。小生幼习儒业，今春应过举，新除钱塘为理。至望京店染起疾病，不能动止。我这病，觑天远，入地近，眼见的无那活的人也。大嫂，你去熬口粥汤我食用。（旦儿云）理会的。（下）（李逊云）春郎，将过桌儿来，将纸墨笔砚来。（春郎云）父亲，桌儿纸墨笔砚俱在此。（李逊云）春郎，你看你母亲熬粥汤去。（春郎云）理会的。（下）（李逊云）我为甚支转他子母二人？小生平日之间，与人水米无交。我倘若有些好歹，争奈娇妻幼子，归于何处，使我切切在心，拳拳在念。我闻知洛阳有一人，姓刘，名弘，字元溥，此人有疏

财仗义之心。我如今修一封书，等我身亡之后，着他子母二人，投奔刘弘员外。我写这书者。李逊也，你怎生做那读书的人！我与刘弘素不相识，这书上叙甚么寒温的事，则除是恁的。我仿春秋一桩故事，宰国臣与乞成子赴壁一事。白者是素也，我与他素不相识；纸者居也，正意的则是托妻寄子。刘弘员外是读书的人，见其书解其意呵，收留他子母二人；若见其书不解其意啊，李逊也，也是我出于无奈。春郎，唤你母亲来。（春郎同旦儿上）（春郎云）父亲，母亲来了也，你放精细者。（旦儿云）员外，喝口粥汤儿者。（李逊云）大嫂，我那里吃的粥汤。趁我这一回儿精细，分付您者。（旦儿云）员外，你有何言语嘱咐也？（李逊云）我若身死之后，您子母二人，将着这封书呈，直至洛阳，投奔刘弘伯父去。他见是我的书呈，必然收留您子母二人也。（春郎云）理会的。父亲精细者。（李逊云）大嫂，春郎，我这病越沉重也，您扶着我者。便好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一声长叹泪凝眸，堪恨春郎志未酬。幼子娇妻无所托，一封书信紧相投。孤穷李逊今朝丧，天使文人不到头。尸骸未入棺函内，一灵先到洛阳游。大嫂，春郎，我也顾不的你也。（做死科）（下）（旦儿同春郎做哭科）（旦儿云）哎哟，员外也，则被你痛杀我也。春郎，便将你父亲焚化了，寄在报国寺里浮丘着。俺将着书

呈，投奔洛阳刘弘员外去来。（春郎云）理会的。母亲，您孩儿将父亲的骨殖，寄在这南薰门外报国寺里。俺子母二人，则今日直至洛阳，投奔刘弘伯父去。哎哟，父亲，则被你痛杀我也！（同旦儿下）（太白星上，云）阆苑仙家白锦袍，海山银阙宴蟠桃。三峰月下鸾声远，万里风头鹤背高。贫道乃上界太白金星是也。职掌人间赏善罚恶录料长短之事。行善者增添福禄，作恶者减算除年。因赴天斋以回，亲见下方洛阳有一人，姓刘，名弘，字元溥。此人是个巨富的财主，争奈有二事缺欠，一者夭寿，二者乏嗣。贫道按落云头，化做一云游货卜的先生，与此人说个详细，有何不可。来到这市廛中，远远的望着刘弘，这早晚敢待来也。（正末上，云）老夫洛阳人也，姓刘，名弘，字元溥，年四十五岁也。某家洛阳祖居乃三辈也，我祖父刘从古，我父刘明叔，某是刘元溥。祖宗以来，所积家财，万贯有余。争奈到我行，乏其后嗣。我平生所望者，止是此也。我今日上的长街，来探几个老士夫，吃几杯闷茶者。下次小的每，把那马来牵的靠后些儿，休冲撞着相识朋友，我信步闲行者。（见科）（太白云）兀的不是刘弘，我叫他一声。刘弘，刘元清。（正末云）谁呼我的名？呀、呀、呀，一个须发尽白的老先生，好道貌也。我这洛阳城中，未尝见这个老先生。作揖，老先生！（太白云）稽首。（正末云）如何识在下？（太白

云)我识你是刘弘，你可不识贫道。我是个云游货卜的先生，我善能风鉴。(正未云)先生既会相呵，何不与在下决疑者。(太白云)我看你是个巨富的财主，你今年多大年纪也?(正未云)在下拙年至四十有五也。(太白云)哦，你四十五岁。刘员外，我这阴阳，不顺人情，我说则说，你则休烦恼，你有两桩儿缺欠不全。(正未云)敢问老先生，可是那两桩儿缺欠?(太白云)员外，你一者夭寿，寿不过五旬而亡，止有五年的限次也。(正未做悲科，云)哎哟，刘弘也，恰才师父道寿不过五旬而亡，止有五年的限次。刘弘也，你是看书的人，岂不闻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何惧之有?这个不妨事。敢问师父那一桩呢?(太白云)这一桩最当紧，你当来乏嗣无儿也。(正未做悲科，云)师父，你打人呵休打着那痛处，说人呵休说着那短处，更做道是阴阳不顺人情者波呵。(唱)

【仙吕】【赏花时】 我和这货卜的先生可在这路上逢，他恰才上下端详观了我这面容。(太白云)据富贵不在石崇之下也。(正未唱)他道我据富贵若石崇，(太白云)争奈你寿夭也。(正未唱)争奈我其寿可也不永，(太白云)你有多资财，则是少个儿童也。(正未唱)他又道我多财禄更少个儿童。

（带云）则一句。（唱）

【么篇】 道的我恍惚如同兀那一梦中，（云）这阴阳不顺人情，不可以不信也呵。（唱）我这甲稽首躬身问个吉凶。（云）师父道在下夭寿，师父道在下绝嗣，师父如何全美的寿数，如何得有这子嗣？师父一发与迷人指路者。（太白云）你问贫道如何得这子嗣，如何得全你这寿数？刘弘，你肯依贫道八个字。便能够全美也。（正末云）师父，是那八个字。（太白云）你自牢记者，是“婚姻死葬，邻保相助”。行好事，积阴功。若依此语。自然增添福寿也。（正末云）谢指教，谢指数。嗨，好言语也！婚姻死葬，邻保相助，这八个字，俺这秀才每口里念的则是颠倒烂熟的，未尝有人行的到也。（唱）他道着我行好事积阴功。（云）师父，再有甚么指数？（太白云）则不贫道一人，兀的不又一人来也。疾！（下）（正末回头科，云）在那里也？吓、吓、吓。好大风，眯了眼也，眯了眼也。作揖，老先生！可那得个人来。师父也，那壁无人，可怎生连他也不见了也？青天白日，知他是神也那是鬼也呵。（唱）却怎生平地下起一阵家这迅风。（云）我问师父，再有何指教，他道则不我来，兀那后面又有一个来也。赚的我回头，连他也不见了，好是奇怪杀人也。（唱）怎么急回头索早不见了那皓首的傣，可则敢那一个家老仙翁。

（下）

第一折

（卜儿同净王秀才上）（卜儿云）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休道黄金贵，安乐最直钱。老身姓王，嫁的夫主姓刘，是刘弘员外。这个是我的侄儿，是王秀才，家私里外解典库，都亏了这个孩儿。（净王秀才云）一八得八，二八一十九，三八二十六，四八一十七。这么一本帐，若不是我呵，第二个也算不清。（卜儿云）孩儿也，你辛苦，俺也知道。（净王秀才石）姑娘，这家私里外，许来大个解典库，我又写又算。那等费心。姐夫不知人，这两日见了我，轻便是骂，重便是打。若是姐夫今日来家时，姑娘，你说一声方便，我也好在家里存活。（卜儿云）少要这等言语。孩儿也，你姐夫探望相识朋友去了，你收拾下茶饭，这早晚敢待来也。（净王秀才云）我安排下茶饭，等姐夫来食用。我且再算帐者，一八得八。（正末上，云）下次小的每，把那马来牵的望后院里去。（净王秀才云）一八得八。（正末做见王秀才科）（正末云）王秀才，你划的还算哩那。（净王秀才云）这老儿今日越眼了也。（做作揖科）（正末云）婆婆，我今日上的长街市上，不曾见一

个相识朋友，遇着个须发尽白的老先生。他道他是相士，上下观了我这面目，他道我平生所欠者有两桩。我便问道，师父也，是那两桩。他便道，第一来夭寿，寿不过五旬而亡，我止有五年的限也。这个也不打紧，第二桩当来乏嗣无儿也。（净王秀才云）姑夫家来恼躁，我道为甚么来？没正经，姑夫无了子嗣，各人的造物，你可怎么埋怨我？干我甚么事？强盗也生男长女，你两个自家无用，倒埋怨我。（卜儿云）老的也，这先生也能算也。（正末云）婆婆，想咱两口儿为人，可也不曾行那歹来。我说莫不是这钱财上积趱的多了么？所以上妨害了咱这子嗣。想咱这世间人，无钱的可又难过，抵死积趱的多了，却又于身无益，此言信有之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我本是个巨富的明儒。开着座济贫的典库为财主。贯满京都，掌着那万万贯的这多财物。

【混江龙】 想咱这人贫人富，原来这天公暗里自乘除。（带云）想咱这世间人，有钱的却天子，有子的却无钱。婆婆，这个道理，你省的么？有甚么难见处。（唱）贫的每多生些子嗣，咱这富的每便广积些金珠。则为那贫无这谄以误收的些存子的法，咱则被富之余也兀的不明放着一个杀身的术。这世里甘贫的无

虑，越富的贪图，饥贫的广有，猛富的多余。我想那嫌贫的彼富。爱富的愚夫，固穷的不滥，靠富的空虚。我则待守清贫得乐矣在其中，端的可便不义富我道来于我也则是如云雾。咱这人眼前贫波富，可则也则是兀那枕上的这荣枯。

（云）王秀才近前来，我问你，我当初开这解典库，我正意是怎生来？（净王秀才云）这个！姑夫老人家，一法老的糊突了。为甚么开这解典库？常言道早晨栽下树，到晚要乘凉。可不道吃酒的望醉，放债的图利，也则是将本图利来。（正末云）噤声！我几曾图利息？我正意的那，我则是赈人之贫波，周人之急。婆婆，谁想这厮，去那解典库中，治下许多的弊病。颠倒与我身上为害。我上的长街市上，那一个相识朋友每，不看着我下言语，道您这厮忒不中，更恁波各波苛波克波。俺两口儿天儿，都是你这厮在这解典库中，治下弊病，都折罚了也。兀那厮，你省的那“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么。（净王秀才云）姑夫，为人憎爱中半，佛也不得人道是哩。君子不羞当面，我有甚么弊病处，对着姑娘，你就说。（正末唱）。

【油葫芦】 则这君子惜财有道上取，谁似你忒无法度？（净王秀才云）怎么无法度？拿住作践的，打五

棍?吊在树上，怎么无法度?(正末唱)人道你忒慳忒各忒心术。(净王秀才云)我有甚么心术处?(正末云)兀那厮，那的是你那心术处?(唱)人家道那把时节将烂钞你强揣与，巴的到那赎时节要那料钞教他赎将去。(净王秀才云)他拿将钞来讨，没的不与他去不成?(正末云)兀那厮，你听我说那弊病，你则休赖。(净王秀才云)我有甚么弊病?(正末唱)你将焦赤金化做了淡金，(净王秀才云)姐夫，也不必闹，也容易，从今后人拿的高丽铜来，我也当金子留下，等人来赎，可把金子赔他便了也。(正末云)你看波，这高丽铜不别，这金子不别，这桩也罢。(唱)你把好珍珠写做了他蚌珠。(净王秀才云)也容易，从今后拿将鱼眼睛来，当珍珠留下，等人要，可把珍珠赔他。(正末云)你看波，这鱼眼睛不别，珍珠不别，这两桩也不当紧。(唱)人家一领簇新的衣你去那典场上你便从头的觑。(云)是人家那簇新做出来的衣服，带儿也不曾缀，裱儿也不曾叠的倒哩。人家急着手用那钱使，将来到你这厮行当那钱，这厮提将起来看了一看，昧着你那一片的黑心。下的笔去那解帖上批上一行。(唱)呀，这厮便写做甚么原展污了的旧衣服。

(净王秀才云)裁衣不及段子价，这个也是我向家的心也。(正末唱)

【天下乐】 噤声！贼也，岂不闻道财上分明大丈夫。（云）比喻说到今月初一日，把这号改到那月初二来赎。你这厮！（唱）但那日数儿过来波余，你休想道肯放那赎，（云）初二日来赎，道员外不在解典库里，明日来。不付能到那初三日来赎，你道员外人情去了，不在家。（唱）这厮兀那爱钱的心他百般里推些个事故。（卜儿云）老的，他为甚么那？（正末唱）他则待日要所增，（云）初三日不赎与那人，初四合当赎与那人，你又不赎与他。婆婆，你知道他那初四日不赎与那人的缘故么？（卜儿云）可更是怎生？（正末唱）这厮直熬到个月不过五，（云）过了五个日头。索你怎生问他要一个月的利钱？贼丑生也！（唱）你倚仗着我这几贯钱索则么以擻的些穷人家每着他无是处。

（卜儿云）老的，有句话和你说。你泼天也似家私，寸男尺女皆无。你依我安排一杯酒，把俺那爷娘亲眷，都请将来，陪一句话，我与你娶一个年纪小的生的好的，近身扶侍你。若是得一男半女，可不好那。（正末云）婆婆，休这般说。（唱）

【那吒令】 你待陪千言万语，托十亲九故，娶三妻两妇，待望一男半女。（卜儿云）老的，你娶一个罢波。（正末云）日月逝矣，岁不我延。（唱）我青镜晓

来看，则这白发添无数，（云）我如今不小也。（唱）我如今暮景桑榆。

（云）天也，想刘弘两口儿为人。也不曾行歹也呵。
（唱）

【鹊踏枝】 我要一个家厮儿无，我要一个家女儿无。（云）天若可怜见刘弘，或儿或女，降与刘弘一个。果若刘弘无那儿女的分福，索一头的生将下来，就在那褥草上便着天厌了者波。（唱）天也，我问甚么那跛臂瘸膝，者么他那眼瞎头秃。（卜儿云）员外甫能得一个，又眼瞎头秃，不如不要也。（正末云）婆婆，你道的差了也。（唱）则但能够便替咱去上坟波祭祖，大嫂也，也强如咱眼睁睁鳏寡孤独。

（卜儿云）老的也，俺有的是那钱钞，或是好孩儿讨一个，好女儿买一个，与俺压子嗣，可不好那。（正末云）你说的差了也。那个终久则是假的也呵。
（唱）

【寄生草】 你道要女儿着钱赎个婢，要厮儿着钞买一个躯。待着他抽胎换骨可便为儿女，待着他当家主计为门户，你又待着他拖麻拽布临坟墓，岂不闻

鱼目似珠不成珠，却不道碓石似玉非为玉。

（云）王秀才，四隅头与我出出帖子去，道刘弘员外放赎不要利，再不开解典库了也。（净王秀才云）可不好，打甚么不紧，则用我写的一写。（做写科，云）刷刷刷，刷刷刷来刷刷刷。写就了也，我贴去。我出的这门来，四隅头贴起帖子来。大小人都听着：刘弘员外家放赎不要利，拿本钱来，则管赎了原物去。姐夫，帖子贴好了。（正末云）王秀才，把那解典库，与我关闭了者。（净王秀才云）不开解典库罢，落的我闲着快活哩。（正末云）孩儿也，你近前来，俺两口儿无了这子嗣，都是你在这解典库中致下的弊病，因此上折乏了俺子嗣也。你今日便与我离了这门，休在我这家里住，便与我出去。（净王秀才做看卜儿科，云）着我出去，便出去了罢，受他这们闲气做甚么？（卜儿云）孩儿也，着你出去哩。（净王秀才云）姑娘，如今端的着谁出去？（卜儿云）着你出去。（净王秀才云）哦，原来着我出去。呸，可怎么好，搯掬杀我也。苦阿！是了么，你家当初有甚么来？支着个破芦席棚，安着个破沙锅，常煮着锅巴吃。你如今富贵了，亏了谁来？好歹亏了王秀才。我替你家开了解典库，挣下了这等前堂后馆，走马门楼，金银器皿，不知其数。你这等富贵，都是王秀才挣的，今此一日，要把我赶将出去。

罢、罢、罢，好苦恼阿！好苦恼阿。我出去，我出去。我辞别了姑夫、姑娘，我就出去了罢！便好道此处不留人，自有留水处，哦，是留人处。（做拜科，云）王秀才，我在你家里，也不曾吃了闲茶闲饭。我从那清早晨起来，光梳了脸，洗净了头。呸，又颠倒了。屈着脊梁，挺着脖子，把着一管笔，从早晨直写到晚。怕我说一个字，今日着我出去，我去了则便罢。受你的气，我出去，我出去！罢、罢、罢，辞别了姑夫、姑娘。我说我去阿，我若出了这门，收进多少，放出多少，这一本乱帐，都要你整理哩。（正末云）快与我出去。（净王秀才云）真个要我出去？姑夫，我在家里，那一般儿不做，掏火棒儿短强似手，不刺下般的赶我出去呵。罢、罢、罢，男子汉家，顶天立地，噙齿戴发，带眼安眉，连皮带肉，带肉连皮，休说我是个人，便是那粪堆掏开，也有口气。你今日着我去，苦恼也！我离了你家门，凭着我这一对眼，一双手，驴市里替人写契，一日也讨七八两银子，也过了日月。我说我去也，你不辞我也不辞你。这一遭，我其实的去也。（又做拜科）（正末云）你看这厮。（净王秀才云）姑夫，想您儿三四岁儿，姑娘带将我来到这家里，亏姑夫抬举的成人长大。知道的，是你老人家改常，不知道的，则说我生事要出去哩。各尽其道。罢、罢、罢，我去我去。我如今一脚的出了这门，使不的你可使人来赶

我。我是个直人，我可不来了，你可也不要扯扯拽拽的，我也不回来了。可使不的你摆酒着人与我和劝，我其实不回来了。两脚车上装七个人，也不必再三再四的了。我则这一遭，辞了姑夫、姑娘，我就出去了罢。（做拜科）（起身往东边走科，云）姑娘、姑娘，扯一扯儿来么。（卜儿云）你去便去了罢。（净王秀才云）放了手，扯我怎么办呢？谁又来你家里来，则你家里饭好吃？姑娘劝一劝儿么。（卜儿云）我不劝。（净王秀才云）连你也是这等。罢、罢、罢，我和你两个，恩断义绝。血脏牵车儿，扯断这条肠子罢。我出去，我出去！下次小的每，搬出我那行李来，打过一辆大车来，先把那板箱来放上，抬上那竖柜，把那铺盖来卷了，包一包，把靴袜都放上，菜坛菜罐都放上，那锅也放上，要做饭吃哩。那破篓子丢了罢，裹脚放在锅里。牵过那驴子来套上，打动打动，阿列阿列，去了罢。那里去？我有甚么呢？那里有那板箱竖柜来？沿身打沿身，身上的衣裳，肚里的干粮，两个肩膀抬着个口，每日则是吃他家的。便好道这大树底下好乘凉。一日不识羞，十日不忍饿，把这羞脸揣在怀里，我还过去。（做入门科，云）哦，我一脚的出了这门，这地就无人扫。（做打算盘、看文书科，云）一八得八。（正末云）王秀才，你怎的？（净王秀才云）你老人家说了几句，谁和你一般见识。（正末云）你看这厮。门首觑者，看

有甚么人来。（净王秀才云）理会的。（李春郎同旦儿上）（李春郎云）小生李春郎是也。离了望京店，与母亲来到这洛阳。母亲，我问人来，则这里便是刘弘伯父宅上。门首立着个人，我试问他者。作揖哥哥。（净王秀才云）那里来的。（李春郎云）是亲眷。（净王秀才云）这两日卖五钱银子一个。（李春郎云）是甚么？（净王秀才云）你说是青绢。（李春郎云）是亲戚。（净王秀才云）哦，是亲戚。（李春郎云）万望哥哥报复一声者。（净王秀才云）你且在这里，等我报复去。（见正末科，云）姐夫，门首有亲眷来也。（正末云）婆婆，你听波。我恰才说了他几句话，他故意的将这等言语来激恼我。我若是有个亲戚，我挑着灯笼儿也取将来也，我肯着你这厮在我这里，这般定害我那？（净王秀才云）你看么，我则但开口错了牙关，他说是亲眷来。（正末云）你道是亲眷，是男子也是妇女人？（净王秀才云）我则不曾仔细看，我去看者。（做出门科，云）你是男子也是妇人？（李春郎云）是子母二人。（净王秀才云）我知道，你则在这里。（做见正末科，云）一子母。（正末云）敢是子母二人？（净王秀才云）姐夫说的是。（正末云）着他过来。（净王秀才云）理会的。姐夫道，着您过去哩。（春郎同旦儿做见正末科）（正末云）一个穿孝的女子。婆婆，你休受他的礼。兀那小大哥，你那里人氏？姓甚名谁？因甚上来到这此处？你慢慢的说

一遍我听者。（李春郎云）小生汴梁人氏。（净王秀才云）精脊梁睡石头。（正末云）怎生说？（净王秀才云）他说是汴梁。（正末云）是他那地名，靠后。（李春郎云）父亲姓李，名逊，字克让。应过举，得了钱塘县令，到于望京店上，染病不能动止。临命终时，俺父亲修书一封，若我有些好歹，您子母二人，将着书呈，直至洛阳，投托刘弘伯父去。自父亲身亡之后，小生将着书呈，一径的投奔伯父来。（正末云）有书呈？将来我看。（李春郎云）有书呈。母亲，将书来。（春郎递书科）（净王秀才云）你这厮好无礼。你知道入城问税，入衙问讳，俺这里门司有限，你知道我这里有甚么体面，拿书来，你靠后。（做乔躯老递书科，云）你那里有这么体面？（李春郎云）也没甚好。（正末拆书科，云）守鲁奉呈尊兄刘弘阁下开拆。（净王秀才云）你错走了。你如今出的顺城门，高房子，长幡杆，那里便是。（正末云）那的是那里？（净王秀才云）呸。那是闰中阁了。（正末云）辱弟李逊谨封。（净王秀才云）罢了，误了你老子证候了。着他把头发披开顶门上着碗来大艾焙炙，豁开他两个耳朵，他就好了。（正末云）他封皮上是这般写。你看这厮，靠后。封皮上有字，就里不知写着甚么哩也呵？（唱）

【醉中天】 我这里先把封皮来去，展放开他这

个寄来的书。(云)大嫂，不曾掉下一张?(卜儿云)员外，不曾掉下。(正末云)小大哥，你近前来，我问你，则这一封书，索别有书呈?(李春郎云)伯父，止则是这一封书，别无书呈。(正末云)既是这等呵，你且靠后些。好是奇怪也呵!(唱)却怎生彻尾从头一字无?(云)李克让也，你既是我的兄弟呵。(唱)你却怎生不把这寒温来叙?你将着这雪白纸呵?也好，也好，咱知他的意趣，你那满怀的心腹事，这汉向我行十分的诉。

(云)婆婆，你省的这个礼么?则这一张白纸，我便见出那人的心来。白纸二字，白者是素也，纸者是居也。他与我素不相识，着他写甚么的是。纸者是居也，正意的那则是托妻寄子与我。婆婆，市廛中那老先生道甚么来?他道着俺行好事，积阴功。今日这般善事上门也，咱不可以不行也。(卜儿云)员外，凡百的事，则随你主意也。(正末云)则除是这般。小大哥，近前来，你休作疑惑，听我说与你。想你那亡父在时节，曾和我作经商买卖，一席酒之间，我和他言行相投。他曾拜我八拜，我为兄，他为弟，不想今日兄弟不幸身亡了也。您子母儿每，来的正好，休别处去，则在家里住。(李春郎云)谢了伯父。(正末云)你那亡父的灰椽儿在那里?(李春郎云)见在南薰门外报恩寺里寄着哩。(正末去)王秀才，你便与我南薰门外将那

李克让的骨椁儿取将来，高原选地，破木造棺，建起坟莹呵，我自有个祭祀的礼物。（净王秀才云）下次小的每，便去南薰门外报恩寺里，取将李克让那把骨殖来。若取将来，我自有个埋殡的道理。（正末云）小大哥，你那清德唤做甚么？（李春郎云）您孩儿是李春郎。（正末云）这个是你的胎讳，你那清德呢？（李春郎云）伯父跟前，怎敢称呼表德？（正末云）怕做甚么。（李春郎云）您孩儿李彦清。（正末云）好、好、好。你那亡父在时节，曾叫你学甚么艺业来？（李春郎云）亡父在日，着您孩儿攻书来。（正末云）便好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李春郎云）不是您孩儿说大言，天下文章一石，您孩儿颇揽九斗九升在怀。（净王秀才云）好哥，你快走。管的他穿，管不的他吃。（正末云）怎的？（净王秀才云）你不听的他说，他那一顿吃九斗九升哩。（正末云）他说他那文章哩。（净王秀才云）三个夏布做一顶。（正末云）怎的？（净王秀才云）你说蚊帐。（正末云）他说他那文字哩。（净王秀才云）这两日虻蚤丁出屁来，又蚊子。（正末云）小大哥，或诗或词，作一首来我看。（李春郎云）伯父指甚为题？（正末云）单指着您子母二人投奔我，便是题目。（李春郎云）理会的。（做写科）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来刷、刷、刷。（净王秀才云）好也，挝抢肺吃哩。（李春郎递诗科，云）伯父，诗就了也。（净王秀才做

拿诗科，云）你又来了，好个没记性的，拿来。（做递科）（正末云）小大哥，你好能染也。暮史朝经务进修，（净王秀才云）妙、妙法莲花经。（正末云）你怎的？飘零踪迹寄神州。十年勋业频看数，千里家山空倚楼。公瑾处贫曾谒鲁，仲宣到此错疑刘。尊贤若肯垂青顾，便是书生得志秋。（净王秀才唱科）喧满凤凰楼，一了有这句唱。（正末云）你看这厮。婆婆，恰才婶子儿拜我时，有些气喘。我可也难问他，你问婶子儿，因何这般气喘？（卜儿云）婶子，你如何这般气喘？（旦儿云）不瞒伯娘说，有亡夫半年身孕也。（卜儿云）员外，恰才我问婶子来，他说有半年的身孕。在家里住呵，则怕不方便么？（正末云）婆婆，你与我收拾了后面那所宅儿者。（卜儿云）员外，西头闲着那所宅儿，着他子母儿每住，却不好那？（正末云）婆婆，你也道的是。王秀才，你与我收拾了西头那所宅子者。（净王秀才云）那房子赁与人了。（正末云）你看波，我昨日日西时，打那里过来，尚兀自贴着帖子，写着道“此房山赁”，今日这早晚，可早赁与人也。（净王秀才云）他昨日半夜里就搬过来了。（正末云）不拿住他犯夜？（净王秀才云）他拣的时辰。（正末云）快与我收拾了者。（净王秀才云）姐夫，不要闹，我则赶了他去则便罢。可怎么好，我才吃了他一只鸡。（做转身假赶科，云）哥哥，你可休怪，如今姑夫家有个亲眷来了，要这房

儿与他住哩，你搬了去罢，无奈何搬一搬。怎么不肯？你有些甚么家活搬不了？先把那破床抬出去，一张旧桌子，两张折板凳。再有些甚么家活？一个做饭的锅，就把那尿盎子放在锅里罢，一家儿好干净人家。（转身向正末云）姐夫，有了房子也。（正末云）收拾了也。那但是人家使用的那吃食物件动用家事，一年四季的柴米，你都休着少了者。（净王秀才云）理会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应用家活都有了。（卜儿云）员外，你看他子母两个，一身重孝，来俺家来，则怕不利么（正末云）婆婆，你休那般说。（唱）

【尾声】 咱人这生死也在于天，端的这善恶也由人做，我则是可怜见他孤寒的子母。（云）洛阳城中许多的财主，他怎生不别人家去？（唱）岂不闻投人须投大丈夫，（卜儿云）着他子母二人回去罢。（正末唱）不争咱赶离了门显的咱也不辨一个贤愚。（卜儿云）员外，赍发他些钱物，着他回去罢。（正末唱）我本待与些钱物，也则是济惠他这穷儒，则这的便是将有余儿可也补不是。（卜儿云）员外，似俺两口儿这等受用快活，可也强似他子母每也。（正末云）婆婆，咱两口儿为人，不如他子母儿每，他子母儿每强似咱。（唱）我如今空盖下他这般画堂锦屋，眼前面折罚的咱来灭门波绝户。（云）古人言：有钱无子非为贵，他这等有子

无钱的，也不是贫。咱人一日死到头来，休说是这些个家缘，(唱)便设若堆金到那北斗，(云)婆婆，咱死时节，将的去么，(唱)可则那的也待何如。(正末同众下)

第二折

（外扮兰孙上，云）闷似湘江水，涓涓不断流。有如秋夜雨，一点一声愁。妾身襄阳人氏，裴使君之女，小字兰孙。父亲裴使君，在襄阳为理，不幸被歹人连累身亡，无钱埋殡。妾身直至洛阳，寻不见一个亲眷，妾身无计所奈。我插一草标，自己卖身，但卖些钱物，埋殡我那父亲，也是我孝顺之心。来到这长街市上，好是羞惨人也，看有甚么人来。（净扮媒婆上，云）妾身做事实伶俐，娶女招夫我说合。亲筵喜事来寻我，能言快语做媒婆。自家官媒婆的便是。有刘弘员外，数番家分付我，着我替他寻个女孩儿，不曾有。今日我往长街市上走一遭去。（做见科）（媒婆云）一个女孩儿，头上插着一个草标儿，不知是真个卖也，是斗人耍哩。我试问他者。小姐，你插着这草标儿，你是真个卖也那，你是斗人耍？你要多少钱？（兰孙云）要五百贯长钱。（媒婆云）既然是真个，这里有个员外，要你到他家里。有吃有穿，你跟我去来。（兰孙云）我跟将你去来。（同媒婆下）（正末同卜儿、净王秀才上）（正末云）婆婆，市廛中那老先生，说的那言语，甚是好

的当也呵。（卜儿云）老的，这阴阳不可信他也。（正末唱）

【中吕】【粉蝶儿】那相士观觑了我这容仪，他道我寿不及那五十余岁，（带云）天那！想刘弘两口儿为人，也不曾行那歹也。（唱）莫不我与人交有甚么言行相违？（带云）不是我自谄。（唱）俺一家儿夫怜贫，更和这妻敬老，俺又不曾道是欺瞒着天地。天网恢恢。我一会家想穹苍也有一个偏僻。

（卜儿云）老的，你道的差了，天有万物于人，人无一物于天。天有甚么偏僻那？（正末云）既无偏僻呵。（唱）

【醉春风】既不索可怎生短命死了颜回，却怎生延年老了盗跖？我想那鹤长凫短不能齐，（云）想咱这世间的人，有钱的却无子，有子的却无钱。婆婆，这个道理，你省的么？（唱）百般的参不透这个道理。况这世里完备有几，刘弘我道来绝嗣的不似你。当日那伯道无儿，似这等古人也乏嗣，何况道是小生我这些个绝继。

（卜儿云）老的，我想来，你偌大年纪了也。（正

末云)婆婆，你休这般说，好事若藏心肺腑，言谈语笑不寻常。好着我难道。(卜儿云)家中有的是小的每，你收拾一两个，近身扶侍你，得一男半女，也是俺刘家子孙，可不好那。(正末唱)

【普天乐】置两三处家绣罗帏，娶五七个丫鬟婢。待着他生男长女，又不着他去倒紵翻机。他衡一片家嫉妒心，无半点儿贤达的意。听的道海棠身边有些春消息，他背地里使心机，寻个打当的牙搥。(带云)婆婆，咱命里有那儿女分福。(唱)问甚么樊素小桃，都一般开花结子，(带云)咱命里无的呵。(唱)咱正是那止渴思梅。

(云)门首觑者，看有甚么人来。(净王秀才云)理会的。看有甚么人来。(媒婆引兰孙上)(媒婆云)来到也。(做见王秀才科，云)有一个好女孩儿。要嫁与人家。你报复去。道有媒婆在门首。(净王秀才云)你是甚么人？我央及你的事，你到了不完成我。(媒婆云)有个女孩儿在这里。(净王秀才云)在这里可好也。(媒婆云)见在门前哩。(净王秀才云)你则在这里，我和姐夫说去。(做见卜儿打耳暗科)(正末云)王秀才，有甚么话，不好明白说。(净王秀才云)媒人在门首哩。(正末云)甚么媒人？(卜儿云)老的，你不知道，我常

时分付媒人，不问妇人女儿，寻一个来。他不敢对你说。（正末云）既然这等，着他每过来。（净王秀才云）理会的。媒人，着你引他过去哩。（媒婆做见科，云）老员外，员外娘子，我寻将这个女孩儿来与员外，生的十分颜色，无钱埋殡他父亲，则要五百贯长钱。（正末云）王秀才。打发媒人回去，与他五两银子。是五块儿。（净王秀才与媒婆银子科，云）理会的。拿银子来与媒人来。与你五两银子，你去罢。（媒婆云）多多的谢了老员外。（做出门数科，云）我出的这门来。且住，员外与我银子是五块儿，这王秀才有些快落钞。我试数一数，一块、两块、三块、四块，则四块，少一块。（媒婆做见正末科，云）老员外，着王秀才与五两银子，他则与我四两，是四块。（正末云）王秀才，我着你与他五两银子，是五块，你怎生与他四两银子，是四块？（净王秀才云）这个。姐夫，五两银子，一两一块，是五块儿。你敢花了眼，拿来我数与你看。一块儿，两块儿，三块儿，四块。（净王秀才做摔袖科，云）兀的不是一块儿，你掉在这地下了。（正末云）你看他波。（媒婆云）是你袖子里丢出来的。（做拾银子科，云）我落他些银子儿，买羊肚儿吃去来。（下）（卜儿云）老员外。着那孩儿参拜你。（正末云）着他过来。（兰孙做见，拜科）（正末云）兀那女孩儿，你那里人氏？姓甚名谁？因甚上自己卖身？你慢慢的说一遍我听。

(兰孙云)妾身襄阳人氏。(净王秀才云)好姐姐，你快走，我家用不着你这等人。(正末云)怎的?(净王秀才云)他快扯炮。(正末云)怎的快扯炮?(净王秀才云)是襄阳炮。(兰孙云)裴使君之女，小字兰孙。俺父亲在襄阳为理，不幸被歹人连累身亡，停丧在地，无钱埋殓。妾身直至洛阳，寻不着一个亲眷。因此上自己卖身。但卖的些小钱物，或是与人家厨头灶底，或人家作婢作奴。说兀的做甚。一路上千辛万苦，我行孝道则因父母。但能够一席地埋殓了父亲，便是裴兰孙子生愿足。(正末云)好个孝顺的孩儿也。有女孩儿的，他那亡父的骨殖儿早则有主，有儿的更是不消说。(卜儿云)一个好孝顺的姐姐也。(正末唱)

【白鹤子】 这孩儿为无钱缺着葬礼，他卖身体置那坟围。这孩儿他知重情可便敬那爷娘，这孩儿孝感意便惊大地。

(云)我看了这个女孩儿，那《烈女传》上的故事，他一桩桩可也无差处。(唱)

【么篇】 这孩儿赛杨香跨虎心，有贾氏斩龙计。方信道赵贞女罗裙包土可也筑坟台，我可寻那曹娥女觅父投江水。

（卜儿云）老的，我看了这个小姐中珠模样，可也中抬举，着他近身扶持。你意下如何？（正末云）婆婆，你是甚么言语？早是那孩儿离的远。不听见，倘若听见呵，把咱当做甚么人家看承。他贫贱煞者波，他是那官宦人家小姐；咱富贵煞者波，则是个庶民百姓。你省的，那履虽新。不可加之于首；冠虽弊，不可弃之于足。这等话你再也休题。（唱）

【上小楼】 大嫂也你从来可便三从四德。这孩儿他千娇百媚。你看那牙似瓠犀，颈若螭蛴，手似柔荑。你看他那绀发齐，绿鬓堆，高盘云髻，（带云）一天的那秀气，都生在这个姐姐身上。（唱）则是一个玉天仙可便降临在凡世。

（卜儿云）你不用他，我有处用他。（正末云）你怎生般用他？（卜儿云）我梳洗处着他架手巾，筵席头上系护衣，我教他打水运浆。执盏擎杯，扫床叠被，那些儿不用了他？（正末云）你敢忒富贵过了么？（唱）

【么篇】 你那梳洗处着架手巾，筵席上系护衣。你待着他担水运浆，搬茶供饭，你又待着他过盏波擎杯。这孩儿，则恁的，闲立地，呵，更那堪他便娇柔

波无力？（带云）你好是狠毒也呵。（唱）怎下的着他拈轻掇重，可便扫床也波叠被？

（云）小姐。你父亲的骨殖在那里？（兰孙云）俺父亲的骨殖，在南薰门外报恩寺里寄着哩。（正末云）王秀才，便与我去南薰门外报恩寺内，将那裴使君的骨殖取将来，便与我高原选地，破木造棺，建起坟墓了呵，我自有个祭祀的礼。小姐后堂中换衣服去。（兰孙云）理会的。（下）（正末云）王秀才，你近前来，我问你，您姐夫平日间主的事如何？（净王秀才云）这个。姐夫，你是甚么人？你平日间主张，一百桩事，九十九桩都是，那一桩也将就的过。（正末云）孩儿，今日是好日辰么？（净王秀才云）天黄道，地黄道，日月双黄道，子丑寅卯，今日正好，过了今日，明日不好。（正末云）我今日待与小姐成就些婚配的道理，我心里则主不定也，我和王秀才两个商量者。我问你，与小姐三千贯奁房断送，不少么？（净王秀才云）姐夫，要偌多做甚么？则一千贯也够了。（正末云）金银玉头面三副，不少么？春夏秋冬衣服四套，不少么？孩儿也，你道不少么？（净王秀才云）绢帛布草衣服，尽够了也。（正末云）你道不少么？我心里便欢喜也。王秀才，与我西头请将小秀才娘儿两个来者。（净王秀才云）姐夫，这事你主定了，又请他做甚么？（正末云）你则请

的他来呵，你身上的事务，便是完备了也。（净王秀才云）理会的，我知道。我出的这门来，则这里便是。小秀才在家么？（旦儿同李春郎上）（李春郎云）母亲，门首不知谁唤门哩，我开开这门。（做见科，云）王秀才哥哥请坐。（净王秀才云）小秀才，一向管顾不周。便是我在下有些喜事。请你写个休书。（李春郎云）是婚书。（净王秀才云）呸，呸，是婚书，也不要紧。我教与你写：任从改嫁，并不争论。呸，可是休书了。来到了，我搬去，婶子，你加一美言，我重重的相谢你。（李春郎云）放心，小生知道。（净王秀才云）姑夫，小秀才来了也。（正末云）请的来了，（李春郎云）伯伯、伯娘。（正末云）婶子儿，管顾不周。小秀才，你看书也不曾？（旦儿云）多多禀告伯伯、伯娘，春郎每日看书。（正末云）后堂中请出小姐来者。（净王秀才云）梅香，转报灶窝里，拖出小姐来者。（兰孙上，云）父亲、母亲，您孩儿来了也。（净王秀才做扯衣服科，云）衣服不整，朋友之过。（正末云）小姐，休下拜者，你且一壁有者。婶子儿，今日请将您来，别无甚事，因为这一十八岁兰孙小姐。此女子非常人之家，他父亲是裴使君，曾在襄阳为理，不幸他被歹人所累，身亡无钱埋殡。止有这一女子，长街市上，自己卖身，卖五百贯长钱，埋殡他父亲。不想正遇着老夫，我将裴使君的骨殖，高原选地，破木造棺，建了坟茔了也。我

今待与小姐成就些婚礼的道理。婶子儿，陪与小姐三千贯奁房断送，金银玉头面三付，春夏秋冬四季衣服，我要将这一十八岁兰孙小姐，配与李春郎为妻。婶子儿，你意下如何？（旦儿云）似此呵，怎生报答伯伯、伯娘也？春郎，谢了伯伯、伯娘者。（李春郎做拜科）（正末云）王秀才，您姑夫主的勾当，可是如何？（净王秀才云）你到主我那脚后跟。（李春郎云）索是谢了哥哥。（净王秀才云）谢您老子头蹄。（卜儿云）老的，你差了也。他又来投奔，俺又管顾他，倒赔奁房断送，又与他个媳妇儿，你和他是甚么亲着？（正末唱）

【快活三】 则这陪缘房是咱的志气，配良姻是我的阴骘。咱这般疏财仗义礼当宜，（带云）咱两口儿做着这般善事，着那外人说出去呵。（唱）显的我这夫克己你个妻贤惠。

（卜儿云）他拿将一张白纸来，和他有甚么亲也？（正末唱）

【朝天子】 白纸上虽无甚么墨迹，既然他每寄子波那托妻，今日个便伊同咱两个便为了这交契。（带云）既是和咱做了亲着，也索。（唱）俺必索那倾心吐胆将他厮惠济。（带云）一个婚姻，一个是死葬，咱将

着那金子银子，那里寻这般好勾当做去来也。（唱）若是我便顺着人的情呵，也是我便合着这天意。（旦儿做悲科，云）伯伯、伯娘，媳妇儿也不敢要，则今日辞别了伯伯、伯娘，俺子母二人回去也。（正末云）婶子儿，并不曾说甚么言语，我和您伯娘，商量小姐的奁房断送，并不曾说甚么言语，婶子儿省烦恼。（正末做见卜儿科，云）我问你，这凡百的一家人家，有个家长么？莫不俺这男子汉主了的这桩勾当，信着你这等的言语，肯则那等干罢了么？我做了的那好勾当，着你这几句话波，兀的不坏尽了也。我问你，那的是你那三从四德？则这的便是你那三从四德不是？为孩儿每这些喜庆的勾当，你则再言语，我就不信也。（卜儿云）俺和他是甚么亲？（正末云）婶子儿，可止不过您伯娘有些闲言剩语道了呵，我肯依的他来？李春郎孩儿也，咱本是一重儿亲来，因着小姐面上，咱越亲波越厚了也。（唱）从今后你个婶子儿，（带云）春郎，（唱）和你个侄儿咱可都是一家一计。（卜儿扳正末科，云）凡百事好歹有个商量。（正末唱）你好不会做那人也，则到如今也索更争甚么我波那共你。（净王秀才云）我本待不说来，气^上破我这肚皮。他姓甚么？你姓甚么？（正末云）贼丑生，干你甚事？（唱）论甚么姓刘也那姓李，（净王秀才云）他在那里住？你在那里住？（正末唱）不在于你，也者么他住在江南也那塞北，（净王秀

才云)拿将一张白纸来，知他是甚么亲眷，也不似你忒独主。(正末云)噤声，贼丑生也。(唱)岂不闻道四海内皆是兄弟？

(净王秀才云)我儿也，一块肉到于我口里，你夺将去了，更待干罢。我今夜三更三点，跳过墙去，我把你一家儿都杀了。(李春郎云)伯父，他说出来做出来。(正末云)孩儿也，他则不说出来，少不的做下来也。则今日好日辰，收拾了琴剑书箱，便索上朝取应去。一来与您饯行，第二来就到坟头辞了您父亲，便索长行。来到也，孩儿拜了你父亲者。婶子儿，你拜了兄弟者。兰孙小姐，我将你父亲骨殖，也取将来也，你拜了者，拜了者。婶子儿，你今日临行也，我有句言语，说的明白了，您便行。想当初咱本不亲，着孩儿言称道，这的父亲不亲呵，怎生留俺在家中住许多时来。想当初，你父亲捎将来的书，封皮上有字，就里则是一张白纸。白者是素也，纸者是居也，故言则是托妻寄子在老夫跟前。今日你夫妻子母，上朝取应去也，那的是俺下场头也。(唱)

【耍孩儿】 即来托我为交契，我不曾见伊家面皮。你和咱素日不相识，知道也那临危向妻子行留遗。(云)你和我做兄弟。(唱)凭着这半张白纸为交友，隔

着这千里关山厮认义。我明知你是容妻子安身计，他知我恤孤念寡，救困扶危。

（旦儿云）当日止不过一封书与伯伯，多承看待如此。（正末唱）

【四煞】 一封书寄与咱，你夫情我尽知。今日红妆共秀才，您两个为门对。岂不闻书中有女颜如玉，路上行人口胜碑。君子喻于义，也强如巡寺院布施与钱物，绕庙宇祷告神祇。

（兰孙云）父亲，您孩儿临行，也有句话，敢说么？（正末云）甚么话？但说不妨。（兰孙云）有兰孙的父亲，在这里葬埋着，则怕到冬年节下，月一十五，漉不了的浆水，与俺父亲漉半碗儿，烧不了的纸钱，与俺父样烧一陌儿，兰孙死生难忘也。（正末云）孩儿，我知道。春郎孩儿近前来。休说道这伯父我是国家白衣卿相，可怎生用些小钱物，赎买将个小的来，可与你为妻，你休这般道。（旦儿云）伯伯，俺怎敢说这等的言语也？（正末唱）

【三煞】 他祖宗是官宦家，他父亲为宰相职。他今日卖身不幸到咱家里，与你个贤达的婶子儿为儿

妇，我配你个清俊的书生作正妻。你可休觑的微贱看的容易，莫把这堂中珍宝，你可休看承做墙上泥皮。

（李春郎云）则今日好日辰，上朝求官应举，走一遭去。（正末云）春郎，到的帝都阙下，则要你着志者。（李春郎云）放心，你儿这一去，好歹要中科名也。（正末唱）

【二煞】想着那对寒窗受苦辛，跳龙门夺富贵。九经三史从头垒，万言长策朝中献，一举成名天下知。有一日身及第，头直上打一轮皂盖，马头前列两行朱衣。

【尾声】则要你频频的我根前寄一纸书。（李春郎云）伯父，孩儿知道，（正末云）你若到的帝都阙下，缺少盘缠，怕你写不及书信呵，你则道个口信来，老夫也教人捎些盘缠去。（唱）则要你常常的教我这两口儿知。（云）贪烦恼，却忘了安复婶子。婶子儿，这些时衣服茶饭供给不到处，是必休怪也。（唱）这些时应不到处可也是俺自家的礼，（李春郎云）伯父，此恩异日必当重报也。（正末云）孩儿，你休那般说。（唱）这恩念报不报知不知，哎，儿也，那的可不在于你。（下）

（净王秀才冲上，云）好也，你那里去？我儿也，一块好肉到我口边厢，你夺了我的去了，有这个道理？你在这里许多时节，我也有好处在你身上，来到今日，你敢如此般也呵，过来受死。（李春郎跪科，云）哥哥，干小生甚事？我得了官，慢慢的来报答你。（净王秀才云）阿呀，罢、罢、罢，你去、你去。（唱尾声科）你与我频频的寄一纸书，常常的着这王、王秀才知，这思念你报不报知不知，当哩的打哩打哩哩哩。（下）（李春郎云）母亲，则今日收拾了行装上朝取应，走一遭去。伯父恩临天地知，上朝取应敢教迟。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同旦儿、兰孙下）

第三折

（李迺扮增福神上，云）中和直正烈英才，玉帝亲临圣敕差。休道空中无神道，霹雳雷声那里来。吾神乃上界增福神是也，生前乃是汴梁李迺，字克让是也。在生之日，广览诗书，一举状元及第，新除钱塘为理。至望京店，不幸染其疾病，不能动止。临命终时，奈娇妻幼子，无处归着。闻知洛阳刘弘，恤孤念寡，救困扶危。故修书一封，明则是托妻寄子。小圣辞世，他子母二人，到于洛阳，见了刘弘。此人见其书，解其意，将他子母收留，如亲相待，教春郎读书成人，又配兰孙女为妻。春郎一举登科，皆刘弘员外之大德也。小圣在生之日，与人水米无交，死归冥路，今以正直为神。上帝点检人间善恶文簿，洛阳刘弘，有两桩缺欠，夭寿乏嗣。小圣在玉帝前展脚舒腰，叩头出血，言刘弘每事皆善，出无倚之丧，嫁贫寒之女，乞告一子，见今十三岁，乃刘奇童是也。恐防员外不知详细之因，故托梦说知就里。驾起云端，直至洛阳刘弘宅上托一梦境，走一遭去。（裴使君扮城隍上，云）霹雳响亮震山川，苍生拱手告青天。有朝雨过云收敛，

凶徒恶党又依然。小圣乃西川五十四州城隍都土地，生前乃襄阳裴使君是也。吾神在襄阳为理时，所行事有法，治百姓无虞，不与薄幸之人相跟，不与邪僻之人游径。君子行正，不容小人，被群寇所勒身亡，无钱埋殡。奈阳间别无甚得力儿男，止有一女，小字兰孙。直至洛阳，寻亲不遇，行其孝敬之心，插一草标，自己卖身于市。谁想刘弘员外，闻知官宦之家，不忍以贵为贱，倒赔奩房断送，配合与李春郎为妻。今春郎为官，我女受五花官诰，驷马高车，为夫人县君之职，光显裴氏门庭，皆赖恩人刘弘之德也。小圣死归冥路，皇天不负吾德，正直为神。因朝玉帝，点检善恶文簿，观见洛阳刘弘，有二事缺欠，一者夭寿，二者乏嗣。夭寿者小圣在玉帝前展腰舒脚，叩头出血，诉奏刘弘每事皆善，上帝敕赐二纪之寿，一纪十二年，二纪二十四年。员外本合该命不过五旬而亡，着员外直活到七十有四，方尽天年。恐防员外不知详细，今夜晚间，驾起祥云，直至刘弘宅上，报恩答意，走一遭去。（李逊云）云头起处，何方圣者？（裴使君云）那壁是甚处灵神？（李逊云）吾神乃上界增福神是也。（裴使君云）生前何人？（李逊云）生前乃汴梁李逊李克让是也。那壁尊神，何方圣者，甚处灵神？（裴使君云）吾神乃西川五十四州城隍是也。（李逊云）生前何人？（裴使君云）生前襄阳裴使君是也。（李逊云）莫不是

兰孙之父么？(裴使君云)然也，然也。那壁尊神，莫不是春郎之令尊么？(二神同跪科)(李逊云)然也，然也。亲家请起，生前不能相会。(裴使君云)死后彼各为神。(李逊云)尊神何往？(裴使君云)吾神乃为刘弘嫁婢之恩，未能答报。尊神何往？(李逊云)小圣为刘弘员外托妻寄子之恩，未能答报。俺二神驾起祥云，同到刘弘宅上，报恩答义那，走一遭去。(同裴使君下)(正末同卜儿、俌儿上)(正末云)自从他娘儿两个去后，我这婆婆，跟前所生一子，唤做奇童，长年十三岁也。天生识字，我着他七岁上攻书，指万物为题课赋，一个好聪明儿也。儿也，我是你谁？(俌儿云)你是我爹爹。(正末云)兀的不欢喜杀老夫也。(唱)

【越调】【斗鹤鹑】 则俺这顽子奇童，学儒人的秀士。他在那乳龀里胎韶，敢则是朝经暮史。他可便受辛苦十年，望功名也则半纸。这个小厮，是个好儿，他可便广览群书，多知故事。

【紫花儿序】 是他望空里取句，走笔成章，课赋吟诗。看名人书传，习礼仪文字，他生而知之。一壁厢诵《周易》说着《论语》讲着《孟子》，这孩儿聪明天赐。他在那七岁攻书，多不到十载过师。

(云)婆婆，天色晚了也，引的孩儿后堂中歇息去。

老夫闲看几行书者。（卜见云）理会的。孩儿也，俺后堂中歇息去来。（卜儿同傒儿下）（正末唱）

【凭栏人】 今夜观书不待孜，忽的神魂好着我难动止。比及到更深宿睡时，我权且曲肱而枕之。

（做睡科）（李迺同裴使君上）（李迺云）按落云头，可早来到也。尊神请。（裴使君云）尊神请。（李迺云）刘弘刘元溥。（正末唱）

【鬼三台】 咱亲自，凝眸视，恰才觉一阵香风过耳，见二神立在阶址，都一般腰金衣紫。（李迺云）你休惊莫怕也。（正末唱）唬的我兢兢战战软了四肢，慌慌乱乱自三思。何方圣者离祠？您是甚处神灵至此？

（云）那壁是何方圣者？甚处神灵？刘弘一误二错，触犯着上圣，望上圣宽恕。何不通名显姓者？（李迺云）恩人请起、请起。小圣非外道邪魔，吾神乃上界增福神是也。（正末云）生前何人？（李迺云）生前乃汴梁李迺李克让是也。（正末云）莫非是春郎之父么？（李迺云）然也，然也。春郎子母，多蒙恩人垂顾。想员外有山海之恩，小圣无毫毛之报。我与你叮咛的说破着，员外备细的皆知。小圣在生之日，萤窗雪案，暮史朝经。

坐守的棘闾暖，步折的桂枝芳。才得琼林酬素志，岂期旅邸染沉疴。病在膏肓，命垂顷刻。怕甚么禄尽衣绝，赤紧的撇不下妻娇子幼。我之命以听于天，他子母安身何处？小圣囊无调药之资，居无锥扎之地。使小圣展转彷徨，无计可施。闻足下海量宽洪，奈素日不为交友。欲修尺素，款拂花笺，浓磨香翰，深蘸紫毫。往常时作词赋扫千言，当日个叙寒温了无一字。与长者又不曾相会在酒社诗坛，着小圣写甚么平安动止。闻长者开东阁好士尊贤，所以将空书托妻寄子。小圣命掩黄泉，他子母便践程途。到于宅上，长者你那高明远见，博学广文。见其书，解其意。施恻隐之心，恤孤念寡。识认下子母，另置宅安居。如骨肉五服之亲，待衣食四时足备。更与裴兰孙万贯妆奁，成就了李春郎百年缱绻。今春郎奋身辞白屋，平步上青霄。李春郎飞黄腾达，赖长者恩荣德化。小圣死归冥路，乃至天庭，为生前秉性忠直，主东岳增福之案，掌人间生死轮回。上帝因检善恶文簿，因见洛阳刘弘，夭寿乏嗣。上帝问其故，小圣回言：鉴面色本合绝嗣覆宗，论心地理当有儿继祖。上帝敕赐一子奇童是也。此子生的形容典雅，骨格清奇，久后若凭他冠世文才，觑富贵有如拾芥。待到开春，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恁时节乘肥马，农轻裘，居馆阁，坐琴堂。长者，则为你施婚姻死葬之恩，着你享子女玉帛之美。你去

那冥冥中积下阴德，今日个朗朗的填还你那阳报。说兀的做甚。都则为李春郎无处安身，谢长者赍发的列鼎重裨。赐一子奇童养老，这的是穷李逊知恩报恩。（正末云）这位尊神，何方圣者？甚处灵神？何不通名显姓者？（裴使君云）吾神非外道邪魔，乃西川五十四州城隍是也。（正末云）生前何人？（裴使君云）生前乃襄阳裴使君是也。（正末云）莫非是裴兰孙之令尊么？（裴使君云）然也，然也。恩人请起！兰孙女子，多蒙垂顾，听吾神慢慢的说一遍：小圣坚持节操镇襄川，专与黎民解倒悬。居官清正空囊客，可怜也死无招魂一陌钱。女子卖身为葬殓，深蒙长者痛衰怜。衣衾棺椁皆俱备，残躯以得葬高原。长者道宦门孝女难为婢，配合春郎夙世缘。小圣生前正直无私曲，死后复承上帝宣。典祀城隍西蜀郡，血食香火至心虔。长者之德高如华岳三峰顶，深如沧海万波渊。英灵每念恩人德，在心不忘意悬悬。一生荣贵多财禄，嗟乎二事不周全。乏嗣者那壁尊神乞赐奇童子，夭寿者小圣特拜青词玉殿前。言长者你不欺暗室遵天律，不由邪径仿先贤。恤孤念寡由心造，救困扶危出自然。孔子道富而好礼人之本，贫而乐道德之源。俛首俯不忤于地，举头仰不愧于天。上帝特降丹书字，敕赐二纪寿绵绵。我说兀的做甚。休言秉性皆由命，祸福从心太上传。婢妾却如亲女嫁，今日个方知元溥得延年。（正末云）多谢

了二位尊神也。（唱）

【调笑令】 裴使君便是兰孙是你女孩儿，（裴使君云）俺一径的来报恩答义也。（正末唱）您两个为报恩临来到此。（李迺云）则为你夭寿乏嗣也。（正末唱）为咱家夭寿乏其嗣，（裴使君云）俺天庭上奏准明白了也。（正末唱）您去那天宫上保奏青词。从昨宵亲奉玉帝旨，（云）一个是增福神。（唱）这个为土地判断阴司。

（李迺做推正末科，云）休推睡里梦里。疾！（李迺同裴使君下）（正末云）尊神，尊神勿罪也。原来是南柯一梦。天色明了也，后堂中请将他娘儿两个来者。（卜儿同孩儿上）（卜儿做见科，云）老的也，为甚么大惊小怪的？（正末云）您娘儿每后堂中歇息去了，我身子有些困倦，略睡些儿。我则见灯烛下披袍秉笏，立于我面前。我道何方圣者？甚处灵神？通名显姓。一个是春郎的父，一个是兰孙的父，他都为了神。我本当五十岁上身亡，他去上帝行奏过，赐与我二纪之寿，一纪十二年，二纪二十四年，我直活到七十四岁上死。我本当乏嗣无儿，赐与我一子，乃是奇童。临去时又说着孩儿上朝求官应举去，必然为官。若是孩儿得了官呵，俺家里妻财子禄，都完完全全的也。王秀才，（净王秀才上，云）来了，来了。姐夫，唤我做甚么？

(正末云)王秀才，你领着孩儿上朝应举去，比及你回来时，我好亲事踏下一门与你。(净王秀才云)老儿，你哄我好两遭儿了。姐夫放心，我领将孩儿去。(正末唱)

【尾声】 若是你为官称了平生志，有一日大限临头那时。若你个小解元得为官，将你这双老爷娘放心死。(同众下)

第四折

（李春郎扮官人领祇从上，云）雷霆驱号令，星斗焕文章。小官李彦清，自离了刘弘伯父，可早十三年光景也，到于帝都阙下，一举状元及第。今谢圣人可怜，着小官为主司考卷，开放婴童举场。今场有一婴童解元，年一十三岁，名曰奇童。小官问其故，原来是刘弘伯父孩儿。小官想伯父山海恩临，未曾答报。小官圣人跟前诉说刘弘伯父托妻寄子一事，圣人大喜，着小官加官赐赏。小官就与母亲说知，将小官妹子桂花与奇童为妻。今日领了圣人的命，不敢久停久住。收拾行装，同母亲直至刘弘伯父宅上，一来加官赐赏，二来报恩答义，走一遭去。积功累行济人贫，多蒙训教得成人。今日峥嵘显耀登八位，去来报答刘弘伯父恩。（下）（正末同卜儿上）（正末云）婆婆，自从王秀才领的孩儿上朝取应去了，未知得官也不曾。哎，儿也！兀的不想杀我也。（卜儿云）老的也，你省烦恼，孩儿得了官，好歹回来也。（杂当上，云）是呵，自家报登科的便是。闻知刘弘老员外家刘奇童，得了婴童解元，我往他家报喜，讨些钱钞使用，有何不可？可

早来到也。不必报复，自己过去。老员外喜也，大舍得了婴童解元也。（正末云）与那报登科记的五两银子。（杂当云）多谢了老员外。（下）（正末云）婆婆，恰才报登科记的来，说道孩儿得了官也。那邵尧夫戒子伯温曰：“吾欲教汝为大贤，未知天意肯从否。”（唱）

【双调】【新水令】 人皆养子可便望聪明，俺孩儿自从那蒙童儿里上朝取应。当日那寒审下熬煎杀俺那小秀才，今日个贡院里欢喜杀俺老公卿。圣旨教御笔标名，俺孩儿白身里受朝命。

（净王秀才同傒儿引祇从上）（傒儿云）左右接了马者，我见父亲去。（做见正末科，云）父亲，您孩儿得了婴童解元也。（净王秀才云）姐夫，贺万千之喜，奇童做了婴童解元也。小哥哥好才学，到的贡院中，今场贡官唤他过来：你吟四句诗。小秀才道：指甚为题？贡官道：指河里的船，便是题目。不打草便作四句诗。好才也。诗曰：河里一只船，岸上八个拽。若还断了索，八个都吃跌。姐夫，你不知大人说，又有加官赐赏。我说姐夫我这亲事，这遭可准成着。（正末云）谢天地，安排筵会庆喜也呵。（唱）

【水仙子】 龙楼凤阁九重城，新筑沙堤宰相行。

白身世八位中除参政，将皇家俸禄请，十年前谁识你个书生。扫荡的蛮夷静，揩磨的日月明，从今后天下咸宁。

（李春郎引旦儿、兰孙、桂花同上）（李春郎云）可早来到也，左右接了马者。（做见正末科，云）刘弘望阙跪者。（正末云）装香来。（做跪科）（春郎云）听圣人的命。为你出无倚之丧，嫁孤寒之女，因此圣人见喜。你本是龙袖里娇民，堪可做朝中宰相。刘弘加你为本处的县令，你妻为贤德夫人，奇童为婴童解元，都着您列鼎重裨。圣人喜的是义夫节妇，爱的是孝子顺孙。今日个加官赐赏，一齐的望阙谢恩。（正末云）感谢圣恩也。（李春郎云）伯父，认的您孩儿李彦清么？（正末唱）

【沽美酒】 多亏你个李彦清，（李春郎云）我举保奇童兄弟来。（正末唱）你便保举俺这小匡衡，则俺这张元伯多亏你个范巨卿。可俺托赖着当今圣明，依随着汉陈平。

（李春郎云）据着伯父的德行，不弱如先贤古人也。（正末唱）

【太平令】 将俺似王粲、梁鸿比并，把俺似那苏秦共傅说般看承，可俺又无那闵损、颜渊德行，端的更胜似吕望、甘罗封赠。（李春郎云）加你为洛阳县令之职也。（正末唱）遥受着洛京，县令，职名，圣人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李春郎云）伯父有请，母亲都在于门首哩。（正末云）既然如此，请您母亲相见者。（众做见科）（旦儿上，云）妾身春郎母亲是也。当日无倚之时，投奔于伯伯门下，蒙伯伯收留存济，又将兰孙小姐，配与春郎为妻。及蒙赍发盘费，上朝应举。谁想孩儿得了头名状元，皆赖伯伯之恩也。当日夫亡之时，已有半年身孕，所生一女，小字桂花，如今一十四岁，见将着房奩断送。伯伯休嫌貌陋，情愿配与奇童为妻，以报厚恩也。（正末云）又蒙婶子将所生之女桂花，与孩儿为妻，兀的不喜杀老夫也。则今日做一个庆喜的筵席。（李迺同裴使君上）（李迺云）吾神乃增福神是也，这位是都城隍。按落云头，刘弘宅上报恩答义去来。（做见科，云）恩人，你休惊莫怕，吾神乃增福神是也，生前乃是李克让。想当日他子母孤寒，蒙恩人收留养济。小圣在玉帝前叩头乞告，上天所赐一子，奇童是也。恩人你欢喜者。（正末云）感谢上圣。休惊莫怕。吾神乃都城隍是也，生前乃是裴使君。当日吾女兰孙，

自己卖身，蒙恩人收留，自赔奩房断送，配与春郎为妻。此德此恩，何以报答？小圣在玉帝面前，叩头出血，增汝寿算二纪，以报厚恩也。恩人你欢喜者。（正末云）感蒙上圣也，装香来。（唱）

【折桂令】俺一家儿祭赛你个城隍增福威灵，（二神云）奇童皆是俺二神之功也。（正末唱）保护的俺十三岁蒙童，金榜上标名。（李迺云）吾神又将小女桂花，配与奇童为妻。则为你恤孤念寡，敬老怜贫，因此感动天地也。（正末唱）想当初都只为这个刘弘，腾云驾雾，直至天庭。（李迺云）奉上帝敕令，特来增福延寿也。（正末唱）您两个奏上帝把咱家寿增，保举的俺辈辈儿峥嵘。（云）圣贤那。（唱）量这一个愚鲁的鳏生，无德无能，俺一家儿礼拜磕头，感谢神明。

（李迺、裴使君云）则为你积功累行阴功厚，布德施恩神天祐。则为你行尽仁义礼智信，今日个保全你那妻财子禄寿。

题 目 受贫穷李迺托妻

正 名 施仁义刘弘嫁婢

叮叮铛铛盆儿鬼

楔子

（冲末扮孛老杨从善上，诗云）暑往寒来春复秋，夕阳西下水东流。少年莫恃容颜好，不觉忙忙白了头。老汉汴梁人氏，姓杨名从善。有个孩儿，唤做杨国用。今蚤到长街市上，寻个相识去，到这蚤晚，怎么还不见回来。只索等待他波。（正末扮杨国用上，云）自家杨国用是也。今蚤到长街市上，本意寻个相识，合火去做买卖，营运生理。遇着一个打卦先生，叫做贾半仙，人都说他灵验的紧。只得割舍一分银子，也去算一卦。那先生刚打的卦下，便叫道：怪哉怪哉，此卦注定一百日内，有血光之灾，只怕躲不过去。我问道：半仙，你再与我一算，看可还有甚么解处？那先生把算子又拨上几拨，说道：只除离家千里之外，或者可躲。我待要走，他又唤转来说道：这一百日之期，一

日不满，一日不可回来。切记！切记！我因此心下慌张，只得到我表弟赵客家借了五两银子，置些杂货，就躲灾避难去。恰好今日是个好日辰，回家辞过父亲，便索长行也。（做入见李老科）（李老云）孩儿，你回来了。（正末云）孩儿来了也。（李老云）你往那里去来？（正末云）父亲，孩儿在长街市上撞见一个贾半仙，是打卦的先生，算孩儿命里有一百日血光之灾，除千里之外可躲。孩儿心下好生惶惑，只得和表弟赵客处借了五银两子，置办些杂货，做买卖去。就今日辞别了父亲，只等到百日之后，躲过灾难，便回家也。（李老云）孩儿，便好道阴阳不可信，信了一肚闷。老汉眼睛一对，臂膊一双，只觑着你哩。不争你去了呵，可着谁人养活老汉？孩儿，你不去罢。（正末云）那先生人都叫他做贾半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孩儿去意已决，若留在家，也少不得害出场病来。只要父亲省忧虑，姑待百日无事，孩儿便回家也。（做拜别科唱）

【仙吕】【赏花时】 似这般少米无柴怎刮划，因此上背井离乡学买卖。将着那些少养家财，一来是躲灾二来是做客。（李老云）孩儿，你是必蚤些儿回来也。（正末唱）我若是躲过呵，可兀的早回来。（下）

（李老云）孩儿去了也。我只索收拾些酒食，送孩

儿上路走一遭去。正是(诗云)心去意难留，留下结冤仇。任他前路去，得利自无忧。(下)

第一折

（丑扮店小二上，诗云）别家做酒全是米，我家做酒只靠水。吃的肚里胀膨膨，虽然不醉也不馁。在下店小二的便是。在这上蔡县北关外十里店，开着个小酒务儿。但是南来北往，推车打担，做买做卖的，都到俺小铺来买酒吃，晚间就在此安歇。今日好晴明天气，早些起来，收拾铺面，定下些新鲜的案酒菜儿，挑出这草稊儿去，看有甚的人来。（下）（正末挑担儿上，云）俺杨国用。自从离了家乡，辞别了父亲，出来做买卖，不觉三月期程。俺是乍出外，不曾行得惯，这路途吉丁疙瘩的，蚤踏破我这脚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途路兜搭，客心潇洒，仓忙煞。走的我力尽筋乏，（带云）天色晚了也。（唱）我则见隐隐的可蚤斜阳下。

（云）杨国用，你也行动些。（唱）

【混江龙】 做买卖的担惊恐怕，眼见得疏林老

树噪昏鸦。(带云)你看这日色。不淹淹的落下去了。(唱)不见了半竿残日，只剩的一缕红霞。行过这野水溪桥十数里，(做望科，云)兀那前面不有人家也。(唱)遥望见竹篱茅舍两三家。赤紧的人依古道，雁落平沙。过一搭荒村小径，转几曲远浦浮槎。咱则去那汪汪的犬吠处寻安札，世不曾闲闲暇暇，常则是结结的这巴巴。

(云)此间是所酒店，不免在这店里借宿一宵去罢。(做唤门科，云)小二哥，开门来，开门来。(店小二上，云)是谁唤门？待我开开这门。(做见科，云)是那里来的客官？(正末云)我就是这里汴梁人。你店里有甚么干净房子，借一间与我安歇。(店小二云)有、有、有。这一间阁子儿可也干净，你今晚就在此安下。不知用甚么茶饭？(正末云)诸般茶饭都不用，只要点个灯来，借你阁子歇一夜，明日要蚤行哩。(店小二云)这等，我与你点上灯，你且歇息，我自后面睡去也。(下)(正末睡科)(做打梦起，云)不知今夜怎生再睡不着，待我起来前后闲步咱。呀！这是一个小角门儿。不免推开这门，看是甚么去处？(做觑科，云)原来一所花园，是好花也呵！(唱)

【油葫芦】 则见满目春光景物夸，我在这月明

中闲玩咱，又不知风吹柳絮可也是舞梨花，（做惊科，云）好是奇怪。（唱）却被这海棠枝七林林将头巾来抹，又被这蔷薇刺急颤颤将绸衫来挂。我行过这松柏亭，见几株桃杏花。更和这牡丹台、芍药圃、荼蘼架，我则在这花里慢行踏。

（云）呀，花丛里面一张矮桌儿，上面放着果盃杯盘，好齐整的酒食。敢就是这卖酒的人摆下的？（唱）

【天下乐】 莫不是游遍西湖卖酒家，这的是谁也波那，谁那摆设下？（带云）我便吃上他一杯儿，怕做甚么？（唱）便有那惜花人撞见怕做甚么？（做拿壶瓶科，云）我是看咱。原来满满的一壶好酒，待我斟一杯儿吃波。（唱）我待把香醪在盏内斟，（带云）常言道饮酒须饮大深瓿，戴花须戴大开头。（唱）我待捻花枝在头上插，我与你便葫芦提拚醉杀。

（云）好酒也！我一发吃他几杯，怕做甚么？（做坐下，唱）

【那吒令】 花丛内展下，这软簌簌的坐榻；桌儿上放下，这暖溶溶的玉斝；喉咙里咽下，这香喷喷的烂瓜。看了这三月天，胜似那千金价，蚤饮过几盏

流霞。

（云）我怕不在这里吃酒，不知我父亲在家，可有这样酒吃那！（唱）

【鹊踏枝】 我临去也折一朵大开花，明日个蚤还家，单注着头卖和合，出入通达。（邦老暗上，做搥班正末科，云）□退！这花敢有主么？（正末做惊科）（唱）猛听得叫一声，这花有主么，哎！天也，恰便似个追人魂黑脸那吒。

（邦老做举刀科，正末唱）

【寄生草】 吓的我消磨了酒，慌的我撇掉了花。则见他威凛凛一表身材大，明晃晃一把钢刀搭，不由我战钦钦一片心肠怕。你道我为甚么怎敢不低头？也只为一时间落他矮檐下。

【六么序】 哎哟，我这里观瞻罢，见于他恶势煞。他骨碌碌将怪眼睁叉，进定鼻凹，咬定凿牙，则被你唬杀人那。（邦老做揪住正末发科）（正末唱）哎哟，一只手揪住咱头发，一只手就把刀拔，眼见得血光灾，正应着龟儿卦。兀的不残生泼，命断送在海角天涯。

（云）只望哥哥可怜，饶俺一命咱。（邦老云）你也不要怨我，到明年今月今日今时，便是你的周年也。
（正末做哭科，唱）

【么篇】 哥呀，和咱，平日里又没甚争差，怎便要杀坏咱家？小人呵则是不合来这里看花。（孤冲上，搥住邦老科，云）休杀！休杀！（正末唱）猛见个搥住肩胛，叫道休杀，哎，这老爷爷又是谁家？（孤云）君子休惊莫怕。（正末唱）叫一声君子休耽怕，那太仆两手忙叉。哎，你个老爷爷是救命的活菩萨，你莫不是龙图待制，开府南衙？

（孤同邦老下）（正末做醒科，云）有杀人贼也！（店小二慌上，云）杀人贼在那里？（正末云）哥，你看我脖项上还有头么？（店小二云）你这客官，没头呵，怎么会说话？（正末云）呸，好个恶梦也！（店小二云）客官做甚梦来？你说与我听波。（正末唱）

【金盏儿】 我为甚闹喧哗，累的你猛惊呀。只为这适间梦里多希诧，见一个碑亭般大汉把短刀拿。（店小二云）他拿刀待做甚么？（正末唱）那汉待一刀杀坏我，（店小二云）可曾被他杀么？（正末云）幸得一个老爷爷把他扭住，叫道：休杀，休杀。（唱）却是他平

白地救了咱家，(带云)我这性命呵。(唱)才得个寒灰重发焰，枯木再开花。

(店小二云)一了说春天的梦，秋天的屁，有甚么准绳在那里，怕做甚么？(正末云)悔气！做这等一个不吉利的梦。天色已明了。小二哥，这二百钱送你做房钱的，我自上路去也。(店小二云)客官，房钱勾了。但愿你前途没事，只管大着胆去，再不要把这个梦放在心上。以后往来。常常照顾小店。(正末做挑担儿上路科，云)小二哥。我去了也。(下)(店小二云)我看这客人脸上一道黑气，前途或者做出事来。也不见得。呸！干我甚事。(诗云)闭门不管窗前月。一任梅花自主张。

(净扮盆罐赵同搽旦撒枝秀上，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自家盆罐赵的便是。幼小间父母双亡，不会做甚么营生，则是打家截道，杀人放火，做些本分的买卖以外，别的歹勾当，我也不做。昨日多吃了几碗酒，在那柳阴直下歇息。梦见一个小后生，挑着两个沉点点的笼儿。我赶着要杀他，却被一个白须老儿扳住我的肩膊，叫道：“休杀，休杀”。撒然觉来，可是南柯一梦。我离汴梁城四十里，在这破瓦村居住。开着一座瓦窑，卖些盆罐。又开着一座客店，招接那南来北往的经商客旅，在此安歇。若是本钱少的便罢，

若是本钱多的，我便图了那厮的财，致了那厮的命。大嫂，你守着铺面，我自歇息去也。倘有甚么客人到我店中投宿，你只推先要房钱，看他秤银子时，若是有些油水，你便来叫我下手。（搽旦云）你终日只是吃酒，你又醉了也，你且睡去。有人来投宿，我自理会。（净云）我歇息去也。（下）（搽旦云）我撇枝秀元不是良家，是个中人。如今嫁这盆罐赵做了浑家，两口儿做些不恰好的勾当。俺这里方圆四十里，再无一分人家，单则是我家开座店面，在此招接往来客旅。只要等那有本钱的到来，便是钱龙入门。我汉子盆罐赵自去睡了，我且不要掩上门，坐在店里等着，看有甚么人来。（下）

（正末挑担儿上，云）俺杨国用自从遇贾半仙，算了一卦，道我有一百日血光之灾，只除千里之外可躲。为此辞别了父亲，出外躲灾避难，因而做些买卖。谢得天地保佑，利增百倍。如今离家只得五十多里，你也行动些儿，赶回家去，见我父亲，可不好也。（做行科，云）呀！天色渐晚了，赶不到城如何！（做屈指头算科，云）俺自从离家日子，算来才得九十九日。那贾半仙道，一日不满，你也不要回家。如今前面还有四十里路，一时也赶不到，不如到那瓦窑村投宿，待到明蚤回去，可不满了这一百日限也。（做行到科，云）这里正是瓦窑店，不免叫一声：店主人有么？（搽

旦上，云)是谁叫?(正末云)俺每是过路的，要投宿哩。(搽旦云)请里面来，有干净阁子大炕头，尽好安歇。(正末做入，放担科)(搽旦云)客官，要吃甚么茶饭?(正末云)诸般茶饭都不用，只与我点个灯来，借宿一宵，明日绝蚤便行。(搽旦云)有，待我点灯去。扯下些纸来，捻个纸捻，蘸上些油，点上这灯儿。客官，灯在此。(正末接灯科，云)大嫂稳便。(搽旦云)我男子不在家里。客官，你说要蚤行，不是我小器相，先见赐些房钱，免得憎多道少，倒也干净。(正末云)大嫂说的是，我就数钱与你。(做开笼取钱、遮掩科，云)这是二百好小钱，请大嫂收了。(搽旦做一眼瞅担儿科，云)钱有了，客官请自在罢。(背云)我看这两个沉点点笼儿，是个有东西的，待我叫他去。盆罐赵，盆罐赵。(净上云)大嫂，你唤我做甚么?(搽旦云)适才有客人投宿，挑着两个笼儿，不知偌多本钱，好生沉重。他如今睡了，你不下手更待几时。(净云)这等，待我去。(做拔刀踏开门科，云)那厮那里?(正末慌云)在这里。(净搯住正末发科，云)巧言不如直道。兀那厮，你有甚么金银财宝，快献出来买命。(正末云)大哥，俺是个穷货郎儿，那得金银财宝来?(净做怒科，云)村弟子孩儿，你不献出来，我就杀了你。(正末做怕科，云)有、有、有。大哥，我与你这一个银子。(净云)你休怪。我不曾强要你的，可是你自家与我来。

(出见搥旦，云)大嫂，有了银子也。(搥旦云)多少？(净云)是一个银子。(搥旦云)哎哟！为这场事，我一夜不曾睡，只问他要的一个银子。你再问他要去。(净云)来、来、来，我还你这个银子。(正末云)谢了大哥。(净云)少，我要你一头儿。(正末云)大哥，这须是我的。(净云)嘿！你不与我，我就杀了你。(正末云)有、有、有，我与你一头儿。(净提笼、出见搥旦，云)大嫂，有了他一头儿也。(搥旦云)也少。这一头儿是甚么黄封圣旨。要不得他的？(净云)大嫂，也勾了。(搥旦云)你也这般说。这是天送来的财物，进了我家，怎生还放他出去？(净云)大嫂，你说的是。来、来、来，我斗你耍，我不要你的，还你罢。(正末云)多谢了大哥。(净云)我一担儿都要。(正末做跪科。云)大哥，你也留些儿与我波。(净喝云)村弟子孩儿，你性命要紧，财物要紧？你不与我，我就杀了你。(正末云)大哥。将的去，将的去。(净提笼儿)(正末举匾担做打科)(净回见云)哎，你待怎的？(正末云)大哥，你连这匾担拿了去罢。(净笑云)倒是一个贼弟子孩儿。大嫂，有了东西也。天色未明，俺再歇息去。(搥旦拦住，云)你那里去？咱拿了他许多东西，他肯干罢？你且躲在黑影儿里，听他说甚么话波。(净云)好、好、好，家有贤妻，丈夫不遭横事。待我听那厮说些甚么。(正末云)嗨！杨国用也，躲了一百日灾难，离家

则有四十里田地，来到这瓦窑村盆罐赵家，将我偌多财物连笼儿夺去了。只要明日出得他店，一径的到开封府包待制爷爷跟前。告将下来，追还我的财物，也未迟哩。（搽旦云）如何？他不则说出来，必然做出来。若是放了回去，可不倒着他道儿。不如只一刀哈喇了他，可不伶俐？（净云）大嫂，你说的是。来、来、来。你两个笼儿都在这里，还了你，我不要。（正末云）多谢了大哥。（净云）我别问你要一件东西。（正末云）大哥，你要甚么？（净云）我问你要那颗头。（正末云）哥也，连着筋哩。兀的不有人来也！（邦老做回身科，云）在那里？（正末做蹬倒净科）（净起身揪住正末科）（正末云）你杀我在那里？（净云）我杀你在瓦窑里。（正末唱）

【赚煞】 杀我在瓦窑中，做鬼在黄泉下。我死后谁人救咱，只教我冤气腾腾怎按纳。（云）大哥，你得了我杨国用的银子，便饶我性命也罢了。（净云）我银子也要，性命也要。（正末哭云）父亲，我再不能勾见你的面了。（唱）父亲也，可怜你泪眼如麻，望巴巴，定道我流落在水远山遐。谁想道只隔得四十里横尸这一搭，他将我图财致杀。则我这杨国用怎生干罢，（云）我便死也，着那贼吃我一拳。（做打科，云）着去。（净举刀迎科）（正末云）我打不着他，倒被刀割了这手也。（唱）则我这一灵儿今夜宿谁家！

（净杀正末倒科）（搽旦上，云）那厮杀了也。留这死尸在家里，也不了当。不如拖他去窑里烧了罢。（净云）大嫂说的是。我抬着头，你抬着脚，丢在窑里去。（做抬正末丢下科，云）大嫂，搬将柴来，堆在窑门首，待我去烧起火来。这腿胫骨头上，多放几块硬柴。（搽旦云）这个我晓得。（做装柴科）（净做吹火科，云）烧化了也。舀将水来，杀了火。拾将那骨殖来，放在碓臼里，我便踏着碓。大嫂，你看成灰也未，拿细筛子来筛了，搅上些黄泥，捏做一个盆儿，底下画个十字，夹在家火中间，架上柴烧起火来，封杀窑门，待到第七日才来开窑。那厮也，这等火葬了你，倒也落的一个好发送。天那！可怜见我盆罐赵这点好心，天也与我半碗儿饭吃。（同搽旦下）

第二折

（净同搽旦上，诗云）为人本分作经营，淡饭粗茶心自宁。平生莫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自家盆罐赵的便是。自从杀了那杨国用，虽然得他好几十两银子，这两日连梦颠倒，我在床上睡，可被他拖我到地上；我在地上睡，又被他抬我到床上。好生恼不过，恐怕惹出些事故来。大嫂，你与我把这店门重重关上，只在家中静守他几日者。（搽旦云）理会的。（做关门科）（正末扮窑神上，云）小圣乃窑神是也。这盆罐赵做下这等违天害理的勾当，我如今去警戒他一番也呵。（唱）

【中吕】【粉蝶儿】 行行里云雾笼合，来、来、来，先着这冷飕飕渗人风过，按唐巾将俺这角带频挪。则这个杀人贼，图财汉，常好是心粗胆大。我则道是血碌碌尸首堆垛，怎将他碇碇把盆儿捏做。

【醉春风】 不争你捣骨旋烧灰，做的个当炉不避火。（带云）这厮好无礼也，（唱）似这般腥臊臭秽怎存活，兀的不薰扑杀我，我。着这厮吃我一会掀腾，

遭我一会磨难，受我一会折挫。

（云）来到此处，是他门首。这厮关着门哩。（做推门科）（唱）

【迎仙客】 我将这门去推，他那里紧关合，不邓邓按不住我这心上火。我如今，便向前忙问他，不由我语笑呵呵，蚤将这阔脚板把门棂踏破。

（做踏开门，净慌躲床下）（正末拿住搽旦科）（搽旦叫云）神道，他躲在床底下哩。（正末唱）

【上小楼】 做男儿的杀人放火，（带云）贼也，（唱）你不合便随风倒舵。怎知道被我来揩住衣服，揪住头稍，倒拽横拖。这都是你不合，自揽着这场弥天灾祸，（搽旦云）神道，这杀人事是盆罐赵做下的，并不干我事。（正末云）噤声！（唱）也是你不合去杀人处一迎一和。

（云）你快拿这盆罐赵出来。（搽旦做叫科，云）盆罐赵，快出来，神道要和你说话哩。（叫三次科，云）神道，盆罐赵害怕，只是不肯出来。（正末云）昨夜杨国用投宿之时，那厮先去睡了，你只去叫得一声，他便来了，今日如何叫他不出来？（搽旦云）你若有多少

本钱，与我看一看，我也就去叫他出来。（正末云）噤声！盆罐赵，你这许多本事，都到那里去了？这床底下是躲得过的？你若是不出来，我就连床砍做肉酱。（净做出头窥科）（正末揩住头发拖出科）（唱）

【么篇】 我一只手揩着这厮腰，几番待撻下火。将这厮刺着眼珠，掐着喉咙，摘着心窝。（做坐净身上科）（唱）我且在，脊背上，端然稳坐，只问你杀平人怎生胡做？

（净云）你说是甚么神道？等我好香灯花果祭赛你波。（正末云）我就是你家瓦窑神。（净云）啐！我养着家生哨里，我一年二祭，好生供奉你。你不看觑我，反来折挫我，直恁的派赖。（正末云）你到今日，还是这等无礼。待我略用上些气力，将你来坐做一个柿饼儿。（净云）我小人知罪了，只望上圣饶过些儿咱。（正末放起净，净叩头科）（正末唱）

【满庭芳】 却原来你也要饶些罪过，说甚的一年二祭，信口开合。谁着你烧窑人不卖当行货，倒学那打劫的倭儻。你本是个会做作狠心大哥，更加着个会撻掇毒害虔婆。现如今死魂灵无着落，只待玎玎珰珰告过，兀的不做了庄子鼓盆歌。

（净云）上圣，你则是可怜见，饶过我者。（正末云）你既要饶，你快超度他生天，我便饶你。（净云）上圣，你饶了我，则今日高原选地，破木造棺，请高僧高道，做水陆大醮，超度他生天，你意下如何？（净、搽旦连叩头科）（正末云）盆罐赵，你夫妻两个听者。（唱）

【耍孩儿】 嘱付你夫妻每休做别生活，再不许去杀人也那放火。想人生总是一南柯，也须要福气消磨。则守着心田半寸非为少，便巴得分外千钱枉自多。天注定斟和酌，但保的家常大饭，又要如何。

【二煞】 你背地里去劫夺人，也防人要侵害我。岂不怕神明报应无差错，休看的打家截道寻常事，你则想地狱天堂为甚么？运到也难逃躲，直待要高悬剑树，义下油锅。

（云）我想杨国用好苦也！盆罐赵，你夫妻两个好狠也！（唱）

【一煞】 他、他、他。千般苦尽受过，才博得钞几何，怎知道到家来横惹这亡身祸。焰腾腾把骨殖加柴燎，克匝匝灰泥搅水和，烧的来影迹儿无些个。似这等逃灾避难，倒不如奔井投河。

（净、搽旦叩头科，云）上圣，你若饶了我呵，我买香灯花果，好生祭赛你。（正末喝云）噤声！（唱）

【尾煞】 你先将那血痕儿扫拂的干，再将他死魂儿安顿的妥。这便是你消灾灭罪真功课。倒也强如花果香灯，兀良常常的祭赛我。（下）

（搽旦云）那神道去了，咱打开窑看咱。（净做打开窑科，云）呀，一窑的家火都走的无了也，则剩下一个盆儿。我试看咱，是甚么记号？（做拿盆看科，云）呀，正是那一个骨屑。留在家里，恐怕惹出些无头祸来，不如摔碎他娘罢。（搽旦云）休摔碎了。有张^个撒古老的问咱讨个夜盆儿，你留着与他，怕做甚么？（净云）大嫂，你也说的是。待张^个撒古老的来时，我把这盆儿送他，等他拿去做夜盆儿。有他那老鸡疤魔镇，也不怕他有甚么灵变。大嫂，我被窑神打搅了一夜不曾睡得，我看着这门都是重重关好的，咱和你歇息去来。（词云）我在这瓦窑居住，做些本分生涯。何曾明火执仗，无非赤手求财。有何神号鬼哭，怕甚上命官差。拚个闭门安坐，一任天降飞灾。（搽旦同下）

第三折

（正末扮张卜撇古上，云）老汉张卜撇古是也。幼年间在开封府做着个五衙都首领，如今老了也，多亏包待制大人可怜见，着老汉柴市里讨柴，米市里讨米，养济着老汉，过其终身。有这瓦窑村盆罐赵小弟子孩儿，常在俺处寄卖家火，许了俺一个夜盆儿，数番家说谎，只是不与俺。老汉今日无甚事，不免到他家里讨这盆儿走一遭也呵。（唱）

【越调】【斗鹤鹑】俺如今赤手空拳，少柴也那缺米。常则是甘分随缘，粗衣粝食。俺从来壮岁无儿，更临老也那丧妻。恰才行了一直，又蚤歇了一会。可怜俺斑白头毛，尪羸的这瘦体。

【紫花儿序】想起俺少时节眼明手捷，体快身轻，到如今老了也腰曲头低。那里每汪汪犬吠，隐隐疏篱。俺这里举目观窥，原来是竹坞人家傍小溪。俺行到这盆罐儿赵家田地，走的来口内烟生，好着俺气喘狼籍。

（云）蚤来到这瓦窑村盆罐赵家门首也。怎么青天白日，关着门哩？这个弟子孩儿，又不知干下甚的勾当。待俺唤门咱。（做叫云）盆罐赵，开门来，开门来。（净同搽旦上，云）是谁唤门？待我开这门看去。（做见科，云）元来是张悞古。老的，你来我家做甚么？（正末云）盆罐赵你这弟子孩儿，你许了老汉一个夜盆儿，几番家到俺处寄家火卖，只不与俺。这一个盆儿，值得甚的，直着老汉亲自上门问你讨那？（净云）盆儿有，我可忘了，你倒记得。常言道：“老而不死是为贼”，正是你这样人。（搽旦云）你看这白须搭颯的是像个贼。（正末唱）

【小桃红】 你道俺老而不死是为贼，俺若不死成何济？（净云）老的也，你如今多大年纪？日逐柴米，是那个供给你？（正末唱）俺巴到新年便整整的八十岁，柴和米是谁给，只有您后辈无先辈。（净云）老的也，你有几个同辈弟兄？试说一遍与我听咱。（正末云）俺同辈弟兄有十个。（净云）可是那十个？（正末云）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则剩下俺三个：王弘道、李从善和老汉。（唱）呀！昨日个王弘道命亏，今日个李从善辞世，天那！则俺那一班儿白发故人稀。

（云）盆罐赵，你与俺这夜盆儿，等俺回去。（净

云)大嫂，你取那盆儿出来，送张老的。(搽旦取盆出科，云)兀的不是，你取了去。(正末做取盆科，云)盆罐赵，你这盆怎生根了也?(净云)噠!你这老的，我在后面窑上取出来的，才放在地下，就会生了根?有这等话!(正末云)你这小弟子孩儿，许了俺一个盆儿，若多时才与得俺。也该拣一个好的，怎生与俺个破声雌雌的?不好俺不要，则与俺一个好的去。(净虚转科，云)老的，我另换一个与你。(正末弹盆儿科，云)不好，有些声叉，再换一个。(净又虚转科，云)这个盆儿好。(正末云)这一个像是好的。(净笑科，云)左右是他。(正末做取盆，谢科，云)俺老汉回家去也。(净云)老的，你是往大路来的，往小路来的?(正末云)俺才往大路上来，如今可往小路上回去，略近些儿。(净云)老的，天晚了，不如仍往大路回去。大路上没鬼，小路上可有鬼。(正末云)有鬼，有鬼，我打你这贼嘴。俺是不怕鬼张悞古，汴梁有名的。俺会天心法、地心法、那吒法，书符咒水。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摄。就有鬼，见了俺时，蚤唬的他七里八里躲了也。(净云)你会天心法、地心法、那吒法，有这许多法，你去罢。(做推门科，云)大嫂，仍旧的关上门，到后院里吃酒去来。(同搽旦下)

(正末上，云)老汉问盆罐赵讨了一个盆儿，天色渐晚，只索赶回家去。适才盆罐赵说小路上有鬼，谁

不知道。俺是不怕鬼的张𧀟古，俺的性儿撮盐入水。呀！天色晚了，俺也要行动些。（唱）

【天净沙】 俺急煎煎向前路奔驰，（做惊科，云）背后是甚么人走响？（做回头喝科，云）𧀟！那个？（唱）是那个磕扑扑在背后追随？（带云）兀的不唬杀老汉也。（唱）这扯住我的不知是谁？（云）谁不知老汉是不怕鬼的张𧀟古，俺的性儿撮盐入水。俺会天心法、地心法、那吒法，书符咒水。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撮。便有鬼，见了俺时，蚤唬的他七里八里躲了。（唱）莫不是山精鬼魅？（正末做跌科）（魂子上，打正末科）（正末起，喝云）打鬼，打鬼。（做细看科，唱）却原来是棘针科抓住衣袂。

（云）呸！被这棘针科抓住，倒绊了我一交。（做行科）（魂子做随，哭科，云）老的也。（正末做惊科，云）那里这般哭？（魂子云）老的也。（正末做听科，云）元来不是哭声，有人叫老的，老的。我想起来了，敢是那放牛的牧童，清早晨间出来，赶着三五只牛儿，到晚来不见了一只。你便道：老的你可见我那牛儿来么？小弟子孩儿，你不见了牛呵，干俺屁事。（唱）

【寨儿令】 小孩儿海将俺欺，待捉弄俺这老无

知，多敢足放牛的牧童没道理。（魂子做哭科）（正末云）兀的不是哭声！（唱）做甚么切切悲悲，哭哭啼啼？（带云）哦，我晓得了。（唱）莫个是风紧雁行疾。

（魂子做哭科）（正末听科，云）又不是雁声，是那个哭哩？（唱）

【么篇】 眼见的路绝人稀，不由俺不唬的魄散魂飞。（魂子做打正末头科）（正末喝云）打鬼，打鬼。（唱）我听沉了多半晌，（做回顾科，唱）观瞻了四周围。（带云）打鬼、打鬼。（唱）呀，呆老子也，却原来是一个土骨堆。

（云）老汉可也老的糊突了，一个土骨堆只管叫道有鬼，有鬼。俺是不怕鬼的张撇古，俺的性儿撒盐入水。俺会天心法、地心法、那吒法，书符咒水。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摄。便有鬼，见了俺时，早唬的他七里八里躲了也。（魂子做叫科，云）老的也。（正末云）则被这鬼缠杀我也！幸喜来到家门首了。草索儿拴着门。待俺放下这盆儿，解掉草索。开开这门。（做取盆入门，魂子随入科）（正末做叹气，魂子亦叹气科）（正末唱）

【黄蔷薇】 他那里吁吁的喘气，俺这里转转的疑惑。刚走到家来可便坐地，猛然间心中记起。

【庆元贞】 俺出门红日乍平西，归时犹未夕阳低，怎教俺担惊受怕着昏迷。（做沉吟科，云）嗨！俺是忘了。（唱）这都是咱老背悔，门儿外不曾撒的把儿灰。

（云）人说门前撒下一把灰，那邪神野鬼便不敢进来。（魂子云）老的也，我进来多时了也。（正末云）待俺房檐上扯把草儿，去烧着火来。（做扯草科，云）草可有了，俺去时节灶窝里埋着些牛粪火儿，俺看有也是无。（做吹火科）（魂子打正末口科）（正末云）烧胡子也。呸！原来是个猫儿撞将出来，把鬓发髭须争些儿都烧了。（做骂科，云）俺知道了也，是隔壁王婆婆家的猫儿。他也不喂这猫儿，常承俺这边偷东西吃，等俺骂他去。王婆婆，你家的猫儿你不喂，他到俺家来，放下的肉也偷吃了，饭也偷吃了，鸡儿、鸭儿也偷吃了，灶里灰也偷吃了，你还强嘴哩，到明日和你整理。（做点灯科，云）待我点起灯来。（做提羊皮科，云）这羊皮袄上不知是虱子也是虻蚤，我试寻咱。（魂子云）老的也，兀的不是一个虻蚤。（正末云）干你腿事！等我铺下这羊皮袄睡觉波。（做铺羊皮睡科）（魂子做偷羊皮科）（正末云）好是奇怪，每日价铺着这羊皮，暖

烘烘的睡觉，怎么今日冰也似这般冷的？（做摸科，云）原来偷了俺羊皮去。有贼也，地方拿贼那！（唱）

【黄蔷薇】 俺这卫高声叫有贼，慌止到街取。又无一个巡军捷讯，着谁来共咱应对。

【庆元贞】 扭回身疾便入房内，（做跌科）（唱）被门程绊我一个合扑地。（魂子将羊皮在正末头上转科）（正末云）拿住贼也。（唱）一只手揪住这厮泼毛衣，使拳捶，利脚踢。呸！原来是一领旧羊皮。

（云）原来这羊皮袄盖在我头上，倒叫有贼，害得俺一夜不曾得睡。俺可要起来小解了。有盆罐赵与俺一个盆儿，俺试用咱。（做溺尿科）（魂子掇过盆儿科）（正末云）怎生不听见盆里响，倒在地下响？（做摸科，云）嗨！老汉老的糊突了，盆儿在那边，可在这边小解。（做过那边科）（魂子又掇过盆儿科）（正末摸科，惊云）可怎生又走过那边去了？（魂子顶盆儿科）（正末摸科，云）哎哟！可怎生起在半空里来了也。（唱）

【秃厮儿】 本指望早起晚夕，方便掩净手更衣，吃了这汤多水多偏夜起。准想道，有今日，这般样跷蹊。

【圣药王】 俺可便赶到这壁，他可便走到那壁，

则见他来来往往半空飞。他可便走到这壁，俺可便赶到那壁，[↑]撇得俺浑身上下汗淋漓。哎哟！恰好是一夜不曾尿。

（魂子拿盆儿，近前跪科）（正未惊科）（唱）

【鬼三台】 则见他来到根底。唬的俺忙回避。
（魂子云）老的也，可不道你这性儿撮盐入水哩。（正未唱）俺性格儿撮盐入水，（魂子云）你不是张[↑]撒古？
（正未唱）俺名姓你须知，（魂子云）可不道你是不怕鬼的？（正未唱）鬼也，俺从今后怕你。（魂子云）你会天心法那？（正未唱）天心的这正法，俺可也不省得，（魂子云）你会那吒法那？（正未唱）鬼也，那吒的那法力不⁺会。（魂子云）你不曾咒水书符？（正未唱）俺那里会咒水书符，都则是瞒神也那唬鬼。

（魂子云）老的也，你怎的这天心法、地心法、那吒法，可都不济事了那？（正未唱）

【调笑令】 俺这里问你，你待欲何为？（魂子云）你试猜着。（正未唱）你莫不是野鬼孤魂索酒食？（魂子云）不是。（正未唱）是甚么邪魔外道通名讳？（魂子云）也不是。（正未云）又不是。（唱）毕竟是甚的东西？（魂

子云)我便是这盆儿，这盆儿便是我。(正末唱)他与了我个夜盆儿，定害的俺无整理，(云)盆罐赵弟子孩儿也。(唱)若是那水缸呵，着俺怎地支持。

(云)俺且问你，你是个人，可还是个鬼？怎生到得俺家里来？(魂子云)我在你衣襟底下带进来的。(正末骂门神科，云)俺骂那门神户尉去。好门神户尉也，你怎生把鬼放进来了？俺要你做什么？(唱)

【麻郎儿】俺大年日将你帖起，供养了馓子茶食。指望你驱邪断祟，指望你看家守计。

【么篇】呸！俺将你画的，这恶支杀样势。莫不是盹睡了门神也那户尉，两下里桃符定甚大腿，(做扯碎钟馗科)(唱)手攞了这应梦的钟馗。

(魂子云)老的也，你与我做主咱。(正末云)你说的明白，俺好与你做主。(魂子做哭科，云)老的可怜见，孩儿叫做杨国用，就是汴梁人。贩些南货做买卖去，赚得五六个银子。前日回来，不期天色晚了。投到瓦窑村盆罐赵家宵宿。他夫妻两个图了我财，致了我命，又将我烧灰捣骨，捏成盆儿，则指望盛汤盛水，不想道送你老人家，做了个夜盆儿。这腌臢臭秽，教我如何受得。老的也，怎生可怜见，与我做主咱。

(正末云)哦!原来如此冤枉。盆儿也，争奈你是个鬼魂，俺是个人，可怎生与你做主?(魂子云)老的也，你则把这盆儿拿到包待制爷爷面前，你去那盆沿儿上敲三下，我就玎玎珰珰的说起话来。(正末云)既是这等呵，俺便与你做主。天色明了，俺锁了门，拿这盆儿见包待制走一遭去。(做出门科、云)且住!私场演，官场用。若到开封府去，他不说时，如何是了。待俺试敲咱。这是盆沿儿，(做敲科，云)一、二、三。(魂子云)老的，你教我说，我玎玎珰珰的说与你听。(正末唱)

【收尾】俺将这瓦盆儿亲提到南衙内，直告那龙图待制。便不拿的他下地狱且由他，(带云)盆儿也，(唱)但得你见青天，恁时节，可也快活杀你。(同魂子下)

第四折

（外扮包待制引丑张千祗从上）（张千喝科，云）喏，在衙人马平安！抬书案。（包待制云）法正天心顺，伦清世俗淳。笔题忠孝子，剑斩不耳人。老夫姓包名拯字希文，乃庐州金斗郡四望乡老儿村人也。幼年间进士及第，累蒙擢用。皆因老夫秉性正直，历任廉能，有十分为国之心，无半点于家之念。谢圣恩可怜，加拜龙图阁待制，正授南衙开封府府尹之职，敕赐势剑金牌，容老夫先斩后奏，专一体察滥官污吏，与百姓伸冤理枉。今日升厅坐起早衙，张千，喝撵厢者。（张千云）理会得。抬放告牌出去。（正未拿盆儿上，云）老汉来到这开封府门首，试敲这盆儿咱。（做敲科，云）一、二、三。（魂子云）我玎玎珰珰的说。（正未云）咱告状去来。（唱）

【正宫】【端正好】 抱着他冤楚楚瓦盆儿，直到这另巍巍公堂下，只待要如律令把贼汉擒拿。准似这龙图包老声名大，俺索向屏墙侧偷窥罢。

【滚绣球】 俺则见狠公吏把荆杖挝，恶曹司将

文卷押，两边厢摆列着势剑铜铡，中间里端坐个象简乌纱。（带云）盆儿，这所在不来也罢。（唱）盆儿也，道假来你又不是假，道耍来你又不是耍，直被你唬得人心慌胆乍，没来由俺可也做这等冤家。（带云）盆儿，俺嘱付你几句，若是包待制问你之时，你要说的仔细者。（唱）盆儿也，若是你今朝不把情由诉，（带云）俺张千撇古呵，（唱）平日空将正直夸，早准备带锁披枷。

（云）盆儿也，俺如今过去敲三下，你便言语。（魂子云）老的也，我玎玎珰珰的说。（正末云）告冤屈！（包待制云）张千，甚么人叫冤屈？与我拿将过来。（张千云）当面。（正末入跪科）（包待制云）张千撇古这老儿，在衙门办事年久，无人养济。我着他柴市里讨柴，米市里讨米，养赡终身。想必那街市上小民，欺负这老儿，不肯给他柴米，以此来告冤屈。兀的老儿，你有甚么衔冤负屈的事，你从实说来，老夫与你做主。（正末云）老汉张千撇古，没甚么冤屈，这个盆儿冤屈。（包待制云）兀那老儿，你不冤屈，这盆儿怎生冤屈？（正末云）大人，俺老汉在这盆沿上敲三下，这盆儿便玎玎珰珰的说。（包待制云）是真个？兀那老儿，你敲，张千试听者。（正末敲科，云）一、二、三。盆儿也。（包待制云）张千，你听见他说些甚么？（张千做侧耳听科，云）爷爷，这老儿弄虚头，并不听得一些儿声响。

(正末云)他可不言语了。(包待制云)我也道这老儿老的糊突了，那曾有盆儿会玎玎珰珰说话的道理。张千，与我抢出去。(张千云)理会的。(做抢正末出科)(正末云)他怎么不言语?俺试敲这盆儿咱。(做敲科，云)一、二、三。(魂子云)我玎玎珰珰的说。(正末云)你恰才在那里去?(魂子云)我恰才口渴的慌，去寻一钟儿茶吃。(正末云)还打诨哩。你恰才不来呵，唬的俺一柄脸倒焦黄似茶色也。(魂子云)老的，你与我做主咱。(正末云)俺与你再叫冤屈去。(再叫科，云)冤屈也。(包待制云)张千，谁在衙门首这般大惊小怪的?(张千云)又是张千做古老儿叫冤屈。(包待制云)他怎么又叫冤屈?着他进来。(正末做跪科)(包待制云)你有甚么冤屈?(正末云)大人，这盆儿委实冤屈。适才出衙门外敲他三下，他便玎玎珰珰的说。(做敲科，云)一、二、三。盆儿也。(包待制云)张千，你听他说些甚么来?(张千云)想是只这老儿听的，小人实不曾听见甚么说话。(正末自做听科，云)他可怎生又不言语了!(包待制云)张千，将那老儿抢出去。(张千抢正末出科，云)你这老儿，这是法堂上，不是你弄虚头的去处，快回去罢。(正末出叹科，云)嗨，俺张千做古一生正直，今日被这盆儿都丧坏了也。(唱)

【叨叨令】俺为甚的无柴少米不纳民间价，为

甚的穿衙入府不受官司骂。也则为公心皮道从没分毫诈，也不是强唇劣嘴要做乡村霸。则被你都坏了我也么哥，则被你都坏了我也么哥，倒不如吞声忍气依旧回家罢。

（云）待俺再敲那盆儿咱。（做敲科，云）一、二、三。（魂子云）老的也，怎么那？（正末做恼科，云）你又在那里来？（魂子云）我害饥，去吃个烧饼儿。（正末云）你恰才不来呵，险些儿被包待制打出俺屁来哩。（魂子云）老的也，你与我做主咱。（正末唱）

【醉高歌】 你背地里玎玎珰珰说话，着紧处你便装聋作哑。俺只待提起来望这街直下，摔碎你做几片零星瓦查。

（魂子云）老的也，不争你摔碎盆儿呵，谁与我伸这冤屈来？（正末。云）盆儿，你可曾见么？（魂子云）我见甚么？（正末唱）

【红绣鞋】 恰才那粗棍子浑如臂大，他将俺打一下直似钩搭，你是个鬼魂儿倒捉弄俺老人家。（魂子云）老的也，你与我再过去那。（正末唱）不是俺们将他这门程募，也不是俺懒将他这地皮攞，（魂子云）

老的也，你不过去，谁与我做主咱？（正末唱）盆儿也俺可便待今番吃了三顿打。

（魂子云）老的也，不是我不过去，只被那门神、户尉当住，不放过去那。（正末云）既如此，何不蚤说，待我再叫。（做叫云）冤屈也。（包待制云）这老儿又叫冤屈，着他进来。（正末入跪科）（包待制云）你这老儿怎生冤屈？（正末云）俺这盆儿委实的冤屈。（包待制云）这老儿好无礼也，两次三番，将着这盆儿戏弄老夫。你说的是，万事罢论，说的不是呵，不道的饶了你哩。（正末云）望大人停嗔息怒，暂罢狼虎之威，听老汉慢慢的诉说一遍咱。（词云）小人开年八十多年纪，听我一一从头说至尾。去时昏昏惨惨日犹高，回来阴阴沉沉天道黑。点盏半明半暗壁上灯，本待稳稳安安睡个美。忽听哽哽咽咽哭声微，着我受怕耽惊重坐起。问他是神是鬼是妖精，他道盆儿便是咱身体。因此替他叫屈到衙门，上告待制老爷听端的。人人说你白日断阳间，到得晚时又把阴司理。也曾三勘王家蝴蝶梦，也曾独棗陈州老仓米。也曾智赚灰阑年少儿，也曾诈斩斋郎衙内职。也曾断开双赋后庭花，也曾追还两纸合同笔。只要分付那个散散燥燥狠门神，休当住咱玳瑁盆儿鬼。（唱）

【小梁州】 上告你个待制爷爷俯鉴察，念小人怎敢调弄奸猾。只为你那门神户尉一似狠那吒，将巨斧频频掐。（带云）大人，你则觑波。（唱）他是一个鬼魂儿，怎教他不就活惊杀。

（包待制云）是、是、是，大家小户有个门神户尉。那屈死的冤魂，被他当住，所以进来不得。张千，你去取将金钱银纸来者。（诗云）老夫心下自裁划，金钱银纸速安排。邪魔外道当拦住，单把屈死冤魂放过来。（张千做烧纸科，云）我烧了一陌儿纸钱，你看好阵冷风也。（魂子随风入、跪科）（正末唱）

【么篇】 俺只见金钱银纸刚烧罢，见一阵旋风儿逐定咱家。俺便割舍的盆沿上，敲三下。（做敲科，云）一、二、三。盆儿也。（魂子云）我玎玎珰珰的说。（正末云）惭愧。（唱）他道玎玎珰珰说话，（带云）大人试听咱。（唱）他可敢说的个有根芽。

（包待制云）那厅阶下一个屈死的冤鬼，别人不见。惟老夫便见。兀那鬼魂，你有甚的冤枉事，你备细说来，老夫与你做主。（魂子云）孩儿每祖贯汴梁居住，遇着个贾半仙，算孩儿一卦，道有百日血光之灾，千里之外可躲。孩儿便辞别了父亲，一来贩些南货做

买卖去，二来就躲灾逃难。喜买卖称意，赚的五六个银子。转回家来，已是九十九日了，未滿百日之期，不敢便归，因此在这四十里外瓦窑村盆罐赵家投宿。不意他夫妻两个，图了咱财，致了咱命，又将孩儿烧灰捣骨，捏成盆儿。其实好苦楚也。（词云）念孩儿避灾远出，做买卖他州外府。虽然赚百倍钱财，却受尽万般辛苦。转回来止隔得四十程途，权向这他家寄宿。夫要每当夜生心，都狠毒如狼似虎。被杀死一命归阴，又将我烧灰捣骨。夹泥水捏做盆儿，送与那老张^个撒古。何指望盛水盛汤，只要免夜盆不许。因此上玳玳瑯瑯，备将我衷情诉与。告你个青天老爷，替我这屈死冤魂做主。（包待制云）果然有这等冤枉事。张千，你去拿将盆罐赵夫妻两个，一步一棍打将来者。（张千云）理会的。（做出科，叫云）盆罐赵在家么？（净上，云）唤我的那个？（张千云）你妻子在那里？（净云）他是乐户，除名久了也，还要唤官身哩？（张千云）^个！包爷有勾，快叫他出来。（搵旦上，云）张千哥哥，一向不见你，怎么越狠了也！请家里待茶去。（张千云）包爷爷久等哩，行动些。（做到，禀云）犯人当面。（净、搵旦跪科）（包待制云）兀那盆罐赵，你谋死杨国用，有人告你哩。（净云）小人一家儿都是吃斋念佛的，并不曾谋死甚么杨国用。不知那个是原告，等小人与他面对。（包待制云）是张^个撒古告你。（净云）你这老

子好无礼也，我白白的送你一个夜盆儿，有甚的不是处？倒把人命来告我，思量紮诈我那？（正末云）你这贼汉，你当日与俺这盆儿时，俺道这盆声雌雌的不好，要另换一个。换了三次，你只把这盆儿与俺。拿回家来，被他哭哭啼啼打搅了一夜不曾得睡。这也罢了，害的俺满地都溺上尿。他玎玎珰珰的说起话来，道是怎么长，怎么短，都是你这盆儿说的。俺知道甚么杨国用有五六个银子，你要谋他的？（净云）难道这盆儿在我家不说话，到你家里便说起话来？我不信。（搽旦云）那有这等说话，敢是这老子要诈我只水缸哩。（正末）

【快活三】 哎！你个盆赵大，怎看得俺似小娃娃。与了俺一个夜盆受用咱，倒着我耽惊怕。

【朝天子】 盆儿也，俺讨的到家，险将俺来唬杀，（云）大人不信，只差人看去。（唱）现如今一谜里尿胡下。（包待制云）那厮在窑中怎生杀人来？（正末云）大人。（唱）则他这瓦窑村更狠如蓼儿洼，你便是打官防难弹乐。他杀坏了平人，烧做了片瓦，死魂灵都消化。你若要正法，直将他万剐，（带云）大人，（唱）这的也称不了那冤仇大。

（净云）你要坐人死罪，怎凭得你口里说？你则教

那盆儿玎玎铛铛的说，我才心服。（正末做敲科，云）一、二、三。盆儿也。（魂子云）盆罐赵，你夫妻两个，也有今日么！（做打净科）（净云）你不要执我，放我家去，做好事与你，包管得超度生天。我是有银子的人，决不赖你的。（魂子打搽旦，云）你在我腿旋骨上加上几块硬柴，烧的我好苦也。（搽旦做怕科，云）那时节你死也死了，有甚的苦？（包待制云）张千，选大棍子来，每人先打一百。取官绵纸一张，着司房责下口词，等他夫妻两上画了准伏，当堂判个斩字，即日押赴市曹，将他万千刀，凌迟处死。（张千云）理会的。（做打科）（拿纸，着净画字科）（净云）我画、我画。杀死杨国用是我来，谋他五六个银子也是我来，烧灰捣骨也是我来，捏做盆儿也是我来。当日睁着眼做，今日合着眼受。大嫂，只是带累了你。（搽旦云）开封府堂上除了杀则是打，料想把烧灰捣骨，做盆儿不成？怕做甚的，杀了罢，杀了罢。（丑扮刽子执刀押净、搽旦下）（魂子云）我也到法场上看看，权做个监斩官去也。（做叩谢包待制，随下）（包待制云）张千，你与俺将盆罐赵的家私尽数抄没，将来均分做两处，一半给赏张千、撒古，见义勇为，能代人鸣冤雪枉；一半给杨国用的父亲，作为养贍之资。并将这盆儿交付与他，携归埋葬。一面揭榜示众，通行知悉者。（诗云）不是孤家好杀人，

从来王法本无亲。余资并给残年叟，虚冢能招既死魂。莫道一时无义士，肯令三尺有冤民。从令揭榜通知后，留与人间作异闻。（正末叩头谢科，云）若不是大人呵，这冤枉事何时伸理？真个威德如天，非同小可也。（唱）

（四边静）念老汉苍颜白发，不为那冤魂也不到这府衙。（带云）你个包待制呵，（唱）威德无加，神鬼背惊唬。从今后传播天涯，做一段新奇话。

题 目

咿咿哑哑乔捣碓

正 名

玎玎铛铛挡盆儿鬼

刘玄德醉走黄鹤楼

第一折

（冲末诸葛亮领卒子上，云）前次春花桃喷火，今日东篱菊绽金。谁似豫州存大志，求贤用尽岁寒心。贫道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先生，琅琊阳都人也，在于卧龙岗办道修行。自玄德公请贫道下山，拜为军师，头一阵博望烧屯，杀夏侯惇十万雄兵，片甲不回。不想曹操不舍，亲率领八十三万雄兵，来取新野。来至三江夏口，主公命某过江，问东吴借水兵三万，周瑜为帅，黄盖为先锋。俺两家合兵一处，拒敌曹操。贫道祭风，周瑜举火，黄盖诈降，烧曹兵八十三万，片甲不回。今曹操败走华容路，贫道领关、张二将，追赶曹操。说与赵云众将，紧守赤壁连城：休要有失。则今日追曹操走一遭去。施谋略平欺管乐，领雄兵密排军校。先拿住百计张辽，直赶

上奸雄曹操。（下）（外扮周瑜领卒子上，云）腹中韬略隐黄公，匣藏宝剑掣青龙。坐筹帷幄贫壮士，决胜牛里作元戎。某姓周名瑜，字公瑾，乃庐江舒城人也。某幼习先王典教，后看韬略遁甲之书，某每回临阵，无不干功。幼年间曾与长沙孙策同堂学业，孙策已亡，后佐于江东孙权麾下，为大将之职。因刘、关、张着孔明军师过江，问俺江东借俺赤壁连城，暂且屯军。俺主公拜某为帅。黄盖为先锋，领水军数万。战于赤壁之间。某与孔明并力而攻，将曹兵八十三万，一火焚之，皆某之功。又折了俺手将黄盖，诚恐此人久后乘胜必取荆州。某想赤壁之战，非干己仇。折某虎牙之将，某常怀深恨，未曾报仇。某闻知诸葛孔明领众将往华容路，追赶曹兵去了。乘此机会，某设一计：俺这江东有一楼。名曰是黄鹤楼；设一会，乃是碧莲会。我修一封书，差手将鲁肃，直至赤壁连城，请刘玄德过江赴会。若刘玄德来时，某暗设三计：头一计酒至半酣，席间问其强弱，应答不合莫心，用剑斩之。第二计着大将于樊，把住楼门，一切人等，不放上下；若无某令箭，不许下楼。第三计酒酣之际，要刘备顺情归吾。意有不从，击金钟为号，伏兵尽举，擒住刘备，困于江东。不放回赤壁连城。方称某平生之愿。设计已定。小校与我唤将鲁肃来者。（卒子云）理会的。鲁肃安在？（鲁肃上，云）自小曾将武艺习，南征北讨

惯相持。临军望尘知敌数，对垒嗅土识兵机。某乃鲁肃是也。某文通三略，武解六韬，十八般武艺，无有不拈，无有不会。今佐于江东孙权手下为下将。正在教场中演武艺，元帅呼唤。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去。说话中间，可早天到也。小校报复去。有鲁肃在于门首。（卒子云）理的。喏，报的元帅得知。有鲁肃在于门首。（周瑜云）着他过来。（卒子云）过去。（做见科，云）元帅呼唤小将。那里使用？（周瑜云）唤你天别无甚事。我与你这封书。你过江直至赤壁连城，请刘玄德去。若见了玄德。你道俺元帅在黄鹤楼上安排筵宴，请玄德公过江赴碧莲会。你小心在意，疾去早来。（鲁肃云）小将得令。则今日领着元帅将令，直至赤壁连城，请玄德公过江赴碧莲会，走一遭去。云山水陆俱完备，定计铺谋驱铁骑。赤壁相邀玄德公，谨请早赴碧莲会。（下）（周瑜云）玄德公也。若你不来时，万事罢论；若来呵，便插翅也飞不过这大江去。排兵布阵用心机，鲁肃疾去莫延迟。玄德若赴碧莲会，不还荆州不放回。（下）（刘备领卒子上，云）骏马雕鞍紫锦袍，胸襟压尽五陵豪。有人采问宗和祖，附凤攀龙是故交。小官姓刘名备，字玄德，大树楼桑人也。某有两八兄弟，二兄弟姓关名羽，字云长，是这蒲州解良人也；三兄弟姓张名飞，字翼德，是这涿州范阳人也。俺三人结义在桃园，曾对天盟誓：不求同日生，

则求当日死；一在三在，一亡三亡。俺弟兄三人，自从南阳卧龙岗请下孔明师父来，拜为军师。自博望烧屯，杀夏侯惇十万雄兵，片甲不回。曹操不舍，亲领雄兵百万，来取新野。某遣孔明军师，过江结好于东吴，借起军马数万，拜周瑜为帅，与曹操战于赤壁，火烧兵百万，大败而回。某屯军于赤壁城中，有俺孔明师父，言先取荆州为本，后图西蜀，未为晚矣。今孔明军师领云长、张飞取荆州去了，未见回还。小校门首觑者，看有甚么人来。（卒子云）理会的。（鲁肃上，云）某乃鲁肃是也。奉着周瑜元帅的令，持着书呈，前来赤壁连城，请玄德公黄鹤楼上赴碧莲会去，可早来到也。小校报复去，有周瑜元帅差鲁肃持书。在于门首。（卒子云）理会的。（做报科，云）喏，报的元帅得知，有东吴国周瑜元帅手下鲁肃，持书来见。（刘末云）周瑜持书呈来，不知主何意？着那下书的人过来。（做见科）（刘末云）来者何人？（鲁肃云）小将乃东吴国周瑜手下鲁肃是也。奉俺元帅的将令，持书一封，请玄德公过江，黄鹤楼上赴碧莲会去。（刘末云）将那书来，我看这书咱。（看书科，云）越殿襄王大德刘公阁下开拆，周瑜谨封。（拆书科，云）我拆开这封皮，书曰：高皇创业，良将安邦，立明君二十四帝，统国祚四百余年，目今献皇在位。建安十三年岁在戊子，因曹操乃是奸臣，欲图汉室。天时不顺，大率雄

师，战于赤壁。明公乃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用诸葛之神机，凭关张之勇，借瑜吴主江东水军，恃长江险阻之势，纳部将黄盖之能，火烈风，雷鼓大振，北军大败。瑜与明公水陆并进，追至南郡。曹仁败于夷陵，孔明等追操未还，仗公之威德也。今因武昌有黄鹤楼，瑜设碧莲会，请明公以贺近退曹兵，共享清平之世，坐叙契阔之情。俯赐降临，幸勿间阻，伏惟高照不宜。东吴大帅周瑜顿首百拜书。越殿襄王玄德公府下。（看毕书科，云）书中的意，我尽知道了也。兀那鲁肃，你先回去，说与你元帅，我便来也。（鲁肃云）出的这门来，不敢久停久住，回元帅的话去。蒙差遗心劳意攘，刘玄德须当一往。黄鹤楼暗钓鲸鳌，难逃这天罗地网。（下）（刘末云）鲁肃去了也。（卒子云）去了也。（刘末云）今有周瑜请我赴宴，我待不去来，想当初赤壁鏖兵之时，多亏了周瑜元帅助俺破曹；我待去来，争奈孔明师父与两个兄弟不在。我唤刘封来，与他商议。小校与我唤将刘封来者。（做唤刘封科）（净刘封上，云）六韬三略不曾习，南征北讨要相持。高头战马牵过来，从早到晚上不得。某乃刘封是也。我十八般武艺，件件不通，诸般不会。自破曹之后，俺屯军在赤壁连城。俺二叔叔云长，三叔叔张飞，同军师诸葛，西征曹军去了，止有赵云和某，镇守着赤壁连城。正在灶窝里打盹，父亲呼唤我，

想来左右是着我吃酒，见父亲一遭去。可早来到门首了。小校报复去，有刘封来了也。（卒子报科，云）喏。报的主公得知，有刘封来了也。（做见科）（刘封云）父亲唤您孩儿，有何事商议？（刘末云）刘封，唤你来别无甚事。今有江东周瑜，差人持书呈来，请我黄鹤楼上赴宴，唤你来商议，你意下如何？（刘封云）父亲，想东吴国周瑜，好请父亲赴会，若不去呵，不惹的他怪？不妨事，则管去。若有好歹，您孩儿来接应父亲。（刘末云）虽然这等，我还不曾与赵云商议。（刘封云）父亲，你没正经。您孩儿主张了便罢，又叫他来怎的。（刘末云）小校与我唤将赵云来者。（正末扮赵云上，云）某乃真定常山人也，姓赵名，字子龙，观玄德公麾下为上将之职。今日玄德公请俺众将，不知有甚事商议，须索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小校报复去，道有赵云在于门首。（卒子云）喏，报的主公得知，有子龙将军来了也。（刘末云）着他过来。（卒子云）过去。（做见科）（正末云）元帅唤赵云，有何事商议？（刘云）赵云，唤你来别无甚事。今有周瑜，请我过江黄鹤楼上赴碧莲会，特来请你商议，我去好，不去好？（正末云）元帅要赴碧莲会，敢不可去么。（刘末云）怎么不去？（正末云）则怕周瑜有歹意。（刘末云）周瑜他便有歹心，凭着俺孔明师父用计，众将英雄，量他到的那里？（刘封云）父亲，想周瑜无歹意。他助咱军马，赤

壁麈兵，破了曹兵百万，如今请父亲饮酒，有甚么歹意？便有歹意呵，凭着俺二叔叔云长，三叔叔张飞，又有老官人赵云，又有侄儿刘封，又有诸葛军师，俺人强马壮，量他到的那里？（正末云）噤声。（唱）

【仙吕】【点绛唇】 卖弄你马壮人强，驱兵领将，东吴往。咱可便同共商量，商量的都停当。

（刘末云）周瑜请我饮酒，他岂有歹意？（刘封云）哎，老赵，想俺父亲在襄阳会上，也不同小可也。（正末唱）

【混江龙】 不比那襄阳会卜，他则待兴心儿图谋汉家邦。（刘封云）想周瑜破了百万曹兵，他正是擎天玉柱，架海金梁，他有甚歹意？父亲你赴宴走一遭去，有甚么事！（正末唱）你道他是擎天的玉柱，架海金梁，才杀退霸道奸雄曹孟德，那周瑜不弱如兴刘火楚的这汉张良。索仔细，莫荒脚，涉大水，渡长江。看了这黄鹤楼胜似他那宴鸿门，觑了他这碧莲会更狠如临潼上。（刘封云）他见俺父亲，不得不敬，务要走一遭去。（正末唱）他遣来使相请，咱可便不上落的这何妨？

(刘封云)老赵，你闲言剩语的，父亲休听他。你赴宴走一遭，料着不妨。(刘末云)子龙将军，刘封也说的是。那周瑜他敬意请我，若不去呵，则道我怕他哩。(正末云)元帅，道的个筵无好筵，会无好会，不可去也。(刘封云)老赵，你越老的糊突了，凭着我十八般武艺，无有不拈，无有不会。他若有歹心呵，我杀的周瑜片甲不回。(正末云)噤声。刘封，你说差了也。(刘封云)我怎么说的差了也?(正末唱)

【油葫芦】 哎!你个一勇性的刘封不忖最，你做不的些好勾当。(刘封云)想周瑜请俺父亲饮酒，你左拦右当，必有饶倖。(正末唱)恼的我气扑扑忿怒夯胸膛，咱正是低着头往虎窟龙潭创，却正是合着眼去那地网天罗里撞。(刘末云)子龙将军，那周瑜安排筵宴，请我饮酒，岂有歹意?(正末唱)你道他饮玉瓿，在画堂。(刘封云)父亲说的是。他若有歹意呵，凭着父亲坐下的卢马，把檀溪河也跳过去了。料着不妨事。(正末唱)凭着这的卢战马十分壮，怎跳过那四十里汉阳江?

【天下乐】 无拈指黄鹤楼敢番做战场，我想，那周瑜有智量，晃晃列着刀共枪。鱼不可离了水，虎不可离了冈，他可敢安排着恶战场。

（正末云）主公，周瑜差谁来请主公来？（刘末云）周瑜差手将鲁肃下请书来。赵云，怕你不信，请书在此。（正末云）将书来我看。（唱）

【后庭花】拿着这虚飘飘的纸一张，上写着黑真真字儿行。他则是仗剑施威计，埋伏打凤凰。这件事不寻常，那里有风波干丈，我言语不是谎。

（刘末云）凭着俺三兄弟张飞英勇，可量他到的那里也？（正末唱）

【金盏儿】你道是张翼德气昂昂，性儿刚，（刘封云）俺三叔叔张飞，十八骑人马，在那当阳桥上，喝了一声，桥塌三横水逆流，唬的曹兵倒退三十里远。（正末唱）在那当阳桥喝退了曹丞相，据着他一冲一撞卖弄高强。（刘封云）凭着俺三叔叔坐下乌骓马，手中丈八矛，万夫不当之勇。（正末唱）倚仗着当三军不刺刺乌骓骑，敌万夫光灿灿丈八点钢枪。（刘封云）俺三叔安喜县鞭督邮，又在石亭驿中，将袁祥提起腿，攒的花红脑子出来。不妨事，父亲走一遭去。（正末唱）你休卖弄安喜县鞭督邮，石亭驿摔袁祥。

（刘末云）子龙将军，你放心。想周瑜当此一日，

助俺破曹，他与俺结为唇齿之邦。他今日请我赴会，岂有歹心？你紧守城池，我赴罢宴便来也。（正末云）我劝元帅不听，坚意的要去，你小心在意者。（刘末云）子龙将军，你放心，不妨事。（刘封云）老赵，你多虑，料着不妨事。（正末唱）

【尾声】 他那里明明的捧着瑶觞，暗暗的藏着军将，用计铺谋怎防？着主公坐在那难走难逃筵会上，你心下自索参详，自度量，不比寻常，他则待赚虎离窝入地网。（刘封云）哎，赵叔，你不知道，那黄鹤楼近在水边。若水长呵，我安排战船，搭起浮桥，接应我父亲。他便跌下水去，落的他睡一觉。（正末唱）那黄鹤楼接大水长，翻波滚浪，正末云）若主公不听赵云谏当呵。（唱）知他是甚风儿吹过汉阳江？（下）

（刘封云）老赵，你去，我父亲他也不听你说。父亲走一遭，则管嚼食去。（刘末云）刘封，你与赵云紧守着城池。则着三五骑人马，跟我过江，直至黄鹤楼上赴宴，走一遭去。子龙心下莫踌躇，今朝止马践程途。过江亲赴碧莲会，直至那黄鹤楼上见周瑜。（下）（刘封云）父亲去了也。为甚么我赍发的俺父亲过江去？那周瑜是个是智多谋的人，俺父亲若有些好歹，他这个位，就是我承袭。凭着我这般好心肠，天也与我半

碗饭吃。（下）

第二折

（诸葛亮领卒子上，云）笔头扫出千条计，腹内包藏万卷书。贫道诸葛亮是也。领关、张二将，追赶曹操于华容路上。我夜观乾象，玄德公有难。谁想周瑜请玄德公黄鹤楼上饮宴去了。周瑜他要伤害玄德公。量你怎出贫道之手。想当日赤壁之间，贫道问周瑜要一枝令箭镇坛，贫道留到今日。我将此箭藏在拄拂子里面，凭此箭着主公无事而回。令人与我唤将关平来者。（卒子云）理会的。关平安在？（关平上，云）善变风云晓六韬，将门累世显英豪。能征惯战施勇猛，父子坚心辅圣朝。某乃大将关平是也，俺父亲是关云长。颇奈曹操无礼，追赶俺至三江夏口，孔明师父求救于孙权，孙权助俺水军三万。俺师父将曹操百万雄兵，在赤壁之间，一火焚之。今曹操脱命而走，师父同俺父亲，追赶到华容路，安营下寨。今有军师呼唤，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小校报复去，道有关平来了也。（卒子云）理会的。喏，报的军师得知，有关平来了也。（诸葛亮云）着他过来。（卒子云）理会的，着过去。（见科）（关平云）师父呼唤关平，那

厢使用？（诸葛亮云）关平，则今日将着暖衣、拄拂子，直至黄鹤楼上，与伯父送暖衣，走一遭去。小心在意，疾去早来。（关平云）理会的。则今日辞别了师父，直至黄鹤楼上，与伯父送暖衣、拄拂子，走一遭去。跨下征骖有似风，黄金甲衬锦袍红。关平岂敢违军令，不分星夜到江东。（下）（诸葛亮云）关平去了也。令人说与姜维，扮做一渔翁，手上写八个字，是“彼骄必褒，彼醉必逃。”主公见了，自有脱身之计。随后着云长、张飞，芦花深处，接应玄德公去。一枝箭顷刻成功，八个字救出英雄。芦花岸张飞等候，周公瑾耻向江东。（下）（净扮姑儿上）（唱）

【豆叶黄】 那里，那里酸枣的林儿西里，您娘教你早来家，早来家，恐怕那狼虫咬你。来摘枣儿，摘枣儿，你道不曾摘枣儿，口里核儿那些来？张罗，张罗，见个狼呵，跳过墙呵，唬杀你娘呵。

（云）我做庄家不须夸，厌着城里富豪家。吃的饭饱无处去，水坑里面捉虾蟆。（唱）

【禾词】 春景最为头，绿水肯泉绕院流。桃杏争开红似火，工留，闲来无事倒骑牛，村童扶策懒凝眸。为甚庄家多快乐？休休，皇天不负老实头。

（云）自家村姑儿的便是。清早晨起来，头不曾梳，脸不曾洗，喝了五六碗茶，阿的们大烧饼，吃了六七个，才充了饥也。我要看些田禾去，那小厮每说，兀那田禾里有狼。我是个女孩，怎么不怕那狼虎？我不免叫伴哥儿，同走一遭去。伴哥儿，行动些儿。（正末扮禾倌上，云）伴姑儿，你等我一等波。（唱）

【正宫】【端正好】 则听的二姑把三哥来叫，
（禾旦云）俺看田苗去来。（正末唱）东庄里看取些田苗。
落荒休把这山庄绕，咱可便寻一条家抄直道。

（禾旦云）俺这江南，青的是山，绿的是水。你看那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家家采下茶苗，杜鹃春啼晓；夏蝉高噪绿杨枝，秋蝉晚噪。俺庄家好快活也。（正末唱）

【滚绣球】 俺这里对青山堪画描，端的是景物好。你觑那红叶儿秋蝉晚噪，俺这里家家采下茶苗。（禾旦云）俺江南好暖和也。（正末唱）则这江南地暖风寒少，俺这里春夏秋冬草不调，绿水千条。

（禾旦云）你看那黄菊近东篱，村老忙将驷驴骑。

牛金牛表扶策走，只吃的东歪西倒醉如泥，受用有谁知？紫袍金带虽然贵，其实不如俺淡饭黄齏粗布衣。伴哥儿，我打东庄里过来，看了几般儿社火，吹的吹，舞的舞，擂的擂。不是我聪明，我一般般都记将来也。（正末云）伴姑儿，道我恰才打那东庄头过来，看了几般儿社火，我也都学他的来了也。（禾旦云）伴哥儿，我不曾见，你试学一遍咱。（正末云）试听我说一遍咱。（唱）

【叨叨令】 那秃二姑在井口上将辘轳儿乞留曲律的搅，（禾旦云）瞎伴姐在麦场上，将碓儿捣也捣的。（正末唱）瞎伴姐在麦场上将那碓臼儿急并各邦的捣。（禾旦云）那小厮们手拿着鞭子，哨也哨的。（正末唱）小厮儿他手拿着鞭杆子他厮厮飏飏的哨，（禾旦云）牧童儿倒骑着水牛，叫也叫的。（正末唱）那牧童儿便倒骑着个水牛呀呀的叫。（禾旦云）俺庄家好快活也。（正末唱）一弄儿快活也么哥，一弄儿快活也么哥，（禾旦云）俺庄家五谷收成了，甚是安乐。（正末唱）正遇着风调雨顺民安乐。

（关平躡马儿上，云）自幼攻习学六韬。南征北讨建功劳。下寨安营依三略，亦心敢勇保皇朝。某乃关平是也，父乃关云长。俺父亲随军师诸葛，同叔

父张飞。追袭曹兵去了。某奉军师将令，有俺伯父往江东黄鹤楼上请赴碧莲会去了，军师差某与俺伯父送暖衣去。来至这半途之中。遇着这三条路，不知那一各路往江东去，正行之间，兀的不是两个庄家，我问他一声咱。（禾旦云）伴哥儿。一个官人来也，你向前答应答应。（正末唱）

【倘秀才】 那匹马紧不紧疾不疾荡红尘一道，风吹起脖项上绛毛纓一似火燎他斜拽起团花那一领锦战袍。端的是人英勇，马咆哮，（关平云）兀那庄家你住者，我和你有说的话。（正末唱）他那里高声儿叫住着。

（关平云）兀那庄家，你休惊莫怕，你近前来，我不是歹人。我问你，这三条路，不知那一条路，往江东黄鹤楼上去。你试说与我。（正末云）官人。你往江东黄鹤楼上去，我说与你这一条路，你则牢牢的记着，（关平云）你说，我记着。（正末唱）

【货郎儿】 你过的这乞留曲律蚰蜒小道，听说罢官人你记着。你过的一横涧搭一横桥，更有那倒塌了的山神庙。（关平云）再有甚么记号？（正末唱）破墙匡草团瓢，转山坡过岭桥，河取鱼儿水不着，春夏秋

冬草不凋。贪看云中鹞打雁，你可休离俺这山庄，可便错去了。

（关平云）兀那庄家，你这江南地面，一年四季，怎生春种夏锄，秋收冬藏，从头至尾，慢慢的说一遍，我试听咱。（正末唱）

【尾声】 俺这里风调雨顺民安乐，百姓每鼓腹讴歌贺圣朝。则这一带青山堪画描，四野田畴景物好。倒大来无是无非，（关平云）多生受你，慢慢的去。（唱）可兀的快活到老。（下）

（禾旦云）官人，恰才俺伴哥唱了去也，我也唱一个官人听。（禾旦唱）

【楚天遥】 重重叠替山，曲曲湾湾水。山水两相连，送伊十万里。送你几时回，两行凄惶泪。庄家每快活，枕着甜瓜睡。

（云）官人忙便罢，若闲时，家来教你打几个搨拾。（下）（关平云）问了路途也。将着这暖衣，直至黄鹤楼上见伯父，走一遭去。漫辞惮途路艰难，也不怕江水潺潺。送暖衣黄鹤楼上，着伯父急早回还。（下）

第三折

（周瑜领卒子上，云）安排打凤牢龙计，准备兴邦立国机。某乃周瑜是也。我遣鲁肃持书一封，直至赤壁连城。请刘玄德赴会，此人欣然而来。某今日在此黄鹤楼上，安排筵宴，等待刘玄德，他此一来中我之计。英雄甲士，暗藏在壁衣之后。令人楼下觑者，若刘玄德来时，报复我知道。（卒子云）理会的。（刘末上，云）忆昔当年涿郡东，桃园结义会英雄。纷纷四海皆兄弟，谁似三人有始终。某乃刘玄德是也。今有周瑜元帅，差鲁肃请我黄鹤楼上赴碧莲会。离了赤壁连城，可早来到这江东黄鹤楼下。令人报复去，道有刘玄德至此也。（卒子报科，云）喏，报的元帅得知，刘玄德至此也。（周瑜云）道有请。（卒子云）理会的。有请。（周瑜见科，云）呀、呀、呀，玄德公，一自霜松露菊，鸿雁秋风，大战于赤壁之下，彼各两分，叹光阴迅速，日月逡巡；奈关山迢递，途路跋涉，恨不能一面之会，使某刻石而记于心怀，雕木而印于肺腑。某常思玄德公信义愈明，德服内外，严正而不失其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义兵之随，则甘于同败，

终济大业。某常思玄德公往昔之好，今具浊酒菲肴，敢劳玄德公，屈高就下，枉驾来临，诚为周瑜万幸也！（刘末云）元帅，自赤壁相别，久不得会。元帅破曹操百万雄师，有如此重恩，未能答报，今日感蒙置酒张筵，刘备何以克当？（周瑜云）玄德公，自建安之秋，九月既望，猛风烈火，水陆并进，人马烧溺，北军大败，曹操引军步走，某与玄德公袭至南郡，曹操残兵饥疫，死者甚众。某想当时共讨曹操，正所谓扶三纲立人极，诛乱臣贼子，于千百载之下，使古今信义，无时而不明也。若非除残去秽，今日个焉能坐视江陵？某常思玄德公，无时不挂于心，某故此远劳尊体也。（刘末云）元帅深通虎略，善晓龙韬，展济世之神机，运安邦之妙策。扫除残暴，剿灭奸邪，真乃天下英雄，诚为庙堂伟器。今日重会尊席，实乃刘备万幸也。（周瑜背云）某着军兵四面埋伏，威慑刘备，看此人有惧怯之心么？玄德公，俺江东鄙琐，虽是个微末境界，你看那江涛险峻，山势嵯峨。今日俺宴会此楼，四围眼景，观之不足。玄德公，你看俺这楼外之景咱。（刘末看科，云）元帅。黄鹤楼乃江南之胜景。某推开这吊窗，我试倚栏观看咱。好是奇怪也，他既请我赴会，可怎生四面八方兵山相似？刘备也，你寻思波，早是不来呵，也罢。我自有个主意。元帅，是好景致也。元帅，此楼外四围之景，山川秀丽，草木

清奇，西北有大江之险，东南望翠岭之巔。乃吴主兴隆之地，真乃为霸业之乡，诚为虎踞龙蟠之势也。（周瑜云）玄德公可休要作疑，某周瑜我并无歹心。俺盘桓数日，慢慢的回去。小校抬上果桌来者。（卒子云）理会的，果桌在此。（周瑜云）令人将酒来，斟满者。玄德公，量周瑜有何德能，有劳玄德公远远而来。蔬食薄味，不堪奉用，玄德公满饮此杯。（刘末云）刘备碌碌庸才，着元帅置酒张筵，元帅先请！（周瑜云）玄德公请！（刘末云）将酒来，元帅满饮一杯！（周瑜云）酒且慢行，看有甚么人来？（关平上，云）某乃关平是也。奉军师将令，直至黄鹤楼，与伯父送暖衣去。可早来到也。小校报复去，我是关云长的孩儿，奉俺军师将令，着某与俺伯父送暖衣来。（卒子云）你则在这里等候着，我报复去。（报科，云）喏，报的元帅得知，有关在于楼下，来见元帅。（周瑜云）关平此一来有何事？着他上楼来。（卒子云）着你上楼去。（关平做见科）（周瑜云）关平，你此一来有何事？（关平云）小将奉俺军师将令，与伯父送暖衣来。（周瑜云）既然与你伯父送暖衣来，将酒来，着关平饮一杯酒。（关平云）小将不能饮酒。（刘末云）关平，你回去见孔明军师，你说道元帅请我赴碧莲会，饮宴罢，我可便来也。（关平云）伯父饮罢宴，早些儿回来，您侄儿先回去也。下的楼来，不敢久停久住，回军师话，走一遭去。（下）

(周瑜云)关平去了也。令人将酒来，玄德公满饮此杯。(刘末云)元帅请。(周瑜云)再将酒来，玄德公满饮一杯。(周瑜放杯科，云)小校，与我唤一个精细伶俐的来。(卒子云)理会的。兀那楼下有聪明伶俐的，着一个上楼去，答应元帅。(净扮俊俏眼儿上，云)若论乖觉非是骗，跳下床来不洗脸。精细伶俐敢为头，道我是智慧聪明俊俏眼。自家于樊的便是。元帅见我聪明伶俐，与了我个异名儿，叫做俊俏眼。不问远方那里来的人，我就认的他，我把他的胆认破了，我着他苦一世。元帅，此一唤我来，则是赏我几钟酒吃罢了。我见元帅去。(做见科，云)元帅唤小的有何事?(周瑜云)我道是谁?原来是于樊。玄德公，这小的唤做于樊。我见他聪明乖觉，别的不打紧，他一双好眼，不问远方来的人，不是我这国的，他便认将出来。我见他精细伶俐，与了他个异名儿，唤做俊俏眼。(刘末云)这小的是一对好眼。(俊俏眼云)我颇颇儿的。(周瑜云)兀那俊俏眼，我与玄德公饮酒，替我掌着令。你见我这对令箭么?(俊俏眼云)小的每见。(周瑜云)你将着一枝，我收着一枝。你与我把着楼门，一切人等，不许放上放下。如有下楼的，对上我这枝箭的，你便放他下楼去；如无令箭的，休道是别人，就是我，你也不许放下楼去。(俊俏眼云)得令。就是我老子，我也不放他。(做下楼科，云)为甚么俺元帅不着别人把这

楼门，别人不会干事。元帅见我精细伶俐，唤我做俊俏眼。我这两个眼，不问甚么人，我便就认出他来，他怎生瞒的过我？我把住这楼胡梯，有令箭的，放下楼去，无令箭的，休想我放他下楼去。（正末扮姜维上，云）某乃大胆姜维是也。因周瑜请俺主公黄鹤楼上赴会去了，孔明军师在我手里，写着两行字。我扮做个渔夫，将着这对金色鲤鱼，黄鹤楼上推献好新，走一遭去。（唱）

【双调】【新水令】 我将这锦鳞鱼斜穿孔绿杨枝，舞两风晚凉恰至。残荷凋翡翠，红叶染胭脂。景物宽时，（云）我缆住船者。（唱）我这里上江岸步行至。

（云）我来至这黄鹤楼也。我打听的周瑜差他那心腹人？唤做俊俏眼，把着楼胡梯。我怎生推一个乍熟儿，他说我姓张。我便姓张，他说我姓李。我便姓李。我则得上的这楼去呵，我自有个主意。先见他去者。（俊俏眼做盹睡科）（正末云）这厮睡着也，我着这厮吃一个巴掌道。（做打净科）（俊俏眼做惊科，云）是谁打我来？（正末云）道你认的我么？（俊俏眼云）我认的你，有些面熟，你敢是鱼儿张么？（正末云）谁道是虾儿李来？（俊俏眼云）你那里去来？（正末云）我听的元帅在这黄鹤楼上筵宴，我将着这一对金色鲤鱼。元帅跟前

献口味来。（俊俏眼云）是一对好金色鲤鱼也。你前日许了鲜鱼儿、鲜虾儿，你计下我，你怎生不送来与我？（正末云）你怎生举荐我一举荐，我把这鱼元帅跟前献了，到明日你来我那船上来，我着你虾儿、鱼儿挑一担来，可不好？（俊俏眼云）休说谎，我如今便替你说去。你明日好鲜虾儿、鲜鱼儿，可与我挑一担来。你则在这里，我替你说去。（俊俏眼做上楼见科）（周瑜云）这厮做甚么？（俊俏眼云）楼下有一个打鱼的，见元帅这里饮酒，献一对金色鲤鱼，与元帅跟前献好新来。（周瑜云）打鱼的献口味，你认的他么？（俊俏眼云）小的每认得，他每日在这江边打鱼，他唤做鱼儿张。（周瑜云）既然你认的，着他过来。（俊俏眼做下楼见正末科，云）我替你说过了也，着你过去哩。休忘了我的鲜鱼儿、鲜虾儿，明日送来。（正末云）我这蓑衣斗笠，放在这里。（俊俏眼云）你放下，我替你看着。（正末上楼科）（周瑜云）兀那厮，你甚么人？（正末云）小人是这打鱼儿的小张儿。（周瑜云）你来做甚么来？（正末云）听知的元帅在此筵宴，小的每无甚么孝顺，将着这一对金色鲤鱼，元帅跟前献口味来。（周瑜云）玄德公，他知道俺在此饮酒，将这一对鱼来献新。（刘末云）也是他孝顺的心肠。（周瑜背云）我如今指着这鱼，双关二意，乱道数句，我讥讽这大耳汉，看他知道么？（周瑜对刘末云）玄德公，俺今日在此楼

上饮酒，感的这野人来献新，不才周瑜乱道数句，玄德公跟前呈丑咱。(刘末云)刘备洗耳愿闻。(周瑜云)这鱼他在那碧波中游戏，不堤防撒网垂钓，则为他失计吞食，今日落在俺渔翁之手。鱼也，你也难回渊浪，自损你那残生。你若是做小伏低，我着你活拨拨的远趁江湖；你若是弄巧呈乖，我着你须臾间除鳞切尾。你可也难逢子产，今日个正遇着杨胥。鱼也，你若是肯随顺呵，我着你享峥嵘独步过龙门；你若是施逞能强，着你受金刀肝肠皆粉碎。(刘末云)元帅，高才，高才。(刘末背云)这匹夫好无礼也！他指着此鱼讥讽我，则除是这般。元帅，小官也有数句乱谈，单题着此鱼。元帅污耳！(周瑜云)某愿闻咱。(刘末云)这鱼生于水底，长在烟波，趁风涛滚滚入东吴，不堤防误落在渔翁手。这鱼他将那丝纶垂钓，怎牵万丈鲸鳌？鳞甲生辉，斩眼着江翻海沸；锦鳞随浪，涌身发忿跳龙门。若遇春雷，试看蛰龙归大海，吐雾喷云入大渊，腾身雷震动山川。那时头角峥嵘际，搅海翻江上九天。(周瑜背云)这厮好无礼也！他着言语讥讽我。如今待要走向前去，一剑挥之两段，着人便道，周瑜乃江陵大师，酒酣之际，杀了刘备，着后代史官点笔，骂名不朽。待不如此来，可不干走了这大耳汉。我如今将机就计，着这渔翁推切鲙，走向前去，一剑刺了刘备，着后人便道刘备着个渔翁杀了，可也不干我事。

兀那渔翁，你近前来，你是土居也那寄居？（正末云）孩儿每是这江东部民土居。（周瑜云）哦，原来是俺这江东的部民。孩儿也，你再近前来，你与我做个心腹人，可是恁的？（正末云）小人理会的。（周瑜云）兀那渔翁，你这鱼是针钩上钓来的，是网索上打来的？（正末云）元帅，这鱼也不是板罾撒网，听小人说一遍。（周瑜云）你说，我试听咱。（正末唱）

【殿前欢】 这鱼儿他自寻思，可是他为吞香饵可便中钩儿。（周瑜云）这鱼可在那里来？（正末唱）他在那水晶宫卫相传示，（周瑜云）兀那渔翁，你将这鱼除鳞切尾，逗盐加酱，当面制造，急忙下手。某带酒也。（睡科）（正末唱）准承望命在参差。任渔公自三思，空有翻波志，他可便眼见的在钢刀下死。这龟儿比并着，玄德你与我仔细寻思。

（刘末低问科，云）姜维，敢是军师教你来？（周瑜醒科，云）兀那厮，你不切鲙，说甚么哩？切鲙！（又睡科）（正末唱）

【夜行船】 小可渔夫该万死，义不曾差说了言词。进忠言玄德可也无不是。（周瑜怒科，云）你则依着我，下手切鲙。（又睡科）（刘末惊科，云）兀那小

张儿，好生的切鲰。（正末云）小人理会的。（正末切鲰科，云）元帅，小人切了银丝鲰也。（周瑜不醒科）（正末云）他睡着了也。（正末舒手科）（唱）你休看手梢儿，我手心里公事。

（刘末看，云）写着“彼骄必褒，彼醉必逃。”军师的计策，我知道了也。（正末唱）

【水仙子】你休恋那玉箫银管饮金卮，你将这碧莲会筵席且告辞。（刘末云）军师说甚么来？（正末唱）俺军师把元帅多传示，（刘末云）关、张二弟，曾说甚么来？（正末唱）这期间在江边敢没乱死。（刘末云）军师再说甚么来？（正末唱）俺军师细说言词，（刘末云）俺军师可怎生不着人接应我那？（正末唱）这期间安排着军校，（刘末云）可在那里接应？（正末唱）在堤圈杨柳枝，（刘末云）我怎生得过这江去？（正末唱）先安排下个渔船儿。

（周瑜醒科，云）兀那厮，你说甚么哩？其中有奸诈。小校那里？把这厮拿下楼去，杀坏了者。（卒子云）理会的。（刘末云）元帅息怒，量他则是个打鱼的人，有甚么奸诈处？看小官面皮，饶了他罢。（周瑜云）看玄德公面皮，将这厮抢下楼去。这厮敢泥中隐刺。

（正末唱）

【尾声】 小人怎敢泥中刺？（周瑜云）若不看玄德公的面皮，杀了这厮多时了。（正末唱）休、休、休，可不道大官不觑帘下事。（正末云）我下的这楼来。（俊俏眼云）你献了那口味也？（正末云）我献了口味也。我那蓑衣斗笠呢？（俊俏眼云）兀的不是？明日替我送将虾儿、鱼儿来！（正末唱）恰便似火上浇油，命掩参差。畅道万语千言，三回两次。若不是玄德公言词，险些儿三尺龙泉剑下死。（下）

（周瑜云）将酒来，玄德公满饮一杯。（刘末云）元帅先饮。（周瑜云）接了盏者。玄德公，你出一酒令，俺横饮几杯咱。（刘末云）小官不敢。（周瑜云）便好道东家置酒客制令。（刘末云）哦，着小官行个酒令，元帅差矣。正是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小官焉敢在元帅跟前行令？正是弄斧于班门。小官行一杯酒，请元帅行个令，小官依令而听之。（周瑜云）既然玄德公不肯出令，某不敢违命。某周瑜出一令，单为席间取一笑耳。论这古往今来，谁是英雄好汉？言者当，理当敬酒；言者不当，罚凉水饮之。玄德公请开谈。（刘末云）元帅不问，小官也不敢多言。若论自古英雄，昔日鲁公项羽，谓之好汉。（周瑜云）项羽他怎生是英雄好汉？（刘末云）昔日鲁公姓项名羽，字籍，乃临淮

下湘人也。幼失父母，雄威少壮，力能举鼎，势勇拔山，喑呜叱咤，目有重瞳。刘项相持，共立怀王。统兵北路，虎视咸阳。诈设鸿门会，火烧阿房宫。渡河交战，九败章邯。荥阳城火焚纪信，倚勇烈威镇诸侯。嬴沛公七十二阵，左有龙且，右有范增。楚汉元年五月五日，自号为楚霸王。岂不为好汉也？西楚重瞳独霸强，喑呜叱咤志轩昂。拔山举鼎千斤力，自古英雄说霸王。元帅，一个好霸王也。（周瑜云）玄德公差矣。项羽乃项燕之子，项梁之侄。虽力举千斤，能勇而不能怯固也。那项羽鸱心蹈衅，向恶从鄙。微利不时，毒苦天下。杀宋义夺印，后入关背约；坑新安无辜之卒，杀轵道已降之主。劫墓取财，开宫恋女。屠虜咸阳士庶，烧阿房宫院。弑义帝于江中，佐迁诸侯于别地。他称爵称尊，所过无不残灭，无所容于天地之间。那项羽不听韩生之谏，不纳范增之言，被淮阴跨夫盗粟韩信，逼至乌江，自刎阴陵，他岂为英雄好汉？霸王英雄兮自刎乌江。玄德公，你道的差了，你罚凉水，某则饮酒。（刘末云）元帅息怒，是小官差了也。元帅土酒。小官罚凉水。（周瑜云）玄德公，俺不论古往英杰，则论方今之世，谁是英雄好汉？（刘末云）元帅言道，不论古往英杰，则说方今之世，谁是英雄好汉？元帅，想方今之世，曹操为之好汉。（周瑜云）曹操怎生是英雄好汉？（刘末云）想曹操筹谋广运，智略多端，

心如曲珠，意有百幸。夜卧丸枕，日服鸩酒三杯。威伏汉室，自为大将军封武平侯，挟天子以擅征伐，寻为丞相。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自立为魏公，加九锡，纳其三女为贵人，进位于诸侯之上。宫禁侍卫，莫非曹氏之人。曹操以雄兵百万，虎将千员。左有百计张辽，右有九牛许褚，独霸许，虎视中原。岂不谓之好汉？豪杰滚滚竞山川，孟德奸雄掌大权。战将千员兵百万，一个曹公英勇占中原。元帅，一个好曹操也！（周瑜云）玄德公，你又差了也。想曹操奸雄足智，任侠放荡。然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功非扶汉，意在篡君。仗兵势雄威，霸许都之地。虽然讨袁绍，吕布，下关西，定荆州，他那其事虽顺，其情则逆。他夜卧丸枕，日鸩酒，不离了许昌之地，某等合兵，一举而焚于赤壁之下，他岂为英雄好汉？曹操奸雄兮不离许昌。玄德公，你又道的差了，你再罚凉水，某则饮酒。（刘末云）是、是、是，小官又差了也。元帅饮酒，小官罚凉水。（周瑜云）玄德公，俺不论古往今来英雄好汉，则说俺二人，谁是英雄好汉？（刘末云）哦，元帅言道不论古往今来，也不论方今之世，则说今日俺二人饮酒，谁是英雄好汉？（背科，云）可着我说甚么的是？则除是这般。元帅，非小官饶舌，不才刘备，乃景帝玄孙，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然汉之宗叶，奈懦弱孤穷。纷纷世乱，因未遇隐于楼桑；今发忿峥

嵘，受天恩官居越殿。堪恨曹操奸雄，威权太重。群臣皆惧，汉室宗枝，尽皆隐姓埋名。然刘备将寡兵微，我则待立刘朝，复兴汉世。非小官之能，一托军师诸葛神机，二赖关、张二弟之勇；非小官自夸，曹兵百万称羽、飞二弟为万人敌也。若论汉室英雄，小官刘备我是英雄好汉。（周瑜云）玄德公，你怎生是好汉？你又差了也。你既然有盖世之才，而无应卒之机。斩之不能禁释，谁不知你是孤穷刘备？你在新野被曹操领兵追袭，不敢领兵攻拒，弃妻子而奔于夏口，若不是关、张二弟扶持，这期间定死在奸雄之手。刘备孤穷兮倚仗关、张。德公，你又道差了也。（刘末云）是、是、是，小官失言，元帅是好汉。（周瑜云）我怎生是好汉？（刘末云）想曹操统一百万雄兵，到此三江夏口，被元帅则一阵，破曹于赤壁之间，杀得曹操片甲不回，元帅岂不是好汉？（周瑜云）则这一句，才合着我的心，玄德公言者当也。昔日霸王英雄兮自刎乌江，曹操英雄兮独占许昌。刘备英雄兮倚仗关张，赤壁鏖兵兮美哉周郎。（做笑科，云）将酒来，你也饮一杯，我再饮一杯。（刘末云）元帅再饮一杯。（周瑜云）且住者，我恰才贪欢喜，多饮了几杯酒，觉我这酒上来了，我权时歇息咱。（做猛醒科，云）周瑜也，你好粗心也！我若睡着了呵，倘或玄德公盗了我这箭呵，不干走了他？则除是这般。玄德公，你慢慢的住几日去，我与你身

上无歹意。周瑜若是有歹心呵，你见我这一枝箭么？我搥箭为誓，丢在这江里。（周瑜搥箭、丢在江里、睡科）（刘末做慌科，云）嗨。我指望盗他这枝令下楼去，谁承望他搥折了，丢在这江里。我怎能勾下这楼去？军师也，你既然差关平来，送暖衣、拄拂子来与我，可怎生无计救我回去？（刘末做拿拄拂子搯地科，云）我何日得过这江去？（刘末见拄拂子响科，云）好奇怪也，这拄拂子里面，可怎生这般响？我试仔细看咱，原来是两截儿的。我把你拨开看咱，兀的不是一枝箭？我看咱，这箭不是周瑜的箭？可怎生得到军师手里？军师你好强也，有了这箭也，我与你下这楼去。（做下楼科）（俊俏眼云）那里去？（刘末云）有元帅将令，着我回去。（俊俏眼云）你有令箭么？（刘末云）我无令箭呵，怎生能勾下楼去？（俊俏眼）将来我看！（刘末云）兀的不是令箭？（俊俏眼云）正是一对。既有了令箭，你去。（刘末云）我下的这楼来。刘备也，你好险也！若不是军师之计，我几时能勾过这江去？军师也，则你这彼骄必褻真良将，彼醉必逃思故乡。周瑜也，比及一醉酒醒寻玄德，那其间我片帆飞过汉阳江。（下）（周做醒科，云）霸王英雄兮自刎乌江，曹操奸雄兮独占许昌，刘备孤穷兮倚仗关张，赤壁鏖兵兮美哉周郎。皇叔！（俊俏眼云）黄鼠做了添换了。（周瑜云）刘备安在？（俊俏眼云）他下楼去了。（周瑜云）谁着你放他下楼去

了？（俊俏眼云）他传着元帅将令，将着元帅的令箭，因此上我放他去了。（周瑜云）住、住、住，我的令箭，我记的拗折了，丢在这江里，他怎生又有这枝令箭来？（俊俏眼云）他将着元帅的令箭，小的不敢不放他回去。（周瑜云）他怎生又有这枝令箭来？（猛见拄拂子科，云）兀那个是甚么东西？（俊俏眼云）这个是诸葛亮差关平送来的拄拂子。（周瑜云）你将来，我试看。（做看科，云）元来这拄拂子是空的，这里面藏着令箭。他那里得我这枝令箭来呵？我想起来了也，他祭风时，问我要枝令箭镇坛。我又中这懒夫之计也。我正是使碎自己心，笑破他人口。既然走了，更待于罢？我如今便差甘宁、凌统、韩当、程普四将，领兵追赶刘备去，务要擒拿将他来。忙差军校去如飞，统兵领将急忙追。若还赶上刘玄德，永困江东誓不回。（同下）

第四折

(刘封领卒子上，云)帅鼓铜锣一两敲，辕门里外列英豪。三军报罢平安喏，买卖归来汗未消。某乃刘封是也。自从我的父亲过江黄鹤楼上赴宴去了，音信皆无。俺父亲本不去，可是我送的父亲去了。若是军师来呵，我自有言语支对他。左右那里？门首觑者，军师来呵，报复我知道。(卒子云)理会的。(孔明上，云)决胜千里施谋略，坐筹帷幄掌三军。幼年隐迹南阳野，复姓诸葛号卧龙。贫道诸葛孔明是也。颇奈曹操无礼，他领八十三万雄兵，与某交战。俺主公结好于江东，吴王遣周瑜为帅，黄盖作先锋，贫道祭风，周瑜举火，黄盖诈降，关、张伏路，杀曹兵大败亏输。乱军中走了曹操，贫道领关、张追赶。某夜观乾象，见主公有难，某急差关平，后差姜维，接应主公去了。某料俺主公无事回还，贫道今日收兵，回于赤壁连城。可早来到也。左右接了马者，报复去，道有军师下马。(卒子云)理会的。报的将军得知，军师下马也。(见科)(刘封云)呀、呀、呀，早知军师来到，只合远接，接待不着，勿令见罪。(孔明云)刘封，俺主公安在？(刘封云)苦、苦、苦，我父亲么？正在帐中闲坐，不

想周瑜使鲁肃将书来，请我父亲过江黄鹤楼上饮宴。我便道：父亲不可去，军师又不在，则怕父亲有夫。我左右当不住，俺父亲一人一骑过江，黄鹤楼上赴会去了。（孔明云）谁着你父亲一人一骑过江，黄鹤楼上社会？假若你父亲有失呵怎了？我不和你说，等你两个叔叔来，看你怎生回话？（刘封云）这个。军师，干我甚么事？（关末上，云）凭吾义勇扶刘主，一杆青龙立汉朝。某关云长。奉军师的将令，着某在华容路等曹操，不想乱阵间走了曹操去。今日回营见哥哥军师去。可早来到也。小校接了马者，报复去，道有关某果了也。（卒子云）理会的。喏，报的军师得知，有二将军来了也。（孔明云）道有请。（卒子云）有请。（见科）（孔明云）云长，曹操安在？（关末云）关某在华容路上，等着曹操交战，乱阵中不想走了曹操也。（孔明云）既是他走了，也不必追赶。（关末云）住、住、住，我哥哥玄德公安在？（孔明云）二将军，你休问我，问你侄儿刘封去。（关末云）刘封，你父亲安在？（刘封云）二叔息怒。自从叔叔同军师去之后，不想周瑜遣鲁肃持一封书，请我父亲过江黄鹤楼上社会去。我便道：他那里筵无好筵，会无奸会，则怕周瑜那厮生歹心，你休去。我父亲恼了。扯出剑来要杀我，我惊慌躲避了，俺父亲不想就上马，一人一骑过江去了。（关末怒，云）好也落，你怎生赍发哥哥过江去？若有疏失怎了？

把这厮拿住，一壁等三兄弟来，俺一同的问这厮。
(刘封云)二叔叔，不干孩儿事。若三叔叔来，劝一劝。
(孔明云)左右那里？门首觑者，等张飞来，报复我知道。
(卒子云)理会的。(正末扮张飞上，云)某乃张飞是也。奉军师将令，华容路上追赶曹操，不想曹操见某，走了也。回军师话，走一遭去。左右那里？接了马者。(卒子云)理会的。(正末唱)

【南吕】【一枝花】 拨回獬豸身，滴溜扑跳下乌骓骑。舒开狻猊爪，(正末见刘封走科，云)刘封那里去？(唱)我这里揩住锦征衣。嘴缝上拳捶，手指定奸谗嘴，我拷你个忤逆贼。(刘封云)三叔息怒。(正末云)你父亲那里去了？(刘封云)周瑜请的过江饮宴去了也。(正末唱)你怎生赍发的我哥哥。去他那四十里长江那壁。

【梁州】 则为那周公瑾两三杯酒食，更压着那一千个他这党太尉的筵席。我跟前莫得夸强会。若还他无灾无难，无足无非；若有些个争竞，半米儿疏失，米、来、来，我和你做一个头敌。则我这村性子不许收拾！割舍了，喝曹操唬了他那三魂，鞭督邮拷折你这脊背。休恼番，石亭驿摔袁祥撞塌头皮。若还，得回，俺哥哥无事宋家内，使心量有奸细。船到江心数十里，则怕他背后跟追。

（刘封云）三叔，您侄儿当不住父亲，他坚意的要去，不干我事。（正末唱）

【隔尾】 休得要临崖勒马收缰急，直等的船到江心那其间补漏迟。点手儿旁边唤公吏，你与我麻绳子绑者柳树上，高高的吊起，直等的俺哥哥无事来家，恁时索放了你。

（云）令人与我将刘封吊起来者。（做吊净科）（刘封云）三叔，我又不曾欠粮草，怎生吊起我来？（正末云）令人报复去，道有张飞来了也。（卒子云）理会的。喏，报的军师得知，有三将军张飞来了也。（孔明云）道有请。（卒子云）理会的。有请。（见科）（正末云）军师，张飞来了也。（孔明云）一壁有者。（正末云）二哥勿罪也。（孔明云）小校门首觑者，看有甚么人来。（卒子云）理会的。（刘末上，云）欢来不似今朝，喜来那逢今日。小官刘备是也。谁想周瑜有伤害某之心，酒酣之际，盹睡着了，多亏军师妙计，小官以此得脱回还。可早来到也，左右接了马者。兀的不是三兄弟张飞。兄弟也，咱争些儿不得相见也。（正末云）哥哥来了也。（唱）

【隔尾】 俺哥哥到黑龙江流的是潺潺水，（净

云)爹爹救我咱。(正末唱)红蓼堤边吡吡的叫唤谁?
(刘末云)兀那吊的是谁?(正末唱)是你那孝子曾参可人意。
(刘末云)三兄弟，为甚么吊起他来?(正末唱)见哥哥无些个信息，怕有些个疏失，因此上将他在柳树梢头，着他便吊望着你。

(刘末云)兄弟，不于刘封事，饶了他者。(孔明云)主公煞是惊恐也。(刘末云)若不是军师神机妙策，铺谋定计呵，刘备怎能勾回还也。(正末云)收拾战船，我和他交战去，务要拿住周瑜，与俺哥哥报仇，有何不可?(孔明云)三将军，既然今日主公回来了也，休得躁暴。(正末唱)

【絮虾蟆】 军将便似鱼鳞砌，枪刀便似雁翅般齐，我又索与你迎敌。自从桃源结义，又在徐州失配。不曾相持对垒，不曾翻天倒地，我无处发付气力。付能逢着今日，红锦征袍喜披，黄锦腰带紧系，再把乌骓扣鞞，又把包巾整理。我听的冬冬鼓擂，忽的摇旗，出的相持。美也，兀的不欢喜煞爱厮杀的张飞，迎敌。马蹄儿踏碎了东吴国，你是那周公瑾，我是这张翼德，眼儿里见了，耳朵儿听者。

(孔明云)住、住、住，三将军息怒，众将休闹。

比及周瑜来请主公赴会，贫道已知多时了也。某先差关平，后差姜维，我料周瑜怎出贫道之手，今日主公果然无事回还，三将军可以饶免刘封，贫道今劝三将军休兵罢战。可是为何？近日间俺向东吴家借军破了曹操，不争俺与他交锋呵，则显的俺忘恩背义也。既今日主公无事回还了，当以杀羊宰马，做一个庆喜的筵席。则为那三江夏口列英雄，赤壁焚烧百万兵。周瑜慢使千条计，怎比南阳一卧龙。领兵先借荆州地，后取西川白帝城。四方宁静干戈息，永保皇图享太平。

狄青复夺衣袄车

第一折

（冲末扮范仲淹领张千上）（范仲淹云）职列鹓班真栋梁，恩沾雨露坐琴堂。调和鼎鼐安天下，燮理阴阳定万方。老夫姓范名仲淹，字希文。幼习儒业，在长白山修学。我与友人温习经书，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断齏数茎，酢汁半盂，暖而啖之，后成大儒。今辅佐大宋，见今八方无事，四海宴然，山河一统，万国来朝。谢圣恩可怜，加老夫为天章阁学士之职。今奉圣人的命，有西延边赏军一事。葛监军奏曰：每年秋七八月，犒劳三军。今冬十一月并腊月，军士劳苦，未蒙赐恩。今奉圣人之命，着老夫将五百辆衣袄车，上西延边赏军去。老夫想来，可用能干之人，随路防护。今巩胜营中有一人，乃汾州西河县人也，姓狄名青，字汉臣。此人十八般武艺皆全，除非此人

可去。左右，与我唤狄青来者。（张千云）理会得。狄青安在？（狄青上，云）赳赳威风貔虎躯，六韬三略有谁如。为人不把功名立，枉作乾坤大丈夫。某，姓狄名青，字汉臣，汾州西河县人也。自幼学成十八般武艺，寸铁在手，有万夫不当之勇。今在巩胜营中，做一个军健汉，人口顺，都叫我做小健儿狄青。今有范大人呼唤，不知有甚事，须索去走一遭。早来到此也，令人报复去，道有狄青来了也。（张千云）理会得。报的大人得知：狄青来了也！（范仲淹云）着他过来。（张千云）会得。过去。（狄青见科，云）大人呼唤狄青，那厢使用？（范仲淹云）狄青，今为西延边赏军，有五百辆衣袄扛车，无人可去。奉圣人命，知你骁勇过人，武艺精熟，加你为押衣袄扛车大使，上西延边赏赐三军。小心在意，回还自有重用你处。收拾披挂，便索登程。（狄青云）得令。自今日收拾军装，押衣袄扛车，走一遭去。奉命亲差去赏军，威严勇力有谁伦。扛车衣袄临边上，恁时回报受皂恩。（下）（范仲淹云）狄青收拾军装去了也。凭着此人英雄，必有辅国之志，定乱之术，若干事回来，再有计议。老夫回圣人的话，走一遭去。衣袄俱完就，扛车准备齐。狄青亲押赴，回奏敢稽迟。（下）（正末扮王环上，云）老夫王环是也。幼年间东荡西除，南征北讨，多与大宋出力。今已年纪高大了也。将这一幅全装披挂，并军器等物，于街

市货卖。乌油甲一副，皂罗袍一领，鹊桦弓一张，凤翎箭一壶，黄面具一个，红抹额一条，三尖两刃大杆刀一柄，散发盔一顶。幼年卧霜眠雪，岂知今日无用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则我这剑戟藏收，臂无锦鞬，衣袍旧。马善人熟，想往日威风起。

【混江龙】 玉门关后，老将军无比阵云收。若题着安邦定国。受赏封侯。擐甲披袍骑战马，到不如去拽耙扶犁使耕牛，寻几个渔樵作伴将柴门扣。心忙意急，壮志难酬。

（云）这兵器披挂，便那里有人买？我与你再闲游玩咱。

【油葫芦】 遥指南山景物幽，我自趁逐，闲来游玩兴悠悠。我则见碧滔滔水面上波纹皱，更那堪翠巍巍山色晴岚秀。相交的野外人，作伴的村下叟。喜的是扶犁拽耙深耕耨，止不过春种与秋收。

【天下乐】 时遇半年五谷收，百姓每歌讴，心意投，俺若是做庄农快活何处有？若有那二顷田，和他这一耙牛，倒大来千自在百自由。

(云)这披挂一物一主，看有甚么人来？(狄青上，云)五百衣袄延边去，万里平沙拒北番。某，狄青是也。今蒙圣人的命，升我做押衣袄车大使，就着我押五百辆衣袄扛车，前往西延边赏军去。争奈无一付披挂兵器。我如今去这街市上，买一付披挂兵器，走一遭去。远远的望见一个老将军，守着一付披挂兵器，不知他是卖也不卖。我向前去问他一声，怕做甚么？(做见科，狄青云)支揖老将军。你这一付披挂，可是卖与不卖？(正末云)我这衣甲要卖。(狄青云)要多少钱？(正末云)要一千贯。(狄青云)老将军，不值许多价钱。(正末云)壮士，你听我说与你咱。

【哪吒令】 那领袍，用皂罗做就；这副甲，着乌油漆就；这面具，是生金铸就。鹊桦弓碧玉稍，凤翎箭搭上弦彀，那三尖刀两刃锋秋。

(狄青云)别的不打紧。我看这一口刀咱，是一把好刀也。(狄青做轮刀科)(正末唱)

【鹊踏枝】 他那里说缘由，逞搯搜。(带云)是一个好汉也呵。(唱)他入手轻轮，武艺滑熟。这口刀落与你介冑，抵一千个壮士凝眸。

（云）你要用这兵器，你将去，我则问你姓甚名谁也。（狄青云）老将军，小人姓狄名青，字汉臣，汾州西河县人氏。奉圣人的命，教我押五百辆衣袄扛车，前往西延边上赏军去，就加我为押衣袄扛车大使。争奈无一副披挂兵器，今日肯分的遇着老将军。小人上告老将军，这付衣甲，老将军肯赊与小人么？（正末云）原来你是狄青。（唱）

【寄生草】 咱两个才相见，心意投。英雄只说英雄手，他贤良只说贤良口，则俺这英雄志气冲牛斗。他若是相持厮杀统戈矛，端的是强中更有强中手。

（云）狄青，你来，我赊与你这付披挂，你以后得志呵，那其间还我钱钞，也未是迟哩。（狄青云）多谢了老将军。我若久以后得志呵，此恩必当重报也！（唱）

【尾声】 这红抹额似火霞飘，金面具威风起。大杆刀轻轮在手，平定了乾坤四百州。施展你那武艺滑熟，统戈矛。有一日建节封侯，恁时节方显男儿得志秋。则我这气冲着牛斗，胸怀锦绣，我则待播清风万古把杯留。（下）

（狄青云）谁想今日遇着这老将军，赊与了我这一

付衣甲兵器。若到边境，便遇着敌兵，也不怕他。衣甲兵器都有了也，则今日押衣袄扛车，走一遭去。披袍擐甲荷钢刀，奉使边庭不避劳。衣袄赏军颁国惠，须将忠勇报皇朝。（下）

第二折

（范仲淹领张千上，云）忠诚报国为良吏，留取芳名载汗青。老夫范仲淹是也。今差狄青押衣袄车，前去西延边赏军去。不想到于河西国，被史牙恰和咎雄邀截了衣袄扛车，赶入黑松林去了。老夫奉圣人的命。差飞山虎刘庆，前去取狄青首级。为此人倚酒慢公，失误了衣袄扛车。说与刘庆，若是狄青夺将衣袄车来，将功折过，若夺不将回来，二罪俱罚。若回来时，我自有个主意也。奉使遣狄青，倚酒慢军情。速差刘庆去，剽首早回程。（下）（净店小二上，云）买卖归来汗未消。上床犹自想来朝。为甚当家头先白，一夜起来七八遭。自家店小二的便是，在这牢山店卖酒为生。纷纷扬扬，下着如此般大雪，挑起草这稔儿，烧着这镞锅儿热，看有甚么人来。（狄青上，云）披坚执锐为军健，天寒地冻奉公差。某乃狄青是也。自从奉命押着这衣袄扛车，西延边赏军去。衣袄扛车，先行了也。来到这牢山店，纷纷扬扬，下着这般大雪，天气寒冷，兀的不是个酒务儿。我买几钟酒吃了呵，慢的行。兀那卖酒的，有酒的么？（店小二云）官人有酒。

请进酒务儿里。(狄青做入酒务儿科，云)店小二?打二百钱酒来。酩的着热，我吃了好走。(店小二云)理会得。有了酒也。(狄青云)将来我慢曼的饮，看有甚么人来。(正末扮刘庆上，云)某乃飞山虎刘庆是也。小健儿狄青，押衣袄车去，被番军都夺将去了也。狄青不知在何处?今奉大人将令，差我催狄青去。出的门来，撞着这般寒冷天气，好大雪也。(唱)

【南吕】【一枝花】 我与你拽扎了我红纳袄，
牢拴住白毡帽。(带云)好大雪也呵。(唱)恰便似颠狂
飞柳絮，我则见纷纷的剪鹅毛。头直上瑞雪飘飘，如
万对蝴蝶闹，正彤云罩紫霄。又遇着酷冷天寒，将令
差违拗了谁敢承招。

【梁州】 恰过了五七层山坡隘角。早来到十数
处野水横桥。我与你汤风冒雪登长道。寒风飒飒，冷
雾潇潇。将令严整，暮景良宵。往来是半月十朝，谁
敢道怠慢分毫。(带云)这一遭。(唱)我、我、我，虽
不足北狄南蛮；来、来、来，又不足天涯海角；呀、
呀、呀，过了些无爷娘的水远山遥。不由我自猜，自
焦。火误了阃外将军号，我急行动军健脚。不见了扛
车何处抓，可怎生无一个消耗？

(云)可早来到这牢山店。某有些饥渴，我买几钟

酒汤汤寒咱。(云)兀那卖酒的，有酒么？(店小二云)官人有酒。请进酒务儿里来。(正末做入酒务儿科，云)打二百钱酒来。(店小二云)理会得。官人，有了酒也。(正末做吃了酒，做起身科)(店小二做扯住科，云)你不还我的酒钱，你就走了。(正末云)我是个打差的人，那得那钱来还你！(狄青做问科，云)店小二，为甚的大惊小怪的？(店小二云)官人不知，这个人吃了二百钱酒，他不还钱，便要走去。(狄青云)看起来他是个衙门中办事的人。小二哥，我替他还了这钱。兀那君子。你姓甚名谁，你为甚么到此处？你说一遍咱。(正末云)某乃飞山虎刘庆。奉大人的将令，差我去催小健儿狄青衣袄扛车，那厮违了半个月假限。我若见狄青那弟子孩儿呀，鼻凹里足打他五百铁索。(狄青云)则我便是狄青。(正末云)早是我不曾说你甚么？(狄青云)你骂的我勾了也。你来时，曾撞着甚么人来？(正末云)我来迎着一簇番官，将衣袄车夺将去了。我躲在篷科里，我见他，他不曾见我。皂雕旗上写着道：大将史牙恰。他夺了你那衣袄车去了。你刹地在这里吃酒？大人将令，你若赶上复夺了衣袄扛车，将功折罪，虽误了半月假限，其罪可免也。我和你赶那衣袄扛车去来。(狄青云)说的是，咱两个赶去来。未知这话是实么？(正末唱)

【牧羊关】我从来无虚谬，你心中自恁约，违了限半月期高。俺元帅杀斩权谋，你这件事非同一个草草。你赶的上夺了呵不见罪，你赶不上呵将来怎耽饶。我便有那浑身是口也难分晓，则你那好前程可惜断送了。

（狄青云）俺两个赶那衣袄车去来。（同下）（店小二云）我闭了这板闷，咱饭去也。风雪天身上寒冷，肚里饥且吃冰凌。（下）

（咎雄躡马儿领回回卒子上，云）灿灿银盔气势强，珊珊铁铠带寒霜。西河队里惟吾勇，凛凛英名四海扬。某乃李滚手下大将咎雄是也。某文强武勇，膂力过人，久镇河西国。某手下有雄兵百万，战将千员。某使一杆方天画杆戟，万夫不当之勇。今有小健儿狄青，押着五百辆衣袄扛车，前往西延边上赏军去，路打此处过，某将衣袄扛尽皆夺了。我差人护着，赶入黑松林去了也。我在此专等着后来的军马。这杏子河边，我敲开这冰饮马咱。（狄青同正未躡马儿领卒子上）（狄青云）某乃狄青是也。刘庆，俺行动些。（正未云）阿哥，来到这杏子河边也。你见么？兀那一个番将，敲冰饮马哩。（狄青云）他是谁？（正未云）他是番将咎雄。（狄青云）他是咎雄？我射他一箭，（正未云）阿哥，你休射他。

倘射的着他，万事都休。若射不着他，你骑着龙也似快的马，你便走了。他拿住我呵，我的脑子做不的主也。（狄青做拿箭科）（正末唱）

【哭皇天】 他款把雕弓搭，我顿断金缕绦，紫金钹搭上弦，捻转凤翎稍。（正末搬臂膊科）（狄青云）你为何搬我？（正末唱）我为甚搬住他这臂膊？射中呵亦无话说，射不中咱有灾殃。你若是耽的下，耽的下便发箭凿。（狄青云）我这箭发无不中，中无不倒，倒无不死也。（正末唱）你那箭发无不中，中无不倒！

（狄青云）兀那番官。（咎雄回头科）（狄青射箭科，云）着去。（咎雄中箭科）（下）（正末唱）

【乌夜啼】 箭离弦似一点流星落，我则见滴溜扑坠落在鞍鞞。（狄青云）我箭射了咎雄，俺寻那衣袄扛车去来。（正末唱）也是他今门灾星照，他枉劬劳，咱不索心焦。（狄青云）赶上史牙恰，一刀劈下马来。（正末唱）若遇着史牙恰刀并见个低高，夺了那衣袄车便是把冤仇报。（狄青云）我不用排兵布阵，就要了衣袄车来。（正末唱）也不用排军校，你端的逢山开道，遇水叠桥。

(狄青云)咱赶那衣袄车去来。(正末云)这里有两条路，那野牛岭上一条大路，岭下一条小路。阿哥，我沿河路上行，你往岭上去。你若见番官呵，你将那刀尖儿招一招，我便知道。若剽了他的首级，摘了他的虎头金牌，带在腰间。俺两个分两路赶他去来。(狄青云)他也说的是。咱两个去来。(同下)

(车头领扛车上，云)衣袄扛车五百辆，推至延边去赏军。自家车头的便是。跟着狄将军，领着这五百衣袄扛车，都被番官抢了。如今赶着扛车，往黑松林里去。前涂扛车行动些！番官赶将来也。(史牙恰躡马儿领回回卒子上，云)塞北沙陀为头领，番将丛中第一人。某乃大将史牙恰是也。某手下的番将，人人英勇，个个威风，能骑劣马，快拽硬弓。今有狄青押着衣袄扛车，被某都抢了，赶将黑松林去。兀的那押扛车人作急的行，后面则怕有人赶将来也。(狄青躡马儿上，云)某乃狄青是也。我上的这野牛岭来，正行之间，见河边岸上旗招，莫不敢有番军来么？(做见科，云)果然是一簇番军，旗上写着“大将史牙恰”。兀的不是衣袄车！我复夺去也。(史牙恰云)来者何人？(狄青云)某乃狄青是也。兀那番将，快与我丢下扛车！(史牙恰云)你敢厮杀么？(狄青云)量你这番将，到的那里！着他吃某一刀。(做刀劈科)(史牙恰中刀科)(下)(狄青唤正末科，云)刘庆，你来！我刀劈了史牙恰了

也。（正末上，云）好将军也！（唱）

【牧羊关】 史牙恰排军校，狄将军武艺高。红抹额火焰风飘。鞍上将如北海的蛟龙，坐下马似南山兽绕。狄将军施英勇，史牙恰显粗豪。史牙恰束手才争斗，狄将军去他顶门上，磕叉的则一刀。

（狄青云）某箭射了咎雄，刀劈了史牙恰。刘庆，你先回去。复夺了衣袄扛车，赶退番军，我便回大人的话去也。（正末跪科，云）阿哥，我家中还有八十岁的老母，无人奉养。你怎生可怜见，将这咎雄的金牌，史牙恰的三叉紫金冠，与我卖些钱钞，侍养老母，可不好也。（狄青云）这牌与冠都与你。你就将着这两颗首级，先往大人府里献功去。我押这衣袄车，我随后便来也。（正末唱）

【尾声】 鹤随鸾凤飞还远，人伴贤良志转高。那将军施躁暴，这将军是勇跃，夺了车扛，取了衣袄。咎先锋着箭凿，史牙恰则一刀。这狄青恰似活神道，他轻轮着那三尖两刃刚刀，把些个败残军落荒他可都赶去了。（下）

（狄青云）刘庆将着首级去了也。他这一去，必然先与我报功。兀那车头！押着衣袄扛车上西延边走一

遭去。箭射咎雄死，刀劈牙恰亡。复夺衣袄扛，此功第一场。（下）

楔子

（净黄轸上，云）朝中宰相五更冷，铁甲将军都跳井。则有一个跳不过，跳在里头扑冬冬。自家黄轸是也，奉大人将令，着我催小健儿狄青衣袄扛车去。来到这半路中，兀的远远一个人来也。（正末上，云）某乃飞山虎刘庆是也。将着两颗首级，大人府里献功去也。（黄轸云）兀的不是飞山虎刘庆。刘庆，你将这两颗首级往那里去？（正末云）个是咎雄、史牙恰的首级，将着往大人府里，与狄青报功受赏去。（黄轸云）且住者。我若得这两颗首级，拿到大人府里，这功劳都是我的。我问他咱。刘庆，你将这两颗首级与我，我多与你些钱钞，你去养活你那母亲，可不好也？（正末云）这呆厮好要便宜。狄青复夺了衣袄扛车，箭射死了咎雄，刀劈了史牙恰。我将着这两颗首级，大人府里与狄青献功受赏去。你待要，倒好了你也！（黄轸云）则除是恁般，刘庆，你看那涧底下两个大虫斗。（正末云）在那里？我看一看咱。（黄轸做推正末下涧科，云）我将刘庆推下涧去也，我得这两颗首级，大人府里献功受赏去也。把刘庆推下涧去，得首级正好赖功。

(下)(正末做上涧科，云)黄軫好无礼，将我推下涧去，若不是多年树叶子厚，那得我的命来。你要赖狄青的功，我直至大人府里，与狄青做个大证见也。(唱)

【赏花时】 推我在深涧里登时一命亏，我若到帅府争知他饶过你。狄将军英雄有谁及，若我不分一个曲直，必索要别办个是和是非。

(云)想此人好无天理也。(唱)

【么篇】 常言道湛湛青天不可欺，若顺了人心失了正理。天纲是恢恢，若论着狄青的这武艺，我则待对倒了他这个赖功的贼!(下)

第三折

（李滚上，云）旗开云日晃金戈，避暑乘凉至黑河。北塞闲中行乐处，逍遥马上玩沙陀。某乃大将李滚是也。我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咎雄，一个是史牙恰。今有一个小健儿狄青，押五百辆衣袄扛车，前往西延边赏军去。我差他两员大将，邀截了衣袄扛车。闻知小健儿狄青，复夺了衣袄扛车，与俺北番交锋，未知输赢胜败，使的个报喜探子去了。这早晚敢待来也。（正末扮探子上，云）一场好厮杀也呵。（唱）

【商调】【集贤宾】 贪慌忙棘针科抓住战衣，杀败了一个小河西。行不动山岩下歇息，立不住东倒西欹。眼张狂手似捞凌，行不动一丝无力。那将军相持厮杀对垒，有军来谁敢迎敌！喧天般发喊声，就地凯征鼙。名传于世，委实无敌，（正末见科，云）报、报、报！喏（唱）寰中第一。

（李滚云）好探子也。从那阵面上来，你看那喜色旺气。探子来的意如何，穿花度柳疾如梭。中军帐内

低低问，两下军兵那处多？史牙恰怎生与狄青厮杀来？探子，你喘息定，慢慢的说一遍。（正末云）将军，我慢慢的说一遍咱。（李滚云）我听你慢慢的说一遍。（正末唱）

【后庭花】 杀的那血成河如聚水，死尸骸山岸般堆。疏林外枪刀响，山坡前战马嘶，莫迎敌。谁曾见崎岖的山势，高阜处遥望者见一将来的疾。雄赳赳将铠甲披，威凛凛战马嘶，红抹额似火焰飞，皂罗袍似雾黑，乌油甲甚整齐，凤翎箭端的直，鹊桦弓偃月起。那将军面皮，三尖刀两刃齐。人和马走似飞，喝一声如霹雳，唬的人魂魄飞。

【双雁儿】 俺这壁急慌忙扑倒了这云月皂雕旗，把枪刀不撇了，等甚的！咱顾命逃生早回避，他来的雄势威，惜不的甲马催。

（李滚云）咎雄在杏子河饮马，那狄青怎生发箭来？你再说一遍来。（正末唱）

【醋葫芦】 咎雄那里饮战马，狄青背后随。咎雄他英名赳赳竖神威，狄将军怒将金镫踢。不离子今日，界河的这两岸要相持。

（李滚云）那狄青急取雕翎箭，忙拈宝雕弓。连珠箭炮窝里飞来，一点油弦头上进出。探子，你喘息定，慢慢的说一遍。（正末唱）

【醋葫芦】 狄将军将玉辔提，相对敌。走兽壶顺手取金钹，凤翎箭水光端的直。弓弯着神背，更压着汉朝李广、养由基。

（李滚云）那狄青右手兜弦，左手推靶，弓开似那曲律山头蟒，望着鼻凹一点星。你慢慢的说一遍。（正末唱）

【醋葫芦】 狄青将右手兜，左手推。斟量着远近觑个高低，则他那猿猱臂膊使着力。撼山般威势，转回头斜望着咎雄射。

（李滚云）那狄青去那飞鱼袋内拈弓，走兽壶中取箭。弓开的十分满，箭去的九分疾。弓开如半弯秋月，箭发似一点流星。使臂力忙将弓靶推，虎筋弦进出紫金钹。雕翎箭撞开楼颌带，三思台吞满画桃皮。你慢慢的再说一遍咱。（正末唱）

【醋葫芦】 箭着处支楞楞撇了画戟，扑簌簌掉

了豹尾。脑桩的落马马空回，弯着弓插着箭忙整理。
将一顶紫金冠撞碎，三思台吞满画桃皮。

（李滚云）箭射死咎雄，史牙恰怎生和他交战来，
你慢慢的再说一遍咱。（正末唱）

【醋葫芦】 一个在河道东，一个在临路西。都不曾答话便相持，却便似黑杀神撞着个霹雳鬼。枪强刀会，棋逢对手好相持。

（李滚云）一个使的是枪，一个使的是刀。杀气腾腾罩碧霄，愁地惨冷雾飘。有如山前猛虎斗，恰似蛟龙出海涛。一个凭三略，一个显六韬，交马过处逞英豪。从来自有将军战，不似今番枪对刀。是一场好厮杀也呵。你再说一遍。（正末唱）

【醋葫芦】 史牙恰枪去的疾，狄将军刀去劈。刀迎枪举足律律火光飞，见枪来躲过，着刀去劈。我则见连肩带臂，恰便似锦毛彪扑倒一个玉狻猊。

（李滚云）箭射死咎雄，刀劈了史牙恰。天朝威风浩大，猛将英雄，再不敢调遣番兵，俺则索投降纳贡。便好道饶你深山共深处，到头都属帝王家。探子，你

且回本营中去。（正末唱）

【尾声】 你与我疾快走，莫迎敌，得便宜只恐怕落便宜。他每都响珰珰笑将金镫踢，割的这人头耳鼻，打着面胜军旗，齐和着他这凯歌回。（下）

（李滚云）狄青赢了也，俺两员将输了也。再不敢侵犯边境。俺这里收拾进贡宝贝，见圣人走一遭去。天朝上将显威风，刀劈牙恰射咎雄。准备方物朝大国，进贡称臣享太平。（下）

第四折

（范仲淹领张千上，云）王法条条诛滥官，刑名款款理无端。为官清正天心喜，作宰为臣民意欢。老夫范天章是也。今有狄青失了衣袄扛车，我差飞山虎刘庆，取狄青首级去了，不见回来，随后又差黄轸接应他去了也。令人门首觑者，若来时报的老夫知道。（净黄轸上，云）两颗首级实难得，赖了赏赐吃喜酒，自家黄轸的便是。自从将刘庆推在涧里，得了这两颗首级，则说是我的功劳，大人府里报功受赏去。可早来到也，令人报复去，道有黄轸得胜回来！（张千云）理会得。报的大人得知，有黄轸来了也。（范仲淹云）着他过来。（张千云）理会得。过去！（黄轸见科，云）大人，我箭射咎雄，刀劈史牙恰，将这两颗首级，特来报功。（范仲淹云）既然如此，老夫尽知，这功劳都是你的，若狄青来时，必无轻恕。令人门首觑者，狄青来时，报复我知道。（狄青上，云）膂力过人胆气冲，横刀匹马取交锋。复夺衣袄全忠孝，今日狄青建大功。某乃狄青是也。复夺了衣袄车，杏子河箭射死咎雄，野牛岭刀劈了史牙恰，将两个首级，着飞山虎刘庆，

大人府里受赏去了。我赶了那败残兵，今日得胜而回，见大人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令人报复去，道有狄青来了也。（张千云）理会得。报的大人得知，有狄青来了也。（范仲淹云）着他过来，（张千云）理会得。过去！（狄青做见科，云）大人，狄青得胜回营也。（范仲淹云）狄青你知罪么？（狄青云）狄青不知甚罪？（范仲淹云）黄轸将着首级，先来报功，你怎生不知罪？（狄青云）大人，某杏子河箭射死咎雄，野牛岭刀劈死史牙恰，复夺衣袄扛车回来，是我之功也。（范仲淹云）你倚酒慢公，失误了衣袄扛车，若不是黄轸复夺将回来，可怎了也！刀斧手，推转狄青，斩讫报来！（狄青云）可着谁人救我也。（正末上，云）某乃飞山虎刘庆是也。昨日黄轸夺了我两颗首级，推我在涧里，若不是树叶子厚呵，那里讨我这条命来。我直至大人府里，与狄青做个证见，走一遭去也。（唱）

【中吕】【粉蝶儿】 我这里步步刚捱，病身躯恰才安泰，行不动东倒西歪。脚刚移，身强整，魂灵儿不知个所在。也是我运拙时乖，谁承望这一场颇余。

【醉春风】 这怨恨重如山，咱冤仇深似海。不走了你个奸浊侥幸赖功贼，黄轸也你畅好是歹、歹！我与你折证的明白，狄青他一心忠孝，搭救他这场灾害。

(云)可早来到也。(见狄青科，云)我道是谁，原来是狄将军。(狄青云)刘庆，你在那里来，黄轸赖我功劳，大人见罪，将我要杀坏了。你索救我咱！(正末云)将军你放心，我与你做一个大证见。(正末见，云)大人，冤屈也！(范仲淹云)刘庆，你有何冤屈？(正末云)小人不冤屈，狄青冤屈。(范仲淹云)狄青怎生冤屈？(正末云)当日大人差刘庆去催衣袄车，不想大雪里正撞见狄青。我说你违了半月假限，又失了衣袄车，被史牙恰夺将去了。狄青听的说了，我和狄青就赶那衣袄车去，来到那杏子河边，下着大雪。(唱)

【红绣鞋】 当日个琼填满东郊南陌，粉妆成殿阁楼台，见一簇番兵拥将来。狄青在火坑中逃了性命，今日向云阳内受非灾，我救这一个苦相持梁栋材。

(范仲淹云)谁射死咎雄来？(正末云)是狄青一箭射死咎雄来。(唱)

【上小楼】 一来是时间免灾，二来与将军除害。狄青那里怪眼圆睁，剔竖神眉，怒目张开。狄青那里显手策，使气概，英雄慷慨，则他那咎先锋那一场灾害。

（范仲淹云）你说狄青射死了咎雄，那史牙恰是谁刀劈了来？（正末云）狄青射死了咎雄，来到野牛岭上，见一簇番兵，皂雕旗上，写着“大将军史牙恰”。狄青一人一骑，赶上不曾答话，两马交战，则一刀劈了史牙恰。（唱）

【十二月】 那将军其实壮哉，那一会气夯破胸怀。史牙恰提枪出阵，狄将军纵马前来。狄将军刀起处他如何挣挫，那将军威凛凛英勇身材。

【尧民歌】 我则见滴溜溜扑落下战鞍来，明晃晃响琅琅的战锣筛。来时节遮天映日绣旗开，去时节一仰一合把身歪。恰便似婴也波孩，驱兵索战来，这厮可担水在河头卖。

（范仲淹云）刘庆，你道狄青箭射死了咎雄，刀劈了史牙恰，这两颗首级，可怎生得到黄轸手里来？（正末云）当此一日，大人差刘庆催衣袄扛车去。狄青箭射死了咎雄，刀劈了史牙恰，复夺了衣袄扛车。他将两颗首级与刘庆，大人府里献功。不期到路上撞着黄轸，夺了我首级，又把我推在涧里。若不是多年树叶子厚，那得我那性命来！大人，这功劳都是狄青的。大人心下自参详，黄轸赖功损忠良。箭射刀劈番将死，流传千古把名扬。（唱）

【尾声】 我见来，我见来，杀的那史牙恰无刮划。想狄将军盖世功劳大，保护着一统山河万万载。

（范仲淹云）老夫尽知也。原来是黄轸混赖狄青的功劳，将黄轸推转杀坏了者！狄青，你听者，为你复夺了衣袄扛车，箭射咎雄，刀劈史牙恰，有此功劳，加你为征西都招讨金吾上将军。狄青，你望阙跪者，听圣人的命。则因你敢勇相争，凭谋略收捕贼兵。真梁栋世之虎将，据英雄天下驰名。黄面具千般杀气，乌油甲万道威风。野水岭刀斩牙恰，杏子河箭射咎雄。施勇烈扬威耀武，秉忠心永镇边庭。加你为总都大帅，定家邦天下元戎。朝金阙躬身叩首，立乾坤帝业兴隆。今日个加官赐赏，保皇图万载升平。

题 目
黄轸军前赖功劳

正 名
狄青复夺衣袄车

摩利支飞刀对箭

第一折

（冲末徐懋功领卒子上，云）少年锦带挂吴钩，铁马西风塞草秋。全凭匣中三尺剑，坐中往往觅封侯。老夫姓徐，双名世勳，祖居曹州离狐县人也。自立大唐以来，颇有章句，以功名而取富贵。今谢圣人可怜，加某为英公军师之职。今有海东一十六国，与俺大唐年年进贡，岁岁来臣。闻知高丽国不顺俺大唐，新收一员上将，姓盖名苏文，官封大将摩利支，领十万雄兵，在鸭绿江白额坡前，将各处进贡，都邀截了。又下将战书来。单搦俺大唐名将，与他交锋。夜来圣人作一梦，梦见与摩利支交战，忽然见一白袍小将，跨骑白马，手持天画杆戟，一阵杀退摩利支。天子问白袍小将那里人氏，姓甚名谁，白袍小将言曰：我家住在虹霓三刀。天子洒然惊觉，可是南柯一梦。圣人

着老夫圆此一梦。老夫想来，这虹霓者是绛也，三刀者是州也。这个应梦将军，必然出在绛州龙门镇。奉圣人的命，就出黄榜，招擢勇好汉。着张士贵先去绛州龙门镇，招擢义军去了，许多时不见回还。今亲身直至绛州，催趲义军，走一遭去。张士贵休避辛勤，出黄榜晓谕多人。普天下招擢好汉，必然有应梦将军。（下）（李老儿同卜儿、旦儿上）（李老儿云）急急光阴似水流，等闲白了少年头。月过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万事休。老汉绛州龙门镇大黄庄人氏，姓薛，是薛大伯。嫡亲的四口儿家属，婆婆王氏，媳妇是柳迎春。孩儿薛驴哥，不肯做庄农的生活，每日家则是刺枪弄棒，舞剑轮叉。我说起来，他母亲护在头里。薛驴哥那里去了也？（旦儿云）薛驴哥不知那里去了也。（李老儿云）媳妇儿，不问那里，寻将薛驴哥来。（卜儿云）媳妇儿，依着你公公，不问那里寻将他来。（旦儿云）理会的。下次小的每，前街后巷，不问那里，寻将薛驴哥来，说他父亲寻他哩。（正末上，云）自家绛州龙门镇大黄庄人氏，姓薛，名仁贵，嫡亲的四口儿家属，一双父母年高。我自小学成十八般武艺，无有不拈，无有不会。俺父亲、母亲，每日则着我使牛耕种。薛仁贵也，几时是我那发达的时节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万里青霄， 四方明照，行

仁道。俺父亲他则着我耕种锄刨，似恁的几时上凌烟阁？

【混江龙】 我如今五陵年少，不能够夺旗扯鼓显英豪，恰便似天边老雁，更和那云外孤鹤。我不能够边塞上统军居帅府，丹墀内束带立于朝，我干受了半生苦志，十载劬劳。姜太公渭河边垂钓，伍员在丹阳县吹箫。待进来眼前有八荒荆棘，待退来脑后有万丈波涛。我如今修不成活计，垒不就窝巢。每日家苦淹淹守定这座大黄庄，空着我便眼巴巴盼不到长安道。我不能够奋青云雕鹗，我倒不如那傲夏日鷓鴣！

(云)薛仁贵也，几时是你那发达的时节也呵！(唱)

【油葫芦】 空着我每夜思量计万条，闲遥遥的何日了？看别人卧重裯食列鼎喜任消，一会家我运不行似吃着迷魂药，一会家我志不成似吃着无心草。圣人道：贫不忧，富不骄。我这里怨天公安排得我便无着落，困蛰龙久隐在草团瓢。

【天下乐】 几时能够宫殿风微燕雀高？我这里便量也波度，不由我心内焦，则我那上天梯若还寻觅着。龙能够致雨风，虎能够奋牙爪，将我这严生志须应了。

(见旦儿科，云)大嫂做甚么？父亲寻我来不曾？
(旦儿云)薛驴哥，你在那里来？父亲、母亲寻你哩，你过去见父亲去。(正末云)我见父亲去。(做见孛老儿科)(孛老儿云)薛驴哥，你来了也！(正末云)父亲、母亲，您孩儿来了也。(孛老儿云)你那里去来？(正末云)我使牛去来。(孛老儿云)你看他着言语支对我。你使牛去来，耕了多少田地？(正末云)我耕了二亩田地。(孛老儿云)好也，你去了一日，则耕了二亩田地。媳妇儿，将棒子来，我打这厮！(正末唱)

【那吒令】 我这里见父亲，烦烦恼恼；(卜儿云)老的，休打孩儿，且饶过这一遭者。(正末唱)母亲那里劝着，俺父亲他^个撒^个撒噪噪；(旦儿云)哎哟！这个父亲，今日也说打，明日也说打，不付能寻将来，父亲可又不打他。(正末云)噤声！(唱)他那里嘴不刺的，他也聒聒噪噪！(孛老儿云)我说着他，他倒寻媳妇儿的不是。孩儿也，你也似不的那闷子贤，曾参孝。(正末唱)我似不的那闷子般贤，我学不的曾参般孝，和你一个鼓睍把我闲瞧。

(孛老儿云)黄桑棍拷折你腰！近不的你，我告到宫中，着你坐下牢底来！(正末唱)

【鹊踏枝】 动不动黄桑棒拷折腰，是不是坐囚牢。我可甚恭俭温良，你可甚善与人交？（孛老儿云）你不做庄农生活，每日则是刺枪弄棒，你怎么能够长进？（正末唱）有一日长全我这六梢，（孛老儿云）你可待往那里去？（正末唱）我可敢飞腾过万里青霄。

（孛老儿云）俺庄农人家，欲要富，土里做；欲要牢，土里刨。你说你会武艺，你就在这草堂上敷演一遍，我试看者。（正末云）我在这草堂上敷演一遍，父亲、母亲，你试看者。（唱）

【寄生草】 我若是临军阵，恶战讨。遮莫他扑碌碌队伍在这杀场上闹，乱纷纷土雨在空中落，慢腾腾杀气头直上罩。遮莫便骨刺刺杂彩绣旗摇，遮莫便扑冬冬画鼓征鼙噪！

（孛老儿云）孩儿也，俺则做庄农的好也。（正末云）父亲，如今绛州龙门镇，贴起黄榜，招安义勇好汉。您孩儿要投义军去，不知父亲、母亲意下如何？（孛老儿云）孩儿也，想着俺两口儿，眼睛一对，臂膊一双，则看着你哩。你去了呵，可着谁人养活俺也？好也不要你去，歹也不要你去。（卜儿云）老的也，俺两口儿偌大年纪也，则看着孩儿一个，休着孩儿去。

（正末唱）

【后庭花】 休将你这歹孩儿留恋着，枉把我这功名来耽误了。（孛老儿云）你这一去，凭着你甚么武艺那？（正末唱）凭着我这四海五湖量，（孛老儿云）孩儿也，则做庄农罢。（正末唱）我怎肯深村里穷到老？（孛老儿云）两阵之间，你怎生与他拒敌？（正末唱）你看我便显英豪，听您这歹孩儿言道，马头前若撞着，仗英雄显荣耀！（卜儿云）孩儿也，便好道父母在堂，不可远游也。（正末唱）见母亲留恋着，老家尊心内焦。

（孛老儿云）好共歹不要你去。（正末云）父亲，您孩儿若不去呵，（唱）

【青哥儿】 休阿！枉惹的乡人、乡人耻笑，（云）父亲，您孩儿尽忠，不能尽孝也。（唱）我报不的哀哀父母劬劳，（孛老儿云）孩儿也，你伴着那沙三、伴哥、王留，饮酒耍子，可不好？（正末唱）我可甚么人伴贤良智转高。（孛老儿云）你听的谁说来？（正末唱）则听的绛州人道，黄榜上名标。我将这义军来投了，骨刺刺摆开旗号。二马相交，玳玳的箭对了飞刀。轻舒猿猱，磕答的搯住征袍，滴溜扑摔下鞍鞦，将背唐朝高丽一只手搯住头梢，把那厮搯搯的拖来到。

（孛老儿云）孩儿也，便好道心去意难留，留下结冤仇。去则去，得官不得官，你则早些儿回来，休着老汉忧心也。（正末云）则今日好日辰，辞别了父亲、母亲，便索长行也。（卜儿云）孩儿也，你这一去，得官不得官，则要你早些儿回来，休着我忧心也。（正末云）大嫂，你在家中，好生看觑一双父母。我若为了官呵，你便是夫人县君也。（旦儿云）住、住、住！薛仁贵，父亲在上，依着妾身说呵，可以待时守分，耕种为活，堪可度日，侍奉一双父母，不强似名利奔波？你坚心要去，我未知你的主意如何也？（正末唱）

【尾声】 我则要身到凤凰池，有心待标写在凌云阁。与敌兵相持战讨，下寨安营边塞遥。我胸中虎略龙韬，看杀气阵云高，荡征尘土雨潇潇，则我这马到处贼兵都退了。（孛老儿云）你这一去，凭着你些什么手策也？（正末唱）倚仗我拨天关手爪，凭着我这撼乾坤勇跃，舍着我这一腔鲜血立唐朝！（下）

（孛老儿云）孩儿去了也。这一去，他必然为官也。老汉无甚事，回我那家中去也。眼观旌捷旗，耳听好消息。（同下）

第二折

（净扮张士贵领卒子上，云）自小从来为军健，四大神州都走遍。当日个将军和我奈相持，不曾打话就征战。我使的是方天画杆戟，那厮使的是双刀剑。两个不曾交过马，把我左臂厢砍了一大片。着我慌忙下的马，荷包里取出针和线。我使双线缝个住，上的马去又征战。那厮使的是大杆刀，我使的是雀画弓带过雕翎箭。两个不曾交过马，把我右臂厢砍了一大片。被我慌忙下的马，荷包里取出针和线。着我双线缝个住，上的马去又征战。那厮使的是簸箕大小开山斧，我可轮的是双刃剑。我两个不曾交过马，把我连人带马劈两半。着我慌忙跳下马，我荷包里又取出针和线。着我双线缝个住，上的马去又征战。那里战到数个合，把我浑身上下都缝遍。那个将军不喝彩，那个把我不谈羨。说我厮杀全不济，嗨！道我使的一把儿好针线。某乃张士贵是也。海外有一十六国，惟待平奠高丽国。高丽国他不强，手下新收一员上将，姓盖名苏文，官封大将摩利支，脊背上有五口飞刀，三口得用，百步之外，能取上将之首级。统领数万人马，在于鸭绿江

白额坡前安营下寨，将天下各处的进贡，尽皆邀截了。又下将战书来，单搦俺大唐名将出马，与他拒敌。某奉圣人的命，着某与军师徐懋功，在这绛州龙门镇贴起黄榜，招安义军好汉。今日三日光景也，并无那投军的好汉。小校门首觑者，但有军情事，报复我知道。（卒子云）理会的。挂起黄榜，看有甚么人来。（正末上，云）自家薛仁贵的便是。自从离了家中，来到这绛州也。你看那做买做卖的，是好热闹的城池也呵！薛仁贵，几时是你那发达的时节也呵？（唱）

【正宫】【端正好】 看别人云滚滚省台登，看别人云滚滚省台登，几时能够闹穰穰公侯做。则他那谒朱门缘木求鱼，则这书中自有他这黄金屋，将我久困在红尘路。

【滚绣球】 每日家听钟声山寺里斋，赶宿头古庙里居，有那等财主每，听笙簧则在那画堂深处，如今那有学的酪子里韃椳藏诸。我看了这今世图，这时务，枉了我交语，赤紧的满眼卫不辨贤愚。存的我这胸中三卷黄公略，我愁甚么架上三封天子书，恰便似饿虎当途。

（云）兀那里一簇人闹，敢是那黄榜？我分开这人丛，揭了这黄榜者。小校报复去，道有一庄农，在于

门首。(卒子云)甚么人揭了黄榜？你则在这里，我报复去。(报科，云)喏，报的元帅得知，有一庄家农夫，揭了黄榜也。(张士贵云)庄家他不去使牛去，来我这里有什么勾当？着他过来。(卒子云)着过去。(正末见科，云)喏，大人，小人黄榜在身，不能施礼。(张士贵云)这厮倒一条好汉。前头看着，恰似望后仰着；后头看着，恰似望前合着。好汉，狗背驴腰的，哦，是虎背熊腰。两条臂膊，恰似栏杆；两个拳头，恰似石鼓；两条腿恰似井桩；一个肚皮，恰似簸箕；脑袋恰似栲栳，脖子恰似一条麻线。兀那厮，你那里乡贯？姓甚名谁？对我说一遍，我试听者。(正末云)听小人慢慢的说一遍者。(唱)

【快活三】小人在龙门镇是我祖居，(张士贵云)你可在那里居住？(正末唱)大黄庄有我的家属。(张士贵云)你从小里习学甚么武艺来？(正末唱)自小里习文演武用工夫。(张士贵云)你可来俺这元帅府做什么？(正末唱)特地来夺富贵争名目。

(张士贵云)你开的弓，蹬的弩么？(正末唱)

【朝天子】遮莫待开弓也那蹬弩，(张士贵云)你敢扬威耀武么？(正末唱)扬威也那耀武。(张士贵云)

你敢阵面上相持去么？（正末唱）我情愿阵面上相持去，（张士贵云）我就用你在我军阵中，做个小卒，你意下如何？（正末唱）但能够军阵里做一个小卒，（张士贵云）我着你合后当先，你敢去么？（正末唱）遮莫便合后等当先去，（张士贵云）兀那厮，你是军健汉，逢山开路，遇水叠桥，你敢去么？（正末唱）遮莫待遇水叠桥，逢山开路，（张士贵云）你敢施威、敢射虎么？（正末唱）我可便敢施威、敢射虎。（张士贵云）就用了这厮。（正末唱）大人若是用度、用度了这勇夫，我马到处写满了您那功劳簿。

（张士贵云）这厮说大言。你马到处写满了功劳簿，瞒不过众人。我做了三十年总管，那功劳簿上，怕有我一个字儿？兀那厮，你不知道，说那摩利支，身凛凛，貌堂堂，恰便似烟薰的子路，墨洒就的金刚。横里一丈，竖里一丈，剔留秃鲁，不知甚么模样。看了你这么黄甘甘，骨岩岩，一搭两头无剩，则怕你近不过那摩利支。他也小觑你也。（正末唱）

【四边静】 摩利支将咱欺负，阵面上不刺刺的马到处。他飞刀起难遮护，我箭发似流星般去。若见那个匹夫，轻舒我这虎躯。（云）到来日三枝箭，对了他那三口飞刀。不刺刺甲马当先，揪住袍，摺住带，

滴溜扑摔在尘埃。(唱)我格支支拗折了那厮腰脊骨!

(张士贵云)这厮说大话，格支支拗折他腰脊骨。你长把摩利支腰脊骨拗折了便好。你厮杀的眼花了，你把我揉采住，拗折了我的腰脊骨，可怎么了？兀那厮，你说了这半日，你可姓甚么？(正末云)小人姓薛。(张士贵云)薛甚么？(正末云)名仁贵。(张士贵云)这厮无礼也。可不道入城问税，入衙问讳？我是总管张士贵，你是薛仁贵。你又贵，我又贵，这贱的着谁卖？这厮误犯大官讳字。(正末云)大人，与小人改个名字。(张士贵云)这厮也说的是。我替你改薛写谢薛。(卒子云)百忙里切字。(张士贵云)改做楔子儿。(卒子云)不好。(张士贵云)不好？改做雪里梅。(卒子云)不好。(张士贵云)看了你这等个模样，好、好、好，就唤做穷雪里。(正末云)谢了大人。(张士贵云)兀那厮，十八般武艺，甚么打头？(正末云)弓箭打头。(张士贵云)你拽的硬弓么？(正末云)拽的硬弓。(张士贵云)拿一石米的弓来与他拽。(卒子云)理会的。一石米的硬弓。(张士贵云)你拽。(正末云)这弓软，不中使。(张士贵云)再换那五石米的弓来与他拽。(卒子云)五石米的硬弓在此。(张士贵云)与他拽。(正末云)这弓又软，不中使。(张士贵云)讨那两石米气力的弓来与他拽。(卒子云)两石米的弓在此。(张士贵云)与他拽。(正末云)这弓软，不中使。(张士贵云)拿那镇库铜胎铁

靶宝雕弓来着他拽。（卒子云）那里取去？（张士贵云）东库里寻去。（卒子云）东库里无有。（张士贵云）西库旦寻去。（卒子云）西库里无有。（张士贵云）去家里讨。（卒子云）家里无有。说元帅随身带着哩。（张士贵云）说我随身带出来了，可在那里？等我想。哦，我想起来了，原来可在我这头库里。着他拽。（正末云）大人，这个便是那镇库铜胎铁靶宝雕弓？大人要几个满？（张士贵云）这厮说大口。这一张弓，是日南交趾国进将来的。圣人赐与了我，着我拿到家中，绑在梁上，我浑家大小八十口人，打着千斤望下坠，也不曾坠的这弓开一些儿。你说道你拽三个满。休说道是三个满，你则拽的开一些儿，我也就用了你。（正末云）一个满，两个满，三个满。呀！拽折了这张弓也。（张士贵云）好汉！好汉！两轮日月，六合乾坤，也不曾见这么好汉，把这席箴儿拽做两截。你常在这里，拽折了弓，也罢了。上阵处拿将来的弓，你都拽折了，不误了我大事？这厮做的个损弓折箭，这厮气力大。小校，推出辕门外，杀坏了者！（正末云）着谁人救我也呵。（徐懋功上，云）老夫徐懋功是也。今因张士贵，在这绛州招安义军，许多时也，着老夫催懋义军去。我来到帅府门首也。一簇人围着一个庄家后生。兀那小的，你得何罪犯，帅要杀坏你？若说的是呵，我与你做主。（正末唱）

【齐天乐】 当街里马头来拦住，听小人从头细说当初。（徐懋功云）你那里人氏？姓甚名谁？（正末唱）小人是农夫，大黄庄有我的家属。来时节欢娱，到的这龙门镇揭黄榜过去。正犯着大人名讳，他道是不用俺这村夫。磕答的弓拽折，急恼的元帅怒，他道我该斩该徒。

（徐懋功云）既然这等，正是英雄好汉，元帅怎生道要杀坏了你那？（正末唱）

【红衫儿】 军兵牢拿住，绑在长街去，好教我气长吁，气长吁，仰面嚎啕哭。大人也，薛仁贵委实的衔冤负屈。

（徐懋功云）刀斧手且留人者。我见元帅，自有个主意。令人报复去，道有军师下马也。（卒子云）喏。军师下马也。（张士贵云）道有请。（卒子云）有请。（见科）（张士贵云）军师鞍马上劳神也。（徐懋功云）元帅，招义军不易也。（张士贵云）请坐，看茶来吃。（徐懋功云）元帅招了多少英雄好汉？（张士贵云）军师，自你去后三日，并无一个蝇蠊狗蚤，来投义军的。（徐懋功云）你道不曾有一个，小校，着那庄家后生过来。（正末见科，云）喏。（徐懋功云）元帅，你道无一

个，这小的得何罪犯，你要杀坏了他？（张士贵云）军师，说起他的罪过来，大似狗蚤。他走将来，看着我也不施礼，他说马到处写满功劳簿。瞒不过你，我做了三十年总管，功劳簿上，怕有我一个字儿？这个也罢了。他又要拗折了摩利支的腰脊骨。老子，他常把摩利支腰脊骨拗折了，便好；杀的他眼花了，把我拿住，拗折腰脊骨，我残疾一世儿。这个也罢。我说你拽的弓么？拿将来的弓嫌软，与他那镇库铜胎铁靶宝雕弓，着他拽。你说这厮无礼么，他把一根席篾儿，拗做两断。则为他损弓折箭，气力忒大，因此上拿出去杀坏了。（徐懋功云）这个正是好汉。元帅，未曾与摩利支交锋，先杀一个军士，做的个于军不利。老夫不敢自专，乞元帅尊鉴不错。（卒子慌报云）喏，摩利支索战。（徐懋功云）元帅，摩利支索战，他若敢跟的元帅破摩利支去，赢了将功折过，输了二罪俱罚。元帅意下如何也？（张士贵云）既是这等，看着军师面皮，饶了那厮者！（徐懋功云）兀那薛仁贵，你敢跟的元帅，破摩利支去么？（正末云）我敢去，我敢去。（徐懋功云）你用甚么衣甲头盔，枪刀器械？（正末云）我用白袍白甲素银盔，丈二方天画杆戟，跨下骑一匹白马，要一张硬弓，我自有七枝连珠箭。（徐懋功云）元来正是天子应梦的将军。说与军正司，便关与他衣甲头盔、枪刀器械。薛仁贵，你小心在意者。你若得了胜，自

有加官赐赏。(张士贵云)便领与他衣甲，跟将我厮杀去。(正末云)大人放心也。(唱)

【尾声】 愿吾皇慑夷狄，降边国，千千年九五飞龙齐天福。愿吾皇永坐着宗庙旧，家邦老，万万载百二山河壮帝居。到来日看排兵，列士卒；荡征尘，腾土雨，旱路上亡，水面上浮；成不的功，变不的虎。我直杀的他呐不的喊，摇不的旗，放心也，我着他便擂不的鼓！（下）

(张士贵云)军师，你紧守营寨，我与摩利支交战，走一遭去。大小三军，听吾将令。三通鼓罢，拔寨起营。到来日忙擂破鼓，急筛歪锣，聚豆腐军一万，奶奶军八千，人人英雄，吃饭处拚命当前；个个猥慵，都在帐房里打盹。俺这里大旗头，小旗头，偏能吃饭；放下箸，撇下碗，肚里又饥；张瘸子，李瘸子，忙轮粗拐；常秃厮，王秃厮，头似盐梅；宋长官，刘长官，偷人家猫狗；小贾儿，小魏儿，抢人家肥鸡。到晚夕下寨安营，到来日看俺相持。俺见他来，唬的俺一齐落马，唬的俺丢了箭，撇了甲，掉了头盔。他那里雄赳赳，气昂昂，个个都是好汉。我领着些无鼻子，少耳朵，驼着腰，瘸着腿，都是些鹰嘴刺梨。(卒子随下)(徐懋功云)元帅领白袍小将，与摩利支相持厮杀

去了。老夫不敢久停久住，回圣人话，走一遭去。奉命亲差岂自由，兴师遣将统戈矛。海东名将休夸勇，应梦英雄出绛州。（下）

楔子

（摩利支骑马儿引卒子上，云）昨夜西风透锦袍，将军呵手拈弓鞘。休言个载寒窗苦，不比征夫半日劳。某乃大汉高丽国人氏，姓盖名苏文，官封摩利支。凡为将者，要知天文，晓地理，观气色，辨风云。某文通三略法，武解六韬书。三略者，一曰天略，二曰地略，三曰人略；六韬者，一文韬，二武韬，三龙韬，四虎韬，五豹韬，六犬韬。此乃是黄公三略法，吕望六韬书。俺军中有七要，是那七要？一要仁，二要信，三要赏，四要罚，五要谋，六要勇，七要变。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排白虎得胜辕门，列黄幡豹尾帐下。锦衣者，肩担着赤羽旗幢；清秀儿郎，手持着吴钩越戟。阵前列五运转光旗，帐下搦顺天八卦盖。五运转光旗者，有虎鸦旗，日月旗，龙凤旗，得胜旗，转光旗；八卦盖者，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俺这里军不斩不齐，将不严不整。令字旗催促先锋，帅字旗为军中眼。豹纛旗开，犯令者不论亲疏；得胜旗摇，收军望封官赐赏。军随印转直正，罪若当刑先言定。在朝休误天子宣，莫违阃外将军令。现在

海东有一十六国，与大唐年年进奉，累岁称臣。惟有俺高丽，不顺大唐。某脊背上有五口飞刀，三口得用；百步之外，能取上将首级。久镇在鸭绿江白额坡前，将各处进奉，都邀截了。下将战书去，单搦大唐名出马。听知总管张士贵，领兵前来，要与某拒敌。量他到的那里，某则今日点就三军，张士贵相持，走一遭去。大小三军，听吾将令：到来日甲马不得驰骤，全鼓不得乱鸣，不许交头接耳，不得语笑喧呼，但违令必当斩首。到来日都要摆甲与披袍。兵士列枪刀。风卷龙蛇影，杂彩绣旗摇。南山射猛虎，北海斩长蛟。逢山须开道，遇水要叠桥。人人施勇猛，个个显英豪。一个个头顶金盔腕悬鞭，驱兵领将数十员。拿住总管张士贵，放心血溅东南半壁天。（下）（净张士贵领卒子骑马儿上，云）某乃总管张士贵是也，如今与摩利支交战去。大小三军，摆开势。尘土起处，摩利支这早晚敢待来也。（摩利支骑马儿上，云）某乃摩利支是也。大小三军，摆开阵势。那壁厢尘土起处，来者何人？（张士贵云）你来者何人？（摩利支云）某乃大将摩利支，是你爹爹！（张士贵应云）哎，风大不听见。（三科）（摩利支云）你是何人？（张士贵云）某乃管张士贵，是你的孙子哩。（卒子云）你怎么道与他做孙子？（张士贵云）我怎么道是孙子？如今交马处，无三合，无两合，则一合拿将我过去。他拿起刀来，恰待要杀，罢，饶

了你，他是我的孙子哩。（卒子云）也杀了。（摩利支云）量你到的那里！与我操鼓来。（做交马科）（张士贵云）我也近不的他，我与你走了罢。走、走、走！（下）（摩利支云）这厮输了也。量你走的到那里！我不问那里，赶将去。（正末骑马儿上，云）大小三军，摆开阵势者。来者何人？（摩利支云）你来者何人？（正末云）某乃大唐大将薛仁贵是也。你敢相持么？（摩利支云）薛仁贵，有张士贵被我败了，量你到的那里。与我操鼓来！（正末唱）

【仙吕】【赏花时】 那厮便耀武扬威说大言，怎敢今番夺众权？（摩利支云）我飞刀起！（正末云）箭对了！（摩利支云）飞刀起！（正末云）箭对了！（摩利支云）飞刀起！（正末云）箭对了！（摩利支云）五口飞刀，对我三口，留着两口防身。不中，我也近不的他，拨回马，我与你走、走、走！（下）（正末唱）他那里飞刀起，我这里箭离弦。杀的他身躯倒偃，我见他拨回马走当先。

【么篇】 你可甚为看青山懒赠鞭，看的俺唐十宰公卿如芥藓。遮莫他变做神鬼化做飞仙？（云）待走往那里去？（唱）离不了天涯和那海边！（云）众军校跟我去来。（唱）我与你直赶到他这个焰魔天！（下）

第三折

（高丽将上，云）显耀英才天地中，冲冲志气展长虹。夷狄之国多雄壮，赳赳威名镇海东。某乃高丽大将是也。俺国有一十六国，与大唐年年进奉，累岁称臣。惟有俺高丽国，不顺大唐。可是为何？某手下有一员上将，姓盖名苏文，官封摩利支，脊背上有五口飞刀，三口得用，百步之外，能取上将首级，久镇在鸭绿江白额坡前。某听的大唐家病了秦琼，贬了敬德，兵微将寡。我差人下将战书去了，单搦大唐名将出马，与俺摩利支交战，未知输赢胜败。使的个报喜探子去了也。这早晚敢待来也。（正未扮探子上，云）一场好厮杀也呵！（唱）

【越调】【斗鹌鹑】 走的我汗似汤浇，浑身上水洗。恰离了乱撞军营，急煎煎盼不到元帅府里。两只脚飞腾，一声儿踹起。苦亡家，倾败国，恶战敌。人着箭踉跄身歪，马中枪惊急里脚失。

【紫花儿序】 焰腾腾火烧了寨栅，浪滔滔水淹了营垒，不刺刺马踏碎丁城池。英雄虎将，世上无敌，

难及。一个个擐甲披袍那气势，耀武扬威，擂鼓筛锣，呐喊摇旗！

（见科，云）报、报、报， 喏！（高丽将云）好探子也。他从那阵面上来，我则见喜色旺气。一张弓弯秋月，两枝箭插寒星。三尺剑挂小貂裘，四方报急问探子。五花营内，来往有似擗梭。六队军卒，上下有如交颈。七尺躯肩担着令字旗，戴一顶八角红缨桶子帽。久久等待你许多时，实实的细说你那军情事。探子，你喘息定，慢慢的说一遍。（正末唱）

【寨儿令】 鼓震的山岳摧，喊一声鬼神悲，荡征尘翻滚滚火门辉。领雄兵迎敌，厮杀相持，（云）出马来，出马来！（唱）则听的高叫一声似春雷。

（高丽将云）这壁厢是俺摩利支出马。好将军也，顶盔擐甲，挂剑悬鞭，弯弓插箭。张士贵见了俺摩利支，可是怕也不怕？探子，你喘息定，慢慢的再说一遍。（正末唱）

【么篇】 垓心里耀武扬威，阵面上扯鼓夺旗。摩利支冠簪着金獬豸，甲挂着锦唐猊，坐下马浑一似赤狻猊。

（高丽将云）俺摩利支，戴一顶描星辰晃日月笼海兽玲珑三叉枣瓢紫金冠，披一副遮的刀迎的箭黄金打柳叶砌成的龟背唐猊铠，穿一领晃日月耀人目猩猩血染西川十样无缝锦征袍，跨下骑一匹两耳尖四蹄轻胸膛阔尾巴细日行千里胭脂马，轮一口兽吞头蘸金鏖冷飕飕逼人寒百斤合扇大杆刀。张士贵输了也。（正末云）有一白袍小将出马，好将军也。马骑西海雪麟儿，人若天王玉戟枝。高叫摩利支休得走，今日个白袍将等待许多时！（高丽将云）你可慢慢的再说一遍。（正末云）大唐家一员白袍小将出马，好将军也。（唱）

【鬼三台】 他又不曾言名讳，不使甚别兵器，他使一条方天画杆戟，身穿着白袍白甲，头戴着素银盔，猛见了恰便似西方神了世。这一个合扇刀望着脑盖上劈，那一个方天戟不离子软肋里刺。这一个恨不的搯搯的扯碎了黄幡，那一个恨不的支支的顿断豹尾。

（高丽将云）一个白龙马荡散征尘，一个胭脂马冲开杀气。白袍将四缝盔倒展双缨，摩利支三叉冠斜飘雉尾。摩利支搭定犀角靶，白袍将搭上紫金钹。（正末云）摩利支见刀不中，和、和、和，连撒起三口飞刀；白袍将见箭不中，着、着、着，连射三枝神箭。刀中仁贵唐朝失，箭射番兵辽国休。连撒刀不中唐朝

白额虎，则一箭射退辽锦毛彪。（高丽将云）你可慢慢的说一遍。（正末唱）

【秃厮儿】 两员将各施武艺，两员将比并高低。他两个棋逢对手难摘离，两员将费心机，好跷蹊。

【圣药王】 摩利支命运低，那将军分福催，则他这英雄虎将世间稀。这一个飏飏的刀去劈，那一个着着的箭发疾，珞玳瑁相对在半空里，足律律进一万道家火光飞。

（高丽将云）摩利支输了也，白袍小将赢了也。天命有感用机谋，展土开疆立帝都。辽兵正中连珠箭，圣明天子百灵扶。探子无甚事，自回营中去。（正末唱）

【尾声】 高丽家休占那中原地，年年进金珠宝贝。十万里锦绣江山，愿陛下永坐定蟠龙元金椅！（下）

（高丽将云）摩利支输了也，白袍小将赢了也。俺收拾方物，与大唐进奉，走一遭去。饶你深山共深处，到头都属帝王家。（下）

第四折

（徐懋功领卒子上，云）老夫徐懋功是也。今有总管张士贵，领白餐小将，与摩利支相持厮杀去了。听知的张士贵大败亏输，若不是薛仁贵兰住海口，三箭定了天山，怎能够杀退辽兵？圣人已知，将他父母家属，取赴京师，赐宅居住。老夫在此帅府，安排筵宴，犒劳三军，就要加官赐赏。令人请他父母去了，怎生不见来？令人门首觑者，若来时，报复我知道。（卒子云）理会的。（净张士贵上，云）某乃张士贵是也。昨日吃那摩利支杀的我大败亏输，早是我的马快走，争些儿着他拿将去了。我便走了，听的人说，薛仁贵三箭定了天山，杀退了摩利支。又无人知道，则说是我的功劳，谁敢说我什么？我见了圣人，则说是我的功劳，谁敢与我对话？必然又加官赐赏。小校报复去，道有张士贵来了。（卒子云）理会的。（报科，云）喏，张士贵来了也。（徐懋功云）着他过来。（卒子云）着过去。（做见科）（张士贵云）军师恕罪，剑甲在身，不能施礼也。（徐懋功云）张士贵，你征摩利支如何？（张士贵云）我赢了也。我把摩利支杀的他片甲不归。口咬

杀高丽大将，屁绷杀摩利支，都是我的功劳。将酒来，与我抬手吃三钟。军师，你就加了官，我家里吃酒儿去也。（徐懋功云）噤声！小校与我拿下张士贵者！你划的还戏说哩。你被摩利支杀的大败亏输，若不是薛仁贵当住海口，怎能够杀退辽兵？三箭定了天山，圣人已知也。这功劳都是薛仁贵，你赖他的功劳，本合该斩首，饶你项上一刀，则今日打为庶民，永不叙用。又出辕门去！（张士贵云）罢了，今番赖不成这功了。打为百姓，也罢，作庄农去也。苦庄三顷地，伏手一张锄。倒能够吃浑酒肥草鸡儿，不快活？我是张士贵，苦庄三顷地。一顿三碗饭，吃的饱了炕上睡。（下）（徐懋功云）令人，与我请将薛仁贵的父母来者。（卒子云）理会的。（做唤科）（李老儿同卜儿、旦儿上）（李老儿云）老汉薛大伯的便是。自从薛驴哥投义军去了，音信皆无。今有大人，取俺三口儿到京师，见大人去来。可早来到也。令人报复去，道有薛仁贵父母在于门首。（卒子云）理会的。（报科，云）有薛仁贵父母在于门首。（徐懋功云）道有请。（卒子云）有请。（做见科）（李老儿云）大人，呼唤俺三口儿有何事？（徐懋功云）你是薛仁贵一双父母？可都老了也。你且在那班部丛中有者。（李老儿云）老汉理会的。（徐懋功云）令人，与我请将薛仁贵来者。（卒子云）理会的。（正末上，云）某薛仁贵是也。谁想有今日也呵！（唱）

【双调】【新水令】 则我这布衣改换襴新，谁想我拨天关一声雷震。青霄飞凤鸟，黄阁上画麒麟。(云)当初若依着我父亲呵，(唱)守着他那水馆深村，尚兀自捱不出那贫困。

(云)可早来到也。小校报复去，道有薛仁贵来了也。(卒子云)理会的。(报科，云)薛仁贵来了也。(徐懋功云)道有请。(卒子云)有请。(做见科)(正末云)军师，呼唤薛仁贵有何事也?(徐懋功云)薛仁贵望阙跪者，听圣人的命：为你杀退辽兵，多有功劳，加你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谢了恩者。(正末云)大人可怜见，小人不敢受这官职。(徐懋功云)圣人与你封官赐赏，你因何不受?(正末云)大人，薛仁贵家中，有一双父母，年纪高大，无人侍养，因此上不敢受这官职。(徐懋功云)此人忠孝双全。薛仁贵，兀那班部丛中，有两口儿老的，你试看去者。(正末做看科)(唱)

【甜水令】 我在这班部丛中，秉笏披袍，抽身忙褪，我这里独步出辕门。(孛老儿云)一个大人来了也。(正末唱)我则见他便老弱虺羸，腰屈头低，霜髯雪鬓，(孛老儿云)兀的唬杀老汉也。(正末云)兀的不是我父亲母亲也!(唱)年迈个也堂上双亲。

（孛老儿云）媳妇儿，扶着你母亲靠后些。（正末云）休道俺父母不老。（唱）

【折桂令】和我那赛杨香憔悴了精神，（孛老儿云）大人，你是谁？（正末云）父亲、母亲，你认的你孩儿薛驴哥么？（孛老儿云）谁是薛驴哥？（正末）则您孩儿，便是薛驴哥。（孛老儿云）孩儿，你做了官也？兀的不欢喜杀老汉也。（正末唱）我这里便展脚舒腰，安乐者波堂上双亲？（卜儿云）大人请起。兀的不唬杀老身也。（正末唱）我如今状貌堂堂，威风赳赳，志气凌云。（孛老儿云）孩儿也，你如今得了个甚么官也？（正末唱）我如今下马为朝中宰臣，上马为阃外将军。（孛老儿云）孩儿，你多受了些辛苦也。（正末唱）我受了些热血相喷，万苦干辛，恰便似翻滚滚的雪浪里逃生，您儿今日个便跳过龙门。

（徐懋功云）您一家儿望阙跪者，听圣人的命：为你多有功劳，忠孝双全，加你父亲为老评事之职，赐金千两，香酒百瓶，玉柱杖一条，谢了恩者。（孛老儿云）感谢圣恩。孩儿也，大人的命，升我为老评事，赐金千两，香酒百瓶，玉柱杖一条。兀的不欢喜杀我也。（正末唱）

【乔牌儿】 酪子里添笑忻，十载受劳困。老来也又得官一品，(云)父亲，您孩儿不道来?(孝老儿云)你道甚么来?(正末唱)你儿道是改家门有定准。

(孝老儿云)孩儿也，大人赏我黄金千两，香酒百瓶，玉柱杖一条，喜欢杀老汉也。(正末唱)

【挂玉钩】 索强如段段田苗， 可便接远村；(孝老儿云)这个原来是玉柱杖。(正末云)这玉柱杖，(唱)索强似您打麒麟的黄桑棍，(孝老儿云)又与俺香酒百瓶也。(正末云)父亲，您休吃了， 留者。(孝老儿云)留者做甚么?(正末唱)咱可索答荷天公雨露恩。(孝老儿云)孩儿也，休题旧话。(正末唱)我将这勇烈施逞尽。(孝老儿云)我老汉老了也，拂掉了土满身，梳掠起白髭鬢。这的是一日为官，强似千载为民也。(正末唱)拂掉了土满身，梳掠起白髭鬢。这的是一日为官，索强如千载为民。

(徐懋功云)您一家儿望阙跪者，听圣人的命：薛仁贵，则为你多有功勋，如今加你为征东兵马大元帅，金吾上将军。你父月支三品俸，你母为太平郡夫人，你妻为贤德夫人。您听者：统干戈扫荡征尘，秉忠心建立功勋。方天戟寰中罕有，连珠箭世上绝伦。平高

丽重安社稷，保华夷再整乾坤。加你为征东司马，镇
偏邦征虏将军。薛大伯赐金千两，望金銮拜谢皇恩。

题 目
薛仁贵跨海征东

正 名
摩利支飞刀对箭

王月英元夜留鞋记

楔子

（老旦、卜儿、同正旦王月英领梅香上，诗云），生男勿喜女勿悲，曾闻有女作门楣。世人谁解求凰曲，拈得琼箫莫浪吹。老身姓李，嫁的夫主姓王。自夫主亡化过了，俺两口儿守着胭脂铺，过其日月。女孩儿小字月英，年长一十八岁，未曾许聘他人。老身为此一件，忧心不下。今日姑姑家做好事。差人请我。梅香，你和姐姐在铺儿里坐，我往姑姑家里走一遭去也。（下）（正旦云）母亲去了。这早晚怎不见人买胭脂那？（梅香云）姐姐，早些儿哩，再一会儿敢有人来也。（末扮郭华士，诗云）一自离家赴选场，命中无分面君王。方信文齐福不至，锦衣何日早还乡。小生姓郭名华，字君实，本贯西京洛阳人也。年长二十三岁，未曾娶妻。俺父亲讳郭茂，母亲亡逝已过，止有小生一

人，并无以次弟妹。祖上以来，皆习儒业。因小生学成满腹文章，更兼仪表不俗，今年春榜动，选场开，奉父母严命，特来上朝应举。自谓状元探手可得，岂知时运不济，榜上无名。屡次束装而回，却又担阁。人都道我落第无颜，羞归乡里，那知就中自有缘故。这相国寺西有座胭脂铺儿，一个小娘子生得十分娇色。与小生眼去眉来，大有顾盼之意。我每推买胭脂粉，觑他一遭。争奈他母亲常在铺里，不能勾说句话儿。小生今日再推买胭脂去，看他母亲在铺儿里也不在。若是不在呵，小生与那小娘子说句知心的话，有何不可。（做见正旦，云）小娘子祇揖。有胭脂粉，我买几两呢。（正旦云）秀才万福。有、有、有，好个聪俊的秀才也！梅香，取上好的胭脂粉来，打发这秀才咱。梅香，待我去问他，你买这胭脂是做人事送人的，还是自己要用的？（郭华云）你问我怎么？（梅香云）你若自用，我取上等的与你；若送人，只消中样也够了。（郭华云）你不要管我，只把上好的拿来，我还要拣哩。（正旦唱）

【仙吕】【赏花时】 谁知道半霎相看百种愁，
则被那一点相思两处勾。（郭华云）小娘子，这胭脂粉
不见好，还有高的换些与我。（正旦唱）他把这脂粉作
因由。（云）秀才，这是上等的胭脂粉哩。（郭华云）看

小娘子分上，便不好也收了去。（正旦唱）我见他趋前退后，待言语却又早紧低头。（同梅香下）

（郭华云）谢天地，今日他母亲不在铺儿里。我看那小娘子的说话，尽有些意思。则做我铜钱不着，日日来买胭脂，若能勾打动他，做得一日夫妻，也是我平生愿足。（诗云）一见俏裙钗，妖娆甚美哉。相思分两下，何日称心怀。（下）

第一折

（正旦同梅香上，云）妾身王月英，自从见了那郭秀才，使妾身每日放心不下，即渐成病。况值阳春天气，好是烦恼人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独守香闺，懒临阶砌。慵梳洗，湿透罗衣，总是愁人泪。

（梅香云）姐姐，你这几日情怀欠好，饮食少进，看看憔悴了也。（正旦唱）

【混江龙】 你道我粉容憔悴，恰便似枝头杨柳恨春迟。每日家羞看燕舞，怕听莺啼。又不是侍女无情为我相^上_下^上_下，又不是老亲多事把我紧收拾。为甚么妆台不整，锦被难偎，雕阑闷倚，绣幕低垂？长则是苦恹恹不遂我相思意，到如今钏松了玉腕，衣褪了香肌。

（梅香云）我见姐姐好生憔悴，你可思想些甚么那？

（正旦唱）

【油葫芦】 瘦损春风玉一围，九十日韶光能有几？席前花影坐间移。（梅香云）想姐姐这般丰韵，自然有个俊俏的郎君作对哩。（正旦唱）你道是鸾凰自有鸾凰配，鸳鸯自有鸳鸯对。（梅香云）姐姐，说便是这等说，只是你年纪儿小，那喜事还早哩。（正旦唱）你道我年纪小，喜事迟。我则怕镜中人老偏容易，常言道，花也有未开期。

（梅香云）姐姐，你才一十八岁，慌怎么的。（正旦唱）

【天下乐】 我则怕一去朱颜唤不回，误了我这佳期待怎的？若得个俏书生早招做女婿，暗暗的接了财，悄悄的受了礼，便落的虚名儿则是美。

（梅香云）姐姐，这等事你不明对我说，怎生得个成就日子那？（正旦唱）

【那吒令】 这件事，天知地知；这件事，神知鬼知；这件事，心知腹知。口里言，心中计，休得便走漏天机。

（梅香云）这几时莫要说姐姐，连我梅香也害的消瘦了。（正旦唱）

【鹊踏枝】 我为他蹙娥眉，减腰围，但得个寄信传音，也省的人废寝忘食。若能勾相会在星前月底，早医可了这染病耽疾。

（梅香云）这等说来，想是你看上那秀才了。他有那件儿生的好处，中了姐姐的意来？（正旦唱）

【寄生草】 他可有浑身俏，我偷将冷眼窥，端的个眉清目秀多伶俐。他把娇胭腻粉频交易，与我言来语去相调戏。现如今紫鸾箫断彩云空，几时得流苏帐暖春风细。

（梅香云）姐姐这般呵，可不耽搁了你？我如今拚的与你担着这个罪名儿。你有甚么说话，我替你寄与那秀才去。（正旦云）若是这等，多谢了你也。（唱）

【金盏儿】 咱两个最相知，说真实。梅香也，你休要等闲泄漏春消息，我忙赔笑脸厮央及。<带云>你若去时呵，（唱）我索与你金环儿重改造，鹤袖儿做新的。（梅香云）姐姐，我说便也说了，则没个媒人，

怎生是好？（正旦唱）何须寻月老，则你是良媒。

（做写诗科，云）我亲笔写下一首诗在此，你与我送与那生去咱。（梅香云）姐姐，我去便去，则是把甚么做定礼那？（正旦唱）

【后庭花】 你将这锦纹笺为定礼，（梅香云）也要鼓笛送去才好。（正旦唱）你将这紫霜毫做鼓笛。（梅香云）谁是保亲的？（正旦唱）保亲的是鸳鸯字，（梅香云）谁是主婚的？（正旦唱）主婚的是锦绣题。（梅香云）母亲知道呵，可怎了也？（正旦唱）休怕我母亲知，抵多少姻缘相会。卓文君驾香车归故里，汉相如到他乡发志气。薛琼琼有宿缘仙世期，崔怀宝花园中成匹配。韩彩云芙蓉亭遇故知，崔伯英两团圆直到底。

（梅香云）常言道得好，佳人有意郎君俏，可知姐姐看上他来。（正旦唱）

【柳叶儿】 这的是佳人有意，都做了年少的夫妻，那会真诗就是我傍州例。便犯出风流罪，暗约下雨云期，常言道，风情事那怕人知。

（梅香云）姐姐，你可还有甚么说话，对那秀才说么？（正旦唱）

【赚煞尾】 只几句断肠词，写不尽中心意，全靠你梅香说知。我比待月莺莺不姓崔，休教咱罗帏中魂梦先飞。莫延迟，你与我疾去忙归，（梅香云）姐姐，也还要选个好日期才是。（正旦唱）拣甚么良辰并吉日。则愿他停眠少睡，早早的成双作对，趁着那梅梢月转画楼西。（下）

（梅香云）姐姐进房中去了，分付我将这筒帖儿暗暗的送与那秀才去。（诗云）我是小梅香，好片热心肠。全凭诗一首，送与有情郎。（下）

第二折

（郭华上，云）欢来不似今朝，喜来那逢今日。小生郭华，自从在胭脂铺里与那小娘子相会了几次，那小娘子深有留恋小生之意，争奈不得成就。正思虑间，谁想小娘子遣梅香送一简帖儿来与我。小生看那诗中之意，是约小生今夜在相国寺观音殿中相会。今日正是元宵佳节，众朋友每请我赏灯，多饮了几杯酒。我进的这山门来，这个不是观音殿？我进殿门来。（做揖科，云）观音菩萨，你是慈悲的，你是救苦难的。今日一天大事，都在这殿里，你岂可不帮衬着我？（做醉科，云）这一回酒上来了，且在此等待着小娘子，权时盹睡咱。（做睡科）（正旦领梅香挑灯上，云）妾身王月英是也。惭愧，今晚上元佳节，那郭秀才在寺中等候久了，我被社火游人拦当。兀的不有三更时分？梅香，敢怕误了期约也。（梅香云）姐姐行动些。（正旦唱）

【正宫】【端正好】 车马践尘埃，罗绮笼烟霭，
灯球儿月下高抬。这回偿了鸳鸯债，则愿的今朝赛。

【滚绣球】 天澄澄恰二更，人纷纷闹九垓，
(云)不知今夜怎生这等耳热眼跳也。(唱)敢是母亲行
有些嗔责，(梅香云)奶奶着俺们看罢灯早回去哩。
(正旦唱)则教我看灯罢早早回来。你看那月轮呵光满
天。灯轮呵红满街，沸春风管弦一派，趁游人拥出蓬
莱。莫不是六鳌海上扶山了？莫不是双凤云中驾辇来？
直恁的人马相挨。

(梅香云)姐姐，你看这般月色，映着一片灯光，
宝马香车，往来不绝，果然是好景致也！(正旦唱)

【倘秀才】 看一望琼瑶月色，似万盏琉璃世界，
则见那于朵金莲五夜开。笙歌门院落，灯火映楼台，
把梳妆再改。

(梅香云)姐姐，你生得桃腮杏脸，星眼蛾眉，便
比着月殿嫦娥，也不让他。但不知那秀才的福分生
在那里，要姐姐这等费心也。(正旦唱)

【滚绣球】 浅浅的匀粉腮，淡淡的扫眉黛，不
梳妆又则怕母亲疑怪，没奈何云鬓上斜插金钗。风飘
飘吹缕衣，露冷冷湿绣鞋，多情月送我在三条九陌，
又不曾泛桃花流下天台。则因这武陵仙子春心荡，却

被那尘世刘郎引出来，今仅和谐。

（梅香云）姐姐，早来到相国寺了也。（正旦云）梅香，跟我观音殿上游玩去来。（做上殿拜科）（唱）

【叨叨令】 背着这闹火火亲身自向莲台拜，只见他静悄悄月明千里人何在？（做见科，唱）元来个困腾腾和衣倒在窗儿外，（云）哦，我猜着他了。（唱）莫不为步迟迟更深等的无聊赖？早些儿觉来也波哥，早些儿觉来也波哥，我只索向前去推整他头巾带。

（梅香云）这厮敢睡着了，待我叫他。（做叫不醒科，云）这等好睡！姐姐，待我推醒他。（做推不醒科）（正旦唱）

【滚绣球】 且饶过王月英，待唤声郭秀才，又则怕有人在画檐之外，我靠香肩将玉体轻挨。觑着时眼不开，问着时头不抬，扶起来试看他容颜面色，（做见郭醉科，唱）哎，却原来醉醺醺东倒西歪。我这里一双柳叶眉儿皱，他那里两朵桃花上脸来，说甚乖乖。

（梅香笑科，云）元来他吃的醉了也！姐姐，你则闻他口中，可不酒臭哩。（正旦云）这生直恁般好酒！

早知如此，我不来也罢了。（唱）

【呆骨朵】 说甚么金尊到处千愁解，好教人感叹伤怀。你只恋北海春醪，偏不待西厢月色。我道是看书人多志诚，你如今倒把我厮禁害。（带云）哎，秀才，秀才。（唱）那里也色胆天来大，却原来酒肠宽似海。

（梅香云）既是他醉了，则管唤他怎的？姐姐，咱家去来，夜深了也。（正旦云）梅香休慌，再等一等，或者醒来，也不见得。（做听更鼓科，云）呀，四更了也！我如今只得回去。（做行再住科，云）我若是不与他些表记，则道俺不曾来此。我把这香罗帕包着一只绣鞋儿，放在他怀中，以为表记，有何不可？（做放怀中科，云）梅香，咱家去来。（梅香云）姐姐，你也忒急性，你再等这秀才一等人。（正旦云）梅香，我只怕母亲嗔怪，咱回家去来。秀才，你好无缘也！（唱）

【煞尾】 本待要秦楼夜访金钗客，倒教我楚馆尘昏五镜台。则被伊家厮定害，醉眼朦胧唤不开，一枕南柯懒觉来。遗下香罗和绣鞋，再约佳期又一载。月转西楼怎停待，角奏梅花不宁奈，空抱愁怀归去来。（带云）哎，秀才，秀才。（唱）你若要人月团圆鸾凤谐，那其间还把那三万贯胭脂再来买。（同梅香下）

（郭华醒，云）不觉的睡着了也。（做闻科，云）怎生一阵麝兰香，是那里吹来的？呀！我这怀中是甚么东西？（做见手帕、鞋儿科，云）原来是一个香罗帕，包着一只绣鞋儿。嗨！这鞋儿正是小娘子穿的！他必定到此处来，见我醉了睡着了，他害羞不肯叫我，故留绣鞋为记。小娘子，你有如此下顾小生之心，我倒有怠慢姐姐之意。这多是小生缘薄分浅，不能成其美事，岂不恨杀我也！（做看鞋科，云）我看了这一只绣鞋儿，端端正正，窄窄弓弓；这个香罗帕儿香香喷喷，细腻腻的。物在人何在？天阿！我费了多少心情，才能勾今夜小娘子来此寺中，相约一会。谁想小生贪了几杯儿酒，睡着了！正是好事多磨，要我这性命何用？我就将这香罗帕儿咽入腹中，便死了也表小生为小娘子这点微情。（诗云）苦为烧香断了头，姻缘到手却干休。拚向牡丹花下死，纵教做鬼也风流。（做咽汗巾噎倒科）（净扮和尚上，诗云）我做和尚年幼，生来不断酒肉。施主请我看经，单把女娘一溜。小僧是这相国寺殿主。时遇元宵节令，大开山门，游人玩赏。这早晚更深夜静，长老分付着载巡视殿宇两廊灯烛香火，来到这观音殿内。（做绊倒科，云）呀，怎生有个人睡在地下？我试看咱。（做举灯看科，云）原来是个秀才。秀才起来，天色将明了，你起来家去罢。呀，可怎生唤不醒也？我再看咱。（做惊科，云）呀，这秀才原来

死了！（做手摸科，云）怎生一只绣鞋在他怀内？敢是这秀才死了还不死哩。等我扶起他来，送出山门去，省的连累我。（做扶科）（丑扮琴童慌上，云）自家琴童的便是。俺主人相国寺看灯去了，一夜不见回家，我索寻去咱。（做入寺见科，问云）和尚，难道俺主人吃的这等醉哩！（和尚云）醉倒是活的，不知你家秀才怎生死在这里？（琴童做惊科，云）俺主人死了？（做摸身上科，云）俺主人怀中现有一只绣鞋。我想来，俺主人在你寺里做的事，你必然知情。你如今将俺主人摆布死了，故意将这绣鞋揣在怀里。正是你图财致命，便待干罢！我将这尸首停在观音殿内，明有清官，我和你见官去来！（拖和尚下）（外扮伽蓝同净鬼力上，云）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小圣相国寺伽蓝，奉观音法旨，分付小圣，因为秀才郭华与王月英本有前生夙分，如今姻缘未成，吞帕而亡。那秀才年寿未尽，着他七日之后，再得还魂，与王月英永为夫妇。鬼力那里？休得损坏了郭华尸首，待小圣自回菩萨话去也。（同鬼力下）

第三折

（净扮张千引祇从排衙上科，云）喏，在衙人马平安抬书案。（外扮包待制上）（诗云）冬冬衙鼓响，书吏两边排。阎王生死殿，东岳摄魂台。老夫姓包名拯，字希仁，乃庐州金斗郡四望乡老儿村人氏，现为南衙开封府尹之职。因为老夫廉能清正，奉公守法，圣人敕赐势剑金牌，着老夫先斩后奏。今日升堂，坐起早衙。张千，将放告牌抬出去者。（琴童扭和尚上，云）冤屈也！（和尚云）干贫僧甚么事？（包待制云）张千，甚么人喧嚷？（张千云）是一个书童扭着一个和尚叫冤屈哩。（包待制云）那叫冤屈的，着他上来。（张千喝云）告状的当面！（琴童、和尚做入见科）（包待制云）兀那厮！你有甚么冤枉不明之事，分说明白，老夫与你判断咱。（琴童云）爷爷可怜见，小的是个琴童，跟着郭华秀才来京应举。俺秀才因遇元宵看灯，去到相国寺中，不知这和尚怎生将俺秀才弄死了，怀儿里揣着一只绣鞋。小的每扯住这和尚，特来告状，望爷爷与小的做主咱。（包待制云）兀那和尚！你既为出家人，可怎生谋死人？你从实的说来，免受刑法。（和尚云）爷

爷，小僧当夜在寺中巡绰灯火，到观音殿内，见个秀才睡在地下。我则说他酒醉倒了，我用手去他口边摸着，早没的气了。恐怕连累小僧，正待扶起他来，送出山门去，不想撞见琴童来寻，他就扯住小僧，道我害了他性命。小僧委实不知别情。（包待制云）这件事必有暗昧。张千，将琴童共和尚收在牢内，我自有个处治。（张千云）理会的。牢里收人！（和尚云）冤屈呵！可教谁人救我也？（同琴童下）（包待制云）张千，你近前来，听我分付。（做耳语科，云）小心在意，疾去早来。（张千云）理会的。（下）（包待制云）张千去了，老夫无甚事，且退后堂歇息咱。（暂下）（张千扮货郎挑担上，云）自家张千，奉老爷的言语，着我扮做个货郎，挑着这绣鞋儿，体察这一桩事。若有人认的呵，便拿他见老爷去，自有发落。（做摇鼓科）（卜儿上，云）老身王月英的母亲便是。夜来有我女孩儿因与梅香看花灯耍去，失落了一只绣鞋儿，无处寻觅。我恰才去亲戚家吃筵席回来，远远的看见一个货郎儿，担上挂着一只绣鞋，好似俺女孩儿的，待我试问他咱。（做见科，云）哥哥，你这只绣鞋儿是那里来的？（张千云）老人家，我因看花灯去拾的。你问他怎么？（卜儿云）哥哥不知，我女孩儿因看花灯掉了这只绣鞋儿，你回与我罢。（张千云）你老人家再仔细看着，是也不是？（卜儿云）哥哥，是我女孩儿的。（张千做扯住卜儿

科，云)好呀，这只绣鞋儿不打紧，干连着一个人的性命，我拿着你见官去来！这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同下)(正旦同梅香上，云)妾身王月英。夜来相国寺赴期，那秀才醉倒在地，误了期约，我留下一个手帕一只绣鞋为表记，不知他醒了时怎生悔恨。今日母亲去亲戚家吃筵席去了，我想那秀才好是无缘也呵！(唱)

【中吕】【粉蝶儿】 云鬓堆鸦，敛双眉不堪妆画，有甚事愁绪交加？我这里昼忘餐，夜废寝，把咱牵挂。想昨宵短命冤家，引的人放心不下。

(梅香云)姐姐，想那秀才好没福也。姐姐为他费了多少心，干走了我们这半夜哩。(正旦云)怎么这一会儿有些心绪不宁？梅香，待我少将息咱。(张千上，云)自家张千的便是。适才拿得王婆婆到官去，如今又着我勾他女孩儿王月英，只索再走一遭。王月英在家么？(梅香云)姐姐，门首有人唤你哩。(正旦云)梅香，你看去，这是甚么人？(梅香云)是那开封府的公人，好生凶狠哩。(正旦云)这事可怎了也。(唱)

【醉春风】 我只道开封府要勾谁，元来题着王月英单唤咱。(张千做入见科，云)兀那王月英，有人

告着你哩！（正旦唱）你没来由揣与我个罪名儿，敢不是耍、耍。（张千喝科，云）噹！（正旦唱）我恰待东掩西遮，他早则生嗔发怒，不由人不胆慌心怕。

（云）哥哥，你莫不错拿了我么？（张千云）上司着我勾拿王月英，怎么错勾了？（正旦云）我这王月英曾犯甚么罪来？（唱）

【迎仙客】 我须是王月英，又不是泼烟花，又不是风尘卖酒家。有甚么败了风化，有甚么差了礼法。公然便把人勾拿？哥哥也，你休将这女孩儿相惊唬。

（张千云）王月英，快跟我去来。（正旦云）哎呀，可着谁救我也！（同张千下）（包待制上，云）着张千勾王月英去了，这早晚怎生还不见来？（张千拿正旦入，跪科，云）禀爷，这就是不见了绣鞋儿的王月英。（包待制云）你便是王月英么？（正旦云）妾身是王月英。（包待制云）你多大年纪？曾有婚配来么？（正旦云）告爷爷可怜见，试听我王月英说一遍咱。（唱）

【红绣鞋】 俺年纪小未曾招嫁，（包待制云）你在那里住坐？（正旦唱）从小里长在京华，（包待制云）你家做甚营生买卖？（正旦唱）祖辈儿卖脂粉作生涯。

(包待制云)你有兄弟也无?(正旦唱)叹只身无兄弟，
(包待制云)你有父亲么?(正旦唱)更老亲早亡化，(包待制云)你是何门户?(正旦唱)本是个守农庄百姓家。

(包待制云)你既是个女子，怎生不守闺门之训，这绣鞋儿却揣在郭华怀中?有何理论，从实招来，休讨打吃。(正旦唱)

【石榴花】 相公你怀揣着明镜掌刑罚，断王事不曾差。我本是深宅大院好人家，说甚郭华?(包待制云)胡说!你道不认的郭华，这绣鞋儿是飞在他怀里的?(正旦做慌科，唱)郭华因咱，唬的我兢兢战战寒毛乍。(包待制云)眼见得这绣鞋是与他做标记了。(正旦唱)见相公语话儿兜搭，(包待制云)你还不招，只这绣鞋儿便是真赃正犯了。(正旦唱)你道是真赃正犯难干罢，平白地揣与我个祸根芽。

(包待制云)你快实说，你这一只绣鞋儿怎生得到郭华怀里来?(正旦做沉吟科，云)嗨!这事可着我说不个甚的?(唱)

【斗鹌鹑】 又不曾锦被里情浓，原来是绣鞋儿事发。(包待制云)可知是你的鞋儿。张千，唤他母亲

出来对证。(张千云)王婆婆，老爷呼唤。(卜儿上，见正旦哭科，云)孩儿，此一件事你做下了也。(正旦唱)见母亲哭哭啼啼，却教我羞羞答答。(卜儿云)孩儿，这绣鞋因甚在那秀才怀里来？(正旦唱)则管里将那缘由审问咱，我则索无言指落花。本待要寄信传情，却做了违条犯法。

(包待制云)你还不实说！左右，选大棒子打着者。
(正旦云)爷爷可怜见！待我王月英供来。(唱)

【上小楼】 我金莲步狭，常只在罗裙底下。为贪着一轮皓月，万盏花灯，九街车马。更漏深，田地滑，游人稠杂，鳌山畔把他来撇下。

(包待制云)这女子巧言令色，不打不招。左右与我打呀！(张千做打科，云)你招了者，招了者！(正旦唱)

【满庭芳】 哎！你个官人休怒发，又不曾偎香倚玉，殢柳亭花。这绣鞋儿只为人挨匝，知他是失落谁家？(包待制云)既是你的鞋儿，快招了罢。枉自吃打！也免不得你的罪哩。(正旦唱)相公道招了呵不须责打，弓兵每他又更乱捉胡拿。(叹云)罢！罢！(唱)没

奈何招了罢，我则索从头儿认下，禁不的这吊拷与绷扒。

（包待制云）你也招了么？（正旦云）招便招了，只望爷爷与我王月英做主咱。（包待制云）只要你招的明白，我与你做主。（正旦云）当此一夜，还有个香罗帕，同这绣鞋儿，都揣在那秀才怀中，见的我留情与他的意思，岂知倒害了他性命。好可怜人也！（唱）

【十二月】 尚不见留情手帕，却教我受罪南衙。（包待制云）哦，元来还有个香罗帕儿。你是未嫁的闺女，可也不该做这等勾当。（正旦唱）本待望同衾共枕，倒做了带锁披枷。这一场风流话靶，也是个欢喜冤家。

（包待制云）这两件东西，却也不该就害了他性命。（正旦唱）

【尧民歌】 呀，都只为武陵仙子泛桃花，可教我一灵儿身死野人家。只落的潇潇洒洒伴残霞，杳杳冥冥卧黄沙。差也波差，当初怨恨咱，常言道色胆天来大。

（包待制云）既是这等，张千，将这王月英押去相

国寺观音殿内，看着尸首，寻那香罗帕去。若有了呵，我自有个处治。小心在意，疾去早来。（张千云）理会的。（做押正旦行科）（卜儿云）孩儿也，你小小年纪，犯下这等的罪过，兀的不痛杀我也！（正旦云）母亲，是你孩儿做的不是了也！（唱）

【煞尾】 娘呵你年纪过五旬，抬举的孩儿青春恰二八。不争葫芦提斩首在云阳下，把我这养育的娘亲痛哭杀。（同张千下）

（卜儿云）孩儿去了也，我如今收拾些茶饭，相国寺内看孩儿去来。（下）（包待制云）张千押的那女子去了，待他回话，必有分晓。左右，打鼓退衙者。（诗云）从来三尺贵持平，莫把愚民苦用刑。人命关天非细事，举头岂可没神明。（同下）

第四折

（杂当做抬郭华上科）（张千同正旦上，云）上命官差，事不由己。自家张千是也，奉老爷的言语，押着王月英到相国寺里去。王月英，你是好人家儿女，怎做这等的勾当？快行动些！（正旦云）王月英，谁想有这一场祸事也呵！（唱）

【双调】【新水令】 痛伤情望的我眼睛穿，咱两个得成双死而无怨。虽然是相期灯月底，又不曾取乐枕屏边。如今你命掩黄泉，这阴司下怎分辩？

（张千云）这是你自做的差了，还要分辩甚么那！（正旦唱）

【驻马听】 有口难言，月里嫦娥爱少年。恩多成怨，你莫是酒中得道遇神仙？抵多少笙歌引至画堂前，鸳鸯深锁黄金殿。空教我恨绵绵，当初悔不休相见。

（正旦云）天那！我当初寄诗之意，岂谓有此。（唱）

【殿前欢】 本是个好姻缘，（张千云）你是个闺女，也不合和他私通。（正旦唱）好姻缘翻做了恶姻缘。（张千云）那秀才难道不等你就睡着了？（正旦唱）则为他贪杯醉倒观音院，（张千云）他醉便醉，也不至死。（正旦唱）却教我负屈衔冤。划地花中宿酒里眠，遂不了今生愿，后世里为姻眷。（张千云）你和他还想做夫妇哩！（正旦唱）怎能勾夫妻结发，依旧得人月团圆。

（张千云）可早来到相国寺观音殿了也。兀那女子，你进去。这的是郭华的尸首，寻你那手帕咱。（正旦做入殿见郭华，怕科）（张千云）你怕甚么？看那手帕在那里？（正旦做看科，云）哥哥，你看那秀才口边露着个手帕角儿哩。（张千云）真个是，你扯将出来看。（正旦做取手帕科，唱）

【沽美酒】 只道你咽不下相思这口涎，原来是手帕在喉咽。苦痛声声哭少年，猛听的微微气喘，越教我搵不住泪涟涟。

（郭华做欠身科）（正旦云）秀才，你休唬杀我也。（唱）

【太平令】 唬的我手脚儿惊惊战战，鬼魂灵怎敢胡缠。(郭华做见旦科，云)小娘子，我和你相见，知道是睡里梦里?(做起身搂，正旦摔开科，唱)断不了轻狂寒贱，还只待痴迷留恋。我这里跃然，向前，谢天，呀!险些的在云阳推转!

(郭华云)原来是小娘子在此救我。小娘子，你为甚么来?(正旦云)惭愧。张千哥哥，那秀才活了也!(张千云)既然秀才活了，俺一同见老爷去来。(同下)

(包待制上，云)老夫包待制。今为郭华身死未见下落，如今坐起晚衙，专等张千回话。这早晚一行人敢待来也。(张千同正旦、郭华、卜儿上，做跪科，云)稟爷，小的同那王月英到寺中寻手帕去，不期这秀才口边露出手帕角儿，被那王月英扯将出来，这秀才便活了。如今都拿来见爷，听凭发落。(包待制云)兀那秀才，你说你那词因来。(郭华云)小生西京人氏，因应举不第，去买胭脂，遇见这小娘子，在于胭脂铺内。四目相视，甚有顾盼之意，争奈他母亲在堂，难以相约。不意小娘子暗着梅香，将一首诗约小生元夜到相国寺赴期。小生因酒醉睡着了，小娘子后至，呼唤不醒，诚恐失信，将绣花鞋一只，香罗帕一方，揣在小生怀内，含羞回去。小生醒来，悔之不及，吞帕于腹，堵住口中之气而死，今日已经七日光景。恰才

王月英同大人差的公人，看见小生口角微露手帕，因而扯将出来，小生遂得还魂。只望大人可怜见，并不干王月英之事，委实小生自行残害。乞大人做主咱！（包待制云）王月英，你说你那词因来。（正旦云）那秀才已都招了，我王月英说个甚的？（唱）

【川拨棹】 你怀揣着似轩辕、似轩辕明镜，他如今诉说根源。两下当年，都则为一点情牵。我王月英有甚言，任恩官怎发遣。

（包待制云）那郭秀才到你铺里买胭脂，你曾接受他多少钱哩？（正旦唱）

【七弟兄】 则他这解元，使钱，早使过了偌多千。（包待制云）他是个读书人，买你胭脂做甚么？（正旦唱）奈胭脂不上书生面，都将来撒在洛河边，恰便似天台流出桃花片。

（包待制云）元来你家接了他许多钱，也当的财礼过了。那王氏上来。（卜儿跪上科）（包待制云）兀那老妇人，你的女儿背地通书约人私合，本等该问罪的。如今那秀才幸得不死，你可肯将女孩儿嫁那秀才么？（卜儿云）爷爷问我女孩儿，肯便嫁了他罢。（正旦唱）

【梅花酒】 呀！俺娘亲敢自专，俺娘亲敢自专。待择取英贤，匹配婵娟，断送他的衰年。问甚么鸾胶续断弦，巴不得顺水便推船。呀！谢恩官肯见怜，休拗折并头莲，莫掐杀双飞燕。

（包待制云）既如此，你一行人听老夫下断。（词云）你二人本有那宿世姻缘，约元宵相会在佛殿之前。怎知道为酒醉一时沉睡，不能勾叙欢情共枕同眠。将罗帕和绣鞋留为表记，到的来酒醒后悔恨难言。那秀才吞手帕气噎而死，有琴童来告状叫屈声冤。我老夫秉公道当堂勘问，将和尚赶出去并没干连。押月英到寺内认他尸首，幸喜得神明护早已生全。今日个开封府判断明白，合着你夫和妇永远团圆。（正旦同众拜谢科，唱）

【收江南】 呀！也不枉了一春常费买花钱，谁承望包龙图到与我递丝鞭，赢的个洛阳儿女笑喧阗。都道这风情不浅，准备着今生重结再生缘。

题 目 郭秀才沉醉误佳期

正 名 王月英元夜留鞋记

神奴儿大闹开封府

第一折

（冲末扮李德义同搽旦王腊梅上）（李德义云）小可汴梁人氏，嫡亲的五口儿家属。哥哥李德仁，小生李德义，嫂嫂陈氏，浑家王氏，小字腊梅。我根前无出，哥哥有个孩儿，唤做神奴儿。俺两房头则觑着那孩儿。这个家私，都是哥哥、嫂嫂掌把着。他十分操心，我与二嫂吃着现成衣饭，好不快活也。（搽旦云）李二，如今伯伯、伯娘说，你每日则是贪酒，不理家计。又说俺两口儿积攒私房，你又多在外少在家，一应厨头灶脑，都是我照觑。俺伯娘房门也不出，何等自在。俺两口儿穿的都是旧衣旧袄，他每将那好绫罗绢帛，整匹价拿出来做衣服穿。你依着我言语，将这家私分开了，俺两口儿另住，可不还快活那。（李德义云）二嫂，你坚意要我分另了。俺是敕赐义门李家，

三辈儿不曾分另，教我怎么对哥哥说？二嫂再寻思咱。
(搽旦云)我那里受的这等气！李二你多吃上几碗酒，假妆个醉，到那里则依着我说，定要分开这家私便了。
(李德义云)既然你主意要分开这家私，罢、罢、罢，到那里我则依着你便是。咱和你见哥哥去来。(同下)
(正末扮李德仁同大旦陈氏上)(正末云)自家姓李，双名德仁，浑家陈氏，所生一子。当孩儿生时，是个赛神的日子，就唤孩儿做神奴儿，今年十岁也。我有个兄弟是李德义，娶的王氏。则我那兄弟媳妇儿，有些乖劣。他妯娌不和，他常是闹。自祖父以来，俺家三辈儿不曾分另，敕赐义门李家。大嫂，俺兄弟媳妇口强，你让他些儿，看俺父母的面皮。(大旦云)你说的是，我怎么也与他一般的见识？(正末唱)

【仙吕】【点绛唇】我可也自小心直，使钱不会，学经纪。但能勾无是无非，便休说黄金贵。

【混江龙】想为人一世，如今这有钱的谁肯使呆痴？昨日个眉清目秀，今日个便腰屈头低。窗外日光弹指过，席前花影座间移。(云)大嫂，这早晚怎生不见孩儿下学来？(大旦云)孩儿这早晚敢待来也。(僮儿上，云)自家神奴儿便是。下学家中吃饭去。奶奶，我来家了也。(僮儿做哭，见科)(大旦云)孩儿，你来了也，却为甚么啼哭？(僮儿云)奶奶，一般学生每，

都笑话我无花花袄子穿哩。（正末唱）见孩儿撒旖旎，放娇痴，心闹吵，眼乜嬉，打阿老，痛伤悲。我把这手帕儿搵了腮边泪，省可里着嗔着恼，你休那等自跌自推。

（云）大嫂，拣个有颜色的段子，与孩儿做领上盖穿。（李德义同搽旦上）（李德义云）来到哥哥门首也。二嫂，俺是共乳同胞的亲兄弟。如今过去呵，着我怎么说的出来？（搽旦云）李二，你只推醉哩，依着我便是。咱过去来（同见科）（李德义云）哥哥，我唱喏哩。嫂嫂，唱喏哩。（正末云）呀，兄弟来了也。你不醉了也！（李德义云）哥哥，这个妇人我与他唱喏，他怎么不还我的礼？好生不贤慧那。（大旦云）我还叔叔礼来。（搽旦云）我拜你，你不还我礼也罢。李二是您叔，嫂看父母面皮，也该还李二的礼。李二，还不和他闹哩。（李德义做打儻儿科，云）这小弟子孩儿，怎生不叫我？（正末云）兄弟，是嫂嫂不是了，看我的面皮咱。（唱）

【油葫芦】 你但有酒后便特故里来俺这里，兄弟你可也撒滞滯。（二末云）哥哥，你兄弟心中烦恼，你可知道也？（正末唱）兄弟你心中烦恼我争知？（二末云）我敬意的探望哥哥来，倒受这等的气？（正末唱）你一番价探望哥哥吃的来醺醺醉，你一番价见嫂嫂常只

是冲冲气。（搵旦做打调科，云）李二，你来我和你说。如今你那哥哥，还则是向着嫂嫂。你依着我，分开这家私者。（正末唱）你没来由寻唱叫，你可便因甚的？浑家你便见他来则合先施礼，（带云）兄弟，是你嫂嫂不是了也。（唱）今日个您嫂嫂是还礼的迟。

（搵旦云）李二，你不说呵，等到几时？（李德义云）二嫂，你坚心要分另，我和哥哥是一母所生的亲弟兄，怎么开口？（搵旦怒云）你还不说哩。（李德义云）你恼怎的？我则依着你。（李德义做见大末科，云）哥哥，便好道：“老米饭捏杀也不成团”，咱可也难在一处住了。似这般炒闹，不如把家私分开了罢。（正末云）兄弟，你差了也。便是你嫂嫂都不是了呵，也还放着我哩。（唱）

【天下乐】 你便有那万件事也合看着我的面皮，你可便情也波知，谁敢道是欺负你，我见他嗔忿忿怒从心上起。（搵旦云）李二，今日好歹要分了这家私罢。（李德义云）哥哥，你向着嫂嫂，弟兄上无一些儿情分。你则守着这不贤慧的嫂子住，分开了这家私罢。（正末云）兄弟，你恰才入门来，说你嫂嫂不曾还你的礼，如今可要分家私。（唱）你打破盆则论盆，休的要缠麻头续麻尾，（大旦云）既然小叔和婶子要分开这家私

呵，依着他分开了罢。（正末云）噤声！（唱）连你也迎风儿簸簸箕。

（搽旦云）李二，好共歹今日务要把家私分另了罢。（正末云）兄弟，不争分另了这家私，不违悖了父母的遗言？这家私断然分不的。（搽旦云）李二，不要信他，好共歹今日务要把家私分另了罢。（正末唱）

【那吒令】 你哥哥劝你，休烦天恼地；大嫂你靠这壁，休推天抢地；孩儿这里耍哩，休啼天哭地。（带云）李大员外、二员外，（唱）俺须是亲手足，您须是亲妯娌，有甚么话不投机。

（搽旦云）伯伯，我这等受气，你那里知道？（正末唱）

【鹊踏枝】 丈夫的失了尊卑，媳妇儿不贤慧。他两个一上一下，直留支刺，唱叫扬疾。（搽旦叫科，云）天哟，欺负俺两口儿也！（正末云）噤声！（唱）那里也赵礼让肥，你可甚家有贤妻。

（带云）兄弟，凡百事看着你哥哥的面皮咱。（唱）

【寄生草】 我和你须是亲兄弟，又不是厮认义。你今日不相识的故意为相识，你可便不亲的结托为亲戚。兄弟也，你可怎生全不知尽让您这哥哥意？(搽旦云)俺倒不言语，他倒说长道短的。李二，你还不打他哩。(正末唱)你这般揎拳捋袖为因何？枉惹的街坊每耻笑，着亲邻每议。

(搽旦云)李二，他坚意不分家私，你着他弃一壁儿就一壁儿。(李德义云)怎生是弃一壁儿就一壁儿？(搽旦云)他说道祖先三辈儿不曾分另这家私，怕违了父母的遗言。不分便也罢。都是那嫂嫂搬调的您弟兄每不和，你如今着他休弃了嫂嫂，我便不分这家私。这的是弃一壁儿就一壁儿。(李德义云)他是哥哥的儿女夫妻，又无罪犯，怎生着休了他？(搽旦打李德义科，云)我有主意，你则依着我者。(李德义云)也罢，我依着你。哥哥，实不相瞒，这家私三辈儿不曾分另，是父母遗留的言语，俺怎敢违拗。这个也罢。俺家中不和，都是嫂嫂不贤慧。你如今休弃了嫂嫂，我便不分这家私；你若舍不的嫂嫂，便分另了这家私。哥哥你心下如何？(正末云)兄弟也，俺是敕赐义门李家，祖传三辈儿，不曾分另这家私。你要我休了嫂嫂，可也容易，争奈纸墨笔砚俱无。(李德义云)二嫂，咱哥哥说无纸笔。(搽旦云)我这里有剪鞋样儿的纸，描

花儿的笔，都预备下了。(李德义云)哥哥，纸墨笔砚都有了也。(正末云)兄弟也，我选个好日子休你嫂嫂。(搽旦云)子丑寅卯，今日正好。则今日是大好日辰，写了罢，写了罢。(正末云)将来、将来。大嫂也，则被你带累杀我也!(大旦云)员外，我又无罪过，你如何休弃了我?(李德义云)哥哥，你写的是着，再不要改移了也。(正末唱)

【后庭花】 您哥哥为人无改移，我这里便要写待写着个甚的?(李德义云)你若无兄弟情呵，留着这妇人罢。(正末唱)不争我便恋着他恩义，怎肯着我弟兄每分在两下里。(搽旦云)李二，你看你哥哥口里便强，手里可不肯写那休书哩。(李德义云)哥哥，不必作难，你写了休书罢。(正末唱)兄弟你莫嫌迟，你与我疾忙研墨，我手擎着纸共笔，索将他来便舍弃。则消的我别主媒，再寻一个年少的。

(李德义云)哥哥，你既是割舍不的嫂嫂，倒休了你兄弟罢。(正末唱)

【柳叶儿】 在那里别寻一个同胞兄弟，媳妇儿是墙上泥皮，可不说相随百步尚有徘徊意。(大旦云)员外，咱是儿女夫妻，你怎下的休了我也?(正末唱)

我须索依着他那主意，疾忙的休离，大嫂也，你便休题道儿女夫妻。

（云）兄弟也，父母遗留的言语你不听，今日要分另了家私。死于九泉，有何颜见亡父母之面。兀的不气杀我也！（正末气倒科）（大旦哭科，云）员外，精细着，精细着！（李德义云）哥哥，精细着！可怎生是了？（正末作醒科）（唱）

【赚煞尾】 你常存着见官的心，准备着告人的意。则你那状本儿如瓶注水，俺亲弟兄看成做了五眼鸡。（搽旦云）俺若欺负你，头上有天哩。（正末唱）你也须索念着好门风祖亡留遗，今日为他谁觅闹寻非，却不道湛湛青天不可欺。你就那般瞒心昧已，就这般生忿忤逆，（云）人间私语，天闻若雷，休言不报也。（唱）敢只争来早与来迟。（作气死下）

（大旦云）谁想把员外气杀了也。员外，则被你痛杀我也！（同僮儿哭科，下）（李德义云）谁想哥哥一口气气死了，丢下你兄弟一个，可怎生是了也！（搽旦云）李二休啼哭，你哥哥已死了也。着嫂嫂领着神奴儿另住守寡。泼天也似家私，都是俺两口儿的。（李德义云）说的是。二嫂，哥哥亡逝已过，则等他埋葬

了，这家私都是我的。二嫂，今日称了你的心愿也。
(诗云)苦为分居事不公，弟兄情义一场空。堪怜兄长
今朝丧，则除是南柯梦里再相逢。(下)

楔子

（大旦领僮儿上，诗云）天下人烦恼，都在我心头。自从员外亡化过了，可早断七也。家里别无得力的人，则有一个老院公，家私里外，多亏了他。我根前只靠的这个神奴儿。孩儿也，你休门前耍去。（僮儿云）奶奶，我要街上耍去哩。（大旦云）孩儿也，无人领你去。（僮儿云）着老院公领我去。（大旦云）你唤将老院公来。（僮儿云）院公，俺奶奶唤你哩。（正末扮院公上，云）老汉是这李员外的老院公便是。自从老员外身亡之后，嫂嫂与神奴孩儿另住。见老汉年纪高大，做不的重生活，着我每日看管神奴儿小哥哥。恰才嫂嫂呼唤，不知有何事，须索走一遭去。（见科，云）嫂嫂。唤老汉有何事？（大旦云）院公，孩儿要街上耍去，你领将他去，你便领将他来。（正末云）嫂嫂但放心，老汉手里领将哥哥去，我手里还领将哥哥来。（大旦云）院公，你小心在意，休着我忧心也。（下）（正末云）哥哥，你跟老汉长街市上闲耍去来。（同僮儿做耍科，云）哥哥耍的勾了，则怕嫂嫂家中盼望，俺与你还家去来。（僮儿哭科，云）老院公，我

要傀儡儿耍子。(正末云)哥哥休啼哭，我买将来便了。哥哥你只在这桥边站着，等我与你买去咱。(唱)

【仙吕】【赏花时】 我将这傀儡儿杆头疾去买，哥哥你莫得胡行休动侧，兀良我刚转过那条街。休着你娘忧心儿等待，我与你大走去可兀的买将来。(下)

(李德义做醉科，上，云)弟兄每休怪，改日还席。(僮儿做叫科，云)兀的不是叔叔？叔叔！(李德义云)是谁唤我哩？(僮儿云)叔叔，是神奴儿叫你哩。(李德义云)兀的不是神奴儿，你在这里做甚么？(僮儿云)老院公领将来，我要个傀儡儿耍，老院公替我买去了，着我这里等他哩。(李德义云)这个老弟子孩儿，我两房头，则觑着神奴一个。倘若马过来踏着孩儿呵，可怎了也！孩儿也，我和你家去来。(僮儿云)我不去，婶子利害。(李德义云)不妨事，放着我哩。我和你家去来。(李德义做抱僮儿科)(净扮何正冲上，做撞李德义科，云)哥哥休怪，是在下不是了也。(李德义做骂科，云)村弟子孩儿，你眼瞎？撞了我打是么不紧。我两房头则觑着这个神奴孩儿，就如珍珠一般，倘若有些好歹怎了？你是个驴前马后的人。兀那厮，你不认的我？我是义门李家，我是李二员外。你知道我那住处么？下的州桥往南去，红油板搭高槐树，那

个便是我家里。(何正云)我非私来乍到，我接包待制大人去哩。(李德义云)你那包待制管的我着?(何正云)噤声!我把你个村弟子孩儿，我不误间撞着你，我陪口相告，做小伏低。你骂我做驴前马后，数伤我父母；我道接包待制大人去，你道包待制敢怎的我?儿也，你便是李二员外，这个小的，是神奴孩儿。你那住处下的州桥往南行，红油板搭高槐树。你常跨着吉地而行。你若犯在我那衙门中，该谁当直，马粪里污的杖子，一下起你一层皮。李二，咱两个休轴头儿厮抹着。(下)(李德义抱孺儿云)我儿，抱着你家去来。(下)

第二折

(搽旦上，云)自家李二嫂便是。自从伯伯亡过已后，那嫂嫂领着神奴儿另住。如今止有神奴儿那小厮，还不称我的意。我一心则待要所算了那小厮，家私便都是我两口儿的。(李德义抱僮儿上、醉科，云)二嫂开门来。(搽旦云)李二回来了，我开开这门。(李德义云)二嫂我醉了也。我抱的神奴儿来，你好看孩儿，卖些好果子儿好烧饼儿与他吃，休惊吓着他。我且歇息去。(李德义做睡科)(搽旦云)李二，你兀的又不醉了也!我知道，你睡去。我如今得做就做，趁他睡去，便将他勒死了。等他酒醒时，我自有主意。(做拿绳子勒僮儿科，云)你往黄泉做鬼去，休要怨我。(僮儿做慌、哭科，云)婶子，我和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婶子你好狠也!怎下的勒杀我也?(搽旦做勒死僮儿科，云)将这小厮勒杀了也，看李二醒来说甚么?(李德义做醒科，云)好酒也!我醉则醉，心上可明白。我记得抱将神奴儿家来，可怎么不见他?二嫂，神奴孩儿在那里?(搽旦云)神奴儿在那里睡哩，你去看去。(李德义做看僮儿科，云)你这个不贤慧的妇人，

怎下的着孩儿在冷地上睡着？孩儿在这床上睡可不好？你这妇人，怎生这等不贤慧？（做起身看科，云）我儿，你起身来床上睡去。（做再看科，云）哎哟！二嫂，你好狠也！两房头则看着神奴儿一个，你怎么下的将他勒死了。若是嫂嫂要神奴儿，教我把个甚的还他？这场官司，少不的要打。我和你见官去来！（搽旦云）呸！是你抱将来，着我勒杀了他。你是夫主，你主的事，我不依你！我和你见官去，到那里你说一句，我说两句，你说两句，我说十句，我务要对在你身上。我就和你见官去。（李德义云）他倒赖在我身上，似此怎了？（搽旦云）这也容易，你抱将他来，别人又不知道。我和你把这小厮埋在阴沟里。（李德义云）埋在阴沟里，这上面可不显出来？（搽旦云）着石板盖上，再垫上些土儿，踹一踹，便有谁知道？（做埋孺儿科，云）填上些土，泼上些水。哎哟！整累了我一日，可不是个干净。若不是我靠着您，那有这个见识。（李德义云）二嫂，你好狠也！则怕嫂嫂来呵，你自去支吾他。（搽旦云）眼见的的神奴儿勒杀了也，家私都是我的。天那！我有这一片好心，天也与我半碗儿饭吃。（同下）（正末上，云）老汉买傀儡儿回来，不见小哥，不知往那里去了？嫂嫂问呵，着我说甚么的是？我索寻去咱。神奴儿哥哥，那里去了也！（唱）

【南吕】【一枝花】 一合儿使碎我心，半霎儿忧成我病。几条街穿着走，则我这两条腿打折般疼。好着我胆战心惊，急攘攘空侥幸，哎，你个小冤家可也是怎生？我恰才把着手街上闲行，（带云）哥哥要傀儡儿，我去买。（唱）怎生转回头就不知个踪影？

【梁州第七】 你莫不大街上逢着甚么驴马？你莫不小巷里撞着甚么车乘？则我这好言好语无心听。我将你来厮将厮领，同坐同行。眼睛儿般照觑，气命儿般看承。他行坐里陪着一个笑脸儿相迎，待飞腾则恨我肋下没稍翎。教我便来来去去脚似撻梭，我可便笃笃末末身如这翻饼，哎哟天那！好教我便慌慌速速手似捞铃。（云）想必哥哥等不得，回家去了。我且到家中看咱。（大旦上，云）院公你来了也。（正末慌科）（唱）则听的，叫咱一声。水浇般不由我浑身冷，我待悔来教我悔不定。（大旦云）神奴孩儿在那里？（正末唱）告嫂嫂休忙且暂停，（大旦云，做哭科）（正末唱）省可里两泪如倾。

（大旦云）院公，怎生不见神奴孩儿？（正末云）嫂嫂，我说则说，你则休烦恼。我和哥哥街上闲耍，哥哥要一个傀儡儿，老汉道你则在这里等着。老汉买傀儡儿去了，急回来不见了哥哥也。（大旦云）不见了孩儿，可怎了也？（正末云）嫂嫂，你休烦恼，老汉和嫂

嫂寻哥哥去。天也早哩！我倒拽上这门，咱寻将去来。
(唱)

【四块玉】 一壁厢说与厢长，一壁厢报与坊正，恨不的翻过那物穰人稠卧牛城，(做叫云)街衢巷陌，张三李四，赵大王二。(唱)你若见的可便也合通个名姓。不见了小舍人，可教俺也便待怎生？(带云)两房头则觑着哥哥一个哩。(唱)呆老子也我只索与他偿命。

(大旦云)院公，俺两房头则觑着孩儿一个。怎生了也？(正末云)嫂嫂，街上没有，则怕一般小弟兄每送哥哥来家，也不见的。(同做回科)(大旦云)我开开这门，点上灯。院公，我问你咱，你敢打孩儿来？孩儿害怕也敢躲了你，因此上寻不见孩儿。(正末云)嫂嫂你放心，老汉在门首觑着神奴儿哥哥咱。(唱)

【隔尾】 我将你怀儿中撮哺似心肝儿般敬，眼前觑当似在手掌儿上擎。(带云)神奴儿哥哥。(唱)我叫道有二千声神奴儿，将你来叫不应。为你呵走折我这腿脰，俺嫂嫂哭破那双眼睛。我这里静坐到天明，将一个业冤来等。

（正末做睡科）（僮儿扮魂子上，云）自家神奴儿是也。老院公领着我街上耍，我要一个傀儡儿耍，老院公替我买去了，我在州桥上等着他。不想遇着俺叔叔，抱将俺家去，俺婶子将绳子勒杀我，埋在阴沟里石板底下压着哩。恐怕老院公不知，我去托一梦与他咱。来到也。老院公，开门来，开门来。（正末云）哎哟！哥哥来了也，哥哥家里来。（唱）

【牧羊关】 我则迫走的你身子困，又嫌这铺卧冷，我与你种着火停着残灯。怕你害渴时有柿子和梨儿，害饥时有软肉也那薄饼。我将你寻到有三千遍，叫道有二千声。怎这般死没堆在灯前立？（带云）小爹爹，家里来波。（唱）你可怎生悄声儿在门外听？

（带云）神奴儿哥哥家里来，是老汉的不是了也。
（僮儿哭科）（正末唱）

【骂玉郎】 我这里连忙把手多多定，（僮儿哭科）（正末唱）他那里越撇拗放蒙挣，则管里啼天哭地相刁蹬。哎，你个小丑生，世不曾，有这般自由性。

【感皇恩】 呀，他那里暗气吞声，侧立傍行。则管里哭啼啼，悲切切，不住泪盈盈。往常时似羊儿般软善，端的似耍马儿般胡伶。（僮儿做哭科，云）

老院公，你聒噪甚么？(正末唱)你道我闲聒噪，他那里撒滞滯，不惺惺。

(云)哥哥，谁欺负你来？(僮儿云)老院公，自从你替我买傀儡儿去了，我在那州桥上等你。却遇着俺叔叔，抱的俺家去。俺婶子将绳子勒杀我，埋在阴沟里面石板底下压着。老院公，你与俺做主咱。(正末惊科)(唱)

【采茶歌】 听的他说真情，兀的不吓掉了我的魂灵，天那！急的我战笃速不敢便募入门。将我这睡眼朦胧呼唤醒，我只见他左来右去不消停。

(僮儿推正末科，云)老院公，你休推睡里梦里。(下)(正末做醒科，云)兀的不唬杀我也！原来是一梦。嫂嫂，哥哥来了也。(大旦云)哥哥来了也，哥哥在那里？(正末云)老汉说则说，嫂嫂你休烦恼。老汉在门首，身子困倦，不想睡着了，梦见神奴儿哥哥。他说有叔叔抱他家去，被李二嫂将他勒死了，埋在水沟里面石板底下。哥哥道委实死的苦也。(大旦做哭倒科)(正末做扶大旦科，云)嫂嫂苏醒着！天色明了也，俺到李二家寻去来。(大旦做醒科，云)哎哟！神奴儿，兀的不痛杀我也！(正末唱)

【黄钟尾】 我这里潜踪蹑足临芳径，我与你破步撩衣近小亭。见孩儿，世不曾，不由我，不悲哽，天色寒，风力冷，夜迢迢，星耿耿，忽的阴，忽的晴。我则道神奴儿在曲槛闲行，（带云）兀的不是哥哥来了也。（唱）哎！却原来是云破月来花弄影。（同下）

第三折

（李德义同搽旦上）（李德义云）自家李二的便是。二嫂，你好下的手也！自从你搬调的我要分另了家私，将我哥哥气杀了，一应家私，都在手里，你还不足，直把神奴儿勒杀了。儿也！痛杀我也。若是嫂嫂来寻呵，都在你身上。（搽旦云）不妨事，若来时我自有个分晓。我关上这门者。（正末同大旦上，大旦云）院公，我和你寻神奴儿去来。（正末云）嫂嫂放心，我不道的饶了李二家两口儿哩。（唱）

【中吕】【粉蝶儿】 这厮每败坏风俗，搅的俺一家儿不成活路，那吃敲才百计亏图。则他那长舌妻，杀人的贼，教我就怎生轻恕。待和他厮结着衣服，拣一个大衙门将 he 告去。

【醉春风】 他和我做杀死冤仇，我和他决无干罢处。（正末叫冤屈科）（大旦云）且休叫，休叫。（正末唱）我可便豁恶气连叫了两三声，嫂嫂也你休将这口来堵，堵。饶你这舌辩如苏秦，口强似陆贾，我看你怎生般分诉。

(云)开门来，开门来。(李德义做慌科，云)二嫂，兀的不唤门哩!可怎了也?(做开门科，云)我开开这门。(正末扯科，云)你强要家私，勒死了孩儿，更待干罢也。(李德义背云)这事怎了?我可怎生支吾他去?(搽旦云)伯娘，你来俺家有何事?(大旦云)我来寻神奴儿来。说叔叔抱将来在你家里。(搽旦云)谁曾见你那神奴儿来?他来俺家里做甚么?(正末云)神奴儿在你家里。(李德义云)这个老弟子孩儿，神奴儿做甚么到俺家里?(大旦云)是叔叔抱将孩儿来家也。(李德义云)几曾抱那孩儿?我和你问街坊每去，可谁见来?(正末唱)

【红绣鞋】你也不索硬打挣去街坊上么喝，神奴儿死尸骸只在这水沟里埋伏，(搽旦做慌科，云)谁和你说在水沟里埋着?如今在那里?在那里?(正末唱)孩儿也向那梦儿里依本画葫芦。他为甚的便慌笃速，一句句紧支吾?您正是贼儿胆底虚。

(李德义云)神奴儿委实不在俺家里。(大旦云)叔叔，是你抱将孩儿来了也。(李德义云)我抱将来，谁见证?你自寻去。(正末云)你休闹，我自寻去。(唱)

【迎仙客】又不曾下甚雨水，因甚这般湿泥

淤？(搵旦云)是泼下的恶水。(正末唱)你道是水沙儿谁人糝上土？(搵旦云)见这块儿凹，扫了些粪草土儿填上，又洒了些水儿。俺家的勾当，要你管着我？(正末唱)这石板为甚撇开？(搵旦云)天晴开水道，下雨不踏泥。我开沟来，开沟来！(正末唱)这水路因何当住？(搵旦云)雨下的紧了，怎么不漫出水来？神奴儿在那里？你自寻么？(正末唱)不索你便将我来催促，我与你便慢慢寻将去。

(云)嫂嫂，他故意的藏了尸首也。(搵旦云)李二你来。这妇人年纪小，守不的那空房，背地里有奸夫所算了他孩儿，故意的来俺这里展赖。你问他要官休也私休。(李德义云)说的是。嫂嫂你要官休也私休？(大旦云)怎么是官休？怎么是私休？(李德义云)你若是官休呵，我告到官中，三推六问，吊拷绷扒。你无故因奸气杀俺哥哥，谋害了侄儿，不怕你不招；你若是私休呵，你将那一房一卧都留下，则这般罄身儿出去，任你改嫁别人，这个便是私休。(大旦云)我肚里胆壮，怕做甚么。我情愿和你见官去。(正末云)我和你见官去来。(同下)

(净扮孤领张千上)(孤诗云)官人清似水，外郎白似面。水面打一和，糊涂做一片。小官是本处县官，今日升厅，坐起早衙。张千喝擗箱放告。(李德义、

搽旦扭大旦、正末同上)(李德义做叫科，云)冤屈也！(张千云)拿过来。(众见跪科)(孤云)你这一行人告甚么？(李德义云)相公可怜见。这个是我嫂嫂，背地里有奸夫，这老子他尽知情。气杀了我哥哥，所算了我侄儿，都是这妇人。告大人与小的做主咱。(孤云)那人命事，我那里断的？张千与我请外郎来。(张千云)令史，相公有请。(丑扮外郎上，诗云)天生清干又廉能，萧何律令不曾精。才听上司来刷卷，登时唬的肚中疼。自家姓宋名了人，表字赃皮，在这衙门里做着个令史。你道怎么唤做令史？只因官人要钱，得百姓们的使；外郎要钱，得官人的使，因此唤做令史。我正在私房里打盹，张千来请，不知有何事？(做见张千科，云)张千，你唤我做甚么？(张千云)相公请你断事哩。(外郎云)料着是告状的，又断不下来，唤我哩，我见相公去。张千，报复去，说我外郎来了也。(张千报科，云)相公，外郎来了也。(孤云)道有请。(张千云)请进去。(外郎见科，云)相公请我来有何事？(孤见外郎跪科，云)外郎，我无事也不来请你。有告人命事的，我断不下来，请你来替我断一断。(外郎云)请起来，外人看着不雅相。兀那一行人，那个是原告？(李德义云)小人李二，便是原告。(外郎做看李二科，云)哦，这厮！我那里曾见他来。哦、哦、哦，是那一日巡街去，来到他家门首，我讨个凳儿坐一坐，

他就不肯拿出来。我儿也，你今日犯到我这衙门里来。张千，与我采过来。（张千云）理会的。（李德义过银子，舒指头科）（外郎做看科，云）你那两个指头瘤？可又来，晚夕送来。你这一行人，那个是原告？那个是被告？兀那厮，你那里人氏？姓甚名谁？你告甚么？对我从实的说来。说的是也罢，说的不是，着实打呀。（李德义云）相公可怜见。这个是我嫂嫂，背地里有奸夫，这老子他尽知其情。气杀了我哥哥，所算了我侄儿，都是这妇人。告大人与小的做主咱。（外郎云）这个是人命的事。看起来这个妇人，是个不良的。张千，将这妇人采近前来。兀那妇人，你怎生气杀丈夫？勒杀亲儿？与我从实的说来。（大旦云）小妇人并不曾气杀丈夫，勒杀亲儿。（外郎云）这厮不打不招。张千，与我着实打者。（张千云）招了罢。（打科）（外郎云）将这妇人采在一壁，将那老子采近前来。（张千云）理会的。（外郎云）兀那老子，这妇人怎生气杀丈夫？勒杀亲儿？你与我从实的说来。（正末云）相公可怜见。俺嫂嫂并无奸夫。（外郎云）看起来偷寒送暖，都是你这老弟子。张千与我打着者。（张千做打科，云）快招了罢。（打科）（外郎云）兀那老子，我问你，他那丈夫无了多少时也？（正末云）相公，听老汉慢慢的说一遍咱。（唱）

【石榴花】俺哥哥死尽七不曾把灵除，（外郎云）这妇人必定有奸夫。（正末唱）俺嫂嫂可无倚靠现持服。（外郎云）怎生勒杀亲儿来？（正末唱）当日个为孩子撒拗便啼哭，（外郎云）那小厮哭，可为甚么？（正末唱）他待要长街市上耍去，（外郎云）谁领将他去来？（正末唱）只老汉和他步步相逐。（外郎云）你领他到那里去？（正末云）哥哥要傀儡耍，老汉说我买去。（唱）转回头百般的无寻处，（外郎云）你可在那里寻他来？（正末唱）绕着这前街后巷两头寻觑。（外郎云）你曾问人来么？（正末唱）撞着这个那个多曾分付，神奴儿端的见来无。

（外郎云）你也还到那里去寻他来？（正末唱）

【斗鹤鹑】绕着那土市街头，（外郎云）你寻得多早晚来？（正末唱）直走到天昏日暮。（外郎云）你可多早晚回家去？（正末唱）老汉还家时才过初更，比到来恰交二鼓。（带云）其时朦胧睡里，梦见神奴儿也曾道来。（唱）他道婶子也把咽喉紧紧的掐住，勒的他一命卒。可怜那做爷的命掩黄泉，做儿的又身归也那地府。

（外郎云）李二告这妇人，勒杀他亲儿哩。（正末

唱)

【上小楼】 李二也天生狠毒，可便的心生嫉妒。俺家里偌大的房屋，许富的家私，则觑着神奴。(外郎云)李二根前有甚么小的？(正末唱)那李二呵也无男，也无女，单则是一夫一妇，你可便着谁来抵当门户？

(外郎云)看将起来，气杀丈夫，勒杀亲儿，眼见的这神奴儿不是他那亲生嫡养的，因此上把他勒杀了。莫不是个义儿么？(正末唱)

【么篇】 做儿的不是义儿，做母的也不是义母。想着他咽苦吐甘，偎干就湿，怎生抬举。休说道十月怀耽，长立成卜，且则说三年乳哺，怎下的生割断他那子母每肠肚？

(外郎云)兀那妇人，你既是与他从小里夫妻，你怎生气杀丈夫？谋害了亲儿性命？与奸夫图谋他家私？你若不招呵，我不道的饶了你也。从实招了者。(大旦云)冤屈也。(正末唱)

【十二月】 俺嫂嫂与员外从小里媳妇，他可便

掌把着门闾。你道他将亲来所图，你道他抵盗那财物。这公事凭谁做主，都是他二嫂妆诬。

（外郎云）他若有奸夫呵，快快与我指攀出来。
（正末唱）

【尧民歌】 呀！他是个好人家平白地指着奸夫，
（外郎云）我好歹要这桩事断的明白。（正末唱）哎，你一个水晶塔官人忒胡突。便待要罗织就这文书，全不问实和虚。（外郎云）你快与我招了者。（正末唱）则管你招也波伏，外郎呵自睿付，兀良可是他做来也那不曾做？

（外郎云）我为吏一生清正，不受民财，那个不知道。（正末唱）

【耍孩儿】 你可甚平生正直无私曲？我道您纯面搅则是一盆糊。若无钱怎捱得你这登闻鼓？便做道受官厅党太尉能察雁，那里也昌平县狄梁公敢断虎。一个个都吞声儿就牢狱，一任俺冤仇似海，怎当的官法如圉。

（外郎云）这个是人命事，和他说甚么来。不打不

招，张千，将那泼妇人打着者。（张千打科，云）招了罢，招了罢。（大旦云）我并无此事，招不得。（外郎云）这厮赖肉顽皮，不打不招。张千，着实打者。（张千打科，云）招了罢，招了罢。（外郎云）兀那妇人，你招也是不招？（大旦云）我是好人家女，好人家妇，我那里受的这等拷打，我葫芦提招了罢。是我有奸夫，气杀丈夫，所算了孩儿，都是我来。（外郎云）既是招了，也不屈，你画了字。张千，将长枷来，上了长枷，下在死囚牢里去。（大旦云）天那，谁与我做主也？（正末云）嫂嫂，痛杀我也！做叔叔的图谋了家私，婶子儿勒杀了侄儿。官儿糊突，令史贪赃，等包待制大人下马呵。（唱）

【煞尾】 凭着我纸儿上写着这一一的犯由，怀儿里揣着这重重的痛苦。只待他包龙图来到南衙府，拚的个接马头一气儿叫道有二千声屈。（下）

（大旦云）天那，着谁人与我做主也？（下）（外郎云）李二，你是个原告，出去随衙听候。（李德义云）理会的。（同搽旦下）（外郎云）张千，你伏侍我一日，辛苦了，不曾吃饭。张千，你自吃饭去。如今新官下马，我待接新官去也。（下）（孤云）你看么，断事一日，饭也不曾吃。外郎和张千都去了，着一个抬抬这桌子也

好。罢、罢、罢，我自家端着这桌子罢，（做掇卓科，下）

第四折

(外郎同张千上)自家宋了人的便是。如今新官下马，有许多文书不曾攒的，如今在此攒这文书。张千，有一应闲杂人等，休放过来，若有人来打搅我，我不道的饶了你哩。(李德义上，云)自家李二的便是。闻说包待制大人下马，这文书不曾完备。我如今见令史去，可早来到也。张千哥，令史相公在那里？(张千云)正在司房里攒文书哩。一应闲杂人等，都不放过去。(李德义做拖开张千、见科，云)令史相公，我这桩事不曾了，怎生可怜见？(外郎努嘴)(张千拖李德义科，云)我说令史攒文书哩，出去，出去。(李德义做出科，云)张千哥，怎生方便？我见令史相公说一句话。(做见外郎科，云)令史相公，无多银子，只五两送相公买钟酒吃。(外郎云)张千，看茶来与二哥吃。这桩事都在我身上。二哥，你自家去。(李德义云)都在相公身上。我家去也。(下)(外郎云)张千，抬了书案，跟着我接新官去来。(同下)(正末扮包待制领张千上，云)老夫包拯是也。西延边赏军回来，到这汴梁城中。张千，摆开头踏，慢慢的行者。(张千云)理会的。

(喝科)(正末唱)

【双调】【新水令】 恰才个上西延奉诏赏三军，
这回来敢辞劳顿。乘驿马，到仪门，避不的远路风尘，
望南衙内急忙进。

(神奴儿扮魂子上，打拦路马前转科)(正末云)好大风也！别人不见，惟有老夫便见，马头前一个屈死鬼魂。兀那鬼魂，你有甚么衔冤负屈的事？跟老夫开封府里去来。(魂子旋下)(张千排衙上，云)喏，在衙人马平安，抬书案。(正末上，云)老夫升厅坐早衙者。张千，唤的当的当该司吏来。(张千云)当该司吏安在？(外郎上，云)来了。你都在司房里躲着，厅上唤哩，我答应去。(做见科，云)小的每是当该司吏。(正末云)兀那司吏，有甚么合该押的文书，将来我看。(外郎云)理会的。(外郎做递文书科，云)文书在此。(正末云)这个是甚么文卷？(外郎云)这个是在城李阿陈，因奸气杀丈夫，勒杀亲儿。前官断定了，大人判个斩字，拿出去杀坏了罢。(正末云)这一行人都有么？(外郎云)都有。(正末云)都与我唤上厅来。(外郎云)张千，把李阿陈一起都拿过来者。(张千拿李德义、大旦上科，云)当面。(外郎云)大人，则这个便是李阿陈一起。(正末云)兀那厮，说你那词因。(李德义云)我哥哥是李德仁，小的是李德义。俺嫂嫂有奸夫，

气杀俺哥哥，所算了侄儿。大人与小的每做主咱。
(正末云)谁是那李阿陈?(大旦云)小妇人便是。(正末云)兀那李阿陈，我问你咱。(唱)

【庆东原】 谁主意把你家私竞?(大旦云)是小叔叔来。(正末云)李德义你听得么?(唱)谁气的男儿命不存?(大旦云)也是小叔叔来。(正末云)李德义你听得么?(唱)却原来将亲兄气杀都是伊生忿。(李德义云)大人，不干小的事。都是我这嫂嫂，他不和六亲，气杀俺哥哥，勒杀孩儿，都是他来。(正末唱)你道他不和六亲?(李德义云)大人若不信，则问街坊邻舍便是。(正末唱)噤声!索问甚么街坊四邻?(带云)李德义，你若不招呵。(唱)一顿打敢着你死有十分。(带云)兀那李德义。(唱)我则问你状内词因，不要你将枝稍隐。

(云)这文状上有个院公，可怎生不见?(外郎云)院公下在牢中哩。(正末云)他有甚么罪过，下在死囚牢里?与我提将来者。(张千云)院公死了也。(正末云)怎么死了。(外郎云)院公生一个大刺唬癩死了也。(正末唱)

【搅箏琶】 只你这批头棍，屈打死那平民。现

如今暴骨停尸，是坐着那一款罪犯招因？小叔儿和嫂嫂干寻衅，令史每死也波钱亲，背地里揣与些金银。休想那正眼儿敢觑着原告人，我将你拔树连根。

（云）这桩事，必然暗昧。兀那李德义，你那侄儿那里去了？（李德义云）是俺嫂嫂同奸夫所算了他来。（正末云）兀那李阿陈，说你那词因。（大旦云）告大人息雷霆之怒，罢虎狼之威。小妇人与李大是儿女夫妻。当日李二要分另家私，李大便道：俺是敕赐的义门李家，三辈儿不曾分另，你如何要分另？一口气气杀俺丈夫。有神奴孩儿，要街市上耍去，院公引的孩儿到州桥左侧。孩儿要傀儡儿耍子，院公买傀儡儿去了，不期李二撞见孩儿，抱的家去，婶子将孩儿勒死了。我与院公寻去，他倒说我有奸夫，所算了孩儿。不由分诉，拖到宫中，三推六问，吊拷绷扒，屈打成招。今日投至见大人，似那拨云见日，昏镜重明。柔软莫过溪涧水，不平地上也高声。大人怀揣万古轩辕镜，照察我这衔冤负屈情。（正末云）兀那司吏，这妇人口内词因，怎生和这状子上不同那？（外郎云）大人，他都是那揭帖上学定了的，休听他说。这妇人奸夫，勒杀亲儿，都是他来。（正末云）兀那李阿陈，我再问你咱。（唱）

【雁儿落】 你莫不是李员外娶的后婚？(大旦云)俺是绹角儿夫妻，持过公婆孝服，埋殡夫主，每自的浇茶奠酒上坟哩。我家是敕赐义门李氏，怎敢辱抹家门？大人可怜见。(正末唱)他道是绹角儿成秦晋。他去那公婆行持孝服，他将亲夫主才埋殡。

【得胜令】 每日价浇茶奠酒上新坟，怎肯贪图淫欲辱家门。你道他所算了孩儿命，我道来须是他嫡母亲。想着他生身，他曾受十月怀耽孕，抬举得成人，他也曾有三年乳哺恩。

(云)你看这李阿陈口内词因，与这状子上不同，其中必然暗昧着，老夫怎生下断。中间但得一个干证的来，可也好也。(何正上，见正末跪科，云)喏！小的是何正。(正末云)你是何正，这桩事怎来？你说。(何正云)小的姓何名正，是衙门中祇候人。我则道大人唤何正哩？(正末云)你看老夫波。他是衙门中一个祇候人。老夫年纪高大，耳背了，既然不干你事，你去。(何正下)(做见李德义、颺科，云)我那里见这厮来哦，你是那李二员外。(何正做打科，云)快招！快招！(正末云)何正做甚么，将那李德义这般打也？(何正云)大人断事，小的每是祇候人，官不威牙爪威。(正末云)你看这厮胡说，下厅去。(何正又打李德义科)(正末云)你看何正那厮，好无礼也。(唱)

【沉醉东风】 他去那原告人十分觑问，眼见的那被告人九分关亲。他将李阿陈相哀悯，他去那李二行百般的施仇恨，料应来必有个缘因。我见他两次三番如丧神，早难道肋底下插柴自稳。

(云)张千， 拿下何正者。(张千云)理会的。(张千做拿何正科)(正末云) 你为甚么将这李德义来揪搦掴打?必然官报私仇。说的是万事都休。 说的不是，将铜铡先切了你那驴头。(何正云)大人息怒，听小的从头至尾慢慢的说一遍：当日大人去西延边赏军去。小的听的大人回还，忙离府地，急出衙门，远接大人前去。来到州桥左侧，带酒慌速，不误间撞了他一交。他怀里抱着个小的，叫做神奴儿。我陪言相告，做小伏低，他恼骂不绝，数伤父母。我本唬吓他一句道：我非私来乍到，迎接包待制大人去。他道：包待制便怎的我?(李德义做怕科)(何正云)我儿也， 我且饶你这一句。谁想大人升厅，唤小的何正下厅去，看见了这厮，便好道仇人相见，分外眼明，向厅前揪搦掴打，也只是报州桥左侧毁骂这场的仇恨， 别无他意。(诗云)包爷爷高抬明镜，非干我言多伤行。 见李二抱定神奴，是小人叫名何正。(正末云)兀那李二，你将的神奴儿那里去了?(李德义云)我抱了家去， 分付与妻子王氏来。(正末云)我问你咱，你娶的妇人，是儿女

夫妻，是半路里娶的？（李德义云）是半路里娶的。（正末云）何正，与我拿将那妇人来者。（何正云）理会的。（李德义云）你认的我家里么？（何正云）你不道来，下的州桥往南行，红油板搭高槐树哩。（下）（搽旦上，云）自家李二的浑家。正在家中闲坐，这一会儿有些眼跳，不知有甚么人来？（何正上，云）来到李家门首也。（做见搽旦科，云）兀那妇人，大人衙门里唤你哩。（搽旦云）我不怕你，就和你见大人去。（同见正末科）（何正云）当面。（正末云）兀那妇人，你知罪么？（搽旦云）大人，小儿犯罪，罪坐家长，干小妇人每甚么事？（正末云）这妇人也说的是。小儿犯罪，罪坐家长。你出去。（搽旦出门做打呵欠、睡科）（神奴儿扮魂子打搽旦科，云）丑弟子，你不说怎么？（搽旦慌科，云）气杀伯伯也是我来，混赖家私也是我来，勒杀侄儿也是我来，是我来，都是我。来。（何正云）你看他。（正末云）何正。（何正云）有。（正末云）为甚么这般大惊小怪的？（何正云）大人，那妇人出的衙门，搥着那手，他说：气杀伯伯也是我来，混赖家私也是我来，勒杀侄儿也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都是我！（正末云）与我拿过来。（何正做拿搽旦、见科）（正末云）兀那妇人，你说那词因。（搽旦云）我有甚么词因？小儿犯罪，罪坐家长，干我甚的事！（正末云）既无词因，不干你事，出去。（搽旦做出门打呵欠、睡科）（魂子打科）

(搽旦招科)(何正拿见正末科)(如此三科)(正末云)何正，你敢戏弄老夫么？你从实的说，说的是便罢，说的不是，我不道饶了你哩。(何正云)好是奇怪。(做沉吟科，云)哦，我知道了也。(唱)

【甜水令】好教我便烦恼恼，个撇个撇焦焦，嗔嗔忿忿，都变做了笑欣欣。我这里亲举霜毫，写道牒文，使颗印信，将着去衙门外把火烧焚。

(云)大家小家儿，有个门神户尉。何正，你将这道牒文，衙门外烧了者。(何正做接科，云)理会的。(正末诗云)老夫心下自裁划，你将金钱银纸快安排。邪魔外道当拦住，只把那屈死的冤魂放过来。(唱)

【折桂令】嘱付那开封府户尉门神，当住他那外道邪魔，放过他这屈死冤魂。(何正云)我烧了纸，一阵好大风也，(放魂子进门科)(正末云)别人不见，惟有老夫便见。(唱)见一阵旋风儿打个盘涡，足律律绕定阶痕。(云)兀那鬼魂，有甚么衔冤负屈的事？你说，我与你做主咱。(魂子诉词云)告大人停嗔息怒，听孩儿细说缘故：俺母亲婶子不和，因此上分家另住。当日我学里回家，我待要街上觑觑。老院公领我出门，来到那十字大路。我见个卖傀儡的过来，院公道我与

你买去。等院公不见回身，撞见我嫡亲叔父。领的我到他家中，俺婶婶便生嫉妒。将麻绳拴住脖子，勒的我登时命卒。一灵儿荡荡悠悠，每日家嚎珮痛哭。正撞见你这清耿耿无私曲的待制爷爷，与我这没投奔屈死的神奴儿做主。（正末云）哎，好可怜人也！（唱）他和那亲兄长无此儿义分，将一个小孩儿屈死在荒村。叵奈顽民，簸弄钱神，便应该斩首云阳，更揭榜晓谕多人。

【收江南】 呀！谁着你个逆风儿点火落的这自烧身，便不念自家骨肉自家亲，也须知举头三尺有灵神。今日到南衙来勘问，才见得我老龙图就似那一轮明镜不容尘。

（云）一行人听我下断：本处官吏，不知法律，错勘平人，各杖一百，永不叙用。王腊梅不顾人伦，勒死亲侄，市曹中明正典刑。李德义主家不正，知情不首，杖断八十。何正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重赏花银十两。将应有的家私，都与李阿陈永远执业。设一个黄箒大醮，超度神奴儿升天。（词云）则为这搅家泼妇心愚鲁，故要分居灭上祖。若非是包龙图剖断不容情，怎结束神奴儿大闹开封府。

题 目

包龙图单见黑旋风

正 名

神奴儿大闹开封府

朱太守风雪渔樵记

第一折

（冲末扮王安道上，诗云）一叶扁舟系柳梢，酒开新瓮鲊开包。自从江上为渔父，二十年来手不抄。老汉会稽郡人氏，姓王双名安道。别无甚营生买卖，每日在这曹娥江边堤岸左侧，捕鱼为生。我有两个兄弟，一个是朱买臣，一个是杨孝先，他两个每日打柴为活。我那兄弟朱买臣，有满腹才学，争奈文齐福不齐，功名得不到手，在这本处刘二公家为婿。今日遇着暮冬天道，纷纷扬扬，下着如此般大雪，两个兄弟山中打柴去了。老汉沽下一壶儿新酒，等两个兄弟来时，与他荡寒。我且在这避风处等待着，这早晚两个兄弟敢待来也。（正末扮朱买臣同外扮杨孝先上）（杨孝先云）哥哥，你看这般大雪呵，怎生打柴？不如回去了罢。（正末云）小生是这会稽郡集贤庄人氏，姓朱名

买臣。幼年颇习儒业，现今于本庄刘二公家作赘。有妻是刘家女，人见他生得有几分人才，都唤他做玉天仙。此女颇不贤慧，数次家和小生作闹，小生只得将就让他些罢了。小生在这本庄上，结义了两个朋友，哥哥是王安道，兄弟是杨孝先。哥哥是个捕鱼的渔夫，兄弟杨孝先和小生一般负薪为生。俺弟兄每日在堤圈左侧，闲谈一会。今日纷纷扬扬下着如此般大雪，冻的手都僵的，怎生打柴？(叹科)(云)朱买臣，你如今四十九岁也，功名未遂，看何年是你那发达的时节也呵！(杨孝先云)哥哥，想咱每日打柴，几时是了也？(正末唱)

【仙吕】【点绛唇】 十载攻书，半生埋没，学千禄。误杀我者也之乎，打熬成这一付穷皮骨。

【混江龙】 老来不遇，枉了也文章满腹待何如？俺这等谦谦君子，须不比泛泛庸徒。俺也曾蠹简三冬依雪聚，怕不的鹏程万里信风扶。(云)孔子有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天那！天那！(唱)我如今空学成这般贍天才，也不索着我无一搭儿安身处。我那功名在翰林院出职，可则划地着我在柴市里迁除。

(杨孝先云)哥哥，似俺杨孝先学问不深，这也罢

了。哥哥，你今日也写，明日也写，做那万言长策，何等学问，也还不能取其功名，岂非是个天数？（正末云）常言道：皇天不负读书人。天那！我朱买臣这苦可也受的勾了也！（唱）

【油葫芦】 说甚么年少今开万卷余，每日家长叹吁，想他这阴阳造化果非诬。常言道是小富由人做，咱人这大富总是天之数。我空学成七步才，谩长就六尺躯。人都道书中自有千钟粟，怎生来偏着我风雪混樵渔？

【天下乐】 我一会家时复挑灯来看古书，我可便踣也波蹶，那官职有也无，一会家受饥寒便似活地狱。则俺这朱买臣，虽不做真宰辅，（云）我虽然不做官，却也和那做官的一般。（杨孝先云）哥哥，可怎生与做官的一般？（正末唱）俺可也伴着他播清名一万古。

（杨孝先云）哥哥说的是。（正末云）那江岸边不是哥哥的渔船？待我叫他一声。（做叫科，云）哥哥。（王安道云）俺两个兄弟来了也，快上船来！（做上船科）（王安道云）你两个兄弟请坐，老汉沽下一壶儿新酒，等你来荡寒，咱就此处闲攀话咱。（杨孝先云）雪下的紧，着哥哥久等也。（王安道做递酒科，云）兄弟满饮一杯。（正末云）哥哥先请。（王安道云）兄弟请。（正

末做饮酒科)(王安道再递酒科，云)孝先兄弟，满饮一杯。(孝先做饮科)(王安道云)兄弟，咱闲口论闲话。我想来这会稽城中有钱的财主每，不知他怎生受用，兄弟细说一遍。我试听咱。(正末云)哥哥，便好道风雪酒家天。据着哥哥说呵，也有那等受苦的人；据着你兄弟说呵，也有那等受用的人。(王安道云)兄弟也，可是那一等人受用?(正末云)哥哥且休题别处，则说会稽城中有那等仕户财主每，遇着那太热的时节，他也不受热；遇着那太冷的时节，他也不受冷。哥哥不信时，听你兄弟说一遍咱。(王安道云)兄弟，你道那财主每，他冬月间不受冷，夏月间不受热，你说的差了也。可不道冷呵大家冷，热呵大家热，偏他怎生受用?你说，你说!(正末唱)

【村里逐鼓】 他道下着的是国家祥瑞，(带云)哥哥，这雪呵，(唱)则是与那富家每添助，(王安道云)那富贵的人家，怎生般受用快活?(正末唱)他向那红垆的这暖阁，一壁厢添上兽炭，他把那羊羔来浅注。(王安道云)红垆暖阁，兽炭银瓶，饮着羊羔美酒，遇着这等大雪，果然是好受用也。(正末云)哥哥，他一来可也会受用，第二来又遇着这般好景致。(唱)门外又雪飘飘，耳边厢风飒飒，把那毡帘来低簌，(王安道云)看这等凛冽寒天，低簌毡帘，羊羔美酒正饮中

间，还有甚么人扶侍他？（正末唱）一壁厢有各刺刺象板敲，听波韵悠悠佳人唱，醉了后还只待笑吟吟酒美沽，（王安道云）兄弟，这一会儿雪大风紧越冷了也！（正末唱）哎，哥也，他每端的便怎知俺这渔樵每受苦？

（王安道云）兄弟，我想来你学成满腹文章，受如此穷暴，几时是你那发达的时节也？（正末唱）

【元和令】 总饶你似马相如赋《子虚》，怎比的他石崇家夸金谷。（王安道云）那有钱的怎如你这有学的好也？（正末唱）岂不闻冰炭不同垆，也似咱贤愚不并居。（王安道云）兄弟，我见这会稽城市中的人，有穿着那宽衫大袖的乔文假醋，诗云子曰，可不知他读书也不曾？（正末唱）他则待人前卖弄些好妆梳，扮一个峨冠士大大。

（王安道云）似他这等奢华受用，假扮儒士，难道就无有人识破他的？（正末唱）

【上马娇】 那一等本下愚，假扮做儒，他动不动一刻地谎喳呼。见人呵闲言长语三十句，（王安道云）怕不的他外相儿好看，只是那腹中文章须假不得。（正末唱）他虚道是腹隐九经书。

【胜葫芦】可正是天降人皮包草躯，（王安道云）他也曾看书么？（正末唱）学料嘴不读书。他每都道见贤思齐是说着谬语。那里也温良恭俭？（王安道云）那礼节上便不省的，倘遇着人说起诗词歌赋来，怎生答应？（正末唱）那里也诗词歌赋？端的个半星无。

（王安道云）兄弟，我今日也捕不的鱼，两个兄弟也打不的柴，咱各自还家去罢。孝先兄弟，你家中借一担柴，与你哥哥将的家去，争奈媳妇儿有些不贤慧，免得他又要吵闹。（正末唱）

【寄生草】见哥哥把那鱼船缆，冻的我手怎舒？（王安道云）兄弟，好大雪也。（正末唱）正值着扬风搅雪可便难停住。你待要收纶罢钓还家去，哎，哥也！只怕你披蓑顶笠迷归路。似这等战钦钦有口不能言，（带云）看了哥哥和兄弟这个模样呵，（唱）还说甚这晚来江上堪图处？

（正末同孝先下）（王安道云）俺两个兄弟去了也，老汉也撑船还家去罢。（下）

（外扮孤领祗从上，诗云）寒窗书剑十年客，智勇干戈百战场。万里雷霆驱号令，一天星斗焕文章。小官乃大司徒严助是也。小官以儒术起家，累蒙擢用，

现拜大司徒之职。奉圣人的命，着小官遍巡天下，采访文学之士。今来到此会稽城外，风又大，雪又紧，左右摆开头踏，慢慢的行。（应科）（正末同孝先冲上）（祇从做打科，云）璘！甚么人？避路！（孝先下）（孤云）住者。两个人冲着我马头，被祇从人打将一个去了，只有这一个放下他那钩绳匾担，立在道傍。明明是个打柴的了，怎么身边有一本书？想必是个读书的，我试问他咱。兀那打柴的，大雪之中，因何冲着我马头？（正末云）小生是一个贫穷的书生，低着头迎着风雪，走的快了些，不想误然间冲着马头，望大人则是宽恕咱。（孤云）你既然是读书之人，为何不进取功名？却在布衣中负薪为生，莫非差矣？（正末云）大人，自古以来，不只是小生一个，多少前贤，曾受窘来。（孤云）你看此人贫则贫，攀今览古，像个有学的。我就问你前贤有那几个受窘来，你试说一遍，小官拱听。（正末云）大人不嫌絮烦，听小生慢慢的说一遍咱。（唱）

【后庭花】想当日传说曾板筑，（孤云）传说板筑，殷高宗建为太宰。还再有谁？（正末唱）更有那倪宽可使曾抱锄。（孤云）倪宽是我武帝时御史大夫，还再有谁？（正末唱）有一个宁戚曾歌牛角，（孤云）宁戚叩角而歌，齐桓公举为上卿。还再有谁？（正末唱）有

一个韩侯他也曾去钓鱼。（孤云）韩侯就是那三齐王韩信，果然曾钓鱼来。可再有谁？（正末唱）有一个秦白起是军卒，（孤云）那白起是秦将，起于卒伍之中。再呢？（正末唱）有一个冻苏秦田无半亩。（孤云）苏秦后来并相六国，可怎么冻的他死？再呢？（正末唱）有一个公孙弘曾牧猪，（孤云）那公孙弘也是我汉朝的宰相，曾牧猪于东海。再呢？（正末唱）有一个灌将军曾贩屨。（孤云）那灌婴我只知他贩缿，却不知他贩屨。（正末唱）朱买臣一略数，请相公听拜覆。

【青哥儿】 哎，我这里叮咛、叮咛分诉，这都是始贫、始贫终富。（带云）且休说别的，则这一个古人，堪做小生比喻。（孤云）可是那个古人？（正末唱）则说那姜子牙，正与区区可比如。他也曾朝歌市里为屠，蟠溪水上为渔，直捱到满头霜雪八旬余，才得把文王遇。

（孤云）看此人是个饱学的人。贤士，你说了一日，不知你姓甚名谁？（正末云）小生姓朱名买臣。（孤云）谁是朱买臣？（正末云）小生便是。（孤云）左右，快接了马者！我寻贤士觅贤士，争些儿当面错过了。久闻贤士大名，如雷灌耳，今日幸遇尊颜，实乃小官万幸也。（正末云）不敢！不敢。（孤云）贤士，你平日之间，曾做下甚么功课来？（正末云）小生有做下的万言长策，

向在布衣，不能上达，望大人略加斧正咱。（孤云）你将来我看。（做看科，云）嗨！真乃龙蛇之体，金石之句！贤士，我与你将此万言长策献与圣人，到来年春榜动，选场开，我举保你为官，你意下如何？（正末云）若得如此，多谢了大人。（唱）

【赚煞】一转眼选场开，发了愿来年去，直至那长安帝都，（孤云）据凭贤士锦绣文章，何所不至！（正末唱）凭着我锦绣也似文章敢应举。（孤云）明年去，也是迟了。（正末云）大人，你道为何，这几年不进取功名来？（孤云）这可是为何？（正末唱）也是我不得时可使韞椟藏诸，我若是的鳌鱼，怕不就压倒群儒？（孤云）贤士，你若去进取功名，岂在他人之下。（正末唱）我着普天下文人每，那一个不拱手的伏！（孤云）请贤士收拾琴剑书箱，来年应举去也。（正末云）大人，别的书生用那琴剑书箱，小生则用着身边一般儿物件，夺取皇家富贵。（孤云）贤士，可那一般儿物件？（正末唱）凭着这砍黄桑的巨斧，端的便上青霄独步，（云）别的书生说道月中丹桂，若到的那里，折得一枝回来，足可了一生之愿。不是我朱买臣敢说大言也，（唱）落可使我把那月中仙桂剖根除。（下）

（孤云）贤士去了也。小官不敢久停，将此万言长

策，献与圣人走一遭去。（诗云）虽未相逢早识名，为将长策献朝廷。买臣若不遭严助，空作樵夫过一生。（下）

第二折

（外扮刘二公同旦儿扮刘家女上，诗云）段段田苗接远村，太公庄上戏儿孙。庄农只得锄刨力，答贺天公雨露恩。老汉姓刘，排行第二，人口顺都唤我做刘二公。嫡亲的三口儿家属，一个婆婆，一个女孩儿。婆婆早年亡逝已过。我这女孩儿生的有几分颜色，人都唤他做玉天仙。昔年与他招了个女婿，是朱买臣。这厮有满腹文章，只恨他偎妻靠妇，不肯进取功名。似这般可怎生是好？（做沉吟科，云）哦，只除非这般，孩儿也，你去问朱买臣讨一纸儿休书来。（旦儿云）这个父亲，越老越不晓事了。想着我与他二十年的夫妻，怎生下的问他要索休书？（刘二公云）孩儿也，你若讨了休书，我拣着那官员士户财主人家，我别替你招了一个；你若是不讨休书呵，五十黄桑棍，决不饶你！快些去讨来！（下）（旦儿做叹科，云）待讨休书来，我和朱买臣是二十年夫妻，待不讨来，父亲的言语又不敢不依。罢、罢、罢，我且关上这门，朱买臣敢待来也。（正末拿钩绳、扁担上，云）这风雪越下的大了也。天啊！你也有那住的时节也呵！（唱）

【正宫】【端正好】 我则见舞飘飘的六花飞，更那堪这昏惨惨的兀那彤云霭，恰便似粉妆成殿阁楼台。有如那擗绵扯絮随风洒，既不沙却怎生白茫茫的无个边界。

【滚绣球】 头直上乱纷纷雪似筛，耳边厢飒刺刺风又摆，（带云）可端的便这场冷也呵，（唱）哎哟，勿、勿、勿！畅好是冷的来奇怪，（带云）天那、天那！（唱）也则是单注着这穷汉每月值年灾。（带云）似这雪呵，（唱）则俺那樵夫每怎打柴？便有那渔翁也索罢了钓台，（带云）似这雪呵，（唱）则问那映雪的书生安在，便是冻苏秦也怎生去搦笔巡街？则他这一方市户有那千家闭，抵多少十谒朱门九不开，（带云）似这雪呵，（唱）教我委实难捱。

（云）来到门首也。刘家女，开门来，开门来。（旦儿云）这唤门的正是俺那穷厮。我不听的他唤门，万事罢论，才听的他唤门，我这恼就不知那里来！我开开这门。（做见便打科，云）穷短命，穷弟子孩儿！你去了一日光景，打的柴在那里？（正末云）这妇人好无礼也！我是谁，你敢打我？（唱）

【倘秀才】 我才入门来，你也不分一个皂白，（旦儿云）我不敢打你那！（正末唱）你向我这冻脸上不

俌你怎么左搵来右搵。（旦儿云）我打你这一下，有甚么不紧！（正末唱）哎！你个好歹斗的婆娘，（云）我不敢打你那！（旦儿云）你要打我那！你要打这边打，那边打。我舒与你个脸，你打、你打！我的儿，只怕你有心没胆，敢打我也？（正末唱）你个好歹斗的婆娘可便忒利害！也只为那雪压着我脖项着这头难举，冰结住我髭鬚着这口难开，（旦儿云）谁和你料嘴哩！（正末唱）刘家女俌你与我讨一把儿家火来。

（旦儿云）哎呀！连儿、盼儿、憨头、哈叭、刺梅、鸟嘴，相公来家也，接待相公。打上炭火，酩上那热酒，着相公荡寒！问我要火，休道无那火，便有那火，我一瓢水泼杀了；便无那水呵，一个屁也进杀了！可那里有火来，与你这穷弟子孩儿！（正末云）兀那泼妇，你休不知福！（旦儿云）甚么福？是、是、是，前一幅，后一幅，五军都督府。你老子卖豆腐，你奶奶当轿夫，可是甚么福？（正末唱）

【滚绣球】你每日家横不拈，竖不抬，（旦儿云）你将来波，有甚么大绫大罗，洗白复生，高丽縠丝布，大红通袖膝，仙鹤狮子的胸背？你将来我可不会裁？不会剪？我可不会做？（正末云）我虽无那大绫大罗与你，我呵，（唱）惯的你千自由百自在。（旦儿

云)你这般穷，再着我自在些儿，我少时跟的人走了也！穷短命，穷弟子孩儿，穷丑生！（正末唱）我虽受穷呵，我又不曾少人甚么钱债，（旦儿云）你穷，再少下人钱债，割了你穷耳朵，剝了你穷眼睛，把你皮也剝了！我儿也，休向嘴，晚些下锅的米也没有哩！（正末云）刘家女侠，咱家里虽无那细米呵，你觑去者波，（唱）我比别人家长趲下些干柴。（旦儿云）你看么，我问他要米，他则把柴来对我。可着我吃那柴，穿那柴，咽那柴？止不过要烧的一把儿柴也那。（正末唱）你是个坏人伦的死像胎，（旦儿云）穷短命，穷剝皮，穷割肉，穷断脊梁筋的！（正末唱）你这般毁夫主畅不该。（旦儿云）我儿也，鼓楼房上琉璃瓦，每日风吹日晒雹子打。见过多少振冬振，倒怕你清风细雨洒？我和你顶砖头对口词，我也不怕你！（正末云）止不过无钱也啰，你理会的好人家好家法，你这等恶人家恶家法。（唱）哎！刘家女侠，你怎生只学的这般恶叉白赖？（旦儿云）穷弟子，穷短命，一世儿不能勾发迹！（正末云）由你骂，由你骂，除了我这个穷字儿，（唱）你可便再有甚么将我来栽排？（旦儿云）可也勾了你的了！（正末云）留着些热气，我且温肚咱。（唱）则不如我侧坐着土坑，这般颓挽着膝，（旦儿云）似这般穷活路，几时捱的彻也？（正末云）这个歹婆娘，害杀人也波，天那，天那！（唱）他那里斜倚定门儿手托着腮，则管哩放你

那狂乖。

（旦儿云）朱买臣，巧言不如直道，买马也索余料，耳檐儿当不的胡帽，墙底下不是那避雨处。你也养活不过我来，你与我一纸休书，我拣那高门楼大粪堆，不索买卦有饭吃，一年出一个叫化的，我别嫁人去也！（正末云）刘家女，你这等言语，再也休说！有人算我明年得官也。我若得了官，你便是夫人县君娘子，可不好那！（旦儿云）娘子、娘子，倒做着屁眼底下穰子！夫人、夫人，磨眼儿里。你砂子地里放屁，不害你那口碇。动不动便说做官，投到你做官，你做那桑木官，柳木官，这头踹着那头掀；吊在河里水判官，丢在房上晒不干。投到你做官，直等的那日头不红，月明带黑，星宿瞌眼，北斗打呵欠！直等的蛇叫三声狗拽车，蚊子穿着兀刺靴，蚊子戴着烟毡帽，王母娘娘卖饼料！投到你做官，直等的炕点头，人摆尾，老鼠跌脚笑，骆驼上架儿，麻雀抱鹅蛋，木伴哥生娃娃，那其间你还不得做官哩！看了你这嘴脸，口角头饿纹，驴也跳不过去，你一世儿不能勾发迹！将休书来，将休书来！（正末云）刘家女那，先贤的女人你也学取一个波。（旦儿云）这厮穷则穷，攀今览古的，你着我学那一个古人？你说，你奶奶试听咱。（正末唱）

【快活三】 你怎不学贾氏妻，只为射雉如皋笑靥开？(旦儿云)我有甚么欢喜在那里，你着我笑？(正末云)你不笑，敢要哭，我就说一个哭的。(唱)你怎不学孟姜女，把长城哭倒也则一声哀？(旦儿云)朱买臣，穷叫化头！我也没工夫听这闲话。将休书来，休书来！(正末唱)你则管哩便胡言乱语将我厮花白，你那些个将我似举案齐眉待？

(旦儿云)快将休书来！(正末唱)

【朝天子】 哎哟，我骂你个叵耐，(旦儿云)你叵耐我甚么？(正末唱)叵耐你个贱才，(旦儿云)将休书来，休书来！(正末云)这个歹婆娘害杀人也波。天那，天那！(唱)可则谁似你那索休离舌头儿快！(旦儿云)四村上下老的每，都说刘家女有三从四德哩！(正末云)谁那般道来？(旦儿云)是我这般道来。(正末唱)你道你便三从四德，(旦儿云)你说去，是我道来，我道来！(正末唱)你敢少他一画，(云)刘家女，你有一件儿好处，四村上下别的妇人都学不的你。(旦儿云)可又来，我也有那一桩儿好处？你说我听。(正末唱)刘家女倬，你比别人家爱富贵，你也敢嫌俺这贫的忒煞。(旦儿云)你这破房子，东边刮过风来，风边刮过雪来，恰似漏星堂也似的，亏你怎么住！(正末云)

刘家女，这破房子里你便住不的，俺这穷秀才正好住。（唱）岂不闻自古寒儒在这冰雪堂何碍？（旦儿云）你也不怕人嗔怪！（正末云）哎，天那，天那！（唱）我本是个栋梁材，怎怕的人嗔怪？（旦儿云）你是一个男子汉家，顶天立地，带眼安眉，连皮带骨，带骨连筋，你也挣些儿波！（正末云）我和他唱叫了一日，则这两句话伤着我的心。兀那刘家女，这都是我的时也，运也，命也。岂不闻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则这天不随人呵！（唱）你可怎生着我挣？（旦儿云）你也布摆些儿波！（正末唱）你怎生着我布摆？（旦儿做拿匾担、钩绳放前科，云）则这的便是你营生买卖！（正末云）天那，天那！（唱）我须是不得已仍旧的担柴卖。

（旦儿云）我恰才不说来，你与我一纸休书，我别嫁个人，我可恋你些甚么？我恋你南庄北园，东阁西轩，旱地上田，水路上船，人头上钱？凭着我好描条，好眉面，善裁剪，善针线，我又无儿女厮牵连，那里不嫁个大官员？对着天曾罚愿，做的鬼到黄泉，我和你麻线道儿上不相见。则为你冻妻饿女！二十年，须是你奶奶心坚石也穿。穷弟子孩儿，你听者，我只管恋你那布袄荆钗做甚么！（正末唱）

【脱布衫】 哦，既是你不恋我这布袄荆钗，

(旦儿云)街坊邻里听着：朱买臣养活不过媳妇儿，来厮打哩！(正末云)你这般叫怎么？我写与你则便了也。(旦儿云)这等，快写、快写！(正末唱)又何须去拽巷也波啰街。(旦儿云)你洗手也不曾？(正末唱)我止不过画与你个手模，(云)兀那刘家女，你要休书，则道我这般写与你便干罢了那！(旦儿云)由你写，或是跳墙募圈，剪柳搠包儿，做上马强盗，白昼抢夺；或是认道士，认和尚，养汉子！你则管写，不妨事！(正末云)刘家女，我则在这张纸上，将你那一世儿的行止都教废尽了也。(唱)我去那休书上朗然该载。

(云)刘家女，那纸墨笔砚俱无，着我写甚么？(旦儿云)有、有、有！我三日前预准备下了落鞋样儿的纸，描花儿的笔，都在此。你快写，你快写！(正末云)刘家女，也须的要个桌儿来。(旦儿云)兀的不是桌儿。(正末云)刘家女，你掇过桌儿来，你便似个古人，我也似个古人。(旦儿云)只管有这许多古人，你也少说些罢。(正末唱)

【醉太平】卓文君你将那书桌儿便快抬，(旦儿云)你可似谁？(正末唱)马相如，我看你怎的把他去支划，(旦儿云)纸笔在此，快写了罢。(正末唱)你、你、你，把文房四宝快安排。(云)刘家女，我写则写，

只是一件，人都算我明年得官，我若得了官呵，把个夫人的名号与了别人，你不干受了二十年的辛苦！（旦儿云）我辛苦也受的勾了，委实的捱不过。是我问你要来，不干你事。（正末云）请波，请波。（唱）你也索回头儿自揣，（旦儿云）我揣个甚么？是我问你要休书来，不干你事。（正末唱）非是我朱买臣不把你糟糠待，赤紧的玉天仙忍下的心肠歹。（带云）罢、罢、罢。（唱）这梁山伯也不恋你祝英台，（云）任从改嫁，并不争论。左手一个手模。将去！（唱）我早则写与你个贱才！

（旦儿云）贱才，贱才，一二日一双绣鞋。我是你家奶奶，将来我看这休书咱。写着道：任从改嫁，并不争论。左手一个手模。正是休书。（正末云）刘家女，这休书上的字样，你怎生都认的？（旦儿云）这休书我家里七八板箱哩。（正末云）刘家女，风雪越大了，天色已晚，这些时再无去处，借一领席荐儿来外间里宿，到天明我便去也。（旦儿云）朱买臣，想俺是二十年的儿女夫妻，便怎生下的赶你出去？投到你来呵，我秤下一斤儿肉，装下一壶儿酒，我去取来。（做出门科，云）我出的之门来。且住者，这厮倒乖也。你既与我休书，还要他在我家宿？则除是恁的。呀！我道是谁？原来是安道伯伯。你家里来，朱买臣在家里。伯伯你

到里面坐，我唤朱买臣出来。（再入门科，云）朱买臣，王安道伯伯在门首，你出去请他进来坐。（正末云）哥哥在那里？请家里来。（旦儿推末出门科，云）出去，我关上这门。朱买臣，你在门首听者。你当初不与我休书，我和你是夫妻；你既与了我休书，我和你便是各别世人。你知道么？疾风暴雨，不入寡妇这门。你再若上我门来，我挝了你这厮脸！（正末云）他赚我出门来，关上这门，则是不要我在他家中。刘家女，你既不开门，将我这钩绳、匾担来还我去。（旦儿云）我开。咦！这等道儿，沙地里井都是俺淘过的。你赚的我开开门，他是个男子汉家，他便往里挤，我便往外推，他又气力大，便有十八个水牛拽也拽不出去。你要钩绳、匾担，你看着，我打这猫道里撵出来。（正末云）兀那妇人，你在门里面听者，你恰才索休的言语，在我这心上，恰便似印板儿一般记着。异日得官时，刘家女，你不要后悔也！（旦儿云）既讨了休书，我悔做甚么！（正末云）刘家女，咱两个唱叫，有个比喻。（旦儿云）喻将何比？（正末唱）

【三煞】 你似那砒砒石比玉何惊骇，鱼目如珠不拣择。我是个插翅的金雕，你是个没眼的燕雀，本合两处分飞，焉能勾百岁和谐？你则待折灵芝喂牛草，打麒麟当羊卖，摔瑶琴做烧柴。你把那沉香木来毁坏，

偏把那臭榆栽。

【二煞】 那知道岁寒然后知松柏，你看我似粪土之墙朽木材。断然是捱不彻饥寒，禁不过气恼，怎知我守定心肠，留下形骸。但有日官居八座，位列三台，日转千阶。头直上打一轮皂盖，那其间谁敢道我负薪来？

【随煞尾】 我直到九龙殿里题长策，五凤楼前骋壮怀。我若是不得官和姓改，将我这领白襕衫脱在玉阶，金榜亲将姓氏开。敕赐宫花满头戴，宴罢琼林微醉色，狼虎也似弓兵两下排，水罐银盆一字儿摆，恁时节方知这个朱秀才！不要你插插花花认我来，哭哭啼啼泪满腮，你这般怨怨哀哀磕着头拜。（云）兀那马头前跪的是刘家女么？祇候人，与我打的去！（唱）那其间我在马儿上，醉眼朦胧将你来并不睬。（下）

（旦儿云）朱买臣，你去了罢，你则管在门首唧唧啾啾怎的？（做听科，云）呀，这一会儿不听的言语侬。（做开门科，云）开开这门，朱买臣你回来，我斗你耍。嗨，他真个去了。他这一去，心里敢有些怪我哩！我既讨了休书，也不敢久停久住。回俺父亲的话，走一遭去。（下）

楔子

（王安道上，云）老汉王安道，因为连日大雪，不曾出去捕鱼，只在家里闲坐，却不知我那两个兄弟可是如何？（刘二公上，云）冰不搭不寒，木不钻不着，马不打不奔，人不激不发。我刘二公为何道这言语？只因朱买臣苦恋着我家女孩儿玉天仙，不肯去进取功名。昨日着女孩儿强索他写了一纸休书也。我暗地里却将着这十两白银，一套绵衣，送与王安道，教他赍发朱买臣上朝取应去。若得一官半职，改换家门，可不好也！我如今往见王安道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他家门首。安道哥哥在家么？（王安道云）甚么人唤门哩？我开开这门。我道谁，元来是刘二公。老的，你那里去来？（刘二公云）安道哥哥，我别无甚事。我家女孩儿问你兄弟朱买臣索了休书也。（王安道云）老的，你差了也。想兄弟朱买臣学成满腹文章，异日为官，不在他人之下，为何问他索了休书？（刘二公云）那里是真个问他索休书？因为他偎妻靠妇，不肯进取功名，只管在山中打柴为生，几时是那发迹的日子？我着玉天仙明明的索了休书，老汉暗备下这十两白银，一套绵

衣，寄在哥哥跟前，等你那兄弟来辞你呵，你赍发他上朝取应去。若得一官半职，改换家门，认俺不认俺，哥哥，你则做一个大大的证见。（王安道云）老的，这个你主的是。等他来辞我时，我自有个见识。老的也，你放心的去。久已后他不认你时，都在老汉身上。（刘二公云）恁的呵，老汉回去也。（下）（王安道送科，云）刘二公去了，朱买臣兄弟，这早晚敢待来也。（正未上云）小生朱买臣。自从与了刘家女一纸休书，我要上朝取应，不免辞别王安道哥哥，走一遭去。（做见科，云）呀！兀那门首不是哥哥？（王安道云）兄弟，你来了也，请里面坐。（杨孝先上，云）且喜今日雪晴了也，我要去打柴，就顺路看我安道哥哥去。（做见科）（王安道云）兄弟，你正来的好，一发同进去。买臣兄弟，你今日为何面带忧容？（正未云）哥哥，你兄弟与那妇人一个了绝也。（王安道云）你休了媳妇儿，兄弟，你如今可往那里去？（正未云）你兄弟要上朝取应去，辞别哥哥来也。（王安道云）好兄弟，你若到京师得一官半职，改换家门，不强似你打柴为生？只是你如今应举去，可有甚么盘缠？（正未云）正忧着这件，你兄弟怎得那盘缠来？（杨孝先云）我想哥哥学成满腹文章，不去应举，怎么能勾发达时节？只是兄弟贫难，连自己养活不过，那讨一厘盘缠相送，如何是好？（王安道云）兄弟，你哥哥在这江边捕鱼，二十

年光景，积攒下十两白银，又有新做下一套绵衣，都是我身后的底本儿。兄弟，你如今上京求官应举去，我一发都与了你，一路上好做盘缠。久以后得官时，你则休忘了你哥哥者。（杨孝先云）这尽勾盘缠了。（正末云）若得如此，索是谢了哥哥，受你兄弟几拜咱！（做拜科）（王安道云）兄弟免礼。（正末云）哥哥，今年也则是朱买臣，到来年也则是朱买臣，哥哥记着你兄弟临行之时说的两句话。（王安道云）兄弟，可是那两句话？（正末云）哥哥，道不的个知恩报恩，风流儒雅；知恩不报，非为人也。（王安道云）兄弟，我是个不读书的人，你说的话，恰便似印在我这心上。我则记着：知恩报恩，风流儒雅；知恩不报，非为人也。兄弟此一去，则要你着志者。（正末云）哥哥放心！（唱）

【仙吕】【赏花时】 十载诗书晓夜习，（杨孝先云）哥哥此去，必然为官也。（正末唱）一举成名天下知，（王安道云）兄弟，你哥哥专听喜信哩！（正末唱）你是必耳打听好消息。（做拜别科）（王安道云）兄弟，你小心在意者。（正末唱）休嘱付小心在意，我可敢包夺的一个锦衣归。（下）

（王安道云）买臣兄弟去了也，他此一去必得成名。我眼望旌捷旗，（杨孝先云）耳听好消息。（同下）

第三折

（刘二公上，云）事要前思，免劳后悔。谁想朱买臣得了官，肯分的除授在俺这会稽郡做太守。我想来，他若说起这前情，俺可怎了也？我如今且着孩儿在家中煎下个那疙疸茶儿，烙下些椽头烧饼儿，等张[↑]敞古那老儿来，问他一声，便知道个好歹。这早晚那张[↑]敞古敢待来也。（正末扮张[↑]敞古上，叫云）策篱马杓，破缺也换那！（诗云）月过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万事休。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马牛。老汉是这会稽郡集贤庄人氏，姓张，做着捻靶儿的货郎。人见我性子乖劣，都唤我做张[↑]敞古。三日五日去那会稽城中打勾些物件，则见那城中百姓每，三个一攒，五个一簇，说道是接待新太守相公哩。我道我也看一看，怕做甚么？无一时则见那西门骨刺刺的开了，那骨朵衙仗，永罐银盆，茶褐罗伞下，五明马上，端然坐着个相公。百姓每说看去来波，老汉也分开人丛，不当不正，站在那相公马头前。我不见那相公时，万事都休；我见了那相公，不由我眼中扑簌簌的只是跳。你道是谁？原来是俺这本村里一个表侄朱买臣。他今日得了官也。

我是他乡中伯伯哩！我叫他一声，怕做甚么？我便道：“朱买臣！”倒不叫这一声，万事都休，恰才叫了这一声，则见那班脊梁不着的大汉把老汉恰便似鹰拿燕雀，拿到那相公马头前，喝声“当面”，着我磕扑的跪下。爹爹，我老汉死也！我则道相公不知打我多少，元来那相公宽洪大量。他着我抬起头来，我道：“老汉不敢抬头”，他道：“你为甚么不抬头。”我道：“我直到二月二那时，可是龙抬头，我也不敢抬头！”那相公道：“恕你抬头！”老汉只得抬起头来。那相公认的是我张敞古也，那相公滚鞍下马，在那遭傍边放下那栲栳圈银交椅，着两个公吏人把老汉按在那栲栳圈银交椅上，那相公纳头的拜了我两拜，拜的我个头恰便似那量米的栲栳来大小。我道：“相公拜杀老汉也！”那相公道：“伯伯，你吃御酒么？”我道：“老汉酒便吃，却不曾吃甚么御酒。”他道：“那个御酒是朝廷赐的黄封御酒。”一连劝老汉吃了三钟。他便道：“伯伯，你孩儿公事忙，不曾探望的伯伯，伯伯休怪！”老汉道：“不敢！不敢！”那相公上的马去了。老汉挑起担儿，恰待要走，则见那相公滴溜的拨回马来，问道：“伯伯，王安道哥哥好么？”我说道：“快。”“杨孝先兄弟好么？”我说道：“快。”他把那四村上下、姑姑姨姨、婶子伯娘、兄弟妹子，都问道“好么”，我说道：“都快。”那相公拨回马去了。老汉挑起担儿，恰

待要走，则见相公滴溜的又拨回马来，问道：“那刘二公家那个妮子还有么？”我道：“相公你问他怎的？”那相公道：“伯伯，你不知道。你见他时，说你侄儿这般威势。”我道：“老汉知道。”那相公上马去了也，我挑起这担儿往村里来卖。老汉平生一世有三条戒律：第一来不与人作保，第二来不与人作媒，第三来不与人寄信。我待不寄信来，想着那相公拜了两拜，道了又道，说了又说。这般怎的？呆弟子孩儿，漫坡里又无人，见鬼的也似自言自语，絮絮聒聒的！你寄信不寄信，也只凭得你。张[↑]撇古，误了买卖也！（做走科，叫云）箠篱马杓，破缺也换那！（唱）

【中吕】【粉蝶儿】我每日家则是转瞳波寻村，题起这张[↑]撇古那一个将我来不认？（做走科，叫云）箠篱马杓，破缺也换那！（唱）我摇着这蛇皮鼓可便直至庄门。小孩儿每搭着铜钱兜着米豆，（云）三个一攒，五个一簇，都耍子哩。听的我这蛇皮鼓儿响处，说道：“张[↑]撇古那老子来了也，咱买砂糖鱼儿吃去波！”（唱）则他把我似闻风儿寻趁。若遇见朱太守的夫人，索与他寄一个烧的着燎的着风信。

【醉春风】你看我抖搜着老精神，我与你便花白么娘那小贱人。想着你二十载夫妻怎下的索休离，这妮子你畅好是狠，狠。道不的个一夫一妇，一家一

计，你可甚么一亲一近。

（云）这里是刘二公家门首。摇动这不琅鼓儿，若那老子出来呵，我着几句言语，我直着心疼杀那老子便罢。（做摇鼓科，叫云）箠篱马杓，破缺也换那！这个是那老子出来也。（刘二公上，云）来了也，这不琅鼓儿响的是那老子。我出去问他一声。（做见科，云）拜揖！（张云）拜揖！拜揖！我少你那拜揖？（刘二公云）快么？（张云）快不快，干你甚事？（刘二公云）谁恼着你来？（张云）可不曾恼着我来。（刘二公云）老的也，这两日不见，你往那里来？（张云）我往城里去来。（刘二公云）老的也，城里有甚么新事？（张云）无甚么新事，一贯钞买一个大烧饼，除了这的别无了。（刘二公云）不是这个新事，是那新官理任，旧官迁除，那个新事。（张云）我见来，我见来，接待新太守相公来。我待说与你，争奈误了我买卖也。我改日说与你。（刘二公云）你只今日说了罢。（张云）你真个要我说，你望着你那祖宗顶礼了，我便说与你。（刘二公云）老的，你说了罢。（张云）你个老弟子孩儿，你若不顶礼呵，我说了不折杀你？你顶礼了我便说与你。（唱）

【迎仙客】 我则见那公吏一字儿摆，那父老每两边分。（云）无一时则见那西门骨刺刺的开了，我则见那骨朵衙仗，水罐银盆，茶褐罗伞，那五明马上坐

着的呵，(刘二公云)可是谁那？(张云)我买卖忙，不曾看，我忘了也。(刘二公云)我央及你波，那做官的可是谁？(张云)等我想，哦，我想起来了也。(唱)是你那前年索了休离的唤做朱买臣！(刘二公云)惭愧，俺家女婿做了官也！(张云)老弟子孩儿！你道不要便宜，去年时节不说是你家女婿，今日得了官，便说是你家女婿，一个好相公也！(唱)他可不托大不嫌贫，(云)他不看见我，万事都休；一投得见了，便认的俺是本村里张伯伯，连忙滚鞍下马，按我在那银交椅上，纳头的拜了两拜。(唱)他先下拜险些儿可便惊杀那众人。施礼罢复叙寒温，(云)那相公问道：王安道哥哥好么？杨孝先兄弟好么？那四村上下、姑姑姨姨、婶子伯娘、兄弟妹子，都好么？我道：都好，都好。(唱)他把那旧伴等可便从头儿问。

(刘二公云)曾问我来么？(张云)不曾问你，想着你是个好人儿哩！(刘二公云)待我唤出孩儿来。玉天仙孩儿，朱买臣做了官也。你出来，张^惶撒古在这里，你见他一见。(旦儿上，云)嗨，谢天地！我去问他个信咱。(张云)这个是那妮子出来了也，我直着几句言语，气杀那妮子便罢！(旦儿云)伯伯万福！(张做拜科，云)呀、呀、呀了早知夫人奶奶来到，只合远接。那壁厢虽然年纪小，是那五花官诰，驷马高车，太守夫

人奶奶哩！这壁厢虽然年纪老，则是个村庄家老子。奶奶免礼，折杀老汉也！（旦儿云）我不是夫人，我问朱买臣讨了休书也。（张云）奶奶，休斗老汉耍。（旦儿云）我不斗你耍，我真个讨了一纸休书哩！（张云）奶奶不是那等不贤惠的人。（旦儿云）我真个要了休书也。（张云）是真个要了休书也？（旦儿云）是真个。（张云）小妮子，你早些儿说不能的？倒可惜了我这几拜。（旦儿云）谁着你拜来？老的，你见我那朱买臣，他说甚么来？（张云）我见来。（旦儿云）他说甚么？（张唱）

【喜春儿】 刚只是半星儿道着呵，（张做嘴脸科）（旦儿云）老的，你怎么做这嘴脸？（张唱）他把你十分恨，（旦儿云）他恨我些甚么那？（张唱）他无非想着你一夜夫妻有那百夜恩。（旦儿云）他还说甚么？（张唱）他道汉相如伸意你个卓文君，（旦儿云）伸个甚的意思？（张云）他道你把车驾的稳，（旦儿云）他敢是要来取我么？（张唱）没着便嫁他人？

（旦儿云）我想他在俺家做了二十年夫婿，每日家偎慵堕懒，生理不做，今日做了官，就眼高了。这厮原来是个忘人大恩，记人小恨，改常早死的歹弟子孩儿！（张云）这妮子好无礼也！（唱）

【上小楼】 你道他忘人大恩，又道他记人小恨。谁着你生勒开他，生则同衾，死则同坟。（旦儿云）他每日家偎妻靠妇，四十九岁，全不把功名为念。我生逼的他求官去，我是歹意来？（张唱）你道他过四旬，还不肯把那功名求进，（云）老的也，你记的俺庄东头王学究说的那一句书儿么？（刘二公云）是那一句话？（张唱）他则是个君子，可便固守本分。

（刘二公云）他全不想在我家这二十年，把冷水温做热水，热水烧作滚汤与他吃，如今做了官，糙老米不想旧了，可怎生则记短处？（张唱）

【么篇】 那妮子强勒他休，这老子又绝了他亲。眼见的身上无衣，肚里无食，（带云）大雪里赶出他来，（唱）可着他便进退无门。（刘二公云）我孩儿又不曾别嫁了人，是斗他耍，怎么这等认真，就说嘴说舌，背槽抛粪？（张唱）你道他才出身，便认真，和咱评论，（云）他在你家做了二十年女婿，只是打柴做活，不曾受了一些好处，临了着个妮子大风大雪里勒了休书，赶他出去，你则说波，（唱）这个是谁做的来背槽抛粪？

（刘二公云）哎，他如今做了官，便不认的俺家里，眼见的是忘恩背义了也！（张唱）

【满庭芳】 这的是知恩哎报恩，(旦儿云)他再说些甚么来?(张唱)他着你便别招女婿，再嫁取个郎君。(旦儿云)他再说些甚么来?(张唱)他道你枉则有蛾眉螾首堆鸦鬓，可怎生少喜多嗔。道你是个木乳饼钱亲也那口紧，道你是个铁扫帚扫坏他家门。(旦儿云)他再说些甚么来?(张唱)他道你便无些儿淹润，又道你不和那六亲，端的是雌太岁，母凶神!

(云)误了我买卖也，(摇鼓做走科)(旦儿云)老的，还有甚说话，一发说了罢。(张云)他说来，说来!(唱)

【耍孩儿】 他肩将那柴担担，口不住把书赋温，每日家穿林过涧谁瞅问?他和那青松翠柏为交友，野草闲花作近邻。但行处有八个字相随趁，(刘二公云)是那八个字?(张唱)是那斧镰绳担、琴剑书文。

(旦儿云)他如今做了官，比那旧时模样，可是如何?(张唱)

【一煞】 他如今得了本处官，端的是别换了一个人，那的是貌随福转你可也急难认。他往常黄干黑瘦衣衫破，(带云)你觑去波，(唱)到如今白马红缨彩色新。一弄儿多豪俊，摆列着骨朵衙仗，水罐银盆。

（刘二公云）这话不是他说的，都是你说的。（旦儿云）说了这一日，都是你这老苟麻嘴，没空生有，说谎吊皮，片口张舌，咽出来的！（张唱）

【煞尾】 这的是他道来，他道来，可着我转伸，我转伸。（刘二公云）他做了官呵，便把我怎的？（张云）他敢怎的你？（唱）他将你捋扒吊拷施呈尽！（旦儿云）呸！我是他的夫人，他敢怎么的我？（张云）误了我买卖！（摇鼓叫科，云）箠箠马杓，破缺也换那！（唱）直将你那索休离的冤仇他待证了本！（下）

（刘二公云）孩儿，不妨事，有我哩！咱去王安道伯伯那里，

第四折

（王安道上，云）老汉王安道。自与兄弟朱买臣别后，他奋着那一口气，到的帝都阙下，一举及第，除在俺这会稽郡，为大守之职，正是俺的父母官哩。我在这曹娥江边，堤圈左侧，安排下酒肴，请他到此饮宴。可是为何？当初兄弟未遇时，俺与杨孝先兄弟每日在此谈话。他若不忘旧时，必然到此。这早晚兄弟敢待来也。（刘二公同旦儿上，云）老汉刘二公是也。今日朱买臣做了本处太守，料他为休书的缘故，必然不肯认我。如今先与王安道老的说知，着他说个方便才是。这是他家门首，孩儿，我与你自家过去。（做见科）（王安道云）这是令爱？老的，你同他来有何说话？（刘二公云）只为女婿朱买臣得了官，他若不认俺时，可怎了也？（王安道云）老的放心，这桩事元说老汉做个大证见，今日都在老汉身上。（刘二公云）既是这般，老汉在一壁伺候着，等你回话便了。（同旦儿下）（正末领张千上，云）小官朱买臣是也。自从到的帝都阙下，一举及第，所除会稽郡太守。有王安道哥哥，教人请我，在这江堤左侧，安排酒肴。你道为甚

的来？俺哥哥则怕我忘旧哩！祇从人，慢慢的摆开头踏行者！朱买臣，谁想有今日也呵！（唱）

【双调】【新水令】 往常我破绸衫粗布袄煞曾穿，今日个紫罗襴恕咱生面。对着这烟波渔父国，还想起风雪酒家天。见了些靄靄云烟，我则索映着堤边耸定双肩，尚兀自打寒战。

（云）左右接了马者！（做见科，云）哥哥，间别无恙！（王安道云）相公来了也。相公峥嵘有日，奋发有时，请坐！（正末云）若不是哥哥，你兄弟岂有今日？记得你兄弟临行时说的话么？去年时也则是朱买臣，到今年也则是朱买臣。道不的个知恩报恩，风流儒雅，知恩不报，非为人也。哥哥请上，受你兄弟几拜咱。（做拜科）（王安道回拜科，云）相公免礼，折杀老汉也！相公请坐，将酒来。（做递酒科，云）相公喜得美除，满饮十杯。（正末云）哥哥先请。（王安道云）不敢，相公请。（正末饮酒科）（王安道云）相公慢慢的饮几杯。（正末云）张千，俺兄弟每说话，休要放过那闲杂人来打搅者。（张千云）理会的。（做喝科，云）相公饮酒，闲杂人靠后！（杨孝先上，云）自家杨孝先便是。打听的俺哥哥朱买臣得了官，在这里饮酒，我过去见哥哥，呀！这等威严，怎好过去？待我高叫一声，怕做甚么？

朱买臣哥哥徕！（张千喝云）璘！这厮是甚么人？怎敢叫俺相公的讳字？（做打科）（正末云）张千，你好无礼也！不得我的言语，擅自把那打马的棍子打他这平民百姓，你跟前多有罪过，好打也！（唱）

【川拨棹】 我则待打张干，（云）且问那吃打的是谁？（杨孝先云）哥哥，是你兄弟杨孝先。（正末唱）原来是同道人杨孝先。（孝先做拜、踞倒酒瓶科）（正末回科，云）兄弟免礼！（杨孝先云）哥哥喜得美除！（王安遭云）兄弟你也来了？（正末云）兄弟好么？（杨孝先云）哥哥，您兄弟好。（正末唱）俺也曾合火分钱，共起同眠，间别来隔岁经年。（云）兄弟也，你如今做甚么营生买卖？（杨孝先云）哥哥，你兄弟依旧打柴哩。（正末唱）还靠着打柴薪为过遣，怎这般时命蹇？

（刘二公同旦儿上，云）孩儿，俺和你同见朱买臣去来。（旦儿云）父亲，我先过去。（刘二公云）孩儿你先过去，看他认也不认。（旦儿见跪科，云）相公喜得美除，我道你不是个受贫的么！（正末云）俺这朋友饮酒处，张千，谁着你放他这妇人来？打回去！（唱）

【七弟兄】 这是那一家宅眷？稳便。（王安道云）夫人也，来了也。（正末做见、怒科，唱）请起波玉天

仙！去年时为甚耽疾怨？觑绝时不由我便怒冲天，今日家咱两个重相见。

（旦儿云）这都是我的不是了也！（正末唱）。

【梅花酒】 呀，做多少假腼腆，咱须是夙世姻缘，今世缠绵，可怎生就待不到来年？（旦儿云）相公，旧话休题。（正末唱）当初你要休离我便休离，你今日呵要团圆我不团圆。（云）刘家女，你不道来那。（旦儿云）我道甚么来？（正末唱）你道你正青春正少年，你道你好描条好眉面，善裁剪善针线，无儿女厮牵连，别嫁取个大官员。

【喜江南】 去波侬，更怕你舍不了我铜斗儿的好家缘，（旦儿做悲科，云）我那亲哥哥，你不认我，着我投奔谁去？（正末唱）孟姜女不索你便泪涟涟，辩人情使不着你野狐得这涎。（旦儿云）你今日做了官也，忒自专哩！（正末唱）非是我自专，你把那长城哭倒圣人宣。

（旦儿云）你认了罢！（正末云）张千，不与我抢出去，怎的？（张千做抢科，云）快出去！（旦儿做出门）（刘二公问科，云）孩儿也，他认你了不曾？（旦儿云）

他不肯认我。（刘二公云）孩儿也，咱两个过去来。
（做见科，云）朱买臣，我说你不是个受贫的人么！（正末云）兀那老子是谁？（王安道云）是相公的太山岳丈哩！（正末云）你兄弟不认的他。（王安道云）是相公岳丈刘二公。（正末云）哥哥，他不是卓王孙么？（唱）

【雁儿落】 你这卓王孙呵，怎生便不重贤？（王安道云）他是刘二公，怎做的那卓王孙？（正末云）他既不是卓王孙，（唱）索怎生则搬调的个文君女嫌贫贱？我则问你，逼相如索了休，你当初可也对苍天曾罚愿？

（云）今日座上的众人，你可认得么？（旦儿云）认的。这个是王安道伯伯，这个是杨孝先叔叔。（正末唱）

【得胜令】 你可便明对着众人言，还待要强留连。（旦儿云）今日个富贵重完聚，可也好也！（正末唱）你想着今日呵富贵重完聚，（云）刘家女侠，（唱）你当初何不的饥寒守自然？（云）你不道来？（旦儿云）我道着甚么来？（正末唱）你道便做鬼到黄泉，咱两个麻线道儿上不相见。各办着个心也波坚，岂不道心坚石也穿？

（王安道云）相公，认了他罢。（正末云）哥哥，你

兄弟难以认他。(刘二公云)我是你丈人，你认我也不认?(正末云)我不认!(刘二公云)亲家劝一劝儿。(王安道云)相公，你认他也不认?(正末云)我不认。(王安道云)你不认，我则捕鱼去也!(杨孝先云)相公，你认也不认?(正末云)我不认。(杨孝先云)你不认，我则打柴去也!(旦儿云)朱买臣，你认我么?(正末云)我不认!(旦儿请谢科，云)你不认，我则嫁人去也!(王安道云)相公，你只是认了他罢!(正末云)我断然的不认他!(旦儿云)朱买臣，你若不认我呵，我不问那里，投河奔井，要我这性命做甚么?(正末云)噤声!(唱)

【甜水令】 折莫你便奔井投河，自推自跌，自埋自怨!(旦儿云)王伯伯，你劝一劝儿波!(正末唱)便央及煞俺也不相怜!折莫便一来一往，一上一下，将咱解劝，总盖不过你这前愆。

(王安道云)相公，你认了罢!(正末云)哥哥，(唱)

【折桂令】 从来你这打渔人顺水推船，想着那凛冽寒风，大雪漫天。想着我那身上无衣，肚里无食，怀内无钱。(云)刘家女，你不道来?(旦儿云)我道甚么来?(正末唱)你怕甚舍不得我那南庄北园，撇不了我那东阁西轩?我如今旱地上也无田，水路里也无船。

只除这紫绶金章，可不的依还是赤手空拳？

（云）刘家女，你欲要我认你也，你将一盆永来。

（张千云）水在此。（王安道云）相公，你只认了夫人罢！

（正末唱）

【落梅风】 也不索将咱劝，你也索听我的言，你将那一盆水放在当面。（王安道云）兀的不有了水也。（正末唱）请你个玉天仙任从那里灑。（旦儿做泼水科，云）我灑了也。（正末唱）直等的你收完时再成姻眷。

（王安道云）相公，这是泼水难收，怎么使得？（刘二公云）亲家，势到今日，你不说开怎么？（王安道云）住、住、住！请相公停嗔息怒，听老汉慢慢的试说一遍咱。也非是我忍耐不禁，也非是我牵牵搭搭。则为你四十九岁只思偎妻靠妇，不肯进取功名，你丈人搬调你浑家，故意的索休索离，大雪里赶你出去。男子汉不毒不发。料得你要进取功名，无有盘费，必然辞别老汉。我又贫穷，有甚东西把你赍发？你也想，这白银十两，绵衣一套，我是个打鱼人，那里得来？是你丈人暗暗的送来与我，着我明明的赍发你。投至赴得科场，一举及第，饮御酒，插宫花，做了会稽太守，当初受贫穷，三口儿受贫穷；今日享荣华，却独自个

享荣华。相公，你可早忘了知恩报恩，风流儒雅；知恩不报，非为人也！（正末云）哦！有这等事！若不是哥哥说开就里，你兄弟怎生知道？丈人，则被你瞒杀我也！（刘二公云）女婿，则被你勒杀我也！（旦儿云）官人，则被你勒杀我也！（正末唱）

【沽美酒】 我只道你泼无徒心太偏，元来是姜太公使机变，不钓鱼儿只钓贤。你可便施恩在我前，暗赍发与盘缠。

【太平令】 从来个打渔人言如钩线，道的我羞答答闭口无言。明明的这关节有何难见，险些把一家儿恩多成怨。我如今意转，性转，也是他的运转，呀，不独是为尊兄做些颜面。

（孤领祗从上，诗云）汉家七叶圣明君，不尚军功只尚文。试问会稽朱太守，是谁吹送上青云？小官大司徒严助，曾为采访贤士，到此会稽，遇着朱买臣，将他万言长策举荐在朝，果得重用，除授会稽太守之职。闻的他妻子刘氏，曾于大雪之中，强索休书，赶他出去。他记此一段前仇，不肯厮认。岂知这也非他妻子之罪，元来是丈人刘二公妆圈设套，激发他进取功名之意。小官早已体探明白，奏过官里，如今就着小官亲自赍敕，着他夫妻完聚。既是王命在身，怎么

还惮的跋涉？须索驰驿去走一遭。可早来到也，左右，接了马者！（做入见科，云）朱买臣，你休弃前妻一事，圣人尽知来历。今着小官赍敕到此，一千人都望阙跪者，听圣人的命：朱买臣苦志固穷，负薪自给，虽在道路，不废吟哦，特岁加二千石，以充俸禄。妻刘氏其貌如玉，其舌则长，虽已休离，本应弃置，奈遵父命，曲成夫名，姑断完聚如故。王安道、杨孝先、刘二公等，并系隐沦，不慕荣进，可各赐田百亩，免役终身。谢恩！（正末同众谢科）（唱）

【鸳鸯煞尾】方知是皇明日月光非遍，天恩雨露沾还浅。道我禄薄官卑，岁加二千，昔日穷交，都皆赐田。便是妻子何缘，早遂了团圆愿。倒与他后世流传，道这风雪渔樵也只落的做一场故事儿演。

（刘二公云）天下喜事，无过夫妇团圆。今日既是认了，便当杀羊造酒，做一个庆贺的筵席！（词云）玉天仙容貌多娇媚，恋恩情进取偏无意。假乖张故逼写休书，到长安果得登高第。除太守即在会稽城，显威风谁不惊回避。怀旧恨夫妇两参商，覆盆水险做傍州例。若不是严司徒赍敕再重来，怎结末朱买臣风雪渔樵记？

题 目 严司徒荐达万言书

正 名 朱太守风雪渔樵记

海门张仲村乐堂

第一折

（冲末扮同知同大旦、搽旦、净王六斤、张千上）（同知云）花下晒衣嫌日淡，池中濯足恨鱼腥。花根本艳公卿子，虎体鹅班将相孙。小官完颜女直人氏，完颜姓王，仆察姓李。自跟着狼主，累建奇功，加某为蓟州同知之职。嫡亲的三口儿家属。我有两个夫人，大夫人张氏，二夫人王氏腊梅。这个是我大夫人带过来的，姓王，是王六斤。我有个岳父，是海门张仲，在朝为官，因年老，如今致仕闲居。今日是我生辰之日，同僚官都来与我贺寿。大夫人，我则怕你父亲来。他来则说闲话，搅了我酒席。王六斤，但有人，都请过来；则有我那丈人，休着他过来。（王六斤云）理会的。（防御上，云）丝纶阁下文章静，钟鼓楼头刻漏长。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小官蓟州防御是

也。自中甲第以来，累蒙擢用。今圣恩可怜，加小官为蓟州府尹之职。今日是同知相公生辰贵降之日，与他上寿，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张千，报复去，道有小官在于门首。（张千云）理会。报的大人得知，有防御大人在于门首。（同知云）道有请。（张千云）理会的。有请。（防御见科，云）相公，今日是相公寿诞之日，小官特来相贺。（同知云）量小官有何德能，着相公用心也。（做递酒科，云）将酒来，相公满饮一杯。小官也饮一杯，慢慢的饮酒，看有甚么人来也。（正末扮张孝友上，云）老夫姓张名仲，字孝友。幼年曾为县官，因为老夫年迈，致仕闲居，在南宫蓟州城南海门临村，盖了座堂，名曰是村乐堂。老夫有个女孩儿，嫁与这蓟州同知。今日是同知生辰之日，老夫遣些酒礼，与同知上寿，走一遭去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我如今乐矣忘忧，暮年衰朽，甘生受。虚度了春秋，每日家诗酒消白昼。

【混江龙】 遣家童耕耨，老夫则待爱庄农种植乐田畴。我无福穿轻罗衣锦，有分着笠绢粗绸。我则索睡彻三竿红日晓，觉来时一壶浊酒再扶头。我将世事都参透，幻身躯似风中秉烛，可怜见便似兀那水上浮沤。

（云）想俺这闲居的是好快活也。（唱）

【油葫芦】 每日家遥指南庄景物幽，指望待住的久，这的是祖宗基业子孙收。我和这等愚眉肉眼难相瞅，凡胎浊骨难相守。世间有三件事，我如今都一笔勾。到如今世财、红粉、高楼酒，休争气看看白了少年头。

【天下乐】 休、休、休。人到中年万事休，我如今孤也波身，孤身可便得自由，端的是飘飘一叶不缆轻舟。假若我便得些自由，没揣的两鬓秋，争如我便且修身闲袖手？

（云）可早来到也。张千，报复去，道有老夫在于门首。（张千云）理会的。报的大人得知，有老相公来了也。（同知云）道有请。（张千云）理会的。有请。（见科）（同知云）呀、呀、呀，父亲，请、请、请。（大旦云）父亲来了也。父亲万福。（正末云）老夫今日备了些酒礼，特来贺寿。将酒来，我与同知递一杯。（同知云）量您孩儿有何德能，着父亲用心也。（正末做递酒科，云）同知请。再将酒来，老相公满饮一杯。（防御云）老相公请。（正末云）老相公请。（饮酒科）（正末云）将酒来，孩儿饮一杯。再将酒来，王都管吃。（王六斤云）您孩儿不敢。（大旦云）父亲，小夫人不曾吃酒哩。（正末云）一来老夫年纪高大，第二来与府尹

相公攀话，忘了与二夫人把盏，夫人休怪老夫。（搽旦云）不敢，不敢。（同知云）下次小的每，看酒来。（正末云）休把盏，我与老相公闲攀话者。（搽旦背云）一席好酒，走将这老子来，又打搅了。（防御云）住、住、住，小官久闻老相公村乐堂的景致，你说一遍，我试听者。（正末云）老夫那村乐堂上，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有景致。听我慢慢的说一遍者。（唱）

【村里逐鼓】 正值着那丽人天气，恰正是那太平的时候。趁着他这花红和柳绿，绕着这社南社北。他每则在兀那庄前庄后，他每都携着美酝，穿红杏，拖翠柳。我直吃的笑吟吟，醺醺的带酒。

（防御云）老相公，夏间再有甚么景致？说一遍者。（正末唱）

【元和令】 锦模糊江景幽，翠峻峭远山岫。正是稻分畦，蚕齐簇，麦初熟。我是个老人家闲袖手，就着这古堤沙岸那答儿绿阴稠，缆船儿执着钓钩。

（防御云）老相公收纶罢钓，新酒活鱼，是好幽乐也。（正末唱）

【上马娇】 我将这锦鲤兜，网索收。就着这村务酒初熟，恰归来半醉黄昏后。暮雨儿收，看牧童归去倒骑牛。

(防御云)秋间可是如何?(正末唱)

【游四门】 秋间恰正是败荷萍里正方秋，呀呀的寒雁过南楼。恰正是荷枯柳败芙蓉瘦，风力冷飕飕，看霜降水痕收。

(防御云)老相公，这秋间的景致，还有几般清幽？再说一遍者。(正末唱)

【胜葫芦】 我则见浅碧粼粼露远洲，滴溜溜红叶一林秋，怕的是明日黄花蝶也愁。仿孟嘉庄上，就渊明篱畔，老夫酒醒时节再扶头。

(防御云)冬暮间天道，可是怎生也?(正末唱)

【后庭花】 冬间老夫待寻梅访故友，踏雪里沽艳酒。宝篆焚金鼎，浊醪饮巨瓿。我和你意相投，酒筵中不够，者莫再约住林下叟，就村务将琴剑留。

（防御云）酒够了，老夫告回也。（正末云）早哩，且坐的也。（唱）

【柳叶儿】 直吃到二更时候，笑喧哗交错觥筹，直待吃的月移梅影黄昏后。心相爱意相投，醉时节衲被蒙头。

（同知打净王六斤，云）王六斤，我分付你甚么来？不应亲者强来亲也。（正末云）可不道对客不得嗔狗。我本待去了来，恰才王都管吃了几下打，我试安抚他者。王都管，（唱）

【单雁儿】 我向来打了个稽首，你身上的是非只为我恰才多开口。这的是我做下事可着你承了头，可你敢休和老夫记冤仇。

（王六斤云）老相公，您孩儿不敢也。（正末唱）

【尾声】 我见他呵羞，我则推个逃席走，（防御云）老相公，再饮几杯。（拖下坐科）（正末唱）请你一个府尹官人放手。（云）同知！（唱）你可怎全不提防你那脑后忧，这的是你恋着金枷玉锁遭囚。我则怕你久已后，枉丁将你闲忧，我正是莫与儿孙作马牛。你

如今贪杯恋酒，(云)你到的卧房中，将的镜子来，照你那面皮去波。(唱)则被这酒灌的你来黄干黑瘦，你正是养家活计下场头。(下)

(防御云)相公，酒够了，多多的定害。左右，将马来，回家中去也。(下)(同知云)大夫人，我说你这父亲不达时务，来便则说闲话，把我那一席好酒都搅了。罢、罢、罢，防御相公也去了。安排酒肴，后堂中饮酒去来。为官受禄居州郡，安享荣华乐事多。今日画堂开玳宴，洞房犹是听笙歌。(同下)

第二折

(搽旦上，云)妾身是同知相公的小夫人。有大夫人是张氏，他带将一个小的来，是王六斤。我见这小的聪明，我着他近身边伏侍我，俺两个有些不伶俐的勾当。相公歇息了也，我叫六斤来者。(做叫科)(王六斤上，云)下次小的每，前后收拾，夫人叫我哩。(六斤见搽旦科，云)你叫我怎的？我打发相公睡哩。(搽旦云)相公歇息了也不曾？(王六斤云)歇息了。(搽旦云)咱这里不自在，去后花园亭子上去来。(王六斤云)也好，也好，俺去来。(同下)(正末扮曳刺上，云)洒家是个关西汉，岐州凤翔府人氏。在这蓟州当身役，与这同知相公做着个后槽，喂着一块子马。一块子好马也呵！(唱)

【南吕】【一枝花】 同知着我不将差罚当，专把征驼喂，喂的似按板肥，好马也，我与你刷刨的恰便似泼油光。索与你收拾了铺床，把骏骑牵在槽上，草料也拌上一筐。我与你拖着那半片席头，美也，我与你急转过前厅后堂。

【梁州】眷的是侧^个敞^个敞厨房中暄热，爱的是宽绰绰过道里风凉。夜深也无一个人来往。半片席斜铺在地下，两块砖掇在头行。正天炎似火，地热如炉。过道里不索开窗，洒家道来则这的便似天堂。我与你直挺挺忙拨倒身躯，就着这凉渗渗席垫着我这脊梁，美也，就着那风飏飏扇着我那胸膛。愁的是后晌，晌晌。我恰才煮料切草都停当，安排下搅草棒。喂的他槽上的征骧有些肚囊，料煮到上半磁缸。

(云)洒家与你睡一觉者。(做睡科)(王六斤同搽旦上，云)慢慢的走，赤、赤、赤。(搽旦、六斤做跳正末身上过)(打科)(正末云)哎哟，哎哟，甚么人劈劈泼泼，则管里打？(六斤云)是我都管。(正末云)都管，都管，你忒休都管了。(六斤云)夫人也在这里。(正末云)夫人，夫人，这早晚在这里。有甚么匀当？我别处睡去便了也。(下)(搽旦云)六斤也，我为你耽惊受怕，你休负了我心也。(六斤云)我若负心，我就该死也。(正末上)(唱)

【贺新郎】 是谁人这早晚不寻常？俺的把曲槛斜穿，呀的将角门儿开放。是谁人这早晚往花园里撞？这嘶引定谁家一个艳妆？莫不是求食卖笑的红妆？(云)好也罗。(唱)荒淫怎坐夫人位。除了名字有何妨？着

这个浪包揆一迷里胡厮谎。若拿贼做个证见，我着他望穿堂打会关防。（拿六斤科）（唱）

【梧桐树】 你可便休想我把伊轻放，这公事决声扬。往往同知将他向，好也罗，将一个腌盆儿掇在他头直上。

（云）有贼也！有贼也！（搽旦云）这弟子孩儿无礼。我在这里直料来，有甚贼么？（六斤云）奶奶。与他些东西，买他不语。（搽旦云）我与他这枝金钗儿。（六斤云）兀那爪子也。你不要言语，我与你这枝金钗儿。（正末云）你做的歹勾当，倒与我枝金钗儿！（六斤云）悄悄的，休教同知听见。（正末云）同知这早晚做了个糟得恼了也。（同知上，云）兀那厮，你说甚么哩？（正末云）早是爪子不曾说相公甚么。（同知云）你也骂的我够了也。你怎么大呼小叫的？（正末云）相公，他两个在这坨儿哩。（六斤同搽旦骂科，云）爪驴！爪弟子孩儿！爪畜生！（三科了）（正末唱）

【四块玉】 不索你厮掩藏，休倔强，（同知云）好是奇怪也，你回去罢。（正末云）洒家知道。（唱）我急走的去那厨房中我点着灯光，若是实呵小人请功赏。早来个可便黑洞洞的，如今照耀的来便刚朗朗，请同知觑见这二人的气象！

（搽旦云）同知，休听这弟子孩儿胡言汉语的。
（同知云）气象怎的？小夫人。你在这里做甚么来？（正末云）他两个在这坨儿哩。（搽旦同六斤骂科，云）爪驴！爪弟子孩儿！俺在这里做甚么来？（正末唱）

【哭皇天】 气的我一跳三千丈，（司知云）兀那后槽，有甚么勾当？你实说。（正末云）不是洒家在相公跟前说呵，（唱）相公若不信呵自觑当。不是我私过从硬主张，嗻，你莫不便要一纸从良。一个是夫人，一个是伴当。（带云）你既是夫人。更深半夜，兰堂画阁里不睡。（唱）黑洞洞的向一些花园里、花园里有甚勾当？你向那扑堂的土上，尚兀自印下这脊梁。

（搽旦云）是这驴打滚来！（正末云）那个人肯做这等勾当？（唱）

【乌夜啼】 请同知自向跟前望，夫人为甚么汗塌湿残妆？（搽旦云）是露水珠儿滴在我脸上来！（正末唱）都管为甚粉贴在鼻梁？（六斤云）我有些怕后，打了个白鼻儿。（正末云）夫人说波，都管说波，可怎生不言语？（唱）不似那昨来个爪驴、爪贼、爪马，叫吡吡的眼睛荒。（云）好也。（唱）不信你那扑扑的小鹿儿心头撞，打叠起无颜色，无情况，花言巧语，数黑论黄。

（同知云）你说，他两人有甚么显证？（搽旦云）有甚么显证？你拿出来！（正末云）要见显证，金钗儿便是显证！（同知云）小夫人，这金钗儿不是你的？（搽旦云）我恰才着花枝儿抓在地下，这爪子拾了我的，他不还我。（同知云）夫人也，你这金钗儿吊了好几遭了也。（正末唱）

【尾声】 则这金钗儿是二人口内的招伏状，更压着那十字街头犯由榜。这公事不虚诳，道得来捏住喉嗓，请你个、请你个水晶塔的官人都莫偏向。做贼来见赃，杀人来见伤。这的是都管的奸情唆狗，不是这后槽的谎！（下）

（搽旦云）相公，你歇息去。（同知云）夫人，你执料去罢，我歇息去也。（下）（搽旦云）六斤，我和你说：这等爪子在家里打搅，我明日则教同知赶了他去罢。俺两个可不自在也。（六斤云）奶奶，我则是磕头罢了。（搽旦云）收拾了门户，我歇息去也。（同下）

楔 子

(同知同搽旦、王六斤上)(同知云)昨日被后槽闹炒了一会也。(搽旦云)那个弟子孩儿，不似好人，偷东摸西，打发他去了罢!(同知云)夫人说的是。六斤，与我唤将那后槽出来。(六斤叫科，云)理会的。后槽安在?(正末上，云)相公唤洒家有甚勾当。我须见相公去。(六斤云)兀那爪子，为你磨了我半截舌头，要放你回去哩。(正末云)谢了哥哥。(见同知科，云)相公唤洒家有甚的勾当?(同知云)兀那厮，你当几时后槽了?(正末云)我该当一年。(同知云)当一年，还有多少时?(正末云)我当了半年了。(同知云)罢，我饶你半年，放你回去罢。(正末云)相公，我去也。我拜相公两拜。(同知云)你拜了我，你也拜夫人两拜么。(正末云)我不拜夫人。(同知云)你怎生不拜?(正末云)我曲不下这腰，洒家腰疼。(同知云)你若不拜呵，我不放你回去。(正末云)我葫芦提拜两拜罢。(唱)

【双调】【新水令】 同知着洒家下班去不唤再休来，便有那包龙图把他也难赛。 我则怕那王伯当，

泼秀才，久后生心，（云）干我甚的事来？（唱）知他是和尚在钵盂在？

（同知云）兀那厮，去罢。（正末做叫六斤科，云）唆狗！唆狗！（六斤云）门口有传神的叫我哩。弟子孩儿，我叫做唆狗！我出这门来。（正末云）阿哥，可不道唆狗也。我去也，好处你便说些，歹处休说。阿哥，我去也。（六斤云）你去也，我知道。（三科了）（正末叫六斤云）唆狗！唆狗！（六斤云）他又叫我。我出的这门来。（正末云）阿哥。（六斤云）可早两遭也。（正末云）他是二夫人，你是伴当，你两个有这等勾当，道不的瓦罐不离井口破，我去也。（六斤云）你去罢，我知道了。（正末回头招手科）（六斤见科）（云）敢是唆狗？（正末云）这厮可撵了我的！（下）（同知云）后槽去了也。夫人，俺后堂中饮酒去来。（同下）（搽旦上，云）自家小夫人的便是。我如今和王六斤两个不得自在。我要合一服毒药来，或是茶里饭里着上，药杀了同知，我和王六斤永远做夫妻。唤将六斤来。（六斤上，云）奶奶，你唤我做甚么？（搽旦云）我和你不得自在。你合一服毒药来，药杀了同知，我和你永远做夫妻，可不好那？（六斤云）我知道。（搽旦云）好孩儿，不枉了。门首看着，则怕相公来家。（六斤云）理会的。（同知上，云）小宫衙门中回来，身子有些不好。夫人，

安排一碗酸汤来，我吃者。（大旦云）我做去。（大旦拿汤上科）（搽旦云）拿来我尝一尝？没滋味。姐姐，你去取些盐醋来。（大旦下）（搽旦云）可拿那药来，放在碗里。（大旦上，云）有了盐醋了也。（搽旦云）姐姐，我才和他急聒了几句，相公有些怪我。你拿这汤去。（大旦云）相公，酸汤，你吃一口儿。（同知惊科）哎哟，怎生火光进散？谁做的汤来？（搽旦云）姐姐做的。（同知云）好夫人！我怎生歹着你，你有这等歹心？将大棒子来。（搽旦云）相公，你不要打他，他是你儿女夫妻。做这等勾当，你告他去，我是证见。（同知云）你也说的是。我家里打他，私置牢狱。我去衙门里告防御大人，走一遭去来。（下）

（防御领张千上，云）小官防御是也，今日在衙门中闲坐。令人，门首觑者，看有甚的人来。（同知上，云）可早来到也。不必报复，我自过去来。（做见跪科，云）相公与我做主者。（防御云）相公请起。有甚的事？（同知云）有我大夫人是儿女夫妻，他合毒药害我。相公与我做主者。（防御云）相公，你是同僚官，我难问。（同知云）相公，你若不问，我上司告去。（防御云）住、住、住，我问便问。谁是原告？相公。（同知云）我有二夫人做状头，合毒药的是王都管，药丈夫的是大夫人，并不干小夫人之事。相公与我做主者。

(防御云)相公，我自有主意，(同知云)相公，回去也。
(下)(防御云)这桩事我也难问。张千，说与张本，着他好生问，这桩事问成了呵，可来回我的话。将马来，我且回私宅中去也。(下)

第三折

(牢子上，云)手执无情棒，怀揣滴泪钱。晓行狼虎路，夜伴死尸眠。自家是五衙都首领。今有同知的大夫人、二夫人和王六斤，下在这牢里面。与我拿将出来！(大旦、搽旦同王六斤上)(搽旦云)俺两个又无罪过。俺这里坐的，看有甚么人来。(牢子云)不要大惊小怪，则怕有提牢官来。(正末扮令史上)(咳嗽科，云)我姓张名本，是这汾州西河县人氏，做着个令史。口则说个令史，也难。要知律令，晓史书，方可做的个令史。(做回头科，云)后兴，同知相公叫我牢里问事去，着你娘做些酷累来。我知同知家道上好生不明。正之在人，格之在己。休道前程苟贪，上察推天心，下察推地炁。明有祸福相随，暗有鬼神相报。然后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苍难欺也呵。(唱)

【商调】【集贤宾】 我从那幼年间将吏道文字把，我去那儒吏上少书滑。笔尖上斟量一个轻重，案款内除减了增加。我则待惜黎民户减了差徭，须是我

爱庄农一犁两耙。则俺那同知好将拦状插，前厅上审问撒达。这厮每其中必暗昧，就里决争差。

【逍遥乐】 我与你亲身临牢下，自审个虚实，辩个真假。

(云)来到这牢门首也。 扯动这绳子。(牢子做惊科，云)来了，来了。是提牢官来了，我开门去。(牢子开门、撞正末头、倒科)(牢子云)哎哟、哎哟，可怎么好?原来是提控，撞倒他怎么了?(正末云)这个是什么门?(牢子云)这个是牢门。(正末云)可知是牢门，牢门里门上拴一条绳子，绳子上拴着铃子，有人来扯动这绳子，里面那铃子铎琅响一声，你便不合攒出得脑来。假若有那劫牢的来，一棍子打杀你，你死不争，孩儿也，你不带累他那官长么?(牢子云)提控说的是。(牢子做拿起笠子看科，云)坏了笠子了。(正末云)着个补笠子的补了者。(牢子云)理会的。(正末云)开了这门了，我进去。(做见大旦、搯旦科)(正末云)这个是什么人?(牢子云)这两个是夫人，这个是都管。(正末做努嘴科)(牢子做拿旦、六斤云)过来跪者。(大旦、搯旦、六斤做跪科)(搯旦云)我又无罪过。 我跪者，看他怎么放我起来?(正末问牢子云)你姓甚么?(牢子云)我不醒。(正末云)你姓甚么?(牢子云)哦，你问我姓甚么?我姓王。(正末云)庞?(牢子云)王。(正末云)

黄？(牢子云)提控，我写与你看：三画中间一竖。是王。(正末云)你是三画王？(牢子云)我正是三画王。(正末云)三画王，把墨来。(牢子云)这一场苦又不善了。我又不是太医，着我把脉，没奈何。官差，依着他。(牢子拿正末手把脉科，云)一肝、二胆、三脾。(正末云)你做甚？(牢子云)你说着我把脉来。(正天云)是砚瓦上磨的。(牢子云)那个是墨？(正末云)是。(牢子云)无了墨了。(正末云)土地龕子上有块墨。(牢子云)理会的。他这有心记事，我寻去。真个有一块墨。提控，有了墨了。(正末云)三画王，砚瓦上灰吹了者。(牢子向正末吹科)(正末眯了眼科)哎哟，哎哟。(牢子云)嗨，眯了提控眼也。(正末云)媳妇儿，媳妇儿，过河来打打米米。(牢子云)甚么打打米米？(正末云)拿过来。(牢子云)靠前跪着！(正末云)你姓甚么？(六斤云)我姓王。(正末云)庞？(六斤云)王。(牢子云)提控，提控，他也是三画王。(正末云)你也是三画王？(牢子云)提控，正是三画王。(正末云)王甚的？(六斤云)王都管。(正末云)你都管谁？(六斤云)家前院后，都是我执料，叫我做王都管。(正末云)写官名。(六斤云)我是王六斤。(正末做写科，云)责状人王六斤又六斤。(牢子云)没我则这般道。(正末云)兀那厮，你招了者。(六斤云)你着我招甚么？(正末云)要你招了者！(六斤云)你着我招甚么？(正末唱)

【醋葫芦】 我这里轻轻的将你那手腕儿捏，款款的将他这脚面儿踏。你若是招成了，我将你厮提拔，你身上休惹的粗棍子打。唻！咱两人好生的说话，（六斤云）干我甚事？冤屈也。（正末唱）没来由村丑生叫吡吡。

（云）责状人王六斤又六斤。（搽旦云）我又无甚么罪过，谁听你那言语？我家里去也。（正末云）三画王，他说甚？（牢子云）他说他无罪过，他要家里去。（正末云）三画王。（牢子云）有。（正末云）你待开了个牢门，教他去。（牢子云）理会的。我待开开这牢门。（正末云）你去，你去。可又不敢去。你觑的我个头似土块，气的我翻上倒下的。壁上孩儿，一簇簇画的来不曾哭，手里拿定把槌儿，打你奶奶眉楞骨。这个姐姐，是个夫人，你也是个夫人。这个姐姐，似凤凰飞在梧桐树，自有傍人话短长。（唱）

【么篇】 你可休把人来厮笑话，觑的人来似粪渣。打官司处使不着你粉鼻凹，觑不的铺眉苦眼乔势杀！（搽旦做扭捏科）（正末云）我那里受的他！（唱）百忙里便吊腰撒跨，（云）三画王，将大棒子来。（牢子云）理会的，有！（正末唱）半合儿勘你个搅蛆扒。

（同知上，云）小官同知的便是。有我那大夫人，因奸合毒药药丈夫。我告防御大人，谁想防御相公不整理，分付与张本外郎他问这桩事。那个人又难说话。则怕他不知道我这家务事，我与他说一声去。来到这牢门首，拽动这牵铃索。（牢子云）来了，来了。不知甚么人，拽动这牵铃索。我开开这牢门。（做开门科，云）原来是同知相公。（同知云）张千，我家那桩事，如今怎么样？（牢子云）张令史正问这桩事哩。（同知云）你说一声，道我在门首，有话和他说。（牢子云）理会的。（见正末科）（正末做写科，云）同知。（三科了）（牢子云）牢门首有同知相公有请，有说的话。（正末云）你便道，外郎，牢门首有同知相公。怎么你走到我身边厢？同知，同知，着我写了两三个同知。（牢子云）谁着你写来？相公请提控说话。（正末出门见同知科，云）相公，你来这里，有甚么事？（同知云）张本，你不知道，我家那桩事，药丈夫是那大夫人，合毒药的是王六斤，并不干我那二夫人事。我和你说一声。（正末云）相公，你既知道，你自家问了罢，我行胡搵乱搵！你不搵，三画王，你关了门者。（牢子云）开了牢门，则怕磕你一个骨都。（正末云）三画王，关了牢门。（牢子云）是，我关了牢门。（傣儿上，云）我是个散_散执法的孩儿。我爹爹在牢里问事，我娘着送饭，我去，来到这牢门首。（做见同知，与唱喏科）（傣儿云）吞之。

(同知云)这个是张本的孩儿，你那里来？(俌儿云)我爹爹在牢里问事哩，我娘着我送饭去。(同知云)来、来、来，与你这贯钞，替我买个蒸饼来。(俌儿云)我知道，我买去。(下)(同知云)我支转了他，将这一饼黄金，我放在这饭罐里。他若见，自知其意。(俌儿上，云)吞之，没了蒸饼了，还你钞。(同知云)我不要，就与你罢。(俌儿云)我不敢要。(同知云)为甚么不要？(俌儿云)俺爹爹知道，则道我受私哩。(同知云)撇舍，着您爹爹，休嫌少。(俌儿叫牢子科，云)牢子哥哥开门来。(牢子做开门科，云)我开开这门。原来是撇舍。你来做甚么？(俌儿云)我来送饭来。(牢子见正末科)(正末云)王六斤，王六斤。(牢子云)撇舍。(正末做慌科，云)接赦，接赦，开了牢门，装香来，请官，请官。(牢子云)做甚么请官？(正末云)你道接赦，接赦！兀那三画王，你来，你来！我姓张也那我姓撇？(牢子云)提控，这个是我说的差了也。(正末云)教他过来。(牢子云)理会的。着你过去哩。(正末云)你娘家里做甚么来？(俌儿云)俺娘家里扎麻鞋哩。(正末云)一腿子麻鞋是甚么哩？卖二百文小钞，三口子老小盘缠。是甚饭？(俌儿云)和和饭。(正末云)着你娘做些酷累来，又是和和饭夹。(俌儿云)打你奶奶嘴！胡说。吃了罢。甚么酷累、酷累。(正末做抄饭，怕科)(唱)

【幺篇】 则被这金晃的我这眼睛儿花腊擦，吓的我这手脚儿软刺答，可若是官司知道怎割杀？（云）后兴。（唱）你可是那里每将来，你与我疾道者，常好是心粗胆大。天也、天也，则被些小冤家送了这个个做知法。

（云）后兴，你牢门首见谁来？（俌儿云）见同知来。（正末云）同知说甚？（俌儿云）他说着你爹爹休嫌少。（正末唱）

【后庭花】 颇奈这个打关节的姜子牙，你待搭救这犯奸情的女浣纱。你则怕萧相国差行了事，好、好、好，哎！你个包龙图能治家。（云）三画王！（牢子云）有。（正末唱）你与我换上沉枷，（牢子云）理会的。上枷。（正末唱）你可休将人来者刺。来日个坐早衙，大人行把状插。小夫人必事发，王都管必定杀。

【柳叶儿】 呀，请你个大夫人休怕，浪包搂项带沉枷，说着教他丧胆亡魂怕。休那里括刺刺，叫吡吡，合毒药则是你个蛆扒。（云）三画王，打着者。（搽旦云）并不干我事，都是大夫人来。（正末云）打着者！（牢子打六斤科，云）理会的。招了者！招了者！（六斤云）我吃不过这打。罢、罢、罢，是我来。（搽旦云）是我来，是我来。不要打，我招了便了。（正末云）他

可道招了也。点了纸，画了字。三画王，将纸来，封了这罐儿者。（牢子云）将纸来，封了这罐儿。（正末云）三画王，开了牢门。（牢子开门科）（云）理会的，开了门也。（正末见同知科）（同知云）张本，你问的事如何？（正末做扯住同知科）（唱）

【尾声】 向前来扯住他，这公事怎干罢？把你上梁不正相公拿，原告人一步一棍子打。把他干连人监下，折证在蓟州府尹相公衙！

（正末并王六斤、搽旦、牢子同下）（同知云）这事不中也。我去央及防御相公去者。（下）

（防御上，云）我着张本问那桩事。未知如何。怎生不见来回话？（同知上，云）我去央及防御相公去者。（做见科）（同知云）相公，这一件事不好了也。我见张本的孩儿送饭去，饭罐儿里我做上一个金子。不想张本封了饭罐儿，他如今要上司告去哩，可怎了也？（防御云）他若上司告去，你便不能勾做这同知也。则除是你丈人张仲，他若认了，你便无事了。（同知云）他如今怪我，他如何肯认？（防御云）都在我身上。俺如今同去央及张仲去来。（同下）

第四折

(张千排衙上，云)喏！在衙人马平安，抬书案！
(府尹上，云)清廉居府治，持法敢辞难？断狱能平允，民情得自安。小官乃府尹是也。今日坐早衙，张千，说与那六房吏典，有甚么该金押的文书，将来我看。
(张千云)告的相公得知，止有蓟州申将一纸，王六斤合毒药、用金打点那个文书来，人犯还未到哩。
(府尹云)张千，若来时，报复我知道。无甚事，我且回后堂中去来。一自为官十数年，公平廉谨始称贤。但得心地无私曲，功名富贵总由天。
(正末扮张仲上，云)老夫张仲，在这村乐堂闲坐。观着这四面真山真水，是好景致也呵！(唱)

【双调】【新水令】 我则见几行新雁写秋云，画堂中一天风韵。看梅山清隐隐，拖素杖那观门外水粼粼。野馆山村，便着那丹青手画不尽。

(同知同大旦上，云)夫人，这件事则除你父亲认了，俺便无事也。
(大旦云)我理会的。咱见父亲去来。

(同知云)俺见父亲去来。(大旦云)你则在门首，我先过去。(大旦做哭科)(正末云)孩儿，你那里去来？怎生不言语？(唱)

【步步娇】 往常孩儿杨柳腰枝多丰韵，脸似桃般嫩，今日可怎生憔悴损？我则见绿惨红愁减了精神，为何因，背地里将啼痕来搵？

(云)孩儿，你为甚么来？你说。(大旦云)父亲，如今有同知的小夫人，因与王六斤做下不伶俐的勾当，合毒药下在汤内。同知看将出来，他赖是你孩儿来。有同知将俺具告到官。被张令史推问明白。有同知将金一饼，放在张令史饭罐内，救他小夫人。被张令史将金封记在官，要去上司告去。若去呵，这同知的官便难保也。怎生看你孩儿面皮，则说是父亲来。若认了这金呵，可也好也。(正末云)他如今在那里？(大旦云)见在门首。(正末云)你着他进来。(大旦云)理会的。同知，你自过去。(同知见正末科，云)父亲，这几日怎生不见你来家吃茶？(正末云)我可是敢来么那？(唱)

【殿前欢】 怕不待叙寒温，(云)同知。你不知道。(同知云)父亲道甚么来？(正末唱)又着你道不应

江亲者强来亲。只因咱多话着你心怀恨，休怪咱波女婿郎君。（同知云）我一径的来告父亲来。（正末云）你告我怎么？（唱）放着你那筑坟台女赵贞，索甚么闲评论！两个人相般弄，一个叠尸的伯当，一个是贤德夫人！

（同知云）父亲，有这饼金，若父亲肯认了，我便无事来。（正末云）老夫不知是甚么金子！（正末推同知出门科，防御云）同知，这一桩事如何？（同知云）相公，俺岳父不肯认这金。相公，你怎生劝一劝来。（防御云）不妨事，都在我身上。（见正末科，云）老相公，有这一饼金子，你若认了，同知相公便是无事的人也。（正末云）老夫不知甚么金子。（唱）

【川拨棹】 我几曾见劝和人，打关节处厮勒掯。卖弄你巧语花言，施展精神。你常好是不依本分，这家私我无中文，掌王条理庶民。

【喜江南】 过来波包龙图门中面糊盆，（做推防御出门科）（防御云）好无礼也。不认便罢，怎么推出我来？更待干罢？拿过那大夫人来，与我打着者。（做打大旦科）（大旦云）父亲救我者。（正末云）是我恶说了他来。（唱）常言道口是祸之门。打关节府尹怒生嗔，我这议论，便有那杀人的公事我招承。

（防御云）既然如此，俺同见官去来。（众虚下）
（府尹、张千上，云）聆音能鉴貌，奸伪自昭彰。小官府尹是也。昨日蓟州申到王六斤等一千人犯。张千，你与我律上厅来！（张千云）理会的。（做拿王六斤、搽旦、大旦、同知、张仲上）（见科）当面！（众跪科）（府尹云）合毒药是谁来？（王六斤云）是我来。（府尹云）送金是谁来？（张仲云）是老夫来。（府尹云）这桩事老夫尽知也。一行人听我老夫下断：二夫人败坏人伦，王六斤谋害情真。张孝友施仁重义，认送金回护姻亲。王同知复还旧职，大夫人无事拱明。今日个不能隐讳，将二人明正典刑！

题 目
古 本 散 令 史 大 断 案

正 名
海 门 张 仲 村 乐 堂

包龙图智赚合同义字

楔子

（冲末扮刘天祥、搽旦杨氏、正末刘天瑞、二旦张氏、俵儿同上）（刘天祥诗云）白云朝朝走，青山日日闲。自家无运智，只道作家难。自家汴梁西关外人氏，姓刘名天祥。大嫂杨氏，兄弟是刘天瑞，二嫂张氏，我根前无甚儿女，止天瑞兄弟有小孩儿，年三岁也，唤做安住。我那先娶的婆婆可亡化了？这婆婆是我后娶的。他根前带过一个女孩儿来，唤做丑哥。我这兄弟和李社长交厚，曾指腹为婚。李社长根前得了个女孩儿，唤做定奴，也三岁了，他两个可是两亲家。如今为这六料不收，上司言语，着俺分房减口。足弟，你守着祖业，俺两口儿到他邦外府赶熟去来。（搽旦云）俺两个年纪高大，去不的了。（正末云）哥哥知嫂嫂守着祖业，我和二嫂引着安住孩儿。趁熟走一

遭去。（刘天祥云）这等，你与我请将李社长来者。（正末云）我便请去。（做请科，云）李亲家在家么？（社长上，云）谁唤门哩？我开开这门。原来是刘亲家，有甚么话说？（正末云）俺哥哥有请。（见科）（社长云）亲家，你来唤我，莫不为分房减口之事么？（刘天祥云）正是。只因年岁饥歉，难以度日，如今俺兄弟家三儿。待趁熟去也。我昨日做下两纸合同文书，应有的庄田物件房廊屋舍，都在这文书上，不曾分另。兄弟三二年来家便罢，若兄弟十年五年来时，这文书便是大见证。特请亲家到来，做个见人也，与我画个字儿。（社长云）当得，当得。（刘天祥念科，云）东京西关义定坊住人刘天祥，弟刘天瑞，幼侄安住，则为六科不收，奉上司文书，分房减口，各处趁熟。有弟刘天瑞，自愿将妻带子，他乡趁熟。一应家私田产，不曾分另。令立合同文书二纸，各收一纸为照。立文书人刘天祥同亲弟刘天瑞，见人李社长。（社长云）写的是。等我画个字，你两个各自收执者（画字科）（正末云）既有了合同文书，则今日好日辰，辞别了哥哥、嫂嫂，引着孩儿，便索长行。亲家，我此一去，只等年成熟时便回家来，你是必留这门亲事，等我回时，成就此事。（刘大祥云）兄弟你出路去，比不的在家，须小心着意者。有便频频的稍个书信回来，也免的我忧患，（正末云）哥哥放心，您兄弟去了也。（唱）

【仙吕】【赏花时】 两纸合同各自收。 一日分离无限忧。 辞故里，往他州。 只为这田苗不救，可兀的心去意难留。（正末、二旦、傣儿同下）

（刘天祥云）亲家，俺兄弟去了也。有劳尊重，只是家贫不能款待。惶恐，惶恐！（社长云）这也不消，在下就告回了。正是：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同下）

第一折

（外扮张秉彝同旦儿郭氏上）（张秉彝云）自家潞州高平县下马村人氏，姓张名秉彝，浑家郭氏，嫡亲两口儿家属，寸男尺女皆无，颇有些田地庄宅。因为东京六料不收，分房减口。近日有一人唤做刘天瑞，引着他浑家也是张氏，有个孩儿唤做安住，今年三岁，生的眉清目秀，是好一个孩儿也。我因见刘天瑞是个读书的人，收留他在我店房中安下。也是他的造化低，谁想两口儿染成疾病，一卧不起，小二哥说他好生病重。大嫂，咱那里不是积福处，你的旧衣服将着两件，我的旧衣服也将着两件。咱望他两口儿去来。（同下）（店小二上，云）自家店小二的便是。这是张秉彝家店房，近新来有三口儿趁熟的，到这店中安下，不想他两口儿患病，一日重似一日。人说我穷，他两个还比我穷。莫说道他两口儿迎医服药，连衣服也没的半片，饭食也没的半碗，怎么将养得这病好。我如今不免扶持出来，看看他气色。嗨！也可怜，多分要呜呼了也。（正末同二旦、傣儿上，云）自家刘天瑞。自从离了哥哥、嫂嫂，到这潞州高平县下马村张秉彝

员外店中安下。多蒙这员外十分美意，并不曾将俺做那外人看待。争奈自家命薄，染了这场疾病，一卧不起。二嫂怎生是好也！（二旦云）眼见的俺两口儿这病，觑天远，入地近，无那活的人也！（正末唱）

【仙吕】【点绛唇】 拙妇熬煎，主家方便，相留恋。直着俺住到来年，谁想天不从人愿。

【混江龙】 俺则为人离乡贱，强经营生出这病根源。拙妇人女工勤谨，小生呵农业当先。拙妇人趁着灯火邻家宵绩纺，小生呵冒着风霜大气晓耕田。甘受些饥寒苦楚，怎当的进退顿时迳遭。现如今山妻染病，更被他幼子牵缠。回望着家乡路远，知他是兄嫂高年。好教我眼巴巴没乱杀难相见，枉了也离乡背井，落的个赤手空拳。

（二旦与正末文书科，云）二哥，我这穷命，只在早晚了也。你收拾这文书，保重将息者。（二旦做死状科）（张秉彝上，云）可早来到店中也。君子，你那病体如何？（见正末科，云）呀！原来你浑家亡了也。你如今也有些钱钞。发送你的浑家么？（正末唱）

【油葫芦】 量小生有甚人情有甚钱，苦痛也波天。则为那家私生受了二十年，要领旧席铺停柩无一

片，要领好衣服妆裹无一件。（张秉彝云）君子，你不须烦恼。我这里都已备下了也。（正末唱）谢员外厮济惠，谢员外肯见怜。（带云）小生若不得员外呵。（唱）则俺这人离财散央亲眷，兀良谁赍发与我一根椽。

（做悲科）（唱）

【天下乐】 妻也，知他是你命难逃我命蹇，我想从也波前，也是宿世缘，将重孝不披轻孝来穿。想着你恩共情，想着你贞共贤，我甘心儿与你驾灵车，哭少年。

（张秉彝云）小二哥，着人来抬的二嫂出城外，拣个高原去处，好好的埋葬了者。（抬下）（正末云）员外，我也送他一送。（张秉彝云）你是个病人，那里送的？便不送也罢。（正末做悲科）（云）妻也，我为着你呵。（唱）

【那吒令】 念不出，消灾的善言；烈不得，买路的纸钱；（张秉彝云）我代你送出去。（正末云）怎敢劳动员外。（唱）我可也放不下，殃人的业冤。一片心迷留没乱焦，两条腿滴羞笃速战，恰便似热地上蚰蜒。

（做走科）（唱）

【鹊踏枝】 我甫抬身到灵枢边，待亲送出郊原，不觉的肉颤身摇，眼晕头旋。挪一步早前合后偃，（正未做倒科）（唱）哎哟！叫一声覆地翻天。

（云）员外，小生有句话敢说么？（张秉彝做扶科，云）你有甚么话？你说。（正末云）小生东京义定坊居住，哥哥刘天祥，小生刘天瑞。因为六料不收，奉上司的明文，着分房减口。哥哥守着祖业，小生三口儿在此趁熟。当那一日，立了两纸合同文书，哥哥收一纸，小生收一纸，怕有些好歹，以此为证。只望员外广修阴德，怎生将刘安住孩儿，抬举成人长大。把这纸合同文书，分付与他，将的俺两把儿骨殖，埋入祖坟。小生来生来世，情愿做驴做马，报答员外。是必休迷失了孩儿的本姓也。（唱）

【柳叶儿】 则被那官司逼遣，他道是没收成千里无烟，着俺分房减口为供膳。因此上携宅眷，撇家缘，图一个苟活偷全。

（张秉彝云）元来你的家缘家计，都在这一纸合同文字上哩。（正末唱）

【青哥儿】 虽则是一张儿合同、合同文券，上写着一家儿庄田宅院，这便我久后归宗的证明显。趁如今未丧黄泉，叮咛你大德高贤。等孩儿长大时年，交付他收执依然。遮莫杀颠沛流连，休迷失水木根源。这便是你张员外种下的福无边，天须见。

（张秉彝云）我知道了。等你孩儿长大成人，交付与他，回还你祖家去也。（正末云）员外，俺那孩儿呵。（唱）

【寄生草】 他目下交三岁，你若抬举他更数年。常则是公心教训诚心劝，教的他为人谨慎于人善，不许他初年随顺中年变。俺便死也难忘你这天高地厚情，员外你则可怜见，小冤家少母无爹面。

（张秉彝云）君子，你自挣 。这都在我身上，决不负你所托也。（正末云）员外，我这一会儿不好了，扶我外间里去罢。（做扶科）（正末唱）

【赚煞尾】 不争我病势正昏沉，更那堪苦事难支遣，忙赶上头里的丧车不远，眼见得客死他乡有谁祭奠？（带云）儿也，你若得长大成人呵。（唱）你是必休别了父母遗言：将骨殖到梁园，就着俺那祖父的坟

前，古树林峰好墓田。员外，则你便是我三代祖先，我又无甚六神亲眷。可怜见俺两房头这几口儿，都不得个好团圆。（下）

（张秉彝云）好可怜也！他家三口儿来到我这里，老两口儿都死了，则留下这个小的，刚交三岁。他又无甚亲眷，就留在我家中，抬举的他成人长大，着他回去本乡，认了伯父、伯娘，着他一家儿团圆，也见的我久要不忘之意。（诗云）两口儿身亡实可怜，留下孩儿尚幼年。待他长大成人后，须教骨肉再团圆。（下）

第二折

（张秉彝同旦儿上，云）自从刘天瑞两口儿身亡之后，又早过了十五年光景，安住孩儿长成十八岁了也。人都唤做张安住，他却那里知道原不是我的孩儿。我自小教他读书，他如今教着几个村童。时遇清明节届，我到这坟上烈纸，就今日和孩儿说这个缘故。想他父亲遗言，休迷失了孩儿本姓。可早来到坟上也，怎生不见我孩儿来？（正末扮安住上，云）自家张安住，开着个学堂，教几个蒙童过日。今日清明节届，父亲、母亲先往坟上去了，我须走一遭去也呵。（唱）

【正宫】【端正好】 我将着这一所草堂开，聚几个蒙童训，常则是对青灯黄卷埋身。苦了我也十年窗下无人问，何日得功名进？

【滚绣球】 我可也为甚的甘受贫，不厌勤，抵多少策顽磨钝，也只为不如人学做儒人。指望待跃锦鳞，过禹门，才是俺男儿发愤，终有日际会风云。不枉了严亲教训能酬志，须信道古圣文章可立身，改换家门。

(见科)(张秉彝云)孩儿。等不的你来，俺和母亲先祭拜了也。你如今从头的拜祖先咱。(正末拜科)(张秉彝云)有坟莹外边那个坟儿，孩儿你也拜他一拜。(正末拜科，云)父亲，墙外边那个坟儿，常年家着您孩儿拜他，可是俺家甚么亲着？父亲可说与孩儿知道。(张秉彝云)孩儿也，我说与你呵，你休烦恼。你不姓张，本姓刘。你是东京西关义定坊人氏，你伯父是刘天祥，你父亲是刘天瑞。因为你那里六料不收，分房减口，你父亲带你到这里趁熟。不想你父母双亡，埋葬于此。你父亲临终遗留与我一纸合同文书，应有家私田产，都在这文书上。我抬举你十五年了，孩儿也，俺虽无三年养育之苦，却也有十五年抬举之恩。你则休生忘了俺两口儿也。(诗云)我不说之时恩不断，说罢之时断了恩。俺有朝一日身亡后，谁是我的拖麻拽布人？(正末云)这等，兀的不痛杀我也！(做气倒科)(张秉彝扶科，云)安住孩儿苏醒者。(正末唱)

【倘秀才】俺父亲口快心直怎隐？您孩儿鼻痛心酸怎忍？想着那冻饿死的爷娘，兀的不痛杀人！别了兄嫂，离了家门，养下这个毒害的子孙。

(正末对墓哭科)(唱)

【呆骨朵】想着俺人亡家破，留下这个儿生忿，我直啼哭的地惨天昏。不争将先父母思量，又怕俺这老爷娘议论。则道把十月怀耽想，可将这数载情肠尽。（张秉彝做叹科，云）嗨！他亲的则是亲。（正末唱）他道亲的则是亲，我怎肯知恩不报恩？

（云）父亲、母亲，您孩儿则今日就请起这两把骨殖，回家乡去。见了伯父、伯娘，将骨殖埋入祖坟，您孩儿得来侍奉。未知父亲意下如何？（张秉彝悲科，云）孩儿，则今日可便埋葬你父母去罢。（正末唱）

【倘秀才】待奉着俺先人的教训，怎敢道别了家尊的义分，您孩儿两下里爷娘一样的亲。怎敢道分真假，辩清浑，天地也就着俺亡家丧身。

【滚绣球】想当日盘缠无一文，遗留托二亲，痛杀我也命绝禄尽，谢父亲，将您孩儿抬举成人。离了这潞州下马村，早来到东京义定门，将俺这骨殖埋殡，认了伯父伯娘呵，您孩儿便索抽身。先安定了俺这十五年无主亡魂魄，回来报答你一双的高年养育恩，怎避的艰辛。

（张秉彝云）孩儿也，你去则去，可休不回来。可怜见俺老两口儿，无儿无女，思想杀您也。这的是合

同文书，孩儿，你收执了者。（正末做收执、拜别科）
（张秉彝云）孩儿，你是必早些儿回来。（词云）怎不教我悲啼痛苦，想起来似刀剜肺腑。你若葬了生身爷娘，是必休忘了你养身的父母。（下）（正末唱）

【倘秀才】 远远望高山隐隐，近近听黄河滚滚，我则见段段田灯接远村。到祖宅，造亲坟，尽了我这点儿孝顺。

（云）哎！似这等走，几时得到！你也行动些个。
（唱）

【滚绣球】 这般担呵我生怕背了母亲，这般提呵又则怕背了父亲，好着俺孝心难尽，做不得郭巨、田真。兀的不厌掉魂，唬煞人，原来是至诚的天顺，可又早动鬼惊神。曾闻的古来孝子担继母，感得闷林两处分，俺今日也脚底生云。

（云）则今日便索回俺那家乡去也。（唱）

【煞尾】 披星带月心肠紧，过水登山脚步勤。意急不将昼夜分，心愁岂觉途路稳。痛泪零零雨洒尘，怨气腾腾风送云。客舍青青柳色新，千里关山劳梦魄。

归到梁园认老亲，恁时节才把我这十五载流离证了本。
(下)

第三折

（搵旦上，云）妾身刘天祥的浑家。自从分房减口，二哥、二嫂、安住，他三口儿去了，可早十五年光景也。我这家私，火焰也似长将起来，开着个解典铺。我带过来的女孩儿，如今招了个女婿。我则怕安住来认，若是他来呵，这家私都是他的，我那女婿只好睁着眼看的一看，因此上我心下则愁着这一件。今日无甚事，在这门首闲立着，看有甚么人来。（正末上，云）自家刘安住是也。远远望见家乡，惭愧，可早来到也呵。（唱）

【中吕】【粉蝶儿】 远赴皇都，急煎煎早行晚住，早难道神鬼皆无。我将饭充饥，茶解渴，纸钱来买路。历尽了那一千里程途，几曾道半霎儿停步。

【醉春风】 俺心儿里思想杀老爷娘，则待要墓儿中埋葬俺这先父母。一会家烦恼上眉头，安住到大来是苦，苦！我则道孤影孤身，流落在他州他县，惭愧也，不想还认了这伯娘伯父。

（云）我问人来，这里便是刘天祥伯父家，且放下这担儿者。（做见搵旦科，云）老娘，借问一声：这里可是刘天祥伯父家么？（搵旦云）便是，你问他怎的？（正末拜科，云）原来正是俺伯娘。（搵旦云）甚么伯娘？这小的好诈熟也。（正末唱）

【红绣鞋】 他、他、他，可也为甚么全没那半点儿牵肠割肚？全没那半声儿短叹长吁？莫不您叔嫂妯娌不和睦？（云）伯娘，俺伯伯那里去了？（搵旦云）甚么伯伯？我不知道。（正末唱）伯伯可又无踪影。伯娘那里紧支吾，可教我那搭儿葬俺父母？

（云）伯娘，则我就是您侄儿刘安住。（搵旦云）你说是十五年前趁熟去的刘安住么？你父亲去时有合同文书来，您有这合同文书便是真的，无便是假的。（正末云）伯娘，这合同文书。有、有、有。（唱）

【普天乐】 我意慌速，心犹豫，若无显证，怎辩亲疏？（递合同科）（搵旦云）争奈我不识字？如何？（正末唱）伯娘可也不会读，将去着伯父亲身觑。（云）好一个贤达的伯娘也，我错埋怨了他。（唱）他元来是九烈三贞贤达妇，兀的个老人家尚然道出嫁从夫。（搵旦入门科）（正末云）呀！伯娘入去了，可怎么这一

晌还不见山来？我早猜着了也。（唱）一来是收拾祭物，二来是准备孝服，第三来可是报与亲属。

（刘天祥上，云）自从俺天瑞兄弟，三口儿一去十五年，并无音信。我则看着那刘安住孩儿，知他有也是无。我偌大家私，无人承受，烦恼的我眼也昏了，耳也聋了。（做见科，云）兀那小的，你是谁家的？在我门首走来走去的？（正末云）我又不在你家门首，我这里认亲眷的，干你甚么事？（刘天祥云）不是我家门首，可是谁家门首？（正末云）那壁敢是刘天祥伯伯么？（刘天祥云）则我便是刘天祥。（正末云）伯伯请上，受您侄儿几拜。（正末拜，科）（唱）

【迎仙客】 因歉年趁熟上，别家乡临外府。怎知道命儿里百般无是处。先亡了俺嫡亲的爷娘，守着这别人家父母。整受了十五载孤独，（刘天祥云）你叫做甚么名字？（正末唱）则俺呵，便是您作儿刘安住。

（刘天祥云）你那里见刘安住来？（正末去）则我便是刘安住。（刘天祥做悲科，云）婆婆，你欢喜咱，俺刘安住孩儿回家来了也。（搽旦云）甚么刘安住？这里哨子每极多，见咱有些家私，假做刘安住来认俺。他爷娘去时，有合同文书，若有便是真的，无便是假的。

(刘天祥云)婆婆也道的是。我出去问他。刘安住，你去时节有合同文书，你将的来我看。(正末云)有文书来，适才交付与伯娘了也。(刘天祥云)婆婆，休斗我耍，我问刘安住来，他道你拿着文书了也。(搽旦云)我不曾拿。(刘天祥云)刘安住，婆婆道他不曾拿。孩儿也，你等我来波，怎么就与了他?(正末唱)

【石榴花】 俺一生精细一时粗，直恁般不晓事忒糊涂。则他那口如蜜钵说从初，并无间阻，索看文书。我则道是亲骨肉这搭儿里重完聚，一家儿世不分居。我将这合同一纸慌忙付，倒着俺做了扁担脱两头虚。

【斗鹤鹑】 我将那百诈的虔婆，错认做三移孟母。我又不索您钱财，又不分您地土。只要把无主的亡灵归墓所，你可也须念兄弟每如手足。便做道这张纸为有为无，难道我姓刘的不亲不故。

(做看担儿悲科，云)父亲、母亲，兀的不痛杀我也!(唱)

【上小楼】 想着俺劬劳父母，遇了这饥荒时务。辞着兄嫂，引着妻男，趁着丰熟。怎知道寿短促，命苦毒，再没个亲人看顾，闪的这两把骨殖儿不着坟墓。

【么篇】 伯娘你也忒狠酷，怎对付！则待要瞒了侄儿，背了伯伯，下了埋伏。单则是他亲女，和女婿，把家缘收取，可不俺两房头灭门绝户？

（刘天祥云）安住孩儿，你那合同文书委实在那里也？（正末云）恰才是伯娘亲手儿拿进去了。（搽旦云）这个说谎的小弟子孩儿，我几曾见那文书来？（正末云）伯娘，休斗您孩儿受。你恰才明明的拿进去，怎说不曾见？（搽旦云）我若见你那文书，着我邻舍家害疔疮。（刘天祥云）婆婆。你若是拿了，将来我看。（搽旦云）这老儿也糊突。这纸文书，我要他糊窗儿？有甚么用处？这厮故意的来捏舌，待诈骗咱的家私哩。（正末）伯伯，您孩儿不要家财，则要傍着祖坟上埋葬了俺父母这两把儿骨殖。我便去也。（搽旦打破正末头科，云）老的，你只管与他说甚么？咱家去来。（关门科）（下）（正末云）认我不队我便罢，怎么将我的头打破了？天那！谁人与我做主咱！（哭科）（李社长上，云）老汉李社长是也。打从刘天祥门省经过，看见一个后生，在那里啼哭，不知为何？我问他波。这小的，你是甚么人？（正末云）我是十五年前趁熟去的刘天瑞儿子刘安住，（社长认科，云）是谁打破你头天？（正末云）这不干我伯父事，是伯娘不肯认我，拿了我合同文书，抵死的赖了，又打破我的头来。（社长云）刘安住，你

且省烦恼。你是我的女婿，我与你做主。（正末唱）

【满庭芳】 谢得你太山做主，我是他嫡亲骨肉，又不比房分的家奴。将骨殖儿亲担的还乡，故走了些偌远程途。你道俺那亲伯父因何致怒，赤紧的打尧婆先赚了我文书。（社长云）难道不认就罢了？（正末唱）我可也难回去，但能勾葬埋了我父母，将安住认不认待何如？

（社长云）刘天祥的老婆婆无礼也，我与你说去。刘天祥开门来，开门来。（刘天祥、搵旦上，云）谁唤门哩？（开门科）（社长云）刘天祥，你甚么道理？你亲侄儿回来，你认他不认他便罢，怎生信着妻言，将他头都打破了？（搵旦云）这个社长，你不知他是诈骗人的，故来我家里打诨。他即是我家侄，当初发曾有合同文书，有你画的字，有那文书便是刘安住。（社长云）你说的是。兀那小的，你是刘安住，你父母曾有合同文书么？（正末云）是有来，恰才交付与伯娘了也。（社长云）刘大嫂，元来他有文书，是你拿着去了。（搵旦云）我若拿了他文书，我吃蜜蜂儿的屎。（刘天祥云）且休问他文书，则问他那小的，你父亲那里人氏？姓甚名谁？为何出外？说的是便是刘安住。（社长云）兀那小的，你既是刘定住，你父亲那里人氏？姓甚名谁？为何出外？说的是便是刘安住。（社长云）兀那小的，你既

是刘安住，你父亲那里人氏？姓甚名谁？因何出外？说的是便是刘安住，说的不是便不是刘安住？（正末云）听您孩儿说来：祖居汴梁西关义定坊，住人刘天祥，弟天瑞，侄儿安住，年三岁。则为六料不收，上司明文，着俺分房减口，各处趁熟。有弟天瑞，自愿带领妻儿他乡趁熟，一应家私田产，不曾分另。今立合同文书二纸各收一纸为照。立合同文书人刘天祥，同立文书刘天瑞，保见人李社长。不期父母同安住趁熟，到山西潞州平县下马村张秉彝家店房中安下，父母染病双亡，有张秉彝抬举的我成人长大。我如今十八岁了，提着俺父母两把骨殖儿，来认伯父。谁想伯娘将合同文书赚的去了，伯伯又不肯认我，倒打破了我的头。这等冤枉，那里去分诉也！（社长云）再不消说，正是我女婿刘安住。（搽旦云）这个社长，你好不晓事，是不是不干你事。关上门，老的，咱家里来，（同刘天祥下）（社长云）这个老虔婆，使这等见识，故意不认他。现放着大衙门，我引的你告状去来。

（外扮包待制领张千上，云）老夫包拯是也。西延边赏军回还，到这汴梁西关里，只见一丛人闹。张千，你与我看着，为甚么事来？（社长叫科，云）冤屈也。（包待制云）拿过来。（张千引上，见科，云）当面。（社长词云）告大人停嗔息怒。听小人从头剖诉：小人

是本社长，他姓刘唤名安住。父天瑞，伯伯天祥。是嫡亲同胞手足。为荒年上司传示，着分房各处趁熟，他父母远奔潞州，在张秉彝店中安寓。就当日造下合同，把家私明明填注。念小人有女定奴，曾许做刘家媳妇。这文书上写作见人，也只为沾亲带故。是一样写成二纸，各收执存为证据。谁想刘天瑞夫妇双亡，死的个不着坟墓。刚留不安三岁孩儿，着谁人与他乳哺。到如今十五余年，多得张秉彝十分看觑。交付与合同文书，着回家认他伯父。将骨殖做一担挑来，指望的傍祖茔好生安厝。到门前偏撞见狠心的伯娘，把文书早先赚去。百般的道假嫌真，全不念连根共树。眼见得打破额头，闪的他进退无路。幸遇着青天老爷，似明镜不容奸蠹。可怜刘安住负屈衔冤，须不是李社长教唆为务。（包待制云）兀的刘安住，我不问你别的，只问你这十五年在那里居住来？（正末云）小人在潞州高平县下马村张秉彝家居住来。（唱）

【十二月】 可怜我时乖命苦，只在张秉彝家暂寓权居。生受了些风餐水宿，巴的到祖贯乡闾。我只道认着了伯娘伯父，便欢然复旧如初。

【尧民歌】 怎知俺伯娘啊，他是个不冠不带泼无徒，才说起刘家安住便早嘴卢都。他把俺合同文字赚来无，尽场儿揣与俺个闷葫芦。似这冤也波屈，教

俺那里诉，只落得自吞声，暗啼哭。

（包待制云）张千将一行人都与我带到开封府里来。
（同下）（社长云）孩儿也，将这两把骨殖，且安在我家里，我同你到开封府去来。（正末云）那开封府包龙图，俺也多曾见人说来。（唱）

【收尾】 他清耿耿水一似，明朗朗镜不如。他将俺一行人都带到南衙去，我拚把个头磕碎金阶，叫道委实的屈。（同下）

第四折

（张千排衙上，云）在衙人马平安，抬书案。（包待制上，诗云）冬冬衙鼓响，公吏两边排。阎王生死殿，东狱吓魂台。老夫包拯，自十日前西延边赏军回来，打西关里过，有一火告状的是刘安住。老夫将一行人都下在开封府同衙牢里，只不审问。你道为何？只为刘安住告的那词因上说道：十五年前在潞州高平县下马村张秉彝家住来，以此老夫十日不问。我已曾差人将张秉彝取到了也。张千，将安住一起，都与我拿上厅来者。（正末同众上）（正末唱）

【双调】【新水令】 只俺这小人不解大人机，把带伤人倒监了十日。干连人不问及，被论人尽勾提。暗暗猜疑，怎参透就中意。

（张千云）当面。（众跪科）（包待制云）一行人都有什么？（张千云）禀爷，都有了也。（包待制云）刘安住，这个是你的谁？（正末云）是我伯父、伯娘。（包待制云）谁打破你头来？（正末云）是俺伯娘来。（包待制云）谁

拿了你合同文书来？（正末云）俺伯娘拿了来（包待制云）那伯娘是您亲的么？（正末云）是俺亲的。（包待制云）兀那婆子，这个是您亲侄儿不是？（搽旦云）这不是俺亲侄儿，他要混赖俺家私哩。（包待制云）你拿了他文书，如今可在那里？（搽旦云）并不曾见甚么文书，若见果我就害眼疼。（包待制云）兀那刘天祥，这个是你亲侄儿么？（刘天祥云）俺那侄儿，是三岁离家的，连我也不认的。婆婆说道不是。（包待制云）这老儿好葫芦提。怎生婆婆说不是就不是？兀那李社长，端的他是亲不是亲？（社长云）这个是他亲伯父、亲伯娘，这婆子打破他头。我是他亲丈人，怎么不是亲的？（包待制云）兀那刘天祥，你怎么说？（刘天祥云）婆婆说不是？多咱不是。（包待制云）既然这老儿和刘安住不是亲呵，刘安住，你与我拣一根大棒子，拿下那老儿，着实打者。（正失唱）

【乔牌儿】 他是个老人家多背悔，大人须有才智。外人行白打了犹当罪，可不俺关亲人绝分义。

（包待制云）你只打着他，问一个谁是谁非，便好定罪也。（正末唱）

【挂玉钩】 相公道谁是谁非便得知，（包待制

做怒科，云)兀那刘安住，你可怎生不着实打者，(正未唱)俺父亲尚兀是他亲兄弟。却教俺乱棒胡敲忍下的，也要想个人心大理终难昧。我须是他亲子侄，又不争甚家和计。我本为行孝而来，可怎么生忿而归？

(包待制诗云)老夫低首自评论，就中曲直岂难分。为甚侄儿不将伯父打。可知亲者原来则是亲。兀那小厮，我着你打这老儿，你左来右去。只是不肯打。张千，取枷来将那小厮枷了者。(做枷正末科)(正末唱)

【雁儿落】 他荆条棍并不曾汤着皮，我荷叶枷倒替他耽将罪。稳放着打尧婆在一壁，急的那个社长难支对。

【得胜令】 呀！这是我独自落便宜，好着我半晌似呆痴。俺只道正直萧丞相，元来是风魔的党太尉。堪悲，屈沉杀刘天瑞，谁知可怎了葫芦提包待制？

(包待制云)张千，将刘安住下在死囚牢里去。你近前来。(打耳暗科)(张千云)理会的。(张千做枷正末下)(包待制云)这小厮明明要混赖你这家私，是个假的，(搽旦云，大人见的是。他那里是我亲侄儿刘安住？)(张千云)稟爷，那刘安住下在牢里发起病来，

有八九分重哩。（包待制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小厮恰才无病，怎生下在牢里便有病？张千你再去看来。（张千报，云）病重九分了也。（包待制云），你再看云。（张千又报，云）刘安住太阳穴被他物所伤，观有青紫痕可验，是个破伤风的病症，死了也。（搽旦云）死了，谢天地。（包待制云）怎么了这桩事？如今倒做了人命，事越重了也。兀那婆子，你与刘安住关亲么？（搽旦云）俺不亲。（包待制云）你若是亲呵，你是大他是小，休道死了一个刘安住，便死了十个，则是误杀子孙不偿命，则罚些铜纳赎；若是不亲呵。道不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他是各白世人，你不认他罢了，却拿着甚些仗打破他头，做了破伤风身死。律上说：殴打平人，因而致死者抵命。张千将枷来，枷了这婆子，替刘安住偿命去。（搽旦慌科，云）大人，假若有些关亲，可饶的么？（包待制云）是亲便不偿命。（搽旦云）这等，他须是俺亲侄儿哩。（包待制云）兀那婆子，刘安住活时你说不是，刘安住死了，可就说是。这官府倒由的你那？既说是亲侄儿，有甚么显证？（搽旦云）大人，现有合同文书在此。（包待制词云）这小厮本说的丁一确二，这婆子生扭做差三错四。我用的个小小机关，早嫌出合同文字。兀那婆子，合同文书有一样两张，只这一张，怎做的合同文字？（搽旦云）大人，这里还有一张。（包待制云）既

然合同文字有了也，你买个棺材。葬埋刘安住去罢。
(搥旦叩头科，云)索是谢了大人。(包待制云)张千，
将刘安住尸首，抬在当面，教他看去。(张千领正末
上)(搥日见科，云)呀!他原来不曾死。他是假的，不
是刘安住。(包待制云)刘安住，被我赚出这合同文书
来了也。(正末云)若非青天老爷，兀的不屈杀小人也!
(包待制云)刘安住，你欢喜么?(正末云)可知欢喜
哩。(包待制云)我更着你大欢喜哩。张千，司房中唤
出那张秉彝来者。(张秉彝上，见正末悲科)(正末唱)

【甜水令】 我只为认祖归宗，迟眠早起，登山
涉水，甫能勾到庭帟。又谁知伯母无情，十分猜忌，
百般驱逼，直恁的命运低微。

【折桂令】 定道是死别生离，与俺那再养爹娘，
永没个相见之期。幸遇清官，高抬明镜，费尽心机。
赚出了合同的一张文契，才许我埋葬的这两把儿骨殖。
今日个父子相依，恩义无亏，早则不迷失了百世宗支，
俺可也敢忘味了你这十载提携。

(包待制云)这一桩公事都完备了也。一行人跪
着，听我老夫下断。(词云)圣天子抚世安民，尤加意
孝子顺孙。张秉彝本处县令，妻并赠贤德夫人。李社
长赏银百两，着女夫择日成婚。刘安住力行孝道，赐

进士冠带荣身。将父母祖茔安葬，立碑碣显耀幽魂。
刘天祥朦胧有罪，念年老仍做耆民。妻杨氏本当重谴，
姑准赎铜罚千斤。其赘婿元非瓜葛，限即时逐出刘门。
更揭榜通行晓谕，明示的王法无亲。（众谢科）（正末唱）

【水仙子】 把白襁衫换了绿罗衣，抵多少一举成名天下知。为甚么皇恩不弃孤寒辈，似高天雨露垂，生和死共戴荣辉。虽然是张秉彝十分仁德，李社长一生信义，也何如俺伯父家有贤妻。

题 目
刘安住归认祖代宗亲

正 名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

十探子大闹延安府

第一折

（冲末孛老儿、卜儿、旦儿同上）（孛老儿云）段段田苗接远村，太公庄上戏儿孙。虽然只得锄刨力，答贺天公雨露恩。老汉延安府人氏，姓刘，双名荣祖。嫡亲的四口儿家属：婆婆王氏，这个是老汉的儿媳妇儿，我有一个孩，唤做刘彦芳，在京师做着个把笔司吏。时遇着清明一百五，家家上坟祭祖，拜扫坟茔。婆婆，俺准备些肥草鸡儿、黄米酒儿，俺去那祖坟里，烧一陌纸去。若要富，敬上祖。婆婆，你和媳妇儿先去，我封锁了门户便来也。（卜儿云）老的也，你去前后执料的停当者，我与媳妇儿先去，你随后便来也。（同旦儿下）（孛老儿云）婆婆和媳妇儿先去了也，我收拾了酒食，封锁了门户，上坟走一遭去。（下）（卜儿同旦儿上）（卜儿云）老身是刘荣祖的那浑家。今日清

明寒食一百五，家家户户上坟祭祖，烧钱烈纸。媳妇儿，俺先行，你公公随后便来也。咱慢慢的行。（净扮葛彪领张千上）（葛彪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张子房。出的齐化门，便是獐鹿房。小官姓葛，名彪，字蜊酱，我是蛤蜊酱的便是。父亲是葛监军。我是权豪势要之家，累代簪缨之子。我打死人不偿命，常川则是坐牢。时遇春间天道，万花绽锦，柳绿如烟。我去踏青赏玩，我多领些伴当，但是人家好女孩儿，我拖着便走。我出的这城来。（卜儿、旦儿行走科）（葛彪云）下次小的每，你见么，你看那柳阴直下，一个年老的婆婆，领着一个年纪小的大姐。你去说一声，借他那大姐，与俺那壁官人递三杯酒，缀三根带儿，叫我三声义男儿，我就上马去也。（张千云）理会的。（张千做见卜儿科，云）支揖妈妈。（卜儿云）哥哥万福！有甚么话说？（张千云）那壁官人的言语：借你那年纪小的大姐，与俺官人递三杯酒，叫三声义男儿，俺官人上马便去也。（卜儿怒科，云）这厮好无礼也！他人妻，良人妇，怎生替你把盏？他的娘肯替我男儿把盏么？（张千云）不干小人事，是俺官人说来。我回话去便了也。（张千见净科）（葛彪云）他来也不来？（张千云）他不肯来。他说道：你的娘肯替他男儿把盏么？（葛彪云）他说甚么？（张千云）他那妈妈子说道：着你的娘，肯替他老公递三杯酒，叫三声义男儿，他才着他媳妇儿来哩。

(葛彪云)谁这般道?(张千云)是那壁老妈子说来。(葛彪云)打这弟子孩儿!我有娘呵，要他替我把盏?你过来，我自己问他去。妈妈下拜哩。(卜儿云)官人，你骑着马哩。有甚么话说?(葛彪云)我恰才着伴当来说。借那壁姐姐，替我把一杯酒儿，叫我三声义男儿，我便去也。(卜儿云)甚么言语!你的娘肯与俺男儿把盏么?(葛彪云)这婆子无礼也!你怎么敢骂我?你不认的我，我是葛监军的舍人，是葛蜊酱。下次小的每，众人打他娘。(卜儿同旦儿做倒科)(张千云)衙内，打杀他两个了也。(葛彪云)休说打死两个，打死二十个，值甚么?打死也马咬马踢马躐，你不拣那里告去，说是葛蜊酱打死了你也。咱家去来。(同张千下)(孛老儿上，云)老汉收拾了家中，封锁了门户，来到这郊野外。兀的不是我家婆婆和媳妇儿，爹爹，可是怎么来!(做哭科)(街坊亡，上)兀那老的，你不知道，您这娘儿两个，是葛监军的孩儿着你那大姐替他把盏，叫他三声义男儿，为他不肯，将他娘儿两个都打死了来。(孛老儿云)哥哥，你不说呵，我怎么知道。他是权豪势要之家的人，这里无人近的他。我且将他娘儿两个的尸首浅土儿培埋着，我直到京师，有我的孩儿刘彦芳见在衙门中办事哩。我到的京师，寻见孩儿，和他商量的，去那大大的衙门里告他去。婆婆，则被你痛杀我也!欲赏三春景，翻做满怀愁。寻我孩

儿去，必定报冤仇。（同街坊下）（净庞衙内领张千上，云）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阶下小民闻吾怕，势力并行庞衙内。小官姓庞名绩，官拜衙内之职。我是那权豪势要之家，累代簪缨之子。我嫌官小不做，马瘦不骑。我打死人又不偿命，如同那房檐上揭一块瓦相似。我的岳父是葛监军，见在西延边镇守，小舅子是葛彪。我郎舅两个，倚仗着我岳父的势力，谁人敢近的？我小官见在开封府执掌事务。前日有我小舅子暗暗的寄一封书来与我，着我拆开看，谁想俺小舅子打死两个人的命，那苦主要行词告状。有人说道，他是葛监军的孩儿，无人近的他，则怕他来我这开封府里告状来。我自有个主意。张千，你衙门首看着，不问大小事务来告，你不要拦当他。张千，喝擗箱放告。（孛老儿上，云）老汉到这京师，寻找孩儿刘彦芳，与他说知呵，那其间下状告他，也未是迟哩，我来到这衙门首。怎生得一个人来，打听我孩儿信息，可是好也！（刘彦芳上，云）人道公门不可入，我道公门好修行。若将曲直无颠倒，脚踏莲花步步生。小生姓刘，双名彦芳，本贯是延安府人氏，嫡亲的四口儿家属。见今一双父母，并小生的浑家，在于延安府居住。小生在此开封府，做着个把笔司吏，跟随这庞衙内大人办事。今日相公升堂，坐起早衙。小生有几桩文卷，未曾销缴，去往大人跟前佝押走一遭去。可早

来到这衙门首也。（做见李老儿科，云）兀的不是我父亲！父亲，你为甚么来到这里来？（李老儿哭科，云）孩儿，你不知道。当朝一日，是清明一百五，上坟烧纸，你母亲和你媳妇儿先行，我在家执料，封锁了门户。不想你母亲行至半路，撞见一个葛彪。他调戏你媳妇儿，因不从，就打死你媳妇儿，马踏杀你母亲。本待那里告状来，那里人说，他是权豪势要之家，这里也无人近的他，你去京师大衙门里告他去。我一径的寻你来商量了呵，去大衙门里告他去来。（刘彦芳做哭科，云）母亲也，则被你痛杀我也！父亲，你但放心。这个葛彪，是葛监军的孩儿，我如今在这开封府，跟着这庞衙内大人跟前办事哩。大人好生可怜见。我将这一桩事，苦苦的大人跟前哀告，必然与我做主。父亲，你则去那里告去。来到这衙门首。父亲，你且在这里，我先过去大人跟前告去。（做见衙内科）（庞衙内云）刘彦芳，你来有何事干？敢有人欺负你？你说。这个小的，是我手下一个典吏，刀笔上十分通晓，他便是刘彦芳。你有甚么事务来禀？我与你做主。（刘彦芳跪科）（庞衙内云）孩儿也，谁人敢欺负你？你是我手下的个人，欺负你，便是欺负我一般哩。张千，你便与我拿去。（刘彦芳跪科，云）大人可怜见，与你孩儿每做主者。小生延安府人氏，嫡亲的四口儿家属。小生在衙门中，跟随着大人办事，家中见有一双父母，

并小生的浑家，见在延安府居住。时遇清明节令，父母与小生的浑家，同上坟去，行至郊外，撞见一个倚势挟权的葛彪，马踏死小生的母，又打死我的浑家。孩儿每待告天，天又高，待告地，地又厚。大人可怜见，与孩儿做主者。（庞衙内云）这厮可无礼也！你放心，我与你做主。别人也近不的他。（背云）这桩事正是我那小舅子的勾当。则除是这等。刘彦芳，你的事我替你整理，我的事你替我办。你且与我攒造文书去。（刘彦芳云）大人，不知有多少文书？（庞衙内云）也无多，则有三牛车文书。（刘彦芳云）与小人几日假限？（庞衙内云）与你三日假限，我便要完。（刘彦芳云）与小生多少典吏攒造？（庞衙内云）你则独自一个写。（刘彦芳云）大人可怜见，三牛车的文书，与小人三日假限便要完，便有那七手八脚，也攒造不来。（庞衙内云）刘彦芳，你骂谁哩？我姓宠，你说道七手八脚，你比并我是螃蟹？张千，拿枷来上了枷，将这厮下在死囚牢里去。（刘彦芳云）小人是原告。（庞衙内云）我则枷的是原告，（刘彦芳云）兀的不冤屈杀我也！（李老儿见刘彦芳云）孩儿，你为甚么来？（刘彦芳云）父亲也，这事不中也。（李老儿云）孩儿，你怎么来？（刘彦芳云）你不知道，他为头里听的您孩儿说了，便要与我做主。后来着我攒造这三牛车文书，我便说着多少人攒造，他便道则你独自一个；我便道与我几日假限，

他便道与你三日假限；我便道我有七手八脚也写不出来。世道我骂他是螃蟹，要将您孩儿下在死囚牢里去。我恰才问人来，他是葛彪的姐夫。父亲也，你不问那里，大大的衙门里告他去。父亲，你救我者，天那！可着谁人与我做主也！（下）（孛老儿云）天那，谁想庞衙内是葛彪的姐夫，俺造了关门状也。我婆婆和媳女儿，都无了也，孩儿又下在牢中，要我这性命做甚么？不拣那里，大大的衙门里告他去。好冤屈也，着谁人与我做主也？（下）（庞衙内云）张千，将那厮下在牢中去了也。早是告着我，告着别人，可怎了也？一壁写书，着我岳父得知。这事不中。到来日我去相府中，禀过此一件事，我慢慢的掠答这厮。左右将马来，我回私宅中去也。定计巧安排，死人则情理。有人来缠我，一顿大劈柴。（下）（孛老儿上，云）老汉刘荣祖是也。天那，谁想俺家遭着这场横事。老汉偌大年纪，可那里每告去。来到这大街上，我好冤屈也，着谁人与我做主者？（做哭科）（正末领张千上，云）小官姓李名圭，字均玉，本贯河南府人氏。幼年颇勤于学，自中甲第以来，累蒙迁用，官拜廉使之职。今奉圣人的命，为因西延等处，多有官浊吏弊，民间好生冤枉，下情不能上达。上命点差小官，私行体察。我如今更换了衣服，领着张千，长街市上，私行走一遭去。想俺这为官的，都只要奉公守法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见如今四海无虞，八方黎庶，皆丰富。乐业安居，普天下都托赖着当今福。

【混江龙】 为官的食君之禄，则要尽忠守节侍銮舆，投至的封妻荫子，使婢驱奴。若个是雪案萤窗将黄卷读，怎能勾乌靴象简紫朝服，我则待要守清廉播一个万古留名誉。咱人要一生谄佞，枉负了七尺身躯。

（孛老儿云）冤屈也！可谁人与我作主也？（正末云）有那等为官为吏的，陷害良民。小官职居清廉，理当正直除奸革弊也呵。（唱）

【油葫芦】 则为那吏弊官浊民受苦，差小官亲体伏。有-等权豪势要狠无徒。他则待要倚强凌弱胡为做，全不怕一朝人怨天公怒。若有那衔冤的来告诉，小官可也无面目。施行那徒流笞杖我可便依著条律，不恁的何以得民服。

【天下乐】 方信道秉正公直是大丈夫。我可便犹也波豫，自应付。我则待赤心报国将社稷扶，我则待要将良善举，我则待把奸恶除，我一心儿敢与民做主。

（孛老儿云）天那！谁人与我做主？我寻一个死罢！

(正末云)兀那里一簇人闹，我试看者。一个老人家，你这般寻死觅活的，有甚么冤屈的事，你和我说者。(孛老儿云)你这厮，是那里来的庄家后生？兀的不屈杀我也。你纳你那税粮丝绢去，你管我怎的也？(正末云)你有甚么冤枉的事？你与我说者。(孛老儿云)我便和你说，你也管不的。(正末云)我虽是管不的你，我试猜者。(唱)

【寄生草】 莫不是打官司人连累？莫不是告田宅争地土？莫不是争差斗殴人欺负？则管里捶胸跌脚狠忧虑，则见他寻死觅活因何故？(孛老儿做抢白正末科，云)不干你事，你休管我。(正末唱)哎，你个无运智的光子忒村沙，打甚么个明白冤枉咱行诉。

(孛老儿云)冤屈也。(正末唱)

【六么序】 他不住高声叫，则见他仰面哭，他连声儿短叹长吁。这老子有甚冤屈，大叫高呼，他扑簌簌泪点如珠。(孛老儿做骂正末科，云)不晓事的精驴禽兽畜生，管你的勾当去，误了你纳税粮，你管我做甚么？天那，屈杀我也？(正末唱)他指鼻凹骂到有三十句，骂的我羞答答倒褪身躯。(做叫科！云)张千，(唱)你悄声儿引到无人处，我可便抬了笠子，脱了衣

服。（做脱衣服科）（孝老儿云）爷爷我死也，老汉不认的。大人可怜见。（正末唱）我见他慌悚，踌躇，左右支吾。紧慢相逐。跪在街衢，哀告宾伏。则见他一来一往将咱来便当住，（做冷笑科，云）你恰才不道来。（唱）误了我纳税去。（云）兀那老子，你说你那词因。（孝老儿云）老汉不认的，大人可怜见。老汉是这延安府人氏，姓刘，双名荣祖，嫡亲的四口儿家属。当朝一日，清明节令，因上坟来到荒郊野地，撞见一个倚势挟权的官人，唤做葛彪，他走马躐死我的婆婆，又打死了我的媳妇儿。老汉来到京师告他，有庞衙内倒把我的孩儿刘彦芳下在牢里了。今日得见大人，便似拨云见日，昏镜重磨。柔软莫过溪涧水，不平地上也高声。怀揣万古轩辕镜，照察衔冤负屈人。（正末云）这厮好无礼也呵！（唱）这厮每恶党凶徒。败坏风俗，将好人家恶紫夺朱。他那爷不良儿又跋扈，则向那小民行挟细拿粗。我放敌头委的和他做，岂不闻人心似铁，官法则炉。

（孝老儿云）大人可怜见，与俺这百姓每做主者。（正末云）兀那老子，我是按察司廉使。那葛彪是权豪势要的人，别处也近不的他，你跟我丞相府里告去来。（孝老儿云）大人可怜见，与老汉做主者。（正末云）你放心也。（唱）

【尾声】 不索你痛嚎啕，准备着伸冤去，则除是宰相府与你个贫民做主。你那人命官司事不虚，便差人提取无徒。我若是责了招状，敢着他目下身殂，我教他赴法云阳上木驴。（孛老儿云）大人说的话有准么？（正末唱）你休猜做谬语，我敢和他实做，（云）小官既为廉使，岂避权豪，则是与民除害也。（唱）将我这正直的名姓播皇都。（同孛老儿下）

第二折

（范仲淹领张千上，云）博览群书贯九经，凤凰池上敢峥嵘。殿前曾献升平策，独占鳌头第一名。小官姓范名仲淹，字希文。生而寒门，长居白屋，曾于僧舍讲书，受清贫苦进学业，一举进士及第，除翰林秘书教授。因母丧去官，复起之后，迁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事。小官轻财好士，养其四方游士。治义田千亩于吴中，疏远宗族，皆有贍给。每临政事，决断不滞，明其黜陟。如有班部监司，不才官吏，一笔勾消，永不叙用。圣人知小官访察精审，举荐无差。官拜天章阁待制之职。今有延安府等处官吏酷虐，枉屈良民。奉圣人的命，差监察廉使李圭，驰驿为巡按决狱。此人廉洁清干，则今日便着李圭，直至延安府等处，清理文卷，走一遭去。则为他志节坚刚守四方，廉能公正作贤良。滥官污吏除民害，决断分明献表章，（下）（经历领张千上，云）博览诗书立业成，名标金榜受皇恩。为官正直于家国，永保皇图享太平。小官乃府经历是也，幼习儒业，颇看诗书，虽然未到三公位，也是皇家忠孝臣。小官在此相府，为其首领，府衙宰

相，每朝差委，岂敢差错半毫分。当今圣主，皇恩宽厚，雨露增加，为因八府宰相，办事辛勤，赐御酒百瓶，汤羊十只，犒劳八府宰相，遣小官安排筵宴。张千，与我唤个厨子来，打料帐。（张千云）理会的。这里有个厨子，最干净伶俐。我试叫他者。（做叫科，云）厨子在家么？（净厨子上，云）我做厨子实是标，偏能蒸作快烹煎。诸般品物全不爱，只在人家偷胡椒。自家厨子的便是。那个叫我哩，我去看者。（做出门科，云）阿哥唤我做甚么？（张千云）经历大人唤你做些儿生活哩。（厨子云）小人便去。可早来到衙门首也。（张千云）你则在这里，我报复去。（见科云）相公，厨子来了也。（经历云）着他过来。（张千云）厨子，着你过去。（厨子做见科，云）相公，唤小人有甚么生活做？（经历云）兀那厨子，今有八府宰相，在省堂筵宴，唤你来打个料帐。八府大人的分饭烧割汤品添换不许少了。你怎生摆布，你说，我试听。先买一只好羊者。（厨子云）相公，如今好肥羊得买。（张千云）怎生得买？（厨子云）七个沙板钱买一只。重一百二十斤，大尾子绵羊至贱。（经历云）张千，就与他七文钱，则问他要一百二十斤的大尾子绵羊。（厨子云）相公，这两日羊贵了。（张千呈答科，云）得也么！（厨子云）一应汤水，都是我管。各要古怪，爽口钻腮。（经历云）安排了筵席也。张千门首觑者，大人每下马时，报复我

知道。(张千云)理会的。(吕夷简、净回回官人、汉儿官人、女直官人、达达官人，众官同上)(吕夷简云)幼习诗书道业隆，吾家三辈正儒风。调和鼎鼐名臣子，累代官居八府中。小官姓吕，名夷简，字坦夫，祖乃龟祥，父乃蒙亨，叔乃蒙正。小官幼承父祖遣训，颇习经典，朝廷任用贤良，官拜中书平章领省之职。小官屡进贤才，任用者乃范仲淹、文彦博、曾公亮、司马光、富弼、陈尧佐等，皆小官所荐也。今蒙圣人可怜，见小官擢用良才，铨衡人物，褒贬必当，激浊扬清，御书“方正忠良”四字，敕赐“怀忠”之碑。方今礼乐兴行，肃靖海内。托赖圣人洪福，小官等早朝已退，赐御酒十瓶，就于相府，会众官员饮宴。可早来到也。经历安在?(经历见科，云)大人，小官久候多时也。(吕夷简云)准备的筵会如何?(经历云)大人，筵宴都安排完备了也。令人抬上果桌来者。(张千云)理会的，(吕夷简云)众官人每敢待来也。(净庞衙内上，云)小官衙内庞绩是也。今有刘彦芳的这一桩事未完，我正要禀知大人去，说在丞相府里饮酒，不免的走一遭去。说话中间，可早来到门首也。张千报复去，道有庞衙内在于门首。(张千云)理会的。(做报科，云)报的大人得知，有庞衙内在于门首。(吕夷简云)着他过来。(张千云)理会的。着过去。(庞衙内做见科，云)大人，庞绩有禀复的事。(吕夷简云)衙内

有甚么稟复的事？(庞衙内云)大人，小官无事，可也不来。我手下有一个典史刘彦芳，我为公事，教他攒造文书，他毁骂我。他说七手八脚，我也写不的。他明知我姓庞，是庞衙内，他把我比并做螃蟹，当做品食之类，把我煮在锅里通红了，或是酱烹，或是做鲊，我不害疼？他毁骂大官，小官特来稟知。(吕夷简云)庞绩，这个是你衙门里小的每，打甚么不紧，你那里自发落去罢。(庞衙内云)谢了大人，小官回去也。(吕夷简云)庞绩，俺八府宰相，今日次宴，你就在此饮几杯酒回去。(庞衙内云)小官知道。(回回官人云)安排酒来，众宰相饮几杯者。(众做饮酒科)(庞衙内施礼科，云)大人恕罪。(回回官人云)与他酒吃者。(庞衙内做饮酒科)(回回官人云)经历。拿那土木八来。(经历云)有。令人拿过那厨子来。(厨子跪科)(回回官人云)兀那厨子，圣人言语，着俺这，八府宰相在此饮酒，你安排的茶饭都不好吃。霍食买在必牙，有甚么好吃的？郭食木儿哈哂鸡，郭食呵厮哈哂马，郭苏盘曷厮哈哂羊，郭食羊哈哂牛，郭食曷厮哈哂鹅，哈哩凹甜食下，都是三菩萨。济哩必牙，吐吐麻食，偌安桌食所儿叭，霍食买在必牙。烧羊里无卤汁，软羊里少杏泥，圆米饭不中吃，安排的茶饭无滋味。经历，与我拿出去的打四十者。(张千云)理会的。(做打厨子科，云)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出去。(厨子做出门科，云)辛苦了一日，倒打了我一顿，这苦告诉谁的是?(正末领李老儿上)(正末云)小官李廉使，领着刘荣祖，宰相府里投文去来。兀那老的，你跟着我去宰相府里告状去，我与你申诉情由，大人每好歹与你做主也。我若不领你去，着谁人领你去也呵?(唱)

【正宫】【端正好】 我若是顺人心， 便是我亏天理，似这等衔冤负屈谁知？有这等凶徒恶党可便凭权势，他可便往往的把良民累。

(云)兀那老的。(唱)

【滚绣球】 到官中他共你，别辩个是与非，岂不闻人性命关天关地，堪恨那个公平奸佞的庞绩。将他个媳妇儿一命亏，马踏翻他年老的妻，又将他个原告人亲儿枷起，好将那杀人贼六问三推。可不道明明的王法可便休轻犯，更和那湛湛青天不可欺，莫得耽迟。

(云)来到这相府门首也。(做见厨子科，云)兀那厮。你为甚么事，这等烦恼?(厨子跪科，云)大人可怜见，小人是个厨子，昨日相府里经历在大人。唤小

人做了一日一夜，眼也不曾合，今日倒说小人烧羊里无卤法，软羊里无杏泥，圆米饭不中吃，烧鹅烧鸡说不肥，临了将我打了四十。似这等苦，那里告去？（做哭科）（正末云）这的打甚么不紧。（唱）

【呆骨朵】 则为他制造的汤水无滋味，你可甚调羹处爨理盐梅。怎能够做茶饭五味俱全，则您那和鼎鬲四时皆失。您治民无决断，他可也怎见这庖官罪！（回回官人云）俺几曾吃一口加味汤。（正末唱）他道是他几曾吃一口加味汤，我道来您，可便都不是宰相职。

（云）兀那厨子，一壁有者，我替你大人跟前说去。（厨子云）理会的。（正末云）兀那老的，你则在这里有者，我过去见大人去。令人报复去，道有廉使李圭在于门首。（张千云）理会的。（做报科，云）报的大人得知，有李廉使在于门首。（吕夷简云）着他过来。（张千云）理会的。着过去。（正末做见科）（吕夷简云）李圭，你那里来？（正末云）大人，小官有禀复的事。（庞衙内背云）这桩事不知他知也不知？（正末云）可怎生有庞衙内在此？（庞衙内云）廉使恕罪也。（正末唱）

【倘秀才】 你见了这李廉使都眉南面北，多管

是那相公每饥嗔的这饱喜，则为我无过犯难投宰相机。
您肺腑，我须知，都则为饮食。

（庞衙内云）大人，庞绩这一会儿身上不好。肚里疼。（吕夷简云）李圭，你有甚事？（正未云）小官正来衙门中，见一个老的声冤叫屈，小官就领他来见大人来。（吕夷简云）在那里？（正未云）见在衙门首。（吕夷简云）拿过来。（张千云）理会的。（拿李老儿见科）（吕夷简云，兀那老的，你那里人氏？姓甚名谁？有甚么衙冤负屈的事？你说，我与你做主。（李老儿云）告大人停嗔息怒，老汉细说缘故。西延边是我祖家，延安府是我住处。时遇着清明节令，家家去上坟祭祖。来到那荒郊野地，撞见一个倚势的官人，说葛彪便是他名目。马蹶死老汉的婆婆，又打杀俺一个年纪小的媳妇。待告来无处告，待分诉那里分诉？我一径的来到京师，去那大衙门里声冤负屈。我向那庞衙内跟前告他，好也啰，谁想他是葛彪的姐夫。便着俺孩儿攒造文书，三牛车载的无数。他道与你三日假限，第四日便要完备。俺孩儿道，则我独自一人，便是那七手八脚，整治不出。他道我做螃蟹，不由分说，将孩儿下在牢狱。眼前放着个鳏寡孤独，送的我一家儿灭门绝户。庞衙内葛衙内倚势挟权，庞衙内葛衙内强要人家宝贝珍珠，庞衙内葛衙内强夺人家名人书画，庞

衙内葛衙内强夺人家妇女，庞衙内葛衙内有失人伦礼数，庞衙内葛衙内败坏风俗。今日老汉见你个清耿耿忒正直无私曲宰相官人，与俺这离着乡、背着井、忍着寒、受着冷、苦恹恹、穷滴滴、无挨倚的百姓做主。(庞衙内云)廉使，圣人的命，教众位大人在此饮酒，你领将人来告状，你好多揽事也。(正末唱)

【滚绣球】 非干咱揽是非，听小官说就里，岂知道你倚权豪杀人的详细，你也索问原告人案验虚实，你不将王法依，平将百姓欺，早难道寸心不昧，(庞衙内云)李廉使，你无个面皮，好歹也看俺一殿之臣。你也忒多揽事。(正末唱)哎，你个庞衙内可是那秉正忠直！(庞衙内云)投到我来，大人每都知道了也。(正末唱)则你那衙门关节可便灵如卦，岂不问路上行人人口胜碑，天网恢恢。

(吕夷简云)这桩事都是庞绩的勾当，你倒在这相府中巧言令色说过，瞒过这官府，你是什么道理也？(庞衙内云)李廉使，我和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怎生领将人来告状，你大古来是卑垒卵谏忠臣苟息也？(正末唱)

【倘秀才】 我虽个是垒卵谏忠臣苟息，你叫怎

么问牛喘爱民的丙吉？少罪波刘文静、魏贤臣、徐世绩。俺须是我，见官里，我和你奏知。

（吕夷简云）这桩事都是庞绩，故令妻舅打死平人，向亲族返枷原告。你的罪非轻，本待拿下你来，不曾得大人的言语，你且一壁有者。李圭，你领将这老子去，你就问这桩事。我奏知圣人，自有个主意也。（正末云）谢了大人。（唱）

【一煞】 你是个昧血心欺良善图荣贵，岂不闻阴发迟阳显疾，作事欺公逃不离？陷害了他人，强奸民娇妇，胡推打收监，仗岳父门楣。犯不道愆繆，受戚畹行凶吃禄，更无那为国于家，倚权衡越理徇私。衡一片奸雄巧智，依法律尽凌迟！

【尾声】 我便死呵，做一个坚刚节操忠直鬼，不似那坏法欺公谄佞贼，失了人伦，差了道理。倚仗着为官更有权势，常把良民又去欺，马踏死他亲娘强要他妻，倒把平人下在牢内。若到朝中说就里，那其间赴法遭刑待怨谁？偿人命的官司，须要你当罪。（云）便好道杀人的偿命。（唱）你看我纳下头皮去来，我和那厮做到底。（下）

（吕夷简云）李圭去了也。此人有如此廉能公正，

不避权豪，如此辈人鲜矣。庞绩，你知罪么？你妻弟打死平人，你又将原告下在牢中，敢不中么！常言道：画地为牢，誓不可入。狱中苦楚，与死为邻。你须是掌刑法的人，岂不知道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禁囚系，惨酷用刑，此者乃国之典宪，不获已而用之！尔等倚强凌弱，背公向私，你可甚以礼义而教亲，则民不怨矣！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书》曰：“钦哉，惟刑之恤哉。”圣人以仁政宽恤为本，可不体乎！庞绩你听者：不以王条理庶民，平将人命顺私情？欺公坏法奸猾吏，怎做朝中社稷臣？（下）（汉儿官人云）呸！庞绩，你妻舅打死平人，你又反囚了他原告，这个是你做的勾当，是何理也？圣人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圣人云：“君子行德以全其名。”你这等小人，行贪以忘其身。常言道：营于利者多患，轻于诺者寡信。茂木丰草，有时而落，物有盛衰，安宜自若？庞绩，你所为非理，所行不公。你这等人，和你说出甚么来？则道俺宫人不知道，你听者：庞衙内做事忒歹，欺瞒俺八府臣宰。公厅上则你横行，教人将你怎生遮盖。（下）（女直官人云）庞绩，你知罪么？你妻舅打死平人，又反囚他原告，敢不可么！你须是掌法的人也，为臣者要廉能功干，竭力尽忠，于民有

益，于国有功。一无邪僻之心，常存文行忠信。你全不肯秉正直坚心报国，专则待倚权豪仗势欺人。这等人我和你说出甚么来？庞绩奸狡昧神祇，所事瞒人分外为。妻舅倚势伤人命，倒将原告下风雷。偏心便要平人死，湛湛青天不可欺。良民陷害遭囚困，坏法欺公陋面贼。全无报国忠君意，不把王条秉正直。枯腹岂知经史意，愚人倚仗势家威。两眼望钱贪利赂，一心则待吃堂食。扭曲做直胡弄事，恋酒迷花乔所为。反囚原告非其罪，屈勘平人法度违。逆天行事的无徒子，怎与皇家作柱石。（下）（达达官人云）庞衙内也，结斯陀罗昆，你恰走将来，把俺筵席都搅了。你的妻舅马踏死平人，又打杀他媳妇儿，你又来这里告他，你好生无礼。我是个达达人，不省的你这中原的勾当。我虽是个达达人，落在中原地面，我坐着国家琴堂，请着俸禄，一应的文案，我敢差了些儿么？你休说我是个达达人，我也曾读汉儿文书，你可甚详明吏理，可许从政？你妻弟行凶，顺私亲反囚原告，仗势用刑。岂不闻囹圄之苦，度日如岁？无罪之人，死于非命，咎将谁归？不思刑者国家之典，所以代天纠罪，岂为官吏逞忿行私者乎？庞绩，你听者：守职居官民父母，徇私用法坏王条。无知猾吏伤人命，你罪犯弥天不可饶。（下）（回回官人云）呸！兀那庞绩，你恰才说道他骂你，可原来你舅子马踏杀他婆婆儿，夺了他媳妇儿，

又将他孩儿下在牢里。这的是你的的是他的？你休说我是个回回人，不晓的这汉儿的道理。俺为官的，则要调和鼎鼐，燮理阴阳。我和你说甚么来？投至俺得坐都堂，皆因是苦尽甘来。俺为官的，则要报国安民，谁教你害百姓苦要钱财？你教他攒造三牛车的文书，他说道七手八脚写不出来，你姓庞本是庞绩，你道他骂你。你听者：庞绩做事忒歹，欺瞒俺八府臣宰。那的是你燮理阴阳，甚的是调和鼎鼐？他则道了七手八脚，你说他骂你做螃蟹。是有那螃蟹么？你见人家好玩呵便要胡钳，他若不与你呵，你可着你那祇从人团脐将上来。你见人家好妇人，便吐涎吐沫，恨不的睁着眼手脚忙抬。讼厅上则你横行，犯下来怎生遮盖？我还有几句儿比并，说与你记在心怀：我恰才待要煮着你来，你又硬头硬脑。俺八府宰相正饮酒哩，不知你从那里扒掇将来。我如今就拿你去着酒馔着，众大人蘸姜醋吃一顿拼醢。你明白犯了事，着人把你钳住，直等的去了头，剥了腿，揪了脐，揭了盖，才显出你那黄来。你这庞绩做事模糊，断事全不如杜甫。说言语必丢仆答，呸！你那口恰似我的屁股。（下）（经历云）呸！庞衙内，你羞么？你妻舅打死平人，你倒反囚了他的原告。你听者：俺但凡为官者，请皇家俸禄，坐国家琴堂，与民雪冤辩枉，行政从公，圉圉无久系之囚，黎庶有歌谣之诵。你全无那玄龄、如晦之忠心，

腹怀着林甫、俊臣之奸佞。你觑军民如草芥，视百姓如蓬蒿。你这等人，乃沐猴衣冠之辈，马牛襟裾之材。你听者：不将仁政化居民，倚强凌弱害平人。反囚原告居縲绁，权豪势要顺私情。为官的常思治国平天下，每怀忠孝报朝廷。奸贪狡幸庞衙内，呸，万代流传做骂名。（下）（庞衙内云）呸！吃了这场没滋味。左右将马来，我去酒铺里，喝几瓯凉酒去来。本是一衙内，只要把人昧。人命不为轻，且去吃一醉。（下）（众做打呸科）（厨子云）今朝造化低，四十打了皮。喝上三瓶酒，睡到日头西。（下）

第三折

（范仲淹领张千上，云）仁政安天下，忠诚立大邦。老夫天章阁待制范牛淹是也。今为镇守西延边监军葛怀愍之子，乃是葛彪，往往欺压良民，将平人打死，州县官员，不敢拿问，皆因此人倚仗权势。今有廉使李圭，奉命去延安府等处巡按。今奉圣人的命，赐与势剑金牌，将此一桩事，着他就决断明白，先斩后奏。今着老夫赉与他势剑金牌，着李圭直至延安府，勘问此一桩公事去。若勘问成了，即便申文书老夫知会。敕赐金牌势剑行，王条专斩不平人。李圭巡按亲勘问，决定无徒正典刑。（净葛彪领张千上，云）好耍好耍，房上跑马。吊将下来，跌了左胯。小官葛彪是也。这两日有些眼跳，为此一桩人命事，我寄书与我姐夫去了，不见回信。今日无甚事，私宅中闲坐，看有甚么人来。（张千、李万上，张千云）自家张千的便是，这一个李万。奉着李廉使大人的言语，着我两个请葛彪大人去。可早来到门首也。祇候人报复去，道有李廉使大人差张千、李万来请大人。（祇候云）理会的。报的大人得知，有李廉使大人的伴当来请大人说话。

(葛彪云)必定是我姐夫庞衙内回信来了。着他过来。
(张千、李万做见科)(葛彪云)你那里来的祇候人?(张千云)小人是延安府来的祇候人。李廉使大人的言语，道有书呈在那里，着小入每来请大人，亲自到延安府李大人家取书呈去。(葛彪云)也说的是。左右将马来，我亲自到延安府取书呈去也。目下便登程，二人随后跟。同去取书信，便得见缘因。(同下)(葛监军领卒子上，云)三尺龙泉万卷书，皇天生我意何如。山东宰相山西将，彼丈夫兮我丈夫。某乃葛怀愍是也。某文通三略，武谙六韬，望尘知敌数。对垒识兵机，赏罚严明，攻战必胜，多得守边之策，每回临阵，无不干功，圣人可怜，加某为监军都统节制天下兵马元帅征西大将军之职。某今升帐，威势偏别锦衣绣士。摆白虎得胜于辕门，列黄幡豹尾于帐下。锦衣壮士，肩担着赤须旌幢；清秀儿郎，手持着吴钩越戟。阵前列五运转光旗，帐下搦顺天八卦盖。五运转光旗者，有虎牙旗、日月旗、龙凤旗、得胜旗、转光旗；八卦盖者，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军不斩不齐，将不严不整。令字旗催报先锋，帅字旗为军中眼目。宝纛旗开，犯令者不论亲疏；得胜旗摇，收军罢尽望封官赐赏。俺这里军随印转行直正，罪若当刑先言定。在朝休误天子宣，莫违掩这阃外将军令。某镇守西延边上。某有一子，乃是葛彪，因踏青在城外走

马，误伤人命，被巡按廉访使李圭，将我孩儿捉获到官，殴打问理。颇奈此人无礼。量你是个芥子大小官职，到的那里？某只今便差十个能行快走的探子，直至延安府，勾将李圭来。传令亲将军士差，能行探子践尘埃。若见李圭休纵放，不分星夜紧勾来。（下）（正末领张千排衙上）（正末云）小官监察巡按李廉使是也。因延安府官浊吏弊，酷虐害良民，令基圣人的命，敕赐势剑金牌，教小官便宜行事，先斩后闻。兀那大小官员，六房吏典，我非是私来也呵。（唱）

【中吕】【粉蝶儿】 我可便奉敕承宣，理刑名勘理文卷，察清浊黜陟官员。有那害良民，违公道，我着他身加刑宪。但有那负屈伸冤，诉情由我行分辩。

【醉春风】 阶直下威凛凛列公人，书案边怕怕散散排着吏典。我则待去奸邪立一统正直碑，把名姓来显，显！为政于民，为臣报国，岂辞劳倦。

（云）我差人拿那葛彪去了，这早晚敢待来也。（葛彪领张千、李万上）（葛彪云）某乃葛彪是也。可早来到这门首也。张千。你先报复去，说道某来了也。（张千报科，云）报的大人得知，拿将葛彪来了也。（正末云）拿将过来。（张千云）拿过去。（葛彪云）他不出来接我，我自过去。李廉使，我来了，有甚么书呈，

将来我看者。(正末云)兀那厮，你怎生打死平人，因何不跪着?(葛彪做不跪科)这个廉使，我做甚么打死人来?我不跪。并然不干我事。(正末云)你不招，更待干罢。张千，拿下去打着者。(张千云)理会的。(做打科)(葛彪云)哎哟，哎哟!李廉使，你不要歪缠，我不曾惹下事。打山屁来了。(正末唱)

【迎仙客】 我观了他目下情，审了他口中言，这官司你可也怎的免?使不着你倚豪强，更那堪仗势权。又不比攀指干连，你与我便从实说把招伏串。

(葛彪云)我可做甚么打死人来?不干我事。(正末云)张千，将那厮且拿在一壁有者。(张千云)理会的。(净袜子两个上，云)自家是个军，身上穿着青。白日里铺里睡，到晚偷人家葱。我两个是西延边上能行快走的两个探子，一个是李得中，一个是胡乱歇。俺两人奉着元帅的言语，有延安府廉使李圭，着俺两个星夜拿将他来。来到这衙门首。你这里有李圭么?大人的言语，着俺来拿他。张千报复去。也不必吃酒饭，不必要盘缠，快跟将我去来。(张千云)理会的。(报科，云)大人，有两个小军来勾大人来。(正末云)着过来。(张千云)理会的。着你过去。(做见私)(正末云)你是甚么人?(探子云)俺两个是西延边上葛元帅差来，你

跟着我走，走、走！（正末云）这厮好无理也！你男子打死平人，怎敢到来勾我？拿下这厮去跪者。（张千云）理会的。（正末唱）

【白鹤子】 我亲蒙着圣主差，你为元帅镇延安。你孩儿为人命犯了王条。我可便依国法非私怨。

（云）拿下去，打四十，抢出去。（张千云）理会的。二十、三十、四十。出去。（探子哭科，云）我则道有吃的有钱钞？倒吃了一顿打，气出我个四句来了：我今做事没来由，因为勾人惹场愁，把我拖翻则管打。张千是小狗骨头。（下）

（探子两个上，云）奉令莫消停，星火疾便行，擒拿李廉使，来见葛监军，俺两个一个是饭当灾，一个是世个饱。奉着兀帅的将令，着俺去延安府拿李圭去。来到这衙门首也。李圭快出来，元帅有勾。（张千报云）大人，又有两个小军来勾大人来。（正末云）拿过来。（张千云）理会的。着你过去。（做见科）（正末云）你是甚么人？（探子云）元帅着俺勾你来。（正末云）拿下去跪者。他镇边庭，我办公事，他怎敢勾我来。（唱）

【白鹤子】 他气哏哏恶势煞，雄赳赳扣厅前。

一个个猛虎也似走将来，我直拷的他羊儿般善。

（云）拿下去，打四十。（张千云）理会的。三十、四十、出去。（探子云）气出我个四句来了：大人做事忒乔，拿住我则管便敲。俺两个自家暖痛，头烧酒呷上几瓢。（下）

（探子两个上，云）亲奉元戎将令差，擒拿廉使到厅阶。若还捉住不轻放，管取同他一路来。俺是元帅府里勾军的，我是佯不睬，他是不知道。俺奉着元帅将令，着俺拿李圭去。来到这衙门首也。李圭快出来。元帅有勾。（张千云）大人，又有两个人来勾也。（正末云）拿过来。（张千云）理会的。着过去。（做见科）（正末云）拿下去跪者。（张千拿跪科，云）跪者。（正未唱）

【白鹤子】 你两三番勾唤咱，将言语口中传。
粗棍子拷你皮肤，我便是打你那监军面。

（云）拿下去，打四十，抢出去。（张千云）理会的。三十、四十。出去！（探子云）打杀我也。你不去，倒打我。气出我个四句来了也：则为违条犯法，着我来一径勾拿。他扣厅打我一顿，想起来都是傻瓜。（下）

（探子两个上，云）身轻能过岭，脚疾走如风。俺两个是元帅府里勾军的，一个是乔捣碓，一个是任傻

瓜。奉着元帅的将令，着俺拿李圭去，来到这衙门首也。李圭快出来，元帅勾你哩。（张千报科，云）大人，又有两个人勾未了。（正末云）拿过来。（张千云）理会的。着过去。（正末云）拿下去跪者。（做跪科）（正末唱）

【白鹤子】 见威风雄赳赳，一个捋袖并揎拳。
俺这里不弱似吓魂台。便压着阎王殿。

（云）拿翻，打四十，抢出去。（张千云）理会的。二十、三十、四十。出去。（探子哭云）打杀我也。你不肯去，倒打我。我到元帅府里，慢慢的和你说话。李圭做事忒不中，差我的他是葛监军。一些钱钞不曾有，一顿打的我羊儿风。（下）

（探子两个上，云）两腿疾如箭，一心急似风。俺两个是葛监军的小军儿，一个是疙疸头，一个是壁虱脸。俺奉元帅的将令，着俺勾李庚使去。可早来到这衙门首也。李圭快出来，元帅有勾。（张千报科，云）大人，又有两个人来了也。（正末云）拿过来，那里跪者。（张千云）理会的。过去跪者。（做拿跪科）（正末唱）

【白鹤子】 他父为官如泰山，儿犯法罪弥天。

我若是避权豪顺人情，枉耽着个为风宪。

(云)打四十。抢出去。(张千云)理会的。二十、三十、四十。出去。(探子云)打杀我也。我儿也。你由他。你由他。廉使不识要，不肯遵王法。勾也勾不去，倒吃了他一顿打。(下)(正末云)张千。与我拿过葛彪来。(张千云)理会的。(正末云)葛彪，你招了者。(葛彪云)并不干我事。你又不肯打我。(正末云)拿下去，打着者(张千云)理会的。(打科)(葛彪云)老儿，你不要惹事。你打了我，看你怎么见我父亲哩。哎哟。打杀我也。(正末唱)

【快活三】 这偿人命是你的罪愆，倒将咱死熬煎。不招呵一命丧黄泉，(葛彪云)大人，看俺父亲的面皮，我送对烧鹅儿你吃。饶了我罢。(正末唱)我可便管县么那监军的面？

(葛彪云)你好没脸，打杀我也。(正末唱)

【朝天子】 也是你那命蹇，你休想我便可怜。笃速速打考的身躯颤。打的他皮开肉绽跪在阶前，将你那造恶的形骸变。则你那犯法违条，死而无怨，怎禁你那老无知忒自专。勘问的这事完，我可回那帝辇，(云)做儿的打死平人，做爷的擅勾台省官员。(唱)俺

两个便亲自到金銮殿。

（云）这厮不招，打着者。（张千云）理会的。（做打科）（葛彪云）罢、罢、罢，是我打死他媳妇，马踏杀他婆婆来。我都招了也。（正末云）招状是实，画了字，将长枷来枷了，下在死囚牢中去。（张千云）理会的。（拿葛彪下）（正末云）小官亲造文书，回大人的话去也。（唱）

【啄木儿尾声】 教百姓每晓谕的知，将杀人贼斩布市廛，举宜错诸枉民无怨。虽不是包龙图的机变，将我这秉忠百名姓入凌烟。（下）

第四折

（范钟淹领张千上，云）老夫范仲淹是也。有监察廉使李圭，在西延边申将文书来，说葛彪打死人命一事，勘问已成了也。老夫今奉圣人的命，着老夫疾驰驿马，亲往延安府，结证此事，就升赏争圭。不敢久停久住，延安府结证，走一遭去。友命承差不暂停，紧驰驿马出神京。官封能干加三品。罪断权豪按五刑。（下）（葛监军领本子上，云）某乃葛监军是也。颇奈李圭无礼，将勾去的人都打了，更待干罢！某统领三军，直至延安府，拿住李圭，报了冤仇，方称我平生愿足。统领雄兵聚战鞍，匣中轻掣剑光寒。李圭纵有论天表，不报冤仇誓不还。（下）（正未领张千上，云）小官李圭是也。今奉圣人的命，勘问葛彪打死平人事，招伏已完了。听知的早晚有天使至此也。今日升厅，聚大小官员、六房典吏，接应天使去也呵。（唱）

【双调】【新水令】 为臣尽节整纲常，报君恩敬于事上。汉廷汲黯忠，唐室魏徵良。见如今千载名扬，万古流芳，史记谈扬，一个个凌烟阁画图像。

(云)左右衙门首觑者，看有甚么人来。(张千云)理会的。(葛监军上，云)某乃葛怀愍是也。统领三军，到于延安府。不放三军，寸箭不许带进城去，三军都在城外扎营，我亲自见李圭去来。可早到门首也。张千报复去，道有葛监军在于门首。(张千云)理会的。喏！报的大人得知，有葛监军来了也。(正末云)他不自过来，着我接待他去？(张千云)俺大人说来，你不自过去，待教俺大人接待你？(葛监军云)此人这等权重，我试看者。原来有势剑金牌在此。葛怀愍也，你可不来么！我自过去有说话。好难请唤也，李圭！(正末云)好无礼也，葛怀愍！(葛监军云)你怎敢屈勘平人？(正末云)你怎敢擅离汛地？(葛监军跪科)(正末云)我身居台省，执掌提刑；你不遵号令，私离边庭。我问你波。(唱)

【沉醉东风】 则你那七禁令何当是你掌？(云)我问你来了呵。(唱)则你那三军印寄付与谁行？少罪波逃军营的姜太公，离寨栅的诸葛亮，辱没杀晋尹铎保障金汤。你为儿子行凶做爹的撇了战场，(云)为将者一轻、二慢、三盗、四欺、五背、六乱、七误。(唱)请你个行号令的监军自想。

（葛监军云）这事不中了也。廉使，咱是一殿之臣，看我和你旧时颜面，我一时不是了。怎生饶过俺父子之罪也！（正末云）兀那葛怀愍，你的儿子打死平人，你又擅离汛地，平欺俺台省官员，更待干罢！（唱）

【沽美酒】 我可也敢和你做一场，休想我便肯轻放。倚着你父子每权豪势力强，你怎敢擅离了边庭地方，忒欺公忒无状。

【太平令】 也不索用长问短状，直和你见銮舆打一会官房。（范仲淹冲上，云）老夫范仲淹是也。可早来到延安府也。（张千云）范学士大人下马也，（范仲淹云）甚么人大惊小怪的？（正末唱）正遇着天臣宰相，使不着你狂言抵当。他可使倚仗势强，将人命事不偿，（云）做儿的打死平人，做爷的擅离汛地。（唱）大人也，他罪难容徒流笞杖。

（范仲淹云）张千，将一行人律上厅来。（张千云）理会的。（张千拿刘彦芳、李老、庞衙内同上）（跪科）（范仲淹云）一行人听老夫下断：李圭你行公正辅助朝廷，有决断不惧权臣，升你为尚书之职，理文卷抚恤安民。刘彦芳无辜囚禁，为人命被害伤亲，无点李吏役考满，祥符县主簿安身。刘荣祖本乡养老，赏赐与十两白银。葛怀愍擅离汛地，弃牌印私度关津，

纵容子致伤人命，削兵权免死充军。庞衙内扭直为曲，
罢官职贬为庶人。正犯人行凶葛彪，欺百姓败坏人伦，
市曹中当刑处斩，依律条晓谕分明。有罪的分明决断，
受赏的望金銮拜谢皇恩。

题 目 八府相聚集枢密院

正 名 十探子大闹延安府

争报恩三虎下山

楔子

（冲末扮宋江引倭儻上）（宋江词云）只因误杀阎婆惜，逃出郢州城，占下了八百里梁山泊，搭造起百十座水兵营，忠义堂高插杏黄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聚义的三十六个英雄汉，那一个不应天上恶魔星。绣袖袄千重花艳，茜红巾万缕霞生。肩担的无非长刀大斧，腰挂的尽是鹊画雕翎。赢了时，舍性命大道上赶官军；若输呵，芦苇中潜身抹不着我影。某宋江是也。俺这梁山上，离东平府不远，每月差个头领下山打探事情去。前者差大刀关胜下山，去了个月程期，不见回来；第二个月差金枪教头徐宁下山接应去，也不见回来。小倭儻，便说与弓手花荣，下山接应两个兄弟去。着他小心在意，休违误者。（诗云）传军令岂不分明，偏关胜违误期程。着花荣速离营寨，

下山去接应徐宁。(下)(外扮赵通判同正旦李千娇、搽旦王腊梅、净丁都管、俵儿上)(赵通判云)小官姓赵，双名士谦，今为济州通判。嫡亲的六口儿家属，大夫人李千娇，第二个夫人王腊梅，这个是丁都管，是大夫人陪送过来的。有一双儿女，是金郎、玉姐。小官要赴任去，有那梁山一带，道路难行。小官只得先去之任，将家属留在这权家店上安下。待上任后，另差人马迎接，一路上也好防护。夫人，你与众家属权寓在此，不久我便差人来取你。我如今收拾行装先去也。(正旦云)相公稳登前路，等雨水晴时节，可来取俺老小每也。(搽旦云)相公，你一路上小心谨慎，早早的睡，迟迟的起。冷的休吃，吃了冷的生冷病；热的休吃，吃了热的生热病；温的休吃，吃了温的生温病。茶也休吃，饭也休吃，酒也休吃，肉也休吃，面也休吃，投至回家，饿的你娘扁扁的。(赵通判云)二夫人，你须好生看觑一双儿女。丁都管，你用心伏事两个奶奶，照顾行李。则今日我就辞别了夫人，上任去也。(诗云)梁山路近苦难行，家属权时旅店停。方信将军不下马，也须各自奔前程。(下)(正旦云)丁都管。相公去了也，你前后执料去，我卧房里收拾去咱。(下)(丁都管云)下次小的每，仔细火烛，早早的收拾家私停当，歇息了罢。我丁都管，元是大夫人带过去的陪房。我通判相公又有个二夫人，与我有些不

伶俐的匀当。他如今叫我有甚话说，且去问咱。（见搽旦云）小奶奶，叫我有甚事？（搽旦云）相公去了也。丁都管，我嫁你相公许多年，不知怎么说，我这两个眼里见不得他。我见你这小的，生的干净济楚，委的着人。我有心要和你吃几钟梯气酒儿？你心下如何？（丁都管云）小奶奶，可怜见，我正要吃几钟酒。吃便吃，则不要着大夫人知道。和你多吃几杯。我若忘了你的恩。就死了过路儿的。我和你慢慢的吃酒。呀！恰似有个甚么人来。（搽旦云）不妨事，你靠着坐，左右这里无有外人，咱两个慢慢的吃。（关胜在古道，云）卖狗肉。卖狗肉！这里也无人。某乃大刀关胜的便是。奉宋江哥哥的将令，每一个月差一个头领下山打探事情。那一个月肯分的差着我，离了梁山，来到这权家店支家口，染了一场病，险些儿丢了性命。甫能将息，我这病好也，要回那梁山去，争奈手中无盘缠。昨日晚间偷了人家一只狗，煮得熟熟的，卖了三脚儿，则剩下一脚儿。我卖过这脚儿，便回我那梁山去了。来到这权家店，只见一个男子搭着个妇人，一坨儿坐着喝酒。我过去卖这狗肉去。（见科，云）官人、娘子，买些香喷喷的狗肉吃可好？（搽旦云）兀那厮，甚么官人、娘子！我是夫人。他是我的伴当。（关胜云）休斗我耍，那得个伴当和娘子一坨儿坐着吃酒？（丁都管云）我坐不坐，干你甚么事？（关胜怒科，云）这厮好无

礼也！我打这厮！（关胜做打，丁都管做死科）（关胜云）不中，我走了罢。（搽旦云）打死人也！（店小二上，云）拿住！拿住！（搽旦云）好也！你这厮白白的打死了我家伴当，更待干罢！我叫姐姐去。姐姐你出来，不知那里走将一个大汉来，打死了俺丁都管也。（正旦上，云）你叫我怎么？（搽旦云）姐姐，一个卖狗肉的大汉，打死了俺丁都管也。（正旦云）在那里？待我看咱。好一个壮士也！兀那汉子，你为甚么打死俺家的人？（关胜云）那壁娘子息怒。听小人分辩。恰才我道：官人、娘子，买些香喷喷的狗肉吃。那厮便道：我是伴当，他是娘子，你怎么赶着我叫官人？我便道：那个伴当和娘子一坨儿坐着吃酒来？那厮不由分说将我乱打，被我可叉则一拳，丕的打倒在地。这也只是拳头无眼，过误打死了人。娘子怎生可怜见。（正旦云）你姓甚名谁？（关胜云）我不是歹人，我是梁山上宋江哥哥手下第十一个头领大刀关胜的便是。（正旦云）你不是歹人，正是贼的阿公哩。（背云）这济州是贴近梁山泊的。我一向闻得宋江一伙，只杀滥官污吏，并不杀孝子节妇，以此天下驰名，都叫他做呼保义宋公明。不争害他第十一个头领，那三十五个就肯干罢？他那怕你是官是府，兴起兵来，怕不把我一门儿诛尽杀绝。不如做个计较，放了他回去，狭路相逢，安知没有报恩之处？（回云）兀那汉子，你多大年纪也？（关胜云）小人二十

五岁。(正旦云)妾身比你却长一岁。兀那汉子，若不弃嫌，我认义你做个兄弟，你意下如何？(关胜云)休道是做兄弟，便笼驴把马。愿随鞭镫。(正旦云)兄弟，我是李千娇，嫁的官人就是济州通判赵士谦，有一双儿女金郎、玉姐。这个是俺相公的小夫人，唤做王腊梅。这厮是俺带过天的陪房，唤做丁都管。他会这闭气法，但做了亏心的事，他便使这闭气法诈死了。兄弟。你放心自去，有我在哩。兄弟也，无甚么与你，这一只金凤钗，与你权做压惊钱，休嫌轻意。(关胜云)多谢了姐姐，兀的不唬杀你兄弟也。(正旦云)

【仙吕】【赏花时】好斗打相争俺这厮，(关胜云)我不曾重打他，则一拳就打倒了。(正旦唱)但吃亏了肛儿他可早推诈死，(关胜云)倘若死了呵，怎了也？(正旦唱)遮莫他血泊内倘着横尸。(关胜云)他是官宦人家伴当，姐姐便放了我去，只怕他还要到官府里告我哩！(正旦唱)你安心波壮士，俺可也便怎肯容的到官司？(下)

(店小二云)呸！元来是夫人的兄弟也。要我费这一番力，误了我做豆腐的工夫。我自去也。(下)(关胜云)关胜，你好险也，若不是千娇姐姐呵，怎了？兀那厮你听着，有仇的是丁都管和王腊梅；有恩的是我

那千娇姐姐，切切的记在心上。（诗云）正是虎着痛箭难舒爪，鱼遭丝网怎翻身。运去打杀无义汉，时来金赠有恩人。（下）（搽旦云）呸！傻弟子孩儿。他每都去了，你还不起来做甚么？（丁都管做起身科，云）倒一觉好睡也，吃你打搅醒了我。（搽旦云）咱这里说话，也不是自在处，咱去稍房里说话去来。（丁都管云）小奶奶也说的是，我和你再喝一杯儿咱。（同下）

第一折

（徐宁薄蓝上，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某宋江哥哥手下第十二个头领，金枪教头徐宁是也。俺宋江哥哥每一月差一个头领下山，去打探事情。头一个月差关胜下山，去了个月程期，不见上山。宋江哥哥又差某徐宁接应关胜去。到这权家店支家口，得了一场冻天行的证候，一卧不起，在那店小二哥家安下。房宿饭钱都欠了他的，将我赶将出末。白日里在那街市上讨饭吃，夜晚来在那大人家稍房里安下。天色晚了也，我掩上这门歇息咱。（做睡科）（丁都管同搽旦上）（丁都管云）小奶奶，这里不是说话的所在，俺去稍房里说话。小奶奶，休大惊小怪的，我有个口号儿亦、亦、赤。（搽旦云）好丁都管，你跟的我稍房里去来。赤、亦、赤。（徐宁云）这个好似俺梁山上宋江哥哥的暗号，则怕着人来接应我。（正旦上。云）这早晚王腊梅还不到房里歇息，多咱又和丁都管钩搭去了。那厮待瞒谁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我这里着眼偷瞧，教人耻

笑。（搽旦做扯净手、按脖子科，云）偌长的身子，则怕人看见。你低着腰，把那脚抬得轻着。这等的差法，也着人教你。赤、赤、亦。（正旦唱）怎觑那乔躯老，屈脊低腰，款那步轻抬脚。

【混江龙】 有一日官人知道，将这一双儿泼男女怎耽饶。若知他暗行云雨，敢可也乱下风雹。那瓦罐儿少不的井上破，夜盆儿刷杀到头臊。妆体态。并娇娆，共伴当，做知交，将家长，厮瞒着。可正是阎王不在家，着这伙业鬼由他闹。我今夜着他个火烧袄庙，水淹断了蓝桥。（下）

（搽旦云）来到了也，推开这门者。（做蓦过、徐宁绊倒科，云）是甚么绊我一脚？丁都管。你关了门，等我点个灯来。摆下这窗户上纸来，做个纸捻儿点着。我试看咱。有贼也！拿住贼了、唤俺姐姐去。姐姐，你快出来，稍房里拿住一个贼了。（丁都管云）正是贼，拿绳子来绑了。（正旦上，云）唤我做甚么？（搽旦云）姐姐，俺稍房里拿住一个搥脊梁不着的大汉，正是个贼。（正旦云）在那里？（见科云）是一个好大汉也！丁都管，你做甚么这等闹？（丁都管云）奶奶，您孩儿拿住个贼了。（正旦唱）

【油葫芦】 你晌午后先吃了人一顿拷，怎又将

他来扯拽着？(搽旦云)奶奶，你倒说的好，他是个贼，见了怎不拿住？(正旦唱)哎！你个贤妇也不索絮叨叨。则这一条大官道又不是梁山泊。则这一座小店儿又不是沙门岛。前面可也下着客人，后面是咱的老小。(丁都管云)您孩儿前后执料去，拿住这厮，正是个贼。(搽旦云)我现在稍房里拿住他，看他那贼鼻子，贼耳朵，贼脸贼骨头，可怎么还不是贼哩？(上旦唱)似倾下一布袋野雀般喳喳的叫，大古里是您人怨语声高。

(丁都管云)嗨！拿住了贼，倒说不干我事。(搽旦云)我两个来这里收拾。一推开门。就拿住他，怎么不是贼？(丁都管云)这厮正是贼！(正旦云)且不问他是贼不是贼。我只是问你两个。(唱)

【天下乐】 您做事可甚人不知鬼不觉？他把这房也波门房门可早关闭了，你可便走将来轻将这门扇敲。(云)你到这稍房儿里去做甚么？(搽旦云)我在这里拌草料喂马来。(正旦唱)这取又无他那盛料盆，又无那喂马槽，妹子也，你可甚空房中来和草？

(搽旦云)他在这里正是贼！(正旦云)你道他是贼，知他谁是贼！(唱)

【村里逐鼓】 他又不曾杀人放火，他又不曾打家截道，他这般伏低也那做小，(搽旦云)姐姐，常言道：贼汉软如绵。休信他。(正旦唱)他可便紧叉手连忙陪笑。(搽旦云)他笑里有刀哩。正是赋，(正旦云)你道他是贼呵！(唱)他头顶又不、又不曾戴着红茜巾、白毡帽。他手里又不曾拿着粗檀棍、长朴刀，他身上又不穿着这香绵衲袄。

(搽旦云)丁都管，拿绳子来，绑了送到官府中去来。(丁都管云)拿绳子来，绑得紧紧儿的，休等他挣脱了去。(正旦云)丁都管。你只放了他者。(唱)

【元和令】 做甚道使绳子便绑缚？妹子也到官司要发落。(云)我心里待要救那壮士，则除是这般。兀那壮士，你姓甚名谁？(徐宁云)我不是歹人，我是徐宁。(搽旦云)哦，徐宁正是贼。(正旦云)你敢是徐胜？(徐宁云)呸！我是徐胜，是徐胜。(正旦唱)你那里没来由则把领头稍，哎！和人寻唱叫。则这徐宁、徐胜两个字相差较，妹子你莫耳朵背错听了。

(云)你近前来，我自认你咱！(唱)

【上马娇】 我这里观了相貌，觑了眼脑，不由

我忿气怎生消！甚风儿今夜吹来到？也是天对付，可教我和兄弟厮寻着。

【胜葫芦】 兄弟，我是你姑舅姐姐李千娇，你见我怎生来不肯屈驴腰？（徐宁云）那壁厢是姐姐哩，受你兄弟两拜咱。（搵旦云）不中。他是徐宁哩！（正旦唱）喜得间别来身快乐，做甚买卖？度的昏朝，敢则是靠些赌官博。

（徐宁云）您兄弟争奈亦手空拳，不曾探望得姐姐，休怪您兄弟也！（正旦唱）

【么篇】 你道赤手空拳本利少，怕见我面情薄，往日家私甚过的好。敢则是十年五载，四分五落，直这般踢腾了些旧窝巢！

（徐宁云）早则不曾冲撞着姐姐，姐姐休怪，受您兄弟两拜咱。（做拜科）（正旦背云）你那里人氏？姓甚名谁？（徐宁云）我是梁山泊宋江哥哥手下第十二个头领，金枪教头徐宁。你兄弟不是歹人那！（正旦云）元来和关胜一伙，都是梁山泊上好汉。救人须救彻。我有心救了关胜，怎好不救他。你今生多大年纪也？（徐宁云）我二十五岁。（正旦云）你二十五岁。我大你一岁，我认义你做个兄弟如何？（徐宁云）休道是做兄弟，

便笼驴把马，愿随鞭镫。敢问姐姐那里人氏？姓甚名谁？说与您兄弟知道波。（正旦回云）兄弟，你怎么忘了那？我是你姑舅姐姐李千娇，你姐夫是济州通判赵士谦，一双儿女金郎、玉姐，他是我相公的小夫人王腊梅，这是俺家里带过来的陪房丁都管。兄弟也，你怎么忘了？妹子，你和兄弟厮见咱。（搽旦云）我不认得，原来是你兄弟哩！你休怪，你休怪。你姊妹两个生得一般模样的，你看俺姐姐的鼻子和你的鼻子一般样的。（正旦云）丁都管，你来拜你舅舅咱。（丁都管云）不认得是舅舅，早是我不曾冲撞着舅舅，我着你老子放个辔头。（同搽旦虚下）（正旦云）兄弟也，路途上厮见，无甚么与你。这一只金钗儿，倒换些钱钞，做盘缠去。（徐宁云）恰才姐姐救了我的性命，又认我做兄弟，又与我一只金钗儿做盘缠。姐夫赵通判。姐姐李千娇，两个孩儿金郎、玉姐，便是印板儿也似印在我这心上。则愿得姐姐长命富贵，若有些儿好歹，我少不得报答姐姐之恩。可不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正旦唱）

【赚煞尾】 我与你这金钗儿做盘缠，你去那银铺里自回倒，休得嫌多道少。你姐夫那做官处和兄弟厮撞着，这赍发休想是薄。你姐夫虽然他便权豪，向亲眷行怎肯妆么？你姐夫从来贫不忧愁富不骄。你可

怜见我耽烦受恼，你可怜见我无依少靠。兄弟也你若是得工夫，频探望两三遭。（下）

（徐宁云）徐宁，你好险也。恰才不是千娇姐姐，那里得这性命来。我徐宁紧记着：有恩的是千娇姐姐，有仇的是丁都管、王腊梅。（诗云）离了权家店，还俺大虫窝。见他吴学究，说与宋江哥。恨得黄金盛，重将宝剑磨。金赠千娇姐，剑斩泼娇娥。（下）

（搽旦同丁都管上）（搽旦云）好造化也！恰好两处都吃不成酒，只不如靠着壁上，做些勾当，也消遣了这场儿高兴。去来。赤、赤、赤。（同下）

第二折

（正旦同傣儿上）（正旦云）自从俺相公上任之后，差夫马到那权家店上迎取俺们到官。在这后花园中居住，好是幽静也呵！（唱）

【中吕】【粉蝶儿】 我生长在大院深宅，便烧个灰骨儿断不了我这幽闲体态，尽着他放荡形骸。我可也万千事，不折证，则我这心儿里忍耐。遮莫他翻过天来，则你那动人情四般儿不爱。

【醉春风】 我可也个殢洒，不贪财；我不争气，不放歹。那妮子闲言长语，我只做耳边风，那里也将他来睬，睬。且把那泼贱的休提，便聪明的无益，倒不如老实的常在。

（花荣慌上，云）休赶、休赶。一个来，一个死；两个来，一双亡。（跳墙科，云）我跳过这墙来，原来是一所花园。远远的一个撮角，亭子里点着明灯蜡烛，亭子下一块太湖石。我在这太湖石边掩映着，看是甚么人来？（正旦云）夜深也，孩儿每都睡了也。我烧香

去咱。我开了这门，我掇过这香卓儿来。天也！李千娇头一炷香，愿天下太平；第二炷香，愿通判相公与一双孩儿身体安康；第三炷香愿天下好男子休遭罗网之灾。我烧罢香也，我回卧房中去。关上这门，自歇息咱。（下）（花荣云）嗨！好一个贤达的女子也！头两炷香可也不打紧，第三炷香愿天下好男子休遭罗网之灾。我是逃灾避难之人，他说这等吉利的话。我就要上梁山去，不知这娘子姓甚名谁？哦，则除是这般。我如今在房门外走的鞋底鸣，脚步响，料他必然出来。（做走科）（正旦上，云）这鞋底鸣，脚步响，必定是俺通判相公，来了！（唱）

【迎仙客】 你不守着那小妮子，闲伴养这死尸骸。夜深的向我房里、我房里更做甚么来？你只恁的好不风流，只恁的不自在。（带云）我猜着你也。（唱）你则道我不肯将门开，多管是你壁听在这窗儿外。

（云）相公，你在我那门首鞋底鸣，脚步响，你则道我不开这门。相公，你则休躲了我，我自开开这门。（做开门科）（花荣入门科）（正旦云）可不说来，相公，你躲了我也。到天明你可休寻我的不是。我依旧关上这门者。（做见科，云）兀的不唬杀我也！（花荣云）娘子休惊莫怕，我不是歹人。（正旦云）壮士要的金珠财

宝，你都将的去，则留着我的性命咱。（花荣云）娘子，我不是歹人。（正旦唱）

【红绣鞋】 唬的我战钦钦系不住我的裙带，慌张张兜不上我的罗鞋，身难整脚难那手难抬。见一个倮来大一条汉，直撞入我这卧房来。（云）壮士，你从那里来？（花荣云）我越墙而来。（正旦唱）可兀的是侯门深似海。

（云）壮士饶命！（花荣云）我不是歹人。（正旦云）你既不是歹人，你通名显姓咱。（花荣云）我是宋江手下第十三个头领，弓手花荣。我不是歹人。（正旦背云）你不是歹人。可是贼哩！早梁山泊上好汉，遇着三个儿也。（花荣云）那壁娘子，也通一个姓名。（正旦云）妾身李千娇。敢问壮士多大年纪？（花荣云）小可今柴棊槃隰桌二十四岁。（正旦云）不是我要便宜，我长着你两岁，我有心认又你做个兄弟，不知你意下如何？（花荣云）休说做兄弟，便笼驴把马，愿随鞭镫。（正旦云）兄弟，你牢记者。妾身是李千娇，夫主是济州通判赵士谦，一双儿女是金郎、玉姐，还有俺相公的小夫人王腊梅，伴当丁都管。他两个数次寻我的不是，则怕久后落在他勾中，你则是早些来救我。（花荣云）姐姐，你放心。李千娇的姓名，经板儿也似印在我这

心上。姐姐若无危难便罢了，若有危有难，我舍一腔热血，必来答救姐姐。（丁都管同搽旦上）（丁都管云）二奶奶，俺两个去花园中亭子上，吃几杯酒去来。（做听科，云）二奶奶，你听大奶奶房里有人说话哩，一定是奸夫。俺叫出相公来。（搽旦云）呀！夫人房里真个有人说话。（做唤科，云）相公，相公。（赵通判上，云）二夫人，你叫我做甚么？（搽旦云）你向的好夫人，他房里藏着奸夫说话哩，都像我肯做这等勾当。（赵通判云）你过来，待我听去。（做听科，云）是真个。我开这门。（赵通判做踏门科）（花荣做一刀科，云）兀的不有人来！不中，走、走、走。（下）（赵通判云）哎哟！好也罗。你背地里有奸夫，伤了我臂膊也。我和你是儿女夫妻，你这般做下的！（正旦云）天那！可怎生是好也？（搽旦云）你做的好勾当，相公怎么歹看承你来？你藏着奸夫，将相公臂膊砍伤了。相公，你休要打他，这个是十恶大罪，律有明条，拿着见官去来。（正旦云）相公不要听他，没甚么奸夫来。（赵通判云）这事我自家不好问。二夫人，你做状头，拖他见官去。（正旦云）天那！兀的不害杀我也。（同下）

（张千上，排衙科，云）在衙人马平安，抬书案。（外扮孤上，诗云）农事已随春雨办，科差犹比去年稀。矮窗睡足迟迟日，花落闲庭燕子飞。小官姓郑，双名公弼。自中甲第以来，屡蒙迁用，观为济州知府之职。

今日升厅坐早衙。张千，喝擗箱，抬放告牌出去。
(张千云)理会的。(赵通判上，云)小官赵通判，衙门中告大夫人去夹。张千报复去，道有赵通判来见相公。
(张千云)有赵通判来见相公。(孤云)道有请。(张千云)请进。(赵通判做见跪科，云)相公，小官特来告状。(孤云)相公请起。有何事?(通判起身科，云)小官有两个夫人。不想大夫人有奸夫在房中说话，小官踏开门，奸夫将刀子伤了我臂膊。相公与我做主咱，
(孤云)相公差矣，你的大夫人是你儿女夫妻，岂有此理?便好道：家丑不可外扬。相公自己断了罢。(赵通判云)相公不断，我别处告去。(孤云)若别处去告，又不如在本府告。我问相公：谁是原告?(赵通判云)小夫人是原告。(孤云)既如此，相公请回，着家中嫡亲的人来首状。(赵通判云)多谢，多谢。小官就回家去，着亲人自来首状也。(下)(孤云)张千，拿过那一行人来。(张千做拿正旦、搽旦、傣儿上见科，云)当面。(搽旦云)大人，我是济州赵通判第二个夫人，这个是他大夫人。他房中藏着奸夫，俺相公踏开门来，那奸夫拿着刀要杀俺相公。不想杀不中，在相公臂膊上砍了一刀，现有伤痕。告大人与俺相公做主咱。
(孤云)谁是李千娇?(正旦云)妾身便是李千娇。(孤云)噤声!那个和你排房那。兀那大夫人，你岂不知夫乃身之主?你怎生结构奸夫，伤了亲夫?有乖风化，其罪

非轻。当日是多早晚时候，到于卧房中，做出这事？你从实说来，免受打拷。（正旦唱）

【石榴花】 昨宵个月明如水浸楼台，（孤云）你在那卧房中做甚么来？（正旦唱）妾身将这单枕倚翠屏挨。（孤云）初更时候，必是歹人，从实的说来。（正旦唱）只听得那履声款款步闲阶，（带云）其时我只道是通判相公。（唱）妾身可便起来忙把这门开。（孤云）开了门见甚么人来？（正旦唱）见一个碑亭般大汉将这门程来募，（孤云）你见他可是怕人也不怕？（正旦唱）唬的我魂飞在九霄云外。（孤云）他可说甚么来？（正旦唱）他道是姐姐你便休惊怪，（孤云）通判相公怎生便知道来？（正旦唱）谁承望他将通判唤将来。

（孤云）他说是你结构的歹人哩。（正旦唱）

【斗鹤鹑】 俺又不留弄月嘲风，怎揽下这场愁山闷海？（孤云）那贼汉怎生般中注模样？（正旦唱）我则见灯影下英雄，（孤云）他拿着些甚么？（正旦唱）谁知他手中有这器械，（孤云）他姓甚名谁？（正旦云）知他姓甚么那？（孤云）你不说他名姓，张千拣大棒子乐。将他打着者。（正旦云）等我想咱。我想起来了也。（唱）想起他弓手花荣是说来。（孤云）住、住、住，弓

手花荣正早梁山上强盗，便与我拿住。（正旦云）他走了也、（孤云）我则问你要。（正旦唱）这公事怎剖划？（孤云）他走了更待干罢。便与我画影图形，拿捉将来。（正旦唱）他沿门儿画影图形，直着我面皮上可也无颜的这落色。

（孤云）俺这官府中则要你从实的取责，不要你当厅抵赖。你犯下十恶大罪，须饶不得你那。（正旦唱）

【上小楼】 你待教我从实取责，我又不当厅抵赖。恰待分说，又道叫家不伏烧埋。（孤云）你不招呵，俺这里必不干罢。（正旦唱）我但有那勒喉咙，抹嗓子，裙力搂带，就在这受官厅自行残害。

（搽旦云）大人，这赖肉顽皮，不打不招。拿那大棒子着实的打上一千下，他才招了也。（孤云）张千，与我打着者。（张千做打科，云）快招！快招！（正旦唱）

【么篇】 他、他、来如砍瓜，似劈柴。棒子着处，血忽淋刺。肉绽皮开。这般苦禁持，恶抢白，怎生宁奈，（孤云）这妇人的罪犯，情理太重也。（正旦唱）只索便一刀两段倒大来迭快。

（搽旦云）你招了罪，不强似你这般吃打？（孤云）张千，打着者。（张千打科，云）招了者，招了者！（正旦做死科）（张千云）相公，打死了也。（孤云）打死了也，将一碗水来喷醒他。（张千做拿水喷科）（搽旦云）相公，你则管打，打死了他，也不干我事。（正旦做醒科）（唱）

【快活三】 昏惨惨云雾埋。疏刺刺的风雨筛。我一灵儿直到望乡台，猛听的招魂魄。

【朝天子】 我这里便急待、急待要挣，这打拷实难捱。忽然将泪眼猛闪开，谁想道我这残生在。（孤云）张千，将他一双儿女推近前来，叫醒他者。（张千云）理会的。（做推孩儿科，云）你快叫。（孩儿云）奶奶，你苏醒着。（正旦唱）唤我的原来是痴小婴孩，（孤云）采起那厮头稍来者。（正旦唱）他把我揪头稍托下颏。（孤云）张千，打着那厮叫。（张千云）理会的。（做打孩儿科，云）璘！你叫，你叫。（孩儿叫科，云）奶奶，奶奶。（做哭科）（正旦唱）是谁人喳喳的叫奶奶，一齐的举哀？儿也，可不想便救我离了阴司界。

（孤云）兀那李千娇，你不招便待干罢。再打着者。（正旦云）大人可怜见！我是好人家女，好人家妇。我吃不过这打拷，我招了罢。相公，是我李千娇因奸杀

丈夫来。（搽旦云）如何？你早招了也，不吃这般打拷。（孤云）既是招了，张千上了长枷，下在死囚牢里去。（张千云）理会的。（做上枷科，云）上了枷也。（搽旦云）好么，只说獐过鹿过，可不说麋过。每日则捏舌头说别人，今日可是你还不羞死了哩。毛、毛、毛。（正旦唱）

【耍孩儿】 罢、罢、罢，我这里声冤叫屈谁瞅睬？原来你小处官司利害。衙门从古向南开，怎禁那探爪儿官吏每贪财。这里又无那敢为敢做的尚书省，更有那无曲无私的御史台。我恰行出衙门外，那妮子舞旋旋摩拳擦掌，叫吡吡拽巷啰街。

（搽旦云）相公，这一双儿女，我领将家去罢。呸！不识羞的狗骨头。这个是你的儿，你的女，恼了我，搨你那贼弟子孩儿。（正旦云）这妮子说出来做出来。哎！儿也。则被你痛杀我也。（唱）

【二煞】 我可也堪恨这个泼短命，堪恨这个歹贱才，我恨不的一枷稍打碎那厮天灵盖。他将我那一双儿女拖将去，苦被那祗候公人把我拽过来。你后来要还我这脓血债！倚仗着你那有官有势，忒欺负我无靠无挨。

（搽旦云）你这一双儿女，就抬举的成人长大，也是个不成器的。等到家我慢慢的结果他。（正旦唱）

【煞尾】 那妮子又不知三年乳哺恩，那里晓怀耽十月胎。他将我这一双业种阴图害，可正是拾得孩儿落的摔。（下）

（张千云）牢里收人。（搽旦云）相公，他大牢去了。我领着这两个小的回家中去也。（下）（孤云）张千，将那妇人下在牢中，到来日建起法场，拿出来杀坏了他者。（诗云）则为那李千娇私意传情，赵通判告到公庭。已问实别无冤枉，赴法场明正典刑。（同下）

第三折

（店小二卖稀粥上，诗云）我卖希粥真个稀，谁不与我做相知。由你连喝一百碗，吃了依然肚里饥。自家是个卖稀粥的，在这权家店支家口卖稀粥。但是南来北往，经商客旅，做买做卖，推车打担，赶不上城的，都在我这里买粥吃。土地老子保佑，则愿的买卖和合，百事大吉，利增百倍。今日清晨，熬下这一盆稀粥，看有甚么人来买吃？（关胜上，云）有粥么？（店小二云）老叔，有粥，有粥。（徐宁上，云）有稀粥么？（店小二云）老叔，有的是稀粥。（花荣上，云）有粥么？（店小二云）老叔，有粥，有粥。（关胜奠粥科，云）青天可表，陆地方知。整粥落地，愿我那千娇姐姐早出罗网之灾。（徐宁云）一点粥落地，愿的俺千娇姐姐早脱罗网之灾。（店小二云）喏！报、报、报。（众云）怎的？（店小二云）大家耍子。（店小二做一手拿一碗，口里一碗，递科）（徐宁云）哥哥，怎生认的千娇姐姐来？（关胜云）你两个兄弟不知。前一月奉宋江哥哥的将令，下的山来，到权家店支家口，不幸染了一场病，不甫能将息的身子较好，要回梁山去。争奈手里没盘缠。

你两个兄弟休笑，我偷了人家一只狗，煮的熟了。卖做盘缠。到的这权家店，只见一个男子汉一个妇人一坨儿坐着吃酒。我便道：官人、娘子，买些狗肉吃。那厮便道：他是娘子，我是伴当。我便道：那个伴当和娘子一坨儿坐着吃酒？那厮不由分说打将来，着我接住手，可又则一拳打倒在地。我欲待走，被那王腊梅扯住，请的夫人来。两个兄弟不知，你说是谁？原来是千娇姐姐。见我说了那项上事，他就与了我一只短金钗，认我做兄弟。我回到梁山上，稟知宋江哥哥。如今耳消耳息，打听的千娇姐姐有难。我在哥哥根前告了一个月假限，收拾一包袱金珠财宝，下山搭救他去。因此上认的千娇姐姐。不知您两个兄弟怎生认的他来？（徐宁云）哥哥，听您兄弟说，我怎生认的那千娇姐姐？前一月宋江哥哥差你下山，去了个月期程，不上山来。宋江哥哥道：徐宁，你怎生不接应您关胜去？以此又差某下山。某到的那权家店支家口，也得了一场冻天行的证候，在那店小二家安下。房宿饭钱都欠了他的，他将我捻将出来。白日里在那街上讨饭吃，到晚来在那店家稍房里安下。哥也，你说那稍房可是谁家？（花荣云）是谁家？（徐宁云）就是那千娇姐姐做下处的这家。您兄弟正歇息着，则听两个人道：赤、赤、赤。我说是梁山泊上的暗号，着人来接应我。我开了门，可是王腊梅、丁都管。他两个拿住我，说

我是贼。叫将千娇姐姐来。那姐姐放了我去，又认我做兄弟，又与我一只金钗做盘缠。我问其故，他说恰才那个是丁都管、王腊梅，他两个有些不伶俐的勾当。姐夫是赵通判，姐姐是李千娇，一对儿女是金郎、玉姐。如今我打听千娇姐姐有难，您兄弟问哥哥告了半个月假限，背着些金珠财宝搭救他。因此上您兄弟认的那千娇姐姐来。（花荣云）哥，我的情节也差不多。当日宋江哥哥的将令，因为您两个违了期限，不上山来。又差我未接应哥。您兄弟下的山来，到那济州府城外酒店里，多饮了几杯酒。入的城来，被风刮起衣服，露见我这逼绰子。被那捕盗官军看见：兀的不是梁山上的好汉！赶的我至急，搯的一枝苦墙柳树，被我跳过墙去。哥，您道你兄弟跳在那里？正跳在俺千娇姐姐花园里。我在那太湖石边躲着。天色晚了，不想姐姐出来烧香。头里两炷香都不打紧，第三炷香愿普天下好男子休遭罗网之灾。哥，您兄弟逃灾躲难，听见姐姐说这等吉利之语。我就要上梁山告与宋江哥哥知道。争奈不知姐姐姓字。您兄弟在姐姐房门前鞋底鸣，脚步响。姐姐在房里听得。则道是他的通判相公来，开的房门，您兄弟募进门去。灯烛直下，见了您兄弟身材凛凛，相貌堂堂，教那姐姐可是怕也不怕？我便道：姐姐休惊莫怕，则我是宋江手下第十三个头领，弓手花荣。我正与姐姐所说向上事，被那丁都管

和王腊梅搬调着通判，说姐姐房里有奸夫。您兄弟拿着逼绰子奔将出来，不想那逼绰子抹破了姐夫臂膊。如今把姐姐拖到宫中，三推六问，屈打成招，早晚押上法场去。您兄弟在哥哥根前告了一个月假限。收拾了些金珠银宝，舍一腔热血，答救千娇姐姐。（关胜做拿刀科，怒云）我道千娇姐姐为谁来？原来是为你来。便好道：蒙人点水之恩，尚有仰泉之报。知恩不报，非为人也。（词云）不怕宋江将咱怪，今朝绝早离山寨。救得那千娇姐姐呵。和你欢欢喜喜无妨碍。若救不得呵，则我这大杆刀劈碎鸟男女天灵盖。（云）你两个兄弟慢来，我先去也。（店小二扯科，云）老叔，还稀粥钱去。（关胜云）改日来与你。（下）（徐宁云）兄弟，你听的关胜哥说么？他要大杆刀劈碎他天灵盖。兄弟徐宁也不是个善的，则我这点钢枪可搭棚透他那三思台。兄弟，你慢来，我先去也。（店小二云）老叔，稀粥钱。（徐宁云）有甚么稀粥钱？（下）（花荣云）两个哥为千娇姐姐打甚么不紧。（词云）关胜哥大杆刀劈桩天灵盖。徐宁哥点钢枪棚透三思台。休道银山铁瓮囚牢里，便是虎窟龙潭我也要救出来。（店小二做扯住，云）老叔，还我稀粥钱。（花荣云）我有紧要事去，你个弟子孩儿，百忙里讨甚么粥钱？（下）（店小二云）哎哟！你看我那造物。清早晨才开店，走将三个人来吃粥。他吃了粥，我问他讨粥钱，一个钱下曾与我，粥又吃了，连碗盏

都打破了。难道我造物这等低？我如今也不卖粥了，只卖豆腐去来。（下）（刽子拿正旦、傣儿上）（刽子云）上了板搭，关了门户，打扫街道。看时辰到了，就好下手。（正旦云）好冤屈也呵！（唱）

【越调】【斗鹤鹑】 我可便项戴着沉枷，身缠着重锁。锁押损我身躯，枷磨破我项窝。干着你六问三推，生将我千刀万剐。（刽子云）行动些，布下法场，时辰将次到也。（正旦唱）我只听的一下鼓，一下锣，撮枷稍的公吏搵搜，打道子的巡军每叶和。

【紫花儿序】 叫喳喳的大惊小怪，扑碌碌的后拥前推，恶狠狠的倒拽横拖。我实心儿怕死，我可也半步儿刚挪。知么，两下里一齐都簇合，可又早已时交过。坐马的将官道踏开，来看的将巷口搀夺。

（刽子做打科，云）璘！快行动些！（正旦唱）

【小桃红】 告哥哥休打谩评诉，权等待些儿个。负屈衔冤怎生过？不存活，这场烦恼天来大。那妮子把孩儿每厮搠，将女孩儿面皮搠破，你常是下的手狠伶俐。

（刽子云）你若不犯下罪，可也不遭这等刑宪。

(王腊梅上，寻打傣儿科)(正旦唱)

【鬼三台】 往常我清闲坐，列鼎食重裯卧，今日在法场上结末。好事便多磨，我犯了个杀丈大的罪过。两下里看的直这般多，把个十字街挤的没一线儿阔。近了也闹市云阳，远的是兰堂也那画阁。

(关胜、徐宁、花荣冲上，劫法场科，云)梁山伯好汉全伙在此!(刽子做见、慌跑科)(王腊梅拖傣儿下)(花荣云)那里走!(关胜背旦科)(正旦倒科)(花荣云)姐姐，苏醒者。(徐宁云)千娇姐姐，苏醒者。(正旦唱)

【金蕉叶】 我一灵儿悲风内喳喳聒聒，我一灵儿怨云里招招磨磨。(关胜云)姐姐，苏醒者。(正旦唱)是谁人唤姐姐不离了耳朵，(花荣云)千娇姐姐，苏醒者。(正旦唱)是谁人将我这小名儿咭题着唤我?

(花荣云)千娇姐姐，是您兄弟救你来。(正旦唱)

【调笑令】 是谁将我来救活?原来是您三个呀!间别来兄弟每安乐波?你刀尖儿抹的他皮肤破，到官司百般摧挫。那妮子一尺水翻腾做一丈波，怎当他只留支刺信口开合。

【秃厮儿】 如今这杀丈夫的这般结果，有奸夫的可怎生折磨？兄弟也，我吃了那无情棒可也图甚么？如今那做官的，那里是萧何，也波，真个。

【圣药王】 我可也干不合，万不合，一时间做事忒多罗。没来由结识这个，认义那个。我正是识人多者是非多，舌也罗，平地起风波。

（花荣云）姐姐，当初是您兄弟不是了也。（关胜云）兄弟，如今救了姐姐，可上梁山见我宋江哥哥去来。（正旦唱）

【收尾】 则被他送我一一场亡身祸，今日个将功劳折过。那一日卧房里撞着他，（带云）好兄弟也，（唱）今日个法场上救了我。（同下）

（赵通判引丁都管、王腊梅、俵儿上）（赵通判云）不好了！被梁山泊强盗劫了法场也。快走、快走。（搽旦云）不知怎么，这一会儿心惊肉战。这一双好小脚儿，再走也走不动了。丁都管，你来扶着我走。赤、赤、赤。（徐宁、花荣上）（花荣云）这不是丁都管、二夫人和赵通判一双儿女？都与我拿住，休少了一个。都解上山去，等宋江哥哥发落去来。（同下）

第四折

（关胜同正旦上）（关胜云）某关胜是也。我兄弟每直在法场上面，救得千娇姐姐，脱了今日这场灾难。卧番羊，窖下酒，做一个庆喜的筵席。姐姐，有请。（正旦云）谁想有今日也呵！（唱）

【双调】【新水令】 俺只见颺西风这一面杏黄旗，小倭儼更狠如虎狼公吏。今日个宰肥羊斟糯酒，须不是长休饭永别杯。山寨崔嵬哎，煞强如那一坨惨田地。

（关胜云）将酒来。姐姐满饮一杯。（正旦云）我不吃这酒。（关胜云）姐姐，你为甚么不肯吃酒？（正旦云）不见我一双儿女，教我怎么吃的下？（唱）

【沉醉东风】 只俺这一双小儿女如今那里？知他是死的还是活的？（关胜云）姐姐，今日这酒是庆喜的酒，专为姐姐置下的。（正旦唱）则俺这眼儿边一划的愁。心儿上着甚些喜？你道这酒呵是为咱而置。你

便有玉液金波且莫题。其实下俺这喉咙不得。

（关胜云）姐姐休忧，俺着徐宁兄弟取你一双儿女去了，这早晚敢待来也。（徐宁引俦儿上，云）某徐宁引着这一双儿女。见姐姐去来。（做见科，云）姐姐，你欢喜咱。兀的不是你一双儿女也。（关胜云）姐姐你可吃一杯酒。（正旦云）我不吃这酒。（关胜云）姐姐为甚么又不吃酒？（正旦云）不见我的仇人，我不吃酒。（唱）

【乔牌儿】 这杯酒也非是俺故意的推，只为出不得的俺心头气。你若是拿的来那两个泼奴婢，我就甘心做醉死鬼。

（关胜云）姐姐你放心。有花荣兄弟拿住了丁都管、王腊梅并赵通判。这早晚敢待来也。（花荣拿丁都管、王腊梅同赵通判上）（花荣云）某花荣拿着这仇人，见姐姐去来。（做见科，云）姐姐，你欢喜咱。拿将你仇人来了也。（搽旦云）姐姐，我说你是个好人么。自从你下在牢里，我替你拜斗，直到如今。你饶了俺，我买饼好肉鲊，装了一卓素酒，请你吃。（赵通判云）夫人，这都是他去首状做下来的，须不干我事。（丁都管云）大奶奶一了是个好人。（正旦唱）

【雁儿落】 我是粉鼻凹柳盗跖，偏爱吃人心肺。把这厮剗割的七事子，判了个十分罪。

【得胜令】 呀！我则要乘兴两三杯，做一个家好筵席。休准备别茶饭，（关胜云）姐姐，你要甚么茶饭？（正旦唱）我则待烧一块人肉吃。（花荣云）姐姐看了俺弟兄的面皮，单饶了你姐夫一个罢。（正旦唱）您兄弟每今日待劝我回心意，自到官来当日，我便与他没面皮。

（花荣云）姐姐，您认了俺姐夫者。（正旦云）我至死也不认他。（花荣云）姐姐，你真个不认他，我将这两个小的，都丢在涧里去。（正旦唱）

【侧砖儿】 只见他揎拳揲袖，生情发意，将两个小业种领窝来提。我这里急慌忙那身起，大走到向他根底。

【竹枝歌】 好说话将孩儿放了只，当不的他打瓮墩盆乔样势。我主意儿不认这负心贼，您三人直吓的，俺两个做夫妻。跷蹊，这关节儿到来的疾。

（花荣云）将小厮丢在涧里去。（正旦云）住、住、住。休摔杀孩儿，我认则便了也。（关胜）既姐姐认了姐夫，咱每见宋江哥去来。（同下）

（宋江上，云）某宋江是也。（有关胜、徐宁、花荣三个兄弟，问某告了一个月假限，下山去搭救他的千娇姐姐回来了。今日忠义堂上，分付这一桩公事去来。（关胜同众上，云）喏！报哥哥得知，俺兄弟每拿住丁都管、王腊梅也。（宋江云）众兄弟拿住丁都管、王腊梅，将他绑在花标树上，碎尸万段。您一行人听我下断者。（词云）您结义在患难之先，受苦楚有口难言。闹法场报恩答义，救千娇万古流传。将贼妇攒箭射死，丁都管梟首山前。赵通判并儿女发回乡土，四口儿宁家住夫妇团圆。（正旦、赵通判、俵儿拜谢科）（正旦唱）

【随尾】 谢得你梁山泊上多忠义，救了咱重生在世。若不是您好弟兄再三央，怎能勾我歹夫妻依旧美？

题 目 屈受罪千娇赴法

正 名 争报恩三虎下山

鲁智深喜赏黄花峪

第一折

（冲末扮宋江同吴学究引小喽囉上，云）自小为司吏，结识英雄辈。姓宋本名江。绰名顺天呼保义。某姓宋名江，字公明，曾为郓州郓城县把笔司吏。因带酒杀了阎婆惜，官军捉拿甚紧，自首到官，脊杖了八十，迭配江州牢城营。因打梁山过，遇着哥哥晁盖，打开了枷锁，救某上梁山，就让某第二把交椅坐。哥哥三打祝家庄身亡，众兄弟拜某为头领。我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威镇于梁山。俺这梁山，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阔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咸阳，南通钜野金乡，北靠青济兖郛。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艘艨艟；三十六座宴台，聚百万军粮马草。声传宇宙，五千铁骑敢争先；名播华夷，三十六员英雄将。俺这梁山，一年喜的是

两个节令：清明三月三，重阳九月九。时遇重阳节令，放众兄弟每下山，去赏红叶黄花。三日之后，都要来全，若有违禁莫的将令的，必当斩首。小倭儻，你去传了我的将令。学究哥，俺无事，后山中饮酒去也。宋公明武艺堪夸，吴学统又无争差。众头领都离寨栅，下去赏红叶黄花。（下）（扮店小二上，云）曲律杆头悬草褥，绿杨影里拨琵琶。高阳公子休空过，不比寻常卖酒家。小人是这草桥店卖酒的便是。今日清晨早间，挑起草褥儿，烧的旋锅热，看有甚么人来。（刘庆甫同旦上，云）黄卷青灯一腐儒，九经三史腹中居。学而第一须当记，养子休教不读书。小生姓刘，名庆甫，济州人氏，嫡亲的两口儿家属，浑家李幼奴。小生学成满腹文章，未曾进取功名。争奈许了泰安神州烧香三年，今年是第三年也。烧香已回，到这草桥店上。大嫂，俺去那酒务儿里吃几杯酒，慢慢的行。兀那卖酒的，有酒末？（店小二云）官人请家里来，这个阁子干净。（庆甫云）打二百文长钱酒来。（店小二云）有、有、有，我筛的这热。官人，兀的酒。我再看些甚么好菜蔬来。（庆甫云）卖酒的，休放闲杂人过来，俺慢慢的饮几杯。（店小二云）官人，您则管饮酒，无甚闲杂的人来。（净扮蔡衙内引张千上，云）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阶下小民闻吾怕，则我是势力并行蔡衙内。自家蔡衙内的便是，表字蔡疙疸。

我是那权豪势要的人，嫌官小做不的，马瘦骑不的，打死人不偿命，长在兵马司里坐牢。我打死人如在房上揭一片瓦相似，不到半年，把瓦都揭净了。一声下雨，我可在露天地里住。时遇重阳九月九，张千架着小鹞子，郊外踏青赏玩去，可早来到也。兀的不是个小酒务儿。卖酒的，你有干净阁子儿？（店小二云）有、有、有，这阁子干净。大人请坐。（蔡净云）筛酒来我吃。（店小二云）不是热酒来了，大人请自在饮酒。（蔡净云）多时也。（吕钟。（庆甫云）大嫂，我央及你唱一个小曲儿。（旦云）我不会唱。（庆甫云）你好歹唱一个曲儿，我吃不的闷酒。（旦做递酒科，云）庆甫，你饮这一杯酒，我唱个曲儿你听。（唱）

【南驻云飞】 盏落归台，小觉的两朵桃花上脸来。深谢君相待，多谢君相爱。哈，擎尊奉多才，量如沧海。满饮一杯，暂把愁怀解，正是乐意忘忧须放怀。

（庆甫云）好、好、好，我吃一钟。大嫂，你也吃一钟。（蔡净云）兀那卖酒的，隔壁是甚么人唱？（店小二云）官人，俺这里无唱的。（蔡净云）弟子孩儿，他那里吃酒唱哩。（店小二云）哦，是个秀才，引着他浑家，在此饮酒唱哩。（蔡净云）你道无唱的！你问那秀

才，借他浑家来，与我递三杯酒，叫我三声义男儿，我便上马。哑不哑刺步就走。（店小二云）着谁去？（蔡净云）着你去。（打科）（店小二云）我去便了。（庆甫云）卖酒的。你夫有甚么话说？（店小二云）不干小人事。那蔡衙内听的你唱。问秀才借嫂子。兵他递三钟酒，叫三声义男儿。便上马哑不也（天甫打店小二科，云）他姑娘寄叫我三声义男儿未？（店小二云）不干我事也。（蔡净云）他寄借未？（店小二云）不肯。我吃他打了几下，他说你的姑娘，肯叫他三声义男儿未？（蔡净云）我有姑娘，肯受他的气？（做见科，云）你借与我递三钟酒。叫我三声义男儿，又不坏了你的，（庆甫云）他人妻，良人妇，没这等道理。（蔡净云）你不认的我，我是蔡疙疸。你怎敢骂我？将绳子来。吊起他来。（旦云）似此怎了！大人饶过他者。（蔡净做打科。云）姐姐休管他，你放心。我直打死他。（庆甫云）天也，着谁人救我也！（正末扮杨雄上，云）某宋江手下第十七个头领病关索场雄是也。俺这梁山，一年两个节令，是清明三月三，重阳九月九。宋江哥放俺三日假限，是好秋景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九月重阳，暮秋霜降，闲云住。满目山光，对景堪游赏。

【混江龙】 猛然观望，见宾鸿摆列两三行。枯

荼减翠，衰柳添黄。我则红叶满目滴溜溜枝上舞，可这黄菊可都喷鼻香。端的是堪写在围屏上，看了这秋天景致，怎不教宋玉悲伤。

（云）那里这般响，我猜着了也。（唱）

【油葫芦】 是这涧水潺潺波浪响，我这里便听了半晌，元来是这水声山色趁秋光，则听啾啾唧唧聒耳山禽唱，唬的那呆呆邓邓的麋鹿赤留出律的撞。见人呵急张张屈屈的走，更那堪惊惊颤颤的慌。我这里手分开芦苇吸溜疏刺的挡，（云）惊起一件好物也，（唱）惊起那沙暖宿鸳鸯。

（云）报，报喏，金鞭指路，圣手遮拦。（唱）

【天下乐】 见一座摧塌了山神古庙堂，我这里思也波量，端的着谁上香？你看那拖拖沓沓乔供养。（云）贪看山神庙，误了我行路也。（唱）我这里登峻岭，暮浅岗，见一道放牛羊小径荒。

（云）远远的一个小酒务儿，好是凄惨人也呵。
（唱）

【醉中天】 我见一个小店儿凄凉象，野犬吠汪汪。破芦席搭在旧水床，将一张无尾的题头放。醉仙几尊画在石灰壁上，草稊滴溜溜斜挑在墙头上。

（云）行说着话。可早来到也。（做入店见科，云）小二哥，有干净阁子末？（店小二云）官人请坐。（正末云）打二百文长钱酒来，我不这般干吃你的。来、来，我与你些碎金银做本钱。（店小二做揣入怀里科，云）不要也罢。（正末云）这厮口道不要，可揣在怀里。将酒来。（店小二与酒科）（正末吃酒科，云）小二哥，时遇九月九节令，家家正好欢喜饮酒，那里这般啼哭？（店小二云）官人，那厢两口儿吃酒。这厢个官人，要那秀才的浑家，替他递三杯酒，因他不肯，将那秀才吊着打，因此上那秀才啼哭。（正末云）你不好劝他一劝。（店小二云）我劝他来，连我打的不着忙。他是个权豪势要的人，我不敢劝他。（正末云）我将这酒寄在这里，等我劝他去。（店小二云）哥，你休去。（正末做采店小二跌科，云）不干你事，我劝去。（做采蔡净科）（蔡净瞅店小二科）（正末做解刘庆甫科）（做扳蔡净三科了，云）喏，客官。（蔡净云）走到土地庙里来了，怎主喏喏？（正末云）官人，我是个过路的，这个人是你的伴当？那侵你使数的？你为何吊着他打？拐带了你多少银两？你若说的是呵，我与你行究。（蔡净

云)一个好聪明人也。我说起这厮的罪过来，大似狗蚤。这厮和他浑家唱着吃酒，我着卖酒的与他说去，着他浑家替我递三杯酒，叫我三声义男儿，我便上马回去。这厮说着我姑娘与他递三杯酒，叫他三声义男儿，才着他浑家来。我若有姑娘呵，肯着他浑家递酒？你说可是我的是，可是他的是？(正末做指蔡净科，云)恁的呵，是你的不是。(蔡净做怒科)谁道我的不是来？这厮无礼，怎生敢道我的不是？(正末唱)

【醉扶归】 你这厮无道理荒淫相，你怎生迤逗人家女红妆。他别人行路夫妻在旅店上，你是个大行的凶党。(云)兀那厮，我和你有小比喻。(蔡净云)喻将何比？(正末唱)假若是你媳妇者波我止将来挨、挨枪，(云)你若不见呵，万事都休，你若见了呵。(唱)你恨不的一跳三千丈。

(蔡净做跌科，云)哎哟，哎哟。正跌着我这哈口儿骨头。我敢打你也。(正末云)你这厮打来。(蔡净将做打正末科)(正末做打净倒科)(唱)

【金盏儿】 我从来性儿刚，我可也不索商量。那里去则我这拳着处扑的尘埃中躺，打这厮鼻凹眼曠抹着处伤。我见他碜可可唇齿绽，血模糊打塌鼻梁。

怎禁我搜搜的拳去打，（蔡净云）不中，我与了你，走、走、走。（下）（正末云）这厮走了也。（唱）急走里摸摸的脚尖仰。

（做解刘庆甫科）（庆甫云）恰才多亏了哥，救了小生性命。（正末云）兀那秀才，你那里人氏？姓甚名谁？你慢慢的说一遍者。（庆甫云）小生济州人氏，姓刘，双名庆甫，浑家李幼奴。因泰安神州烧香已回，来到这草桥店上饮酒。撞见这个权豪势要的蔡衙内，强要我浑家把盏儿。我不肯，他吊起小生来。若不是哥来呵，那得我性命来。敢问哥姓甚名谁？（正末云）我不是歹人。（庆甫云）谁敢说哥是歹人？（三科了）（正末云）则我是宋江手下第十七个头领病关索杨雄的便是。哥，俺不是歹人。（庆甫云）你是贼的阿公哩。小生则怕到前面又撞见他，怎了？（正末云）兀那秀才，你到前面，无事便罢，若有事呵，你上梁山来告俺哥，我与你做主。（庆甫云）谢了哥哥，小生到梁山上告谁？（正末云）

【尾声】 你告俺哥哥宋公明，（庆甫云）他是哥哥的谁？（正末唱）他是我亲兄长，（庆甫云）哥哥姓甚名谁？（正末唱）则我是病关索一身姓杨。（庆甫云）你生牢记者。（正末唱）着我心中自暗想，（庆甫云）若不是哥哥呵，那的那性命来。（正末唱）俺端的志气昂昂，

(庆甫云)多谢了哥哥。(正末唱)我从来本高强。不是我说短论长，他若欺负你来梁山告俺宋江。(庆甫云)则怕又撞见他怎了也?(正末唱)那厮更十分不良，将平人屈漾，(庆甫云)则怕宋江哥哥不肯与我作主末?(正末云)投到你去呵。(唱)我与你待先说话衷肠。

(庆甫云)大嫂，俺休往大路上去，咱往小路上去，则怕撞见蔡衙内，怎了?(旦云)你也说的是。则怕撞见那贼汉，强夺的我去了，不能与你相见。我这里有个枣木梳儿，与你做信物，久以后见了这梳儿，便和见我一般。(庆甫云)我收了这梳儿，久以后见了这梳儿，便是信物。俺休离了。大嫂，俺走、走、走。(下)(店小二云)走将这几个人来，酒也卖不成，整嚷了这一日。收了铺儿，往钟鼓司学行金斗去来。(下)

(刘庆甫同旦做慌上，云)走、走、走。(蔡做冲上，拦住科)好也，那里去?打的我好也。我将他浑家驼在马上，我拐他去十八层水南寨里去也。走、走、走。(下)(庆甫云)天也，谁想正撞着蔡衙内，将我浑家夺在马上去了。我别处告，近不的他，直往梁山上告宋江哥哥走一遭去。大嫂，则被你疼杀我也。(下)

第二折

（宋江同吴学究引小倭傒上，云）绿树重重映碧天，远溪一派水流寒。观看此景真堪羨，独占人间第一山。某乃宋江是也。三日前放众兄弟每下山去赏红叶黄花去了，今日是第三日也。小倭傒，聚将鼓响，众头领来时，报复我知道。（小倭傒云）得令。（关胜同李俊、燕青、花荣、雷横、卢俊义、武松、王矮虎、呼延灼、张顺、徐宁上，云）梁山泊出名显姓，杀官军无人敢近。三十六结拜为兄，祖辈传大刀关胜。某大刀关胜是也。俺众头领下山，赏红叶黄花，今日是第三日，俺上山见哥哥去来。可早来到也，小倭傒报复去，道俺众头领来了也。（小倭傒云）喏！报的得知，有众头领来了也。（宋江云）都着过来。（小倭傒云）着过来。（众做见科）（关胜云）宋江哥喏，学究哥喏，俺众头领都来了也。（宋江云）您都来了。小倭傒，门首觑着，看有甚么人来？（刘庆甫上，云）小生刘庆甫是也。被蔡衙内将我浑家夺将去了，上梁山告宋江太保去，可早来到也。休放冷箭。（小倭傒云）你是那里来的？（庆甫云）小生是个秀才，敬来告状。（小倭傒云）喏！山下

有个秀才来告状。(宋江云)着他过来。(小倭倭云)下了吊桥。兀那秀才，着你过去。(见科)(宋江云)秀才，你那里人氏？姓甚名谁？你有甚么负屈的事？你说一遍。(庆甫云)太保，小生济州人氏，姓刘，双名庆甫，浑家李幼奴。因往泰安神州烧香以回，来到草桥店饮酒，遇着个权豪势要的蔡衙内，将我浑家强夺的十八层水南寨去了。小生一径的上山来告太保。说兀的做甚。柔软莫过溪涧水，不平地上也高声。怀揣万古千秋镜，照察衙冤负屈人。(宋江云)兀那秀才，你且一壁有者。学究哥，此事也不可点差，着小倭倭问三声，谁敢去十八层水南寨打探事情去。(小倭倭云)兀那三十六人，那个好男子汉，敢去十八层水南寨打探事情去。(三科了)(正未上，云)有、有、有，我敢去。(唱)

【南吕】【一枝花】俺哥哥传将令三四番，可怎生无一个承头的？这一个燕青将面劈，那一个杨志头低。那里也大胆姜维，问着呵一个个缄口无人言对，你可便怕相持对垒。(云)似恁的呵。(唱)你可便枉住在梁山，兀的不辱没杀俺哥哥保义。

【梁州】听的道揲水寨多凶少吉，呀，来、来、来，不是这李山儿囊里盛锥。(云)可早来到也，小倭倭报伏去，道有山儿李来了也。(小倭倭云)理会的。

报、报喏，有山儿李逵来了也。（宋江云）学究哥，山儿李逵来了也。此人性如烈火，直似弓弦，等他来时，左使机关，看他说甚么。小倭侠着他过来。（小倭侠云）着你过去。（正末做见宋江科，云）宋江哥，学究哥，喏，众兄弟每喏。（宋江云）兄弟也，咱弟兄每都不义了也。（正末云）哥，怎生不义了也？（宋江云）我唤着你，怎生来迟？（正末唱）咱虽然不结义在桃园内，（云）俺哥哥做学几个古人？（宋江云）你做学那几个人？（正末唱）俺仿学那关、张和刘备。（宋江云）你可似谁？（正末唱）您兄弟一似个张飞。（宋江云）有衣呵呢？（正末唱）有衣呵同穿着，（宋江云）有饭呵呢？（正末唱）有饭呵同吃，（宋江云）有马呵呢？（正末唱）有马呵不刺刺大家同骑。（宋江云）兄弟也，我使唤你，可肯去未？（正末唱）哥哥你使唤着我怎敢不依随？（宋江云）你可敢往那里去？（正末唱）者未去那西天西大象口敲牙，者未待入南山寨子路，我与你活拔下虎尾。（宋江云）更有呢？（正末唱）可者未待遇敌军独自个相持，（宋江云）兄弟，则要你道的应的者。（正末唱）我道得、应得，（宋江云）你会甚么武艺？（正末唱）十八般武艺咱都会。（宋江云）少卖弄精细。（正末唱）不是我卖弄精细，（宋江云）再有甚么本事？（正末唱）舞剑轮枪并骗马，则消的我步走如飞。

（宋江云）兄弟也，山下有一个人，好生英雄，你可敢近他末？（正末云）哥也，他比这两个古人若何？（宋江云）可是那两个古人？（正末唱）

【哭皇天】莫不是再生下张车骑？（宋江云）张车骑是张飞，这个人义利害似他。（正末唱）莫不是重生下胡敬德？（宋江云）尉迟敬德也不如他。（正末云）哥也，张飞比他如何？（宋江云）张飞不如他。（正末云）敬德比他如何？（宋江云）也不如他。（正末云）哥，您兄弟比他如何？（宋江云）你也不如他。（正末唱）阿，恼的我磕叉叉斧砍人，（宋江云）俺这里敲牛宰马，做个庆喜的筵席。（正末唱）你则待稳拍做筵席。（宋江云）山儿，你怎生强嘴也那？（正末唱）不是李山儿便强嘴，（云）哥也，您兄弟有功劳来也。（宋江云）你有甚么功劳？（正末唱）小可如我郢州东平府带着枷披着锁，我跳三层家那死囚牢，比那时节更省我些气力。（宋江云）你三日不杀人呵呢？（正末云）我三日不杀人呵。（唱）我浑身上下拘系，（宋江云）三日不放火呢？（正末云）我三日不放火呵。（唱）倚着那石墙下呵盹睡。

（宋江云）我哄他者。山儿，我着你杀人。（正末唱）

【乌夜啼】 算也，听的道杀人放火偏精细，
(宋江云)怎生杀人放火？你说一遍者。(正末唱)显出我些英勇神威。轻轻的展放猿猱臂，若是那无知，恰便似小鬼儿见钟馗。若恼犯放火杀人贼，那去，我可便各支支拗的腰截碎。(宋江云)说你强，夸他会。(正末唱)说我强，夸他会，男儿志气，显尽我雄威。

(宋江云)小倭倭，唤将那秀才来，与他相见者。
(刘庆甫上)(做见正末科，云)哥哥，他是人也是鬼也？(宋江云)兀那秀才，你不要怕，他是十三太保山儿李逵。你将那上项事，对山儿说，他便与你做主。
(庆甫云)哥，我济州人氏，姓刘，双名庆甫，浑家李幼奴。来到草桥店上饮酒，被个权豪势要的蔡衙内，将我浑家夺的十八层水南寨里去了。哥哥，与小生做主者。(正末云)兀那秀才，你有甚么信物？(庆甫云)有这张枣木梳儿是信物。我那浑家若见了呵，他便认的也。(正末云)你放心，我知道也。(庆甫云)谢了太保。(宋江云)山儿，我问你，这一件事，你若到于山下，你怎生打那厮拿那厮？你说一遍，我试听者。(正末云)哥也，您兄弟怎生拿他？怎生打他？我敷演一遍，哥哥试听者。(宋江云)你试说，我试听者。(正末唱)

【牧羊关】 则我这拳着处滴溜扑着那厮身占土，

(宋江云)那厮挣起来呵呢？(正末唱)急起来着那厮嘴搵地。(宋江云)那厮若走了呵呢？(正末云)那厮欲待走，走那去？(唱)我这里破步撩衣，指东画西，说南也道北。此一只脚将那厮跳，两只手将那厮腿艇提。我腕头齐着力，那去，我叫便撻无徒在这两下里。

(宋江云)兄弟，你去不的。(正末云)哥，您兄弟怎生去不的？(宋江云)看你那茜红巾、红纳袄、干红搭膊、服绷护膝、八答鞋，你便似那烟薰的子路，墨洒的金刚，休道是白日里，夜晚间扑着你，也不是恰好的人。你可怎生打扮了去？(正末云)哥也，休道是白日里，晚夕揣模着你兄弟也不是个恰好的人。我更改了这衣服，打扮了货郎儿去。(宋江云)可那里得这衣服鼓儿来？(正末云)有，有，山寨在那官道傍边，躲在一壁等着，那做买卖的货郎儿过来。兀那货郎儿，借与我鼓儿使一使。说个借时呵，万事罢论，若说个不借，一只手揪住那厮衣领，一只手掐住脚碗，滴溜扑摔个一字交，阔脚跚住那厮胸脯，举我这夹钢板斧来，觑着那厮嘴缝鼻凹里磕叉，我恰待要砍，哥也，休道是鼓儿，他连担儿也与了您兄弟。(宋江云)兄弟也，你好问他要。你下山去，则要你忍事饶人。(正末云)哥也，假似别人骂您兄弟呵呢？(宋江云)忍了。(正末云)打您兄弟呵呢？(宋江云)忍了。(正末云)哥

也，他则管里打呵呢？（宋江云）那个则管里打，你少还他些儿。（正末云）哥也，我还他这些儿。（宋江云）忒少。（正末云）我还他这些儿。（宋江云）也少。（正末云）哥也，我还到这里，怕做甚么。（宋江云）呵，打杀人也，则要你轻着些。兄弟也，你到的水南寨，见了那妇人，怎生说话？你试说一遍我听者。（正末云）哥也，不嫌絮絮，听我说一遍者。（唱）

【絮蛤蟆】 我打扮做个货郎儿，担着些零碎去寻那个艳质，他来买我些东西。（宋江云）可是甚么物件那？（正末唱）也有挑线领戏，也有钗环头篦。他若问我是谁，我索将他支对。那厮将我骂毁，我不邓邓火起。我见揪住头梢，挽住衣袖，滴溜扑摔下那厮阶基。拳捶心窝里，使靴尖踢，打这厮无道理，无见识，羊披着虎皮，打这厮狐假虎威。

（宋江云）兄弟，你休避驱驰，则今日便索长行也。（正末云）哥哥，你放心也。（唱）

【尾声】 我与你沿村转疃亲寻觅，四大神州捉逆贼。我若还撞着你，揪住头梢，揩住领戏，我将那厮滴溜扑摔下那厮阶基。我将那厮死羊儿般，到拖将来俺这个山寨里。（下）

（宋江云）山儿去了也，我便差鲁智深接应将去。学究哥，无甚事，后山中饮酒去来。众小校听咱分付，今日个该您题捕。伏路处俏语底言，不许您结笑喧呼。人人要擐甲披袍，个个要开弓蹬弩。若违了某的将令，斩首级决无轻恕。（众下）

第三折

（净扮蔡衙内同旦上，云）自从拐的这妇女人，来到这水南寨里，谁来的到这里？今日我吃酒去也。浑家，你则在家里，你可休出门去，我便来也。我把这地下筛下灰，不许你行动。拿筛过来，着上些灰，我筛下灰者。（做筛科）（做看科，云）嗨！不曾出门，可早跚下脚印。（外做打科，云）得也么，就来。（蔡净云）呸！是我跚的。（又做筛科，云）你便走动，我便知道。灰也筛了，我与你一个马子，投到我来家，要这一马子湿湿。你可不要把来汤茶搀在里头。我着个干净盏儿舀出来尝，我若尝出来，把你那两条腿还打做两条腿。（下）（旦云）闷似三江水，涓涓不断流。有如秋夜雨，一点一声愁。自家李幼奴的便是。自从被这贼汉，将我拐到这水南寨里来，不知我那丈夫刘庆甫，在于何处，音信皆无，我心中好是烦恼！那贼汉出去了也，我在这闲坐，看有甚么人来。（正末上，云）自家黑旋风是也。奉着俺宋江哥哥将令，去水南寨里打探事情，寻到刘庆甫浑家唤做李幼奴。须索走一遭走。（唱）

【正宫】【端正好】 绕村坊，寻门户，一径的打探个实虚。恰便似竹林寺有影无寻处，我问那蔡衙内在何方住？

【滚绣球】 希壤忽浓泥义滑，失流疏刺水渲的渠，赤留出律惊起些野鸭鸥鹭，我这里急煎煎整顿了衣服。急周各支荡散了枪竿篓，急彪各邦踏折了剑菖蒲，见一道小路儿荒疏。

【倘秀才】 我则见水围着人家一簇，中间里叠成一道旱路，则听，则听的狗儿咬各邦捣碓处。我这里担着零碎，践程途，我与你觅去。

(云)买来，买来，卖的是调搽宫粉，麝香胭脂，柏油灯草，破铁也换。(旦上，云)惭愧也！今日可怎生有个货郎儿在于门首？我开开门，我试看。(旦做见正末科，云)是个货郎儿，哥哥万福。(正末云)不敢，不敢也。(唱)

【倘秀才】 我这里见姐姐忙道好处，(云)好人家，好家法，恶人家，恶举动，他也不慌不忙。(唱)他那里掩着袂，货郎儿万福。他那里荒唤个万福，我这里问姐姐商量你可也买甚么物。(旦云)你卖的是那几件儿物件？你数与我听。(正末唱)我这里一一说，

从头初，听货郎儿细数。

（旦云）你试数，我试听者。（正末唱）

【滚绣球】 铜钗儿是鹦鹉，（旦云）再有甚么？（正末唱）簪钿儿是金镀，（旦云）可再有呢？（正末唱）缕带儿是串香新做，（旦云）再有甚么希奇的物件？（正末唱）有这个锦裙襴法墨玢梳。更有这绣领戏绒线铺，翠绒花是金缕，符牌儿剪成人物，这个锦鹤袖砌的双鱼。更有那良工打就的纯刚剪，（旦云）可再有甚么物件？（正末唱）有、有，更有那巧匠做成枣木梳，除此外别无。

（旦云）将来我试看者。（做接梳哭科。云）便好道：见鞍思骏马，视物想情人。这梳儿是我与刘庆甫的，可怎生到这货郎手里来？我试问他者。哥哥，恰才从那里来？你路上可撞见甚么人来？这梳儿是甚么人与你来？哥哥，你试说者。（正末云）我见来，我见来。我在那官道傍绕坡子，一壁见一个秀才，捶胸跌脚，啼天哭地。他问道：兀那货郎儿，你往那里做买卖去？我便道去水南寨做买卖去，他便道你替我寄个信。我便道你写，他写不得，与了这个木梳儿，权当一个信物，教我寻他那浑家。我那里寻的是？（旦云）哥哥，

那人氏姓甚名谁？他浑家可姓甚么？动劳哥哥说一遍者。（正末唱）

【倘秀才】 那秀才济州人氏，姓刘，名甚么庆甫？（旦云）他媳妇是谁？（正末唱）他媳妇姓李，（旦云）哥哥，是李甚么？（正末云）我把来忘了，我试想者。（唱）小名唤做甚么幼奴？（旦云）他正是我的丈夫。（正末云）你好爱便宜，赶着货郎叫丈夫。（旦云）那秀才是我的丈夫。（正末唱）兀那秀才原来是你的丈夫，（旦云）阿，好烦恼人也呵！（正末唱）你可道莫烦恼莫啼哭，我与你做主。

（旦云）是真个好惭愧也！谢了哥哥。（正末云）姐姐，那贼汉那里去了？（旦云）那贼汉不知那里吃酒去了。（正末云）姐姐，你收拾下，那贼汉这早晚敢待来也。（蔡衙内冲上，云）弟兄每少罪也。五瓶酒酸了三瓶，漉了两瓶，吃了些酒脚儿，醉了也。（做见正末云）这厮是甚么人？在俺家门口？村弟子孩儿，精驴禽兽。（正末唱）

【叨叨令】 他走将来无高低骂到我三十句，（蔡净云）我打这厮。（做打正末科）（正末唱）哎哟，哎哟。他飏飏飒飒的这棍棒如风雨。（蔡净云）这个是甚么拗折了？（正末唱）急周各支拗折我些红匙箸，（蔡

净云)这鼓子要他怎么，跔破了。（正末唱）坏了买卖也，他则一脚踢破我蛇皮鼓。（云）俺哥哥说来着，我忍事饶人。（唱）哎，我其实可便忍不的也波哥，忍不的也波哥，不邓邓按不住心头怒。

（云）兀那厮，你敢打末？（蔡净云）我敢打你这厮。（正末做打净科）（唱）

【鲍老儿】 打这厮好模样歹做处，你是个强夺人家女娇娥，一只手便把领窝掙，粗指头掐双目。是个越岭拔山啸风虎，岂怕你个趁霜兔。打这厮将无做有，说长道短，胆大心粗。

（净云）打的我好辣也！我近不的他，走、走、走。（下）（正末云）这厮走了也，姐姐，你随我去来。（唱）

【尾声】 我今日寻着你个李幼奴，分付与你刘庆甫。你两口儿欢喜重圆聚，我直要拿住无徒报了您那苦。（同旦下）

第四折

（净扮小和尚上，云）老老禅僧不下阶，蛾眉八字似刀裁。有人问我年多少，两个耳朵一个歪。贫僧是这云岩寺里一个小和尚，这寺是蔡衙内家佛堂，我今日打扫的僧房干净，看有甚么人来。（蔡净走上，云）白日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自家蔡衙内的便是。我这两日有些眼跳，着这梁山泊伙人搅的我不自在。十八层水南寨里住不的了，我如今往云岩寺里躲避他去。这寺是俺家佛堂，谁敢来打搅。说话中间，可早来到也。小和尚那里？兀那小和尚，有干净僧房未？你打扫一间，我要住哩。（和尚云）大人，有。则这头一间僧房干净也，不必打扫，大人就在这里面安下。（蔡净云）兀那小和尚，打扫我的僧房干净，我如今吃酒去也。我就来也。我若回来，你与我买下些好酒儿好羊头，退的干净，煮的烂着，鸭蛋买下些，我来便要吃酒。若无呵，我去你秃头上直打五十个栗爆。我去了便来也。（下）（和尚云）理会的。老子也，好性儿分付不许多，早是我认下些卖肉的主顾。徒弟连忙打扫，铺下床，安上帐子，摆上桌凳，安排下酒肉。

没奈何，俺正是：在他矮檐下，怎敢不低头？煮肥羊肉，我也要咽他些骨头哩。衙内去了也，看有甚么人来。（正末扮鲁智深上，云）众兄弟每，得罪，得罪，改日还席。（唱）

【黄钟】【醉花阴】 酒不醒贫僧怕见走，云岩寺权为宿头。且时住，暂停留，混践您些儿改日为友。常言道措大谒儒流，自古道客僧投寺宿。

（云）天色昏晚了也，寻一个宵宿去处。来到这云岩寺门首，我试唤门者：小和尚开门来。（和尚做应科，云）来也，来也。我开开这门，（做见科）（正末云）问讯，天色已晚，特来借一个宵宿，（和尚云）师父，则有头一间房干净，可有蔡大人在里宵宿，吃酒去了，你快休惹他，他利害。他便来也，则怕不中。（正末云）不访事，我不连累你，自歇息去，（和尚云）嗨，可怎了！你仔细着，快休惹他。天色晚了，我跳墙去来。（下）

（蔡净醉科，上，云）好酒也，好酒也，云岩寺里歇息去。和尚每睡了也，这的是我的僧房，推开门，里面黑洞洞的，灯也无有。（做摸着正末头科，云）这和尚无礼也。我分付着，把羊头退的干净，上面是毛尾。（正末做打蔡净科）（蔡净又摸科）（正末又打科）

(三科了)(蔡净云)这手脚应了。我点起灯来，我看一看。(做点灯看科，云)阿狗头上红，面上黑，带着红，一个黑红和尚。蔡衙内哎！(正末做争科，云)是我的僧房。(蔡净做叉正末科，云)这个和尚，钉子定住了，你敢争我的僧房？(正末云)且休说你的僧房，就是你的僧房，咱两个赌厮打，打的过便要僧房。(蔡净云)我这一对拳剪鞭哩，你着我单火轮。(正末云)你打多少好汉？(蔡净云)我打五十条好汉。(做轮臂膊科，云)右火轮也打五十条好汉。看双火轮。(做双火轮科)(正末云)则不如单火轮倒好，打将来。(蔡净做打正末科)(正末唱)

【喜迁莺】 这一个无徒禽兽，(蔡净云)扯了衣服。(正末唱)将偏衫袖乱扯胡揪。(蔡净云)我搵搜也不是善的。(正末唱)卖弄你搵搜，气冲牛斗，烦恼似长江不断流，打这厮出尽丑。(蔡净云)老子也，怎末撞见他？(正末唱)不索你憔悴^个憔悴^个，不索你闷闷愁愁。

(蔡净云)我是玲珑剔透的人，倒怕你？(正末唱)

【出队子】 卖弄你玲珑剔透，美也，撞见爱厮打的都领袖。(云)我打三颗头。(蔡净云)我还你六条臂那三颗头。(正末唱)打你个软的欺硬的怕鎗头，

你是个无道理无仁义酒魔头。打你个强夺人家良人妇，你是个吃剑头。

（蔡净云）这厮利害，一对拳剪鞭相似。我可怎末了。（正末唱）

【刮地风】 你性命当风秉蜡烛，俺似水上浮沤。病羊儿落在屠家手，咱两个怎肯平休？这厮更胡寻歹斗，故来承头。（蔡净云）打杀我也！寺里和尚，都来救我。（正末唱）怕有那寺院中埋伏着，您都来答救。我着这莽拳头，向这厮嘴缝上丢。泼水难收，则一拳打你个翻筋斗，来叫爹爹的呵休。

（蔡净云）我着这莽拳头，往这厮嘴上丢。泼水难收，则一拳打你个翻筋斗，来叫爹爹有甚么羞。哎哟，这秃弟子孩儿，打杀我也。我拐了他浑家，谁和你说来？（正末唱）

【四门子】 黑旋风与我先说透，（蔡净云）干你甚么事？（正末唱）你是个强夺人家女艳羞。不索你忧，不索你愁，泼贱货性命不过九。不索忧，不索愁，打这厮将没作有。

【古水仙子】 那那女艳羞，你拆散了他鸾交和

凤友。待飞来难飞，待走来怎走？身躯似不缆舟，炎腾腾水上浇油。一只手便把衣领揪，一只手捂住衣和袖，滴溜扑摔翻一个肉春牛。

（众头领上，做拿住蔡净科）（正末云）拿住了蔡衙内也，拿着见宋江哥哥去来。（唱）

【尾声】 叵奈无徒歹禽兽，摘心肝扭下这驴头，与俺那梁山泊宋公明为案酒。

（宋江冲上，云）拿住蔡衙内也，与我拿出去，杀坏了者。您一行人听我下断：则为你蔡衙内倚势挟权，李幼奴守志心坚。强夺了良人妇女，坏风俗不怕青天。虽落草替天行道，明罪犯斩首街前。黑旋风拔刀相助，刘庆甫夫妇团圆。

题 目 李山儿打探水南寨

正 名 鲁智深喜赏黄花峪

二郎神醉射锁魔镜

第一折

（冲末扮二郎引众上，开云）喜来折草量天地，怒后担山赶太阳。我是那五十四州都土地，三千里外总城隍。吾神姓赵名昱，字从道，幼年曾为嘉州太守。嘉州有冷、源二河，河内有一健蛟，兴风作浪，损害人民。嘉州父老，报知吾神。我亲身仗剑入水，斩其健蛟，左手提健蛟首级，右手仗剑出水，见七人拜降在地，此乃是眉山七圣。吾神自斩了健蛟，收了眉山七圣，骑白马白日飞升。灌江人民，就与吾神立庙。奉天符牒玉帝敕，加吾神为灌江口二郎之位清源妙道真君。玉帝敕令，着吾神镇守西川。因打这玉结连环寨过，有那吒三太子镇守此处。吾神就探望兄弟，走一遭去，然后回西川也未迟哩。吾神统领本部下神兵，直至玉结连环寨，相访那吒三太子，走一遭去。（下）

(正末扮那吒引众上，云)小圣乃那吒神是也。为因小圣降十大魔君、八角师陀鬼、铁头蓝天鬼、独角逆鳞龙、天边大刀鬼，更有四魔女：天魔女、地魔女、运魔女、色魔女。为降众多妖魔，加小圣八百八十一万天兵降妖大元帅。手下有副元帅野马贯支茄，首将是药师大圣。统领天兵，镇玉结连环寨。非小圣之能也。(唱)

【仙吕】【点绛唇】 皆是天将英雄，地神簇捧，施英猛。凭着我变化神通，都降了十大魔君洞。

【混江龙】 则为这玉皇选用，封我做都天大帅总元戎。我将这九天魔女，觑的似三岁孩童。则我这断怪降妖施计策，除魔灭祟建奇功。摆列着长枪阔剑，各执着短箭轻弓。周遭有黄幡豹尾，乘骑着玉辔银骢。前后列朱雀玄武，左右列白虎青龙。遵差命黄巾力士，听当直黑煞天蓬。分胜败山泽水火，辨输赢天地雷风。映晓日愁云霭霭，遮青霄惨雾蒙蒙，兽带飘征旗飏飏，鱼鳞砌铠甲重重。凤翅盔斜兜护顶，狮蛮带紧扣当胸。绣球落似千条火滚，火轮举如万道霞红。人人慷慨，个个英雄。我摇一摇疏喇喇外道鬼神惊，撼一撼赤力力地户天关动。腾云驾雾，唤雨呼风。

(二郎引手将上，云)吾神乃二郎神是也。来到这

玉结连环寨，报道有清源妙道真君特来相访。（报科）
（末云）道有请。（见科）（末云）哥哥间别亡恙？（二
郎云）吾神特来相访贤弟。（末云）哥哥为何至此？（二
郎云）吾神因朝玉帝已回，往此玉结连环寨经过，特
来相访贤弟。（末云）多谢哥哥探望。将酒过来。（把
盏科）（末唱）

【油葫芦】 则这渺渺云山千万重，阻隔咱两弟兄，不期今日喜相逢。咱两个十年来才把这樽席共，便休题一杯未尽笙歌送。咱说的这话正投，吃的这酒正浓。既然契厚为昆仲，咱今日休放酒杯空。

（二郎云）吾神带酒也，贤弟请波。（末唱）

【天下乐】 我这里便亲手高擎碧玉钟，走斝飞觥，咱两个兴正浓，（二郎醉科，云）吾神带酒了也。（末唱）我见他前合后偃酒力拥。（二郎云）兄弟，路途遥远，急难前行。（末唱）俺这里人如虎，更那堪马似龙，（二郎云）兄弟，吾神要回西川去哩。（末唱）觑西川则是一阵风。

（云）你诸神将随意歌舞一回，劝俺哥哥一杯。
（众作歌舞劝酒科）（二郎云）酒够了也。（末云）您四魔

女何不做天魔队舞，也来劝俺哥哥一钟。（魔女作歌舞劝酒科）（二郎云）久闻兄弟弓马熟闲，今在此玉结连环寨，曾演习武艺来么？（末云）您兄弟在此寨中，常常演习武艺。（二郎云）将的弓箭来，推出红心朵子去，我看兄弟射几箭者。（末云）鬼力将过弓箭来者！（鬼力云）理会的。兀的不是弓箭在此。（末做拿弓箭科）（唱）

【醉扶归】 我这里忙把彪躯来耸，拽满宝雕弓。远觑着兀良则是一望中，我这里款款放轻轻送。（做射箭科，云）着箭。（鬼力云）正中红心。（三箭中科）（末唱）不是我夸强卖弄，一箭箭把红心来中。

（二郎云）兄弟也，不枉了武艺高强。将弓箭来，我也射三箭，争奈吾神带酒也。（拿弓科）（末唱）

【金盏儿】 我见他手拈着弓，箭离了桶，端详了弓箭无偏纵，弓开箭去渺无踪。（二郎云）着箭。（鬼力云）正中红心。（两射科）（二郎云）西北下一点着箭。（外响亮一声科）（末唱）箭去呵，就地上火光三万丈，雷吼似五千声。则听的震天关如霹雳，彻上下半天红。

（二郎云）那里这般响亮一声？（末云）哥哥，你的不是了也。那里是天狱，有三面镜子：一面是照妖镜，一面是锁魔镜，一面是驱邪镜。三面镜子，镇着数洞妖魔。不知射破那一面镜子，走了那一洞妖魔。倘或驱邪院主见罪，如之奈何？（二郎云）似此怎了也，是吾神的不是了也。吾神也不敢久停，便索回西川去也。（末唱）

【尾声】 这声响唬的三界鬼神惊，震的万里乾坤动，则听的山塌天摧地崩。不似你心中无忖量，谁着你秋月般拽满雕弓。箭去半天红，不辨西东，惨雾阴云罩着碧空。这一箭恰便似摔碎玉笼，飞腾彩凤，早则么顿开金锁走蛟龙。（下）

（二郎云）吾神不敢久停久住，恐防玉帝得知。驾起祥云，便回西川去也。（下）（外扮牛魔、净扮百眼背枷锁慌上，云）吾神乃九首牛魔罗王是也，兄弟是金睛百眼鬼。俺二人误犯了天条，罚俺在锁魔镜里受罪。玉帝敕令，锁魔镜破，方才得出天狱。不知是那一位神祇，射破锁魔宝镜，俺二人逃命得出。则怕上圣得知，捉拿我二人，不敢久停久住，便往黑风山黑风洞里去桌。（下）（扮韩元帅上，云）小圣韩元帅是也。不知那一位神祇，射破锁魔镜，走了两洞妖魔：金睛

百眼鬼、九首牛魔罗王。恐防玉帝得知，有驱邪院主法旨，着小圣追赶两洞妖魔。去的远了也，赶不上，回驱邪院主去也。（下）

（外扮驱邪院主上，云）太极初分天地中，驱神使将显神通。金阙书名朝上帝，掌判驱邪镇北宫。贫道乃驱邪院主是也。今有那吒神与二郎饮酒，比试武艺，二郎神一箭射破锁魔宝镜，走了两洞妖魔：金睛百眼鬼、九首牛魔罗王。我差韩元帅追赶去了，怎生这早晚不见回来？（韩元帅上，云）小圣韩元帅，赶不上两洞妖魔，回上仙话去。（见科）（韩云）小圣赶不上两洞妖魔，回上仙法旨。（院主云）韩元帅，二郎神射破锁魔宝镜，箭上有二郎名字。则今朝一日，差天神背缚贫道的法旨，直至西川，与二二郎说知，令他与那吒三太子，擒拿两洞妖魔去。若拿住，将功折罪；拿不住呵，二罪俱发。说与天神，小心在意，速去疾来。（下）

第二折

(二郎上，云)小圣郎是也。在玉结连环寨，与那吒演习武艺，因带酒射破锁魔宝镜，不知走出那一洞妖魔，恐怕上帝得知，怎生是了。鬼力们看觑着，若有天神，报复我知道。(末扮天神上，云)小圣乃天神是也。为二郎神与那吒三太子演习武艺，一箭射破锁魔宝镜，走了金睛百眼鬼、九首牛魔王。小圣奉驱邪院主法旨，差小圣报知二郎神与那吒，擒拿两洞妖魔去。驾起祥云，直至西川，报知二郎，走一遭去。(唱)

【南吕】【一枝花】 我亲奉着东华圣帝差，谨领着北极尊神令。驾祥云离帝阙，乘彩凤上天庭，怎敢消停？早来到北极西川郡。则为那玉帝行宣限的紧，二郎因当日酒饮了三巡，因此上惹起今朝祸根。

【梁州】 则为那有胆量的那吒帅首，管待那无寻思的妙道真君。他平生武艺施逞尽。卖弄他神通广大，倚仗着筋力无伦。拽的弓开秋月，忽的箭去流星。谁想走了百眼金睛，那牛魔王死里逃生。他如今暗点下山鬼和那山精，俺如今准备下天兵和那地兵，则要

你个二郎神千战千赢。符到，奉行。东华教玉帝敕如来命。怎敢道迟慢了半个时辰。今日个须当定罪名，怎敢道容情。

（云）来到也，报复去，听驱邪院主法旨。（鬼力报，云）报的上圣得知，有天神来到也。（二郎云）道有请。（见科）（二郎云）早知尊神来到，只合远接。接待不着，勿令见罪。（末唱）

【隔尾】 小神厅上开敕令，二郎去阶前仔细听，你不合射透驱邪院锁魔镜。则你的罪名、罪名又不轻，你去那玉阙天庭将是非来整。

（云）驱邪院主法旨，为你射破锁魔宝镜。走了金睛百眼鬼、九首牛魔罗王，着你与那吒神，领本部神兵，擒拿两洞妖魔去。若拿住将功折罪；如拿不住，罚往天狱受罪。二郎听得了么？（二郎云）尊神，你但放心。原来走了这两洞妖魔，则今日擒拿他，走一遭去。量这孽畜，到的那里！（末唱）

【牧羊关】 见如今如来怒，玉帝嗔，你罪过我待说一言难尽。为当日酒饮了三巡，今日里祸临着自身。你若是施谋略驱邪崇，显神力灭群精，恁时如来

处饶了你那愆罚，恁时节玉皇行免你罪名。

（二郎云）尊神，想吾神通广大，变化多般，我则今日与那吒神，领本部下神兵，擒获此业畜，走一遭去。（末唱）

【骂玉郎】 我平生正直无私徇，你休怠慢莫消停，你索用心机打破他那迷魂阵。除免你那腹内愁，顿脱了眉上锁，释放了心头病。

【感皇恩】 你须索舍死忘生，建立功勋。则要你显神通，施谋略，逞精神。（云）若拿不住呵！你（唱）告与那那吒太子，他可敢扫荡魔君，他也敢擒妖怪，拿孽畜，领天兵。

【采茶歌】 若是您个二郎神，显英灵，威伏天下鬼神惊。灭尽妖晓那时分，恁时神鬼得安宁。

（二郎云）则今日亲率天兵，擒拿金睛百眼鬼、九首牛魔王，走一遭去。天神且自放心，我随后便擒将两洞妖魔来也。（末唱）

【尾声】 则要你鞭敲金镫回军阵，统领天兵疾便行。降妖魔，须用功。敢相持，敢战争，将妖魔，便诛尽。三尖刀劈那厮脑门，斩妖剑将那厮粉骨碎分身。若拿住妖魔呵，那时节证了本。（下）

（二郎云）天神去了也。吾神与那吒同领本部下神兵，擒拿两洞妖魔，走一遭去。大小神兵，听吾神旨，三通鼓罢，拔寨起营。我也不用天兵神将，显神通变出本相。若拿住两洞妖魔，直献到九重天上，（下）

（牛魔王上，云）巨口獠牙显化身，呼风唤雨驾祥云。三界神祇闻吾怕，我是那变化多般牛魔神。吾神乃九首牛魔王是也，兄弟是金睛百眼鬼。因俺二神误犯天条，镇在锁魔镜里受罪，不想被二郎神射放锁魔镜，俺二人得出天狱，躲在黑风山黑风洞里。奈那吒无礼，他与二郎统领天兵，擒拿俺二人。量他到的那里？吾今日便点鬼兵，与那吒、二郎斗胆，走一遭去。锣鼓响喊杀连声，点鬼兵提备相征。显神通变出本相，直赶天玉阙天庭。（下）

（百眼鬼上，云）我做妖魔一百个眼，个个眼似亮灯盏。昨日害眼讨眼药，费了五十对青鱼胆。吾乃金睛百眼鬼是也。哥哥去了也，点手下鬼兵，与那吒斗胜，走一遭去。忙差鬼怪唤山精，狐兔猿鹤都点名。若把那吒活拿住，一人赏一个大烧饼。（下）

第三折

（末扮那吒同二郎上，云）众神将摆布的严整着。
（末唱）

【越调】【斗鹤鹑】 冷飕飕杀气飘飘，气昂昂精神抖搜。雄赳赳断怪除妖，威凛凛踏罡步斗。沉点点帅印悬腰，明晃晃双锋在手。马似熊，人似彪，左右列合后先锋，簇拥着元戎帅首。

【紫花儿序】 凤翅盔簪缨款按，锁子甲战袄高提，狮蛮带纳榜轻兜。直赶遍三千世界，搜寻过四大神州。统领着戈矛，若撞见那两个妖魔吃剑头。半合儿也不勾，杀的那厮无处安身，有地难投。

（二郎云）大小天兵，摆布的严整。（末云）摆开阵势者。（唱）

【金蕉叶】 四魔女休离了我左右，八角鬼枪刀在手。大刀鬼镇守着山岩洞口，狮陀鬼牢把定天关地轴。

（二郎云）摆开阵势者。尘土起处，必然是两洞妖魔来也。（牛魔王同百眼鬼上，云）大小鬼兵，摆开阵势。来者何人？（末云）吾乃那吒神是也。（二郎云）吾乃清源妙道真君二郎是也。你来者何人？（牛魔王云）吾神乃九首牛魔王，兄弟是金睛百眼鬼，敢斗胜么？（二郎云）天兵操鼓来，休教走了两洞妖魔！（末唱）

【调笑令】 他那里卖口，则管里絮无休。他道他世上寰中无对手，他道他阴符战策曾穷究，将兵书念得滑熟。咱两个横枪跃马且交半筹，敢则一阵里抹了芒头。

【秃厮儿】 火轮起金蛇乱走，鞭梢动骤损骅骝。我则见丝丝战尘遮了日头，早寻走路便搜求，无个缘由。

【圣药王】 他将那军校收，弓箭丢，人慌马乱怎收救？你为帅首，怎的休！俺领着天兵神将紧追求，去来专拿住恁时休。

（牛魔王云）近不的他，走、走、走！（下）（二郎云）走了两洞妖魔，大小天兵，跟我赶将去！（同下）

（牛魔王、百眼鬼慌上，云）背后赶将来了，如何是好？（二郎云）天兵下了天罗地网者，休要走了两洞妖魔！（末唱）

【雪里梅】 你看我运机筹，咱两个遇着敌头。
杀的他进退无门，死生也那难救，将身躯来倒缩。

【古竹马】 显志酬这场征斗，杀妖魔千死千休。
我和你敢做敌头，不喇喇紧骤骅骝。我便款兜，慢收，
揎袍捋袖，征骖驰骤。显神通变化搗搜，到今日怎地
干休！你少忧，莫愁，我率领天兵，显耀神威，走石
吹砂风乱吼。

【么篇】 显出我六臂三头，密匝匝列着戈矛，
齐臻臻统领貔貅。这厮命休，尽头，大小天兵齐下手。
唬的他荒荒乱乱，心惊胆战，悲悲切切，鬼哭神愁。

（二郎云）天神与我拿住者！（众神做拿住二妖科）
（二郎云）将过这两个妖魔，执缚定，见上帝去来。
（末唱）

【尾声】 今日将牛魔王百眼鬼都拿住也方才罢
手，我得胜也引军回，直杀的妖魔望风儿走。（同下）

第四折

（驱邪院主上，云）贫道乃驱邪院主是也。因为二郎与那吒神，在玉结连环寨饮酒，射破锁魔宝镜，走了两洞妖魔：金睛百眼鬼、九首牛魔罗王。今差二郎与那吒，同领本部神兵，擒拿去了。未知输赢胜败。使将个报喜的神探子打探去了。这早晚敢待来也。（末扮探子上，云）一场好斗胜也呵！（唱）

【黄钟】【醉花阴】 两下里交锋喊声起，差小圣到天兵阵里，看胜败，辨真实。若说着那吒，众神将应难比。

【喜迁莺】 驾一片黑云疾，一径的差咱，（见科）（末云）报！报！喏！（唱）来报喜。（院主云）好探子也。两足轻挪似摔风，一声报探语如钟。两处神兵分胜败，尽在来人启口中。俺二郎与那吒，领大小神兵，怎生擒拿两洞妖魔来，你喘息定，慢慢说一遍。（末唱）若说着那吒雄势，你看那众天将后面跟随。其实，我则见盈天杀气，一个个一人人能战敌，他每便显武艺，扑咚咚征皮鼓凯，刮喇喇扯鼓夺旗。

（院主云）俺这壁那吒出马，三头贴贴，六臂辉辉。三头贴贴显神通，六臂辉辉降妖怪。量那业畜，到的那里，你再说一遍者。（末唱）

【出队子】 齐臻臻天兵摆列，恶狠狠寻对叠，冬冬鼓响似春雷，火火火杂彩旗遮了太极，则见那二郎神当先战马嘶。

（院主云）俺这壁二郎神出马，他神通广大，变化多般，身长万余丈，腰阔数千围，面青发赤，巨口獠牙。二郎变化显神通，掣电轰雷缥缈中。领将驱兵活灌口，杀败那法力低微牛魔神。探子，你慢慢再说一遍。（末唱）

【刮地风】 则见那百眼鬼军前高叫起，咱两个比试高低。那吒神怒从心上起，可早变化了神威，显着那三头六臂，六般兵器，一来一往，一上一下，有似高飞。我见那吒神有气力，显出那变化容仪。

【四门子】 牛魔王怎当神雄势，他见了也走如飞。（院士云）俺这壁是那吒出马，三头六臂显神威，变化多般敢战敌。他是那玉结连环都帅首，杀的那雾罩乾坤天地迷。探子，慢慢的再说一遍。（末唱）那吒

柿大叫如霹雳，显神通敢更疾。那业畜荒，怎敢道迟，引残兵望东走似飞。那吒神，好似狼转好是疾，直赶到黑风洞里。

（院主云）俺这壁两员神将出马，选几个呼的风唤的雨偏能厮杀，腾的云驾的雾快显神通。有大鬼和小鬼能轮大斧，有雷声和霹雳乱散顽兵，杀的那金睛百眼难逃命。牛魔王武艺低，二郎驱使天兵将，那吒显耀虎狼威。你慢慢的再说一遍。（末唱）

【古水仙子】 腾腾腾火焰起，见见见火轮上烟迷四下里，火火火降魔杵偏着，飏飏飏火星剑紧劈，他他他绣球儿高滚起，呀呀呀牛魔王怎生支持。来来来缚妖索紧绑住，是是是回军也齐将金镫系，俺俺俺得胜也尽和凯歌回。

（院主云）拿住两洞妖魔也。探子也，无甚事，你自回去。（末唱）

【尾声】 得胜也回军那些雄势，那泼妖魔怎生支持，将他那众妖魔尽拿回天阵里。（下）

（院主云）二郎神与那吒，拿住两洞妖魔也。杀气

腾腾万道光，鬼怪山精遍地亡。一场大战妖魔怕，方显神通法力强。（下）

第五折

（驱邪院主领鬼力上）（院主云）贫道乃驱邪院主是也。今有二郎神与那吒，擒拿九首牛魔王、金睛百眼鬼去了。探子回报已拿住两洞妖魔也。（王云原本无此十二字，照各本探报之例增。）鬼力望者，若拿将来时，报复我知道。（鬼力云）理会的。（正末同二郎神领众神拿牛魔王、百眼鬼上）（二郎神云）小圣二郎神是也，同那吒拿住两洞妖魔。俺见驱邪院主去来。（正末云）今日拿住两洞妖魔了，咱见上圣去来。（唱）

【双调】【新水令】 则为这逞雄威射贴显英豪，不思那二魔神顿开锁钥，疏狂惹罪愆，纵意犯天条。今日个引动兵刀，俺可便驱邪鬼统军校。

（二郎神云）可早来到也。鬼力报复去，道有二郎神同那吒，擒拿住两洞妖魔来了也。（鬼力报科）（院主云）着他过来。（鬼力云）着过去。（二郎神同正末做见科）（二郎神云）上圣，小圣与那吒神拿将两洞妖魔来了也。（院主云）当初二郎神怎生射破锁魔镜，走脱

两洞妖魔来，你试说一遍者。（正末唱）

【香牌儿】 对神天将罪犯招，则为那二郎神性粗躁。他将那宝雕弓拽满怀中抱，珞玳了的把青铜射破了。

（院主云）那吒神，当日二郎神，怎生正射着锁魔宝镜，你再说一遍，我试听者。（正末云）二郎神正射着红心射贴，忽见正北上一点光明，二郎神又放一箭，正射破了锁魔镜也。（唱）

【雁儿落】 不想那二魔神将性命逃，奋恶气生残暴。奉天符玉帝敕，着俺这众神将都来到。

【得胜令】 呀，四下里神将一周遭，二魔神犹自逞粗豪。则我这绣球千团火，二郎神轻轮动三尖两刃刀，骤战马相交，见杀气遮笼罩。俺轻舒展猿猱，将他那二魔神拿住了。

（院主云）与我拿过那两洞业畜来！（鬼力做拿二妖魔科）（院主云）与我拿过那两洞妖魔。因你造业太重，镇压在锁魔镜受罪，被二郎神射破宝镜，逃难得脱，岂知今日拿住。您听者，您不合饮酒赴会，与二郎神比试武艺，射破了锁魔宝镜，泼妖魔得脱躲避，损生灵造业极多，犯天条无边大罪。将妖魔押入酆都，

众神将复还本位。

题 目 三太子大闹黑风山

正 名 二郎神醉射锁魔镜

汉钟离度脱蓝采和

第一折

（冲末扮钟离上，诗云）生我之门死我户，几个惺惺几个悟。夜来铁汉自寻思，长生不死由人做。贫遭覆姓钟离，名权，字云房，道号正阳子。因赴天斋已回，观见下方一道青气，冲于九霄。贫道观看多时，见洛阳梁园棚内，一伶人，姓许名坚，乐名蓝采和，此人有半仙之分。贫道直至下方梁园棚内，引度此人，走一遭去。我着他阎王簿上除生死，紫府宫中立姓名。指开海角天涯路，引得迷人大道行。（下）（旦同外旦引俚儿二净扮王李上，净云）俺两个一个是王把色，一个是李薄头，俺哥哥是蓝采和。俺在这梁园棚内勾栏里做场。这个是俺嫂嫂。俺先去勾栏里收拾去，开了这勾栏棚门，看有甚么人来。（钟离上，云）贫道按落云头，直至下方梁园棚内勾栏里走一遭，可早来到

也。（做见，乐床坐科，净云）这个先生，你去那神楼上或腰棚上看去，这里是妇人做排场的，不是你坐处。（钟云）你那许坚末尼在家么？（净云）老师父，略等一等便来也。师父有甚么话说？（钟云）等他来时，我与他说话。（净云）师父略坐一坐，哥哥敢待来也。（正末上云）小可人姓许名坚，乐名蓝采和，浑家是喜千金，所生一子是小采和，媳儿蓝山景，姑舅兄弟是王把色，两姨兄弟是李薄头。俺在这梁园棚勾栏旦做场，昨日贴出花招儿去，两个兄弟先收拾去了。这早晚好勾栏里去。想俺做场的非同容易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俺将这古本相传，路歧礼面，习行院，打诨通禅，穷薄艺知深浅。

【混江龙】 试看我行针步线，俺在这梁园城一交却又早二十年。常则是与人方便，会客周全。做一段有憎爱劝贤孝新院本，觅几文济饥寒得温暖养家钱。俺这里不比别州县。学这几分薄艺，胜似千顷良田。

（云）来到这勾栏里也。兄弟有看的人么？好时候也，上紧收拾。（净云）我方才开了勾栏门，有一个先生坐在乐床上。我便道：先生，你去神楼上或是腰棚上那里坐，这里是妇女每做排场的坐处。他倒骂俺。（正末云）好歹你每冲撞着他来。我自看去。（做见科，

云)稽首，老师父。(钟云)你那里散诞去来？(正末云)这先生你与我贴招牌。老先生不知，街市上有几个士夫，请我吃了一杯茶。因此上来迟。(钟云)我在这勾栏里坐了一日，你这早晚才来。宁可乐待于宾，不可宾待于乐。我特来看你做杂剧，你做一段甚么杂剧我看。(正末云)师父要做甚么杂剧？(钟云)但是你记的，数来我听。(正末云)我数几段师父听咱。(唱)

【油葫芦】 甚杂剧请恩官望着心爱的选。(钟云)你这句话敢忒自专么！(正末唱)俺路歧每怎敢自专。这的是才人书会划新编。(钟云)既是才人编的，你说我听。(正末唱)我做一段于祐之金水题红怨，张忠泽玉女琵琶怨。(钟云)你做几段脱剥杂剧。(正末云)我试数几段脱剥杂剧。(唱)做一段老令公刀对刀，小尉迟鞭对鞭，或是三王定政临虎殿。(钟云)不要，别做一段。(正末唱)都不如诗酒丽春园。

【天下乐】 或是做雪拥蓝关马不前。(钟云)别做一段。(正末唱)小人其实本事浅，感谢看官相可怜。(云)王把色，你将旗牌。帐额、神峰、靠背都与我挂了者。(净云)我都挂了。(正末唱)一壁将牌额题，一壁将靠背悬。(云)有那边方来看的见了呵，传出去说，梁园棚勾栏里末尼蓝采和做场哩。(唱)我则待天下将我的名姓显。

(云)老师父，你去腰棚上看去。这乐床上不是你坐处，这是妇女做排场，在这里坐。(钟云)我则在这乐床上座。(正末云)这泼先生好无礼也。我看了你不是俺城市中人，则是个云游先生，河里洗脸庙里睡，破窑里住，也无有庵观。不是我笑你，一生也不见勾栏。(钟云)你是甚么好驰名的行院！(正末云)大古里你是广成子汉钟离，休看你吃的，只看你穿的，且丢了你那羊皮者！(唱)

【那吒令】 据着你那口食离糟麸膳缘，身遇着薄藤冠驾轩，我则道稳跨着仙鹤上天。(钟云)我游遍天下，不曾见你这个末尼。(正末唱)太平身插入市楼，将天下都游遍，一对脚背地坚叫声冤。

(钟云)你做场作戏，也则是谎人钱哩。(正末唱)

【鹊踏枝】 你道我谎人钱，胡将这传奇扮。(云)则许官员上户财主看勾栏散闷，我世不会见个先生看勾栏。(唱)几曾见歌舞丛中，出了个大罗神仙。(云)沿门儿乞化，又无那好的与你。(唱)指大众抄化些郎头絮茧。(云)那化缘处攒令各整集攒凑上来，见那钱物多也，利心又早动也。(唱)你又不纳常住自趲做家缘。

（钟云）你这等每日做场，你则为你那火院，几时是了。不知俺出家儿受用快活。（正末云）俺世俗人要吃有珍羞百味，要穿有绫锦千箱，我见你出家儿受用来。（唱）

【寄生草】 你比我吃淡饭推黄菜，我比你拣口食换套穿。你每日茶房酒肆勾栏里串，将着个瓦瓶木钵白磁罐，抄化了些罗头磨底薄麸面。（云）这家酒店里推出来，那家茶房里抢出去。（唱）吃了些吹歌妓女酒和食，待古里瑶池王母蟠桃宴。

（云）兀那泼先生你出去！扰了一日做场。（钟云）我看做场，不出去，（正末云）既然他不出去，王把色锁了勾栏门者。（净云）哥哥也说的是。把这门锁了，看他在里面怎地。（正末云）兀那泼先生你听者，今日搅了俺不曾做场。若是明日再来打搅俺这衣饭，我选几条大汉，打杀你这泼先生。（唱）

【赚煞】 你合不着圣贤机，我觑不的他人面。我看你几时到蓬莱阆苑，则你那六道轮回怎脱免？使不的你九伯风颠。（云）我锁了勾栏门，看你怎生出的去。（唱）遮莫你驾云轩，白日升天，怎敢相饶到面前。（云）你若恼了我，十日不开门，我直饿杀你。（唱）则

你那身躯不坚，~~哲~~的你那眼睛不见。（云）你既为出家人，比似你看勾栏呵。（唱）你学那许真君白日上青天。（同下）

（钟云）今日我来度脱蓝采和，那厮愚眉肉眼，不识贫道。你锁了勾栏门，贫道更行不出去，疾开了门者。此人若不见了恶境头，怎肯出家。明日是他生日，疾，洞宾你也下方来走一遭，不脱尘凡俗世缘，岂知就里是神仙。功成行满登仙界，恁时白日上青天。（下）

第二折

（二净上，云）今日是蓝采和哥哥贵降之日。众弟兄送将些礼物来，安排下酒果，与哥哥上寿。哥哥嫂嫂有请。（正末同旦上云）今日是我生辰之日，众火伴又送礼物来添寿。兄弟将寿星挂起，供养摆上，装香来。今日喜庆之日，咱慢慢的吃几杯。（唱）

【南吕】【一枝花】 白莲插玉瓶，黄篆焚金鼎，斟一杯长寿酒，挂一幅老人星，来贺长生。感承你相钦敬，量小人有甚么能，动劳你火伴邻里街坊，谢承你亲眷相知弟兄。

（云）众弟兄既来知重我，却不要散了，咱慢慢的吃酒。（唱）

【梁州】 直吃的簌簌的红轮西坠，焱焱的玉兔东生。常言五十而后知天命，我年过半百，诸事曾经。人有灵性，鸟有飞腾，常言道蠢动含灵，做场处谁敢消停。（云）咱行院打识水势（唱）俺、俺、俺做场处见

景生情，你、你、你上高处舍身拚命，咱、咱、咱但去处夺利争名。若逢，对棚，怎生来妆点的排场盛，倚仗看粉鼻凹五七并，依着这书会社恩官求些好本令。（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唱）那的愁甚么前程。

（净把盏科云）哥哥饮一杯寿酒。（钟离上云）今日是蓝采和生辰之日，度脱他走一遭去，早来到门首去。（做哭三声、笑三声科，正末云）王把色是听的么，谁人在门首唱叫？（净云）哥哥也闲管事，知他是谁。俺则吃酒。（正末唱）

【贺新郎】 是谁人啼天哭地两三声。（云）我开开这门，原来是这泼先生，好无道理也呵！（唱）可做的魇镇俺家私，你端的是扇摇百姓。（钟云）你去告我去，我不怕你。（正末唱）咱告去来到官司呵和你敢无干净。（云）我待告你去呵，着老的便道你是个上戏台的末尼，和他那风魔先生一般见识。（唱）看着我生辰面不和你相执掙。（云）今日我生辰，我是寿星，不和你计较。（钟云）谁是寿星？（正末云）我是寿星。（钟云）你今日是寿星，明日敢做了灾星也。（正末云）这先生好无礼也，说这等不吉利的话。（唱）你休这般胡做胡称。（钟云）这句话又不曾伤着你。（正末唱）这言语也不中使，这言语也不中听。你敢化些淡齏汤且把

你那皮囊撑。(钟云)我见你受用。(正末唱)可知可知俺吃的是大馒头阔片粉，你吃的是菜饺馅淡齏羹。

(云)这泼先生打搅俺吃酒。王把色闭上门者。众弟兄每坐着，则管里吃酒。(钟云)他那里肯省悟，他若不见恶境头，他不肯出家。兀那许坚，你若跟贫道出家去呵，逍遥散诞，清闲快乐，倒大来幽哉！(正末云)我知你做神仙的道路。(钟云)你既知道，你说来我听。(正末唱)

【斗虾蟆】 见人家排斋供，请先生念忏经。正面儿挂下一幅三清，檀越人家念经。荒忙准备斋供，见放一轴老君，挂下十王神幅，待诏他也世情，说着的便决应，画的十分可碜。怎觑那般行径，我则见城狱里画何真，油镬油铛，里头札定，偌多生灵，都是俺俗人，元来无一个和尚，先生徐神翁。道无干净，这句话不觑听，我这等末尼你这等先生！

(钟云)着此人见个恶境头疾！(下)(祇候上，云)蓝采和开门来！大人言语，唤你官身哩！(正末云)又是谁唤门哩？(祇候云)大人唤官身哩。(正末云)我今日好的日头，着王把色去。(祇候云)不要他，要你去。(正末云)着李薄头去。(祇候云)也不要他。(正末云)

着王把色引着妆旦色去。（祇候云）都不要。只要蓝采和去。（正末云）我正是养家二十口，独自落便宜。罢、罢！我去官身走一遭去。（同下）（净云）安排下酒肴，等哥哥回来，慢慢的吃。（下）

（孤扮官人上，云）贫道吕洞宾是也。奉钟再师父法旨，着妆做州官，因此处有个伶伦，姓许名坚，乐名蓝采和，有神仙之分。度脱不省，因他误了官身，我着人拘唤去了。左右拿过蓝采和来者！（正末上，云）呀，可怎了也。误了官身，大人见罪，见今拘唤，须索见咱。（做见跪科，孤云）你知罪么？不遵官府，失误官身，拿下去扣厅打四十。准备了大棒子者！（正末唱）

【哭皇天】 唬的我半晌家如痴挣，悠悠的去了魂灵，则听的乐台上呼唤俺乐名。唬的我悠悠的丧了三魂，又不见分毫动静。我怠慢失误了官身，连忙点缀，便要招成，偌来粗细荆仗子临身，比俺那勾栏里淡交疼。（孤云）扣厅打四十，下下打着者！（正末唱）更过如包待制淫，几曾见行院来负荆。

（钟上云）他又早害怕也。（正末云）教谁人救我咱。（钟云）蓝采和，你省悟了么？我说的你不信，如何？（正末唱）

【乌夜啼】 这先生言语真实信，果然道寿星做了灾星。眼睁睁不敢往前进，不敢明闻。谁敢道是弹箏。想咱人是仲尼行，怎道是犯着萧何令。（云）想圣人的言语说着都不信。（唱）一个个，难凭信，都做了狂言诈语，信口胡喷。

（钟云）你为甚么来？（正末云）为我失误官身，大人扣厅打我四十。师父救我咱，（钟云）我救了你，可跟我出家么？（正末云）救了我，情愿出家去。（钟云）你且在一壁。（见孤科云）相公。（孤云）早知师父到此，只合远接，接待不着，勿令见罪。（钟云）蓝采和得何罪犯？（孤云）失误官身，合口罪犯。（钟云）肯与我做徒弟么？（孤云）师父要时，情愿与师父。左右拿过来。兀那蓝采和，你可有命。若不是师父来，扣厅打四十。师父要你做个徒弟，饶了你罪过，跟了师父去。（正末云）谢了师父大人，则今日跟着师父出家去也。（唱）

【尾声】 再不将百十口火伴相将领，从今后十二瑶台独自行。我那时财散人离陪下情，打喝处动乐声，戏台上呼我乐名。我如今浑不浑浊不浊醒不醒，蓝采和泼声名贯满州城，几曾见那扮杂剧乐官头得悟醒。（下）

（钟云）蓝采和既然今日回心出家，等此人功成行满，同赴阆苑瑶池。（下）

第三折

（旦上，云）妾身是蓝采和的浑家。当日俺男儿做生日吃酒，唤官身去了，不见回来，有人说他跟着师父出家去了，不免唤两个小叔叔来商议者。（二净上，云）自从哥哥唤官身去了，不知所在，若是出了家，怎么了。咱今日寻他去来。（同下）（正末拍板引僮儿上，云）自从跟着师父出家，到大来好幽哉也呵！金陵故国，本是吾乡，数遍到此，曾谏李王，李王不听只恐怕惹祸招殃。金陵不住，直至汴梁，勾栏中得悟，再不入班行，唐巾歪裹，板撒云阳，腰景编带，舞袖衫长，倒大来幽静也呵！（唱）

【正宫】【端正好】 腰间将百钱拖，头上把唐巾裹，舞绿衫拍板高歌，逐朝走向街头过。有几个把我相着么？

【滚绣球】 哎，你个小业魔，可怎生缠定我。我可也不将他喝掇，遇着我的喜笑呵呵。（众僮扯科，正末唱）你将我拍板来夺，我则怕钱串儿脱，争些把绿蓝搥破，遇着我便打打夺夺。你这火奶腥未落朱颜

子，缠定那十二初分蓝采和，养性无那。

（侏云）师父与我一文钱。（旦上，云）这不是蓝采和！你在那里来？家去罢。（正末云）稽首，你都是谁？（旦众云）我是你浑家。这是你兄弟，这是你孩儿。（正末唱）

【倘秀才】 再不听耳边厢焦焦聒聒，儿女是金枷玉锁，道不的儿女多来冤业多。闲时节手执着板，闷来时口扬着歌。谁似我快活。

（旦云）你回家去，收拾勾栏，做几场戏俺家盘缠，你再出来。（正末唱）

【滚绣球】 从今后我独自个，休想我做过活。再不去乔妆扮打拍擗掇，再不去戏台上信口开合。（云）你又着我做场处唤王把色李薄头快疾快疾。（唱）又着俺媳妇每，那一火。快疾忙去梳裹，不争我又做场又索央众父老每妆喝。（净云）自从哥哥去了，勾栏里就没人看。（正末唱）为甚么勾栏里看的十分少，则你那话不投机一句多。（净云）你说风话哩。（正末唱）不是我风魔。

（旦云）着你家去，你不肯去。你跟着师父学了些

甚么？（正末云）师父教我唱的是青天歌，舞的是踏踏歌。（旦云）你对俺敷演一遍我听。（正末舞科念）踏踏歌，蓝采和，人生得几何？红颜三春树，流光一掷梭。埋者埋，拖者拖，花棺彩举成何用，箔卷台人若何。生前不肯追欢笑，死后着人唱挽歌。遇饮酒时须饮酒，得磨跔处且磨跔。莫恁愁眉常戚戚，但只开口笑呵呵。营营终日贪名利，不管人生有几何。有几何，踏踏歌，蓝采和。（旦云）你休出家，跟的我家去来。（正末唱）

【快活三】 假若是无常到怎奈何。（云）婆婆，你去波。（唱）我如今得磨跔处且磨跔，待学庄子鼓盆歌，误了我亡身祸。

（旦云）既然你出家做神仙，我也跟你出家去，如何？（正末云）你出不了家。（唱）

【朝天子】 行院每趱家私过活。（旦云）都是一般行院，你多拿了几文钱出来，我务要平分。（正末唱）问甚么你死我活。（云）见别人朝来暮去，干家做活，瞒心昧己。（唱）那一个肯依本分随缘过。（云）我如今闲来看一卷道德经，困来睡一觉。（唱）但得合处把我这眼皮儿合，得卧处和衣儿卧。（旦云）都摆着你看着，你那兄弟幼子娇妻许多家眷，怎下的撇了俺去出

家！（正末唱）摆列着幼子娇妻，儿孙许多。（云）则听得误了官身那一日，扣厅要打四十。若不是师父救了我呵！（唱）假若是我无常谁替我。（旦云）：既是这等，你也度脱我出家去。（正末唱）你待着，不合把你来度脱。（旦云）你回去罢，不济事。（正末唱）赤紧的我也在壕中坐。

（旦云）你家去罢，料想你也不得神仙正果（正末唱）

【尾声】 虽然俺便不得正果，把你个贤妻度脱。你且与我安乐守分随缘过，只落得一日清闲兀的不快活杀我。（下）

（旦云）你不回家，俺家去来。（同下）

第四折

（旦儿同二净上）（净云）自从蓝采和跟着师父出家去了，可早三十年光景。王把色我如今八十岁，李薄头七十岁，嫂嫂九十岁。都老了，也做不的营生。他每年小的便做场，我们与他擂鼓。我去先收拾擂鼓者。看有甚么人来。（正末上，云），自从跟师父出家，三十年也。师父说我功成行满，今日同赴瑶池阆苑，到大来好幽哉也呵。（唱）

【双调】【新水令】 道门中法礼炼修持，俺师父度了个乐官徒弟。俺师父明明的使道法，暗暗的说禅机，待和我同赴瑶池。怎承望有今日。

（云）我过的山崦来，见一所果园，杏花烂漫开，回头一池好菱也，一块好霜也，一片好雪也。我想起来，杏是春，菱是夏，霜是秋，雪是冬，可怎生四季失序也。（净动鼓乐科，正末唱）

【庆东园】 那里每人烟闹。（云）是乐声响哩。

(唱)是一火君路歧，料应在那公科地，持着些枪刀剑戟，锣板和鼓笛。更有那帐额牌旗，行院每是谁家，多管是无名器。

(云)原来是一火行院，我问你是谁家？(旦云)俺是蓝采和家。(正末云)你是蓝采和家谁？(旦云)我是你浑家。他两个是你兄弟王把色李薄头。(正末云)可怎生都老了。(净云)自从哥哥去了三十年光景，我八十岁，兄弟七十岁，嫂子九十岁，可知都老了也。(正末唱)

【沽美酒】 叹光阴忒紧急，嗟岁月苦奔驰。重惜浮生如梦里。我如今省得，无生死绝名列。

【太平令】 咱须是吾兄我弟，幼年间逐队相随。止不过逢场学艺，出来的偌大小年纪，这个道七十，那个道八十，婆婆道九十，这厮淡则淡到长命百岁。

(净云)你是谁？(正末云)则我就是蓝采和。(净云)你去了三十年，还不老。只是这等模样。(正末云)我去了只三年光景，你怎生都老了？(净云)我们都是老人家，你正是中年，还去勾栏里做几日杂剧，却不好？(正末唱)

【川拨棹】 你待着我做杂剧，扮兴亡贪是非，待着我擂鼓吹笛，打拍收拾。莫消停殷勤在意，快疾忙莫迟疑。

【七弟兄】 那时，我对敌，不是我说嘴，我着他笑嘻嘻将衣服花帽全新置。旧么麽院本我须知，论同场本事我般般会。

【梅花酒】 他每都怎到的，论指点谁及，做手儿无敌，识紧慢迟疾。（净云）哥哥，你那做杂剧的衣服等件，不曾坏了。哥哥，你揭起帐幔试看咱；（正未唱）听言罢心内喜，不由我笑微微，我揭开帐幔则。（做揭科）（钟离洞宾在内坐科，钟云）许坚，你凡心不退哩那！（正未唱）唬的我悠悠魂魄飞，我则道我哥哥我兄弟，我姊妹我姨姨，似南柯梦惊回。

【收江南】 呀，原来是开坛阐教汉钟离，有洞宾师父紧相随。我这里云阳板撒上阶基，你都来这里，八仙相引赴瑶池。

（钟云）许坚，你不是凡人，乃上八仙数内蓝采和是也。今日功成行满，同登仙界。你听者，许坚心下莫猜疑，仔细叮咛说与伊，这位洞宾道号纯阳子，则

道是逍遥散诞汉钟离。

题 目

引儿童到处笑呵呵
老神仙搵手醉高歌，

正 名

吕洞宾点化伶伦客
汉钟离度脱蓝采和

赵匡义智娶符金锭

楔子

（冲末赵匡义又领卒子上，云）自小学成文武全，纷纷五代乱征烟。花根本艳公卿子，纠纠成名胆力坚。某姓赵双名匡义，祖居河南人也。父乃赵弘殷，见为殿前都指挥使之职。生俺弟兄二人，兄乃匡胤，学成文武全才。俺弟兄二人，结下十个弟兄，京师号为十虎。有俺哥哥领众弟兄每去关西五路操练去了，未曾回还。即今柴梁王之世，天下已宁，时遇春间天气，此处汴梁人烟辏集，土户极多，广有名园花圃，有圣人命。闻知汴梁太守符彦卿家，有一所花园，名唤聚锦园，园中多有花木，是京师第一处堪赏之处。如今着倾城土户，都去他家园中游赏。一来以应良辰，二来壮观京师一郡。众弟兄都不在？止有郑恩兄弟在家。我早间着人请他去了，若来时，与他商议，俺同

去走一遭，赏玩花木，有何不可。他这早晚敢待来也。（郑恩上，云）某郑恩是也。祖居山后朔州人氏。平生勇烈，胆量过人，与京师赵大郎等十人，结为刎颈之交，号为十虎。曾游遍关西五路，打天下英雄，尽皆拱手。俺赵大郎哥哥，同石守信等关西操练去了。某因赵二舍匡义在家，并大哥一双父母，则怕被人欺负，以此上我不曾去。匡义哥哥呼唤，不知甚事，须索走一遭去。来到也，令人报复去，道有郑恩来了也。（卒子报科）（做见科）（郑恩云）二哥，呼唤您兄弟那厢使用？（赵匡义云）兄弟，唤你来不为别，今有圣人的命，着倾城土户都去符家园内赏春。我一径请你来，与你同共走一遭去。（郑恩云）二哥说的是。即今春天，既有圣命，俺兄弟二人走一遭去。（下）（净韩松上，云）我做官人奇妙，闲去好掷杯玢。家里终日无事，街上寻人厮闹。自家姓韩，是韩松。我是那权豪有势之家，我父亲是大兴县里长，俺公公是宛平县总甲，以此上我这等倚势胡为。遇着个软善的，我和他斗打；但遇着个好汉，我就跑到柳州。今日是新春之日，有符家一园好花，圣人着我们去赏花去。我有两个伴当，好生了的，我如今叫他来计议，胡缠、歪缠何在？（净胡缠、歪缠上，胡缠云）在下生的无比，也会买柴余米。世上许多好人，则我两个油嘴。自家姓胡，名叫胡缠。这个是我侄儿，叫做歪缠。我两个是韩松大

舍的两个伴当，我两个诸事没用，则会油嘴。正在家里没处寻思，韩大舍叫我们，一准是那里吃三钟了。（歪缠云）我们过去来。（做见科，韩松云）哎，这早晚才来。（胡缠云）你叫我们怎么？（韩松云）你原来不知道，如今有圣人的命，着倾城土户都去符家花园里赏花去哩，我和你两个走一遭去好么，（胡缠云）多带些碎银子，我们去来。我三人真个好耍，走了去不用骑马，符家园今日赏春，吃醉了满街丢瓦。（同下）（外扮符彦卿同夫人上，符彦卿云）下官姓符，双名彦卿。祖居京兆长陵人也。幼习儒业，颇看诗书，自中甲第以来，累蒙柴王擢用。颇有政声，除小官为汴京府尹之职。这个是小官夫人张氏，为因我家中有一所花园，是朝廷所赐的，其中花木无边，目今百花开放，圣人命着倾城土户，都来园内赏玩花木。我有一女，乃是符金锭。长年一十八岁也。夫人。孩儿在那里？（夫人云）大人，我想如今有圣人命，着倾城土户人等，都来赏玩花木。俺如今叫出女孩儿来，着他休出绣房，则怕有人看见。（符彦卿云）夫人说的是。梅香，转报后堂中，唤出小姐来者。（正旦扮符金锭领净梅香上，云）妾身符金锭是也。长年一十八岁，未曾许聘他人。正在绣房中闲坐，父亲母亲呼唤，须索走一遭去。（做见科正旦云）父亲、母亲，您孩儿来了也，有何事？（符彦卿云）为因三春天气，后园中百花开放。圣人命

着倾城士户都来赏玩。你今年已长成，倘有人见你呵，怎生是好？（正旦云）父亲，此事有何难处，您孩儿到那日则不出绣房便了也。（符彦卿云）孩儿说的是也。（夫人云）儿也，则为你青春年少，未曾许聘他人，因此上俺老两口忧心也。（正旦云）母亲，你则放心也。（唱）

【仙吕】【赏花时】 母亲道年长青春未配人，我拚了个雨打梨花深闭门。我怎肯将名利似浮云。（夫人云）孩儿，你则不出门呵便了也。（正旦唱）我从来有忠信，（云）父亲母亲你但放心。梅香，俺回去来。（唱）我又索纱窗下捱黄昏。（同梅香下）

（符彦卿云）孩儿回去了也。既然有圣人命，着一壁厢着人打扫花园前后干净，待人游玩则个。夫人，俺回去来。（同下）

第一折

（赵匡义、郑恩同上）（赵匡义云）符家园圃真堪赏，柳绿花红景物奇。某赵匡义是也。这个是郑恩兄弟。俺两个去符彦卿花园内赏玩新春之景，与兄弟酒肆中多饮了几杯酒，来迟了些。兄弟，兀的土户人等都散了也，俺回家去罢。（郑恩云）二哥，还早哩。投到俺两个赏罢春呵，天色可也未晚哩。来到这花园门首，俺进去来。（赵匡义云）兄弟，你看那桃红柳绿，万物争妍。是好景也。（郑恩云）二哥，这一会儿人也静了，我且坐一坐，看有甚么人来。（正旦领梅香上，正旦云）妾身符金锭。昨日父亲母亲嘱咐我说道，今日有倾城土户，都来俺花园中赏春，着妾身体出绣房，怕有人看见。妾身在房中坐了一日光景。这早晚赏春的人可也都回去了。我心中闷倦，领着梅香闲看一遭去，有何不可。（梅香云）姐姐，花园中是好耍子儿，休辜负了春景也。（正旦云）一年之前，春为岁首，是好光景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你看那绿柳低垂，燕雏成对，莺声碎。花老芳池，一派游春意。

（梅香云）姐姐，你不肯出来带携我耍一会，只在房里坐，好不闷也。（正旦唱）

【混江龙】 非是我懒临园内，隔花阴怕有外人知。自从我初离绣幕，莲步轻移。春事已随流水去，落花空惹杜鹃啼。冷清清花影疏林内，我则见山光隐隐，绿柳依依。

（梅香云）姐姐，这一会儿可也无人走动，我们去那湖山畔闲耍一会儿去来。（正旦云）你也说的是，俺去来。（梅香云）姐姐，你试看这里的景致，比那前头又不同了。（正旦云）是好一派佳景也。（唱）

【油葫芦】 二月江南莺乱啼，绕花阴双燕飞，则见那秋千闲控玉人归。（梅香云）可惜我们不曾拿的酒来。姐姐，你且在这里耍，我去崇文门外头买两瓶酒来你吃。（正旦唱）便休将诗酒为佳致，可不道山翁之兴何须醉。（梅香云）姐姐，你看那梨花，桃花杏花开的真是好看。（正旦唱）梨花开雪片妆，桃花放红焰飞。你看那浸浸红杏烧林际，端的可也不尽眼中题。

（梅香云）无一个人也呵。（正旦唱）

【天下乐】 抵多少宴罢青楼月下归，不由我猜疑，心上喜。（梅香云）姐姐。你喜欢甚么？（正旦唱）牡丹风似人摇锦机。趁风和花草香，落残红衬燕泥，我则索慢行过芳树底。

（郑恩云）哥哥，你见么，一个女子来了。（赵匡义云）好个女子也！我闻知符彦卿有个女孩儿是符金锭，此女子必是也。兄弟，俺躲在这花阴下，看他往那里去也。（梅香云）姐姐，天气还早哩。一发散心耍一会。（正旦唱）

【那吒令】 我行来这里，到樱桃树底；转湖山迤迤，过蔷薇架西。步香尘款款呵，怕流莺乱飞。（梅香云）姐姐。一年之中，惟春最好也。（正旦唱）一年中春最好，九十日偏明媚。近黄昏烟雾菲菲。

（匡义云）兄弟，你远着些，我吟一首诗嘲拨他，看他说甚么。（诗曰）姮娥离月殿，织女渡天河。不遇知音者。空劳长叹多。（正旦云）甚么人吟待，好清新之句也。（唱）

【鹊踏枝】 我这里猛听的，似呆痴。又不是月下星前，暗约偷期。不由我听沉了半会，是谁人乱作胡为？

（梅香云）姐姐，怕他怎么。左右也没人，你也作一首诗，看他说甚么。（正旦云）不中。则怕有人听见呵，怎了也。（唱）

【寄生草】 又不曾待月在西厢下，听琴在旅店里。踏青惹下弥天罪，赏春光引起鸳鸯会，看群花误到天台地。（云）我依着你。我吟一首诗，看他说甚么。紫燕双双起，鸳鸯对对飞。无言匀粉面，只有落花知。（赵匡义云）好个聪明女子也。我出去见他一面，怕些甚么。（做见科，云）小娘子拜揖。（正旦云）先生万福。一人好聪明俊秀才！（唱）我见他乌纱小帽晃人明，久以后必然金榜题名讳。

（赵匡义云）动问小娘子是谁氏之家？姓甚名谁？（正旦云）妾身符金锭是也。先生高姓大名？（赵匡义云）小生赵弘殷之子，赵匡义是也。敢问小娘子多少年纪也？（正旦唱）

【醉中天】 正二九青年际。（赵匡义云）曾许聘他人不曾？（正旦唱）不曾得见良媒，独倚纱窗懒画眉。（赵匡义云）小娘子，小生愿为媒证，许聘他人，可不好那。（正旦唱）多谢你相周济。争奈听姻缘事迟，城难躲避，我又怕惹蜂蝶泄漏春机。

（净韩松领净胡缠歪缠冲上，韩松云）自家韩松的便是。天色早便早哩。我们来的迟了些儿也，走一遭耍子去来。（做见科云）一个小娘子，你是那里来的？跟了我家去来。（郑恩做见科，云）这厮好无礼也。（正旦唱）

【金盏儿】 也是我命低微，惹灾危，若是俺尊堂知道可也甘当罪。（赵匡义云）这厮合死也。（正旦唱）他那里揎拳裸袖皱双眉。（韩松云）这个是甚么人？我怕你不成也。（正旦唱）那里也画堂欢宴，早难道是花下燕莺期。

（胡缠云）大舍不要惹他，则他是赵二舍，那个是郑恩。你惹他，干打杀你。我们去了罢。（韩松云）由他，我明日使人来问这门亲事，不怕你不嫁我。我们且回家里去来。（同歪缠胡缠下）（郑恩云）他们可去了。二哥，俺也去了罢。（正旦云）二舍，你去了罢。

则怕俺父亲来，我也回去也。（唱）

【赚煞尾】 不承望有今朝，到着我愁无计，又怕俺双亲得知，忙步金莲趁早回，休忘厂蝶使蜂媒。（赵匡义云）小娘子，我便着官媒来议亲也呵。（正旦唱）便休要忒延迟误了佳期，准备兰堂宴罢归。（家童冲上，云）姐姐，相公有请。（梅香云）叫我们哩。我去来。（正旦唱）你休要喧喧闹起，再无个商议。（云）二舍，你休怪，我去也。（唱）抵多少青楼歌罢宴酣回。（同梅香家童下）

（郑恩云）二哥，这个小娘原来是符太守之女。恰才那个韩松若不是去了，我不到的饶了他哩。（赵匡义云）兄弟，你休这般说。此事不许一个人知道，俺回家中去来。因来到符氏花园，惹下了一段姻缘。久以后必然匹配，那其间显俺英贤。（同下）

第二折

（净韩松领净胡缠歪缠上）（韩松云）自家韩松是也。昨日走到符家花园里耍去，不想撞见他家个女人，且是生的好，有赵匡义在那里调戏他。着我恼了，若不是他两个说，险不着那郑恩烂羊头打我一顿。如今怎么称的我的心？（歪缠云）这个不打紧。你如今叫将一个媒人来，赏他几两银子，着他去说这门亲去，怕他不肯也怎么？（韩松云）兄弟说的是。我昨日着人请下那个媒婆陈妈妈，他这早晚敢待来也。（净媒婆上，云）我做媒人兜答，一生好吃虾蟆。若还要我说亲，十家打脱九家。老身是这京城里一个媒婆，姓陈。我好不生得聪明，正在家里吃芝麻豆腐茶哩。有韩大舍着人来请我，不知为甚么，我走一遭去。来到也，不要报复，我自过去。（做见科）（韩松云）我请了你这一日，才走将来。（媒婆云）你请我来怎么？（韩松云）我如今央及你一庄事：符彦卿家有个女孩儿，叫做符金锭。你与我说亲去，若成了，我送你十个大银子。（媒婆云）这个不打紧，我如今就去。一箭上垛，你则管放心，我走一遭去。（下）（胡缠云）好了，他去了，

必然这事成了。我们且后面闲耍去来。(韩松云)说的是，咱去来。(同下)(赵弘殷同夫人领家童上，赵弘殷云)腰金衣紫受天恩，累辈居官教子孙。自从五代兴王业，民物雍和气象新。某姓赵，双名弘殷，祖居河南府人也。幼习韬略，深看遁甲之书。这是夫人李氏，自从残唐五代以来，朝属梁而暮属晋，天下大乱。即今柴梁王即位，某拜官殿前御林军都指挥使之职。某有二男一女，长者匡胤，次者匡义，一女乃是满堂。有俺赵匡胤去关西替我操练去了，止有二哥匡义在家。近日不知怎么，染其疾病，不能动止。夫人，怎生是好！(夫人云)老相公，我想俺匡义孩儿，为人软善，前日与郑恩去符家花园里赏花回来，就一卧儿不起，百般医治不可，怎生是好也！(赵弘殷云)夫人，我想来，则怕孩儿害的病证，有些暗昧。我早间着人请他姐姐去了，若来时，我自有个主意。这早晚敢待来也。(张光远、罗彦威上，张光远云)某张光远是也。这个将军乃是罗彦威。俺是赵匡胤的朋友，号为十虎。俺叔父着他去关西操练去了，俺弟兄每舍不得，送他到关西回来。来到家中，听的说道二哥匡义染病不能动止。兄弟，俺看望一遭去来。(罗彦威云)哥哥，俺赵匡义哥不知怎生有病，俺若不看一看，显的俺弟兄每无情分了。来到也，家童报复去，道有俺二人来了也。(家童做报科)(做见科，张光远云)叔父，俺众弟兄每

望的迟了，二哥病证若何？（赵弘殷云）两个贤侄且请坐，等您众朋友都来全了时，慢慢与你商议。这早晚敢待来也。（石守信、王审琦上，石守信云）某石守信是也。这位将军乃是王审琦。俺们兄弟送赵大郎关西操练去了，回来说道匡义哥哥在家染病，不知如何，俺弟兄每看望一遭去来，（王审琦云）来到了也。家童报复去，道有俺弟兄二人得知探望。（家童做报科）（做相见科，王审琦云）叔父，俺弟兄每探望来迟，二哥病体安乐否？（赵弘殷云）二位贤侄，且少待片时，恁弟兄都来全了时，我与您计议。这早晚敢待来也。（周霸、李汉升上，周霸云）某周霸是也。这个兄弟乃是李汉升。俺是赵匡胤的兄弟。俺弟兄十人，端的是过如管鲍分金义，胜似关张仁德心。今日关西已回，刚到家中，听知二哥匡义在家染病，我须索走一遭去。（李汉升云）哥哥，这匡义哥哥，为人软弱，诚恐有人欺负，俺与你报仇去。说话中间。来到了也。家童报复去，道有俺二人来了也。（家童做报科）（做见科，李汉升云）叔父，俺弟兄每来了也。（赵弘殷云）二位贤侄商议，怎生不见孩儿杨延干史彦昭来？（李汉升云）他两个走路哩，便到也咱呵。（赵弘殷云）既然这等呵，等他那两个来时，我自有主意。这早晚敢待来也。（杨廷干、史彦昭上，杨廷干云）某杨廷干是也。这个兄弟是史彦昭。俺是赵匡胤的兄弟。他关西操练

去了，俺都送他去，止留了郑恩在家中。说道匡义哥在家中染病，众弟兄都先去了。兄弟，俺行动些。（史彦昭云）哥哥，俺来了也。家童报复去，道有俺二人来了也。（家童做报科）（做见科，史彦昭云）叔父，俺来迟了也，勿罪也。（赵弘殷云）不敢，不敢，你请坐。（张光远云）叔父。俺众弟兄来全了，敢问匡义哥的病体怎么得来？（赵弘殷云）您听我说。当此一日，匡义与郑恩到的符家花园里赏春去，回来不知怎生就一卧而不起。这几日好生沉重也。（罗彦威云）既然这等呵，俺看一看去如何？（赵弘殷云）恁众人休怪，这两日有些沉重，不敢着您见他。我恰才着人请他姐姐去了，等来时，我自有个主意。家童安排酒肴，与众位贤侄洗尘咱。（张光远云）不敢，既是这等，俺不必饮酒。众兄弟每，俺且回去，等二哥病体痊愈时，再来探望。叔父休怪，俺去来。赵匡义病体昏沉，道着俺个个忧心。等明日若还痊愈，必然要问个来因。（同众下）（赵弘殷云）他众弟兄去了也。他姐姐这早晚敢待来也。（正旦扮赵满堂上，云）妾身赵弘殷的女孩儿，小字满堂。俺父亲生俺子女三人，大兄弟赵匡胤，二兄弟赵匡义。将妾身嫁与汴京王节度王朴为夫人。俺大兄弟游关西操练去了，未曾回来。有俺二哥匡义，不知怎生来染其疾病。父亲着人来请，我须索走一遭去。我想俺赵匡义兄弟，不知为何也呵。（唱）

【南吕】【一枝花】 俺须是官员仕宦家，又不是黎庶间阎客。俺兄弟养成彪虎志，久以后必有胆天才。好着我心下疑猜，恨不的两步为一募，急煎煎不放怀。俺兄弟困恹恹病在膏肓，猛可里便苦腾腾石沉大海。

【梁州】 自从俺已有了徐卿二子，怕甚么令巍峨王氏三槐。俺门户中未有三千客，出来的谈天论地，胸卷江淮。不离了龙韬虎略，弓箭旗牌。展胸襟个个英才，论机谋转转安排。大兄弟虎狼丛惹事招非，刀剑洞大宽地窄，死生巢一迷里裁排。威哉？壮哉？博一个腰金衣紫官三代。暗地里自分解，不知是暑湿风寒天降来，不见个明白。

(正旦云)可早来到也。家童报复去，道有妾身来了也。(家童云)理会的。(报科云)老相公，有小姐来了也。(赵弘殷云)道有请。(家童云)理会的。有请。(做见科)(正旦云)父亲母亲，您孩儿来了也。(赵弘殷云)孩儿也，你来了也。我此一请你来，因为你兄弟赵匡义，不知怎生一卧儿不起，染其疾病，怎生是好也？(正旦云)父亲，您孩儿试猜俺兄弟这病证咱。(赵弘殷云)孩儿也，你若猜着呵，我心中方才放心。(正旦唱)

【隔尾】 他莫不是功名不遂心无奈？（赵弘殷云）不是。（正旦唱）他莫不是思念哥哥不下怀？（赵弘殷云）不是。（正旦唱）莫不是少欠人钱使人怪？（赵弘殷云）不是。孩儿，你都猜不着。（正旦唱）这谜儿怎猜。我实难布摆。天那，莫不他斗打相争受了些外人的歹？

（赵弘殷云）孩儿也，你不知。我说与你。他自从与郑恩孩儿去符家园里闲耍了一会，回来一卧儿不起。（正旦云）既是这等呵，兄弟在那里染病哩？（夫人云）见在书房里歇卧哩。（正旦云）既然这等呵，我去看一看便知分晓也。父亲母亲，你少待，我看兄弟去也。（虚下）（赵弘殷云）孩儿看赵匡义去了也。夫人，俺且去后堂中去来。（同夫人家童下）

（郑恩扶赵匡义上，赵匡义云）心间无限事，不敢告他人。某赵匡义是也。自从符家花园内见了符金锭小姐，他深有顾盼我之意，不期纬松领着人走将来，言三语四的。郑恩兄弟要打他，那厮每都走了。我以此上感了一口气。归到家中，一卧儿不起，不觉数日光景也。父亲母亲好生忧心。百般医治，不能痊可。今日好生沉重。兄弟也，可怎生是了也？（郑恩云）二哥，你放心将息。你这病，我明白与父亲说了呵，便

与你成就一门亲事。(赵匡义云)兄弟，亲事成与不成，可也不打紧。则是我心中不忿韩松那厮。兄弟，俺慢慢的共话，看有甚么人来。(正旦同家童上，家童云)姑娘。这个不是二哥的书房？他在里面睡哩。(正旦云)不须报复，我自过去。(做见科)(赵匡义云)呀、呀、呀，姐姐，病体在身，不能答礼，姐姐休怪也。(正旦云)郑恩兄弟在此也。(郑恩云)姐姐，我为二哥身子不快，不曾敢离左右也。(正旦云)兄弟也，你怎生就这等清减了那？(唱)

【牧羊关】 见兄弟面色儿恹恹瘦，容颜儿恹恹改，怎生来形体如柴。(云)兄弟，你这病我试猜咱。(赵匡义云)姐姐。我试猜咱。(正旦唱)莫不为身事难求？莫不为经营买卖？赵匡义云)不是。你猜不着。(正旦唱)莫不是霜露侵肌体？莫不是月下被风筛？(赵匡义云)都不是。(正旦唱)止不过心念别姻眷，一庄庄我自猜。

(赵匡义云)姐姐，则一句话，料猜着些儿了也。(正旦云)哦、哦、哦，兄弟，你这病原来为如此来。(唱)

【骂玉郎】 我这里听言道罢添惊怪，有甚么难

分诉你与我诉个明白。你莫不在章台走马垂杨陌？
(赵匡义云)姐姐，我这病则为前日赏春去，遇着个女子，以此上得了这个病证也。(正旦唱)您将那心上愁，腹内思，悦与我方何碍。

(郑恩云)姐姐，二哥赏花去，不期遇着符太守之女符金锭，以此上得了这个病也。(正旦云)这个打甚么不紧哩。(唱)

【感皇恩】 呀，便着你鱼水和谐，你也可稳放宽怀。我如今遣官媒，亲问候，便有个好音来。(赵匡义云)姐姐，你不知韩松那厮，倚逞权豪，他要强娶他哩。(正旦云)不妨事。(唱)遮莫他官居一品，怕甚么日转千街，凭着俺人力勇，弟兄多，便着他有非灾。

(赵弘殷同夫人冲上，云)孩儿也，我听的多时，我尽知道了也。(正旦唱)

【采茶歌】 父亲你走将来快安排，今日个洛阳花酒一时来。(赵匡义云)姐姐，那韩松若知道呵，必然与俺争竞也。(正旦云)不怕他。(唱)统领军卒驱土马，我着他闻咱名性命先衰。

（正旦云）父亲，母亲，兄弟原来因符金锭惹下这场疾病。兄弟也，如今着你姐夫王朴替你去问这门亲事去，你可意下如何？（赵匡义做好了，拜科，云）多谢了姐姐，我无了病也。（正旦云）惭愧也，兄弟病好了也。父亲、母亲，我回家去也。我便着王朴与兄弟说这门亲事去。兄弟，你放心，我回去也呵。（唱）

【煞】 心中愁闷当时解，参透韩松大会垓。兄弟你今朝且耽待。我忙回住宅，自有个计划。便着你花烛筵开会宾客。（下）

（夫人云）嗨，赵匡义原来为如此之事，女孩儿着王朴与他说亲去了，孩儿可也病体就好了也。老相公，俺回后堂中去来。（赵弘殷云）夫人说的是，俺回去来。（同夫人家童下）（赵匡义云）俺姐姐知道我心中的事，他着姐夫去题亲事去了。成与不成，我自有个主意。郑恩兄弟，跟我回后面散心走一遭去来。（同下）

第三折

（符彦卿领张千上，云）小官符彦卿是也。今因太平之世，时逢丰稔之年，春来天气，万花开放。吾家后面有一园，乃是聚锦园。圣人之命，着大小士民都在我这花园中赏玩。我着俺女孩儿符金锭不要出闺门，人烟散后，他往园中看花，我着家童唤将他来，下想孩儿这几日有些身子不快，可不知为何也。有夫人在后面看孩儿哩，张千，门首望着，一切事情便来报小官知道。（张千云）理会的。（净媒婆上，云）自家陈媒婆是也。今奉着韩松大舍的言语，他说，那一日因在符太守花园里。见了他家符金锭生的标致，他与他十锭大银子做财礼，着我问他亲去。可早来到也。张千报复去，道有你婶子在这里。（张千云）你看他没正经，我报知大人去。（报科云）报的大人得知，有媒婆在家门首。（符彦卿云）着他过来。（张千云）理会的。着你过去哩。（媒婆见科，云）老相公且喜了，媒婆来说一庄亲事来与家里小姐。（符彦卿云）你说是甚么人家的儿男？（媒婆云）老大人，是本处韩大人家大舍韩松，他送十锭大银子与你。把小姐与他为妻，可是好

那。(符彦卿云)好、好、好，你且在这里。等我夫人来，俺共同商议。(王朴上，云)祖代为官立业坚，忠扶社稷保山川。每怀报国存忠正，扫荡奸邪在目前。小官姓王名朴，字原之，祖居河东太原人也。祖代为官，扶持唐室。方今梁主在位，加小官节度使之职。有我妻赵氏，乃是毁前都指挥使赵弘殷之女。有我两个妻舅，大舅赵匡胤，二舅赵匡义。大舅行关西五路操练去了，有我二舅病不能动止。我着他姐姐看他去，回来说为因那日符太守花园内赏春，遇见他女儿符金锭，生的有些颜色，欲要娶她为妻，无人去题亲。小官今日直到符太守家。问这一庄事，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张千报复去，道有小官来了也。(张千云)理会的。(报科云)喏！报的大人得知，有王节度使在于门外。(符彦卿云)道有请。(张千云)理会的。有请。(王朴见科云)符彦卿。且喜、且喜。小官来举保一庄亲事来。(符彦卿云)大人有何亲事？谁氏之家？姓字名谁？(王朴云)大人，是我外家赵弘殷二舍赵匡义，敬着小官来，这一庄亲事来也。(媒婆云)这事不好了。我看老符怎么主张哩。(符彦卿云)大人，则一件，恰才这韩大人的孩儿韩松，又着这官媒来问亲；大人今日来题亲，又是同僚官之子。此事请夫人来计议如何？张千，请夫人来者。(张千云)理会的。夫人有请。(夫人上，云)妾身符彦卿的夫人是也。自从前日圣人

的命，着倾城百姓都在我花园中赏玩。有俺女孩儿符金锭，也去花园中看了一遭回来，这两日在绣房中倦拈针指，身子不快，不知为何。今日相公在前庭上着人来请我，须索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张千报科，云）报的大人得知，夫人来了也。（符彦卿云）道有请。（夫人见科云）相公，妾身来了也。有何事商议也？（符彦卿云）夫人，请你来不为别，如今王朴大人来说，赵二舍来问俺女孩儿亲事，这媒婆与韩松来问亲。这两家都好，小官不曾敢许，特待夫人来商议，可与谁家好？（夫人云）相公，既然这等，两家都好。则一件：凭俺女孩儿主张。如今俺临街搭一彩楼，着大小人等往楼下过，着俺孩儿抛绣球儿，打着那一个，就着他来娶。妾身倒陪房奁断送，择日过门。妾身不敢自专，相公心下如何？（符彦卿云）夫人言者当也。许一家不许一家，着他嗔怪。张千，便合彩楼者。（张千云）理会的。（同众做抬上彩楼科，张千云）夫人，彩楼搭停当了也。（符彦卿云）张千，传报绣房中，请出小姐来。（张千云）理会的。小姐，相公有请。（正旦符金锭领梅香上，正旦云）妾身符金锭是也。自从那一日在花园中见了赵匡义所吟之诗，这两日不由的我心神荡漾，身子不快，可不知为何也呵咱。（梅香云）姐姐，你也没正经。那一日见了那一个人，你这两日茶不茶，饭不饭，想他怎么的也。（正旦云）梅香，你那里知道。

那想此人一表非俗，吟的诗清字正，委实少有也呵。
(唱)

【中吕】【粉蝶儿】 一会家心下念想，这姻缘怎生主张？我在那绣房中自在参详。(梅香云)姐姐，你则拣着好姐夫嫁了便罢也。(正旦云)你那里知道也。(唱)我须知你主意，则着我别寻投向。(梅香云)姐姐，你便想我那姐夫，不知我那姐夫想你也不想你也，(正旦唱)你这个无礼的梅香，你将我假支吾故来抵当。

【醉春风】 则我这情意那人知，心中常念想。何时得配燕莺期，终日则是想、想。行至庭前，心中侥幸，众人凝望。

(云)可早来到也。张千报复去，道有妾身来了也。(张千报科云)大人，有小姐来了也。(符彦卿云)着孩儿过来。(正旦同梅香做见科，云)父亲、母亲，您孩儿来了也。(符彦卿云)孩儿来了也。唤你来不为别，今有王大人来题亲，着你嫁赵匡义，又有这媒婆来说，着你嫁韩松。未知你心里要嫁那一处？你对我说去，我自有个主意。(正旦云)父亲母亲。你听孩儿说一遍咱。(唱)

【迎仙客】 父亲你听拜禀，诉衷肠，这亲礼两家儿两家儿可便那下里强？（王朴云）小姐，你则心顺的便成也。（正旦唱）我若是肯依随，休要讲，主张在尊堂。（夫人云）你休要这般说，我自有个主意也。（正旦唱）母亲你便有主张休谦让。

（媒婆云）小姐，依着我的心，你嫁韩松，强似嫁别人，他家衣服也穿不了。（正旦云）噤声？（唱）

【红绣鞋】 狠媒证人前闲强，你着我嫁韩松罗锦千箱，我则待布袄荆钗守寒窗。（媒婆云）他家那饮馔也用不了。（正旦唱）便做道珍羞百味，干使碎你那好心肠。（媒婆云）你可嫁也不嫁？（正旦唱）劝你这强媒人休再往。

（媒婆云）你则依着我嫁了韩松者。（夫人云）媒婆，你不是这等说。如今彩楼下不拘军民人等，着孩儿抛下绣球儿去，则打着他的。便与他为妻。（符彦卿云）夫人说的是。等有过来过往的人，着孩儿抛下绣球儿去者。（韩松同胡缠歪缠上，韩松云）自家韩松的便是。我着媒婆去了，今日搭了彩楼也。我楼下抢了绣球儿，便着人来娶他，有何不可。（歪缠云）小哥，你休慌，一定是你的了。（胡缠云）仔细着。来到彩楼

跟前也。（符彦卿云）孩儿，上彩楼抛绣球儿去。（正旦同梅香做上楼科，正旦云）来到这楼上也。楼下不是韩松？他知道俺家抛绣球儿，故他来楼下来往行走。（梅香云）小姐，你则把绣球儿丢下去，打着丑的你若不嫁他，我替你去。（正旦云）这梅香好笑人也呵。（唱）

【上小楼】 他正那人前闹嚷，指望待成亲名望。看不上他-来一往，施展衣服，卖弄轻狂。（梅香云）小姐，你则丢下那绣球儿去来罢。（正旦唱）你着我将绣球儿，忙掷下，韩松身上，可不教那有情人每朝指望。

（正旦云）梅香，怎生不见赵匡义来？（赵匡义同郑恩上，赵匡义云）某赵匡义是也。来到这彩楼下，郑恩兄弟，俺过去来也。（郑恩云）哥，兀的不是韩松？他也在这里。（正旦云）梅香，兀的不是赵匡义来了也。（梅香云）你丢下绣球儿去罢。（正旦云）他既来了，你慌的做甚么？（唱）

【么篇】 他那里慢慢的来，我这里暗暗的慌。羞的我不敢抬头，连忙遮面，无处潜藏。（梅香云）绣球儿在这里，丢下去罢。（正旦唱）一见了绣球儿，心

中悒快，我着他霎时间共同鸳帐。

（韩松云）伺候着，七八丢下绣球儿来也。（正旦云）梅香，将过绣球儿来。（梅香云）绣球儿有了也。（正旦云）梅香，将绣球儿也你则有准者。（做抛下绣球科，正旦唱）

【般涉调耍孩儿】 我这里可吟觑了他模样，办着片志诚心便央。我则见军民士户在楼前，唬的我不敢名扬。（梅香云）姐姐丢下去罢。（正旦唱）我待要时间抛掷心中惧，又则怕错了教他向那厢。（梅香云）姐姐，你则望着我这赵姐夫抛了罢。（正旦唱）你也有心偏向，我将这绣球儿抛下。准备着齐整的陪房。

（正旦云）我望着这赵匡义身上丢下去。（做抛下绣球科，赵匡义做接了科，韩松做夺了绣球科，云）是我的，你将的那里去？两个兄弟，俺得了绣球儿也，俺回家去来。（同胡缠歪缠下）（郑恩云）这厮好无礼也。是你的绣球儿，他夺的去了，更待干罢。俺打这厮去来。（符彦卿云）赵匡义，你休赶他去，我见绣球儿已是你的，你明日拣好日辰来娶，休要致怨。小姐，你下楼来，先回去罢。（正旦同做下楼科，云做见科，下）（唱）

【煞尾】 到今日趁了心，绣球儿有忖量，至来朝约定同鸳帐，成就了一世儿夫妻慢慢的赏。（同梅香下）

（符彦卿云）金锭孩儿回后堂中去了也。王朴，也是天家所辇，我有心将孩儿许与赵二舍，不想绣球儿正打中他也。（王朴云）相公，今日天使其然，绣球儿正打着赵匡义兄弟，不期被韩松抢了绣球儿去了。大人，怎生计较也？（夫人云）相公。虽然他抢的去了，只着赵二舍择日辰来娶亲。俺则嫁与他家便了也。（王朴云）多谢相公夫人。赵匡义，你且回家去罢。你丈人丈母，着你择吉日良辰来娶小姐哩。（赵匡义云）多谢了泰山也。郑恩兄弟，恰才这韩松就我手中抢了绣球儿去了，某欲待就楼下打闹起来，恐防惊唬了小姐也。（郑恩云）哥哥，俺明日娶嫂嫂，正往韩松家门首过，此事须索做计较也。（赵匡义云）这个不打紧，你近前来，我说与你。（做打耳暗科，云）可是恁的。（郑恩云）哥，此计大妙。某便与他众人说知也。俺且回家去来。（赵匡义云）既然今日事已完成，择了吉日良辰，来娶小姐。俺回去来。因赏春遇着娇姝，他生的美貌谁如。彩楼上绣球打中。稳情取画阁深居。（同郑恩下）（媒婆云）老相公，看起来这庄事已准，你则嫁与赵二舍了。罢、罢、罢，我回去也。相公大人，

恕罪。（下）（王朴云）多谢了相公夫人，小官回去，择吉日良辰。着的我赵大人娶小姐也。小官回我丈人的话，走一遭去。（下）（夫人云）相公，他每都回去了也。俺女孩儿已是许与赵匡义，不期他绣球又打中他，皆是前生姻缘也。（符彦卿云）夫人说的是也。俺收拾小姐的房奩断送便了。俺无甚么事，且回后堂中去来。符金锭美貌高强。端的是世上无双，结彩楼招着佳婿，稳情取天下名扬。（下）

楔子

（赵弘殷领张千上，云）赵匡义已成佳肴，择吉日配合姻缘。小官赵弘殷是也。则因俺孩儿赵匡义遇着符太守之女，一心要娶他为妻。我着他姐夫王朴去问这一门亲事。不期有韩松又着人来问符小姐。他父亲搭起彩楼，着小姐掷绣球，不想正打着俺孩儿。有韩松强抢了绣球去了，今日着俺小姐同张光远、罗彦威等众人娶去了。小官在家小安排下酒肴，若娶过小姐，俺一家儿庆贺饮酒。张千，俺后堂中收拾酒肴都完了也不曾？（张千云）理会的。酒肴都完了也。（赵弘殷云）俺无甚事，且回后堂中去来。（下）（净韩松同净胡缠歪缠上，韩松云）自家韩松是也。我着官媒问符彦卿的女孩儿去，不知怎么，赵二舍也着人来问。他家搭起彩楼来，着那孩儿抛绣球儿，一个绣球儿刚打在赵二舍怀里，着我抢了来了也。今日不与我为妻，与赵家做新妇，恰才迎娶的过去了，他必然往我这门前过来也。两个兄弟，俺等他过来，夺下轿来，就往家里扯着走，如何？（歪缠云）哥，哎，你则放心，则有你兄弟一个，管你整齐吃一顿。才罢。（胡缠云）你个

傻弟子孩儿，则凭着我这一双手，两只脚，不管他有多少好汉，我若怕他，老韩一家儿吃山药。（韩松云）你每且不要嚷，兀那远远的不是鼓乐来了也，（正旦扮赵满堂同梅香上，云）妾身赵满堂是也。那一日来看了我兄弟赵匡义，他一心要符金锭为妻，我着俺相公王朴去符家问亲，他搭起彩楼抛绣球，正抛着俺兄弟。今日择吉日良辰，着妾身去娶他，众兄弟每簇拥小姐的轿子后堂便来也。梅香，俺行动些。（梅香云）夫人奶奶你看兀那韩家门前一簇人嚷，则怕有些闹吵么？（正旦云）不妨事，俺慢慢的行着。（韩松云）这个小娘子从那里来？我试问他一声。支揖哩，小娘子？你曾见那娶亲的来了也不曾？（正旦云）他每在后堂，便来也。你问他怎的？（韩松云）没有，我问一声。兀那不远远的来了也？（张光远、罗彦威等卒子抬轿子、外动鼓乐打灯笼、众上，住，张光远云）你每抬着小姐慢慢的走，望赵二舍私宅里去来。（韩松云）兀的不来到也。兀那符金锭，快下轿来，去我家里去来。（石守信云）甚么人？远着些，惊唬着小姐。（歪缠云）和那厮说甚么，夺了往家去罢。众人一齐下手罢。（韩松云）你每不要讨死吃也。我揭开这轿帘试看咱。（做见郑恩科）（郑恩云）兀那韩松，你认的我么？我是你的公公哩。（韩松云）原来不是小姐，可是这个大汉，俺不要惹他。（众做脱衣服科）（张光远云）韩松少走也。

(众做打三汉科)(韩松云)不中了也，人手多，俺走、走、走。(同二净下)(正旦云)众兄弟每不要打他了，你看你嫂嫂以前抬过去也，我回家去来。你看你赵二舍去。我着王朴来庆喜也。(郑恩云)姐姐，好一个计策也。打的那匹夫落荒的走了。今日事已完成，众弟兄每，俺一同回去来。(正旦云)是好计策也呵。(唱)

【仙吕】【赏花时】 今日个婚姻才定准，亏了英雄十数人。(郑恩云)姐姐，若不是此计，怎生瞒过他也。(正旦唱)我若是半霎儿到家门，端的是机谋可便敬谨。(云)你见了俺父母呵。(唱)也少不的排佳宴，可兀的庆新婚。(同梅香下)

(郑恩云)姐姐回家去了。众弟兄，俺同共与赵匡义哥哥庆贺去来。符小姐已娶回家，强韩松枉受波查。定巧计成其婚配，方显俺名播天涯。(同下)

第四折

（赵弘殷同夫人领卒子上）（赵弘殷云）彩楼高结成佳配，得会新婚岂偶然。莫赵弘殷是也。自从韩松抢了绣球去了，多亏了郑恩等众弟兄瞒过了他。今日吉日良辰，娶符金锭孩儿过门来也，安排酒宴与匡义孩儿庆喜饮酒。夫人，都安排停当了不曾？（夫人云）都停当了也。则等他众人来时，慢慢的饮几杯。这早晚敢待来也。（符彦卿上，云）某符彦卿是也。自从与孩儿成亲之后，不觉数日光景也。今日俺亲家安排酒肴，与赵匡义并俺孩儿庆喜饮酒，着人来请，我须索走一遭去。来到也。小校报复去，道小官来了也。（卒子云）理会的。（报科云）大人，有符彦卿来了也。（赵弘殷云）道有请。（卒子云）理会的。有请。（做见科）（符彦卿云）亲家请坐，少待片时，等众人都来全了时，慢慢的饮几杯。这早晚敢待来也。（张光远、罗彦威、石守信、王审琦同上，张光远云）自从匡义成亲后，费尽英雄一片心。某张光远是也。这三位兄弟，乃是罗彦威，石守信、王审琦。自为赵匡义要娶符金锭，有韩松与俺放对。被俺郑恩兄弟诈收符金锭，

坐在轿子里，韩松果然领着手下人赶将来，被俺众人一顿打，将他打回去了。今已成亲了也。今日叔父与俺匡义庆贺，须索走一遭去。(石守信云)哥哥，我想俺这弟兄每这等英雄，怎生肯放过韩松那厮。若有俺匡胤哥哥在呵，有一场好大祸，量他到的那里也。(罗彦威云)我想韩松可也十分无礼也。(王审琦云)今日事已完了，来到门首也。小校报复去，道有俺四个弟兄来了也。(卒子做报科，做见科)(张光远云)叔父，俺弟兄每来了也。(赵弘殷云)您众人每多多的辛苦也。且少待，等众弟兄每来全了呵，我自有的主意。这早晚敢待来也。(周霸、李汉升、杨廷干、史彦昭上，周霸云)十虎威名天下罕，英雄纠纠镇京华。某周霸是也。自从三位弟兄，乃李汉升、杨廷干、史彦昭，俺都是京师十虎将。因为俺赵匡义二哥，娶了符金锭，打了韩松一顿，已成其亲了。今日俺叔父安排庆贺酒，俺须索走一遭去。(李汉升云)哥哥，我想今日赵弘殷叔父安排庆贺筵席，这一遭心中好是喜庆也。(杨廷干云)这郑恩兄弟，但到处便要惹事，可也亏他也。(史彦昭云)来到也，小校报复去，道有俺弟兄每来了也。(卒子做报科)(做见科、史彦昭云)叔父勿罪，俺弟兄都来了也。(赵弘殷云)您且少待，等匡义孩儿来时，俺慢慢的庆贺。这早晚敢待来也。(王朴、郑恩上，王朴云)英雄壮士般般勇，设计施谋件件能。某

王朴是也。这位将军，乃是郑恩。自从俺妻弟赵匡义因与韩松放对。要娶金锭，多亏了郑恩坐在轿子里，瞒过韩松，被俺痛打了一顿，成了亲事。今日俺父亲安排酒肴庆贺，须索走一遭去。（郑恩云）我想韩松十分无礼，若不是二舍的好事呵，我一顿直打死那匹夫。今日叔父与俺庆贺，须索走一遭去。来到也。小校报复去，道有二人来了也。（卒子做报科）（做见科，郑恩云）叔父，您孩儿来了也。（赵弘殷云）郑恩多亏了你。你且少待，等匡义孩儿并媳妇儿来时，一同庆贺。这早晚敢待来也。（赵匡义上，云）新婚燕尔安排了，洞房今日会佳宾。某赵匡义是也。多亏郑恩并众兄弟之力，娶了符金锭。今日俺父亲安排酒肴与俺庆贺，须索走一遭去。来到也，不须报复，我自过去。（做见科，赵匡义云）父亲，您孩儿媳妇来了也。（赵弘殷云）孩儿来，你且少待。这一席酒敬意的则是与你两口儿庆贺，等你媳妇儿来时，一同饮酒。（正旦扮符金锭同梅香上，正旦云）妾身符金锭，自从抛了绣球儿，本是俺赵匡义接了，不期韩松夺了去。妾身则嫁了赵匡义，有韩松又来追赶，多亏郑恩躲在轿子里面，将他打的回去了。今日父亲与俺庆贺新婚，安排筵宴，须索走一遭去也。（梅香云）小姐，你可称了心也。（正旦云）梅香，你那里知道也呵，（唱）

【双调】【新水令】 我虽是洞房无用的女妖娆，不错了圣人之道，夫妻是正理，休信外人教。不负了夜月花朝，当日个彩楼上众人闹。

（正旦云）可早来到也，令人报复去，道妾身来了也。（卒子云）理会的。（报科云）大人，有小姐来了也。（赵弘殷云）着孩儿过来。（卒子云）理会的。有请。（正旦同梅香做见科，正旦云）父亲，妾身来了也。（赵弘殷云）孩儿，你看这筵会摆列的齐整么？（正旦云）端的是好筵会也。（唱）

【沈醉东风】 则听的聒耳笙歌闹吵，珍羞端的奇标。新婚今日成，受了那我少闲焦燥，谢神天保护的便坚牢。（符彦卿云）多亏了妙计，今日才得成就也。（正旦唱）今日个夫妇团圆成就好。（郑恩云）小姐，这一场也多亏了我。（正旦唱）多谢你个仁兄智巧。

【雁儿落】 情理这韩松使燥暴、脑背后都来到。俺这里郑恩暗暗的藏，他那里不在声高高的闹。

（赵弘殷云）他临后怎么去了来？（正旦唱）

【得胜令】 呀，打的是无处乱奔逃，那其间怒气怎生消。才得今朝定，则他这将军个个劳。（符彦

卿云)既亏了郑恩，俺慢慢的谢他也。(正旦唱)父亲你量度，便把他恩临报。郑恩你休焦，今日个婚姻已定了。

(赵弘殷云)小姐，你将彩楼上抛绣球儿的事说一遍，俺试听咱。(正旦云)听我将彩楼上的事说一遍咱。(唱)

【甜水令】 当日个物穰人稠，争头鼓脑，着人欢笑。寻不见往日燕莺交。投至得今日开筵，传杯弄罍，夫妻相照，费尽了多少心苗。

(郑恩云)当日在彩楼下，若不是彦卿大人劝呵，韩松打死多时也。(正旦唱)

【折桂令】 绣球儿往下刚抛，不承望他准备着奸心，暗暗的偷瞧。发会村浊，将别人喜事夺了。(郑恩云)依着我的心，就打死了也罢。众人都劝我，到着那厮无礼也。(正旦唱)俺如今事成也再休要计较，且开怀沉醉陶。酒泛琼瑶，乐动箫韶，玳筵排锦簇花攒，端的是堪画堪描。

(赵弘殷云)小校，将酒来，着孩儿与他父亲递一

杯酒者。（庄子云）理会的。（做抬果卓科，正旦云）将酒来。与我父亲递一杯。（做把盏科）这杯酒，父亲先饮。（符彦卿云）孩儿，还从赵亲家承。（赵弘殷云）这酒往常便当某饮，今日正当亲家饮这杯也。（符彦卿云）是、是、是，小官先饮。孩儿，你可休要跪者。（正旦做跪科，云）不敢不敢。（唱）

【沽美酒】 父亲你休动劳，你孩儿正当报，则因那养育三年将我这性命保。指望终身待老，别离事在今朝。

（王朴云）等您饮罢酒，说与您详细也。（正旦唱）

【太平令】 多亏你个恩人说道，将亲事不错分毫。都则为韩松暴虐，将平人姻缘打落。（赵匡义云）夫妻皆是前定，岂他人能破的也呵。（正旦唱）呀，我这里说着，念着，笑倒，险些儿无着无落。

（王朴云）今日个天下喜事，夫妻团圆。听我与您下断：您本是柴世忠良，一个个胆量高强。则因为赏春之景，来到你符氏门墙。赵匡义花下闲走，正见您年小红妆。既结下目前姻眷，搭彩楼招做新郎。有韩松依权挟势，遣官媒故意商量。恼犯了郑恩兄弟，施

手段显耀刚强。诈妆做青春妇女，韩松见魂魄皆亡。
今日个已成婚配，开筵会酒泛肴觞。赵匡义文武兼济，
符金锭本性温良。今日个夫妻完备，一齐的拜谢吾皇。

题 目

强风情韩松抢绣球

正 名

赵匡义智娶符金锭

张公艺九世同居

第一折

（正末领大末、二末、三末净行钱上）（正末云）老夫姓张名公艺，寿张县人氏。嫡亲的四口儿家属。老夫所生三个孩儿，大的张悦，第二张翊，第三个张英。大的个治家，第二个习文，第三个习武。这三个孩儿，家私里外，都是俺这三个孩儿的。自北齐至隋，到今九世同居。曾蒙两朝旌表门闾，人呼为义门张氏。老夫自来仗义疏财，为乡里钦敬，尊称曰长者相呼。目今圣人治世，上托着万万岁主人洪福，下托着祖宗阴德，似我这般人家，天下罕有也。（大末云）父亲，有甚么修身齐家的事，训教您儿者。（正末唱）

【仙吕】【点绛唇】 九世同居， 故家乔木， 传今古。 则俺这远近宗族， 端的是上下皆和睦。

【混江龙】 尊卑有序，俺一团和气霭门间。立身的有士农工贾，传家的有礼乐诗书。想着那累代功名天下有，似俺家满门忠孝世间无。为男的孝于父母，做女的善待公姑。人力众数百家眷，田宅广无限仓庾。亲戚同高楼大厦，朋友共肥马轻车。乐天年幽居田野。播芳声喧满江湖。但存忠孝以齐家，不求荣显学干录。常能如此，更待何如。

（大末云）父亲，想咱一家儿人家，自祖宗以来，九世同居，富贵奢华，皆因是祖宗阴德也。（正末云）您众孩儿不知，我说与你听者。（唱）

【油葫芦】 似俺般富贵荣华天付与，俺端的心自足。（大末云）喜遇明君治世。（正末唱）时遇着舜天尧日乐安居，堪叹的是西山日迫桑榆暮。喜的是高堂月旦芝兰聚，自北齐千乘君，大隋仁圣主，省差徭免赋税加优恤，见如今旋表耀门间。

（二末云）俺祖辈以来，多受皇家褒奖也。（正末唱）

【天下乐】 两度天书出帝都，家也波声，传父祖，一家儿孝慈成化俗。士民俱赞扬，乡闾皆敬伏，

俺端的播清风一万古。

（大末云）父亲，今日是八月个五日月旦之日，中堂上设祭祀之礼，请父亲拈香。（正末云）着行钱抬过那香卓来者。（净行钱做抬香卓科，云）偌多的人，偏要使我做着这个，行钱好不气长也！我抬过香卓来了。（正末拈香科，云）老夫张公艺，自祖宗以来，九世同居，上托着明君治世，国泰民安，俺一家儿虔诚告祝也。（唱）

【那吒令】 银台烧绛烛，祥烟散华屋。沉檀炷宝护，轻风飘翠缕。金杯奠醪醕，清香喷玉壶。陈饌馐，排樽俎，排列在阶除。

【鹊踏枝】 左右行列昭穆，定亲疏，追思这祖考音容，洋洋乎在生规模。再拜虔诚告祝，保护一家儿上下无虞。

（大末云）拜告已毕，请父亲升堂，以序长幼之礼。（正末云）今日月旦，子孙中居长者，各分班次。（二末做见科）（正末云）张文玉近前，所习何业？（二末云）您儿攻书哩。（正末云）读甚么书？（二末云）父亲，您孩儿雪案萤窗朝夕勤劳，攻习经史，您孩儿无书不读。托祖宗遗德，父亲余荫，学成满腹诗书。您孩儿闻知大开学校，招贤纳士，您孩儿待要应举走一遭。（正

末云)孩儿也，圣人道：学则庶民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民也。孩儿的便是也。(唱)

【寄生草】 你做须做文章伯，学则学君子儒，可不道书中自有千钟粟。你为人要比连城玉，济时须作擎天柱。(带云)孟子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唱)你达时腰金佩紫掌丝纶，不达时沦黄数黑寻章句。

(三末做见科)(正末云)张武杰所习何业？(三末云)您孩儿学武艺哩。(正末云)吾闻诗礼传家，此子弃文就武，亦各言其志也。曾读武经七书么？(三末云)您儿读来。(正末云)用兵贵乎随机应变，勿学赵括，胶柱鼓瑟，不能成其事也。(三末云)父亲，您孩儿学成满腹兵书战策，如今圣主，选用良才，招纳四方杰士，您孩儿文武兼济，若到举场，必然重用。得了一官半职，光显门闾，可不好那！(正末唱)

【么篇】 你学济世安邦策，按六韬三略书。则要你识安危动变驱兵旅，察虚实攻守安营戍，分奇正左右依行伍，但能够雄赳赳虎豹帐中居，煞强如冷清清鹦鹉洲边住。

（云）老夫年纪高大，也无多神思。孩儿每众多，也有为官的，也有守庄产的，也有为商贾的，齐向前来，听我训诲也。（唱）

【六么序】 我这里频嘱付，孩儿每自暗伏。休得恣荒淫酒色欢娱，为儒的早趁三余，笃志诗书休得闲遥遥惰却身躯。少年莫道儒冠误，索将他经史熟读。圣人言不贰过不迁怒，修其天爵，人爵从诸。

（云）孩儿也。你两个学的文武全才，即今便上朝应举去，则要你着志者。（二末云）您孩儿即今便行也。（正末唱）

【么篇】 想为官的要辨贤愚，休要弄权术。爱恤民庶，教化风俗，一片心常思报主。想民瘼不易除，为农的竭力耕锄，休教他田野荒芜。到头来勤苦是亨衢。饱衣暖食供朝暮。不勤时仓禀空虚，礼义廉耻为先务。毋忝尔祖，以保身躯。

（云）为官更有几件分付你也。（唱）

【赚煞尾】 便好道养育受亲恩。仁宦食天禄，这的是父生汝君子食汝。自古君亲两不殊，不忠孝天

理何如！慎其独，似十目视十手指严乎。（带云）则要
你上合天心下协民望，（唱）天网恢恢本不疏。你索温
恭自虚，制竹谨度，行藏须鉴圣贤书。（同下）

第二折

（外扮王伯清上，云）家业消乏命运乖，父丧不举意悲哀。读书万卷青灯下，晓夜凄凄不放怀。小生姓王，名澄，字伯清，乃江右王原举之子。小生年幼，不想父亲亡化过了，止有老母在堂。家私穷薄，停柩在家，无钱埋殡。父亲生前时，说有张公艺，此人平昔仗义疏财。父亲在时，与他有一面之交。今日无计所奈，待要投托此人去，倘若有些小财物，殡葬父亲，可不是好。不敢久停久住，我须索走一遭去也。忧心切切难驱，遣谒托张公大丈夫。（下）（正末领行钱上，云）老夫年过七旬，不觉的老迈，待将家私分付与孩儿每来，心上有几件不了的事，索分付孩儿每办下，以尽平生之愿。想人生光阴易老也呵。（唱）

【南吕】【一枝花】 镜添白发新，人对黄花瘦。光阴驹过隙，世事水浮沤。寒暑相逐，乌兔搬昏昼。昨日春今日秋，过中年万事俱休，空枉了堆金北斗。

【梁州】 我不愿生前贵显，但只愿身后名留。此生多感皇天祐，有干柴细米，肥马轻裘，千箱罗绮，百味珍羞。倚晴空高阁重楼，卷飞云绿幕银钩。我

我我有芝兰晚节森荣，是是对松菊终朝唱酬。嗨嗨
嗨叹桑榆暮景优游。回头，故友，十年间阻干戈后，
寄音信细穷究，半上青云半土丘，题起来两泪交流。

（云）乌兔如飞，日月逝矣也。（唱）

【隔尾】 逐朝春镜容颜瘦，一枕黄粮梦境熟。
往事回头尽参透，吾心已休，甘心退守，老却当年钓
鳌手。

（云）下次小的每，与我唤将张悦来者。（大末上）
（见科云）父亲， 唤您儿有甚事训教？（正末云）孩儿
也，我年纪高大了，一切家私，都分付与你。我心上
有三件未了的事，我说与你，你办下，尽我数年清乐，
岂不快哉！（大末云）父亲有那三件未了的事，父亲，
头一件事怎生？您儿不知，父亲试说者。（正末云）头
一件，与我请个明师，立一个义学，但乡中人家孩儿，
尽他来读书，酒食束脩，我家自办。左右两齐，明窗
净几，盖一座书楼， 要整齐者。（大末云）知道了。
（正末唱）

【牧羊关】 有一等要读书的家私薄，更无钱办
束脩。因此上有志难酬。似这般净几明窗，煞强如桑

枢瓮牖。（带云）这书楼修觑的小可也。（唱）这书楼是一个未变化鱼龙窟，是一个未发达的凤凰楼。但能够礼乐从先进，一强如您乡间出下流。

（大末云）父亲，第二件是甚么？（正末云）你如今拨二顷田庄的钱粮，与我别收下者。（大末云）另收下何用？（正末唱）

【么篇】 庄田与我亲标拨，钱粮与我别项收，恐有那一等受贫穷朋友干求。倘有那连丧不举的人家，久定难成的配偶。（大末云）丧不举呵，怎的？（正末唱）丧不举呵，我与他斋僧道营坟墓，（大末云）婚不了呵，如何？（正末唱）女不嫁呵，我与他办首饰置衾绸。须教他嫁娶心无憾，免得他居丧礼不周。

（云）下次小的每门首看着，有甚么人来？（大末云）理会的。（王伯清上云）小生王伯清是也。因父丧不举，到此张公艺家，借些小钱物，埋殡父亲。可早来到也。兀那门公报复去，道有王原举之子来见老员外。（行钱云）理会的。（做报科，云）报的员外得知，有王原举之子来见员外。（正末云）行钱，当初王原举，与老夫有一面之交，请他过来。（行钱云）理会的。有请。（王伯清做见施礼科）（正末云）孩儿也。你有甚么

事，来到此处也。（王伯清云）不瞒长者说，我父亲曾与长者有一面之交。我父不幸，身亡三载，停柩在堂，无线殡葬。止有老母在堂，并无亲故。想长者有疏财仗义之心，全望长者可怜，借些钱物，以葬我父亲。若蒙俯允，此恩不忘也。（正末唱）

【红芍药】 他从头至尾说因由，和我也雨泪交流。他道父亡三载久停留，并无一个亲识追求。则你那文齐来福未酬，则要你显男儿得志之秋。（正末做悲科）老夫一一记在心头，我必有个主意相周。

（正末取银子鞍马衣服科，云）这拾两银子，与你埋殡父亲。你埋殡了父亲，你上朝求官应举去。这拾两银子，与你做盘缠，这鞍马权与你代步。孩儿，你则着志者。（王伯清做谢科，云）多谢了长者也。（正末云）路远不及吊问，休怪也。（王伯清云）不敢不敢。（行钱云）我倒好笑，拿着细丝银子儿，鞍马衣服，白与了别人去了。我整日家与他做买卖，倒不与我，真乃是夹脑风也。（正末唱）

【菩萨梁州】 你与我疾便登舟，休辞生受。显文章魁首，免你那倚门尊母忧愁。蟾宫独步占鳌头，门庭改换传家后。此言语不虚谬，不枉了灯窗学业修，

万古名留。

（王伯清云）就如今辞了长者，若王澄异日发达时，此恩必当重报也。（正末云）王伯清去了也，孩儿，我与你说未了，早有这等穷薄的来，咱赍助他些盘缠，岂非美事。更有一件心上事，你与我办者。（大末云）再有甚么事？（正末云）你与我盖造池亭园馆一所，我要每日散心悦情。世间万事，总是一场春梦，想我为人在世，此心足矣。（大末云）您儿谨依尊命也。（正末唱）

【骂玉郎】 声名不落他人后，心已遂更何求。人情世事皆虚谬，想如今故友稀，叹鬓边白发新，喜榻上青毡旧。

（大末云）父亲，你平生所乐何事也？（正末唱）

【感皇恩】 呀，爱的是山水清幽，喜的是菊松芳秀。伴风月两闲人，渺乾坤双醉眼，乐诗酒一儒流。闲散心青山故友，暂忘机沧海盟鸥，梦义皇，谢尘世，卧糟丘。

（行钱云）你老人家，偌大年纪，正好吃酒耍子儿

哩。（正末唱）

【采茶歌】 做一个醉乡侯，老风流，得优游处且优游。对酒当歌开笑口，一杯消尽古今愁。

（云）分付你的言语，你牢记着。（大末云）您孩儿理会的。（正末唱）

【煞尾】 把我那西园池馆从新构，北院山亭即便修。留得闲身漫迤逗，栽花种柳，携琴载酒，我和那松竹梅花做心友。（众下）

（净扮贡官领张千上，云）小官姓贼名皮。表德字要钞。奉圣人的命。今春开放选场，天下文武举子，都来应举，着小官做个知贡举官。小官想来，我这一头儿买卖，可也。张千开放举场，看有甚么人来？（净扮张狂李奈上）（张狂云）小子姓张，家住在金魏陶姜。（李奈云）则我是果珍李奈，家住在菜重芥姜。（张狂云）小子姓张，是张狂，兄弟是李奈。俺二人学成文武，故来应举。可早来到也。门里人报复去，道有两位能文善武的秀才，特来应举。（张千做报科，云）报的大人得知，外面有两个秀才，特来应举。（贡官云）着他过来。（张千云）着过去。（做见科）（贡官云）

兀那两个是甚么人？（张狂云）是应举的秀才。（贡官云）你来应举，会吟诗么？（张狂云）会吟诗，会课赋，丢了斧子拽的锯。（贡官云）这壮士，你来应举？（李奈云）学生我来应举。（贡官云）你会甚么武艺？（李奈云）我十九般武艺都会。（贡官云）只有十八般武艺，偏你十九般，那一般呢？（李奈云）我会打筋斗。（贡官云）这厮泼说。且一壁有者。（二末同三末上）（二末云）兄弟，咱弟兄两个，自从辞别了父亲，上朝取应，可早来到举场中也。俺过去见贡官去也。（三末云）哥哥，俺见贡官去来。门里人报复去，道有两个秀才，特来应举。（张千做报科，云）报的大人得知，有两个秀才，特来应举。（贡官云）着他过来。（张千云）着过去。（贡官云）兀那两个是甚么人？（二末云）俺是应举的秀才。（贡官云）那个呢？（三末云）我来应武举。（贡官云）您都一壁有者。（王伯清扮官人上，云）自小习学看九经，一朝及第望身荣。治民有法知条令，报答吾皇水土恩。小官王伯清是也，江右寿张县人也。自幼攻习文墨，父丧家贫，三载不举。闻知张公艺长者恤孤念寡，敬老怜贫，出无倚之丧，嫁孤寒之女。小官出于无奈，投于张公艺，借些钱物，埋殡我父亲。不想此人与我埋葬之资，又与银两衣服鞍马。将父亲殡葬已毕，小生上朝取应，见了圣人，日不移影，应对百篇，加小官为黄门侍郎之职。今春大开举场，选

用文武英才，着小官为考官总裁。如今到场中考试文武，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做见科）（贡官云）相公。恕学生接迟也。（王伯清云）有秀才来到也不曾？（贡官云）相公请坐，有四秀才来应文武举。你过来见相公。（见科）（王伯清云）秀才那里人氏？（二末云）小生江右寿张县人氏。姓张名珩，是张公艺之子。（王伯清云）张公艺，莫不是九世不分居的张公艺么？（二末云）然也。（王伯清云）是名家之子。曾读那一经来？（二末云）小生非敢大言，九经皆通。（王伯清云）你且一壁有者。（二末云）理会的。（王伯清云）兀那壮士，你那里人氏。（三末云）某乃寿张县，姓张名英。乃张公艺第三个孩儿。（王伯清云）习那一家兵书战策？（三末云）某习黄公三略法，吕望六韬书。（王伯清云）你且一壁有者。这个秀才，姓甚名谁？（张狂云）小生姓张，是张狂。（王伯清云）你通那一经？（张狂云）颇晓九经。（王伯清云）这个壮士姓甚名谁？（李奈云）小生姓李，是李奈。（王伯清云）你读那一家兵书战策？（李奈云）黄公三略法。（贡官云）这两个秀才，倒做的官，倒好耍子。（王伯清云）兀那知贡举官，你看这秀才每的文卷。都做下了不曾？如做的完备了，都收将来我看者。（贡官云）你这秀才每的文卷，都做完了不曾，连忙趲着做将来，大人要看哩。（二末云）文卷都做完备了。（贡官云）既然做的完备，将来我与大人看

去。你们凑下些人事儿送我。（做收文卷呈递科，云）大人，文卷都有了也。（王伯清云）将来我看。（做看科，云）这张狂，李奈，经书不通，怎么做的秀才！赶出去。这张翊文如锦绣，笔走龙蛇，堪做头名状元。这张英机谋广大，策论熟滑，堪做武举状元。小官不敢久停久住，回圣人的话，走一遭去。（下）（贡官云）我也不曾要你银子，你也不得官做。我家去也。（下）（二末云）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同三末下）（张狂云）兄弟，别人做了状元，把咱赶出来。咱一人唱两句儿，回家去来罢。（二净唱）

【双调清江引】 别人做了状元喜满腮，咱两个如之奈？他两个都为三品官，齐向金阶拜。咱两个躲在那背巷里悄悄的家去来。（同下）

第三折

（正末同大末、行钱上）（正末云）自从将家私付与孩儿每，倒大来好清闲也。（唱）

【正宫】【端正好】 人事尚炎凉，世态轻忠信，似这般不义富于我如浮云。小人若得十年运，早忘了贫时分。

【滚绣球】 向人前敢自尊，胡议论，出言语无半星儿谦逊，气昂昂傍若无人。倚仗着千两金，万两银，见一等穷相识并不休问，若见他富豪人便和气若雷陈。他亲的是朱楼翠阁风流子，他敬的是白马红缨衫色新。何足云云。

（云）行钱门首看者。看有甚么人来？（行钱云）理会的。（使命上云）雷霆驱号令，星斗焕文章。小官乃使命是也。有一及第书生王伯清，在圣人前保奏寿张县张公艺，见今九世同居。奉圣人的命，差某问他有何齐家之道。不敢久停久住，须索走一遭。说话中间，可早来到也。令人报复去，道有天朝使命，在于门首。

(行钱云)理会的。(做报科，云)报的员外得知，有天朝使命，在于门首。(正末云)呀、呀、呀，我索接待去。(做接科，云)早知天使来到，只合远接。接待不着，勿令见罪也。(唱)

【倘秀才】 传圣旨火臣到门，忙惊讶心中自忖，有甚事传言达至尊，抬香案，引儿孙，向前接引。

(使命云)圣命至此，张公艺你焚香接待也。(正末唱)

【脱布衫】 炷余炉宅篆氤氲，遥瞻拜玉阙丹宸。顿首诚惶谢恩，有何事感蒙君问？

【小梁州】 止不过草芥微躯一庶民，隐迹山村。(使命云)圣人的命，问你九世不分居，有何齐家之道？(正末唱)圣人问齐家之道何因，为甚么家和顺，九世不曾分。

【么】 老夫自小蒙家训，止不过慈爱宽仁。非老夫能，家无他论，则我这齐家之本，诚意与修身。

(使命云)你有何言语，我与你上达也。(正末云)将纸墨笔砚过来者。(行钱云)纸笔在此。(正末唱)

【醉太平】 纸光如素粉，墨浓似春云，抵多少蘸霜毫笔阵扫千军。（做沉吟科）口无言门晒，待对这万言长策无高论，待答那表章无学问。（做写忍字科）写到百十个忍字对天臣，望传达至尊。

（使命做怒科，云）你这等是不敬上。圣人差我来，问你九世不分居的缘故。你写上许多忍字，倘若圣人问我，这忍字着小官怎生回答？好没道理也！（正末云）天臣息怒，听老夫细说。我齐家之道，止不过在此忍字而已。（唱）

【叨叨令】 假如道饭食不周衣服不备为下的道心偏逊，恭敬不至礼节不到为上的道他生忿。上责下下怨上即渐的生嗔恨，上不慈下不孝必定相争论。（带云）我家不分呵为何？（唱）彼各都忍了也波哥，彼各都忍了也波哥，因此上父为子隐上下家和顺。

（使命云）原来是如此，我怎知道也。（正末云）天使，不则齐家之法，有此忍字，上至宰臣，下及庶民，皆有此忍。能忍者全身保命，不忍者丧家取祸，天使，听我说一遍。（使命云）你说，小官试听者。（正末唱）

【随煞尾】 这忍字向不平心上安刀刃，呵，心

地清能忍清凉绝斗纷。守口如瓶要安分，防意如城主忠信。能忍呵怨恨成欢仇变恩，不能忍呵恩爱为仇喜作嗔。能忍呵谁是谁非尽休问，他弱他强莫争论。能忍呵宽裕温柔保六亲，你若要远害全身止不过在于忍。
(下)

(使命云)谁想这忍字上，有如此齐家之道。小官不敢久停久住，回圣人话，走一遭去。忙驰驿路心何急，回奏天庭达圣聪。(下)

第四折

（王伯清上，云）小官王伯清是也。自从父亲亡化已过，无钱殡葬，曾去寿张县投托张公艺。多谢此人赠我花银十两。衣服盘缠，回家殡葬父亲。已后小官一举登第，官至黄门侍郎。小官曾在圣人面前，保奏此人九世不分。遣使命问此人，答以忍字百余。龙颜大喜，就差小官开读诏书，赠绢百匹，免他一应差役，旌表门闾。小官乘此良便，就将原借银两等物送还，以表寸心。小官不敢久停久住，直至寿张县，走一遭去。（下）（正末领行钱上）（正末云）两小孩儿上朝取应去了，未知得官也不曾？着老夫辗转思虑，看有甚么人来。（杂当上云）自家是个报登科记的。如今张老员外的两个孩儿，都得了官也。往他家报个喜信去。问人来则这个便是张员外家。我自过去。（见科）员外，你的两个孩儿，都做了状元也。（正末云）是真个？将五两银子来与他。（杂当云）多谢了员外也。（二末、二末领祇候摆头踏上）（二末云）小官张珙是也，这位是兄弟张英。俺二人到的帝都阙下，一举状元及第。又蒙王伯清保奏，着俺锦衣还乡。摆开头踏，慢慢的

行者。(行钱云)员外，有他弟兄两个，都得了官。摆着头踏来家了。(正末云)是一派好乐声也。(外做动乐科)(唱)

【双调】【新水令】 揭清天一派动箫韶，聚春风玉骢争道。锦斓斑仙仗拥，花烂熳彩楼高。县宰官僚，头踏尽来到。

(二末云)远远的是父亲，左右接了马者。(见科，云)父亲，俺弟兄二人，都得了头名状元也。(正末唱)

【驻马听】 天路迢迢，万里春风拂绣袍。街衢喧闹，九大恩雨到蓬蒿。黄华使者下云霄，圣明天子旌忠孝，门闾气势豪，翬飞轮奐祥烟绕。

(做入门科)(王伯清上，云)可早来到也，左右接了马者。令人报复去，道有使命在于门首。(行钱云)理会的。员外，有使命在于门首。(正末云)使命至也，我索接待也。(做接见科，云)早知使命前来，只合远接，接待不着，勿令见罪也。(王伯清云)张公艺你听者：因你九世不分居，风俗忠孝，家道雍睦，差小官特来加官赐赏也。(正末云)感谢圣恩也。(王伯清云)请长者坐受小官一礼，以伸报谢也。(正末唱)

【殿前欢】 天使索劬劳，事君王束带立于朝。承宣走马长安道，胸卷江涛。（王伯清云）长者请坐受礼也。（正末唱）偶相逢一面交，惹议论诸公笑，则道是没见识村夫傲。（王伯清云）长者有德，小官年幼也。（正末唱）俺年高呵则是个山林潦倒。您年幼呵则当代的英豪。

（王伯清云）长者，你记得小官么。（正末唱）

【川拨棹】 仿佛记旧丰标。偶相逢恐认错。老人多病年高，老景萧条，僻处荒郊，多因是间别久时间忘了。隔关河途路杳。

（王伯清云）长者受礼，小官因父丧不举，多蒙长者厚赠，以葬其父。此恩寸心不忘，吾乃王原基之子王伯清是也。（正末唱）

【七兄弟】 天臣道了，老夫记着。那一朝，为父丧足下亲来到。（云）多蒙厚赐也。（唱）谢君不责礼轻薄，（王伯清做递银子与正末科，云）长者当时所赐银两，今在此奉还也。多蒙长者厚赠，葬我父亲之恩也。（正末唱）暂用急怎敢思君报。

（云）这银两我决不受也。（王伯清云）长者你收了者。（正末唱）

【梅花酒】 今日个事已了，乃朋友之交。我投以木桃，君报以琼瑶。感足下情分好，并不受半分毫。（行钱云）这些银子你不要，我拿去买酒吃哩。（正末唱）谢天臣敬重老，对县宰众官僚，他举金杯劝香醪，谈今古恣酬酢，喜欢会在今朝。

【收江南】 呀，不觉的淋漓酒湿锦宫袍，春风满面乐醺醺一声长笑海山高。想离多会少，霎时间一鞭春色马蹄遥。

（王伯清云）圣人知你九世不分居，又兼疏财仗义，差小官与你加官赐赏也。（正末唱）

【鸳鸯煞】 感君王亲赐皇宣诏，谢大臣远践红尘道。送别临歧，走马还朝。唱道顿首诚惶，瞻天拜表。感谢深蒙雨露恩难报。华胄遥遥，千古清风播皇阁。

（王伯清云）你一行人跪者，听我下断：圣明朝四海安康，行王道褒奖忠良。张公艺九世同居，天颜悦喜气洋洋。张翊为头名状元，张英乃武举栋梁。更赐

与色绢百匹，承恩命满袖天香。立牌坊孝义之门，免差徭万古名扬。今日个加官赐赏。一家儿拜谢吾皇。

题 目 忠孝门三朝旌表

正 名 张公艺九世同居

包待制陈州糶米

楔子

（冲末扮范学士领祇候上，诗云）博览群书贯九经，凤凰池上显峥嵘。殿前曾献升平策，独占鳌头第一名。老夫姓范名仲淹，字希文。祖贯汾州人氏。自幼习儒，精通经史，一举进士及第。随朝数十载。谢圣恩可怜，官拜户部尚书，加授天章阁大学士之职。今有陈州官员申上文书来，说陈州亢旱三年，六料不收，黎民苦楚，几至相食。是老夫入朝奏过。奉圣人的命，着老夫到中书省召集公卿商议，差两员清廉的官，直至陈州开仓糶米，钦定五两白银一石细米。老夫早间已曾遣人，将众公卿都请过了。令人，你在门外觑者，看有那一位老爷下马，便来报咱知道。（祇候云）理会的。（外扮韩魏公上，云）老夫姓韩名琦，字稚圭，乃相州人也。自嘉祐中，某方二十一岁，举

送土及第。当有太史官奏曰“日下五色云观”。是以朝廷将老夫重任，官拜平章政事，加封魏国公。今日早朝而回，正在私宅中少坐，有范学士令人来请，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令人，报复去，道有韩魏公在于门首。（祇候做报科，云）报的相公得知，有韩魏公来了也。（范学士云）道有请。（见科）（范学士云）老丞相请坐。（韩魏公云）学士请老夫来，有何公事？（范学士云）老丞相等众大人来了时，有事商量。令人，门首再觑者。（祇候云）理会的。（外扮吕夷简上，云）老夫姓吕，名夷简。自登甲第以来，累蒙迁用，谢圣恩可怜，官拜中书同平章事之职。今早有范天章学士，令人来请，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令人，报复去，道有吕夷简下马也。（祇候报科，云）报的相公得知，有吕平章来了也。（范学士云）道有请。（见科）（吕夷简云）呀，老丞相先在此了。学士今日请小官来，有何事商议？（范学士云）老丞相请坐，待众大人来全了呵，有事计议。（净扮刘衙内上，诗云）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闻着名儿脑也疼，则我是有权有势刘衙内。小官刘衙内是也。我是那权豪势要之家，累代簪缨之子。打死人不要偿命，如同房檐上揭一个瓦。我正在私宅中闲坐，有范天章学士令人来请，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去。说话中间，可早来到也。令人，报复去，

说小官来了也。（祇候报科，云）报的相公得知，有刘衙内在于门首。（范学士云）道有请。（见科）（刘衙内云）众老丞相都在此。学士，唤俺众官人每来，有何事商议？（范学士云）衙内请坐，小官请众位大人，别无甚事。今有陈州官员申将文书来，说陈州亢旱不收，黎民苦楚。老夫入朝奏过，奉圣人的命，着差两员清廉的官，直至陈州开仓赈米。钦定五两白银一石细米。老夫请众大人来商议，可着谁人去陈州为仓官赈米者？（韩直魏公云）学士，此乃国家紧急济民之事，须选那清忠廉干之人，方才去的。（吕夷简云）老丞相道的极是。（范学士云）衙内，你可如何主意？（刘衙内云）众大人在上。据小官举两个最是清忠廉干的人，就是小官家中两个孩儿。一个是女婿杨金吾，一个是小衙内刘得中。着他两个去，并无疏失。大人意下如何？（范学士云）老丞相，衙内保举他两个孩儿，一个是小衙内，一个是女婿杨金吾，到陈州赈米去。老夫不曾见衙内那两个孩儿，就烦你唤将那两个来，老夫试看咱。（刘衙内云）令人，与我唤将两个孩儿来者。（祇候云）理会的。两个舍人安在？（净扮小衙内、丑扮杨金吾上）（小衙内诗云）湛湛青天则俺识，三十六丈零七尺；踏着梯子打一看，原来是块青白石。俺是刘衙内的孩儿，叫做刘得中；这个是我妹夫杨金吾。俺两个全仗俺父亲的虎威，拿粗挟细，揣歪捏怪，帮

闲钻懒，放刁撒泼，那一个不知我的名儿！见了人家的好玩器好古董，不论金银宝贝，但是值钱的，我和俺父亲的性儿一般，就白拿白耍，白抢白夺。若不与我呵，就踢就打，就搨毛，一交别番倒，刹上几脚。拣着好东西揣着就跑，随他在那衙门内兴词告状。我若怕他，我就是癞虾蟆养的。今有父亲呼唤，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去。（杨金吾云）哥哥，今日父亲呼唤，要着俺两个那里办事去？管请就做下了。可早来到也。令人，报复去，道有我刘大公子同妹夫杨金吾下马也。（祇候报科，云）报的相公得知，有二位舍人来了也。（范学士云）着他过来。（祇候云）着过去。（小衙内同杨金吾做见科，云）父亲唤我二人来有何事？（刘衙内云）您两个来了也，把体面见众大人去咱。（范学士云）衙内，这两个便是你的孩儿？老夫看了这两个模样动静，敢不中去么？（刘衙内云）众大人和学士听我说，难道我的孩儿我不知道。小官保举的这两个孩儿，清忠廉干，可以柴米去的。（韩魏公云）学士，这两个定去不的。（刘衙内云）老丞相，岂不闻“知子莫若父”，他两个去的。（吕夷简云）此事只凭天章学士主张。（刘衙内云）学士，小官就立下一纸保状，保我这两个孩儿柴米去。若有差迟，连着小官坐罪便了。（范学士云）既然衙内保举，您二人望阙跪者。听圣人的命，因为陈州亢旱不收，黎民苦楚，差您二人去陈

州开仓粜米，饮定五两白银一石细米。则要你奉公守法，束杖理民。今日是吉日良辰，便索长行。望阙谢了天恩者。（小衙内同杨金吾做拜科，云）多谢了众位大老爷抬举！我这一去冰清玉洁，干事回还，管着你们喝采也。（做出门科）（刘衙内背云）孩儿也，您近前来。论咱的官位可也勾了，止有家财略略少些。如今你两个到陈州去，因公干私，将那学士定下的官价，五两白银一石细米，私下改做十两银子一石，米里面再插上些泥土糠秕，则还他个数儿罢。斗是八升的斗，秤是加三的秤，随他有甚么议论到学士根前，现放着我哩。你两个放心的去。（小衙内云）父亲，我两个知道，你何须说，我还比你乖哩。则一件，假似那陈州百姓每不伏我呵，我可怎么整治他？（刘衙内云）孩儿，你也说的是，我再和学士说去。（做见学士科，云）学士，则一件两个孩儿陈州粜米去。那里百姓刁顽，假若不伏我这两个孩儿，却怎生整治他？（范学士云）衙内，投至你说时，老夫先在圣人根前奏过了也。若陈州百姓刁顽呵，有敕赐紫金锤，打死勿论。令人快捧过来。衙内，兀的便是紫金锤，你将去交付那个孩儿，着他小心在意者。（小衙内云）则今日领着大人的言语，便往陈州开仓，走一遭去来。（诗云）议定五两粜一石，改做十两落他些，父亲保举无差谬，则我两人原是恶脏皮。（同杨金吾下）（刘衙内云）学士，两个孩儿去了

也。（范学士云）刘衙内，你两个孩儿去了也。（唱）

【仙吕】【赏花时】 只为那连岁灾荒料不收，
致使的一郡苍生强半流，因此上糶米去陈州。你将着
孩儿保奏，不知他可也分得帝王忧？

（云）令人，将马来，老夫回圣人的话去也。（同
刘下）（韩魏公云）老丞相，看这两个到的陈州，那里
是济民，必然害民去也。异日若本州具奏将来。老
夫另有个主意。（吕夷简云）全仗老丞相为国救民。
（韩魏公云）范学士已入朝回圣人的话去了，咱和你
且归私宅中去来。（诗云）赈济饥荒事不轻，须凭廉
干救苍生。（吕夷简诗云）他时若有风闻入，我和你
一一还当奏圣明。（同下）

第一折

（小衙内同杨金吾引左右捧紫金锤上，诗云）我做衙内真个俏，不依公道则爱钞，有朝事发丢下头，拼着帖个大膏药。小官刘衙内的孩儿小衙内，同着这妹夫杨金吾两个，来到这陈州开仓赈米。父亲的言语，着俺二人赈米，本是五两银子一石，改做十两银子一石；斗里插上泥土糠秕，则还他个数儿；斗是八升小斗，秤是加三大秤。如若百姓们不服，可也不怕，放着有那钦赐的紫金锤哩。左右，与我唤将斗子来者。（左右云）本处斗子安在？（二丑斗子上，诗云）我做斗子十多罗，觅些仓米养老婆，也非成担偷将去，只在斛里打鸡窝，俺两个是本处仓里的斗子。上司见我们本分老实，一颗米也不爱，所以积年只用俺两个。如今新除将两个仓官来。说道十分利害，不知叫我们做甚么？须索见他走一遭去。（做见科，云）相公，唤小人有何事？（小衙内云）你是斗子，我分付你：现有钦定价，是十两银子一石米，这个数内我们再克落一毫不得的；只除非把那斗秤私下换过了，斗是八升的小斗，秤是加三的大秤。我若得多的，你也得少的，我

和你四六家分。(大斗子云)理会的。正是这等，大人也总成俺两个斗子，图一个小富贵。如今开了这仓，看有甚么人来。(杂扮余米百姓三人同上，云)我每是这陈州的百姓，因为我这里亢旱了三年，六料不收，俺这百姓每好生的艰难。幸的天恩，特地差两员官来这里开仓卖米。听的上司说道，钦定米价是五两白银粟一石细米，如今又改做了十两一石，米里又插上泥土糠秕；出的是八升的小斗，入的又是加三的大秤。我们明知这个买卖难和他做，只是除了仓米又没处余米，教我们怎生饿得过！没奈何，只得各家凑了些银子，且买些米去救命。可早来到了也。(大斗子云)你是那里的百姓？(百姓云)我每是这陈州百姓，特来买米的。(小衙内云)你两个仔细看银子，别样假的也还好看，单要防那“四堵墙”，休要着他哄了。(二斗子云)兀那百姓，你凑了多少银子来余米？(百姓云)我众人则凑得二十两银子。(大斗子云)拿来上天平弹着。少少少，你这银子则十四两。(百姓云)我这银子还重着五钱哩。(小衙内云)这百姓每刁泼，拿那金锤来打他娘。(百姓云)老爷不要打，我每再添上些便了。(大斗子云)你趁早儿添上，我要和官四六家分哩。(百姓做添银科，云)又添上这六两。(二斗子云)这也还少些儿，将就他罢。(小衙内云)既然银子足了，打与他米去。(二斗子云)一斛，两斛，三斛，四斛。

(小衙内云)休要量满了，把斛放起着，打些鸡窝儿与他。(大斗子云)小人知道，手里赶着哩。(百姓云)这米则有一石六斗，内中又有泥土糠皮，舂将来则勾一石多米。罢罢罢，也是俺这百姓的命该受这般磨灭。正是医的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同下)(正末扮张_↑敞古同孩儿小_↑敞古上，诗云)穷民百补破衣裳，污吏春衫拂地长；稼穡不知谁坏却，可教风雨损农桑。老汉陈州人氏，姓张，人见我性儿不好，都唤我做张_↑敞古。我有个孩儿张仁。为因这陈州缺少米粮，近日差的两个仓官来。传闻钦定的价是五两白银一石细米，着账济俺一郡百姓；如今两八仓官改做十两银子一石细米，又使八升小斗，加三大秤。庄院里攒零合整，收拾的这几两银子余米，走一遭去来。(小_↑敞古云)父亲，则一件，你平日间是个性儿古_↑敞的人，倘若到的那买米处，你休言语则便了也。(正末云)这是朝廷救民的德意，他假公济私，我怎肯和他干罢了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则这官吏知情，外合里应，将穷民并。点纸连名，我可便直告到中书省。

(小_↑敞古云)父亲，咱遇着这等官府也说些甚么！
(正末唱)

【混江龙】 做的个上梁不正，只待要损人利己惹人憎。他若是将叫刁蹬，休道我不敢掀腾。柔软莫过溪涧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声。他也故违了皇宣命，都是些吃仓廩的鼠耗，啞脓血的苍蝇。

(云)可早来到也。(做见斗子科)(大斗子云)兀那老子，你来秤米，将银子来我秤。(正末做递银子科，云)兀的不是银子。(大斗子做秤银子科，云)兀那老的，你这银子则八两。(正末云)十二两银子，则秤的八两，怎么少偌多？(小_卜撒古云)哥，我这银子是十二两来，怎么则秤八两？你也放些心平着。(二斗子云)这厮放屁！秤上现秤八两，我吃了你一块儿那？(正末云)嗨，本是十二两银子，怎么秤做八两？(唱)

【油葫芦】 则这攒典哥哥休强挺，你可敢教我亲自秤？(大斗子云)这老的好无分晓，你的银子本少，我怎好多秤了你的？只头上有天哩。(正末唱)今世人那个不聪明，我这里转一转，如上思乡岭；我这里步一步，似入琉璃井。(大斗子云)则这般秤，八两也还低哩。(正末唱)秤银子秤得高，(做量米科)(二斗子云)我量与你米，打个鸡窝，再?了些。(小_卜撒古云)父亲，他那边又?了些米去了。(正末唱)哎！量米又量的不平。元来是八升_口小斗儿加三秤。只俺这银子短

二两，怎不和他争？

（大斗子云）我这两个开仓的官，清耿耿不受民财，干剥剥则要生钞，与民做主哩。（正末云）你这官人是甚么官人？（二斗子云）你不认的，那两个便是仓官。（正末唱）

【天下乐】 你比那开封府包龙图少四星。（大斗子云）兀那老子休要胡说，他两个是权豪势要的人，休要惹他。（正末唱）卖弄你那官清法正行，多要些也不到的担罪名。（二斗子云）这米还尖，再抓了些者。（小_卜撒古云）父亲，他又 了些去了。（正末唱）这壁厢去了半斗，那壁厢 了几升，做的一个轻人来还自轻。

（二斗子云）你挣着口袋，我量与你么。（正末云）你怎么量米哩？俺不是私自来粿米的。（大斗子云）你不是私自来粿米，我也是奉官差，不是私自来粿米的。（正末唱）

【金盏儿】 你道你奉官行，我道你奉私行。俺看承的一合米关着八九个人的命，又不比山麋野鹿众人争。你正是饿狼口里夺脆骨，乞儿碗底觅残羹。我能可折升不折斗，你怎也图利不图名？

（大斗子云）这老子也无分晓，你怎么骂仓官？我告诉他去来。（大斗子做禀科）（小衙内云）你两个斗子，有甚么话说？（大斗子云）告的相公得知，一个老子来余米，他的银子又少，他倒骂相公哩。（小衙内云）拿过那老子来。（正末做见科）（小衙内云）你这个虎刺孩作死也！你的银子又少，怎敢骂我？（正末云）你这两个害民的贼，于民有损，为国无益。（大斗子云）相公，你看小人不说谎，他是骂你来么？（小衙内云）这老匹夫无礼，将紫金锤来打那老匹夫。（做打正末科）（小衙内做拴头科，云）父亲精细者！我说甚么来？我着你休言语，你吃了这一金锤。父亲，眼见的无那活的人也！（杨金吾云）打的还轻，依着我性，则一下打出脑浆来，且着他包不成网儿。（正末做渐醒科）（唱）

【村里逐鼓】 只见他金锤落处，恰便似轰雷着顶，打的来满身血迸，教我呵怎生扎挣。也不知打着的是脊梁，是脑袋，是肩井；但觉的刺牙般酸，剜心般痛，剔骨般疼。哎哟，天那！兀的不送了我这条老命！

（云）我来买米，如何打我，（小衙内云）把你那性命则当根草，打甚么不紧！是我打你来，随你那里告

我去。（小_卜撒古云）父亲也，似此怎了？（正末唱）

【元和令】 则俺个余米的有甚罪名？和你这柴米的也不干净。（小衙内云）是我打你来，没事没事，由你在那里告我。（正末唱）现放着徒流笞杖，做不严刑。却不道家门外千丈坑，则他这得填平处且填平，你可也被人推更不轻。

（杨金吾云）俺两个清似水，白如面，在朝文武，谁不称赞我的。（正末唱）

【上马娇】 哎，你个萝卜精，头上青（小衙内云）看起来我是野菜，你怎么骂我做萝卜精？（正末唱）坐着个爱钞的寿官厅，面糊盆里专磨镜。（杨金吾云）俺两个至一清廉有名的。（正末唱）哎，还道你清。清赛玉壶冰。

（小衙内云）怕不是皆因我二人至清，满朝中臣宰举保将我来的。（正末唱）

【胜葫芦】 都只待遥指空中雁做羹，那个肯为朝廷。（杨金吾云）你那老匹夫，把朝廷来压我哩。我不怕，我不怕。（正末唱）有一日受法餐刀正典刑，恁

时节，钱财使罄。人亡家家破，方悔道不廉能。

（小衙内云）我见了那穷汉似眼中疔，肉中刺，我要害他，只当捏烂柿一般，值个甚的。（正末云）噤声！（唱）

【后庭花】 你道穷民是眼内疔，佳人是颊下癭。（带云）难道你家没王法的？（唱）便容你酒肉摊场吃，谁许你金银上秤秤？（云）孩儿，你也与我告去。（小_卜撒古云）父亲。你看他这般权势，只怕告他不得么。（正末唱）儿也你快去告，不须惊。（小_卜撒古云）父亲要告他，指谁做证见？（正末唱）只指着紫金锤专为照证。（小_卜撒古云）父亲，证见便有了，却往那里告他去？（正末唱）投词院直至省，将冤屈叫几声，诉出咱这实情，怕没有公与卿，必然的要准行。（小_卜撒古云）若是不准，再往那里告他？（正末唱）任从他贼丑生，百般家着智能。遍衙门告不成。也还要上登闻将怨鼓鸣。

【青哥儿】 虽然是输赢输赢无定，也须知报应报应分明。难道紫金锤就好活打杀人性命？我便死在幽冥，决不忘情，待告神灵，拿到阶庭，取下诏承，偿俺残生，苦恨才平。若不沙则我这对儿鹁鸽也似眼中睛，应不瞑。

(云)孩儿，眼见得我死了也，你与我告去。(小
↑撇古云)您孩儿知道。(正末云)这两个害民的贼，请
了官家大俸大禄，不曾与天子分忧，倒来苦害俺这
里百姓。天那！(唱)

【赚煞尾】 做官的要了钱便糊突，不要钱方清
正。多似你这贪污的，枉把皇家禄清。(带云)你这害
民的贼，也想一想差你开仓粟米，是为着何来？(唱)
兀的赈济饥荒你也该自省，怎倒将我一锤儿打坏天
灵？(小↑撇古云)父亲，我几时告去？(正末唱)则今
日便登程，直到王京，常言道“厮杀无如父子兵”。
拣一个清耿耿朗朗官人每告整，和那害民的贼徒折
证。(小↑撇古云)父亲。可是那一位大衙门告他去？
(正末叹云)若要与俺陈州百姓除了这害呵。(唱)则除
是包龙图那个铁面没人情。(下)

(小↑撇古哭科，云)父亲亡逝已过，更待干罢。
我料着陈州近不的他，我如今直至京师，拣那大大的
衙门里告他去。(诗云)尽说开仓为救荒，反教老父一
身亡。此生不是空桑出。不报冤仇不姓张。(下)(小
衙内云)斗子，那老子要告俺去。我算着就告到京师，
放着我老子在哩。况那范学士是我老子的好朋友，休
说打死一个，就打死十个，也则当五双。俺两个别无

甚事，都去狗腿湾王粉头家里喝酒去来。一了说，仓廩府库，抹着便富，王粉头家。不误主顾。（下）

第二折

（范学士领祗候上，云）老夫范仲淹。自从刘衙内保举他两个孩儿去陈州开仓赈米，谁想那两个到的陈州，贪赃坏法，饮酒非为。奉圣人的命，着老夫再差一员正直的去陈州，结断此一桩公事，就敕赐势剑金牌，先斩后闻。今日在此议事堂中，与众公卿聚议，怎么这早晚还不见来。令人，门首觑着，若来时，报复我知道。（祗候云）理会的。（韩魏公上，云）老夫韩魏公，今有范天章学士在于议事堂，令人来请。不知有甚事？须索去走一遭。可早来到这门首也。（祗候报云）韩魏公到。（范学士云）道有请。（韩魏公做见科）（范学士云）老丞相来了也，请坐。（吕夷简上，云）老夫吕夷简。正在私宅闲坐，有范学士在于议事堂，令人来请，须索去走一遭。不觉早来到了也。（祗候报云）吕平章到。（范学士云）道有请。（吕夷简见科，云）老丞相在此。学士，今日请老夫果有何事？（范学士云）二位老丞相，则因为前者陈州赈米一事，刘衙内举保他两个孩儿做仓官去，如今在那里贪赃坏法，饮酒非为。奉圣人的命，教老夫在此聚会众多臣

宰，举一个正直的官员前去陈州，结断此事。只等众大人来全了时，同举一位咱。（韩魏公云）想学士必已得人，某等便当举荐。（小_卜撒古上，云）自家小_卜撒古。俺和父亲同去粿米，不想被两个仓官将俺父亲打死了。俺父亲临死之时，着我告包待制去。见说是个白髭须的老儿。我来到这大街上等着，看有甚么人来。（刘衙内上，云）小官刘衙内。自从两小孩儿去陈州粿米，至今音信皆无。早间有范学士着人来请我，不知又是甚么事？须索走一遭去者（小_卜撒古云）这个白髭须的老儿，敢是包待制？我试迎着告咱。（做跪科）（刘衙内云）兀那小的，你有甚么冤枉的事？我与你做主。（小_卜撒古云）我是陈州人氏，俺爷儿两个将着十二两银子粿米去，被那仓官将俺父亲则一金锤打死了。那里无人敢近他，爷爷敢是包待制么？与小的每做主咱。（刘衙内云）兀那小的，则我便是包待制。你休去别处告，我与你做主。你且一壁有者。（小_卜撒古起科，云）理会的。（刘衙内背云）嗨，我那两个小丑生，敢做下来也！令人，报复去，道有刘衙内在于门首。（祇侯云）刘衙内到。（刘衙内做见科）（范学士云）衙内，你保举的两个好清官也！（刘衙内云）学士，我那两个孩儿果然是好清官，实不敢欺。（范学士云）衙内，老夫打听的，你两个孩儿到的陈州，则是饮酒非为，不理正事。贪赃坏法，苦害百姓。你知么？（衙内云）老

丞相休听人的言语，我保举的人，并无这等勾当。（范学士云）二位老丞相，他还不信哩。（小^卜散古问祗侯云）哥哥，恰才那进去的，敢是包待制爷爷么？（祗侯云）则他是刘衙内，你要问包待制还不曾来哩。（小^卜散古云）天那！我要告这刘衙内，谁想正投在老虎口里，可不我死也！（正末扮包待制领张千上，云）老夫姓包名拯，字希文。本贯金斗郡四望乡老儿村人氏。官拜龙图阁待制，正授南衙开封府尹之职。奉圣人的命，上五南采访已回。须索到议事堂中，见众公卿，走一遭去来。（张千云）想老相公为官，多早晚升厅？多早晚退衙？老相公试说一遍，与您孩儿听咱。（正末唱）

【正宫】【端正好】 自从那云滚滚卯时初，直至日淹淹的申牌后，刚则是无倒断簿，领埋头。更被那紫襴袍拘束的我难抬手。我把那为官事都参透。

【滚绣球】 待不要钱呵，怕违了众情；待等要钱呵，又不是咱本谋。只这月俸钱做咱每人情不彀。（张千云）老相公平日是个不避权豪势要之人也。（正末唱）我和那权豪每结下些山海也似冤仇：曾把个鲁斋郎斩市曹，曾把个葛监军下狱囚，剩吃了些众人每毒咒。（张千云）老相公，如今虽然年老，志气还在哩。（正末唱）到今日一笔都勾。从今后不干己事休开口，

我则索会尽人间只点头，倒大来优游。

（云）可早来到议事堂门首也。张千，接下马者。
（小_卜撒古云）我问人来说，这个便是包待制。（做跪叫科，云）冤屈也！爷爷与孩子每做主咱。（正末云）兀那小的，你那里人氏？有甚么冤枉事？你实说来，老夫与你做主。（小_卜撒古云）孩儿每陈州人氏，嫡亲的父子二人。父亲是张_卜撒古。今有两个官人，在陈州开仓粜米，钦定五两银子一石，他改做十两一石。俺一家儿苦凑得十二两银子买米，他则秤的八两。俺父亲向前分辨去，他着那紫金锤一锤打死。孩儿要去声冤告状，尽道他是权豪势要之家，人都近不的他。俺父亲临死之时，曾说道：“孩儿，等我命终，你直至京师寻着包待制爷爷那里告去。”我投至的见了爷爷，就是拨云见日，昏镜重磨，须与孩子每做主咱。（诗云）本待将衷情细数，奈哽咽吞声莫吐；紫金锤打死亲爷，委实是含冤受苦。（正末云）你且一壁有者。（小_卜撒古扯正末科，云）爷爷不与孩儿做主，谁做主咱？（正末云）我知道了也。（三科了）（正末云）令人，报复去，道有包待制在于门首。（祇候报云）有包待制来了也（范学士云）好好，包龙图来了，快有请。（正末做见科）（韩魏公云）待制五南采访初回，鞍马上劳神也。（正末云）二位老丞相和学士治事不易。（刘衙内云）老府尹远路风尘。（正末云）衙内恕罪。（衙内背云）这

老子怎么瞅我那一眼，敢是见那个告状的人来？我则做不知道。（正末云）老夫上五南采访回来，昨日见了圣人，今日特特的拜见二位老丞相和学士来。（范学士云）不知待制多大年纪为官？如今可多大年纪？请慢慢的说一遍，某等敬听。（正末云）学士问老夫多大年纪为官，如今有多大年纪。学士不嫌絮烦，听老夫慢慢的说来。（唱）

【倘秀才】 我从那及第时三十五六，我如今做官到七十也那八九。岂不闻“人到中年万事休”。我也曾观唐汉，看春秋，都是俺为官的上手。

（范学士云）待制做许多年官也，历事多矣。（吕夷简云）待制为官，尽忠报国，激浊扬清。如今朝里朝外权豪势要之家，闻待制大名，谁不惊惧。诚哉，所谓古之直臣也。（正末云）量老夫何足挂齿，想前朝有几个贤臣，都皆屈死，似老夫这等粗直，终非保身之道。（范学士云）请待制试说一遍咱。（正末唱）

【滚绣球】 有一个楚屈原在江上死，有一个关龙逢刀下休，有一个纣比干曾将心剖，有一个未央宫屈斩了韩侯。（吕夷简云）待制，我想张良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辅佐高祖，定了天下。见韩信遭

诛，彭越被醢，遂辞去侯爵愿从赤松子游，真有先见之明也。（正末唱）那张良呵若不是疾归去，（韩魏公云）那越国范蠡，扁舟五湖，却也不弱。（正末唱）那范蠡呵若不是暗奔走，这两个都落不的完全尸首。我是个漏网鱼，怎再敢吞钩？不如及早归山去，我则怕为官不到头，枉了也干求。

（云）二位老丞相和学士，老夫年迈，不能为官。到来日见了圣人。就告致仕闲居也。（范学士云）待制，你差了也。如今朝中似待制这等清正的，能有几人？况年纪尚未衰迈，正好为官，因何便告致仕那？（正末云）学士，老夫自有说的事。（刘衙内云）老府尹说的是年纪老了，如今弃了官告致仕闲居，倒快活也。（范学士云）老相公有甚么事要说老夫听咱？（正末唱）

【呆骨朵】 老人有件事向君王陈奏，只说那权豪每是俺敌头。（范学士云）那权豪的，老相公待要怎么？（正末唱）他便似打家的强贼。俺便似看家的恶狗。他待要些钱和物，怎当的这狗儿紧追逐。只愿俺今日死，明日亡，惯的他千自在，百自由。

（范学上云）待制，你且回私宅中去者。老夫在此，别有商议。（正末做辞科，云）二位老丞相和学士恕罪，

老夫告回也。（做出门科）（小₁撇古在门首跪叫科，云）爷爷与孩儿做主咱！（正末云）我险些儿忘了这一件事。兀那小的，你先回去，我随后便来也。（小₁撇古谢科，云）既然今日见了包待制，必然与我做主。他教我先回去，则今日不敢久停久住，便索先上陈州等他去来。（诗云）我今日得见龙图，告父亲屈死无辜，转陈州等他来到，也把紫金锤打那囚徒。（下）（正末做回身再入科）（范学士云）待制去了，为何又回来也？（正末云）老夫欲要回去，听的陈州一郡滥官污吏，甚是害民，不知老相公曾差甚么能事官员陈州去也不曾？（韩魏公云）学士先曾委了两员官去了。（正末云）可是那两员官去来？（范学士云）待制不知，自你上五南采访去了。朝中一时乏人，差着刘衙内的儿子刘得中，女婿杨金吾，到陈州赍米去，好久不见来回话哩。（正末云）见说陈州一郡官吏贪污，黎民顽鲁，须再差一员去陈州考察官吏，安抚黎民，可不好也。（韩魏公云）待制不知，今日聚集俺多官，正为此事。（范学士云）奉圣人的命，着老夫再差一员清正的官去陈州，一来赍米，二来就勘断这桩事。老夫想别人去，可也干不的事，就烦待制一行，意下如何？（正末云）老夫去不的。（吕夷简云）待制去不的，可着谁去？（范学士云）待制坚意不肯去，刘衙内，你让待制这一遭。他若不去，你便去。（衙内云）小官理会的。老府尹到

陈州走一遭去，打甚么不紧？（正末云）既然衙内着老夫去。我看衙内的面皮。张千，准备马，便往陈州走一遭去来。（刘衙内做惊科，背云）哎哟！若是这老子去呵，那两个小的怎了也！（正末唱）

【脱布衫】 我从来不劣方头，恰便似火上浇油，我偏和那打势力的官人每卯酉，谢大人向朝中保奏。

（刘衙内云）我并不曾保奏你哩。（正末唱）

【小梁州】 我一点心怀社稷愁，（云）张千，将马来。（张千云）理会的。（正末唱）则今日便上陈州，既然心去意难留。他每都穿连透，我则怕关节儿枉生受。

（云）二位老丞相和学士听者：老夫去则去，倘有权豪势要之徒，难以处治，着老夫怎处？（范学士云）待制再也不必过虑，圣人的命，敕赐与你势剑金牌，先斩后闻。请待制受了势剑金牌，便往陈州去。（正末唱）

【么篇】 谢圣人肯把黎民救，这剑也，到陈州怎肯干休，敢着你吃一会家生人肉。哎！看那个无知

禽兽，我只待先斩了逆臣头。

（刘衙内云）老府尹若到陈州，那两个仓官，可是我家里小的，看我分上看觑咱。（正末做看剑，云）我知道，我这上头看觑他。（做三科）（衙内云）老府尹好没面情，我两次三番与你陪话，你看着这势剑，说这上头看觑他。你敢杀了我两个小的？论官职我也不怕你，论家财我也受用似你。（正末云）我老夫怎比得你来。（唱）

【耍孩儿】 你积趱的金银过北斗，你指望待天长地久。看你那于家为国下场头，出言语不识娘羞。我须是笔尖上挣来的千钟禄，你可甚剑锋头博换来的万户侯。（衙内云）老府尹。我也不怕你。（正末唱）你那里休夸口，你虽是一人为害，我与那陈州百姓每分忧。

（刘衙内云）老府尹，你不知这仓官也不好做。（正末云）仓官的弊病，老夫尽知。（衙内云）你知道时，你说仓官的弊病咱。（正末呵）

【煞尾】 河涯边趱运下些粮，仓廩中囤塌下些筹，只要肥了你私囊，也不管民间瘦。（带云）我如今

到那里呵。(唱)敢着他收了蒲蓝罢了斗。(同张千下)
(刘衙内云)列位老相公，这桩事不好了。这老子到那里时，将俺这两个小的肯干罢了也。(韩魏公云)衙内，不妨事，你只与学士计较，老夫和吕丞相先回去也。(诗云)衙内心中莫要慌，天章学士慢商量；(吕夷简诗云)凤凰飞上梧桐树，自有傍人道短长。(同下)(范学士云)刘衙内，你放心。老夫就到圣人跟前说过，着你亲身为使命告一纸文书，则赦活的不赦死的。包你没事便了。(衙内云)既如此，多谢了学士。(范学士云)你跟着老夫见圣人走一遭去来。(诗云)莫愁包待制，先请赦书来；(刘衙内诗云)全凭半张纸，救我一家灾。(同下)

第三折

（小衙内同杨金吾上）（小衙内诗云）日间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自家刘衙内孩儿。俺二人自从到陈州开仓糶米，依着父亲改了价钱，插上糠土，克落了许多钱钞，到家怎用得了。这几日只是吃酒耍子。听知圣人差包待制来了。兄弟，这老儿不好惹，动不动先斩后闻。这一来，则怕我们露出马脚来了。我们如今去十里长亭，接老包走一遭去。（诗云）老包姓儿少，荡他活的少；若是不容咱，我每则一跑。（同下）（张千背剑上）（正末骑马做听科）（张千云）自家张千的便是。我跟着这包待制大人，上五南路采访回来，如今又与了势剑金牌，往陈州糶米去。他在这后面，我可在前面，离的较远。你不知这位大人清廉正直，不爱民财，虽然钱物不要，你可吃些东西也好。他但是到的府州县道，下马升厅，那官人里老安排的东西，他看也不看。一日三顿，则吃那落解粥。你便老了吃不得，我是个后生家。我两只脚伴着四个马蹄子走，马走五十里，我也跟着走五十里，马走一百里，我也走一百里。我这一顿落解粥，走不到五里地面，

早肚里饥了。我如今先在前面，到的那人家里，我则说，“我是跟包待制大人的，如今往陈州柴米去，我背着的是势剑金牌，先斩后闻，你快些安排下马饭我吃。”肥草鸡儿，茶浑酒儿，我吃了那酒，吃了那肉，饱饱儿的了。休说五十里，我咬着牙直走二百里，则有多哩。嗨！我也是个傻弟子孩儿！又不曾吃个，怎么两片口里劈溜扑刺的，猛可里包待制大人后面听见，可怎了也！（正末云）张千，你说甚么哩？（张千做怕科，云）孩儿每不曾说甚么。（正末云）是甚么“肥草鸡儿”？（张千云）爷，孩儿每不曾说甚么“肥草鸡儿”。我才则走哩，遇着个人，我问他“陈州有多少路？”他说道“还早哩”。几曾说甚么“肥草鸡儿”？（正末云）是甚么茶浑酒儿？（张千云）爷，孩儿每不曾说甚么茶浑酒儿”。我走着哩，见一个人，问他“陈州那里去”？他说道线也似一条直路，你则故走。孩儿每不曾说甚么“茶浑酒儿”。（正末云）张千，是我老了，都差听了也。我老人家也吃不的茶饭，则吃些稀粥汤儿。如今在前头有的尽你吃，尽你用，我与你那一件厌厌的东西。（张千云）爷，可是甚么厌厌的东西？（正末云）你试猜咱。（张千云）爷说道“前头有的尽你吃，尽你用”，又与我一件儿厌厌的东西。敢是苦茶儿？（正末云）不是。（张千云）萝卜筒子儿？（正末云）不是。（张千云）哦，敢是落解粥儿？（正末云）也不是。

(张千云)爷，都不是，可是甚么？(正末云)你脊梁上背着的是甚么？(张千云)背着的是剑。(正末云)我着你吃那一口剑。(张千怕科，云)爷，孩儿则吃些落解粥儿倒好。(正末云)张千，如今那普天下有司官吏，军民百姓，听的老夫私行，也有那欢喜的，也有那烦恼的。(张千云)爷不问，孩儿也不敢说。如今百姓每听的包待制大人到陈州糶米去，那个不顶礼。都说“俺有做主的来了！这般欢喜，可是为何？”(正末云)张千也，你那里知道，听我说与你咱。(唱)

【南吕】【一枝花】 如今那个差的民户喜，也有那干请俸的官人每怨。急切里称不了包某的心，百般的纳不下帝王宣，我如今暮景衰年，鞍马上实劳倦。如今那普天下人尽言道：“一个包龙图暗暗的私行，唬得些官吏每兢兢打战。”

【梁州第七】 请俸禄五六的这万贯，杀人到三二十年，随京随府随州县。自从俺仁君治世，老汉当权，经了这几番刷卷，备细的究出根原。都只是庄农每争竞桑田，弟兄每分另家缘。俺俺俺，宋朝中大小官员；他他他，剩与你财主每追徵了些利钱；您您您，怎知道穷百姓苦恹恹叫屈声冤，如今的离陈州不远，便有人将咱相凌贱，你也则诈眼儿不看见；骑着马，

揣着牌，自向前，休得要摆袖揎拳。

（云）张千，离陈州近也，你转着马？揣着牌，先进城去，不要作践人家。（张千云）理会的。爷，我骑着马去也。（正末云）张千，你转来，我再分付你：我在后面，如有人欺负我，打我，你也不要来劝，紧记者。（张千云）理会的。（张千做去科）（正末云）张千，你转来。（张千云）爷，有的说就马上说了罢。（正末云）我分付的紧记者。（张千云）爷，我先进城去也。（下）

（搽旦王粉莲赶驴上，云）自家王粉莲的便是。在这南关里狗腿湾儿住。不会别的营生买卖，全凭着卖笑求食。俺这此处有上司差两个开仓柴米官人来，一个是杨金吾，一个是刘小衙内。他两个在俺家里使钱，我要一奉十，好生撒慢。他是权豪势要，一应闲杂人等，再也不敢上门来。俺家尽意的奉承他，他的金银钱钞可也都使尽俺家里。数日前将一个紫金锤当在俺家，若是他没钱取赎，等我打些钗儿戒指儿，可不受用。恰才几个姊妹请我吃了几杯酒，他两个差人牵着一个驴子来取我。三不知我骑上那驴子，忽然的叫了一声，丢了个撇子，把我直跌下来，伤了我这杨柳细，好不疼哩。又没个人扶我，自家挣得起来，驴子又走了，我赶不上，怎么得人来替我拿一拿住也好那！（正末云）这个妇人，不像个良人家的妇女。我如今且

替他笼住那头口儿，问他个详细，看是怎么。（旦儿做见正末科，云）兀那个老儿，你与我拿住那驴儿者。（正末做拿住驴子科）（旦儿做谢科，云）多生受你老人家也。（正末云）姐姐，你是那里人家？（旦儿云）正是这个庄家老儿，他还不认的我哩。我在狗腿湾儿里住。（正末云）你家里做甚么买卖？（旦儿云）老儿你试猜咱。（正末云）我是猜咱。（旦儿云）你猜。（正末云）莫不是油磨房？（旦儿云）不是。（正末云）解典库？（旦儿云）不是。（正末云）卖布绢段匹？（旦儿云）也不是。（正末云）都不是，可是甚么买卖？（旦儿云）俺家里卖皮鹤鹑儿。老儿，你在那里住？（正末云）姐姐，老汉止有一个婆婆，早已亡过，孩儿又没，随处讨些饭儿吃。（旦儿云）老儿，你跟我去，我也用的你着。你只在我家里有的好酒好肉，尽你吃哩。（正末云）好波，好波，我跟将姐姐去，那里使唤老汉？（旦儿云）好老儿，你跟我家去，我打扮你起来，与你做一领硬挣挣的上盖，再与你做一顶新帽儿，一条茶褐绦儿，一对干净凉皮靴儿，一张凳儿。你坐着在门首，与我家照管门户，好不自在哩。（正末云）姐姐，如今你根前可有甚么人走动？姐姐，你是说与老汉听咱。（旦儿云）老儿，别的郎君子弟，经商客旅，都不打紧。我有两个人，都是仓官，又有权势，又有钱钞，他老子在京师现做着大大的官。他在这里柴米，是十两一石的好

价钱，斗又是八升的小斗，秤是加三大秤。尽有东西，我并不曾要他的。（正末云）姐姐不曾要他钱，也曾要他些东西么？（旦儿云）老儿，他不曾与我甚么钱，他则与了我个紫金锤，你若见了，就唬杀你。（正末云）老汉活偌大年纪，几曾看见甚么紫金锤？姐姐若与我见一见儿消灾灭罪，可也好么？（旦儿云）老儿，你若见了好消灾灭罪。你跟我家去来，我与你看。（正末云）我跟姐姐去。（旦儿云）老儿，你吃饭也不曾？（正末云）我不曾吃饭哩（旦儿云）老儿，你跟将我去来，只在那前面，他两个安排酒席等我哩。到的那里，酒肉尽你吃。扶我上驴儿去。（正末做扶旦儿上驴子科）（正末背云）普天下谁不知个包待制，正授南衙开封府尹之职，今日到这陈州，倒与这妇人笼驴也，可笑哩。（唱）

【牧羊关】 当日离豹尾班多时分，今日在狗腿湾行近远，避甚的马后驴前。我则怕按察司迎着，御史台撞见。本是个显要龙图职，怎伴着烟月鬼狐缠。可不先犯了个风流罪，落的价葫芦提罢俸钱。

（旦儿云）老儿，你跟将我去来，我把紫金锤与你看者。（正末云）好，好，我跟将姐姐去，则与老汉紫金锤看一看，消灾灭罪咱。（唱）

【隔尾】 听说罢气的我心头颤，好着我半晌家气堵住口内言。直将那仓库里皇粮痛作践。他便也不怜，我须为百姓每可怜，似肥汉相博，我着他只落的一声儿喘，（同旦儿下）

（小衙内、杨金吾领斗子上）（小衙内诗云）两眼梭梭跳，必定悔气到。若有清官来，一准屋梁吊。俺两个在此接待老包，不知怎么，则是眼跳。才则喝了几碗投脑酒，压一压胆，慢慢的等他。（正末同旦儿上，正末云）姐姐，兀的不是接官厅？我这里等着姐姐。（旦儿云）来到这接官厅，老儿，你扶下我这驴儿来。你则在这里等着我，我如今到了里面，我将些酒肉来与你吃。你则与我带着这驴儿者。（做见小衙内、杨金吾科）（小衙内笑科，云）姐姐，你来了也。（杨金吾云）我的乖，你偌远的到这里来。（旦儿云）该杀的短命，你怎么不来接我？一路上把我掉下驴来，险不跌杀了我。那驴子又走了，早是撞见个老儿，与我笼着驴子。嗨！我争些儿可忘了。那老儿他还不曾吃饭，先与他些酒肉吃咱。（杨金吾云）兀那斗子，与我拿些酒肉与那牵驴的老儿吃。（大斗子做拿酒肉与正末科，云）兀那牵驴的老儿，你来，与你些酒肉吃。（正末云）说与你那仓官去，这酒肉我不吃，都与这驴子吃了。

(大斗子做怒科，云) 腿！这个村老子好无礼。(做见小衙内科，云) 官人，恰才拿将酒肉赏那牵驴的老儿，那老儿一些不吃，都请了这驴儿也。(小衙内云) 斗子，你与我将那老儿吊在那槐树上，等我接了老包，慢慢地打他。(大斗子云) 理会的。(做吊起正末科)(正末唱)

【哭皇天】 那刘衙内把孩儿荐，范学士怎也就将敕命宣？只今个贼仓官享富贵，全不管穷百姓受熬煎，一划的在青楼缠恋。那厮每不依钦定，私自加添，盗糶了仓米，干没了官钱，都送与泼烟花、泼烟花王粉莲。早被俺亲身儿撞见，可便肯将他来轻轻的放免。

【乌夜啼】 为头儿先吃俺开荒剑，则他那性命不在皇天。刘衙内也。可怎生着我行方便？这公事体察完全，不是流传。那怕你天章学士有夤缘，就待乞天恩走上金銮殿，只我个包龙图元铁面，但少不得着您名登紫禁，身丧黄泉。

(张千云) 受人之托，必当终人之事。大人的分付，着我先进城去，寻那杨金吾、刘衙内。直到仓里寻他，寻不着一个。如今大人也不知在那里，我且到这接官厅试看咱。(做看见小衙内、杨金吾科，云) 我正要寻他两个，原来都在这里吃酒。我过去唬他一唬，吃他

几钟酒，讨些草鞋钱儿（见科，云）好也！你还在这里吃酒哩！如今包待制爷要来拿你两个，有的话都在我肚里。（小衙内云）哥，你怎生方便，救我一救，我打酒请你。（张千云）你两个真傻厮，岂不晓得求灶头不如求灶尾？（小衙内云）哥说的是。（张千云）你家的事，我满耳朵儿都打听着的。你则放心，我与你周旋便了。包待制是些的包待制，我是立的包待制，都在我身上。（正走云）你好个立的包待制张千也！（唱）

【牧羊关】 这厮马头前无多说，今日在驿亭中夸大言，信人生不可无权。哎！则你个祗候王乔诈仙也那得仙。（张千奠酒科，云）我若不救你两个呵，这酒就是我的命。（做见正未怕科，云）兀的不唬杀我也！（正未云唱）唬的来面色如金纸，手脚似风颠。老鼠终无胆，猕猴怎坐禅？

（张千云）您两个傻厮，到陈州来柴米，本是钦定的五两官价，怎么改做十两？那张千撒古道了几句，怎么就将他打死了？又要买酒请张千吃，又擅吊了牵驴子的老儿。如今包待制私行，从东门进城也，你还不去迎接哩。（小衙内云）怎了？怎了？既是包待制进了城，咱两个便迎接去来。（同杨金吾、斗子下）（张千做解正未科）（旦儿云）他两个都走了也，我也家去。

兀那老儿，你将我那驴儿来。（张千骂旦儿科，云）贼弟子，你死也，还要老爷替你牵驴儿哩。（正末云）**退！**休言语。姐姐，我扶上你驴儿去。（正末做扶旦儿上驴科）（旦儿云）老儿，生受你。你若忙便罢，你若得那闲时，到我家来看紫金锤咱。（下）（正末云）这害民贼好大胆也呵。（唱）

【黄钟煞尾】 不忧君怨和民怨，只爱花钱共酒钱。今日个家破人亡立时见，我将你这害民的贼鹰鹞。一个个拿到前，势剑上性命捐。莫怪咱个矜怜，你只问王家的那泼贱，也不该着我笼驴儿步行了偌地远。（同张千下）

第四折

（净扮州官同外郎上）（州官诗云）我做个州官不歹，断事处摇摇摆摆。只好吃两件东西，酒煮的团鱼螃蟹。小官姓廖名花，叨任陈州知州之职。今日包待制大人升厅坐衙，外郎，你与我将各项文卷打点停当，等金押者。（外郎云）你与我这文卷，教我打点停当，我又不识字，我那里晓的！（州官云）好打这厮，你不识字，可怎么做外郎那？（外郎云）你不知道，我是雇将来的，顶缸外郎。（州官云）喏！快把公案打扫的干净，大人敢待来也。（张千排衙上，云）喏！在衙人马平安。（正末上，云）老夫包拯。因为陈州一郡滥官污吏，损害黎民。奉圣人的命，着老夫考察官吏，安抚黎民，非轻易也呵。（唱）

【双调】【新水令】 叩金銮亲奉帝王差，到陈州与民除害。威名连地震，杀气和霜来。手执升势剑令牌，哎！你个刘衙内且休怪。

（云）张千，将那刘得中一行人都与我拿将过来。

(张千云)理会的。(做拿刘衙内、杨金吾并二斗子跪见科，云)当面。(正末云)您知罪么？(小衙内云)俺不知罪。(正末云)兀那厮，钦定的米价是多少银子柴一石来？(小衙内云)父亲说道钦定的价是十两一石。(正末云)钦定的价元是五两一石，你私自改做十两，又使八升小斗，加三大秤，你怎做的不知罪那？(唱)

【驻马听】 你只要钱财，全不顾百姓每贫穷，一味的刻。今遭杻械，也是你五行福谢做了半生灾。只见他向前呵，如上吓魂台，往后呵，似入东洋海。投至的分尸在市街，我着你一灵儿先飞在青霄外。

(云)张千，南关去拿将那王粉莲，就连着紫金锤一齐解来。(张千云)理会的。(做拿王粉莲跪科，云)王粉莲当面。(正末云)兀那王粉莲，你认的我么？(王粉莲云)我不认的你。(正末唱)

【雁儿落】 难道你王粉头直恁呆，偏不知包待制多谋策。你道是接仓官有大钱，怎么的见府尹无娇态？

(云)兀那王粉莲，这金锤是谁与你来？(王粉莲云)是杨金吾与我来。(正末云)张千，选大棒子将王

粉莲去褪，决打三十者。（打科）（正末云）打了抢出去。（抢出科）（王粉莲下）（正末云）张千，将杨金吾采上前来。（做采杨全吾上科）（正末云）这金锤上有御书图号，你怎生与了王粉莲？（杨金吾云）大人可怜见，我不曾与他，我则当的几个烧饼儿吃哩。（正末云）张千，先拿出杨金吾去在市曹中梟首报来。（张千云）理会的。（正末唱）

【得胜令】 呀，你只待钱眼水狠差排，今日个刀口上送尸骸。你犯了萧何律，难宽纵；便自有蒯通谋，怎救解。你死也休捱，则俺那势剑如风快；你死也应该，谁着你金锤当酒来。

（张千拿杨金吾杀科）（正末云）张千，拿过那小_↑撇古来。（张千云）小_↑撇古当面。（做拿小_↑撇古跪科）（正末云）兀那厮，你父亲被那个打死了？（小_↑撇古云）是这小衙内把紫金锤打死我父亲来。（正末云）张千，拿过刘得中来，就着小_↑撇古也将那金锤将这厮打死者。（张千云）理会的。（正末唱）

【沽美酒】 小衙内做事歹，小_↑撇古且宁奈，也是他自结下冤仇怎得开。非咱忒煞，须偿还你这亲爷债。

【太平令】 从来个人命事关连天大，怎容他杀生灵似虎如豺。紫金锤依然还在，也将来敲他脑袋。登时间肉拆血洒，受这般罪责，呀，才平定陈州一带。

（小₁撇古做打衙内科）（正末云）张千，打死了么？（张千云）打死了也。（正末云）张千，与我拿下小₁撇古者。（张千云）理会的。（张千做拿小₁撇古科）（外扮刘衙内赍赦书慌上，诗云）心慌来路远，事急出家门。小官刘衙内是也。我圣人根前说过，告了一纸赦书，则赦活的不赦死的，星夜到陈州救我两个孩儿。左右，留人者，有赦书在此，则赦活的，不赦死的。（正末云）张千，死了的是谁？（张千云）死了的是杨金吾、小衙内。（正末云）活的是谁？（张千云）是小₁撇古。（刘衙内云）呸！恰好赦别人也。（正末云）张千，放了小₁撇古者。（唱）

【殿前欢】 猛听的叫赦书来，不由我不临风回首笑哈哈。想他父子每倚势挟权大，到今日也运蹇时衰。他指望赦来时有处裁，怎知道赦未来，先杀坏，这一番颠倒把别人贷。也非是他人谋不善，总见的个天理明白。

（云）张千，将刘衙内拿下者，听老夫下断。（词

云)为陈州亢旱不收，穷百姓四散飘流。刘衙内原非令器，杨金吾更是油头。奉敕旨陈州糶米，改官价擅自征收。紫金锤屈打良善，声冤处地惨天愁。范学士岂容奸蠹，奏君王不赦亡囚。今日个从公勘问，遣小_个散手报亲仇。方才见无私王法，留传与万古千秋。

题 目 范天章政府差官

正 名 包待制陈州糶米

小尉迟将斗将认父归朝

第一折

（冲末扮刘季真领番卒上，诗云）帅鼓铜锣一两敲，辕门里外列英豪。三军报罢平安喏，紧卷旗幡再不摇。某北番刘季真是也，我父亲乃定阳王刘武周。只为俺二十年前，父亲手下有一员上将，乃是尉迟敬德，因与唐兵交战。困在介休县，不想那敬德降唐去了。他撇下一子，那小的才生三岁。他有个养爷。乃是宇文庆。某就将那小的要了与我做了孩儿。不想今经二十年光景，这孩儿长立成人，唤做刘无敌。那一个敢说是尉迟敬德的儿，我就杀了他。如今这孩儿学成十八般武艺，无有不拈，无有不会，他却不知尉迟敬德是他父亲，我打听得大唐家将老兵骄，病了秦琼，闲了敬德。我如今着孩儿刘无敌，领十万雄兵，下将战书去，单搦尉迟敬德出马。那敬德老了也。必然赢

不的我刘无敌。若赢了那尉迟敬德，那时节某亲统大势杂兵，直杀过去，觑大唐一鼓而下，有何难战！小番说与刘无敌领十万雄兵，选定吉日，便起营到于大唐界上，打将战书去，单搦尉迟敬德出马，某随后领兵接应来也。（诗云）俺孩儿武艺精通，搦敬德出马交锋。只一阵生擒回寨，才认的番将英雄。（下）（外扮刘无敌领番卒上，云）某刘无敌是也。父亲是刘季真。有宇文庆是养爷，幼小里将我来恩养的成人长大。今奉父亲的将令，着某点就十万精兵，单搦尉迟敬德交战去。今日在私宅前厅上，收拾军装，打磨兵器。小番门首觑者，看有甚么人来，报复知道。（正末扮宇文庆拿拄杖上，云）老夫复姓宇文，名庆。当初是尉迟敬德家一个院公。二十年前敬德佐于定阳王刘武周手下为将，次后降唐去了，撇下一子，在老夫根前。他父亲去时，孩儿才三岁也，不想俺落在北番刘季真手下，他就要下这孩儿。如今唤做刘无敌，年长二十三岁，学成十八般武艺，可也不减似那敬德。我几番待要和孩儿说来。恐怕刘季真知道。今日他在前厅上打磨兵器，收拾军装，不知为何？我且去问他一个缘因详细咱。（唱）

【仙吕】【点绛唇】 你这般对垒交锋，到头都总，由柯梦。说甚军功，可兀的与你身儿上元无用。

【混江龙】 到如今干戈犹动，只待和大唐家厮杀见雌雄。常是个争龙斗虎，剔蝎撩蜂。你看那昏惨惨征尘遮的遍地黑，焰腾腾燎火烧的半天红。绣旗贴贴，战鼓冬冬，排营拶拶，列阵重重，愁云靄靄，杀气濛濛。单看的你这一条鞭到处无拦纵，待要你扶持社稷，保护疆封。

(云)小番报复去，道有宇文庆在于门首。(番卒报科，云)，喏，报的将军知道，有宇文养爷来了也。(刘无敌云)快有请。(番卒云)请进去。(正末做见科，云)小将军，你为何在此打磨兵器？(刘无敌云)养爷不知，父亲的将令，着我领十万精兵，单搦大唐家尉迟敬德交战，因此上我在这里打磨兵器，收拾军装，不日便行也。(正末云)小将军，你断然不可去。(刘无敌云)养爷，你为何不要我去？(正末云)你便去也赢不的他。(刘无敌云)且莫说个赢的赢不的，父亲的将令，谁敢有违？(正末唱)

【油葫芦】 好着我尽在嘻嘻冷笑中，我劝着他怎不从？(刘无敌云)我如今起兵在即，你怎说这话？(正末唱)你将我这口中言看成做耳边风，你是一个朽木材怎比的他真梁栋？你是一个寒鸦儿怎比的他丹山凤？(刘无敌云)凭着父亲手下兵多将广，量大唐

何足道哉。（正末唱）则咱这刘季真，怎比的他徐茂公？你本是那泼泥鳅打伙相随从，可便干闹起一座水晶宫。

【天下乐】可不道将在谋而不在勇，哎，你一个将也波军，枉用功。（刘无敌云）凭着我坐下马，手中枪，有万夫不当之勇，料他到的那里。（正末唱）你道十八般武艺都晓通，卖弄你智量高，气势雄，你小可如刘黑闼王世充？

（刘无敌云）养爷，你放心，凭着我一身武艺，那尉迟敬德虽然是一员上将，他如今年纪高大，也敌不的我了。（正末云）小将军，你认的那尉迟敬德么？（刘无敌云）我不认的他，则听的人说，他如今老了也，我则理会的后生可畏。（正末云）小将军，你若到来日两阵之前，须提防着敬德那一条水磨鞭。（刘无敌云）养爷，你怎么灭自己志气，长别人雄风？那尉迟敬德有水磨鞭，我刘无敌也有鞭哩。（正末唱）

【村里逐鼓】那敬德鞭无虚举，举无不中。你便要一冲一撞，登时间早将你七擒七纵。倒不如且从容，莫赌斗，无惊恐。（刘无敌云）养爷，你说那里话。我到来日两阵之间，也不搦别人，单搦那尉迟敬德这老头儿出马。（正末唱）你待要两阵间，单搦那，鄂国公，（云）小将军，你和他厮杀呵，有个比喻。（刘无

敌云)将何比喻？(正末唱)你恰便似病羊儿逢着大虫。
(刘无敌云)养爷，你放心。我这一去，必然取胜。
量他到的那里。(正末唱)

【元和令】 你这一去少主吉多主凶，则宜止不宜动。可不道箭安弦上慢张弓，方信道紧行无善踪。
(刘无敌云)看各人的本事，你休阻我。(正末唱)你这般大惊小怪气冲冲，早难道军情事不透风。

(刘无敌云)哎，养爷，俺这里七重围子，手摆布的银山铁壁相似，直着那敬德老儿觑也不敢觑。怎的敢和俺赌战？(正末唱)

【上马娇】 他将那袍铠披，兵器攻，端的是人如虎马如龙。他若是搭钢鞭款款把征骠骢，敢着你轰的呵，一命早丢空。

【游四门】 你便有那银山铁壁数十重，杀的你人似血胡同。则他那尉迟敬德敌头重，(刘无敌云)小番则今日下教场点军，好歹要与他交锋去来。(正末唱)你那里高叫响如钟，空逞恁的好喉咙。

(刘无敌云)养爷你放心，看我活拿了敬德回来，取将相王侯，都在这一遭儿也。(正末唱)

【胜葫芦】 哎，说甚么将相王侯元没种。（云）小将军，只怕你敌不过敬德么？（刘无敌云）养爷，出军发马，也要个吉利。（正末唱）休烦恼你个小先锋，不争你九里山前厮闹哄。便要刘沛公出力，我劝你韩元帅莫动，则被你羞杀我也蒯文通。

（刘无敌云）我如今做着前部先锋，俺父亲合后接应我，到那里无三合无两合，则一合活拿将敬德回来，才见的好汉。（正末唱）

【后庭花】 你将一个后老子来忒紧攻，倒把一个亲爷来不敬重。我道你是顶天立地的男儿汉，怎做了背祖离宗的牛马风？（刘无敌云）这说话一发说到那里去了。（正末唱）可不骂你个黑头虫，我则索教唆词讼。我这里絮叨叨言始终，你那里假惺惺做耳聋，甘落在人彀中。我猛然的觑面容，便思量俺那鄂国公。

（刘无敌云）养爷，发起悲来，可是为何？（正末唱）

【柳叶儿】 恰便似刀剌我这心痛，整整的二十年信息难通，大唐家不想你三军动。我将你即发送，

子父每得相逢。将军呵，你肯分的去出马争锋。

（刘无敌云）恰才养爷说的那言语，好是奇怪，我就问他咱。养爷，我如今要与尉迟敬德交战，你这般阻当我呵，必有一个缘故，你对我实说，怕做甚么？（正末云）小将军，你着小校每回避着。（刘无敌云）一应人等，且各回避。唤着便来，不唤着您休来。（番卒云）理会的。（正末云）小将军，你是谁的儿子？（刘无敌云）这个养爷老的混沌了，我是刘季真的儿。（正末云）你不是刘季真的儿。（刘无敌云）我不是他的儿，却是谁的儿？（正末云）小将军，你不知道，听我说与你。二十年前，你父亲降唐去了，撇下你留在我处，叫做尉迟保林，那时你才三岁。那刘季真他可无儿，收留你做了儿，就唤你做刘无敌。我数番家要和你说话，我则怕刘季真知道，枉送了我的老命。你父亲临行时，留下一副披挂，在我处收着哩。是一条水磨鞭，一顶铁幞头，一副乌油甲、皂罗袍。你若见了尉迟敬德，则对的上这水磨鞭，便是你父亲。我就取的来，与你看波。（正末取衣甲上）（做看科）（刘无敌云）真个一副衣甲，一条好鞭。原来我就是鄂国公的儿子。养爷不说呵，我怎生得知？（做悲科）（正末云）小将军。休烦恼，则怕刘季真知道。你是穿上这袍铠，披挂了我看。（刘无敌穿科，云）养爷，我比父亲如何？（正末云）好将军也，你这一去，怎生认你父亲？（刘无敌云）养爷，

我这一去，单搦我父亲出马，与我交战呵，我自有个主意。（正末云）小将军，您这一去小心在意者。（刘无敌云）养爷，你放心，我若认了我父亲呵，我便来取你也。（正末唱）

【赚煞尾】 则要你竭力报冤仇，在意的驱兵众。你尽孝何妨尽忠，这虎将门中无犬踪，端的是结束威风。我觑了他这英雄，身体仪容，不由我睹物思人泪点红。他带着这铁幞头把鸢肩来一耸，穿上这皂罗袍将虎腰来那动，（刘无敌云）养爷，我比父亲如何？（正末云）好将军也！（唱）分明是活脱下一个单鞭夺槊的尉迟恭。（下）

（刘无敌云）谁想我正是鄂国公的孩儿，多亏了养爷说知。我到的两阵之间，自有个主意。（诗云）父子分离二十年，岂知今日得团圆。阵前要认生身父。只对虎眼竹节这条鞭。（下）

第二折

（外扮徐茂公引祇候上，诗云）忆自归唐二十秋，佐立天家四百州。两条眉锁江山恨，一片心怀社稷忧。老夫徐茂公是也。自从投唐以来，为国家东荡西除，南征北讨，建十大功劳，官封英国公之职。即今四方平定，干戈罢息，止有北番刘季真尚未归伏，如今下将战书来，搦我大唐家名将出马。圣人的命，着我老夫在朝堂，与众公卿计议，须要老尉迟去平此余孽，以佐太平。只等房玄龄到来，请那尉迟公去。令人，门首觑者。若老丞相到时，报复知道。（祇候云）理会的。（外扮房玄龄上，诗云）龙楼凤阁九重城，新筑沙堤宰相行。我贵我荣君莫羨，十年前是一书生。老夫房玄龄是也。扶佐吾主，平定天下，现为中书省左丞相之职。今因刘季真下将战书来，搦俺大唐家名将出马，众公卿计议。非尉迟敬德不可。某奏过圣人，着尉迟老将军去平伏此寇。军师徐茂公在朝堂等候，须索走一遭去。令人，报复去，道房玄龄下马也。（祇候报科。云）喏，报的军师得知。有房丞相来了也。（茂公云）道有请。（祇候云）请进。（房玄龄做见科）

(茂公云)老宰辅，此事如何？(房玄龄云)圣人准某所奏，着尉迟公挂元戎印前去，征讨刘季真，成功回来，更加封赏。(茂公云)既是这等，令人，快去请将鄂国公来者。(净扮李道宗上，诗云)我做将军有志分，上阵使条齐眉棍。别人杀的军败了，我在前头打赢阵。回来走在帐房里，好酒好肉嚙一顿。本来不醉佯装醉，则在营里胡厮混。自家李道宗的便是。因我立的功多，升我做净盘将军。你道因何封我做净盘将军？若有人请我，到的酒席上，且不吃酒，将各样好下饭，狼餐虎噬，则一顿都嚙了，方才吃酒，以此号为净盘将军。这些时没人来，手头匾短，终日家闲邀邀的闷坐，打听的老尉迟征讨刘季真去，那老尉迟这一去，马到成功，我如今在朝堂中，与徐茂公说。我要出力报效，跟的老尉迟去。他得了胜，我也得些升赏，不强似闲着来。此间是朝堂门首，令人，报复去，道有老李来了也。(祇候报科，云)喏，报的军师得知，有李皇叔在于门首。(茂公云)道有请。(祇候云)请进。(李道宗做见、乔施礼科，云)二位老先儿在此，小子特来议事。(房玄龄云)有何事？(李道宗云)老先儿想：为臣子要尽忠报国。小子道宗，听的刘季真那狗刮头，下将战书来，气的我酒肉也吃不的。(做支架子科，云)放心，我领兵去，杀的那弟子孩儿没躲处。(茂公云)你那里去的，那刘季真手下名将，个个骁勇，你

去不的。(李道宗云)哎哟，气杀我也！我这么一个人去不的，着谁去？(房玄龄云)如今着鄂国公尉迟老将军去。(李道宗云)哎哟，气杀我也！那尉迟公在先时，许他来，如今老了，那里数他。还该我小子去。(茂公云)你那里去的。(李道宗云)我厮杀耍子去。(房玄龄云)道宗，你去不的，此一场非同小可。已是奏准过圣人，着尉迟公挂无戎印。你请退。(李道宗云)老先儿不要恼躁，只望二位看顾着尉迟公为元帅，我小子为副帅好么？(茂公云)你做不的副帅，休在此搅扰。请退。(李道宗云)气杀我也！不要我做元帅，又不要我做副帅，两个老头儿则是赶我，难道我就这等罢了？且唱个曲儿，出这一肚子不平之气。(唱)

【清江引】 房玄龄徐茂公真老傻，动不动将人骂。不知道我哄他，把我当实话，去买一瓶儿打刺酥吃着耍。(下)

(正末扮尉迟上，云)某复姓尉迟名恭，字敬德，朔州善阳人也。先事定阳王刘武周为将，后归大唐。为某累建大功，官拜鄂国公之职。今有北番刘季真，下将战书来，单搦某交战。今日军师呼唤，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去来。(唱)

【中吕】【粉蝶儿】 恼的我不邓邓忿气盈腮，可怎生另巍巍把咱单搦，不由我这胡髯乍满颌颔。人一似虎出山，马一似龙离海，凭着我枪疾鞭快，领雄兵穰穰垓垓，披挂上卓袍乌铠。

【醉春风】 我与你忙带上铁幞头，紧拴了红抹额。我若是交马处不拿了那个泼奴才，我可敢和姓也改改。凭着我千战千赢，百发百中，保护着一朝一代。

（云）令人，报复去，道有尉迟恭下马也。（祇候报科，云）喏，报的军师得知，有鄂国公来了也。（茂公云）道有请。（祇候云）请进去。（正末见科，云）军师唤老夫有何事商议？（茂公云）老将军来了也。奉圣人的命，今有北番刘季真下将战书来，单搦老将军出马。如今圣人着你领十万雄兵，与刘无敌交战。说他好生英勇难及哩。（正末云）军师，量那无名的小将，何足道哉！（房玄龄云）老将军，古语有云：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休小觑了也。（正末唱）

【迎仙客】 他曾上甚恶战场，他曾经甚大会垓，他则是劣马乍调嫌路窄。向尉迟行说兵机，向尉迟行夸战策。我可甚冷笑哈哈，（茂公云）听的人说，那刘无敌也使一条水磨鞭，更胜过你老将军也。（正末云）军师，他也使鞭，我也使鞭，可也怪他不着。（唱）他

正是担水向河头卖。

（茂公云）老将军，那刘无敌须年少，你如今可老了也。（正末云）量那小的到的俺那里。（房玄龄云）老将军，后生可畏，你也要提防着些儿。（正末唱）

【红绣鞋】 兀的不龙欺于鱼鳖虾蟹，虎伏于狐兔狼豺，这小厮今年有些血光灾。我鞭打碎他天灵盖，枪棚透他三思台，你更怕我敢慈悲生患害。

（茂公云）论你年纪小时，休说一个刘无敌，便十个也不怕他，则可惜你年纪老了些。（正末云）军师，你说的差了也。（唱）

【快活三】 虽然我六旬过血气衰，我犹敢把三五石家硬弓开。便小觑的我心长发短渐斑白，我可也怎肯伏年高迈？

（茂公云）老将军，您到了这年纪，怎好说的不老那？（正末唱）

【鲍老儿】 我老则老杀场上有些气概，岂不闻虎瘦雄心在？（茂公云）则怕你近不的他么。（正末唱）若是我不得胜之时怎的来，则怕羞见俺那唐十宰。料

应他衣绝禄尽，时乖运拙，月值年灾，托赖着君王洪福，千秋万岁，神保天差。

（房玄龄云）老将军，到来日两阵之间，怎生与他相持对垒，你是说一遍我听咱。（正末唱）

【柳青娘】 到来日扑咚咚的征鼙慢凯，韵悠悠的角声哀。响珰珰的铜锣款筛，忽刺刺的绣旗开。黑漫漫杀气遮了日色，恶眼眼的人离了寨栅，不腾腾马践尘埃。砢磕磕的镗相磨，乱纷纷的枪相截，蜜匝匝的甲相挨。

【道合】 那泼奴才，泼奴才，就杀人场里闹垓垓，斗鞭来。教咱、教咱生嗔怪，教咱、教咱怎耽待。把钢鞭忙向手中抬，磕叉打的他连盔夹脑半斜歪。直遮腮，骨碌碌眼睁开，看承、看承似婴孩，抹着、抹着遭残害。略把、略把虎躯侧，搯住、搯住狮蛮带。那怕他铁打形骸，铜铸胚胎，早活挟过、活挟过这逆、逆、逆、逆贼来。

（茂公云）老将军，你这一去，小心在意者。若得胜还朝，圣人自有加官赐赏哩。（正末唱）

【随尾】 比破窦建德省些气力，擒王世充不利

害。遮莫是银山铁壁连环寨，凭着我英雄慷慨，兀良，我把那败残军自赶过李陵台。（下）

（茂公云）老尉迟，这一去必然得胜也。（诗云）尉迟公虽然年老，这钢鞭杀人不少。（房玄龄诗云）若是他大胜还朝，唐天子重加官爵。（同下）

第三折

（刘无敌跚马儿领番卒上，云）某乃刘无敌是也。若不是养爷宇文庆说呵，我怎生知道。如今领兵，到的阵前，两家敌住，见了我父亲，自有个主意。兀的尘挨起处，敢是大唐家军兵来也。（正末领卒子上，云）大小三军。摆开阵势者。（唱）

【越调】【斗鹤鹑】 俺兀自有美良川的威风，榆科园的猛气。止不过病了秦琼，又不曾闲了敬德。都是我鞭打就的江山，枪刺成的社稷。这逆贼，敢料敌，则问他武艺如何，就待欺负我年华老矣。

【紫花儿序】 我施逞会挟人捉将，显耀会撞阵冲营，卖弄会挝鼓夺旗。他须披不的两重铠甲，带不的三顶头盔，敢和我相持？便做有铜铸就的天灵和那铁背脊，鞭着处粉零麻碎。今日个将遇敌头，直杀的他马不停蹄。

（云）来将是谁？（刘无敌云）某乃大将刘无敌。你是谁来？（正末云）则我是大唐家尉迟公是也。（刘无

敌背科，云)这个是我父亲。(回科，云)兀那老将军，你老了也，你回去罢。(正末云)这厮好无礼也呵！(唱)

【小桃红】 觑了这北番军校好着我笑微微，我比他争些年纪。(刘无敌云)看了我血气方刚，后生可畏。量你老人家到的那里。(正末唱)你倚仗着血气方刚有雄势，你可也便休题，则我这不刺刺趁日追风骑。乌油甲密砌，点刚枪锋利，岂不闻老将会兵机？

(刘无敌云)兀那老将军，你别着一个出马来，你去自在罢。(正末唱)

【鬼三台】 雁翅张，鱼鳞砌，列寨栅，攒军队。齐臻臻排开阵势，则听的悠悠的画角吹，冬冬的花腔鼓击。小可的见了肝胆碎。便英雄怕不魂魄飞。都是些沉点点鞭筒挝锤。明晃晃枪刀剑戟。

(做调阵子科)(刘无敌云)看了我父亲的武艺呵，怕不好，则是气力不加，我又不肯还他，则是遮截架隔些儿者。(正末唱)

【调笑令】 往日间，但逢敌，骤马横枪觉甚的。

我攒搠丢打不曾离，不曾离前心两肋。我见他遮截得来省气力，倒拖斗的我气喘狼藉。

（刘无敌云）我这里便待下马认父亲来，有众将压着阵哩。不中。我诈败落荒的走，父亲必然赶将我来。（刘无敌做走下）（正末云）这厮走了也，更待干罢，不问那里赶将去。（做追科）（刘无敌上，云）我父亲赶将来了。我走到这无人去处，我下的马来。兀的不是我父亲，您孩儿跪在地下，父亲须认您孩儿者。（正末上，云）这厮走了，可在这里。（刘无敌云）父亲认的您孩儿么？（正末云）你是谁？（刘无敌云）则我是你二十年前撒下的孩儿，叫做尉迟保林。（正末唱）

【麻郎儿】 谁使的你来认义？（刘无敌云）是宇文养爷说来。（正末唱）谁使的你敢相持？（刘无敌云）是刘季真来。父亲不信呵，兀的水磨鞭信物在此。（正末云）将来我看。（唱）我把信物接将来手里，看有甚亲题标记。

【么篇】 兀的，我临老也，尉迟，喜欢来那似今日。自相别存亡不知，怎想你成人长立？

（刘无敌做悲认科，云）父亲一自相别，可早二十年光景也。（正末唱）

【络丝娘】 这几年不通个信息，怎想着今朝得见你。恰才厮杀处你是赢不的，可是让我哩？(刘无敌云)我特的认父亲来，恰才两阵之前，被众将压着，难以明认，我故意佯输诈败。(正末唱)好儿也，方信道后生可畏。

(云)孩儿，你那宇文养爷，怎生对你说来？(刘无敌云)父亲，您孩儿本不知，养爷宇文庆说：父亲降唐时节，撇下孩儿，才得三岁，被刘季真认做了儿，枉生了这二十年，不曾认的父亲。今日凭着这信物，才得父子相逢。父亲受您孩儿几拜咱。(正末云)孩儿，我和你同见军师去来。(刘无敌云)父亲，您孩儿怕不要同去，争奈无寸箭之功。父亲先去，待您孩儿再回军中，去拿的刘季真来，一者与父亲出力，二者也就做孩儿进身之礼。(正末云)既如此。我先去也，你随后便来。(唱)

【收尾】 团圆了尉迟公，烦恼杀刘家里，只明日早来到营中宴喜。这的是天指引一个小将军，共扶持我那当今大唐国。(下)

(小尉迟云)我恰才认了父亲也，回到营中，活拿

那刘季真去来。（下）

第四折

（刘季真领番卒上，云）某刘季真，领兵接应孩儿去。兀的不是孩儿来也。（小尉迟领番卒上，云）这不是刘季真。（刘季真云）孩儿胜败如何？（小尉迟云）众军校与我拿住。（刘季真云）你敢杀的眼花了？我是你父亲，怎生倒执缚了我？（小尉迟云）兀那厮，我不是你孩儿。如今认了我父亲鄂国公，要降唐去。无甚功劳，因此执缚你去，权为投献之礼。（刘季真云）元来你如今认了你父亲也，你要降唐，为无投献的礼物，要拿我去献功。傻弟子孩儿，你别买副羊酒去罢。（小尉迟云）众军校，就今日领着本部人马降唐，走一遭去来。（诗云）我本是尉迟保林，直被你瞞到如今。执缚去权为投献，请看道那个欺心。（下）（徐茂公领卒子上，云）老夫徐茂公。今有尉迟公领兵与刘无敌交锋去了，不意监军回来说，尉迟公两阵之间，交战数合，忽然尉迟公与刘无敌走到无人去处，二人下马，交头说话，他将刘无敌放将回去了，竟不追赶。圣人大怒，道尉迟公必有背逆之心，着老夫在帅府中等他回来，问其罪犯。（房玄龄上，云）老夫房玄龄。今有

圣人的命，着徐茂公在帅府中等尉迟公来，问其罪犯。某想敬德老将军，一片忠心，岂有反叛之事？我须索与他做保去来。令人，报复去，道有房玄龄下马也。（卒子报科，云）喏，报的军帅得知，有房丞相在于门首。（茂公云）道有请。（卒子云）请进。（房玄龄见科，云）军师，老夫闻知敬德老将军，与刘无敌交战去了，未知胜败若何？（茂公云）哦，老宰辅不知，有监军回来说，敬德两阵之前，交战数合，与刘无敌到无人去处，下马交头，不知说些甚的，只见敬德将刘无敌放回去了，竟不追赶。圣人疑他有反叛之心，以此着老夫在帅府中，专等敬德来时，问其罪犯。（房玄龄云）军师，我料尉迟公必无此心，则怕其中有故。等敬德来时，便知分晓。（正末上，云）某尉迟敬德，到于两阵之上，不想那刘无敌正是我二十年前撇下的孩儿尉迟保林。他如今认了老夫，说拿了刘季真就来献功。某先见军师走一遭去也呵。（唱）

【双调】【新水令】 则俺那大唐家新添了一个玉麒麟，疑怪他两三番搦咱出阵。斗起我美良川狠气势，榆科园恶精神。我将这水磨鞭款款摩抡，只待打碎他脑盖纷纷，谁承望共我关亲。若不是所说原因，险些儿生扭做单雄信。

【驻马听】 当日离分，痛煞煞生抛掌上珍：今

朝厮认，笑吟吟还猜做梦中人。二十年访不出死和存，几千回摆不下愁将恨。心暗忖，甚福也，得见这团圆分！

（云）令人，报复去，道有尉迟公下马也。（卒子报科，云）喏，报的军师得知，有尉迟公来了也。（茂公云）着他过来。（卒子云）着过去。（见科）（正末云）军师，某敬德来了也。我与刘无敌两阵对圆，交锋数合，只见刘无敌大败亏输，滚鞍下马，跪在尘埃中，不想就是我的孩儿尉迟保林，他敬意的降唐，认咱父亲来。（茂公云）你阵上与番将交头低语，天又不战，去又不追。圣人大怒，道你有背叛朝廷之意，着老夫在此问罪。你说番将是你孩儿。只怕说不过么！（正末唱）

【沽美酒】 我兴心的报主恩，竭力的扫胡尘。常言道上阵无过子父军，只待一鞭儿把番兵杀尽，扶宇宙定乾坤。

【太平令】 他可便约定把唐朝归顺，（茂公云）他既降唐，怎生不同你来？（正末唱）索甚么拔树寻根，将逆贼不留韶龄，做功劳好将身进。他呵既然肯，就准认了俺父亲，呀，又怎敢言而无信？

（茂公云）尉迟公，这刘无敌姓刘。你自姓尉迟，怎么认的做孩儿？敢是另有个尉迟保林，便是他不认得你。难道你也不认的他，却与他阵上厮杀那？（正未云）军师不知，我那孩儿尉迟保林，撇下二个多年。岂知刘无敌就是他？倒是他认着我来，说降唐无寸箭之功，要回去活拿了刘季真，权为进身礼物，限定今日午时献功也。（房玄龄云）军师。老夫权做保人，且保着尉迟公，若午时不见他孩儿来降唐，那其间二罪俱罚，未为迟也。（茂公云）老宰辅既是保着，且将尉迟公暂行保候。待午时前后，刘无敌来献功便罢。若不来时，必然见罪。令人，将尉迟公收在一壁者。（小尉迟上，云）某尉迟保林。拿住刘季真见我父亲去咱。可早来到帅府门首。令人，报复去，道有尉迟保林，活拿刘季真来投降也。（卒子报科，云）喏，报的军师得知，有尉迟保林来了也。（房玄龄云）着他过来。（卒子云）着过去。（小尉迟做见科）（房玄龄云）你是甚么人？（小尉迟云）就是刘无敌，元名尉迟保林。我是鄂国公的孩儿，如今拿将刘季真认父降唐来。（房玄龄云）则你便是鄂国公的孩儿尉迟保林？你父亲为你来，圣人大怒，将你父亲要见罪，我保着哩。我是左丞相房玄龄。（小尉迟云）老丞相，可怜见，怎生说与我父亲知道咱？（玄龄云）你则这里等着，我与你父亲说去。（见正未云）老将军，你欢喜咱，有你孩儿拿将

刘季真来了也。（正末云）在那里？（房玄龄云）见在这里。（正末见小尉迟云）孩儿你来了也。（宇文庆见科，云）小的宇文庆叩头。（正末云）哦，我只道是那个宇文养爷？元来就是我家院子宇文庆。孩儿，恰才我在军师根前，说你投唐，军师不信，将我收在此处，我和你同见军师去来。（房玄龄见茂公科，云）军师，果然尉迟公的孩儿拿将刘季真来降唐也。（茂公云）着他过来。（房玄龄云）小将军你见军师去。（正末云）咱和你同去。军师，则这个便是我的孩儿尉迟保林。（茂公云）兀那小将军，你怎生是尉迟公的孩儿？你慢慢的说一遍咱。（小尉迟诉词云）告军师停嗔息怒，听小将从头分诉。俺父亲投唐以来，撇下我归依无处。刘季真要我为儿，名无敌做他前部。着我搦尉迟出马交锋，被养爷说知缘故。因此上认父来降，对双鞭并无差误。俺父亲一世功臣，这丹心肯移末路？我如今擒缚番王，献朝廷将功报父。望军师转达天听，赐父子一家完聚。（茂公云）原来真此事。今日平定了山后，这功非小。老夫便与你奏知圣人，必然有加官赏赐也。（正末唱）

【雁儿落】 笑你个莽军师可也忒认真，把我个老尉迟空生忿。再不审比干心有是非，直着的张仪口难争论。

（房玄龄云）老将军，若不得这个将军到来，你怎了也。（正末唱）

【得胜令】 呀，则为这二十三的小将军，险送了七十老功臣。（云）孩儿，你拜了军师者。（唱）你将这徐茂公亲身拜，（小尉迟做拜科，云）军师受小将一礼。（茂公云）小将军免礼。刘季真安在？（正末云）孩儿，你拿过刘季真来者。（卒子做拿刘季真跪见科）（正末唱）分付与你两事家刘季真。欢欣，同扶着唐天子方兴运，殷也波勒，多谢你个房玄龄落保人。

（茂公云）这是刘季真么？（小尉迟云）则这厮便是刘季真。（茂公云）令人，将刘季真推出辕门，斩讫报来。（刘季真云）罢、罢、罢，他本是尉迟公的孩儿，没来由养的他长大成人，倒将我来做降唐的礼物。你家父子都一样这等没仁没义的，我死去与我家老子说，少不的来报你。（卒子拿刘季真下）（茂公云）尉迟公，你父子每望阙跪着，听圣人的命。（词云）则为你勇敢无前，俺唐主宠任多年。生撒下孩儿不题，再相逢这是天缘。鄂国公赐金千两，加食邑万顷庄田。小尉迟金吾上将，作先锋世掌军权。将斗将同扶王室，鞭对鞭父子团圆。（正末小尉迟谢恩科）

题 目 老尉迟鞭对鞭当场赌胜

正 名 小尉迟将斗将认父归朝

谢金吾诈拆清风府

楔子

（冲末扮殿头官领校尉上）（殿头官诗云）君起早，臣起早，来到朝门天未晓。长安多少富豪家，不识明星直到老。下官殿头官是也。今有王枢密奏知圣人，因为官道窄狭，车驾往来不便，表圣人的命，就着王枢密立起标竿，拆到杨家清风无佞楼止。如有违拒者，依律论罪。令人传与王枢密，只等拆遍了，可来报知，好回圣人话。（校尉云）理会得。（殿头官诗云）奉命传宣下玉阶，东厅枢密要明白。修街先把标竿立，事完回奏圣人来。（下）（净扮王枢密领祗候上，云）下官姓王名钦若，字昭吉。方今大宋真宗皇帝即位，改元景德元年。下官现为东厅枢密使。这里也无人，下官本是番邦萧太后心腹之人，原名是贺驴儿。为下官能通四夷之语，善晓六番书籍，以此遣下官直到南朝，做

个细作。临行时萧太后恐怕下官恋着南朝富贵，忘了北番之恩，在我这左脚底板上，以朱砂刺“贺驴儿”三个大字，下面又有两行小字道：“宁反南朝，不背北番。”下官自入中原，正值真宗皇帝为东宫时选文字之士，下官因而得进。今圣人即位，宠用下官，升拜枢密之职，掌着文武重任，言听计从，好不权势。只有一事不能称心。观今有一员名将，乃是杨令公之子，姓杨名景，字彦明。更兼他手下有二十四个指挥使，人人勇猛，个个英雄，天下军民，皆呼他为杨六郎。因他父子每尽忠报国，先帝与他家造下一座门楼，题曰：“清风无佞楼”。至今楼上有三朝天子御笔敕书，大小朝官，过者都要下马，天子春秋降香。杨六郎母亲封为佘太君，有先皇誓书铁券，与国同休，免他九个死罪。那杨景镇守着瓦桥三关，所以北番不能得其寸尺之地。近来有萧太后使人，将书来见下官之罪，说我忘了前言。我今无计可施，想来萧太后连年不能取胜，皆因惧怕杨景，不敢兴兵。若得杀了杨景一个，虽有二十四个指挥使，所谓蛇无头而不行，也就不怕他了。那时等我萧太后尽取河北之地，易如反掌，岂不称了下官平生之愿？前者圣人曾言，御街窄狭，车驾往来不便。下官就要乘此机会，谋杀杨景。令人，与我唤将女婿谢金吾来者。（祇侯云）理会的。谢金吾安在？（丑扮谢金吾上，云）我做衙内不糊涂，白银偏

对眼珠乌。满城百姓闻吾怕，则我倚权挟势谢金吾。小官谢金吾是也，官拜衙内之职。你道我是使着那个的权势？我丈人是个王枢密，谁敢欺负我！我打死人，又不要偿命，到兵马司里坐牢。今有丈人呼唤，须索走一遭去。可早来到门首也。令人，报复去，道谢金吾下马也。（祇候云）报的大人知道，谢金吾来了也（王枢密云）着他过来。（祇候云）着过去。（谢金吾做见科，云）父亲。唤你孩儿。有甚么公干？（王枢密云）唤你来别无甚事。前日圣人曾言，官道窄狭。车驾往来不便。我今日早间奏过，在这京城里外，立下丈二标竿。但抹着标竿者。不问军民房舍尽行拆毁，拆到杨家清风无佞楼止。你不晓得，那杨家须是我的对头。我如今把这个“到”字，添上个立人，做个“倒”字，则说拆倒清风无佞楼止。差你丈量官街阔狭高下，一例拆毁。金吾，你可用心着志，务要拆倒清风无佞楼住。早些回我的话来。（谢金吾云）孩儿此一去，随他铜墙铁壁，也不怕不拆倒了他的！（王枢密唱）

【仙吕】【赏花时】我可甚的要拆倒清风无佞楼？也只为咱与杨家话不投。（云）我料得杨景那厮，闻知拆倒了他家门楼，必然赶回家来，与我诘奏其事。那时节我预先差人拿住他，奏过圣人，责他擅离信地，私下三关之罪。（唱）但赚的离雄州，便好将他斩首，

(云)此事只好我和你知，休要泄漏者。(谢金吾云)我好不乖哩，要你分付，(王枢密唱)这的是六耳不通谋。
(同下)

第一折

（谢金吾领夫役上，云）自家谢金吾的便是。奉圣人的命，说这街道窄狭，车马往来不便，不管大小官员房舍，但是侵占官街的，尽皆拆毁。来到这所门楼根前，这楼正占着官街。夫役每，向前与我拆倒者。（院公上，云）老汉是杨令公家的老院公。是甚么人在门前大呼小叫？我去看咱。（见谢金吾云）众夫役您且住者。为甚么敢拆我家府里的清风无佞楼？（谢金吾云）你这老奴才，那里知道，我是奉圣旨开展街道。现今你这楼正占着官街，应得拆毁的。（院公云）既然是这等，我去请老夫人与你说话。太君有请。（正旦扮余太君引七娘子、八娘子上）（正旦云）老身余太君的便是。正在中堂闲坐，只听的门首大惊小怪，不知为何？（七娘子云）老院公，为甚么这般慌慌的来？（院公云）告的夫人知道，谢金吾领着众多夫役，拆毁房舍。到咱这无佞楼根前了也。老夫人何不与他说去？（正旦云）谁这般道来？（院公云）观今正在那里要拆毁哩。（正旦云）上面见有先皇的御书，他怎敢拆毁？此人好是大胆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则俺这百尺楼台，是祖先留在。功劳大，更打着个郡马的名色。那厮也怎敢便来胡拆？

【混江龙】 这楼呵起初修盖，也不知费他府藏偌多财。上面有御书的玉札，钦赐的金牌。莫说朝省里官员皆下马，便是春秋天子也要降香来。（院公云）这早晚敢动手哩，老夫人行动些儿。（正旦唱）只听的闹垓垓，越急的我气□恰□恰，脚忙抬，步难捱，半合儿行不出宅门外。我这里挡不住夫役，奔不的尘埃。

（谢金吾云）老夫人，你来做甚么？（正旦云）我这清风无佞楼，是奉圣旨盖的，你怎敢拆毁俺这楼来？（谢金吾云）老夫人，你差矣。当初是圣人命替你家盖，如今我也奉圣旨替你家拆。是碍了我走路，我要拆来。夫役每，先把那门楼上的砖瓦乱摔下来。（正旦云）这厮好无礼也。（唱）

【油葫芦】 我只见他带瓦和砖拥下来，（谢金吾云）夫役每，将这椽木都屈拆了，等我拿家去做柴烧，管他怎的。（正旦唱）他、他、他，将椽木拆做柴！（谢金吾云）上紧的拆。（正旦唱）他、他、他，催进的来不放片时刻，则他这满城人那一个不添惊怪，偏我

这一家儿直恁的遭残害。（谢金吾云）老夫人，上命差遣，盖不由己。我直从朝门外拆起，多少王侯宰相家，连片拆了，单单拆的你这一家儿也？（正旦唱）我这里急问他，他那里硬挣。向前去手搯住腰间带，（谢金吾云）老夫人，你好没意思。我是奉圣人的命，你揪住我待要怎的？（正旦唱）你敢是没圣旨擅差排！

（谢金吾云）老夫人，谁敢说慌，现有圣旨哩。
（正末云）有圣旨在那里？我与你面圣去来。（唱）

【天下乐】 咱两个厮扭定向君王前奏去来，
（谢金吾云）我和你去不妨事。夫役每，不要管他，则管拆着。（正旦唱）则你个乔也波才，自恁歹，俺虽是随朝的武官十数载。（谢金吾云）只因你这楼正占着官街，方才拆了你的。（正旦唱）这门楼谁不曾过去？这门楼谁不曾到来？偏你这谢金吾嫌道窄！

（谢金吾云）老夫人，你也只乱嚷。那圣旨上明明写道，拆倒清风无佞楼止，须不是我私造的。你要请看，我就与你看，今日好歹定要拆毁了。（正旦云）敢不是圣旨么？（谢金吾云）难道我哄你？那里有个圣旨是好假的，你只管言三语四。信口儿骂谁哩。敢不中么？（正旦唱）

【那吒令】)这都是王枢密，王枢密的计策；故意教谢金吾，谢金吾来拆坏；强把着宋真宗，宋真宗来顶戴。上不怕天理该，下不怕人情骇，你也启奏的忒不明白。

【鹊踏枝】 割舍了我个老裙钗，博着你个泼驽骀。遮莫待挝怨鼓撼皇城，死撞金阶。觑了他拆的来分外，不由我感叹伤怀。

(云)谢金吾，我家和你往日无冤，旧日无仇也。
(唱)

【寄生草】 咱和你又无甚别仇隙，怎这般狠布摆？领着火顽皮贼骨浑无赖，也不问个朱楼画壁谁家界？霎时间早雕栏玉砌都安在。似你这不忠不信害人贼，那里也有仁有义朝中客。

(谢金吾云)且莫要说起圣旨，便是我谢衙内现做的朝中臣宰，你也不该挺撞我。(正旦唱)

【村里迓鼓】 那厮道朝中臣宰，则俺杨家也不是民间宗派。(谢金吾云)你还不认的我哩，我是王枢密的女婿，那里看的你个白头叠雪的在眼儿里。(正

旦唱)元来你倚着丈人行的气概，就待欺负咱年华高迈。(金吾云)你这个老人家，好不知高低，我尽让你说几句便罢，则管里倚老卖老，口里唠唠叨叨的说个不了。你便就长出些个胡子来，我也不理你。你去！(谢金吾推，正旦倒科)(正旦唱)不堤防被他来这一摔，错闪了腰肢，擦伤了膝盖，争些儿磕破了摘袋，哎，你也可怜俺个白头的这奶奶。

(谢金吾云)夫役每。把那金钉朱户，虬镂亮榻，拆不动的都打烂了罢！(正旦唱)

【元和令】 他、他、他，把金钉朱户生扭开，虬镂亮榻，尽毁败。(谢金吾云)把那柱子就砍拆了。(正旦唱)把沉香柱一似拆麻秸，土填平多半街。(云)你拆了我门楼也罢了，怎么将这御书牌额都打碎了？(唱)怎生的打碎了这牌额？(谢金吾云)我便碎了这面牌额，打甚么不紧？你要告，告了我去。(正旦唱)难道你有官防无世界？

(谢金吾云)我奉圣人的命在此，你骂了我就是骂了圣旨一般。你骂圣旨该得何罪？(正旦唱)

【青哥儿】 那厮拆坏了咱家、咱家第宅，倒把

着大言、大言图赖。教我便有口浑身也怎劈划？哎，谁想到这年衰，值着凶灾。被他推倒当街，跌损形骸。直从鬼门关上孩儿每喳喳的叫回来，他也忒欺人煞！

（谢金吾云）夫役每，今日也拆不了，明日再来拆罢。（下）（正旦云）嗨，这个那里是谢金吾敢来这里撒泼，明明是王枢密与俺家做对头，故意使他来的。我那六郎孩儿，好个性子。他若知道，怕不跑回家来，一发着他道儿了。老院公，你近前来。只今日我修了一封书，你直至瓦桥三关，说与六郎孩儿。若有明白的圣旨，着他下关来；若无明白圣旨，着他休下关来。小心在意者。（唱）

【赚煞】 若不除得那昧心贼，依旧把俺那门楼盖，则除非把俺杨家姓改！他则待赚俺孩儿寻罪责，则今朝将你个都管亲差。这书上已明开，休的胡猜，就儿里关连着大利害。虽则是被那厮抢白，嘱付孩儿宁奈，休得要误军机私下禁关来。（下）

第二折

（冲末扮杨六郎领卒子上）（杨六郎诗云）雄镇三关二十秋，番兵不敢犯白沟。父兄为国行忠孝，敕赐清风无佞楼。某姓杨名延景。字彦明，祖贯河东人氏。父亲是金刀教手无敌大总管杨令公，母亲佘太君。所生俺弟兄七个，乃是平、定、光、昭、朗、景、嗣，某居第六。镇守着三关。是那三关？是梁州遂城关、霸州益津关、雄州瓦桥关，此乃三关。某受六使之职。是那六使？边关里外点检使、界河两岸巡绰使、关西五路廉访使、淮浙两场催运使、幽汾二州防御使、河北三十六处救应使，此乃六使之职。叵奈北番韩延寿无礼，自与某交锋，不曾得某半根儿拆箭。我手下有火结义兄弟，自岳胜、孟良而下，共总二十四员挂印指挥使。也不是我褒奖他，真个出来的都一个个精通武艺，善晓兵机。冠簪金獬豸，甲挂锦猊猊。厮琅琅弓上箭，扑刺刺马攒蹄。忘生舍死安邦将，大胆雄心敢战儿。某今日在元帅府升帐。令人，辕门外倘有报紧急军情者，报复咱家知道。（院公上，云）老汉是杨令公家老院公的便是。因为谢金吾拆毁清风无佞

楼，将老夫人推上阶基，跌破了头。老夫人的言语，将着书呈，直至三关见六郎哥哥走一遭去。说话中间可早来到也。把辕门的，报与元帅得知，有老院公在于门首。（六郎云）着他过来。（卒子云）着过去，（院公做见科，云）老汉有紧急事来见你哩。（六郎云）院公，你来有何紧急事？（院公云）元帅，有老夫人的书呈在此，你是看咱。（六郎拆书，跪读云）将书来我看。母亲太君寄书与六郎孩儿：今有王枢密令女婿谢金吾，拆毁清风无佞楼，又将老身推下阶基，跌破了我头，好生烦恼，着你知道。虽然如此，边关重地，如无明白圣旨，是必休念老身，私下关来，反堕王枢密奸计。你紧记者。（作怒科，云）院公，你吃了饭先回拜上太君，好好将息咱。我自有个道理。（院公云）老汉不敢久停久住，回老夫人话走一遭去。（诗云）传送书呈便转身。路遥不敢避辛勤。愿借顺风吹的去，一日回家见太君。（下）（六郎云）我如今要私下三关，看母亲去，争奈不敢擅离信地。此恨痛入骨髓，不可不报。待我慢慢寻思一个计策来。令人，紧把着帐门者。（外扮焦赞上，诗云）镇守三关为好汉，杀的番兵没逃窜。军前阵后敢当先，则我是虎头鱼眼焦光赞。某焦赞是也，适才巡边回来，见哥哥去。令人，报复去，道有焦赞下马也。（卒子做报科，云）喏，报的元帅得知，有焦赞来了也。（六郎云）着他过来。（卒子云）着

过去。(焦赞做见科，云)哥哥，焦赞巡边无事，特来回话。(六郎云)兄弟，既然无事，你回去。(焦赞做出门科，云)您兄弟知道，往常时见我来，便欢天喜地，今日见我来，甚是烦恼。我也不去，我则在这里听他说甚么。(六郎云)焦赞去了也。我是再看这书咱：母亲太君寄书与六郎知道，今有王枢密令女婿谢金吾，拆毁了清风无佞楼，又将老身推下阶基。将我头来跌破了，着你知道。(焦赞云)原来哥哥有这般烦恼！叵奈王枢密无礼，拆毁了清风无佞楼，又将太君的头都跌破了。比及哥哥要回去，我先到京城，将他一家老小，诛尽杀绝，与哥哥报仇，走一遭去来，可不好也！(诗云)虽则是接境西番，险隘处自有巡拦。岳排军紧守营寨，我瞞六郎先下三关。(下)(六郎云)嗨，似此仇恨，何日得报？我要私下三关去，争奈众将无人掌领。此事不好泄漏，若被焦赞知道怎了？则除是这等。令人，与我唤将岳胜、孟良来者。(卒子云)岳胜、孟良安在？(外扮岳胜上，诗云)赤心一片佐皇朝，日夜巡边不惮劳。随你番兵三百万，着谁当咱岳家刀。某乃双刀岳胜是也，佐于杨景麾下为将。正在演武场中，操练军卒。有哥哥呼唤，不知甚事，须索去走一遭。令人，报复去，道有岳胜下马也。(卒子报科，云)报的元帅得知，有岳胜来了也。(六郎云)着他过来。(卒子云)着过去。(岳胜做见科，云)哥哥，唤您

兄弟有甚事？（六郎云）且一壁有者。（外扮孟良上，诗云）两军相对堵，三通催战鼓。则我身背火葫芦，肩担蘸金斧。某乃加山孟良是也，佐于杨六郎麾下为指挥使之职。恰才哥哥呼唤，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去。令人，报复去，有孟良下马也。（卒子做报科，云）报的元帅得知，有孟良来了也。（六郎云）着他过来。（卒子云）着过去（孟良做见科，云）哥哥，唤您兄弟那厢使用？（六郎云）唤您两个来，别无甚事。今有王枢密令他女婿谢金吾，拆了俺杨家府清风无佞楼，将老母推下阶基，跌破了头。我要私下三关，探望母亲走一遭去。岳胜兄弟，你掌领着众将，紧守营寨，提备番兵。只说某抱病，一时不能即出。众将不许一人跟随，某星夜一人一骑，私下三关看母亲走一遭去。（诗云）骤征驹星夜奔还，众将校休离营盘。若不为太君跌坏，我杨景也怎敢的私下三关。（下）（岳胜云）哥哥去了也。孟家兄弟，我奉哥哥将令，着我紧守营寨，着你整搠军马，巡绰各边，堤备番寇，等哥哥回来。小心在意，休违误者。（孟良云）哥哥放心，我自理会得。（岳胜诗云）元戎早晚便回还，整搠兵戈不暂闲。（孟良诗云）但得巡边留我在，番兵谁敢向南看。（同下）（焦赞上，云）自家焦赞。有哥哥私下关来，探望老母。我在这城门外守着，只等他过来呵，我和他说知。这早晚敢待来也。（六郎上，云）某杨景，瞞

着众将，离了三关。到这城门外，再等一等，人眼黑些，好进城去。（做见焦赞科）（焦赞云）哥哥，你那里去？（六郎云）兄弟，你那里去？（焦赞云）哥哥，我知道多时了。我与哥哥做个护臂，咱同共入城，探母亲去。（六郎云）兄弟，既然你知道了，不要大惊小怪的。咱弟兄二人，探望母亲去。兄弟，你平日性子粗糙，此事干系斫头的罪犯，一些儿泄漏不得。只等黄昏时候入城，兄弟跟着我去来。（同下）（正旦同七娘子上）（正旦云）叵奈王枢密，好生无礼，拆毁了我家清风无佞楼。老身再三阻挡不住，倒将我推下阶基，跌碎了这头，看看至死。老身差院公去说与六郎知道，着他不要回来。只等院公到时。才见分晓也呵。（唱）

【南吕】【一枝花】 这两日气的我闷闷的眠，害得我恹恹的卧。把功臣生割舍，纵贼子放乖泼。天理如何！着细作都瞒过，圣人前宠用他。现放着中书省鼎鬯调和，枢密院将边关事领掇。

【梁州第七】 都是这两赖子调度的军马，你可甚么一管笔判断山河！痛煞煞这几日难挨过。不听的做夜市的炒闹，争地铺的搀夺。经商客旅，买卖无多。往常时这清风楼前后屯合，到今日冷清清只一片空阔。不见了祥云罩碧瓦丹甍，不见了晓日映珠帘绣幕，不见了香雾锁画戟雕戈。那厮敢胡为，乱做。把先皇

圣旨不怕些儿个，平白地闯出这场祸。送的我倒枕着床没奈何，拆的来做不得存活。

（带云）孩儿每，我待睡些儿，早关上门者。（杨六郎上，云）某乃杨景是也。入的城来，不见了焦赞。来到府门首，我且轻的击着。开门来。（七娘子云）是谁唤门来？（六郎云）是您哥哥。（七娘子云）我开开这门，原来是六郎哥哥来家了也。（六郎云）妹子报与母亲说，您哥哥来了也。（七娘子云）我报与母亲去。（做见科）（正旦云）这早晚谁在门首里？（七娘子云）母亲，是六郎哥哥来了也。（正旦云）着孩儿进来。（六郎见旦科）（正旦云）孩儿也，你这一来是请旨的么？（六郎云）母亲，您孩儿一见了书，就恨不得飞到家来看我母亲，怎么还有工夫去请圣旨？是瞒着众将，私自回来的。（正旦云）孩儿，你不曾请旨，私下关来，敢不中么？（唱）

【牧羊关】我急使的人拦当，你慌来家做甚么？你敢跳不出这地网天罗，他则待赚离了边关，罗织你些罪过。（六郎云）您孩儿只因谢金吾把母亲的头跌破了来。（正旦唱）他、他、他，又不曾将我头跌破，又不曾将我厮揪撮。因拆门楼得了些腌臢气，这几日才较可。

（六郎云）母亲，待孩儿是看咱。兀的不气杀我也！
（正旦云）六郎，你苏醒者。（唱）

【骂玉郎】 我则见阶直下气倒忙扶坐，我这里慌撙定紧收撮。则听的喝喽喽口内潮涎唾，我与你摇臂膊，揪耳朵高声和。

【感皇恩】 呀，叫一声杨景哥哥，直恁的叫不回他。我这里掐人中，七娘子揪头发，一家儿闹喧聒。不争你沉沉不醒，撇下了即世的婆婆。却教俺怎支持，怎发付，怎结末！

（带云）那王枢密呵，（唱）

【采茶歌】 怕不的平地起干戈，直赶上马嵬坡，（带云）倘若有些好歹呵，（唱）你可便着谁人搭救宋山河。世不曾来家愁杀我，你也心儿里精细不风魔。

（六郎醒科，云）这父母之仇，几时得报？活活的气杀孩儿也。（正旦云）孩儿，我一家儿只靠的你。可便回三关去，不要在这里惹出祸来。（六郎云）奉母亲的命，孩儿不敢有违，只今晚便回三关去也。若再有甚么紧急事，着八娘子稍书来，报您孩儿知道。（正

旦云)孩儿，我且问你咱，(唱)

【哭皇天】那军情事非轻可，不知你曾引的人来也独自个？(六郎云)母亲，您孩儿同焦赞兄弟来也。(正旦云)焦赞孩儿在那里？着孩儿家里来波。(六郎云)入城来不见了也。(正旦唱)你道他入城时不见了，因甚的不寻地？他从来有些儿、有些儿撒泼。他若是见说拆毁咱楼阁，他若是见说跌损咱肩窝。怕不就掇起他不腾腾那杀人心、杀人心如烈火，怎还顾别人的利害，自己的死活。

(六郎云)那焦赞好个杀人放火的性儿，多咱要做下来了，这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哩。(正旦唱)

【乌夜啼】哎，还说甚恶人自有恶人磨，这都是你自惹的风波。那贼也正掌着威权大，但有搀搓，谁与兜罗？(带云)孩儿，你也不要顾他了，你只便回三关上去，免堕贼臣之手。(六郎云)母亲，您孩儿便去。(做别科)(正旦云)孩儿，你且坐着，听上衙更鼓，这早晚几更了？(六郎云)是二更过了。(正旦唱)听漏沉沉才勾二更过，意悬悬盼不到来日个。你且暂歇波，权时坐，一来是鞍马上困倦，二来是腹内烦渴。

(云)早鸡鸣了也。孩儿，你不可久停久住，便索

赶早出城，回三关去。小心在意者。（六郎云）母亲好将息，您孩儿辞了母亲便去也。（正旦唱）

【尾声】 只等的鸡鸣便去休担阁，儿也，你若得飞出城门便是你一命脱，我少不的到圣人前自言破。怕只怕王枢密的刻薄，百般的将你个杨六郎摧挫，儿也，你只自奔你的前程顾甚我。（下）

（六郎云）辞过了母亲，须索往三关去也。（诗云）夤夜里回到家庭，天未晓又待登程。能尽的忠不尽孝，生忿子苦痛伤情。（下科）（巡军上云）甚么人？兀的不是杨景，快拿住者。执缚定了，见枢密大人去来。（六郎云）街坊邻舍，与我母亲前报知，说王枢密拿我杨六郎往法场上去了。母亲，则被你痛杀我也。（下）

第三折

（谢金吾同梅香上）（金吾云）自家谢金吾。从拆了清风无佞楼回来，这几日只管眼跳。常言道眼睛跳，悔气到。难道有甚悔气到的我家里？梅香，且安排酒来，等我吃几杯咱。（焦赞上，云）某焦赞，和六郎哥哥私下三关。天色已晚，入的城来。便好道君子报冤，且歇三年。只我老焦这一个急性，莫说三年，便是一夜也等不得。叵奈王枢密、谢金吾无礼，我打听得这个宅子，便是谢金吾住宅。我先杀了谢金吾满门良贱，然后杀王枢密去。我听上衙更鼓咱，三更前后也。我跳过这墙来，我来到这后花园中，我是听咱。（梅香云）这早晚衙内还在那里呷酒，如今也该睡了，我前后执料去咱。（做叫猫科，云）猫儿，猫儿，（焦赞做见、杀梅香科，云）兀那妮子休走，吃我一刀。（梅香做死科，下）（焦赞云）则这个便是谢金吾的卧房，我踏开门来。（做杀谢金吾科）（焦赞云）我杀了谢金吾，并家眷一十七口也。我这等去了，不为好汉。我立不更名，坐不改姓。待我割下一幅衣衫，就血泊里蘸着鲜血，写着四句诗在那白粉壁上。（做写科）（诗云）多

来少去关西汉，杀人放火曾经惯。一十七口谁杀来，六郎手下焦光赞。(云)你看这诗，恰像朱笔写的，可不写的好。一不做，二不休，杀了谢金吾，再杀那王枢密去。跳过那墙来，(巡军上云)是甚么人？拿住。这不是焦赞？执缚定了，报枢密大人去。(下)(净扮韩延寿领番卒上)(韩延寿诗云)马到旗开处处平，临军对阵辨输赢。掌管番兵都领袖，塞北英雄第一名。某乃番将韩延寿是也，见为都总管大将之职。某手下有雄兵百万，战将千员，长与大宋相持，不能取胜，可是为何？只为南朝有一大将，乃是杨六郎。此人十分英雄，久镇河北之地，使俺番兵不能侵其境界。今奉太后之命。俺这里有一人，乃是贺驴儿。此人深通六番文书，着他到南朝阴为细作，改名王钦若。他若是得志于中原，与俺家做个里合外应。恐怕他贪恋中原富贵，忘俺契丹之恩，去他左脚板下，朱砂刺贺驴儿三字。果然他到的南朝，直做到枢密之职。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好生权势。不想他背义忘恩，更待干罢！我累累的着细作去到南朝见那贺驴儿，至今不见回信。我如今再着一个能干的人，持书一封见他去。书呈已写下了也。兀那小番，你则今日为细作，直至京师，见王枢密去。关口上小心在意，堤备官军，休教杨六郎知道。则今日你便去。(诗云)不避风霜道路寒，假装探马入边关。若能投见王枢密，不得回书莫

便还。（番卒上，云）自家韩延寿帐下小番，奉俺元帅将令，差我往南朝见王枢密去。我来到这半山之中，迷踪失路，不知往那里去。远远的官军来也，我且躲在这里。（孟良上，云）某孟良是也。远远的一个番军，小校，与我拿住者。兀那番军，你往那里去？从实的说。你若不说，小校，拿我那斧来，待我劈下那颗驴头。（番卒云）老爷休砍，我死了着那一个送书哩。（孟良云）将书来我看，这厮正是细作。则今日与岳胜哥哥说知，将这厮绑缚了，直到京师，见圣人去来。（下）（王枢密上，云）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叵奈杨景无礼，他私下三关，擅离信地，夤夜将谢金吾良贱一十七口，尽行杀坏。我已曾着人拿住杨景、焦赞两个。正是飞蛾投火，不怕他不死在手里。但那杨景是一个郡马，怎好就是这等自做主张，将他只一刀哈喇了。倘或他郡主入朝，来称冤叫屈，可不我倒要与他打官司？如今朦胧奏过圣人，将他两个押赴市曹杀坏了，以绝后患。我就自做监斩官，来到这角头上闹市中。左右那里，唤刽子手，将那两个贼犯绑将过来。（刽子拿杨景、焦赞上）（刽子云）行动些，时辰到了。（六郎云）兄弟，你送了我。（王枢密云）兀那杨景、焦赞，你擅离信地，私下三关，无故杀坏谢金吾一门十七口良贱，你知罪么？（六郎云）着谁人救我咱？（王枢密云）刀斧手，到午时三刻，疾忙下手者。（刽

子云)理会的。(正旦扮皇姑领杂当上)(正旦诗云)朝登黄金殿，暮宿宰臣家。饥餐御厨饭，渴饮翰林茶。老身长国姑是也。今因我女婿杨六郎，不合擅离信地，私下禁关，带领了焦赞到京，杀坏了谢金吾一十七口家属。王枢密在圣人前朦胧奏过，建起法场，他亲为监斩官，眼见两个孩儿没那活的人也。老身不免领着手下几个亲随，劫法场走一遭去也呵。(唱)

【越调】【斗鹌鹑】 我看那赴法的孩儿，则待搭救俺女婿。今日个郡马当刑，畅好是君皇下的。臣宰每不劝谏留人，直等到午时三刻，听的那一声叫下手只。可不道一将难求，千军易得。

【紫花儿序】 唬的我急煎煎心如刀搅，痛杀杀腹若锥刺，扑簌簌泪似扒推。(王枢密云)刀斧手且住者，不知是那个皇亲国戚来了也。等他过去了，才好杀人那。(正旦做见，王枢密云)我道是谁，原来是杨六郎丈母长国姑。我若是尊敬他，必然要我留人，再奏天子，可不那杨六郎一定饶了？我则把法度利害与他说，怕做甚么！我是东厅枢密使，他又不敢惹我。(做施礼科，云)国姑到此有甚么事？(正旦云)我无事也不来。(唱)送长休饭着俺这女婿再休思想，永别酒和俺这女婿从此分离，(王枢密云)这的是圣旨哩。(正旦唱)谁敢把皇旨轻违。(王枢密云)国姑，良吏不

管月局，贵人不踏险地。这个所在，便不来也罢。
(正旦唱)这杀场上不关亲因何来到这里？(王枢密云)
是、是、是，是杀场上，国姑且请回咱。(正旦唱)他
两三番把咱支对，你怎么信口胡喷，抢白的我脸上无
皮。

(王枢密云)哎，我王枢密几曾抢白来也？只是好
劝你，这法场上不是国姑来处。想那杨家父子，有甚
么功劳？正旦云)你那里知道，他家没的功劳，倒是
你有功劳来？(唱)

【金蕉叶】 则这满京城百姓每尽知，你与俺大
宋朝出甚么气力？提起他父子每端的痛悲，一辈辈于
家为国。

(王枢密云)杨景便也罢，想他父亲杨业，没本事
死了阵上，这也是有功劳的？(正旦唱)

【寨儿令】 他、他、他，也则为俺赵社稷，甘
心儿撞倒在李陵碑，便死也不将他名节毁。他也曾斩
将搴旗，耀武扬威，普天下那一个不识的他是杨无敌。

(王枢密云)想他哥哥杨五郎，削发为僧，这等怕

死，也是有功劳的？（正旦唱）

【幺篇】 你道是杨和尚破天阵吃了些亏，却不道救铜台是靠着伊谁。他兄弟在沙场上苦战争，刀尖上博功绩。怎、怎、怎着他云阳市，赴这个好筵席。

（王枢密云）事做到这里，怕他怎么？我是东厅枢密使，他也不敢惹我。国姑，据杨景犯下的罪名，叫做一人造反，九族遭诛。国姑你倒要来救那罪人，敢是你女娘家不曾看王法哩。（正旦云）我这两个孩儿，当日有功，今日有罪，也合将功折罪。王枢密，你则是看我国姑面上。将两个孩儿饶过者。（王枢密云）这国姑好会做大也。我要杀的人，只说看国姑的面皮，我的面皮可着狗吃了？（正旦云）你骂谁哩，你饶便饶，不饶便罢，你怎生骂我？（王枢密云）我歹杀波是东厅枢密使。（正旦云）你便做着东厅枢密使来，想你当初不得志时，提着个灰罐儿，卖诗写状，那早晚也是东厅枢密使来？（王枢密云）这个国姑，越饶着越逞，道我不得志时，提着个灰罐儿，卖诗写状。你家父祖，当初不得志时，游关西五路，也曾挺着脖子，拽伞车儿来。（正旦云）这厮好无礼也。（唱）

【鬼三台】 百姓每都听得，王枢密这奸贼，敢和咱斗嘴。直恁般无上下失尊卑，我如今问你，问你

个骂皇亲的罪过该甚的？（王枢密云）我骂了一个老婆子，有甚的罪过？（正旦唱）可是你掌朝纲的王法也不识。常言道莫说他人，先输了自己。

（王枢密云）我是东厅枢密使，你也不该毁骂大臣么。（正旦云）是我骂来，是我骂来。（唱）

【调笑令】 你道是，枢密骂不的，是我骂你这改姓更名漏面贼。萧太后使你为奸细，几年间将帝主明欺，（带云）你道我不知道你哩。（唱）则那贺驴儿小名须是你。（王枢密云）那里是甚么贺驴儿？我是王钦若。（正旦云）噤声，那壁姓贺，这壁姓王。（唱）可不的山河易改，本姓难移。

（云）你这贼可知道我家奉的圣旨么？觑一觑剜了眼睛，指一指剜了手腕。（唱）

【雪里梅】 剜眼睛便挑剔，剜手足自收拾。（云）俺府里的亲随那里？（唱）你与我扭开了长枷，将六郎扶起，唤左右快疾。

（做放杨景、焦赞，王枢密夺，正旦打科）（六郎云）母亲休打他，则怕不中么。（正旦唱）

【秃厮儿】 不恁的如何救你，不打死不算忠直，我今番下手也则是迟。我和你厮扯定，入宫闱去见官里。

（王枢密云）我是东厅枢密使，国家大臣，你怎的我！（正旦唱）

【圣药王】 遮莫你有势力，有职位，到底是我天朝部下泼奴婢。我可也不怕你，不惧你，我须是天潢支派没猜疑，来、来、来，我敢和你做头抵。

（王枢密云）我那里认的你这国姑？你先皇潜龙时，贩油伞游关西五路，都不曾有偌多亲眷，今日这个也亲，那个也亲。你家姓柴，官里姓赵，胡姑姑假姨姨，可是甚么亲眷？（正旦云）兀那厮，你听着，我是太祖皇帝的妹妹，太宗皇帝的姐姐，真宗皇帝的姑姑，柴驸马的浑家，杜太后的闺女，柴世宗皇帝的媳妇，你偏不认的我！（唱）

【麻郎儿】 俺柴家托孤让位，俺赵家受禅登甚。这都是一门亲戚，须不比重山认义。

【么篇】 俺大哥开天立极，俺二哥继体垂衣。

今皇帝是俺嫡堂叔侄，先皇帝是俺同胞的那姊妹。

【庆元贞】俺本是深宫内苑帝王姬，如今在琼楼朱邸做贵臣妻。家藏着丹书铁券有光辉，你这贼不知，那个知？怎将俺做的胡姑姑也假姨姨。

（王枢密云）你为杨六郎，只管骂我。杨景私下三关，焦赞擅杀谢金吾一十七口，合该诛杀。你怎敢劫了法场，我结纽了你见圣人去来！（正旦云）兀那两街百姓都听者，他在这法场上，骂了我也罢。只到朝中，剥了他朝靴，看他脚底板上刺着两行朱砂字道：贺驴儿宁反南朝，不背北番。这难道是我妆诬他的？（唱）

【收尾】则他这贺驴儿小名怎许长瞞昧，现放着脚板上两行儿朱砂字迹。到来日我一星星奏与君王，不到得轻轻的索放了你。（下）

（王枢密云）嗨，我欲杀坏了杨六郎、焦赞两人，剪草除根。谁想被国姑劫了法场，放了这两个，似此怎了？只除先去奏过圣人，少不的连这国姑也断送我老王手里。（诗云）可奈泼婆娘，公然劫法场。我今须面圣，先下手为强。（下）

第四折

（殿头官领校尉上，云）下官殿头官是也。今因杨景、焦赞，私下三关，擅杀谢金吾，圣人命王枢密监斩二人，可怎生不见回话？令人，朝门外觑者，若来时报俺知道。（王枢密上，云）自家王枢密，奉圣人的命，亲为监斩官，建起法场，杀那杨景、焦赞两个，不想长国姑劫了法场。我今不敢隐讳，去见圣人，奏知此事。早已来到朝门内了也。（做见科，云）大人可怜见，长国姑欺负杀我也。他又劫了法场，毁了圣旨。大人须与我转奏者。（殿头官云）既然这等，下官即当替你转达天听，不须烦恼。（正旦同杨景、焦赞上，云）这厮每好无礼也呵。（唱）

【双调】【新水令】 我须是真宗皇帝老姑姑，
这贼呵谁根前你来我去。将皇亲厮毁谤，将大将厮亏图。
我和你直叩青蒲，拣着那爱处做。

（正旦同杨景、焦赞见科）（殿头官云）长国姑，你怎么殴打王枢密，于礼不合么。（正旦云）大人听我说

一遍波。（殿头官云）你是说，我听咱。（正旦唱）

【甜水令】 只见那孩儿每闹闹嚷嚷，聒聒焦焦，簇捧着法场前去。（殿头官云）这法场上，你也不该去么。（正旦云）我是他亲丈母，怎不要去送碗长休饭，递杯儿永别酒那？（唱）我须是割不断的紧亲属，因此上熬一片痛苦心肠，忍一点凄惶眼泪，陪一句哀求言语，做杀卑伏。

（殿头官云）长国姑，你为女婿的情分，这般伏低做小，那王枢密却怎么？（正旦唱）

【折桂令】 那一个王枢密气昂昂腆着胸脯，纳胯妆么，使尽些官府。他道我两家同坐，一人造反，九族全除。（带云）大人那，王枢密骂我来。（殿头官云）你是长国姑，他怎生的骂来？（正旦云）他骂俺先皇曾游关西五路，挺着脖子，拽伞车儿哩。（唱）他不合毁骂俺先皇上祖，也曾的把马推车。那厮不识来疏，不辨贤愚，一划的残害忠良，抵多少指斥銮舆。

（殿头官云）杨景擅离信地，私下三关，焦赞杀死谢金吾家一十七口，都是他自犯出来罪过，须不是王枢密屈陷他的。（正旦唱）

【乔牌儿】 便不合离边关到帝都，便不合将谢家十七口一时屠。则俺个官家怎不看功劳簿，纵有那弥天罪也准赎。

（殿头官云）长国姑，你说将功折罪也是。只可惜来迟了，被王枢密先奏过圣人，说你劫了法场，毁了诏书，殴辱大臣？龙颜大怒着哩。（正旦唱）

【水仙子】 哎，他道俺劫法场擅放了御囚徒，又道俺恃皇亲毁诏书，又道俺殴大臣激的天颜怒。（殿头官云）长国姑，你也枉做一场，那杨景、焦赞，到底饶不得这死罪哩。（正旦唱）要鸣冤何处所，可不的屈杀无辜。既然是饶不的那孩儿命，我也便何颜号国姑，拚纳下这雪白头颅。

（做撞头科）（殿头官云）住、住、住，待我与你再奏官里，不要这等做性命着。（孟良拿番卒上，云）自家孟良，早来到朝门之外。令人，报复去，道孟良到来，有紧急军情事。（校尉报科，云）喏，报的大人得知，有孟良在于门外。（殿头官云）着他过来。（校尉云）着过去。（孟良做见科，云）报的大人得知，孟良拿得一番军，他说是韩延寿的细作，稍书一封，送与王枢密的。我拿将来，要面见圣人，当朝勘问。烦大

人即便转达。（殿头官云）拿过那厮来。（番子见跪科，云）我是韩延寿差的，单要见王枢密来。（殿头官云）这等，显见的王枢密果有反叛之心。令人，拿下王枢密者。（校尉拿王枢密验科，报云）左脚板上，委实有贺驴儿三字。（正旦云）大人你才不说来？（殿头官云）我说甚么来？（正旦唱）

【侧砖儿】 你道我平白地把得人，把得人来加凌辱，这公事眼看虚实定何如？撇起个瓦儿在半空里怎住？须不是我皇姑的厮脏诬。

【竹枝歌】 你道他久在天朝不负初，你道我妄指他做番臣无证处，可怎生搜出那纸文书？反叛的是王枢密，细作是谢金吾。这两个无徒，今日里合天诛。

（殿头官云）奉圣人的命，长国姑以下，都向阙跪者，听我下断。（词云）此桩事久屈无伸，到今日才得明分。谢金吾假传圣语，背地里嫉妒元勋。清风楼三朝敕建，拆毁做一片灰尘。更无端行凶逞势，跌损了佘太夫人。倚恃着东厅枢密，他本是叛国奸臣。通反书一时败露，枉十年金紫荣身。上木驴凌迟碎剐，显见的王法无亲。杨六郎合门忠孝，焦光赞侠气超群。皆是我天朝名将，加服色并赐麒麟。长国姑除邪去害，保忠良重镇关津。也论功增封食邑，共皇家万古长春。

(众谢恩科)(正旦唱)

【清江引】 谢得当今圣明主，不受奸臣误。把清风楼重建一层来，着杨六郎元镇三关去，直把宋江山扶持到万万古。

题 目 杨六使私下瓦桥关

正 名 谢金吾诈拆清风府

两军师隔江斗智

第一折

（冲末扮周瑜领卒子上，诗云）幼习兵书苦用功，鏖兵赤壁显威风。曹刘岂是无雄将，只俺周郎名振大江东。某姓周名瑜，字公瑾，庐江舒城人也，辅佐江东孙仲谋麾下为将。方今汉世之末，曹操专权，逼的刘、关、张弟兄三人弃樊城而走江夏。后来诸葛亮过江借兵，我主公助他水兵三万，拜某为元帅，黄盖为先锋，在三江夏口，只一把火烧的曹兵八十三万片甲不回，私奔华容小路而走。某使曹仁守南郡，叵耐刘备那厮，暗地夺取荆州。想他赤壁鏖兵，全仗我东吴力气，平白地他倒得了荆襄九郡，怎生干罢？某数次取索，被那癞夫诸葛亮识破计策。如今又生一计，可取荆州，等众将来时商议。令人！辕门外觑者，若众将来时，报复某知道。（卒子云）理会的！（净扮甘宁、

丑扮凌统上)(甘宁云)某姓甘名宁，字兴霸，本贯江东人氏。这位将军，乃是凌统。在于吴王孙仲谋麾下。今日元帅呼唤，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去。令人报复去，道有甘宁、凌统来了也。(卒子报科，云)甘宁、凌统到！(周瑜云)着他过来。(甘宁、凌统做见科，云)元帅，唤俺二将，有何事差遣？(周瑜云)您二将且一壁有者。令人，再去请将鲁子敬来。(卒子云)鲁大夫，元帅有请！(外扮鲁肃上，诗云)赤壁曾将百万烧，折戟沈沙铁未销。区区不劝周郎战，铜雀春深锁二乔。小官姓鲁名肃，字子敬。祖贯临淮郡人也。辅佐主公孙仲谋，官为中大夫之职。自因荆王刘表辞世，某过江去，遇着孔明，问俺借兵。俺主遣周瑜为帅，败曹孟德于赤壁之下。不意刘玄德乘机夺了荆襄九郡，只说暂借屯军，久据不还。俺元帅数次要取荆州，小官劝他且待兵戈稍定，再做商量，争奈元帅坚执不从。今日着人来请，想必又是这桩事了，须索走一遭去。可早来到辕门之外。令人，报复去，道有鲁肃来了也。(卒子报科，云)鲁大夫到！(周瑜云)道有请。(卒子云)请进。(鲁肃见科)(云)元帅呼唤鲁肃，有甚的事来？(周瑜云)大夫，今日请你来，不为别事。某数次取索荆州，被那癞夫诸葛亮气杀我也。某如今又寻思得一个计策，可取荆州。(鲁肃云)元帅，计将安出？(周瑜云)大夫，我想刘备在曹操阵中，折了某、糜二

夫人，一向鳏居。有俺主公妹子孙安小姐，可配与刘备为婚。（做低语科，云）俺如今要得孙、刘结亲，那里是真个结亲，则是取荆州之计。俺这里暗调人马，等他家不做准备，则说是送亲来的，乘机就夺了城门。这个是头一计，倘若不中，等刘备拜罢堂，着小姐暗里刺杀刘备，某然后大军直抵荆州，必能取胜。大夫，你道此计如何？（鲁肃云）元帅此计好则好，则怕瞒不过诸葛孔明。（周瑜云）大夫，你放心，那癞夫断然不能识破。你先去启过主公，说我这一计要孙、刘结亲，暗取荆州。某只在柴桑渡口等候回信，你可疾去早来。（鲁肃云）小官则今日便离了大营，禀知主公，走一遭去也。（下）（周瑜云）鲁子敬去了也。甘宁、凌统，你二将整点人马，只等鲁子敬来时，我自有调度。（甘宁云）得令！（周瑜诗云）推结亲各解戈矛，因刘备与俺为仇。（甘宁诗云）诸葛亮虽然有计，则一阵立取荆州，（同下）（外扮孙权领卒子上，云）某姓孙名权，字仲谋。祖居江东人也。累辈汉臣，父亲孙坚，为长沙太守，自从征讨吕布之后，各占其地。某兄孙策，不幸为许贡降卒射死，传位于某，如今雄镇江东八十一郡。其想当日刘玄德被曹操追至江夏，孔明过江求救，某借与他水军三万，遣周瑜为帅，黄盖做先锋，赤壁大战，火烧曹兵八十三万，片甲不归。那荆州之地，却不原是俺江东的？却被刘玄德诡计暂借屯军，因而

久据。周瑜数次取索，不能得这荆州，如之奈何？（鲁肃上，云）才离江上，早到朝中。令人报复去，道有鲁肃来见。（卒子云）喏，报的大王得知，有鲁肃要见。（孙权云）鲁子敬来，必然有甚紧要的事，着他过来。（卒子云）着过去。（鲁肃见科）（孙权云）子敬此来，有何事商议？（鲁肃云）主公，鲁肃这一来则为周瑜累次要取荆州，多瞒不过那诸葛孔明，今又定了一计。想刘玄德在曹操阵中折了甘、糜二夫人，有主公的妹子孙安小姐，堪配刘备，与他结亲，其时暗带众将进城，乃是赚城之计。孔明虽有机谋，一定不知就里。如若不中，着孙安小姐过江时，周瑜另有计策。（孙权云）还有甚的第二计。（鲁肃做打耳暗科）（云）主公可是您的。（孙权云）虽然如此，这事我也做不的主。有老母在堂，请来计议定了，再与你说。你且回避咱。（鲁肃云）鲁肃且回避咱。（下）（孙权云）令人，请出老夫人来者。（卒子云）老夫人，主公有请。（旦儿扮夫人领宫娥上，诗云）自出长沙到石头，至今犹为长儿愁。不是仲谋能破敌，谁保江东数十州？老身孙权母亲是也。夫主孙坚，所生之子，长是孙策，次是孙权。有一幼女，是孙安小姐。孙策弃世，是老身主张传位与弟孙权，执掌江东八十一郡。今日请我老身，不知有甚事来，须索见他去咱。（卒子做报科，云）大王，老夫人来了也，（孙权云）何不早说？我接待去。（做

接见科，云)母亲，您孩儿接待不着，勿令见罪。(夫人云)仲谋你请老身来，有何事商议？(孙权云)母亲，有一件事。周瑜因数次取不的荆州，他如今定了一计。有我妹子长立成人，尚未许聘，适值刘玄德失了甘、糜二夫人，欲将妹子嫁他。孙、刘结亲，使诸葛亮不做准备，俺着军将跟随进城，就夺了他城门。此乃取荆州之计。您孩儿孙权不敢擅便，禀母亲得知。(夫人云)既然这等，就请妹子出来商议。令人，着梅香传报，请小姐出来者。(宫娥云)梅香传报绣房中，请出小姐来。(正旦扮小姐领搽旦梅香上)(正旦云)妾身乃孙安小姐是也。今日绣房中闲坐，有母亲在前厅上呼唤，不知为着甚事？梅香，俺见母亲去来。(梅香云)小姐也，你这几日，茶饭懒进，觉的清减了些，却是为何？(正旦云)梅香，你那里知道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每日家枉费神思，怎言心事？则我这裙儿褪，掩过腰肢，(梅香云)小姐这等瘦了，着梅香没处猜那。(正旦唱)何曾道半霎儿闲针指。

(梅香云)敢是梅香伏侍不中小姐么？(正旦唱)

【混江龙】 论你个梅香伏侍，那些儿寒温饥饱不宜时？(梅香云)小姐芙蓉面，杨柳腰，这般标致，

谁人近得？（正旦唱）你道我这面呵还赛过芙蓉艳色，这腰呵不弱似杨柳柔枝。有时节将彩线纂成新样谱，有时节向绿窗酬和古人诗。常则是嫫风作范，女诫为师。慵妆粉黛，净洗胭脂。兀那绣帘前几曾敢偷窥视？（梅香云）老夫人请哩，小姐行动些。（正旦唱）若不是堂前呼唤，我也怎轻出这厅上阶址？

（云）可早来到也，梅香，跟我见母亲去来。（见科，云）母亲、哥哥万福。（梅香云）小姐正在绣房中，着梅香描出花样儿，听的老夫人呼唤，就来了也。（夫人云）孩儿，唤你出来，只因一件事，要与你计较。（正旦云）母亲，是甚的事？与孩儿说咱。（孙权云）母亲，唤将妹子出来，与他说了罢。（夫人做悲科，云）孩儿也，说着这事，使我不胜烦恼。因此，不好和你说得。（正旦云）哎，母亲，好侥幸人也呵。（唱）

【油葫芦】 母亲你无语低头甚意儿？唤我来何处使？（云）梅香，老夫人烦恼，可是为何？（梅香云）你也不知道，我那里省得？（正旦唱）敢是那一个泼无知恼犯俺尊慈？（夫人云）孩儿，你哥哥将你许了人家也。（梅香云）就与我也寻一门儿亲波。（正旦唱）你把俺成婚作配何人氏？也则要门当户对该如此。（云）哥哥许了甚的人家来？（孙权云）妹子，将你许了人便罢

了，不必问他。（正旦唱）端的是谁保亲？在几时？（孙权云）则在这一二日内，就要成这亲事哩。（正旦唱）为甚么慌慌速速成亲事？（孙权云）我则为荆州九郡，才想这个念头。（正旦唱）元来你图取荆州地免兴师！

（夫人云）孩儿，你哥哥要凭着你身上干大事哩。
（正旦唱）

【天下乐】 您则待暗结春风连理枝，我这里寻也波思，好着我难动止。（孙权云）妹子，你休得推托。你那年月，我已写的去了也。（正旦唱）赤紧的老萱堂将我年月时，早送与新婿家，怎再辞？哎，也须拣一个无相犯的好日子。

（云）哥哥，因甚么将我许了人也？（孙权云）妹子，你不知，听我说与你。如今要将你与刘玄德为夫人，俺那里是与他结亲，正意则要图他荆州。等你过门之日，俺这里暗暗的差拨名将，假称护送，乘势夺了城门。俺随后统着大兵，一鼓而下。岂不这桩大事都靠着妹子身上？你再不要推辞了也。（正旦唱）

【鹊踏枝】 只见你喜孜孜，把计谋施，也不和

我通个商量，匹配雄雌。只就着这送亲的将士，稳情取赚城门不待移时。

【元和令】 我这里劝哥哥要三思，怕瞒不过诸葛亮那军师。万一个被他识破有参差，可不把美人图干着使？(孙权做耳暗科)(云)妹子，若此计不成，又有一计。只等刘玄德拜罢堂，回到卧房里面，你平日待婢们都是佩着刀剑的。你觑个方便。将他刺死，不怕荆州不归我国，这就是你的功劳。我当替你别选高门。重婚俊杰，也不误你一世。(正旦唱)哎，我只道你甚机谋节外会生枝，元来只要我转关儿将他阴刺死。

(云)哥哥，只怕此计不中么。(唱)

【后庭花】 我本待诵睢鸠淑女诗，怎着我仗龙泉行剑客的事？你只怕耽误了周元帅在三江口，哎，怎不想断送我孙夫人一世儿？(孙权云)妹子，你则依着我做，我若不取了荆州，不为丈夫！（做怒科）(夫人云)孩儿，你哥哥恼了也，你只依着他罢。(正旦云)母亲，你孩儿知道，只凭哥哥自家做去便了。(唱)哥也你直恁的便怒嗷嗷，绰起了紫髯髭。我如今并不的推三阻四，任哥哥自主之，将母亲即拜辞，就佳期赴吉时，便新婚恰燕尔。

（孙权云）妹子既许了这亲，明日就着子敬说亲去，看刘备怎么回话？（正旦唱）

【青哥儿】哥也你道是明朝、明朝遣使，就问他讨个、讨个言词，不图他羊酒花红半缕丝。这壁是吴国娇姿，那壁是汉室亲支，情愿倒赔家私，送上门儿。香袅金狮，酒泛琼卮，抵多少笙歌引至画堂时，那其间才称了你平生志。

（夫人云）孩儿，你既然许了这门亲事，其中就里，也还要与哥哥仔细计议，休得后悔，我先回后堂去也。（诗云）匹配良姻自作保，早将亲事应承了。纵把荆州索取来，也须虑道耽误孩儿怎的好。（下）（孙权云）妹子，你与母亲且回房中去，我就择个吉日，着鲁肃过江，题这门亲事去也。（梅香云）我就跟姐姐出嫁罢。（正旦云）哥哥，我知道了。（唱）

【赚煞】哥哥，哎，只怕你未解的腹中愁，早添上些心间事。从今后惹起干戈不止，怎靠得这不冠带的男儿某在斯。（梅香云）姐姐，常言道：姻缘姻缘，事非偶然。这桩儿亲事，也是天缘注定哩。（正旦唱）这姻缘甚些天赐，且因而勉强从之，免的道外向大家有怨词。（孙权云）妹子，只要你小心在意，休走漏了

消息也。（正旦云）哥哥，你妹子知道。（唱）虽则你图为造次，我可也聪明无二，怎肯把军情泄漏了一些儿？（下）

（孙权云）妹子回后堂去了。既然商量停当，令人快请鲁子敬到来。（卒子云）鲁大夫有请！（鲁肃做见科，云）主公议论的事体定了么？鲁肃便要回元帅的话去，他立等着哩。（孙权云）子敬，恰才禀了老母，连我妹子都依允了。便烦你做媒，过江说亲去。着周瑜预备军马，夺还荆州，岂不是万全之计也。（鲁肃云）既然商量停当，鲁肃便见元帅回他话者。（做下科）（孙权云）子敬，你且转来，我再叮嘱你几句。你见了刘玄德，只说我家妹子志气倜傥，容貌端庄，堪可匹配皇叔，做个夫人。自今孙、刘结亲，免动干戈，岂非两家之福？只等刘玄德依允了，我就择定吉日，亲送妹子，直到荆州界上。小心在意，疾去早来。（诗云）为荆州日夜劳神，不夺取誓不回军。（鲁肃诗云）周人瑾暗施巧计，故意使孙刘结亲。（同下）

第二折

（周瑜同甘宁、凌统领卒子上）（周瑜云）某周瑜为取荆州，时定一计？要将主公妹子孙安小姐许配刘玄德为夫人。外面见得两国结亲，暗中就带着军将，则装送亲，使他不做准备，乘机夺取荆州。料诸葛亮痴夫不能参透此计。如今日期将近，须先着鲁子敬到荆州，预报他送亲日子，我这里好分拨诸将。（甘宁云）前日鲁子敬往荆州说亲时，闻那刘玄德颇有不允之意，倒是诸葛亮再三撺掇。眼见元帅妙计，堪可瞒过诸葛，稳取荆州也。（鲁肃上，云）小官鲁子敬。自从周公瑾着小官启过主公，说这孙、刘结亲之事，幸得夫人、小姐都已允诺。回了元帅的话，可又着我到荆州亲为媒证，刚说的停当，又着我回主公话去。往往来来，走了一个多月，至今头目还是昏眩的。今日元帅又着人来请，真个做媒的好辛苦也。令人，报复去，道有鲁大夫下马也。（卒子报科，云）喏，报的元帅得知，有鲁大夫来了也。（周瑜云）道有请！（卒子云）请进！（见科）（鲁肃云）元帅，唤鲁肃来有何公事？（周瑜云）大夫，请你来别无他事。你前日到荆州去与刘

玄德说亲，两家已都允了。如今主公选定吉日，送小姐过门去。那刘玄德家还不知道这个日子，再烦你大媒先去通知，着他家准备花烛，等小姐结亲，此外我自有计策。你只今便过江去，小心在意者。（鲁肃云）元帅尊命，小官不敢推辞，则今日便去荆州，与刘玄德家说知去也。（下）（周瑜云）鲁大夫去了也。甘宁、凌统听令，你二将各点五百精兵，夹着小姐翠鸾车，前往荆州。他那里有人阻挡，只说是老夫人差来中途护送的。进了城乘势夺下南门，我亲统大军，随后便至。休得违误者。（甘宁云）得令。俺二将只今点就一千精兵，去江岸口护送小姐翠鸾车去来。（诗云）俺二将护送新人，元帅令敢不依遵？（凌统诗云）随鸾车直抵荆郡，暗夺了铁里城门。（下）（周瑜云）二将去了也。我想孙安小姐若肯依我这二计，怕不稳稳的取了荆州九郡？大小三军，听吾将令：牢守大营、勿得有失。某自统精兵三万，接应二将去来。（下）

（外扮诸葛亮上，诗云）汉家王气已将终，鼎足三分各自雄。周瑜枉用千条计，输与南阳一卧龙。贫道覆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先生，寓居南阳陇中。自从刘玄德弟兄三谒茅庐，请贫道下山，拜为军师。贫道曾言先取荆州，后图西川，为三分鼎足之势。前者刘表在时，屡次将荆州让与主公。我主公是

个仁德之人，不听贫道之言，坚让不受；刘表死后，他次子刘琮投降曹操，这荆州遂为曹操所掳。却被贫道杀过江东，借他军马，在那祭风台上，祭得三日三夜东风，只一把火将曹兵八十三万都烧死赤壁之下，逼的曹操私投华容小路而走，我主公依旧取了荆襄九郡。可奈周瑜道是前番曾领兵助俺破曹，现在柴桑渡口扎营，数次设计图取荆州，尽被贫道识破，不能如意。我量那周瑜怎生出的贫道之手？如今他又生一计，要得孙、刘结亲。贫道已允诺的他去了，今日须请主公和众将来计议此事。令人，只等主公、众将来时，报复知道。（卒子云）理会的。（净扮刘封上，诗云）我做将军惯对垒，又调百戏又调鬼。在下官名是刘封，表德唤做真油嘴。自家刘封是也。父亲刘玄德如今得了这荆州之地，俺孔明军师委实有神机妙算，只一阵烧的那曹操往许都一道烟也似跑了。若是我在阵上，还比他跑的快些。今日俺军师升帐，有事计较，不得我去，主张也成不的。令人，报复去，道我大叔来了。（卒子报科，云）刘封到。（刘封做势科，云）他不来接我也罢，我自过去。（做见科，云）军师，我刘封来了也。（诸葛亮云）刘封，且一壁有者，待众将来全时，贫道自有计议。（外扮赵云上，诗云）威震华夷立大功，当阳犹自说英雄。百万军中携后主，则我是真定常山赵子龙。某姓赵名云，字子龙，乃真定常山人也。本

公孙攢部将，后于青州遇着刘玄德，投其麾下。曾在当阳长坂，与曹操大战三日三夜，百万军中抱得后主回还。曹操称我子龙一身都是胆，信不虚也。叵奈江东周瑜数次取索荆州，被俺孔明军师识破。他今屯军在柴桑渡口，还不能舍此荆州之地。军师升帐，多咱议这事来。某须索见军师走一遭去。令人报复去，道有赵云来了也。（卒子报科，云）赵云到。（赵云进见科，云）军师，某赵云来了也。（诸葛亮云）子龙，且一壁有者。（外扮刘玄德同末关羽、末张飞上）（刘玄德云）小官姓刘名备，字玄德，乃大树楼桑人也。祖乃汉景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两个兄弟，这是蒲州解良人，姓关名羽字云长，这是涿州范阳人，姓张名飞，字翼德。俺同在桃园结义。自破吕布之后，向在许都，辅佐圣人，有曹操与小官不和，因此出了许都，暂借樊城居住。三请孔明军师下山，烧屯博望，鏖兵赤壁，杀的曹操片甲不归，方才取的这荆襄九郡，住扎军马。二弟，三弟，今日军师请俺，不知甚事，须索走一遭去。（关羽云）大哥请。（张飞云）大哥，据我老三料这周瑜匹夫，累累兴兵来索取俺荆州地面，如今在柴桑渡口安营扎寨，其意非小。今日军师升帐，大哥须要计较此事，不要做了马后炮，弄的迟了。（刘玄德云）三弟，这周瑜之事，军师自有妙算。令人报复去，道我弟兄三人来了也。（卒子云）喏，报的军师得知，主

公和二将军、三将军都来了也。（诸葛亮接见科，云）贫道孔明，接待不及，勿令见罪。（刘玄德云）军师军机重务，劳苦了也。（诸葛亮云）主公。众将都来全了。贫道有一件紧要的事，要与主公计议咱。（刘玄德云）军师有何高见？（诸葛亮云）昔日曹兵阵上，主公失了甘、糜二夫人，至今刘禅无人看管。如今孙权使人过江，说有孙安小姐，年纪相当，要孙、刘结亲。贫道乱言这门亲事正当相配，未知主公心下如何？（刘玄德云）军师，此一桩事，某不敢主张。问俺众将。莫非是周瑜之计么？（诸葛亮云）主公放心，此事贫道已料过了，今日必有吴国人来也。（鲁肃上，云）小官鲁子敬，奉周公瑾暗取荆州之计，着小官再到荆州报知小姐过门吉日。可早来到了也，小校报复去，道有江东鲁肃来见。（卒子云）喏，报的军师得知，有吴国鲁肃大大来见。（诸葛亮云）请进来。（卒子云）请进。（鲁声进见科，云）军师，前昔周公瑾元帅差小官说孙、刘结亲之事，幸蒙允诺。（诸葛亮云）大夫，贫道这里已准备停当，则等回报小姐过门吉日哩。（鲁肃云）军师，今日玄德公众将在此，俺王公就着鲁肃权做个撮合山媒人。报知军师，只今日是个大吉日子，俺主公差人送小姐过江。军师，须要接待咱。（诸葛亮云）大夫不必分付，贫道已准备多时了。三将军，你近前来。（张飞云）军师，张飞有。（诸葛亮做打耳暗科，云）可

是恁的。（张飞云）得令。（卒子抬正旦车同甘宁、凌统、梅香佩刀上）（正旦云）妾身孙安小姐是也。俺哥哥送俺来荆州结亲。甘宁、凌统，如今来到那里了？（甘宁云）小姐，这里离荆州不多了。（正旦唱），

【中吕】【粉蝶儿】见了些江景凄凄，荡洪波不分一个大地，望前程尚隔着雾锁烟迷。只见那野鸥闲、堤草合，不由我心闲留意。俺哥哥为荆州将我分离，安排着许多奸计。

（甘宁云）小姐，到那里须索要小心些。（梅香云）俺小姐不要你分付，他好不精细哩。（正旦唱）

【醉春风】不索费叮咛，我从来识道理。见他时自有巧机关，我着他可也喜，喜。那一个掌亲的怎知道弄假成真？那一个说亲的早做了藏头露尾，那一个成亲的也自会拿粗挟细。

（凌统云）远远的望那荆州城外，许多人马，定是接待俺们的了也。（梅香云）凌将军，我从来不曾出外，你待唬我么？（正旦云）是好一座城池也呵。（唱）

【迎仙客】 你看桑麻映日稠，禾黍接天齐，

(甘宁云)皆因荆州九郡，地广民富，俺主公以此不能弃舍。(正旦唱)这荆州我亲身、我亲身可便到这里。你看那地方宽，民富实，端的是锦绣城池，无福的难存济。

(甘宁云)可早来到南门外了。前哨报复去，说俺吴国众将送孙安小姐到了，快开门者。(卒子报科，云)喏，报的三将军得知，有吴国众将送亲到了也。(张飞云)小校，止放小姐一辆翠鸾车，梅香一骑马进来。其余吴国众将都停住城外，不许放进一个。说我老张亲自在。 (卒子云)得令！兀那吴国军将听着：三将军分付，止放小姐一耩装鸾车，梅香一骑马，其余不许进来。(甘宁云)不放俺军将进城，我亲自见三将军去。(做见张飞科，云)三将军。俺们送小姐，都是要订喜酒吃的，怎么不放俺进去？(张飞云)兀那吴国军将，您非送亲而来，我知您周瑜的计策，故来赚俺的城门，如有一个进来，我一枪一个。(梅香云)这个环眼汉利害。小姐，我们回去了罢：(正旦云)甘宁、凌统，您回去罢，我和梅香自进城中去也。(甘宁云)既是这等，俺不要在这里。喜酒没得吃，还要惹场没趣，不如回去了罢。(凌统云)甘将军，你说的是，便索回元帅话去来。(诗云)周公瑾用尽心机，诸葛亮未动先知。不曾吃半瓶喜酒，干惹下一场是非。(下)

(张飞云)抬车的跟将我来，等我先报复去。(做见科)
(云)哥哥，有嫂嫂翠鸾车已到门上，我将送来的吴将都拦回去了。(刘玄德云，兄弟)我已知道。(鲁肃云)既然小姐到了，小官迎接去。(诸葛亮云)俺们都接待去来。(鲁肃同众傲接见科，云)小姐请下车，众将都在此接招呼。(梅香云)鲁大夫，休唬着小姐，等我扶将进去。(梅香做扶正旦科)(众跟随科)(鲁肃云)小姐，如今无大似你的人，你同玄德公拜了天地，然后众将参见。(诸葛亮云)赵将军，一壁厢安排酒果者。(赵云云)小校，抬上果桌来。(卒子云)理会得。(梅香扶正旦同刘末拜天地科)(诸葛亮云)将酒来，我先送一杯。(诸葛亮做递酒与刘玄德科，云)主公，满饮一杯喜酒咱。(刘玄德云)动劳军师，某饮咱。(刘玄德饮酒科)(众将做拜科)(诸葛亮与正旦递酒科)(云)夫人，满饮此一杯。(正旦云)大夫，此位是谁？(鲁肃云)此位便是军师诸葛孔明，道号叫做卧龙先生。小姐，把体面相见者。(正旦做接酒回酒科，云)军师先请。(诸葛亮云)不敢，夫人请。(梅香云)你两个再一会儿不吃，我便吃了也。(正旦唱)。

【普天乐】 我则见玳筵前，摆列着英雄辈。一个个精神抖擞，一个个礼度委蛇。那军师有冠世才，堪可称龙德。觑他这道貌非常仙家气，稳称了星履霞

衣。待道他是齐管仲多习些战策，待道他是周吕望大减些年纪，待道他是汉张良还广有神机。

（诸葛亮云）贫道再送酒者。（刘玄德云）不必动劳军师。二弟，你替军师送酒。（关羽云）军师请自在，三弟执壶，关某把酒。（张飞云）您兄弟知道。（做执壶科）（关羽递酒科，云）哥哥先饮一杯。（刘玄德做饮酒科，云）我饮干了也。（关羽云）嫂嫂满饮一杯。（正旦云）鲁大夫，这两位是谁？（鲁肃云）这两个一位便是关云长，一位便是张翼得。（正旦云）是好虎将也呵。（唱）

【十二月】 看了他形容动履，端的是虎将神威。想我那甘宁、凌统，比将来似鼠如狸。可知道刘玄德重兴汉室，却元来有这班儿文武扶持。

（关羽云）夫人，这喜酒当饮一杯。（正旦唱）

【尧民歌】 呀，我见他曲躬躬双手捧金杯，喜孜孜一团儿和气蔼庭闱。不由我不立钦钦奉命谨依随，拚的个醉醺醺满饮不辞推。我今日须也波知周瑜你好没见识，怎不的观时势。

（正旦做饮酒科，云）妾身饮了酒也。（刘封云）你

每则管里劝酒，我还不曾拜母亲哩。（刘封做拜科，云）母亲，您孩儿有些不成器，早晚要你照顾咱。（刘玄德云）梅香，你且和小姐回后堂中去。（梅香云）小姐，俺先回后堂中去来。（正旦云）鲁大夫，你回去对哥哥说，等我对月回门之日，我见母亲，自有话讲。（鲁肃云）小官知道了。（正旦背云）我看刘玄德生的目能顾耳，两手过膝，真有帝王仪表，以为丈夫，也不辱抹了我孙安小姐。（唱）

【耍孩儿】 从来不出闺门里，羞答答怎便将男儿细窥。则我这三从四德幼闲习，既嫁鸡须逐他鸡。只见他目睛转盼能过耳，手臂垂来直至膝。赤帝子真苗裔，暂时间蛟龙蟠屈，少不得雷雨腾飞。

（云）我只笑那周瑜好痴也，你自家没智识索取荆州，却将我送到这里，你须要做的功劳，我为甚来倒替你守寡一世？（唱）

【三煞】 不甫能射金屏中雀来，只索便上秦楼跨凤归，也是我妇人家自为终身计。你只为一时功效犹难遂，却将我百岁姻缘竟不提，那个肯无番悔？你使着这般科段，敢可也枉用心机。

（云）我哥哥好狠也。这一座荆州，直恁的中用？把我许了人，又要我去害他。难道你妹子害了一个，又好另嫁一个？哥哥，亏你就下的那。（唱）

【二煞】想着我同胞的能有几，我大哥哥又不到底，提起来尚兀自肝肠碎。我母亲呵，可怜永日萱花晚，哥哥也没甚傍枝棠棣稀，怎不顾亲生妹？倒着我明为嫁送，暗夺城池。

（云）我想母亲也曾劝来，着我只依着哥哥做事。这不是割舍的我，也只为哥哥做下主意，断然挽回不得。我如今自有个道理。（唱）

【煞尾】怕只怕母兄上别了情，愁只愁夫妻上伤了美。从今后做了个弄丸的宜僚，我只从中儿立直，着他两下干戈再不起。（同梅香下）

（诸葛亮云）夫人回后堂中去了也。鲁大夫，再饮一杯酒。归见吴王，烦替俺主公多多拜上。（鲁肃云）军师，小官酒勾了也。如今孙、刘结亲，做了唇齿之邦，永息干戈，实为万幸。小官今日就回主公话去。多多搅扰，容谢，容谢。（诸葛亮云）大夫，管待不周；惶恐，惶恐。若见周元帅时，则说柴桑渡口去此不远，

贫道不得躬候，千万勿罪。（鲁肃云）领命，小官告回江东去也。（诗云）周公瑾设计无休，诸葛亮识破情由。今两姓结为辱齿，看何日得取荆州。（下）（诸葛亮云）主公，这孙、刘结亲之事，是周瑜要袭取荆州的计策，被我参破了。料他不忿，必然又生甚生计策来。今孙夫人初到，请主公自回后堂中，与夫人饮宴庆贺，容贫道别有调度。（刘玄德云）有劳军师费心，两个兄弟在此听令，俺回后堂中饮宴去也。（下）（诸葛亮）二将军。（关末云）军师着关某那厢使用？（诸葛亮云）二将军，你去汉阳各路整点人马，专等我有驱遣之处，疾来听令者。（关羽云）则今日奉军师将令，便往汉阳各路整点人马，走一遭去。（诗云）美髯公威震江东，整精兵准备交锋。任周瑜心肠使碎，俺军师谈笑成功。（下）（诸葛亮云）子龙。（赵云云）军师着赵云那厢使用？（诸葛亮云）子龙，你去新野等处整点人马，专等我有驱遣之处，疾来听令者。（赵云云）得令，则今日便往新野等处，整点人马来一遭去。（诗云）俺军师妙算通神，笑周瑜枉结姻亲。若到我荆州城下。早将头纳下辕门。（下）（诸葛亮云）刘封，近前听令。（刘封云）等了我这一日，元来也用着我大叔。（诸葛亮云）刘封，与你五百人马，把守南门。小心在意者。（刘封云）得令。则今日领五百人马，紧守南门，走一遭去。（诗云）刘封好本事，上阵胆包身。若见周元帅，将他打

断筋。（下）（诸葛亮云）三将军随着贫道，早晚自有拨调的去处。我想周瑜这一计，眼见的又不成功也。他若再生别的计策，贫道也不愁他。（诗云）羽扇纶巾一孔明。

梁父歌吟信口成。（张飞云）周瑜，周瑜，休夸妙计高天下，只教你赔了夫人又折兵。（同下）

第三折

（周瑜领卒子上，云）某周公瑾是也。自赤壁鏖兵大战，折了某大将黄盖，倒被刘备占了俺家荆州九郡。今某设下孙、刘结亲之计，暗差甘宁、凌统二将，只推送亲，夺下城门，便来飞报。怎么这早晚还不见一个消息，好恼人也。（甘宁同凌统上）（甘宁云）某是甘宁，这是凌统。奉元帅的将令，去送孙安小姐，恰才回来。此间是辕门外，令人报过，我等径入。（见科）（甘宁云）元帅，甘宁、凌统回来了也。（周瑜云）你二将夺下荆州城门不曾？（甘宁云）元帅，俺二将送亲刚到城门口，有张飞挡住去路，说道：“我知您等之计，推送亲来赚俺城门，则放进小姐翠鸾车和梅香进来。您吴将若有一个进城，我一枪一个！”爷，这张飞的枪好不快哩，早是俺二将走的快，略迟些也着他一枪儿了。（周瑜云）嗨，这癞夫是强也，兀的不气杀我么！（凌统云）元帅不必赌气，俺江东有八十一郡锦绣封疆，便不图他这荆州，也尽勾受用哩。（周瑜云）我怎生舍的这荆州？等鲁子来呵，某又有一计。这早晚鲁子敬敢待来也。（鲁肃上云）小官鲁子敬，过的江来，

这柴桑渡口正是周元帅大寨。令人报复去，道有鲁肃来了也。（卒子做报科，云）喏，报的元帅得知，有鲁大夫来了也。（周瑜云）道有请！（卒子云）请进。（鲁肃见科）（周瑜云）大夫，那癞夫诸葛亮说甚么来？（鲁肃云）元帅，那诸葛亮先使张飞把住城门，当住俺吴将。小官随小姐至荆州王府，当日拜了堂，小姐十分欢喜。想是看的刘玄德中意，这二计都成不得了也。元帅，咱不取他荆州也罢。（周瑜云）大夫，某怎生舍的这荆州？你再去启知主公，这对月之时，取刘备同小姐回门拜见老夫人来。我这里使众将把住江口，不放刘备过江。若还俺荆州，万事全休，不然，就杀了刘备，兴兵攻取荆州，此计如何？（鲁肃云）元帅好计策，则怕孔明不肯轻放刘备过江来。（周瑜云）大夫，你则依着某禀知主公去。这癞夫那里识的此计？（鲁肃云）小官领命。（诗云）周公瑾独霸江东，诸葛亮妙算无穷。你两人隔江斗智，单劳我奔走匆匆。（下）（周瑜云）鲁子敬去了。这一计定然取了荆州。甘宁、凌统。（甘宁云）元帅要俺二将那厢使用？（周瑜云）拨与你二人各五千人马，等刘备过江之时，把住江口，不许放他回去。小心在意者。（甘宁云）得令！（周瑜云）某这一计叫做赚将之计，且看那癞夫怎生对付我来。（诗云）三分国龙蛇一混，恨诸葛神谋广运。若刘备到俺江东，稳取了荆州九郡。（同下）（诸葛亮领卒

子上，云)贫道孔明是也。可奈周瑜无礼，数次定计，被某识破了。前日又着鲁子敬来，请俺主公同孙安小姐回门，过江拜老夫人。贫道也不推辞，着主公过江去了。那周瑜的计策则要留住俺主公，不放过江，拨换了荆州。嗨，周瑜也，你怎生出的贫道之手？令人，唤将刘封来者。(卒子云)刘封安在？(刘封上，诗云)刘封本领欠高强，才说交锋便躲藏。每日家中无甚事，跟着油嘴打钉忙。自家刘封的便是。有我父亲刘玄德，因孙、刘结亲，前日是个对月，过江回门去了。今军师唤我，不知有甚事。令人报复去，道我大叔来了也。(卒子报科，云)刘封到。(刘封见科，云)军师叫我怎么？(诸葛亮云)刘封，今主公过江去了数日，你送些暖衣去，就带我这锦囊去。里面有一封信，休着别人见。你近前来。(做打耳暗科，云)你与主公穿衣时，悄悄送这锦囊，教主公袖了。再打个耳暗，教主公酒散只装醉，掉下锦囊，待孙权拾去，自有妙计。小心在意者。(刘封云)我知道了。正要去耍子哩，则今日过江送暖衣，带了锦囊，走一遭去来。(下)(诸葛亮云)刘封去了也。令人，唤三将军来者。(卒子云)三将军安在？(张飞上，云)某张飞是也。可奈周瑜定下孙、刘结亲之计，被俺军师识破，前日又请俺哥哥、嫂嫂拜门去了。今有军师呼唤，须索走一遭去。令人报复去，道有张某下马也。(卒子报科，云)三将军到。

(张飞做见科，云)军师呼唤张飞，那厢使用？(诸葛亮云)三将军，贫道与你一计，去汉江边迎接主公并孙安小姐翠鸾车。你近前来。(做打耳暗科，云)可是恁的。(张飞云)得令，则今日领了人马，江边接待哥哥、孙安小姐，走一遭去。(诗云)既结为唇齿之邦，没来由故惹刀枪。鸾车内聊施巧计，着周瑜一气身亡。(下)(诸葛亮笑科，云)周公瑾，你怎生出的贫道之手？你待赚我主公过江，拨换荆州，贫道偏宴着你孙权自送主公回来，直气你的死哩。(诗云)周公瑾枉施三计，反受我一场呕气。这的是自送残生，只可惜把小乔孤单半世。(下)(夫人同孙权领卒子上，云)老身孙权的母亲是也。有我女儿孙安小姐配与刘玄德为夫人，今日是对月，他来拜见老身。我说多着刘玄德住几日，才放他过江去，也见郎舅的情分。仲谋，筵宴齐备了么？(孙权云)母亲，筵宴齐备了也。孩儿取玄德公过江来拜见母亲，正意只要拨换荆州哩。他到此数日，尚缺管待。令人，与我请将玄德公来者。(卒子云)理会的。(刘玄德上，诗云)不知就里伏神通，孔明令我到江东。几时得摔破玉笼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某刘玄德自从孙、刘结亲，有鲁子敬来请某过江，拜见老夫人。某欲待不来，有军师说不妨事，则管里过江去，贫道自有计策。来此已经数日，不放回去。今日吴王相请，须索走一遭去。令人，报复去，道有小

官来了也。（卒子做报科，云）喏，报的大王得知，有刘皇叔来了也。（孙权云）快有请。（卒子云）请进。（刘玄德见科，云）老夫人，量刘备有何德能，敢劳如此重待。（孙权云）玄德公恕罪，等我妹子来时行酒。（正旦领梅香上，云）妾身孙安小姐。自从结亲之后，又经一月有余。今日母亲、哥哥在前厅安排筵宴，管待俺刘玄德，我须索见母亲去来。（梅香云）小姐，梅香先看了来，他摆设的花一攒锦一簇，好大大的筵席也。（正旦云）梅香，这席面莫不是楚霸王的鸿门宴么？（唱）

【商调】【集贤宾】 则俺那画堂中攒簇的来件件儿好，你看那铺净几列佳肴，齐臻臻银屏也那绣褥，韵悠悠风管的这鸾箫。（梅香云）小姐，则请的姐夫一位，怎生安排的这等丰盛也？（正旦云）你那里知道。（唱）那里是锦上添花，衡一味笑里藏刀。他将那一片狠心肠早多时排下了，（梅香云）今日筵席上可少着姐夫吃酒，免的醉了，又着梅香扶侍他哩。（正旦唱）梅香也怎参透这段根苗。则他那愁怀犹未解，怕不的酒力也难消。

（梅香云）姐夫心中可想些甚么那？（正旦唱）

【逍遥乐】 想则想荆州消耗，与他那结义的人儿，这几日离多来会少。（梅香云）比及姐夫想他每兄弟呵，可着他回去了罢。（正旦唱）你说的来好没分晓，俺哥哥有妙计千条。则待取霸王在这遭，（梅香云）既然主公不肯放姐夫去，着他悄悄的走了罢。（正旦唱）怕不要安排归棹。倘或的驱兵追赶，兀那一片长江，何处奔逃？

（梅香云）小姐也要自家做个计较，且见老夫人去来。（正旦做见科，云）母亲万福，哥哥万福。（夫人云）孩儿，则等你来行酒者。（孙权云）令人，抬上果桌来者。（卒子云）理会的。酒到。（孙权云）母亲，先饮一杯。（夫人云）我先饮这杯酒。（做饮酒科）（孙权云）再将酒来，这一杯酒玄德公饮。（刘玄德云）恭敬不则从命，某领这杯酒也。（孙权云）这一杯酒该妹子饮。（正旦云）哥哥请。（孙权云）妹子请。（正旦云）

【梧叶儿】 哥哥当尊重，敢动劳，则见他金盏泛香醪。（孙权低云）妹子也，这一杯酒则要你见功者。（正旦唱）但饮酒只说酒中事，怎又伤我的心着我心下恼。（孙权云）妹子，你恼做甚么？饮了这杯酒者。（正旦背唱）我背地里将这酒儿浇天地，也只愿的俺两口儿夫妻到老。

（做饮酒科）（孙权云）令人，接了盏者，酒慢慢的行。（刘封上，云）自家刘封。奉军师的将令，着我送暖衣过江来与我父亲。我带着个包袱儿。只等筵席散后，就将这桌面包了家去吃。可早来到也。令人报复去，道有刘封到此哩。（卒子云）喏，报的大王得知，有刘封求见。（孙权做背科，云）刘封此一来却为何事？玄德公，有你那刘封来见你哩。（刘玄德做醉科，云）老夫人，某酒勾了也。（孙权云）玄德公醉了。妹子，这刘封来此怎的？（正旦云）哥哥，我不知道。（孙权云）妹子差了也。你怎生推不知道？你则实说，刘封此一来却是为何？（正旦唱）

【金菊香】 哥哥你道我过门来事事有蹊跷，则你这两下里机关不甚巧。（孙权云）妹子，我当日与你计较的事，你几曾依我一些儿来？（正旦唱）若有那歹心儿天觑着，则愿你早放他还朝，也免的动枪刀。

（孙权云）令人，着刘封过来，（卒子云）刘封，主公唤你哩。（刘封做见科，云）我刘封见父亲来的日子多了，天色寒冷，我为送暖衣过来。这桌面上吃不了的，也该散些我吃。（孙权云）哦，你原来为送暖衣。刘封，你父亲醉了也。（刘封云）哦，我还不曾唱喏哩。老奶奶唱喏，母亲唱喏。俺父亲醉了也。父亲，刘封

送暖衣在此。(刘玄德做醉科，云)老夫人，刘备酒勾了也。(刘封云)母亲，我家老子怎么吃的这等醉了？你叫他一声。(正旦云)刘封，你且不要叫他，等我问你几句话咱。(刘封云)母亲问我甚么？(正旦唱)

【醋葫芦】 你那里群臣喜共忧？(刘封云)军师们都好好的没甚么忧。(正旦唱)事情歹共好？(刘封云)我们荆州一个低钱买个大馍馍，这个便是事情。(正旦唱)则您那云长、翼德敢心焦？(刘封云)俺两个叔叔终日喝酒快据，则不心焦。(正旦唱)则怕他急煎煎盼着音信杳。为着个甚些担阁？我怕您无人处将我厮评跋。

(刘封云)父亲醉了，只是打盹哩，母亲叫他一声儿。(正旦云)等我叫他，玄德公，刘封送暖衣在此。(刘玄德做偷看刘封科，云)小姐，某饮不的酒了也。(正旦唱)

【么篇】 他眼朦胧恰待开，对着人不敢瞧。则他那巧机关在腹内暗藏着，(孙权云)小姐，你扶起刘玄德来，与他穿上暖衣，再饮几杯咱。(正旦唱)你教我扶将他起来把衣换了。他正是醉人难叫，(刘封云)父亲，你这一睡到几时也？(正旦唱)他直睡到明月上

花梢。

（云）玄德公，你换了衣服者。（刘玄德做醒科，云）哦，夫人，你叫刘封过来。（正旦云）刘封，你见父亲咱。（刘封做见科，云）父亲，刘封送暖衣到这里也。（刘玄德云）刘封，将暖衣来我换。（刘玄德做穿科）（刘封做递锦囊科，云）父亲，这个锦囊收了者。（孙权做背科，云）哦，一个锦囊儿。（刘玄德做袖科）（刘封做打耳暗科，云）父亲，仔细着。（刘玄德云）我知道。（正旦云）这事好跷蹊也呵。（唱）

【么篇】他耳边厢悄悄的言，心儿里暗暗的晓。不争你把我厮瞒着，怎知我这些心地好。（刘封云）母亲，看俺父亲咱。（正旦唱）我怎肯将他来违拗，我须是忠臣门下女妖娆。

（刘玄德云）刘封，你回去罢。（刘封云）酒也不曾吃的一钟儿，就着我回去。老奶奶、母亲休怪，我过江去也。（诗云）军师差我送暖衣，顺风顺水疾如飞。平空走了数千里，眼看筵前只忍饥。（下）（孙权背科，云）刘封去了也。恰才递与刘玄德一个锦囊，一定是封书。刘玄德已是醉了。妹子，你凡事不肯依我，这一封书，你好歹与我看一看咱。如今着梅香且扶的刘

玄德歇息去了，妹子，你暗地拿将书来，我看书中的详细，依旧还你。这些小事，你也不依我？母亲，刘玄德醉了，着梅香扶他歇息去。（夫人云）梅香，扶玄德公歇息去者。（梅香云）姐夫，你醉了。我扶你歇息去罢。（孙权云）玄德公，明日再会也。（刘玄德做唱喏科，云）多谢、多谢，搅扰、搅扰。（做掉锦囊科，下）（孙权做拾锦囊科，云）天假其便，我可可的拾着这锦囊儿。刘备，你合败也。我拆开这书来看咱。我说是一封书么。（做念科）“诸葛亮书奉玄德公座前开拆。自过江东之后，众将各安，勿劳记念。今有曹操为赤壁之恨，点集大兵百万，要来攻取荆州。如书到日，主公且慢回来，等贫道分拨众将，紧守各处关隘，早晚便过江问吴王再借些军马，共拒曹操。一者江东众将，都是旧识；二者孙、刘结亲，又添上这一重亲眷，必然无阻。此书勿泄于外。诸葛亮书”。哦，原来如此，我留他在这里做甚么？不如放他回去，只不借兵与他，等曹操杀他不好？妹子，则今日收拾了行李，就与玄德公回荆州去罢。（正旦云）谢了哥哥也。（夫人云）仲谋，你为甚么就着他两个回荆州去了？（孙权云）母亲不知。（孙权做打耳暗科）（夫人云）既然如此，只凭你罢。（正旦唱）

【浪里来煞】 你那里担着愁，我这里倒含些笑，

只待做了脱金钩东海冠山鳌。(孙权云)妹子，你则今日就起身罢。(正旦唱)你还怕我有心留恋着，只望俺那荆州疾到。便排下那几千番筵席，你也休的再来邀。(同夫人下)

(孙权云)谁想周瑜枉用了一场心。若是诸葛亮过江来，俺一定又要借与他军马。便好道覆军之辙，前一番错了，如今又错了不成？只就今日将刘玄德同我妹子放他回去，有何不可！(诗云)一心望把荆州勒要，不想又曹兵来到。早放他玄德渡江，也免得借兵聒噪。(下)

楔子

（刘玄德引祇从上，诗云）急离江东趲路归，荆州还隔彩云隈。鳌鱼脱却金钩钓，摆尾摇头再不回。某刘备自到江东，已经旬日。孙权意欲将我拘留在国，索换荆州。昨日孔明着刘封推送暖衣，故坠锦囊，赚某还家。孙权不知是计，即日打发俺夫妻二人上路。到得江口，被甘宁、凌统当住，亏俺夫人喝退，放了过来。不觉已近汉阳了。此去荆州不远，只怕周瑜知觉，领兵追赶，急难脱身。怎生得一枝接应军马来，可也好也。（卒子抬旦车子上）（旦云）玄德公，着从者行动些，俺早到荆州咱，（刘云）恰才这江口，吴将拦路，不是夫人喝退，怎么能勾过来？这里已是汉阳江口是俺荆州地方了。虽则如此，还怕周瑜来追哩。（旦云）玄德公放心，诸葛军师必有主张。兀那芦苇丛里有军马来，敢是你家兵也。（张飞领卒子上，云）某张飞是也。奉军师将令，到这汉阳地面迎接哥哥。兀那远远望见，不是哥哥来也？（见科）（刘玄德云）三弟，你来了也。俺军师有甚么话说？（张飞云）哥哥，请嫂嫂下车，上了马，先回荆州去，这是军师的将令。

(张飞做打耳暗科，云)可是恁的。(刘玄德云)，我知道了也。夫人请下的这翠鸾车，换上了马，和俺先回荆州去，留三将军在后护送。(正旦做下车、上马科，云)三叔叔，你小心在意者。(张飞唱)

【仙吕】【赏花时】我着你换上青骢前路发，这早晚周瑜没乱杀。再休来俺面上弄奸猾，凭着俺单枪也那只马，则着你都不得好还家。

(刘玄德同正旦、梅香下)(张飞云)小校，牵着我的马，待我上的这翠鸾车，自在的坐坐。小校，抬动些。(周瑜同甘宁、凌统上)(周瑜云)某周公瑾甫能赚得刘备过江来，不想主公为甚么就放他回去了？更待干罢，甘宁、凌统。(甘宁、凌统云)元帅有。(周瑜云)我着你两个把住江口，你怎敢违我将令，放他过去？(甘宁云)俺两个怎么肯放？把守的似荷包口儿紧紧的。有孙安小姐说道：“奉老夫人、吴王的令旨。”况且小姐平日好个姓儿，老夫人又向着他。便是元帅自在那里，也不敢阻当，何况小将？(周瑜怒科，云)呢，你岂不闻：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我的将令，管甚么孙安小姐。如今权饶你将功折罪，点起人马，随我追赶去来。(追科)(甘宁云)兀那前面行的，不是小姐翠鸾车？元帅亲自赶上，问他个回去的缘故，可

不好那？（周瑜做下马跪科，云）小姐，某周瑜定了三计，推孙、刘结亲，暗取荆州。今日甫能请的刘备过江来，拿住他不放回还，这是某赚将之计。怎么这江口上小姐倒叱退众将，放刘备走了，着某甚日何年得他这荆州？你护你丈夫家，也不该是这等。（张飞做揭帘子科，云）兀那周瑜，你认的我老三么？好一个赚将之计，亏你不羞。我老三若不看你在车前这一跪面上，我就一枪在你这匹夫胸脯上戳个透明窟笼。（周瑜做气科，云）原来是张飞在翠鸾车上坐着，我枉跪了他这一场。兀的不气杀我也。（做气倒科）（甘宁云）三将军，俺元帅箭疮发了也。（张飞云）我不杀他。你扶这匹夫回营中去。（甘宁、凌统扶周瑜下）（张飞云）周瑜，眼见的你这一气，无那活的人也。哥哥、嫂嫂前面去远了。小校，抬着车儿慢慢的走。将马过来，待某赶上，先见军师回话去来。（下）

第四折

（诸葛亮领卒子上，云）贫道诸葛孔明。因周瑜要取荆州之地，请玄德公拜门，不肯放过江来。我着刘封送暖衣，就带一个锦囊去。我料孙权定放主公即日回来也，早遣三将军江边接应去了。贫道安排下筵席，与主公、夫人拂尘。这早晚敢待来也？（刘封上，云）自家刘封。过江送暖衣去，俺父亲正吃酒醉了，整整的饿了我这一日。我如今见军师去。（卒子报科，云）刘封到。（刘封做见科，云）军师着我刘封送暖衣并锦囊去，父亲着我先回来。那孙家里摆的好席面，只是我刘封没造化，单只看的一看。做了眼饱肚中饥哩。（诸葛亮云）刘封，这也算你的一功了。（刘封云）多谢军师。（刘玄德上，云）某刘备自过江住了十数日，多亏军师之计，就当日孙仲谋着某同夫人回荆州来，江边迎着张飞兄弟接应。俺先将夫人送回后堂中去了，我见军师去咱。（卒子报科，云）偌，报的军师得知，有主公来了也。（诸葛亮云）主公回了，俺迎接去来。（见科）（刘玄德云）军师好妙计，孙权一见了书呈，就着俺过江来了。（诸葛亮云）主公请坐，待众将来全了

时，一同庆功饮酒。（关羽同赵云上）（关羽云）某关云长，这是赵子龙。奉军师将令，着往樊城、新野各处整点人马。听知俺大哥过江拜门，今日回来了，子龙，俺和你见哥哥去来。（赵云云）二将军请。令人报复去，道有关某同赵子龙下马也。（卒子报科，云）二将军、赵将军到。（二将做见科）（关羽云）军师，俺关羽同赵云在樊城、新野等处整点人马回来了也。（诸葛亮云）二位将军少待。等三将军来时，与主公、夫人庆功饮酒。（张飞上，云）某张飞奉军师将令，接应俺大哥回来，令人报复去，道有张某来了也。（卒子报科，云）三将军到。（张飞见科，云）军师，张飞在江边接着哥哥，先打发嫂嫂换上了马，同大哥自回荆州。某就坐在嫂嫂翠鸾车上，周瑜领兵赶上，跪在车前，所说他取荆州之计。被某揭起帘子，羞辱了他一场，那周瑜一口气气的撒然倒地，扶的回营去了。这早晚多咱死也。（诸葛亮云）三将军成此大功，可喜，可喜。主公今日回了，两国孙、刘结亲，又保守了荆州之地。贫道设一大宴，请孙夫人来庆贺咱。（关羽云）军师说的是。令人，传入后堂，请嫂嫂出来饮宴者。（卒子云）夫人有请。（正旦上，云）妾身孙安小姐，今日同玄德公复还荆州，军师会众将排宴，论功庆赏，非同容易也呵。（唱）

【双调】【新水令】听的个东君今日绮筵开，则俺这美前程世间无赛。想当初要荆州通使去，舍了个亲妹子度江来。若不是巧计安排，怎能勾锦鸳鸯得宁耐？

（正旦见科）（诸葛亮云）夫人来了。主公请就坐咱。（刘玄德云）您众将，这几时若不是军师妙计，俺岂得复回荆州也？（诸葛亮云）此非贫道之能、众将之力，一来托赖主公洪福，二来多亏夫人贤德，方得俺两家罢兵。令人，抬上果桌来者。（卒子云）理会的。酒到。（诸葛亮云）贫道先与主公、夫人送一杯，然后众将以次而饮。（诸葛亮做递酒科，云）（正旦唱）

【沉醉东风】我只见众公卿欢容满腮，齐臻臻把果桌忙抬。画堂中音乐谐，宝鼎内香烟蔼。祝千秋磕头礼拜，不知道赤壁东风大会垓，可似这今朝奏凯？

（诸葛亮又递酒科，云）夫人满饮此杯。（正旦云）军师先请。（诸葛亮云）不敢、夫人请。（正旦唱）

【沽美酒】见军师送酒来，空折杀女裙钗。多亏你决胜成功将相才，与妾身有何担带？敢劳动这酬待？

（诸葛亮云）夫人，饮过这酒者。（正旦云）妾身领

这杯酒。（做饮酒科）（刘玄德做递酒科，云）将酒来，我与军师敬一杯。（正旦唱）

【太平令】 合谢你军师元帅，只这一封书促你回来。识破了千般成败，杜绝了他十分毒害。这一场布摆，喝采，是谁的手策？呀，保护得荆州安泰。

（刘玄德云）众将斟上酒，多要尽醉方归也。（众饮酒科）（关羽云）嫂嫂，想当初周公瑾怎生用计，要取索荆州？你是说一遍，与俺众将听咱。（正旦唱）

【锦上花】 要取荆州，人人无奈。则有个周瑜，逞尽狂乖，定下机关，送亲过来。嘱付我的言词，扬扬不采。

（张飞云）若不是嫂嫂贤达，俺哥哥险此儿中了他的主策也。（正旦唱）

【么篇】 非干贱妾贤，凡事要明白。未入门程，先纳降牌。既做姻亲，怎好乱猜？咱这里归伏，他干生计策。

（诸葛亮云）似夫人大德，端的少有。（正旦唱）

【碧玉箫】 这也是天数合该，姻缘线牵来。夫妻有情怀，永远得和谐。愿皇图万万载，保封疆弭祸灾。御酒酬，宫花戴，长似这筵前宴乐无妨碍。

（诸葛亮云）您众将跪下者，听主公与你叙功赐赏。（词云）贫道本垆上遗民，遇明主三顾殷勤。在军中运筹决策，长则是羽扇纶巾。借荆州暂屯人马，奈东吴索取频频。屡设计皆为参透；故遣使议结婚亲。赚过江阴图谋害，锦囊至立送回轮。张翼德虽然粗鲁，翠鸾车假作夫人。将周瑜当场耻辱，箭疮裂一命难存。关云长雄略盖世，赵子龙大胆包身。便刘封不曾临阵，往来间亦有功勋。玄德公汉朝枝叶，孙小姐出自名门。正相应天缘匹配，排筵席庆贺长春。诸将佐加官赐赏，一齐的拜谢皇恩。（众谢科）（正旦云）俺玄德公呵。（唱）

【收尾】 他本是汉皇帝室亲支派，少不得将吴魏并做了刘家世界。显得俺卧龙的诸葛十分能，笑杀那短命的周瑜刚则一时歹。

题 目 两军师隔江斗智正

正 名 刘玄德巧合良缘

逞风流王焕百花亭

第一折

（老旦扮卜儿引旦贺怜怜、梅香盼儿上，诗云）教你当家不当家，及至当家乱如麻。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老身洛阳人氏，姓贺，人都唤我做贺妈妈。生下这女孩贺怜怜，做着个上厅行首。我那孩儿生的十分聪明智慧，谈谐歌舞，挡筝拨阮，品竹分茶，无般不晓，无般不会。占断洛阳风景，夺尽锦绣排场。明日是清明节令，着孩儿郊外踏青去。孩儿，你意下如何？（旦云）谨领母亲的命，明日到城外陈家园百花亭上，赏玩春景，走一遭去来。（盼儿云）姐姐，我盼儿伏侍你去。（同旦下）（卜儿云）孩儿和梅香都出城去了也。我无甚事，且往隔壁李大妈家吃茶则个。（下）（正末扮王焕引家僮六儿上，云）小生姓王名焕，字明秀，年方二十二岁，本贯汴梁人氏。自父亲辞逝，

来此洛阳叔父处居止。为小生通晓诸子百家，博览古今典故，知五音，达六律，吹弹歌舞，写字吟诗，又会射箭调弓，抡枪使棒，因此人皆称为风流王焕。时遇清明节令，不免到城外陈家园百花亭上游玩一遭。（做行科，云）你看这郊外，果然是好景致。只见香车宝马，仕女王孙，蹴鞠秋千，管弦鼓乐，好不富贵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锦绣铺设，翠红罗列，酬佳节。莺燕调舌，惜春光苦问东君借。

（六儿云）官人，你看那竹溪花坞，翠绕珠围，往来的人，一上一下，似走马灯儿一般，是好耍子也。（正末唱）

【混江龙】管弦拖拽，王孙仕女斗豪奢。梨花院秋千蹴鞠，牡丹亭宝马香车。唤游人芳树啼残锦鹓，采香蕊粉墙飞困玉蝴蝶。杨柳映，杏花遮，东风外，酒旗斜。四时中惟有春三月，光阴富贵，景物重叠。

（旦引盼儿上，云）妾身贺怜怜。今日清明佳节，去郊外游玩。盼儿，那前面亭子，不是百花亭那？

(盼儿云)姐姐，正是百花亭，将次到也。(正末云)六儿，你见么？兀那人丛里那个女子，生的非常也呵！(六儿云)官人，你好眼睛，那个女子生得十分标致。不是六儿多口，那一个梅香也不歹哩。(正末唱)

【油葫芦】 则见来往佳人教我难应接，离百花亭将近也，就儿中这一个尤娇绝，(云)世间有此女子，岂不是施朱太赤，施粉太白？(唱)端的是腻胭脂红处红如血，润琼酥白处白如雪。比玉呵软且温，比花呵花更别。若不是嫦娥降下瑶宫阙，尘世里怎遇这活冤业。

(旦云)盼儿，咱到百花亭上去呵。(六儿云)官人，你看那小娘子，恰似画图上的美人一般。我们也到百花亭上看他去。(正末唱)

【天下乐】 这的是美玉生香花解说，(旦见将扇遮科)(正末唱)他见人有些矫怯，忙将罗扇遮，(旦做意科，云)那生好一表人物也。我折朵兰花儿咱。(正末唱)则见他寄幽情故将兰蕊儿折。端的个眉尖上芳信传，眼角头春意窃，(做俯觑科，唱)元来那脚踪儿也把心事写。

（旦做吟诗科）（诗云）折得名花心自愁，春光一去可能留。（正末云）好聪明的女子也！（六儿云）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正末唱）

【醉中天】 他把我先勾拽，引的人似痴呆，哉和他四目相窥两意协。好也昭他生的有芙蓉面，桃花颊，说不尽他百般娇千般艳冶。（六儿云）官人，你看他眼似明星，眉如秋月，生的庄庄重重，是一个好女子也！（正末唱）你道他点星眸眉湾秋月，（做暗笑科，云）你怎知他不庄重的时节。（唱）他可也有玉簪横云鬓偏斜。

（云）方才那两句诗，深有其意。姐姐既有意呵，便再念一遍也好。等他再念时，我也续他两句。（六儿云）官人说的好，六儿若还识字通文，我也续他两句。（旦云）那生说不听的，我再吟一遍咱。（旦再吟）（生做续吟科，诗云）东风若是相怜惜，争忍开时不并头。（旦云）盼儿，你看那百花亭畔那个秀才，貌赛潘安，才过子建，举止风流，不知是谁家公子？怎生能勾和他说话儿也好？（盼儿云）看那秀才，正好与姐姐匹配也！（正末云）六儿，你看那女子，扭捏做作，必是个卖俏的傜儿，怎生得个花蝴蝶通个春信去咱。？（六儿云）便怎么遇得这通信人来？（外扮王小

二卖查梨条上，诗云）洛阳城里卖花人，查梨条卖也。妆得肩头一担春，查梨条卖也。假使王孙知稼穡，查梨条卖也。好花将卖与何人，查梨条卖也。（又叫）（正末做喜科，云）这卖查梨条的王小二身上，要成此一件大功，可不好那！六儿，你与我快唤那卖查梨条的过来。（唱）

【金盏儿】 我正咨嗟，不宁贴，一声查梨条卖也猛听了心欢悦，（做走科，唱）我向这闹花深处紧搀截。配合这醉春情能莺燕，更和那调春色巧蜂蝶。只索央及你撮合山花博士，休使俺没乱煞做了鬼随邪。

（六儿做叫科，云，）王小二，俺官人唤你哩。（小二做见科，云）官人唤小子做甚？（正末云）小二哥，我问你咱，兀那闹花深处，这个姐姐是谁家的？（小二云）那一个你也不认的？好风流的王舍。他便是洛阳上厅行首贺怜怜。（正末云）小二哥，你也知道我妆孤爱女，你肯与我做个落花的媒人，与那贺家姐姐做一程儿伴，我便与你换上盖也。（小二云）官人，小人别的不会，这调风贴怪，帮闲钻懒，须是本等行业，我就与你说去。王小二做走）（六儿扯住科，云）哥，我央及你，把那梅香总成了我罢。（王小二见旦科）（旦云）王小二，我见你在百花亭上和那公子说话，莫

不是那公子使你来见我么？(小二云)大姐，你可也忒聪明。那公子须不比寻常人，说起来赶一千个双通叔，赛五百个柳耆卿哩！(旦云)他可是谁？(小二云)他便是风流王焕。据此生世上聪明，今时独步。围棋递相，打马投壶，撒兰擲竹，写字吟诗，蹴鞠打诨，作画分茶，拈花摘叶，达律知音，软款温柔，玲珑剔透。怀揣十大曲，袖褪乐章集，衣带鹤鹑粪，靴染气球泥。九流三教事都通，八万四千门尽晓。端的个天下风流，无出其右。(旦笑科，云)王小二，你这没嘴葫芦，倒会贴怪。既然如此，请那壁官人百花亭上来，俺两个自有说话。(小二云)你怕小人落了偏钱？你两个自对主儿商量去，我就请的来相见咱。(正末见旦科)(旦云)久闻王舍风流，今日幸得一遇，果然名不虚传。(正末云)小生虽有虚名，其实不副，惶恐，惶恐！(六儿云)莫说我家官人，连六儿也惶恐，惶恐。(正末唱)

【醉扶归】 他那里满口儿称王舍，多敢是真心的爱豪杰。(旦云)王舍，你可曾做子弟来么？(正末唱)我也曾向烟月所上花台做子弟，(旦云)解元不弃，屈高就下，与妾身作伴，可也肯么？(正末云)小生有句话敢问那？(旦云)有甚么话说？(正末唱)莫不你前身元从谢。自笑我有那崔护诗才几些，怎敢便大

厮八将凉浆谒？

（旦云）则怕你不惯傲子弟那。（正末云）姐姐，我也稍知一二。（唱）

【后庭花】 我也曾把柳条攀花蕊折，将那云雨期风月赊。（旦云）你看这生说海口那。（正末唱）你说我说海口王明彦，则要你放宽心贺大姐。不是我咨娇奢，凭着我拈花摘叶，那愁他没鸾胶将弦断接。

（旦云）既然解元要与妾身为伴，怎也推辞。但是俺娘举手大，枷棒重，只怕你当他不起。（正末云）只要姐姐肯许了王焕，便是你奶奶利害，这等门户差拨，王焕也当的过来。（六儿云）委的俺官人是惯家。（正末唱）

【一半儿】 他狠毒呵似两头蛇，乖劣呵浑如双尾蝎，我将明珠一斛亲弃撇。（小二云）官人，你敢是心邪了也。（正末唱）不是俺心邪，我只是一半儿支吾一半儿者。

（旦背云）你看他这等俊俏身材，又好个淹润性格。一见之间，早将我的魂灵抓到他那壁去了。他既有心要和我相处，我岂可当面错过。（回云）解元，我

在梨花巷口住，你和王小二同到我家来便了。（小二云）官人，我今日成就了这好事，你可怎么谢我？（六儿云）王小二，那梅香的事，你一句也不题，有甚么谢你？（正末唱）

【赚煞】 既不肯近蓬蒿，待有意亲兰麝。他见俺淹润柔熨贴，弄玉傅香无尽歇。（旦云）只怕有那杀风景的哨厮每排捏呵。（正末唱）着那等干眼热滑张杓倮，任从些，打草惊蛇，尽教他捏怪排科厮间谍。（旦云）你若肯娶我，我便告一纸从良，立个妇名也。（正末唱）你若肯从良立节，我准定是建功立业，恁时节稳情取五花诰七香车。（同下）楔子

（正末同旦上，云）自与姐姐相会，可早半年光景也。谁想老虔婆狠毒，接过我许多银两，如今要赶我出去。他敢是将你另接个甚么人那？（旦叹云）嗨！元来你还不知道？如今西延边上高常彬，在此收买军需。俺那母亲爱钱，待要将我嫁与他去哩。（正末云）姐姐，似这般可怎了也？（做悲科）（旦云）解元，兀的不痛杀我也！（正末唱）

【仙吕】【端正好】 俺和你命儿乖，时儿蹇，

生折散美满的姻缘。恨天公怎不与人方便？铲连理树，
撇并头莲，搦比翼鸟，打交颈鸳。恨绵绵，泪涟涟，
急煎煎，意悬悬，知何日得重相见？（同下）

第二折

（卜儿上，云）俺那怜怜小妮子，半年前城外陈家府百花亭上，赏清明节令，引的个王焕来家，一住就住了半年多。他如今没甚么钱物了，只管缠住俺那妮子，再也不思量转身。俺这门户人家，单靠那妮子吃饭，一日不接客，就一日不赚钱，怎么容得他？如今被俺使个科段，将他捻出门去。那西延边上有高常彬，他来俺洛阳买办军需。那厮巨万贯东西，要娶俺妮子，屡次着人来说，被俺勒了他二万贯，嫁与那厮去了。早是俺乖，倘或这妮子跟着王焕走了，可怎了也！今日街坊每请俺吃茶，小的好生看着家，我吃了茶便来也。（下）（旦上，云）好是烦恼人也。好是烦恼人也。谁想俺那虔婆不仁，板障了王郎，将我嫁与高常彬，搬在这承天寺里寄住，等待军需完备时，带我西延边去。妾身要寄个信与王郎得知，争奈门上把的水泄不通，连梅香也不放他出入，怎生得个人来可也好那。（王小二叫上）查梨条卖也！查梨条卖也！（旦做听科，云）兀的不是卖查梨条王小二的声音？惭愧！这信息敢只在他身上，与俺寄去了也。（叫科，云）王小二，

西厢下来。（做见科）（小二云）大姐，你怎么在此？（旦云）俺妈妈将我嫁与高常彬，借此承天寺权住，早晚要带俺上西延边去。王舍想不知我在于此处，我特特央浼你通个信去，与他知道。（小二云）哦，大姐，你要我通个信去，著王舍到这里来望你么？（旦云）是！小二哥多累你，那厮遣心腹人把著门，闲杂人一个也不放入来。你说与王舍知道。他来时须要觑个方便才好。（小二云）大姐放心，俺王小二自有兵法。著王舍来见大姐。（旦云）似这般可好也！俺有一小柬，烦你专与王舍。先送你这碎银五两，还有重谢在后。疾忙快去，恐怕那贼汉回来。小二哥。你是必用心者！（小二云）放心！都在我身上，我去也。（下）（旦云）王小二去了也，我且回后堂中去。（下）

（正末上，云）小生王焕。自从与贺家姐姐作伴半载其程，钱物使尽。姐姐与小生赤心相待，争奈虔婆板障，将小生捻出门来，把姐姐嫁与高常彬，如今不知在于何处？小生害了这场没滋味的证候，俺想为人生得蠢浊，倒也省的耽烦受恼。小生不幸，学的聪明，致今半生浮浪，一世飘蓬，只当坠下活地狱一般。（诗云）酷怜风月为多情，还到离时恨转生。倚柱寻思暗惆怅，一场春梦不分明。（唱）

【中吕】【粉蝶儿】 半世飘流，几曾离舞裙歌袖。为怜他皓齿星眸，俺的个掷黄金，挥白壁，暗中挑斗。则待要买断了谢馆秦楼，却揽下这一场不明白的僝僽。

【醉春风】 从今后牢收起爱月惜花心，紧抄定偷香窃玉手。刁风拐月畅好是没来由，出这场丑，丑！从小着迷，少年吃闷，几时参透。

（云）我心中好生困倦，且住街上茶房里吃一杯茶消闷咱。（二净闹上，双云）柴又不贵，米又不贵，两个风子，正是一对。小生姓双，这个姓柳，咱费了多少钱财，赔了多少工夫。占的这个表子，你只管来插趣，好没礼也！（柳云）难道你不见，我几曾调他来？皆是他心上自爱上我，你吃这等寡醋做甚么？你如今不要闹，咱两个则一递一夜便了。（正末见科，云）兀那两个秀才，闹将来不知为甚么？我试问他咱，你二公为何相争？（双云）老兄你不知道。小生姓双，唤做双解元，他姓柳，叫做柳殿试，俺两个是太学中同斋朋友，我苦着个科子，唤做白捉鬼。他没廉耻，每夜瞒了我去与他偷。那丑东西便也不打紧？只是咱同斋朋友，来我跟前踏狗屎，可不着别斋生员笑话。（柳云）老兄不要听他胡说。（正末云）元来二公却为风月如此。（唱）

【迎仙客】 你两个元同舍，本儒流，那白捉鬼比小卿不姓苏比玉仙不姓周。双通叔一般双，柳耆卿同是柳。柳殿试实止望明月玩江楼，双解元干闪在金山后。

（双云）好歹是我先在他家。（柳云）我虽在后，我可使的钱多。（正末云）二公休争坏了儒家体面，我请你吃杯茶，商和了罢。（唱）

【红绣鞋】 一个似摘了心的禽兽，一个似攥了弹的斑鸠，（云）我劝你二公咱。（唱）这的是前人田土后人收。（柳云）簪花饮酒是好勾当，怎么这等不知趣。（正末唱）野花村务酒，知味便合休，（云）你二公再不要争了。（唱）我只怕更有收人在后头。

（双云）足下想不曾做这桩儿，比我两个倒也省事。（正末唱）

【满庭芳】 俺也曾寻花恋酒，鸾交凤友，燕侣莺俦。俺也曾耽惊怕人约黄昏后，（柳云）元来老兄也深晓风月中趣味的。（正末唱）俺也曾使的没才学的滑熟。（双云）这等，你也曾做子弟哩。（正末唱）我是个锦阵花营郎君帅首，歌台舞榭子弟班头。（云）咱三个

都有个比喻。（柳云）你说，俺试听咱。（正末唱）双秀才你是个豫章城落了第的村学究，柳秀才你是个丽春园除了名的败柳，（双笑云）足下，你却如何？（正末唱）我王焕是个百花亭坠了榜的鑱枪头。

（柳云）元来你就是风流王焕？久闻久闻！多承训教，俺两个谢了茶，别处闹去也。（打闹下）（王小二上，云）那前面的不是王舍？我且不与他这筒贴儿，看他想贺家大姐也不想，我则说些野话咱。（做见科，云）官人支揖哩！我想天下聪明，再无有胜如官人的。（正末唱）

【上小楼】 折莫是捶丸气球，围棋双陆，顶针续麻，拆白道字，买快探阍。锦箏撈，白苕讴，清浊节奏，知音达律磕牙声嗽。

（小二云）这个谁比的你？但不如你九流三教，诸子百家，可都通晓么？（正末唱）

【么篇】 折莫是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作赋吟诗，说古谈今，曲尾歌头。洒银钩，夺彩筹，撚兰撚竹，更身材十分清秀。

（小二云）我想官人这等风流，翠绣红乡，整片段受用，可不该的。（正末唱）

【普天乐】 水晶球，铜豌豆。红裙中插手，锦被里舒头。金杯浮蜡蚁春，红炭灸肥羊肉。惜玉怜香天生就，另一种可喜风流。淹润惯熟，玲珑剔透，软款温柔。

（小二云）想官人与贺家大姐相处，正是天生一对。虽然那贺家大姐，被别人娶了，他一心儿为著官人忘餐废寝，减玉消香，洛阳城中，谁不知道？官人王焕耽下这场风月，却也不枉了！（正末云）小二哥，我当初也曾和他作伴来，岂知有今日也呵。（唱）

【十二月】 则为我攀花折柳，致令的有国难投。止望待天长地久，谁承望雨歇云收。他为我胭焦粉瘦，我为他绿惨红愁。

【尧民歌】 呀！恰便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谁想俺锦鸳鸯翻做了浪中鸥。只落得十分人带九分愁，（云）我想贺姐姐原与小生恩爱深厚，今日又嫁了高将军。（唱）正是一家儿女百家求。休也波休！也是官差不自由，泪拚湿春衫袖。

（小二云）官人休要烦恼，小人今日承天寺里卖查梨条，正见贺家大姐正在那里思想官人，好生憔悴。见了小人，告诉不尽，有一小柬着我寄与官人哩。（做与末喜接科，云）不知是梦里睡里，兀的不欢喜杀我也！（做读科，词云）朝相思，暮相思。朝暮相思无尽时，奉君肠断词。生相思，死相思，生死相思两处辞，何由得见之。右调寄长相思，拜奉檀郎知音几前。词不尽言，言不尽意，保爱珍重！保爱珍重！（做捻土科，云）待小生捻土焚香咱。（唱）

【快活三】 这书词是亲手修，重新把密情兜。也不枉我虚名赢的上青楼，早展放蚁眉皱。

（做拜科，云）我试拜告天地咱。（唱）

【鲍老催】 我这里展脚舒腰忙顿首，引的我口角顽涎溜。我只道姻缘簿消除-笔勾。又谁知今日还能够。这书词则是纸摄人魂的下贴，摘人心的公案，追人命的勾头。（王小二云）官人，你愁除病减，都在这封书上，早则喜也。（正未唱）再休题愁除病减，花成蜜就，叶落归秋。

（云）小二哥，假若我要见贺家姐姐，怎生入的承

天寺里去？你替我怎生出一个计策。（小二云）官人似恁的聪明，文武两全，颠倒问俺这等人求计。（正末云）我为那贺家姐姐，烦恼的小生计穷智短了也。（做跪科，云）小二哥，你看同姓之面，求的一计，日后必当重报。（小二云）官人请起，俺小人有便有个见识，只怕你做不得。（正末云）你有甚么计策？快道来。（唱）

【耍孩儿】 我便似被困围的败将专求救，哎，高君也咱两个棋逢对。也不索推轮捧毂，筑坛台专仗你那妙策神谋。则你是添兵减灶齐孙臆，唤雨呼风蜀武侯，将巧计亲传授。这一番若得贺氏逢上焕，便似织女址牵牛。

（小二云）小人有一计，可使官人与贺家大姐相见。只要官人不惜廉耻，权做下流。将小人头至下脚至上浑身衣服，并这个查梨条篮儿，都借与官人，打扮做卖查梨条的，才入的那承天寺去。（正末谢科，云）高见！高见！多承见爱！将你这一弄儿都借与我，就传与我叫的腔儿咱。（小二云）待小人叫与官人听：查梨条卖也！查梨条卖也！（正末学叫科，云）可也像也？（小二云）官人倒做的小人的师父哩！（正末唱）

【随尾煞】 皂头巾著额颇，斑竹篮提在手，叫歌声习演的腔儿溜。新得了个查梨条除授，则这的是郎村爱女下场头。（同下）

第三折

（净扮高常彬上，诗云）两军旗鼓倒也好相当，单则三寸东西不易降。因此无心演习孙吴法，专在花柳丛中作战场。某姓高名邈，字常彬。原在京城做着个管城门的官，今升在陕西延安府经略相公麾下办事。奉经略的令，将着十万贯钞，来这洛阳收买军需，分给沿边将士。到此月余，私将二万贯钞娶了个妇人，是上厅行首贺怜怜。权借这承天寺里住下，拨几个心腹牢子把守寺门，一个闲人也不许放他入来，只有梅香一人伏侍。今日洛阳府官请我赴席，伴当每备马，我吃酒去也。（下）（旦引盼儿上。云）昨日央王小二将着一束寄与王郎，不知下落。今日那厮赴席去了，我在房中闷坐。盼儿门首觑者，等王郎来时，报复我知道。（盼儿云）理会的。（正末提查梨茶从古门叫上，云）查梨条卖也！查梨条卖也！才离瓦市，恰出茶房，迅指转过翠红乡，回头便入莺花寨，须记的京城古本老郎传流。这果是家园制造，道地收来也。有福州府甜津津香喷喷红馥馥带浆儿新剥的圆眼荔枝，也有平江路酸溜溜凉荫荫美甘甘连叶儿整下的黄橙绿橘，也

有松阳县软柔柔白璞璞蜜煎煎带粉儿压匾的凝霜柿饼，也有婺州府脆松松鲜润润明晃晃拌糖儿捏就的龙缠枣头，也有蜜和成糖制就细切的新建姜丝，也有日晒皱风吹干去壳的高邮菱米，也有黑的黑红的红魏郡收来的指顶大瓜子，也有酸不酸甜不甜宣城贩到的得法软梨条。俺也说不尽果品多般，略铺陈眼前数种。香闺绣阁风流的美女佳人，大厦高堂俏倬的郎君子弟？非夸大口，敢卖虚名，试尝管别，吃着再买。查梨条卖也！查梨条卖也！（做叹科，云）王焕，这个是做子弟的下场头也呵！（唱）

【商调】【集贤宾】 若论妆孤苦表俺端的夺了第一，（带云）说起风流王焕四个字呵。（唱）这洛阳都有谁知？较文呵有贾马班扬藻思，较武呵有孙吴管乐神机。王焕也空学的文武双全，培养得材能兼备。指望待整乾坤定江山安社稷，辅皇家救困扶危，似恁的名标莺燕集，几时勾身到凤凰池？

【逍遥乐】 若论着十八般武艺，弓弩枪牌，戈矛剑戟，鞭铜挝槌，将龙韬虎略温习。方信道风月无功三不归，划的着俺不存个济。则为俺半生花洒，耽阁尽一世前程，枉受了十载驱驰。

（做叫科，云）查梨条卖也！查梨条卖也！生长在

京城古汴，从小里拜个名师。学成浪子家风习惯，花台伎俩。专伏侍那些可喜知音的公子，更和那等聪明俊俏的佳人。假若是怨女旷夫，买吃了成双作对。纵然他毒郎狠妓，但尝着助喜添欢。春兰秋菊益生津。金橘木瓜偏爽口。枝头乾分利阴阳。嘉庆子调和脏腑。这枣头补虚平胃，止嗽清脾，吃两枚诸灾不犯。这柿饼滋喉润肺，解郁除焦，嚼一个百病都安。这荔枝红鬃烦养血，去秽生香，长安岁岁逢天使。这查梨条消痰化气，醒酒和中，帝城日日会王孙。查梨条卖也！查梨条卖也！（唱）

【挂金索】 松阳柿全别，滋润能清肺。婺州枣为魁，细嚼堪平胃。嘉庆子家风，制度实奇美。枝头干流传，可口真佳味。

（做叫科云）查梨条卖也！查梨条卖也！歌姬未起，客馆先知。查梨条卖也！查梨条卖也！一声叫入珠帘去，慌杀梳妆镜里人。（唱）

【山坡羊】 梨条清致，金橘无对，荔枝圆眼多浇些蜜。这枣子要你早聚会，这梨条休着俺抛离。这柿饼要你事事都完备，这嘉庆这场嘉乐喜。荔枝，离也全在你，圆眼，圆也全在你。

（做叫科，云）查梨条卖也！查梨条卖也！俺那姐姐，知他在那里？入的这承天寺来，好是清幽也呵！（唱）

【梧叶儿】俺只见舍利塔侵云汉，罗汉堂煞整齐，人静悄景幽微。那孙飞虎声名大，小红娘识见低，闪的我张君瑞自惊疑，天也知他这普救寺莺莺在那里？

（盼儿云）俺姐姐着我在这门首等着俺姐夫，怎么这早晚还不见来？（正末做见科，云）梅香姐，我来了也！（盼儿云）姐夫，你怎么这般模样了也？这是甚么打扮那？（正末唱）

【金菊香】木瓜心小帽儿齐抹着卧蚕眉，查梨条花篮在我手上提。细麻鞋紧绷轻护膝，白苎衫花手巾宽系着腰围。我也是能骑高价马，贯着及时衣。

（盼儿云）你快过来，见俺姐姐去。（正末见旦科，云）姐姐，我来了也！（旦做悲科，云）解元，我为你胭憔粉碎，玉减香消。你划的这般模样，可怎生是了也？（正末云）姐姐，小生今日也则是出于不得已。（唱）

【醋葫芦】 闻知你粉香残消素体，金钏松减玉肌。一天愁都是为了他谁？不由我不行忘思食忘饱睡卧忘了梦寐。消磨尽五陵豪气，屈沉杀八面虎狼威。

（旦云）解元，我别得你几时，划地这般模样，兀的不羞杀我也！（正末唱）

【后庭花】 熬煎的你愁似织，想念着我意似痴。因此上酝酿就蜂儿蜜，调和成燕子泥。费心机，恨不的钻天掘地。则图个得见你，生这般穷智识，做这般贼所为，妆这般乔样式。

【双雁儿】 王焕也到如今犹兀自说兵机，得道也，夸经纪，东行不见西行利。为风月，担是非，惹英雄皆笑耻。

（旦云）大丈夫不以功名为念，几时是你那峥嵘发达的时节。（正末唱）

【青哥儿】 有一日功成、功成名遂，那时节耀武、耀武扬威。云路鹏程九万里，气吐虹霓，志逞风雷。宫花飘曳，御酒淋漓。我不是斗筭之器，粪土这泥。则恐怕等闲间泄漏了春消息，因此上用脱壳金蝉计。

（旦云）解元，我为你朝烦暮恼，放心不下，你可知道么？（正末唱）

【醋葫芦】 姐姐你烦恼除我知，我烦恼除你知。再休说坐儿不觉立儿饥，常言道海深须见底。各办着个真心实意，这的是有情谁怕隔年期。

（高净引祇从做醉上，云）多饮了几杯酒，俺可醉了也。这是承天寺门首，左右，接了马者。（祇从云）牢坠镫。（高净云）梅香，你说去，我来家了也。（盼儿报云）姐姐，高将军来家也。（正末做慌科。唱）

【金菊香】 唬的我手忙脚乱紧收拾，意急心慌没整理。（高净云）甚么人在此？好无礼也。（正末唱）可正是船到江心补漏迟，只着我魄散魂飞，（做叫科，云）查梨条卖也！查梨条卖也！（唱）我则索向前来陪着笑卖查梨。

（高净云）兀那厮！你在这里做甚么？左右拿过来！（祇从拿科）（喝云）跪着！（正末唱）

【醋葫芦】 俺也是文齐福不齐，你正是官不威牙爪威。（高净云）兀那厮，敢来俺这里胡厮哄！（祇

从喝科) (正末唱) 只听的一声高叫若轰雷, (旦做慌科) (正末唱) 唬的那黄莺儿怎敢向上林啼。抵多少惊回绿窗春睡早, 难道爱月夜眠迟。

(高净云) 我不在家, 你做甚么哩? (旦云) 我恰才闷坐, 正要剥果子吃些儿, 你又撞将来搅我。(高净陪笑科, 云) 既然奶奶要剥果子儿吃, 我怎敢搅了奶奶。我醉了也, 我睡去也。你自在这里剥好的吃也, 留着些儿等我醒来吃。(下)(旦云) 解元, 这厮领着西延边上经略的十万贯钞, 来这洛阳买办军需。他将二万贯官钱娶了我, 带我西延边上去。他的罪过不轻, 盗使官钱, 强夺人妻女, 失误边关军务, 都是该死的! 解元, 你休要挫了志气。如今延安府经略相公招募天下英雄豪杰, 剿捕西夏。我想你文武双全, 乘此机会, 可往延安府投托经略麾下, 建立功勋, 以遂平生之志。那时节告一纸状, 说高常彬强夺人家妻女, 他带我上边, 若叫将出来, 我诉说妾身原是王焕之妻。他盗使官钱娶我, 失误边机, 应得死罪。咱夫妻定有团圆之日也! 解元, 则要你着志者! (正末云) 大姐放心! (唱)

【金菊香】 凭着俺驱兵领将万人敌, 稳情取一举成名天下知。俺怎肯做男儿有身空七尺, 任他人夺

去娇妻，将比翼两分飞。

（旦云）那厮的罪犯非止一桩，你则谨记在心者。
（正末唱）

【醋葫芦】 这逆贼，好没礼。盗军资误军务失军期，他所犯那桩儿不是有条划的罪？还待向婆娘行孝当竭力，则著他得便宜翻做了落便宜。

（旦云）解元，妾身止有这付金头面，钏镯俱全，与你做盘缠去。（正末云）如此多谢！（旦云）妾口占小词一首，调寄南乡子，赠君行色，休得见晒。（词云）勉强赠行装，愿尔长驱扫夏凉。威震雷霆传号令，轩昂，万里封侯相自当。功绩载旂常，恩宠朝端谁比方，衣锦归来携两袖，天香，散作春风满洛阳。（正末云）姐姐放心，王焕此一去，必不落于人后。（唱）

【浪里来煞】 则今朝别了玉人，多感承谢了盘费。（旦云）解元，你也姓王，那王魁也姓王，则愿你休似王魁，负了桂英者。（正末做悲科，唱）怎将我正焕比做王魁？我向西延边上建功为了宰职。你管取那五花诰夫人名位，则不要你个桂英化做一块望夫石。
（同下）

第四折

（外扮经略官引卒子上，诗云）少年锦带佩吴钩，铁马西风塞草秋。一片雄心扶社稷，功名不为觅封侯。老夫姓种名师道。方今大宋钦宗皇帝即位，改元靖康，老夫官拜征西马步禁军都元帅，正授延安府等处招讨经略使。为西凉土番作乱，朝廷命老夫招集天下英雄豪杰，征讨土番。招募得十节度使，直杀过相思河，将西凉平定。那为首获功者洛阳王焕也，其人文武全才，智勇兼备，老夫举保他做先锋西凉节度使。尚有贼人余党未尽，著他剿捕去。早间已有捷报来了。军政司准备筵席伺候。还有一件，前者为西延缺少军需，著高邈往洛阳收买。将带十万贯钞去，内中却擅用了二万贯娶个妇人，每日饮酒作乐，迟了限次，误了边关重务，已曾著人勾提去了，未见回报。小校，辕门首觑著。（卒子拿净、旦上，云）我是勾提高邈的军士，连他娶这个妇人都勾到了，见元帅咱。（押净、旦跪科）喏！报的元帅得知，高邈拿到了也。（经略云）兀那厮，著你收买军需，接济边庭，划地将官钱盗使了，终日花酒，失误军期，依律处斩。兀那妇人，你明知

官钱不合接受，亦该死罪！（旦云）老爷暂息雷霆之怒，略罢狼虎之威，听妾身告诉衷曲。妾身原有丈夫，被高常彬倚恃官势，将钱买转母亲，强娶妾身到此。只望明镜鉴察。（经略云）你母亲在那里？（旦云）近日亡化过了也。（经略云）你丈夫是谁？（旦云）丈夫是洛阳王焕，到西延边来投军，此后不知下落。（经略云）哦！原来是王焕之妻。王焕乃国家有功之臣，这就是功臣之妇了。也还未知虚实，且将二人押下。待王节使来时，便见端的。小校，且押在一壁者。（卒子云）理会的。（正末领祇从上，云）某乃王焕是也。自到延安府，见了经略大人，充为马前头目，累次立功，今为西凉节度使之职。奉元帅将令，再过相思河，剿平余党，先着捷书报知辕门去了。今班师回程，军马行动者。王焕，谁想有今日呵！（唱）

【双调】【新水令】 起蛰龙吐云雾上天时，下河西第一阵节使。威风驰海外，名誉播京师。端的个男儿，不枉了四方志。

【驻马听】 引领群师，罚其罪赏其功无徇私。募招猛士，攻必取战必胜决雄雌。常拚著马革里残尸，生图他麟阁题名字。不信呵观古史，大都来豪杰皆如是。

（云）可早来到也。左右接了马者。（祇从云）牢坠镫。（正末云）令人报复去，道有王焕来了也。（卒子报科，云）王将军到！（经略云）快有请！（做见科）（经略云）节使战敌劳神。（正末云）王焕上托元帅虎威，下赖将士戮力，侥幸克敌，何劳之有？（唱）

【雁儿落】 据元帅雨不将伞盖搯，寒不把重裘试。兵不择少共多，敌不避生和死。

（经略云）凡为将者，须要深习兵书，广看战策，方才得功成万里，名著千秋。也非是容易博来的。（正末唱）

【得胜令】 笑孙武少神思，病白起不仁慈。赛韩信十功立，胜孔明八阵施。无半点瑕疵，展万里鲲鹏翅。真一表英姿，建千年龙虎祠。

（正末做跪科，云）元帅在上，可怜见王焕有纸状告著一个人，乞赐分理。（经略云）节使，你告甚么人？老夫与你做主咱。（唱）

【风人松】 高常彬差使洛阳时，有多少过犯公私。克军需盗把官钱使，恋烟花艳质娇姿。强夺人他

妻我妇，成就他燕子莺儿。

（经略做接状科，云）节使请起，高常彬已勾追到了也。左右，拿将过来！（卒子云）犯人当面。（净、旦跪科）（经略云）高邈，你怎敢盗使官钱，强娶有夫之妇为妻？（高净云）元帅不要听人谎状，这是贺妈妈接了我的财礼钱，嫁与我为妻来。（经略云）这钱钞是那里来的？（高净云）是高邈平日积攒下稊气钱二万贯。（经略怒云）兀那厮，划地胡说哩！你见王节使么？（正未跪，云）这妇人正是王焕之妻。（高净云）他是你的浑家？我若是知道，早早的抬一乘轿子，送到你家里多时了。（正未唱）

【乔牌儿】 这厮逞权豪忒放肆，不想正遇著敌头至。（高净云）节使休怪，我实是不知误娶了他。（正未唱）自待闻钟始觉山藏寺，（经略云）军政司，与我查那高邈所犯，当得何罪？（正未云）他盗使官钱，失误军期，强娶有夫之妇为妻，那一桩儿不是该死的？（唱）贼也，这的是罪当刑无怨死。

（高净做叹科，云）嗨！我止望娶他做个夫人，不想道今日撞着原主儿，眼见的要还他去了。可知道我这两日有些眼跳。（正未唱）

【水仙子】 你可待碧梧栖老凤凰枝，谁承望东岳新添速报司。早则西风了却黄花事，今日个雪消也见死尸，祸临头有甚嗟咨。使不的你论黄数黑，遮个的你夺朱恶紫，快招成罪犯无辞。

（经略云）则唤贺氏上来，和他折证。（卒子云）贺氏靠前。（旦跪上、指末，云）大人，这个是妾身的丈夫王焕。（经略云）高邈，你怎么说？（高净云）干使了二万贯饷钞。既然说是他的，便等他领去了罢。（正末唱）

【殿前欢】 这的是证明师，决撒了也春风骄马五陵儿。可不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则索退而自省其私。（高净做叫屈科，云）这妇人明明是我娶到的媳妇哩，怎当他官官相为，强断与王节使去，可不冤屈也！（正末云）噤声！（唱）这里是经略府军政司，又不比风月所莺花市。错认做洛阳地面承天寺，花费了些精银饷钞，收买些腻粉胭脂。

（经略云）一行人听我下断：高邈盗使官钱，失误边关军务，强娶有夫妻女，依律处斩，推出市曹，量决一刀，著悬首辕门示众。贺氏愿系王焕之妻，被伊母爱钱改嫁，仍还本夫完聚。如今西凉平定，军中旧

例，合该椎牛飨士，做个庆赏的筵席。这功劳王焕为首，老夫一来就与他贺加升节使之荣，二来就贺他夫妻重谐之喜。（词云）只为高常彬盗使官钱，误军期强纳婊娟。明正罪依律处斩，仍梟首号令军前。王节使从军征讨，立功勋名播西延。贺怜怜五花官诰，永偕老夫妇团圆。（旦换装束）（正末同拜谢科）（唱）

【鸳鸯尾煞】 从今后美恩情一似调琴瑟，泼生涯再不窥构肆。共立琼筵，满酌金卮，唱道是绝胜新婚，休夸燕尔，咱两个喜气孜孜。这眷爱如天赐，也不枉费尽相思，早证果了卖查梨那风流少年子。

题 目 赏名园贺氏千金笑正

正 名 逞风流王焕百花亭

萨真人夜断碧桃花

楔子

（冲末扮张珪同老旦夫人引净张千上，云）小官姓张名珪，字庭玉，东京人氏，叨中进士，除授广东潮阳县县丞。嫡亲的三口儿家属，夫人赵氏，孩儿张道南，此子广览经书，精通文史，众人皆许他卿相之器，此吾家积德所致也。俺此处知县徐端，也是东京人氏，他有一女，小名碧桃，曾许俺孩儿为妻，至今不曾婚聘。夫人，明日是三月十五日，我待请亲家来庆赏牡丹，你意下如何？（夫人云）相公，你主的是。（张珪云）既然如此，张千，你请徐亲家去。只等许允，早来回话。（张千云）理会的。（下）（张珪云）张千去了，夫人，俺和你须索躬亲治具，休得简慢者。（诗云）同官异地惜春残，治酒相邀赏牡丹，何必沉香亭子比，更教倾国倚阑干。（下）（外扮徐端同贴旦夫人引丑李

万上，诗云)一作潮阳令，俄惊数载过。大都秋雁少，只是夜猿多。僻地逢迎简，南天瘴万和。圣思饶雨露，慎勿叹嗟跎。小官姓徐名端，字章甫，东京人氏，小官自幼登科，曾为钱塘簿。今升广东潮阳县知县。嫡亲的四口儿家属，夫人李氏，生有两个女孩，大的女孩儿唤作碧桃，今年一十八岁，小的女孩儿唤做玉兰，年一十五岁，有此处县丞张珪，也是东京人氏，他有一子，唤做道南，年方二十岁。那孩儿好生聪俊，觑着他那内才外才，久已后必然发迹。一来张珪与小官同乡，二来又是同任，以此将我大的女孩儿许了张道南为妻。虽然定了盟约，尚未就亲。今日无甚事，李万门道觑者，有甚么人来，报复我知道。(李万云)理会的。(张千上，云)自家张千。奉相公的命，请徐亲家去。门上的报复去，道有张亲家差人下请书哩。(李万做报，云)报的相公得知，有张亲家遣张千来下请书，在于门首。(徐端云)着他过来。(张千做入科)(徐端云)张千，此一来有何事？(张千云)小人奉相公的严命，时过春景，牡丹盛开，专请相公和夫人赏玩。(徐端云)量俺有何德能，烦亲家如此费心。夫人，我待辞了这酒，你意下如何？(夫人云)既然是亲家专意来请，如何辞的？咱和你同赏牡丹去走一遭。(徐端云)既是夫人要赏牡丹，便去吃酒，亦无妨碍。张千你先回去，俺与夫人随后来也。(张千云)小人就去回

话。(下)(徐端云)分付嬷嬷和梅香，绣房中好生服待两个小姐，我与夫人去赏牡丹便回来也。(同下)(正旦扮碧桃领梅香上，云)妾身是徐知县的女儿，小名碧桃，年长一十八岁，俺爹爹将我配与张县丞的孩儿张道南为妻。今日爹娘到俺公婆家赏牡丹去了，妹子玉兰在绣房中做女工生活。梅香，咱后花园中散心去来。(梅香云)姐姐要耍去，怕相公知道，可不打梅香也。(正旦云)我与你略去看看便回，相公那里知道？(梅香云)这等俺就去来。(做行科，云)姐姐，你看这花园中白的是梨花，红的是桃花，紫的是牡丹，黄的是蔷薇，好赏心也。(副末扮张道南引净兴儿上，云)小生姓张名道南，俺爹爹观为此处县丞。今日衙内因赏牡丹，酒筵中宾客笑乐，不期笼内走了白鹦鹉，远远的望见飞过这花园中去了。兴儿，快随俺跟寻去来。(做跳墙科，兴儿云)相公，那鹦鹉知他在那里？休大惊小怪的。他若拿住俺呵，则说是贼，不要打出我屁来。(正旦云)梅香，你看那蔷薇架边，不有人来也！(梅香云)姐姐，你敢是眼花？这是风弄的花影动，那里得人来！(做见张科，云)呀，真有人。兀的两个男子。你是甚么人？白日里跳过墙，来俺花园中，待做贼那？(兴儿云)咱家不是贼，只做的两遭强盗。(梅香云)可不是贼？(张道南做慌科，云)小生不是歹人，是隔壁县丞衙里的舍人张道南，因家中玩赏牡丹，

不期笼内走了白鹦鹉，看见飞在花园中，因见这角门儿关着，不能得入，以此跳过墙来。委实不是歹人，只望饶过俺咱。(梅香云)你说是张县丞的舍人，知他是也不是？我索和姐姐说去。姐姐，真个有两个人跳过墙来，不知是甚么人？我报的姐姐知道。(正旦云)梅香，你且唤他过来，待我问他。(梅香云)姐姐着你过来。(张道南做见科)(正旦云)兀那君子，你是那里人氏？姓甚名谁？为甚么到这花园中？你从实的说来！(张道南云)小生姓张名道南，俺父亲现为此处县丞。今日因家中玩赏牡丹，不期笼中走了白鹦鹉，飞到这花园里面。小生一时间不是了，错跳过墙来。不知那壁小姐，谁氏人家？望饶过小生之罪，放我出去罢！(正旦做低头科，云)妾身是徐知县的女孩儿，小名碧桃，俺父亲往俺公婆家赏牡丹去了。妾身偶因闷倦，同梅香在这花园中散心咱。(张道南云)原来是碧桃小姐，曾许小生为妻，谁想今日能勾相见，岂非天假其便也。(做施礼科)(正旦唱)

【仙吕】【赏花时】 我擎着个笑脸儿将他厮问候，(张道南云)小生陪侍小姐同看花咱。(正旦唱)他陪着个小意儿和咱相趁逐。(徐端同夫人上，云)恰才赏牡丹花回绣房中，怎不见大女孩儿？敢是同梅香在后园中看花去了？夫人俺两个看女孩儿去来。(正旦

唱)却被这莺声唤猛叫头，(徐端云)叫梅香。(张道南，兴儿惊，云)兀的是有人来也。我与你快走。(同下)(正旦唱)呀，不提防双亲在背后，我可也怎遮得这场羞。

(徐端做喝科云) 嘿！你这小贱人， 做的好勾当也。(正旦、梅香跪科)(徐端云)兀那辱门败户的小贱人，你是好人家女孩儿，怎生做这等禽兽的勾当？我待打你来，恐伤了父子情肠，兀的不气杀我也。(夫人云)碧桃，我抬举的你成人长大，不去习女工针指，划的做这等勾当来。我看你怎生见人？呸！兀的不羞杀老身也。(正旦唱)

【么篇】 他那里恼乱春风卒未休，(梅香云)姐姐，这场事怎生结果也？(正旦唱)则着我独立花前黯自愁，泪不住点儿流。(做背科，唱)他须是我天缘配偶，常言道女大不中留。(同梅香下)

(徐端云)夫人。不想有如此之事，兀的不气杀老夫也。(夫人云)老相公且息怒，只是老身平日欠教训之过。(梅香做慌上科，云)不想姐姐被老相公埋怨了几句，到卧房内一口气死了，如何是好！须索报复老相公知道。(见科)(徐端云)梅香，你慌张做甚么？

(梅香云)恰才小姐被老相公埋怨了几句，向卧房内一口气就气死了，特来报与相公知道。(徐端惊科，云)是真个？(做悲科，云)我的儿阿！(夫人云)事既如此，只索一面报与亲家知道，则说是个急病证死了，一面就在此花园中，捡一块田地，将孩儿尸首埋葬了，省得出丑。儿也，则被你痛杀我也。(同下)

第一折

（张道南同兴儿上，诗云）独对丹墀日尚中，君恩赐出锦袍红。世人不识文章力，只说家门积善功。小官张道南是也。俺父亲曾为潮阳县县丞。三年任满回来，东京闲住。小官应举，聿得状元及第，除授潮阳知县，现今官衙安下。一壁厢去取父亲、母亲，未曾来到，止有兴儿服侍。天色已晚，我与众衙官饮了几杯酒，心中则是闷倦，不免乘着月色，向花园中和兴儿闲散心咱。（兴儿云）相公，这后园尽也齐整。（张道南云）兴儿。你觑波。夜静更深，风清月朗，古诗有云：花有清香月有阴，此景是也。但可惜春光将暮，众花都己零落。刚那海棠轩侧畔土堆儿上，一树碧桃正开。兴儿，你随俺去看咱？（兴儿做看科，云）相公，兴儿想起来，还记的那时走了白鹦鹉，相公与兴儿来寻，跳过花园来。和那徐知县的小姐相见。谁想今日与相公又来到花园里闲玩，不知相公心儿里，可也还念那小姐么？（张道南云）兴儿，你不提起来，我也忘了。记的那时在花园里共那小姐相会，不久便病死了。正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徒增一番伤

感而已。夜深了，且回去罢。兴儿，你将这碧桃捡那开的盛的折一枝来。胆瓶里插着，等我看咱。（兴儿云）理会的。（做折花科）（张道南云）同我到书房中去。兴儿，将琴来，待我来弹一曲释闷者。（兴儿做取琴科，云）琴在此，请相公自弹，兴儿睡去了。（下）（张道南做弹琴科）（正旦上，云）这里也无人。我本是徐碧桃，不幸辞世，为阳寿未尽，一灵真性不散。听知张道南得了官，在此宅中居住，今夜书房抚琴，不免假做邻家之女，听琴走一遭去呵。（唱）

【仙吕】【点绛唇】 则我这杏脸藏春，柳眉标恨，萦方寸。无奈东君。花落春将尽。

【混江龙】 消不的一天愁闷，清明时节雨纷纷。慵施粉黛，倦点朱唇。恰便似薄命照君青冢恨，少年倩女绿窗魂。这期间可正是我愁时分，则见那巢空翡翠，冢卧麒麟。

【油葫芦】 为甚么我一上青山便化身？端的愁杀人，常只是安排肠断又黄昏，害了个恹恹的鬼病儿，积攒下重重叠叠恨。做了个虚飘飘的恶梦儿，捱不出凄凄凉凉运。一会家急急煎煎腹内焦，一会家寻寻思思心内忍。闪的我悲悲切切孤儿寡儿无投奔，因此上凄凄惨惨，无语暗消魂。

【天下乐】 可怜见梦里形容病里身，则今春，

憔悴损，比着这花枝更添瘦几分。也无心对镜鸾。也无心整鬓云，我只怕韶光也妒人。

【那吒令】 趁碧桃树儿，映纤纤月痕；绕苍苔径儿，步微微露痕；湿香罗袖儿，搵行行泪痕。这其间夜正深，更将尽，（做听科，唱）那琴声却在何处相闻？

（张道南云）正是春色恼人眠不得，你看那月移花影上阑干。小官且出书房外看那月色咱。（做开门，正旦做避科，唱）

【鹊踏枝】 俺只待看是何人？他那里呀的开门。（张道南做见科，云）花阴下好一个女子也！看他那云鬟雾鬓，杏脸桃腮，柳眉星眼，不由咱不动心也。俺试问他咱：那壁小娘子，谁氏人家？夤夜到此何故？（正旦唱）哎，你个题诗的相如，休问我听琴的文君，（张道南云）小生只为春色困人，闲观月色，不期遇着小娘子。（正旦唱）元来是恼春色孤眠不稳，早难道为贱妾断梦劳魂。

（张道南云）敢问小娘子谁氏之家？何方居住？因甚到此？（正旦云）妾身乃邻家之女。因月明人静，来此花园中听琴来。（张道南做挂科，云）早知小娘子前

来，只合远接。接待不着，勿令见罪。（正旦唱）

【寄生草】 他把那寒温叙，礼数勤。（张道南云）此一会小官三生有圭也。（正旦唱）则见他曲躬躬笑把言词问，好着我羞答答忙把身躯褪。我只索悄悄冥冥俞把容颜认。（云）敢问相公高姓？（张道南云）小生姓张，双名道南。（正旦唱）可正是月明千里故人来，惭愧你东风一夜传芳讯。

（云）相公因何到此？（张道南）小官现在此县为理。幸得与小娘子相会，小官有句话可敢说么？（正旦云）相公试说咱！（张道南云）小官独居旅邸，若小娘子不嫌，就书院中略叙片时何如？（正旦云）既然公子有留恋之心，妾身同到书房中与相公共话咱。（张道南云）小娘子请坐。看了这女子美貌端庄，岂不是天生就的，不由我不动情。敢问小娘子家住何处？（正旦唱）

【醉中天】 妾身抱天地无穷恨，蒙雨露有深思。（张道南云）住处有甚邻舍？（正旦唱）常则和野草闲花作比邻。（张道南云）小娘子家有多远？（正旦唱）俺住处路接天台近。（张道南云）你那里还有何人？（正旦唱）俺那里有的是秦人晋人，你可也休将咱盘问，则管里絮叨叨拔树寻根。

（张道南云）难得小娘子到此，小生有句话儿，只是不好启齿。（正旦云）有何言语，相公但说不妨。（张道南云）小官未曾婚娶，小娘子又守空房，咱两个成合一处，可也好么？（正旦唱）

【金盏儿】 他将我厮温存，我将他索殷勤。口儿未说早心儿顺，俺两个正是那不因亲者强来亲。（张道南云）趁此月色，共饮几杯，岂不美乎？（正旦唱）你待要花前同酌酒，灯细论文。（张道南云）如此好天良夜，只合早成就了洞房花烛，有甚心情还论文哩？（正旦唱）你则待风清明月夜，成就了花烛洞房春。

（云）相公，贱妾千金之体，一旦委之足下，只愿你他日休负了人者。（张道南云）小娘子放心，我若负了心呵，天不盖，地不载，日月不照临。我着你稳取五花官诰，驷马香车，永为秦晋之匹也。（正旦云）妾身与相公成此亲事，或诗或词，求一首珠玉，以为后会张本。（张道南云）只是小官学问短浅，焉敢在小娘子跟前卖弄手作！（正旦云）愿求珠玉。（张道南做写科）（词云）缟衣仙子来何处？咫尺近桃源路。说是武陵溪畔住，玉纤微露，金莲稳步，只恐莺花妒。邂逅刘郎垂一顾，何事匆匆便归去。临别叮咛嘱咐。柳亭花馆，月窗云户，休把春辜负。右调寄青玉案。张道

南作。（正旦云）相公是好高才也。（张道南云）芜词拙笔，徒污仙眼耳。（正旦唱）

【后庭花】 写的来银钩般字字真，珠玑般句句新。端的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不是我意相亲，听了这一篇谈论。他能书如王右军，能文似扬子云。现如今拥双凫做宰臣，许下我五花诰为县君。

（正旦云）相公，妾身收下这词，永为家宝。（张道南云）量小生之词，有何才能，蒙小娘子如此珍重？（正旦唱）

【柳叶儿】 则要的言而有信，不索你唬鬼瞒神。端的个十分才更有十分俊，休使我心儿困。常将这脚儿勤，咱两个拚则在梦儿中暮雨朝云。

（云）相公，天色将明了也，妾身则索回去，明日晚间，再来相会（张道南云）小官明夜晚间，专等待小娘子，是必早些儿来，你休要失了信也。（正旦唱）

【赚煞尾】 从今后将红叶不题济，准备着青鸟先传信。（张道南云）小官焉敢负小娘子，但有负心，神明鉴察。（正旦唱）则要你说下言词有准，休着我为

你个薄幸王魁告海神。(张道南云)小官见小娘子千娇百媚，早把俺那片魂灵儿勾引去了。(正旦唱)则你这俏心儿引惹了三魂，今日托终身，和你待燕尔新婚。(张道南云)此一宵欢爱，如锦鸳成对，似彩凤成双，岂不是一夜夫妻百夜恩？(正旦唱)休忘了一夜夫妻百夜恩，(张道南云)只愿小娘子早谐连理，共效于飞，以足生平之愿，(正旦唱)则要你日亲日近，俺可便相随相趁，(张道南云)小官感蒙小娘子厚情，我只愿学那张敞，断然不敢做王魁也。(正旦唱)哎，你个画眉人可休做了那负心人。(下)

(张道南云)谁想今宵遇着小娘子，看了他千般淹润，万种清标，知他是睡里也，是梦里也。(诗云)多情引动惜花心，此夜欢娱抵万金。两意相投情正美，知音端不负知音。(下)

第二折

（徐端同夫人、李万上，诗云）人有千年誉，花无百日红。自家不修种，反去怨天公。老夫徐端是也，只因年华渐迈，致仕闲居，如今在洛阳城外庄上居住。自从碧桃孩儿死了。又早三年光景，老夫为无得力的儿男，心中甚是烦恼，止有次女玉兰，今年一十八岁，未曾许配他人。去年张道南一举成名，除授潮阳知县，替了老夫之位。他来辞别老夫，此时心中就要将次女招他为婿，岂知他到任月余，耽着疾病，多应是少年的人，不禁瘴厉侵染之故。张亲家与他上表辞官，蒙圣恩可怜，许他还乡调理，待病痊之日，赴京别用，他知今到家了也，老夫本意要亲自问病去，奈其中有许多不便处。不如先遣家中嬷嬷去，一来问病，二来就题这门亲事，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夫人云）老相公主的是。（徐端云）左右那里？传着我的言语，教嬷嬷去张亲家宅里，问姐夫的症候，近日安否，二来就题这门亲事。小心在意，疾去早来。（李万云）理会的。（同下）（张道南做病，兴儿扶上，诗云）碧桃花下遇婵娟，只得邮亭一夜眠，至今怕漏春消息，鹦鹉前头不

敢言。小官张道南是也？自从与那小娘子相见之后，谁想染成一病，看看至死。俺父亲替我上表辞官，乞归调养，虽然圣恩见允，争奈与那小娘子遂相别了。如今求医问药，再不得个痊可。空着我丢了那小娘子。天阿，可怎生再得见那小娘子一面，小官便死也心甘了。（兴儿云）相公，你害的是甚么病？只怕是粪结，我请太医来看相公的病。（张道南云）兴儿，你休请太医，等我歇息咱。（正旦改扮嬷嬷上，云）老身是徐知县家中嬷嬷，奉老相公言语，着老身去张亲家宅子里，探望姑夫的病证如何，二来就题王兰小姐这门亲事，须索走一遭去也呵。（唱）

【中吕】【粉蝶儿】 则他这暮景相催，叹桑榆半竿红日，恨无情兔走乌飞。被莺花。闲魔障，他可都笑人憔悴。到如今翠减双眉，羞见这鬓边霜将镜鸾懒对。

【醉春风】 我这里叹世事若浮云，想光阴如逝水。常则在大人家服侍了许多年，端的是喜，喜。赤紧的小姐谦和，相公宽厚。更遇着大人贤慧。

（嬷嬷云）可早来到也。兴儿，你报复去，说徐亲家差嬷嬷问安哩。（兴儿报科，云）相公，有徐家嬷嬷，在于门首。（张道南云）快请进，（见科）（嬷嬷云）相公，

老身奉老相公言语，本待自来问候，恐怕相公病体，迎接不便，径着老身来探近日病体如何？（张道南云）我害的病，不阴不阳，发寒发热，不知是甚么症候？（嬷嬷唱）

【红绣鞋】 我见他黄甘甘容颜憔悴，更那堪骨体尪羸，只你这秀才每花酒病最难医。（张道南云）我这疾病，只有添没有减的日子。（嬷嬷唱）一会家觉精细，一会家又觉昏迷。害的你病恹恹无些个气力。

（张道南云）嬷嬷，我这病越害的沉重了也。（嬷嬷云）相公，我猜着你这病症呵。（唱）

【普天乐】 你莫不是断王事费精神？（张道南云）不是。（嬷嬷唱）莫不是因茶饭伤脾胃？（张道南云）也不是。（嬷嬷唱）莫不是风寒感冒，因病成疾？（张道南云）也不是。（嬷嬷唱）莫不是文章上若用心？（张道南云）也不是。（嬷嬷唱）莫不是鞍马上多劳力？（张道南云）这都不是。（做叹气科）（嬷嬷唱）哎，他那里无语无言只是长吁气，多敢怕等闲问泄漏了天机。他又不肯明明的说破，则这般恹恹的瘦损，好教我暗暗的猜疑。

(云)相公，着兴儿请太医来，用些药可也好么？
(张道南云)我待不依来，又怕辜负了相公这场好意。也罢，兴儿，你就去请个太医来。(兴儿云)理会的。我出的这门来。太医在家么？(净扮太医上，诗云)我做太医手段高。《难经》脉诀尽曾学。整整十年中间，医不得一个病人好，拚则兵马司中去坐牢。自家赛卢医的便是。待我看来，那唤我的是那个？(兴儿云)我家相公不快，特来请你！(太医云)这等，咱和你就去。(做见科，云)请问相公，害的是甚么病？(嬷嬷云)太医，你用心看咱。(太医云)嬷嬷你放心，小人三代行医，医书脉诀，无不通晓，包的你手到病除。我的声名。传于四海，谁人及的，我叫做赛卢医，我不会说谎。(嬷嬷唱)

【石榴花】 他口夸大语说是赛卢医，卖弄那声价有谁及，医方脉诀幼曾习。(净做看脉科)(嬷嬷唱)这病呵是风寒暑湿， 玃饱劳役？(云)太医你下甚么药？(太医云)我下服建中汤，减了附子，加上官桂，就着他疾病痊可也。(嬷嬷唱)你用着建中汤去附子，加官桂必然见功效神奇。(太医云)这寸关尺三指脉微沉细，常是寒热往来，则怕这病候有些差迟，休说我医生不会看脉。(嬷嬷唱)怎又道寸关尺三部脉都沉细，还只怕这病候有差迟。

（张道南云）这太医胡说，错看了脉，我害的病，则是风月二字起的。（嬷嬷唱）

【斗鹤鹑】 元来是风月上留情，全不是寒热间害疾。你则待送雨行云，那些儿于家为国？常言道心病从来无药医，这等于相思不似你，空则想梦里佳人，做了个色中饿鬼。

（张道南云）嬷嬷，着这太医回去罢。（太医云）你要我回去，可拿出药钱来送我。（兴儿云）相公不曾吃你一片药，有甚么药钱送你？（太医云）你没了药钱，我就死在你这里。（做死科）（兴儿云）你死，我就呼狗来咬你。（太医做起科，云）这等，你请相公吃我的药，倒着相公死了罢。（下）（嬷嬷背云）我将他心上事题一题，看他说甚么。相公，你可喜也。（张道南云）有甚么喜？你说！（嬷嬷云）相公，你害的病，既是风月的症候，我与你做个媒人，你心下如何？（张道南云）嬷嬷，你与我做媒，谁家的姐姐？（嬷嬷云）他不是别人家的，是俺老相公的小姐，小字玉兰，生的千娇百媚，与相公做夫人，续了旧日这门姻缘如何？（张道南云）那玉兰比着他家碧桃姐姐，还生得好么？（嬷嬷唱）

【上小楼】 那小姐十分整齐，千般娇媚。他生

的纤纤玉笋，小小银钩，淡淡蛾眉。（张道南云）他有见识么？（嬷嬷唱）他可便有见识。（张道南云）他有福气么？（嬷嬷唱）他可便有福气，堪为匹配，（张道南云）他来我家，便是夫人也。（嬷嬷唱）也不辱没了五花诰县君名位。

（张道南云）虽然如此，则不如那小娘子这世罢了。
（嬷嬷唱）

【么篇】 怎么的问着呵越不应？道着呵越不理？（带云）我如今猜着了也。（张道南云）你猜着甚么？（嬷嬷唱）你恋着雨爱云欢，海誓山盟，月约星期。他那里恼一会，叹一会，不知何意？我便是女杨修难猜哑谜。

（张道南做叹科，云）只怕我这个病人，你家老相公未必就许此亲事。（嬷嬷唱）

【满庭芳】 待招你个先生做女婿，他早是一言既出，你可休心下疑惑。（张道南云）他也识字么？（嬷嬷唱）那小姐诗书上索是攻习，（张道南云）可伶俐么？（嬷嬷唱）那小姐忒温柔俊雅忒伶俐，（张道南云）他伶俐杀也比不的孟光么？（嬷嬷唱）他比孟德耀还多

艳质，则你这张京兆怎画蛾眉？真个是天缘对，你可便将息贵体，管教你运至遇良医。

（云）相公，这亲事成的成不的，回我一句话儿波！（张道南云）我本待不要他来，则管里缠，我且一时间应承了罢，向后却做商量。嬷嬷，烦你多多拜上太山，则说小官愿随鞭镫便了。（嬷嬷云）且喜这门亲事道定了也。我回老相公的话去来。（唱）

【煞尾】 向你个相公行且告别。（张道南云）嬷嬷。你这般惯做媒那？（嬷嬷唱）休道是我惯做媒，我说的这事和谐费了多少元阳气，则索先报与夫人相公喜。（下）

（张道南云）嬷嬷去了也。兴儿，你扶我向卧房内歇息去。（诗云）非是区区懒就亲，心中自有上心人。有缘若得重相见，须比灵丹胜几分。（兴儿扶下）

第三折

（张珪引张千上，云）老夫张珪的便是。自为潮阳县丞，三年任满，回东京闲住。孩儿张道南，一举状元及第，也在潮阳为县丞。不料孩儿染病在身，医药无效。老夫想来，必有邪魔外道述着，不得痊可。此处离城三十里丹霞山，有一道者，乃是萨真人，行五雷正法，好生灵应。老夫今日写下投词，请那先生来看孩儿，这早晚敢待来也。（外扮萨真人引弟子上，云）贫道萨守坚，汾州西河人也。贫道幼年学医，因用药误杀人多，弃医学道，云游方外，参访名山洞天。后到西蜀峡口。遇一道人，乃虚靖天师，觑贫道有仙风道骨，传授咒枣之术。及神霄青符，五雷秘法。贫道又到龙虎山参策奏名，誓欲剿除天下妖邪鬼怪，救度一切众生，遍游荆襄江淮闽广等处。今日贫道云游到洛阳城外丹霞山中紫府道院，修行办道。昨日有一乡官张县丞，投词坛下，为他孩儿张道南，染病不安，医药无效，恐有邪魔鬼怪缠扰，敬请贫道下山，救度此人。贫道念上帝好生之德，如何不救。今日来到他家，兀那门下人报复去，道有贫道来了也。（张千报

科，云)报的老爷得知，萨真人到于门首。(张珪云)道有请。(张千云)请进。(真人做见科)(张珪云)真人，今有小官的孩儿张道南，染其病症，未得痊可，请真人来看一看，是何神鬼。(真人云)贫道试看咱。老相公，这病是一阴鬼缠扰做下的，待贫道设一坛场，剿除此鬼，相公意下如何？(张珪云)多谢了真人。(真人云)贫道登坛之后，不便瞻顾，暂请老相公回避。(张珪云)真人请自稳便。(下)(真人云)道童将道服剑来。(道童递科)(真人云)道香一柱，法鼓三冬。十方肃静，万神仰德，恭焚道香，无为清净。自然香超三界，香满琼楼玉境。遍周天法界，虔诚恭请，叩齿焚香，请三天使者，五老神兵，衔符背剑在云间，跨虎乘鸾来月下。今因信士张珪之子张道南染病，服药无效，今日香灯花果列坛前，法遣神兵排左右。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摄。一击天清，二击地灵，三击五雷，速变真形。(做拿笔科，云)天圆地方律令九章，神笔到处，万鬼潜藏，(做书符科，云)天上麒麟子，顿断黄金锁。偷走下天来，人间收的我。紫薇殿下丹霞绕，白玉阶前剑佩齐。十二童子传诏些，星冠云冕一齐回。(做击剑科，云)老君赐我驱邪剑，离火煅成经百炼，出匣森森雪霜寒，入手辉辉星斗现。(做咒水科，云)我持此水非凡权，九龙吐出将天地，太液池中千万年，吾今将来净妖气。(做仗剑步罡科，云)

谨请当日功曹，直符使者。吾今用尔，速至坛前，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撮。（净扮直符上，云）小圣乃直符使者是也。上仙呼唤，那厢使用？（真人云）有劳神将，去百花园中，勾将碧桃来者。（直符神云）得令。（外扮马、赵、温、关天将十甲上）（天将云）快行动些！（正旦唱）

【正宫】【端正好】 帅父将法力施，火将把神通显。这些时急急煎煎。向后园中到处搜寻遍，险闹了那一座森罗殿。

【滚绣球】 这一个戗金铠身上穿。那一个蘸钢鞭腕上悬，一个个气昂昂性儿不善，他每都叫吼吼捋袖拉拳，走的我腿又酸脚又软，不由我不心惊胆战，索陪着笑脸儿褪后趋前。你觑那昏昏怨雾迷千里，更和那惨惨浮云散几天，端的是苦海无边。

（直符领旦儿做见科，云）碧桃当面。（真人云）兀的小鬼头，你是何方鬼怪？甚处妖精？怎生将张道南缠搅，害人性命？你向我跟前，从实的说。说的是万事都休。说的不是罚往丰都，永为饿鬼也。（正旦云）上仙可怜见，听妾身慢慢的从头说上一遍。（真人云）你说，贫道听咱。（正旦唱）

【呆骨朵】 告师父那雷连怒息听分辨，待妾身细泌根源。（真人云）你敢是思凡的神女么？（正旦唱）我也不是神女思凡，（真人云）敢是天魔地仙么？（正旦唱）也不是天魔地仙。（真人云）你是甚么鬼怪？从头实实的说来！（正旦云）妾身是潮阳徐知县之女，小字碧桃。俺父亲将我许与张道南为妻。当日我父亲不在家，我与梅香往后花园中散心去。不想张道南走了白鹦鹉，越墙而过，寻此鹦鹉，偶与妾身相见。说话中间，俺父亲来到，张道南害羞而走。俺父亲将妾身百般嗔怒，我回绣房中，一气而死，今经三年光景也。俺父亲就将俺葬在后花园中，墓顶上长一颗碧桃花树。因妾身有二十年阳寿未尽，以此一灵真性不散。谁想张道南应举及第，在潮阳为理，妾身念此旧盟，与他重谐匹配。张道南曾做〔青玉案〕词留证。只此本情，伏望上仙尊鉴不错。（真人云）你既然身死，却怎生阴府下不收你那三魂七魄？（正旦唱）我有那二十载阳间寿，（真人云）你既还有阳寿，天曹地府不管，你却这等兴妖作怪？（正旦唱）更有那一万种心头怨。（真人云）你怨呵，可怨甚的。（正旦唱）辜负我梦行云十二峰，断送的闭荒坟三四年。

（真人云）你死了呵，魂灵却到那里来？（正旦唱）

【倘秀才】 直到那判生死阎王殿前，（真人云）你还到那里？（正旦唱）更到那掌善恶曹司案边，他道我这枉死情由实可怜。姻缘注五百载，阳寿有二十年，因此上把刚魂放免。

（真人云）你怎辄入县舍，缠搅阳官？再与我从实的说来！（正旦唱）

【滚绣球】 只因我天不管地不收，那一夜风又清月又圆，静巉巉海棠庭院，恰遇他趁花阴行到坟前。（真人云）他到坟前说甚么来？（正旦云）他只念了两句诗，道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唱）他把碧桃花折一枝，古人诗念一联。引的我魂灵儿向他行活现，（真人云）他见你可是怎生？（正旦唱）他醉醺醺花里遇神仙。可怜我生埋孤冢三年恨，只得书房一夜眠，并没虚言。

（真人云）你两个相会之时，他曾与你甚么东西来么？（正旦唱）

【倘秀才】 他可使拂金星砚将龙香墨研，染紫霜毫把笺纸展，（真人云）哦，他写甚么来？（正旦唱）他将那（青玉案）新词写一篇。（真人云）那秀才只恁的

恋酒贪花也。（正旦唱）他可使酒肠宽似海，端的是色胆大如天，（真人云）你为甚么便随顺他？（正旦唱）不由我不将他来顾恋。

（真人云）他向你跟前，也有甚么顾恋的意思？
（正旦唱）

【滚绣球】 他将山盟海誓言，向罗帏锦帐眠，（真人云）他这般病了，如何不怕死？（正旦唱）他可使惜花心死而无怨，（真人云）你是甚么时候，向他跟前去？（正旦唱）止不过赴佳期月下星前。（真人云）你不去呵，也由得你。（正旦唱）他将我死命的留。我将他死命的缠，俺两个得成双称心满愿。（真人云）他后来告归养病，你不得和他同去，你可敢还思想着他么？（正旦唱）到如今愁和闷有万万千千。（真人云）你愁甚么？（正旦唱）我愁的是北邙衰草藏狐兔，恨的是西岭斜阳泣杜鹃，题起来雨泪涟涟。

（真人云）这妇人说有二十年阳寿，又与张道南原是五百年姻缘，合做夫妻，怎凭的他口里说话？直日功曹，与我撮过掌生死判官来者。（直符云）掌生死案的判官安在？（净扮判官持文案上，诗云）亲奉皇天圣敕差，死生文簿手掌抬。空中若说无神道，霹雳雷声

那里来？小圣乃阴府掌生死的判官是也。上仙呼唤，须索见来。（做见科，云）上仙呼唤，有何法旨？（真人云）今有徐知县女孩儿，小字碧桃，他已亡过三年，鬼魂作怪，将阳官张道南，缠搅得病。被贫道将碧桃擒至坛前，他道有二十年阳寿未尽。以此召你来问问，端的有阳寿么？（判官云）端的还有二十年阳寿。（真人云）既然如此，当日功曹，与我撮过掌姻缘簿的判官来，（直符云）掌姻缘案的判官安在？（外扮判官持文簿上，诗云）雷声响亮振山川，此际何人不怕天？刚待雨收云散后，凶徒恶党又依然。小圣乃掌姻缘案的判官。上仙呼唤，须索见来。（做见科，云）上仙呼唤，有何法旨？（真人云）今有徐知县的女孩儿，小字碧桃，他已亡过三年，鬼魂作怪，将阳官张道南，缠搅得病。被贫道将碧桃擒至坛前。他道与张道南有五百年姻缘之契。特呼你来问，端的是有也无？（判官云）这妇人端的有夙缘，合为夫妇。（正旦唱）

【倘秀才】 这一个掌姻缘簿的标写着无缘有缘，那一个掌生死案门先注定十年五年，可正是书案傍边一句言。（真人云）兀那碧桃，我着你还魂去，夫妻重配，父母团圆，你心下可是如何？（正旦唱）但能勾夫妻敢匹配。父母再团圆，我则索谢天！

（真人云）我待教这妇人还魂去，争奈他的尸首，久已腐烂了。只除是恁的。掌生死案判官，你检那生死簿上，有年小妇人，是晚该死的，着碧桃借尸还魂去，有何不可？（判官云）蒙真人法旨，检生死簿看，徐知县的小女玉兰，今夕该死，着他借尸还魂去罢。（正旦做拜科，云）若是如此，多谢上仙也。（唱）

【随煞尾】 谢师父承正法常看诸处行方便，开阐教广与众生解倒悬。成就夫妻是夙缘，匹配鸾凰趁心愿。喜的是前度张郎正少年，早晚灾除病体痊，我也不爱他诗礼儒风祖代传，也不爱他簪笏荣名圣主宣，单则爱那惜玉怜香性儿软。（下）

（真人云）谁想有这一场奇怪的事，那徐碧桃已着他借尸还魂去了，等待明早，再往徐知县家，探望一遭，各神将都还本位去。（直符判官同云）领法旨。（下）（真人诗云）太上玄门道法尊，直将生死勘前因。舒开拨雾拿云手，放转追魂夺魂人。（下）

第四折

（徐端同夫人扶正旦上，云）老夫徐端，好是烦恼人也！自碧桃孩儿亡过，又早三年光景，谁想玉兰孩儿，昨夜三更时分，暴病而亡，停尸在堂。一壁厢报与张亲家女婿知道，待他来时入殓，兀的不痛杀我也！（正旦做醒科）（夫人云）孩儿，精细者。（正旦唱）

【双调】【新水令】 则我这俏身躯三载土中埋，今日个得还魂似升天界。寒灰重发焰，枯树再花开。也是我苦尽甘来，常言道否极早生泰。

（夫人云）惭愧，孩儿醒过来了也。（徐端云）将定魂汤与孩儿吃。（夫人做递汤科，徐端云）孩儿精细者，吃一盏定魂汤。（正旦做起身拜科）（夫人云）玉兰孩儿，你那里去来？（正旦唱）

【步步娇】 我与你款款前来深深拜，（徐端云）孩儿，你拜甚么？（正旦唱）可怜我白头父母都年迈，间别来可便三二载，（徐端云）可怎么有三二载？（正

旦云)你孩儿自离了父母去呵。(唱)我正是几度南柯梦中来。(徐端云)这是怎么说?(正旦云)你孩儿是碧桃也!(唱)将小名儿道的明白,(徐端云)你道是碧桃,他已死过三年了,你一向在那里?(正旦唱)你孩儿半开中落在那荒郊外。

(徐端云)好是奇怪了,俺碧桃孩儿,已死了三年光景,怎生再活?莫不是妖邪鬼怪,倚草附木?我着人请张亲家去了,这早晚怎生还不见来?(张珪同夫人,张道南引张千上,云)小官张珪是也。思量好是烦恼,孩儿张道南,先定下徐章甫亲家大女儿碧桃,不想死了。今次又定下他小女儿玉兰,喜得道南孩儿病又好了,正待完就这门亲事,今日早间,人来报说,玉兰昨夜三更时分,暴病身亡。老夫想来,只是俺道南孩儿,姻缘未到。如今只得同我夫人,道南孩儿,都往他家吊孝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不必报复,我自过去。(做见科,云)亲家索是烦恼也!(徐端云)亲家,有碧桃孩儿,还魂了也!(张道南做惊科)好是奇怪!碧桃小姐,怎生活了来?(正旦做见科,云)张道南,你可也认的我么?(唱)

【折桂令】 原来是有朋自远方来,你道是济济衣冠,楚楚人才。俺也只为情重如山,恩深似海,险

害的你骨瘦如柴。再不索闹攘攘大惊小怪，这一场悄悄促促似鬼使神差。（张道南云）我几曾与你相见？你是这等说？（正旦唱）想着俺缱绻情怀，鱼水和谐。我为你曾下巫山，你为我误入天台。

（张道南云）小姐，你则说我和你那里相见来？你试说一遍与我听者。（正旦唱）

【沽美酒】 当日个花园中成眷爱，美欢娱在书斋，则他那海誓山盟是谁道来？哎，你这读书的秀才，俺两个谋成合不谋败。

（张道南云）小姐，你休得胡说！既然与你相见，有甚么显证在那里？（正旦云）有、有、有！（唱）

【太平令】 请你个假古^撇的官人休怪，我这里把新词袖里忙抬。（出词科，唱）一字字堪怜堪爱，一句句难学难赛。我对着众客展开，表白，这（青玉案）是那个的亲笔儿留在？

（徐端云）这一桩岂不是天下绝奇怪的事？只是其间委曲，怎生得个明白的见人可也好那？（萨真人冲上，云）贫道乃萨真人。今日向徐知县家中，探望走

一遭去。(做见科，云)列位，贫道稽首。(张珪云)这是萨真人，前日为小儿的病，投词坛下。尚不曾你我一个明白，今日来的正好。老亲家，令爱还魂的事，还要得个见人，只除问这真人，必有分晓。(徐端云)真人，我大女儿碧桃，已死三年，昨夜小女儿暴亡、今早忽然醒转，他道是碧桃还魂，这怎么说？(真人云)老相不知，听贫道细说一遍。老相，你当初曾将碧桃许与张道南为妻。因那年三月十五日，你夫妻二人，同去张县丞家赏牡丹。不想张道南走了白鸚鵡，跳过你家花园内，寻那鸚鵡，正遇碧桃小姐。见面恰待说话，老相回家撞见，将小姐辱了一场，他回至房中，一口气身亡了。你家将他尸首，埋在后花园中，他阳寿未绝，精神不散。墓顶上长一株碧桃花树来，他一灵儿附在碧桃花树上。三年之后，张道南一举及第，除授此县知县，在你旧衙中居住。那夜风清月明，张道南因闲行到碧桃树边，见花开的正好，折一枝向胆瓶中插着，谁想碧桃就那夜向书房中，与张道南作伴，云来雨去，说誓言盟。以此张道南看看至死。他的父亲与道南上表辞官，乞归养病，蒙圣恩许允，遂得离任到家。虽则碧桃不得同来，然道南病体一时未愈。他父亲看见沉重，服药无效，怕有妖精鬼怪，缠扰为祟，以此投词到贫道坛前。贫道设一坛场，差天将将碧桃勾至坛下，他言称道有二十年阳寿，更与张

道南有夙缘前契夫妻之分。贫道不信，唤掌生死、婚姻的判官来问他，果然不虚。贫道着碧桃还魂，争奈尸首腐烂，难以回转，不想你小女玉兰，食尽禄绝，昨夜正三更时分身死。贫道就着判官，借着这玉兰尸首，放碧桃还魂。皆是贫道之力也。（徐端云）孩儿，这真人说话，可是真么？（正旦云）您孩儿若不是上仙法力，岂能有今日也？（唱）

【豆叶黄】 叮怜我滞魄游魂，流落在海角天涯，长伴着野草闲花，残烟断靄。我只道晓色何曾到夜台，谁承望万里归来，喜喜欢欢，再拜我爹爹奶奶。

（夫人云）儿也，你便还魂了，只可惜我玉兰孩儿，兀的不苦痛杀我也。（正旦唱）

【七兄弟】 这也是你的运衰，他的命该，留不得两裙钗。若不是萨真人显出神通大，则我这墓顶上签钉远乡牌，可不的一灵儿永欠下鸳鸯债。

（张道南云）你既是碧桃小姐，当初相见之时，何不就明对我说？却教我做出这一场病症来，争些儿害杀我也。（正旦唱）

【梅花酒】 非是我假虚脾爱使乖，也只怕粉脸香腮，引动你蜜意幽怀，倒做了黄祸之灾。因此上把鬼名儿潜换改，真姓也暗藏埋，况阳寿尚未该，婚姻簿又明载，天对付俏身材？云和雨好安排。连理树稳情栽，合欢花纵心摘。

（张道南云）小姐，我和你当初相别，自谓生死永隔矣，不想今日还魂，重为夫妇，咱两个索是喜也。
（正旦唱）

【收江南】 呀，今日个月明千里故人来，镜鸾重整向妆台，这的是换人肌骨夺人胎。休得要乱猜，你不见桃花依旧待春开。

（张珪云）老亲家，喜得令爱还魂，续成姻眷，皆赖真人法力，我待举家拜谢真人便了。（真人云）这本是人天数，贫道不过施此法力，使他借尸还魂，重谐匹配而已，何足谢乎？（徐端云）张老亲家，小女和令郎，另选吉日，过门做亲，我等先拜谢真人才是。（做拜谢科，云）真人请上，受我等一拜。（真人云）不敢，不敢。（词云）徐碧桃艳质天然，已三载闭骨重泉，谁想他一灵不散，与夫君私会花前。为风情恹恹成病，百般的医药难痊。因此上投词襁褓。被贫道识破根源。

值小妹正当暴死。将尸首借与生旋。出怀中新词为证，
才知我法力无边。此本是生前分定，天匹配再合姻缘。
请高堂大排筵宴，相庆贺骨肉团圆。

题 目 张明府醉题青玉案

正 名 萨真人夜断碧桃花

阅阅舞射柳蕤丸记

第一折

（冲末耶律万户领小番上）（耶律万户云）胡马咆哮虏地寒，平沙漠漠草斑斑，儿郎骁勇多雄壮，赳赳威风镇北番，某乃北番耶律万户是也。俺这番邦，兵强将勇，海阔山高。四时不辨秋冬，八节岂知岁月。夜观北斗，便晓东南。每着皮裘，不知冷热。一阵阵扑面黄沙，寒渗渗侵人冷气。三春尽无桃杏，百里那得桑麻。四时亦无耕种，全凭抢虏为家。某麾下番兵浩大，猛将英雄，马肥人壮，不时在边抢虏，今屯军在延州，将各处进贡邀截下。某今下战书去，单搦大宋家名将出马，与某交战，别辨输赢，方显威风北虏强，密排剑戟进寒光，旗开马到施骁勇，大宋英雄拱手降。（下）（韩魏公上，云）圣治无为四海安，小臣何幸列鹓班。孜孜基国忠良志，草寇贼兵透胆寒。老夫

姓韩，名琦，字稚圭。乃相州人氏。嘉祐中某年二十进士及第，当时太史官奏曰：日下五色云现，是以朝廷将老夫重任，累迁授以平章，次后拜相，声扬贯满四方，欧阳修云：老夫临大节，决大事，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如泰山之安，谓之社稷之臣。老夫自笑，正所谓声闻过实，君子耻之，皆赖圣人在位，天下太平，颇奈北番虏寇无礼，侵犯边境。某想虏寇乃是蜉蝣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今奉圣人的命，着老夫传与八府宰相范仲淹等，举名将一员，疾去剿除贼寇，若得胜回还，加官赐赏。我想那匈奴鼠窃岂堪论，选将驱兵统大军。若到边庭挥剑戟，管教顷刻定烟氛。（下）（范仲淹领祇从上，云）博览群书贯九经，凤凰池上敢峥嵘。殿前曾献升平策，独占鳌头第一名。老夫姓范，名仲淹，字希文，祖居汾州人氏，后徙苏州，居住吴县。幼习儒业，颇通经史，一举进士及第。随朝数载，孜孜忠孝，耿耿正直，圣人可怜，官拜兵部尚书，正授天章阁大学士之职。方今四海晏然，黎民乐业，颇奈雁门关耶律万户无礼，此人不遵天命，侵犯边境，不时出没，抢虏各处进贡之物。圣人大怒，着老夫在此省堂，聚会八府商议，举将兴师，翦除贼寇。令人，门首觑者，众官人每若来，报复我知道。（祇从云）理会的。（吕夷简上，云）调和鼎鼐理阴阳，两手揩磨日月光。判断山河挥翰墨，权衡秉政辅朝纲。

小官姓吕，名夷简。幼习文墨，博览群书，圣经宝传，无不通晓，一举成名，官拜大司徒之职。方今圣人在位，四海咸宁，八方无事，真乃太平之世。小官今日正是在私宅看书，祇从人来报，范天章大人在于省堂会俺众官议事，须索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令人报复去，道有吕夷简来了也。（祇从云）理会的。（做报科，云）报的大人得知，有吕夷简来了也。（范仲淹云）有请。（祇从云）理会的，有请。（见科）（吕夷简云）大人，今日唤小官来，有何事商议？（范仲淹云）大人少待。文彦博来时，报复我知道。（文彦博上，云）龙楼凤阁九重城。新筑沙堤串相行。我贵我荣君莫羨。十年前是一书生，小官姓文，名英，字彦博，本贯西川人也。自幼以文墨为事，科场一举，名中三魁，累蒙迁转，谢圣人可怜，官拜大司空之职。正在书房中闲坐，祇从人来报，有范天章学士有请，须索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令人报复去，道有文彦博来了也。（祇从云）理会的。（做报科，云）报的大人得知，有文彦博来了也。（范仲淹云）有请，（祇从云）理会的。有请。（文彦博做见科，云）大人，小官来了也。（范仲淹云）大人少待片刻，众位官人来全时，有事计议也。（净扮葛监军上，云）我做将军出丑，平生则会吃酒，若还上阵厮杀，跳下马来便走。某姓葛，名监军。字监军。我文讲赵钱孙李，一口气直念到周吴郑王。演

武善能平定天下，直舞到表正万邦。因我文武双全，官拜监军之职。我一生不尚文翰。专则好饮酒耍笑欢乐之事。正在卷棚内斗鹌鹑，有范天章学士令人来请，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去。来到也。令人报复去，道有葛监军老大人至此也。（祇从云）理会的。（做报科，云）报的大人得知，有葛监军在于门首。（范仲淹云）着他过来。（祇从云）理会的。着过去。（葛监军做见科，云）老先生恕罪，剑甲在身，不能施礼。若还施礼，我就是虾蟆养的。（范仲淹云）葛监军且一壁有者，等众官来全了时，有事商议。令人门首觑者，等众官来时，报复我知道。（祇从云）理会的。（陈尧佐上，云）谨侍朝廷为宰辅，鼎鼐调和理庶民，心无邪僻行直正，封妻荫子显家门。小官姓陈，名尧佐，字希元，西川阆州人氏，父乃陈省华，严法教子，小官攻习孔孟之籍，学成五经之典，到于帝都阙下，一举状元及第。随朝数载，谢圣恩可怜，加小官为翰林院大学士之职。今有范天章奉圣人的命，在于省堂，会俺八府众官，不知有甚事商议。小官在此等候唐御史一同见大人去，这早晚敢待来也。（正末扮唐介上，云）小官姓唐，名介，字子方，祖居江陵人也。幼习经史，自中甲第以来，累蒙擢用，今谢圣恩可怜，官封御史之职。早间奉圣人的命，着俺众官都到省堂，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去。（做见陈尧佐科）（陈尧

佐云)呀，呀，呀，唐大人，今有范天章奉圣人的命，在于省堂，会俺八府众官，不知有甚事商议。小官在此等候，一同见大人去。小官想来，俺为臣者，要谨侍朝廷，忠于君王，孝于父母，治国齐家，言行忠信，直正公勤，调和鼎鼐，燮理阴阳，于民有益，润国有功，扶持圣主，便是俺为臣者补报皇恩也。(正末云)陈大人，想为臣者，方信道掌条法正天心顺，治国官清民自安。(唱)

【仙吕】【点绛唇】 宰臣每燮则阴阳，圣朝卿相，一个个忠君上，立国安邦，扶持万载山河壮。

(陈尧佐云)当今圣人治世，德化千邦，万国进贡，内外文臣武职，端的是赤心扶圣主，坚意保皇朝。(正末唱)

【混江龙】 文臣武将，申明教化振纲常，文臣每扶持社稷，武将每肃静边疆。常则要守法奉公理庶民，屏邪除佞进忠良。见如今明君治世乾坤旺。(陈尧佐云)当今圣人，孝治天下，臣宰良贤，坚刚节操，秉性忠直，端的是秋毫无所犯，直正坐都堂也。(正末唱)俺若是一心行正，落一个万古名扬。

（陈尧佐云）说话中间，可早来到也。左右人报复去，道有唐介，陈尧佐在于门首。（祇从云）理会的。（做报科，云）报的大人得知，有唐介，陈尧佐在于门首。（范仲淹云）道有请。（祇从云）理会的。有请。（正末陈尧佐同见科）（正末云）老相公，众官人勿罪也。（陈尧佐云）老相公会俺八府众官，有何事商议也？（范仲淹云）您众官人每都来了也。老夫非为私事，奉圣人的命，为因直北雁门关外，有一人乃是耶律万户，见今手下有数十万雄兵，此人虎视群雄，侵扰边境，他不从俺调，今要统兵征伐，争柰此人英雄难敌，十分利害，奉圣人的命，着老夫会您众官商议，可保举那一员上将，收捕虏寇去，您众官人可以深思也。（正末唱）

【油葫芦】 则说那虏寇军兵似虎狼，端的是难堵当。（范仲淹云）说此人英雄赳赳，状貌堂堂，十分骁勇也。（正末唱）你道他雄威赳赳气昂昂，见如今无名草寇侵边上，他正是撩蜂剔蝎将残生丧。（范仲淹云）今日会您众官，可保那一员名将，收捕草寇去也。（正末唱）今日个会众官，这件事要主张。如今这英雄中选一个元戎将，则要他擒贼首伏戎羌。

（范仲淹云）若保举那一员名将，擒拿了草寇，自

有重赏加官也。（正末唱）

【天下乐】 那其间荫子封妻请重赏，则这元也波戎，他将那金印掌，荡征尘满野迷日光，拥旌旗排队伍，统戈矛摆战场，稳情取扫残胡一阵亡。

（葛监军云）众老大儿，我道是谁？原来是虏寇耶律那个小畜生。我擒拿他，有如扑苍蝇一般，量他有何难哉！您众官人每也不必计较，也不必保举人，我拿耶律万户，走一遭去。（吕夷简云）住，住，住，葛监军，等俺众官人再做商议也。（正末云）葛监军，可不道将在谋而不在勇，自古用将非轻，须用大臣保举，岂可自荐？（葛监军云）我说亏你还做管事的人哩，且休说我刀马武艺，我见今为监军之职，我倒不合去，倒举别人去不成？（正末云）监军，岂不闻楚汉争锋时，沛公手下名将数十名，皆不得挂印登坛，直待萧何举荐韩信，方拜为帅，遂能破楚兴刘。监军，听我说与你者。（唱）

【哪吒令】 想当日指鸿沟，沛公和那霸正，运筹策，有范增共子房，驱铁骑，有周勃项庄。（云）想韩信在项羽手下，不得意时，（唱）则做的个执戟郎，他难施展江湖量，他因此上背暗可便归降。

（葛监军云）昔日韩信三荐登坛，不是我夸口，那个若荐我一荐，我连缸都蹬起来。（正末云）想韩信在沛公手下，沛公不识韩信，韩信夤夜私奔也。（唱）

【鹊踏枝】 若不是汉萧相，举贤良，不是他三荐登坛，怎能勾建节封王？（云）到后来韩信成了功呵。（唱）逼的一个楚重瞳至阴陵路上，他掣龙录自刎乌江。

（范仲淹云）葛监军，便好道欲解倒悬之厄，须仗希世之才。今虏寇侵扰边境，须凭良将征之。您众官务要保举得力之人，攻拒草寇，平定寰区也。（葛监军云）老大人最是个聪明尚斯文的人，且休说我的人材貌相，若论我腹中的兵书，委的有神鬼不测之机，有捉鼠拿猫之法。我曾一箭射杀一个癞虾蟆，一枪扎死一个屎蜚螂。凭着我这么手段，量那虏寇，打甚么不紧。（范仲淹云）唐相公，圣人着您八府宰相，各人保举破虏之人，您众官在此，可端的保举何人去也？（正末云）相公，小官举一人，乃是娄宿太尉之子，完颜女直人氏，小字延寿马。此人骁勇，胆略过人，善能骑射，先帝手中，待罪在云中歇马，他手下有十万精兵。若得延寿马来，觑草寇一鼓而下，有何难哉。（范仲淹云）唐相公，你说延寿马骁勇过人，未知此人

那刀马武艺、相持对垒如何？你说一遍，我试听者。

（正末云）此人寸铁在手，有万夫不当之勇。（唱）

【寄生草】 他端的能征战，有胆量，他觑那三层鹿角如平荡，你看那七重围子直冲撞，他去那千军队里寻贼将。（净云）虽然他会武艺，他是个待罪歇马的人，又无甚么官职，他怎生掌的兵权？（正末唱）你道闲身怎敢掌兵权？可不道皇家选用忠良将。

（净云）你无分晓，我为监军，你倒不保我，倒保延寿马，他怎生破的草寇？对着八府在此，那延寿马破不的耶律万户，他去不的。（吕夷简云）住，住，住，唐侍御，葛监军道延寿马去不的，他是监军，他当去。如今怎生着侍御保延寿马为先锋，葛监军为合后，恁的如何？（正末云）既然这般，葛监军你为合后，延寿马为先锋，你两个都到雁门关取齐，则要你得胜而回。（范仲淹云）既是这般呵，等取回延寿马来时，老夫自有主意，陈大人，（陈尧佐云）小官有。（范仲淹云）你今为使命，休避驱驰，直至云州，宣命延寿马去。将他在前罪犯，尽皆饶免，复还他旧职，就领他手下十万雄兵，与参谋使李信便赴京师，破虏之后，再有赐赏加官。则今日便索长行，老夫目今便去奏知圣人也。（陈尧佐云）小官理会的。（正末云）陈相公，国家用人之际，你不避驱驰，便索登程也。（陈尧佐云）相公，

小官既为人臣，当以尽力，岂辞劳倦。（正末唱）

【尾声】 则今日赍圣敕出皇都，驰驿马须行上，直至那云州地方，说与那延寿马将军疾便往。（范仲淹云）着延寿马与参谋使李信，便赴京师。（正末唱）命参谋转运军粮，他若是领儿郎，摆列着阔剑长枪，恁时节得胜也鞭敲金镫响。（范仲淹云）他若破虏之后，自有重赏加封官。（正末唱）稳情取封官重赏，不枉了我举贤才的当，（云）若得了胜呵，（唱）那其间衣锦却还乡，（下）

（陈尧佐云）小官则今日辞别了老相公，出的这门来，不敢久停久住，将着宣诏帅印，直至云州，取延寿马走一遭去。奉命承宣离玉阶，云州去取栋梁材。小官若见延寿马，不分星夜赴京来。（下）（葛监军云）老大儿恕罪，若取回延寿马来，我和他比试武艺，才见我老葛手段。我出的这门来，左右将马来，我往私宅中跑一遭去。我做元戎实有才，堪宜挂面虎头牌。擒住虏寇不轻放，按着鼻子咬他腮。（下）（范仲淹云）陈尧佐去了也。若宣回延寿马来，老夫自有个主意，回圣人话，走一遭去。昔日常何荐马周，萧何施计举韩侯，剿除胡虏干戈定，朝见天颜拜冕旒。（同吕夷简，文彦博下）

第二折

(李信领卒子上)(李信云)泰山顶上刀磨缺，北海波中马饮枯。男子三十名不立，枉作堂堂大丈夫。某乃延寿马将军手下参谋李信是也。某幼通二典，广鉴三谟，长而号令精严，深得行兵之策，佐于元帅手下。俺元帅辅谋运智，对垒迎敌，千战千胜，万夫难当。今元帅手下有十万雄兵，因得罪在云州歇马。俺元帅自从到此，每日则是操兵练士，演习弓马。今日元帅巡绰边境去了，着某看守着营寨。小校辕门首觑者，但有一应军情事，报复与我知道。(卒子云)理会的。(正末扮延寿马上，云)自家完颜女直人氏，小字延寿马，乃娄宿太尉之子。幼习先王典教，后看韬略遁甲之书，十八般武艺，无有不拈，无有不会。为某累建奇功，袭先父之职，因为有过，在这云州立功，已经数载。今日领着众儿郎每巡边境而回。想俺为将者。(唱)

【南吕】【一枝花】 则要他黄公三略习， 将吕望六韬记。摆顺天八卦盖，列五运转光旗。赳赳雄威，

齐臻臻东西队，密匝匝前后围。锦衣郎枪挂珠缨，绣袄将幡悬画戟。

【梁州】 响挡挡锣鸣金镜，扑冬冬鼓响征鼙，英名久镇云州地。端的是人如猛兽，马似狻猊。弓开玉靶，箭发金钹。众儿郎将武艺温习，怕朝廷重用当为。一时间虎倦龙疲，凭着我运筹策领将驱兵，辨风云武艺对垒，凭着我八门阵厮杀相持。端的，委的。花根本艳存苗裔，延寿马有名器。辈辈为官享重职，显耀光辉。

(云)可早来到也。左右接了马者。报复去，道有延寿马来也。(卒子云)理会的。(做报科，云)报的参谋得知，有元帅来了也。(李信云)元帅来了也，我索迎接去。(做迎接正末科，云)元帅有请。元帅鞍马上劳神。(正末云)参谋守寨不易也。(李信云)元帅请坐。小校辕门首觑者，看有甚么人来。(陈尧佐冲上，云)小官陈尧佐，奉圣人的命，前往云州，宣延寿马为破虏寇元戎。小官行了数日，来到云州。帅府门首，左右接了马者。令人报复去，道天朝使命至此。(卒子云)理会的。(做报科，云)报的元帅得知，有天朝使命至此也。(正末云)有使命至此，小校装香来，我索接待去。(做接科)(陈尧佐见正末科，云)，延寿马望阙跪者，听圣人的命：将你那在前过犯，尽皆饶免，

复还旧职。今有塞外耶律万户作叛，邀截贡献，侵犯边疆，意欲命将出师，诛剿此贼。有八府聿相唐介，举汝为帅。即与参谋使李信，星夜赴京，领受敕印，向前征剿。你谢了恩者。（正末云）感谢圣恩。（见科）（陈尧佐云）据将军如此雄威，觑草寇何足道哉。（正末云）想某到此歇马，可早数年光景也。今日差小官征剿耶律万户，打听得此人好生英勇，只怕小官近不的他。（唱）

【四块玉】 则说他有见识，则说他多智谋。（陈尧佐云）将军有伊吕之才，管乐之术，凭着你手下将勇兵强，无人可及。（正末唱）你道我将勇兵强有谁及，争奈待罪犯歇马在这云州地。（陈尧佐云）据将军文武高强，智勇并行，手下军校，人人敢勇，个个当先，谁人可敌？（正末唱）小官可也武艺低，手下可也军校微，（陈尧佐云）将军挂了元戎印者，若是迟误，便抗违宣敕也。（正末唱）我怎敢道违宣敕。

（陈尧佐云）将军与参谋使李信，领你手下十万雄兵，休避驱驰，便索长行也。（正末唱）

【哭皇天】 既宣诏谁敢相回避，今日个便登程须索把军校齐。元帅印挂上，传号令您听者，指日把

胡巢净洗。说与那参军副帅，合后先锋。支拨队伍，凋遣军卒。对阵处喧天呐喊，锣鼓声催，显的俺这大将军、人将军有八面威。摆列着戈矛斧钺，更和这枪刀剑戟。

【乌夜啼】俺这里人强马壮英雄队，摆列着杂彩征旗。阵云高尘土遮天日，头戴军盔，身挂唐猊。剿除了残胡小丑逆大贼，托赖着圣明君洪福同天地。直赶到沙陀地，把那厮生擒斩首，稳情取得胜而回。

（陈尧佐云）将军，你若到于京师，见了圣人，领兵拒敌，则要你赤心报国，竭力尽忠。若破了虏寇，得胜而回，那其间凌烟阁上标名，丹凤楼前画影，书入青史，万代流传，古今不朽也。（正末云）大人，想俺为臣者，当以尽忠报国也。（唱）

【尾声】谁敢望麒麟阁上标名讳，我则待狼虎丛中决胜敌，平定了沙陀将大功立。托当今圣德，把匈奴每净洗，博一个万代名扬恁时节喜。（同李信下）

（陈尧佐云）延寿马去了也。此人但若领兵，必然破了虏寇。小官回圣人话，走一遭去。全凭三略运机谋，为大帅统领戈矛。剿除了匈奴贼寇，受皇恩拜相封侯。（下）

楔子

（范仲淹同文彦博、吕夷简、葛监军领祇从上）
（范仲淹云）燮理阴阳为辅弼，调和鼎鼐理盐梅。忠肝义胆扶王业，立国安邦作柱石。老夫范仲淹是也。今因虏寇作乱，侵扰边庭，唐介侍御，举荐延寿马，已着陈尧佐中书，直至云州，宣延寿马回朝，至今尚不见到。令人门首觑者，来时报我知道。（祇从云）理会的。（正末同陈尧佐、李信上）（正末云）小官延寿马是也。蒙圣恩着陈中书取俺为将，离了云州，行了旬日，已到了京师。参谋使把军马屯札城外，咱见大人去来。（陈尧佐云）将军，俺离了云州，来到京师相府门首也。左右接了马者。令人报复去，道有陈尧佐宣延寿马回还也。（祇从云）理会的。（做报科，云）报的大人得知，有陈尧佐宣延寿马回还也。（范仲淹云）语未悬口，果然宣至了也。道有请。（祇从云）理会的。有请。（做见科）（陈尧佐云）大人，小官宣延寿马回京也。（范仲淹云）久闻将军雄才大略，弓马熟闲，有万夫不当之勇，千战千赢之力，真为世之虎将。（正末云）大人，据小官才轻德薄，智穷量浅，何足挂念。（范仲淹云）

将军，宣你来不为别事。今有虏寇耶律万户，侵犯边庭，无人可敌。延寿马，你望阙跪者，听圣人的命：将你在前的过犯，尽皆饶免，复还旧职。着你为前部先锋，葛监军为合后，统领人马，在雁门关取齐，征伐虏寇。着参谋李信，领兵截杀。则要您奋勇当先，得胜而回，另有加官赐赏，望阙谢了恩者。（正末云）感谢圣恩。大人，某觑虏寇有如翻掌，量他何足道哉！（唱）

【赏花时】 我这里深谢皇恩擢用臣，量这个愚鲁村夫有甚能。（范仲淹云）将军有管仲之才，穰苴之略。（正末唱）将我似田穰苴的量看承，谢你个举贤才的晏婴，（范仲淹云）将军，则要你马到成功也。（正末云）大人放心。（唱）将丑虏生擒住献入这帝都城。（下）

（葛监军云）延寿马去了也。众位大人恕罪，我则今日擒拿虏寇去。我出的这门来，大小三军，听吾将令：则要你人人歪战，个个胡缠，刀剑出鞘，弓弩上弦，舍命厮杀，都要当先。凭着相貌英雄能战讨，舞剑轮枪世上少。两阵之间若还输，夹着绵羊望家跑。（下）（李信云）葛监军去了也。某领兵截杀，走一遭去。因虏寇侵扰边庭，遣英才统领雄兵。施谋略相持对垒，

稳情取得胜还京。(下)(范仲淹云)延寿马去了也。凭着此人智勇谋略，量虏寇何足道哉！小官不敢久停久住，回圣人话，走一遭去也。调和鼎鼐文官职，统领貔貅武将能。文武齐心尽忠孝，不信江山不太平。
(同文彦博、吕夷简下)

第三折

（耶律万户领小番上）（万户云）番番番，地恶人奔，骑宝马，坐雕鞍，飞鹰走犬，野水青山。俺这里渴饮羊酥酒，饥餐鹿脯干。凤翎箭手中常捻，宝雕弓背上斜弯。林前酒醉胡旋舞，丹青写入画图间。某乃耶律万户是也。某手下有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屯军在居延川。近闻延寿马与葛监军领兵前来，与某交战。量他到的那里。小番与我唤将阻亨、党项二将来者。（小番云）理会的。阻亨、党项安在？（二净扮阻亨、党项上）（阻亨云）我做番官实希诧，阵前对手闻吾怕。打围不会射獐狍，则好水中捞虾蟆。某乃阻亨是也。（党项云）我做番将有名声，六韬三略不曾闻。本待发心吃斋去，则是无处买面巾。某乃党项是也。俺二人在耶律万户手下为将，骑不的劣马，不好扯硬弓，听的厮杀，拽起衣服，往帐房里则一溜烟。昨日巡边境去，拿住一个偷老鼠的。今日耶律万户呼唤，不知有甚事，俺见万户走一遭去。（党项云）可早来到也。小番报复去，道有俺二将来也。（小番云）理会的。（做报科，云）报的元帅得知，有阻亨、党项来了也。

(万户云)着过来。(小番云)理会的。着过去哩。(二净做见科)(党项云)唤俺二将，那厢使用？(万户云)唤您二将来，别无甚事。今有延寿马与葛监军领兵前来，与俺交战，拨你二将三千番兵，你为前哨，与葛监军相持去。则要你小心在意者。(阻李云)得令。俺二将奉元帅将令，领三千番兵，与延寿马、葛监军迎敌，走一遭去。大小番将，听我发放，人人戴七顶头盔。(党项云)傻厮也，七顶头盔可怎么戴？(阻李云)我儿也，你那里知道：七顶头盔戴起来，他那边看见好长汉。那人人戴七顶头盔，把那锁子甲、连环甲、柳叶甲、匙头甲，八九层披在身上。(党项云)八九层甲傻重的，可怎么披？(阻李云)你不知道，好遮箭。我骑一匹撒因的抹邻，众小番都骑癞象，把幡杆当做长枪，没傍牌就是脸上，也不怕射了鼻子，也不怕射了眼眶。瞎了眼，倒是干净，省的也算做一员上将。到来日，领番兵敢战征夫。(党项云)全无那智勇机谋。(阻李云)不会骑撒因抹邻。(党项云)也不会弩门速门。(阻李云)好米哈吃上几块。(党项云)打刺孙喝上五壶。(阻李云)莎塔八了不去交战。(党项云)杀将来牙不牙不。(下)(万户云)二将去了。某领本部下人马，直至雁门关，与延寿马、葛监军相持，走一遭去。大小番兵，听某将令。说与那能征好战的番官，舍死忘生的家将。一个个腕悬着虎爪狼牙棒，沙鱼皮鞘插雁翎刀。

明晃晃耀日争光，背静处老小安营下寨。野陀赤手牵着骆驼，必赤赤怀揣着文簿。赤五色石手架着苍鹰，里列马赤口传着将令。都是那能征敢战的北番军，舍死忘生沙寨子。马壮人强队伍齐，猛风吹昭皂雕旗。驱兵领将侵边境，不到中原誓不回。（下）（葛监军上，云）某乃葛监军是也。领兵到雁门关外，会合延寿马一同征进。那延寿马的军马不见到，俺整顿军马先杀他一阵，夺个头功，却不好么。摆开阵势，尘土起处，早有番兵来也。（阻孛、党项踊马儿领番兵上）（阻孛云）某乃阻孛是也，这个是我侄儿党项。俺二人奉耶律万户将令，同领三千番兵，与延寿马、葛监军交战，走一遭去。把都儿，与我摆开阵势。兀的不是天朝人马来也。（做见科）（阻孛云）来者何人？趁早下马受降，但道个不字，我都哈刺儿了。（葛监军云）某乃大将葛监军是也。你来者何人？（阻孛云）俺二将不是别人，某乃耶律万户手下阻孛、党项是也。你敢与其交战么？（葛监军云）这厮说大言。小校操鼓来。（做战科）（阻孛云）看了这虎刺孩儿武艺委实高强，俺两个夹着马跑了罢。（同党项番兵下）（葛监军云）这厮近不的某，走了也。看北番家有何名将出马？（耶律万户踊马儿领番兵上）（万户云）某乃耶律万户是也。大小番兵，摆开阵势。来者何人？（葛监军云）某乃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则我便是大将葛监军。你来者何

人？（万户云）我便是耶律万户。量你何足哉！你敢与某交战么？（葛监军云）交战么！我来和你耍来了，我和你决战九千合。小校操鼓来。（做调阵科）（葛监军云）我近不的他，走、走、走！（下）（万户云）这厮走了也。远远的一彪军马来了。（正末躡马儿同李信领卒子上）（正末云）大小三军，摆开阵势者。（唱）

【越调】【斗鹤鹑】 战鼓声催，三军布摆。发喊连天，遮笼日色，凭着俺将勇兵强，威风气概。施战韬，显妙策。急风招招杂彩旗摇，明晃晃枪刀器械。

（李信云）将军，俺这一场征伐丑虏。不弱如古之名将，排兵布阵也。（正末唱）

【紫花儿序】 不弱如秦白起坑卒破赵，不弱如燕乐毅奋勇收齐，不弱如唐李愬雪夜平淮。（李信云）将军，俺统大势雄兵，当与皇家出力也。（正末唱）我如今掌兵权挂印，蒙圣主亲差。谁敢道是推捱，我若是破不得贼兵和姓改。凭着俺威风势人，托赖着圣主洪巍，稳情取将虏寇擒获。

（万户云）来者何人？（正末云）我乃大将延寿马是也。你是何人？（万户云）我乃耶律万户是也。恰才你

那葛监军，被某杀败了，量你何足道哉！（正末云）这厮好无礼也！众将操鼓来。（做调牢科）（唱）

【调笑令】 喝一声阵开。好着我怒盈腮，好着我怒盟腮。呀，不刺刺一骑征驹走到来，则见他横枪骤马将咱搦，你更怕我力尽筋衰。（万户云）兀那延寿马，量你那武艺，到的那里，及早下马受降，免你一死。（正末唱）我将这合扇刀举起劈他脑盖，我教你目前见横祸非灾。

【秃厮儿】 扑冬冬征鼙鼓凯，响瑯瑯助阵锣筛。见征尘荡荡云雾霭，我看你怎生捱，可便支划。

【圣药王】 我将这猿臂举，骤征驹撞满怀。把钢刀举起觑个明白，他可便难措手，忙架解。四下厢军兵满野暗伏埋，着去则一箭生射下那厮战鞍来。

（做射死耶律万户科）（李信云）将军是好武艺也，一箭射死耶律万户，一来托赖圣人洪福，二来是将军之功能也。（正末云）射死了耶律万户也，众军校跟着某，追杀那败残军去来。（唱）

【尾声】 今日个感吾皇恩福齐天大，杀的他遍野尸山血海。今日个破草寇得功回，圣明主永掌山河万万载。（同李信下）

第四折

（外扮范仲淹领祇从人上）（范仲淹云）胸中志气凌霄汉，腹内诗书贯斗牛。老夫范仲淹是也。今为唐学士举荐延寿马，与耶律万户交战去了，有飞报前来，被延寿马大破虏寇，得胜回京，奉圣人的命，今日是五月端午蕤宾节令，御园中一来犒劳三军，二来设一太平筵会，众官庆贺蕤宾节令，都要打球射柳。安排筵会已完备了，祇从人门首觑者，众官人每来时，报复我知道。（祇从云）理会的。（吕夷简、文彦博、陈尧佐上）（吕夷简云）万卷诗书遵孔孟，一襟清气溢乾坤。小官吕夷简是也。因为延寿马破了耶律万户，得胜回京，奉圣人的命，时遇五月蕤宾节令，都要打球射柳。宴赏太平之世。可早来到也。令人报复去，道俺众官来了也。（祇从云）理会的。（做报科，云）报的大人得知，有众宰相每来了也。（范仲淹云）道有请。（祇从云）理会的。有请。（做见科云）（吕夷简云）呀、呀、呀！大人，俺众官人每来了也。（范仲淹云）众大人每来了也。老夫奉圣人的命，因为延寿马破了耶律万户，今设一太平宴，等延寿马与葛监军来，论功行

赏。令人门首觑者，若来时，报复我知道。（祇从云）理会的。（净葛监军上，云）我做将军实是能，累经恶战建奇功。但若厮杀腰便转，听的相持肚里疼。某葛监军是也。因为耶律万户作乱，奉圣人的命，差某同延寿马破耶律万户去。南无阿弥陀佛天尊，不瞒天地说，论我的那武艺，那里近的耶律万户？我和他交战不过十合，被他杀的我碎屁儿直流，我便走了。后有延寿马与他交战，被延寿马一锁喉箭。射死了耶律万户。我如今到元帅府，则说是我射死了耶律万户来。横竖我的面皮比他大些，这功劳都是我的。可早来到也。令人报复去，道有葛监军得胜回还也。（祇从云）理会的。（做见科，）报的大人得知，有葛监军得胜回还也。（范仲淹）着他过来。（祇从云）理会的。着过去。（葛监军做见科，云）众老大儿每，某已来了也。有酒拿来我先打三钟，然后猜枚行令耍子。（范仲淹云）葛监军你来了也。某奉圣人的命，今日会您众官员在此，着老夫论功行赏。葛监军，你去战耶律万户，有何功劳？（葛监军云）不是我老葛夸大言，到的雁门关，见了耶律万户，我和他战二百合，不分胜败，着我佯输诈败，那厮赶将来，被我一锁喉箭射死了，得胜还营。有好打刺孙拿两碗来，与我解困。（范仲淹云）住、住、住！延寿马将军安在？（葛监军云）你还问他哩，我则说怎么一个好延寿马，到的两阵之间，着我一箭射死

了耶律万户，不知他跑的那里去，谁见他影儿来！（范仲淹云）噤声！你未来时，先有飞报，说你被耶律万户杀的大败亏输，却是延寿马一箭射死了耶律万户，你怎生说是你射死了他来？（葛监军云！我若赖他的功劳，我就吃蜜蜂儿的屎，我就是桃疙瘩的儿子小桃疙瘩儿。老大儿，本是我射死来！（范仲淹云）也凭不的你说，等延寿马来时。您二人自己对证明白。我着人请延寿马去了，这早晚敢待来也。（正末同李信上）（正末云）小官延寿马是也。当日虏寇侵犯边境，某与葛监军领兵，到于彼处，将贼兵一鼓平收，得胜班师。今有圣人的命，着范学士迎接没宴，犒劳众将。幸遇蕤宾节令，圣人的命，在西御园设一宴，名曰太平蕤宾宴，会有众官员，都去射柳击球。小官须索走一遭去。（唱）

【双调】【新水令】 忻逢佳节满皇都，贺端阳乐年欢助。则见那锦衣悬彩仗，绣袄间公服。摆列着玉叶金簇，端的便屯满御园路。

（李信云）将军，可早来到帅府也。令人报复去，道某与延寿马将军来了。（祇从云）理会的。（做报科，云）报的大人得知，有延寿马同李参谋二位将军来了。（范仲淹云）道有请。（祇从云）理会的。有请。（做见

科)(范仲淹云)呀、呀、呀！二位将军来了也，途路驱驰。老夫奉圣人命，在此御园中设一宴，与您论功行赏。时遇蕤宾节令，着您大小官员，都要射柳打球。将军，你看这御园中景致，端的是榴花喷火，绿柳拖烟，红紫芳菲，堪描堪画，正好宴赏也。(正末云)大人，这御园中是好景致也。(唱)

【乔牌儿】 我则见榴花恰喷吐，翠柳映微露。
茸茸芳草生香浦，胜丹青如画图。

(范仲淹云)令人安排酒肴，与众大人每玩赏端阳，开怀畅饮，然后射柳击球。阶下有轮枪舞剑，耍棍打拳的人，唤几个来筵前遣兴。祇从人与我唤将那部署来者。(祇从云)理会的。部署安在？(外扮部署领打拳、打棍四人上)(部署云)轮枪舞剑显高强，跌打全凭膂力刚。百艺精通天下少，名播寰区四海扬。自家是本处的部署。时遇五月蕤宾节令，大人在西御园安排筵宴，唤俺去那里跌打耍拳。众徒弟每，跟着我见大人去来。(做见科，云)大人，唤俺有何事分付？(范仲淹云)兀那部署，时遇蕤宾节令，奉圣人的命。在此园中安排筵宴，与众宰辅论功行赏，有能打棍、打拳的，唤将出来，筵前服侍。(部署云)有。兀那几个打拳的教手每，上露台来耍一会拳，服侍众位大人

每。(众做耍秆子、打拳科)(打住)(打棍的打住)(范仲淹云)看了这部署每打拳耍棍，真个高强。您且回去罢。(部署云)理会的。众徒弟每，俺服侍了大人每也，俺且回去来。(下)(范仲淹云)延寿马将军，想当日虏寇做乱，侵犯边境，你与葛监军，端的是谁射死耶律万户来？没有凭据，你两个射柳打球，若射着柳打过球门的，这功劳都是他的，赐与他黄金千两，香酒百瓶，锦袍一领，玉带一条，还有加官赐赏；若射不着柳，打不着球门，便是赖人功次，圣人赐与老夫势剑金牌，着我先斩后奏。您众官员都近前射柳。(众都射柳科了)(正末云)相公，小官与他射柳。(范仲淹云)先着葛监军射柳，看他武艺如何。(葛监军云)老大人，这功劳本是我的，着我和他射柳，有何罕哉！耶律万户被我则一锁喉箭射死了，量这个柳枝打甚么不紧，我觑他如捻烂杏而已。众大人们，看在下射柳。(做射箭科，云)着去。(净做射不着科)(范仲淹云)葛监军射不中柳也，你且在一壁有者。可着延寿马射柳去。(正末云)该小官射也。左右将马来。(做上马科)(唱)

【雁儿落】 锦标就地铺，翠柳阶傍竖。则听的箫韶彩仗摆，更和那鼓吹声喧助。

（云）将弓箭来。（唱）

【得胜令】 呀，我在这鞍上整彪躯，手内月弯弧。远步马通先路，则他那双蹄口内吐。俺则辨个赢输，取胜如神助。（做射柳中科，云）射中了也。（唱）柳中这金镞，（云）监军，（唱）我和你敢再赌。

（范仲淹云）延寿马射中了柳也。葛监军，你众官可打球门去。（葛监军云）这个可也不大紧，头里不干我事，是我这马眼又把来走过去了。这打球门，我从小里可弄的熟。等我先打。（众做打球门科）（葛监军做打科，云）过去。（做打不中科）（范仲淹云）葛监军又打不中也。延寿马将军，你打球门去。（正末云）理会的。左右收了弓箭者。（正末做打球门科）（唱）

【川拨棹】 见花柳似锦模糊。贺蕤宾如画图。彩索灵符，酒泛菖蒲。丹漆盘包金角黍，巧结成香艾虎。

（范仲淹云）若还打过球门的，圣人敕赐黄金千两，香酒百瓶，锦袍玉带。兀那军士，摆列的严整者。（正末唱）

【七弟兄】 明晃晃摆着利物，齐臻臻列着这士

卒。武将每一个个有机谋，施逞那武艺高强处。我恰才穿杨射柳定赢输，上雕鞍骤马当先去。

【梅花酒】 呀，你可便看我结束头巾砌珍珠，绣袄子绒铺，闹妆带兔鹑。扑冬冬鼙鼓凯，骨刺刺锦旗舒。您可也众称许，款款的骤龙驹，轻轻的探身躯杓棒起月轮孤，彩球落晓星疏。

（做打过球门科）（唱）

【喜江南】 呀，我则见过球门一点透明珠，见文武将尽欢娱。金银玉带共香醕，圣人便赐与，则愿的万年千载永皇图。

（范仲淹云）葛监军射柳打球，都在完颜将军之下，那擒那耶律万户的功，端的是完颜将军的了。你便更有何话说？（葛云）罢、罢、罢！我也不与他争了，做了他的功罢。俺自先回去也。（范仲淹云）葛监军靠后，延寿马将军你近前来。为你射中了贼寇，杀退番兵，今日穿杨射柳，打过球门。葛监军为你遇敌怯战，赖人功赏，摘了牌印，罢了监军。今日庆设筵宴，犒劳功臣，一壁厢歌儿舞女，大吹大擂，庆赏太平筵席，一壁厢动乐者。（外动乐器舞科）（行酒科）（范仲淹云）俺慢慢饮酒，看有甚人来。（外韩魏公上，云）老夫韩

琦是也。奉圣人的命，当日因虏寇侵边，有八府宰相荐举延寿马为帅，与参谋李信，领十万大军，到于彼处，将草寇一鼓平收，今日得胜班师。圣人大喜，命八府宰相设宴庆赏，又遣老夫到于御园中，与众官加官赐赏。可早来到也。左右接了马者，令人报复去，道有韩琦奉圣人的命至此也。（祇从云）理会的。（做报科，云）报的大人得知，有韩琦老相公，奉圣人的命至此也。（范仲淹云）众宰辅每，有韩大人奉圣命，与您加官赐赏，俺迎接大人去来。（做迎接科）（范仲淹云）呀，呀，呀！老宰辅，老夫有失迎接，望大人宽恕者。（韩琦云）众大人恕罪。延寿马望阙跪者，听圣人的命：为你统领雄兵，托赖主人洪福，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剿除匈奴，平定了丑虏，累建大功，今日加你为兵马大元帅。俱向阙跪者，听圣人的命：为草寇叛背朝廷，遣二将出塞屯兵。延寿马生擒耶律万户，唱凯歌得胜回营。你本是将门将种，运韬略建立功勋。加你为兵马大元帅，封三代荫袭子孙。受诰命丹书铁券，尽忠义永辅当今。葛怀敏心藏奸计，驾虚词图赖功勋。临战阵畏刀避箭，罢官职贬为庶人。陈纲纪赏功罚罪，受黜陟同荷圣恩。（正末唱）

【折桂令】 今日个贺丰年锦绣皇都，（正末做拜科）（韩琦云）当今圣主，豁达大度，宽仁厚德，万

民安乐，端的是千邦纳贡朝仁主，一统乾坤永圣明。
(正末唱)托赖着圣主宽仁，德胜唐虞。(韩琦云)大将威严，平定丑虏。(正末唱)见如今四海安宁，于邦纳土，一统车书。(正末做拜科)(韩琦云)为将者眠霜卧雪，多与皇家戮力。虽受了那百般苦楚，今日个坐享千钟。(正末唱)俺则待尽良忠开疆展土，辅助着万万年巩固皇图。(正末做拜科)(韩琦云)将军孝当竭力，于国尽忠，落一个青史标名。(正末唱)我如今秉笏披服，拜舞三呼。三舞蹈顿首减惶，赞明君慑伏的万国降服。(同下)

题 目 显英才丑虏走边疆

正 名 阅阅舞射柳蕤丸记

罗李郎大闹相国寺

楔子

（冲末扮苏文顺同外扮孟仓士上）（苏文顺诗云）坐守寒窗二十春，蠶盐乐道不知贫。腹中晓尽古今事，命里不如天下人。小生苏文顺便是。这一个是我同堂学业八拜交的弟兄，是孟仓士。祖居陈州人氏，嫡亲的三口儿。近新来浑家亡逝已过，撇下这个女孩儿叫做定奴。兄弟早年丧妻，撇下这个小厮叫做汤哥。我又有个结义的哥哥，平日织造罗段为生，又在罗家入赘，他姓李，人顺口儿都唤他做罗李郎。俺弟兄两人，学成满腹文章，待去上朝取应，争柰无有盘缠，将这一双男女质当些小钞物，进取功名去也。孟家兄弟，俺和你须索求告罗李郎走一遭去来。（孟仓士云）哥哥请，小弟随往。（下）（正末扮罗李郎、丑扮侯兴上，云）老夫陈州人氏，姓李名玉，字和之。年幼时

织造罗段为生，又在罗家入赘，人口顺都唤我做罗李郎。婆婆早年亡过，这个小的侯兴。他在我家三辈儿了，他的公公伏侍我的公公，他的父亲伏侍我的父亲，生下这个小的伏侍老夫。（侯云）老爹，你也好与我一纸从良的文书了。（正末云）你看这厮波。我有两个结义弟兄，一个是苏文顺，一个是孟仓士。他两个学成满腹文章，待要上朝取应，来辞别老夫。侯兴，门首看着，您叔父来时，报复我知道。（苏、孟引净扮汤哥、旦扮定奴上，云）兄弟，早来到他家门首也。（见侯兴科，云）侯兴，你报哥哥去，道苏文顺、孟仓士在于门首。（侯兴报科，云）老爹，门外两位叔父来了。（正末云）道有请。（见科）（苏文顺云）哥哥，您兄弟一径的来，俺二人待要上朝取应，争柰盘缠缺少，起身不得。止有这一对孩子，我的女孩儿唤做定奴，兄弟的孩子唤做汤哥，在哥哥跟前质当些少盘缠，上朝取应去。（正末云）既然兄弟上朝取应去，侯兴，取两个银子来。（侯兴云）银子在此。（正末云）兄弟，这两锭银子送二位做盘缠，休嫌轻意。（苏文顺云）你兄弟二人在哥哥面前，还立了一纸文书才是。（正末云）既为友义。岂论钱财。（唱）

【仙吕】【端正好】 咱意相投。 情相睦，索甚立质当文书。（苏文顺云）则望哥哥看觑这两个孩儿。

(正末唱)您儿女就是咱儿女。技怎肯两般觑。

(苏、孟悲科。云)孩儿呵，也是我出于冗余。

(正末唱)

【么篇】 你则放心怀心举求官去，相别后便进长途，更休辞跋涉耽辛苦。抛家业，赴皇都；凭才艺，仗诗书；同射策，覲銮舆；登御宴，饮芳醕；衣紫绶，带金鱼。我言语，并无虚，则愿你早上青霄路。(下)

(苏文顺云)咱兄弟蒙赐盘缠，两个儿女又蒙看觑。则今日拜辞了哥哥，收拾琴剑书箱，上朝取应走一遭去也。(诗云)为功名无奈相催，便登程趲赴春闱。(孟仓士诗云)可怜我一家骨肉，泪盈盈两处偷垂。(同下)

第一折

（正末引侯兴、旦儿、 俌儿上，云）过日月好疾也呵。自从两个兄弟去了，可早二十年光景，撇下两个孩儿定奴，汤哥，老夫与他婚配成家，所生一子，立春日生，就唤名受春。两个兄弟不知几时回来？则被这汤哥孩儿逐日饮酒非为，不依公道，兀的不害杀我也。（唱）

【仙吕】【点绛唇】 蜗角蝇头，利名营勾，空生受。浮世悠悠，岁月频回首。

【混江龙】 假若便功名成就，算来则是抱官囚。挣 的封妻荫子，拜相封侯。可正是今日不知明日事，前人田土后人收。到头来只落得个谁消受？如风中秉烛，似水上浮沤。

【油葫芦】 身似飘飘不缆舟，几时得巴到岸口？想当初庄子叹骷髅，一朝身死无人救，三寸气在千般有。今日春，明日秋。金乌玉兔东西走，断送一生休。

（带云）想老夫少年时做家呵。（唱）

【天下乐】俺也曾蚤起迟眠使计谋，营也波求，肯罢手？使行钱在城打着课头。村里有大叶桑，阔角牛，每年家田蚕百倍收。

（外扮酒家上，云）汤舍，汤舍在家里么？（正末云）侯兴，做甚么闹炒？（侯兴看科，云）老爹，门首有人叫汤舍讨酒钱。（正末云）咱家谁做官来？叫汤舍。（侯兴云）讨酒钱哩。（正末云）他少多少钱？（侯兴出门，问云）他少你多少钱？（外云）少一千瓶酒钱。（侯兴云）老爹，少他一千瓶酒钱。（正末唱）

【后庭花】逐朝家饮兴酬，全不将学业修。教你向芸窗下把书埋首，却元来糟屋中酒浸头，直恁般好风流。半年不勾，早吃下一千瓶香糯酒。

（云）侯兴，该多少一瓶，算还了罢。（侯兴问云）多少钱一瓶？（外云）两贯一瓶。（侯兴云）你算该多少？（外云）两贯一瓶，二瓶四贯，四瓶八贯，八瓶十六贯。（做咳嗽呵，云）是这等算还我。（侯兴云）还了你钱，你去罢。（外下）（外扮乐人上，云）汤舍在家么？（正末云）怎么又这般闹炒？（侯兴看科，云）你要甚么？（外云）我讨乐歌钱。（侯兴云）老爹，讨乐歌钱的。（正末云）怎生唤做乐歌钱？（侯兴云）阿！这老爹一窍

也不通。乐歌钱是和小娘每吃酒耍子，乐人弹唱伏侍的。（正末唱）

【醉中天】 这厮结缆着章台柳，铺买下谢家楼。我但到官陈词见的勾，（带云）若不受状呵。（唱）我将皇城叩。索共那五奴虔婆出头，这债到底俺汤哥儿承受，休、休、休！免得定刑名笞杖徒流。

【一半儿】 你这般借钱取债结交游，做大妆么不害羞，知你那爷贫也富也活也死也那无共有。你那一日不秦楼，正是几处笙歌儿处愁。

（云）侯兴，你算还他罢。（侯兴问云）该多少？（外云）该二千贯。（侯兴云）怎生少偌多？（外云）实实的少这些，我不说谎。（侯兴云）我还了你钱。你这厮下次再不要賒与他，则要见钱。（外下）（丑扮厮打上，云）打下牙来了也。（正末云）又是甚么人闹炒？（侯兴看科，云）老爹，汤舍打杀人也。（正末云）在那里？（侯兴云）在门首。（正末云）我自去看（见丑，问云）哥哥，你怎地来？（丑云）您汤哥打下了我门牙，我沃了来。（正末云）侯兴，他打下牙来，你怎生说打死人？（侯兴云）打下牙来，害了破伤风不要死那？（正末云）哥哥家里来。（唱）

【醉扶归】 常教我两叶眉儿皱，一点赤心愁。却不道父母惟其疾病扰，常落在别人彀。(云)侯兴，拿一锭银子来。(侯兴拿银科)(正末唱)与你这一锭银饶过罢手，(云)哥哥若忙呵，便回去，若闲呵，等我寻那厮去。(唱)若来时不道的轻放了那贼禽兽。

(丑云)老的，我回去也。(做出门科，云)打了一个门牙，得了一锭银子。早着他都打下了也好那。(下)(正末云)侯兴，你不问那里，寻将那厮来者。(净做醉科上，云)众弟兄少罪少罪，一席好酒。我汤哥今日有一个新下城的旦色，唤做甚么宜时秀，好个姐姐。感承我那众弟兄作成我入马。众弟兄安排酒，买了二十瓶，推倒十瓶，漉了五瓶，打了三瓶，丢了二瓶，不觉怎么醉了。好姐姐唱了一日，不曾听得一句，知他唱的是甚么？则记的临上马钟刚唱了一句。(做唱科)零落了梧桐叶儿。则唱了这一句，我又吃了八十四钟。(侯兴见科，云)小哥，你醉了也。(净打侯科，云)我几曾醉？(侯扶科，云)小哥你醉了，老爹叫我来寻你，咱家去来。(做入门见正末科)(正末云)这厮兀的不醉了也。(唱)

【后庭花】 你因酒上没做有，为花上恩变做仇。你交财上不应口，争气处打破头。这四件忒精熟，诸

般懒就，这便是你男儿得志秋。

（净云）老爹挣了许来大家私，您孩儿正好快活哩。可不道饮酒只待饮深瓠，带花须带大开头。（正未唱）

【金盏儿】你待纵酒饮深瓠，花带大开头。因花为酒添憔悴，还道是有花方酌酒，无月不登楼。早晨间因酒病，到晚来为花愁。可不道野花村务酒，（带云）定奴儿，靠后。（唱）知滋味便合休。

（云）谁着你又吃醉了？躺着，须要痛决。（净躺下科）（旦儿云）父亲看定奴面上，饶了汤哥者。（净叫疼科）（正未云）你看这厮波，谁曾打着你来？（净云）你打几下倒好。（正未云）怎生打几下倒好？（净云）父亲，今日打您孩儿几下，明日我那众弟兄知道呵，汤哥着他老爹打了一顿，众人安排酒软痛又是一醉。（正未云）你看他波，你从今须断了酒者。（净云）父亲教我断酒，我不敢不断，我则告宽我三日假。（正未云）怎生告三日假？（净云）头一日杀五个羊请众兄弟每来吃一醉，唤做辞酒。第二日再安排一席，可便是断酒。第三日再安排一席，唤做开酒。（正未云）你看这厮波，你快与我断了酒者。（净云）你孩儿再吃酒，

赌一个痛咒。（正末云）你赌甚么咒？（净云）你孩儿再吃酒，我就吃蜜蜂儿的屎。（正末唱）

【赚煞】 你少不的卖了庄田，折了孳畜，将我这逆耳良言不瞅。愚滥荒淫出尽丑，我一片干家心话不相投。没来由，枉把你收留，莫为儿孙作马牛。你恋着红裙翠袖，折倒的你黄干黑瘦，（带云）古人言的不错呵：要儿自养，要谷自种。（唱）这是我养别人儿女下场头。（下）

（净寻思科，云）且慢者，我敢不是罗李郎的儿子，我待要问人，问谁的是？家中有个侯兴，年纪大似我，他必然知道。我问他一声，怕做甚么？（唤云）侯兴你来，我和你说话。（侯兴云）小哥也，你有甚么说话？（净云）侯兴，你在家中许多年，家中事务，你知的详细。恰才老的去时，怎生说儿要自养，谷要自种？我则不是罗李郎的儿子么？（侯兴云）我家老爹则养的一个，你是他的亲儿。（净云）侯兴，你若不说实情，我关上这门一顿打杀你。（侯兴云）小哥，你不是他的亲儿子，倒是我老侯的亲儿子不成？（净云）拿棍子来，你快说。（侯兴云）小哥，你不要燥暴，我且门外看一看。（看科，云）前后无人。（入门云）小哥，我说则说，你休忘了侯兴。（净云）侯兴哥哥，你若和我说时，我

不忘了你。（侯兴云）可知不是罗李郎的儿子，你父亲在京师做大官哩。你只管在这里要讨这许多不自在吃，你不如去京师寻你父亲，可不好那？你则寻着时，休忘了我侯兴。（净云）你那里是我哥？就是我父母一般。则今日辞了哥哥，便索往京师寻我父亲走一遭去也。
(下)

楔子

（侯兴做报科，云）老爹，祸事也！祸事也！（正末上，云）做甚么大惊小怪的？（侯兴云）老爹头里打小哥时，打了他几下，倒也罢了。临了说上两句：儿要自养，谷要自种。小哥正坐中间，不知那个不得好死的歹弟子孩儿道：小哥不是罗李郎的儿子，你父亲在京师做大官哩。他忿着一口气，往京师寻他父亲去了也。（正末云）是谁那般道来？（侯兴云）莫不我侯兴说谎？（正末云）侯兴，槽头快马备上一匹，多带些钱物，不问那里，与我寻将来。（唱）

【仙吕】【赏花时】 我不是引的狼来屋里窝，
寻的蚰蜒钻耳朵？问甚么山险峻，路嵯峨，山遥水阔，
我则你手里要汤哥。（下）

（侯兴云）老爹教我赶汤哥去。我如今拿着两个假银子，骑着一匹快马，到的前途，赶上他，与他这两锭假银子，有人拿住他，也是死的。我上的这马，不问那里赶将去。（下）（净上，云）事要前思，免劳后悔。

一时间忿着一口气，走将出来。往日我四城门也不曾出，如今要往京师寻俺父亲去，知道是那里去？怎生得个人赶我回去，可也是好。（侯兴上，云）我骑着快马，怎么百般不肯走？我加上几鞭子，把马打动些。（净云）远远来的不是侯兴？（唤科，云）侯兴哥哥。（侯兴云）谁叫我哩？（净云）侯兴哥哥，我叫你哩。（侯兴云）原来是小哥。（做跪、跌科）（净云）哥哥，你不骑着马哩？（侯兴云）我忘记了下马。（净云）敢是老爹叫你来赶我回家里去？我回去，我回去。（侯兴做拦科，云）小哥，你那里去？你家去便是死的。（净云）怎么回家丢便是死的？我老爹怎么说来？（侯兴云）老爹说，你拐了金银钱钞，官府中告下状来，正捉拿你哩。（净云）我要往京师去，无有盘缠，怎生是好？（侯兴云）小哥，我随身有带的东西在这里。我与了小哥，你则休忘了我。（净云）哥哥有甚盘缠与我些？怎敢忘了你？（侯兴云）小哥，我与你春衣一套，银子两锭，鞍马一副，（净云）怎生马揣在怀里？（侯兴云）小哥，是怀马儿。你慢慢的去到的京师，寻着你父亲，休忘了侯兴。你去！你去！（净云）有了盘缠，我须索往京师寻俺父亲走一遭去也。（下）（侯兴云）汤哥若到前路，无了盘缠，使银子呵，着人拿住，也是个死。我到家里说了，气杀那老子，也是个死。可不定奴儿与我做了老婆，家缘过活都是我的。凭着我一片好心，

天也与我半碗饭吃。（下）

第二折

（外扮银匠上，云）自家是个银匠，清早起来，开开铺儿，看有甚么人来？（净上云）一路上将盘缠都使尽了，则有这两个银子，拿去银匠铺里换些钱钞使用。（见科，云）哥哥作揖。（外云）你待怎的？（净云）我有一锭银子，换些盘缠使用，你要也不要？（外云）将来我看。（净云）这不是银子？你看（外看科，云）哥哥，你再有么？（净云）我这里还有一个。（外云）将来我看。好也，原来是假银子。明有禁例，我和你见官府去来。（净云）侯兴也，元来哄我，则被你歹弟子孩儿，兀的不害杀我也。（同下）（正末引旦儿、傒儿上，云）自从汤哥儿去了，心中多少忧虑也呵。（唱）

【南吕】【一枝花】 这些时闷恹恹心不欢，愁戚戚情不乐。直争争发似揪，热烘烘面如烧。心痒难揉，都为他无消耗。汤哥儿那里去了，去不到半月十朝，只恁的鱼沉雁杳。

【梁州第七】 把不定心乔意怯，立不定肉颤身摇。出门去没一个人知道。恰便似石沉大海，铁坠江

涛。知他在何方归着？甚处流落？只为他孤身去梗泛萍漂。撇的俺三口儿梦断魂劳。（带云）汤哥儿，自从去了你呵。（唱）我是你堂上尊撇的来这般撇撇焦焦，怀内子、（带云）道俺爹爹这早晚不来家呵。（唱）也这般烦烦恼恼，哎！连你这娇滴滴脚头妻、也这般洒洒潇潇。我如今与他定约。侯兴那厮若是寻来到，（带云）你若回来呵。（唱）我合道处再不道。任凭他把铜斗儿家私使尽了，常言道口是心苗。

（侯兴悲科上，云）我那汤哥也。我那里有这泪，我只说汤哥死了，那老的是气性大的人，气杀那老的，家缘过活都是我的，定奴儿也是我老婆。（见科，云）老爹，侯兴来了也。（正末云）侯兴，你来了，您哥哥在那里？（侯兴云）哥哥便来也。（正末云）汤哥儿，你怎不家里来？（唱）

【四块玉】 这斯便虚话多，实心少，谎的我半晌家如同热油浇，（带云）侯兴你哥哥在那里？叫他过来。（唱）你有和无打快疾忙道。他可又不肯言，不肯告，则被你将人傒幸倒。

（侯兴云）老爹，我说则说，你休烦恼。老爹使侯兴飞马赶去，一赶就赶上了小哥。那小哥见了我呵，

道：“侯兴，老爹着你赶我来？”我说“是老爹着我赶你，小哥回家去罢。”小哥说：“我四五日不曾吃饭，那边卖的油炸骨朵儿，你买些来我吃。”我侯兴买了五贯钱的油炸骨朵儿，小哥一顿吃完，就胀死了。（正末云）哎哟！苦痛杀我也。（做气倒科）（侯兴云）老爹苏醒者。（正末醒起，悲科）（唱）

【红芍药】 怎想他抛家失业被病缠缚，只因他半世虚飘。不争你便危然客死在荒郊，却将俺断送了根苗，闪下你白头爷死去了。定奴儿痛哭号咷，受春儿不住把魂招，哎！黑娄娄那一门涎潮。

（带云）汤哥儿那里去了？（唱）

【菩萨梁州】 不由我不峨峨的身摇，拂拂的心跳，烘烘的气倒，悠悠的魄散魂消。天那！恶风儿吹折嫩枝条，严霜偏打枯根草。我别无人则把你个孩儿靠，儿呵，你休做了猫儿向屋头溺。似你这血气方刚怎便夭？倒叫我衰老子为儿穿孝。

（带云）定奴孩儿，快设灵位香桌来。（唱）

【牧羊关】 我安了灵位，排了果桌，向人门外

将纸钱忙烧。一灵儿荡荡悠悠，冥冥杳杳。（带云）我那定奴儿呵。（唱）你现放着父死无人葬，怎做得家富小儿娇？（悲科）（唱）哎！可怜我孤影空相吊，那里也养小防备老。

（做烧纸起旋风科）（正末唱）

【梧桐树】 教我战笃速如发疟，汗淋漓似水浇。见一个旋风儿足律律将人绕，莫不是作念的你汤哥闹？

（侯兴诈倒科，作魂云）我是汤哥来了也。（正末云）你来做甚么？（侯兴云）老爹，我不幸死了，我嘱咐你的言语，你记者。我有三件事遗留的话，不要违我的。（正末云）孩儿，可是那三件事？（侯兴云）头一件事家缘过活，分与侯兴一半。（正末云）这是谁说来？（侯兴云）是我汤哥说来。（正末云）依的。（侯兴云）第二件，侯兴伏侍多年了，与他一纸从良的文书。（正末云）谁说来？（侯兴云）是我汤哥说来。（正末云）依的！依的！（侯兴云）第三件，把定奴与侯兴做老婆。（正末云）是谁说来？（侯兴云）我说来。（做醒科，云）老爹，我恰才怎生来？（正末云）恰才汤哥附着你来。（侯兴悲科，云）我那有灵圣的哥哥，不知说甚么来？（正末云）你哥哥吩咐三件事。（侯兴云）可是那三件事？

（正末唱）

【隔尾】 要从良便写约无差错，（侯兴云）我不要。（正末云）我道你是家生孩儿，一定不要。（唱）他要家私停分有下梢。（侯兴云）我也不要。（正末云）哦，你也不要？（侯兴云）老爹，这是两件，第三件怎么说哩？（旦儿云）老爹，你是必休说？（正末唱）定奴儿与你为妻，你可是要也不要？（侯兴云）这件我若不要，害疮。 （正末唱） 睿约，想度，把我半世儿清名误赚了。

（云）老夫这一会身体有些不快。定奴孩儿，烧些汤来我吃。（旦儿下科）（正末唱）

【牧羊关】 我脑袋似石头坠，身躯似绳索缚，但行着不觉低高。这的是些闷都在心头，气刺着肋梢。你唤医人忙裹药，请大夫把病来调。我涩的难行立，轰的则待倒。

（云）定奴孩儿，拿些汤来我吃。（旦儿拿粥上）（正末接科）（侯兴怒云）我骂你老不才，我的媳妇，你如何捻他手？（做推正末倒科）（侯兴云）老婆，收拾些家私钱物，咱和你走了罢。（扯旦儿同下）（正末醒科，云）街坊救人咱！侯兴逼盗家私，拐带我媳妇儿走了。

料想汤哥也不曾死。我收拾些盘缠，封锁了门户，央街坊看一看。我不问那里，好歹寻着我那孩儿去来。
(内云)老的，你四城门也不曾出，你可那里寻他去？
(正末云)哥也，你放心者。(唱)

【尾煞】 问甚么家家门外长安道，买卖归来汗未消，打听的汤哥有些音耗。那塌里遇着，那搭里撞着，我把那背义的奴胎不道的素放了。(下)

第三折

（苏文顺引张千上，诗云）白发刁骚两鬓侵，老来灰尽少年心。虽然博得官儿做，争奈家乡没信音。老夫苏文顺。自离了罗李郎哥哥，早二十年光景也。从别后到于帝都阙下，谢圣恩可怜，累迁尚书左丞之职，求归不允，因此二十多年，不曾差人回去，讨问我定奴儿消息。我想来，罗李郎是我八拜交的哥哥，料他看承，就似他自家骨肉一般，必然不至流落。我兄弟孟仓士，做到礼部侍郎，也不放归去，他也不曾通一个家信，总是这主意。我如今奉圣人命，敕修相国寺。只等修造完备，御驾要来降香。但老夫年纪高大，无人服侍。张千，你去街市上，有卖的或儿或女，买一个来与我喂眼，二来与我执唾盂，疾去早来。（张千云）理会的。（同下）（丑扮甲头上，云）自家是敕修相国寺甲头，管着这做工的众多夫役，放他吃饭去了，怎生不见做工？（众夫役上，磨砖科）（甲头云）怎么则少汤哥在那里？（净孛篮挑土筐上，云）做子弟的看样也。汤哥，你不信好人言，果有恹惶事。我往常是怎生来？（唱）

【离调】【金菊香】 往常时秦楼谢馆饮金卮，
柳陌花街占表子，爷娘道有风过耳。烟花担沉的来无
似，则被你压杀我也那土筐儿。

（正末上，云）老夫罗李郎。自离了陈州，迤逦行
来，又早许多程途了也。（唱）

【商调】【集贤宾】 出陈州五里巴垓子，无明
夜到京师。指东画西去了义子，走南料北不见孩儿。
也不索唤师婆擂鼓邀神，请山人占卦揲蓍。则我这眉
尖闷锁无钥匙，空教我抹泪揉眵。只被他明明的抢了
媳妇，停停的要了家私。

【逍遥乐】 闪的我单身独自，又不敢对人声扬，
只自己感叹嗟咨。泼性命似风里游丝，（带云）你若死
呵。（唱）落得一碗凉浆一陌纸。街坊论说，邻里计较，
弟兄笑耻。

（云）来到这柳阴下，暂歇一歇。我一会家想起来，
我那好聪明的儿也，拆白道字，顶针续麻，无般不晓，
无般不会。（唱）

【梧叶儿】 冬赏红炉阁，闲吟白雪诗，到春来

赏红杏染胭脂。到夏把荷莲采，满斟着金屈卮。若到的暮秋时，（带云）汤哥儿唻。（唱）再唱甚么零落了梧桐叶儿。

（云）天色晚了也，须索进城去来。（唱）

【后莲花】 人都道你是教师，人都道你是浪子。上长街百十样风流事，到家中一千场五代史。自寻思，全不肯改志。引兴儿共保儿，穿茶坊入酒肆，把家财胡乱使。占獠儿养弟子，我良言须逆耳。

【双雁儿】 白头翁先哭少年儿，想天公，也有私，教老拙遭逢着这场事。远远的不避辞，特特的来到此。

（云）我进得城来，这是一个客店。小二哥在那里？（丑扮店小二上，云）谁叫？谁叫？（正末云）小二哥，我这包裹寄一寄，我就在这里安歇。天色还早哩，那里有甚么游玩去处？待我去闲走一走。（小二云）有一座相国寺，那里好去游玩。（正末云）小二哥，照顾包裹，我回来只在这里宿歇。（小二云）你行李在我家里不妨事，你自去，我安排下茶饭等你。（正末唱）

【金菊香】 恰离了招商打火店门儿，早来到物

穰人稠土市子。好门面好铺席好库司，门画鸡儿，行行买卖忒如斯。

(云)来到这所在。是好一座寺院也。(唱)

【么篇】 彩画的红近着白青间着紫，无褻弹无破绽没瑕疵。托赖着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是当今敕赐，保护着玉叶共金枝。

(做见甲头科，问云)这一火人都是为甚么来？(甲头云)这些都是犯罪该死的，圣恩免死，着在相国寺做工。老的，你问他怎么？(正末云)我待舍些饭与他每吃，哥哥，可是敢么？(甲头云)那里不是积福处，则管舍，不妨事。(正末见杂当云)哥哥，与你此碎银子，你蒸下多少饭我都要。(杂当云)则有三扇馒头。(正末云)少呵，再来取。(正末散饭科，唱)

【么篇】 见这遭囚夫役两行儿，我买下恰下甑的馒头三扇子。一人两个休怨咨，但愿圣主宽慈，须有恩赦到来时。

(云)到这个哥哥跟前，可无了。等我再拿来时，与你四个。休怪！休怪！（净云）嗨！你看我造物低，

刚分到我跟前可无了。（正末辞甲头下科，云）哥哥休怪，我明日再来。（甲头云）老的，生受了。（净做认正末科，云）这老的莫不是我父亲罗李郎？怎么到这里？是不是，我叫他一声：（叫云）罗李郎父亲。（正末云）谁叫老汉？（甲头云）并不曾有人叫你。（正末云）是老汉年纪高大了，则听得有人叫罗李郎。哥哥休怪，老汉回去了。（净云）正是我的父亲罗李郎。我再叫他一声：罗李郎父亲。（正末云）谁叫老汉哩？老汉陈州人氏，则我便是罗李郎。（甲头云）不曾有人叫。（正末云）不曾有人叫，老汉回店中去也。（净云）正是我的父亲。再唤他一声：罗李郎父亲。（正末唱）

【醋葫芦】 不知是那个小厮，一声声唤这老子。和那熬煎我的须索辨个雄雌，（净云）是我叫你来。（正末唱）我这里孜孜的端详了多半时。好和我那亡过的汤哥相似，是神是鬼远些儿。

（净云）父亲，我是人，（正末云）你道你是人，我叫你三声，一声高似一声，便是人，一声低似一声，便是鬼。（净云）父亲，你叫。（正末云）汤哥儿。（净应云）哦！（正末再叫云）汤哥儿。（净应云）哦！（正末又叫云）汤哥儿。（净低应科）（正末云）有鬼也。（唱）

【幺篇】 儿呵我为你多念些经，剩烈些纸。我不合一路上作念你许多时，离乡背井交你来僝僽死。须不于是你爹爹不是，可怜杀孤魂无主远乡儿。

（净云）父亲，我不是鬼，是人！（正末细认科，云）儿也，你为甚么披枷带锁的？（净云）父亲，听你孩儿慢慢说来。当初一日，父亲着侯兴寻将你儿来，要打不曾打，父亲说道：谷要自种，儿要处养。我问侯兴道：老爹说谷要自种，儿要自养，我敢不是老爹亲儿么？侯兴道：小哥，你可知不是他的亲儿，你父亲现在京师做大官，比似在此受气，你寻你父亲去。您孩儿忿那一口气，出的城门，衣服盘缠，一些没有。恰待要回家来，又不敢来。正烦恼间，侯兴赶上。我道：侯兴，父亲使你来赶我，我回去罢。侯兴道：你往那里去？你划地不知道哩。老爹在官府告下状来，说你拐带金银财物，使人捉拿你哩。我便道：似此怎生是好？侯兴便与了我两锭银子做盘缠，谁想是假银子。把我拿到官司，三推六问，吊拷绷扒，打的孩儿招了。本该死罪，谢得天恩，大赦免死，发在这相国寺做工。父亲，你救孩儿咱。（正末云）侯兴回来说你死了，又拿回一个骨殖匣子，寄在人家。因我有病，把定奴母子拐的走了。我因此才来寻你。（唱）

【么篇】 那厮却有一二，咱家无三思。将那谎局段则向俺跟前使，那厮正是咬人狗儿不露齿。其余都不是，那匣子里却是谁的骨殖儿？

（净云）父亲，你只是搭救你儿咱。（正末云）儿也，我舍了半个家当，好歹搭救你。你这般受苦，目下怎生得个自在？（净云）父亲，我得做个甲头，便得自在。（正末云）你便怎生得做甲头？（净云）父亲，你与他些钱物，买这甲头与孩儿做，您孩儿便得自在。（正末见甲头，云）哥哥，这个是我的孩儿。我与你些钱物，把这甲头卖与我孩儿做罢？（甲头云）这里街上没有卖甲头的。罢也！只要银子，你有十两银子与我，我就今日卖与汤哥做了甲头，我替他当夫役。（净做甲头科，云）众夫役，快做工。（正末云）孩儿，你放心，我好歹救你。但总要拿住侯兴这贼奴，方得称心也。（唱）

【浪里来煞】 我舍着金钟撞破盆，好鞋踏臭屎，但得个轴头儿也有抹着时。我拚的搯皇城，挝怨鼓，插状子。怕甚么金瓜武士，我和那泼奴胎情愿打官司。（众下）

第四折

（苏文顺引张千、傒儿上，云）自家苏文顺。前日教张千买了个小厮，执着银唾盂，还不勾一两日，他将唾盂儿不见了。必然递盗与他大的拿去。张千，把这小厮吊将起来。（张千吊傒科）（净上，云）自从做了甲头，好生自在。我前后游玩一回，来到这门首。（傒儿云）兀的不是俺爹爹？（净惊看科，云）受春儿也，你怎生在这里？（傒云）侯兴拐出我来，卖与这老爹家。（苏文顺云）张千，拿过那厮来。（张千拿净跪科）（苏文顺云）你是甚么人？我吊的小厮，干你甚事？（净云）这个小的，是我的孩儿。（苏文顺云）是了，这唾盂是这小厮递盗与他了，把这厮也吊起来。（吊净科）（净云）嗨！正是官高必险。天那！教谁人救我也！（正末上，云）谁想这里得见我孩儿？我好歹救他去来。（唱）

【双调】【新水令】 为汤哥哭的我眼睛昏，教我在他乡有家难奔。花发时起怪风，月圆后长浮云。但有个儿孙，谁待受这愁困？

【步步娇】 想着我前世里原无儿孙分，遭逢着寡宿孤辰运。我全然不受贫，想着那舆车后拖麻的是谁家胤？我死后谁与我上新坟？这烦恼何时尽？

【沉醉东风】 我与你送茶饭厨中有人，他把我厮禁持眼里无珍。我心慈，他心狠，全无些父子情分。则愿得铁锁沉枷早离身，我落一觉安眠睡稳。

【胡十八】 恰过了六市，来到三门，揉开我这汪泪眼，打拍我这老精神，想着他行行不住叫声频。莫不是他错认？到今日忘魂，不由我嗔忿忿，不由我怒氲氲。

（俵云）那来的不是我罗李郎爷爷？待我叫他一声：罗李郎爷爷，你救我咱。（正末云）好奇怪，怎么又有人叫我？（唱）

【川拨棹】 谁家的小魔军，两三番迤逗人？我这里扭项回身，吃我会抢问。你畅是不知个高低远近，向前向审问的真。

（俵云）罗李郎爷爷，你救我咱。（正末唱）

【七弟兄】 我只道是甚人？原来是受春。你为何因？因甚的违条犯法遭推问？见他扑簌簌眼里搵啼

痕，教我滴屑屑手脚难停稳。

【捣练子】兀的不惊了七魄，唬了三魂，（净云）老爹，快来救我。（正末云）怎么又是一个叫我。（看科）（唱）我则见汤哥儿吊得不沾尘。告哥哥说个缘因，怎生的惹祸根？

（张千云）这老子，他是你甚么亲眷？老无知，这里是甚么所在？（正末唱）

【梅花酒】这哥哥恁地狠，没些儿淹润，一划地沙村，倒把人寻趁。（张千云）我打你这个老弟子孩儿。（做打科）（正末唱）软肋上粗棍子搠，面皮上大拳墩。（张千云）兀那老的，你和他甚么亲？他是你甚么人？（正末唱）又不是世故人，他是我小儿孙，（张千云）你可是他甚么人？（正末唱）我须是他老家尊。

（张千云）元来你们一家儿都在这里？（正末唱）

【收江南】哥也，更怕我不因亲者强来亲，单饶了他两个与些金银。（张千云）我不敢要银子，你自家告相公去。（正末唱）哥哥是心直口快射粮军，哥哥是好人，我这里低腰曲脊进衙门。

（正未见官科，唱）

【干荷叶】 老汉是愚民，特地来诉词因，（苏文顺云）那老的，那里人氏？（正末云）我听这官人声气，也是我陈州人。（唱）我可便家住在陈州郡。总饶你满园春，万花新，争如得见当乡人，（正末做认科）（苏文顺云）你敢认的我么？（正末唱）你畅好是安乐也苏文顺。

（苏文顺云）那壁敢是罗李郎哥哥么？哥哥，你在那里来？（相见科）（正末云）门外有个亲着在那里吊着哩。（苏文顺云）张千，将那吊着的人与我放下来。（正末云）兄弟，我自己解去。（做解科，云）这壁有个亲着，你进去拜他去。（净云）老爹，我那得亲着来？（正末唱）

【沽美酒】 拜了呵再不着榆木枷压项筋。粗铁锁束腰身，稳情取白马红缨彩色新。将你那破衣服重加整顿，施礼数叙寒温。

（正末引净入拜科）（苏文顺云）这拜的是谁？（正末唱）

【太平令】 拜的你不用审问，（苏文顺云）哥哥，

他是谁？（正末唱）他便是定奴的女婿郎君。您去了二十载不通音信，十八上才成秦晋。（苏文顺云）哥哥，你怎生匹配他两个来？（正末云）我也曾勘婚，过门，便就亲，结果了他夫妻和顺。

（净云）老爹，我拜的是谁？（正末云）是你丈人。（净云）是我丈人？我恰才在他门前作赘来。（孟仓士上，云）小官孟仓士是也。奉圣人的命，着小官代来降香。早到这相国寺前了。左右，接了马者。（见苏文顺科，云）哥哥，连日少会。（苏文顺云）兄弟，这里有个大恩人，你相见咱。（见正末科）（正末云）原来是兄弟孟仓士。（苏文顺云）门首怎生喧闹？（张千云）拿住一个偷马的贼，连银唾盂也追出来了。（苏文顺云）与我拿过来者。（见科）（正末云）兀的不是侯兴？这个不是定奴孩儿？（苏文顺见定奴、孟见净各悲科）（正末云）兄弟且休烦恼。（唱）

【川拨棹】 那的是痛欢欣，去时节竹议论，你两个苦志修文，温故知新。这的是显耀男儿气分，只愿你早成名天下闻。

（云）受春孩儿，过来见你老爷。（孟仓士云）这小的的是谁？（正末唱）

【乱柳叶】 这孩儿是你的亲孙，这官人是你的家尊，哎！你个定奴儿快疾将你爷来认。早是我希彪胡都喜。则管耻迷丢答都问。我须是匹配你的大媒人。

（净云）今日俺亲爷见亲儿，亲儿见亲爷，怎不欢喜？老爹你过来。干你甚事？（推正末科）（旦儿云）今日亲爷见亲女，亲女见亲爷，怎不欢喜？老爹你过来。干你甚事？（推正末，做悲科，唱）

【水仙子】 我好生的和劝到半时辰，亲的原来则是亲。亲儿亲女把亲爷认，中间里干闪下老业人，我死后做了个无主孤魂。他虽是生身父，我也有养育恩，二十年枉受辛勤。

（苏文顺云）兄弟，罗李郎哥哥有大恩于咱，他年老无儿，咱两家奉养到老。侯兴送法司问罪。天下喜事，无过父子团圆。杀羊造酒，做个庆喜筵席。（正末云）我此一来呵。（唱）

【收尾】 到长安受尽多劳顿。业则为故人义分。你两个养儿女的都到了家，可惜我赶候兴的干折了本。

题 目 莽汤哥嶮钉远乡牌

正 名 罗李郎大闹相国寺

雁门关存孝打虎

楔子

（殿头官上，云）只将忠义报皇朝。要竭身心不惮劳。但得举贤勤政事，同扶社稷辅神尧。小官乃殿头官是也。奉圣人的命，今因黄巢作乱，纵横天下，遣差陈敬思，直至沙陀国取李克用去。左右唤陈敬思来者。（卒子云）得令。陈敬思安在？（正末上，云）小官陈敬思是也。今有殿头官呼唤，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去。说话中间，可早来到门首也。令人报复去，道有陈敬思来了也。（卒子报云）陈敬思在于门首。（殿头官云）道有请。（做见科）（正末云）大人呼唤小官那厢使用？（殿头官云）陈敬思，唤你来不为别。今因黄巢作乱，无人可敌。有沙陀李克用，他手下有五百义儿家将，十万鸦兵，战将千员。奉圣人的命，将他打伤国舅段文楚的罪过，尽行赦免。就与他五百面金

字牌，五百道空头宣敕，加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你去宣取来破黄巢，疾去早来。（正末云）得令，则今日便索长行也。（唱）

【仙吕】【赏花时】 止不过漠漠平沙际碧天，又不比夕贬潮阳路八千，我忙传着一纸圣人宣。（殿头官云）则是路途较远难行，须要小心在意者。（正末唱）避不的山遥路远，（云）大人放心。（唱）我可也无明夜到居延。（下）

（殿头官云）陈敬思去了也，无有甚事，回圣人话走一遭去。（下）

第一折

（冲末李克用上，云）万里平如掌，古月独为尊。地寒毡帐暖，杀气阵云昏。江岸连三岛。黄河占八分。华夷图上看，别有一乾坤。番、番、番，地恶人欢。骑劣马，坐雕鞍。飞鹰走犬，野水秋山。渴饮羊羔酒，饥餐鹿脯干。响箭手中惯捻。雕弓臂上常弯。宴罢归来胡旋舞，丹青写入画图看。某乃沙陀李克用是也。先父复姓朱邪，名赤心，因讨庞勋有功，唐天子赐姓名李国昌，五十七岁身亡。某袭幽州刺史。因某带酒打伤国舅段文楚，圣人大怒，贬某在沙陀歇马三年。今中原黄巢反乱，唐僖宗信任田令孜等，贪财好贿，人民失散，四野饥荒，盗贼并起，黄巢纵横天下。朝中文武并不以社稷为重，今日虽有各藩节度使二十四镇，在于华严川，不曾得黄巢半根儿折箭。某夜来睡中得一梦，梦见一轮红日，在帐房里滚。又问阴阳人圆此梦，他说道：日乃人君之相，此梦必主朝中有宣敕来。某想来，车驾见今幸西川，怎生得宣敕来。今日无甚事，在此闲坐一会，看有甚么人来。（正末上，云）小官陈敬思的便是。奉圣人命。宣召李克用去，

望北塞而行。是好感怆人也。（唱）

【仙吕】【点绛唇】 满面尘埃，一鞭行色，青山外。碧树云埋，遥望见沙陀界。

【混江龙】 遥望见雁门紫塞，黄沙漠漠接天涯，看了这山遥路远，更和那日炙风筛。一骑马直临苏武坂，半天心遮尽李陵台。一川烟草，数点寒鸦，半竿红日，几缕残霞。悠悠羌笛在这晚风前，呀呀归雁遥天外。增添旅况，萧索情怀。

（云）可早来到也。左右报复去，道天朝使命在此。（卒子报云）报的阿妈得知，今有天朝使命，在于门首。（李克用云）道有请，等我亲身接待使命。（卒子云）道有请。（做见科）（李克用云）早知天使前来，只合远接，接待不着，勿令见罪。（正末云）李克用将香桌来，望阙跪者，听圣人的命：将你打伤国舅段文楚的罪过，尽皆饶免。今因黄巢作乱，取你破黄巢，就加你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赐与你五百面金字牌，五面道空头宣敕，贼平之日，论功升赏。（李克用云）感谢圣恩。（正末云）关山多阻隔，信息最难通。（李克用云）昨日得好梦，今日喜相逢。（正末唱）

【油葫芦】 烟水云山两间隔，数年间音信乖，我可便把仁兄常记在心怀。（李克用云）自幽州相别，

今日恰得相逢也。（正末唱）想当日在幽州略得瞻风采，今日个到沙陀不想重参拜。圣人三纸宣，将小官一径差。请你个兴刘灭楚的韩元帅，圣人着早早的献功来。

（李克用云）大唐家手下的文武全才，英雄济济，状貌堂堂，那等好汉无限，量小官到的那里。（正末唱）

【天下乐】 准备下高筑黄金拜将台，请你个英材。休左猜，恰便似虹霓般盼望你到来。与唐家辅一人，仗威风振四海，稳情取播清风千万载。

（李克用云）左右将酒来。（做把盏科，云）天使满饮此杯。（正末回酒科）（李克用云）闻说黄巢反叛，忽聚饿夫百万，手下有葛从周、孟截海、邓天王、张归霸、张归厚等五将。那些英雄好汉，量小官到的那里。（正末云）休这般道，将军有经纶济世之才，补完天地之手。是必走一遭去。（李克用云）黄巢这厮利害，去不的。（正末唱）

【那吒令】 虽贼徒利害，你觑他小哉，破黄巢的计策。则除是你该。扶唐朝世界，若非公大才。且

休说汉三杰，更和这唐十宰，他每都日转千阶。

（李克用云）破黄巢也要铺谋定计的人。（正末唱）

【鹊踏枝】 上阵似歇魂台，临军如舍身崖，若说俺朝野公卿，无一个将相之才。因此上万乘君向西蜀避乖，谁曾见这一场兴衰？

【么篇】 上阵处把军排，赏罚处要明白，则你那千战千赢，你是个决胜之才。你可使用智谋计策，与唐家百姓除灾。

（李克用云）兀那敬思，排兵布阵，统领雄兵，铺谋定计，小官到的那里。（正末云）你休这般道。（唱）

【寄生草】 降灾殃从天至，起干戈动地来。惊的那一朝帝王无精彩，唬的那两班文武失魂魄，慌的那六宫粉黛无颜色。见如今龙车凤辇尚迁移，知他那雕梁玉砌今何在？

（云）大人休违了圣旨，你早早破黄巢去来。（李克用云）敬思请坐。等我唤出义儿家将来，你试看者。小校起鼓。（卒擂鼓科）（李亚子、李存信、李从珂、康君利、周德威五将上，云）某乃李亚子是也。这四位将军，乃是李存信、李从珂、康君利、周德威。正

在帐中，则听聚将鼓响，想是父亲呼唤，须索走一遭去。（做见科，云）阿妈，唤你孩儿那厢使用？（李克用云）天使在此，你相见者。（众云）理会的。（众将跪拜科）（正末云）呀、呀，将军请起，请起。（李克用云）敬思，我这义儿家将，破黄巢去，却是何如？（正末云）看了将军手下的人人骁勇，个个威风，量黄巢到那里。（李从珂、康君利云）父亲不可去。（李克用云）怎生不可去？（李从珂、康君利云）想父亲在幽州，带酒打伤了国舅段文楚，圣人大怒，贬在沙陀歇马。今日黄巢反乱，可来宣咱。父亲不可去。（李克用云）吾儿说的是，不去。则今日杀牛宰马，做个大大筵席，管待天使大人起身。（李亚子、李存信云）父亲，既有朝命在此，不可违悖圣旨，畏刀避箭，坏了声名也。（李克用云）吾儿李亚子说的是。则今日整搦人马，破黄巢去。（康君利云）父亲不可去。（李克用仗剑击案，云）再有阻挡军情，说不去破黄巢的，此剑为令。（正末云）将军是必走一遭去。（唱）

【寄生草】 你八面威风大，端的是将相才。则你那龙韬虎略人难赛，握云拿雾施兵策，排兵布阵添精彩。决胜千里辨输赢，单注着黄巢今日何当败。

（李克用云）敬思先行，我随后拔寨而起，破黄巢

走一遭去。（正末云）将军是必早来者。（唱）

【后庭花】 则要你领雄兵将队伍排，今日个请明公自见解。单注着李雁门威风大，今日个黄巨天旺气衰。一句既明白，除将军英雄慷慨。休俄延莫等待，将金牌怀内揣。

【柳叶儿】 将军授破黄巢的元帅，见皇家重用良材，敢把你鞠躬躬展脚舒腰拜。他每都忙挟策，上坛台，将军你稳情挂势剑金牌。

（李克用云）罢、罢、罢，便好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义儿家将，则今日拔寨起营，破黄巢走一遭去。（正末云）将军快来，某先回圣人话去也。（唱）

【赚煞】 则要你起军卒，今日便离沙塞，说下的言词莫改。我索先报与君王且放怀，则说道李沙陀随后军来。莫耽捱，准备着犒赏金帛，显你那捉将挟人那手策。哎，你个将军休左猜，俺可便专心儿等待，等待你个擎天架海栋梁材。（下）

（李克用云）陈敬思去了也，则今日破黄巢，走一遭去。咱呵哩哪阑吗那哈儿屿屿言，不实我克儿哦八迟哈儿布侄儿何狗不狼也，这也雇而鉄哩古雷都脑刻实可不巡。（下）

第二折

（李克用上，云）欢来不似今朝，喜来那逢今日。某乃李克用是也。自从来这沙陀，三年光景。蒙圣恩取回破黄巢，加某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领五百义儿家将，三万鸦兵，军过雁门关。夜来得了一梦，梦见一个大虫，赶着我咬，撒然惊觉，乃是南柯一梦，未知主何吉凶。左右与我唤将周德威来者。（卒子云）得令。周德威安在？元帅唤你哩。（周德威上，云）小官周德威是也。今日元帅呼唤，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去。早来到也。令人报复去，周德威来了也。（卒子报科，云）报的元帅得知，有周德威在于门首。（李克用云）道有请。（卒子云）有请。（见科）（周德威云）元帅，唤小官来有甚事？（李克用云）某今夜做了一梦，不知主何吉凶，请你来圆梦。（周德威云）元帅。梦有三不圆：记的头，忘了尾，一不圆；记的尾，忘了头，二不圆；记的中间，忘了头尾，三不圆。元帅说来。（李克用云）昨夜三更时分，梦见一个大虫，扇着两个肉翅，望着某咬一口，撒然惊觉，乃是南柯一梦，不知主何吉凶？（周德威云）此梦单主吉不主凶。（李克

用云)此梦怎生单主吉不主凶？(周德威云)单主今日，日当卓午，得一个应梦的将军。(李克用云)应梦的将军，在于何处？(周德威云)不在飞虎，必有陵丘。(李克用云)怎生得见？(周德威云)元帅，除非是打围射猎得见。(李克用云)既是这等，义儿家将您听咱，快布围场出塞沙。雕弓硬弩随身挂，短剑长枪手内拿。皂雕起处麋鹿死，放起黄鹰捉水鸭。山獐野兽能着箭，虎豹豺狼又中叉。马驮鸟兽鸡和兔，驴背獐麋麋鹿狝。飞鹰走马围场罢，应梦将军寻见他。(同下)(正未上，云)自家安敬思的便是，在这雁门关居住，与这邓大户家牧羊度日。我想来，学成十八般武艺。几时是峥嵘发达的时节也呵！（唱）

【南吕】【一枝花】 屈沉杀大丈夫，埋没了英雄汉。有分受辛勤捱日月，几时得施谋略展江山。天数轮还，想太公在磻溪岸。他虽然成事晚，也曾钓西风蓑笠纶竿，到换做朝北阙乌靴象简。

【梁州】 比似我守辛勤放羊北海，几时得逞英雄射虎南山。眼前光景成虚幻。怕的是雁门月冷，紫塞风寒，黄沙漠漠，衰草班班。几般儿生熬的人皓首苍颜，消磨尽义胆忠肝。用功劳如韩信周勃，施妙策如张良谢安，呀，呀，呀！逞英雄堆似乐毅田单。枉将人等闲，小看。便有那吐虹霓志气冲霄汉，命不济枉

长叹。每日价相伴着沙陀老契丹，受了些摧残。

（去）我把这羊赶在山坡崖下，有水有草去处，着他吃些，我在这盘陀石上，盹睡，盹睡，看有甚么人来。（正末盹睡科）（李克用领众将上）（布围场科）（李克用云）周德威摆开人马。快布围场不要走了獐麇野鹿，虎豹豺狼。（卒子云）理会的。（扮虎上，冲科）（李克用云）围场中赶过甚么去了？（周德威云）赶过牛来大一个大虫，跳过山涧去了。（李克用云）呀。那盘陀石上，睡着一个年纪小的后生。则怕那毒虫伤害了那小的性命，叫他起来。（卒子叫云）兀那放羊的后生，虎咬了羊也。（正末做醒科，云）今日不见了羊，明日也不见了羊，俺主人家邓大户家，则说我卖了羊，原来是你这泼毛团吃了这羊，好无理也。（唱）

【隔尾】 我则见八而威的猛兽喂深涧，他可早一跳身番飞过浅山，把我这贪水食的群羊尽哄散。这厮将咱恼犯。我这里将皮裘紧拴，大踏步望前舍死的赶。

（李克用云）周德威，我从见日月交食，不曾丸这个好争斗的后生，见了那大虫，无些儿害怕。你和他说明，他敢打这虎，我与他筛锣擂鼓，呐喊摇旗，助着威风，你可打这毒虫。（周德威云）兀那放羊的后生，

俺元帅说来，你敢打那大虫，俺与你筛锣擂鼓，呐喊摇旗，助着威风，你打那大虫。（正末云）你与我助着威风，看我打这大虫。（唱）

【牧羊关】 血鼻凹扑碌碌连打十余下，死尸骸骨鲁鲁滚到四五番，恨不的莽拳头打挫牙关。八面威气象全无，十石力身躯软瘫。泥污了数尺金椽尾，血模糊几道剪刀斑。舒不出钢钩似十八爪，闪不开金铃也一对眼。

（正末打死虎科）（李克用云）周德威，你看那牧羊的后生，将那大虫三拳两脚，打死了也。这虎乃兽中之王，有十石之力，百步之威。人见虎骨肉皆瘫，此人真乃壮士也。你对壮士说，这毒虫原是我围场中赶出去的，教他还我来。（周德威云）兀那打虎的壮士，俺元帅说来，那虎原是我这围场中赶出去的，你还俺来。（正末云）你靠后，我丢与你。（正末丢虎科）（李克用做惊科，云）隔着许来大山涧，丢将过来，着他寻一条蚰蜒小路过来，我与他说话。（周德威云）兀那壮士，俺元帅教你寻条蚰蜒小路过来，与你说话。（正末云）我那里寻那蚰蜒小路着的呵。（做跳涧科）（李克用云）兀那壮士，你是那里人氏？姓甚名谁？你说一遍我听。（正末云）大人不嫌絮，听小人说一遍者。

(唱)

【贺新郎】 小人本家住在雁门关，(李克用云)你做甚买卖营生？(正末唱)与人家牧牛羊，(李克用云)你和他同财合本？(正末唱)则是苟图些衣饭。(李克用云)你有甚么亲眷？(正末唱)没亲眷独自个单身汉。(李克用云)你姓甚名谁？(正末唱)名敬思小人姓安。(李克用云)你十八般武艺，那一般精熟？(正末唱)我学的十八般武艺熟闲。(李克用云)你既然学成十八般武艺，见如今黄巢作乱，纵横天下，你肯去破黄巢去么？(正末唱)不是这习兵书的好汉少，赤紧的养剑客的主人难。(李克用云)看了你威风凛凛，状貌堂堂，何不进取功名？(正末唱)觑了这穷身泼命难把功名干，(李克用云)你既有打虎之威，取功名有何难哉。(正末唱)端的是入山擒虎易，叉手告人难。

(李克用云)兀那壮士，既学成十八般武艺，何不进取功名，在此受这等艰难？(正末唱)

【哭皇天】 只为俺衣服难迭办，不得已在他入眉睫间。(李克用云)你在那里居住。(正末唱)则这安敬思在飞虎峪，(李克用云)你为何在此受苦？(正末云)大人，不争小人一个受苦，上辈古人，多有受窘的哩。(李克用云)可是那几个古人受窘？(正末唱)便

似班定远在玉门关。空学的兵书战策，争奈运拙时艰。淹留在此去住无门，便似苏武般陷番。打虎的壮士，牧羊的家奴，似梁园采木，把我做凡花、凡花-例看。你觑的黄巢利害，我看似等闲。

（李克用云）兀那壮士，你若肯去破黄巢，我助你十万鸦兵，你意下如何？（正末云）不要，不要。（唱）

【乌夜啼】 也不要锦衣绣袄军十万，我手里要恢复你大唐江山。可怜见荒荒百姓遭涂炭，见如今地乱天番，我直教国泰民安。不能勾开疆展土笑谈间，算甚么顶天立地男儿汉。枉了你厮听使，相调慢，花根本艳，虎体元斑。

（李克用云）兀那壮士，你肯跟我去破黄巢，作个义儿，作个家将。（正末云）怎生唤做义儿？怎生唤做家将？（李克用云）你作家将，是我手下散军头目一般。要作义儿，便与亲儿李亚子一般。（正末云）小生情愿做个义儿，不作家将。（李克用云）既然与我作义儿，改名唤做李存孝。你用甚么衣袍铠甲，我送与你。（正末云）父亲，您孩儿不用衣袍铠甲，就用这死虎皮，做一个虎皮磕脑，虎皮袍，虎筋绦，孩儿自有两般兵器，浑铁枪，铁飞挝。（李克用云）我得了此人，正是

应梦的将军。周德威，你说今日日当卓午，得一个应梦将军，果然得了应梦的将军。则你那阴阳有准，祸福无差。将一锭金来与周德威做压卦钱。（与金科）（周德威云）多谢元帅厚意。（李克用云）左右将过空头宣敕来。李存孝望阙跪者：自今日加你为十三太保飞虎将军。存孝望阙谢了恩者。（正末云）感谢圣恩。（李克用云）孩儿，则今日便索长行，（正末云）父亲，孩儿去辞了邓大户，便索长行。（李克用云）既是这等，左右与我唤将邓大户来。（卒子云）得令。则大户安在？（外扮邓大户上，云）老汉邓大户是也，正在庄田里，只听的元帅呼唤，须索走一遭去。说话中间，可早来到。令人报复去，说老汉来见元帅。（卒子报科）（李克用云）着他过来。（做见科）（邓大户云）元帅，唤老汉那厢使用？（李克用云）邓大户，这安敬思多亏了你恩养，他如今与我做了义儿，是朝廷的人了。将十锭金十锭银与你。作恩养钱。（邓大户云）老汉不敢受这金银。家中有一小女，唤做金定小姐，年长一十八岁，就与存孝为妻，不知元帅意下如何？（李克用云）好，好，你的女儿，配与我孩儿为妻，我孩儿若作了官，你女儿便是夫人哩。（邓大户云）既然如此，多谢了元帅恩意，老汉告辞回去也。（下）（李克用云）吾儿存孝，我与你三千人马，先去破黄巢，你敢去么？（正末云）父亲放心。不是你孩儿夸大言。（唱）

【二煞】 凭着我忠心扫荡烟尘散，捉将手扶持社稷安。华严大战那其问，上的那骏马雕鞍。恁般儿虽不似跨海征辽那汉，黄金铠不须擐，凭着背上雕弓月样弯，我则要定了天山。

（李克用云）李存孝，你既然这等英雄，你敢与黄巢交战么？（正末云）父亲放心。（唱）

【尾声】 不是勤王存孝相轻慢，我觑的叛国黄巢一似等闲。休俄延，莫怠慢，我将它特小看。好还咱两阵间，看存孝这一番。不许当，不许拦，一彪军没揣的撞入长安。忙离宝辇，跳下征鞍，直临内苑，撞入皇宫，一只手可答地拖离宝殿，滴溜扑摔下瑶阶。比及挑筋剔骨，摘胆剜心，大拳头搵住嘴缝，阔脚板踏住胸脯，我只问你因何将大唐天下反。（下）

（李克用云）存孝去了也？（卒子云）去了也。（李克用云）众义儿家将，自今日听吾将令：前排甲马，后列军卒。耳闻金鼓震天雷，眼望绣旗遮日月。道与俺那能争好斗的番官，舍死忘生的家将，一个个齐悬着虎爪狼牙棍，沙鱼鞘插三环宝剑，雁翎刀摆明晃晃，耀日争光。绣旗下列光油油檀子棒？手弹着乐器，有弩杜花迟，准备着相持得胜也。安排着筵会，金盏子

满斟着赛银打刺苏，胆瓶中插一枝万金千柳。帐房内摆几个描不成画不就娇滴滴酥胸胡女，帐房外三二百员鬓黄发乱番官，赛银齐将弩苏门也舍吃，都带着隐。摆着营盘，锦行军使，打几对云月皂雕旗，列拐子马数千铁鹞子。俺这里马如龙，人似虎，赶上将钢刀剁，铜斧砍。铁鞭忙丢，来着马皮，放回拿住，将他杀尽方休。（下）

第三折

（黄巢上，云）马备征鞍将挂袍，将军呵手拈弓鞘。休言十载灯窗苦，怎比征夫半日劳。某乃黄巢是也。因大唐开其选场，某乃上朝应举，唐天子嫌某貌丑，退出不用。某在太行山落草为寇，某手下有御弟黄圭、邓天王、张归霸、张归厚，雄兵有百万，战将有千员，要夺大唐家江山社稷。今有北塞沙陀，取将李克用来。他手下有个牧羊子，唤做李存孝，统领雄兵，与俺交战。我如今唤张归霸、张归厚来，与他雄兵百万，着他交战去。左右唤他二人出来。（卒子云）张归霸、张归厚，大王唤你哩。（二净上，云）湛湛青天不可欺，八个螃蟹往南飞。只有一个飞不动，原来是个尖脐的，某乃张归霸、张归厚是也。今有大王呼唤，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去。说话中间，可早来到，左右报复去，道俺二将来见。（卒子报云）喏！报的大王得知，有张归霸、张归厚来了也。（黄巢云）着他过来。（卒子云）着你过去哩。（二净见科，云）大王，唤俺那厢使用？（黄巢云）唤你二人来，今因大唐家取将沙陀李克用来，他手下有个牧羊子，唤做李存者，统领十万

雄兵，千员猛将，来与俺交战。我如今也与你百万雄兵，到来日与他相持厮杀去。（二净云）得令。我出的这门来，大小三军，听吾将令：甲马不许驰骤，金鼓不许乱鸣，人披人甲，马披马甲，若还没甲，披上两叶板闷，两头绳子扎杀。我若杀的过，则管杀；我若杀不过，我便走了。看你怎生刺巴巴。（下）（黄巢云）他二人去了也。大小三军，听吾将令，统戈甲便是巡捕，狭路处低言轻语，不许大叫高呼，犯着令斩首级，决不轻恕。（下）（正末上，云）某乃十三太保李存孝是也。颇奈黄巢无礼，他着张归霸、张归厚统雄兵百万，战将千员，来与俺这里交战。想这厮好生无礼也呵。（唱）

【越调】【斗鹌鹑】 你看我对垒交锋，相持厮杀。则听的呐喊摇旗，天摧地塌。则我这耀武扬威，披袍擐甲。非小可，不要耍。则这八水三川，屯着千军万马。

【紫花儿序】 人荡散征尘杀气，旗招贴落日残霞，马踏遍野草闲花。你看我施逞武艺，则待将贼将活拿。这场征伐，你看我虎略龙韬堤备下。不是我自奖自夸，凭着我志节轩昂，武艺熟滑。

（云）大小三军，摆开阵势，看有甚么人来。（二

净上，云)某乃黄巢手下大将张归霸、张归厚是也。你是何人？敢和我相持厮杀么？（正末云）这厮好无理也，操鼓来。（唱）

【金蕉叶】 我则见黑黯黯云遮日华，昏邓邓风吹塞沙。见一人雄纠纠被袍擐甲，嗔忿忿横枪跃马。

（二净云）来将何人？（正末唱）

【调笑令】 不索你搦咱，更怕你会征伐，（二净云）来者何人？通名道姓。（正末唱）你存孝爹爹出阵咱。（云）你是何人？（二净云）吾乃黄巢手下大将张归霸、张归厚。你那牧羊子，早早下马来受死。（正末唱）原来是黄巢手下张归霸，嗔道这般气高胆大。向前来二人挑战咱。不索你冬冬战鼓频挝。

（二净云）颇奈牧羊子无理，你敢与我决战三合么？（正末云）交马来。（唱）

【秃厮儿】 鞍上将威风转加，坐下马筋力堪夸。我则见纱灯儿般转到十数匝，我看你怎生收煞？

（二净云）我儿李存孝，早早下马罢。（正末云）这

厮好无理也。（唱）

【圣药王】 叵耐他，小觑咱，匣中宝剑定中华。凭着我坐下马，手中挝，李存孝非是自矜夸，我扶立起大唐家。

（二净云）杀不过他，往长安走了罢。（下）（正末云）这厮可早走了也，往那里去了？（卒子云）往长安城去了。（正末云）大小三军，一齐杀进长安城去。（唱）

【雪里梅】 猛然间入京华，谁敢道当阑咱？则这京城中可是俺大唐天下，不刺刺忙催战马。

（云）进的这城来，大小三军，摆开阵势，看有甚么人来。（黄圭上，云）某乃御弟黄圭是也。叵耐大唐家去沙陀取将李克用来，他手下新收的一个牧羊子，叫做存孝，来杀俺二三十阵。今杀到长安城里，无人敢当，某亲身与他交战一遭去。兀那牧羊子，来与某交手咱。（正末云）这厮好无礼也，走将来交马便战，不要看这厮披挂，到骑着一匹好马。大小三军，看我拿那厮来。（唱）

【古竹马】 也不索征鞍轻压，征靴微抹，征骖

紧跨，不刺刺直赶到海角天涯。生熬的两事家，心惊胆战，力困神乏。见他，见他，战战兢兢，怯怯乔乔，黄甘甘容颜如蜡渣，全不见武艺熟滑。

（黄圭败科，云）我杀不过他，走了罢。（下）（正未云）这厮走了也，须索赶上去。（唱）

【么】 我从来劣性难拿，正恼犯如何收煞。见咱，赶他，撞阵冲军，倒戈弃甲。纵辔加鞭催战马，恨不的剪断紫稍，踏斜宝镫，顿宽玉勒，摆损金鞞。

【尾声】 把那仓廩府库随风化，不落根椽片瓦。这勤王存孝得功回，教这反国黄巢没乱杀。（下）

第四折

（李克用上，云）帅鼓铜锣一两敲，辕门里外列英豪。三军唱罢平安喏，紧卷旗幡不动摇。某乃李克用是也。今有李存孝孩儿与黄巢交战去了，未知输赢胜败，（差了一具能行快走的探子去了，这早晚敢待来也。（正末扮探子上，云）一场好厮杀也呵。（唱）

【黄钟】【醉花阴】 一托气直奔数十里，遍体汗浑如水洗。非是我说兵机，若论相持，大会垓应难比。

【喜迁莺】 火速的上阶基，一径的搀先队，（云）报、报、报，喏。（唱）来报喜。（李克用云）好探子也，从那阵面上来，喜色旺气。一张弓弯秋月，两枝箭插寒星，三尺剑挂小貂裘，四方报喜问探子，五花营中来往有如撻梭，六队军中上下有如蛟龙，七尺躯肩担令字旗，八角红缨桶子帽，久久等待许多时，实实数说军情事。（探子唱）当日个华严川内，众诸侯聚会云集。端的，阿谁不会，尽是个使争好斗显气势。一个个挟人捉将，一个个挝鼓夺旗。

（李克用云）俺存孝与黄巢贼将两阵对圆，怎生相持厮杀？你喘息定，慢慢说一遍者。（探子唱）

【出队子】 齐臻臻军卒摆列，韵悠悠画角吹。扑冬冬振地凯征鼙，赤力力遮天磨绣旗，不刺刺追风战马嘶。

（李克用云）那贼将怎生冲阵，凭陵大叫？俺存孝怎生一勇冲杀？你喘息定，试再说一遍。（探子唱）

【乱地风】 则见张归霸军前猛叫起，咱两个比试高低。李存孝怒从心上起，呀，可早变了容仪，倒竖神眉。踏宝镫滴溜扑跳上乌骓，吼风雷吐虹霓，一怒千斤力。拚性命，厮对敌，手拿定两柄挝槌。

（李克用云）俺存孝与贼将交马十数合，那家赢？那家输？你喘息定，再说一遍。（探子唱）

【四门子】 恶哏哏撞入垓心内，张归霸走似飞，料应他武艺敌不的。打征驹捻玉勒，畅好是慌，好是急。飞虎将早来望后追，畅好是慌，好是急，误撞入长安市里。

（李克用云）那贼将敌不过存孝，败阵望长安逃命而走。俺存孝乘胆追赶，撞入长安城内，又与贼将怎生巷战，你再说一遍。（探子唱）

【古水仙子】 赶来到灞河里，见一只舡来有似飞。摇橹的水手又心慌，把舵的梢公胆碎，恨不的两下里纳降旗。一齐的马前忙跪膝，告爹爹委实敌不的，来、来、来，似小鬼见钟馗。

【寨儿令】 端的，端的，全无半点疏失，又不见敌军武艺低。虽存孝，善兵机，也托赖着当今帝。

（李克用云）好探子也，与你两只羊，两瓶酒，十个免帖。回本营去。（探子唱）

【尾】 到不得底，千寻浪头里。看时节显出些头盔，我则见尸堰断灞陵桥下水。

题 目 张归霸布阵排兵
 李克用扬威耀武

正 名 长安城黄巢篡位
 雁门关存孝打虎

都孔目风雨还牢末

楔子

（冲末扮宋江领卒子上）（诗云）自幼郓城为小吏，因杀娼人遭迭配。宋江表字本公明，绰号顺天呼保义。我乃宋江是也，山东郓城县人。幼年为把笔司吏，因带酒杀了娼妓阎婆惜，迭配江州牢城。路打梁山泊经过，有我结义哥哥晁盖，知我平日度量宽洪，但有不得已的英雄好汉，见了我时，便助他些钱物，因此天下人都叫我做及时雨宋公明。晁盖哥哥并众头领让我坐第二把交椅，哥哥三打祝家庄身亡之后，众兄弟让我为头领。今东平府有二人，乃是刘唐、史进，这两个都一身好本事。他二人有心待要上梁山泊来，争奈不曾差人招安去。我今差山儿李逵下山去，请刘唐、史进走一遭。小倭罗，说与山儿李逵，着他小心在意，疾去早来。（诗云）嘱咐他两次三番，休违限便索回还。

招安了刘唐史进，一齐的同上梁山。（下）（丑扮孤引张千上）（诗云）做官都说要清名，偏我要钱不要清。纵有清名没钱使，依旧连官做不成。小官姓尹名亨，字伯通。幼年进士及第，累蒙擢用，今升东平府府尹之职。今日升厅，坐起早衙。张千说与六房吏典，有该金押的文案，将来小官发落。（正末扮李孔目同外扮史进上，云）小生东平府人氏，姓李名荣祖。幼年颇看诗书，今在东平府做着个把笔六案都孔目。这个兄弟是史进，在这衙门中为五衙都首领。今日相公坐起早衙，有合禀的事务。须索见相公走一遭去。（正末入见科）（孤云）李孔目，有该金押的文案将来金押。（正末云）这一宗文卷，是李得打死人命事，看来是个过误杀伤，不该抵命，则等大人发落。（孤云）将那李得拿上来。（正末云）史进，与我拿上厅来。（史进云）理会得。（净扮李得上，云）某李得是也。这里也无人，某乃梁山泊好汉山儿李逵，更改了名字，叫做李得。不想打街市经过，见一个年纪小的，打那年纪老的，我心中不平，将那年纪小的搯过来只一拳，谁想拳头上没眼，把他打死了。被巡捕官军将我拿住，解在东平府来。今日大人要结断，怎生是好！（做见科，正末云）李得，你来了也。（李云）孔目哥哥，怎生可怜见！（正末云）李得，你本是致伤人命。我心里见你英雄好汉，我好歹要救你。如今相公问你呵，你只说

误伤人命，不该死罪，我就好翻案了。（史进云）兀那李得，你依着孔目的言语，要救你性命哩。（李云）若是救了小人的性命，我今生今世报答不得你，我转生来世，做驴做马报答孔目哥哥。（李入见跪科，孤云）这个便是李得？（正末云）这个便是。（孤云）兀那李得，你怎生打死人来，说你那根因。（李云）大人可怜见！小人见长街市上一个年纪小的打那年纪老的，小人路见不平，撺过那小的来，则一拳打死了。那年纪小的素无仇隙，误伤其命，望大人可怜超生。（孤云）这正是误伤人命。免他一死，杖脊八十，迭配沙门岛去。（正末云）去了他那枷，杖断八十者。（张千行杖科）六十、七十、八十。（孤云）便差个快走的解子，解赴沙门岛去。（张千云）理会的。（李云）我出的这门来，多亏了孔目哥哥救我性命！哥，我问你，那个孔目姓甚么？那里居住？（张千云）他是李荣祖，在这大街街东里居住。（李云）小人知道了，哎，李逵也，你好莽也！若不是孔目救了我这性命呵，可怎生了的？我如今先到李孔目门首等候着，此恩必当重报。正是虎着重箭难展爪，鱼经铁网怎翻身。运去遭逢无义汉，时来报答有恩人。（下）（孤云）再有甚么文案，将来我看。（正末云）这一宗文卷，是衙门中五衙都首领刘唐，误了一个月假限。（孤云）张千，与我拿过刘唐来者。（张千云）刘唐那里？（净扮刘唐上，云）自家刘唐的便

是。误了一月限期，大人呼唤，须索见去咱。（正末云）刘唐，你见大人去。（刘唐云）哥哥，怎生方便刘唐咱？（正末云）大人怪你，一时间分说不过，你且见去。（刘唐见跪科）（孤云）刘唐，你怎生误了一个月限期？（刘唐云）小人则误了二十日假限。（正末云）他有假帖在此。（孤看帖科，云）假帖上误了一个月限，这厮说谎。（刘唐云）大人，路途遥远，风雨阻隔，因此上误了假限，大人可怜见！（孤云）李孔目，刘唐说风雨阻隔，路途遥远误限，这怎么说？（正末云）小人不敢主张，任大人决断。（孤云）休说他误了假限，论说谎也该打四十。张千，拿下去杖脊四十！（张千打科，云）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孤云）抢出去！（刘唐出门科，云）哎哟，打了我这一顿！大人有心要饶我，李孔目不肯说个方便。你妒我为冤，我妒你为仇。你便是厅上的孔目，我便是泥鞋窄袜走隶公人？李孔目，你常踏着吉地行哩。有朝一日，文卷有些差错，大人见怪，拿下你来。咱两个休轴头厮抹着！正是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下）（孤云）李孔目，再有甚么文卷？（正末云）此外另无文卷。（孤云）既无文卷，张千，牵马来，我回私宅去也。（下）（正末云）史进兄弟，衙门中无甚事，今日是你嫂嫂生辰之日，我回家去与他递一杯寿酒去来。（唱）

【仙吕】【赏花时】 每日衙中案事勤，无事街头饮数巡。与妻子作生辰，更和着这几个弟兄识认，把一杯酒同乐太平春。（同下）

第一折

（正末同旦赵氏、搽旦萧娥、两傣儿上）（正末云）小生李荣祖。观为东平府都孔目。嫡亲的五口儿家属：大嫂赵氏，二嫂萧娥，他原是个中人，我替他礼案上除了名字，弃贱从良，就嫁我做个次妻。这孩儿叫做僧住，女儿叫做赛娘。今日是大嫂生辰之日。小的每，安排酒来，我与大嫂递一杯酒者。（做把盏科，云）大嫂，饮一杯寿酒，家私里外多亏了你。（旦云）孔目，官府上下多生受你。孔目先饮。（正末云）大嫂请。（旦做饮科）（正末云）二嫂也饮一杯。（搽旦背云）一般都是夫妻，如何也饮一杯！（回云）孔目，我今日不耐烦，吃酒也不吃罢。（李上，云）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自家是宋江手下第十三个头领山儿李逵便是。奉宋江哥哥的将令，差我下山请刘唐、史进同上梁山泊去。谁想打死了平人，本该抵命。若不是李孔目救了我呵，那得山儿这性命来！我如今到他家中拜谢孔目，走一遭去。问人来，这个门儿便是。孔目哥哥在家么？（正末云）是谁唤门哩？僧住开门去。（傣做开门科，云）我开开这门，你是甚人？（李云）

小哥，这里敢是李孔目宅上么？（徠云）这里便是。（李云）小哥，烦你去报，有一朋友来拜望。（徠报云）父亲，有位朋友在门首。（正末云）请进来。（李进见科）（正末云）呀，我道是谁？原来是李得。你来怎么？（李云）李得是该死之人，多亏哥哥救了性命，特来拜谢哥哥。（正末云）你也姓李，我也姓李，道不的一般树上两般花，五百年前是一家。你多大年纪了？（李云）小人二十五岁。（正末云）我三十岁。不是我要便宜，我有心认你做个兄弟，你意下如何？（李云）哥哥，您兄弟愿随驴把马也。（正末云）兄弟，你表德唤做甚么？（李云）您兄弟不是歹人，我不是李得。（正末云）你不是李得可是谁？（李云）您兄弟是梁山泊宋江手下第十三个头领，则我便是山儿李逵。（搵旦背听科，云）哎，原来李孔目结交梁山泊强盗！我听者，看他再说甚么。（正末背云）哎，原来是梁山泊好汉！我待番悔来，则怕兄弟心中不稳实，到如今也罢！兄弟，我无甚么相送。大嫂，将你那一双金钗与兄弟权为路费。（做与钗科）（李云）量兄弟有何德能，受哥哥路费，恩义难忘。（正末云）兄弟，拜义如亲，礼轻义重，笑纳为幸。（李云）多谢了哥哥。兄弟无物回答，这一对匾金环与哥哥权为谢礼，（正末云）兄弟，我不要，你自拿去做盘费。（李背云）哥哥不要，则除是这般。（回云）则今日辞别了哥哥，便索回去也。（拜别

科)(正末云)兄弟，一路上小心在意。(李云)我出的这门来，哥哥，你放心，日后有事，必当重报。(诗云)我本为请史进早赴梁山，遇孔目救我回还。待日后当图重报，暗留下一对金环。(下)(正末云)僧住，关上门去。(俵云)我关上门去。(做见环科，云)地下一对环子，我拾将起来，与俺爹爹看去。(做见正末科，云)爹爹，我才关门去，拾得一对金环。爹爹试看咱。(正末云)将来我看。(做看科，正末云)哎，谁想他见我不受这匾金环，故意丢下去了，僧住，你将着这环子，不论前街后巷，寻着交与他去。(俵云)他去了好多时，那里寻去？(搽旦云)僧住、你手儿的拿来我看。(做接环见末科，云)孔目，你好没正经，小孩子家拿着金环子那里赶那人去？(正末云)这等，二嫂你且收着这金环，待他来时，交付与他。(搽旦收环科，下，正末见旦，云)大嫂，我在衙门中断了一桩事：李得打死平人，我救他的性命，杖了八十，他无甚么谢我，将着一双匾金环子与我，他见我不受，丢下了。我教僧住赶他不上，拿回来了。(搽旦上，云)我在这窗外听他两口儿再说甚么。(旦云)那匾金环在那里？(正末云)递与二嫂收了。(旦云)他到俺家几日光景，怎生与他收着？孔目，你寻思咱，你取回来者。(正末云)若取回来，不生分了他心？过几日慢慢取罢。(同下)(搽旦上，云)我原是此处一个

上厅行首，为当不过官身，纳了官衫帽子，礼案上除了名子，脱贱为良，嫁了李孔目。争奈旧性不改，这府衙里有个典史姓赵，我瞒着孔目和他暗暗的来往。我着人叫他去了，这早晚还不见来。（净扮赵令史上，云）自家姓赵，在这东平府做个典史。有这李孔目第二个浑家萧娥，他是个中人。他原旧和我作伴。今日又着人来唤。我须索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做咳嗽，搥旦见科，云）赵令史，你来了也，进来家里坐。（赵令史云）李孔目在家么？（搥旦云）孔目往衙门中去了。（赵令史云）今日叫我来你家做甚么？（搥旦云）我有一件小事，请你来，咱两个计议。近日李孔目衙门中救了一个死罪犯人，就认他做兄弟，与他一双金钗做盘缠，那人回奉一双匾金环子。（赵令史云）二嫂，何水无鱼？何官无私？孔目既然救了他性命，那人怎得不来相谢？（搥旦云）令史，我听的那人说来，他是梁山泊好汉宋江手下第十三个头领山儿李逵便是。（赵令史云）那梁山泊果然有他个李逵。原来孔目结交贼人！二嫂，你晓的拿贼要赃，拿奸要双。如今那匾金环子在谁人收着？（搥旦云）李孔目交与我收着哩。（赵令史云）将来我看。（搥旦出环科）（赵人令史云）好一双匾金环，可不是梁山泊贼人带的！那人怎生模样，你记的么？（搥旦云）那人身材长大，面皮黑色，一部胡髯。（赵令史云）可不是梁山泊贼人黑旋风山儿李逵！

如今上司画影图形排门粉壁，捉拿他哩。你如今将着这环子，衙门中出首去，我在大人案下，替你分说。二嫂，我在那里等，你疾便早来。（搽旦云）令史，你如今先去衙门中等着，我便来出首。（赵令史云）我先去，你快些来，（同下）（孤引赵令史、刘唐、史进上，云）下官府尹。今日升厅，坐起早衙。张千，喝撻箱。（张千云）在衙人马平安！（搽旦云）来到衙门首了。冤屈也！（孤云）张千，拿过那妇人来。（搽旦见跪科）（孤云）兀那妇人，伽你告甚么？（搽旦云）妇人是李孔目第二个浑家。李孔目结勾梁山泊贼人山儿李逵，与他一双金钗，那贼汉回了四两重一双匾金环子。大人不信呵，则这便是金环，（孤云）金环子正是梁山泊贼人带的。（赵令史上，云）相公，李孔目是执法吏，怎么交结强贼？相公勾将他来，仔细推问他。果若是执法犯法，此罪非小。（孤云）便与我拿将来。今日该谁当直？（史进云）该史进当直。（刘唐争科，云）该刘唐当直。（史进云）刘唐，该是我。（刘唐云）史进，你须与李孔目是一路人。（史进云）哥，是你当直罢。（孤云）刘唐，便与我拿将李孔目来者。（刘唐云）理会的。我出的这门来。李孔目，原来你也犯下了，便好道“仇人相见，分外眼明”。我领着大人的言语，拿他孔目去来。（下）（史进云）你看刘唐挟那旧仇，拿哥哥去了，争奈嫂嫂染病，我亲自看哥哥走一遭去。（下）

(赵令史云)相公，衙门事请转厅。(孤云)赵令史，我且转厅，等拿将李孔目来，快报我知道。(同下)(正末同旦抱病上，云)我李孔目不想大嫂染病，服药不效，不知是甚么症侯？(旦云)孔目，我这病觑天远，入地近，眼见的无那活的人也。(正末云)大嫂，且自将息你那身子，我好是烦恼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刷卷才回，从头省会来家内。大嫂又染病耽疾，空着我两下里难支对。

【混江龙】 则为这虚名薄利，生忧的鬓边白发故人稀。孩儿又语言焦聒，大嫂又性命颠危。都则为一二载烟花新眷爱，送了俺二十年儿女旧夫妻。他与我生男长女。立计成家。如今便眼睁睁亲看见搂着别人睡，他便心肠似铁，怎不的怒气如雷。

(旦云)孔目，我这病是忧思愁虑上得来的。(正末唱)

【油葫芦】 俺家积趱下干柴余下米，咱可便少甚的？(带云)大嫂。这病若痊可了呵。(唱)我可便谢天谢地谢神祇。我不愿金玉重重贵，只愿的儿女年年会。我这里自窖约，多半日。更有城中房店田中地，我可便愁着不愁衣。

【天下乐】 你还待不吃不穿强支持，我只要你将也波息这病体，（带云）僧住儿也。（唱）你姨姨早晚在那里？（俌云）敢是请太医去了也？（正末云）多早晚去了？（俌云）早辰间去了。（正末唱）我画卯呵来的早，他请太医直恁般迟，我看他请不来说个甚的？

（旦云）孔目，你如今娶了这个妇人，将俺那二十年儿女情分都抛撇的无了，你则是向那妇人。（正末唱）

【那吒令】 你恁般病，也是自己害的；我但开口，便说顺着小的；他虽不中，你也不是个善的。那婆娘重一斤，你十六两无偏坠，不由我冷笑微微。

【鹊踏枝】 你骂他泼东西，我心知。您两个等秤称来，都一般轻重高低。谁与你挑唇料嘴，辨别个谁是谁非？

（云）怎生这早晚不见二嫂来？（刘唐拿锁条、史进随上云）刘唐哥，（李孔目哥哥一时间不是了，哥哥休记旧仇。（刘唐云）史进，这是他自犯下来的，教我怎生回护他？早来到他门首，我唤门去。（史进云）等兄弟唤门去。哥哥开门来。（刘唐怒云）怕惊了他家产妇？过来等我叫。李孔目，开门！开门！（正末云）甚

么人？这等大惊小怪？待我开开这门。（做见科）（正末云）刘唐、史进，你做甚么大惊小怪的？（刘唐云）怎生大惊小怪的，你家里不敢那？（正末唱）

【寄生草】 哎，你个狠公吏休唱叫，（带云）刘唐靠前来，你看波（唱）俺家里有不快的。（刘唐云）衙门中勾你哩。（正末唱）为甚么苦眉努目闲淘气，你带我去无些礼，揎拳罗袖乔声势？适才个打门时叫的你嘴皮干，（带云）有一日到衙门中呵。（唱）我敢粗棍子杵的你腰节碎！

（刘唐云）你要打我，且等我今日锁你一锁，（正末云）我伸与你脖子，你敢锁我么？（刘唐云）我怎么不敢锁你？（正末云）锁可容易开可难。大嫂，只怕我有错了的文案，折证的明白，我便来家也。（同下）（旦云）孔目不知为甚么勾当，只怕那小妇告下状来。我又不快，眼见的无那活的人也！（下）

（孤引赵令史上，云）差的刘唐勾李孔目去了，这早晚还不见来？（刘唐、史进拿正末上，做见科）（刘唐云）大人，勾将李孔目来了也。（孤云）张千，拿过那妇人来。（张千拿搽旦跪科）（正末云）大人，有的事罪坐家长，容小人自认，怎生勾的二嫂来？（做问科，

云)二嫂。(搽旦云)大嫂迷了眼，怎生叫二嫂？(正末云)你有甚事在这里？(搽旦云)是你犯下事，怕不连累着我那！(孤云)李孔目你知罪么？(正末云)小人不知罪。(孤云)李孔目，有首告你结交强贼，受了匾金环一双。你是执法的人，怎生犯下这等勾当？(正末云)大人可怜见，小人是知法的人，怎敢结交强贼？并无此事。(赵令史云)大人，不打不招。(孤云)与我打着者。(刘唐打末科)(孤云)你从实招了罢。(正末唱)

【醉中天】 那里有令史每结勾强贼理，如今世上媳妇论丈夫的稀！这金环也只在我家权顿寄，我应当吃不出首的官司罪。他乱打拷教我招承个甚的？一壁厢官司又临逼。我可甚家有贤妻！

(孤云)刘唐，与我打着者。(做打科)(正末云)我那里受的这般苦楚。我知道了，这妇人当初与赵令史有奸，也要娶他来。这是我的不是了也。(唱)

【后庭花】 告你个掌王法的党太尉，告你个葫芦提的包待制。哎，你个有丈夫的萧行首，天也送了我的匾金环柳盗跖。一杖起一层皮，畅好是腕头着力。可正官不威牙爪威，直恁般有气势？打到有五六十，

你休学俺做小的。将普天下小妇每拘刷来，一搭里砧刀上剁做肉泥，大锅里熬做汁。

（带云）您不信，试尝波。（唱）

【青哥儿】 他则是一般、一般滋味，我吃了六问、六问三推，我如今手搵着胸膛悔后迟。我当初凭着良媒取到我家里，换套儿穿衣，拣口儿吃食。这婆娘饱病难医，把赃物收执，早报与官知，断送我头皮。我劝你这一火良吏，再休把妓女娶为妻，则我是傍州例。

（赵令史云）李孔目，休闲说，你招了罢，（正末云）罢！罢！罢！是我结勾强人来。（孤云）既如此，将李孔目下入死囚牢中去者。（刘唐云）理会的。上了枷，送入牢中去。（做枷押正末出门科）（街坊领傣儿上，云）李孔目在衙门中，我送这一双儿女去，可早来到也。（傲见科，云）李孔目，我每是街坊邻舍。你大浑家亡化过了，这是他一双儿女，我交付与你，我回去也。（下）（正末云）多谢，多谢。只因这妇人呵，气死我儿女夫妻。罢、罢、罢！（唱）

【赚煞】 折倒了铜斗儿好家缘，锦片似庄宅地。

他一划的瞞心昧己，湛湛青天不可欺。谁承望财散人离，见儿女哭啼啼。（云）我眼见的无那活的人也，这两个孩儿要在他手里过日子，只得回嗔作喜，告他一告。二嫂。（唱）我则索把你来央及：你是必抬举他来长大日。（搥旦云）你放心的死，我知道。（正末唱）谁承望匾金环事起，则为我贪图些小利，（带云）李孔目也。（唱）今日个得便宜翻做了落便宜。（下）

（孤云）兀那妇人，你随衙听候，另日发落。（诗云）莫怪咱贪酷王法无私曲，只因赵令史送了李孔目。一对匾金环，入官充罚赎。若是萧娥没老公，今夜衙里宿。（众随下）

第二折

(刘唐上，诗云)手拿无情棒，怀揣滴泪钱。晓行狼虎路，夜伴死尸眠。自家刘唐便是。今日李孔目结勾梁山泊强贼山儿李逵，受了他一付匾金环，招伏已定，下在牢里！当初我误了假限，直厅打了我四十；今日他也犯下来了，下在牢里！与我拿出来！（史进拿正末上）（刘唐云）旧规犯人入牢，先吃三十杀威棒。（史进云）这三十杀威棒就打死了。看史进面皮，饶了他罢。（刘唐云）他今日也有哀告我的日子！（正末云）哥哥休记旧恨。（刘唐云）我不和你一般见识，且入牢去。（正末入牢科）（刘唐云）兀那李孔目。我这一回有些闷倦，你唱个曲儿我听。（正末云）我有甚么心肠还唱曲儿？（刘唐云）你若不唱，我一顿棍子就打死你！（正末云）哥哥，小曲儿也罢。（刘唐云）你不要唱旧的，你当初怎生娶那小浑家，他又怎生出首，你都要唱在里面。（正末云）哥，我唱，我唱。（唱）

【中吕】【普天乐】 刘唐你是狠爹爹，整折倒了我三个月！都则为偷寒送暖，我和他义断恩绝，那

婆娘衡一味嫉妒心，无半米着疼热。指望和意同心成家业，到送的俺子父心两处分别。邓婆娘这期间知他是醒也醉也？我如今知他是死也活也？僧住、赛娘儿呵知他是有也没也？

（刘唐云）史进，我如今吃饭去，你休解了他绳索，我便来。（下）（史进云）哥哥，你当初上花台，做子弟，怎生受用快活？你说一遍，我试听咱。（正末云）兄弟，一言难尽。我说你听：（唱）

【离调】【集贤宾】想着俺二十年把笔将儒业学，（带云）兄弟，我为这妇人呵。（唱）折倒了铜斗儿好窠巢。怎承望浪包娄官司行出首，送的个李孔目坐禁囚牢。岂不闻天网恢恢，也是我自受自作。赤紧的有疼热大浑家亡过了，想俺那小冤家苦痛嚎啕。我不合痴心娶妓女，倒将犯法罪名招。

【逍遥乐】送的俺一家儿四分五落，又不敢声扬，我则索心中窖约。没来由惹下风雹，撞着这冤业难消。又不曾把神灵触忤着，怎做的犯法违条。我如今身缠铁锁，顶带沉枷，你教我怎得逍遥？

（云）兄弟也，我且歇息一会咱。（做睡科）（史进云）哥哥睡了，我也歇息者。（二俌送饭上，云）我

是李孔目的孩儿，与俺爹爹送饭，可早来到也。爹爹，爹爹。(正末醒科，云)兀的不是僧住、赛娘的声音？史进兄弟。史进醒科，云)哥哥怎的？(正末唱)

【醋葫芦】 我恰才困腾腾盹睡着，牢门外谁唱叫？听多时认的语声高。为甚两三番把兄弟厮定搅？多敢是小冤家来到，告兄弟休得怕勤劳。

(史进云)这叫门的不是你两个孩儿那！(正末云)兄弟，是僧住、赛娘送饭来。(史进云)我出去开开这门。(做见科，云)真个是孩儿送饭来(俛哭科)(诗云)牢子哥哥把门开，怎不教我泪盈腮？两个冤家别无事，只为负屈亲爷送饭来。(史进哭科，云)孩儿，痛杀我也。你在这里，将饭来我拿与你老子吃去。我关上这门，哥哥，孩儿送饭来，你吃些。(做喂科)(正末唱)

【么篇】 我将这一匙饭口内挑，孩儿在牢门外叫了几遭。我为甚两下里自量度？(俛叫科云)爹爹。(正末唱)孩儿我可也刚应的一声，猛呛了。(做喷史进身上科)(唱)展污了你衣服便休嗔，告兄弟可怜见且耽饶。

（史进云）污了衣服不打紧。哥哥，你有甚么言语？（正末云）兄弟，我眼见的无那活的人也。着孩儿过来，我看一看，死也死的甘心。（史进云）哥哥，我着孩儿进来。我开开这门。孩儿。跟我进来，看你父亲去。（史进引来见末，云）（俌云）爹爹。我送饭来。（正末云）孩儿，兀的不痛杀我也，僧住，你那头上怎么破了来？（俌云）是二娘打破了来。（正末哭云）孩儿，兀的不痛杀我也。（唱）

【梧叶儿】 把孩儿相凌辱，折倒的黄瘦了，使不的你家富小儿骄。头上虱如喷饭，我心中如刀搅。把衣服扯得似纸提条，（带云）哎哟、僧住、赛娘儿也，（唱）这是儿女每没爷娘的下梢。

（刘唐上，云）吃了几杯酒，牢中看贼去来。开门来！（史进云）刘唐来了也，教孩儿且躲在一壁者。（做躲科）（史进云）我开开这门，哥哥来了也。（刘唐云）史进，你敢把囚人放了绳索来？（史进云）您兄弟怎么敢？（刘唐云）我试看去。（做看科，云）兀的不松了绳索也？这两个小的，是谁家的业种？（做打末、俌科）（正末云）哥哥，只打我罢，饶了这两个小的。（唱）

【后庭花】 你看我痛煞煞怎动摇？脊梁上粗棍子拷。(刘唐云)这两个业种是那里来的？(正末唱)把僧住支杀的拖将去，连赛娘合扑的带了一交。哥哥，你莫心焦，把往事从头还报。白日里非草草，牢狱中闹吵吵。将军柱钉头发梢，十字下滚肚索，紧邦邦匣定脚。

【双雁儿】 我可甚上床犹自想明朝，养小来，防备老。不提防哥哥蓦来到，哥哥，你休躁暴，孩儿难打熬。

(搽旦上，云)我在家中打那两个业种，一会儿不见了他。我往牢里看李孔目去。牢子哥哥，开门。(刘唐云)甚么人叫门？我开开这门。(搽旦云)哥哥。我来看李孔目哩。(刘唐云)你进去。你那两个小的也在这里。(搽旦见科，云)好也，你两个小业种，原来在这里！(正末唱)

【柳叶儿】 这都是后尧婆凶恶，把孩儿打拷挝揉。狠牢子又来添绳索，教我怎禁着！哎，你个女多娇，则被你断送我也地网天牢

(刘唐云)史进，把李孔目下在后牢里去。(史进云)理会的。(史牵入科)(正末唱)

【浪里来煞】 我眼见的一命抛，也留不得三更到。孩儿也，你则去街坊邻里宿今宵，赤紧的着疼热的亲娘亡化早。害的人七颠八倒，天那！这都是我五行中恶限怎生逃。（史进押末下）

（搽旦云）刘唐哥哥，我央及你，我与你两锭银子，你把李孔目盆吊死了可不好？（刘唐云）你放心，都在我身上。（搽旦云）你若盆吊死了李孔目，我再相谢。若死了时，和我说一声儿。（下）（刘唐云）要活的难，要死的可容易。那李孔目如今是我手里物事，搓的圆，捏的匾，拚得将他盆吊死了，一来赚他几个银子使用，二来也偿了我平生心愿。我且吃杯酒去，再来下手，不为迟哩。（下）

第三折

（刘唐上，云）我把李孔目盆吊死了，如今拖他出去。丢在死人坑里。（做背尸出，放下科，云）把李孔目尸首丢在这坑里。呀，兀的不下雨了。我回去罢。（下）（正末做醒科）（唱）

【双调】【新水令】 一灵真性离子躯腔，又被雨和风半空飘荡。我这里头瞑眩，眼獐狂，七魄俱亡，划的醒回来怎承望！

（徕上，云）听的人说俺爹爹死了，我去看咱。（做见科，云）兀的不是俺爹爹！（做叫科）（正末唱）

【沉醉东风】 又不是梦儿中精神惚恍，又不是身死后魂气悠扬。又不是实丕丕地狱间，又不是席飘飘天堂上。多咱在鬼门关被叫转还乡，待我手摸着心头暗酌量，毕竟个是真是慌？

（徕叫）（正末做开眼科）（唱）

【胡十八】 是那个扳我脊梁？是那个摸我胸膛？是那个把头发水揪、胳膊来搪？是那个喳喳的高叫在耳边厢？原来是僧住和赛娘！他救到有半晌，也则为父子每情切切，因此上儿女每意慌慌。

(侏云)爹爹，你适才已死了也。是我每叫转来的。
(正未云)儿也，(唱)

【乔牌儿】 这几时在那方？怎不见频来往？莫不是晨昏茶饭无人掌？瘦的你也损伤。

(侏云)不要说起茶饭，那二娘不打我也还好过。
(正未哭科)(唱)

【落梅风】 苦也啰你没了亲娘，偏留着二娘，把你来打的个不成模样。常言道隔层肚皮隔垛墙，怎想他知疼着痒！

(搽旦上，云)刘唐吊死了李孔目，则怕他说慌。我自看去。兀的不是李孔目？孔目也。我来看你哩。
(做哭科)(正未唱)

【沽美酒】 他、他、他假提着泪两行，怎觑他这趋跄。(搽旦云)孔目也送衣服与你穿。(正末唱)你大古是送千里寒衣女孟姜，可教我忙也那不忙，穿不的你那好衣裳！

【太平令】 令史呵赛张鼎千般智量，哎，你个萧行首八步周行。尽着你风流情况，做出些轻狂势相！我这里左想、右想，不见了僧住、赛娘，(搽旦云)这不是僧住、赛娘？(正末唱)儿也和俺李孔目一般悲怆。

(搽旦云)孔目，你敢饿了，我去备些茶饭来与你吃。(下)(正末唱)

【川拨棹】 那婆娘，他觑咱如粪壤。公然的作祸为殃，巴不得中箭着枪。还有甚心忙意慌。待将咱好供养！

【七弟兄】 这场去向，又做出甚商量？浪包娄转眼机谋广，恶公人狠似虎和狼，恨不的把我泼残生逼勒登时丧！

(搽旦叫科)刘唐！刘唐！(刘唐上，云)孔目娘子，你叫我怎么？(搽旦云)我央及你盆吊死李孔目，怎生又活了？(刘唐云)要活的难，要死的易，我着他还牢去。(搽旦云)若死了呵，我再与你一锭银子。(下)

(刘唐云)这打不死的贼，果然又活了，你仍还牢里去。
(正末云)刘唐哥，我也曾替你同在衙门中来，直这般狠也？(唱)

【梅花酒】 哀告你个刘唐，可怜我媳妇先亡，儿女凄惶，我又遭着官防。你也曾共府同堂，岂没半点情畅？只指望早苗逢澍雨，怎忍教枯草打严霜？愿哥哥做主张。暂宽我片时光。便今生死甘当，来世里把恩偿。

(刘唐云)你是死罪重犯，则除死罢了。不死怎么放得你在外面？快还牢去！(做拖末科)(正末唱)

【收江南】 呀，他把我死羊般拖奔入牢房，依旧硬邦邦匣定在囚床，便铁石人看见也心伤。非是俺口强，则不如早些儿死了落可便早收场。

(刘唐拖正末科)(正末唱)

【鸳鸯煞】 横拖倒拽牢门上，前合后偃回头望。嘱咐了僧住，叮咛与赛娘。畅道拖出我牢门，和你娘坟同葬，烧一陌纸，漉碗凉浆。欲要俺父子每团圆，则除是做一个梦儿想。(刘唐拖正末同下)

第四折

（李逵上，诗云）上山鞋履不闻声，下山锣鼓便齐鸣。蓦然一阵风来处，知是强人带血腥。某山儿李逵是也。今有李孔目为我下在死囚牢里。我问宋江哥哥告了一个月假限，将着一包袱金珠财宝，下山去搭救李孔目走一遭去。（诗云）拜辞了宋江哥哥，并不辞道路奔波。此一去亡生舍死，救孔目出地网天罗。（下）（史进上，云）自家史进便是。如今李孔目被刘唐盆吊死了，谁想又活了，复还入牢中，我须看他走一遭去。（外扮阮小五冲上）（诗云）涧水潺潺绕寨门，野花斜插渗青巾。带糟浑酒轮盆饮，叶子黄金整秤分。某乃宋江手下头领，绰号活阎罗阮小五的便是。奉宋江哥哥将令，着我持两纸书招安史进、刘唐。我远远的跟着，说这个人史进，我试问咱。（做见科，云）敢问尊兄贵姓？（史进云）在下史进。（阮小五云）既是史大哥，俺宋头领着我送书来，请哥哥上山。（史进接书科）（刘唐撞上，扭住，云）好也，你原来结交梁山泊好汉！（史慌科，云）不是，不是。（阮小五云）此位是谁？（刘唐云）在下刘唐。（阮小五云）宋头领也有

书与哥哥。(史扯刘科，云)好也，你原来结勾梁山泊强人！(刘唐云)罢、罢、罢，俺一同到牢中救了李孔目，同上梁山见及时雨去来。(同下)(扶末、阮随上科)(正末唱)

【中吕】【粉蝶儿】 躲难逃灾，行行里两步一募，行不动东倒西歪。则我这五魂绝七魄散。撇在九霄云外。流泪盈腮，恰便似蝴蝶儿滚成一块。

【醉春风】 则我这两只脚似腾空，魂灵儿如渡海。想着那婆娘一片狠心肠，畅好是歹、歹！这都泼令史使的机谋，狠公人出的气力，争些儿李孔目被他残害！

(李逵冲上，云)留下买路钱者！(刘、史做躲，阮小五拔刃科，云)来人休得造次！(正末云)兀的不唬杀我也。(唱)

【上小楼】 你可便恰才到来，他便待将咱杀坏。唬的我战战兢兢，悠悠荡荡，跪在尘埃。猛抬头，观觑了，失惊打怪，(带云)我道是准。(唱)原来是匾金环故人犹在。

(云)太保，你认的我么？(李逵云)你是谁？(正

末云)我是李孔目。(李逵云)谁是李孔目?(正末云)则我便是李孔目。(李逵诗云)我听言罢笑盈腮，慌忙扶上土坡台。云影万重疑是梦，月明千里故人来。哥哥，你认的兄弟么?则我便是山儿李逵。(正末唱)

【十二月】 这一场天来大利害，则为那匾金环惹祸招灾。(李逵云)哥哥，你既在牢里，怎能勾出来?(正末唱)这都是刘唐打开了牢狱，史进救了我尸骸。今日得遇你个英雄剑客，恰便似鬼使神差。

(李逵云)哥哥，这事怎生犯了来?(正末唱)

【尧民歌】 则被那浪包娄出首不须猜，(李逵云)官府怎么就信了他?(正末唱)则这匾金环早做了我犯由牌。(李逵云)那小妇好狠也!(正末唱)为受了些碜可可湿肉伴干柴，(李逵云)不想今日遇着兄弟，还有性命也(正末唱)恰便似九重天飞下纸赦书来，好教我伤也波怀。都是命合该，到今朝才跳出这连环寨。

(李逵云)哥哥，你怎生得出这牢门来?(正末云)兄弟，这里有两个大恩人，你和他相见咱。(李逵云)在那里?(正末云)两个兄弟，来与李逵兄弟相见者。(刘、史上见科)(李逵云)二位是谁?(正末云)这个便

是刘唐、史进。(李逵云)两位哥哥，当日我到东平府来，改名李得，本奉宋头领将令，着我下山招安你两个。不想为打死了人，是李孔目救我性命，迭配沙门岛去，不曾见的你哩。(刘唐云)俺一齐上梁山见宋江哥哥去。(赵令史、搽旦、 俌儿同上)(搽旦云)赵令史，有这两个业种，被他牵带不便，不如在这旷野里，你将他勒死了罢。(赵令史云)我知道。(做勒科)(李逵云)兀的不有人来也，俺赶将去。(赵令史云)有人来了，俺走、走、走！（同搽旦下)(李逵同刘、史赶下)(阮小五云)李山儿赶人去了，有两个小的，勒死在这里。想那人也是不良的。(正末做看科，云)兀的不是僧住、赛娘，被奸夫、淫妇勒死了！我索救孩儿咱。(唱)

【快活三】 我连忙将绳解开，早是我快疾来。猛然见了觑明白，险些儿活惊杀。

【朝天子】 早是我到来，救的你醒来，怎忍见屈死在荒郊外。想着他淫妇奸夫其情忒歹，只待要斩绝了咱家代。他使着毒害，做这场布摆，据情理难容贷。天也不盖，地也不载，哎，则俺那贤慧嫂今何在？

(李逵同刘、史拿赵今史、搽旦上，云)哥哥，拿住奸夫、淫妇了也。将他两个剖腹剜心，俺做按酒。

(阮小五云)将这两个泼男女拿到梁山上杀坏。与李孔目同见我宋头领去。(正未唱)

【耍孩儿】 你将咱做死的般相看待，怎知道还能挣？却原来你也自投下舍身崖，倒要我替你扛抬。萧娥呵，你在丈夫面上偏生狠，令史呵，你在官府前头使尽乖。到今日还咱债，可不道仇人相见，分外明白！

【二煞】 想着你黑的是心，白的是财，只要图人性命将人害。且看鬼门关上谁先到，枉死城中那个该。毕竟是行短的天教败，少不得将你心肝百叶，做七事家分开。

(宋江一行冲上，云)某。宋江是也。昨差阮小五招安刘唐、史进去了，又差山儿李逵救李孔目，都不见上山来。小倭儼，查看山冈，看他来时，报复我家知道。(正未同李、阮、刘、史拿赵令史、搽旦、傣儿上，见宋江科)(李逵云)哥哥，你兄弟来了也。(宋江云)你每都来了也。谁是李孔目、刘唐、史进？(李逵云)这个是李孔目，这个是刘唐，这个是史进。(宋江云)兀那绑缚的是谁？(李逵云)这妇人是出首李家兄弟的，叫做萧娥。(阮小五云)烧鹅倒也好配酒。(李逵云)那厮是赵令史，是这妇人的奸夫。(宋江云)

那两个小的呢？（李逵云）这叫僧住、赛娘，是李家兄弟一双儿女。（宋江云）李孔目、刘唐、史进，都做山上头领。将这两个泼男女剖腹剜心，与李孔目雪恨报仇。一面杀羊造酒，做个庆喜筵席。（正末同刘、史拜科，云）多谢了哥哥。（唱）

【煞尾】 谢仁兄拔救死再生，似枯枝得雨花再开。将奸夫淫妇都杀坏，方显的义气仁风播四海。

（宋江诗云）俺梁山泊远近驰名，要替天行道公平。忠义堂施呈气概，结交尽四海豪英。差李逵下山探听，到东平偶见相争。只一拳将人打死，被官司拷打招承。论律法本该抵命，李孔目搭救残生。李山儿知恩图报，送金环聊表微情。被小妇当官出首，将孔目熬尽严刑。阮小五入牢打探，兼请他刘史同行。萧行首剜心剖腹，赵令史号令山城。今日个英雄聚会，一个个上应罡星 早准备庆喜筵席，显见的天理分明。

题 目 李山儿生死报恩人

正 名 都孔目风雨还牢末

瘸李岳诗酒玩江亭

第一折

（冲末扮东华仙领八仙同仙童上）（东华云）万缕金光灿碧霞，三山海岛映仙家。片片彩云风散尽，融融丽日照东华。贫道乃东华紫府少阳帝君是也。吾传太清之道，隐于昆仑山中，以东华至真之气，碧海之上，苍灵之墟，修真养性，累积善功，以成正道，掌管玉霄紫府、洞天福地、三岛十洲、蓬莱之境。贫道德传于世，天上天下，三界十方，登仙得道，名记丹台，方得成道。我闲骑白鹿游三岛，笑跨黄鹤玩九州。贫道因赴天斋以回，为西池王母殿下，金童、玉女，有一念思凡，本当罚往酆都受罪，上帝好生之德，着此二人，往下方酆州托化为人。金童乃是牛璘，玉女是赵江梅。恐防此二人到于人世之间，恋着那酒色财气，人我是非，迷却仙道，您八仙之中，可差那一位

下方度脱此二人去？（钟离云）上仙，贫道举一人，乃是铁拐李。此人神通广大，变化多般，能造逡巡酒，善开顷刻花，因此上去的也。（东华仙云）既是这等，便着铁拐李岳直至下方，度脱此二人，走一遭去。还归正道，返本朝元，贫道自有个主意。一任教兔走乌飞，用道法点化心回。待二人功成行满，同共赴阆苑瑶池。（下）（卜儿上，云）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休道黄金贵，安乐最值钱。老身姓刘，夫主姓赵，不幸夫主早年间辞世，别无甚得力儿男，止有一女，乃是江梅。未曾许聘他人，近新来招了个女婿，姓牛，是牛璘，家中颇有几贯财钱，人皆员外呼之。员外去那江边盖了一座亭，名曰是玩江亭。每日与俺女孩儿，在玩江亭上饮酒。下次小的每扶侍着，去玩江亭上饮酒去，小心在意者！一壁厢便说与牛员外，早些儿回来。老身无甚事，且回后堂中去也。（下）（净牛员外领家童上，云）僧起早，道起早，礼拜三光天未晓。在城多少富豪家，不识明星直到老。小可人酆州人氏，姓牛名璘，家中颇有些资财，人口顺，都将我员外呼之。平日之间，好打双陆，下象棋，折牌道字，顶真续麻，无所不通，无般不晓。嫡亲的三口儿家属，有母亲在堂，浑家姓赵，小字江梅。我这大姐，生而聪明，长而智慧。我为大姐，在这江那边盖了一座亭，名曰是玩江亭。今日是大姐生辰贵降之日，我要在家

里安排筵席，则怕那六人亲眷每来搅了我这筵席，故意的在此玩江亭上安排酒肴。早上着人请大姐去了，不见到来。小的每江上看者，若大姐来时，报复我知道。（正旦引梢公、梅香上）（梢公云）来哎，来哎，不要慌，不要慌。哎！一家和气孝为先，奉侍双亲了总欢然。人生在世长安乐了那，焚香顶礼则个谢皇天呵！唵唵！（正旦云）妾身酆州人氏，姓赵，小字江梅。嫡亲的三口儿家属，母亲在堂，夫主姓牛名磷，家中颇有几贯资财，人口顺，将俺员外呼之。俺员外在江那边盖了一座亭，名曰是玩江亭。今日是我生辰贱降之日，牛员外在玩江亭上，安排酒果，与我做生日，须索走一遭去。是好受用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则我这宝篆氤氲，麝兰香喷，家滋润。瑞气迎门，端的是人物偏丰韵。

【混江龙】 则我这髻鬟云鬓，更和这玉搔珠结应时新。金钿笑靥，翠点眉颦。穿的炆云绣双肩绒锦袄，更和那冰丝六幅荡湘裙，端的是梳妆的仪态天然俊。俺便是个富家的仕女，胜似他这宰相佳人。

（云）梢公缆住船。（梢公云）理会的。小人撺下脚踏板，请娘子上岸，我去兀那柳阴直下歇息去也。（下）（正旦云）上的这岸来，到这亭子上也。（牛员外

云)呀、呀、呀，早知大姐来到，只合远接；接待不着，恕牛珮之罪！大姐请坐。(正旦云)员外，量妾身有何德能，着员外如此用心也。(牛珮做递酒科，云)下次小的每，抬上果桌来者。将酒来，与大姐递一杯。大姐满饮一杯。我无甚么与大姐，金银玉头面三副，每一副二十八件，每一件儿重五十四两。怕大姐爱逛时都戴在头上，压破头，可不干我事。(正旦云)员外，咱有这钱便亲，无钱便不亲。你还少我多哩。(唱)

【金盏儿】 俺如今正青春，笑欢欣。(牛员外云)再将来纱罗绉丝三十匹，权为手帕，休嫌轻微也。(正旦唱)量这些浮财儿休把我真心引，(牛员外云)小生数月前，着人往各处去买时新的案酒果品，今日与大姐庆贺贵降也。(正旦唱)费了你许多钱物与贱妾做生辰。(牛员外云)为这几件头面儿不打紧。我半年前里倒下金子，雇人匠累丝厢嵌，何等的用心哩也。(正旦唱)爱才郎偏着意，量这些头面儿不关亲。我则理会的易求无价宝，端的便难买俺这少年人。

(牛员外云)大姐请稳便，等牛珮前后执料去者。下次小的每，将一应的船只都拢住者，靠到这岸边来，连环钩搭，一只连住一只。可是为何？则怕有那闲杂人来搅了我这筵席，我不道的饶了你哩。将酒来，慢

慢的饮几杯，看有甚么人来？（铁拐扮先生上，云）世俗的人，哎，跟贫道出家去来。我着你人人成仙，个个了道也。一脚高躋一脚轻，鬃松短发数星辰。世人休笑苍苍拐，我这拐搅的黄河彻底清。贫道上八仙铁拐李岳是也。今奉上仙法旨，有金童玉女，一念思凡，罚在下方酆州。金童为男子身，玉女为女子身。金童是牛珮，玉女是赵江梅。牛珮有万贯家财，在赵江梅家作赘。今日是赵江梅生辰贵降之日，本待家中安排酒肴，怕有六人亲戚打搅，此人在江那边盖了一座亭，是玩江亭。此人在亭上饮酒，将船只都拢在江那边去了。则说贫道过不去，疾！牛珮那，稽首。（见科）（牛员外做惊科，云）好一个道貌非俗的先生！师父你从哪里来？（先生云）我从天上来。（牛员外云）掉下来跌破头。（正旦云）员外你过来。我问他者。甚个癩先生！（牛员外云）大姐，他是个出家儿人，休毁谤他。（先生云）赵江梅也，跟贫道出家去来。（正旦云）师父，你来做甚么？（先生云）我来与你做生日来。（正旦云）你来与我做生日？梅香，牵了他那羊，担了他那酒，有甚么与我做生日？（先生云）俺出家儿人，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那得那羊酒来？我有四句诗，与你上寿。（正旦云）将来，我试看者，好写染也！诗曰：一树寒梅恰正开，可怜春尽落香阶。仙家冷眼偷窥觑，移向瑶池栏内栽。这四句诗可也道的好。（先生云）您

却不得知道哩，我与您做师父，您与我做个徒弟，跟的我出家去来。（正旦云）你与俺做师父，俺与你做徒弟？你听者。（唱）

【醉中天】 你怎管那驱邪院里三台印，错猜做蓬莱洞里那个真人。哎，你一个一脚的先生募入俺门，我急索把你个吾师来问。你莫不是四皓八仙七真？（云）我猜着了也。（唱）你则是个上八洞里的齐孙膑。

（先生云）他嗓磕我这条腿哩。赵江梅、牛珮，您跟我出家去来。我有十个字，便着你做神仙也。（正旦云）是那十个字？（先生云）为甚不争名，曾与高人论。（做笑科）（正旦云）这十个字，不道着俺，单道着你。（先生云）怎生道着我？（正旦云）为甚不争名？曾与高人论。你听者。（唱）

【金盏儿】 你则是怕当军，倦为民，两桩儿曾与高人论。你有则得半仙之分，你更不全真。速离了八仙洞，飞下那九天门。你则是个逍遥云外客，特地来点化俺这世间人。

（牛员外云）大姐，出家儿人，休毁伤他。收拾了酒肴，看船只，咱回去来。师父，俺出不的家。梢公

那里？（梢公上，云）小人撺下脚踏板，请员外娘子上船。（先生云）您两个好缘分薄浅也！（正旦云）师父，俺出不的家。咱回去来。（唱）

【尾声】俺这梅他粉包了心，檀黄嫩，插在那银瓶里宜得水温，如麝如兰香喷喷，端的有欺霜傲雪的精神。哎，你个许真人，白日飞升，比不的岳阳楼下枯干了的柳树神。他也无那神仙的福分，则有些江梅丰韵，冷清清今夜待黄昏。（下）

（牛员外云）大姐上船，咱回去来。（下）（先生云）牛珮、赵江梅，你两个好缘分薄浅也！你若肯跟贫道出家去，我着你使寒暑不侵其体，养日月不老其颜。龙蟠金鼎，炼华池一液浸通；玉户金阙，使姹女婴儿锁定。我着他身登紫府，朝三清位拜真人；名记丹台，使九族不为下鬼。我与他阎王簿上除名字，紫府宫中立姓名。指开海角天涯路，引的迷人大路行。（下）

第二折

（店小二上，云）造成春夏秋冬酒，醉倒东西南北人。若是空心吃一盞，登时螫的肚皮疼。小可人是个卖酒的，在此开着个酒店，但是南来北往经商客旅。做买做卖，推车负担，都来我这店里吃酒。我这酒店，十分兴旺，是这牛员外的酒店。他闲常不来，一个月便和我算一遭帐。昨日着人来说，今日要来与我算帐。我打扫的酒店干净，看有甚么人来？（牛员外上，云）小可人牛璘的便是。自从亭子上，与大姐做生日去，见了那个先生，他着我跟他出家去，不知怎生，这几日睡里梦里，但合眼便则是见那个先生。先生道是：咦！牛璘，跟贫道出家去来。吃他也缠的我慌也。我这里开着个酒店，多时不曾去算帐，一来算帐，第二来就躲那先生去。说话中间，可早来到也。店小二！（店小二云）员外来了也，有请。（牛员外云）我这几日不曾与你算帐。（店小二云）员外一向不曾算帐，今日可算一算帐。买米十五石，使银十五两二钱七分半。（牛员外云）住，我且不与你算帐。你把那前后门都与我重重叠叠的关闭的牢者，休放一应闲杂人来，我这

里坐一坐。酩一瓶好酒来，我自家吃几钟。（店小二云）员外且不算帐。要吃酒呵，有干榨酒，听的员外来，我就倒上一桶凉水。我关门就酩酒去。我把这前后门都关闭了，我回他话去。员外，前后门都关闭了也。员外，酒在此。（牛员外云）你去，我自家吃几钟。（店小二云）理会的。（先生上，云）贫道铁拐李岳是也。有牛磷在店肆中算帐，他那里是算帐，他则是躲贫道。可早来到也。他这门更关着，则道贫道人过不去。这里不显神通，那里显神通？疾！牛磷那，跟贫道出家去来。（牛员外失惊科，云）师父，你从哪里来？住，你敢从天上来么？（先生云）这厮他搀了我的也。（牛员外云）师父请坐。师父你吃酒么？（先生云）不拘荤素，便是酒我也食用。（牛员外云）此处是牛磷的酒店，等牛磷安排些酒来，与师父吃。店小二，你来。（做打科，云）我着你把那前后门都与我重重叠叠关闭的牢者，我对你说甚么来？我躲这先生，你怎生放过他来？（店小二云）爹你不信，你看我这前后门都关闭的牢牢的哩。（牛员外云）既是关闭着这门，他可从那里来？（店小二云）他敢往猫道里钻过来。（牛员外云）安排酒来。师父满饮一杯。（递酒科，云）师父不知，此处是牛磷的个酒店，酒怕无有，争奈无有案酒。师父略坐一坐，等牛磷去买些新鲜的案酒，新鲜的果品，来与师父同饮几杯，有何不可！（先生云）你看案酒去。

(牛员外做出门科，云)店小二，后槽上有风也似快马备一匹来。我那里是买案酒，这先生缠的我慌也，如今我骑着这马，这郊野外，一来赏玩景致，二来就躲这先生那，走一遭去。(下)(先生云)牛磷那。(笑科云)燕雀岂知雕鹗志，顽童不解老仙机。牛磷也，你怎生瞒的过贫道？他推买案酒，骑着风也似快马，去那郊野外躲贫道，投到你到郊野外躲我，我先到郊野外等着你。他不肯访道寻真，恋荣华爱物贪嗔。推买物山中去躲，贫道我山荒郊先等牛磷。(下)(店小二做哭科，云)阿呀，来么、来么，你看我那造物，今日员外来算帐，帐也不曾算的成。他着我把前后门都关闭了，不知那里走将个先生来，着俺员外出家去。他泼天也似家私，他怎肯出家去？他骑着快马，躲那先生去了。我思量起来，可不是苦阿。若他每都去了。我也躲那先生去也。(下)(先生上，云)贫道铁拐李岳是也。说话中间，可早来到这郊野外，在此等候牛磷。这早晚敢待来也。(牛员外骑马儿上，云)自家牛员外的便是。将那先生稳在那酒店里，我骑着风也似快马，来到这荒郊野外。下的这马来，将这马拴在这树上。你看这青山绿水，阔涧陡崖，端的好景致也！(牛员外做见先生科)(先生云)牛磷那。(笑科，云)你敢来寻我来？(牛员外云)我躲你来。(先生云)你来这里做甚么来？(牛员外云)我来饮马来。你可来这里怎的？

(先生云)我特喂你个牛来。(牛员外云)我那里省的他谜言谜语的。我来躲他，他到先等着我。师父，你在牛璘家中，可也定害的我多了。我如今饥又饥，渴又渴，师父，你可与我回席者。(先生云)也罢，我与你回席。(牛员外云)师父，你既要请我，这满地里又无房舍。(先生云)你要房舍？疾！看房舍，青堂瓦舍，雕梁画栋，琴棋书画，靠凳椅桌。(牛员外云)哎哟，哎哟！你看那前堂后阁，东廊西舍，走马门楼，琴棋书画，条凳椅桌，幔幕纱厨，香球吊挂，好房舍，好房舍！可无酒吃。(先生云)你要酒吃？(牛员外云)可知要吃酒哩。(先生云)牛璘，你见我这拐么，款款在手，轻轻摇动，地皮开处便是酒。你尝。(牛员外做惊科，云)哎哟，师父将拐划一划，地皮就开了。师父，这是酒？这酒不是酒，是水。(先生云)三点水着个“酉”字。疾！你尝。(牛员外云)今番可是酒。我试尝者，好酒也！可怎生头里尝着是水，师父写了三点水着个“酉”字，坠下去就是酒？好酒，端的是醍醐灌顶，甘露洒心。好酒！师父，酒也有了，可无有眼前景致。(先生云)你见那枯树么？(牛员外云)我见。(先生云)疾！花开烂熳，春景融和，赏花饮酒。(牛员外云)阿、阿！努嘴儿了，放嫩叶了。阿、阿！打骨朵了。阿、阿！开花儿了。你看那桃红柳绿，梨花白，杏花红，芍药紫，荼蘼淡，牡丹浓，山茶绽，腊

梅开，杜鹃啼，流莺语，春景融和，百花烂熳，阿约！好花木，好花木！牛磷也，要你寻思波，我躲他，他到先在这里等着我。我说师父，你在牛磷家中，可也定害的多了，我如今又饥又饥，渴又渴，师父可与我回席者。他道你着我回席？着我说这满地又无房舍，他将那袍袖一拂，就是房舍。我道有了房舍，无有酒吃。他说你要吃酒？他将那拐去那地皮上划一划，地皮开处就是酒。我道有了酒无眼景，他说你见那涧下的枯树么？我说见。他将那袍袖，去那枯树上一拂，就是花木。牛磷，你试寻思者，我曾听得人说，寒波造酒，枯树开花。他便是大罗神仙。这不是寒波造酒？兀的不是枯树上开花？他不是神仙，谁是神仙？若是今番错过，后会难逢。你则管里恋着那酒色财气，人我是非。便好道尽日往东行，回头便是西。罢、罢、罢！则今日跟着师父出家去。师父，稽首，牛磷情愿跟师父出家去。（先生云）既然跟贫道出家去，更改了衣服，头挽双髻髻，身穿着粗布袍，腰系杂彩绦。手拿渔鼓筒子，口念着《黄庭》、《道德真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凡百的事，则要你忍者。气无强弱志为先，努力须行莫换肩。捱的这番难境界，更添脊骨一番天。（牛员外云）理会的。（做出门科，云）我如今怕不待跟师父出家去也。可还有这匹马拴在这里。我解下这马来，把这挽手儿插在这鞍子上。

马也。我如今跟师父出家去也，我可也不骑坐你也。你去那有水有草的去处去，若有人遇着你，着那人收留住你骑坐。你去，你去！师父的言语，既要跟我出家去，不是这般打扮。着我头挽双髻髻，身穿粗布袍，腰系杂彩绦，脚下行缠八答鞋，手拍渔鼓筒子，口念《黄庭》、《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凡百事则要你忍者。罢、罢、罢，说兀的做甚？我不恋娇妻幼子，弃舍了铜斗儿家缘。恰才解放了雕鞍骏骑，从今后牢拴定意马心猿。（下）（先生云）打彻利名关，终到小境处。牛珣旃恰才见了此小境头，便跟贫道出家去，等此人修行三年五载，那其间说与他长生之法，未为晚矣。哎，你个贪财汉弃却家财。做神仙免离尘埃。削除了六根清净，同共赴阆苑蓬莱。（下）（正旦同梅香上，云）妾身赵江梅。牛员外在玩江亭上，见了那个癩先生，跟他出家去了。今日说道，俺员外化瓦粮来也。梅香，门首觑者，若来时报复我知道。（唱）

【南吕】【一枝花】 良辰晓雾浓，美景韶光丽。草茵轻荏苒，则他这桃李任芳菲。春日迟迟，槛外黄莺啞，帘前紫燕飞。幸开怀宴乐欢娱，俺可便宜赏玩，情甘意美。

【梁州】 则俺这深闺女风流可也怎比，则俺那

富家郎典雅谁及。也是俺前生有分今生会。受用的绮罗画阁，锦绣屏帟，宝珠装嵌，玉砌金堆。今日个寿筵开玳瑁尊席，酒频斟玉斝金杯。摆列着齐臻臻多娇媚丝竹笙簧，盘堆着美甘甘香喷喷珍馐的这味美，呀、呀、呀，安排着香馥馥喜佳肴异品堂食岂知就里？俺牛员外全不管家活计，我全不解他其中的意。每日家淡饭黄齑忍着肚饥，你怎能够到阆苑瑶池？

（云）梅香门首觑者，看有甚么人来？（梅香云）理会的。（牛员外打渔鼓筒子上）（唱道情曲云）年少青春正好修，一口咬破铁馒头。滋味得时合着口，稳取白日赴瀛洲。（又）未生我时谁是我，生下我来我是谁。今日方知我是我，休也合眼知他是谁。（又）才离阆苑下蓬瀛，举步轻抬不见踪。世人不识吾名姓，则我是油嘴光边夹脑风，（又）身穿羊皮百衲衣，饥时化饭饱时归。虽然不得神仙做，则我是躲奸避懒碇东西。（又）身在公门道在心，道心不与利心同。船到江心牢把棹，箭安弦上慢张弓。炉中有火休添炭，扇遇凉时莫助风。临危不与人方便，休也念尽弥陀总是空。（又）我是天台一先生，逍遥散澹在心中。灵丹妙药都不用，吃的是生姜辣蒜大葱葱，空心将来则管吃，登时螫的肚里疼。（唱）

【十二月】 穿的是麻袍和这草履，(云)呸！是草鞋，错唱了草履。便也罢，则是难为我唱了，从头都改过哩。也罢，也罢，一言既出，驷马追而不及。我若不改了，显的我就无才学了。(唱)穿的是麻袍和这草鞋，更强似着绿穿白。我伴的是鲇鱼和这鲤鱼，铺的是杆草茅柴。采的是不老长生的药材，俺可便每日家厮捱，(云)你不知道怎么捱，俺师父有两个徒弟，一递一日打柴。他打柴，我学道。我打柴，他学道。该我我便去，该他他便去。他不去，我肯去。(唱)俺可便每日家厮捱。

【尧民歌】 我则待要引着狗骑着猫逍遥散澹乘兴歌曲过南台，(云)我是出家人，我心里待要往南台，就往南台，要往北闸口去，谁敢当拦住我？(唱)我则待靠着水偎着山小小低低急留圪刺椽儿捧儿拴拴抓抓盖一座茅庐那幽哉。一似那乱纷纷急穰穰蜂衙蚁阵受禁害，稽首，则不如跟贫道打筒子搥渔鼓抢着吃挝着吃抹油嘴无扰无虑那开怀。伤也波哉，寻着李太白，我着你便一个人生一身疥。

【锦上花】 则不如我展放开愁眉，休争闲气。今日容颜，老似昨日。古往今来，我须尽知。贤的愚的。贫的共富的，到头这一场，难逃那一日。则不如快活了一日，一日便宜。百岁光阴，七十又早稀。咸的酸的，香的共臭的。

【清江引】 落花满园春又早归，满耳笙歌沸。马足车尘中，蚁阵蜂衙内，呆汉恁，你寻一坨儿稳便处闲坐的。

【又】 江里海里都是水，无一答儿闲田地。你也无柴担，我把渔船系，呆汉恁，寻一坨儿稳便处闲坐的。

【又】 金刚本是泥塑的，塑的来偌高的。存又存不的，走又走不的，呆汉恁，寻一坨儿稳便处闲坐的。

（云）自家牛磷的便是。自从跟的师父出了家。真个快活也。俺出家人闲来坐静，闷来游访，寻仙问道，餐松啖柏，游山玩水，簪冠披髻，惜气养神，饮风吸露，打渔鼓，搥筒子，挽髻髻，悬织袋，诵南华，尊太上，讲道德，说真言，无荣无辱无拘系，我是那怕当差的躲奸贼。今日无甚事，街上闲行。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街上闲行，看有甚么人来。（见梅香科）（梅香云）兀的不是姐夫？（牛员外云）梅香来了。腿！你快走，我如今不比往常了，我如今做了神仙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忍着！（梅香云）我和我姐姐说去。姐姐，你看姐夫，不知甚么打扮？你看他去。（正旦云）在那里？我试看者。牛员外，甚么打扮？你家里来。（牛员外云）魔头来了，

来了。放手，休扯我。我今日不比往日，我如今出了家，做了神仙了。忍着！（正旦云）请家里来！（唱）

【隔尾】 你挟着这半截家竹桶闲行立，你可甚么一部笙歌出入随。几曾见子弟舍里新添了个八仙队。不争你在这里，俺门前立地，着人道出落着你个先生少可有二十嘴。

（云）你家里来。（牛员外云）我家去，你看着人，则怕师父瞧见我家去。（入门科，云）梅香，有茶将一钟来，我吃了去罢。（正旦云）员外请坐。（牛员外云）你这等罗罗咄咄的。（正旦云）员外请坐。（牛员外云）不敢坐。（三科了）（牛员外倒科，云）跌了腰子。（正旦云）你为甚么不敢坐？（牛员外云）俺出家儿人，行如风，立如松；睡如弯狗，精神不走；一手扳脚，一手搗口；若还翻身，不敢换手；若是换手，大姐，你怎么闻呢？（正旦云）梅香，将梳子来，与员外梳起这头发者。（牛员外云）不敢梳头。我受了髻了。（正旦云）这个呢？（牛员外云）这个是成道髻。（正旦云）这个呢？（牛员外云）是大悲髻。（正旦云）这个呢？（牛员外云）留着与姐姐插针。（正旦云）员外，你为甚么出了家来？（牛员外云）你不知，自从与你做了生日，我就跟那先生出了家。（正旦云）你白日里在那里吃饭？

晚间在那里宵宿？你说一遍，我试听者。（牛员外云）我要吃饭呵，走到那饭店门前，打个稽首，便是白炸腰子，酱煎草鞋。要吃酒呵，走到那酒店门前，打个稽首，恼儿酒，干榨酒，冷酒热酒，吃了便走。要吃茶呵，走到那茶坊里，打个稽首，粗茶细茶，冷茶热茶，吃了便拿。白日街市上打着渔鼓筒子，到晚来或是庵里，或是观里，盖一床羊皮被，铺半片破芦席。端的是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到大来快活也。（正旦云）打甚么不紧（唱）

【牧羊关】 你原来喝人些残汤水，吃人些剩饭食，枉饥饿的你黑干憔悴。（牛员外云）我白日里绕定街前，到晚来宿在观里。（正旦唱）白日里绕定街前，到晚来宿在他这观里。（牛员外云）我盖一床羊皮被，铺半片破芦席，到大来好是快活也。（笑科）（正旦唱）盖一床羊皮被，铺半片破芦席，怎如俺锦帐绣罗帏，员外啖，那里有那笙歌左右随？

（云）员外，谁是你的师父？（牛员外云）与你做生日的那先生，便是我师父。（正旦云）那个癩先生，是你师父？你见他甚么景象？（牛员外云）那一日在那郊野外，师父请我吃酒，我见他寒波造酒，枯树开花，因此上跟他出了家。（正旦云）怎生是寒波造酒？（牛

员外云)你要见酒么，我可没拐，你见我这渔鼓，款款的在手，轻轻的摇动，地皮开处。疾！你尝。(正旦云)那里是酒？清水。(牛员外云)可知是水哩，还不曾下曲子哩。三点水着个“酉”字，坠下。疾！你尝。(正旦尝科云)是好酒也。(牛员外云)你要看花木么？(正旦云)可知要看花木哩。(牛员外云)你见那枯树么？疾！看花。(正旦云)是好花木也。(牛员外云)这的是寒波造酒，枯树开花。师父传与我金丹大道，着我休说与人哩。师父听见，罢了，罢了，我就是死。(正旦云)这的便是寒波造酒？这的便是枯树开花？打甚么不紧！（唱）

【红芍药】 你和他每日炼修持，可待要说是谈非。(牛员外云)俺师徒二人，这一向在山中修炼。师父也离不的我，我也离不的师父，吃饭的工夫也没了。(正旦唱)你与他每日不曾离，直这般废寝忘食。(牛员外云)我与你做个师父，你与我做个徒弟，我把手捏腕，传与你金丹大道，可是如何？(正旦唱)我则道因个甚的。我这里便谢吾师说破玄机。厮抹着肩胛手相携，说您那弄盏传杯。

(牛员外云)那一日师父在那郊野外，与我回席，我十分的醉了也。(正旦唱)

【菩萨梁州】 你道是先生，与你回席，灌的你十分沉醉。长留做共薄醅，真乃是水酒三杯。（先生上，云）牛郎说与赵江梅。（牛员外做吃惊科，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笑科）（正旦唱）你道是牛郎说与赵江梅，（云）可也怪不着也。（唱）你可甚么一枝泄漏春消息。他别人铜斗儿般好家计，指空划空信着你，你搬调的他弃子抛妻。（先生云）他不合说与外人知。（正旦唱）

【贺新郎】 你道是他不合说与外人知，（先生云）打这厮口发虚言。（正旦唱）你打他口发虚言，你大古里脚踏着实地。（先生云）我踏罡步斗驱邪祟，仗着剑书符咒水。（正旦唱）则你那踏罡步斗驱邪祟，你杖剑书符也那咒水，休阿则你那不济事谎话儿休题。（先生云）跟我出家去呵，我着你全身无病疾，远害免灾危。（正旦唱）你着俺全身无病疾，远害免灾危，见如今拄着一条粗拐瘸着一条腿。那些个满川缚虎意，犹自说兵机！

（先生云）哽，你先行，随后便来也。（牛员外云）师父，你见甚么来？（先生云）青衣童子，请贫道赴天斋哩。（牛员外云）哦、哦、哦，您见么？我也不见。

(正旦云)牛员外还了俗者，信着你波。(唱)

【尾声】 你几时得瑶池宴罢踏金砌，你不着左右人扶怎下玉梯。好一会弱一会，连麻头，续麻尾，空着我念八阳金经啣到有一车气。(先生云)我与你做个师父，您与我做个徒弟。(正旦唱)做徒弟又执迷，做师父的滞滯，(云)休道是你。(唱)便跳出您那七代先灵劝不得。(下)

(先生打耳暗科，云)牛磷近前来，可是暗的。(牛员外云)理会的。(先生云)恰离紫府下瑶池，再向人间登一直。度脱了你个好酒贪杯的牛员外，则你手里要那不信神佛的赵江梅。(同下)

第三折

（卜儿上，云）老来渐觉朱颜减，羞对菱花两鬓斑。老身是赵江梅的母亲。俺孩儿与牛员外做伴，老身吃穿衣饮，都是员外看管。自从那一日在玩江亭上，与俺女孩儿做生日去，见了个癩先生，后来员外不知怎生就跟的他出家去了。老身想来，偌大的个家当，俺娘女每怎生执掌的住？下次小的每，便说与江梅，着他去城里城外，前街后巷，或是庵里观里，不问那里，寻将他来，劝的他回心转意，还了俗，执掌家当。寻将来呵，报复我知道。老身无甚事，后堂中执料家当去也。眼望旌节旗，耳听好消息。（下）（牛员外同杂当上，云）出家扮道最稀奇，渔鼓筒子手中提。餐松啖柏为活计，不管人间闲是非。书符咒水先怕鬼，乘鸾跨凤不敢骑。昨朝因打山头过，被这大虫咬了我皮。自家牛磷的便是。师父的言语，今日个魔头至此，知他是那个魔头来？到长街市上。我试闲行者。（正旦上，云）妾身赵江梅的便是。自从牛员外他出家去了，可早半年光景也。今日是俺母亲庆寿之辰，妾身多饮了几杯酒。母亲的言语，道你怎生不劝牛员外，

他出家去了，偌大的个家当，无人看管。你去前街后巷。寻他来家，看管家当。可着我那里寻他去？（做问科，云）哥哥每，你曾见俺那牛员外来么？（杂当云）恰才过去了。（正旦云）哥哥休怪来。（又问科，云）哥哥每，曾见牛员外来么？（杂当云）说道恰才过去了。（正旦云）哥哥休怪来。（又问科，云）哥哥曾见牛员外来么？（杂当云）你则认的我，说道过去了。（正旦回身科）（杂当云）好人则是好人，这等弟子则是弟子！（正旦打杂当科，云）你说我甚么哩？偏你娘不吃酒！（打科，云）哥哥休怪来，改日家里吃茶。（杂当云）吃你娘耳根！你正是先打后商量。（下）（正旦云）顺父母言情，呼为大孝，须索走一遭去。（唱）

【中吕】【粉蝶儿】 今日个横饮金瓯。吃的来醉醺醺不知一个前后，（云）若见俺牛员外呵，（唱）我和他话不相投。我可便见他呵，相逢处，这一场迤逗。将他那衣快忙揪。拽起运绿罗裙揎拳裸袖。

【醉春风】 若见俺笋条也似可憎人，舒开我这葱枝般纤细手。若是这谢天香揪住马丹阳，我看他怎生便走、走！我作念的他一寸眉攒，盼望的我九回肠断，思量的我两眉僂傴。

（做见牛员外科，云）兀的不是牛员外！（牛员外

云)魔头来了也。(正旦云)躲的我好也，你为甚么出了家？(牛员外云)大姐，你看你那模祥。少吃些酒，越瘦了你也。(正旦云)你为甚么出了家？(牛员外云)你听者，我如今不比往常，我如今盖茅庵，撇了谢家楼也。(正旦唱)

【石榴花】 你道是将恩爱变为仇。(牛员外云)我随缘过的便合休。(正旦唱)你道是随缘过的便合休，(牛员外云)我与你做个师父。(正旦唱)打一个稽首，(牛员外云)兀的不是也。(正旦唱)便要回头。(牛员外云)我清风明月为知友。(正旦唱)倚仗着你清风明月为知友，那的是阆苑神洲。(牛员外云)我每日家麻绦草履垂袍袖。(正旦唱)你道你那麻绦草履垂袍袖，这的是你拄杖恰过头。

(牛员外云)我每日家玩水游山。(正旦唱)

【斗鹤鹑】 你则待要玩水游山，怎如俺眠花卧柳。(牛员外云)我每日家暮礼晨参。(正旦唱)你道是暮礼晨参，怎如俺野眠浪宿。(牛员外做喝科，云)你见么，青龙白虎，请我赴天斋哩。(正旦唱)这厮便见景生情信口谗，兀的可不笑破人口！(牛员外云)你见那白虎青龙么？(正旦唱)我不见那白虎青龙，你则是

个腌臢疥狗。

（牛员外云）大姐，天色晚了也，你还家去罢，我也还庵中去也。（正旦云）牛员外，我醉了也，你背我家去。你若不背我，我须打你也。（牛员外云）罢、罢、罢，我背着你还家去来。天色晚了也，你家去了罢。（正旦唱）

【十二月】 你可便坚心儿强口，他可便不害那惭羞。（牛员外云）我这般躬身叉手。曲脊低头，背着你，街上人都捻舌，排说我哩。（正旦唱）长街上躬身叉手，我见他便曲脊低头。长街上惹的人家嘴口，不争你厌背着娇羞。

（云）咱两个有个比喻。（牛员外云）你听的人说，咱两个似个甚么那？（正旦唱）

【尧民歌】 呀，着人道牧童归去倒骑牛，呀，敢抵多少一千个刘盼盼闹衡州。这的是前街后巷滴滴蹬蹬马和牛，这的是恋酒迷花风风魔魔下场头。（牛员外云）我如今去见了师父说知，着你跟我也做神仙去。（正旦唱）休也波谄，待学马半州，去也我可也做不的刘行首。

（牛员外做回身科，云，我着你乘鸾跨凤，做我的仙友，你怎么到恼我？你去了罢！（正旦唱）

【耍孩儿】 我身将跨凤乘鸾友，都做了参辰卯酉。（牛员外云）我如今等闲恩爱等闲休。（正旦唱）你道是等闲恩爱等闲休，空着咱一任难酬。（牛员外云）我如今饱谙世事慵开口。（正旦唱）你如今饱谙世事慵开口，会尽人间只点头。把浮生梦都参透，撇了这酒色财气，真个是谭马丘刘。

（牛员外云）吃你也缠杀我也，我回庵中去罢。（正旦打一掌科，云）你那里去？（唱）

【二煞】 我为甚先打你这头？（牛员外云）你为何赠我这一击。怎么说？（正旦唱）我则是到来年吃贱牛，则你那一天和气恩情厚。你行处春日风动，你过处春山春水流，你模样忒出丑。（牛员外云）我模样忒出丑？哦，他也则是噪磕我这牛哩。你再有何比并？（正旦唱）你抛了这朝云暮雨，则恐怕误了你那春种秋收。

（牛员外云）这一日你怎生则噪磕我这牛？罢，我躲了你罢。（正旦云）你那里去？（唱）

【尾声】 准备着硬绳去你那鼻窍里穿，（牛员外云）你怎生则噪磕我这牛？（正旦唱）粗鞭杖把你那胯骨上丢。则你那偷寒送暖村皮肉，我教你绰见我这庞儿望风儿似走。（同下）

第四折

(牛员外同正旦上)(牛员外云)大姐，我送你来到家也。你听者，则俺这出家儿受用，强似您这富家郎。(正旦云)牛员外，你说甚么哩？(牛员外云)则俺这出家儿受用，强似您这富家郎。(正旦唱)

【双调】【新水令】 则您这出家儿受用似比那富家郎，哎，你个鼓盆歌老先生休强。吃了些无是非的稀解粥，忍了些受饥饿瘦皮囊。空着我腹热肠慌，则不如葫芦提吃的来粉红样。

(云)牛员外，我这一会身子有些困倦，我要睡也。(牛员外云)你要睡？着梅香打铺睡，拿枕头来。(正旦云)我不要枕头。我枕着你腿睡。(牛员外云)也罢，随你枕着睡罢。(正旦做睡科)(牛员外云)你睡着了也。疾！大睡一觉，着他见一个境头。赵江海，你母亲唤你哩。(下)(正旦做醒科，云)母亲呼唤，我与你走一遭去，(下)(牛员外同先生冲上，云)牛璘，则你手里要赵江梅出家。我与你这条拐，撑篙摇橹扶舵，

都在这根拐上。(牛员外云)假似这水深，这拐短，可怎了也？(先生云)水长一尺，拐长一尺；水长一丈，拐长一丈。我着一时能弃舍，同共赴仙家。(同牛员外下)(牛磷倒扮梢公上，云)师父去了也，江梅这早晚敢待来也。(正旦上，云)母亲呼唤，前有大江拦路，怎生得过去？兀那梢公，将船来，渡我过去，我与你船钱。(牛员外云)我撑过这船来，我撻下这脚踏板。上船，上船，上船！(正旦云)梢公，你在这里做甚么哩？(牛员外云)我专则在这里渡人。上船来，上船来。(正旦上船科)(牛员外云)我撑开这船，来到这半江中。有天有地，有你有我。大姐，你肯随顺我便罢，你若不肯随顺我呵，你见我这拐么，则一拐打在你这水里。(正旦唱)

【川拨棹】 这厮狠心肠，没道理别势样。好教我急急忙忙，腹热肠慌。(牛员外云)阿，罢了，歪了船，淹上水来了。踏着这边晃一晃，看他怕也不怕。(正旦唱)这晰他撑的个小船儿摇摇晃晃，我心中慌上慌，我心中忙上忙。

(牛员外云)你若肯与我做个浑家便罢，你若不肯呵，这里怕你飞上壁去？(正旦唱)

【七兄弟】 这厮便指望，大纲要成双，(牛员外云)你走的那里去？(正旦唱)百般的不肯将咱放。身躯儿左右怎遮拦，手脚儿怎生难遮当？

(牛员外做打科，云)你既不肯，着去！(牛员外做脱衣服科)(正旦唱)

【梅花酒】 呀，谁承望这一场，我恰才身命在长江。面对看沙滩。空腹热肠慌。不见卷云涛波浩浩，翻滚滚水茫茫。谁承望这一场，(先生上，云)赵江梅，你省也么？(正旦云)师父，弟子省也。(唱)我则道是画眉郎，睡梦里厮魔障。

【喜江南】 呀，今日个刘行首省悟也波马丹阳，不求白日赴仙乡，落花深处水茫茫。俺可便玩赏，今日个拜三清同赴上天堂。

(先生云)牛璘、赵江梅，你省了么？您二人功成行满了也，跟贫道见上仙去来。你本是大罗神仙，在人间数十余年。今日个功成行满，跟贫道证果朝元。

题 目 牛员外得悟平康巷

正 名 瘸李岳诗酒玩江亭

龙济山野猿听经

第一折

（冲末扮长老引小僧上，诗云）佛祖流传一盏灯，至今无减亦无增。灯灯朗耀传千古，法法皆如贯古今。贫僧乃龙济山修公禅师是也。贫僧自幼出家，一心向善，常只是参访师祖，问道修因，三乘便览，五教皆通，了明道性，悟彻禅心。贫僧游访天下名山，至此龙济山中，见此座山根盘百里，作镇万方，秀丽清奇，望之如画，端的是奇山览秀，绿水托蓝，真乃是洞天之处。福地之乡。贫僧就于此处结庐，栖处在此，常是参明心地，念佛看经，一绝凡尘，数十余年。却正是孤山守静心澄彻，悟彻菩提般若音，贫僧自临于此，只领僧徒数人，春来自种耕耘，秋至亲收些谷黍，供给二时斋饭，每与俗辈不通交接。贫僧喜来栽竹栖丹凤，闷后移松养卧龙。贫僧恰才参罢禅，至此庵前，

且自闲行游玩咱。（正末扮樵夫上，云）小人在这山下一个打柴的樵夫，姓余名舜夫。小人虽是个樵夫，幼习儒业，争奈家业凋零，功名未遂，常只是在此山中采樵为生。想俺这读书的，空有经纶济世之才艺，产的在此穷暴之中，好是伤感人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空学得五典皆通，九经皆诵，成何用。铲的将儒业参攻，受了十载寒窗冷。

【混江龙】 我将《周易》讲诵，《毛诗》、《礼记》贯胸中。《春秋》讨论，《史记》研通。不能勾治国安帮朝帝阙，常只是披霜带月似檐中。我可便胸藏牛斗，志隐霓虹，文章锦绣，气压雷风。怎能勾身居台省，智辅皇宗，治平国政，广播儒风。几时鲸鳌一跃禹门中，鷗鹏万里青霄奋。这便是文章有用，显耀亨通。

（云）小生想穷通贵贱，皆是命也。（唱）

【油葫芦】 想着那颜子箪瓢陋巷中，孟子便穷通是儒道宗，养浩然只恁般气冲冲。想着那车书一统山河共，却怎生衣冠不许儒人共。聪明的久困在闲，愚蠢的爵禄封。自俺那寒窗风雪十年冻，不知俺受贫的却也甚日荣。

【天下乐】 每日家淡饭黄虀腹内充，常好是匆也波匆，怎受这般穷，叹今生这恁般运未通。守清贫书舍间，伴残灯晓夜攻，几时得遂功名一笑中。

(云)小生担着这担柴，玩罢经书，却去山中打柴薪归家去。近新来采薪的较广，将这四山外的柴，却也都打尽了也。止有龙济山有些树木，小生今日去那山中采些柴薪。说话之间，却早来到也。是一座好山也！你看怪石嵯峨，奇泉崛嶂，花开掩映，树影婆娑，是好景致也！（唱）

【醉扶归】 只见那山顶依仙洞，涧底隐蛟龙。胜似巫山十二重，五彩般祥云涌。堪可与仙家受用，既不是者波却怎岭外飞着双凤。

(云)我进的山来呵，原来有一座道庵。庵门首一个师父，好貌相！青旋旋的元顶，光灿灿的数珠，比城市中僧人甚是不同。向前拜见那师父，有何不可？师父问讯咱。(禅师云)兀那君子，因甚至此？俺这山林潇洒，古寺荒凉，惟仙人可往，岂俗士能通？我贫僧居山数载，未尝得遇也。(正末云)小生尘凡俗士，陋巷儒生，名未成而潜闾里，功未遂而隐荒村，负薪为业，采木为生，误入仙山，偶临法座，聿遇师颜，

实乃小生万幸也！（禅师云）贫僧闲居山野，隐一身之清幽；闲向荒林，远半世之人我。道微德浅，岂足称哉！行者看茶来。（行者云）理会得。（禅师云）君子既临于此，同玩这山中景致咱。（正末云）你看真山真水，是好景致也呵！（唱）

【村里迓鼓】 我子见碧霄、碧霄云控，绿岩、绿岩畔风动。有他那苍松古柏，见一派寒泉出迸。你看那桃花喷火，杨柳拖烟，依稀庵洞。更有那鹤鸟鸣，芝兰秀，桂柏荣，呀，妆点的清幽寺拥。

【元和令】 大雄殿瑞霭浓，禅堂外晓烟重。我只见那和风丽日春正浓，花柳鲜百样同。山茶吐锦曲阑中，散一阵暖香风。

【上马娇】 阶边又花影重，林前又桃蕊红。山共水四围中，我只见奇峰峻岭高低耸。道苑又重丛，春色花暗融。

【后庭花】 我只见直云霓仰大空，更和这接苍虚叨利宫。缥缈烟笼柳，飘摇风撼着松。我只见遍西东，悠然如梦。怎如俺步青霄三岛峰，玩名山千万重。

【柳叶儿】 感谢尊师相陪奉，拜禅林礼义谦恭，我凡夫得遇蓬莱洞。我这里，意匆匆，拜别了重下云峰。

（禅师云）君子，却不道相逢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本当留你在此闲游几日，争奈荒疏的去处，却也不堪
你的儒生居住，却也弗罪也。（正末云）小生生涯缠绕，
世路牵缠，岂敢久留于此？小生就拜辞了师父，我便
下山去也。（禅师云）君子弗罪也。（正末唱）

【尾声】 我自索下山峰，离仙洞，再入径绕绕
红尘道中。我将这胜迹观绝意气融，过奇山异水叠重。
索强似五云峰，更胜似岱岳巅峰，回首白云千道冲。
不必比俺阎浮世界中，堪可与天宫相纵，却正是梵王
亲建一座紫霄宫。（下）

（禅师云）行者，那个君子去了也。（行者云）去了
也。（禅师云）此人虽是个樵夫，真乃儒人君子。看他
言谈之间，到有些意趣，贫僧与他却正是渔樵闲话一
会。此人若肯进取呵，必有峥嵘的气象也。贫僧无甚
事，我回后山中吃斋去也。（下）

第二折

（行者上，诗云）添香洗钵在林泉，要悟如来般若坚。若把灵台浑不染，自然觉悟已分明。贫僧乃是龙济山普光寺里的行者，可是自幼出家至此，参随着修公禅师，为其行者，常只是修因作悟，念佛看终。俺这师父是个了达的祖师，在此山内修行了数十余年也。俺师父每日朝则是诵经礼佛，夜则打坐参禅。我贫僧先把这法堂打扫干净，我去香积厨中，安排下斋饭，等候师父食用也。（下）（正末扮猿猴上，唱）

【南吕】【一枝花】 赤力力轻攀地府欹，束刺刺紧拨天关落。推斜华岳顶，扯倒玉峰腰。怒时节海浪洪涛，闲时把江湖搅，向山林行了一遭。显神通变化多般，施勇跃心灵性巧。

【梁州第七】 我恰才向寒泉间乘凉洗濯，早来到九皋峰戏耍咆哮。我将这苍松树上身轻跳。我却便拈枝弄叶，摘干搬条，垂悬着手脚，挂倒着身腰。一番身千丈低高，片时间万里途遥。我、我、我，也曾在瑶池内偷饮了琼浆，我、我、我，也曾在蓬莱山偷

摘了瑞草，我、我、我，也曾在天宫内闹了蟠桃。神通，不小。只为我肠中有不老长生药，呼风雨逞威耍。我在林下山前走几遭，常好是乐意逍遥。

（云）小圣乃是龙济山中一个道妙灵仙是也。我在此山中千百余年，常只闻经听法，推悟玄宗。今日观见僧堂中，却也无人，向前听咱。呵，真个僧房门闭着，我试进去咱。（唱）

【四块玉】 一只手将门扇来摇，两只脚把门棖来跳。我将他香棹轻推椅鞦摇，壁檐前携手窗棂搭。我将这香炉手内提，把火灯头顶着，把钵盂险踢倒。

（云）我在这僧房里面，好是散心咱！（唱）

【隔尾】 我这里将帚尘不住在阶址扫，忙将这铙钹手内敲。只听得树叶响嘶零零，我只怕行人到。好着我左瞧，右瞧，原来是风摆动檐头殿铃索。

（云）上的禅床，我坐一坐咱。（禅师上，云）贫僧方才在后山中禅堂入定，猛听得佛殿内不知是何人在此游玩。我试向佛殿门前，看是甚的。呵、呵、呵，原来是个玄猿，在此作戏。我且不觑破他，只在此看

他怎生作戏。（正末云）我下的禅床来呵。那壁供桌上放着物件，我自看去。（禅师云）他元来在此这般作戏也，我是再看咱。（正末唱）

【牧羊关】 我将这经文从头念，袈裟身上穿，把幡幡伞盖拿着。饮了些胆瓶中净水馨香，嗅了些瓦鼎内沉檀缥缈。我这里上侧畔蒲团倒，近经案吹笙箫，我这里转身跳跃观觑了。

（云）此一会料想无人来至，窥如来经典，穿佛祖袈裟，非小可。故经云：着衣听法，获福无量，必生忉利天宫。（禅师云）此猿虽有善缘，未居人类，难以超升。此猿恐怕他扯碎了经文，毁伤了佛像，我着他见个景头，必然大悟也。疾！山神安在？（外扮山神上，诗云）中和正直列英才，玉笋亲临圣敕差。休道空中无神道，霹雳雷声那里来。小圣本处山神是也。祖师有唤，不知有何法旨。（禅师云）山神听吾法旨：你看禅堂内玄猿窥我经典，着我袈裟，汝可惊吓他一回；此猿以后必成正果，慎勿伤害。贫僧且回山中去也。（下）（山神云）兀那业畜，休得无礼！怎敢来俺法堂作戏，佛殿嬉游也！（正末云）却怎生是了也？（唱）

【骂玉郎】 他将这殿门来拦住高声叫，我这里

心惊颤、心惊颤腿鞞摇，（山神按剑科，云）你怎生敢擅来此处也？（正末唱）我见他龙泉剑扯沙鱼鞞。（山神云）既来此处，安得逃生也？（正末唱）他可便忿怒增，杀气高，威风耀。

（山神云）这的是佛祖之处，法宝金经，你怎敢来戏弄？吾神拿住你，必无轻恕也！（正末唱）

【感皇恩】 呀，諛得我无处归着，难走难逃。（山神云）早出来受死也！（正末云）怎生是好也？（唱）我去那法床边遮，经厨畔躲，纸窗间瞧。（山神云）你早出来受死也！（正末唱）他却又连声叫吼，好教我意急心焦。便有那腾云的手策，番身术，怎为作？

（山神云）叵耐业畜无礼！百般的不出这佛殿来，我亲自捉拿。（做捉科）（正末唱）

【采茶歌】 告尊神且担饶，吓得我五魂消，再不敢僧房佛殿逞逍遥。将我这性命登时间杀坏了，怎能勾瑶池献果到青霄。

（山神云）本当杀坏了你，上天尚有好生之德。且饶过你罪，再不许你在此作戏也。（正末云）感谢尊神。

（唱）

【尾声】 再不敢身登山岭逍遥乐，来向禅堂闲戏跃。我自去洞里深藏理玄妙，把灵光悟晓，将经文听了，修一个般若心便是正果了。（下）

（山神云）此猕猴去了也。他虽是个猿精，却有如来觉性，久以后必然成真悟道也。吾神回禅师话，走一遭去也。俺师父广有神通，为玄猿山内纵横，差吾神亲身显化，那其间必悟玄宗。（下）

第三折

（禅师领行者上，诗云）佛法惟心不可量，无边妙意广含藏。有朝得悟真如相，便是灵山大法王。贫僧修公禅师是也。自从昨日，不想那道妙玄猿，来俺这龙济山作戏。我恐此猿初悟三宝，贫僧已差山神赶散去了。昨日伽蓝来报，道今日此猿复脱真形，来此听讲。我在法堂中等候，若来时，贫僧自有个主意。这早晚敢待来也。行者，你门首觑着，若有人来，报复我知道。（行者云）理会的。（正末扮秀士上，云）小生姓袁名逊，字舜夫，本贯峡中人也。小生幼遂功名，官居辇下，因唐朝明宗胡人，暮年昏惑，小生远其利害，全其生命，江湖散荡，山野游遨。小生想俺为官的经了多少崎险也呵！（唱）

【中吕】【粉蝶儿】 见了些尘世荣华，羨功名一场风化。看他每闹垓垓斗逞奢华，每日家插宫花，斟御酒，常只是胸襟宽大。名利交加，到如今都做了渔樵闲话。

【醉春风】 经了些翻滚滚恶尘途，受了些急穰

穰世事杂。想着那人生否泰在须臾，敢不是假，假。利锁名缰，居官受禄，到如今都一笔勾罢。

（云）小生来到这座山中，看了这座山，比与他山甚是不同也呵！（唱）

【红绣鞋】 一缕游云直下，半泓秋水交加，有他那苍松丛内鸟音杂。一壁厢烟笼树，一壁厢雾侵霞，恰便似小蓬莱移在这榻。

（云）小生进的这山中，来到这寺门，见一个行者，门首立着。兀那行者，你道峡中一秀士，闻知太师发心弘济，特来座下听讲。（行者报科，云）门首有一个秀士，特来听讲。（禅师云）呵、呵、呵，是此人来了也，贫僧自有个主意。道有请。（行者云）理会得。先生，俺师父有请。（相见科，正末云）不才袁逊，乃陋巷愚夫，山林鄙士，忝列儒流，幼登科甲，不以功名为念，退隐于林泉，邀游于湖海。久闻吾师道性圆融，法心弘济，小生千里而来吾师座下听讲。（禅师云）贫僧道疏学寡，岂知玄宗之旨，莫晓元顿之乘，敢劳先生千里而来也。（正末云）小生袁逊，峡山中人也。族大以蕃，不乐仕进，独逊有志功名。明宗胡人，暮年昏惑，贤士良才，莫得而进，留滞数年，竟无所就。

有知己者荐为端州巡官，念瘴乡恶土，实不愿行。彼又劝之曰：子蹇困如此，尚暇择地哉！不得已，携家抵任。未逾年，妻妾子女丧尽，憔悴一身，遂不复仕。往来江湖间，惟寻山望水。谢扰扰于名场，问道参禅；谈空空于释部，侧闻尊宿建大法幢。不惮远来，求依净社。攒眉蹙额，固非嗜酒之渊明；举手敲推，颇类苦吟之贾岛。如蒙不弃，夫复何求？小生有词一首，于太师行呈丑咱，不识以为何如？（递词科）（禅师看云）好写染也呵！（念词科）窃以生一拳梦幻之身，盖由恶业；熟三峡烟霞之路，亦自善缘。凡居覆载之间，悉在轮回之内。恭惟龙济山主修公禅师，性融朗月，目泯空花，衍术数则允过于图澄，逞神通则端逾于杯渡。菩提本无树，机锋肯让于同袍；明镜亦非台，泡影等观于浮世。十方瞻仰，四众皈依，若如逊者。天地毫毛，山林踪迹，悲来抱树，谁怜凄侧其伤弓；穷则投林，畴暇从容于择木。无家可返，有佛堪依。痛兹妻子之沦亡，坐此功名之泪没。逢人舞剑，业非通臂之才；过寺题诗，忽动归山之兴。乾旋坤转，无端变化几湮沉；春去秋来，管得繁花有枯槁。伊欲出类而拔萃，除非舍妄以归真。指示迷途，使入涅槃之路；引归觉岸，遄登般若之舟。惟愿慈悲，和南摄受。（念毕云）先生有如此高才绝学，兼通内典，如何弃舍功名？（正末云）听小生说一遍。（唱）

【石榴花】 太师一一问根芽，小生也曾得志贯京华。不图富贵显撑达，只恐怕违条犯法，因此上隐迹归家。乐云山散诞无牵挂，抵多少年八十弛步烟霞。虽居陋巷心无挂。便是那一世拙生涯。

（禅师云）先生，却不道富贵功名，人人皆羨？以先生理先王之道，传儒教之风。学之以礼，习之以道，十载青灯苦志，一朝荣显家门。为儒官者，可以出金门入柴闼，享琴堂之禄位，受圣主之洪恩。据先生之学，胸藏锦绣，腹隐珠玑，端的是有贾马之才能，苏张之谋略，如何在急流中退步也？（正末云）太师不知，谚语有之：用舍之道，行藏之中，不可不虑也。（唱）

【斗鹤鹑】 想咱人尘世荣华，却便似朝霜暮霞。空学星斗文章，逃不出萧何律法。今古兴亡可鉴察，小生也不恋那。我无意为官，无福受高车驷马。

（禅师云）先生。岂不闻为官者，打一轮皂盖，列两行朱衣，亲戚称羨，乡党宾服，比那出家，较是不同也。（正末云）太师，你那里知道小生的心事也呵！（唱）

【满庭芳】 我宁可衣冠不加，我乐的是山林清

趣，我再不告蝶阵蜂衙。将心猿意马都拴罢，弃却了玉锁金枷。怕的是红尘混杂，愁的是业海交加。隐遁在桑田下，向白云那塌，小生乐道出河沙。

（禅师云）先生的意，贫僧尽知了也。先生，争奈你若顶巾束发，在我教谓之沐猴而冠；若使削发披缁，在公教谓之儒名墨行。若斯二者，何以处之？（正末唱）

【上小楼】 太师道衣冠不佳，你教我皈依削发。却不道心本元明，色相皆空无点差。只待要念经文，参话头，尘缘弃下，便是那礼禅帅永无牵挂。

（禅师云）先生既是如此，却也可也。既临此庵，且向山中游玩一回咱。（正末云）是一座好山也呵！（唱）

【耍孩儿】 恰便似青螺放顶云霄中插，高接凌空彩霞。你看俺奇山秀水两交加，绕僧堂禅室堪佳。果然是依为佛祖菩提处。堪作禅僧寂静家。端的是真图画，小生心响豁畅，肺腑清嘉。

（禅师云）既是坚心在此修行，行者。就与我打扫

的僧房干净，与先生居止也。（行者云）理会的。（禅师云）且去僧房安歇，到来日听讲。（正末云）谢了师父。（唱）

【尾声】 谁想我火宅中一跳身，洪涛中出海涯。我宁个寺中拜礼如来塔，我只待悟三教真如大藏法。（下）

（弹师云）此人非是峡山中袁逊，他乃是野猿所化。他先化做一个樵夫，托名侯玄。采访贫僧，贫僧未曾说破他。前日此猿又来经堂作戏，贫僧与他一个景头。今日化临此处。我观此猿善根将熟，我来日升堂以罢，此人必悟宗风，证果朝元而去。行者便说与众僧，道我来日在佛殿内升堂说法，就请袁秀才前至法座听讲。（行者云）理会的。（禅师云）贫僧无甚事，且回法堂，打些参禅去也。（下）

楔子

（正末上，云）小生袁逊。自从弃舍了功名，寻访于此山中，与修公禅师座下，听讲此经文佛法，倒大来耳根清净。小生恰才斋食已罢，在此僧房中闲玩此经文咱。（行者上，云）小僧行者便是。奉师父法旨，着我请袁秀才来日法堂中听讲。可早来到僧房门首，我自过去。袁先生问讯！（正末云）行者此一来。有何事干？（行者云）奉师父法旨，着我来请先生明日听讲。（正末云）我已知道了。小生至此山中，又遇圣会法筵，也则是小生有福也呵！（唱）

【仙吕】【赏花时】 到来日亲赴禅堂来听讲，
参悟如来般若乡。小生剪画烛炷明香，礼拜尊师法王，
我却便求接引入天堂。（下）

第四折

（外扮守座、净扮小僧、杂扮众僧、丑扮行者同正末上）（外云）二宝巍巍道可尊，四生六道尽依凭。出言善解人天福，见性能传佛祖灯。贫僧乃龙济山大慈寺内守座是也。贫僧幼岁出家，舍俗为僧，坚修三际，精通五教，悟无生之大法，究微妙之心宗。贫僧常只是朝阳补衲，对月闻经，久居此寺。修习多年。贫僧为修公禅师座下第一个徒弟，众僧秀士，却来听讲。昨日有我师父分付道，今日乃升堂说法，贫僧领着众僧，安排下香灯花果，禅床净几，等师父山来升座。大众动着法乐者！（禅师上，升座，云）如来法座此间安，般若惟心一语传。今日山僧重进步，三途踏破死生关？（执拄杖，云）策杖攢担震地来，升平四海显胸怀。遂把邪魔推出去，咸令大众正宗开。梵刹住尾合西东，妙理亲传般若通。惟露亲机无准的，那时一任出其踪。（拈香，云）此香不从千圣得，岂向万机求。虚空观不尽，大地莫能收。动之则竖穹横遍。静之则今古无俦。透十方之法界，勛四大之神洲。爇香炉中，祝皇王之万岁，愿太子之千秋！（垂钩，云）

今日移舟到海津，丝竿常在手中伸。烟霞侧畔潜身坐，获得成功一巨鳞。大众若有那门居士，禅苑高僧，参学未明，法有疑碍，今日少伸问答，有么？（小僧云）有、有、有！敢问我师，如何是春？（禅师云）门前杨柳如烟绿，槛外桃花向日红。（小僧云）如何是夏？（禅师云）流水带花穿港陌，夕阳将树入帘栊。（小僧云）如何是秋？（禅师云）秋色入林红黯淡，水光穿竹碧玲珑。（小僧云）如何是冬？（禅师云）云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小僧云）多谢我师！今日且归林下，来日问禅。（禅师云）大众还有精进的佛子，俊秀禅和，未悟宗机，再来问答，有也是无？（众僧云）有、有、有！敢问我师，如何是西来意？（禅师云）九年空冷坐，千古意分明。（众僧云）如何是法身？（禅师云）野塘秋水漫，花坞夕阳迟。（众僧云）如何是祖意？（禅师云）三世诸法不能全，六代祖师提不起。（众僧云）多谢我师！且归林下，来日问禅。（禅师云）大众中有知音的居士，达道的善人，悟真机未能解，敢出来问答，有也是无？（守坐云）有、有、有！敢启我师，贫僧特来问禅。（禅师云）问将来。（守坐云）如何是曹洞宗？（禅师云）不萌草解藏香象，无底篮能捉活龙。（守坐云）如何是临济宗？（禅师云）机如闪电，活似轰雷。（守坐云）如何是云门宗？（禅师云）三句可办，一镞辽空。（守坐云）如何是法眼宗？（禅师云）言

中有响，句里藏锋。（守坐云）如何是 仰宗？（禅师云）明暗交加，语默不露。（守坐云）如何是不二法门？（禅师云）无法可说。（守坐云）多谢我师！且归林下，来日问禅。（禅师垂钓，云）一柄纶竿在手头，碧溪安在甚攸攸。清风明月襟怀阔，钩得金鳞出水游。众中还有四方善友，明达檀那，未开宗旨。请来问答，却是有也无？（正末云）有、有、有！小生袁逊，忝于我师座下，特来问禅。（禅师云）问将来。（正末云）敢问我师，如何是妙法？（禅师云）合着口。（正末云）如何是如来法？（禅师云）四十九年三百余会。（正末云）如何是祖师法？（禅师云）九年不语，声振五天。（正末云）如何是道中人？（禅师云）万缘都不染，一念自澄清。（正末云）如何是正法？（禅师云）万法千门总是空，莫思嘲月更吟风。这遭打出番筋斗，跳入毗卢觉海中。泉石烟霞水木中，皮毛虽异性灵通。劳师为说无生偈，悟到无生总是空。（正末云）多谢禅师，偈言点化。小生实非人类，乃此山中得道老猿，未经圣僧罗汉点化，不得超升。初则变化儒樵，蒙师教诲。已识禅真半面。次则真形入师禅堂，授我经典，衣我袈裟，蒙师待以不死。今日座下，又蒙真詮数语，点化兽心，其实的参透得净也！（唱）

【双调】【新水令】 今日一心参透祖师禅，我

将这大圆明片时间发见。灵台无污染，丹府绝尘缠。
本性大然，真如相悟当面。

（禅师云）今日法筵大众善会，人天共同相听。切以禅分五派，教演三乘，始因一花之灿烂，中分五叶以流芳。世尊法演于西天，达摩心传于东土。人人悟偈，个个皈依，咸生顿悟之心宗，共入华严之法藏。（下座，云）先生也，贫僧不知，果有如此大根大器悟圆顿之机。（正末云）若非师父开悟迷途，小生今日岂能了达？（唱）

【驻马听】 师父你道德渊深，亲传妙理会人大。禅机应变，果然是十方贤圣仰师颜。这的法佛是僧保俚真詮，惟心奥意当时展。不可言，真乃是西天佛祖亲身现。

（云）师父，恁徒弟问求一个话头。（禅师云）无色无相万法空，体自如来般若同。若把诸缘都放下，俱在毗卢顶上峰。（正末云）徒弟省了也。我是个万种喽啰林大郎，千般伎俩木巢南。从今踏破三生路，有甚禅机更要参！（唱）

【沉醉东风】 妙理俄然便显，心如五叶清清。

将他这色相来灵光现，似一潭秋水澄渊。体自如如不用言，便是如来教典。

（云）无去亦天来，心花五叶开。尘缘都放下。位正宝莲台。（做坐化科，行者云）师父，看袁秀才坐化归空去了也。（禅师云）哎，谁想此人言下大悟真机，归空去了。贫僧就与他亲身下火。（偈云）弃了色身入法身，朗明心地绝纤尘。吾今为汝亲传偈，速至吾生般若门。踏尽天涯并海角，回头却是旧家村。贫僧恰才散罢禅，不想袁生坐化，贫僧下火已入，茶毗已了。贫僧无甚事，后堂食斋饭去也。（下）

（圣僧罗汉上）释迦拈花悟本心，加舍惟笑遇知音。灯灯相照传千古，朗朗光明直到今。贫僧乃西天阿罗汉是也。今日卢陵郡龙济山中，一个千载玄猿，常与修公禅师听经闻法。了然大悟，就于野塘秋水漫，花坞夕阳迟寺中坐化，正果归空。贫僧在此待候他，这早晚敢待来也。（正末上，云）小生千载玄猿，托名袁逊，自于寺中修公祖师座下问罢禅，一言大悟，坐化身亡。你看金童引接，玉女相随，果是好境界也！

【沽美酒】 我则见降霞飘五彩鳞，庆云生半空见，有他那宝树奇花满殿前。更有这莲池碧莲，真个

罕曾见。

（云）这里那里也？（金童云）此处非凡地，天宫境界中。（正末云）是好景致也呵！（唱）

【太平令】 恰便是九重阙蓬莱宫殿，五云乡紫气攸然。动仙音清霄普遍，列幢幡飘摇皆现。也是俺，有缘，遇善缘，贺飞腾入普陀天院。

（圣僧云）袁舜夫，你来了也。（正末云）你徒弟来了也。稽首！（圣僧云）只因你舍妄求真，修因累行，今日返本归真，位至西方九品莲池地步。（正末云）谁想今日呵！（唱）

【折桂令】 师父道登西方九品莲池，都只为悟彻无生，今日个平步上青天。再不去那山内闻经，林头抱影，涧底吟泉。我今日脱皮囊凡胎尽传，上灵山佛国攸然。也是苦志心坚，稳驾清风，飞上青天。

（圣僧云）袁生，此间已是西方极乐世界。只因你一心向善，问道修真，致有今日。你看祥云霭霭，紫气腾腾，慈悲接引，善信偕行，果然是步步踏金莲也。袁生，你听者！只因你一念真心，悟如来般若玄音。脱皮毛闻经听法，改形容参访师林。了然彻无生道妙，

须明透万法洪深。除却了轮回六道，免去了苦海潜津。赴西方莲开见佛，临极乐亲到雷音。今日个成真证果，礼如来法座皆钦。（正末云）也是我有缘也呵！（唱）

【殿前欢】 今日个得升天，悟真如性海道心虔。祥云影里真佛现，拜礼慈颜。显祥光万道传，绚瑞彩千条现，散天花云端中见。果然是人间少有，世界难全。（下）

题 目 大惠堂修公设讲

正 名 龙济山野猿听经

冯玉兰夜月泣江舟

第一折

（冲末扮冯太守引净张千、丑家童上）（冯太守云）老夫姓冯名鸾，字文翔，祖居洛阳人也。由进士出身，累为郡守，今改福建泉州府知府之职，前去理任，明日绝早辞朝。今日是个好日辰，着夫人同小姐、小舍人先行，老夫明日出城。家童，你跟着夫人，路上小心在意，好生看管。待我到时，开船长行便了。（家童云）理会的。我同奶奶、小姐、小舍人，照管着行李先去。雇下一只好船，专等老爷到时，一同开船只个。（冯太守云）张千，你跟我往公馆中歇息，待明日辞朝去来。（下）（家童云）俺老爷去了也。我把这行李一一收拾下了，将这车辆打点的停当，只等奶奶和小姐、小舍人出来时，上了车，便索出城去。这早晚奶奶和小姐、小舍人敢待来也。（旦儿扮田夫人同正旦

冯玉兰、俌儿、梅香上) (正旦云)妾身冯玉兰是也，今年十二岁。母亲田氏，是受过诰封的夫人。小兄弟憨哥，今年七岁。还有一个梅香，叫做春娇，是从幼儿服侍我的。俺父亲除福建泉州府知府，前去理任。今日俺这家小前行，俺父亲待到明日辞了朝，一同的开船。母亲，家童将行李都收拾停当了么？咱上了这车，慢慢行咱。(家童做见科，云)奶奶和小姐、小舍人都来了，车儿走动些。(夫人云)家童，仔细看顾行装也。(正旦云)母亲，您孩儿生长深闺，未尝见街市上，咱在这香车内试看一看咱。(唱)

【仙吕】【点绛唇】 则见那马足车尘，往来无尽。频询问，何处前津。可兀的日远长安近。

【混江龙】 你把那行装整顿，无过是一琴一鹤紧随身。我是个闺中少女，更和这堂上慈亲。着甚的家使奴先教开道路，也只为俺女孩儿不惯出房门。你一行行一步步休得辞劳困。！

(家童云)小姐，你则管走路儿，不要管别的事。这都是我的干系。兀那前头的车上，掉了我的搭裢，我拾起来者。(正旦唱)我这里叮咛的道你与，可也要服待殷勤。

(家童云)奶奶和小姐、小舍人，不一时早出的城

门了也。奶奶敢肚饥了，且住一住儿，等我买几个波波来吃吃咱。（夫人云）家童，俺不饥，且趲行路程。待咱下了车，上的船，那时吃些茶汤儿那。（正旦云）母亲说的是。（唱）

【油葫芦】 休那里说短论长语话频，（家童云）您每坐着车儿，自自在在的，我从五更鼓起来，打点行李，走了这半日，你便不知饥，我可肚里饥哩。（正旦唱）我须是有量忖，又没个村庄道店好安存。只我这各书达礼当恭谨，怎肯着出乖露丑遭谈论。他那里苦厮缠，好教我越怒嗔。我巴不得两三朝飞到泉州郡，可甚的沿路只逡巡。

（家童云）这里到河边，也不是一步的路。奶奶你车儿里有甚么干粮，与我此也好。（夫人云）俺这车儿里那里得干粮来？到前面时，住一住儿罢。（正旦云）母亲，咱也不必下车儿去，就将甚么茶汤儿来，与咱吃了再行。（唱）

【天下乐】 咱是个嫩蕊娇枝一女人，俺那家也波尊，家尊是缙绅。生怕失家声，故将饥饿忍。晕的呵眉黛颦，厌的呵神思昏，则愿驾香车去路稳。

（家童云）好，好，可早来到河边也。奶奶和小姐、小舍人且住在这里，等我寻船去来。（净扮梢公上，云）自家是个使船的梢公，专送这来往客商人等。且将船只撑近岸边，看有甚么人来雇船那？（家童见科，云）兀那梢公，你把那船雇与俺罢。（梢公云）你雇往那里去？（家童云）我雇船往山西去。（梢公云）那里得山西的水路？（家童云）兀那船家，你听者！俺非是小人家雇你的船只，俺大人是冯太守，升福建泉州府赴任去的，止是家小，有些行李。你若着俺在你船上，你那舱里还好顺便带些私货。是我总承你，你还不知哩。（梢公云）这等就搬行李，请家小上船。（家童云）船家，你这船会打筋斗么？（梢公云）船怎么会打筋斗？（家童云）你这船开到河心里弄翻了，倒把桅竿直戳下泥里去，这不是打筋斗？（梢公云）多谢你放屁的口！说这利市的话。（家童请夫人、正旦科。云）奶奶和小姐、小舍人，船都雇下了。行李也搬上船了，则请奶奶和小姐、小舍人上船。你每仔细，身上可都有葫芦么？（正旦云）要那葫芦怎的？（家童云）只要有了葫芦，随他掉在河里，再淹不死。（正旦云）母亲和兄弟，同上船去来。（夫人云）姐姐，你好生看小舍人咱。（正旦云）母亲，您孩儿知道。（夫人同正旦、孩儿上船科）（家童云）仔细，仔细，这性命都在这块跳板上哩。（正旦云）上的这船来了。家童，便安排些茶饭来，与

母亲和俺吃用。待明朝父亲来时，便好开船也。（夫人云）孩儿说的是（正旦唱）

【那叱令】 俺父亲呵待明朝早晨，便拜辞也禁门；待明朝早晨，便到来也水滨；待明朝早晨，便开船也动身。浙零零风乍生，白茫茫波流紧，看一派江景凄人。

（家童云）天色将晚，俺们早早的歇息了罢。（正旦唱）

【鹊踏枝】 恰才个日斜曛，可又早月黄昏，则见那渔火孤村，罢网收纶。掩篷窗且捱过了今宵时分，不觉的困腾腾越减精神。

（云）母亲，天色晚了也。船上人都歇息去了，俺在车此来一路奔驰，好生困倦，咱睡一睡儿咱。（夫人云）孩儿说的是，俺和你睡些儿咱。（夫人、俌儿、梅香、家童、梢公同下）（正旦做睡科，云）俺母亲和兄弟都睡了，父亲又不在此，这船泊在河下，人又生，路又野，甚么睡到的我这眼里也！我且披上衣服，坐一坐咱。（做打梦科）（净扮邦老上）（正旦云）呀，好是奇怪，那里这等鞋底鸣、脚步响？不由的我这心中不

怕也！（唱）

【后庭花】 猛听的响擦擦似有人，（带云）我起来试听咱。（唱）早諕得我急煎煎怎坐存？按不定可不丕心儿跳，搵不干汗淋淋湿满巾。（邦老做拿刀入舱）（正旦做转身见惊科）（唱）荒野外四无邻，眼睁睁向谁投奔？可怜咱妇女们，做官的又赤贫，止不过影与身，再没甚金共银。您何须紧厮跟，挡咽喉强劫人。好教我哭啼啼难理论，待向前还倒褪。

（邦老做拦住科）（正旦做走科）（唱）

【青哥儿】 呀，则见他忙将、忙将兵刃，可教我怎生、怎生逃遁？你若是留得我残生过几春。我可也答报你深恩，敬似俺严亲。奉侍晨昏，不避辛勤。衣进时新，食献奇珍。情愿与你做孩儿左右不离身，甘承认。

（邦老做赶杀科，下）（正旦做惊醒科，云）兀的不唬杀我也！呀，原来是做的一个恶梦，好生不祥！这早晚方才半夜也，百般的不得天明，叫我怎么还睡着？（唱）

【赚煞】 百般的盼不到晓鸡鸣，强搭伙这蛟绡

盹。水声儿偏傍着孤舟滚滚，怕流不尽俺心头[↑]散[↑]散的闷。猛想起梦儿中遇见强人，尚销魂，带着满面啼痕，休道睡眠蒙胧不是真。（内做鸡叫科）（带云）可早天明了也。（唱）渐见晨光隐隐，（家童上，云）天明了也，叫梢公早些开船，叠在官厅傍边，恐怕老爷将次来也。（正旦唱）移到这官厅侧近，（带云）只等俺父亲来呵，（唱）去向成都肆里访着那个卜钱人。（下）

第二折

（冯太守引张千上，诗云）安排五马出京华，处处春风送落花。传语前驱休喝道。恐惊林外野人家。老夫冯鸾，今往泉州理任，辞了朝来，早到那河边了也。张千，便与我寻那家小船只，在于何处？（张千云）理会的。你看么，绕着这河边似篦子一般，摆下这许多的船只，教我那里寻去？这家童也不出来接我每一接。（家童同梢公上，云）我家这个老头儿，这早晚还不到，我是往涯上看一看去咱。（做见科）（张千云）兀的不是家童？你在那里？要我寻了你这一日。（家童云）适才吃了饭，我在这船头上学打拳耍子。张千，我家那老头儿在那里？（张千云）在那里不是？（张千做报科，云）禀爷，寻着船了也。这的不是家童？（冯太守云）家童，船在那里？（家童云）船在官厅傍边，等候着哩。（冯太守云）咱收拾上船去。（做上船科）（正旦同夫人、傣儿、梅香上）（正旦云）妾身冯玉兰，同母亲、兄弟，等候父亲去来。（做见科）母亲，父亲早来了也。（冯太守云）夫人，我来了也。兀那梢公，便与我开船去。（梢公云）知道。只等那船头上烧了利市纸马，分些神

福，吃得醉饱了，便撑动篙来，开起船来，扶舵的，往里倒！（正旦云）父亲，您孩儿昨日先到的船上，晚间得了一梦，十分的凶怪。今日行船，须索仔细也。（冯太守云）孩儿放心。梦中之境，未可深信，吉人自有天助。梢公，乘着这顺风，拽起篷来者！（正旦云）你看才拽的这篷来，须臾间早行了数十里水程也。（唱）

【正官】【端正好】 恰开船抬头觑，早行了数里程途。只为一帆风肯把行人助，来到这渺渺烟霞处。

【滚绣球】 芦花岸如雪堆，蓼花滩似锦铺，野鸥闲自来自去，彩云轻时卷时舒。帆影儿荡碧波，橹声儿过绿浦，恰便是走马般不停不住，见白茫茫远接天隅。烟光半向江心敛，树色全从水面浮，江景也模糊。

（夫人云）老爷。船行了数日，可端的几时方到那泉州也？（冯太守云）夫人，这路程上要看风便不便，怎么定的日子？（正旦云）父亲，咱离了都城，可早十数日了也。（唱）

【倘秀才】 我这里款款的掐春葱来细数，何日见泉州景物？（冯太守云）孩儿也，那泉州府终有到的

日子哩。(正旦唱)经了些风雨声中听鹧鸪。(梢公云)远远望见前面，那一片大水，就是大江了也。(冯太守云)兀那梢公，且慢慢的行者。是好大水也。(正旦云)父亲、母亲，你看水连着天，天连着水。(唱)你看那水大连四野，莫是洞庭湖？(冯太守云)孩儿，这是大江，不是洞庭湖。(正旦云)父亲，着船家将这船，略住一住儿咱。(唱)且将这船来缆住。

(梢公云)禀爷，天色晚了，江水大风又大，恐有疏失，不如湾船罢。(冯太守云)恁的呵，你在那芦花深处，将船湾住者。(梢公云)这个就叫做黄芦荡，正好湾船。下篷，下篷，慢着，慢着，缆住了船也。(家童云)船缆住了也。放下跳板，我往岸土活一活脚去。(夫人云)家童，你且看些饭来，与俺食用咱。(家童云)你这个奶奶，但住下则讨嘴吃，慌些甚么！等我到江边，洗了澡来。就捞几个螃蟹与你吃。(梢公云)你休在这里只管嚷闹！你看晚饭去。等舱里老爷吃了，早早的睡一睡，明日绝早起来，还要过江去哩。(冯太守云)夫人和小姐，你看江面上被那夜色相侵，端的使人思乡感叹也！(正旦云)父亲，你孩儿试看咱。(唱)

【滚绣球】 我只道渚烟生逐好风，却原来海潮

回催暮雨。动乡愁暗伤情绪，(夫人云)小姐，俺几曾见这般大江水也！(正旦唱)都则为俺家尊受职迁除。(冯太守云)孩儿，若不是我为泉州太守呵，你子母儿一世也到不的此处。(正旦唱)若不是逐功名如转蓬，怎能勾对江山似画图？看东溟渐升玉兔，早西山坠尽金乌。见渔家灯火明还灭，听野寺钟声断又续，此景非俗。

(夫人云)孩儿，明日早要开船过江，我和你早些睡去来。(下)(梢公云)船上人，大家小心仔细，睡便睡，要睡得醒觉些，休着人上船来，偷了我的篙子橹杖去。都睡罢，都睡罢！(冯太守云)家童，你与我点起灯来者，我向舱里，和夫人、小姐每闲坐一坐咱。(家童云)兀的灯在这里，你每坐，我自去睡也。(净扮巡江官屠世雄引卒子上，诗云)往来巡绰大江中，举棹张帆只看风。可知贼子闻咱怕，则我是胆大心粗屠世雄。某乃巡江官屠世雄是也，引着这数百水兵，专管沿江擒拿贼寇。来到这黄芦荡，将船缆住者！(梢公骂科，云)是那个棺材，将我的船撞一下？你岂不晓的行船不撞坐船哩？(屠世雄云)我是巡江的官船。(梢公云)呸！你是巡江的官船，偏我的不是官船！我这船上载着的是福建泉州府冯太爷，同着家小哩。(屠世雄云)原来也是一只官船，你去请你那老爷出来，

与俺相会一面咱。(梢公云)你且等一等，待我和舱里老爷说去。(报科，云)禀老爷得知，这里有个巡江的官，要请你相见哩。(家童云)呢！兀的贼囚，我辛苦了这一日，恰待要收拾睡，你又这般叫甚么？只说我家老爷睡着了，不开船舱门，不好相见，等明日罢。(冯太守云)家童，你住者，则怕是老夫相识的人。可开那船舱门，一面看茶，待老夫与他厮见咱。(做出门科)(做相见科)(屠世雄云)小官夜晚间，不知是泉州太守大人，不曾回避，小官得罪了也。(冯太守云)彼此各为公事，元无统属，何回避之有？请问大人现任何职？有何公事到此？幸勿隐讳。(屠世雄云)小官姓屠名世雄，奉上司差遣，领着水军，沿江捕捉贼寇，体察奸细。偶然阻风，到此泊舟，因见这只官船在此。小官问那船上的人，说道是老大人的家小行李，都在船上。小官恐怕是贼船，故来动问。勿罪！勿罪！(冯太守云)原来是巡江的官员，与老夫虽分文武，总是一殿之臣，今日相逢，非同容易。叫家童你快安排酒肴，请大人过我船上。略叙三杯，有何不可？(屠世雄云)小官有何德能，敢劳大人如此费心也？(冯太守云)中途暮夜，虽无所备，老夫聊借一杯，与大人少叙闲话而已。梢子把船相并着，请屠爷过来者！(屠世雄做上船科，云)大人先请。(做入舱科)(冯太守云)家童，将酒来。(做把盏科，云)大人，请满饮

此杯。（屠世雄做饮酒回敬科，云）大人，小官素不相识，今蒙一见如故，足知大人尊量不浅也。（冯太守云）咱和你慢慢的饮几杯咱。据大人状貌魁梧，言谈倜傥，真乃老夫所敬，当以出妻献子。家童，请的奶奶和小姐、小舍人参拜大人咱。（家童云）理会的。也不曾见这老傻厮，人生面不熟的，就着奶奶出来。且依着他，请奶奶去。（家童请科，云）奶奶和小姐、小舍人，老爷有请，都着你过去，与那个巡江官相见哩。（夫人云）小姐，父亲在前舱里面，有个甚么巡江官，着俺出去，与他相见，咱须索走一遭去。（正旦云）母亲，你孩儿青春年少的，这早晚更深夜半，知他是甚么人？我不去见他也罢。（夫人云）孩儿，与你父亲相交的，必是你叔父之辈，咱便去相见呀，料也不妨么。（正旦唱）

【倘秀才】 你道是与俺家尊故熟，（家童云）快出来罢，他又不抢了你去，老爷等着你哩！（正旦唱）因此上出妻也那献女，（家童云）奶奶和小姐，你出去也没甚事，无过则是着递一杯酒儿。（正旦唱）可着我翠袖殷勤捧醪醕。（夫人云）小姐，不知是甚么官员，你到那里，把体面相见咱。（正旦唱）我羞答答难相见，娇怯怯自踌躇，低头怕语。

（夫人云）孩儿，你父亲性儿不好，咱去来，你跟着我者。（做见科）（屠世雄云）呀，夫人来了也。小官在此多扰，有一拜咱。（做拜科）（冯太守云）小姐和孩儿，参拜大人咱！（做拜科）（屠做回礼起看夫人种）（背云）是好个妇人也！（冯太守云）小姐和小舍人且靠后者，你母亲与大人把盏者。（夫人把盏科，云）将酒来，大人满饮此杯。（屠世雄做佯醉接盏上下觑科，云）夫人，屠世雄吃干了。（正旦云）梅香，你看那个官，将俺母亲上下相觑，是一个不良的也呵！（唱）

【呆骨朵】 我见他假醺醺上下将娘亲觑。不由我战钦钦魄散魂无。（屠世雄云）左右，与我唤将那心腹的人来，我有事分付他。（卒子云）理会的。（做唤科，云）兀那船上的小军儿，屠爷唤你哩。（卒子持枪刀土，云）家将都来了也。（正旦惊科，唱）忽听的大叫高呼，摆列下长枪的这巨斧。（屠世雄云）小校，将我的兵器来！（卒子递刀科）（屠世雄做接刀科，云）嘿！兀那冯太守，你认的我么？（冯太守云）呀，大人，老夫怎生不认的你？（夫人云）不中，俺索回避者。（屠世雄拦科，云）你那里去？众军校，与我围住这船者！（正旦唱）一个个挺霜锋相拦截，（带云）母亲，怎不回避咱？（众喝科，云）那里去？（正旦唱）好着我无处个寻门路。（屠世雄云）你趁早儿随顺了我者。（冯

太守云)你要老夫随顺甚么来？(正旦云)父亲，原是你差了也。(唱)都是你没来由揽祸灾。(屠世雄云)休教走了一个！(正旦云)哎，父亲也，(唱)到如今急煎煎怎当堵？

(冯太守云)老夫不知，大人主何缘故，你可明对老夫说者。(屠世雄云)冯太守，我因见你夫人有颜色，我如今要你把那夫人与我为妻。你若不肯呵，我便认的你，这刀须认不的你！(冯太守云)这怎么使得？(屠世雄云)你既然不肯呵，先杀了这老匹夫！(冯太守叹云)嗨！正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夫人，我也只保得自己性命，保不得你了。(回云)罢！罢！我老夫人愿将夫人献与你，饶了我罢。(屠世雄云)恁的呵，将夫人请过船去。(夫人哭科，云)兀的不痛杀我也！(做跳江科)(众做拦科)(屠世雄云)左右。扶入俺船舱里去。(众扶住夫人科)(夫人做回顾科，云)哎哟！儿也！谁想有这场横祸也！(正旦同傣儿哭科，云)母亲，你怎生撇下的我们去也？(冯太守哭云)夫人也。痛杀我也！(正旦做拽住夫人科)(唱)

【伴读书】 今日个共母应难顾，夫共妇生离去。奸教我负屈衔冤无申诉。只有个椎天抢地号陶哭。(屠世雄喝科，云)腿！兀那女孩儿，哭甚的来，你

看我这刀么？（正旦唱）倒惹他努睛突眼生嗔怒，一谜的将俺奔呼。

（冯太守云）孩儿休嚷，看他这等利害，不如顺他将的去罢。（正旦哭科）（唱）

【笑歌赏】 眼睁睁难做主，（冯太守云）孩儿，你便教我怎生做主那？（正旦唱）埋怨你个生身父，何口得重完聚？（屠世雄云）小校，休管他，咱自到船上去来。（做扯夫人上船科）（冯太守、傒儿、正旦做扯哭科）（正旦唱）想当初梦不虚，到今朝遇贼徒，天、天、天，只愿的神明护。

（屠世雄举刀、夺夫人下）（重上，云）紧守着夫人，待我往他那船上去。试听他说甚么言语者。（做上船听科）（冯太守云）孩儿，这是我的不是了也。他现领着一班刀斧手。动不动要杀人，教我怎生救济你那母亲来？孩儿，你且放心者。我如今不上泉州到任，径回京师，只拣大大的衙门里，告下这厮来。那厮是个有职官员，躲的到那里去？莫说送还你母亲，那厮还要问个强夺人妻的罪名哩。（正旦云）父亲，须索速报此仇恨也！（屠世雄云）嗨，早是好也，你听那厮说的话，必然做出来。罢、罢、罢！凡事先下手者为强。

我既然抢了他夫人去，他又是个观任太守，我可不反落其手？则不如就今夜走过他船上，先将那老匹夫杀坏了。以免后患。左右，都跟我来！（众做上船科）（屠世雄云）左右，与我围住着，休教走了那老匹夫！（做见科）（冯太守跪科，云）大人可怜见，只留我一个老命罢！（屠世雄云）这老匹夫，你恰才道甚么来？我听得多时了也。比及你明日告我时，不如今日我先杀了你，可不好那！（做杀太守下科）（屠世雄云）一不做，二不休，落的见一个，杀一个，都与我杀坏了者！（众做杀家童、梢公、梅香、傣儿科）（正旦做慌躲、做砌末抛入水科，云）我将这书匣，先抛入水去，然后好逃命也。（屠世雄云）左右，你看是甚么人跳在水中？（众做看科，云）不知是谁一个跳在水里去了。（众做寻科）（正旦做躲在船舵上科，云）妾身得脱身，且躲在这船梢舵上。只愿救苦难观世音保护，救我一命咱！（屠世雄云）左右，看那杀死的尸首内，少了那一个？（众点科，云）老爷，止少了一个小姐。（屠世雄云）恰才跳江的那个，必然是小姐。莫说是十多岁的女儿，量这条大江，跳下去也没活的了。左右，便收拾开船，载着咱夫人行者！只我一片好心。天也与我这条儿糖吃。（诗云）要夺夫人做我妻，一家杀的血淋漓。从今剪草除根后，不怕傍人说是非。（同下）（正旦云）我在这船舵上，坐好久了，这会儿不听见了

说话，这贼汉敢去了也。我板着这舵梗跳上船梢，悄地看一看咱。这是船舱里。（做见死尸哭科。云）你看我那父亲和兄弟，梅香、家童。连着船上两个梢公，尽被他杀死。我是个女孩儿家，守着这一船死尸，好是怕人也。哎哟！百忙里又板大风刮断了缆，将这船直飘在江心里去了。（唱）

【煞尾】 怎又刮起这大风，把俺船吹去，又不知吹去何方，可着的个边际无。眼睁睁放着娘亲被他掳，痛煞煞把俺兄弟爹爹都杀取，刚只一个家僮不留与。兀那驾船的梢公和你有甚毒，也着他跟了俺一家儿入地府。待叫来又被气堵住咽喉叫不出苦，待走来又被船打在江心走不上路。却教俺守着这血泊里尸骸怎发付？哎哟！天那！你也可怜见俺个没倚靠的青春少年女！（下）

第三折

（外扮金御史引祇候、梢公上）（梢公云）后面把舵的仔细，我在这里拦头。天色晚了也，把船拢岸罢，恐怕黑下来，不好使的篙子哩。（金御史云）兀那梢公，你这船嚷闹怎么那？（梢公云）请老爷自在舱里稳稳的坐定，小的每收拾锚缆哩。（金御史云）老夫姓金名圭，字延简，祖居扶风人氏。叨中甲第。累官加到都御史之职。近因江南等处，盗贼生发，圣人命俺巡抚江南，敕赐势剑金牌，体察奸蠹，理枉分冤，先斩后奏，今日泊船在此。左右与我点起灯来，我看些文卷者。（祇候云）理会的。（背云）老爷看文卷，我每也看些文卷。（祇候云）你有甚么文卷的看？（一祇候云）我一路上跟着老爷，那个馆驿里吃的好，吃的不好，都写一人总帐。若是老爷考满回朝之时。少不的我也跟去拿出这文书来，也显的我这油嘴的有名儿。（祇候云）休嚷。等老爷看文书哩。（金御史云）夜已深了，你看这灯半明不灭的，我自剔这灯咱。还有几宗文卷，未曾看完，待我从头儿看将来。呀，这灯可怎么又暗了？我再剔一剔这灯咱。（冯太守同傕儿、家童、梅香、

梢公魂子提头上)(金御史云)我剔了这灯也，试看这文卷咱。(众魂子做灯下拜跪科)(金御史见科，云)好奇怪！兀那灯下四五个提头的鬼魂。你是何处人，被人杀坏？老夫决然要与你做主也。(众魂子做拜科)(金御史云)尔且退者！(众魂子下)(金御史云)左右，这会儿多早晚也？(祇候云)是三更时分了。(正旦上，云)这般被风吹的去，不知这里却是那里也？(梢公做叫科，云)不好了，不好了，快把篙子垫住，着上流头那里慌将下一只船来，不要撞坏了我家的船那！(金御史云)你是看咱。(祇候云)禀爷，这一只船想是失风的，船上并无一个人，被风打将来，紧贴在俺船边厢哩。(金御史云)你休上他那船去，到明日早间，看是那里的船只。(祇候云)理会的。(正旦云)这船被风吹到这里，可怎生住下？妾身这一日一夜，水米没半星儿粘牙，伴着这五六个死尸，又没个灯火，微微的透着些月光入来，看了好凄惨人也呵！(唱)

【商调】【集贤宾】 正沧江夜寒明月皎， 觑地远叩天遥。这船呵在风中簸荡任东西，水上浮漂。又无人把舵推篷，那里也举棹撑篙。我则听的古都都泼天也似怒涛，斗合着忽刺刺风声儿厮闹。这水也流不尽俺千端愁思积，这风也抵不过俺一片哭声高。

（带云）父亲和兄弟，你都死的好苦也！（唱）

【逍遥乐】俺也几番价把爹爹连叫，只见他七魄悠然，三魂去杏。（做哭科，云）痛杀我也！父亲、兄弟也，（唱）好着我独自嚎陶，这杀人恨何日才消？怎得个清耿耿的官员斯撞着，劈头儿把冤情披告。告他将父亲杀死，兄弟亏图。娘亲来占了。

（云）父亲、兄弟，兀的不悲痛杀我也！（金御史云）那里这般隐隐的哭声？敢就是那被人杀的鬼魂么？（祇候云）老爷，这里有个甚么鬼魂？就是恰才那一只空船上，有人在舱里啼哭，像一个女人的声气那。（金御史云）怎生那空船上有小女人啼哭？是真个？我试听咱。（做听科）（正旦云）那里这般人声，諛杀我也！（唱）

【金菊香】我这里低头不语眼偷瞧，（金御史云）兀的不是有人说话也！（正旦唱）呀，小可如昨夜停舟那一遭，莫不是狠贼徒把咱寻见了？你直待要断尽根苗，俺的命恁般薄。

（金御史云）你听波，这船里哭的女人必然有些跷蹊。左右，与我向前，不要諛了他，你只问他一个缘由来者！（祇候云）我是问他去咱。来到这船上，

怎生偌大一只船，没的一个人看管？咄！兀那船里的人？（正旦云）哎哟。誆杀我也！兀的不是个人问我哩？且等他说甚么，我是答应咱。（祇候云）船里的人，因何这般啼哭？（正旦云）救我的性命咱。（祇候云）好怪，怎生着我救他的性命？知他是个甚么人？我回老爷的话去。（做回御史话科，云）禀爷，当真是个女人。小的每连叫他数声，只不答应，甫能答应了，他道是你救我的性命咱。（金御史云）左右，将俺的船再挪上前些，靠着他那船，我亲自问他。（祇候云）梢子，将俺的船略挪上前。帮在那空船一搭里者。（梢公云），刚待睡一睡，着你每打搅死我！（做挪船科，云）住了，住了，帮做一搭儿里了也。你看那老爷。听的那船上一个女人啼哭，便要管他，想是出巡久了，一向不曾见阴人哩。（御史做近船边问科，云，兀那船里哭的女人，你有甚么冤枉衷情？你一一的说将来，老夫与你做主也。（正旦唱）

【醋葫芦】 则听的叮咛频问取，（金御史云）你是那家妻小，因何在此？（正旦唱）我是那闺门中女艳娇。（金御史云）原来还是个未嫁的女孩儿。你说，你说。（正旦唱）俺父亲是泉州太守恰离朝，（金御史云）泉州太守恰离朝，是到任去么？（正旦唱）不堤防半途逢祸恶。（金御史云）哦，敢是被甚么强盗劫杀了。你

家里还有人么？（正旦唱）俺母亲被他驱掠，自使掩一家的两相抛。

（金御史云）清平世界，有这等事！（诗云）几回低首细沉吟，听取舟中泣诉音。则我除冤断枉无偏曲，恰似冰霜一片心。兀那女子，我乃巡抚江南都御史金廷简是也。你果有甚的冤枉不平之事，你一一道来，我替你申雪者。（正旦做哭科，云）老爷，与俺这冤枉的人做主咱！（唱）

【金菊香】 你道是除冤理枉的久官僚，你与我那屈死的亲爷将冤恨削。不承望这搭儿卫偏凑巧，这一个天理昭昭，谁想道有今朝！

（金御史云）左右，你与我唤出那女儿来见，我细问他一个端的者。（祇候做唤科，云）兀那船中女人，你出来者，俺老爷唤你哩。（正旦云）哥哥，你是何人也？（祇候云）我们是跟随金御史老爷的人。俺老爷见你那般啼哭。要见你问个明白，与你做主哩。（正旦云）天那！既是这等呵，我见你爷诉冤去咱。（唱）

【醋葫芦】 我这里慌速速的脚懒抬，喘吁吁的身战摇。（祇候云）兀那女子，你休慌也。（正旦唱）则

这人江中有那一个假相邀，（祇侯云）是俺御史老爷唤你哩，（正旦唱）险把我魂灵儿被他惊散却。生则怕逆徒来到，（做见御史慌科，云）兀的不諛杀我也！（金御史云）休慌，你说你那冤枉之事。（正旦唱）我、我、我，怕的是明晃晃一把杀人刀。

（金御史云）兀那女子，你近前来，你休惊莫怕。老夫乃巡抚江南都御史，专与人除冤理枉。你把那心中冤枉事，备细说来，我好与你辩明做主。（正旦云）大人，妾身姓冯名玉兰，父亲是冯鸾，所除福建泉州府太守。因去赴任，有俺母亲田氏，将带妾身，同一个小兄弟，到于大江边黄芦荡，阻风湾船。至夜间，忽遇着一个巡江官，他道是屠世雄，因同泊舟，与俺父亲谈话，俺父亲见他是仕宦中人，片语相投，就请到俺船上整酒相持，酒后出妻献子。不想此人心中狠毒，将我母乐抢去，后又赶过船来。持着腰刀，将俺父亲并兄弟、家童、梅香、梢公，尽行杀死。妾身当时心生一计，将俺父亲书匣，抛入江中，躲在船梢后舵上，待他去远。妾身复还到船中，随着风浪，漂流至此。不想撞见你个似青天、如白日、去奸细、理冤枉的大人，须索与俺做主也！（做拜科）（金御史云）嗨！谁想巡江官却做下这等的事来。（待云）从头至尾听缘因，怎不旧人不怒嗔。则我笔下难容无义汉，剑头偏

斩不平人。兀那女子，这偌多尸首，如今可在那里？
(正旦云)大人。都在俺船上哩。(金御史云)左右，你领人去，与我仔细看验来回报。(祗候云)理会的。
(做看科，云)禀爷，那船上死尸，是一个老的，又是一个小孩儿，又是一个女人，又是三个男子汉，总共六个尸首。那头都不在颈上，血糊淋刺的将船板染的一片红，明明是杀死的。(金御史云)哦，六个人都被杀死，可不情理难容也！兀那女子，那个老的是谁？
(正旦唱)

【么篇】 则这个年迈的是父亲，(金御史云)又有小孩儿可是谁？(正旦唱)可怜呵俺弟兄年纪小。
(金御史云)那小孩儿原来是你兄弟，可怜！可怜！那个女人是谁？(正旦唱)他是俺梅香小字唤春娇，(金御史云)还有三个男子是谁？(正旦唱)俺家童未将人事晓。
(金御史云)是了，那两个呢？(正旦唱)那两个是船家将钱觅到，也都在劫数里不能逃。

(金御史云)左右，这是小姐，请他在俺这船后舱安下。把他那只船也带着，待天明，直至清江浦官厅内，老夫自有个主意。恰才灯下，看些文卷，见几个鬼魂，提着头似要申诉一般。去不多时，便听的这个女子啼哭。说将起来，就是此一桩冤枉之事。方信道

善恶报应，如影随形。但是捉贼无赃，终难定罪。不知他杀坏您父子之时，有甚么赃仗质证来？（正旦云）大人，有、有、有！现今俺船上，他撇下一把刀，便是赃仗了也。（金御史云）左右，快去取那把刀来，我看咱。（祇候做取刀科，云）禀爷，刀在此，上面还带着血痕哩。（金御史云）左右，与我收的好着。则这刀上，要寻杀人贼也。（正旦唱）

【梧叶儿】 这江洋真贼盗，怎当俺众冤魂缠定着。他犯了杀人条，现放着大质照，刀头儿血染高。请大人自量度，若不沙只俺小妮子敢平空的将命讨！

（金御史云）天明了也。老夫体察公事，一夜不曾睡。左右，分付开了船者，径到清江浦官厅边湾船，问理这一桩公事也。（祇候云）理会的。梢子快开船哩。（梢公云）知道了，慢慢的来。牌子，昨晚那个女孩儿在那里？（祇候云）在舱里。你要问他怎的？（梢公云）和老爷说一声，赏一与我做媳妇罢。（祇候云）噤声！是官宦人家的小姐，如今带着他要办理人命公事哩。你则开了船者！（梢公做使船跌倒科）（金御史云）兀那女子，你跟我到清江浦，问理公事去来。（正旦云）俺到的那里，怎生能见那贼汉也？（金御史云）你却不知。但是巡江官，少不的要来参见老夫。（正旦唱）

【浪里来煞】 我见他怎恕饶，他见我难推调。
怕不来一问一承招，只俺那山海般仇恨须当报。再不用荆条细拷，拚的亲手儿也还上一千刀！（同下）

第四折

（净扮清江浦驿官上，诗云）我做驿宰忒伶俐，吃辛吃苦都不气。接了使客转回来，闲向官厅调百戏。自家是清江浦驿丞。打扫的这官厅干干净净，昨日报帖来说道，金御史老爷今日船到，须索迎接去。远运的望见，敢是金老爷来了也。（金御史引祇候、梢公上）（金御史诗云）有事关心直到明，早开头踏赴官厅。手持白简秋霜似，专与人间理不平。老夫金廷简。昨夜在江中体出冯玉兰诉冤一事，使老夫一夜不眠。今日行至清江浦，这是个官厅所在，那巡江官员人等，都在此处参见老夫，须索仔细体勘一个虚实。左右，将那口刀收拾好者！将冯玉兰且藏在船上，休得惊唬了他。（祇候云）理会的。（梢公做使船科，云）船摆了岸上，将跳板撺下，请爷登岸。（金御史同祇候做上岸、入官厅科，云）左右，唤那驿官来。（祇候做唤科，云）驿官那里？（驿官慌云）有、有、有！（叩见科）（金御史云）兀那驿丞，你出去分付，但是沿江一带大小官员，都着入来参见。（驿官云）老爷，且请了下马饭，驿丞早安排了些胡椒鲜鱼汤，在此伺候。待

吃过了，好慢慢的断事。（金御史云）嚙！我那在这些酒食？你快去分付着各官咱。（驿官云）这个老爷，真个清廉，你不吃便罢。我出的这门来，分付那官员每去。兀那听候的大小官员，都入公馆中来参见老爷。都进去，都进去！（屠世雄同巡江官上）（屠世雄云）小官屠世雄是也。同俺这巡江官员，参见御史大人去来。可早至公馆也。（做见跪科）（金御史云）别的官员且靠后，唤的沿江巡视官近前来。（众做向前跪科）（金御史云）你便是巡江官？还有未到的么？（屠世雄云）大人在此，谁敢不到？都来了也。（金御史云）既然来全了时，你众多的巡江官，必然各人有个分巡的地方。要你各人自供，报文状上来，等老夫好看咱。（屠世雄云）着俺们供报巡视地方，却是甚的主见？我只佯报个地方，将那黄芦荡不提罢了。（众做报科）（屠世雄做递状科）（金御史接看科，云）你看这沿江去处，都有巡视官，怎生黄芦荡无人巡视？那个所在，正是贼盗出没之处。那个是总理官员？左右，准备下大棒子者！（屠世雄慌科，云）大人，只屠世雄便是总理的官。（金御史云）你既是总理的官，怎么缺了黄芦荡这一处？快快从实说来，但说的有些儿差迟，我不道的饶了你也！（屠世雄云）这黄芦荡就是屠世雄时常屯扎的信地，因此不曾另拨巡视的官。（金御史云）哦，原来你便是屠世雄？你那巡江官擒拿盗贼，必须要兵刃

锋利，器仗鲜明，才得有功。左右，你与我一一点闸，再等老夫亲自看验，若少了一件呵，决无轻恕！（祇候做看科，云）禀爷，小的每到各官船上，将他那随身带的物件等项都看了，件件齐备，不少一些。（金御史云）左右，都将来我看咱。（众做搬衣甲、弓箭、腰刀，放在面前科）（驿官背云）这些巡江官，平日生事，如今可遇着魔头了。（金御史云）兀那一堆什物，是那个巡江官的？（屠世雄云）是屠世雄船上的。（金御史云）将过来我看。（做看科，云）住、住、住！那一件却不是个刀鞘？左右，将那刀鞘过来。（祇候拿刀鞘递科）（金御史怒云）屠世雄，怎生这一口刀有鞘无刀，你敢戏弄我大臣么？我且问你，这口刀在那里？各官员且回。止留下屠世雄者！（众巡江官拿物件下）（屠世雄云）大人，这口刀因晚间在船上失落了，还不曾配就哩。（金御史云）是怎生失落了来？（屠世雄云）因向船头点闸水军，一时不小心，吊在江中了也。（金御史云）这口刀失的有些缘故，不动刑法，如何肯招？左右，将这厮与我着力打着！（祇候做打科）（屠世雄云）大人息怒，委是吊在江中，别无甚的情节。（金御史云）还不实说哩，左右，与我打着者！（做打科）（金御史云）这口刀端的是有也是无？快快从实说来！（屠世雄云）委实是吊在江中，便打死屠世雄呵，也无他说。（金御史做笑科，云）这口杀人刀敢有么？

(屠世雄云)委实没有。(金御史云)左右，便与我将的那口刀来者。(祇候取刀递与屠世雄科)(金御史云)左右，着那厮可认的是他的刀么？(祇候把刀插入鞘科)(屠世雄惊云)不知这口刀，怎生得到大人手里来？(金御史去)兀那厮，你在黄芦荡，夜间将冯太守父子、梅香、家童、梢公共六人，都被杀死在船上，怎生还推不知哩？(屠世雄云)屠世雄并无此事，敢是另有个天灾人祸，假称屠世雄的么？(金御史云)左右，与我船上唤的冯玉兰小姐来者！(祇候唤科，云)冯玉兰小姐安在？(正旦上，云)哥哥，是谁唤我哩！(祇候云)小姐，如今俺老爷与你拿着杀人贼了，在官厅上，唤你去与他证哩。(正旦云)谢天地，谁想拿住贼汉了也！(唱)

【双调】【新水令】 急忙忙盼不到接官厅，那一个杀人贼今番拿定。休道那人间无报应，方信是头上有神明。我看他着甚推称，只俺这大人呵清似水朗如镜。

(祇候云)小姐，上紧走动些，老爷坐着久等哩。(做入官厅见科)(正旦见屠世雄怕科，云)兀的不諛杀我也！(唱)

【驻马听】 暗自凝睛，不由我不丧胆销魂忽地惊。(金御史云)兀那女子，你怕他怎的？(正旦唱)浑如痴挣，他是个图财致命杀人的精。(金御史云)左右，把那厮与我打着者！(祇候做打科)(正旦唱)这番推勘见分明，则你那夜来凶恶可也还侥幸。眼见的恶贯盈，今朝对了俺亲爷命。

(云)兀那贼汉，俺父亲和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止因同在黄芦荡湾船，敬意的设酒请你，出妻献子，将你为上宾相待。谁想你起这点毒害之心，将我父亲和兄弟、梅香等，都行杀死，又将俺母亲强夺的去了。今日可怎生遇着青天老爷，体察出来，将你拿住。兀那贼汉，将我的母亲送还了者！(金御史云)屠世雄，你怎生不回他一言？他那母亲今在何处？快快从实的说来！(屠世雄云)老爷可怜见，到如今着我甚的言语可回他也！(金御史云)他那母亲呢？(屠世雄云)老爷，他那母亲屠世雄实不知道。(金御史云)这厮无礼！到此际尚兀自不肯认哩。左右，与我打着者！(祇候打科)(驿官云)这些巡江的官，来到馆驿里，把我不是打便是骂，要酒吃要肉吃，迟了些就打嘴巴拳。你今日可也为事来。你死！你死！牌子，着些力气打！打死了又不要偿命哩。(金御史云)口退，那里有你说处！兀那屠世雄，你将他那母亲藏在那里？(屠世雄云)老

爷，屠世雄实不知道。（正旦云）兀那贼汉，将我母亲来！（唱）

【乔牌儿】 你将俺一家儿性命倾，又抢了俺母亲呵忒施逞。（云）大人可怜见，须索追出俺母亲来。（屠世雄云）我屠世雄并不曾抢他母亲。（正旦唱）眼睁睁现放着俺亲身证，（金御史云）屠世雄，你不实说呵，等甚么那？（正旦唱）还待要嘴巴巴不肯应。

（金御史云）这厮坚意的不肯认来，我想他抢着去，必然就藏在他船上。左右，领着这冯小姐。直到他船上高声的叫他，那为母的听见，是他那女孩儿声音，必然答应。你可小心在意，疾去早来！（祇候云）理会的。小姐，我和你到他船上寻你母亲去来。（正旦云）祇候哥哥，他的船只知他在那里也？（祇候云）他这巡江官的船只，都在那壁厢湾着哩。你如今只沿岸边叫你那母亲咱。（正旦同祇候至船边叫科，云）偌多的船只，着我那里寻去也？母亲！母亲！（唱）

【雁儿落】 我这里连声不住声，（带云）母亲！母亲！（唱）可怎生应也无人应？（带云）母亲！母亲！（夫人上，哭云）这是我玉兰孩儿的声气，待我叫他着。玉兰儿也，我在这里。（正旦唱）是那个贼船中叫小名，

恰便似军帐里听严令。

（做应科）（夫人云）兀的不是我玉兰孩儿！（正旦忙扯住科）（夫人云）玉兰儿，你是人是鬼，好痛杀我也！（正旦唱）

【得胜令】 呀，今日个相遇在江亭，莫非是死去再问生？（祇候云）兀那小姐走动，老爷等着哩。（正旦唱）与俺这母亲重覩面。怎么俺兄弟爹爹也不见影？（云）母亲，那屠世雄拿了也。（夫人云）他如今在那里？只怕问不倒他，终着他手。（正旦云）母亲。我和你同见大人去来。（唱）现如今审出了真情，那怕这逆贼偏头硬。疾忙的前行，只怕那清官专意等。

（做见御史跪科，云）大人，则这个是俺母亲。（金御史云）兀那女子，这个是你母亲么？（正旦云）正是。（金御史云）在那里寻着来？（祇候云）禀爷。在屠世雄船上寻来的。（正旦云）兀那贼汉，你道是不曾抢俺母亲，如今在那个船上藏着哩？（唱）

【侧砖儿】 你道我平白地把你来、把你来供攀定，只我这官司里世不曾经。俺冯家的娘亲怎倒着你屠家领，你也自思省。

【竹枝哥】 你倚着那巡江的威风敢横行，恶眼

眼便待生迪俺娘亲为为匹聘。兀的不是把河桥的孙飞虎抢莺莺。今日个大人呵做了白马将，我玉兰呵倒做了惠明僧。贼精，看你去那里逃生？

（金御史云）屠世雄，你如今招也是不招？（屠世雄回头问驿官科，云）驿官，我问你，若招了呵，得个甚么罪？（驿官云）也不打紧，杀了五六个人。值的甚么，便招了时，也只一个砍狗头的罪儿。（屠世雄云）罢、罢、罢！我当初睁着眼做，今日合着眼受。杀他父子家人等。都是我来，我都招了也。（金御史云）屠世雄，这等的供状，怕你不招那！（正旦做拜谢金御史科，唱）

【水仙子】今门个从头一一尽招承，国法王条不顺情。也显的你有忠直儿偏佞，赤心的将公事整，端的个播清风万载标名。若不是你金大人势剑铜铡，将贼徒分腰断颈，可不干着俺泣江舟这一段冤情。

（金御史云）你一行人听老夫下断！（词云）都则为你父亲除授泉州，黄芦荡暮夜停舟。巡江官相邀共饮，出妻子礼意绸缪。你母亲遭驱被掳，全家儿惹祸招忧。单撇下钢刀一口，积尸骸鲜血交流。老夫奉朝命江南巡抚，路途间访出情由。将贼徒问成死罪，登时决不

待深秋。冯小姐虽能雪恨，奈余生无管无收。请夫人同车载去，赴京都择配公侯。这的是金御史秋霜飞白简，才结末了冯玉兰夜月泣江舟。

题 目 金御史清霜飞白简

正 名 冯玉兰夜月泣江舟